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七冊目次

周易像象述六卷像象金針一卷（明）吳桂森撰 明末鈔本 〇〇一
古周易訂詁十六卷（明）何楷撰 明崇禎刻本 二七六
讀書叢說六卷（元）許謙撰 清鈔本 六二八

周易像象述六卷像象金針一卷

（明）吴桂森撰

明末鈔本

周易像象述五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吳桂森撰。桂森字叔美，無錫人。萬歷丙辰歲貢生。嘗從顧憲成高攀龍講學東林。又從武進錢一本學易。一本嘗著像象管見諸書。桂森本其意而推闡之，以成是書，名曰像象述。明師承也。經文用注疏之本，惟刪其卦首六畫。卷首列像象金鍼一篇，標舉大旨。卷中所注皆一字一句，究尋義理，頗有新意，可參。據桂森自序，是書成於天啟乙丑。其上方朱字評語，稱景逸高先生批者，高攀龍筆。稱錢師批者，錢一本筆也。考攀龍以天啟丙寅家居時聞逮自裁。乙丑在前一年，當猶及見。一本在萬歷中爲御史，建言黜死。天啟辛酉已追贈太僕寺少卿，不應及見此書。蓋桂森以萬歷丁巳從一本於龜山，此書業已屬草。自序所謂閒有所述以呈先生，先生爲面訂之，惜未及半而先生曳杖是也。然則桂森是書具有淵源，非師心自用者矣。

像象金針

九龍山人吳桂森叔美甫著

讀易之法先看陰陽陰陽大分明然後看八卦八卦性情得然後看六十四象六十四象卦名識然後看彖辭彖辭明然後看三百八十四爻義爻義得然後看小象從源察流始知條理脈絡一一分明聖人下字下語都是因物賦形化工神筆極擬議之工句中有象字中有義句句字字有個緣故下落無一個閒文襯字與詩書文法不同識得一分纔有一分可進通得一路更有一路可通故學易者

無中止無窮盡沒身已爾語曰鼴鼠飲河不過滿腹

何為陰陽大分要知陰陽是兩非兩是一非一以其質言之有大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截然不同是陰陽兩也以其用言之剛大所以主乎柔小而非柔小亦不成其為剛大柔小所以承乎剛大而離剛大便不成其為柔小故用九用六總是一用所以繫辭曰陰陽合德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尊地卑乾坤一定易便行乎其中蓋有尊有卑便是易此所謂一也何也大統小貴統賤原是一也卦卦爻爻聖人立象繫辭無非明其一者而已

何為八卦性情陰陽交而成八卦因其分不同而有八樣性情乾初交於坤而成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自然要動而上故震曰動也則一陽在二陰之中為陷在二陰之上為止三男之性情分矣坤初交于乾而成巽一陰在二陽之下有漸以入之象故巽曰入也則一陰在二陽之中為附麗乎陽在二陽之上為下悅乎陽三女之性情分矣三男三女又有不同之情震坎艮以剛為用只以一剛爻為主其情直遂而專一巽離兌以柔為用不以一柔為主却仍以剛為主故巽兌重剛中一爻離重上下兩爻其情委曲

而不專一無非剛主柔承之義也若純乾三剛則知其性情惟是一健純坤三柔則知其性情惟是一順何名為健因其動而不息見其為健試觀宇宙間造化生生不已曾無停待都是這個乾道不息何等樣健所以在人心天理流行無一息不運是人之乾德也只是一健也能順此天理便是人底坤德天理發動處便是震德理欲不容混而險峻處便是坎德詣極而止于理處便是艮德巽入者低心下氣巽以入此天理也離麗者虛中以附麗此理是為真明也兌說者樂循天理為說也此之為八德八德既明

則相摩相盪而六十四象出矣
何為六十四象八卦互相推盪有六十四樣大道理聖人看得這道理真切難以名言故就卦畫六十四樣每卦定一卦名以象其物宜命名雖一字發揮卦中義理至精且備一字中常包涵數義如震字有動之義有恐之義有起之義如屯字有盈之義有始之義有難之義如需字有待之義有養之義有須之義六十四卦命名無不皆然聖人極擬議之神方卦出這個象故曰立象以盡意又曰八卦以象告若夫乾卦所系元亨利貞等辭是乃發揮卦中之

德與卦中之用要觀象玩辭必先觀明卦象然後可以玩辭故夫子于彖傳中必先詳說卦名把兩卦相推盪妙理細細分剖每卦必先從上卦連下說一句又從下卦連上說一句如蒙則曰山下有險需則曰險在前皆從上卦說起也蒙又曰險而止需又曰剛健而不陷從下卦說上也所以說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卦象不明如何觀得辭若從這兩卦相合處看出往來之妙真是爻位吉凶大段可以了了彖傳之後又繫以大象大象上一句正闡明因象命名之義如八純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洊至

離曰兩作震亦曰洊艮曰兼巽曰隨兌曰麗字字奇而玄玩之有無窮意味至于六十四象或曰上有下有或曰在上在下俱有個解故非漫然落筆其義全在兩卦一往一來之間凡在內卦為來為主在外卦為往為用此易中往來大義也所重在來而內卦則大象先說下卦所重在往而外卦則先說上卦一字推移務分曉若夫訟之云違行泰否之云交不交豫之言出言奮剝之言附无妄之言物與大過之言滅家人之言自出豐之言皆至添換字法之間其義至精至妙立卦命名深意寓于一兩字中從此

研求易方有門可入也

何為三百八十四爻義六爻之義易以貢並一卦一個道理而用處却有六樣皆因時位之不同故曰六位時成惟不同則有宜與不宜而吉凶悔吝于此分矣六爻之義全要明白這吉凶悔吝使人知所趨避所繫爻辭正為辯吉凶也故曰辯吉凶者存乎辭辯得吉凶分明變化之道便曉然在其中所以說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只為說易家到吉凶之故多不分明大約只以卦畫剛柔與爻位陰陽之合不合定其吉凶細者未

殊不盡然不知繫辭末章自說得分明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又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但是要知六畫卦相與相取之情須先辨了三畫卦之情先以六子言之如震初一剛自然無不吉若二柔中爻近剛庶幾猶可已不免乘剛之悔第三爻遠初剛則凶吝多矣艮一剛在上為止主多吉二爻柔而得中初爻遠剛為未定之止不如二爻矣坎中一剛既陷于二柔雖為主爻不能全吉若下一柔能順剛猶或可也上一柔揜剛其凶必矣巽兌而柔卦柔爻不能作主以剛

為主兩剛爻不可並主只以剛中為主故二卦之中爻无不吉者巽之初柔順于剛下多吉兌之柔爻揜于剛上凶也宜矣巽之上一剛多不吉剛過則易躁也兌之初剛多吉悅之始剛則得正也離中一柔麗于二剛之間為柔爻中最吉而剛爻本宜吉其中有不吉者在下一剛或明而未透在上一剛或明而至于過露也此吉凶相半之道也如乾三爻宜全吉而上爻或有悔吝以剛道而極則當變也坤三爻初與中爻无不吉而上爻時有不吉以得則坤柔為順之極失則坤陰為閉塞翕闢之地也此八卦一定之情也總其大要不出二語曰尊陽而卑陰貴中而賤極故繫辭云設卦以盡情偽情偽何由分以陰陽尊卑貴賤而分也其謂之相與則以兩卦一上一下言之如震動也宜從根動則在下卦為得情在上卦不如矣宜止于極則在上卦為得情在下卦不如矣坎剛宜出而在上不欲其陷而在下離明宜反而照內不欲其露而向外巽柔善下在下愈吉兌柔善說說于內則凶以此觀相與而得不得之情見矣其謂之相取則以應爻與近爻言之凡相應之爻柔在上剛在下則成交以柔本下行剛本上行也剛在

上柔在下則為順而從柔在上剛在下則為逆而乘能交則遠而可以相取不能順則近而不能相取（二句可以互觀）以此觀所取而得不得之情見矣由此推求乃知吉凶悔吝有個天然之故六爻時義其至不齊底却是個至一定底故曰易以貢聖人所繫爻辭多不得些子少不得些子不過辨別這吉凶之故明其故則因不相得中便知所以相得之道剛柔之間一進退推移便成了變化故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此為觀爻之法

六爻之辭夫子詳以小象非如後世訓詁之文也皆因爻
辭有險易其深義難窺難測故又闡發一番畢竟于爻義
相関有必不可少者方纔說出其旨失約有數等不可拘
文泥辭作一例口氣看有反文以見義者有補文以盡義
者有先文以起義者有後文以中義者有易文以發義者
有偏文以舉義者有隨文以明義者說易者但知隨文明
義一法所以不能盡通衆象而爻辭其說試詳言之如大
壯六五爻辭喪羊于易无悔吉辭也象則曰位不當恐人
誤認无悔故反言以明之夬九五爻辭中行无咎象則曰

未光也因其五有柔在上要无咎甚難故亦反言以明之
此反文見義者也如補文盡義者篇中甚多不勝舉而六
爻皆補則于復家人兩卦可見如復初曰脩身二曰下仁
三曰義四曰從道五曰中以自考上曰反君道家人初曰
志未變二曰順以巽三曰家節四曰順在位五曰交相愛
上曰反身皆于本爻中發出精意此補文盡義者也如臨
之六三曰未順命也本爻並無此義只為三爻有甘臨之
弊故于二先危之言雖无不利猶當知有未順者在此先
文起義者也大桀无柔在上則无之中爻皆有不足之辭如萃五夬五皆曰未光聖人無非光爲見乘防也如小畜九二曰亦不自失也蓋爲初爻有自道之文故
二言亦不此後文中義者也其易文發義者如屯初曰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爻辭只有利建侯象文直發侯之所以
當建以其得民之故如益初曰下不厚事也爻辭只有大
作象文則又說出惟其下无事任所以大作方得益二爻
一例也又如姤之九五曰志不舍命也直把有隕自天心
事發出又一例也皆爲特筆此易文發義者也如姤之上
九爻辭說吝又說无咎兩意並列象文只曰上窮吝也豐
之九三爻辭折其右肱无咎象文直說折其右肱終不可

用也不提无咎此偏文以舉義者也以上數則俱當先會
其意然後可以通其文即隨文明義中亦有深意如无妄
六三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遯九四曰君子好遯小人否
也直述爻辭不加一字然而其中自有意義俱要理會至
于當位不當位二語象中疊見而最爲難看只如陰陽爻
位之說如當以六居上而何以曰不當位噬嗑以六居三
居五而三既曰不當位五何以又曰得當似爲難曉若以
吉凶言之六爻皆當位無如既濟皆不當位無如未濟爻
辭宜大相懸絕乃既濟初則曰曳輪未濟九二則失位矣

亦曰曳輪旣濟九三曰伐鬼方未濟九居四矣亦曰伐鬼方語殊不異其無關吉凶之故可知也細看來當位之語多只見于三四五之位則位以有尊位無尊位言也必居其位者是卦主（如震之剛爻之柔等爻）或為全卦最重而用事之爻方可言當位不當位蓋各卦之情不同則所云當位者亦不同非可一則概也大抵易變動不居不可為典要全要在時宜上觀玩必非一定式可拘此為至要之訣如无咎貞凶之文象中先有幾樣解皆因卦情而異也可為明證易只是一理而已所以萬殊皆備原來只是一個所以時

時變易原來卻是不易此理甚大天地不足以盡之故曰乾為天坤為地與為圜為君為母為布等一樣並列蓋理形而上天地雖大亦是有形而為麗者也由此觀之所云象者非特雷風水火山澤為舉一物以象之即天地亦不過以一物象之也六十四卦中非特井鼎之類為舉一物以象之即如師訟等名亦舉一端以象之也蓋象以象此理非專言此一事若一卦只就一事看程子有言易可以六十四事盡矣然而此一事之理未嘗不盡于其中也（若不活看平居便無師訟之用矣）爻也者則所以效此卦者也卦如一物卻

有六樣用處乃有爻（學如樓宗廟有用劍是有用士民有用田野亦有用）故爻義必須本卦求必無卦外更可別起一義所以篇中爻辭間或此卦同于彼卦（如壯二只言貞吉節初只言无咎他爻同者多）而其來歷截然不同一一要分明大抵此卦之義必不可混同于彼卦一爻之義必不可再關于一爻各卦之象各爻之辭總攢簇一片如物之聚成一踠其中空缺一件不得錯襍一件不得天成一塊道理方見易中全玩所以說六十四象是出六十四樣題面其實只此人也三百八十四爻是有三百八十四樣動作其實只一人之動也學者貴識此

說易之法從來有幾則曰乘承比應曰陰陽爻位曰變卦此三者程朱皆因之矣夫乘承比應之義顯而易窺然細察之聖人于柔乘剛未必言凶柔承剛未必言吉剛柔相應未必言吉不相應未必言凶剛柔相比亦然則爻顯然不足據也陰陽爻位之義已詳上條至于變卦之說猶為難定若云從某卦變而來則何卦何爻不可變安知從此一卦來若云吉凶因變而往則爻爻皆有變安知吉凶從此而定四千九十六皆可變也以此說易不勝煩矣三則之外有說曰襍物撰德即中爻互卦之法有說曰先定主

爻二說程朱不用夫泰六五曰帝乙歸妹明乎禖一歸妹
卦也師曰長子帥師明乎禖震為長子也萃之三象曰上
巽明乎言禖巽也然因禖巽而定吉凶以為舍本尋末且
所云辨是非者禖震離巽多謂之是禖坎艮兌多謂之非
未為通論其中間可禖者止十六卦乾坤剝復頤大過家人睽夬姤蹇解漸歸妹既未濟餘不成禖非大全之義也每卦定一主爻觀爻辭多
合然不以五位為主則以剛柔卦定主男卦主剛女卦主柔若成六
爻無定主爻辭若主四非尊位非卦之重爻也恆亦六爻
無定主此有不可盡曉者也近又有錯綜之法乾坤坎離如以剛柔對

錯震艮巽兌上下相綜其說出來知德據坤卦上六言龍明為錯乾之義其
所主爻中取象歷可據第繫辭明言錯綜其數今以之
言象難以為準的夫大抵易理无所不備其看法亦无所
不通聖人說易皆舉一隅以示之故程子曰再說一部易
亦可如前數則未嘗不是易但執一法以概衆爻則未免
驅易從己之病愚意只當因辭求法不當執法看辭辭中
所有如前數則皆可說易辭中所未有一法不拘也以此
為定則易有最難曉處是序卦夫子只就義理上說得達
續文王此序實通乎造化故歷代推算家只照得此序與
衰治亂萬古不爽京房易至以卦氣挨歲挨日亦无不驗
不知何故真把一個造化範圍定了說易家无能及此涇
陽先生曰易有卦名卦畫卦序三者玩不盡可為知言
先儒看易條例當曉者甚多其有最要最精為易中真血
脉者不可不拈出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命之于人則謂之性
又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邵子曰體在天地後用在天地
先又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張子曰兩故
化一故神子錢子曰卦者掛出一太極掛出一個天地儀

象于人身使戴天履地之人皆知有參天兩地之事業

周易上像象述

吳桂森叔美甫著

乾元亨利貞 乾者健也陽之性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

易有太極〻一而已一而兩〻而四〻而八而六十四
要知六十四不出乎八也八不出兩也兩不出一也以
其畫而奇也象一謂之乾畫而耦也象兩謂之坤其實
奇耦無二畫乾坤無兩體耦者奇之分也乾者坤之主
也故曰闔戶之謂乾闢戶之謂坤闔闢兩也而戶惟一

知此則知乾之為乾非專指六畫純陽象其為乾凡爻
中一百九十二陽皆乾也豈惟陽爻為乾凡三百八十
四爻皆乾也全易所言無非乾之變化也明此義然後
可以觀乾卦
易無始何從說起從動而陽處說起曰乾〻不可名有
四樣德可名曰元亨利貞四德不可見其生物處可見就一物可以知天地所以看四德須就物上看方得分曉凡物何
由生有個始其生者達是乾之元一生自會長育成就
此所謂亨然生一物自有一物之宜如宜動宜靜宜陽
宜陰有宜便有用此所謂利自有生後到底完〻全〻
不失這生理此所謂貞其亨也利也貞也自一有生後
已完足此理所以元為大始然畢竟到得貞方纔利者
利亨者亨則元為圓滿所以貞為終其始周子曰元亨
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部易皆為利貞二字而設卦皆有利貞字
論四德大而亘宇宙小而一事物無不該貫非言說
可盡如諸儒一向相沿配春夏秋冬看頗為易明然只
說得流行之四德還要看其全體就四時言之合春夏
秋冬總一元氣也其循環流行不已者亨也春生夏長

秋斂冬藏利也時春時夏時秋時冬不失其正則貞也
其有元則有亨天道之自然惟夫元亨同而利未必利
貞未必貞則因終之不同而始之同者亦失其本然矣
即如四時之序豈非天運自然而儘有春行秋令冬夏
反常者則元亨而不利貞之故也聖人于此處看得非
有體乾者以克盡其道不能貞得乾元此易所以作而
獨歸其責于人中庸曰誠者天之道言元亨也誠之者
人之道言利貞也四德易之入門須認得真切味下文
彖傳與文言其義自見

觀繫辭雷動章六子藏于坤皆乾以君之也又觀乾文章有父然後有君然後生男女則元字之義明矣觀出震齊巽章八卦流行无息則享字之義明矣觀神妙萬物章八卦各妙萬物則利字之義明矣觀天地定位章八卦相錯索然條也而一定之体不改則貞字之義明矣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音現龍在田利見大人則使中正澤及于物物所利見也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亢者過于極而不能下之遺也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乾六爻取象于龍者震爲龍象乾之動也大有雲雨非龍不施行聖人有雲雨非動

不見六爻各一其時各一其動故六龍各有其變化各有其雲雨不以潛而爲無不以飛而後有六様一般是聖人神功妙用當其潛則潜勿用便是潜龍之神通見龍則已出于潛而見于世矣聖人之不在高位而德足以用世者也見龍之雲雨滴滴點點可以生養一世朴濟民生故曰在田田斯民待以生者也見龍聖人出世天下都曉得有中正之德可法可則所以利見大人謂九二大人天下所利見也九三言君子就人身上說龍德凡物屬陽者晝動夜息屬陰者夜動晝息惟龍德到

健晝夜無息君子終日乾乾又夕惕若方是真龍德又何咎若字可味无惕而无乎不惕也到四在外卦已是出而爲世用了謂之躍躍字正對潛字此時謂之潜已非可潜謂之飛尚未得飛所以躍而曰或正是兩在不測之境須要先立于空虚不測之地惟淵者既空又洞靜深之極可飛可潜不得而囿故躍必于淵聖人用世不有個淵深不測之所爲藏身之密者如何得進退上下惟其變化而無礙所以說惟天下至誠淵淵其淵有淵淵方有時出此龍之躍必在淵也在淵之義要深玩

九五則飛矣飛龍雲雨能使物物普被天之所覆无有不到聖人在位直使盡天下人各得其所无不覆幬于聖人之天此之謂在天也舉天下在聖人之天則舉天下利見此大人矣在田在淵在天三在字重看至于上則龍而亢矣以龍德言何至有亢其亢者時爲之也時値其亢[illegible]陰[illegible]陽皆謂之亢龍不能違聖人値其亢聖人亦不能違所以不免有悔然雖悔也惟聖人善處其悔處能者存乎今故時雖亢也惟聖人不窮于亢而不害其爲龍然後見變化之神而聖人功用爲極妙故以此爲乾道之終

揔而觀之位雖六様然在上位者以飛龍為極則在下位者以見龍為極則有一聖人在下可以使人皆識所趨向開得天下之眼此利見二之大人也有一聖人在上可以使人皆得所依歸滿得天下之望此利見五之大人也乾始利天下无利于此矣本義中五利見二ゝ利見五是餘意不必然元易中所言利皆如此非為一身一己言利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如而微示占之道也

六龍分明有六様變化雖然是六様變化都只是一様龍其潛見惕躍飛亢時至則然惟其所用可以一身備六様變化亦可以一身各成一變化揔定不得何者可用何者不可用故曰用九見羣龍无首ゝ者定一尊之謂若有首見便是主于一主于一則是一龍之用非群龍之用也而龍非變化之龍矣惟見羣龍則可潛可見可惕可躍可飛可亢隨到條分惟吾所用惟見无首則隱見一機出處一時渾无蹤迹皆成妙用自古大聖或君或相或師世或用世或出世揔非先有定局此所謂化裁之變推行之通也故繫之曰吉總六龍皆无首見則吉也用九用剛也剛或為天下先故要去首見无首

便剛不以剛用成變化之門矣用九之妙何如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釋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終始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去聲品物流形釋乾之亨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釋利貞之義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

乾元一彖聖人把三才一源處從頭說出識乾元方知人與天地是一個何為乾元即今家性命二字也乾元非是萬物未生前先有一個元以資其生也試看有生以來形ゝ色ゝ何止萬ゝ其生萬ゝ其情物ゝ各具一性命而性命何曾有兩様足知萬者皆從一而出也一者元也即以易理觀理只一個理有一使兩生生四生八ゝ又生六十四生三百八十四以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者不統于一則一其起頭也統宗也全體也故贊曰大哉乾元而謂之萬物皆始細看來天壤間雖一

端一動一艸一木遡其由來必有自始何者不從乾道一始中造端元乾元則性命根宗何自來所以曰資始資有二義以其出有源則資本也以其出无窮則資藉也如此說來天還是一物單說屬形氣故有物可名少不得資始于乾元故曰乃統天統天則无不統可知矣乾之始自性命之自始所謂元也人試自思形氣本于天地何為吾之統天者則乾元規矣物雖同一資始然萬萬其生者萬萬其理一物一則如品之先定者然只看天聚剛變變化化一樣一樣流形出來者如水之從源流出形

者如物之自內形外也形只是現出來到成形也此是雲流形正此二字這般流行之乾之施行也故云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雲雨者物之變化不外二氣絪縕感而為雲和而為雨皆乾之所為也生意所動即端之雲雨這個流形皆乾元自然之呈現性命之自流形所謂亨也此以上表明元亨兩字乾所以始萬物者如此然既有始須要收其始如何得終其始大明方得終始何為大明即本眾各正二字也既是品物流形則各一其品便各一其性情必乾元如此以始之還得消消明明如此以終之方得言明豈但一物如此有終必物物各能有終方得言大明人試細看即含靈一物莫不有個自修自理的知覺无情木石也有個不移不易的物性剛柔異質五氣異用有始來何常不分明後來豈能盡完其始即人自體驗天明一段何常不從頭炯炯只是後來豈能到底如初所以大明方謂之終始明不明之介正見利貞不利貞緊關聖人一口道破蓋只說個始萬物同源有何分別說到終其始則一本者又自萬殊直到萬殊者同歸于一本方是完成如此則天地不得尸其功而惟體乾聖人自全能矣下正言其事

也

如何方得大明只為達乾道一流形出來便有三便有兩三者三才之道也有一物必有上中下三等有一事必有始中終三候兩者體用之道也內外上下動靜本末兼三才而兩之所以等其大約有六樣位當其位行其事便有六樣時這是天然品則故曰六位時成有一個位自有一個當動道理以動乾動也龍也雲行雨施者也因其時乘其位此之謂時乘六龍六龍乘則純是天道周流把一個天隨我運動圓圓旋轉故曰御天車運行御者司之天也運行惟我司

之是以我御天也御得天何所不利皆性命之爻利所
謂利也六位就是乾道六樣變化時乘六龍則覺雖六
樣竟有千變萬化皆是乾道矣如此纔是開物成務已
性盡人性盡物性盡各正性命也却不完〻全〻一個
乾元本体太和元氣方纔保合而无失歉所謂貞也太和
字狀性命妙當此段彖明了利貞二字元與亨是一事故只提
一元字利貞是一事故總結曰乃利貞惟四德完全纔
是乾德此得首出庶物終有了首成始成終萬國咸寧
矣既列首出天地與權惟人自為之出故御天人御之
也統天亦人統之也人豈徒與天地並而為三合天道
地道方為人道耳聆凡與聖貴始處是同流形處是同
其不同是大明處不同也明之本來亦何嘗不同所以
明其明者人事則大不同只為有生以來把這天明一
日抹殺一日所以永无首出之期若得大明中天則乾
道變化此齊變矣是以後天圖推離明居乾位便是人
之天也所以統天者在此四聖作易无非要提出這點
乾知故曰乾以易知非此明无性命亦无學失學首明
明德易上下經終離卦終事始事只此一事而已

統天御天一篇中兩大關鍵統得天人原是三才統體
之人御得天人方是兼体天地之人乾道變化却是太
和元氣流行宇宙間一物失和如何貞得乾元故保合
太和乃利貞保无失也合无虧欠也
乾彖該一部全易乾元曰統天便是八物象舉動靜相
生陰陽來往便是雲行雨施成象成爻雷風水火山澤
一〻發現是為品物流形西北一下大明中天萬物相
見是為大明終始震為龍變化之始自出震而成艮是
為乘龍御天一卦六樣變化八卦六十四變化以至每
卦六十四變是乾道變化總完得一個乾元是保合太
和乾為首乾字到手便是首出庶物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者像也要人去像這象乾為天只看天行健這乾德
便分明可見所以天為乾象人若一息不行健如何像
得天象故君子以自強不息以字全是自家着力自強
不息君子之乾德也便成天象六十四皆要成象自宇
要認 一日不自強天行息于一日一時不能強天行
息于一時終身不自強其人雖存天道已息矣故君子

時習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猶作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既則不可為物先)

初曰陽在下也人知陽外而在上發生萬物其功用大不知斂而在下原有生　功用天地生執不有發藏如何待發育龍德時潛正是在下功用其位然也在下與在田在淵在天同一分量二為見龍雖未居天位其德已足以被及一世故曰德施普也三曰反復道即復卦之復剛反之反蓋天行所以不息只為有往有復(自表而久)(冬則復春)若往而不反如何得復要復必須反人所難是一反不反无復便都有間斷工夫且不免終日何見終極都是有偏心体君子朝乾乾又夕惕是時時反則乾体時時復此之謂天行健有反有復方得貞下起元至日有復所以年年不息乾乾夕有復所以日日不息九三下乾之終所以要在此際反而復躍龍曰進者德業俱在此時進故進則无咎飛龍德位時兼至天地民物皆在禾德造就中上可以造天下可以造地(有聖人天地自成一開闢氣象)中可以造人謂之大人造(原旨)早上札時位已極極則盈聖人德亦居其盈惟知盈不可久所以有悔悔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者必有道存焉而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聖人之妙用于此出矣

六龍之用皆天德也缺一龍之變化非天德執一龍之用亦非天德惟天德不可為首故用九當以无首為見也有首則定于一非天德矣

程子以六龍擬帝舜帝亦時乘六龍者也然六龍有分而各一時者有六龍並用于一時者惟唐虞時六龍並出巢許之德潛龍也皋夔稷契或見或惕也舜飛則堯亢而禹躍禹飛則發亢而益躍此純乾極盛之世也方成太和若六龍各以時出如泰伯能潛文王孔子能見能惕湯武能躍能飛伊尹于太甲周公于成王能亢以一龍御天者也要之聖人用各一其時未有不備六龍之德者學聖人者勿問用且問德洗心退藏能潛乎形著動變能見乎戒謹恐懼能惕乎溥博淵泉有淵乎中和位育能飛乎窮則變變則通能亢乎不然能大能小能有能無龍之變化則然而人猶未能也如龍德何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言此）

首段直指出乾元曰仁是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仁是乾元真面目禮義事皆仁也蓋乾元資始是萬理維宗豈不是萬善一個頭所謂善之長也君長之長惟其萬善之始元一出頭衆美自然會合來所謂亨者嘉之會也相揭曰嘉只看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那一件不是至美之德都向乾元中流出豈不事然連會合來的嘉美那一件不是利物的物〻有則物〻各得其宜何等利就其各得所宜言之義之分雖甚析然捴合于天理之自然何等和所謂利者義之和也然這嘉之會義之和不是空虛但有理定〻有其事必事〻得正都合乾元則叫做貞所謂貞者事之幹也幹是木之本元是萬事之本不貞得元如木有枝葉无本幹所以貞者是立得幹也

四德捴是一元所以乾元君子只有一個體仁〻便是生〻之理萬善源頭體仁者直以天地民物為一体如此君子一身便是天地民物命脉豈不足以長人体得仁流形出来都是嘉會三千三百枝分脉貫自然脗合豈不足以合禮時而措之都合天理宜人情物〻各當无非精義妙用豈不足以和義這等君子之行事件〻得正仁体完固所云保合太和此也豈不足以幹事這叫做乾道行此四德故也然雖云四德其實利義不在仁之外所謂事无非此体仁之事也故本又先提体仁二字在前（嘉美事三字皆以仁下而）然後曰合禮仁合之曰和義仁和之曰幹事仁是幹也四德原是一其下語一〻分明（故以貞為可式以為信不妥）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龍德聖人之德也乾卦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優劣也）

潛龍不易乎世不以宇宙對太易其一已也這已破了世局鼓從遯世而无悶不成乎名獨知獨信一照悅輝不露也這已斷了名根故能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宜之所樂則行從吾所好是也憂則違之苟非心逆所

遯則違而去之危不入亂不居非禮不進是也其行其違全在

心上着以樂行爲幽憂違爲戚者固非又憂如爲援之憂樂知類乎以樂才爲未融說其必行必

違則確乎一定而不可拔所以不可拔有個根底在所

性根心故也此非人之所可知只自己可知故无悶不

拔正是潛德時中皆審曰潛龍以自用爲德泰伯三以天下讓不易

乎世也民無德而稱不成乎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

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正中不伐而未躍之時也

見龍曰正中天下只有庸德是正中若不庸則不正不

中便都是邪閑了邪就是誠存得誠自然无邪无滿磨

工夫總只是一個中庸如此言行皆可爲世所法則故

足以善世擬言行卽所以成變化故德博而化大維皇

建極不過得中所以龍德在中是爲君德就以君之大

皆有君德猶言德之君也不必君天下而後爲君本義米不

潛未躍言中世性可潛可躍而潛時躍乃見時中

潛龍遯世見龍善世君子所性隨處充滿无少欠缺遯

世藏不得毫釐加何悶善世加不得毫釐如何伐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

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

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雖有

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

九三說進修工夫至精至細忠信者一念不欺是誠意

工夫遂得收拾閑自然工達不已故進德以之修辭立

誠者言爲心聲言滲漏卽是心參漏辭上立誠是誠立

于心也此正修工夫故居業以之業曰修又曰居如治

産者修而歲居之也知至知終是致知工夫何謂知至

是德之至處至之是到了至處大學之止至善也何謂

知終是德之全体終之是完了全體大學之一止衆止

也如止仁止孝等譬之射至之是乎中鵠心終之則百發百中

知至至之則心體得止定靜安慮中豈不能先幾而照

故可與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終終之則心

体寂然感而遂通豈不能時措之皆宜故可與存義以

自存者道義之門出于成性存存惟能存所以能應也

可與幾則静而含動存義則動而常静動靜一致无非

乾陽流行則在上在下而不驕不憂德所以日進業所
以日富也故无咎內卦修也居德居知至居下位外卦用也居業居知終居上位外內卦提
一修故德業等亦无兩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去聲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躍龍无定位无專主故曰无常曰无恒上下有正位无
常便是不正而邪物以群分上下之群不可亂无恒便
似躁了群類以下不知君子豈是无常无恒蓋時不可

常不可恒惟從時耳力在一及字
乾內三爻說聖人心體一言以蔽之曰因時而惕外三
爻說聖人作用一言以蔽之曰欲及時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作起也
飛龍通天地民物爲一身能覆物能載物能成物故舉
應氣求極感召之神謂之在天不獨聖人在天舉一世
人物俱登天何也物莫不有天皆與聖人同天但聖人

未作有天不開雖有目而不覩故不相應求不從不親
聖人一作則普天全開萬物在其間者同耀光天便是
另開一個世界各得其天故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況
親炙之者乎此萬物覩也
聖人與我同類故覩聖人天德者親乎上如賢賢觀觀覩聖
人地德者親乎下乎利利各從其類親上者萬物育乎上
親下者萬物育乎下此之謂利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者以地則亢而遊高以時則亢而
極盈在下位者雖有同心同德之賢不得分其欲任其
責共其事故謂之无輔言不可得而輔此時聖人如之
何憂悔吝者存乎介正不正之介不可與針芒推聖人
極深研幾知若何以善其動而不失正是以動而有悔
也動而悔是到底一團乾惕之心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
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
用九天下治也

此段言六位之時不同以發明勿用在田等字之義陽本上行潛龍一下如天道之下濟非龍德如何能下其下處正是當勿用而勿用也見龍曰時舍〻者安而居之人要出而有為須先有個安身之處庸德庸言正是只做自家本等因時安止此所以為在田也君子進修實〻有事君子乾德真要見諸行事所以朝乾夕惕所行何事皆有潛的事見有見的事非无事而空為此兢惕也四則出而躍矣曰自試何以自試〻其可飛不可飛也進須立于進退兩岸之地所以必在淵也飛曰上治居上位而司治世之事畢竟有所以上治者非在天不足以當也上九曰窮乃時之窮蓮是天災非人所得免所以聖人不能不悔也

時雖六樣樣〻是乾道自然變化惟乾元用九隨時而用則物〻各正各正天下治也故用九吉兜以乾二字者六樣時用不同无非一元生氣流行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〻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段言聖人来時妙用以發明利見无咎等字之義陽氣有收斂然後有發育潛正是收斂深固處神龍一潛莫測其所在聖人一潛亦莫測其所在一毫聲臭不露故不禁无咎利見莫得而見也見龍在田以先知覺後知舉一世而光輝之今見離在上於天下已被其化天下成文明之世詩云為龍為光是也所以天下利見與時偕行者時行物生天行不已君子乾〻正與時俱不已又何咎乾道乃革者乾道時〻變革君子進德修業變易從時惟恐不及則隨時有革寧乾道自然又何咎九五雲龍風虎聖作物覩這豈是人欲全是天德惟天德可以陶冶一世有飛龍聖人總証了天德分量達此做登了天德之位曰位乎天德凡人君天位更起一層故有位天德而又居天位者堯舜也然于此德不加世子有位天德而不居天位者仲尼也其于此德不忒此于然為天下利見之大人則一也上九所處若是總須一條路亢龍所行亦是總須一路事時之既極聖人不得不與之偕極所以悔也亢龍之德非不與飛龍同只是世所不恒見亦不宜見故不禁利見无咎等辭

這六爻時潛時見時行時革時位時極都是自然天則
性先无首見天則一一隨時可見乾元用九惟其不主
一見所以天則時時見曰乃見天則
乾元用九曰天下治潛龍勿用何以治得天下觀剝璽
一進而詩頌之曰戴篤之處哉錫之光則八百周基泰
伯所開也潛龍之雲雨觀矣又曰乃見天則亢龍有悔
何以見其天則觀東山一一避而詩咏曰狼跋其胡載疐
其尾則破斧之征鴟鴞河如然周公不能自己也亢龍
之天則觀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
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旁通精言曲盡
易所以順性命大哉乾元一彖明性命也然謂之曰各
正性命則有性命而失正者矣天豈有不正之性命皆
因不知性中之情都在用情處錯了故此條專發性情
二字以明利貞之義蓋人必有始然後好說有終然必
有終然後方得有始乾元始也始而必亨者也謂之曰

始而亨可見離了元始更无繼系有終之道然則何以
有終只利貞便是有終何為利貞只這個乾始之性情
便極利貞故曰利貞者性情也蓋性元初來性情本自
利貞然必得其利貞則性情方是性情故利貞者乾始
之性情也不利不貞非乾始之性情夫性以性情言利
故乾始之利其利甚美利盡天下而不可名言盡乾始
善之元也仁也嘉于此會長于此和事于此幹豈不是
至美之利利豈不大矣哉只有一元而支利見大人只利天下何可勝言然則
如何根情方為性情只有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便曉

得性情至剛是不屈至健是不息中是不倚正是不邪
又不二不雜而極純與粹其純粹者又微妙而至精這
是人自始來自具之乾德發而為情天成之妙那此所
謂性情其用處時位不同故有六爻發揮之如不拔也
存誠也忠信也進修也不失正也元非曲暢旁通此情
使同歸于利貞為情道則俱是美利利天下施而雨行
而雲人人正性命保太和天下所以平也蓋情而性則
好惡皆得平而天下之情无不平矣此之謂終始此之
謂利貞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命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性
情也中庸喜怒哀樂情也未發性也發皆中節性情也
人能性其情則天地清寧四時順序民无夭札物无疵
癘美利殺加爲情而不性 程伊川云性其情 其情其性 則從華陰陽幷
逆在氣爲于夏霜冬雷人物傾斜皆情不正所致也不
利牧人爲故聖人之情必以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爲
情喜怒哀樂一一致天之動非乾始之動不動隨時變
化六龍時乘通此情也三百八十四爻皆通此情也故
曰爻亦以情言惟情出于乾始則情歸于始利貞得其

利貞斷元亨不失元亨矣
人于喜怒哀樂細體驗之真是剛健等七德俱備乾元
全體在人哉苟四者有觸即發發不及特死生利害所
不能奪何等剛健可喜則喜喜必有則怒與哀樂皆然
何等中正一念之發如是萬念如是終身如是何等純
粹大感大應小感小應銖兩不爽分毫何等根精但人
自失其正耳這性情到備當通處一人性其情天下人
无不性其情豈不是雲行雨施天下平所謂乃利貞文
言首段重元字此段重貞字相爲首尾之辭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行以去聲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日可見之行君子之德日日可以行雲施雨惟時雷其
潛雲雨之功化不可見于天下謂之未成是以勿用乃
君子必不出而爲天下用也不用之權仍君子自主之
禮記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
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此在田之義通[illegible]

橫渠曰心大則百物皆通故學問須寬以居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故三四皆曰重剛重剛宜剛過而
有咎非惕非疑不能補其過三雖不天不田猶有在者
也四則不天不田又或天或田无在无不在不得以人
位定也故又曰不在人疑之者何疑也疑與初之潛體

有異也苟其躍而視不可妄若稍移易是變塞也疑正
是疑議变化精義入神處如舜可南之疑避也若无這
疑礙是天下歸心亦无畏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河南一
去而天下歸天命人心一時湊合此所謂及時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去聲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
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天地鬼神合無二理特嚴乎有形之私是以梏于形骸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之可言哉

夫人本空大洞圓融方分明天地之體湖眼見明分明

日月之照陽舒陰慘循四時之氣喜善惡惡司鬼神之
禍福只是人形骸為圍都自小了一念顛倒有天地易
位而不知者終身迷謬有白日而自同長夜者務念乖
戾无異春夏之水霜而秋冬之雷電好惡舛錯如魑魅
魍魎之現形如此何能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大人不
能出人類而自大能无其失大故人即天天即人先天弗
違人則可以主宰乎天後天奉時天必有待承奉于人
天豈能違之鬼神又豈能違之此之謂統天中者况乎人乎此空語也正發明利見大人句及引父法

先天後天皆聖人事也雖然一言之善可以感焚惑七日之修可以措释發則人皆有可
以先天者不可不知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知進不知退是但有進而無退此所以謂之亢存亡得喪義同
不知此正是聖人進退不測之神也何也時為之也處
亢時行亢事不如此便不謂之正蓋惟聖人極深研幾
精義到入神處方曉得進而不退之中有個進退適合
之妙所謂當行不行是也行人之所不能行為人之所

不敢為只為見得至是道理當如此故曰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然謂之不失其際雖言矣非成変化而行
鬼神何足語此故曰其惟聖人乎如桐宮負扆之事伊
周此時只知進不知退若有知退一念天下事不可為
矣然陳一德志明農聖人何嘗不知退當其亢時則不
可退然後知二聖之行事不失正也到亢而不失正然
後可言性命各正利貞終乾始此正而已故乾卦以不
失正要終

[illegible]

四聖相傳心法盡一乾卦乾元資始提出仁字是源頭所以體此仁者在性情只從仁字認性情則知人終日應用那一件不是乾元流行所以論工夫自一言一行與夫存誠也主忠信也愈切愈近无非以體此仁論功化通乎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至萬有合生趣遠極大无非以通此情達体今自昭明何待到處此謂大明本自不息何待時處此謂行健至乾乾惕若則終日終夜純是仁體即純是乾元所謂保合太和此也中庸一書節節根此發揮千年而下識仁主敬之說是一脉真傳後儒于此處未見親切輒自立宗門幾混入異端由學貫于易旨未有窺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句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坤者順也陰之性也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

乾坤為易之門六畫陽為乾陽爻一百九十二皆乾也六畫陰為坤陰爻一百九十二皆坤也然陽統陰陰不違承陽故陽以全用陰以半用六陰命曰坤坤順也所以順乾也只一順字盡坤卦之義然坤以承乾元坤亦不成其為乾何以言之陽闢陰闔无闔則亦无闢可言矣陽先陰後无後則亦无先可見矣故繫辭云乾坤合德而剛柔有體唯其体不同所以兩者相為對待惟其德本合所以流行處原自合一故坤有元亦即是乾之元坤有亨利貞亦即是乾之亨利貞但乾元所不統必物物各正乃為乾之貞坤惟一于承乾能順乾乃為坤之貞故取象于牝馬牝馬行地與牡馬同而又一于從牡最得坤之順者牝馬之去一牡十牝牡之所至則牝不失其餘雖類多牝從于牡先迷以下則詳言坤所以順乾之義先迷後得主坤不可先乾以後為順也西南得朋在陰方則得朋為順東北喪朋在陽方則喪朋為順皆以乾為主也皆牝馬之貞

也能安其貞則吉
論乾體直類无不利惟坤便有利可言有利于此則有不利於彼矣所以乾坤一爻六子有各樣性情便有個相得不相得一部易皆從此起大約為柔又難得利貞也直到到柔无不利則坤貞而即乾貞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首言元也至極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也正于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貞也以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以人伴侶各〻不得眾為徵坤之德成乎乾之事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彖臺述

坤純陰之主成乾之所始皆坤成之乾元无所不能則坤元无所不至故稱至哉乾元于萬物只資得始其所以受形受氣生成之功則皆資之于坤元故曰萬物資生且生也原是乾始之生坤順以承之故曰乃順承天如此看來萬物非乾不發育非坤不翕受乾之生生化化皆坤中一概承載資始資生豈不合而並大故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只看四時之氣其流行來往孰非自坤中一升一降百昌之育其生長收藏孰非自坤中變之化之真是坤德之厚包含萬象无不孕藏天道都以地道而含蓄謂之含弘其發〻理〻又不見而自章天道則得地道而光顯謂之光大品物流行于乾到含弘光大形形色色資始无窮而開故曰品物咸亨咸皆也言一齊皆亨也此上用坤之元亨皆以順乾而元亨如何得利貞只是柔順到底乃坤之利貞牝為柔順之極所以從牝馬而行地无疆人之柔順亦如牝馬之行地本无用而從也則又安往而不利安往而不得正者故彖曰君子有攸往柔順皆无不利也柔順句正與乾大明句相

彖象述

對乾何以利貞大明終始則利貞坤何以利貞柔順攸行則利貞乾以易知故言明坤以簡能故言行乾本大明只怕人不明所以能終始其明為乾之貞坤本柔順只怕人不順所以能柔順攸行為坤之貞而卦相互發合觀義自曉然

如何可以言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大明終始矣如何可以言柔順利貞不先而後得朋喪朋則柔順利貞矣坤承天則乾為坤之主豈可以先乾所以先則迷而失道後則順而得常後天圖西南三女所居皆坤

之朋同類相從順也則以得朋為利東北三男所居坤
所宜從舍類從陽順也則以喪朋為利蓋在陰方而與
類行相葬以順陽也往陽方而離其類專一以從陽也
當喪而喪〻處正是得處故曰乃終有慶此皆坤之貞
也安貞者宜後則安乎後之貞宜得則安乎得之貞宜
喪則安乎喪之貞坤之道全在靜安貞正應乎地之靜
所以吉應地无疆與乾之乘龍御天相對御天應地幾
是三才合一
有資始而无資生則資始虛言也有六龍之時位而无

牝馬之攸行則乘龍亦虛言也乾知始坤作成故人舉
念便是乾措躬便是坤无貞史離(乾坤不相離)雖堯舜之聖
无時不有乾道无時不有坤道闔門應聽即是乾含己
從人即是坤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乾坤全具
在一身人自不知離乾坤耳邵子曰一身還有一乾坤
見之真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曰行地曰勢者如勢力之勢蓋天以動而行乎地外
地以靜而峙乎天中若不是博厚氣力擬然不動如何

承受得天來所以看地德要從勢上看惟其勢積之極
厚所以含弘光大无一物不載君子若无一毀積厚氣
力載得萬物是少了坤德也
地載物順萬物而无私厚薄君子載物順萬物而无偏
好惡 行是動之力勢是靜之力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
堅冰也(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狎習也堅冰至水而堅又堅之至也)
坤六爻一〻要與看乾來看
乾言雲雨陽和之氣坤言冰霜肅凝之氣承陽和之時

其順之為易承肅凝之時其順之為難坤初爻順之始
須要從難順處順起故言履霜〻而曰履是〻要在踐
履上承受逐個霜步〻身經歷過也履得霜則由此而
冰〻而堅天地之氣愈嚴凝而極至吾之操履愈稟冽
而與之俱極其至(至字宜易為句讀小象文及文言可見)此為堅冰至也
詣極雖在堅冰時能順與否則在履霜時定矣故小象
曰陰始凝又曰馴致其道陰德妙在乎凝(有發始凝定二義)不
能凝如何承得霜冰來所以要從始凝方得至曰馴豈
不過凝之極也人生天地間邪世不能亂富貴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只為有氷霜之履在人不能履氷霜而能
為雲雨者无之
尹吉甫聽後妻之言逐其子伯奇伯奇乃作履霜操援琴而死古人履霜之義如此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乘則正圓坤之直也賤形有先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德之大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坤之動以乾動為動者也夫乾其動也直故六二之動亦直有不直便有回邪𨺚側上下四旁如何得一直則蕩蕩平平坦然整一其德自方直而方乃與乾配得來而同其大曰直方大直方大自然无不利者蓋直

方大要加一分人力雖无不利也要習惟二之動只順了乾自如此何待你思勉得來故又曰不習无不利學問嚴貴者是習然所習者是本來之性體則猶然不習而利者也直方大正是坤德自然体段不見而章的故曰地道光也坤初多言无蓋就道體化育從坤中顯出來此地之光也不習所謂坤以簡能光即下文章字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去光大也
三曰含章天道之行生變化皆于地而藏之則皆地之章也將地常含而不發必待天以發之夫含則未嘗發也未嘗不發也必當可發而發是以可為貞也曰可貞如何而後可天時至則可故象曰以時發也其出而從王事但有終事必无成事蓋成者以我主其成先之事也故有所不敢然者為王盡力虛勞後之事也故必干有終有終則乾之大于此有終能光其大也皆由六三先知有乾在故象曰知光大也三為內卦之終所以言有終
含章能順以待時无成有終能順以從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譽者過定之多
括囊坤以藏之囊象囊本應之具括囊者本義結口而不出也随時有用随時有藏也三在內卦言時發惟于含章內藏得用方可以時行而行四在外卦言括囊惟于致用時善得藏方可以時止而止特繫无譽二字非逐逐无譽蓋有譽非臣子善物功能盡歸諸君父則自无譽无譽方是順之至此非一意自小敬謹之極不能故象曰慎不害也慎不但括囊兼該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飾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故為象如此象曰黃裳元

吉文在中也

言黄則知所以主之者有玄在言裳則有所以主之者有衣在坤道中正在黃裳故元吉非有中順之美積于中安得有黃裳之美列于外故曰文在中也

含見龍之庸言庸行別乎飛龍聖作之事元之含坤二之直方大別乎黃裳在中之文亦元之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繫辭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陰陽相薄則必戰何也陽以不為陰所敵也上六陰極所以薄陽而戰戰者陽來制陰也稱龍正提出陽字謂之于野言先地不有戰也龍飛則動而在天大龍潛則靜而在九淵惟戰當陰陽相薄之際故必于野于野處處是戰也上陰之極盛不敢自為主而必以陽為主以自勉自制龍戰之義也凡涉陰陽可疑事事必戰處處必戰于野之義也凡臣子居極位處極地必不可無此戰龍不戰陰可以抗陽而逆施地可以抗天而倒置血可以抗氣而妄行惟龍戰陰得陽而成其為陰陽地得天而正其為天地血得氣而順其為血氣故曰其血玄黃可見臣子之道到底一個順只是從陽故處在盡頭做到盡頭順到盡頭龍戰順之極也此外更無別着象曰其道窮所以不得不如此

乾坤外有六十二卦卦卦有坤道那一爻一位不以乾為主道便是龍戰上下四旁周流六虛那一處不是戰道便是龍戰于野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六坤爻位之用不同所以用柔之道則一一于從乾而已不從乾非貞有從有不從始從而終不從亦非貞故曰利永貞永貞乾始方有終故曰以大終

乾首出者也而用九則曰見無首固知雖先知先覺之聖不得以到大自先也用凡運用六也坤從乾者也而用六則曰以大終（以字有力）固知雖至早至通之功無非以貞此到大也用六仍是用九也九六合用此君子所以能御天能應天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下謂生物有常）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道惟其至柔所以能動也剛蓋柔到至處兒非以乾

之動爲動故其動也剛惟其至靜所以德方盖靜到至
處是一定而不移的所以有準則而德方後得主一味
處後不處先只主乾而又有常到底不變也地道最有
常故能承貢含萬物而化光則其功用直與乾同大矣
其動剛則承得乾之剛健其德方則承得乾之中有常
方承得乾之時乘變化〻光方承得乾之品物流形坤
惟一于順乾所以有許大功用故繼之曰坤道其順乎
承天而時行 贊重二句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易曰履霜堅氷至盖言順也
坤道只一順要起頭順故發于初又盖臣子有大順大
不順皆積漸所成也其分不在既積之後從一念之順
不順分其能順不能順之分又不在君父春温中辨須
從君父秋肅中辨故辨之須早可善可惡可生可殺從
幾微之際念〻以仁爲主則亂萌何由生不善何由積
斯之謂履霜則此不變斯之謂堅氷至盖君父之禍衅
逆之來其難順處〻一念覺〻甚微不知這一念積之便

是弑逆胚胎從微處辨就從此處順方是履霜寔際故
曰盖言順也 本義改爲慎只爲舊說合不上順字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程傳君子主敬以直
其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
六二一卦之主發敬義二字人生本來自直〻便是正
故曰直其正也所謂敬只是常主乎直故敬立而内直
曰敬以直内及其動而應用于外无一非正而截然不
易截然義之方也曰義以方外敬是體義是用原是一

個内外交致德自大而不孤不孤不偏也不疑其行者
凡不順理則有疑〻從勉强工生敬直内義方外一關
自然天理夫又何疑又何不利
朱子曰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地是敬舉行是義又曰若要以敬去直内以義去方外便非矣 精論
乾二言誠坤言敬〻〻所以存誠乾二言仁坤言義〻〻所
以輔仁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
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盖

言謹也
三四兩爻含括二字同意而各義坤以斂藏為主故當
其相可而發王含含于未發也當其謹密不出主于括
括于方用也君子於日間有無時不當含無時不用括
者含之中有無限包藏順受之道故宜于妻宜于臣括
之中有無限謹畏小心之道故謂之隱隱只是韜而不
露非隱遯之隱蓋天地有變化則有閉藏草木有蕃而
發生人有斂而凝結賢人君子有難而革著必有隱而
秘密此是一闔一闢天然道理括囊正是君子隱而不

發露妙用故下文接曰蓋言謹也則知閉隱二字有精
義如中庸云闇然也
君子一言一動要與天地同變化一默一止要與天地
同閉藏此為括囊
君子黃中通理(釋黃字之義)正位居體(釋裳字之義)美在其中而暢
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何謂黃中天地間只是一理理有常而不易天尊地卑
決無高于天之地上衣下裳決無加于衣之裳此定理
也即定位定體也理本人性固有即受于天地之中無

自萬理畢具只有通有不通如坤五之順不以黃而思混
乎玄不以裳而思加乎衣遍得乎理之中則一中俱中
一通俱通一念而至念念無非此理謂之通理通理方
是位得其正居得其體視聽言動手舞足蹈莫不是理
此暢于四體支者也蒞時而措日新日富此發于事業
者也究然乾之美利利天下豈非美之至乎(四句釋元吉之義)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去聲)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上六陰極陰與陽相敵則疑疑則與陽戰夫陽主也陰

可與陽敵乎是不知有陽在謂之無陽龍戰以陽來理
陰也純陰而無陽不成世界猶純血而無氣不成生理
以陽理陰乃以氣來理血也(坎為血卦中畫陽是血中之氣無此不成血)陽氣
到血中血方成玄黃龍戰不言血氣玄黃而單言其血
玄黃就陰象言陰類也惟戰玄黃方雜天地雜天地乃
交血氣雜血氣乃行故玄黃雜而氣得其氣血得其血
矣天地雜而天得其天地得其地矣天玄而地黃纔成
了清寧世界
晉文公會于溫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此陰而疑于

旡陽也仲尼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稱天王自狩而失實
地黄之分炳炳萬世矣時襄王已雖予為龍春秋一書
而天地間得有龍此之謂龍戰
玄黄天地之襍也六十二卦皆從此襍起純乾純坤旡
有不吉吉凶皆起于襍繫辭曰剛柔襍居而吉凶可見
又曰物相襍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但使陽常為主
陰常順陽便襍而當龍戰襍所當襍也聖人作易襍物
撰德辨是與非正要人于此等處辨是非辨則旡疑旡
疑則旡戰故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常得天

玄地黄乾坤成列成位乎其中矣

總

坤學一言以蔽之曰主乎乾所謂天理是也天理一發
一路跟着這主而行純純常常畢盡其力這時做坤之
至若未見天理當然先以私意用事便是先迷凡事向
天理的是當得之朋不向天理的是當喪之朋所以從
初要辨而其微未纖粟工夫旡過一敗其所云含也括
也黄而裳也步步是務實行事總是一個後而不先至
于要終龍戰則到底乾為首也纔得一順字這個力量

極是至大至剛方承順得天來所以有坤學乾學方有
實際豈是一曲謹柔靜畢瑣事業學者務談高明遺悟乎
篤柔順行也工夫是可以有乾而旡坤也于參兩之道
何居

六十四卦皆乾坤而卦之往來也以一爻之動言乾來
坤則為復師謙豫比剝坤來乾則為姤同人履小畜大
有夬乾主也故復師六卦皆以主陽爻為義其主爻皆
吉陰從也故姤同人六卦皆以陰從陽為義卦中一陰
又有吉有不吉能從不能從之分也十二卦象爻皆從

乾坤二卦爻辭來如復之閒關分明一個潛字姤之繫
金柅分明一個順字又如比之顯比分明乾五聖作物
覩氣象同人之通天下志分明坤二德不孤氣象其餘
皆可類推以此旁通而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爻之情
可互見矣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道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 屯張倫反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天造猶言天運草謂雜亂昧謂冥也 難去聲

屯是乾坤後第一卦要識天地闢後如何便有屯象邵子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何謂陰含陽二氣未分以靜含動是陰含陽也何謂陽分陰二氣既判陽常為主而統乎陰是陽分陰也易于乾坤

後首列屯卦正是陰陽既判靜而向動陽出而統陰之始屯上坎萬物入坎陰含陽下震萬物出震陽分陰為曰屯者此際生機雖動渾淪未判混混沌沌然屯即沌字之義故序卦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屯盈也物之始生也以時運言之為冬至子之半一陽初動之際以一日言之為半夜雷聲坎為子時以人生言之為孩提初覺之念驀地一萌以天地言之為人物初生聖人始出之時此時生生伊始充天塞地渾是一個生機所以謂之盈乾資始坤資生皆于屯中造端托始故屯有元亨利貞四

德邵子詩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必正其時也遭屯子中陽最宜安侯不宜輕動故勿用有攸往遠震初一陽在四德為善之長在人為不學不慮之良心在世為天地闢第一仁人故利建侯建者從此立基從此下腳實足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則建侯之謂也必建侯就是人起手學問孔之志學孟之尚志皆本于此

乾剛坤柔必交之始交則生之始此始生自是難故曰始交而難生屯來自臨剛始生之難坎一陽陷于陰在陰中從險中而動萬物之生何者不從此出坎物之孕藏從坎一

動而生不可已所以動乎險中自然大亨貞道一動動則充塞乾坤盈天地皆動滿天地皆動必有這一番盈滿天地之雲雷方闡得乾坤成得清明世界故云天造草昧此時正要開闢宇宙創造一個寧清世界若不建天地根源處豎基如何為天地立得心為生民立得命故須建侯而不寧曰侯正是天地之元善之長也程子曰學者須先識仁是這個意思曰不寧有一息不可緩之意猶云不昇步停也

屯義于鳥卵最可觀卵中黃白相含分明就象卵將出

生必須動：：者一點陽氣也恰云自雄動則黃白交所謂始交自
然生而不可已所謂動乎險中也陽動則全卵皆動所
謂尚盈也此時一毫輕動不得少泄漏使不生所謂勿用有攸
往然必須時：保護此陽謂之建侯雞抱卵建侯法也
象不釋勿用有攸往句其義見于雷雨之動滿盈蓋不攸往正是待其滿盈也當未合生可先而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如治合然之事紛引之綸理之也
雲雷屯與雷雨作其義不同雷雨將作之前必先有一
團結塞綢結之氣鬱蒸于天地之間此屯時也作則其
氣解矣故屯有元會運世之屯洪荒之世是也有一代
之屯亂極思治人心鬱結時也君子何以經綸之曰為
天下求仁人而已故湯之經綸商也不于南巢而于莘
求元聖武之經綸周也不于牧野而于既獲仁人時
所謂利建侯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
賤大得民也
屯六爻坎震輪馬分明駕車之象四柔爻驅馬之象皆
坤中行地无疆之馬也五當位為車中主初能動為御
車之人兩剛爻則乾中乘龍御天之人也故必待初以

御五則合四柔同為開屯之人矣爻中三言班如匪寇
以待人之象
初九磐桓震初之才天主一乾坤柱石撐天柱地者柱
礎曰磐植基如此牢定也柱立曰桓自豎如此挺也勁
分明以己身天下之任者只為輕易出不得故利居貞
居以正蓋為欲行以正也故象下一雖字如以下道為磐桓則雖字
无用如初者本生民之主故惟建之為侯則大得民矣象
曰以貴下賤者建立仁人為公侯正為仁民計書封建邦錢郡
初為王者以小以人大卯亦不惟建侯以和民居貞乃初之利建侯則非但
五之利通天下之利也
六二屯如邅張邅以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
十年乃字字許嫁也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字本者正者恩者合而可許矣象曰六二之
動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无行取困之象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二邅如象曰乘剛則明乎為初也二正應在五初非寇
我婚媾之人然本義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己婚媾耳一味沈婚媾何以不輕進女

子在家從父母為正初未動二如何輕進故亦不輕字必待初行而後行然後與正應合故十年乃字也用世大君子未出凡欲仕者豈宜輕進初究然女子之父兄也六三遠初不應五象一罡（音凖俗作之）駕之馬不言班如虎衆陰之象（虎以象戊）虞人初剛之象林中指坤之象所韋震體猶能知幾可以舍而不往也舍安靜不輕動之謂者全在四之下求故曰求婚媾曰往與初同往以從五（三分五則任民仗旨行止之介）四與初正應五與初不相當可以交初也吉親四能為天下得人之用故象曰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去聲）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五屯膏屯時之膏原輕施不得只有經綸事當做小貞以四柔言如二之利女貞小貞也大貞以兩剛言如初之利居貞大貞也如班而待如幾而舍皆小貞之事如磐桓而居貞則大貞之事也屯膏之時小者臨其貞則可矣如大者可聽其貞乎仁人在下守正而不出則草昧何時闢經綸何時展故居貞者初之利也于五則凶矣然則如之何建侯而不寧必求初而得之乃轉凶而吉之道也

上去初遠不能得初所以至于泣（坎象）然必有此泣血苦心則濟必精神方為真切可以通一卦之人而皆心五之心矣泣血正是不寧之極以此要終有味

總

屯之時以唐虞觀之帝堯在上如稷契皐陶伯益在下然屯膏未能施必堯得舜舜得禹方為建侯而洪荒之草昧造矣司农者仍是稷司教者仍是契司刑者仍是皐陶司火者仍是益但无舜禹只是乘馬得舜禹便都是經綸之人屯可一日无建侯哉（三之元家象縣）

禮月令仲冬水泉動屯之寔象是月也陰陽争諸生蕩

註云蕩動也屯之明義爭即所云交

屯天地闢闔之子中陽復一年一轉之子中陽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入聲下同）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〇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釋利貞之義）

物生必蒙蒙者物之穉也乾坤交而生三男坎中文人之心也震丁動即人心之生機艮上止即人心之定体亦即人心之明覺（艮体光明）所以屯後受之以蒙

坎震合為屯人物始生震一陽則人心初念孩提愛敬是也坎艮合為蒙即人心真知良一陽從坎遊上即初念一點光明孟子所云幾希是也屯後為蒙以初心之明明而未著（艮為少男少時之明）蒙蒙然若明而未明命之曰蒙即濛濛之字之義坎為子艮為寅子寅之交天光將發未發有蒙之象人心平旦此明現体時也此為人心真覺聖人所以覺萬世者不過欲覺此人之所以學先覺者不過學乎此故師道于蒙而立舊說也言君道蒙言師道猶二之也天生聖人為斯民主不開群蒙登覺路何言君道故君師一事也蒙一道匪我以下則詳言師道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坎在艮止之下正是人生而靜之心寂然不動天命本然之体也此為山下有險然這點心體即是天理至極天下之至善在焉故曰險而止惟其險乃山下所有之險其險也為天下之定極此正見得然然天体不識不知一无操操是赤子真心故彖之曰蒙此靜中心体即是天下大本萬物共足蒙所以亨其命之于天所謂皇降之衷者在是其稟之于人所謂

受中以生者在是立之即天下之大本達之即天下之達道立之即為極建之中達之即為隨時之中在人能行與不行耳故能以亨道行之則隨時皆天則隨時皆有中曰時中也此句極言蒙之義如此其大處是人心道心所謂山下有險先執厥中所謂以亨行時中也（時中也一句極貫蒙之亨其妙如此矣雖非大義然一例非訓釋亨字也）

論蒙之心体人人具足聖凡同一中也惟以亨行則聖凡不啻千里矣故必待先知以覺後知先覺以覺後覺而師道立矣九二剛中便是覺天下之主然所以覺天

下者只在乎我不在求蒙而覺之我之心体先完于此則天下人〻同此心人〻同此求明之念自然響應影從以其昭〻使人昭〻不期來而自來匪我求童蒙〻自求我有所以感自有所以應故曰志應也何為初筮以初心來求我也初心是本來真心以此心求者則告之正就其本心上指點口以到中也（惟蒙不可求故又中只說包知）若二三之心便自為而求非初出无染之水乃有污有染之瀆水不可告矣逆點到中性命之正從此培養豈不是作聖根基故蒙之利貞參聖之功也蒙彖指一世于人心又提聖功于一正孟子曰人心有不同然聖人與我同類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正是此旨萬世心學之宗師道之宗也（蒙承中爻之義中然可見故知周公作爻辭一遵先聖入）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去聲）育德（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坎曰維心亨行有尚故蒙言心而曰以亨行心体之正不正在行耳山下出泉有源之水可以无遠不達但恐塞而不行或行而有阻若果其行則日流日行達也无非天德矣故可以育德果行是實落行也親〻仁也敬長義也无他達之天下也此所謂果行育德（本義必行貼果字有漸貼育字晉育字是養正之義故主一直）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音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去聲）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二剛支先知先覺所以開群蒙者也

初在下順以從二故取法于二莫等于初曰以正法也不知法二而以己往則必吝之道發者動之發如孟子云待文王而興也初同二興起發蒙也二身覺世之任須有天包度量包蒙者有教无類也其有順德者尤不可以不受納婦擇賢而興也包之吉以容畜納之吉以擇賢故兩言之子克家者作君作師原是父世天下之事周五柔有任而德不足師世二代為之此宗子天下為家之事也謂之克家世无飛龍故見龍出世以代其任曰剛柔接也謂以剛接柔所以克家納婦有精義六禮有納采納幣納吉納徵夫有所以納于婦則婦納于夫為順婦矣救者有所以納于蒙則蒙納于教者為順

蒙矣三之女與婦正相反初在二之下能順三在二之上不順順而貞于
一者可以為順三不順也未見其貞于一女之未知所
從者故有見外而遂之象所以不可取也金夫不右況上九見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治蒙過剛故有擊蒙之象然取之太過以台太學則必反
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此則雖過乎嚴密乃為得宜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上下皆得其道
四以遠二故困五正應二真能不失赤子之心故稱童
若上九雖不若二之中其欲開一世之蒙立心與力量
則一但未免亢于剛故至于擊然擊而傷蒙是為寇也
為蒙除不善是禦寇也但可禦寇豈利為寇蓋蒙有真
心可順養不可戕賊善教者防患禦害皆所以順其本
心擊而不為寇以上順下也如此必亢行不順如三者
下亦順上也此為上下順

總

人有生來氣質就是桎梏習染又是桎梏惟學則氣不
能擺脫不能蔽儀型正人學先覺也所以脫桎梏蒙以

養正法正人養蒙第一義也人涉世後情欲是寇名利
是寇到底不可不防利禦寇養蒙究竟義也四柔為蒙
其位各異初在下只貴取法乎剛中即養之正也三不
順反而順二何不可取之有包在二中則雖乘二亦為下順
乃為得師曰遠是繫辭曰遠近相取雖遠而能取乎二
亦何吝之有五以中應二故直曰順以巽可見蒙之所
貴者順而已故要終言上下順也本義三爻順反猶不右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需待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物稱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蒙以養正需也所以養正是養此聖基蒙坎在下山下有險人本來之心体遣心体不從天理上涵濡如何得出險需之所養正從此心養人一日不養不可以生故需為飲食之道吾人莫危于此心亦莫微于此心坎上乾下此心以乾天為主心方得其為心有孚坎中一陽與乾孚〻則心與理合而為一矣故光而亨而貞而吉又利涉大川生人之養孰大于此人生涉世有順有逆有常有暫于心体上无不是險富貴有富貴之險貧賤有貧賤之險夷狄患難固是險安常處順尤是險人正要在險處養不然得險夫理如何得裝不得天理為主險如何得不陷故彖曰需須也乾須坎〻須乾相須為養也又曰險在前時〻有險在前也不知險則為險所陷知險則險不能陷為乾易知險故能險在前也乾在內險在前則隨所涉之險盡從乾天中透出險境俱是天理流行皆成坦途何陷之有故其義不困窮矣（在前二字可玩）如此心纔証得天理人〻有心天理是心之本位到得剛健不陷心即理〻即心適得其位而成孚故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以此往〻无不利險都是日用飲食曰有功也

需養也需有也需不進也凡三解惟相須乃所以成養惟從容乃可以相須然之所以成其養（每卦有幾義此要通）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水在下有險上于天則雲矣雲上于天何險之有人心不合天理則險上于天則皆成妙用何險之有雲皆太虛中之變化也人心皆天理中之流行也如此終日之飲食方得為知味飲食所步之境遇皆宴樂安居故曰以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未近于險之象也）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沙則近于險矣）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將陷于險矣）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

致寇敬慎不敗也
郤取隤遠需郤者置身于可進可退之地是全身遠害
學問遠无他疑難只要安常處易不犯險難故曰未失
常也此是能見險于遠不以遠處遺近憂者也二得中
不求遠險初亦不犯險三却自有個置身于无害之道
取象于沙々是在水而水不濡然使水流行而无礙者
象曰行在中行字更妙行之路々皆通君子得理之中
真是用之境々皆通此需沙之妙也三近坎取象于泥
有不避艱險不辭汚濁之人此臨難不苟免學問也又

曰致寇至致寇之事更不易言古兩軍相遇必用兽將
致師務取之機全看致師力量必如孔子之磨不磷涅
不淄方可以致師可以需泥矣要養到此等處歷得過
是全副本領故于乾終爻言之象曰敬慎不敗正見非
此必致敗甚易之也郤之三爻象曰致戎戎此與其義有辨在外言相去
不遠
人不能處險只爲先不知有常道在知得常道險不逆
境何足患只依常道去自有坦途故切要不失常人既
臨患難不得不犯難而行但須先有個必不陷之道方

可以身試故有致寇之説不是養得十分勇氣何能當
事事決若此然曰敬慎則原非輕試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穴者陰陽之所出又坎體入于陰穴故有需于血之象象曰需
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
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宜于擊成同
四則入險矣內三爻見險猶是境上涵養到得在險中
實々身受要在血脉內下工夫討調理綵々線々都是

自家身子內事故象需于血其需之道只有個順以聽
聽者聽于天理也又曰出于穴者惟四已在險中所以
必須能出凡險原不足陷人只怕人自穴于險中如初之坎
穴如孟子所云安其危而利其災處險而不爲險所穴
是則出之道也亦只是順聽五則正位乎天位者稱需于酒
食是醉以酒飽以德也者養道以五而成上六亦險体
曰入于穴四要出矣何以又要入蓋若求去險以爲出
終无出法就險中不陷于險方是真出上之入穴所謂
穴不能囿以入爲出者也入穴則无心于去患必有自

致之吉機有不速之客来也但敬之則終吉矣上桒体
下乾三陽上行有容三人之象人能安于險則天理之
妙隨處發現不待邀求而吉自至性命所遇是不速之
客也四居險之下則言出上居險之上則言入一出一
入皆為妙境入而不出々而不入險而險者也入而出
出而入則險非險也皆乾易之坦途矣象言不陷正與
出入之義互發
象曰不當位者何入穴之力莫非出穴更大是視險如
夷无入不是樂境位也然視五之酒食天下則為不同
以位非五位也然于剛健不陷之義已是一毫无失故
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總
内三爻以險在前為義外三爻以能不陷為義和有恒
二有終三敬慎四順聽一步一步養去方有酒食可需
養道豈可不從容以待乎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々而健訟々有孚窒惕中吉剛来而得
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
入于淵也
訟爭辯也只是個爭字之義 [illegible] 先說丹朱曰嚚訟
孔子有云内自訟俱是從心爭辯是非不可使起作訴
訟之訟序曰飲食必有訟蓋始諸飲食故于樽杯飲相
親相況必以飲食為揖讓相啗相忤必于飲食起衡爭

人情大抵然今驗之孩提赤子其嬉怒之情尤為可見
故需後有訟需從天理中養心体心体都是天理流行
方成需訟從心体動中天理必得心体盡與天理符合
方成訟故也蒙後即有需訟學問大關頭在此
訟上天下水天一生水原是一氣然二成水々便下注
天自上運不免相違起來故論人心與天理何曾有兩
然一路人心便日流日下趨而下甚易挽而上甚難與
天相違起来只為坎体下注之故所以訟之命義正要
在違處爭々者謂天人之界上達下達之界于此分不

得不爭也若知得違個險一味自反自爭々則始之違
者究竟不違違訟便不可少若不知違個險聽其相違
日違日遠只當與天背馳但見己是不見己非其爭也
不用于內反用于外究竟爭勝爭奪无所不至違訟便
不可有故聖人于訟明綮吉凶兩路做省特嚴所謂毫
釐之差千里之謬正在訟卦辨別象曰上剛下險惟剛
在上不下交險在下不上行所以相違惟能于險中透
健則乾坎原合違自是自訟之功故曰險而健訟坎中
一剛原從乾剛而來其相違者隔于兩柔也故能人之

落于形氣也若從違到中論何嘗有二体自然有爭所
以人心與天理自然信得真合得真要他爭而不違只
在知窒（須窒是之窒）只在知惕窒者從坎上用力也（心中）惕者
從乾上着功也（天理）中者心体與天理一線不差處也故
窒惕而中則吉到來而得中也若任從違一點違端日
流日長（不管到中只任氣質便去生違）與天理相遠之極便成了個訟
局如何挽回得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尚書怙終即此
終字蓋差錯之端一不辨究竟到太相背謬不至遂非
怙惡不止矣天地間只有一個中正之理便是天命便

是大人行事能見得個中正在何至有違行故利見大
人尚中正也
不利涉大川言不可冒險而前也需之險在外故利涉
大川可以向前出險訟之險在內豈可冒險而行故不
利于涉須還從自心中求出險象曰入于淵正從內心
徹底去此險也（入淵之簡其說有據）入淵有妙義論人心之險不
知而冒涉有无限風波不可測識最易溺最易溺者此
險天下之大川也若知其險而自反有无限義理不勝
自其得極深沉極空洞者此險也吾心之淵々也（說曰在淵）

淵是自家心体要自修能入々淵方採得靜深之本則
自有時出之妙更何險可言若不深入只管逆々涉去
大川如何涉得過所以不利涉而當入也入淵入穴同
一義能入淵則淵即天々即淵（淵坎也天乾也）也亦无天水違行
之病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違行二字時要另看）
違行二字把天人界劃然分開來謀始正從違之起頭
處下挽回之力也虞廷惟危惟微惟精惟一之語正是
訟半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
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掇自取也三百戶兩朵支象）
初爻正是天水違行之始訟之端皆起于此能辯不能
辯正分于此九二中能以剛中正初之違者故不克訟
九四乾体應初能以天理克初之違者故不克訟。心
雖抑易熾曰不克用幾許窒惕氣力味諮意如曰克不
訟然。

訟是怕成。于永久所以從初說不永所事這須是小
處就辯起小有言就辯其不可叫做其辯明
二到來得中二猶險中遇健便不成訟曰不克訟歸者
歸于天理也（乾五中正之理）逋者出乎險局也（坎上下兩喜）歸而逋
自歸于正理跳出險機如此者不克訟故能化一邑之
入皆息險而无訟三百戶无眚也眚是小誤（書眚災 主眚）
丑无必不至于怙終可知矣象曰竄者舜竄三苗是移
置他方（故又曰口竄）把這些險穴盡情改換歸于天理謂之
竄不是逃竄必至自下訟上自取其患矣何為下訟上

凡理能勝我者其所處在上理屈于人者其所處在下
訟者正是不服在下要爭勝為上豈知患害立至所謂
掇也知得下不可與上爭勝則惟有歸逋一着卒之化
一邑為无眚不克訟豈不貴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
吉也（食猶食邑之食六三柔非能訟者故守舊而正則雖危而以吉）
三與初同為柔險然初在下而下注三則在上而上從
合四五與奘是三柔順從上者也三之才非二四雖未
能不克訟卻能以柔順自安謂之食舊德舊德謂本分

中素有之德循理守己只于本分中生活三之得吉能
安意從上也人之好勝好爭皆從不安常分一念安于
從上則是非可否惟上之聽何至違而成訟此為貞此
所以厲終吉若出而從王事則不敢自主其成就是從
上之道蓋為臣任事雖千一味自守故中此義无成正
是守分也（坤曰地道无成訟三即坤之三）三之妙全在一從二與違行
正相反。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
也（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敓褫之終訟无理而或取勝反之然其所得終必失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四乾體初或有違乎四〻即能正乎初何至有訟故亦
稱不克訟反初之違而復還天理是在乎四故曰復即
命〻五中正之天命也改初之違而歸于一正亦在乎
四故曰渝安貞（命指理言以復貞指事言以渝）如此方无違行之失象
曰不失也二之力在一歸四之力在一復九五中正其
訟也以至當人理與本來真心相應（正以中）時〻內自訟正

是聖人盡性至命心與天一步不違工夫所以元吉上
九過剛不中處訟之終有成訟之象以其居高應柔有
訟勝之象訟而勝即或錫之鞶帶能來服人而不敢爭
然能服其外不能服其心安得有敬畏之心終朝而三
褫之矣褫撤去也
按本義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大意因訟得
利皆是必失之道故以三褫示儆此亦至理但鞶帶以
皮為之（禮記男鞶革）所以束下體未見為命服也且訟而獲
束縛人者恆有訟而獲賜于上者不恆有故從服人之

說
總
處訟善道二以德自勝四以理克制初能識微于事先
三能自屈于當局五盡歸中正故稱元吉元吉第一義
也工夫謹于平時若不克訟之義則人〻所宜置力亦
臨事當機之要訣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

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也以謂能左右之應謂六五應之

需訟心体從乾上磨盡過師比心体從坤上磨盡過從乾上磨盡只透得乾始知体從坤上磨盡方透得坤能行事師之險在内正要在行險萬險中透出坤順故夫子撰卦于乾坤之後首列之以比樂師憂然不有先天下之憂何以有後天下之樂故序卦師先于比正是從前下手憂危處戰治心最切工夫也師者眾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故行師者戰戰兢兢无一時不險无一念不險操心之法能時時危危常知此險真見得一或不慎便是死生存亡關係如此可與言師矣

師道无過一正師以正動乃為王者之師故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以師之正正天下之不正者便是王道然必先于自正能使一單間以正天下為心方是能以眾正也丈人云者即文中所稱長子以二撰震故也坎中一陽即震初一陽震為長男元善之長是天地之仁德也行師天下之至險惟有以仁德行之殺道盡是生道如此天下豈有不順從者所謂行險而順丈人正神武不殺之仁術也所以正眾者在此正天下者在此蓋師以戡暴禁亂安民和眾故非仁人不可以言師

師之所加不但被師者受荼毒即行師者勞民傷財亦極受毒然不是這一番毒不足以戡亂暴定民生成正邪之功也人心雖正不是一番毒亦不能克治以收清明寧一之功故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何得吉又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

地中有水險藏于順也容民之中而眾畜焉兵藏于民也險王公之所以守國惟民中藏兵可以普滿天下之邪心而无敢不一于正天下之至險在焉先王養兵之法如此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臧謂不善也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六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初在下從主帥初之律也故徙律則臧失律則否臧其
律謂何不殺二之律也二曰在師中真能以衆正方稱
得在師中（在字重看在得不在中事）孟子曰无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為將之道一行一止都奉天為生殺方是師中之道如
此乞得承天寵而受王三錫之命矣（小象承天寵句起下文語）蓋主
將事事奉行天道則事事皆生天下之道萬邦自然歸心
故曰懷萬邦也二為主帥則三四皆偏裨矣三乘二有
輿尸之象輿尸謂奪輿中之事如二主仁三則主殺豈能
使長子成師中之功故必凶而謂之大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敗加於己）
（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言皆歸也）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
尸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論功行賞之時也）象曰大君
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四順体左次者聽命于主將之義也此裨將之常道故
曰未失常軍事尚右故左次（即次之次非必退舍）順師之象亦尚
仁之象（左仁也右義也）五命將者也田有禽妨民者也故利執
言擧眾致討也惟命將也原為去亂以仁民故使將也
必且任仁而然暴中行長子所以可使輿尸弟子所以
不當使上六則師之成功惟其有承天之仁將所以致
有受命之大君故稱有命若小人一用則違天逆命所
以必不可用為必亂邦也
小人勿用小人未嘗无功只以殺為功與仁人之功正
相反故其害必亂邦與懷萬邦亦正相反師中之小人
即理中之欲念弟子必不可與尸欲念豈可使勝理知
此方可以承天而有命

總
何為師貞則仁而已矣士卒之律律此也故失律謂之
不臧王之所寵寵此也故錫命謂之承天懷柔萬國之
上公即不殺為威之仁將五云田有禽有殘害民之禽
獸則執言以討之討其害仁者也上云以正功有以衆
正之功臣則開國以賞之其行仁者也故將有五德首
曰仁為將且然況大君乎震生无害者也為人心真宰
舍此无可憂者矣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親輔也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　比見上爻）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乾坤既判凡叙六坎以人心坎險難平也故自屯蒙需訟而至于師曰行險而順已從師憂中百般防揖遇來至此險者已出而不見其險矣故聖人于比獨不言險字蓋師之險在內內而克盡其憂危比之險在外則外

險自得其通達此所以樂（雜卦比樂）從兢業中透出心体連之无不通滿能通天下為一心故樂也心体到此纔得乎心之正位滿得心之分量九五剛中全是乾五飛龍体睟所謂百体皆從此到也所謂萬物皆覩此到也故比自吉其所以吉以衆陰輔一陽无不順從于下也卦德莫吉于一陽為主有一君統衆民之象惟此以一陽居九五言其德德則居乎天位言其位位乃位乎天德真是大君建極之象故特稱原筮原者萬物一原之原筮者千變萬化推衍不窮之道比五剛中其能執一以

御萬居中以定四方萬事萬化无不于此出謂之原筮也以其德之可大曰元以其德之可久曰永以其可大可久而又无不正曰元永貞（五字皆指）元永貞是與天地合其德也（元乾道永貞坤道）以此為德自无一人不順從矣不寧方來者下之人內外遠近不同同一心以歸往內而近者不敢自于內且近外而遠者不敢自阻于外且遠方方而來上下順也如此之德向之便是吉背之便是凶非但不得背之而不來即來之而或後亦必致凶蓋舍此不歸別无可從之道曰其道窮也二句總是極言

比有元永貞之德必為天下所歸往如此

此不但以五陰比陽見其比惟五陰自相為比合成大順見其比見其吉更緊後夫凶一語因上六乘五設此以示儆戒論五之德上下皆順雖遠夫終无不來者如舜之有苗是也其未來也舜則用之度外以俟夫置之其既來也亦原囿之度內以方來視之此之謂天地之量元永貞之德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五方異氣高下燥濕之不同血脉則流貫而通乎一

水是也故地上有水比象萬國之民氣稟習俗之不同
其血脉亦流貫而通于一心是也故建萬國親諸侯欲
使上下之心常得流通如地上之水也天子得諸侯心
與民通坎象民得諸侯心與天子通坤象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
六有他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其所以能使之順從者全以歸往之
德在五初在下甚去五最遠通之不易然初爲坤順首
爻初若不從何由成比故惟一心向往以孚元永貞之

德方得比于五而无咎也又曰有孚盈缶者初雖與五
不相當却與四正相應初六孚五之誠積之滿而得比
于四則合于五矣缶土器坤象盈缶取其透通坤之三
爻而及于四也又曰終來者六四上六同爲坎体初之
孚既盈于四而四來則上六亦孚而終來合全卦成比
有他吉也有他者猶云意外初原始要比之成必于初
乎始故爻辭先及終吉焉

以心体言之從初要信得中体真是爲有孚然必從一
事孚積而至于事事孚方是盈缶如此心体到底相安

曰終來纔有意外疑難亦无他患有他吉也以王道言
之初是下位遠臣四是公卿近地初之比須是一片誠
心充積之盛通于王之近臣則亦通于王而成大順矣
如此天下豈復更有不從王者是皆初之誠意感孚有
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陰柔不中正 承乘應皆陰）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二以應五稱內比三以應上爲比匪人四以近五反稱

外比何謂內比觀小象曰不自失則所云內者一心以
向上只是內自盡其心也何謂外比觀小象曰比于賢
則所云外者合衆心之順以歸五所以謂之以從上也
（以者能左右之）二如天子心腹臣四乃公侯之位能聯遠近內
外以從王故有此象曰比于賢能順五者即賢也二之
內比非无外聯衆人之心四之外比非无自盡其誠之
意因位而合言之互觀則同一比之善道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
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天子不合）

罔闕一面之網來者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徵偹以求必得也

陰之比陽遠近內外不同若五之比下何分內外何分遠近中正而天下歸簮〻乎〻顯明其道天下共由人人得而比之曰顯比王用三驅下則正參王者田獵一事以明顯比之象三驅之禮從王者行則為順而取之背王者行則為逆而舍之是王者明〻白〻與人一條大明之路人〻可由但人自不肯由如前人之失是也失謂失其正路也邑人不誠王者此心人〻共曉故王者所取人皆取之王者所舍人皆舍之不求其必得也此句又極狀王道之顯而共由如此

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免被驅而入者皆獲 按如此舍者生獲者死矣蓋獲者獲以供祭祀享賓客充君庖也用奚大為此為盡物之性惟君之獲亦然羅而致之生之用也死之用也期无見棄為則皆吉矣 緣聞斯說又說制察田獵之僅高以向王者而來為順取者謂使之去而得生也以背王者而入為逆舍者舍其生也故失者為前禽而邑人不誠亦曰不求必得也此論亦有理存之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陽者陰之領袖是首也上六乘五是不如有首夫比而无首究竟何終此必凶之道曰无所終也

總

欲識心体之廣大只觀一比五爻

師內坎一陽戰兢恐懼之心不可不在內比外坎一陽流通公溥之心不可不在外皆在坤順中置力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上下謂五陽健而巽剛
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去聲未行也
本義畜止之說切于大畜不切小畜述闕斷說柔得位而上且句下應之另句
小畜履二女與乾居盡柔道之用與三男之用絶不同
如震之動坎之陷艮之止皆以一剛為君故爻專以剛
為主如巽之入兑之說雖以一柔為用然須以中爻之
剛為主柔而得乎剛中則巽所當巽說所當說柔道之

用无非所以從剛若不得剛中則所巽所說使都是病
故小畜四履三兩柔爻通卦之主而皆无吉辭以柔不
能主剛也此易之大旨
小畜以柔小畜乾是從細微處涵養天德曰小畜大畜
以艮剛畜乾是大涵養曰大畜蓋乾只是一個天德无
可分大小然其用功却不同必從細微精密處一一透
過方可歸根指極而成大涵養故小畜之功在大畜
前天下萬理紛紜皆是天德散現无一處不貫通无一
處不胞合纔得天理流行故必如風之行天无所不入

无所不到纔成畜得畜云小乃以一貫萬功夫所謂一
本而萬殊大畜則所謂萬殊而一本交相為養者也小
畜一柔乃得位之柔乃上下皆應之柔以其居四而巽
五剛中謂之得位居當巽之地也惟有此柔内外相通
本末相通巨細相通上下應也以健而巽所巽者又剛
中何畜不成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亨曰乃見非剛中
不足以行不足以亨也密雲不雨二句則發明畜之義
必積久而盛然後自流行之妙故積之貴不已也乾是
老陽巽是長女少陰以陰畜陽以畜大而陰陽相和方

成妙用故以雲之積盛而雨為象雲必積而密密則自
然而雨未密而雨雨必不沛故須密之又密只管積而不
已曰尚往也又曰自我西郊乾在西北巽在東南以巽
來畜乾是雲在西郊也這只是陰來感陽必雲之密自
西北而漸于東南則陽亦應陰相和而雨矣此時尚未
故曰施未行直至上六則滿東南矣故爻曰既雨云程
傳云東風多雨西風多不雨今驗之東南風必在雨前
西北風多在雨後雨之施行正在二氣感應和合時東
南風多雨必積得多西北風早雨必止得早小畜取象

正在積時恰好密雲尚在西也自我西郊往西去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行天上巽風所到皆天之生氣所到所以發育萬物
成天道之菁華君子巽德所通皆乾剛之德所通所以
兼備衆美成文德之菁華懿美之至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爲也

畜之名小以六四一柔然以剛而用此一柔則皆畜也
如主六四以為畜則柔要成病大凡學問能巽志以入
何處不可取益然或逐流忘源狗末遺本未免都做了
病必須仍以九五剛中為主方合得乾來此小畜之精
義
初九是畜之始又是乾体與四柔正應不患不能用四
為畜只是先要識本領天理乾是本本立然後可以博
取所以貴復復者自復于道自家道理一復乃知散殊
道理一一皆吾故有巽之所入皆畜乾也此畜第一要

義故咎自无而又吉也无咎只是補過何咎則咎自无九二稍與四不
相當然却得中雖不如初之自復却也可以牽而復牽
復便未免要借巽之力牽巽離之象因其得中所以轉得快
醒得早一巽便知復歸天德亦如初之能復于道曰亦
不自失也而自守同初復顏子之克復于博約也牽復
子貢之由多學而一貫也九三剛過而躁矣與四柔不
能相取有以乾德自用不能巽畜之象殊不知非巽乾
終不可用也故謂之說輻乾車也巽輻也三十輻共一
轂分之則各一輻于車何用合之則一輪車不得不可

行散殊之理亦然有乾无巽是車而自說其輻也不惟
不得其用必至于僨車矣又如夫婦然夫而能用婦則
夫婦之助也婦可廢乎惟夫不能用婦則婦有反目視
夫以傷其夫者矣此其失在夫不在妻所以致此故曰
不能正室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
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四五有孚皆孚于乾三爻也剛柔相孚健巽相孚到有
孚是學問最妙境界四五雖同体都要知得四是血〻陰
氣人身不可一日无然只活得形骸血氣中還有主宰
血氣者天性氣是也故須血去惕出方得无咎惕乾之
惕〻出血氣透出天性也要去這血合五之剛便不成
血故曰上合志也到得五中乾巽合一剛相合天德便是
衆理衆理亦是天德融通浹洽故曰有孚攣如若膠結
而不可解然此習而之九宗如此五之富通天下供成富无不
成畜以其鄰也上九巽德于此極畜道于此成矣西郊

密雲于此兩矣正室夫婦于此處矣輿不説輻積而載
載皆德矣婦道之克盡可謂皆貞矣可謂能危矣如此
女道巽兌配乾道是月而幾望也然其道只是個順只
是個從到究竟婦要知有個夫在月要知有個日在若
認這女道就是男道一路只管前行此爲君子征凶何
也爲陰其而疑陽也坤上陰疑于陽嫌于无陽就是這
疑字學問中小畜功夫真是會萬歸一由博反約豈不
可少然到底要忌這博化遠多故曰君子多乎哉又曰
吾何執正怕犯了君子征凶之病如大畜上九則曰何

天之衢道大行也此則君子征吉之路也二卦互相發
其旨精矣
易先小畜于大畜謂通小而後成大也若執小爲得便
都成意見私心皆血氣也血之取象于人身最切血纔
有餘不足都是病坤要藏血需要養血小畜要去血都
治這血病後渙卦渙其血象曰遠害也血字之義益分
明 學問疑滯處一一會到本原處便不是血都是惕血
去惕出曾无咎件
㦤

小畜先取象雨即乾中雲行雨施之雨又取象輻取象
夫妻取象血取象月曲盡陰陽相須之義而尊卑之分
截然輹在輿之中大畜以不動寧輻之動故以象大畜
輻在車之下以善動運輻之動故以象小畜大小相資
爲用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直結反）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
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剛中正三字分得）
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小畜乾在內履乾在
外有巽健以畜此乾則條條理理一一可措之踐履間
故履者禮也
天理人所本來具足若不見之躬行實踐終非我有履
是步步實踐工夫然要履得這禮須是有一段中心樂

循天理意思故說在內乾在外方可言履蓋天理至剛
極是尊嚴直截乙以柔道履這剛方得委委曲曲從容
和婉而中乎天理之自然故履之為義以柔履剛之謂
也只是這履甚非容易一毫差失不得履之至尊貴卻
至可畏至威嚴卻至可危无異履虎尾然若履之道少
未盡善傷害立至未有不為虎所咥者其難履如此如
何是善履若所云可畏可危者是天秩天序之當然這
禮便不妨人底若可畏可危者不合于天秩天序之當
然這禮便要妨人底所以要履又要他不咥人若論天

理自然何至難履若此難在以柔履之柔道上卻有病
其所為柔說者說而得中則自心即是天理應乎乾之
說也如說而不得中則心之所說未必天理之當然不
能應乾之說也故彖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
人（亨自是以二字）其得亨如何九二九五本以剛中相應惟其
說諸心者剛中之說則其見諸作用者皆剛中正之理
以此履尊居正所行者必中節之禮非和而不知禮之
禮何疚之有以此為履正是禮而和用先王之道以斯
為美小大由之者也豈不光且明乎疚于正在說之中

不中疚者光明則乾之大明所以亨
小畜剛曰中志行明指巽五言履曰應乎乾即繼之曰
剛中正則知所以應五者全在兌中之剛中可知然不
曰說應健而曰應乎乾健以德言不可見履寔寔見諸
行事曰乾所謂天則是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程傳曰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上天下澤截然定分不可踰越必在上者克盡得天在
上之道在下者克盡得澤在下之分上下必不可參寔

見諸行事方成得履上下之辨正要在履上辨用一片
精細心思去辨乃君子之用柔辨定心志定是君子之
履剛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
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履之三即小畜之四皆卦主也柔而不可用所以咥人

之凶繫于三是柔之病也只用剛中所以從二之剛方
救得此病故小象曰志剛與畜之四曰上合志兩志字
正一般

初九說個素字見得人脚下自有一條潔潔淨淨本分
内天理措足可樂只是人不肯依着行行須是出乎中
心之願中庸素位願外之願故象謂之獨行願九二說個坦字見
得人脚下自有一條寬寬平平天理内道路舉步至安
只怕人不能安靜去行行須是有不逆世味幽閒貞靜
心腸故又說幽人貞吉大必幽人之貞而得吉乃知于
世情少有一毫熱鬧心必不能履坦坦之道也人當此
境最易亂故曰中不自亂也六三是個柔体于天理上
見得不全便是眇之不足以明也却自以為能視行不
能中便是跛之不足以行也却自以為能履如此去必
不要說錯了非禮之禮誤己誤人如何无妨害所以咥
人凶單覺辨一片剛說之心只要天理中正處說而應
之方可免此病故云武人為于大君為于大君效命于
君也如舊說于字无用大君指九五中正而履帝位者取武人
貴專一也莫非利武人小如此只要一心從剛故曰志剛也

邵子曰五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
不足則伯伯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无功
于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猶能維持二十
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伯借
名之力也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
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與按邵子說此文精矣經文之所履者天澤
也而非中非剛故雖視亦眇雖履亦跛未免咥人何者履者禮也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盡去名利而
見所謂幽人之貞若彼之而已借虛名爭實利豈禮也哉所以凶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山草从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四乾體愬愬乾之惕也四雖剛不得中以敬謹將所以履虎尾而得終吉謹主于敬敬則无不可行象故曰志行五曰夬履澤上于天為夬其象云夬決也健而說決而和決取疏通之義惟其和所以通今履五剛中正應說之中一段和說天機至五之得位盡流通而天下之至禮所謂履和而至五之履也曰夬履如此而嚴之以貞又加之以厲只有和之美更无說之病履帝位而不疚者非此履乎故見其位正當上九履之已成特以反觀考驗結之考祥云者吉事有祥非中非正安得有祥考祥考中德也視履考祥則日常顧步其旋則無幾步步反照本心此君子一步不敢學問故履道以此為究局焉

總

人挪下一雖了素一雖了中便都是聖人之禮愬愬恐懼者此也貞厲防危者此也直到其旋一一反諸心而无不通恒方得了手方稱元吉履德之基也豈易言哉

小畜初與四應曰復自道從頭反復起所畜者无非天矣履上與三應曰其旋到底常反觀所履者无非天矣義互相發總要完此乾德

泰小往大來吉亨（泰通也正月之卦也）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易三十六宮分而六之每六宮當一爻乾坤垂覆凡六宮一爻已盡泰否又以乾坤始焉（泰否以卦合說）

否泰反其類謂之泰是極安極治極明盛天地間極好氣象謂之否是極塞極亂極幽暗天地間極不好氣象相去何啻如氷炭之不可同語然同是這乾坤乾在內便成泰坤在內便成否所爭只在個一來一往之間反覆出入間不容髮所以聖人論泰否正要在不定處論于泰曰小往大來于否曰大往小來泰之不可為否〻之不可為泰此既定之否泰也若論往來往者何不可復來〻若何不可復往來〻往〻豈有常局此其間有個主宰而執其樞者有人豈不能旋轉乾坤有泰无否故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泰運人操之也非乘龍御天何以語此

何為小往大來大往小來說者曰只以四時看春夏陽來萬物日生日長一路開通去為泰秋冬陰來萬物日消日歲一路閉塞去為否似矣而實非也如此說泰否乃一成之定運如兩相對待然不可相无者也看來泰否是倚伏之機一正一反然（故曰反其類否乃泰之反）泰失而後有否者也夫天地交而成泰天地有一息否交者乎不交則天地毀矣是有泰而无否者天地之常也有不交其變也泰是發生陽出而陰從之出回大來也秋冬收斂陽入而陰從之入小大來也是陽常為主而陰聽命謂之內陽惟夫春夏而寒冱秋冬而煖燠陽不為主而陰浮変通之反小為大然後謂之小來是陰不從陽而陽反受制謂之內陰此非天地之常也泰是清寧天地否是有病天地天地何以失其常而有病蓋造化无心人為天地之心故陽當長則有導迎之人事陰當消則有節縮之人事擧之一身陰陽者血氣心官常正方得血氣常調惟經綸天地燮理陰陽者无其人以致二氣為乖為沴顛倒錯亂把個開通世界翻做湮塞世界故于否獨曰否之匪人可見天地本是泰所以成否皆人非

其人之故人之本来俱可以開泰所以致否皆自入于匪之故則大来也小來也皆人為之往来也所以說泰否之運无常揔由人造

天地開生物者只是陽氣陽明君子做了主便日日把生道去開通塞路天地得其天地萬物得其萬物故曰萬物通若陰柔小人做了主便日日把陰道去閉殺了開通路天地不成天地萬物失其萬物則世界亦非世界故曰天下无邦這通與閉之關只在人心一邪正間一念主于陽剛便是内陽内健内君子一念主于陰邪便是内陰内柔内小人内者人自内之也即如尭時洪水為災四凶在朝丹朱在宮豈不是將否消息尭舉舜禹舉九官舉十六族便成宇宙泰寧此尭開通之也後世陰陽外逆日月告凶山川不寧以為適當否運者来孰非人事上感召而然故不患无泰運患无開泰之人有其人泰固常泰否亦由泰夫天地閉豈有一世无開泰其人者其内之也與外之也則上下交與不交之分耳内則長外則消泰否轉移係一念開先天天弗能違者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不曰陽内而陰外曰内陽而外陰有主其内與外者矣不曰地天泰天地否而曰天地交泰天地不交否有主其交與不交者矣此其故可思

天地之道无過一生天地之宜无過一生小人用事都弄毀經常的事戕賊生理如何財成得天地之道都行乖違人物的事顛倒當然如何輔相得天地之宜然則舍下交君子別无財成輔相之法別无交泰之義也責在君故稱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句）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音下）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泰否只是通塞兩路所以初爻皆取象拔茅孟子曰則茅塞之矣所以茅要拔又要連茹（根）拔泰茅在外是世路上茅塞之茅有一根未拔去終不成全盛之世否茅

在內是人心上茅塞這茅有一根留得種終是否塞機括留得在泰陽則君子同類在下開闢茅塞方是君子通行世路以其彙征之象也何吉如之誅鋤外賊正要把全坤（在外）開除清明故曰志在外也

王持泰運全在九二包荒者全坤都在包與中是以宇宙為一身者也荒者荒遠之義用馮河是臨深履薄安不忘危意思不遐遺是視遠如邇一民不遺意思朋亡者三陽本君子之朋如以陽為同類與陰不同有兩樣肖使不是包荒之度所以要亡這光合此四者又所尚

只是一中五柔中在上二得尚中行方與五合而成交如此可以舉全坤盡成開泰故曰以光大坤之光大也（坤二曰初光大）

九三是乾之盡坤之交正是平陂往復往來之介然陰陽雖有往復氣運之不常也只是以陽道閉通陰道則理之一定者也貞也能于往復之際艱以貞之自无咎蓋陰之來復原不足憂能以陽孚得陰還是泰交還是天地通故曰勿恤其孚言不必恤只要孚于食有福則泰運之福可以常享也食字有趣（只如否卦只又疊以但是于陰之復來故）曰勿恤保泰全在往復之際故着際字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三爻皆陰只順了陽便是下交其順之從四始翩翩順飛貌四順則三陰皆順是四以其鄰同去孚陽也順陽者陰之稱故不富而可以（之所以左右）不戒而孚三陽在

下以象上征三陰在上以聯下孚豈不交而成泰象中失實（實指陽）只明不富二字之義惟不富而能以方見心之同故曰中心願也（翩翩陽雖是好爻但富泰如得意之時止心與在家外）六五尊位必五與二合而成交方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取象帝乙歸妹歸妹納后也（少女為妹中交恨儀）（元妃歸妹好卦）以此君臣相得如夫婦之和天下泰寧之福皆五所造故曰以祉元吉五得中能與四同從陽謂之中以行願（四和之稱）上六則坤極于上而必反于下矣城復于隍之象天時人事俱遇于泰而不可為矣坤象則亢而

失正故戒以勿用師非不當用不可用也但于自邑修其告命則可然雖貞而亦吝何也告命于可用之時則治命告命于不可用之時則亂命也至城復于隍豈告命可以終治故謂之亂也可見聖人制泰全在未然至于勢已極亦不免于往復蓋泰之運只有亂故既濟亦曰初吉終亂不有聖人斟天妙用與時變化泰未易享也

總

六爻各一妙用初拔是開泰手段二包是善保泰大力

量三艱貞則當機一着所以使泰之不入于否者全在此四五柔爻祗享泰寧而已至于上特係泰極必否危機儆戒无窮之意盡關于此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大義已詳泰卦　健順德也故泰可言內健外順不可以內順外健言否錯之內柔外剛柔主于內剛露于外則剛柔皆失其正矣

曰內陰內小人則于三陰為小人然陰盡得居陰之道

小人盡得處小之道都是轉否為泰妙理何為處小之道從大是也所以否內三爻聖人言吉不言凶明與以處否之法見得挽回否運不專在君子人皆有其事也若小人而從君子則君子之道轉消而長矣

泰之時非无小人也是難乎其為小人否之時非无君子也是難乎其為君子故曰不利君子貞夫特危定傾君子未嘗无其具全身遠害君子未嘗无其術于君子何有不利且君子之貞亦何所不利惟天下不得蒙正人之澤天地不得遂生贊之功是天下之大不利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閉賢人隱到否時君子只有閉藏便是順天地之
道以其愈收斂愈堅貞寂无聲響曰儉德辟難非畏禍
也避小人耳本義以訓斂未盡儉字義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位正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含不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言不亂乎小人之群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茅陰類泰陽在外泰初拔茅拔人也否陰在內否初拔

茅自拔也否者曰征而曰貞吉陰不可征從陽則其貞
也否之陰染同類在下若不自己剪除了茅塞如何順
從得君子從初拔去病根方纔衆陰從之皆正以其彙
貞也如此吉而且亨陽為陰之君變己私順從天理即
順君之道故曰志在君君事一君二民之君也有君象否初之貞即坤
道君子之安貞也
泰二包否二亦包泰之包乾包坤不遺一物不漏一處
乾包度量也否之包坤自包承受得起含容得下坤包
乾事也曰包承一味以承乾為事包承力量原不減于

包荒但其事只是順道柔道小道故小人吉若大人處
此自有個即否即亨之道大人同在否時同行柔順之
事然却有個點點主宰乾坤事業把個否世界自成亨
世界豈是陰柔之群所能希其萬一可以同日語故曰
不亂群非但小人不可同君子亦未易幾故稱大人六
三是陰柔却居了高位把田氣運搿持宇宙如何做得
來不免取羞然却要包羞有此包之一念方不入媢嫉
媢忌傾害君子一路蓋藏垢納汙捨瑜匿瑕亦是善處
否一件事羞字對嫉字看明彼人之惡己為嫌而己不肯為遂以其德不稱位

曰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命謂天命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
正當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內三爻坤道只有一個安順外三爻乾道則有旋轉
乾坤之任其事業絕不同如當泰運盡處泰的事當否
運盡處否的事這只說得俟命說不得有命天命原只
有泰无所謂否故能于否時回得氣化仍舊是泰運方

可言有命有命那孟子所云立命天之命自我主之也
這纔是統天御天行事否四即泰三泰艱貞則平陂往
復都不為氣數用故于食有福否有命則陂還是平亂
還是治氣數聽命于我故疇離祉離麗也疇坤象泰初
以彙泰四以蔣否初亦以彙皆以其同類也到否四有
命則不必言以矣合天下無不在覆被中陽類固被福
陰類亦附陽而同被福故謂之疇離祉九五正位大人
大人出世則把一個世界自然一日休美一日更無否
可言錯之休否一世盡成休美方見大人造福此為大

人吉然大人亦無奇法只是念念不忘危亂所以國命
日固一日自然世道日好一日故又繫其亡二語上九
則極而必變之時傾則把一個乾坤直翻過來故先否
後喜休之力極其太傾之力極其難休則不必言傾傾
則寬亮亦休然于旋蟀否運為立乾坤其功則一也休
否文王可以當之傾否則武王之事大人否亨孔孟當
之

總

六二陰柔若不得擬以大人不知惟可泰可否到柔無

所不宜乃成其為大人否亨之大人即休否之大人在
下則用柔中在位則用剛中此之謂與天地合其德
乾坤否泰之分泰否乾坤之合如乾坤六爻則用與泰
否爻義相通則六十卦皆可類通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然必其所同合于君子之道乃為利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同人大有離入易之始人未有生以始乾天是人之所以生人既有生以後離明是人之所為天完得離明便

完得乾天故後天圖離居乾位洛書離數居九即乾九之數也離明就是人本來心体從心体上言同何人不同謂之大同從心體上証有何所不有謂之大有

同人乾在外離在內是心體中現出天理人之心天也心天中何民非吾胞何物非吾與不期同而無不同只是達然心体人都認做一己之有規規爲自隔一膜之中橫起物我之見此心之體與天体全无相干如何同得人故須要擴如天之量而同人于野野者天之九野天有三垣九野廣大无外故萬物无不在覆幬中人心天宇亦如天之廣大方謂之同人于野蓋離中一柔坤上交乾原有可天合量得位則本自至正至大得中則本自无偏无倚應得天之先大來同人而于野心体一如天体何人不同自无爾我形骸間隔所以得亨也利涉大川者利于不息之明也天明不息人心之明亦不息纔有息便非常明之體此心之明日日在天理上運旋自然是不息則何川不可涉如日雖明然一升一沉唯其天行日行所以燭四海而常明人心之明一以乾健不息為行纔是常明故利涉大川乾行也同人而乾

行為行豈更有私意間隔得亦豈可以私情比昵得明也健也是人人本有的同心性文明以健既无了私蔽又无了間斷二既中正五又中正心天與乾天相應道是天下極公極正君子之正道也得了正道天下人心自然感通應非特情相通也是直從心志中相通此同人之貞也故曰利君子貞謂其通天下之志者君子正道也若形骸意氣之同豈稱同人哉

易有天行有乾行其義不同天道自然之運曰天行以人行天之健曰乾行乾行人所以合天也故于同人言

之人能識得離明心体自然一物不遺漏于心外心体即天体天量即心量所謂同人如此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先天乾位即後天離位天純陽火生于陰而成于陽故天以日為明以火為用是以天與火可以言同同而曰人蓋點天明人之所同以為人者也同類曰類同實曰族物即理也同人不是一概混同處之各當其物方是中正之同故賢與不肖有類親與疎有族惟一一辨其物賢者還其賢不肖者亦不使之遺親者還其親疎者亦不致于失此之謂同人也辨處是離明各得處是天度

以類以族辨得物物分明方是天下各得其所各得其所方是大同儲康甫曰遏悪揚善正可與類族辨物參看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之同全在二五（柔應乎乾）所謂中正之同初在下不能同五限于門中（二偶象門）之象故須出門交方可免咎仁與五正同道中之同可謂得所宗者矣但五剛在上柔易下交二柔在下欲求上同已自可羞又有三四之間合之豈易故曰吝然雖吝必不可以不同故象曰道也宗者道之所當同蓋不能大同則擇可而同亦不失為正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三與四正當兩卦相合之際三四同則无不同矣三明（離体）而過中以明伺人每見人之不可同所以自起戎心有伏戎之象莽撰巽木也然此乃自生之疑能進而升高觀乎天理之高明則戎心自然不興矣（三歲言終不興）其始而伏戎以四剛在前而思敵之其既而三歲不興則疑盡去而安行也（前未只是疑四之難同本義以為[illegible]）四以剛九体而居上卦剛易凌物每忮人之不我同故有乘墉之象若知其不可以義反而自克自然攻不成吉之道也攻人立困之道自反天理當然四能弗攻故曰困而反則是機

人之不同不是自生疑忌便是氣質凌人內不使險心
伏藏外不以強陽橫加自无人不同三與四雖有二病
却是剛体故伏而能開攻而能反于不同中久而能同
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五二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
遇言相克也言能相克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五本中正二又中正有何難同然二五同中五尤剛直

天下惟中直之同最為不易五剛二柔剛柔相濟同歸
中直方得融洽豈容易可以遽致故有先號咷之象又
必有大師之克然後可以相遇象曰言相克見克之不
易也即如人心本明何難符合天理然非經一番克戰
工夫心與理終是間隔不合號之呼大師之克決必不
可无者也獨看同人二字具全卦力量

上九乾之上爻天包度量似為有餘于中直不得中直之道
或有未當同人于郊之象郊曠遠之地野與郊別不分界限
示設畛域以此同天下故可以无悔然形迹之太同而
己如以中正通天下之志則非于郊之同可得故曰志
未得言未得同天下之志也

總

同人之道于宗也而尚有吝于郊也而又未得惟通志
則同雜物則同相克則同易中精義之功大約可覩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徐先生曰亦是而已句

同人明在內天下人心同然之明同故凡以通天下之志然只是在己之明德必己之德既明又合天下之人盡歸于明方是明明德于天下事業離明分量纔圓滿明明德于天下天德方爲我自此爲大有這個非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不足以成大有故彖中首提出柔得尊位一語惟其柔中也又得尊位明是大明中是大中上下自然无不協應有所以大也得位之明乃當午之日大明中天則萬象无不在燭照中其明即是天體所以有元亨之德同人之德文明以健中正而應還只是循着天理行事 由明而健 大有之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則純是天光發越隨日用運旋无處非天體流行謂之時行則時時常明者也德之大孰有大于此者乎德之亨孰有亨于此者乎是以元亨

離在乾上心體到大有纔是登了天心之位方寸光明全然一天體方稱得人是天的心方謂之大明終始大有之德居然一乾德然但繫元亨不繫利貞者乾可以該得離離該不得乾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有尚難以語此故乾曰統天御天大有止曰應天其分量盡不可同語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日在天上也太陽當空則萬物盡在光明中大有之象明德君子在位則善惡畢呈一遏一揚舉一世盡登光明之域一人明德天下盡明其德此君子之

火在天上也

天命有善无惡遏之揚之天休莫休于此故爲順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 亨作享 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大有天明人々所固有々雖大于本来上加不得分毫
只怕人自生係累為明体之害々不必物欲陷溺只人
終日間與物交接一為物所交便都是害真明常詘然
日應物原未嘗交方謂之无交害无交咎可以不生曰
匪咎然要无交甚是不易常々知艱方得交而不交故
艱則无咎也天有交始交終（天有交始天尾交終）日與月並行于
交中則蝕故天日无交日方得自明所以人心无交方
有得明体故大有從初爻揭出交之為害正苟日新工
夫也一癖不存方可望其萬理明盡大有根本在于初

爻
明不積不得大明有不積不稱大有二以中而乾健不
息有新而益積新而又積之象如大車之積而載也（乾為全車）以此攸往又何咎二之能積由于得中故象曰積中
不敗（不敗即无害）五有之主二為正應非二不成五之有故
日新又新之功二足以勝之同人曰利涉大川乾行也
大有之大車以載有攸往正是乾行
九三乾之終又乾健之功已到積而成有实有而不能
為天下有未足言有也惟以其有進之為大君有言是

先知覺後知明德于天下之事故有公用亨于天子之
象若私而自匿為一己之明則雖有亦小人之有而已
故曰小人弗克盖明德公之則君子私之則小人（所見者小）
小人之見不足以為明適見其為之害而已害如初之
害凡一點己私皆蔽明之翳則皆害也所云天子即居
尊大中之明德是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盛貌）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明貌）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
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四是離体能有不見其明之大惟有而不有方見其明
之大故大舜舍己夫子無知顏淵屢無惟其明之極所
以屢之極人愈見其盛己愈見其无曰匪其彭々衆盛
也（詩曰出車彭々）衆盛原非我之得有故匪其彭明至此為真
明曰明辯晳々明貌昭灼之至也
五居正位大中之明己一无所有合天下之有皆其所
有无善不投无人不取所以孚而交如惟上以天下之
明為明故天下之人因上之明而共向于明其去暗即

明皆上之大明足以開發之同人之明同天下之志而已大有之明則使人自發其明帝堯之百姓昭明皆堯之欽明啓之也非六五一段真實心直透人心何以及此故曰信以發志也舉天下共耀乎光明則德明之明即是德威之威所以威如吉蓋聖主當陽則凡在瞻仰何人不起敬畏豈不威如之吉然聖人自是坦坦平平平易可近故曰易而无備易即乾之易无備猶言无多術也聖人大明只是一個乾之易知豈有他道多端无備即是大舜无為恭己正南面氣象

上九明之全體其明天明也其行天行也人之心体合乎天則天之明命即在人所謂自天祐之也後繫又曰履信思順尚賢乾在下見履信雖得位見思順六五一陰能孚衆陽見其尚賢如大有之剛健文明指足而履者都是天地間寔理何履不信蓋明德真切自然處真實所謂信也一心依着天理何思不順蓋明德透徹自然念念依從都是天所謂順也天下之善无不樂受何賢不尚蓋虛與明之極自然惟德自崇所謂尚賢也如此純是一團天命周流故曰自天祐之原来只在自家心天上造命

總

大有爻辭說得有次第初是不染工夫二是充積工夫三則有而能公四則有而能忘至五明体方完上則有之極致離乾合全是乾体故六爻无不吉

明不應乎天必不能通天下天不時行必不能大明終始惟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六爻皆從此句来

謙亨君子有終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象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必亨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卦中最貴者一陽為主即一君之義一陽又是天道天道崇高地道卑順今謙以一陽居三下在上在下有降而自卑之義以天之崇高不自居高卻蘊藏于卑順之

中故其象為謙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與盈正相反若本无所有而虛以自居此何足為謙惟其艮体在內寔寔有崇高之德而卻能有若无寔若虛所以見其謙以其易盈而不盈謂之謙也盈便是損道謙便是益道故謙自能亨下天道四句皆以盈謙對舉艮体光明來居于內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往居外是地道卑而上行也天道本是光明惟其下濟纔顯得光明天光不顯地不見其光明地道何以上行地惟以卑為道容受得天氣承順得天行天地之氣方交而地道得以上行天非下不

光明地非卑不上行見天地非謙不亨也天道益謙地道流謙鬼神福謙人道好謙極言謙道之必亨如此故人能以謙處尊則尊而光以謙處卑則卑而不可踰蓋一卑愈見其大愈能上行所以不可踰天道下濟而光明居尊而謙得了天道所以能光光則尊者益見其可尊地道其卑而上行居卑而謙得了地道所以不可踰惟不可踰卑者反見其可尊是謙者君子終身一個定則隨你德高天下功蓋一世少不得到底要用這着非此不足以結局故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稱去聲施平聲以卑蘊高謙之象也

山本高地本卑然山豈能出大地之外惟地之卑能藏蓄得山下故謂地中有山地能有乎山謙象也何者山自下也人只為高卑多寡之見橫在胸中按納這山不下便不能謙若知道高原不足居之以為高多元不足居之以為多便自能降故君子以裒多益寡裒字下得奇裒非損去其多也只是蘊之而不露其多謂之曰裒益不是有所增加于寡只是常以虛無自處使能容受

取益謂之益寡如此多寡一槪平觀是稱物平施也物
合人己同是物人己齊一謂之平施　裒多山之能自
藏益寡地之能容載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道只是一下初六最下曰謙謙不是一味謙是虛心
之極如顏子若無若虛可稱謙謙全是消盡了這點自
高之私故象云自牧牧字有充實意味人不是養得心

体和平如何便降伏得功能之心下養得定時六切陰
陽盡為坦途矣故利涉大川見于此爻
由中聲外則有鳴謙主雖在三二乃艮中以柔居之真
見得這些功能一毫不得為我有根心如是故聲外如
是而不覺鳴皆謙也鳴者聲音笑貌皆是之意這是由
衷之不可強故曰中心得也
三為卦主勞謙者舉天下事任則无不負荷之寄在己
之功能則无不盡忘之能勞而又謙也夫懷退讓之心
因而遜避天下事何責乎謙惟曰勞謙真是功高一世

而蘊藏于廣大之中大君子全局故以有終歸之而象
曰萬民服也必如大禹之成允成功克勤克儉而又不
矜不伐方足以名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宜發揮其謙以寸不藏自安之意也　指撝字古揮通用本義從發揮未中寔從虎右之義）
外三爻坤体四近居三上則蘊藏高山力全在此爻四
乃順首有此能事故可以无不利但其用力須知不易
故謂之撝謙撝者有作有為必盡其事也（顏書撝裂也有用手裂開）
（一上於三之義）有而能謙雖是天然之則若非費有一番苦力

如何按伏得下撝謙正求不違此天則也謙之著力是
一撝得力亦是一撝大象中裒益二字善發撝字之意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
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利用行
師征邑國也（過至以治其私邑而已）
五以柔中居位當位而謙人皆化于謙德之中而不得
以謙名之故不言謙而但言其不富以鄰也如此天下
不期服而自服非服乎力也皆謙德之所正也此為利

用侵伐小曰伐大曰伐无所不宜也力爭之征有服有不服謙德之征不正者自正故无敢不服三苗之征班師振旅而有苗格謙之征不服其神如此

上六三之正應其謙表裏一致故亦根心而鳴也第處上則高而不可下處極則窮而將必變其時位不能如二之得心故曰志未得要在上能謙在一家則一家自服在一國則一國是服可以攝衆志可以平邦國用行師征邑國何不利之有　上戰服心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此所謂謙師也若云居卑自下可以用兵于謙義遠矣二近五曰鳴上應三亦曰鳴無應甚也

總

謙不言卦德曰止曰順而變文言天道地道尊重一陽見其獨尊也艮到一止則衆皆得所止象云君子有終以此終艮成　全卦六爻皆吉以此

爻義周公一身可備以公之才之美而无驕且吝是卑以自牧之小心也居位而握髮吐餔身下白屋則二中心之鳴也當其負扆而朝身任天下制禮作樂若恐不逮所謂勞謙及夫流言一起東都遠避碩膚之進赤舄

几几豈非撝謙風雷之迎天下信之東征大定則五之征不服也東都既作曰予明農此六上之鳴也而王曰公後志未得已乃治洛七年從容俟其化則自治為先始終一謙德妙用也君子有終非公而誰當之

豫利建侯行師豫和樂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一陽斂而在內固藏博厚之下是何等樣含蓄蘊藉一陽達而在外發越博厚之上是何等樣通徹欣暢所以名豫豫悅樂也坤體在內震動從地透出夫坤德寧靜震德發揚鼓盪極是天地間激烈之氣惟到動之時當

聲一奮遍大地鼓動自然鬱結者無不通凝滯者無不達萬物句萌甲拆豈不是天地至欣暢時候何悅樂如之人心寧靜中一念震動動處極是震驚悚然有達動百體皆通自有一段震生仁意流貫透徹其暢又何悅樂如之蓋震初一剛乃群陰響應之剛剛應以震剛達而上行志行陽道得以通暢坤陰在下順之而動合陰陽盡成通暢惟順以動不期然而自動天地之氣所以流行和洽也建震剛即地初長民之元侯故利建侯即師中不殺之長子故利行師

天地無順動之雷陰陽便有乖沴日月之行如何不差錯四時如何成得生長收藏之功聖人無順動之雷宇宙便有沴氣刑罰如何得清民心如何得和猶者措而不用之意達出地之雷是天地間一日不可少豫之時義所以大

時義者時宜也

凡事豫則立豫又有先事之義蓋待天地有不和之氣而後動動亦不成太和惟其時到即動所以為順動聖人待天下有事然後動動亦不能安樂惟其當時即動所以成順動故禁闢重門擊柝蓋取諸豫無事而防有

事豫正是順動天下所以常得和樂凡卦名皆倣此樣看此聖人擬議到極精要故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雷出地奮奮是發越充滿有這一奮纔得天地之氣都通暢陽居四爻是四陽月令二月節氣此時雷聲一奮萬物欣榮鼓動豫之象禮記樂者和也和故百物皆化聖人作樂正是把一段和氣鼓動天下使事帝事親成大順之世也 豫是驚蟄雷所以和

崇德者禮樂百年而後興非有厚德涵濡于人心如何作得樂故作樂所以崇德殷盛也作樂薦上帝是以德享上帝也所以薦之者豈不盛哉享帝時配以祖考故曰配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窮消者極）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盱上視也盱有悔者也其占為當事而遲悔者悔之甚則必有悔也）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所謂悔動只一時字所以當時只一幾字二得中幾正

在中上當先一分是鳴後一分是遲三爻合看順動之精義洞然……

豫主在動爻坤居內主于閉藏當惟有蟄藏其藏也固然後有奮發其發也時坤初爻正在閉藏時全未見可動若一鳴便洩漏了含藏之氣所以至于凶鳴以應四而鳴惟中心已向于動故有這些聲響夫當豫尚且不可崩諸心况先豫而鳴乎其志先已極矣故曰志窮凶也二得順之中惟中也可以語幾故介則如石之有辨斷則有不終日之早貞而吉者也（柳供良石之象六三近四求）先為四所動盱豫之象睢盱為所日中只見得動之為豫也大聖人時動則動原未嘗見得可豫方動若一有盱之見必非時動所以有悔々是去凶即吉最捷之路只是要急々便可以无悔若稍遲必至有悔有悔則悔亦无及矣能見幾必不見豫一見豫必不能見幾所以有悔有遲夫三所居之位乃出坤向動之介順不順正要在此處得力如三之盱非順動之宜故曰位不當也（大約坤第三爻時地）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是豫主當動而動由于自然故謂之由豫（如由仁義行之由子）二只是見得這幾四則實々身之所動皆時動也如出之由戶自然而由正是不先不後適當其時妙境故又曰大有得震到應志行在此二一由只是有一個疑端要知得位非五位卻以身任一卦之動未免上有逼五之疑下有得衆之疑此疑一毫未去如何合得天地順動消息必須去此疑勿疑則動而衆柔自從々而合于四々之朋得其之朋也同來聚于五有盍簪之象（簪聚于首）

由豫一爻素擬以周公當之蓋制禮作樂間成周太和公誠其時也然負扆可疑三監可疑公皆不疑惟握髮吐哺合天下之朋為急皆以順動也使公少有疑一步不可為矣然非公之過于任天下也時當順動公由之而已

六五貞疾恒不死以柔居尊又乘九四之剛故為之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以德則在四以位則在五五雖居四上柔而從四則五

之貞也然貞之中有疾繫辭曰其柔危以柔乘剛終是危道此五之疾也然却有個可久之道中是也故惟中則可恒恒則雖疾而不死中則不亡之道也五得中處豫最為可安然曰疾則一毫不可安又曰恒則一事不可非中然僅謂之不死則知豫有死道死于安樂一日不可恃故觀疾之為言則知恃其臣以任國雖賢如孔明死敉後主之疾也觀恒之為言則知疑其臣而不專任雖忠如子儀无救肅宗之疾也知其疾又知其恒庶幾曰不死云爾處豫亦危矣哉

上六過于豫者也則為冥矣冥非必沉于逸樂如後世昏迷之極者然後謂之冥凡日夕為冥即一日至于夕以豫為樂即謂之冥盖終日而不知儆醒即終月終歲之漸荒荒之門也所以須要渝逸樂之念方成而即渝庶幾逸猶可補云爾惟其終冥猶可渝若況冥則已極矣何渝之有

總

五曰疾所云疾无過處所兩端何以貞之即貞以二之介也常常當中就是恒故曰中未亡

豫六爻之辭析禍福最微于二中言介此得失大限也于三言悔危矣而開之以悔悔之中又戒以遲于五言貞得矣而儆之以疾疾之中又示之以恒四最吉者也未嘗无疑之當防上最失者也又未嘗无渝之一路盖得失轉移如環无端所以善處其道无過先幾一着知此者可與言豫矣

謙之体静豫之体動吉凶悔吝生乎動故處謙易處豫難謙六爻皆吉豫六爻有危

程子曰將此身公共放在天地間與萬物一般看大小

大快活此可觀稱物平施之義又曰百官萬務金穀百
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機皆在人其寔无一事
此可觀順動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明從也剛來隨柔之義）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
邵子詩泰到盛時須入盡否當極處却成隨惟曉得盡
自泰來則人人盡其事泰可常保矣惟曉得隨自否來
則時時有妙用否可立傾矣隨盡是常泰无否之道
隨之取義全在剛來下柔一下字乾之初九曰陽在下
也若陰居初不言下惟陽來居下乃見其能下（上下惟能）
下所以謂之能隨其義何如蓋陽尊陰卑故陽上而陰
下陽倡而陰從此理之常不必言隨令兌柔体也為少
女為秋斂而居于上震剛体也為長男為春生而居于
下是不為當春發聲之雷而為當秋（兌秋）收聲之雷此震
隨兌斂也當發動而發動則雷自主之當收斂而收斂
亦雷自主之（句卦為主）故能出者震也能入者亦震也皆時
至則然非隨兌也隨時也然時而出不見其為隨惟時
入而入其隨時處乃見得親切明隨之義故凡尊有時
而從卑貴有時而從賤舍己從人皆所以隨時也時之

所在即理之所在人只從天理上行則動是天動說是
天說自然動都可說故曰動而說隨味隨之妙原来一
毫不假勉强正是天理用處恰當處乾卦見群龍无首
此見也故隨有元亨利貞之德又无咎所云隨之貞何
如其隨時變動處正是理之一定不移處時在則隨在
只一個隨時便是大亨貞无咎道理故又曰而天下隨
時言天下无往非此理也（論語君子之于天下也天下字相同）隨之義盡
一時字下句因贊其大
易所言不過一時孔子聖之時能隨而已天地大化无

過一出一入聖人知幾无過出幾入幾震出兑入合而
成隨易中指出時字微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人只曉得出而順應君子有隨之妙用不曉得入而退
藏君子有隨時之主宰只曉得雷與澤從為天地之生
機不曉得澤静雷藏為天地之息機故澤中有雷聖人
取以名隨世人紛紜擾攘妄動妄說出而應用皆非只
緣入而退藏先没有這雷君子嚮晦先有了澤中之雷
則其入宴者都是雷体藏密都是造化息機時入而入

即時出而出隨時之義孰顯于此
澤中之雷何常不驚天動地嚮晦之息何常不時行物
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
門交有功不失也（卦以剛隨為義按剛隨非輕又以道剛為氏昜不必泥入）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隨故其象如此）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
下也（主象與六二正相气合[illegible]陰）

隨主全在震初一剛非剛必不能自下非剛必不能成
隨故稱之曰官官者主之謂也（隨初稱官也初能權）
後世稱天子曰官家一尊獨主之義惟其主宰先定于
一故見善而能從有渝也從而不失正渝貞吉也然從
善之主在初至善之極在五蓋隨善无過一隨時九五
中正天下之至善在焉都與初不相當故必无以門自
閫（四相艮有門象）出而徵五斯為得所隨有大亨之功也震剛
具乾体力量故可語出門事業若二三柔体何能遠從
但以陰求陽而從只可謂之係惟其係使能近不能遠

、所以係初則失五二之係小子也係五則失初（本義以係丈夫）（属四者未還是係五）三之係丈夫也係小子係丈夫亦未嘗无可係之道但時可隨丈夫小子何一不可與只有係便有失婦人之隨非丈夫事業故謂之弗兼與也然二者係丈夫猶見其大故其隨可以求而得然求而得則易于失正尤在此隨故又以利居貞戒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四乃說体以說而隨未免有計得之心有獲之謂也莫不可有是個獲心以此心謀道便是計功以此心事君便是容悅所以雖貞亦凶其隨之事雖或正其隨之心則不正矣然四與五本同体同德若以此相孚則其隨也以道相隨如此而有獲非先有獲心乃明足以擇善而有獲又何咎哉故曰明功亦如初之交有功也无心契合為孚正與計獲之心相反

（按孚者孚五也又曰在道如初隨其之道義隨卦之主在此三陽爻合幾出則道此卦盡定理）

五居中正天下之所隨豈徒隨人然善之所在則舍己而從是合天下之善皆其所隨也以其衆善之所聚曰嘉以其无善不從不曰隨而曰孚此隨道之極至也大亨以正惟五足以當之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本義作享今如字）象曰拘係之上窮也（居隨之極道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窮極也）

上六隨之終久故以能守言隨善未得所隨當惟善是從无成心為隨善既得所隨當執一不移守而勿變為隨拘係之又從維之正守而勿失之謂也上乃死入主爻不是變動有為時節故曰上窮惟其不當動便不動一味謹守不出正見其隨時之義也故隨道以此為盡手一着王用亨于西山則把太王事來象之（與箕子之明夷同例）狄人之難太王避而不爭隨時也使守之不堅不勝一念之憤與從事干戈未為非義然太王却執之堅守之固寧輸貨寧避地必不忍以土地害其民此隨之極至也其去而西山也乃死之收斂孰知一收斂中便是八百興王之基惟有此究入乃有此震出隨之亨孰亨于太王剛下柔雷隨澤于太王西山之亨曲盡其義

總

隨之第一義是渝渝如徙義徙字惟善是與而无成迹
也其最妙是孚孚如一氣相孚與善脗合而无臆度也
係則膠纏而非大通獲則私心而入功利故有主之官
不可无有獲之主不可有偏一之係不可有堅一之係
不可无隨之義大約盡于初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
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本艮巽剛居上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非為之不可以非德无不蠱者
蠱字之義從左氏以後俱作蠱壞蠱惑不好字樣夫子彖易卦不然序曰蠱事也雜曰蠱則飭也本彖曰蠱則

亨而天下治也看來只是事其所事謂之蠱大概天生而父乾母坤父母之事皆乾坤之事乾坤之事皆父母之事乾坤父母之事皆吾人本分內事蠱家也天地間千事萬事都是人子當為之事必做得天地間一個克肖之子方成得天地間一個完人可見人一有此生便有此莫大之事所謂蠱也若有得這個人幹得這件事前人所已為者後人復有以為之自然一番振作依舊一番生氣此蠱所為飭也若无這個人幹不得這件事前人縱有所為无後人以為之便不覺日朽日蠹日惰

日斂此蠱所以壞也蠱原是治字高先生曰天地閉何嘗不蠱何時不蠱雖
唐虞之盛甘蠱在只自斜蠱何如耳此說得之 卦体艮則在上巽柔在下先
天艮位後天乾位也艮在上便乾父之事一担都在艮
上要承得乾來先天巽位後天坤位也巽在下便坤母
之事一担都在巽下要承得坤來蠱卦之象負荷乾坤
之象也其德巽而止這事不是容易做得惟巽德在下
至柔至順一味卑己盡力无微不入從下而上造其極
至直做到至當不可易處方稱得子道盡得子道天下
何事不從此始天下何事不從此通孝弟之至通神明

光四海不過了得人子身上事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
也味此句更知蠱不可說壞 但說一個子字甚近却不知有畢世難
竟之事所以千險不容易過于道却怕不得險阻一一
要涉得過其涉之道只有一個克盡其事如齊之處家
庭方稱得人稱得子稱得盡事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
也蠱之要窮盡于往有事一語
先甲後甲以震言甲也震乾坤之長子於德為仁于氣
為春于五行為木天下生生之心全寄于震惟震能体
天地父母之心能行天地父母之事故帝出乎震然後

齊巽以至于成艮皆震之流行也蠱巽艮之合巽之所
齊何事无非此震之始事先甲也艮之所成何事无非
此震之終事後甲也有巽以先之有艮以後之則長子
之事盡長子之事盡則乾坤父母之事盡矣言三日者
周天之數共自六甲 六十甲子 自巽歷艮周天事業六甲之
周完全也大道之行既出乎震巽以始之艮以終之四
時之運一周則又出震矣始終之運循環无端人道亦
然前人之事已終則吾當復有以始之吾之事已終則
後人復將有以始之巽始艮終亦循環无窮然吾之始

事所以承前人之終无震生之仁不足為有終吾之終
事所以開後人之始非震生之仁不足以有始所以先
之者若三甲也後之者若三甲也此為終則有始此為
天行
人一有生便天地父母之事一齊交付豈待前人事体
之壞然後有事當做故蠱人人當有之事亦終身无已
之事盡其道者无如文王周公止孝止慈制禮作樂亦
是子道中分内尋常非為前人補綴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巽風東南生氣山体常靜巽之生氣一年一到則成一番生長人承先啓後前人事業不移只要這生氣一番有一番接續故山下有風蠱象君子以振民育德振者興起其孝弟良心由此充長養育其德行也振以起之因風之鼓動育以成之如山之藴極

蒙曰育德養不染之初心蠱曰育德養孩提之真念真念即是初心无有二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爻皆言幹貞者事之幹天地如此生得來截然完完全全如此交得還方謂之幹以一身全副承當全体充備如木之全体只一幹然故幹蠱之事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人不有幹亦先人不可幹天子非幹不能為宗子庶人能幹不忝為克肖、、

初曰父二曰母人子身上自有父事當幹自有母事當幹如君天下者教民以復性是父天之事養民以厚生是母地之事如學者立身行道是幹父事不敢毀傷是幹母事父事母事皆人子一身上事初是巽柔之主巽順是子道第一義所以稱得有子有子纔得考无咎考成德之稱父有成德全在于有子故曰人孝尊親非喩親于道不足以語此然又厲之曰厲方得終吉可謂難矣（今義知之而能之則終也）此必從先意承志烝烝之感孚中來故曰意承考也幹母之蠱雖是人子所不可少然要曉

得幹母之事皆所以完幹父之事也若堅執幹母之事以為貞其弍不合幹父之局者亦為之則有所不可如周平王之戍申便是明証蓋只幹母蠱必了不得人子之事結不得人子之局所以不可貞必幹母蠱原合幹父蠱方為得中道也三亦幹蠱之子只是巽之究為躁卦終爻（三是巽）不能盡如初之柔順所以小悔然于子道无歉故終能補過子道到終无咎亦大不易也以止体而為柔爻有裕之象裕只是寬放寬緩（今義寬裕字）纔放寬便不是一味擔當責分是以往而見吝往字見字可味五得

桑中止于孝者也用譽有後名後世以顯父母能事此
惟德之所致故曰承以德也
爻中三言幹父蠱因位而有不同意承考養志之事也
无位者亦可盡故言于初三乃行止之際到得出處供
无悔方到底可以免咎故言于三若用譽非德位尊養
兼致不足當之此幹蠱極則故于五言之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陽剛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象曰不事王侯
志可則也
幹蠱至五之承以德則其事盡矣然皆有位有分之事

如孝經所言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各事其事
者也又有位之所不得拘分之所不得限上參天下兩
地最上一來之事則雖尊貴如王侯亦不足以名其事
所謂不事王侯（謂不以王侯之事爲事）高尚其事是也高尚即孟
子尚志之事居仁由義法今傳後自有天地父母惟此
一事可以稱得仰不愧俯不怍此其事非一身一己之
事萬世可法可則之事故曰志可則也人子幹蠱之道
至此方得盡頭一着故于九上係之五之用譽如大舜
德爲聖人名位兼至是也高尚其事非夫子以萬世之

孝顯親爲足以名之
總
隨之上不言隨而言宁蠱之上不言事而言志不如是
不足以盡隨蠱至極之義故曰卒成之終六爻之義至
此方是完備凡卦上爻大意皆然
震求兌而盡八卦一出一入大局故聖人發隨時之妙
用巽先艮後該八卦始事終事大義故聖人發幹蠱之
要從觀二卦者要具隻眼
隨初有全乾能事蠱初有全坤能事隨初一下乾初之

下也要終兌柔則乾該坤矣蠱初一順坤初之順地要
終艮則坤該乾矣
一說蠱鼓同音即鼓之舞之字義故象曰振民（按初曰厲終吉二曰不可貞三曰小悔大咎四曰往見五曰用字要細心體會）曰又說文蟲化蝕爲蠱
蠱變換之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臨進而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

彖曰臨剛浸而長（釋卦名）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按臨大也斯為之義故雖當四陰月）

臨觀二陽皆為主君子合而主持世道故皆以教化命名這樣陽德來而在下便是浸潤天下的真恩澤所以成臨尊而在上便是感動天下的真風聲所以成觀臨取象地澤不取止水之義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澤是流通天下之真脈二陽在一陰之下是陽氣蒸騰陰氣以

成澤也澤為天地一團和潤之氣所以能說萬物君子持世把這一段陽和氣脈遍天地流注將去豈不淪肌浹髓人人沾被故謂之臨陽來而下則上逼臨之二剛有日進日長之勢所以見其逼及四陰故曰臨大也以其得浸長之勢所以見其大其德說而順說則足以舉萬物而和懌之順則足以承恵澤而容受之又剛中而應其所說者非私恩小恵也皆中正至當而天下自應之如此豈不大亨以正乎（說而順故元亨剛中故利貞）夫居高而臨下者天之道臨以陽下陰全是得了天道所以有天道之元亨利貞臨者尊臨卑貴臨賤聖人不取陽在上為臨而以陽在下為臨可見所謂尊而貴若不有一段陽生德澤澤之施斯民徹底浸潤來未可言臨也

臨曰剛長陽進之時也又有八月之戒何以故此正聖人之危詞也惟曰浸長可以長固在此時可以消亦在此時盖兌雖二陽原是陰卦是消陰卦氣又是八月所以二陽前進一位便是兌陰（主之）便是消局不待積之既久而後消即長時即有消机消長之機間不容髮故曰至于八月（氣以未秋分）有凶言一至于消便凶也（消字言凶）長曰

浸消曰不久長之甚難消之甚易故寧于長時即防其消無寧至于消時再冀其長也不可待矣味至于字不及字緊切之甚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去聲）無窮容保民無疆（教之無窮者兌也容之無疆者坤也裕上臨下之義非經旨不必混入）

不曰地下有澤而曰澤上有地主在澤之二陽也澤之薰蒸脈盡地之廣大皆在浸潤中稱有地故君子臨民必盡坤輿之衆皆在容保中方是有民之量然非教思所以真有深仁厚澤之浸灌何以有之故以澤之無窮

教思為地之容保无疆也
非澤无以注地非地无以受澤非教无以言保非容保
无以明教觀教思一語古大君所以澤民者可知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陽之感陰〻〻之感于陽是自然而然之理不假一毫造
作二陽居下四陰自然來取正此自相感通而成臨
故初與二皆謂之咸臨咸感也感世咸陰而感而无心所謂
咸也初為說之初心從初則咸〻之最正所謂正己物

正身正而天下歸之者故曰志行正也二為剛中之說
一卦主爻剛浸而長全在于二故吉无不利象曰未順
命也此義要看是夫子發一卦中大竅係處論二陽
在下是陽進陽長故臨大也最吉之外論四陰在上當
方處盛又陽爻二非一居之義殊非可恃之時極是可
危之時故曰未順命也陽便是天命三陽成泰方舉世
順命若臨二陽如何稱得順命蓋无不利者就剛中之
德言感之者盡善也其未順命就四陰爻位言其應之
未全吉則所處之勢然不可不知也八月有凶正是此

之故特係此象皆憂危于進長之時儆戒深意存焉
看臨二爻文王三分有二時似之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
之咎不長也
臨之病全在六三一爻剛說无心而正柔說未免以情
用便落了私欲私意之說故曰甘臨甘則何利之有八
月之消其機皆在一甘憂與甘正是對病之藥纔甘便
入連樂就成消局纔憂便知戒謹就成長局故憂之可
以補咎凡說三多言位不當以柔居二剛之上為不宜

也非以柔居剛之澤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去聲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三爻坤艮之象以澤之所到積漸積深為義六四曰
至臨坤曰至哉澤之所至與坤同至如中庸云洋溢中
國施及蠻貊无地不至是也四為順首〻被咸臨之澤
者四之位曰位當也進而五又得中澤之浸灌能使物
物各得其所中庸曰成物知也故謂之知臨知臨方是

盡人盡物能事故云大君之宜惟其行无不中故于民
物无不宜臨之妙以知臨爲極至于上六積之不已悠
遠而博厚氣象故曰敦敦者有加无已厚之至也然所
云敦厚者不是從治功上積只是從德感上積二陽在
内日進日長不使之消自然德澤日深日厚故曰志在
内也至臨只是普遍知臨則知明睿當有舉一世而昭
明之氣象敦臨則淪肌浹髓愈深愈至一步進一步如
此古爲澤上有地

總

卦中一長字一消字是吉凶之介所以長與消在咸與
甘二者之辨所謂咸與甘在貞不貞一字之辨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无適臨坤守之澤不足稱兌德捷
萬物者莫疾乎風无大觀坤守之氣不足稱巽德

觀去聲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 按二說各一義先存此出者此而兼存備說見下文

彖曰大觀去聲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以上去聲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平聲下同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有二音以上示法于下曰觀去聲以下仰法乎上曰觀平聲彖中二字並見然必有可法乎上者而後仰法乎下者則二義實一義也故卦之名觀只爲二陽在上是持世大君于尊而居高可儀可則天下无不景從效法所謂大觀在上此也其德則順而巽順則有坤之承受巽則有風之善入下足以承上上足以風下有自然觀感之妙二陽同德五尤中正中正所在極立而天下自從真足以法則一世所以成觀玩觀之象全不假一毫施爲造作德之所在而天下自化感者不知所以感應者不知所以應繫辭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觀全是一段神行默孚默契故无可擬議但設盥而不存

兩語把一闘對越神明精意流通妙境盡出一個不言
自孚真象使人蹟之感通之妙宛然在目此所謂化工
之筆也邵首曰顒與神明相對之象
交神之時方盥而不薦則祼獻之事俱所未有然其漠
閒一段精誠感通默默與神孚者已見顒若之容矣顒
若二字形容入妙此無他惟神明之德洋洋在上者實
寔誠不可揜故人心之誠不期孚而訂孚大觀在上其
中正之德亦寔寔不可揜則得于觀感者不期化而自
化一如顒若之孚故曰下觀而化也上二句引喻下觀而化乃正意要小

心得清楚觀化者觀中正之德非觀顒若也這下觀而化都是神之所為自然
而化全不假一毫人力故天有神道只是個四時不忒
春有和風夏有薰風秋有金風冬有寒風自然天之化
無日不流行聖人以天之神道設教只是個中正自然
聖人之化亦無日不流行而天下服矣天地之道貞觀
者也四時不忒天之貞故天道無為而化成中正以觀
天下聖人之貞故聖人亦無為而化成所謂神道無為
而已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天有八風隨方而異都是天之所以鼓萬物者萬物因
風而變化故風行地上有觀象程子曰化天下只是一
個風省方觀民以設之教王者之化使無處不到此王
者之風行地上也味今民說民之觀字亦仍作去聲
設教非另有所設施以立教也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
聲只是省方一到風化便已到王者仍是無事而天下
自靡然鼓動矣此之謂神道設教
初六童觀平聲小人無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卦以觀示為義凡五為去也爻以觀瞻為義諸觀字凡平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陽主生陰主成天地間生理只是這點陽氣故在臨稱
命在觀稱生民之觀化乎上觀此生理也上之觀示乎
下亦此生理也巽風正是天地間東南一團生氣巽德
正是大觀君子一團生理只要觀得着這段生理便沾
得着這段生氣故四陰爻皆以觀二陽為義所觀漸近
則漸吉也

觀者觀五之中正也初最遠象顓蒙之赤子不過一蚩
蚩之氓曰童觀可與同被風化不可語于造觀故君子
則吝止可言小人之道此初足則自出門力户觀而未能也二少進有所
闚見矣然質柔不能上從五只好守而自持如門內之
觀僅得女道之貞亦非君子之事故曰亦可醜也非長門象
三則漸上觀漸近矣可以言觀生矣進則觀己之生可
以爲一世之觀法如大觀在上否退則觀己之生可以
觀見上之中正以順承君子之生氣否如此當擇方合
得聖人設敎之神道故曰未失道也二雖五反不如三者大觀中正只當

能近不取私相應與此相與之情四則與五同一巽體觀光大君子尤
輔觀國之光也四雖與下三爻同矣然所處則是風世
之位必其可尊可貴者在己足以作賓于王方足以風
動在下故利用賓于王稱賓者謂與五酬酢得來此非
賓賓以道自尚何能致王者寵禮象中尚字正貼利用
字以道自尚之謂也所尚何事我生而已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既到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故亦戒辭與五同
但以我爲其小有者之又其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四柔所觀者二陽也二陽身司風世之任所以生生者
全在二陽故二陽所觀合全卦爲觀必群陰皆得其生
斯爲陽之得其生也五居位天下人之生皆其生曰我
生三云我在下位不過一身一己之我五云我通天下
爲一人之我天下之衆有一人未得其生者我未得其
生故曰觀我生觀民也以天下爲身是得位君子事必
如此方稱得无咎上九居五之上與五同德其係天下
之觀仰與五同分明是一個師天下大君子曰觀其生
蓋所觀者不特民不居度引爲己之責郎君不充舜亦

引以爲己之責故變我稱其特以我視天下與五不同
其合天下以爲生用心則一蓋天生先覺原爲斯世而
生其責任自當如此何論在位不在位伊尹曰一夫不
獲時予之辜邦伊厥后如堯舜若撻于市正是觀其生
之事如此與得位君子原无兩樣故亦曰君子无咎象
云志未平者直能在上自然雲行雨施天下平其天下
有未平總是己之責任未盡此上九君子必合天下而
觀其生正是合天下而俱欲得其平故曰志未平也總
見生成一世猶時乾坤都是陽剛君子司其事天下國

不可一日无斯人君子亦不得一日自諉也
君子无日不以生天下為心故以大觀在上不曰臨民之觀志而已而必皇皇焉觀生為心一則曰觀民一則曰志未平只為這生理一民遺不得如此方是君子之道
総
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觀我生進退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利用賓于王也思天下之溺由己之溺思天下之飢由己之飢觀我生觀

民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以畏天命悲人窮一日不敢忘天下此孔氏家法觀其生志未平也舍此不為童觀之小人即為闚觀之女子然而非有天下為生之心終不得稱君子也人可以知所用心矣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 三陰三陽剛柔中半 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首十二卦先屯蒙以坎合震艮從人心入險處考動止起手功夫也終噬嗑賁以離合震艮從人心光明處考動止了手功夫也
噬嗑合也要動合明明合動最是一段細密鍛煉功夫正義于合者陰陽不合不成和天地不合不成化學問

到合方是天理爛熟渾融无迹處所以莫妙是合然其合也豈是容易強合得所以要噬噬者市也交相易交相劑到柔摩盪到渾然變化田地方成得合故彖之曰噬嗑天地間物原人人可得以為養只是要自家噬自家嗑各人自去用力噬而嗑方是自家受用得所以曰噬嗑食也如食之在人噬與不噬嗑與不嗑无不在我而已彖曰頤中有物有物字要玩到者是仁柔者是義何人不可食只是不肯入口須得到口實實咀嚼一番方稱得頤中有物有物方稱得噬嗑噬嗑則自亨剛柔

分至合而章三句正明所以亨之故也剛柔分朱子曰
分均也（均分之分）曰均便見剛柔相濟為用柔如何少得剛
剛如何少得柔所以要合動而明正是震剛與離柔合
處合則動必皆明其動益妙明出乎動其明益神相得
而章故曰雷電合而章雷電合天地之變化未有顯見
于此者君子明動之合其章也亦如之所以亨
噬嗑明動之合如何是合以一段戒謹恐懼之心合乎
虛而能明之心自无隱不可燭故云利用獄天下所最
難得者獄情只有敬謹虎明方可用獄用獄是懲治最

細密功夫也人只不知用獄便有蔽明輕動之失若時
時曉得利用獄如何敢不明動相須卦中六五一柔與
二柔相應却上而居尊位本以震恐之小心進而為離
中之虛明以此心用之于克治自足以防間隔去蔽障
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曰不當位者五是離主與震初（震主）不相當如屯之九五
應得初剛便有建侯能事噬嗑以柔應剛為不相當也
然以柔濟剛用心克治却最妙所以利用獄能用獄則
噬而嗑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雷電相須為用一作並作噬嗑之象君子震威與離明
並運明罰明以行其威也勅法威以藏其明也明罰未
是用刑只如今之律令一一條例分明乃所以勅正其
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不進于惡之象）
六爻噬字之義見乎初上故言校（校）全用克治工夫嗑
字之義見乎中四爻故言膚言腊言肺言肉全是得手滋味
初與上正用獄工夫中爻皆剛中當有之物

初上兩剛雖原始要終之爻却以遠而不易合初上合
自內外无不合矣初動難防在始屨校便是從初下手
法所以慎其動而合之于明上明難徹在末路何校便
是到底禁制法所以制其明而合之于動然徹之于初
者補救易施只有一個慎動便得力故可以无咎而象
曰不行禁之于未者懲創无及終于不得故凶而象曰
聰不明雖然知得何校之凶自然先有震恐心自然入
求明之路上未常无善反之門也能反即是噬即便嗑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胏肉之帶骨者）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膚鮮物々々之美者柔中之象腊肉乾肉美者近離之象有骨為胏剛爻之象乾肉離衆之象皆天地間美物人所待以生不可有噬者只是其中有害要知所防如膚之美而易噬要防滅鼻々々人之口止所以辨味之可否者（拙以月鼻乘）若但知嘗美可滅仁知中正當止使犯滅鼻之失二乘剛易于過動故有此戒然不過要知止終无大咎（内卦三爻皆一例噬膚遇毒而无咎則滅鼻可知）六三過中之柔爻中有毒凡不當位便有過有過即是毒若但知腊美可噬不知防亦犯了遇毒之失然只是小吝然无大咎而爻无咎皆承噬字看蓋能噬則有物矣所以可貴然雖无咎皆有失當戒以二柔爻震体防其失于動斯動與明合矣

乾胏有骨比膚腊更貴乾肉比胏更美皆當噬然又要得金矢得黃金得者用力以求必得之詞蓋噬雖美物亦不可貪如人貪仁義之美亦即是病所以要得々金矢有剛直之節也又能艱能貞所以吉得黃金有剛中之節也又能貞能厲所以无咎所謂金矢即震初之剛是所謂黃金即震中之柔是皆相應之爻也蓋離明之照只是虛体必定々動中有得方為真得四而得初之合五而得二之合乃實得也此為金矢黃金四五離体明中有得則明與動合矣

程子曰天下坐措于要得碍者梁漢末措按噬嗑任重道遠當仁不讓乾胏之喻也誠心直道不二不三金矢之得也四為剛爻噬之最可貴故獨言吉用力最不易故言艱貞又曰未光則不如五之得中也

二三防失要借離明然火為煅煉之功四五有得要本震雷儆懼成鑄造冥益皆已精益精入細工夫得金矢已是不屈不撓完乾金剛健之德得黃金則既中又正直底純粹精之域噬嗑合也豈易言哉

上九何校（去聲）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義見初爻（本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畢竟未穩本穩）

總

噬嗑飲食之道也屨校何校聖人看得无窮危險在此金矢黃金聖人又看得无窮精妙在此中順中有物人可一日不知其物哉此義也發于頤再見于此飲食鮮知味聖人欲人之必察也如此

卦以柔得中而上行為主三既遠初又不應五故曰不當五是柔中雖主則曰得當觀此卦二爻知當不當全非陰居陽位之義也妙在相敵相感耳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飾也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于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 賁彼偽反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 文明以止人文也 止謂各得其分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噬嗑動而明剛克柔克剛適相合縫處所以合而章賁明以止剛柔相濟剛各中其則處所以成文而賁故曰賁飾也至美所以成飾然這又都是天然之文不曾加得些增飾至文還是无文故又曰賁无色也觀致飾與无色二義可以想見賁之為賁

卦內離外艮文明則蔵于內有闇然在中之文篤實則止于外有敦厚光輝之文所以亨而又利往亨舉全体言利往指三柔又言以二乃卦主五居尊位皆柔也故特言之雖本柔居內卦是柔來文艮剛以柔文剛剛常為主所以亨大者亨小者亦因之而亨也分字即噬嗑均字剛柔均平剛得柔來成文則柔亦得剛成文是艮剛亦上而文離柔所以小利有攸往是小因大而得利

往也剛柔相劑一來一往皆是天然條理本自如此故
曰天文也（剛上之字只對木字看）文明以止謂以文明之德止于
至當不易之地如柔來文剛則剛〻有文明內蘊之德
剛上文柔則柔〻有德容光輝之德人道之美何以尚
此故曰人文也觀乎天文則知柔濟剛〻摩柔其低昂
變化隨時為用必无可偏廢之理只在合乎時宜故可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則知人日用間一秩一序其燦然
分明處都有個一定之則在人〻明以止便是天下文
明氣象故可以化成天下察時變如周公之慎始君陳

之和中畢公之成終剛柔以時變所謂天文也化成天
下如堯之欽明文思安〻（欽明文思文明也安〻以止也）自然天下觀
化故曰與乎其有文章所謂人文也觀乎二句相承
噬嗑以初剛為主又有物初有之合明初合之也賁以
上九為主又柔來文剛〻上而文柔亦此剛也
噬嗑動必合剛人腳下一步不照明皆冥行之動而已
賁明必要此人胸中一念不安止皆昏然之明而已
剛柔有兩用而無兩事故文剛文柔須知一得俱得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書曰賁若草木註云燦然若艸木之敷榮
可見艸木之煇燦于山皆因有火以發生之此所謂山
下之火也君子知山下有火則思明可內蘊不可外炫
明庶政內極其明也无敢折獄明不外露也无敢二字
只是狀其敬慎之心不弗察〻之意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初賁趾只明得個素位而行之義便成居身的文章妙
在舍之一字見得非義所在雖舍其可願可羨者而取

分之所安者一步不越權所以成賁二乃柔來文剛之
主柔來文剛則剛上文柔原自相須究竟二之文亦上
之文也剛柔成文斯足與起文明之化然全在二之一
來使相須成賁故曰與上興也（今義須字未穩）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象曰永貞之
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也）象曰六四當位
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三雖之上又文明之德已盛而將見于用故曰賁如又

曰濡如者其光輝所及足以潤澤斯世者此文其或以
文威質溺而忘返者亦此文益三或過露其明少失雖
柔之貞則其賁如者皆炫外之文久〻必至陵夺故戒
以永貞則吉而曰終莫之陵也六四乃艮体有敦華就
實以質勝不以文勝之象故曰賁如皤如白髮為皤白者
在上白髮之象老成篤實之稱又曰白馬翰如所來之馬亦曰
見其六一以朴素為尚也初位在下故含車四位在上乘
車之人而馬駕車見其翰如如雨翼然即詩云如翬也而句總是尚
質之象夫文明之德在下四以質勝居上似有不相得

者故象曰當位疑當位指四然文非寇也即是四之婚媾以
文配質則相濟而成賁矣三是離文明之体四是艮篤
實之体皆不得中故三以文勝者也文勝必弊故有陵
夺之患曰濡如詩經蒸亦如濡有溺文之象文能以質為之主
則得其正矣四承貞見文必本于質也四以質勝者也
質勝直欲去文則有以虎豹之鞟同于犬羊之鞟者能
以文為配合則无太質之弊矣此為然无尤曰婚媾見質必
合于文也而又正見相須為賁之義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〻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
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〻之象束帛薄物戔〻淺
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
吝然但合乎儉故得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賁極反本復于无色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五以柔居中正與離中一柔相應篤實中文明所謂美
在其中者也質有文者也賁于丘園之象丘人也曰園
則青黄紫紅不但觀美而皆有實用此句狀其質之妙
非无文之質也又有束帛戔〻之象戔〻劉見鋭曰束
帛則玄黄黼黻有文彩而又不外露所謂闇然之文〻
之至也此句狀其文之妙皆質中之文也丘而曰園帛

而曰束尚未離朴野狹小氣象若見可吝然丘園之蘊
蓄皆天施地生之蘊蓄束帛之文章皆上衣下裳之文
章所以終吉而有喜也上九則无文之文乃為至文太
始太素之体天下之美无以加焉化成天下非此奚與
故曰得志也
造詣如賁五真有明体適用席珍待聘能事故以求賢
之事擬之則可若時説賢人在丘園五以束帛禮聘則
非象意本義亦未有此也
總

初守身獨善潜龍弗見之文二人已兼善天下文明之文三則文而必輔乎質四則質而必配乎文此爲彬彬之文五丘園之文自然得乎天文也束帛之文盡善得乎人文也爲觀時變化成天下之文居其位當其時盡其道則皆謂之无色之文白賁也賁也

噬嗑五賁五即坤五也所云得黄金即黄中通理所云賁于丘園即美在其中暢于四支發于事業故噬嗑乾坤合也賁又即玄黄之文也二卦所以居頤局之終

剥不利有攸往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邵子曰乾坤大父母復姤小父母故以復姤中十二卦始統陂十二卦然有艮之成終成始斯有震之出故剥在復先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剥兼艮坤居中局之首此周易兼夏商之易也

剥剥也剥之義爲裂爲落爲削爲傷害卦以一陽在上當其往而衰五陰在下當其來而盛一段陽明生長之氣都要變成陰濁閉殺之氣所以成剥以柔變剛之故也然陽主生陰主成陰原不是剥陽底陽爲主陰爲從陽原不是陰所剥得底其所爭只在從陽不從陽之分若陰知從陽便接得這陽生之氣來隨你經一番摧落銷隕這陰原是輔陽底原是有用底若不知從陽便接不得這陽生之氣來這陰便自消自漬自摧殘自凋落豈不成剥故曰剥爛也如物之陰氣多而潰爛也若陽何患于剥隨你陰氣剥落陽生之氣自若陰愈消毀則

陽愈完足陰愈凝涸則陽愈結實若固剝之時反足以完其一元生意者如果之熟而爛纔得元氣固足成仁則又莫妙于剝也故造化非剝不見消中有息學問非剝不見藏中有增至哉剝之義也

不利有攸往則正是君子處剝之妙用若當此時純是陰柔變剛世界陽剛在无仔割之地豈有前步可往已在必不可有為時節故不利有攸往言不利有攸往正明必无為乃君子之利何也以小人方長也其處之之道何如只有順而止之順者時不利往則順而不往止者當不往而不往便是得其所止氣閉戶為坤君子以坤之閉藏為道不動為艮君子以艮之靜止為道當此時便做此事故曰順而止之止在之字然却留得這種陽氣在天地間屹然不可移動小人自剝君子不為之剝世道自變君子不為之變為天下立極為生民立命真是大觀在上而民之儀表在此故曰觀象也即大觀在上之象也蓋消息盈虛天行之數剝之時處其消處其虛惟君子有順止之道能于消中蓄其息于虛中養其盈不隨氣數為消息盈虛而有所以主持乎氣數者以此為尚真是先天不違後天奉時行事是乃所謂天行也陽剝在一處有一處生長發育之功如比如豫等皆五陰一陽而生育无不遍惟剝一剝卻居于不用之地陽生氣逆到此處了故謂之變剛然氣運雖變陽剛只是以生生為心觀之五上俱曰觀生總是一團生氣剝群陰俱變獨是一陽在上如天之无不遍覆无不生育故謂之觀象此以宗序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卦以一君統五民主爻獨在上故大象不取陰剝陽為義而取陽覆陰為義曰山附于地剝山附地地厚則山安上附民民厚則上固雖當陰盛剝陽之時陽只是施只是生厚下安宅之義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辨牀笫也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六三剝之无咎衆陰方剝陽而己獨應之无咎之道也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上下謂四陰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陽故有此象象曰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五陰在下只有一個從陽便是陰之貞五近上三應上是承得陽生來底初二四俱不能也所以皆凶不能從陽便是蔑了自家生理所以初與二同曰蔑貞足最下直從下蔑起曰以滅下也二辨（床之辨）雖視切於上然接得陽氣來安得君子之身方陰陽成相與二上不相當故曰未有與也三却應得上來雖同一剝也然生氣不滅自可无咎何以故蓋有發榮有剝落氣運之必然而物之變剝不同試以艸木觀之風霜水雪有經一番摧

剝而遂湮滅无存者生氣不存者也有經一番摧剝而依舊發榮者生氣不滅者也愈剝愈新剝之何害四與二上下皆蔑貞三獨不蔑貞故曰失上下也（失字下得有味杜詩紅顏秋劫紫明月夾梨花得此失字之意）

四是艮體亦不知從陽直不是自剝了膚（膚床也一作肌膚與床字不枯）

象曰切近災四位與上最近易承陽而亦至于剝膚天下事將盡壞故其災尤為切近也五直近上五一順全卦俱順有貫魚之象衆陰順從皆五之力又有以宮人之象所以无不利又曰終无尤（床近人而氣不相通故凡凶又皆取象於床與緣精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元陽一點天地不忍之心于此而存故象碩果萬物消靡完然生意孕藏正于剝爛中顯仁不為風霜所摧不為陰凝所蝕不食之謂也君子亦然碩人在上天地命脉所係隨你小人剝削愈成君子之大得輿之象若小人不知此也君子日生成之彼不仗蝕而盡蔑之不止何異自撤其廬者哉可見君子之生氣自若小人

固无如君子何小人之消滅自若君子亦无如小人何故象曰終不可用見小人之終難改換也

總。

剝為君子最難處之時于不可有為之中獨有所保合以成大有為之用這個消息盈虛方纔回得大運非碩大之德為足以語此惟其有剝中之碩果方有復來之剝反人但知復中見天地之心不知剝中亦足見天地之心也

春秋有仲尼萬世有碩果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
復陽氣生于一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体始成而来復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
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
之心乎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天地間只有這點陽生是造化主宰一動則漸長盛長
盛則漸消落消落又復萌動一來一往循環无已其一

動處則是根柢命脈也其由動而長盛是發而向外曰
往由消落而動是復而向内曰来使造化有發而无復
有往而无来則生机斷絶久矣故天地之妙无過于一
復剝柔變剛陽生氣候都要變做陰消世界復則陰消
氣候仍舊盡轉做陽生世界故曰剝窮上反下有這一
反天地元陽之運通身翻換過来四時之氣使從此轉
收藏爲發育動植之物便從此轉凋落爲萌生此復之
所爲亨也
復剛反之是天地最妙机緘惟造物必反故萬古生机

常在人之難在此一反能反便與造化同復復則自然
亨出入以下俱極言其亨地雷十一月之雷有出机无
出聲以其時則有入而未有出然而出之机已動故出
无疾以其机有出而非復有入然而入之体未離故入无
疾雷以二月出地凡百八十三日以八月入地凡百八
十三日出入之用俱從復雷發端從此出入盡是生机
故无疾剝上窮之陽五陰皆剝陽之人復剛一反豈惟
一剛爲生五陰皆反爲生机盡是一陽之朋以陰皆来
而從陽見其朋来也坤朋爲一剛来必從下震動群陰俱

動坤順之爻皆震剛爲主之爻都是帝出乎震陽生全
而故曰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也
乾之三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蓋天行健故无往不反
无反不復復之之剛反正乾道也一反乾道則五陰皆是
陽剛之道陰之用六一反則六皆成七故曰七日来復
七日少陽之數言全卦通身俱復于剛健也如此動以
順行即是終日乾乾之天行故曰天行也剝以小人長
不利有攸往復以剛長則利有攸往可見猶患其不反
无患其不来无患其不長来是其机反是實力反之實

大矣

人只曉得大生廣生是天地之心却不知于中一陽乃是生〻造端托始之地故于造化發育流行處未足見天地之心惟其陰中陽𦍩纔見生机无一息之停方消于上已生于下故于復見天地之心繫辭曰復小而辨于物又曰復以自知人正要在端倪發現處自知自辨方是自見天地之心

地中雷体人〻所只但反則来不反則不来一反而繁天動地者在此寂天漠地者在此出入无疾也一反而

百体從令萬念歸根者在此朋来无咎也只慈不及何慈不来一反則日〻見天心時〻皆天行七日来復也動以天順以天利有攸往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這點是机緘故可以見天地之心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安静以養微陽也

入而收聲之雷不得言在出而奮地之雷亦不可言在惟半夜雷陰極于中于蘊藏于大地之中而有田陽大地力量所謂動而以順行者在是故雷在地中有復象坤為母震為男所以母孕長男為復先王極存養功夫正是保姙之法

閉關就是退藏于密之義斷商旅是防外之引誘不省方是戒内之馳逐只為這雷輕忽不得有時〻存養工夫方得時〻常在地中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陰行而獨能從善之象象曰中行

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考成也

復初一判邵子所謂天根也這便是天地之心人生来只有這點天地之心是真命脉從此反復是從根復故謂之足躡天根不遠者即所云不違仁從初一步不離方是不遠之復這是須臾不離工夫有此復便時〻見得本心悔吝之門无從說起故曰无祇悔謂无由適于悔也有未善未嘗不知〻之未嘗復行悔何由来此是一丁百當全身歸本乾道形骸都是天理故曰以修身

也下文言仁言義言道言中言君无非指此一剛而言
本義復之主也一句的確
二與初最近中心安仁者也休字心逸日休之休蓋其
心〻念〻惟專注此仁曰下仁也三去初又差一步頻
則有汲〻皇〻之念厲則有戰兢惕厲之功得力行勇
性之義曰義无咎者三是能利仁者也本義厲危殊不似无咎四
都正與初應不偏不倚遂與初剛合謂之中行有獨知
有獨見故二三不抬多岐不勝謂之中行獨復此直以
先道既真得所適從曰以從道也五得坤之中順之至

者敦〻厚之敦到成念〻在復時〻以中自考考字不作成字
看亦可不如初之无祇悔不已故究亦可以无悔也二之
用力自然三之用力勞苦四有獨得之郤五有敦篤之
功難得之淺深難易不同其反復一也　內卦体也休
字頻字宜在心上体認外卦用也中行字敦字宜在用
上体勘四非中位而以應初為中乃知中之義符合本
心而已此為精旨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
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去初最遠所以不能反復而成迷蓋二能下上不能
下四能從上不能從五得中上不能中所以步〻是迷
迷者非謂其迷而不復也正以其復而猶迷行不著習
不察縱有時天心發現都做了電光石火隨起隨滅終
日間只是洪行貿動所以有災有眚卤目昏眩人非人眚
鬼責人災也所以不可用師不知正己而但知責人〻必
不可正也把一個天君主宰遂而不知反以其國君凶
也迷之凶如此只為忘了反復其主人不曾落得根故
曰反君道也陽剛一點天地之心生民之命百体之主

宰萬化之根源所以謂之君道
復是天道其不遠也休也頻也獨也敦也則是人事无
此工夫便是迷

總

天地之心人生而固有但一受生以來都是動而向外
所以不成來復若要復工夫无過一反〻使歸根使復
命故此卦切〻提醒如修身下仁頻厲從道自考皆步
步反己功夫一不反便是迷惟迷乃謂之不反不反謂
之反君道則所云反者无過一惺而已故曰復以自知

知不知之間反不反之分即來不來之幾也
復初即是此也剛果下地反之象頓大發生來之象來
是天機從▢▢力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實理自然之謂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
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序卦曰復則不妄矣无妄初剛即復初之一到復此中之
雷静翕中之動動而未發无妄天下雷行動直中之動
發皆中節動化則必不妄妄則必非直動夫乾其動也
直動而以天動何妄之有故命之為无妄誠者天之天
自无妄誠之者人道妄而无則人而天者也
初剛无妄之主以自外來者明初剛自乾中來也論其
体何得言外只是人當寂然不動時所謂天者亦杳然
不可見惟當天理忽然爆動不知從何迸出這不是先
有一念藏伏在内至此而出者直是從空落下有個使
之動者此所謂降之皇畀之帝來為我作主而我不自
主者故曰剛自來外而為主于内惟其乾剛來為主原
不曾落一毫思維假一毫停待所以妄无所容人只從
自心体勘當天心陡然動處真是不知所從來通身震

動如孺子入井之隱嘑戚之羞何常着一毫經營之念
眞像有個天來皆我主之者于此觀无妄其脉最眞最
切以此而動直透天体故動而健此其爲動豈不與天
理至當處自然符合故剛中而應所以大亨所以得正
天之命然也他卦大亨貞言天道此言天命者可見天
无所命于人只此一個戒謹恐懼之衷体是乃之天命
也无妄聖人直指天命以示人故下再言天命二字
其匪正有眚者天令无妄何有不正妄皆人造如日中
自然之眚ゝ則供妄故不利有攸往大于彖術則令正

不正而項以發明之其順天命者則皆正也不順天命
者則非正也所謂无妄之往以天往也人終日是天命
雖欲離不可得而離曰何之矣謂更无去處也若一步
不以天動使非天命則天必不佑順矣也祐助如此豈有
可行者故曰行矣哉以此行皆人爲之妄匪正之眚也
語氣以往行二字分正不正所謂往即初之往吉凡動
以正皆天往非人行也所謂行即上之行有眚凡不以
正皆人之行非天行也又辨中截然有辨之字行字同脉
彖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天下雷行震動

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ゝ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發生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
震雷一轟百妄悉屛天雷无妄自然實象
天雷驚蟄第一聲雷ゝ聲一動而含生萬有之天有不
自動者乎使天物ゝ而動之必有不能遍天下而動者
矣一動而物ゝ與動也動以誠也此雷行物與无妄之
象
天雷一動有情无情物ゝ萌生故四時行百物生聖人
之天雷一動自知先知物ゝ知所以生故能對時育物
人无物與之雷何能與時行不能四時行何能使萬物

育然造化之天雷其動有時聖人之天雷无時不然造
化之天雷動以形氣聖人之天雷動以心性是造化之
雷得聖人而後有全功聖人之雷功豈不盛矣哉故不
特曰對時而曰茂對茂者言極盛也程子曰聖人于天
下事无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按聖人不
與事正動以天也一味與時行
初九无妄往吉以剛在內誠之主也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言其无所爲于前无所冀于後也象曰
不耕穫未富也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无可名初爻是其本体也上五爻則供以入妄之門指出示之

初剛來為主純是天動稱无妄以此往皆順天而往吉此天命所必祐也所以得志二柔而非剛便未免有係念耕穫謂計所得之多少是種後致而有所為于前也菑畬謂計用力之難易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謂三歲州畬耕而穫者是畏前功而有所冀于後也二者皆為留心也去此二

心方利有攸往則字可味前无所為後无所冀一味自盡其事全未嘗為利謀所謂未留也三非剛而過動或有不期然之災頌災曰无妄原非自致之災有個順之之道在使是或繫之牛也或妙能為行人便得了這牛何為行人不同災與不災只依着我之理而行此正是順天命大道理所以得牛也若不為行人而為邑人便或了災何為邑人見災而避只據安穩處坐此于順受道理已失所以為災大抵庸己避聽之以无心行人也擇地而蹈留之以私意邑人也无心則即災而有得有

心則遠災而反災此得失之定理也二是趨利心三是避害心人有此使有此兩念為妄根故于兩柔爻言之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可貞則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既已无妄而反自以為妄而生災矣試謂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上九非有妄也以其窮極而不可行

九四是乾体乾体何曾有一毫亂正只是天理有個當

可處適合其可方為得貞故謂之可貞四正應初剛是當可處也這乾貞人人自有只要知明守固分寸寸有諸己故曰固有之也五剛中得正有樂天知命能事故能疾而勿藥勿藥是視生死猶旦暮全不曾一毫入念器不知有藥可療始且去調治一番者故曰不可試也稍有試藥之念便非全然順受之心惟不試方是存順沒寧疾不能為之累也此之謂有喜論五剛中非致疾者特言疾言藥以見順受之極則上九亦是乾体本非有妄但時當其窮則勿往為止于此有行却是自生之眚故曰窮之

災也匪正有眚正指此又言之　无妄之疾究極言之
如堯舜有朱均此疾之不當有者也使堯舜盡力維持
未使如桀紂之不可救治此可試之藥也從堯舜視之
便知天命不如此一有由爲之心便是妄只與賢方是
順命也

總

无妄只是一個誠字人至誠而无妄是從初一念故吉
而得志少離此念便未免有計較心有得失心皆入妄
之塗不知忘我便有獲忘利便是利无心則得反未當
不得有意先失反足以致失兩者總不可以人爲參也
四則行止動靜守其正五則生死存亡化于一此之謂
天命此之謂正匪此盡屬人妄彖曰天命不祐又曰行
有眚皆謂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以艮畜乾畜之大者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釋卦名剛上而尚賢能
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天下之至健也无妄雷從下動要以天動大畜艮從
上止要健得其止乾而行止此是真正養所謂人畜乾
以巽畜曰小畜精細工夫乾以艮畜曰大畜全副力量
大畜詰極之學也
无妄初剛即乾剛之來大畜艮剛即乾剛之上升上以剛
健乾体充積而篤實積盛而輝光艮体爲篤實在上爲光明自然可
久可大而其德日新日盛此畜之所以大也利貞云者
艮剛在上乾剛却居于下乾不肯出不以健自尚而以
得所止爲尚故曰剛上而尚賢就乾在艮下言也能止
健是能止于天理之當止就艮在乾上言也大健而尚
賢方是健之至處能上達方是止之至處所謂利貞者
此故曰大正也然之所以大正蓋是此以成己不以成
物必以己之養養天下養己以養賢養賢以及萬民方
是大業故不家食吉養賢也試問如此盛德大業不是

全副精神剛健到底如何做得來故必有利涉大川之
勇方應得乾行故曰應乎天也
剛上而尚賢正與无妄剛自外來句發對无妄之動乾
為主也大畜之止亦乾為主也惟其止也乾自主畜也
乾自畜謂之尚賢正從其自止自畜處看出（大有尚賢何雖之明）
（大畜尚賢以之止二義一例）日新其德明〻德也不家食吉視民也
明德親民方是止至善此之謂大學（即好山天人皆）不家食如
詩云不要一己獨受用孟子曰以善養人此不家食養
賢之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要識以天為主山之大豈能畜天然山中而
有天在則天之无乎不在也此天之所以見其大也前
言往行豈能該君子之德然言行多識則言行无非是
德〻之无乎不在也此畜之所以為大也
陳莹中說天在山中要識芥子納須彌之義程子曰須
彌无体芥子无量觀程子之言欲大畜先要識无体之
天无量之山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說吐活反輹音復與小畜輻字不同）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曰當為日月之日）象曰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枝本義以乾之三陽為良所止似乎止意未規切）
大畜內三爻是乾体剛爻都從察識上說工夫六四六
五是艮体柔爻都從克制上說工夫工則函養之成功
也
初言有厲切是涵養起手全未說到事為上只要認清
路頭有厲則知之知險是也此處一把手到底无結局
所以利已象曰犯災（即无妄中災字）稍不合天理之正都是災

咎路從初要不犯這災便是復之无祗悔脉路也二曰
說輹（輹名伏兔輿相承之物）輹上承輿下屬軸（軸以載物以運旋）輹駕則
車已行矣故車而尚未行必須脫輹車行而欲止亦必
說輹是輹之脫不脫正行止之介也故取以象發而未
發之机寄中之妙正在此時故曰中无尤得中方无尤
也三曰良馬逐（横渠曰馬）則已發之象也故利于艱利于貞
又戒之以閑輿衛閑者即所謂範我馳驅盖天然之則
一步不可踰者加一曰字乃詔告御者之辭亦儆戒之
深意（與國上曰字同）與衛閑則何往不利如此以往方得其所

止可與艮之上爻合故曰上合志也二說審于將動之
先三閑謹于方動之際如此時行而行時止而止无非
天理之流行此之謂大涵養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止之于未前之時為力則易學者扎曰牿于未發之謂彼正此義也）象
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象曰六五
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言何其通達之甚也言其地而通路達无碍）象曰何天之衢道
大行也

四五是止体不合天体不稱能止所以工夫不厭吝之
又察牛本順物牛而童全无不順之端已從而牿之（牿木）
（于角以防其觸）制于未發之防如此其象所以元吉而稱有喜
豕雖踪物豕而豶已經剋制之後又從而牙之（去勢為豶牙豕）
（杙也）防于既制之後如此其象所以吉而稱有慶而柔爻
分明是形氣有所以禁于先有所以防于後正為变化
氣質工夫不易至上九而得所止矣能止乎乾至善之
止也天理到此底定此身終日在天理上安居終日在
天理上遊行故曰何天之衢言无適而非天也胡雲峰

曰何之一字讚之之辭蓋至是何通達之甚也看來涵
養到此真是升于高明達于大通與天為徒境界坦坦
蕩蕩更无一些拘碍在故曰道大行也
總
大畜說工夫最細二之說中心之安一天也三之閑日
用之謹一天也四五形氣盡歸天理人无不復于天也
終直以天字結之
无妄從復中天地心萌芽出如此人事无非天道一切
禍福得喪方可聽于氣數故曰无妄災也大畜從剝後
碩果蘊結成如此天道盡合人事一切功成結果都是
時到自熟故曰大畜時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自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二陽包四陰有口象上靜下動有食象固也然更有義在卦從出震要于艮成是八卦始終全体人自有生至于歸根也有個始終全体人但知自始至終有生可貴則不可一日无飲食之養卻不知自始至終有個生生者可貴尤不可无所以養所以養者何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頤中提出一貞字正是示人知味處又中兩陽大也分明大体之象四陰小也分明小体之象大体不遂于小体為貞小体能從大体使亦是貞故頤之義以觀為先以求為要能觀能求斯皆知味之養矣

頤養以何為貞養之所當得者即是貞如勞心者食于人勞力者自食皆有當得之養在則皆正也得其正飲食之道即是性命之養不得其正口腹之養盡是欲食之人故養正則吉試思人生一日雖一餐半粒必不可以无事而食致慮此食必不可以无因而食致尚此食所謂養大体者亦如之不然為養悅口而已與禽獸之養何異其害大又何如故養口腹養性命不分兩事只在人自當于正不正之間觀頤者先觀于頤之道如何為正如何為不正如孟子所云權術故曰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則自審所以不愧此食者何如无愧則得正有愧則非正如孟子所云不素餐故曰觀其自養也觀頤是大段從觀自求方是切己之觀二觀是一意一個理

天地養萬物原物々有個當得之養聖人養萬民若只為之制田里教樹畜亦可以養其生只是逸居无教使近于禽獸故須養賢以及萬民使人知有禮義倫常不但遂其生而又復其性乃所謂養之正也天地養人无過一個時聖人養民亦无過一個時々者宜也即當然處也天地有生長收藏之時然後物々得養聖人有樽節愛養與民宜之々時然後萬民得養之貞故頤之時

為大　自求二字要玩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十二月冬底之雷這雷動而常止是生氣常存之雷小過乃成雷坂山之雷君子言語飲食无一時不動然動而有個常止之則在一慎一節正于動中見止体君子之山雷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靈龜不食之物朶頤飲食之貌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于欲山之道也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虎視眈眈下而專其欲逐逐求而繼也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頤主在初上兩爻人從初要在大体上立基要終要在大体上歸宿然從初不貞而能要終得貞者未之有故

觀字揭于初爻貞不貞正從此審察焉爾

震動初剛轉而上即是艮止之剛人能動之心即是能止之心此至貴之大体也求養之貞者從始動時便求合止体此吾之至寶也不養口腹而能生者在是故謂之靈龜靈龜象其不食而生靈龜其有先知是當求而不可舍者也若動時只因小体而動便知朶頤之動于食而已養之而至可賤者在是此必不可求者也舍靈龜而觀朶頤其觀也豈不失貞之甚乎故曰亦不足貴也初爻與上遠難于合止故謂之舍謂之爾正應六四易

動在己故謂之我觀頤之法其鞠正在于初也

四陰爻皆待養于二陽者也以其不知自求養故不謂之顛即謂之拂顛以位言以上求下謂之顛拂以應與言非其所與謂之拂二位于初上却待養于初又非應與故既曰顛又曰拂拂經猶云失其常也然待養于下雖顛與拂猶可言也若求養于上則以下干上賤求貴不可甚矣故至于凶上艮体處高位有丘之象人一有上求之心必有望外无厭之想故必至征而凶象曰失類者位上位下各自有類人豈可不自知其類冒焉求

養于人乎此所以凶也一說拂經當拂于丈爲盡顚猶常事也若拂而求上必凶也
道三拂于一例看可通今義以初上爲非損本經
六三違初應上全不知其顚而惟知求養于上者爲拂
頤貞夫但曰拂經雖失常道若待養者得其賢未甚失
也若一意求上則全失正理故謂之大悖而至于十年
勿用言十年到底終无可用時也三與上正應而顚之
失貞以三爲甚上之不可求也如此
四亦待養于初者然正應也故顚頤吉只是要一意而
求如虎之視而耽耽求而不已如虎欲而逐逐逐求性而人

逐不肯放以經方得无咎蓋虎之求食也欲得則視之專密无
所見既得則他无再見其歸一如此四能以此專一心
求下之賢者以自養吉而何咎四爲有位之人乃求養
于下若无光彩殊不知初之得進蓋于上皆因上之能
求則皆四之施皆四之光也故曰上施光初爲動之始
觀頤之道嚴于初故取象靈龜觀頤者无欲爲明也四
爲止之始自求口實之道嚴于四取象于虎目求者能
得爲貴也虎威而服衆至中取象尚其尊嚴
六五待養于上亦非應與爲拂經然居尊而惟賢是從

養之貞也然于其貞則吉曰居貞但柔之爲道不利遠
者利濟然事終非五有只好順從賢者故曰順以從上
也上九得止之剛順道之極則在是得上之止方爲充
盡頤貞故曰由頤至此方是由乎頤之道也然更須知
厲方吉又利于能涉大川大川云者卿中之險无窮豈
惟己之飢渴是險卽一民一物未得養自无非是險必
能養賢以及萬民此險方涉得過故六五特係不利一
語見拂經之象雖居貞終不得言盡善也上九特係利
涉一語見非盡濟其險于由頤之道終未充全也

總
內卦有三凶字外卦有三吉字動体多凶靜体多吉也特
養于初有吉无凶待養于上有凶无吉其義何也凡養
于下未有无因而求者非分相臨則情義相與故有貞
可擇也若養于上則所需者利祿矣利祿以義而食乃
是自求口實不謂之待養于上也惟非義之祿故謂之
拂若六五乃居尊之人豈有以養待于人之理所需于
上九者才德耳故又中但言拂經而獨不言顚一字之
辨不可混淆如此

凡人先以謀食之心而用之于謀道皆有顛順之象後
以謀道之心而盡用之于謀食皆有拂順之象夫顛雖
不能謀之于先能擇之于後猶未為失惟既拂而至于
失類至于大悖遂无順道可由皆上求一念為之也口
實人之所必不能不求者也将于何求乎可以自審矣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内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橈乃叔又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本謂初末謂上剛過而中巽
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橈是枉枉之意
順自震歷艮是全局後天圖大過自巽歷兌中間雜卦是四柔
卦半局柔必以剛為主女必以男為主故聖人于此時
提出四剛大來作主而曰大過矣先本發体也卦畫天
本末皆柔是則大極難主待時節故標卦曰大過顛也
是顛倒世界聖人正要于顛倒時化剛大來做主宰遂

時歸非則過入力量不可故必有異過高人之所不敢
為倖今之所不敢任此其過也乃過乎不得不過所過
者過于大故曰大者過也大過是變而不失常窮而不
失正能經緯權大學問
卦象四剛又居中從初不曾有對以為之立基要終又无
等狀剛為之結局其肩為任重都只在中間一力擔當
務誠危而責誠臣故象之以棟橈屋脊木曰棟貫棟者為梁棟取其
從中承荷撓因其本末皆柔惟撓也見其傾危之易勝
任之難惟棟也見其任之必不可逃力之必不可委此

所以要過于大利有攸往則正處過之道也蓋四剛雖過ヽ而得中ヽ則无過剛之病其德巽而說巽說皆柔道以剛大而用柔道行也故曰巽而說行試思以極大力量人能以巽順和說行之將何往而不利蓋剛仍得柔之濟非一于傾剛則過處恰好是中以此而往所以得亨也由此言之可見非過不成剛中不見巽說之妙則所云過者正是隨時之妙用也大過之時豈不大矣哉　中孚前重惟其以剛中行巽說仍是大為主言是過而非過故曰乃亨乃字行字俱要看

大過之時極難處之時大過之事極難為之事惟初既是柔立本无基終又是柔末路難收獨以一點陽剛正氣負天地間重任時最易撓要不為之撓時无可往要能利有攸往這都是過人事業之綱維終始砥柱乾坤若賴之過此時必待是人有是人方生得是時故曰大過之時大若揖遜征誅非常之事但可言大不可言過惟上下无邪本末俱傾獨有人焉以一團陽氣挂上柱下使乾坤以之不毀非真正英雄至剛至大任斯文之統者不足語大過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巽兌雖同是柔卦然巽卦陽在下是生氣故為木為長為高要他進而上行兌卦陰在上是消氣故為澤為少為附要他順而下降今澤在上木在下是陰氣直來湮滅陽生之氣也巽柔順則无奔兌剛所以不同所以云滅木這陽氣豈可為陰氣滅了此時自然要陽氣出頭故取象大過言觀滅木之象焉當人過之時也此象與別卦彖文有別君子不懼无悶正是不受他滅處

君子挺立乾中滅木之軍不能撓故獨立不懼時不能

移要滅之木无所損故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稀根也柔于下者也柔生于下則生于上矣夫雖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无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九接

猶中正而无凶咎皆所與不當之故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滅頂不可咎也

大過不是純任剛也惟其以剛用柔見剛大之常過故柔文而順剛則吉剛文而得柔之用則吉非剛爲主也所謂難過非過而中者也若不得柔之用如四或剛而反動于柔如上不得過之義矣

初柔在下全以承剛爲事故象以白茅白茅象柔事物妙處惟在下以柔順剛正見人爲主之義故无咎九二處于初柔之上其用柔乃用順剛之柔也故稱生稊稱女妻二

與初非應也不過以近相得而成耦與二之過也然以過而成生育之功何害于過正過而中者也如二包有魚之義可稱晉若九五處柔說之下其用柔有見說于柔之象是不能以我得柔而反以柔得我故爲生華爲老婦得其士夫士夫五則也老婦上柔也以剛而見得于柔大當過而不過者也所以不惟无咎且可醜之甚也因其可咸相與故云无咎其實失中道故云可醜

三四中爻正是棟象三之應在上不能下取初柔而乃上與柔說殊非大過之義故撓而凶不可輔則不能得柔之輔也四之應在初以柔與乎无剛而得柔藉正是大爲主故隆而吉不撓乎下得柔之藉則不撓也然終是本末弱不免他吝曰他吝見得始隆而可危處甚多大過之時其難如此三四兩小象互看使知所謂隆然撓全據初爻本義人疑初爲有它本也

上乃乘剛之柔處木之澤當此時必不利往者也若過而涉涉川濟木必有滅頂之凶然時有當涉雖滅亦正故凶而无咎于義无愧也

過涉滅頂凶以爲殺身成仁固矣然更有辨若道德名義卓然挺立先是陽剛君子則其臨事而死也必扶植

綱常如關係世運此所謂剛過而中不可言過涉亦不可言凶也惟己先是陰柔之質或不能守身于先又不擇義而輕任于後至于時變事及不得不死乃是過涉之凶第比偷生之恥則遠矣故无咎前項如伯夷比干後項致之于唐文山之于宋後則如苗見宗書後世束縛柔懦輸之死足也

總

大過之時大矣哉全要識一時字時當慎則慎時當興則過以相與時可輔則輔皆大爲主也時易撓必不撓時不可涉必須涉尤見大爲主也皆過所當過故曰過

而中頤柔在上則不可與柔在下則可與者巽柔得生氣兑柔得消氣且初為本上爲末救過者于本處著補則有濟于末處求補雖欲補亦无及也然大過之時ㄨ之窮也君子能盡過之道不能必過之必濟故要終可以无悔于義不能自免于凶此所謂獨立不懼砥柱乾坤大人事業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釋有孚之義言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內足而行有尚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宮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上經以乾坤始以坎離終者坎離後天之位即先天乾坤之位蓋乾坤之用不可見以坎離爲用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心之乾坤于何見藏而爲坎發而爲離即人心全体乾坤也究得坎德纔是雲行雨施究得離德終是大明終始學不知坎離亦終无乾坤可言坎中一陽是乾來坤中天地生生之妙都從此孚藏這點陽透入陰中乾坤于此而交故曰坎者陷也如衛鋒陷堅之陷非陽剛力量不能陷有此一陷方轉坤之闔而為乾之闢萬化之門于此開矣然陽剛既入陰丢墜落而不能出流溺而不能返亦是這一陷即如猛將陷陣可以收廓清之功亦易有覆之亡患人心亦然幾希之天陷

入形氣中踐形盡性者在此墮坑落壍者亦在此故坎者險也險之為義最精人心一點乾知獨立坤形之中分毫不可混襍不可護昧如壁立萬仞天下之至峻絕者此險也莫貴于險也然天人理欲界限毫釐于此失脚便无駐立之地日流日下而不可返天下之至危難者此險也莫艱于險也故坎險學問第一緊要關隘亦第一難過關隘然須險二義分明然後可以知坎矣

坎卦上特加一習字千聖危微心法要從此一字闡明爲教飛曰習相繼而不已之義也坎相重內既有險外

又有險層層疊疊无非是險可見人生一日一日便在險中終身到底到底亦在險中安得有得放手鬆身之地聖人于此見得真切便知這個險場便是人一生住身場不由你不在裡頭過活終日要在裡頭習故曰習坎習而不已一得一失便從此習工分歧若識得坎險險便是下手做工夫實地從此戰兢惕厲步步操修所習者就是上達路所云時習之功此習也若識不得險險便是陷溺人深壍從此昏迷放逸步步墜落所習者就是下流路所云遠性之習此習也千古而下壁益壁狂益狂豈是聖人獨无險凡人獨有險只爲習坎處差故曰習坎重險也

水流而不盈而句則擧水体以象心体釋有孚二字之義有孚者至實而可信之謂也坎中一點乾剛是天然一定實理以一人之心合之千萬人而同以一時之人心合之千萬世之人心而同所謂孚也只看水．有定体常流通而不盈溢此水之性也惟水性一定隨你歷千谿萬壑必不失其常然之信論水之然或作浪最易溢是水然皆壅激使然也而水之不失信者自在人心

亦有定体常流行而不横决此心之常也惟心体有常隨你歷千險萬險必不失其常然之信論心之変幻无方最難測是心然皆陷溺使然也而心之不失信者自在（釋有孚字）只是一件人心本來雖有一定之中心之操與不操却在乎人所以維心方得亨維心者一念萬念只是操存无閒斷也蓋坎之剛中即此心未發之中時時維此心則時時存此中故曰以剛中也屬是先執厥中正是維心之義如此自然亨（釋維心亨）然既能維又要行維只是存此心行則見諸應用惟用處所行无不中方是

發皆中節而全体大用之中這纔是天体流行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有功者出險之功險而尚行方是乾健之天行乾來而陷入坤柔之中能行而透出坤柔之外此所謂有功也釋行有尚存存不已謂之維隨處流行謂之行俱是習字中實功夫

如此者來險不是人生後當如此只為天地原來如此无險不成天地也天險无形地險有形王公設險法其无形者為名分等級法其有形者為封疆界限无非險之為用險之時用豈不大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治己治人皆若重習洊服而安之雖治己治人不出兩句分屬德行原所以成物教事原所以修己

一至再至謂之洊至原泉混混往過來續无有間斷故君子修治工夫亦无間斷德行称常如水之不失信教事習而又習如水之重習也教事即中庸修道之謂教

本文兩習字相承故須合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失道下詳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處重險之中而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未出下詳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險益深不可用也枕倚著未安之意象曰來之坎終无功也

初柔最下險而又險者人終身只怕是這個習從此而習日流日下如何能從二上出既入坎又入窞之象窞水底之坎坎以尚行為道入窞正與尚行反故失道而凶初之習坎習于下者也與象文習坎稍有別二內卦之中惟危之心惟微之心皆二所有謂之有險人生溺于險皆因不知有險若能有此險便能知出險求小得從小處求從小處得也探心工夫原是細密從小處不苟方是真探存

故涓滴不已遂成江河積小則大通之道也千丈之堤潰于蟻穴遺小則失大之数也中庸曰致曲正是求小工夫要二之所以能求能得皆以得中之故不昧此中自然无微不謹故曰未出中也言時雖未出險已是得了中也本義分明與九五小象應

六三視初稍上有可出之机者然則是險上又是險則來有坎而往亦坎往來坎坎正要在此際力猛勇往方得出路若沒有這段尚往力量却要就險中尋個倚靠安身之地這險中可是你依據得的此為險且枕本義倚著未安之意也益險而知其不安便不是

險若不知其不可安是自家安災利危必至溺而陷不
入坎窞不止已入于坎窞何時有上出之功故不可用
而象曰終无功到底无上行日子與初同歸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
柔濟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
而室之所以受明也本人諸去小象只人二字以木云
六四上体下坎已離出出險之路只在此爻四之一脈
通則兩坎皆通而成流行之水矣牖是取其可通之路
也凋食是取其求通之物也納約正取些属交孚之氣

指二五也四雖陰柔近五中是其有剛可通處人但有
剛可通則无欲而不可入故雖酒以一樽貳以一簋用
以瓦缶皆可將其誠意而樽其交孚可以免于咎矣四
能順五故曰剛柔濟初四書者三與上來剛不如四之順初人在下九上出之路也
二之求小四之納約義正相通有四以相通而二與五
无有不孚心体流行而險平矣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中字下讀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
三歲也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五剛中而正心体到五已是通行无礙所謂流而不盈
之水也故既曰不盈而又曰祗既平祗既云者通到盡
平地也險與平正相反邵子詩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
何事不能平人只為險未除心体難平平則更何險可
言萬頃波濤皆成安瀾川源不息皆為順流更何咎之
有象則曰中未大何也乾稱大哉然必到雲行雨施天
下平方是大坎之既平只說得心体平必得離之正邦
心道盡滿方說得大宜亦既濟五爻坎離工夫一齊俱
俱到故爻只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吉大來

也總稱得大字此處說未大亦此心体上有歉也見得
心雖中正尚有險在而上在爻還要習還要維還要尚行无
窮盡之詞也與臨二未順命也一例有是公六十四卦執未不拘執不卦上近矣
上六處險終至此尚未能出更有何時出得豈是徒終
不可出只怕人自不肯出故一則曰繫用徽纆來自
係縛也再則曰寘于向叢棘中自拘其也終其身纆于
膠結入于危途有平安道理不知自由故謂之失道而
凶三歲也三歲終是久而不失之意初失道後先墮落
上失道到底陷溺兩者病則一般惟觀上之凶乃知險

无底止與牛供終終失道俱是險故雖上聖猶嚴未路堯舜終日兢業或一失足而三歲之凶即不免也危矣危矣

總

習坎之義人終身日日在險中但行便是出之路終不行便是入之路故曰行有尚初用而不知行矣矣之祇是愚不肖一類九二得中本心不失如有恒之質可與進者三有晝而不肯前之象中村而暴棄一項人四有以是道明之功上六則居高而自坐合上而趨下是高明而到底不返一項人究竟亦入于坎窞而已習雖不同然習上一路甚難習下多逆而甚易世衰滔滔江河不返所由來矣習坎重險也可不畏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陰麗乎陽其象為火体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以卦才言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illegible]

坎離雖有兩名其在人心亦是一体一用坎以離為用離以坎為体坎中實人心之誠也離中虛人心之明也誠体而明用也離本乾体中畫坤柔順乾而行便成明体人心只斷乎天理人心之大明也故曰離者麗也麗取兩相附麗之義一柔居兩剛之中相附而成麗蓋坤柔非明以麗陽而有明乾剛本明必得柔來相麗方顯其明惟火亦然火性本明然未嘗見其明 空中有火 必得木相離方發其光明故邵子曰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以用為本以体為末所以人心本明其明亦不可見必于用處發明心而不附麗天理亦无明可言此麗之義也天理本至正故利貞方是真明離明之大用全則坎中之心体得矣這纔是乾坤合德此坎離居上經之

離麗也麗之象只看日月光燭四海以其麗乎天只看
百穀草木敷榮萬象以其麗乎地日月之明原是天明
却以麗而成明百穀艸水之文原是地文却以麗而成
文人心亦然天地間至光至明是這種正理人心之明
德麗乎正則一心之明便通天下而皆明如大學所云
明明德于天下者豈不化成天下乎化成天下何事如
之重明云者上下兩卦一体一用重明之義下卦地明
內蘊之明髮地之黃中通理上卦天明外用之明律天

彖象述

之日月運行此之謂麗乎正然所以成麗妙處全在離
中道一點順剛之柔至虛至明又中又正人常以此虛
心只揀中正道理依之何患不亨所以要養這點柔中
取義牝牛者坤為母牛一味承天而行人若養得這坤
牛只是順天而行繼到大明終始畜字正與坎卦維字
同力坎中剛健非用力維持不能離中柔順非從容刹
豢不養離明火性易燥易熄若不自家按伏直到極純
極粹田地于明義未當也畜牝牛其旨微矣精矣
重明麗正重字中有相麗之義日月相麗則互光二火
相麗則增輝人己相麗則彼此互觀蓋視人明視己昏
必相資為照而明者乃益明也
卻于坎離詩水体以蹄注火用以薪傳体在天地後用
在天地先麗木而明者後天地之火也未麗之前有先
天地而為火者矣麗物而明者後天地之心也未麗之
前有先天地而為明者矣學者欲知大明終始之義須
于此悟入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也
明兩作與重明之義又不同已明益明謂之兩作日新

彖象述

又新是也繼明正緝熙之謂重明繼明兩義皆見在象中凡有斷有
續必非真明真明自能繼惟心体為消至之習坎故必
須有兩作之繼明習也繼也皆易中一字心法獨称大
人者非剛明而聽天下獨明而治使天下盡成文明之
化於離明事業終難言也坎一數之始離九數之終望
人了手工夫不過一明明德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以剛居下而處明体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象曰履
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柔中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亦如離之剛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如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咎而凶矣

二五皆柔中而二尤得正離之主爻在二是人一點本心之真明也以其得坤之黃中故曰黃離元吉當北牛者當此初以剛質而離為柔体此是剛柔易錯之際人脚下差正在錯處要差從初處良在一念便到底是差如何可以不敬坤初曰履坤一以敬履錯處知敬正坤順第一步要緊工夫言能敬可以永无差錯之過故曰以辟咎也三在二之上中而過矣象日昃之明論真明之

体何時有昃論盈虛消息之運却有時昃時卦昃便有個處昃之道得其道即是中正如畫之日中當昃而知處昃日用常行但是可樂之覺安常以自樂所以鼓缶而歌也取缶言至尋常之物若不識這個道理則當此盈虛消息之際必生戚衰欣戚之感大耋之嗟情所必至一有此嗟便節晚逆驟行未路皆從此一念所致凶之道也如此豈是終如其常而可久之明故曰何可久也觀初之易錯三之易昃則知所謂黃離必自乾知中大明透來非是總為隙光之照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以傲明將絶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象曰突如其來无所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四重剛而不中下火方炎上火相逼突然而來之象上卦爲用人之說明外用最易犯是一突字凡自出要見本體明咎是突然誠不如是一突字發陽獨物察淵不祥逆世凶威虐焰无不從突中來所以焚而死而棄也既曰焚又曰

死曰棄如此詳言者如得焚的病方曉得突而自禍也酷烈知得死的病方曉得突是不久自滅的知得棄的病方曉得突是到底一毫无用的如此看來這樣明天地間更无安着處故曰无所容也五以重明處二之正明体適用南面而聽天下二五兩明兩照民有未生見得是己之覺民未知教見得是己之咎故出涕而沱若痛戚而又嗟若沱與嗟皆至虛至明中流出一段不容自己之情這是合天下爲明心事所以王公之離本義疑乎上下之體數語與知此與小象不合

上九處明之極明之至者也能以己之明正天下而同歸于明處書所云德威德明此明也有王用出征之象如此天下化成剛柔相濟天下之至美在易曰有嘉折首殲厥渠魁也是燭奸之明匯其首之同類則獲之是辨析之明獲者使之去暗而明同生于光天中也如此彰厥既明就不向風所以能正邦王者以明正天下不但舉其折首之威又及其宥罪之仁者所謂泰道之用中正之處如此

總：

離明：德之學也黃離繫之于二可見一中為明德本体初言敬可見戒慎為明中第一下手工夫五言涕言戚可見滿腔惻隱總是明中真發現要之于正邪則正己而物正所謂明明德于天下分量斯滿若有明而不能貞其明隨時消磨于哀戚嗟中出涕戚有明而不能善其明露其鋒焰以不戢之火自焚于明道何有

世之明有二其聰明智巧者雖靈慧絕人而无不日昃晚景畏死貪生于通晝夜徹幽明之如冥如也皆日昃之離其作聰明任机智者至為世大害如亂國喪家賊人禍己无不以明為尊皆突如之離鑑空而物自献形衡平而物自取正此元吉中正之黃離我願君王八化作光明燭此涕沱戚嗟王公之離

坎離水火也謂坎離一体謂水火亦一体可乎曰非也水火氣也兩也坎離為水火者也一也天地兩也乾坤為天地者也一也坎離乾坤一也坎離之体即乾坤之体坎離之用皆乾坤之用也程子曰体用一源盡之矣

吳桂森叔美甫著

咸亨利貞取女吉（咸交感也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取去聲）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坤天地大男女也下經首咸恒男女小天地也天地交而有男女男女交而化〻生〻者不可窮所

謂交感與應而已咸少男少女之交故咸感也天地有生來无有不感不應之物人有生來亦无有不感不應之時所以程子曰天地間只是一個感與應而已這個感應是氣机自然相與全不由一毫意思感者不知所以感應者不知所以應咸之義爲皆感者應者而相湊合一動皆動一通皆通都是默〻然天机自到故咸感也乃无心之感也卦體澤在上山在下山澤之氣无時不通山何嘗有意感澤〻亦何嘗有意應山一氣机之自相往來所以成咸也

咸之所以成咸全在艮剛一下有艮感斯有兌應惟艮止有寂而能感之机惟能下又有卑而能受之虛所以艮下則兌說得以上行二氣從感應而成相與此咸之所以亨也其德止而說止常爲主而感乎說也男下女男常爲先而感乎女也止感說應則止貞而自无不貞之說男先女應則男貞而自无不貞之女所以利貞所以取女吉也取女感之最易失正者故特言之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之氣上蒸而爲澤〻之氣下潤而滿山故山上有澤

二氣感應以相與之象山峙嵩寔何以爲虛山不動而澤自通則非至虛不能也君子亦然主常定寂而感无不通則非至虛不能也故程子曰有主則虛斯爲咸之以虛受人

君子惟能下所以能虛人不卑躬下志以來天下之善安得天下獨應故艮山一下萬感皆通矣故虛以受人君子之咸

初六咸其拇（拇茂后反）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拇足大指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 象曰雖凶

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人到止而說如此感應是渾身皆成感應自足至口隨舉一体觸无不通真是无脛而行不言而喻故六爻就身取象如拇如腓如股如脢如輔如頰如舌件〻皆實然初不言趾（賁大壯艮初皆言趾）而言拇五不言背而言脢上不言口而言輔言頰輔乃口輔頰乃面頰都有意這幾件是雖欲殊之動亦不動直到天机相感則自動却又一

毫阻抑不得惟三是止之主故象以股〻動止得以自由者也然此衆体皆聽于心〻得其貞則五者皆可通天下之志而原非以五者感也心不得其貞則五者之感皆非貞矣四心位故貞吉獨繫于四

人之感應相與必自淺入深人一身自下而上有自淺而深之象拇最下動最微不過相感之初然動雖微其志則已動于外矣人腳纔動中心已是向了人故曰志存外也（不繫吉不吉以初動原有吉凶兩路）二腓在足之上相感而到腓動便全身要動却象二要作主起來所以聖人設出以戒之然雖凶只一腓居便有吉路居者安居不動（止体腓居）以從心為主自然不至感于害故曰順不害也人有時一念有感要動真若兩足不由人作主便人畏遂若步定便不至此也三是艮止主爻從初而二而三感至三已有不能止之勢所以象曰亦不處言與初二俱感也然三正要在此際作得主定所以要執其隨如何執隨執下人之道也蓋隨卦剛來下柔執其隨則感不以我先也而以可感之理因乎人所謂男下女此下也所謂止以感說此下也若不以隨道自執則其往必吝矣如

股之不自止而與體俱動矣亦守正與家中剛下男下兩下字一義

九四貞吉悔亡憧〻（合同）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〻往來未光大也（九四心之象咸之正也人之感〻惟當以正而固乃得其理若憧〻往來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則從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四心位一身之感皆在心故不言所感却有貞不貞兩路以聽心之所感當得其貞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亡使為憧〻往來而已天下感應雖殊只一個理是理自然周帀一毫便是貞何必憧〻往來不是理之一便未

免憧々于往來童心爲憧々見識不定之謂也這都是害未感害貞之
所以吉也本義不正而感則有悔二爻當字同若一憧々往來心先作主
不定某体如何得定如拇如腓等皆從心而不定矣此
爲朋從如此何由感得人心故曰未光大也
咸以四爲咸卦主爻非也主爻自在三主感貞吉于四者
其位則心其爻則說之始其介則上下感應之交貞與
不貞正在四錯是迷殊百慮往來路口也
九五咸其脢武杯反无悔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象曰咸其
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說作悅
五居上卦之中脢亦居人身之中取象背肉者正以其
寂然不可動而能關係衆動也咸而至五已是透体皆
感々至背而乃是透体皆通故德盛者盎于背有呢于
心者必汗洽于背々之咸一毫不容思議又无一体不
通達者也咸其脢又何悔之有象曰志末易中末字有
正解大過曰本末弱繫辭曰本末也故以脢視心則心
本也脢末也以咸腓觀則心通腓々通心本即末々即
本也蓋天下无遺末之本亦无離本之末咸五已是本

末一貫故曰志末也上六曰輔頰舌脢雖居中猶隱而
不形咸至于上則發而形于可見曰輔曰頰則笑貌无
不是也曰舌則聲音无不是也蓋通內外皆是說意滿
出故曰滕口說水上出爲滕都是中心和悅溢出如此
方是咸之極致

總一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和平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
之心先自和平則其自脢至輔頰純是和氣感召如何
不過化存神若心先不貞這些衆体可容你矯飾一分

可容你隱匿一分終日感人都在憧々往來中如何得
人心總歸作德日休于咸可見
論感以无心真有神行其間何消得你動脚只志向在
此人心自應如范滂攬轡登車貪墨吏自去這時做咸
拇感腓若說自下一念真是感人尤速如蘭相如與廉
頗不消得有意去感他只這裡一下他那裡自服這時
做咸其股執其隨又有一等感人者自家也不如人已
自應了心思不到耳目未加之地默々心喻心化如偷
兒之衆王彥方知如洛中父兄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

明邵先生如這吽做咸脢至于感通之極並不容動容
開口只目擊便神孚如朱公挾見明道曰其在春風中
坐了一個月這是咸其輔頰舌請之聲色不大是也咸
速也感通之妙直是不疾而速神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恒必利正乃為久于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
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
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以艮止為主恒則以震動為主人但知倏而感倏而
應莫知其然者為咸不知惟有一定者為之主所以咸

感應也人但知至有常至可久一定不移者為恒不知
惟于變動中不失常道所以為可久也只看山與澤是
天地間形之有定的却无一息不通氣故彖之以咸雷
與風是天地間氣之最无定的其相薄者却千萬世不
改故彖之以恒其千萬世如一者何也不易之理也是
乃所謂久之道恒之貞也
恒德之固也取專一為恒〻字訓為久蓋惟專一也乃
能久天下之定理方是天下之常理故聖人不于无變
无動一而有常處言恒乃于千變萬化不失其常處言

恒所謂久于其道也剛上四句皆言恒道而主在雷風相與一句凡剛上行柔下行宜不成相與惟震剛上巽柔下適成相與蓋震主出巽主入出者奮而在上入者順而在下長男出而動于外長女入而巽于內豈不成相與之妙故先天方圖（在圖中間）震巽居中為陰陽相交之始即復姤相與之際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巽而動二句則皆言其相與妙處只有巽入无震出巽為无用若不先巽而後出動為妄動故動不以巽疾雷也巽而无震屬風也（秋冬之風无震出為殺物之風）惟雷風相與所以巽而動適

得動之妙震剛得巽柔為之應巽柔得應乎震剛剛柔相劑而成妙用此剛柔皆應也其當上而上當巽動而巽動當應而得應皆是天然不易至理不易至理恒道也所以亨所以无咎利貞相與故能亨動巽皆當剛柔應故无咎又得貞（相與二句即咸之二未咸應句巽而動二句即咸止而說男下女二句正如對）咸之義妙在剛下恒之義妙在剛上也

論久而不已无如天地然天地有闢闔還有混沌亦未見可恒其所以一闔一闢闔闢相禪于无窮只為道在是天地之久久于道也久于道故始而終終而復始始終來往何有窮盡所謂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天之為天是道不已之道日月有中昃盈虧不常所以久照只為得此不已之道四時變化往來不常所以久成只為得此不已之道成者成其歲功也聖人不是這久道如何能窮而變變而通以化天下可見天地萬物形氣萬殊俱有個不可易之道在不可易者情之正也故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觀四時變化而久成一語恒之道顯然明白可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風行雷動天地間至无常的風必入而行下雷必動而行上是天地間至有常的恒象有常者此一定之方也（如乾上坤下坎離南北兌東西皆有定方）方以類聚君子今日處于此明日往于彼此不能不易者也无常者所立之方也隨方而宜君子宜于此方之道即宜于彼方之道雖易而寔不易者也此為立不易方不易方謂不固方而易恒之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承羞也言人皆得羞於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恒六爻巽在内卦是柔来用事也最難得盡善故初凶三吝二僅可以悔亡初曰浚者（浚之浚）巽善入從初就入有深求不已之意所求者求可恒也夫初以其位下而質柔則婦道也子道弟道也以下深求于上曰夫子當如何又況當如何可乎以其時則事始也始事便求如何永得可乎所求雖正必凶之道故曰始求深也二曰

悔亡隨事得中庶幾可久之道巽本柔順三以究而躁不恒之象人而无恒何處非取羞之道這羞吝不知其然而来的曰或都是自取當受的曰或承又是正理中亦不免的曰貞吝所以然只為人失恒心自一處去不得故曰无所容也恒之三即咸之四咸四貞恒三吝蓋无巽皆婦道婦而為應則正也婦以不恒主于内豈不〻蓋吝此卦中之情偽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故有振恒之象）

九四震主動而上非不當動也只是不得中正之位田无禽之象田者獵也禽害稼之禽得禽田功方可成巽初有浚之病如禽然（巽為雞豕）田動不以中正如何去得這病故謂之无禽言不能獲此禽也象曰久非其位只是惜其動不盡善亦未嘗有悔吝之辭五則動而中矣只是柔中所以雖有恒德又能貞却只是婦道非夫道蓋

五之應在二他卦以柔中應剛无不吉者惟恒之二巽体也婦也五乃震体也夫也五反是柔道去從二之剛是從婦之貞也以婦道為夫道非制義之夫矣所以凶也此卦中相取相感之不同（貴道不貴恒之義于又益可見制義是道）上六振恒振者振動其恒〻以可久為道上處震終不覺到此振動起来這是厭常喜更改于恒道正相悖舉前念盡失之矣故曰大无功也

遯

遯六爻无定主亦无一爻稱吉亨蓋惟變化无常乃為

恒道若有一時一位可以為恒不必言道矣恒常也不過一平常從初一念少不平常便是喜穿鑿穿鑿豈可久謂之浚恒若到頭一念不安平常便是喜璦更変更豈可久謂之振恒浚恒无始振恒无終凶三之不恒自不必言五謂之恒其德矣因才不稱位只做得師四才足有為矣因位不副才亦終无功可見于道上少有未合皆非可恒惟二得中隨處當中差為可久然不過悔亡而已詳衆不恒之故則恒之有定理无定在脈然可明是所謂不易之道也

二少二長乾坤錯綜之交咸恒乃二少二長之交居下經首與上經截然有别上經非剛爻為主則剛爻原始要終皆陽剛用事咸恒柔爻始要終皆陰爻用事陽用事直頭无不盡善陰用事須有許多委曲斡旋方得盡善觀兩卦爻辭聖人于此另有一番作用换過一番局面所謂索行不流蓋謂此也故自此而後如遯如明夷如睽如蹇如損等卦皆另有一樣変通作用皆因柔爻當事故也此經之大關節

咸就是剥夬合體恒就是復姤合体所以居中局十二卦之中

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聖人之感人心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久于其道也咸速也恒久也其義如此

遯亨小利貞遯退避也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男女交則陽道當退處故成後有遯男女正則陽道當制動故恒後有大壯。

先天乾後天在西北居艮位是乾父不用事之象故乾艮之合爲遯猶卦曰遯則退也陽剛前進必有退乃消息往來自然之運所以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春夏陽之長秋冬陽之退艮時之冬也陽氣正當退藏惟有一退乃所以收斂元和而體孕春生之氣故遯者君子所以運旋造化闔闢陰陽大手段非遯不足以成變化利出入善觀遯者遯處即是生生之妙故遯則亨不遯則不亨其義與畏避而去遠引高蹈爲退步一著者絶不相侔故遯正是與時行也時行之妙全在剛正當位柔止順應夫以剛而得位柔而應從若不必遯不知已當遯之氣候君子正在此時遯方當乎天理之正位當合乎人心之安柔應乃時行而行此遯所以亨小利貞者二柔當浸長之時若不知順從剛大便是不貞如何得小貞所以伎之貞者全在剛大之一退也蓋大爲小之主大者處之不盡道小必失其順從之常大者盡其大之事小者自安其小之正利貞之義也由此言之以遯之時盡遯之義直與造化同其舒卷時義豈不大矣哉

卦象柔小浸則大退所以成遯然遯以爲小人避君子君子避小人之象則未足盡遯之義觀大夫七十致政歸遯也非柔小迫之也故精言其義人皆有遯又時時遯也必非有所避也髮始孕以一斂之終男始降自胃有遯因時盡義方見遯之義大

乾初爻曰遯世潛龍是遯之一脉乾六爻由潛而飛聖人時出之變化遯由飛而還潛聖人時入之變化故究極其道必知堯舜之禪方究得遯學一遯則大既貞小亦貞方爲各正性命仍是純乾作用故五曰嘉上曰肥嘉肥總事非大聖人未易語此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去聲小人不惡而嚴

天自上運山自下止但見天之有乎山未見山之礙乎天遯之象上運天自速山自不能及下止山自安天自

常獲被君子之于小人也亦然
天下有山天至近而遠君子與小人亦至近而遠終日
同處踈絕若千里也
不惡原未嘗踈絕小人天包山之度也不惡而嚴又未
嘗下同于小人剛健中正之体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雖尙在後尾之象見之道也不可以有所往但幽處靜俟可免
災目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音脫象曰執用黃牛固志
也以中順自守出避之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象曰係遯之
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遯之取象在陰陽進退間至于六爻剛爲處遯之人凡卦
皆然但內三爻艮止其所見卑而近外三爻乾健其所見
高而遠所以有失得不同不可泥剛柔之分便謂二柔
乃遯君子之小人也觀本義自見分明
遯之義全在識之高遠行之果決所以能與時行初以
陰柔居下豈有此等力量遯本非其能事只在以柔從
剛隨君子而遯遯尾之象夫遯惟其先幾遠去所以爲

高者爲尾重能遠脫世網悔尤隨之矣所以尾有厲又
曰勿用有攸往易中攸往皆有所作爲之意遯世大君
子原有事當爲但有爲于遯世更難初非其人故不往
乃晩災咎也二得艮之柔中雖不能與剛同遯又不言遯却
最以順剛之道者故稱用黃牛黃牛既中且順莘者遯
時及革以節一隨陽剛爲行止也二得柔道之用但須
要守得定所以稱執莫之勝說則所執之固也其不言
遯者只貴順剛不必同去乃爲遯也
三是陽剛能遯者也以與二柔同体有係之象夫係之
一念于遯最爲害事毋論係祿係名爲不可卽係于私
恩係于姑息皆柔情用事而有累剛大故有疾有厲至
于憊也係憊成係之爲道用以畜臣妾則吉豈有當進退
大関節而可係者乎言小吉正明其大之疾故曰不可
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上聲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遯之各得其妙在上三爻九四乾体當行止之介時可

遯即遯最是天理之適好處曰好遯惟君子適當其好
何吉如之小人如何識得此于達條路是閉塞的一般
故曰小人否不通也蓋君子循理小人只知私貪于遠
遯高義如何得通所以否也五二以中相應五以中行
則二以中順都是天地間至佳道理得嘉美之會曰嘉
遯々合時宜真是衆美洪集剛大柔小皆得其正曰貞
志也上九居天位得乾之終獨立于至高至遠在天壤
閒綽々有餘地超然自得而寬裕自如曰肥遯肥之義
有如碩道德則廣身名則大行徑則裕是為肥也工是

優游世位外人彼閑无所係于世々亦不得而係累之
故曰无所疑也无疑又何不利之有

總

遯之事々于則當位五之嘉是也其遯也卷舒一隨乎
時進退惟義所適達而堯舜之揖讓伊尹之復政窮而
孔孟之无悶天下之至美在焉所謂嘉也上則遯然出
世中正之外更有高蹈名位之上別有廣居碩大而无
可與群所謂肥也意巢許其人乎後世桐江之釣庶幾
近之惟四當幾能決時至即行其遯也閑世道而降之

机禁因家泰否之運若四皓之隱見二疏之先知東里
之深潜各伸其志可謂得遯之好者矣若夫其人非不
能遯者也以不能早決而失先幾之明則謂之係其時
必當遯者也以剛果不足而不能善遠去之跡則謂之
尾如東漢之末李范諸賢造非不高見非不卓而栖々
于時事卒斃身名此犯係疾之戀也太學諸生才非撥
亂德非濟時又不能緘默自靜徒以危氣附諸賢之後
而遭禍天下此犯尾往之災也此其失得不同均啓亦
異而皆有裨世道不悖貞幽故均可以遯稱也至如以

下流之品托高山之跡移北山而靦顏借終南為捷徑
則假遯名逆遯利斯其人之不足道无論已即有錮疾
烟霞耽情泉石以避塵匿影為事而于世了无用者曰
我遯世也其于當位而應時行之義似乎哉甚矣遯難
言也

大壯利貞（二月之卦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物方長曰壯四剛同聚于下方當進長如人之少壯曰大壯〻〻方盛之勢也然爲卦乃曰大壯則止又本彖元吉亨之辭何也壯之二柔與遯柔所處不同剛固進長柔亦正在當事時有漸嫌難移之勢是以在下之陽剛能然其壯也難有靡其壯也易故聖人不以其機之方進者爲可恃而深以來之難繼者爲可虞所深畏致謹正在一壯字所以不繫他辭而獨揭利貞爲戒甚嚴也

也

卦体乾剛在內震剛在外以剛而動如何不壯只是天地間道理得以直前奮迅固是遠剛動至于取戮敗僨亦是遠剛動其間有個貞不貞之分所謂貞者天理至當處也惟其貞則是天德動是天行如此剛動纔是走大既正且大天地間有何處不可行這壯便是不可少的若不是正大只把壯去行剛動須有時行不得這壯都是不可有的所以論剛動先如天地（坤曰至柔而動也剛）天地都只是正大剛不凌柔陽不侵陰所以生〻化〻不已此天地之情人若以天地之情爲情則大都是閑通柔小柔小都是順助剛大這壯使到底有用若不以天地之情爲情其始也或恃剛大而忽柔小又或逞剛大而凌柔小其究也強陽難繼太剛易挫必且以剛大而往于柔小以柔小而累乎剛大于壯之義何居

壯而曰大若有可喜然聖人所嚴不取是壯蓋氣有壯理先壯則貞是也氣得了理便是正氣剛大可以塞

天地配道義此氣也不然只是客氣客氣鋭于前必衰于後求其伸必致其屈故爻中以用壯歸于小人彖中不曰健以動曰剛以動正是一字之辨

彖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自勝者強）

雷曰在天上非時震而震不得稱在必四陽之月純乾氣候此時之雷乃爲在天之雷動以正者也若非此時遇壯則皆疾雷矣故君子之動非當時而正不動非禮弗履何正如之此君子之壯也（自勝者強妙甚）

雷在天上不敢崩非禮之念君子非禮弗履時〻雷在

天上矣故曰對青天而不愧聞震雷而不驚君子正大之情如此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于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按本義既用字精如家易中君子小人並參者如觀如剝如遯皆以相反為義味小象亦然正如遯同

大壯之所貴只是一貞九二剛而得中此則而貞者也

稱貞吉九四亦剛体與乾体同德其動也壯于內之定

德非壯于外以凌物此動而貞者也亦稱貞吉餘爻无言貞者矣四合二體乾能近而相取

初曰壯趾初乃事之始人腳下起步最要謹慎時節從初先壯一路去只知用壯如此而征豈不凶自初至四俱是同德相孚甚易惟其有孚初既壯四必以壯動天下事豈容一味壯乃必窮之道故曰其孚窮也九二于壯時一審中便必不窮所以貞吉九三重剛而不中剛而過者也剛豈過任得如此用壯便是小人之壯君子于此却有道非不用壯也能以不用為用以不壯為壯也如中庸南方之強以寬柔不報勝人稱為君子是不壯之強也如此全无一毫壯氣故曰用罔〻无也只是用壯用罔全在幾微之辨此際之用最難所以雖貞而危若一涉用壯便如觸羊羝藩不至傷其剛不已羸角之象君子小人只差這些故小象申明之如何是君子之用只任理便都不是壯也何當不剛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易容易之意言忽然不覺其亡也象曰喪羊于易位

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九四震体大壯主爻四動則二柔自動豈復能阻四之進藩決之象乾剛在內上行四因而動此其壯〻于在己者也壯在己自无不通行故為壯于大輿之輹輹在輿中內壯之象羊可藩與不可藩羊壯則觸與壯則行象曰尚往言得利往之道也六五則柔体則壯之氣到此全變換了喪羊之象五當正位任事剛壯之氣正要在當位時

用此真能壯者也惟其輕于壯而過銳在先必至消靡在後所以到當任之時不覺忽然阻喪于易正言喪之甚容易也喪羊若不見有壯趾觸藩等悔然當位而失其壯何取于壯故曰位不當也至于上六其壯全无可用了所以遂為入蓄之手二是方觸而羸上則入而不能出矣其退既不能進而遂又不能皆是不能詳審于前之故若知詳審則知艱難艱則自无咎矣曰詳正與壯趾征凶相對救曰艱正與喪羊于易相對救以詳艱兩字要壯之終指示切矣

總

大壯所不足只為五上是柔爻到底難得結局不能有終若思量善終之難安得不致慎于方壯之始慎之有道不要過了這些氣所以爻中歷歷詳言壯趾不可用壯不可喪羊不可觸藩不可發始壯要受累到底壯還受累直歸到一個中字方許其貞以此勸叫做自壯之強以此防叫做知難之法直把這些剛心壯氣都消歸中正天理方究得正大兩字壯之不足尚也如此

震為蕃鮮三至五襍撰兌羊羝羊之象乾本龍震為龍龍德知得喪知進退惟其羊也所以喪而不知得中道則喪失矣所以進而不知退終凶且難挽矣盡失乾震之用是以人生始而剛明易終不入于陰暗難始而剛健易終不荏于柔軟難語曰昔為百鍊鋼化作繞指柔皆不知正大之壯故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明夷離合坤全用柔道而晉尤爲盡美以五柔上麗兩剛下三柔上麗明得柔道之盡善也柔之所貴者進以從剛而已

晉進也日進乎高明之義（乎進明）以上俱言離明出地是方昇之日漸進漸光輝故曰晉晝也正是自寅向午之

日當陽之然豈不晉天開以下俱言順而麗明順則能承受離明麗乎大明則全体俱在光明中以全坤當旭日豈不遍地通明所以其明日進日顯達都從六五一柔進而上行所以如此妙蓋五柔上進得了大明之体所以下三柔上進得了麗明之順離明得居天位坤順得安地位這是天地間極光明全盛時候故以明君良臣相遇象之人所難者是明而出得坤陰更難者是坤陰全順離明離明出得地終日間常有個當空之照在坤陰順了明終日間步步依着天明去何得不日進

高明這都從一點虛衷上進來故曰晉進也

六五居尊與下三柔同德分明一個虛己明君下三柔分明是個順上賢侯康侯者安民之侯（坤爲民象）用錫者用馬與蕃庶之儀錫而獻于上也（書經師錫帝曰爲貢爲錫言坐供以下獻上爲錫）（卦体柔進而上行故以進上爲象）此順麗明之象晝日三接則明王遇下之隆禮也此離出地之象（三數如晝日皆離象）三接（覲禮延升一接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接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接也）

乾彖曰大明終始大明之緊獨見乎晉者（餘卦皆言文明）同人大有從乾上磨瑩過只是明之始事至晉直從坤上磨

瑩過方是明之終事明之難于終始正難在坤之順耳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天明透出坤陰自昭明德心明透出形氣此非己之自昭誰爲昭之晉之自昭猶乾之言自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故不爲人所信亦當寬裕則无咎也）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未有官守之命）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母指六五）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晉以五爲主中天之明初與二皆順體進于明都也同
稱晉如但初不應五而應四越四而從五難勢必有阻
爲若摧之者然曰摧如（按艮止有摧象）初能一以順爲貞則吉
所謂獨行正也大凡明之難進必見摧阻亦勢所必然
貴在一貞耳初既未能從五五亦豈遽孚初所以罔孚
初當此時只有從容寬裕以俟方是无咎之道蓋求明
以漸裕乃最妙之法五本得中之明在君則爲寵命在
人臣爲明命初遠尚未承受得來曰未受命也如二之
受福則受命矣二晉如又曰愁如愁與摧不同愁正是

憂盛危明之至誠康侯所不能自已者惟下有愁如之
良臣故上有勿恤之明君所以爲貞而吉又能受福也
父之妣曰王母不言君而言王母所受者柔順之福也
（二五皆柔只就受福如乾之二五則就利見此則柔分量之別）三處坤之上與五近下
二柔所從衆允之象志上行得以上進也
九四晉如句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悔亡又一切本其
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

未光也
四乃五之所麗同是明體稱晉如（與初二同例小象文可見）只是剛
質晉以柔爲主明以剛用便有上伺下凌等情弊五是
明居坤是康侯四處其間獨以不中正之明自專自用
（剛文）以此居近地分明有窺覘貪竊之象故曰以鼫鼠危
以貞中之厲而斷其不當位也鼫鼠所謂社鼠貪而且
黠以四剛明之才似非其類特以居近位最宜者順而
少自用其明則明皆入于邪僻私實所以至同于鼫鼠
蓋深儆戒之辭欲其知順五柔而已故不繫凶悔也

六五大明之君出地昇天之日更无疑猜悔亡也此時
明體已全只有計得失心未亡便非虛衷大度大明氣
象故戒以勿恤有順乎明者（如康侯）有不順乎明者（如鼫鼠）
一切置之度外以此而往明之又明吉无不利曰有慶
也爻辭言吉无詳乎此者大明之作故也
上九明極過剛明以剛晉其晉也爲觸物之明晉角之
象但用此明以自治則可維者與五以剛柔相維也邑
者己邑謂四邑也明不用以觸物及而用以克己何嫌
乎過剛故雖危亦吉而无咎只是外燭之明終非可恃

故又戒以艱貞亦吝而曰未光也

總

晉進也人能順了明只管進豈不是日新路豈不是上達路若一念有自用之明便不是順道明就入于僻小了若一念或發露其明便不能順道明就鋒芒太銳了小則最銳則角都是明中易犯之病所以兩剛又反不若山柔之為吉以陽道多專陰道能從故也今人用明不好行其小忠則但用以察人忘了自家一個順道未日進之明難矣

大凡自明非明順明為明故舜曰大智只是用民之中

明夷利艱貞夷傳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與晉正相反明出地自寅向午時之極盛大明之象明入地自未向戌時之極暗大難之象舉一世皆入幽暗中豈不是大難夷者平也明不能出地而至夷于地是全為坤土所蔽故有見傷之象然雖見傷而明体終無虧損則因夷而夷又未嘗不成妙用故明夷者聖

人因暗時善處暗之道非明之極至不可以語明夷晉日之出于扶桑明夷日之沒于咸池其明体原未嘗有二聖人之明時出而晉時入而夷其明体亦未嘗有二但所處之時則截然不同全明于暗之時視明于晉之時其難易何啻天淵故利在艱貞也艱貞二字聯讀言艱難之貞

晉明王居五位明在上明夷明位正位于二明在下其與二同心者五也故以在高位之親賢當五直以上六為暗主之不係于五可見獨夫暗極位非其位矣所謂

高而无位上六是也二內則文明外則柔順故不爲暗
主所傷此文王之事蒙大難蒙字要玩（卽蒙卦蒙字）將明未
明之意蓋外患在上舉世幽暗非文王一身之難乃通
天下之大難文王以日月之明漸開漸通之而又不得
露其明如蒙養然故謂之蒙大難當時无文王則一世
盡成闇汚矣此文王之善用其明也若箕子則身爲宗
臣文王之事亦不可爲矣（文王去則宜于去紂同國故必人王不同）其所處
更難只有晦其明以存一點爲國貞心故曰內難而
能正其志德爲艱難所謂艱貞此箕子之善用其（明也）

接商之末造主持當世者箕文二聖也文王爲西伯于
國難猶在外故紂自暗文王自明但盡其柔順以服事
殷而已雖有羑里之囚終不爲暗主所傷文王之位然
也箕子爲父師于國難爲內故欲正其志不得不晦其
明所謂晦明不待爲奴之日也觀其諫象箸歌麥秀凡
所以委曲維持冀留商祚者其志蓋不勝艱苦矣皆箕
子晦明之作用也故文王一日在藩箕子一日在朝紂
一日未亡必西伯與父師因而獨大之位乃旦夕不能
當此二聖人心一道同曲盡明夷之貞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出於地上之明其明之燭者遠入于地中之明其明之
微者微故用晦之明（與晦其明微異）更難于自昭之明有明而
晦用之然後可以徹于耳目不見之地達于悠久不息
之境此明之至也
彖曰晦其明猶因時之艱也象曰蒞衆則不必處患難
凡臨民君子必不可无晦明之用者蓋日進之明用以
自昭沉幾之明用以蒞衆此君子用明之別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有言（處而垂翼見傷之象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不避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
不食也
明夷上六爲暗主內三爻離明皆見夷于上者故同曰
明夷初以剛居下此明德之士宜進而上者也因在暗
時絕无上進之路故有往飛垂翼之象垂翼見進則无
可效其用也于行則三日不食所往則主人有言見行
又不能得其遇也蓋極言明哲不容于暗世其見夷至
于如此垂翼正與晉之錫馬反不食有言正與晉之三
接反看初是播棄之諸賢避海之黎老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向明除暗得其首惡之象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二文明之主文王是也雖日從左而震則升天從右而先則入地明夷入地先從上升故有左股見夷之象然二剛相應豈終于受傷有拯馬壯之象三剛得拯坎則為股以傷拯震則為馬之壯夫以二之文明何至左股之傷何待拯馬之壯其當夷則順受而夷可拯則盡力而拯背人臣柔順之極則故曰順以則也看來文王一吁而囚羑里是左股

之夷蓋指君致治雖文王无所用其明與十亂同心救世是拯馬之壯蓋用賢維持則文王猶得盡其心也拯有拯已極天下二義然拯已亦所以拯天下也

三居離之上文明德全体雖在地下光輝漸達有出坤暗而向乾南之勢故云于南狩于往也狩兵戈之象大首是暗之極者得大首去其元惡如離云折首也時方暗極三以明去暗宜見疾于時然三之狩乃正己而物正原是德威之明自不得而疾之如以為不可欲速覺昧沒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此南狩之象大首如伐密伐崇是也卒之不見惡于暗主反賜西伯得專征伐此為不可疾之貞其時已為化行南國之文王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舊以大者為紂非明夷之義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離体為至明之德坤体為至暗之地下三爻明在暗外故隨其遠近為下而爲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寓故猶可以得意于遠去五以柔中居時地而已迫故為心雖正志以心其明之象上一爻為暗君也

四五坤体同近暗主同在暗國同以正為志者也箕子

親則叔父尊則太師德則聖人商家一脉身之所任故于五直云箕子之明夷五主位也其次尊而親而賢无如微子故四有像于微子爻中雖不言微子如四之時位微子適合其道入于左腹入則與五同一心也于出門庭出則自有四當行之事也所云獲心意即利貞之心同以存明明道在己為正也存明所以存商也謂之在腹者腹坤象左為生道微子之去以生道獲箕子之心者也右為死道若比干之諫則以右腹獲箕子之心者也故三仁一心也无非知紂將為入地之晦故箕子居尊則以不去為正微子左而

次則以存祀為正一去一留委曲留己之明使少延一日則商家之脉尚未息一日故曰明不可息也至不得已而存其明為洪範之傳則箕子之心滋戚矣

于出門庭其義最妙凡國家多難有王其事于中者必有出而分其事于外者然後國事庶幾有濟微子之去正有深意彼當論之使紂惡既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亦事之不可知者也則箕子輔于內微子迸于外六五之明何至遽息此則微箕之正志也若朝鮮之封抱器之歸皆其志哉或曰詔王子出迪我不顧行遯豈

知紂之必亡審矣曰知必亡者聖賢之智也明不息者聖賢之仁也知此然後可以語明夷

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可見三仁不晦明以自存則紂之亡久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照四國以位言

上則闇之極明于是息矣謂之不明豈其初本來便如此初之明未嘗不可登天未嘗不照四國只是後來日昏日墜盡失其天然之則二是臣則上是君明乃自失也在上之明既入于地在下之明自將出而登天則闇者見謂夷人之明究竟適自夷其明而已明者見謂自晦其明究竟適愈成其明而已

總

出地入地是世道大翻覆自昭自晦是君子隨時之大變化

襍卦曰晉晝也明夷夜也可見君子所以通晝夜只是一點離明又曰明夷誅也則晉賞也可見君子所以

裁成民物只是一點離明

家人利女貞（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

上經乾坤後坎是六坎三男首合下經遯壯後四離巽此而三女終合男先女後之義

巽上離下二女同居象居室之內曰家人家者天下國

之本故化行一國易化行一家難化行乎家之父子兄弟易化行乎閨門之家人難是以利女貞女正而一家之人皆正矣卦體則居五柔居二得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凡一家之中必男先正位乎外斯得女正位乎內然必女正位乎內方可謂之男正位乎外蓋女有不正即男之不正也男正便是得天道女正便是得地道所以造端夫婦便察乎天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要其所以正不過二個從男卦中以九居五所以為一家主者先得其正故一家從之則皆正分明得了君道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正則子婦兄弟无不正家齊而國治天下平一齊俱正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女人于一家中為卑為小然未有女不貞而成家道者故堯試舜曰刑于二女詩稱文王曰刑于寡妻蓋女之貞不貞皆家主一身之事也貞得女方正得家故特以嚴君歸父母見一家之本在此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是南方長養萬物之風君子之風自明德出是一家溫和之風中庸曰知風之自慎風自火出故君

子患无離明之火不患无巽行之風言行者發乎近見乎遠有物有恒正修之于居室之內而風之于千里之外火出之風

離火言象（書曰言揚火也）言防其空虛有物則實巽股行象行防其不果有恒則果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呼落反）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人以二女言則主在二四以一卦之主位言則主在
五初九以位則下以事則家之始語曰教子初孩教婦
初來故閑當有之于初閑者內外有閑尊卑有閑有閑
方得為有家閑于初正是先事之防故悔亡故志未變
若有悔而閑則志變志變則雖閑无及矣六二正位乎
內者也成事為遂无攸遂婦不主成事也進食于尊者
曰饋在中饋惟以養親為事也婦人之事不責能其所
不能而在能其所當能在中饋所謂惟酒食是議如此
方是婦人之貞巽順之極故曰順以巽也九三居上下

內外之閒近比二四介限正要在三分明故言節節即
閑也嗃嗃未免嚴于節所以悔厲然不失家節吉若嘻
嘻紬反次愛而書故有嘻嘻之象使必至于失節所以終吝也或曰嘻嘻笑聲
指嚴而言也然家道以過嚴失者十一以寬失者十九不若作嘻嘻為更切人情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四位五下四能順合一家成順家所以富順五故也記
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惟肥可以言富家

四以婦言之則家之主也係一家觀法者總以順五為
貞故曰順在位九五正位乎外五正而宜家人宜兄弟
父子兄弟足法如此不惟一家之人通為一身且天下
之人通為一家故推之假有家假即格字至也總到得有
家也教家而所以教國家道成即是君道成故稱王假
假則一家之中自无疑貳故又云勿恤吉其所以能假
都是一段親親之愛真血脈流貫全不是一毫勉強得
來故曰交相愛也上九有家之終一家之父子兄弟夫
婦无不心心相信而有孚道亦從上之人有威可畏有

儀可像家之人无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曰威如吉
如其所謂威如者貫貫是以身帥先所以家人不令自
從如閑也節也則也原非嚴以律人只是嚴于律已都
從反身自脩來故象曰反身之謂也大學所云有諸己
而求无諸己而非嚴身之恕正是反身之義

總

家人以順乎歸二四則婦正之義可知矣以閑歸初九
以節歸九三以威歸上九則男正之義可知矣然閑與
節與威則主嚴究五之所以格家又只是一愛蓋惟閑

也節也成也乃所以成愛舍此言愛則愛亦嘻嘻而已
絃之歸于一身其身正不令而行故言有物行有恒又
正身正家正天下之本也此之謂風之自
楊誠齋曰正者非正也蓋有正之者然正之男也正女
以男正男以父父正以身身正以嚴又曰以文王為君
以太姒為妃以王季太任為父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
為婦以周公為兄弟其不交相愛乎
孫聞斯先生曰勿恤二字有至味姑息之意也家人最
難祛者姑息一念豈知勿恤之愛乃為真愛故曰交相
愛也 勿恤故入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釋卦名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
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
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家人二女同居風火相生巽離東南一氣其行同睽二
女同居火澤牀性離兌南與西相踈 坤在中間 其行不同睽
之象人有氣稟自然有不同不同處便是睽須要識其
所以睽方可以反異而為同語曰識性可以同居此睽
之時用也火澤之所以睽在動處見二女之睽在志不
同行上見性其居雖同有各行之志而以成睽惟其不
同行未嘗不相成之用所以睽中有吉說麗明三句正
明致吉之道火澤一上一下所以睽說而麗乎明睽者
便可以合其妙全在兌柔與離柔其道原同以兌去合
離柔進而上行也則說不與明睽矣以離來合兌離柔
得中而應二剛則明不與說睽矣是都從柔進得力故
云小事吉謂從柔小處盡道其事所以吉也人心明易

向上說易下流中心之說常依本心之明便是說而麗明然其道无過一個虛心順志皆小事也故小之為用用于睽則其用便大試看天地合而生〻其事同也然天地之体自睽男女合而居室其志通也然夫婦未嘗不睽萬物並生並育其事類也然形体未嘗不睽只是睽處有合之用此睽之時用所以大也

天地間陰陽豈可相睽然不識陽尊陰卑之分如何合得陰陽剛柔豈可相睽然不識剛克柔克之義如何剛得剛柔故不睽不成合不睽不成妙用其得合處无過

一個以陰從陽以柔順剛而已所謂小事也（夫子告樊遲曰舉直錯諸枉樊遲見之便是此究竟能使枉者直夫子說來何嘗有睽通見睽之用大）欲成家人之合處必不可无睽之審異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　睽多從小事起還從小事修故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上火下澤天所分定原是異而不同底然火何嘗不可為澤用澤何嘗不可為火用君子于異處不能強而同于同處卻能合其異所謂同而異象中曰睽而其事同象又曰同而異互文言之正見異不妨同〻不妨（異也）

同人曰雖物同非苟同〻中有異也睽曰同而異〻非立異〻中有同也正可參觀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昌逝反）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睽以二体不同相睽故六爻各以相應對說

初與四相睽當睽宜有悔然同德也且睽于初易合

于後所以悔亡喪馬難于上進之象勿逐自復不久可合之象其要只在能見知與四同是剛德可起處只為四陷于兩柔（然成終体而以可起）見得病在兩柔自知同德可與故見其惡則咎可辟也（如云狀見人之時而見之則恐未然）二與五相睽然五本以柔中應剛自能下求于二只要二有遇之道

巷（說文曰里中道）古制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九二自處于巷先立于大道之地自然六五來合此遇主之道也故曰未失道易中言主如夷主配主（豐）只是一卦主又不必言君所謂巷只是通行之路亦不必添入委曲其道

等字大槩二剛中可以坐待五之合只要自己麗明不為六三所蔽使是九二之巻也

三與上相睽初是事始二得中其睽易合三正在下行之爻（陰性下）又睽之已深所以自生起妄見來見與之曳我也（四猶以始為與）見牛之掣我也（五為離中牝牛）其人正指上九既見其睆（孤于上之象）又見其劓（兌于坎之象）无非可惡之狀然此皆未合之初也三上則剛柔相應又〻得相遇相遇則欲相合矣所謂无初有終遇剛也（二五剛在下柔在上皆剛又三上柔在下剛在上故爻而字交）

九四睽孤遇元夫（初九）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如此）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三爻皆當與下遇者四當遇者初也論其以九居兩柔之間迹不相得有孤立之象若與初相遇（初與見則四可遇）則自交而成孚雖厲何咎初九同剛德故稱元夫二女患其志不同行遇則同行矣故曰志行也六五正是上進得中之柔所以通一卦之睽者全在五故悔自亡其與九二剛柔自相應與无異同宗之相親故曰厥宗（即同人之同人于宗）其柔道之美用之无往不宜无異噬膚之易合（即噬嗑之膚人〻可食也）以此而往自與二成巷中之遇曰往有慶也上九之明見而居高有睽孤之象三先疑上故上亦疑三〻見上之可惡故上亦見三之可惡（三以柔見劓故見其曳掣）（上以剛見疑故見其時味）豕而塗鬼而載所以先張弧後說弧皆妄見也豈知三亦非寇原是睽婚能與之相遇自然和而成

婚〻則吉矣（姓字則字相呼）象曰群疑亡疑則生出許多惡見遇則所見者反成和洽可見總是疑心所成睽之吉不吉在疑不疑之間而已

總

火澤本体既不同行以揆揆言之揆坎既疑于傷離之明揆離又疑于傷兑之說所以並易成睽是以爻中多言見言遇見者謂不二不三之真見既見其所以可睽之機又見其睽中有不睽之体若此見不透只見其可疑可睽而已如隣人竊斧之見是也遇者謂天然自合

之正道必于乖睽不同之中尋其所以原同之義使睽者終不睽也所以六爻皆有先睽後合之妙

家人明在內巽在外以有分有別之見行之以巽順此思以聯屬之道其明藏于內故曰家人內也睽說在內明在外以審同察異之見本之以兌肅此義以裁制之道其明顯于外故曰睽外也如時說云家人言父子夫婦兄弟為內睽言君臣朋友為外則不可盡君子一身原通入下為家無得分內外家人之中無處可少睽之時用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兩卦合觀方得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西南平易東北險阻）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家人內也睽外也內外皆明然後艱險之途享通之會皆可以平觀而險夷一致故受之以蹇解

蹇難也乾至健其德行恒易以知險坤至順其德行恒簡以知阻知險知阻無過一難字蹇正是知險知阻學問所以程子曰蹇之為難如乾之為健蓋人勝一難心便有無限戒謹勝一易心便有無限縱肆蹇者一步不輕之謂人一動足都是其難其慎之心何患于險阻所以蹇之德為難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可觀蹇難之義彖曰險在前人生當前之境原自措足有險但不知坎德者不能見險不知艮德者險在前又不知已有當止之處惟外常見險內常得止以定靜不撓之衷燎知危知險之見此然如山之常定而靜照險

機之在前既能見又能止所以知險知阻者孰智于此故曰智矣哉原非是見事勢艱難有所畏避可以言蹇亦非是不敢措足止而不前可以言能止也

見險則萬沒常在目前能止則此中常自一定故一個難字是聖賢動心忍性運際工夫常存得個難心雖千險萬險自有一條平易路可行此為西南之利若不知得難便坐在險中不知所往此為東北之不利曰往得中者（力在往字）坎艮原在東北坤在西南自坎艮往坤便是東北西南周人全体不落偏曲之見此為得中知以陰陽之位言東北俱男道往西南從女道通得陰陽之中也若仍在東北則有止无往无往便不能通故曰其道窮也蹇之所以難〻在得中正道個中正之理原在人心（即坎中九五爻）只怕不能見若見此中正何往不利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若人能以其難之心貞中正之理以此居天下之位真是正天下而有餘堯舜䘚業大禹克艱不過此道故曰以正邦也蹇之時用豈不大矣哉

一曰往得中再曰往有功蓋險无中止之法所以要往惟有往乃有來有往來方得通中庸曰无入不自得有入方有得入即往也爻中皆言往來即此兩往字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上有水〻雖險所以行其險者在山而不在水故君子觀蹇象知境雖險所以行其險者在身而不在境是以反身修德重一反字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〻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〻終无尤也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爻中皆言往來往者從險中進步去也來者從往中得

力來也往來是活字着力在一蹇字惟其向前去步〻如難則一步一步自然有得手有成就一往一來便不窮而通便都是西南平易路故蹇之妙〻于往來（而已）看蹇之往只是要往而向中正所謂西南之往也初蹇之方始從初便慎步久自光輝（艮体光明）來譽之象只是從初之往〻要從容不可便覬其來故象曰宜待〻只是待其自通也（此是待譽之謂）二五正應王臣之象蹇〻者畢志盡力愈蹇愈前全不知有身故曰匪躬如此方于臣子之事无愧終无尤也九三艮之主又反身脩德三之能

事又內体已完正當往而應用之个要反必在此處反
故曰来反蓋不能反必不能止然非中心實見得歷險
之本在我有一段求自得之意何以来反故曰內喜之
也（本義反就二陰蓋以陰在內也恐于蹇義未協）
六四往蹇来連象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內也利
見大人以從貴也

六四一爻上是五下是三皆剛爻卦主入險在四難過
正在此處歷得四險則五與三相連連者中正得其中
正止得其止通而為一也只在四之往耳陽當位故曰
實九五居位得中天下遺大蹇艱惟五任之肩擔任鉅
亦惟五能之謂之大蹇大蹇則克難之道已盡一卦之
衆来共其艱故曰朋来即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妙在得
中天下无得過无得不及所以朋来取正以中節也上
六要終不忘往蹇則其險之內者自然日積日累而德
成碩大故曰来碩結成碩果也這皆從反身自修來故
曰志在內上乘于五到底從五方是到底知險故又中

以利見大人象曰從貴從中正之道而已（本義来連只指九三看當位實一語還在九五）
象曰見險不但見險之可危正要見險中定有中正之
則在焉能見險即是見大人也始而見之而從斯謂之
往蹇故上爻又以利見大人終之

總

二五不言往一則曰蹇蹇一則曰大蹇通天下為一身
之蹇曰大蹇以一身任天下之蹇曰蹇蹇餘皆言往各
以位別初從始而難究竟得易可以得譽是未然語三
將應用正要在自身上着力故云来反是到手語四正
入險往中正在此時得止中正亦在此時来連是成功
語上工夫到底方許吉字是无窮語要得譽必須反反
方得連連方得碩一串事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難之散也 音蟹）
彖曰解險以動〻而免乎險解〻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
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解也之倒体（水雷屯 雷水解）解字之義正從屯字來屯曰動乎
險中貴在險中能動其動難所以要不寧解曰險以動
貴在動而遂出險中出險處難所以要免乎險蓋屯是
始交之動尚在鬱結冬寒時候所以屯之義為盈既有

這一番結塞必要有一番通達使塞者能開結者能舒
達坎中一陽方得流行所以要解惟險而有動〻能遂
險使險者盡通達而為生机方是免乎險此之謂解〻
者時至而動君子當机時出一段真生意也
利西南者東北男位主發生西南母位主成育不有成
育不足以承受發生之氣君子有設施必有歸藏不有
歸藏不足以完成設施之用故坎（北）震（東）之雷雨必須
往西南之坤位方得周天霖被方得實落有生成功化
這纔得人〻衆澤故曰往得衆坤為衆也來復吉夙吉

則指九二九四言也兩剛爻皆主而二尤為解之主（坎二
主四震主）蓋坎中一陽萬物之所孕藏必先有此一腔生意
蘊含乎中然後有震動可出故无所往則須來復无所
往謂未有所往也未有往而能復此坎中一陽自然可
以善震之出于不窮故來復則吉能得此中也（乃字有肯力）
坎以後必須有震之出故及其有攸往必大有作為而
後難破險出生机總无處不發育所以夙則吉夙早也
敏也此時間不可失須及時敬謹故往有功也震体恐
惧故云夙蓋有坎之後斯有震之出雨之蘊釀者厚則

雷之奮發者神此來復之吉也惟有震之動斯得成坎
之解必雷為轟雷則雨為澍雨有攸往之吉也蹇之剛
中在上故惟有往而利見乃有來而祭而反而連而碩
解之剛中在內故惟有无往之來復乃有攸往之夙吉
往與來之間易之所以為主者坎中一剛而已此所謂
心天也（交中得其天即來復也 一卦以此句為根本）
天地不解不成造化天地一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
甲拆達坎中一陽破胎出卵都成化育流行也中盈滿
之雷雲至此盡是普遍全坤（西南）之化雨始之難生者到

此生〻化〻解之時所以大也
蹇險中能止一步一步有戒謹恐懼之心故蹇難也自
是一段謹凜收斂氣象解險中有動一步一步有活潑
開通之妙故解緩也自是一段紓徐寬裕氣象見險是
擇地而蹈故西南東北有利有不利動而免乎險則隨
地可通故西南既利東北亦未嘗不利但必須從東北
而西南解之分量斯滿耳 无所不解謂之得衆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屯之雲雷只是氤氳之氣畢竟雷要奮發雨要滂沱故

雷雨非大作一番不成天地之解作字有力雷天之威
雨天之澤君子非有一番恩威並施作用不成解故以
赦過宥罪過小則真赦之罪大則從輕而宥之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
戎又誰咎也
解之義取其去險故爻中曰獲狐曰解拇曰獲隼皆去
險也六三既乘二又不應四言險无如此爻故二四爻

所獲所解皆以三當之時 本義以三陰爻爲三狐初爲拇說卽以上爻爲隼皆有理總之活看方得通
初六雖是陰体而能應四剛柔相與之際其險易解故
義无咎二正是剛中所以能有獲謂獲三也能有得〻
中直也貞而吝三負四近而不相得 四上動三下陷 郄又乘二
處非其地所以致戎其取羞吝正理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
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
以解悖也 本義四上兩爻解字俱實公指四能解險者必剛也
四爲動之主又以其近三如拇之有累 震爲足三在下累拇之象 故
必解而去之斯衆陰皆朋至 初柔得應五上同作 而相孚矣以九
四之才可以動而无不獲只爲其位與三比 擬坎 與二之
中又不相應所以尚有拇當解 一卦解字在此爻 以剛不當五
位也六五居正位必聯合君子之交相爲維繫以共解
乎險斯可以得小人之信從而无不退聽矣蓋君子之
交合則小人之群自散有不覺其解而无不解者故曰

小人退也退字可味五雖得位必藉九四以動險故妙
在一維惟四有朋至之孚斯五有小人之孚也上則解
之終險于是可免矣小人之雖去至此可必去矣獲隼
之象（隼六指上言在上故曰高墉）五隼獲而全卦之柔更无悖而不
順者故曰以解悖也
解五爻皆陰陽不當位惟上六當位故以動之時歸之
（詳見繫辭）震之究為健故以有獲歸之凡震居上六多不全
美此獨為全美惟其有二之得久矣然後有上之射隼
此先有來復之吉後有攸夙吉之義也

總
天地解而雷雨作解是通結蹇去纍累期于盡善盡美
學問于世道是開泰致治時候然爻中所言獲言解言
射又若銳銳乎去之甚難者則以世有小人其險之去
其非易也故觀言狐可以極其媚惑之狀觀言負言乘
可以極其凌與傲之狀觀言拇可以極其依附難割之
狀觀言隼可以極其鷙悍之狀而君子所以去之之法
只有一孚孚則心悅誠服不期退而自退矣可見小人
雖極險君子處之原極平易所謂西南之利如此至于

小人孚則又皆為西南之朋此解之極致也小人之險
皆人心藏伏之險故須解
蹇言反身不知反雖見險不能知難也解言來復不知
復雖有動不能免險也蹇言往是從心体難處歷過方
有真正可得解言來（復吉）是從心中險体復來方有真
動可出故處蹇要在難中求易曰利西南處解要在易
中免難亦曰利西南乃其所以為難為易先非于己求
之而已
爻中歷歷言險情狀之幽隱負乘之竊據拇之牽纍隼

之悍悖一步一步要解則一步一步有動之時在時不
可先不可後所以夙則吉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損下卦上畫之陽 益上卦上畫之陰）曷之
用二簋可用享（言當損時則雖薄无害）
彖曰損〻下益上其道上（時偕）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上經以泰否居中下經以損益居中損益即泰否之第
四變（一變而益二變蠱 嗑賁三變咸恒）損卦止在上濃終成泰之事益
卦震在下從根餙否之事欲盡損益之道方得有泰元
否故夫子櫽卦翻損益于上經翻否泰于下經以人事
回氣運非損益其道无由也
損益乃以兌巽二女之事完成震艮二男之事益從柔
道以補剛道先致力其小以求諸其大精細工夫也損
者以日減為日增之事益者以善下為善進之事損兌
在下要從兌說進步故其妙只在上行二字益巽在上
要從巽入得力故其妙只在下（上）下二字損下益上即
損內益外也人若肯自家從身剋治自然向外都得通
行工夫只要自損便是得益故卦名之以損而曰損德
之修也損上益下即損外益內也人要取益于外无如
虛受于內〻既得益于外原无損故卦名之為益而曰
益德之裕也
損益二字原不可拆開作兩件看未有損而不得益者
又未有得益而猶可謂之損者只是必先有損然後有
益故損之為義聖人教人下手求益妙法卦体艮止在
上學問到得止天下之益孰大于是只是不止行如何
造得然止田地惟有一損使得上行益人所以无進路
只為見得自家十分有餘一知損便覺不足自然常〻
求進不到至極不止進則益矣故損下自然益上所謂
其道上行也舜之舍己孔之克己舍與克都是損下法
一損中有无窮妙境所以既說有孚又說元吉又无咎
又可貞又利往而尤可貴在有孚蓋不能損者縱有好
善樂取念頭俱作不得実見便道處有隔礙若窒〻能
損這一點自无自虛之念真如谷虛而衆善自歸何有
不孚這一孚便是天下第一件美事所以元吉更何過
不可補所以无咎真是萬事之幹可以貞之永久所以
可貞又何往而不利所以利有攸往皆從有孚得來故

彖文下一而字千斤萬兩見不損不成孚孚則衆妙自集則所云益上惟此虛心自損而已曷之用二句則又精言損道之妙言只怕不能損不怕不得益只要損得合法不必較量益之有无眞能損者卽二簋之約亦可成孚象曰二簋應有時時者理之當然處若當損便損過得其時則雖所損者小而所得者已大益一念虛而天下莫大之理已在是矣曷之用三字正見自擇時宜之意最有味夫中常損之益正合時之損損之盡善者也

兌本柔艮本剛損下益上乃曰損剛益柔者蓋凡兌巽皆以柔損剛之卦也說以說乎乾剛入以入乎乾剛用柔濟剛也凡艮震皆以剛益柔之卦也止以止二柔動以動二柔用剛濟柔也損以兌要艮止非損剛益柔乎損兌益坤凡盈必損損虛必須益內三爻分明以柔損盈之象外三爻分明以剛益虛之象盈虛損益一自然適當之理時所當然故曰與時偕行不識盈虛之時則不知損益之妙不能損必不能益矣

損內体兌說人只虛心悅理便是損道自然上行若損民益君之說乃陸堂公對君妙語不可以概損義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澤通氣澤氣上蒸則山潤益上之象澤惟虛則氣方上行損下之象懲忿窒欲是日減工夫修內之法故君子以自損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塡壑又曰忿者汹湧欲者流蕩皆澤之象必見山以鎭其澤卽懲窒之象合二義見聖人立象盡意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損之能益上者二也受益者五也而非三之損无以上

行三行然後得止于上而益成矣蓋柔能損而剛能益柔也倒對是益其爻義亦然

初九說体上行之始爻人所以不能損只爲認得益不在己若曉得自損就是自益都是一己身上事速損自不容緩亦不容他諉故曰已紀事遄往自己事自己去盡速往則无咎遄之言要也酌損云者斟酌二字原爲酌酒用損下益上其說以進之不多不少適當其可如酌酒然則上不期孚而自孚矣其酌酌此時也二簋可用享正妙于一酌如此自然是以合上之志故曰尙合

志謂所尚者以誠意上行斯心志之相合也二剛中之
說以此上行得居下正道自然益上若不守正而行便
有征之凶居貞之益皆自能以中道上行故曰中以為
志也與初爻志字同凡真能益上者自无須損故弗損益之方
是真損真益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成卦者當致一也象曰
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一卦主爻行謂上行夫能益上者在初與二兩剛
剛本上行阻之于前者三也陰下行所以三損則初上行
而與四合二上行而與五合成致一之功矣此三人行
損一人也一人行即指六三也九在上能益一卦之益
者也三上行則與上合而亦成致一矣此得其友也使
非六三一損則三不先行初與二皆不得上交何由益
上故曰一人行三則疑也益以兆体二剛一柔非是同
氣所以同行則疑若純卦有何疑惟三行而從上則四
五亦得初與二以從之陰皆徒現是致一也致一則益
矣一人行二句文義蒙承上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
佑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
益之大得志也
四與初相應初上行四要能受使己之病來去如何受
得益所以要損其疾此損字與此卦下之損而以損為益之義同四柔又不
中道是四之疾艮上爻震下爻皆有所不足初曰遄往惟四之疾遄
去則初之益遄來故去使遄疾去益來何喜如之故曰
亦可喜也六五虛中能受正益二剛中或益之十朋之
龜也龜重物五貝為朋十朋寶之至貴者惟五實能順受謂之弗克違猶
云欲違不能也弗克字有味猶云弗克辭亦然受善斯大故曰元吉
天下之益无不歸之曰或益皆從上交得止來故自上
祐即自天之祐也上九為艮之主損道上行至此得止
得止豈惟上能受益全卦皆受益是下无未嘗損也故
曰弗損益之二之弗損已弗損也上之弗損于下无損
也益莫妙于弗損故全象所云无咎也貞也吉也利往
也皆于此見之大以下之損皆歸而益上得臣之象也

然上益則合四五成益无家之象也能受天下之益又能使天下皆受其益々有大于此者乎此損道之終也三上行合止則曰得友以上而得三則曰得臣相呼應之辭

総

損義莫要于一時所以從初便要酌于前文言之矣妙于常損之益故兩言之莫大乎得臣而无家故以要終爲正得尊位則得臣宜係于五今止言其受益以十朋之龜歸之而得臣則係于上者損道尚極惟聖賢乏以

當之益合天下之善及至上下有孚則天下人々受益皆得止之益也此何關有位无位哉此義也于夫子可以觀之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益只是一理有損便有益然卦体却不同損要上行損主六三却是陰々性下而不上所以三損下而到方得上行用力在損三故命之爲損益要下行益主六四亦是陰々自然下只要初剛應便成了益得力在初之

動故命之曰益亦云損上者承上卦說來損剛之体在上益剛之体在下是損上益下也上体風入下体雷動上之人以巽德風起在下々之人能從上而與動適是心孚意肯而動所以民說无疆到民說田地豈惟民受益皆上之益也故總謂之益

損道盡于上行益道盡于下行風行于天雷出於地必上有風行而後下有雷動是自上下下也陽上升難于下惟一下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君居上難于下惟一下則君德下通而光明其道大光也其所以下々者五以

中正益二二以中正受益中正之道何所不利故利有
攸往巽與震皆天地之木德即天地之仁德上以仁風
下以仁動一闔生氣流通更何阻滯所以利涉大川山
澤爲損兌艮秋冬收斂之氣日有退風雷爲益震巽春
夏生長之氣日有進由動而巽正是出震齊巽由春而
夏一路進長不已故曰日進无疆此以其德言无不利
也（自下卦泝到上）風在上是天之所施雷在下是地之生氣風
鼓雷動物物各被何有限量窮盡故曰其益无方此以
其体言无不利也（自上卦退到下）聖人以上益下與春夏同日

進與天地同施生无時不益所謂與時偕行也
損下益上非其時不可曰與時偕行時損而損也損上
益下无時不可亦曰與時偕行時時有行也損下之自
損則可以益上還以益下故損卦言益之益下之受益
上亦有益而无損故益卦不復言損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雷之勢交相助益）
風雷相盪倏忽爲変曾无定迹以撓萬物以鼓萬物但
是時候一到風雷便到風雷一到天地間生氣便撓過
一番故君子以遷善改過爲風雷之益

山下之澤通氣要漸漸透徹懲忿窒欲工夫亦漸修漸
盡風行雷厲其相薄敏速而神遷善改過工夫亦速改
速化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益六爻剛柔之義與損同而不同者位故五益下二受
益四爲下下之主此與損同者也損三有疑益四无疑
陰柔而上行則疑下行則當也益有上凶損初則无咎
損剛在初自能上行益剛亢而在上則不能下下所以
凶此情之不同者也

益者上益下也巽曰風之初與起而動于下方成益大
作是天下第一件作爲利用爲大作是做天下第一等
大事也震初一剛元善故有大作能事稱元吉无咎惟
爲大作方是天地間第一樣有益下固得益而上亦益
矣象曰不厚事者初在下未當位任事然雖未任事卻
立定根基做天下極大事所以謂之大作而得元吉此
一爻伊尹在有莘時似之躬耕而樂堯舜之道是何等
樣作爲所以有爲天下受其益惟未事而爲大作者斯
能事而可望十朋之益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
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以中正應五故十朋之益歸之冥能承受得來方冥
受益故亦曰弗克違（結說六二如克來違）只是要永貞蓋貞而不
永終是不貞如何得吉（損五不言永貞而此言之二以下益受益易失貞也）王用
享于帝就作永貞之象看（省妙）天下之受益于上知其有
益而順受之還來見其貞如王之享帝何嘗為避益子
帝而誠敬之心永永不二方是真享上處王以此心事
帝臣以此心事君永貞之吉吉以是也如此方无處不

是益故曰自外來吉莫知其所自來也損二得中故有
弗損之益益二得中故有不期益之益皆至精之義龜
重而不食天下之至寶居上者明四目達四聰爽之視
聽合而為上之視聽此損五十朋之龜也居下者行而
著習而察不為進居昏昧之民皆為由而能知之民此
益二十朋之龜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益之以凶事者益儆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故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
六三與二同是震體皆受益于二者二得中受益易而

正三不得中受益難而偏故益之必用凶事何為凶事
天之施益有兩端亦有雷霆君之施益有褒崇亦有摧
折凡夫儆戒懲創皆凶事也皆益也在下者承順受之
益益來必得之固受凶事之益益繼得之固故曰固有
之有孚二句則又教三以受益之道與二爻永貞吉二
句一例言公言圭皆震象（震為長為玉）
三雖不能如二之以中應五若能孚五之中則亦受五
之益可以完得震之事（三互五之終又）用圭而通五矣其孚中
行之道何如二二之永貞則有二之中而與五自孚也

二曰享上故三曰用圭圭通信之物告公三告初用圭
以告成功于五也（震此家稱侯解小過稱公三合五順民故公乎）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傳曰同之）
（東遷晉鄭焉依益古有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六四則正行益之主爻也夫以當位而中正其能益下
者原在五四則所以行五之中于下者故曰中行惟四
一下則初應之而動矣初動則二三俱動故曰告公從
言以五之益告下而得下之從也既得公從則又利在
依之以遷闔遷國舉國以從之也震以天下之元善若

非真有益下之志如何得其從故曰以益志也然非遷
國以從之則雖告公從亦何以受其益利遷國裁四之
詞也四爻二三將非四之從初分明遷國之象凡善之所在即稱公即可依
不必真有可依之國也以殷引書鄭看參活盤庚遷殷文王遷豐
武王遷鎬无非為益下計也總之從善而已
本象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可見益道之利全在得中三
四皆非中故三必孚于中四必以中行三之告公告以
受益之道四之告公告以上益下之意也四而下初方
大作曰利用為初有作四必以遷國亦曰利用為文正

相應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
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
擊之自外來也
五以中正風下其益下也都是實心實惠故謂之有孚
惠心然上之益下只要一片真心不得屑屑計量所益
何事所以只宜問諸己心不必問下如何得益益一問
便有揀擇有臆料都落窠臼小術故勿問元吉勿問之

心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之度也夫上既有實心下自然
以實心應所以亦有孚下有孚上之惠方是實實遍滿皆
成實德故曰惠我德如此益之分量十分滿足曰大得
志也損到得臣无家益到惠我德纔見合上下是同體
益則舉世皆益故同曰大得志上居巽終又巽之究為
躁有不能下下之象故曰莫益之蓋上而不能下下是
无益下之心矣上而不知益下則下亦必不知益上甚
惟巽益究竟有傷故繫辭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當
風相與為恆之道是也例作風必下行上必下益便是常心上

不下益是風不下行雷亦不動常心有失所以凶也中
行乃可以益下則莫益之辭為其偏也二以中虛不期
益而自益益自外來也上以偏亢不期傷而自傷傷亦
自外來也

總

益三四爻與損三四爻語語相對用凶事即損其疾之
義也中行告公即三人行之義也遷國即得友之義也
損二之弗損即益五之勿問也兩卦互相發
泰立一爻成損似乎自盛而衰然能損則可以常泰是

損防衰之始也否下一爻成益原是自衰而盛益能益自然可以回否是益致盛之始也故損益為盛衰之始

益六爻消制轉看上爻看利初爻義便了然

自乾坤至噬嗑賁為首局以乾坤為主卦中凡十八見父母之義也自剝復至損益為中局以震艮二男為主卦中凡十四見男以承乾之義也自夬姤至終為末局以兌巽二女為主卦中凡十八見女以承坤之義也坎離二卦見于首局者六坎四離見于中局者六離四坎見于末局者六坎六離為適得其平天地中交之義也

孟子曰何事曰尚志何謂尚志仁義而已矣利用為大作之益也書經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有孚惠心勿問元吉之益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有孚惠我德之益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三月之卦

也大 古快反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始末局十二卦之首全以一柔爻為主夬是要終一柔處得適一爻停當便是乾剛今局始是原始一柔處得適一爻停當方是剛柔相齊兩卦皆用柔之妙法

夬決也夬字義要看得分明為流行為斷為破為分別

從決者非

元決而去之之義卦以五陽在下已是全盛只有一柔在上陽性上行陰道下行遂五陽卻被一柔在前阻塞了上進之路這一柔然是利害勿謂其在上是方退之候也以其地則居高得了上乘之勢以其氣則兌肅全是消陽之氣若要去他如何去得所以要決決者以陽剛之道去開通了陰氣使其不成阻塞之害故謂之之剛決柔上体本是澤開通了澤導之使行使自然流通元礙遂叶做因勢利導之法真是不知不覺有潛移

默奪妙用君子處小人只有此一法盡善味決字直是
徹底決通不言去自然去而又无激與潰之患者也
決之義本文自明曰健而說決而和（不說決去）天理在內至
剛至健一毫无所荏苒而外面却以柔道行之秪見其
和順而說所以君子不見有決之難小人不見有決之
傷為決而和蓋為上六一柔非尋常小人可擬其勢力
足以把持一世如後世之女主在位與夫定策國老達
一項人若處之稍不善便把世界都翻轉來極是可畏
其決之善道如何只有陽剛分力君子道盛自然他阻

退不得至其任者全在九五一爻既得尊位又與上切
近能決在五（剛也）能和亦在五（近也）揚于王庭五引衆君子
而升于王庭也（五衆王庭）蓋乘剛之柔在上所以要陽剛方
得上進也必須同心而手同聲而號又知其危厲方能
君子也道日長其危乃先也（乃字有力）然莫先于自治告自
邑也未有不正己而可以服人者也必不可尚剛求勝
不利即戎也蓋君子與小人角未有得勝者也如此衆
賢合則陽剛道盛剛陽道盛自然日進日長而有終所
謂利有攸往也以此為決豈惟小人不為君子之阻且

為君子用但見有通行更无窒滞所謂剛決柔者（若此）
闔戶為坤夬一柔從上闔只以乾道去闢開坤道乾坤
便合所謂決而和之之妙不可勝言感于君子而化和
也不安其身而自去和也總是自然道路此盛彼自衰
全未嘗有嫉之之念亦未嘗用驕之之力若一點不和
便是即戎一着即戎未有不及見勝于小人後世犯此
戒者屢矣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始豉反）
澤上于天自是无停注處夬決之象次則澤之施及皆

天澤也使天而自居其澤則不成澤矣故君子法澤之
下霈以施祿及下法天之无私以不居其德
陰主利澤天之美利也利而散之于下則皆天之德利
而壅之于上則皆天之忌太學財聚財散其義取于夬
施祿及下天地間无不流通居則不流通豈不是大忌
特係則忌一語儆醒壅積可謂痛切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前剛進也）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二惕號莫（音暮）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求龜反）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順類也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頄面也然在敵陽之中
獨與上六相應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為君子所慍然而无所咎也溫嶠之于王敦其事類此
夬以決柔為事三與上正應五與上切近當決之任者
而又也故皆言夬夬惟三與五合力共濟見其夬而又
夬餘爻不言夬矣
夬亦壯体故初言壯向前而行曰前趾從初用壯豈能
善夬之用所以見其不勝任也然曰往咎則不往自无
咎二得中有乾之惕應五有兌之號曰惕號決之妙在
于一號君子同聲相應何与于柔之不決象中孚號有

厲有號卽惕正于決事也如此雖有戎亦可以勿恤戎曰暮
夜小人戈矛中人多伏于幽暗不見之地俗云暗箭難防然中
道在君子戎豈能傷雖傷何害故曰得中道也象不卽
戎是不與我我與戎此君子不先為難端二有戎勿恤是
不憂小人之戎此君子不動心于利害九三重剛而不
中所以至于壯頄夫壯而見諸顏面豈能善其決故曰
有凶必取凶之道也然三是乾惕君子畢竟能夬者在
三若不以壯用而以君子乾惕之道用必能夬者也曰
夬夬有曲盡夬妙之義論其獨與上應若有違衆而冒

天下之疑者所以遇雨而濡濡而可慍一說慍是自然家嶽始亦通
此皆是夬夬中妙用曰終无尤也君子當事任處疑難
眞有時汙其迹冒其嫌委曲以行其志者正是不露壯
頄之色也如狄梁公于唐得此義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
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象曰其行次且次七私反且七余反位不當也聞言
不信聰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九四與下三爻同是剛德與上六爻又同是兌体所以
居不能安行不能進將與上六則三陽進于下臀无膚
而不可居也將與陽同進六阻于上次且而不可行也
皆以不當位之故既不當五之中正又不如三之應上處四之位只有牽
羊妙法羊從前挈之則觸縱其前而自後牽之則行上
六兌羊也從後牽便是四之夬而和益小人之性不可
角從其後而徐牽之自是益善之道但四不當位恐不
足以語此故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九五與上切比有
感通之机其感之之法只與他自然生理便是故取象

于莧陸莧本陰物感陽而生陸高原也即馬齒莧俗名五行草生于高
原既不要夬又不剥状全不呼陰名如此便成夬夬只是這夬也不易所
以中行方无咎上六一柔既成見陸則不惟不能阻陽
反依陽而生所謂決而和小人得君子都成生意也必
中行乃无咎者只為乘柔之于上中猶未光也蓋莧陸雖極妙
之說器不合中便是長意所以又沒中行之戒小人惟順君子便是小人自家
生意自然不妨君子莧陸之長君子小人俱利故為夬
而和上六正是衆剥之柔君子道德自然无與為德然
君子到底要就若至此而君子无號小人復可以施其

使兩君子小人到底不同類終有姤于君子所以有凶
以終不可長也觀不可長一語可見君子危小人當有
无窮之深慮焉說小人无撮不得易獻哉之旨若說小人雖无號可說君子當知其有凶也則可

総

大君子當位衆君子又同道小人必不能為害只是與
之以活路還之以生理聽其自若于天地之間不為害
而已此莧陸之夬虞帝于三苗武王于頑民皆用此道
然不對皆化為君子終非全盛所以說未光又說終不
可長小人如何長久留得留在上而不已一轉而下便

為姤之壯女矣豈不可畏
夬剥之畫變剥五要順于下夬六要順于上夬之莧陸
盛于陽之上也姤之瓜陰盛于陽之下也夬三月卦莧
生之時姤五月卦瓜生之時皆寔象非懸擬也
上六无號非小人號是君子屬之畫善直剥无處開口小自不消開口也然而終凶之質猶在則君子必不可
以下 古

姤女壯勿用取女五月之卦 取七齡父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贊微

之際聖人所理

邵子詩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地道當為復此陽來也天根之可貴固宜乾遇巽為姤此陰來也則于月窟矣何取為不知一陰一陽之謂道故陰非陽不生陽非陰不成陰往則陽來陽往則陰來皆是造化自然妙理必不可相无者姤陽中陰來也惟有這一陰來方配合陽剛成生生之化故姤遇也柔來與剛相遇合也家不得女來遇合不成家國不得民來遇合不成國道遇是必不可少的所以邵子云能探月窟方知物是陽得陰來成配也只是這陰却是方壯之女何謂壯巽長女也再進而剛光皆從此始只可遇不可取蓋遇是柔來遇剛以作主取是剛去取柔剛為柔所動矣却是柔作主道柔已有方壯之勢若一聽其作主宜不日進日長柔長則剛自日消所以勿用取女為柔不可與長也知其可以遇又知其不可取所以處初柔之道便瞭然可觀

遇之不同于取只是一個自然而然遇以道理之至當也故天地相遇天生之地成之都是道理天然所以品物生生而自然咸章九五則居中正道便是道理正當處把九五作了主以巽柔來遇剛這是中正之遇也何往不可行故曰天下大行也若取便是有心去叫他有心便是私意可見姤之妙全在一中正方當乎時當乎義適姤便是天地相遇若不當時義適姤必有取女之害所以只存贊微闡幽却甚大此姤之時義所以大也朱子贊微之際聖人所謹正為姤中得失之辨有毫釐不可差者在

四剛合方謂之大壯姤一柔便曰女壯何其剛之長如此易也此定理也試觀草木發榮滋長積日而成凋落摧殘一朝而悴故陽之光長甚遲陰之光長甚疾陽之勝陰積之甚難陰之勝陽消之甚易故理之分數難充欲之分數易蔓此非欲之本來有盛于理也則人之于欲易溺易近也故曰勿用取女自制自防惟以由勿聖

人教戒一字提醒嚴矣微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卦本巽柔為主象曰天下有風以天為主風不過行天
之令耳此柔遇剛之義也施命誥四方正是天下風行
之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所以止車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柅乃李反）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象曰包有魚
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
也
象中言遇爻中言包包之一字盡遇而勿取之義包有
善有不善則中正不中正之辨也
初六方壯之柔雖于順陽故須用繫能繫便是順陽之
柔不繫便是餂陽之柔二以剛中居初之前足以繫故
象以金柅（柅象中剛象金）止則貞吉不繫而往則失貞而凶以
其柔尚微然已見必凶之勢故曰見凶羸豕小豕初柔
之象蹢躅方壯之象豕陰物而躁蹢躅是其本性故揭

之孚蹢躅復係此句正見其不可不繫也能繫則柔聽
命于剛可以相引而進此為柔道牽也牽與蹢躅正相
反二曰包（擬制假包）遇陰之妙法盡于一包包若視之如己
有只見其可用不見其可憎如此一陰但有魚之可羨
而必无蹢躅之患矣（巽為魚）何咎之有若不包便有外之
之心如賓客然賓客外相敵體內不能撫之如一視我
以賓自視柔亦以賓視我彼此各立崖如包之有魚故
曰不利賓也（凡物于遇矣又係于不視）如四之遠而便是賓故謂之
无也月令五月一陰生為蕤賓陽賓于陰也必須包古

不成賓故曰義不及賓也以賓自處則分明以主視初
故不利賓視味最深有既不能牽初又不能高遯（二義）
姤之三即夬之四也故亦有不安不行之象一陰方上
進故无膚而不能居（蹢躅在下）上无應與故次且而不可行
（有在上）雖可危然却无取女之咎若晚得繫初而成牽何
有不安不行之病故曰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初六上應已遇于二）象曰无魚之凶遠（去聲）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
（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象曰九

五舍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角剛乎上者也）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四乾体與初正應本足以包只是乾上行其于初柔有遠而去之象所以不能有初曰无魚惟不能包必致蹢躅謂之起凶以遠之故也凶曰見曰起皆要玩四只是不中正便包不來（所以雲剛過中正）無象其從陽也五以中正居尊包之能事五爲能盡象高大之杞包瓜于下體其自生自育皆成美物天地遇而品物章杞包瓜而瓜之美皆在所包中故曰含章（說我木杞以杞者左以二也亦通）又曰有隕自天蓋此一陰原是從天賞下（然大上此非姤白天之象）郅自天之命也其生質之不同于剛天命必一定者也因其生質而善處之人事之補天命者也所以必要包必要含正是盡人事以承天命不敢安于命之既定者焉已然故曰志不舍命也不敢安命正是善承天命處凡易中舍字俱作安（乾曰時舍）

上九剛過而亢不能包但以剛拒初使不得蹢躅而已故有姤角之象而謂之上窮窮路也以其无相遇之美故吝亦无取女之失故无咎此遇柔之最末者也

有隕自天凡天地間有陰有陽俱是天生定來（程子所云皆天理也）惟陰原自天隕亦不是可惡之物其至于作害只爲不知陰性處之不得其道所以易要盡人事包正善處之道若說這是天生之物人力不可挽回這便是委于氣數不知立命的說話所謂舍命者也

總

姤女壯若以中正遇之即文王之起化閨闥亦不過從女道始若從而取之如後世之堅禍承第都從女道始全在人事之何如耳而如唐之武氏豈不是人之所隕然經事先帝寺中載聯發后册立都是自作之孽豈關天意所以君子言人不言命

論君子于小人包之一字似屬調停之法曰非也如已爲惡之小人如何包得此爲解中孤隼有射之而已姤初小人未蹢躅之豕也有大君子在上終身不露其惡矣此所謂包也調停則取女之道偏虞廷之言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處夬上一柔定則也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此處姤初一柔定則也

夬姤以巽兑二柔為主故不見五陽之可恃而但見一陰之可畏夬柔將退其氣則衰殺故深防未路之難終姤柔生長其勢則方來故深防姤幾之不慎蓋一陽主衆陰其為力易而衆陽處一陰其為力難此陰陽大局面之不同

學問造理到九分雖一分未到仍是未撤之骨根也所以要夬之又夬盡百倍之功恐為山九仞虧于一簣之故去欲到十分或一分忽來仍是方張之伏寇也所以必不容取女防幾微之萌芽不除斧柯難尋之故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升是巽兌夾坤虛盈兌為說必從坤順中透出纔得千流萬派匯成一保所以成萃巽為入必巽入乎坤順纔得下學上達日進高遠所以成升乾坤二體至此而

盡萃升坤學了手工夫也

萃聚也聚是會通來到合一處惟聚纔謂之一源纔謂之得歸宿所以德必聚斯可久業必聚斯可大乾曰學以聚之聚則自然亨只是聚必有所以聚之故不是適理至極所在天下同心歸往如何得聚卦惟順以說從順中得說九五又剛中得應天下道理不出一剛中所順而說者是此剛中之理而上下應之是理之至極在此不期聚而自然无不聚所以能聚聚而必亨皆此之故也則是聚之主全在九五稱王稱大人皆指九五德

足以聚天下也享用大牲利往則示天下當聚于九五
也夫所聚者聚于剛中之大人豈不是聚以正豈不是
天命當然所謂貞也順天命也皆此也
澤地為萃全不由一毫勉強牽泊得來都從真血脉自
相輸灌而成萃惟王乎萃者精神足以通天下為一然
後天下精神自然盡合于一故惟假廟之王可以享此
蓋王者假廟一段精誠所以有致其孝享豈是有意為
天下觀法然默孚默感天下之人何一不向風于王者
故王者有事太廟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助余自然風

化過于四海詩曰奏假无言時靡有爭豈不為天下所
利見之大人聚天下之道孰貞于此故曰聚以正此上
只就聚之道言也然得聚之道須盡聚之事所以要用
大牲大牲大順也坤牛之象何為大順竭誠致敬順此
中正之理而行也安得不吉又何所往而不利蓋王者
假廟雖有默通天下之精神若非有用大牲之盛禮亦
无以盡孝享之事萃聚君子雖有流通天下之中德允說
若非有用大牲之坤順亦无以盡聚貞之事蓋此中正
之理即天命之本然惟步步盡其順事至于无往不利

方是天命流行故曰順天命也由此觀之聚全不假一
毫勉強得其道天然有個會合之妙此聚之情實也故
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萬物之情只順說二字上可見天地萬物原通于
一故聚方是其情也
觀盥而不薦萃王假有廟都是一段神之所孚不言身
化莫可擬議之妙用　假廟之王與乾五聖作物覩同
其功用所以為天下利見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全者吟而聚之之謂

澤乃地中真氣脉澤上于地自然流通會合萃之象君
子在上舉天下氣脉流通如澤之上地
除戎器一作治去一作繕猶皆未妥本義修而聚之此謂有器義如除害之除猶去
留置在一處也蓋民聚則不虞易生所以戎器要防其用又要
必不用妙在除字藏有用于不用也這不是工下精神
常得流通如何免得不虞之患故君子以除戎器戒不
虞為萃取象全在言外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
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変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一陽居尊位為此萃二陽在上二陽不如一陽之專惟
九四一爻合四柔爻而同歸于五則成萃矣故諸爻中
無有得失兩路正欲其不分于四而專一萃五也
初坤順之首然正應在四既欲萃而孚五又欲萃而孚
四故有不終乃亂之象須要合四以萃五方得成萃由
乃萃其道則若號一握是已若順也三陰同德合而號
曰若號順以合四一握之象則以于四一握合四為一握則孚

五而為咲矣却好順以說故咲也若先慮其不能孚則
終不能孚須勿恤而往則无咎謂无志亂之咎也盖順
四以孚五便是萃道萃四而不知孚五便是亂道未五
陽相號以乾体謂之陽號萃三陰相號以坤順謂之若
號皆兌口象所以號若號坐勿恤往文義一直下
二與五正應也合初與三以萃五者惟二得以引而進
之故引吉无咎然二以中應五不患不相孚只要專一
以從五故曰孚乃利用禴禴雖薄祭誠一則可上享二
也只通中而已矣若不專一分于四則不一是自変其中也故

象曰中未変変猶初爻之言亂也三為坤順上爻曰萃
如然近四不正又不應五而應上所以嗟如口應无也无攸
利然合五撰成巽能往而上巽則萃于五矣有小吝正
明其无大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
也未光指匪孚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四與五同德能居五之下合而成聚大吉无咎之象然
非中非正所以不得萃三陰而但當從五以位不當也
此位字從下文萃有位之字來非陽居陰之謂此象先文起義
五則中而正天下當聚之正位任為曰萃有位然位其
位必須位乎德下三爻二以中孚初與三和與三陰尚匪孚
必有元永貞之德其善真足以長天下也元又久而不
息也永元永又貞一而有終也貞如此五合乾坤之德
則自然无不孚而悔亡矣若只萃有位而不萃以德猶
為未光也
上六兌澤主爻所以流通天下全在這點澤意不有一

段憂百姓苦心血誠如何得上下流通所以齋咨白文
涕洟古无咎咎者為下深心書經言皆多齋咨以手携物為
齋故行者齋根咨如何齋以憂民之事擔負為己事咨
之至而涕而洟有此苦心民有不獨歷而聚者乎此聚
道之終也象曰未安上言在上而常存不敢安之心非
謂不安于居上也
萃上之齋咨涕洟與先上之泣血同一心事皆所以通
一卦之精神也其不為比上之无首者萃上說意比上
險終其情之不同也

總

用大姓吉與二簋用享正可互參損剛中在下苟有益
上之精誠雖微物可將細事可進上已益矣故二簋可
用享萃柔在下非誠意與物力俱竭不可故必合全坤
上萃方成大順故用大姓吉
彖中所言中正在上大順在下則不期萃而自萃此言
萃之理也爻中所言上不獨以位萃也必萃以德至于
齋咨至于涕洟下不獨以中應也必盡其誠至于勿恤
而往雖嗟亦往必期于萃而後已此言所以盡萃之道

也皆萃之情也
人天地萬物之聚語錄王者人之聚孝者德之聚中者
理之聚故萃稱王假有廟利見大人學問中以立本順
以應事何患不萃乎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南征前進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序卦曰聚而上者謂之升〻是進〻〻不已妙境只是如何方得升却不緣一毫攀躋之力天机發處欲罷不能有升于不自知亦不能自已者故取象于坤巽地中生木爲升妙處全在一生巽爲東南之木方生之氣得了坤嘶通然生氣發動自然日進日長時〻是生則時〻是升孟子曰生則惡可已所謂時升也坤巽皆柔而所以升皆因得了二剛生長之氣是其升也時升而升故曰柔時以升時云者謂其適中乎得升之理也盖九二一剛既得中而又上下應之卦体巽以順所巽入而順從者惟此剛中至理中而應則合卦畫是生氣以此而升純是天理自然上達是以大亨也是以字有力巽在坤上則爲觀爻中三曰觀生聖人所貴于巽者貴此生氣耳用見大人下則極言升之義如此大也乾九二曰見龍在田君德也升二即乾二雖位乎二實有君德可爲天

下之利見盖德日進于高明便是明〻德于天下体段特未進而居五位耳以其未升五位而有其德故不曰利見曰用見盖雖无美利可言而其可用爲天下共覩則一故謂之用見也乾二曰利見者則有利可言矣以此其德已何憂不日進于廣大高明天下何憂不共登于大猷至治故可以勿恤而曰有慶也由此以征乃謂之南征盖乾南坤北柔以時升是柔皆向剛而行坤皆向了乾如此以征何吉如之故曰志行也凡坤爻皆當南征南征則坤而歸于乾矣坤終于此卦故特言之或以南征指離言其義未同離位卽乾位

革以剛中聚升以剛中升〻是天德革是王道故皆稱大人革五得位假廟之王也升二未得位亨岐之王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以順作愼不古

地中之木一生則息〻是生升之象生性在木雖无時不生必得坤以順之然後日成其高大生理在人心亦无時不生必有順德以積之則亦日進于高大生〻之道然也　惟巽故生惟順故積高大巽象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升巽在內為升之主坤三爻則所升之境地
初爻允升允信從也柔從二陽以升故象曰合志大吉
正從合志來九二剛中全坤之所應者此爻也故稱孚
孚則可以相通故利用禴升之用禴謂以真心直通徹
而達于上也初之允是發端以一信二之禴是中心以
一誠學問如此何患不日進
九三亦巽剛也觀二爻進一步升以漸高為義初不過

發念二是中心升而三則已入于境詣前是坤順升虛
邑之象升虛邑則境地空明廣大自然日進不已矣象
曰无所疑可見境雖虛自生疑貳則亦不能升于虛也
以木言之三是發生而條達之際非入坤順則生者礙
矣虛邑雖吉象亦寓救戒意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隨亨于西山亨猶太王言卻升岐皆西山也升事于岐山猶周家王業皆世業起于岐也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四坤順首爻以順德積小成高大无如周家王業故取
以象之詩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爻辭正取諸此
蓋周家王道皆積順所致故曰順事也五得中正應二
所以貞而吉貞吉之升一級歷一級都是升堂得止造
詣故指之升階而曰大得志也
上六居坤之極以地則北而非南如時之自晝而旦有
冥之象然得乎之升豈有時可已故冥有冥升其道何
如有個不息之貞蓋日有升冥而不升使是息息使非
剛健以陽之義所以不息乃是貞象曰消不富者何也

大日積日累得一分進一分此以知進知得為允息而
不消之貞也積而能化有而能无進一步化一步此以
知退知喪為升消而不息之貞也所謂冥升者正要消
得從前所造所得都歸渾忘進方是到頭學問徹手工
夫升于不可見不可名之境升之終事也孔曰無能顏
曰未由皆此一着消不富之謂也陰言不富謙泰皆然
隨曰君子嚮晦入宴息宴息工夫就是冥升工夫非乾
健力量不能消而息息而消也　六四之亨于岐日益
也然六五之升階得止之升上六之冥則超然化境不

可用力之升也故升以此終（舊以晉咊為賓則何以為冥升）

總

升六爻无不吉之辭只為南征之故襍卦曰升不來惟
其二剛上升衆柔從之而升與他卦陰陽此往彼來之
義不同故曰不來也
萃升二爻皆曰利用禴萃之禴聚己之精神以順五也
所主在五取合散為一之義升之禴用己之精神以漸
通也所主在二取自下達上之義須有辨
萃升臨觀之例体四卦命名皆以二剛作主陽在下曰

臨進一位則曰升陽在上曰萃再進一位則曰觀澤在
下為臨上則萃矣風在下為升上則觀矣其分于上下
經則原始要終有剛柔之不同
夬姤剝復之盡返也萃升无妄大畜之盡返也中局末
局首四卦皆對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三陰所揜所以為困）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
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坎本源泉遇兌收斂之候則日涸縮所以為困遇巽發
動之候則日流通所以為井
困剛揜以坎剛為兌柔所揜全為六居上也坎是陽水
（陽卦）兌是陰澤坎中一陽源頭之水欲其出而上行遇兌
收斂有不得行之勢所以剛揜若為物所揜也然見揜

者一時之相遇不改者流行之本体得其流行之體特
畏于揜故困自有亨道坎是心体人心中一脉源泉无
時不流行然不能必其无難通之遇有時窒而見揜即
謂之困然困者遇也心体何有由君子不以困為窮正
欲于困中得通故曰困窮而通蓋德慧術智生于疢疾
困窮而通乃真通也其所以得通之故只為吾心有個
必不搖奪之定宅在是乃心之所也（占王玟作所又所其无適）遠所
至危而安至变而常只怕人自失其所則困而困矣若
曉得險以說說見得此心有至險可危者又見得險中

有至安可說者從險得說便困而不失其所不失其所
困而亨矣這不是陽剛君子如何有此故曰其惟君子
乎指九二也凡處困非以忍畧而不知險則為困抳而
不說非心中得天理自然之安何能困而亨故說以險
斯為不失所也
不失其所非另有一個理只是困中恰好正當處故不
失其所亨是貞〻得困即是剛正而天下歸道理是為
大人吉无咎由是觀之君子所以困而能通者全是自
心中有得而通若不由心通而欲感通于言語之間則

已先自无以自信何以信人徒尚口舌必窮而不通者
也不失其所是由坎以通兑尚口是用兑來揜坎故必
窮困窮而通窮則不通大人指九五言以其不失在一己止言君
子以其能通于天下謂之大人君子大人原同是一人九二九五亦原同一例
中因位而分言
困在世情中看是個窮途由君子處之更成益境只為
困正是動心忍性最好下手處若得困處通何處不通
又最好得手處故困德之辨也程子曰困便是處困之
道是用力字自古聖賢豪傑何不從困中來只是先要識己

之所困者何事故曰困貞大人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无字之義與澤滅木滅字同即象之云揜也八
月白露降而水縮九月霜降而水涸皆兑澤所致澤滅
則水消日向于无有无水之象此是自然之天道君子
曰時窮而窮困就是正命盡處困之道就是致命致者
用力以求至命也命之所在順之則心安不順則心不
安故遂得心志所以致命也力在遂志不失其所便遂得己
志此是處困貞樞柄

能險而後可言致命能說而後可言遂志致命作投亦是盡義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
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亨特作祀征凶无咎朱紱方來
上之履也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
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外來之遇不足言困自家无所以貞遇之道方是困道
即困之所也三柔又失其所剛又不失所故得失自分

困

初柔在下不能上進者也使坐住了困象臀困于株木（坎爲堅木下文發株）株木朽而无生氣者不覿〻五也此皆因不明所以愈入于下謂之幽谷又久而不能上出也可見大困而求明使不至于如此所以要困而學

九二坎中之剛足以飲天下足以食天下特在剛揜之時象困于酒食謂未得爲天下用也然與五同德相應酒食在二乃上所必需朱紱方來之象方者將然而必來之辭惟在二一誠以感之曰利用享祀謂進其酒食

于五也若五未來而先往則有征之凶然二有中德自无此咎如二者德在己應在五困而必亨故曰中有慶特著征凶二字見雖有必應之朱紱又不可以亨祭文縟而動其心如此方不失困之所也三就質柔又處非其地故極言困之凶宮坎象妻兌女象（本爻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未則六也）

九四來徐〻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〻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上劓刖者傷于上下則中而說攄故能遇而有說也）又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九四與二同德二本得所之君子也四能求而下二得所與矣四在高位乘車之人下求二之賢以共載如可貴之金車也（坎此在下中之象又兌仵金車之象）剛但以時方剛揜與二皆无所往所以徐〻而困于金車也有吝矣然有同德相與何患困之不通所以有終也不居五與二中不應故謂之不當位

九五剛中得位與二正應困之得道全在二五合二得

五方成說五得二方險得其貞只是方在困時有六揜于上劓之不易也有初困于下刖之不易也所以二五皆未得志而困于赤紱也赤紱指二（紱以蔽膝在下又以爲赤其爲二）（无駁）不言五困而言二困者君道无困臣受困即君之困也（且兌金斬之体言受困者皆在以剛）然二五同是中直徐以待之則自相得乃徐有說險自能說也（承險以說）又曰利用祭祀其道只在積誠則可以无爲而自通祭祀者只自盡其心則不求所以福而福將自至處困者只自盡其道則不求所以亨而亨自至故曰受福也困不失所妙盡于祭祀

一語大人貞吉惟五當之

天子朱紱諸侯與朱士大夫皆赤紱以五視二則稱赤以二視五則稱朱定位然也五稱祭祀位在主祭也二稱享祀以物供上之祭曰享助祭者也書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四曰徐徐五曰徐說息乎出困使不善處困故徐方

得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臲五結反卼五骨反曰動悔有悔貞吉以陰柔處困極以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本柔所應者三而柔牽附葛藟之象乘剛臲卼之象未當謂困所不當困也若能自醒曰如此動有悔矣于是而貿能有悔則往无不吉矣此爲征吉上六象最不善何以得貞吉總妙于一悔悔則捨剛之柔改爲陰說尚口之窮改爲誠心剛中至此方无不通行故曰吉行也可見困原非窮路一念轉移便和身翻掀故曰困窮而通妙矣　貞吉是全卦之吉

總

困字初看是境就境上用力即是工夫即是總卦中九

困字皆兼此義

困一也人有用心于不當用置力于不當置這是坐了株木又有拂世違俗必爲人所不可爲這是據了石與蒺藜又有膠柱意見迷惑終身這是入了葛藟此等困如何可有若有酒食自然有朱紱有金車自然有相與有中直自然有徐說能祭祀自然受福此等困何妨于有然株木蒺藜葛藟何關性生酒食金車赤紱非緣天賦損人自處何如如此可以言困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許訖反繘音橘羸律悲反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坎德在人心萬感之所不能損但患己无所以貞之故困言不失其所又萬應之所不能窮但患己无所以通之故井言養而不窮

井之為用无一人不待食亦无一日不為人養人心之用亦然故取以為象其妙全在巽之一下泉脉在地坤中一剛不有以通之如何成井惟巽善入能通之者巽也井泉在下不上乎井如何有用惟巽為高能上水者亦巽也聖人以木梃井以綆出水皆取之巽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既成井則其出也為不匱之源其用也為不竭之府盡成天下利養所謂井養而不窮也聖人取象于井全為養而不窮一句也為井卦柱一句同下文皆言所以養之妙

井養而不窮只為有個活水源頭无處不同者在只看井雖因邑而有然邑有時改井何嘗改古人相地居民

觀源泉以為邑故邑有改然此邑之水與彼邑之水何異不改井也可見井之體一定有萬變不移者惟其一定所以終日汲不困之減一分終日不汲不困之增一分无喪无得也水上出而往其往无窮是此井水從源而來其來无窮亦是此井有体有用相禪不窮往來井井也所以能然只為剛中之德在這剛中天理原是萬化而无變遷所以增減不得所以往來无窮故曰乃以剛中也剛中句合上三句釋之无喪无得由原根上句水本氣句剛但井体雖一定用之在人却有得有不得巽水必要及泉得泉必要上水若中道自止半塗自廢如汔至之井繘未及水或及水而羸其瓶豈成井井之用是以凶也未繘井則水源未通羸其瓶則水未得上孟子曰掘井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未及而羸瓶亦為棄水總不成養所以凶象井之義于人心最微切汔乾也水雖无改却有時乾母于瓶坎為缶也繘巽為綆汔挻繘以象羸似汔之象

井其心學之淵源乎境有變遷地有移易而一源者自如也不以聖而增不以愚而亡叩之則通取之无盡可為井井不竭矣第恐義理有一時之未達必无以汔而

生畏工夫雖一絲未到必无以縞而自止即或中道之毀缺可虞必致謹于羸之當戒則渾然中德本未自完而養一身養一邑養天下以之矣所謂養而不窮也(陸象山云南海北海東海西海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是謂故邑不改井)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力報反相息亮反)(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井只是個養水本足以養萬物得了巽生之氣是水在春夏當發動氣候益見養之光彩有井象取義在木上有水勞民謂上人慰勞之故為君養民之道勸相謂勸勉其相資相濟故為使民相養之道坎以勞之巽以風之也

初六井泥(去聲)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

九二井谷射鮒(音父)甕敝漏(九二剛中無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三井渫(息列反)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渫不停汚也)

井以陽剛為泉(陽主生)泉以上出為功故漸上漸吉初最下巽木方入坎水未通故泥而不食是井未有來之源也井取新泉泥則未新故為舊井(非廢棄之舊井)猶人之舊習氣未除也禽取水之蛙蟹(坎為在上之象)以其未可汲故无禽是井未有往之用也來不成井並下入不宜上出故曰下也往不成用宜安以俟之徐以澄之故曰時舍也舍是安靜以養其清其義最妙(舍去之說不穩)

乾初九曰下也九二曰時舍也與此同義

九二雖有泉未能上出井谷之象谷如谿谷初為巽魚、二近之射鮒之象下注為射甕覺井之具(毀甕為甕敝漏)井泉不以之養人而以之養鮒失其養矣曰无與言无所用也九三應上泉已渫而可食矣可食而未有食之者所以可惻也有養天下之德而不獲為天下用此至可惻之事然可汲之用已在只王而明天下並蒙其養矣故曰受福也象中下求字更妙蓋源泉欲為天下食當先為王者食求王明求王心之明也正是啓心沃心之法故左傳曰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何福之有非王心先明必无以使天下之明則井渫終于不食矣(三與五位不相)

當致須來曰明憫惻之象

困井俱曰受福遇困而盡誠若惟祭祀則反本窮源之思也有泉而所求者惟王明則正本澄源之思也天下之福莫大于此

六四井甃(側舊反)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以被擬以喻者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四曰井甃惟甃方可以常渫而不泥亦可以常汲而不漏故无咎象曰修井味修之一字見井之得泉無得用皆人工所致也五則中正故冽(清之)井之用成矣又曰寒泉食井當春夏則寒(正見其冷)其用于時尤切也上六以坎輪轉巽綆井收而水上出矣又勿幕(上六陰虛之象)則汲之无禁以不窮之養公為无窮之用所以有孚而稱元吉如此更无繘井羸瓶之患故曰大成也

總

初言泥則三言渫五言冽二言漏則四言修上言收六爻語脉相承人能洗去舊見以來新見則必不泥而无漏矣能由下學以至上達則必不谷而成滿矣常使渫者之可汲豈憂无王明之可求常令修之而无咎何患无有孚之元吉井德之地也于此見之

困而失所足正己无求學問故困以寡怨井養不窮是淵泉時出學問故井以辨義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息滅息也又為生息
之義滅息而從生息也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
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自夬姤至此凡八卦自乾而坤而坎而離一一從巽兌
學盡過至革此而究〻于離九
革去故也天地間造化无故而不新者前日之行事皆

後來之陳迹自然要革〻〻是聖人窮則變〻〻則通必不
可无之妙用取象于澤火者河圖一六北三八東二七
南四九西洛書一居北三居東不變七居西九居南則
變此造化自然之變遷故水木有定質不變火以薪傳金
從火鎔皆无定質從火革之象也有一番革方成一番成
化其實革中原有不革不變者在只看水與火本相息
火滅然火能乾于水〻何曾滅蒸而上者注之還是水也
水水能滅火〻何曾滅息于此者燃之還是火也故滅息
中有生息之妙但見一番變化耳二女同居各一其志

論本性自不相得若能變化便可相得只要經一番改
革耳此革之義也水火句見自然有革之妙二女句見
不可无革之用二女不相得與睽之二女不同行其義哉然有辨
只是這革却早一時不得遲一時不得有個恰當時候
在己日是也何為己日坎離居陰陽之中戊土藏于坎
陽生于中也為戊日主生物己土藏于離陰生午中也
戊卯艮土己卯坤土為己日主成物必到己日則陽生之信轉為
陰成之信己日而革正是變化更易時候當此而革〻
自成乎所謂革而信之也言其換內則文明文明內蘊

則革中之美一〻无不具備文明而以說〻在外則其
革之適當一〻中乎人心如此豈不大亨以正這樣革
終是革而當悔所以亡謂之曰乃亡可見非己日非明
以說都稱不得當革〻而未當悔有不可勝言者矣聖
人致謹于革如此
要看革只看四時春榮夏茂都是入長之氣到了秋忽
然轉為肅殺收斂之氣天地若變換一番然萬物却于
此成就結實不是這一革如何成得四時上澤下火正
是自夏轉秋時候也邵子曰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

如夏便都是生長氣候三王之世如秋便當了肅殺時
令所以成湯不得不革德轉而為功揖讓轉而為征誅
這都是天命自然謂之革命所以合諸天理而順質諸
人心而當不革不成造化征誅之事仍无改于揖遜何
也其時然也革之時豈不大矣哉
南面而聽天下者必先有自坎歷震生天下之德然後
可言自離歷兌成天下之功如此方是己日蓋生物之
德已完而成物之候斯至若未有以生之而但曰何以
成之非己日之義也以此孚天下天下其誰信之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澤上行火下伏正是秋夏之交革象治曆明
時天運時至則革君子亦時至則革
日有新无日不革時有習无時不革君子之治曆明時
也月令中王者隨時行事方謂之治曆觀曆極可見革象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雖當革時
居初无應未可有為鞏固也黃中也牛順物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之于變革其謹如此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己當
革主全在六二一柔是離中之黃牛所謂成物之己本
是也初九尚去二一位是革時而未至己日者故初之
道在一心從二不到己日不輕革是二之中待初而完
固故曰鞏用黃牛之革言初專一用二之信也這是時
未可為不輕于有為革之始事只當如此
二則正可以有為之時于此而革己日之革也所以云
乃革乃字有力如此征自然有吉无咎如二之征二五方合
而成孚美之所會曰行有嘉也

三過中之離也二革中時當革恰好如此革皆合乎中
故征吉若過乎中是于當革處又過求一分也革豈可
過故至于征凶而有貞厲之戒貞厲必求合中也又曰
革言三就者三與上正應言指兌口其革也必一謀之再謀
之至于三謀而皆悅則无不孚者矣象曰又何之正言
无有不可革者也就者革而信之之謂以時言之三過
時而革故當致其謹兌三爻俱要孚三就之象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四兌体正上下相革之際到此而革真革而當者故悔

亡真革而信者故有孚惟孚而改所以改命吉象曰信志正見孚于人心之謂改命即革命與變字相應惟其有改于革前之經綸斯有變于革後之功化如下文所云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虎大人之象變自新、民之始順天應人之時也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五主革者也有此大人把乾坤另鑄造一番氣運更新虎變之象能使天下悅而從之供成文明之化故曰其文炳也有瞿一世于光明氣象也五大人稱龍虎革五大人止稱虎其聖作物覩无異也特以兌秋肅殺之氣便有威可畏所以與神武不殺者稍不同然雖虎也實順天應人故天下不言而自信其孚不待有占也凡兌其益我而信之此以占而孚者也若湯武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其君子迎君子其小人迎小人何待于占未占而孚所謂已日之孚革而當也上六則革之成矣君子豹變君子成文明之象也小人革面小人亦從文明之化也虎大而神有位者之象其文顯故言文炳豹小而性介无位者之象其文著（豹文最奇）故言文蔚（炳通天下言蔚就一身言）惟能變則為君子若止于革面則為小人順以從君謂面教化而來但不如君子之文耳（不止觀革面而不能革心）又著征凶居貞之戒蓋世道已有變革之象更无容過求只居貞以俟不患不成大順也可見革道到底因其自然不得加一分有意

三征凶革前之穿鑿也上征凶事後之多事也然後知

已日征吉正是恰好處

總

五行之理木從水生金從火革所以澤火有革象人須要從離革兌烈火中陶冶精金五有鑄造一世之洪鑪所以文炳上有百千鍛煉之精粹所以文蔚即離文也革其是全体變化學問（鶴只說易至革第四十九卦大衍之數其用四十九變化之門盡于此所以禁革）然其要只在一孚故文中三言有孚其有不孚則征之皆凶所以孚不孚時為之也火氣既足兌金自變此之謂時

有井之源泉時出然後可言變化故井之後方有革有革之變化然後有烹飪之養故革之後方有鼎

鼎元吉亨（下卦爲巽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烹）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革去故鼎取新惟常新而後可以光故所以革而受之以鼎

鼎象也全取以木巽火之象上古未有火化食草木之

實爲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皆取木巽火之象故聖人制器尚象觀木巽火而制鼎彼人觀鼎則得木巽火之妙用故曰鼎象也象木火之烹飪也夫非水火不生活以木巽火人可得養故聖人于井曰養而不窮以木巽火人可善其養故聖人于鼎曰烹飪也皆象也烹飪之養雖人人所必需惟以之享上帝養聖賢而後見鼎之功用如此其大井之妙〻于洌源鼎之妙〻于渫飪皆巽德爲之也（井鼎二卦首二卦文正相對）

鼎之妙用成于一巽字是調鼎眞火候也註釋文曰烹
調生熟之節可見不能使生而不熟如何成鼎之用若
不是巽火候不調如何得生熟合節學問火候正在一
巽人有聰明不得調伏都是強陽之氣惟有一巽自然
見善而入所以耳目聰明聰明則能矣其工夫全在柔
上行與得中而應剛執中在己又見善而能從自非元
主之柔此所以爲耳目聰明可以享上帝養聖賢此也
故曰元吉亨惟聰明所以成烹飪惟柔上行所以聰明
丈勢緊緊相接一氣而貫（離爲目中虛耳爲耳之象）
人一點離中虛明便是帝天明命如何不通得上帝而
成享便是聖賢同然如何不合得聖賢而成大烹之養
但人自失了調養之節把有用聰明都成無用故只提
一巽字便覺心平氣下火性自調便是無窮妙用假若
鼎設而不能以火巽豈惟無以養人烹飪不熟已且無
以自養不自失生理乎噫巽之道微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象鼎以二体爲象不以六畫爲象（如本義所云象）
古人立國以鼎爲重所以帝王受命則曰定鼎革命則

曰遷鼎主器必有位南面向明而治方爲正位正位則
所受之命凝矣（凝字可味）巽而聰明乃所以正位之道也
享上帝養聖賢皆凝命之事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否音秘）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
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
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我仇謂初六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

鼎以巽成然所貴者非初柔也貴在巽之剛中初畢竟
有病故本文曰否二曰疾三曰折足皆指柔言鼎之寔
在二鼎之用在五一体一用也
鼎象也六爻趾腹耳鉉皆是定象（見前）初雖巽木主爻然
要善用之以從二方得巽中義取顛趾者能顛方舊否
（悉也）盡出宿垢盡去之故即新妙用全始于此初位在下
從二則有助二之功故又曰得妾以其子子謂內子主
烹飪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初不知從二便是悖能出否
以從二謂之未悖巽之可貴者在二曰以從貴也學問
最妙是出否將舊日腹腸傾倒而出不藏垢些子方有
光明透出便有日新之路若始初留這些查滓要終爲

得如金如玉巽初之妙只是自家虛衷洗滌所以便有
變化胚胎
九二剛中稱有實初雖柔二之同体本好仇也以初視
二曰子責在二也以二視初曰柔巽之主也二雖得中
只是還要慎所用〻初之柔而不受仇之病方為善用
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初原有疾能使疾不我即爲
實方到底是笑初曰終无尤也何吉如之
九三爲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耳革則失中故為爲耳
方革而不可救移易然自則慘苦將和而失其義矣象曰爲耳革失其義也

九四爲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三過剛近離以巽木則燥近火則烈有耳革之象革謂
變其常度爲以耳行耳革故行塞雖有美實而不得食
矣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爲以實養為義不食故為失義若能
從五便陰陽和而成雨三五合而慎兌象雨雨則火氣漸〻退滅
虧也斷〻自知轉移悔也所以曰虧悔而終得吉也二慎所
之一心以從五二五正應也三失其義不能善巽火所
以致耳革三五不相應也耳仍指五四雖剛賢有實然不應
二之中却應初之柔這明便偏了所以為德薄知小如

此不足為五之正麗所以有覆餗之凶渥厚漬也朱子曰只
足洗渥淨乎象曰信如何大有以上履柔中謂之履信爲四
近柔中而不能從是不知信從五之聰明也如云不足當五之信
任此責下一層脉退六反
六五爲黃耳金鉉利貞象曰爲黃耳中以為實也鉉貫耳以舉爲
者也
上九爲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五位則耳德則黃可用則鉉而金既利且貞其妙全在
聰則以二之中為實故云中以為實上九明之極五之

明全處于上如爲之行全係于鉉玉鉉用之至貴者也
剛柔節雖就上爻言然惟木巽火烹能和然後玉鉉得
以施其用是上之節乃一卦皆得其節也如此可以享
上帝養聖賢而爲之用成矣大吉无不利　鉉有橫于
爲上者玉鉉也有貫于兩耳者金鉉也兩鉉具而後爲
行金鉉耳上之鐶
鼎
初爻巽主實在二重剛中也有實則可用矣三則曰不
食四則曰覆餗可見雖有聰明而用之不以善道猶為

元用也五之金上之玉則精純粹美无以加矣噬嗑曰
得黃金得金矢正與金鉉玉鉉同義然噬嗑離震之合
猶用烈火煅煉爲離巽之合直用慢火溫養工夫愈精
愈妙所以享帝養賢成大功用

書經平秩南訛謂萬物變化全在夏令爲正是春末夏
初之候學問变化皆在此時故革物者莫若爲

天地間萬物化于火革故于斯鼎新于斯人心萬理沒
于斯去舊于斯從新于斯

震亨震來虩虩（許逆反）笑言啞啞（烏客反）震驚百里不喪匕（去聲）
鬯（虩虩恐懼驚懼之貌）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
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出謂繼世而主祭也）

乾坤居首爲之前坎離居中爲之中震艮巽兌居末爲
而不以要終者以四卦皆偏体无全功也　震艮巽坎
在中三男綜地之事于斯而完

震爲長子先天乾爲首後天震爲首震是乾之第一動
初剛動而兩柔皆動有這一動此來鬪鬪了坤闢生生
化化俱從此起故萬物出乎震震全是一團生氣仁氣
所以雷聲一震萬象昭蘇其在人心便是天理念頭發
動也此念一震萬理從此發生震自然亨只爲這一動
全是天動所謂帝出乎震故人理念一震便與頑者惺
怠惰者振渾身踈動不期敬畏自然敬畏試看雷聲一
轟毛骨自竪天理一爆汗透通身未有震而不恐者只
是震來而恐是天之自動以恐爲震方是人之動以天

若震来而恐隨恐隨忘如何承得震生之氣即如萬物起于蟄雷若生氣自斷雷亦不能生人心震于天理若不息々常惺亦是自斷了生意故震来須要虩々虩々周旋顧慮无一息不恐也（一虩虩虎无一息不動）如此方是動與天俱必有天祐之矣故曰恐致福也常有這一段恐懼自然常有一段和樂笑言啞々正見其一語一笑都是順適安樂境界蓋放逸不可言和樂合天則自然和樂虩虩之人一步不離天則如何不和樂天下之福莫大于合天則乃知恐處正是福處此爲恐致福也後有則後字有力惟有恐然後有則

震驚百里二句則發明長男之義以見主宰乾坤責任蓋長子主器宗廟社稷所係若非兢々業々一段恐懼精神徹遠徹邇如何守得器所以說震驚百里雷聲一震則百里之中遠者驚近者懼主器精神亦要貫遠貫邇戒于耳目所及懼邇也戒于耳目所不及驚遠也如此以出々皆常則所以不喪匕鬯也出字好玩此不獨國君爲然父母天地人々有個承受之器有周一身一家之敬謹則能守一身一家之器究極之非敬供周四海不能守天下大器也但國君之尊深居稱大敬言驚遠懼邇之道難矣難矣

震有三義恐懼也動也起也然惟動于恐懼方是真動這動方是起不恐不動便是花了不起之疾

匕鬯（匕長二尺以棘爲之所以升鼎實于俎鬯所以灌地降神者君主祭必親者二事故特表之）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一震再震曰洊雷地有復雷而後有豫雷天有无妄之雷而後有大壯之雷洊雷之謂恐懼在先修省在後君子之洊雷也 修者修于既往省者省其將来

初九震来虩々後笑言啞々吉象曰震来虩々恐致福也笑言啞々後有則也

六二震来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厲乘剛也

六三蘇々震行无眚象曰震蘇々位不當也

震主在初四兩剛而尤以初剛爲主故爻辭即因彖文但加一後字蓋論震初未便能啞々而所以致啞々必由之故特拈後字其義方精六二震于初剛者也以其乘剛所以有震来之厲人心一受震驚不覺思慮莫容

手足失措故至于億喪貝〻者人所自私自利之物乎日積之以為己有居之以為己多者惟當天理一爆悅然自失一齊隕落所謂喪也此時此際若曉得這是天心發現步〻循此恐懼而行謂之躋震之究為健躋而不已便造到乾健所謂躋于九陵也有此造詣自有真得所喪之貝始以為不足寶者至此皆為我寶勿逐也日得也二本六從陽便是七貝本陰私從陽便是理故得以七日其喪也不期恐而恐必不可无此喪其得也无意于得而得古謂之真得躋于九陵即虩〻之義六

三去初漸遠不如二之來厲所以蘇〻死而復生曰蘇漸〻回轉生意來曰蘇〻這時節暮忽緩便接不得震生之意所以震行方可无眚震行亦如二之躋用力自激動也只為三與兩剛俱不相當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遂者无反之意象曰震遂泥未光也泥乃計反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初震于內四震于外其為震主一也而初震與游震其力則迥然不同初從根本中動其動易四動已在上下重陰之中其動難所以有遂春秋傳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主之意極是著力煩難之意纔有遂則便有泥之病水土和為泥坎艮之象謂行之未易通也蓋初震是猛提真念發動若常存此恐動就是乾体何有再震可言只為不免有緣染汨沒所以又有一番震動然究得震初之動者在此一震只是發于陷溺既深之後其奮出豈不百倍費力所以遂處便有泥而難通處泥則便非光大曰未光即如雷初發于蟄時者也四發于夏秋者也春雷和緩夏雷迅疾而其生物之功反有不及春雷者是泥

之象也能知其易泥而不為所泥常恐常懼善達此雷則仍是初雷之体也何泥之有惟始无虩〻之周詳所以有遂之費力遂而致泥之難通則安得有啞〻之和樂言四之泥正欲人虩初之虩也

五當主位初四兩震五皆有之故往來皆屬有游雷自然有往來不必以初為往四為來前念恐懼纔過後念恐懼又至往來有厲自无行不虩〻故曰危行也以危厲為有事自萬〻中无一失故曰億无喪五惟得中所以恐懼修省能盡其事如此

上六震索索（及桑落）視矍矍（及戄）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恐懼及其震未及身之時修省則可以无咎）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中謂中心）

上去四已遠去初更遠是一眞然无覺人故雖有初之震四之洊震皆不能動也但索〻與矍〻而已索〻倉皇失措之貌與虩〻異絕不同虩〻恐懼在心索〻不震于心而但震于耳欲見其手足无措之狀視矍〻是目瞪口呆茫无知識之狀（視字形容由盡）象曰中未得言此中全无所得益下悉一品征而必凶者也然雖不能從自

身微覺若曉得因鄰而震知所畏懼猶可无咎何爲鄰如二如三如五同德者皆鄰也（末身二指五）來屬三震狩五往來厲皆以震而恐懼修省上亦法之以恐懼修省震鄰之謂也如此與上爲婚媾者亦可以有言矣何爲婚媾如初如四是也兩剛又本上六婚媾但不自知畏者雖欲進以儆戒之言亦无從入惟震鄰矣則可以有言有言則亦受震動之生機矣此于不知儆者中通一線儆若庶幾回生起死之路也震生之妙于此而不窮故繫于此焉

總

震一陽初動爲天地之心（復當即此）于人爲善之元（元之建侯即此）三百八十四爻從此一爻首出震初一出而三百八十四之則皆則此一爻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善之長在此也人生天地間只有這個眞主人四不過此念之再發今无兩件此念得即生不得即死臨也行也有事也都是事〻提醒法醒得此念便是上帝臨汝自无時不恐懼震驚所謂虩〻自思停不得

（本義以婚媾有言作不免有言說震六書陰陽相叛雖得戒則與本往婚媾字喻以相與之意益以恐懼于）

（无咎戒知豫于遺故有此象所以有言作好爾）

高存之先生曰人有注惟恐懼一念是眞主人而長子也眞主人常定恐懼之事亦不能猝所以有得而匙喪言匕鬯舉其重也眞主人不寐便未免爲恐懼動〻則有喪矣若因動而知戒懼則可以无喪億喪貝億无喪此也即匕鬯之義也若全失眞主則恐懼之來不知所措矣亦索〻是也其喪不可勝言矣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身動物也惟背為止艮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動身而動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止夫靜為所以得无咎也哉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背者止之所也不相與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矣

艮三索而得男艮是乾道之終有震始必須有艮終艮

詣極之功也天地間至極道理本至定而不可移人能詣其極自然常定而无移易故艮止也止而不動也惟其止止于定理豈是以靜而不動為止直以動靜皆定為止蓋動靜相乘除不可為定在者也其當動當靜之理常因乎時則一定者也惟止以時止行以時行則動靜皆不失時動靜皆時則皆得止矣道終是乾道之終其始大明終始之象所以其道光明一到止于工成乾之光明天道光明是艮之止乾止也

何為艮其背人四肢百骸有行有止皆係于背以為行止背不動者也實以不動為衆動主惟不動而主動則止之所在是矣所以動靜皆止方是止其所所天理恰當安穩處也正是時人未得止所不能以理主乎行止便從自身上起見我如何行我如何止却都是形骸上着腳這個謂之獲身既有身見于行止感應間又不免于人身上起見以人有行因人有止這個謂之見人紛紛馳逐這使是非无定主見識如何无咎若得了止所見得我有我當盡之道无與于人人自有人當盡之道无與于我我與人終日敵應終日不相與眼前只見得道

理當然以身聽理忘其為我既忘我見遂感隨應亦忘其為人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是以字緊承

上下敵應艮体上下兩上分明人己對峙之象惟曉得本不相與各止其所方是合為一止而得止其所則其相敵者正自相應不相與者正所以成相與也如子臣事之對君先見得自家是忠對父先見得自家是孝這是獲身見也又思我忠君當如何樣仁我孝父當如何樣慈是又有人見也君父只管自家仁慈臣子只管自

家忠孝道是不相與却不各得其止却不共為一止文
勢不獲身根艮背來不見人根不獲身來一貫而下
行庭者出而與人往來之所（艮為門闕所以言庭）艮其所者見
是通天地是一身安得有彩缺之一身可獲通天下往
來是一人安得有物我之人可見
震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兜根工夫艮无所不用其極透
頂工夫震起手艮了手限了得手纔有起手可說故艮
為成始成終彖曰則艮曰所人要認得始之者即為終
之者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形高卑大小不齊而安止則一故兼山象艮兼者以
一而兼其不一也君子內修外用感應萬有不齊而當
止之所則一其一處即思之定在處也故思不出位之
在心為所在理為時在身為背一也
一定的理是在理上思之而无思所以動亦无動靜亦
无靜皆止也若出了理不是我見便是人見紛紛何時
止此出位不出位之思也　兼山正象各得其所止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
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膂也夤脊也）
艮止于兩刖而主尤在上九所謂背也初最下象趾是
止之第一步于此能止何有失正但利在永貞耳二得
中能亦是柔體與初相鄰腓象（腓肚）是夫以二之居中似
乎得止而可以拯初（拯上救也艮于腓者）今惟腓也則不能拯而
但能隨以隨為止豈是真止所以心不快也隨謂隨三

心能思是止之主朱子曰心在群妄自退無亡惟未能
聽乎心所以不能拯而但有隨也
九三則剛而能止者也特其未在上下四柔之界艮限
之象限接膂也人上身下足身靜莫動之靜背限乎腰
膂艮限正是從中止惟止在中一身上下脈絡分列都
不妄動列其夤之象人身中有八夤謂之曰維周身之
脈絡也（出統）列上下分開也如三之止正在居中把要
人感應間理欲有個界限脈絡一毫不可混這正是動
靜關頭若于此處止不得如何能勿止于極三艮限已

是能止了只是用力去止却十分煩難所以屬薰心薰
能行氣薰心謂未免有動于心煩心之力也（薰香草又名罹薰工）
（行頭日下行血海可以通一身非焚灼之淨為心害也）謂之薰心雖未到忘人忘
我之自然却已非二之心不快蓋以其止尚為有心在
然必先有勉强然後自然則艮限亦止之不可无者也
（心位五曰言有序言心之學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正字衍文）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外三爻四五皆止于上九同得止所者也四曰艮其身
艮所貴者不獲身然未有身未得止而遽可言不獲者
子事父臣事君身先止于忠孝然後可言忘忠孝四止
艮之始正從自身工先止者也象曰止諸躬者身向上
為伸（身同）向下為躬（太同）人只屈身向下凡事反身克己只
求靜不求動只求內不求外這便是不有其身路頭所
謂止躬也四已是全身得安居學問
五曰艮輔止到五已是極至了言有序則語默動靜都
合于時豈不悔亡蓋人己感應間最難得止是言（必）而

止于序是人己相應相與同得止業象以五中正故有
此也五已是体用得所學問
上曰敦艮敦非艮言艮身之上更有加益只到底止于
是而不遷始終如一見其敦厚于止中庸曰大德敦化
萬化從出之源也人身是趾而口无不當止只是有一
件止可名便非全体直到衆止會于一止而无一件可
名敦艮之義也象曰厚終艮成始成終故允艮在上卦
无不吉至于敦艮則不特六爻成其終三百八十四爻
皆于此成其終曰以厚終也

總
艮六爻自下而上以漸詣極工夫擇地而蹈不輕措趾
初止也恬靜无為隨人行止二止也執之定守之卓介
然不移其三之限乎反身求己庶幾四之止躬語默因
時則惟五之中正若夫動靜一原行止无迹通人己于
一而渾然詣極者敦艮之吉也非神明默成者其孰能
當之
震四艮三其体同其情與義亦同聖人曰洊曰兼撥諸
形容必在一時之間蓋震原始初念為主四幾乎再念

矣故遂不如歉然因遂而歉是初之得力處又頗有四
也特不可使其泥耳則泥震中一關泥不可不知也艮
要終絕頂為主三數于中止矣故限不如敦然因限而
敦是工之得力處必先主三也特必先難于薰耳則薰
艮中一關鍵不可不知也若一震便到底雖不言遂泥
亦可一造便造極雖不言厲薰亦可此上智一等作用未
易輕議也
震艮是一体于文辭可見與坎離一体同

漸女歸吉利貞止于下而巽于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
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謂九五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歸妹與兌來處並艮震二女之事于此究
漸巽柔在上艮剛在下惟其以得止之則用巽入之柔
見其能漸所以有女歸之吉彖曰漸之進也謂行而進
之字虛中有力晉進也以進德言是柔已進而在上取其得亦
進漸之進也以出處言是能用柔道為進取其不輕進

義重漸字不重進字其曰之進猶云進而漸以漸進也
漸之義其妙無窮學問以漸進必無躐等輕浮之患出
處以漸進必無躁進失身之患但非有巽順從容之德
不能漸非有艮止為之主亦不能善巽柔之用惟其艮
剛內正而以巽柔為進男道得女道為用所謂女歸吉
也天下漸而進者莫如女歸六禮一不備女不出門故
媒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妙在個待男必男以主之則進
必不敢以己輕進君子之進也常有以女待男之心上
不求則下不往終身做個不失身之女何吉如之咸曰

取女吉亦以艮剛貞兌女之故

進之貴于漸者只為進而要得正自然要漸若進而不漸如何得正所謂正不正得位不得位是也進而得位這進纔有功這進纔正夫進以正則正己而物正不令而天下歸可以正邦也 一句引貞 稱卦体九五剛中分明一個正位在㫋以艮之止不輕進者主之大以巽之順善其進以行之如此以進自无不得位自无不有功所謂動不窮也得位方是得正得中方是得位以艮而用巽則得中之道也絡脉自貫一可玩味

彖義述 卅

女歸吉君子自脩安道與家人之女貞女正位其義不同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山不動而木自進長惟无常定之山不患山上之木不漸長也君子居賢德則俗自日善患无居身之賢德不患無居而无漸進之善俗也居如居積之居謂此常定之象

山木不可以驟高風俗不可以驟變皆漸之義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漸之行有序而進有漸于水涯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衎衎和樂意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衎苦旱反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水鳥非陸所安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漸取鴻象鴻夫婦有序飛行有序進退有序秋冬則南春夏則北有定則最可觀漸義統爻辭只一個不輕進為正

彖義述 三十

內互爻艮体在東北鴻所生長之地也于水濱初柔而在下象小子欲進以平必慎之自初始人之進德自小子始故小子而知厲則有言亦可以无咎有㦲言坎也有險則有言矣 初有言坎体則爻有言與坎在前震有言與坎在後

六二曰磐水中之石最可安居故飲食衎衎然安樂知磐之可安自不妄進矣象曰不素飽者鴻在水隨處可飽必求安樂之磐惟其志不在一飽也曰不素正明志不溫飽之義

九三漸于陸陸有南陸北陸 天文書曰南陸北陸 艮三自北向

南所漸者南陸鴻之自北而南飛也南飛則罹人道之
患故有不復不育之凶（鴻以定事）論三爻之至爻本自能止
特以剛体上進與與柔近不相得所以在三為征而不
復之夫雖其群類而獨進也則在四為孕而不育之婦
失其相與之道也安得不凶然亦是危其有患之辭非
必一定不復不育故又教以防患之道若知禦寇則夫
婦相順而可相保矣蓋知相保則其進必以漸豈有征
而不復之夫可見進便有寇不進何寇利禦寇之法安
心而已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鴻不木棲桷平柯也得平柯則可以安矣）或象
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陵高阜也）象曰終莫
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
不可亂也（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illegible]改陸為逵大妥）
外三爻巽体在東南為所南翔之地也漸木巽象木非
鴻之所安然能順以巽則隨所棲止可以得安如得平
柯之桷也漸桷此進之最善者然曰或得則得之亦不

易矣
九五漸陵居高則无人患可謂得所處矣然而不孕者
何蓋陵雖高非鴻安居之地也（鴻居水）鴻南翔則不孕是
實事然雖不孕卻終无有得勝而奪之者故吉其不孕
而三歲也見守正的持不以文而有改遷之志進之正
也（與三之不孕一例看）其終莫之勝也見所處得正終无失其
夫婦之常正之吉也鴻翔則不孕然不以不孕而改其
處鄉北則復其孕之常不失本性曰得所願也高陵之
義不以得位為高而以得正為高得翔之義不以高位

為願而以終莫勝為願此聖人象漸之精意
上九漸陸則自巽東南返北陸鴻之復而歸于北者也
先有進後有復夫婦仍是孕育飲食仍是安樂一毫莫
失其序真可為觀法故曰可為儀吉莫如之惟其有始
有終有進有退有往有來謂之不可亂此為漸之終若
无此陸一漸從首徹尾皆亂動耳何以為動而不窮
漸之
漸六爻士君子進退之義分別甚明從初便如厲始又
去了素飽之念必求安樂之飲食則利祿之見不入其

胸次矣征而南曉得有人道无窮之患常〻存禦寇之
心則利祿之患必不敢輕蹈矣又能擇栖而處非乎柯
不居又能居高雖三年无孕要終又知全歸一着如此
進退真是已正而物正所謂進得位動不窮此道也
內外卦對看俱有深旨初于則生而安之水資四桷則
擇而安之棲止然初曰无咎桷曰或得則已漸之安難
得不如未漸之安從初自具也二磐在水中五陵在高
平然二曰衎〻五曰不孕則漸而在高之危不如漸而
在下和樂之安也三之陸南進工之陸北歸然三曰不

復不育上曰可儀則往而前之凶不如來而歸不亂之
吉也是知進甚艱不進甚易進有險不進自平故君子
三揖後進一辭即退非故難于進也不如此非正非中
則漸之義固然耳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
之終始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
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漸女自外而來歸其歸也以男下女是男主女也歸妹
女自內而往歸其歸也以女說男是男不主乎女也以
女說男豈得如漸女之貞而吉所以這歸要辨假若是
個賢女何嘗不可歸〻仍是男女大義若是個非中非

正（二中正賢女也 三非中正者也）之女這歸便有无窮弊病故一曰征
凶又曰无攸利皆究言一失所歸其害必至于此蓋防
禁之辭非卦德本有此凶不利也
以卦体言之陽交陰自震始陰交陽自兌始震兌合天
地相交故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出乎震萬物之所由生
入乎兌萬物之所由成一出一入則天地交若不交是
萬物不興也生物天地之始事成物天地之終事兌女
歸震男一終一始人道之終始也女道以兌歸而歸夫
婦生育之道以震出而始由此而觀歸妹何嘗有病〻

在說以動說動二字亦未見可病〻在說先而因之以動蓋當說而說當動而動俱有個天然之則不容一分有意若先有個說意為主因之而有動這個說是私說分明少女見男而說這個動是妄動分明長男因少女而動故曰所歸妹也且其爻位震剛不居內不得中不當夫專主之位兌柔不居外分在內為在外方父不應則不當婦從夫之位所以征凶三本柔也乘乎二之剛婦為以賤凌貴之柔四本剛也為五所乘夫為見往于柔之剛悖剛柔倡隨大用所以无攸利然謂之征凶則不征何以

乘而无攸利則不為所乘有何不利征也乘也非一定而不易者也推移變化之妙存乎人焉爾

兌說也人情最難合性情者是說纔失正便都成私意之說第三一柔正是私意根也此說豈可使居內作主故內兌八卦无一卦吉者兌兌唯人坤兌甘臨隨曰動以說動為主也大亨貞說以動其不貞可知矣故命曰歸妹夫好莫真于好色說莫說于少女于此說而不妄動則无不順之說矣聖人以歸妹示戒有深旨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澤氣上蒸則雷動故澤上有雷以陰感陽有女說男動之象少女說男其終必敝故君子欲圖永終必先知其敝也永終必在善動善動必先防說

先雷後雨陰陽相感之常雨後之雷陰陽不正之氣且以時言之兌上雷秋雷也非生物之雷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陽則在女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為跛能履之象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之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為眇能視之象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須女之賤者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歸妹三四兩卦主又不相當惟二五得中故以二五之歸為正所謂天地相交之大義也其不正之說在三上應之故皆不吉四雖震主亦不當位故有愆初雖在下與二四同德故吉也

兌女之得中在二則正嫡君夫人也初與三皆其娣媵初剛而從二惟君夫人所在右以娣之象獨應震足能履之象但初與三同為二之娣初能從而三不從未免為跛之履耳如初最得為娣之常道曰以恒最妙在承

二曰相承初蓋賢娣也二歸五之正嫡對中合四成離
有能視之象但不能對中正配（六五）未免為眇之視耳蓋
兑只是半用故稱跛眇（猶之跛眇同義）惟不得正配所以利幽
人之貞幽靜而貞也婦德莫善于幽ゝ而貞寧復有非
道之說此方是可久常德故曰未變常也未變謂不可
變
六三以柔說之質近震動之男女之至賤而易失貞者
二而以三是以須也天文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此最不
當ゝ以者故曰未當若能反而從二則仍是二之娣也何

不可以之有蓋女無常貴賤說男則自賤從正則自貴
惟反歸不上而說男卻下而順二則與初同為相承之
娣矣所云以娣也歸妹得失兩途係六三一爻在人之
知擇耳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象曰愆期
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尚德
而不貴飾然女德之後無以加此）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
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約婚而不終者也）無攸利象曰上
六無實承虛筐也
九四震主與兑中不當相應之位故象之以愆期謂過
時也然雖愆期不可輕動必須要待寧遲以待ゝ賢德
相配而後歸故曰有待而行也惟待則不輕動于說而
無弊矣（[illegible]）
五歸妹之主以其居尊象婦之歸于大君其稱帝乙或
帝乙得后少而賢或帝乙得位從娶后必有所取義不
可考也（[illegible]）其君指

二以中德為尚不以美飾為尚故不如娣之袂良可貴
莫如德故曰以貴行袂之良無如三然不足貴甚矣五
出震自震向兑如日之中天自兑向震如月之方望（震兑
離日象兑坎月象）故月幾望如是方成天地之交人之終始所
以吉象中兩言行推開說不必指女歸為行
上正與六三應三既非正女上又不能以對德主之（柔以
相應）所以不成夫婦此歸之必不終者故自上言之有筐
（震筐）無實女之所不得承也自三言之有羊無血士之所
以不足刲也夫婦所以主宗廟祭祀女承筐無實何以

薦遷豆士刲羊无血何以倫牲牲夫婦之道不成故象
中无攸利繫于此又歸妹女之終也雖在有終如上正
是歸之不終者以三之為女先不有始故也

總

精義工夫于歸妹最可玩少女長男雖非正配然未嘗
不可成夫婦弊多生于一悅然雖有弊中閒時位各有
一個正道在盡其道便不至于征凶无攸利每爻中如
承如反皆指中也中則寧為幽人不為須女以无非義
之說矣如待如貴皆指中德也中則寧无良袂不取虛

管必无非義之動矣如此便都歸正道
士君子難進易退其自處常為守貞之處女慎始圖終
其白貴不為良袂之賤妻此漸與歸妹之義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假庚白反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
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
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豐要明以動惟動最易發明所以豐多故旅要止麗明
惟明最易失止所以旅親寡也
以三十六宮分之此以下為第六爻
豐大也人一身在天地閒亦小矣何者為大惟這點

心明即是天体與天同大故乾彖曰大明火在天上則
曰大有然明体雖大不見于動不實〻成其大惟明與
動合這點心天之明實見諸發用流行纔是光輝發越
炳天燭地何大如之所以說明以動故豐〻則自亨聖
人觀象命豐不是稱揚明德如此大要人識得心体之
大若有一毫遮蔽便是失本來若使明者常无失其明
斯大者能无失其大有十分提醒儆惕之意故又曰王
假之勿憂宜日中通徹天地人為一 王字三畫三才之象 謂之王
假至也 與感格之格同 明動通徹得諸極之謂也論人心之明

聖凡无加損何人不大但有蔽有翳不勝自小只是不知尚其大惟王者明〻德于天下明與動交諧其極故曰王假之尚大也王字重見得非王者不知尚非尚不能至要知王德人〻之所宜有不必居位爲王云

勿憂宜日中句則又直指王者能假之心法最精語也

尚大之道何如必常明方謂之尚大論明體易蔽最爲可憂然不必憂自有常中之照在蓋人不怕動來蔽明只怕明先自以不能主動若使此心常爲中天之日則大明常照而欲障不能干何患有不假故曰宜照天下也非中則照不足遍天下非照天下不足以見大明此所以聖人相傳只一中字又繫曰昃既正發常中之精義蓋日有昃月有食者造化盈虛消息之運人與鬼神所不能違者也得其常中之理有不與之俱昃俱食者聖人置盈虛消息之妙用所以通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此之謂尚大　日東升西沉自人視之有中有昃不知此局于形骸方隅之見然也在東西在日之明原未嘗加損人心之明亦然可加損者非日中之明无加損者中天之明也得其无加損者而隨消息盈虛皆有常中之照矣　當消則消當息則息就是常中

家人王假有家通一家之明爲明豐王假之通天下之明爲明不得中處不明之心亦不蔽也能得中本无蔽也又何憂勿字相呼俱有個着力處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〻極也皆至交相極至也即假之義雷電噬嗑雷爲主明罰勑法以明來善動也雷電皆至豐離爲主折獄致刑動必合於至明也極致謂致務到得刑之極當處即尚也致百姓于刑〻中[illegible]折獄以致刑方是明以動

无時不惺〻无處不競〻君子之雷電皆至折獄刑致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配主指四雷豊之時明動相資

豊以三四爲主然而位不相當必以離中爲主方是照天下之日中故爻三言日中所蔽者蔽此中也所來者來此中也

初剛在下雖非明主所應者四則動主也陰陽相匹曰

配四本二之配主二不相遇初能遇之曰遇其配主遇則明動可合矣然初之明非日中也只是向進之明故雖旬无咎由此而往漸進于大所以往有尚即尚大也蓋十日爲旬雖是盈數然在初九猶是一月之上旬（如月之上弦如日之辰巳）可以進于中故无咎若再過一旬是一月之下旬（如月之下弦如日之未申）盈而災矣所以曰過旬災也人之明河爲雖旬也用之于國光者缺十分未精皆當用之明縱未必中亦无害故雖旬无咎若用之于計後則全是謀利算功皆用于不當用所災必矣此旬之謂也（二爲過旬）

六二豐其蔀（蔀音剖）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蔀障蔽也大其蔽障故日中而昏也）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沛其蔽甚于蔀矣沫小星也）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夷等夷也謂初九也）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本離中然所應者非動主而應六五是雷電晦冥之日中而非先天之日中也故二三至四有豐蔀豐沛之象震爲蕃蘚又推巽蔀象也又撰兌沛象也大星爲斗小星爲沫見斗見沫因日光蔽斗沫俱可見故是以白日同于昏夜之象（或曰蔀雲也沛雨也沫小雨也又或曰公羊傳草林曰沛謝會微晦曰沫）（諸說皆通）三四之蔽皆以二致之故其蔽雖同所以通蔽者則各一條路時不同二五正應也能通五者畢竟在二但當其方蔽而往則必得疑與疾若能以誠信相通（誠多言信）則中心相孚而障蔽可開如發蔀而日可見其發也從自己中心有以發之故曰信以發志其道只是積誠信以爲感動必五來二然後二往非輕往也三到而不中一偏一曲之明終非大中之明所以不有大事折其

右肱則因其才可用而不敢輕于有爲也故无咎折曲折之折人以右肱爲用折右肱杖斂退藏如書之用都而不用作也然但可免咎豈善明善動之道故夬予又曰終不可用也只爲見沫時之極暗一事不可爲故有此象。九……

四是震之主爻與離主不相應所以亦爲蔽日之蔀以位不相當也所見者斗全是幽暗中之見遑如何成得動曰幽不明見其不可有動也然有初在下與四同德是夷主也遇初之明則動而吉矣曰吉行也遇初是以

本心之明為動所以吉初遇四為配主四尊也四遇初為夷主初在二下〻一等矣以其非離主特稱夷主夷下也乎也能下則愈乎矣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閴苦鶪反）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五柔居尊位雖非震主衆來離中之主則為尚大之王矣所以有慶又有譽至其在離中為章但五不有以來之則二不往焉合章之章五來之則為雷電合而章故明王不得明良之遇合不成笑治事功不合本來之明德不成其業來章之謂也上六以柔暗居高亢有以自高之象天下莫將乎自明之一念所以豐屋蔀家至於人不能見凶之甚矣這都是自侈自大從一念揚而不能下來致成此蔽故狀之曰天際翔也如此日趨日暗都是自起遮蔽故又危之曰自藏也自藏則何由有出頭所以主三歲不覿不見離日也三歲不見則終无向明之日矣（與三爻三歲之象）豐屋之見正與照天下反若曉得尚大之見必通天下以為明何至自藏若此哉

總

豐大也人一生名譽要大事業要大富貴家計要大却不知尚大夫天下之大有大于一點天明者乎不尚這個大却尚外物之大不知這物盡是蔽明之物所以都做了豐蔀豐沛豐屋遮天黑地若是本心之明一出頭大明中天這些蔽伏片時消化如何累得明所以從初要防遏自初先遏想到底方不至自藏己私不生天理自常〻光彩日中之謂也這是天德王道一徹齊徹學問故以王收之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人有生來只有明德要終始故明人之家也豈明在內明以動則明體通于萬應矣旅明在外止于明則明之萬應歸乎一止矣斯爲至明

旅取旅寓爲義人必有個止止之至无定在者旅然必不可以无止者亦是旅從旅而得所止依于至无定中有個一定者可謂真止旅之止何在則明是也論人生境遇遷徙流轉倏忽變換何者可爲定局然所以處之之道各有個定則在却分寸不可差人能遇一境明得一境時義便境境皆得其安止是止所不在境乃在吾心之明此真止也究得此明以之應感真是天地可爲遽廬造化可爲托宿无地不是安居則旅者豈徒一逆旅之用而已哉聖人之隨寓而安遇而不留皆旅也天地間時義无大于此矣只是其道之亨却以小而亨小亨者用柔小而亨也盖離之所貴全在柔中今離在外柔得中而順乎剛是以外用之明內順當止之理其能順者此柔小也艮在內止而麗乎明是以當止之剛上麗離明其所麗者此柔小也所以亨所以爲旅貞无非小之用也曰旅貞見得非用小便无旅道詩稱文王緝熙敬止又云小心翼翼可見文王之止仁止孝皆小心中來小亨之義也山此有來旅之用小正是止其所止與知其所止類大時義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原來小亨處正是大處

明在內爲家人明在外爲旅人乃知人一身无內外无家國无常暫只明是安身立命處也

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山有定体火无定用故山上有火爲旅象君子以明慎用刑止有一定也能使獄之不留明无遺照也獄有疑而未折則必不免于留矣

不留之義常中知變變中知常最妙于用刑最妙于處

旅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童僕貞厲（貞字連下）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旅即豈之倒体元非以離中一柔為主初在下去五最遠即豈之上也惟其遠明所見愈卑愈細至于瑣瑣斯析也（斯岐介以斯之）瑣瑣之人自失安居斯其所也遂必自取其咎曰取災志窮于瑣瑣窮不通也皆從始不明之故二得柔中止于二下即次人象與五相應懷其資之象能資二者五之明也初所順從得童僕之象旅以柔亨能即能懷自有童僕之得亦道之最貞又何尤然四

懷資但藉五之明為資耳未得如豈二之發志也

九三雖艮主然以剛用非旅小亨之義也且所應者亢極之上九焚則三之次焚矣如此初與二皆不能從矣喪童僕之象此不知貞不知危者也故又儆之曰貞厲當以貞為厲也艮柔在下而足能得兩柔相與則明可麗三以剛道為旅以剛與下失其與矣故其義喪也昔重耳以從者多賢而復國昭公不能用子家而客死童僕之得與于旅義大矣昭公之喪用剛不用柔之故也（旅一卦所占供要識其事小其義大）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四亦明体不能如二之即次（不得中）然以離体近五于處之象于行于處暫有所處也有明可處則資身以之利用以之可以得資斧然得者相近而得非中心自有之

明故我心不快蓋明人所自有元須臾離得之則于心慊于居安但借資偶得而已于心豈能快乎四不得柔中之故曰未得位也

六五離中一卦之主以其明知止之明也以其止至善之止也故稱射雉雉之為物其質則文明其性則安止（雉分雉而居安雉有一矢矢雉長雉方雉）射云者禮記射之為言繹也各繹己之志也君子念念求文明之主射雉之義也其曰一矢亡者何君子之射雉時時此射終身此射非曰一射而可還得一得而遂可以无射者也若捺一朱之見則

先事期得去射義遠矣故惟去此一矢之見以无意必之心求明乃眞明乃眞止也如此則終以譽命矣譽者人心之所歸命者天命之所助蓋得中之明己得其止合一卦而麗其明則人人各得其止人歸天祐理所必致故曰上逮謂一人明而天下得麗其明謂之上逮逮即及之意旅貞貞其道盡于六五本義一矢亡謂不先六爻之奇說六位直然不如前說世咏反

上九剛而過亢與小亨之旅正相反故象則焉也亢極文明巢則焚矣從何安止其義但有喪必无得先笑後

號咷之象雖中之明原可畜之牝牛亦可安之但逆旅也只一念自亢便喪牛于易到底既明悟之路終無之聞也不曰莫見而曰莫聞人雖不足于見能聞言而悟猶之可也惟莫之聞則耳目皆塞終死明之路矣

六五言旅五不言旅則五已是通天下為家通天下為明非旅也即賁之文明以止人文也化成天下之明也旅之時義大矣哉于此見其大

一矢之義猶俗云一箭便中總有此見便害虛中之明一矢亡正是去此見明而无意必明斯眞明矣

總

旅義只在柔順剛止麗明故剛爻无吉者

莊子曰仁義先王之遽廬也可一宿而不可久處遽便大差乃境有還段仁義无還段止于仁義則无所往而非明矣如莊子之言正是焚巢之明

豐多故二无應于外也旅未章則故不足患矣旅親寡五无應于內也能射雉則觀者自衆矣此豐之日中旅之時義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巽入也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攸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八純卦巽兑斷在後柔道也女道也巽兑俱雖在中三女繇天之事于斷而究

横圖八卦乾一兑二離三震四皆屬陽儀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屬陰儀而震巽爲陰陽交互之際震陽爻陰

也陰非陽不變故萬物以震雷而變巽陰交陽也陽非陰不化故萬物以巽風而化試看天地間物動而飛走植而天喬是破胎出卵句萌甲拆者震也其油油欲欲日長日進鼓舞而不知者皆巽爲之長育也巽東南長養之風故天地之化物巽神于巽風聖人之化民巽神于巽命巽之爲德有默移默感化物而不迸物之妙故巽爲伏又有漸進漸深動物而物不覺之妙故巽爲入又爲從容和緩化物而无迹之妙故巽爲順是以有長女方配得長男而成生生化化之功有巽女之道方助得男道而成陰陽變化之妙用故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以行權巽學與震相須並重不可相无者也邵子詩天向一中分造化從震巽分

巽以兩剛得一柔來成巽非以剛而巽柔也乃剛以柔用而成其爲巽也故論成卦則主在柔而論巽德之妙則主仍在剛矣剛以柔而行耳所以巽有命令之象重巽使有申命之象君子以善入人則以直遂行之不若柔以婉曲行之既命令之又從而申之皆柔道妙用也故巽以小亨九五一爻剛而中正巽之主也而所以行

之者則以兩柔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分明是出命之主以中正風世而用委曲之道以行之也初四兩柔成巽者也而所巽惟剛中故曰柔皆順乎剛分明所行之命无非中正是以也以此申命何往而不入所以利有攸往象天下皆成中正之風莫不見五之剛中所以利見大人是巽之爲巽只在兩柔善其行豈不是小亨剛中志行非另一個柔去行其剛也只是行之婉而順見其柔耳論語巽與之言言有時巽柔也所言之理仍是一定此爲剛巽中正則巽中正謂以中正之道巽入乎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隨相繼之義
月令八風云風者何謂也風之為言萌也養物成功八風以象八卦巽風東南景風也景大也陽氣長養而大王者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
隨風者前後接續如相隨然君子以隨風申命以巽德行長養之事之事即所命之事也朱子曰申只是分付丁寧非有兩番降命
觀月令知風便是天之命令
故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禹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壞皆申命行事皆巽道為用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固是巽德然畢竟先定個主宰其巽要无弊故得中則吉若一味巽必窮之道所以爻中兩戒其窮謂失中也若不巽之凶不必言矣

初巽主巽者巽為進退進者進而從二退者以不果而退這都是中心疑二之見若能專一從到如武人之專一從師則貞矣衆到奇畫一而无二巽柔畫偶二而不一所以進退而疑疑則亂能從到則仍歸于一而不亂
所謂志治也剛復非武人之象同義
二以中巽五者也五出令之主爭而坐于牀上二巽之在牀下之象二中令之人貴在得五之中史掌記事巫司事神在五前後按說于明不而後史中心无為也以于至正最能達五之志者二用史巫則能通五中正而以之風天下矣故吉

並舉史巫者雖離為史雜兌為巫紛若者史巫之書雖紛然无所不用也夫巽于五則所巽惟中正史巫則其巽又曲委而得柔道之用二最得巽中者也象故云得中史巫擬四
九三則非中矣謂之頻者其巽也有急迫而无從容和緩之象近蹤之故吝道也以此為巽巽道之窮蓋巽可隨而不可頻有巽入之心而急急入之便是頻此皆從中心不知來故曰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為充庖象曰田獲三品

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則吉象曰九五之
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
其資斧正乎凶也
六四上巽之主與初同德而又離不同者初去五遠故
有疑四之從五近故无疑无疑則悔亡巽功成于用柔
故四有功三品者有巽初之柔則進而離明此柔也再

進而兌說此柔也却好撰雜撰究其功一成則安女之
道皆成獲三品之象四字本義作四獲者作上四者亦好三品上中下平字也
五出命大人以剛中正風天下者故貞而吉又悔亡无
无不利巽德至五而滿故終物之功六庚之用皆係于
此震生物有始巽不能如震之有始巽齊物有終由此而生
有終震却得巽而有終蓋物有生便有始非長養而成變
化不能終其始巽萬物之所潔齋也細齋却各一其生理之滌所以
无初有終十干六甲主生震六庚主變化故庚者更也
有甲以生之无甲以變化之便非造化全局九五巽德

究滿則六庚究滿而周天之運全矣吉曰先曰後重巽
之象蓋甲有先三日後三日之事則庚亦有先三日後
三日之事无非所以終震之事也故蠱之六甲則曰終
則有始巽之六庚則曰无初有終其義交發
上九居五之上而无五之位則亦巽在牀下者也二巽
在牀下能下四柔故能用史巫而得五之中上九亢而
居高不能下取四則不能得五之中矣何以取資何以
利用喪資斧之象以不用柔小之故所以巽不能行而
至于窮曰上窮也

總
天地間四時變化只是一個風故萬物以風化人速于
變化只有一個巽學以巽入則德日變日化矣政以巽
行則治日變日化矣此所謂庚也有善其事于變化之
前者是先庚有善其事於變化之後者是後庚時時巽
則時時有庚矣所以從此要專一不要疑中間要次序
不要顛到底要能下不要喪如此何患无成功成功則
巽德變化即乾道之變化矣
巽德之制也以剛中為制巽以行權以剛中審權

兌亨利貞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巽柔在初所以配震而成始物之事兌柔在上所以配艮而成終物之事故兌于時為秋正得秋而萬實成萬物告成于秋兌成之也由此言之巽初一柔是造化所以發舒陽氣之妙用故曰風以散之兌上一柔是造化所以收斂陽氣之妙用故曰兌以說之此在上之柔為天之澤秋至而霜降兌澤也露降而華者實穎者栗澤之說萬物也其所以為說者不是說此一柔只為這二陽充足在內得柔來相感相和陽氣愈加充實凝結所以說是兌之為兌全以剛主柔柔為剛用也只是這柔不如巽之順陽卻來而在上若沒有陽剛在內作主一柔來都是陰消氣肅殺氣如何成得物此為毀為折皆兌也兌有亨道而非利貞則不亨所以最可喜是兌柔最可畏亦是兌柔

兌利貞乾曰利貞者性情也情之最難貞莫如說如何方得貞情而歸性方得貞得貞之說說皆生意不貞之說說皆消機如何方得性其情剛為主而已故彖首提剛中而柔外剛中天理主之于內而柔順之于外則其說也都是天理內自然妙趣安有所謂非道之說何貞如之是以說而利貞則順乎天而應乎人因為這說從天理上當人心真好處流出也所以說之妙直到勞民而忘勞犯難而忘死人情所怨莫如勞與死到勞與死都是說這不得是乎天理之當合乎人心之安如何有此這樣情真是至公至正通乎天下的情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如此之說謂之性情彖中不釋亨字順天應人其亨大矣

巽柔在下從初要他順剛故曰小亨曰見大人從頭說小順大兌柔在上到底要他從剛故曰柔外曰民勸到頭是大得小其義一般處得上下兩柔則女道盡歸乾道八卦之事始畢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互相滋益

澤說萬物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要前後相麗猶風之

言隨也（隨象二字有味深）君子人資己〻資人朋友相麗也既
講之又習之講習相麗也麗方得流通方得浹洽便自
然説
樂莫樂于朋友用友之樂莫過于講習故麗澤爲説然
説以利貞講習而不以貞亦何説之有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剛中爲孚）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兑凶象曰來兑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上承九五之中
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决而商度所説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剝謂陰柔剝陽者也）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兑六爻兩卦相對看方清和與商相應二五以孚應來
與引相應所雖貞者而柔能誘之者有孚而已
初曰和兑説莫妙于和利物足以和義必真説以義爲
説纔得和人説意初動多是天理所以初爲和兑更无
第二念其繇曰行未疑也四應初雖亦外卦始爻却係
應用于説是第二念頭人情易在此處是所以商兑未
寧商者何五音有宮徵有商第二音也聲莫和于宮（星切）
次而有商〻以協宮也必商音和宮音方益和然商畢
竟不易和（以商乃宮之一次也）人情初念和第二念未必和商兑
也必得商兑和則初爲真和然再念畢竟不易和所以
未寧謂不定也正要在此處介得分明蓋商者傷也于
行屬金極易傷和所以傷便是疾于此分别得清只做
和宮之商不爲乘宮之商所以有喜也（介義云商度只爲有兩擇所以
安商兑反不通）介與初之疑字相應人於人説意從外感來者
多是商兑〻卦之宮宮商猶然卦之主甲庚所包者應

古祭天地宗廟不用商音
二五相孚二信得可説者只有這中正道理故孚兑之
吉信志也二之孚〻五而已五居位必合一卦元不孚
方見中正之極故云孚于剝何爲剝凡悦以情動人見
爲至可説皆消滅中正之理者也這不是説中有病皆
緣剛中之理未足若真是理之至可悦即是情之至可
悦所謂孚于剝也此其得失間不容髮所以有厲只看
天地間萬彙或過兑澤而結實或遇兑澤而摧落何也
其摧落者必春夏之生長陽氣先不足故也此受制者

也其結實者則陽氣充足故也此孚于剝者也碩果經霜露則愈甘松柏經凋落則獨秀如五之剛中正孚真是愈剝而孚如勞民犯難似乎大拂悅意而卒之民勸成天下大悅所以利貞之悅如此（剛貳指上六成兼三工供可不必泥）

三來兑與上引兑相應柔欲其在外三則居于內此內藏之悅意也只怕有以來之來若以此悅意來作主也如此便有浸淫之勢不誠正不止所以凶不當在內而來之曰位不當也上乃在位之悅引者謂其所引動也引動則逆而必流之勢蓋悅原難防劍底易于滋蔓引之則日長終于失正所以曰未光見得非貞到底終不得光大也來與引非悅中本有皆人自生之病利貞者貞此而已

總

初和全元染著之本心四商當機慎擇之決斷當得乎中者也三來根心當拔之私情上引未路難祛之牽繫皆剛中正也以此辨悅貞不貞了然矣

孫發育生長元亨學入手元浚化之門兑收斂結實元究學到頭兑歸宪之局然生長中有裁成方是真浚化此先庚後庚巽之全功也收斂中轉生方是真歸宪此孚于剝兑之全功也六庚究震孚剝究艮成六子全功曰大有曰元亨兑曰利貞大有大明終始也兑各正性命也却好乾道完成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序卦說而後散之人心倸以巽風來鼓動何等發越暢快所以散而成渙人心体從兌說流行自然條理準繩所以止而成節二卦坎了手功夫也

首局乾坤既闢六坎爲始中局處解居後儀艮合坎也末局渙節居後巽兌合坎也一部易終始究此心學

坎是心体何以爲險只爲一點乾剛落在形氣中一時透不出所以有險若通得這一剛透險而出此心便是乾坤全局（本然庵曰坎中畫透出便是全乾）何以通之能通之者巽風也巽東南生氣天地一團仁德和風所以生養萬物都是巽風坎本北方易于寒冱凝結心体一凝滯都是險隔惟有東南和氣一到凝者自化結者自解故東風至則凍開〻則散〻則離（謂不結聚）渙然融釋所以爲渙人心到凍解氷釋通身生氣流行何等融洽泮渙故渙天下第一樂趣渙曰散險者開散也又曰渙離也險者脫離也都是形容心体流通妙境所以渙自然亨以坎中之剛來而居內爲剛來而不窮蓋不通則窮使成了險通則不窮使出了險坎剛得巽五通之來而不窮也巽柔在上四既得位五又得位（惟有五之剛中四以柔居其下巽之得位也）上又與五同德能以剛通坎中之剛直通而徹上徹下所以成渙所以亨也得位者五能以五之中通二者在四故特提柔字大概巽之下行力多在四

巽之通坎其然感然通有不期然而自然妙處故舉王假有廟以象之蓋天下感格人心不疾而速者无過假

廟之事故王者一行假廟之禮則人自興起孝親之思舉世風動只爲這一點尊敬祖宗之心原是人心本有中正之王以此風之于上自然默通于下故曰王乃在中其感其處皆在中之感也坎險不通使有險坎險一通便是利濟天下大用坎而通巽何所不通如大川而濟之以木乘木濟川无所不利故曰乘木有功（聖人舟楫之利取諸渙）巽乃生木故其利无窮如此曰在中曰有功何利貞如之

假廟之事天下人心不期同而自同所以爲萃天下人

心不期通而自通所以為渙
坎在艮山之下(蒙)為初出之象在震雷之下(解)為大注
之雨遇兑肅以收斂之則成困遇巽風以開通之則成
渙到渙而險者盡化心得其為心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東風解凍蒙風行地上无為而民自服所以為觀風行
水上无為而下自通所以成渙郊社以享帝立廟以事
親正風觀人心妙用也
木本水源之思人〻所自有故享帝立廟取諸渙木本
水源之感人〻所自喻故先王之渙以之享帝立廟知
其義者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音几)悔亡(九奔而二机也)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風水相渙坎要承受得風故內三爻以向五為義巽要
通徹得坎故外三爻以風下為義
坎之通于巽在九二剛中通之者在五之剛中初在下
去五遠无由得通必藉二以通所以曰用拯馬二剛馬

壯之象用拯之法只有順二故曰順也二剛來得中坎
為輿則二有机象机即軌(音几在車中心鉤衡以駕馬者)軌奔則輿行
二奔則險出(撓東能奔)所以悔亡〻險之悔所以得願渙通
之願也(初為二机給脉相因)三坎柔近巽身承巽風通身凝滯之
私一經巽氣盡從消釋渙躬之象又曰无悔而无則險
意盡化不特悔亡矣象云志在外人多內見一身所以
難得外通志在外方是渾身生氣流通所以成渙躬渙
躬方是心体真通條故初與二不言渙到三方言渙(凡不)
(前其身而上說者皆曰志在外有切成切是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能渙其小群以成大群决散者衆而若丘)
(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四巽柔主爻行五之令于二者全在四能通上下成渙
渙群之象應初則能通初近三則能通三兩柔爻通則
全卦俱通所謂渙小群成大群(陰小陽大)故元吉而云光大
也然風所以風下者全以五之中正合天下之人聚而
歸五之中正渙有丘也丘高聚之象(坎艮為丘)渙有丘則坎

出无復平昔之險而匪夷所思矣坎心為思夷指初也豊曰夷主
四初同類等夷也初在下則又夷而下者也坎流易下
惟從明則登而上矣出乎坎登乎五謂之有丘有丘則
不得二命三渙初亦得其拯向下心思盡從解釋而成
渙矣匪夷所思也巽難通如初乘以夷而在下之故初
渙方成其為渙群故爻中申明此語
五為在中之王所以風天下者皆是五之命令故五之
渙在乎其大號汗者心之液汗其大號則皆從心流合
周而天下更无不與人心流通以千古不相加又曰渙王居王

者通天下為一身一家有一處一人未歸風動終不成
廣居惟汗其大號到人人通徹无一毫阻礙方是王居
无外氣象八荒我闥之意也如此方正得在中之位曰
正位也　渙群之義人只為形骸之己未通使以同乎
己者為群不同乎己者非群這群何勝其小以此身為
天下大公之身何同何異這群何等樣大所以小群渙
便是大群无所群意渙群以一己通天下也行命者之事渙
汗通天下為一己也出命者之事而又通乎一
上九與五同德巽到上巽之極致則渙到此渙之極致

渙其血對渙躬言也人一身有疑滯其私難解這病不
易見巽入到上九入之愈深方纔這血氣之私亦一掃
都盡這些身中之害方纔得去而遠遠而出故曰遠害
也去逖出三字一步遠一步一字一請言盡去方是渙之成
功故以要終焉　大凡上爻要另一決皆提有四樣有
一步為義有出一格為義有反言以盡其變為義有究
言以詣其極為義此爻究言其極者也
総
工夫說到渙心學无餘事矣心不通不消用拯馬借資

乎人以通之也今其机用力乎己以通之也這要身親
實踐謂之渙其躬又要得所向往謂之渙有丘夫然則
心廣而体胖亦四通而八達一己之私不期遠而自遠
不期去而自去矣此渙血也心而非血氣之心何妙如
之
看來所謂渙者只是去一己形骸之見而為天下大公
之見便是凍解冰釋爻中所去不同不出此兩項從一
己起見謂之小群謂之血氣之私謂之害這都是下流
一路所當拯與遠者也從大公起見謂之大群謂之王

居謂之有丘逗都是上達一路所謂與大者也從文象命名其実一理在觀者會通之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之氣出而發育為震入而收斂為兌為坎此天地之節也所以水澤為節渙則坎而巽心之出機流行發越所以達心之用節則兌而坎心之入機節制謹凜所以還心之體故渙後受之以節、者天地自然之節奏既人心自然之品則惟節然後知一規一矩皆吾心中故物衡規蹈矩都是心体中自然之說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節也

節坎剛上兌柔下上下兩分而得其均平則剛不凌柔柔不餒剛有截然不相紊者矣而剛得中又正位則截然有辨中有一定之極以為之主宰者此所以為天然之節而其道自亨蓋分而有辨則節之界限了然辨而有中則節之至理確然无一毫勉強節所以為貞若不是天然之中就是節所當節亦未免過而苦矣苦則難

貞何以能久節之窮也說以行險下則提明節〻妙〻
于通惟通也然後成節見節原无窮道通故為通
兌說在内卦人心最易縱而難防流而難制者此一點
說意惟說以行險時〻見得險在前則一步不敢肆自
成隄防謹凜是節之成〻于坎中九五也蓋以此剛中
正當位惟其當位分明一個天理極至之則惟其中正
這天理極則即是人心自然所以節處正是通處千感
萬應界限森嚴却是天机適當則險處仍是至可悅處
所以節而通也以通字對節字說總見得節中正之妙

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不有秋冬收斂必无春夏發生天
地之氣以節而通也聖人制度不有名分等級之節必
不免傷財害民是聖人之制以節而通也向非中正如
如何得節而通則節之所貴一中而已　說以行險所
謂和而節以禮之節也中正以通所謂發而中節之和
也

坎在震上為盈滿之屯重在艮上為得止之蹇水在巽
上為蓄而不窮之井泉在兌上為通而不溢之節水到
節之通而水亦无險可言矣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去聲
澤上有水則水非横溢之水澤氣故水澤為通行之澤節象
多寡有數長短有度此有定則而可循者也德行發心
而行此不可以定則尋者也惟制數度以議德行此為
有節之德行而又為不窮之數度也

制數度坎法之象議德行兌和之象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居節之初未可以行故節而止者也象曰不出户庭知
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當可行之時而不知通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
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本義作无
所歸咎以象文無辭之三爻而也味本文不咎若又云則嗟若似非九四咎語故從通其說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六爻每爻中有個自然之節初在下不出初之節也得
其節不出就是通故象謂之知通塞二有位能出二之
節也不出就失了時極〻即中至當處也二之剛中宜

不至失以切近三柰又坎在前所以有不出之象六三
雖不節知嗟就是知節所以人不得而咎之四按節只
是安心順五之中正故曰承上道也九五中正以通所
以獨稱甘﹅正是中心可說處中節之和也又要上往
盖往方是不窮而通即坎之行有尚到甘節全是天理流行无
所往不是天理用事入夷狄患難俱自得所謂往有尚
也上則過中而苦然時當其過不得不苦故苦亦節也
所以雖凶而悔亡苦字正與甘字相較斷至有味苦節貞凶
臨十與過涉戒項內兑廿一例

户在門内所以居身于此不出是謹密其身之道故无
咎門在户外所以通行于此不出是閉塞其身之道故
凶兑口風波節之最難須從起處謹慎當不出而不出
塞所以為通也兑澤説物流通為貴須要人己流行當
出而不出宜通而塞失時行之極矣三正是兑口極易
不節一失便嗟猶是失中有節可以補過之法也則字
來得緊
一甘一苦事若相反其實相成位不同也甘則通苦則
窮君子不貴窮亦不諱窮故甘可以律己亦可以律人

苦不可以律人而猶可以律己人苦其苦我甘其苦雖
苦亦甘也所以悔可亡是以時通則通不可无甘節之
正時窮則窮不可无苦節之貞古之人如西山之餓刺
鮮之行皆苦也即皆甘也即至窮而不食嗟來苦而苦
矣然與之[illegible]斷不大徑庭乎此之謂悔亡
縱
六爻界限分明可以觀數度隨時處中則君子之德行
也
心体剖決百脉俱通心量之廣大无不通満得巽風闔

蕩之力故決離也心体到節周身矩度心極之自然无
不妙合得兑説安止之則故節止也此為心學全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二陰在内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体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孚象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巽兑了手工夫中孚二体皆柔其孚也以剛中剛主柔也小過二体皆剛其過也以小有大者以用小而過所當過也亦剛主柔也

先天圖巽兑與乾並在上蓋坤上交乾成巽兑故女道所以顯天巽者何也即天理中自然一段巽順也兑者何也即天理中自然一段和悦也故所巽者巽此天而悦者悦此天卦有兩体所為天者元兩体剛中一畫天体也巽兑合為孚孚之以剛中故命為中孚中孚者一天之自然相孚所以彖傳中特提明應天二字

卦以二五得中為孚則孚者剛也然惟兩柔在内但有順從並无間隔所以二五得成其孚柔雖在内所以孚乎兩柔者則得中之剛也故先提柔在内而即曰剛得

中文勢重在剛中剛中者人心之天是也巽以中說以中則全是一個天理用事豈不成孚孚則何所不感通蓋悦在内根于中心者也巽在外露于形現者也根心與形外者一中相孚真是自身而家家而國措之天下无不通故曰孚乃化邦也孚字緊根從說句來孚之所應信在應先豈惟通于有知有覺直通于不知不覺故曰信及豚魚也豚魚江豚无知而有信生于澤而動于風故取以象中孚或謂吉在豚魚或謂吉在信及豚魚者皆非也謂孚之感人如風之感豚魚不速而自信故吉耳利涉大川之兑象乘木巽象舟虛中二柔也巽兑相通全以中虛所以成利濟之功中虛之義甚妙巽而主一巽未見說而主一說未見皆虛而未虛雖巽以中說以中則仍无巽說虛皆通而見所以利涉也如此看來巽與說都是天理中性情何有不孚其未有孚者只為一巽便有偏于巽而不中失了巽之貞一說便有偏于說而不中失了說之貞中孚而利貞并以剛中孚則孚皆天矣所以應乎天也以天字明中正是直指人心之天中孚誠也誠者天之道也

杜詩江豚吹浪夜還風其出也常在風前夫風未起豚先出若有以招之然豚何知風則有以感之其感應之際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最可觀相孚微理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皆爻位相當而成相與 山澤二少震巽二長 六爻剛柔皆應爻相當也艮兌西北與東南相對巽震四南與東北相對位相當也 風與澤不相當然風以動澤澤以應風有默默自然孚者中孚之象君子以巽生之心行其兌肅所以議獄以兌說之心行其巽風故緩死其議與緩也君子之心孚于下民其獄與死也小民之心必信于君子信及豚魚此已緩寬也 與解緩也緩字同義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援有他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

安安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古反 在鶴

陰謂九居二 好爵謂得中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與靡同

中孚之義說不必有意去孚巽得乎二之中則自然孚巽故初與三欲歸二巽不必有意來孚說得乎巽之中則自然孚說故四與上欲歸五吉凶之情以此而分

初剛而非中當信從二之中者也曰虞吉虞掌山澤之官有專守者也 山有山虞澤有澤虞爲守專中名虞故古以之命官 初說之始要守其中正之說則得吉然守甚不易說之初易于貞其後最難貞有他不燕之可奪高不燕不安也惟有他不燕而其守不變方得虞之吉曰志未變也說体易變不燕之端顛多到底要虞故申明以防之 與大過四有他吝同文法

二五雖同爲中孚之主二在內卦爲中心尤一卦之主鶴鳴子和亦是全卦之象巽爲禽五尊貴禽中之鶴也兌在下 少陰 元巽鶴之子也鶴鳴則子和兌豈可以不孚

巽五 二句只說鶴子下二句申明之 鶴不孫不和則我有好爵豈不可同心以靡之靡者相靡係謂好之无已也其曰爾則二結初與三之辭以巽五中正之美合卦皆當孚孚之自二始故云吾與爾也好爵如云天爵中德人人心同好之貴使孚巽使人人中心之同願故曰中心願也 或曰寸指初看

未與長兌少全兌陰子象 在陰者鶴八月露降則鳴以陰氣鳴巽澤兌在陰之象

陰陽以義相以子屬五稍未妥大抵鶴子之象不只說中心願之句惟鶴子之和根于中心故舉自孚人之其好德如子之于鶴則何有不孚者辨爵謂言行在近而應在遠正此意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匹謂初與己爲匹四乃絶之而上以信于五故爲馬匹亡之象）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三四兩柔切近相比似爲易孚不知柔不能自孚三兩
說以中四兩柔以中則自然孚若不以剛中只把造些
說意巽意求孚如何孚得故以三視四則所得者敵也
（凡曰上下敵應得敵當得者也）旣謂之敵三自有三當得道理四自有
四當得道理各不相與却各自相得若以三去孚四則
无主之說豈有定情所以或動于巽而鼓又或自斂于

兌而罷或以憂而泣或以喜而歌（泣兌澤象歌巽風象）揔兌常主
何以成孚皆以三旣非中又不當相應之位也四則爲
望月望月者何月初生出于西兌月也兌月魄多于光
月將望出于東巽月也巽月光多于魄要月之光以得
日而光非月能自光則巽之幾望以對中而望非四能
自望所以只宜上而從五不宜下而比兌（比兌月虧之象）故
又曰馬匹亡三爲四之匹（本義指初不若指三于陰觀更親切）必絶去三
之匹專一從五如此方无咎人之巽也以其可說而巽
巽何等光絶去說意一味巽所當巽則巽皆中矣　同

一柔支三不如四則不以三乘剛四順剛不同也（三以四爲敵四以三爲匹）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鷄非登天之性不欲登人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五以剛中當正位二自然以中孚二孚則一卦成孚曰
攣如攣有膠結不解之象又有並奏聯合之象中則又
何嘗上爲過中之巽五可貴爲鶴上非鶴也則巽雞而
已五以中故子自下和上无下爲和則翰音登天之鳴

而已登天高而不下之象以此爲貞其凶可知司晨報
曉翰音報午司晨一鳴群鳴翰音不群鳴聲之不相孚
者故凶上九過慓之巽如翰音過時之鳴何以成孚登
天之義正與陰字相反（易中一字不虛下得如此）鶴可以登天而鳴
在陰故下必孚雞不能登天而上鳴故下不孚也

總

孚人者主心不定以或來或去之說求孚于人必不孚
皆或鼓或罷者也中无實絶以聲音喋貌之巽求人之
孚亦必不孚皆翰音登天者也翰音身不能高而聲高

酷似人之的然炫外者

小畜言攣如言幾望中孚再見小畜巽之始事中孚巽之終事故同假曰應乾五曰位正當中孚曰應天五亦曰位正當履兌之始事中孚兌之終事故亦同易中脉絡一線不差可見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震艮了手工夫小過柔用也所以用之者剛也如柔之用皆剛則震艮二男之變化盡矣

過只是有餘二字非以偏勝而謂之過兌巽合四剛而

柔到太有餘做得大事故震艮合四柔而剛柔小有餘做得小事故大者有時當過小者亦有時當過其過也如過乎謙小過乎喪下皆是柔道當然所以小過而亨如何得亨過乎貞則當乎時而亨如何則時雖柔過仍以剛為主使是中而時若只道柔去便不中而非時此所謂貞也然柔不利遠究竟只是小事吉大事非剛不濟不可大事也

四柔又在上而柔與在下而柔其情絕不同過而在下以柔居卑猶可言也過而在上以柔乘剛其不可明矣

又以卦德言之艮柔止于下止則不過震柔動乎上則過而過矣象以飛鳥者為鶯柔而上飛（過元大用）艮為黔喙震為善鳴故有遺音之象為何為宜下不宜上凡上乎剛大為上下乎剛大為下只以中爻看便見如翰音之登天身在下而聲在上此不宜上而過上也凡聲至而實不至揚翔務外皆上音也不宜執甚焉如鶴鳴之在陰身可上而鳴在下此宜于下而寧下非過也凡番有不務名實大聲宏者皆下音也宜執甚焉故大吉宜不宜之分因乘剛不乘剛之分故上則逆下則順也

柔而有餘其過未為病也有時可剛有時可行有中可得何害于柔惟夫柔本小也而欲太用之柔宜下也而欲上乘之其有餘者皆為過而過矣此象分明提可不可宜不宜兩路以待人之決擇

細看來飛鳥遺聲之音句不必牽傷上下文宜易晉是聖人特摘一象以盡卦意與離之畫兆牛同例蓋凡是柔小之品未有不以聲音炫耀動人聳然炫耀為事者如飛鳥遺之音然若夫大德君子闇然務實聲色不露何遺音之有不宜上句最直闡本卦正義不必粘鳥音如何為不宜上等語而意自在其中（凡看易辭俱要如此間脫）味爻中而飛鳥自見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必發于重陰之下今艮山之上而有雷陰氣過盛之故所以雷山為小過然亦有當動之時動而不失止之道則雖動不為過君子過恭過哀過儉皆不嫌于過則合動止之時者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妣今矣遇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及過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中用如此字過接似覺牽纏）

小過只承辭可小不可大不宜上宜下其義盡之矣六爻拔是一意惟二在下得中為得其道全爻皆不能盡善可見用小未易言非能用大必不能用小必能用小方究得用大小過之時義未嘗不大也

四柔爻既有上下之分又有中不中之分初上俱不中其必不能貞可知故直以飛鳥歸之二得中在下盡善

在二故小過之義盡於此其過其祖四剛爻上卦祖也二不應四而應五過其祖之象謂過而不得相遇也然祖雖不得遇妣之位在二則正所遇也遇妣之道當何如一意以從剛則妣道得矣此二句教二當從四也二五相應五君位也君道在剛大而六五以柔居之不及其君之象謂不及遇剛中之君也然君雖不得遇臣位在二則正所遇也遇臣之道當何如一意以任從則臣道得矣若過臣而不得遇之道是過在臣也臣可過乎蓋有過有不及者剛大失位之故然剛大雖不過而只以柔小之道自盡此小之責也則何咎之有不及五句教二以與五之道坤曰妻道也臣道也故此爻並載二類以盡柔小之義（四爲祖三爲以二爲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句）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三四兩剛則主四柔者也以剛而用柔之何患乎有咎所以皆爲弗過然三之應在上所當防者也若不如防而上從之則必爲所戕矣戕自外來曰戕（春秋傳自外曰戕）盍上本逆而上乘之柔以失位之剛從之不肯止而以妄動其害可勝言乎惟其尚可防也曰凶如何（凶字略讀）初曰不可如何无得而救治也若當防而不防終亦末如之何而已四則震主也以剛動柔有合時行所以无咎柔雖弗過在四則當有遇之之道无心相值爲遇（即姤卦遇字之義）以剛爲主而勝柔之應則遇也若不以剛主而動于柔則非以我遇而因彼往也（往即從也）往則必厲所當戒而勿用也勿用謂勿往勿往則可以永貞此柔矣有餘之柔終不可長所以遇之有道方得永貞以四剛不當尊位之故遇不但遇五也柔在下有遇初柔之道柔在上有遇上六之道總之兩剛貴以大用小不可爲小所用此爲弗過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在穴陰物也）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五之位則尊之位也然柔而乘剛不能與剛相感應則不可用之柔有密雲不雨之象自我西郊者震艮皆東

今過而西矣掛九之象所以不成雨其病皆己上也故必如
何則雨得在下之柔則陰陽應而雨矣公弋取彼在穴
正教以取在下之柔也震爲公上爲飛鳥初爲在穴之
鳥公之所取不弋在上之飛鳥而弋在穴之鳥則柔不
上亢而下順過而弗過矣則不雨者可雨矣五何以弋
初四初之應也然則五非從四爲主不能得在下之柔
矣曰弋曰取有用力煩難之意在
中孚四一爻則象小過五爻一爻而象亦如此象俱一
虛相承雖爲在古然後月幾望月惟弋在穴然後取爲
而其細玩之方得其旨

上六愈上則愈過雖有正應在三己亢而上所以弗遇
過之過而過矣真上之飛鳥也初亦爲本在下只是應四
而動志在上飛是自家求凶曰以凶自以之凶即大象名子以字以字
上爲則但知有上而不知下其象述麗于凶境曰離之
凶離者麗也適所麗之凶雖是天災其實飛之自取故
謂之災眚凶亦甚矣　爻中三言過要分明四之過以
剛過柔之道也上之過柔當過之則也二之過則位不
得與剛過而就所處之時位爲過也俱有精義
小畜密雲則必雨曰尚往小過密雲而不雨曰己亢

取義各別　中孚小過相通中孚陽鳥而大故鳴則和
可以高飛小過陰鳥而小故鳴不過遺音高飛則凶

總

柔道无過一下初在下矣然以向于動使凶人不能下
止一念飛揚即凶端也五得中矣尤必下弋人所處雖
高不知自下終不成雲雨也三四兩剛弗過矣必防必
戒防且戒者因柔之上與亢也至于飛鳥之凶不必言
矣然則小過之事豈易言哉非兢兢乎執婦道執臣道
如二未可言寡矣

坤上六龍戰之義盡見于小過一卦
大小二過俱柔原始柔要終惟當本末俱柔而大者常
出用事則无時非大矣惟當小者方過而大者不使之
過則无用非大矣此兩過同一義也蓋時有當大當小
道无大小故聖人大成其大小亦成其大唐虞之地平
天成大也茅茨土階小也仲尼之祖述憲章大也學禮
問官小也主張世道宜于大克勤細行宜于小然一簣
之積即丘山之基涓涓不已即江河之脉安見小之不
歸于大哉故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小大一致崇而效

卑而法參兩能事也易象于此至矣故上下經以二卦終焉

富以積累爲成功故先小後大過以變通爲妙用故先大後小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未濟坎離互交坎離即後天乾坤也故易終焉

乾坤之用惟坎離坎離之用惟交交則濟矣

濟水火相濟也水濕火燥水寒火熱兩体不同而其實相濟者莫如水火水非火不行故真水必生于火火非水不養故真火必藏于水留者其位在離宮龍火在坎宮水火原自相濟因何而未濟只爲一成水性便潤下一成火性便炎上上下不相交所以要濟也須交以炎上者返而處下則潤下者蒸而升上自交而成濟矣人心亦然坎之陰心体也離之明心用也原非二物但一落心体其勢下流漸染漸溺愈下而不得上達一發爲心明其勢上焚炫燿騰光愈上而不肯下照如何得交所以要濟必使離之外見也下而返觀坎之內伏也出而上行則交而濟矣此爲既濟也既濟水火濟則陰陽和坎離濟則性情方得中和所以濟有亨道然濟之所以成全在離明一

來是濟之亨亨于離中柔小故曰小者亨也蓋惟明常
内朗則心体自正心体得正則剛柔之用皆得其正何
利如之何貞如之故曰利貞剛柔正而當位也由此言
之可見濟處全是人心自下自小自以明破暗若一息
不明便不成濟即使暫明而不時時明亦終不成濟所
以初易吉終易亂蓋惟常濟則常貞而不亂若一或不
濟便是亂故曰終止則亂亂則窮矣然則欲其无亂必
先无止人非有惺惺不息之明体烏能无止乎
以亨小吉濟其義至微人皆如心体廣大不知惟心小

乃成廣大蓋小至虛至明之体也九五大也六二小也
小得其小則大得其大如此則柔自相濟所以得正得
當位這心体何嘗有始易終難只怕人自家有始无終
故彖傳發明終止則亂不止何亂止與不止顧人之自
力何如耳
水藏火甚易以火濟水甚難險藏明甚易以明濟險甚
難故彖設終亂之戒雖然明時无常体也終見以為明
則卽明成險矣故既濟之功必不可无既濟之見必不
可有惟當知有初吉終亂者在此一念也既其明之体而

既所以常濟者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則水為升騰變化之水火為抑制降伏之火
既濟之象然則使非既濟水火上下違行矣皆患也故
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濟之患无形思而後知可患既濟之防未然豫而後
為善防故思患則无患豫防則无防不然患至而不可
防思亦无如何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无咎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

（无咎之道）
坎離相濟然惟以離濟坎也坎濟而離亦濟故爻中取
濟水爲象用力在内三爻外三爻言濟之後而已初濟
之始曳輪涉水之端也曳者控制之義車之行以輪然
非有人力以制馭之則未免有覆轍之虞況當涉險之
際惟有曳輪之妙則雖有濡尾之險亦可以濟矣獸之
渡必揭尾水遠則濡尾以初視上坎險遠水大故至于
濡尾然從初能曳雖遠可濟故濡而无咎文勢一直下
（咏小象文可見）離之初貴雖在柔中非麗而剛則不能濟初剛

故曳輪能事繫于初

曳輪之象其旨最微程子曰人心如翻車輪之義也又曰人須是以心使心方是曳輪之義也心機輾轉无星刻之停非控制有道馳之驚之惟其所之險何由出所以不可不曳也何以曳之曰天理而已拯于當機惟此法持于未然亦惟此法故既未二卦同曰曳輪爲知曳輪者可與御天妙用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蒲拜反也

二乘中當位與五正應有君夫人之象茀婦人車飾詩曰翟茀以朝最可貴者也九三在二前茀象只因坎四在上離明一時未易通故有喪茀之象然中順在二九五自來相通之則喪者得矣故不必逐也七日離七之數夫明與暗相通不易則明亦有時難用象喪茀以中自守將自通以明求通未必通所以勿逐乃得也小亨之道盡于六二

三則全以剛用且近坎險以明袪暗三當其任故以高宗伐鬼方象之鬼方至幽至險之地克之甚不易故曰三年克之憊也正應上六乃濡首小人必不可既故又戒以勿用蓋將非到底明徹之盡終不成濟所以必不可用初與三當剛而用剛二當柔而用柔皆得剛柔之正故也

六四繻有衣袽女居反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寔受其福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四坎柔未能出險繻水濕衣曰袽以繻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以隙夫濟險而至于袽其袽可充戒乎終日戒无一息可忘戒也象曰有所疑坎体多疑既疑上險之難出又疑下明之難于濟也惟能戒則何不濟矣

九五剛中一卦之主至五而水火濟則柔中之用盡歸到中只以剛中用而已此所謂時也東鄰西鄰坎位西以離視之則西鄰離以文勝二以柔麗到无異殺牛離中坎以牛禦盛禮坎以寔勝五居中无異禴祭而誠有餘夫

祭與其誠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誠有餘此東
隣不如西隣之受福也以剛中受剛大之吉故曰吉大
來先有二之柔中可以濟坎故彖云柔得中然必有五
之剛中濟之剛柔繼永貞故曰吉大來至于剛大來則
不惟初吉而終亦无亂矣以坎五卽乾五之天德也本義

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
按以六二爲時不合大來乎且謂五過時亦无據

上險之極終不易濟故有濡首之厲濡尾猶可濟濡首
則必不能濟矣以旣濟之終宜若險可出矣猶有濡首
之危者可見險有一步未脫則全身之陷溺无難不曰

將濟矣而无妨濡首也故末路難防善後可畏君子戒
謹沒身无止法彖曰終止則亂正此之謂也

東隣不如西隣之時何以謂之時蓋離二以明破險是
火候未到之時〻未到用力煩難雖費力多而未必能
感通故未見其受益坎五剛中得明以濟是火候旣到
之時〻旣到不煩費力而自能感无不通故雖一舉念
可以事神可以受福然不有用明之難不能得誠之易
東隣殺牛博學詳說工夫西隣禴祭反約之妙境也

乾上坤下以交而成泰離上坎下以交而成濟〻卽泰
体也泰二一爻上而九五則爲濟矣故泰曰大來旣濟
之五曰吉大來以此一剛爲主

總

內爻用曳用喪用伐以明去險不遺餘力非百倍之功
不濟也外爻用戒用誠近險爲明无過敬謹始終如一
不濟也然濡首之厲尤嚴于終爻蓋險无終窮濟後之
險无異濟前之險故又繼之以未濟焉

中庸自明誠謂之教旣濟自明而誠之學故至五方得
實受其福明至此而誠也全從人力斡旋造化由教以

復性也

未濟小狐汔許訖反濟濡其尾无攸利汔幾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
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離上坎下一南一北此不易之定体水火交而濟濟則
水上火下離北坎南通身翻轉供成變化然離下交矣
下者能常在下乎其炎上之体自若也坎上行矣上者
能常在上乎其下潤之性自若也是變化之中有不可
变者在也則濟之中其未濟者仍在也故既濟之後受

之以未濟惟濟之後猶然未濟則所以濟之道之到底
无止法明可以涉險矣而明之離下降自若險可以明
破矣而險之難工出自若易不于未濟之後言濟惟于
旣濟之後言未然後知心体中故故化化還是不变不
化雖不变不化却必要故故化化循環相禪曾无終窮
故序卦曰物不可窮也受之以未濟終焉非觀未濟為
知道理无窮工夫亦无窮必常未也然後可以常濟常
濟則庶幾乎乾之不息矣此六十四終于一未文王不
己心法也

未濟坎一在下離九在上天地始終之運備于此卦陰
陽互藏之妙見于此卦所以名之為未者只是坎一終
有始離九方有終坎險未歷到離明終未成濟所以人
生眼界光明易開心体伏根難換終身只在未字局中
然雖未濟而天明天誠此体具足故无有亨道盖就離
在上言六五一柔是人心虛中之明本无可加亦无可
損得中之柔也豈因既濟而通因未濟而閉所以亨但
就坎在下言坎中一剛却陷于下不容易便遂得出象
小狐然汔幾也可以濟却不敢濟中可以出却未能出

達都是自起疑端自生畏縮所以濡其尾而无攸利也
蓋濟之難難在有終如小狐之不敢前安望有終乎護
必不能継之道故曰不續終也非坎之出中真有終迹
難續也到而能奮何險不出就是渾身陷入正好透底
上出何畏乎濡尾特人自怯自懦自成其小狐所以不
續終謂之不續可見人自不續也若論坎離二德有何
不可濟剛居二柔居五雖不當尊卑之位而却兩相應
應則柔來從剛便明得其明剛上應明便險出于
險上下交而成濟只在一念轉移間又豈有不續終之

惠哉聖人于亨中指其續終之難則濟之盛不易于難
中又指出剛柔應則濟之原无難分明示人一條善濟
之路
既濟坎在上曰終止則亂未濟坎在下又曰不續終蓋
前路明末路暗終是未明故既濟防其終也前若路暗
後來安得明到底是暗故未濟先慮其終于始如何方
得有終坎一畫歸離九則全身磨盪一過自至終遂伶
通明然是有終此之謂大明終始以離明終則乾道之
變化有終(坎則上爻離非明无說象)故永濟不續終此難于續未濟
之終要續三百八十四之終也
未濟男之窮因坎在下未交于離窮而未通謂之窮三
陽失位于最未盡(四成卦既未之說)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慎觀)
(象而審辨之)
水火不交未濟象慎辨物辨其性也水下火上之性慎
居方止其所也離南坎北之方惟辨物知水火之性必
末同惟居方知水火之居必不可以不濟挽回未濟全
在一慎謗云識性可與同居辨其物性然後得其所以

居之方乾坤亦物也天尊地卑亦居方也惟地必上而
從天惟水必上而交火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由此
而生烏可以不慎一不慎而未濟者終无以濟矣故君
子于未濟知終身戒慎无止法
思患豫防君子不以既為既慎辨物居方君子不以未
為未二五在中環應无窮无聖人立象以示人之妙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既濟未濟原是一体初在下皆尾也既濟之初剛雖濡
猶可以濟故无咎未濟之初柔即彖中小狐濡則不能
濟故吝蓋既初明体即始而可以見終則可以濟未初
坎疑從初狐疑將何以濟象曰不知極即極至之極天
下事有個至極之理知其極則可以造其域而終濟初
之柔暗不足以語此故云不知極也
二剛中所以能曳輪既初曳輪將濟而曳已可以不濡
未二曳輪則當險中能曳其必出險无疑矣所以貞吉
坎以上行為正二曳足以行故曰中以行正(曳而不進之觀與行)

正似不合 六三乘剛之柔險之難出皆在于三故獨言未濟此極不相得之爻曰位未當未濟而征〻安得不凶既要濟如何又不可征蓋濟有濟之道不求其道漫然而征所以凶也濟之道何在三之險在內〻險未涉如何外征故利涉大川先涉得自家險關自然通行得天下此未濟之濟法也凡易中涉大川皆有涉之具在非空為責難之詞未濟之貴慎正慎于此爻初以濟工為極而濡則不知極三以涉二為利而征則失其利蓋心德在坎中濟不濟皆在此耳故濟險之道无過曳輪妙法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四即既濟之三也柔中所覆用明去暗得力在此爻且居上卦尤得其位故貞吉又悔亡成伐鬼方之功謂之震用者既濟之險在工為暗之首故曰克曰憊見能勝之難未濟之險在初為暗之底非從此根震動不能徹底光明故曰震用三年有賞見成功之難如有虞之格三苗格其心震用也如此險方濟坎中工行故曰志行

五得位得中明至此為大明貞吉又无悔无悔則不但悔可亡而已文明之德在上曰君子之光合天下皆在光被中曰有孚象中暉字正釋有孚字光之所及為暉君子明其德而天下盡明其德更无一幽險不照徹所謂有孚吉也貞吉〻在君子孚吉〻在一卦

上九要明之終明至此有終矣心体中有一絲一線險

意未盡不能有此徹首徹尾之明到此所謂誠明合一心之險非險也皆食用飲食式飲庶幾者也有孚飲酒之象蓋心体光明圓滿已是立性命保太和境界然非曰到此便可以无防也倘一念自生得意自起遂豫而此便是暗端仍復是不續終也如飲酒者至和樂中去有醉可虞一醉濡首之病仍在向之有孚者盡失其是矣故曰飲酒濡首有孚失是明暗原无定体是使明不是使非明到底有一着失其是便到底暗根未拔聖人看來還是從頭未出此險也危矣象曰不知節以節字

闡明是字更覺分明道理至當處天然有節限在零過此便爲失是失是則終于未濟而已

飲酒濡首其義最可味人未醉時胸中本自了了終一分過量不覺昏瞀莫能自主人心明與迷之界无不皆然終一毫過其當然之度便淪入昏惑无所不至皆由不知節也聖人以此示人何等儆切

是之一字時也節之一字中也常知是不可失節不可昧這便是真明所以君子要終只見個未乃所以要終成其濟也微哉

總

未濟彖辭頗危爻辭頗善惟于初爻有吝二曰貞吉三曰利涉四曰貞吉悔亡五曰貞吉亡悔上曰有孚无咎皆從一未字中得力來

乾坤既列首　六坎未濟還以坎終蓋乾易以知險不知險非乾學故未濟之輪不曳乘龍御天虛談也未濟之光輝不孚大明終始虛談也未濟之坎酒不孚雲行雨施虛談也而未防濡尾尤爲緊嚴人終身不免濡首一局首出庶物豈可望乎蓋惟坎險无終窮故乾健无止法惕乎其惕懼以終始此爲易旨也

易首乾象以龍終未濟象以狐人而不能雲行雨施雖幻化神奇狐而非龍也次坤象以馬小過象以鳥人而不能行地无疆雖高飛遠翔鳥而非馬也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皆人參天兩地之用沒而爲妖狐獝而爲飛鳥則人之自取焉耳

繫辭上

吳桂森叔美甫著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方謂事情所向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

首章直闡易道之源天地人三才總是一件所謂易者如此乾坤易之門故只提乾坤作主吉凶變化二句要另看有貴賤剛柔自然有吉凶然吉凶雖不同却各各成一個道理此所謂變化變化言其多也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所言者皆吉凶變化而已歸重在此（四字）

易只是乾坤天地便是乾坤大法象（天地者乾坤之郛廓乾坤者天地之情性）天地之体有兩天地之用則一是之謂易故就其分而兩者言之天尊地卑尊則貴卑則賤其位不同天動地靜動為剛靜為柔其行不同惟其不同所以高與貴動與剛自為類卑與賤靜與柔自為類以類聚也然貴不可混賤剛不可同柔以群分也類聚群分則吉凶自此而生何以故若貴賤當其位剛柔合其宜則得而吉矣或貴賤易位剛柔錯行則失而凶矣（遇繫剛柔得否而吉凶可見矣）蓋有類有物自然更有吉凶此吉凶是氣化不齊生成之吉凶吉凶之等千萬不同却各各成一個生性使各各具一個道理如在天成象象中有吉有凶（彗孛羅計象之凶）在地成形形中有吉有凶（虎狼蛇虺梟獍等形之凶）都是天地二氣變化所出故變化見矣此變化是萬有不測生物之變化然變變化化雖千萬无窮算來不出乾坤兩者故下文說剛柔相摩至成男成女眨乾坤兩者又合之是一理故又說乾知坤作至末段其一者所謂易簡之理而天地人三才一源者也是故二字緊承

吉凶變化可見者也所以處吉凶成變化之道不可見者也所謂易也如何是處吉凶之道如當趨避則趨吉避凶道也當順受則吉凶順受道也如何是成變化之道如貴賤不妨易位而貴常主乎賤賤常承乎貴剛柔不妨迭用而剛常先乎柔柔常後乎剛變變化化而不窮之道也

位以其有常而一定言斷以其截然而分辨言二字一倒看（非六位之位）位根定字說斷根常字說成象成形可分屬看亦可合一看凡物先有象成于天後有形成于地

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天富書凡世間有此物无不天上先有此箇者

方謂方所凡貴賤剛柔之類各有一定之方所在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知猶主也坤作成物太極既判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

剛柔相摩乾坤變化而有六子也八卦相盪八卦變化而有六十四也剛摩柔而成震艮則有雷霆柔摩剛而成巽兑則有風雨剛柔中變而有坎離則有日月寒暑一摩一盪乾道變化而成三男坤道變化而成三女男道女道又相摩盪而千變萬化至于不可紀極然要其本只是乾與坤兩者之往來乾道坤道又豈是截然兩物乾便資始坤便資生乾是始萬物底大主宰坤是去做成萬物的所以一感一應此唱彼和變變化化生生而不窮然其所以變化者都是自然而然何常假一毫造作添一毫氣力其知是自然之知曰易知其能是自然之能曰簡能本來至易至簡所以易知易從所以有親有功所以可久可大所以成賢人之德業天下道理更有出乎此者否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得了易簡方成變化成變化方是乾坤各得其道達乎天地人幾成天地人故曰成位乎其中矣

朱子曰摩是那兩個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

成男震坎艮三男也成女巽離兑三女也人一身備男道女道要時時摩盪便成變化

何為成位若无聖人天地只是虛設有盡人道底人天方成天道地方成地道三才方幾位故曰成位譬如一所大廈无了主人只是虛設必有人爲主之方成個宅子故曰成位乎其中以人者天地之心也所以有人方成天地

孫闢斯先生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起首提出綱常大分文王作周易專為綱常以服事殷到底是天尊地卑如此方得天地位故曰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毁與息正是尊卑倒置也若只是

說易中乾坤卦位定此語幾贅矣

右第一章（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于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首章只重吉凶変化二句故下章緊接曰明吉凶曰生変化十二章文氣原一貫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向凶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柔変而趋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趋於柔者進極而退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

承上章惟類聚群分而吉凶生故伏羲設卦文周觀象見得剛柔雜居其情有愛有悪有相得不相得（遠近云愛悪相攻）而吉凶生一ゝ繫之辭焉而吉凶于此明矣惟成象成形而變化見故聖人知得剛柔兩者進退來除有无窮妙用只在推移間而變化于此生矣何爲相推剛綫過就推出柔來爲用柔綫過就推出剛來爲用即盪字之意也是故辭中所言吉凶是剛柔大相懸絶得與失全分之象所言悔吝是自吉趋凶自凶趋吉得失介于幾微人知憂虞之象憂虞言憂而虞之二字一意（舊分貼不從）所謂変化不過是一進一退之象進而剛少不得要退ゝゝ而柔少不得要進所謂剛柔便是晝夜之象晝即夜之明夜即晝之暗剛必因柔ゝ必因剛原无兩截即晝夜之代乘也遠此吉凶悔吝進退推移之理皆具在卦爻

中一定而不動者也而適當時位所值何爻所行何事此所謂六爻之動也吉凶悔吝生乎動正要在此處定吉凶此處成變化此一動也適乎天道之當然地道之當然人道之當然遠方是易之動故曰三極之道也蓋動而適當其時則剛柔俱妙進退俱宜此天地人合一處道理至極處故謂之三極云凡三百八十四爻俱有三極之道只要人適當其動而動耳

吉凶已分爲失得將分爲悔吝爻象中不惟言吉凶且幷悔吝言之明明示人轉移之路故下章云憂悔吝者

存乎介此觀象玩辭之法也剛柔進退雖若兩端要知晝夜相固原是一理惟知到合一處方能進退無不合時故後章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此觀變玩占之法也下文相承說去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易明吉凶生變化故君子安身立命惟易之序是安君子悅心研慮惟易之辭是玩靜而居則觀象玩辭吉凶悔吝之故使了然无不明動而變則觀變玩占剛柔相推之妙惟因時爲變化如此以動動皆三極之道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何爲自天祐之成位乎中則人之動卽天也

易之序曰事理當然如乾先坤後有序男唱女隨有序大小貴賤有序觀其變觀其相推之介也易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須要介得分明玩其占研其吉凶由來之故也凡易中占字皆占其所由來非預占福禍之謂居而安是心之所安居則觀象是平安无事時二居字有

辨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重在六爻之動一句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震動也）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承上章來要觀象玩辭只觀彖辭彖者言乎象者也要觀爻玩占只觀爻辭爻者言乎變者也如彖爻中吉凶以言失得悔吝以言小疵无咎以善人之補過然聖人言吉凶言悔吝又總為示人補過之道蓋吉凶不可避

悔吝不可免吉凶處得其道則雖凶而无咎（如過涉滅頂文）悔吝處得其道則俱可自凶趨吉（如下文震无咎）是故就象中論之貴賤有等貴宜居高賤宜居卑其位分明列閑大小有分大宜統小〻宜承大卦理原自齊一其吉凶之數大約凶中有吉〻中有凶必待聖人之辭一〻指明故吉凶非辭莫辯也夫吉凶之辯雖有分途而其趨係乎悔吝悔吝之机雖若分趨而其端始乎一介〻者幾微之際將動未動之時于此致其憂則但有自凶趨吉必无自吉趨凶所謂補過之道正在此將動時補此所以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也由辨辭而知憂由知憂而能悔由悔而善補如此以動〻皆自天之祐矣故知彖爻之辭不同聖人无非指人一條有吉无凶（吉凶盡其道則俱謂之吉）之路故曰各指其所之辭有險易者大凡吉是易路其辭易使人趨乎平易也是險路使人知其險阻憂與悔正從知險中來也

聖人從吉凶上推出介字推出憂字悔字又推出震字愈深愈精人所難者是天理念頭震動此念一震自然恐懼修省吉然有醒頭而知悔知悔方可以審介而補

過故知爻彖中所繫之辭无非警動人達照天理念頭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又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右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通上三章一意相承首章言易道之大變化无窮次章言變化之道在動時此章言善動之道只在无咎而歸于一憂然則吉凶之故原在一念轉移間此所謂易簡之理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綸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窮理之事

前言吉凶變化皆言兩故化此章言其變化有個所以然者所謂一故神惟知其一則兩在不測而神通章以知幽明句為主何為幽明之故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晝明夜幽凡物自無向有皆晝而出明之道自有向無皆夜而入幽之道大而天地小而一物無不皆然此豈物

自為幽明其主之者有故知其故方通晝夜為幽〻明神

首章曰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如何天地以人而成位只為易道與天地準〻則也極至之則也易與天地原是一個極至之理天地之外無易無易亦無天地故曰易與天地準惟是一個準則所以得了易簡便能彌綸天地之道彌者彌縫之無有罅隙太無不包也綸者條理之極其分明細无不析也何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凡在天成象皆天之文如日月風雲雷電寒暑是在地成形皆地之理如百昌萬物生長收藏是這都是天道地道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惟把易理一看便見得這天道之一往一來地道之一出一入忽焉自無向有而為明又忽焉自有向無而為幽都有個自然之主宰在焉此幽明之故可知也知得幽明之故重故字則知物之造端而托始者在此其歸根而復命者在此原其始之自來反其終之由往則生〻死〻皆有個來歷而死生之說可知矣知得幽明之故則知精氣為物不能自物有為之來而伸者游魂為變不能自變有為之反而歸者其物而變〻而又物

皆一段實理屈伸而鬼神之情狀可知矣看來天地之化育便是這幽明之故知幽明之故豈不能彌綸天地之道乎

精氣陰陽二物也游魂陰陽之變也然精氣豈是妄合游魂豈是幻變究到所以然都有個實理不可捺處如此方知鬼神之情狀知死生也知鬼神也俱在知幽明中所以又說二項只為彌綸天地之道須在曲成萬物上見故非知死生知鬼神不足以盡人物之性也 人生氣聚而為物魂往而為變然其聚也只是氣聚不過

一塊然之物其性也只是冥往謂之不靈之魄惟知得
幽明之故其為物也方是成始成終之物故云精氣精
氣則非形骸之氣也其為魂也方是知變知化之魂故
云游魂游魂則非冥行之魂也不知至此終知不得鬼
神情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違旁
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聖人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此聖人至命之事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乎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

易與天地不是兩個易是不可見之天地天地是可見
之易卻好一樣謂之相似惟易是一定之理斯天地之
化育自不能違此句中明易與天地準也知周乎萬物
至不流申明彌綸天地之道也惟是參贊化育而萬物
得所見其彌綸天地蓋知得幽明之故則其知足以周
遍萬物而知之无不明其道足以利濟天下而處之无
不當舉天下之大无一物出其外而過者是其大无不
包此所謂彌也其周知博濟處又曲暢旁通物物各當

其則无有一處旁溢而至于流者是其細无不該此所
謂綸也蓋天道地道不過一幽明之故通徹至此所以
覆物則如天有樂天之度量而消息盈虛自然之天命
无不昭徹豈有一物不在光照中者所以不憂也（樂天即盡樂乎天保天下之謂知命即中庸知化育之知智足所以成物故不憂非就一己能安天命則無憂懼之謂）
以裁物則如地隨地之安居而含弘廣大无不孕育豈
有一物不在利濟中者所以能愛也如此則高明配天
博厚配地天地之化必待聖人裁成有以範圍之而不
過其高明覆物博厚載物萬有之物必得若人而育有

以曲成之而不遺所以能如此只是一個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所以能始萬物而終萬物所以能成變化而行
鬼神而在不測不見有方所可迹而妙于不可知一理
循環不見有形体可名而祥于不自己此之謂神此之
謂易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人到真知常不昧真是兩
儀在手萬物生心與造物為徒神无方易无体是倒句
猶言无方而神无体而易也

知幽明之故與通晝夜而知正相首尾一篇命脉在辶
句天地不能于幽明之外起化故能範圍定了天地之

化而不至于過（與道齊天下而不過百則）謂天地无過化也智不能周道不能濟如何同得天地惟聖人與天地相似所以不至于過也

通晝夜而知則凡始終生死屈伸往来俱通于一通于一故而在不測而神（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部易是這一句

右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言聖人成位乎中之事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上言晝夜之道而知所謂道者何在故此章緊承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部易只此一句便說晝陰陽兩件有方其一處无方識得其所以一者（捌神不已是易）善也是他性也是他仁知也是他特在人知與不知耳日用不知正與通晝夜而知兩知字相應

造化无過是陰陽這個陰了又陽〻了又陰中間不息處至根至蔵相禪相代者是何物有不變不滅者在也只看古今之往来天地之闔闢以至近而一事一物曾出得這理否所以謂之道說善无不出這個其相繼處便是善也說性无不出這個其一成處便是性也何以言之這一陰一陽都是一團天機活物自生自滅所以循環不已是其相繼處正萬化迸出之源所謂元者善之長不謂之善而何這一陰一陽萬有所由受成〻之一物便具一物之理是其成之者真萬殊而各有定分所謂物〻各具之理是也不謂之性而何言善于性之前

者善是天地生机（爲元顯仁）爲人物生生之本性是人物所
受之生理（爲以成用）爲稟賦一定之命看到此方知性善根
源無善不成性善者統體之太極性者物物之太極一
也若論繼善豈惟人得之而本善物得之而亦善若論
成性有剛柔氣稟豈是萬品不齊然雖稟不一而性則
一得其純者爲中和固是定理得其偏者爲駁雜亦有
定理不害其善也所貴于人者在知得此善此性故仁
者于行處得力便知這道是安身立命利濟天下之本
所以見之而謂之仁智者于明處得力便知這道公溥
並與周知萬物之用所以見之而謂之智仁智兩
見便知道原須臾不離一日不知便是頑冥無覺之百
姓自家昧了善迷了性所以曰君子之道鮮矣
成之者句要分明即成象成形成字就他相繼處說這
一陰一陽是發育端倪便是善就已成物處說這一陰
一陽是賦畀定理便是性蓋言一陰一陽即是性非謂
性由一陰一陽而成之（中庸繼天之命於穆不已於斯繼者善也誠者自成不誠無物後
明成之者性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發明仁智二見論文清曰繼成皆以氣言貼陰陽字說善性
皆以理言貼道字說陳北溪性理字義與鄭惠同）

顯諸仁藏諸用（顯自内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藏自外而内也用謂機緘之妙）鼓萬物而
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論此陰陽妙道真是非而非一氣化無端只看天地間
這些形形色色富其發育流行時何等顯而散見然顯
者都是一元生理原是渾淪無二顯諸仁也富其收斂
歸伏時何等藏而不見然藏中都是含無窮氣化其實
有其是藏諸用也顯即顯其藏之仁藏即藏其顯之用
這道理現前充滿人人可知惟有日用不知之百姓乎
是聖人不得不假象爻以參贊造化設卦繫辭爻以象
象把元善至理一一呈露出來是聖人底顯諸仁一一象
一爻之中具有千變萬化無窮妙用俱含藏在内是聖
人底藏諸用此皆聖人一段憂百姓之心所爲也如此
看來造化之顯而可見者只鼓得萬物之出机必有聖
人之發育萬物者然後實實顯者皆仁造化之藏而不
見者只鼓得萬物之入机必有聖人之歸根性命者然
後實實藏者皆用是造化之鼓萬物其功用猶不得與
聖人同憂則聖人之德業豈不至盛至大矣乎何者曰

用不知之百姓造化无如之何惟有聖人之鼓動而人人得以繼善成性此聖人之德所以日新而業所以日富也

潘闇斯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先賛天地以極賛聖人也如幹以盛德大業賠于造化終未安愚按聖人所以裁成輔相天地者全為這段憂世之心不能已此天地非聖人不能成位也中庸贊而化育之類正發明顯仁藏用之義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変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所謂一陰一陽只是生生而已但說一陰一陽只見相禪底意思惟說生生見得陰陽往來處都是於穆不已天命流行易而不易其妙无窮玩生生二字總與善字性字親切分明所以乾坤之名亦非易設只因他生生不窮處見得元象之中忽然成起象來此是何也乃知其中有個主太始者故名曰乾又因他生生不窮處總有象便是有承順底呈效許多法出來此是何也此主法乾似意亦同乃知有個做成物者故名曰坤有乾坤便有陰陽奇耦之數數中俱有所以然至理直究極其數參伍錯綜一一知其由來這叫做占有乾坤便有往來変化直通其變成象成爻一一措之事業這叫做事知占通変則斷而藏藏而斷无非陰陽未嘗倚于陰陽生生不測此所謂神也不測即中庸之生物不測惟其兩在无方自然生生不已下文廣生大生正不測之謂也

天地間一有始便有象已後変化盡在成象中如草木之枝葉花果皆在一粒種中人事作為結果皆在一念發端中已後許多作用皆依象中呈效出來此成象效法之謂也

易盡于一陰一陽句一陰一陽盡于生生二字咏繼善成性才識生生之旨易道陰陽簡冊卜筮云乎哉

右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于陰陽也

合上章是一篇易編綸天地只是一生生生使神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不禦言无窮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首章言乾坤易簡其德業可久可大故此章發明易之廣大原來只是易簡蓋易之陰陽不測其爲物不二故也不二故生物不測而廣生大生爲就其生之發動流行處言謂之遠遠則愈出愈有而至于不可窮處不禦也就其生生之當体而存處言謂之邇邇則物物皆具有個寂然不動者一定而未嘗移靜而正也這個生生之理不但上際天下蟠地天地中間无一處无一物不具足故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朱子曰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措置隨處皆各足元所欠闕只觀之人身便見 按靜是寂化之本元只不動正是寂化元窮各自端正

（蔡文靖曰以言乎遠則不禦六畫之上生生而不窮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六畫之中當体而理无不具）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体而動用靜則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乾極其大生只是一個靜專動直不出一陰一陽所以爲易坤極其廣生只是一個靜翕動闢不出一陰一陽所以爲簡乾奇而獨故靜則專一動則直遂坤耦而兩故靜則翕飜動則闢闢乾動坤靜又各兼言之者乾坤交是動不交是靜也乾大生物无不覆坤廣生物无不載故配天地一動一靜自相推遷成化故配四時（此流行之用也）其動靜相因處自然幽明代謝故配日月（此對待之体也）天地有所以大四時有所以行日月有所以明都有個至極之理在謂之至德得了易簡便是得了至善此所以配至德配至德所謂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合序與日月合明也此爲成位乎中

至德即一極字易簡而曰善正見一陰一陽有個天然妙處此所云繼之者善也

人元時不廣生大生真知發處是乾良能去做是坤兩者相流行是四時知能並列是日月中間都有個至當不動的是至德也歸重末句

右第六章

明乾坤生生之功本乎易簡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承上章至德二字故曰易其至矣乎天尊地卑而乾坤定聖人知則效天不厭其崇方極得高明而有了天道禮則法地不厭其卑方成得博厚而有了地道崇效卑法天地方成位(就聖人身上說天地)天地位方有易可行蓋天地尊卑之理不設(設字可玩)易何從起所以有崇有卑方易行乎其中這知崇禮卑道理原是性中天成生來便存只是人自虧自欲了便不能存其存惟崇效卑法方得存其存存則自成妙用千萬變化俱從性而出所謂道義之門也(中庸曰時措之宜)

窮理則知崇不出一易知惟易知是无上之知故德以之崇循禮則禮卑不出一簡能惟簡能是曲當之禮故業以之知廣朱子曰禮卑便會廣高則狹了又曰禮卑是兩脚踏地從貼底禮細處做將去按此語最有味雖卑法言崇效是先了貼地工夫雖欲效天天地安得設位便是乾坤息也乾坤毀安得成性惟有崇有卑便成性

存

上章明善字此章明性字(中庸溫故而知新是崇效天敦厚以崇禮是卑法地)

右第七章

合上章一篇道義之門即是大生廣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易中爻象都是天地間自然變化有一樣變化有一樣義所謂物宜也聖人惟見得天下之賾所以形容得物宜其故雖賾而不可厭惡也變化雖多有個一定不可易之典禮在即書經五典五禮也聖人惟說得天下之動所以會得大道之道行得典禮其辭吉凶膚最分明故雖言其動而不可襍亂也人所成爻象只為求成變化要成變化必須擬言議動要擬言議動无如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已下七爻其法也擬言議動易所謂占言動成變化易所謂變從首章說化字到此方結明（林子）

曰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却得個通處道理便可行耳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中孚九二）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同人九五）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大過初六）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謙九三）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乾上九）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節初九）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解六三）

引七爻以為擬議之例雖各舉一事意則相貫中孚言

行之感通同人貴言行之同心大過教之以慎謙教之以虛乾上則不能下之反不節則不能慎之反解之致寇則不相應不相同之反皆擬議要訣

擬議首中孚者鳴鶴爻辭全在一中字中則自孚自應君子擬議正要審中也合得中方是至善而天下應之矣解爻上慢下暴全失了擬議之道使一步不能通與首段正相反負者物貴而我賤故爲小人之事乘者我貴而物賤故爲君子之事觀慢藏誨盜一語則知言動關深隱匿都无所用其巧觀冶容誨淫一語則知言

動聞交致粉飾都无所藏其僞

右第八章 言卦爻之用

言易中爻象皆示人變化之門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本在第十章之首 天數五地數五〻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鬼神謂凡奇耦生成之屈伸往來者今在大行之後程子曰宜在此揲五位相得就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位中上旨更分明

上章言擬議以成變化然則從何擬議聖人揲蓍求卦正是要人占象占爻以知所擬議也故結之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乎

天地變化只是二氣五行如一陽水六陰水從微此其數則見于河圖故天地之數皆五而總于五十有五河圖之五十五數之体也而用寓于其中矣故変化于此而成鬼神于此而行无不具足此數之中其神而明之則存乎人焉爾下文正教人成變化行鬼神之事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句該括河圖无窮妙理一六水二七火等就是天之十干水北火南等就是地之十二支如此一注來交錯天地間生〻化〻何者不從此出故曰成變化天地間吉凶禍福何者不從此起故曰行

鬼神蓋有相得與合使有不相得與不合下繫說遠近
相取又說不相得則凶即指此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
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
再扐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數之用也所謂變化之門神而明之〻
事也五十之中又以四十九為用一為体〻藏于用也
其用四十有九是天然之數蓋卦体方數用少陰是八
故八〻六十四卦蓍体圓數用少陽是七故七〻四十

九策又不特此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太極是一兩儀一奇二偶是三四象太陽一少陽二少陰三太陰四是十八卦乾一兌二離三至坤八是三十六共合來恰好是四十九數也橫來直去无非四十九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
十當朞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
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十有八變而成卦三變成爻十八變成六爻
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
之能事畢矣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也顯道神德行是故可
與酬酢可與祐神矣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子曰知
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何為大衍〻而三十六則為乾策衍而二十四則為坤
策衍而二百一十六則為乾卦衍而一百四十四則為坤
卦以至衍而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六十四卦全皆衍
也天地之數五十五何以止衍五十蓋五者數之中一
二三四六七八九皆有方位便各一其性各一其用五
无方位无所不含无所不成故惟五可衍而其五則十
十其五則為五十捨捨五十以學易正是大衍之學以
之成變化行鬼神故可以无大過知大衍之學則四營

十八變皆吾自然之當與變也三百有六十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皆吾自具之策數也人只當身自驗貌言視
聽思五事也日夜運用何時不可營肅乂哲謀聖五德
也通人具足何處不成爻周身中萬其毛竅一晝夜萬
其呼吸何數不完具只是人不知衍耳于此引伸觸類
而長天地之体即吾体天地之用即吾用變化自成鬼
神自行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成爻化故道于此顯行
鬼神故德于此神可以應萬感而无不通故可與酬酢
可以贊化育而通神明故可與祐神皆此大衍之爻化

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伏羲神明作用不但見于畫卦尤妙于揲蓍不觀四營十八變安知成變化行鬼神能事成変化便與造化做得賓主故云酬酢行鬼神便與造化助得功用故云祐神

當朞之日則四時運行之理无不備當萬物之數則萬物並育之理无不備四營十八变皆參求此理之妙法得其理道自顯德行自神矣引伸謂舒展只管引而展開去也觸類謂以類相觸而通如乾為君為父為金以類推開去也學易全要引伸觸類何謂神之所為朱子曰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道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也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世昕斯无

生曰八卦而小成只是八卦引伸觸類就是六十四卦不必推展到四千九十六卦其四十八爻凡九爻分而為二使是兩爻也　據六十四卦爻推而三百八十四爻道理亦自无窮

右第九章　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

言聖人用易之法下三章只贊易之妙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者皆变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與於此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低一昂之謂也此皆謂揲蓍求卦之事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惟象變辭占俱是至道所以不可不尚尚則得聖人之變化故曰有聖人之道四焉爻象中之辭都是叙人吉凶悔吝之門人一出言使尚這個辭移禍福至理終與世道人心有用所以聖人之言可畏惟其言皆關進退存亡大寂業以此而言謂之尚辭這便是擬而言六爻變動不是用意可変到那時位自然一樣道理出來不期変而変人有動待動而成過方幾思改便不成变化惟到那時節便見得道理已改換只循理自然成变此謂尚易之变這便是議而動凡成一件事兩般可見着

皆曰麗易中先有至極之理見而成象（成象為乾）方有這件用形而成麗人有一事成用必先象其至理此之謂尚象卜筮不必揲蓍灼龜然後為占有一疑未決一理未明只把易中吉凶悔吝之理一占一度便是分明此之謂尚占所以君子有心占卜蓍之占聖人為此民提非君子所尚

遂知來物非術數家知未來之謂吉凶之感俱有由來之故惟問之于易可以知其所由來之物這是理之極精微處故為天下之至精通其變從一則一柔交錯而變遂成六十四樣文章極其數以乾九坤六之數四營十八變遂定六十四樣物宜之象這是理之極變化處故為天下之至變无思无為寂然不動而所以應乎感者未嘗不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所以不動者未嘗不寂這是理之極神妙處故為天下之至神只通得天下之感未足言神惟通天下之故從源頭透徹自然變化不測所以為至神

參伍以變（朱子言之極詳）參參天也伍參天又兩地也凡變无不從三五先天乾後天居西北進三退五也先天坤後天居西南進五退三也這是自然定理所以十五日節氣一換月以十五而盈虧皆三五也錯是一橫一直如綜之有經有緯綜是一上一下即蹤之時上時下參伍錯綜是所謂大衍之法聖人神明妙用全在于此（按朱子參三伍以五數之洪說揲蓍說有未是畫卦之後錯綜則揲蓍數法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惟天下之至精則遠近幽深一一知所由來這是究極至深處正是人心寂然不動根宗所以通得天下之志惟天下之至變于萬感萬應之理一一研求出幾來這是識了動中之時宜所以成得天下之務惟天下之至神則寂感之間有個不測妙用使天下利用出入无所不通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這都是聖人之能事俱從象變辭占中來故中之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右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皆易道之神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從首章說到上章易成變化行鬼神不出深也數也神也而所爲神者却有一個寂然不動之主說到此處天下之理至矣盡矣此外更无餘矣易之開物也成務也冒天下之道也只是這些子故曰如斯而已者也斯字全指寂然不動之理說即下文太極是也聖人之心推其寂然不動故謂之洗心洗滌者潔淨精微之極通篇以此句爲主著卦爻皆本諸此乾坤法象變通妙用在成器利出入无非此也聖人不過因著龜以顯出此理耳寂然之理即是易簡

開物即理字是開通了人心吉凶之理冒成務是成就了天下轉凶爲吉之事開物成務便該盡了天下之道三句見易道如此其大然總來不出一個至極之理聖人得此理故能通天下之志即開物也能定天下之業即成務也通志則志不惑成務則事不惑故能斷天下之疑合三句見其冒天下之道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聖人体其王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承上易總不出斯理所以易有著極圓而神就是此理之圓融流轉處易有卦極方以知就是此理之畫一有定處易有爻就是此理之變動而顯明處此理渾然全具于聖人一心故聖人之心極其潔淨精微而爲洗心以此洗心退而藏之而密定乎寂然不動之本体故能吉凶與民同患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神而无不通者足以知故之由來所謂著之圓而神此也其知之有定在者足以藏其用之往所謂卦之方以知此也若非聰明睿知神武不殺其孰能與于此哉通志定業見其聰明睿知斷天下之疑見其神武不殺也洗心今義來以見成說

退藏謂退而深藏密者不睹不聞之地總是聖狀人心体寂然處洗心說不得用力退藏說不得工夫大學知止而定靜安慮得與之異名說以易洗心猶爲二之

知來者吉凶由來之故藏往則

千變萬化之用皆于此藏蓋來者言本來往者言應用此易中往來通義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明于天道)以前民用(察于民故)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聖人明得此理已是通徹了三才一致之極是以天道變化聖人能測之民生吉凶之故聖人能察之此理本

人人可知但天下多是用不知之百姓所以聖人不得不與神物以前民用何為前民用民昧于吉凶之故使不知利用之道故假蓍龜以先之蓋非蓍龜无以通造化而顯神明之用則无以起天下齋戒之誠故聖人與神物正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也吉凶之故原在人心只昏數便自昧了一知數慎便自開明故聖人以神物生其齋戒這是聖人鼓舞天下之妙用其實此理何嘗一人可離又何人一日不相出入故說闔戶一段見得最切最近開眼便見舉足便踐聖人與凡民一毫无二也乾坤便是戶闔闢便是變往來便是通可見便是象有形便是器聖人修而制之便為法百姓共而由之便是神極其變化極其神妙原來不出這些理所謂如斯而已是也

人心一齋戒便清明而通得鬼神聖人通神物全為通人這些清明之氣也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來象而有見謂之象因象而成形謂之器以日用不知之百姓而亦能利用出入所以見其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

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可見圖神方知易貴者有象之易也有個所以然者无象之易也无象之易斯理是也寂然不動者也所謂太極也无此理便无所謂易有太極便有易自然變化自然生生凡夫儀也象也卦也吉凶大業也一有俱有而開物成務无非此而已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遠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也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說到太極天地間更无他道只是這個理天地便是此理大法象四時之變通此理之變通日月之縣象著明此理之著明此理得之于己則為日新之德而至可貴在是此理措之于事則為富有之業而至可富在是天下之崇高孰加于此故莫大乎富貴全具此理者聖人

故聖人以之為天下利全顯此理者蓍龜神物故能定吉凶成亹亹蓋合德天地合序四時合明日月而備富貴之全者在聖人乃聖人所謂與民同患以參兩天地節宣四時運行日月備極其崇高之德業者尤在于蓍龜故聖人之大大于蓍龜之用也是故易非聖人所有作為于其間也不過因天地而則之效之象之聖人特因其自然示以象繫以辭定以吉凶爲耳由此觀之易之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太極之外更何事哉故曰如斯而已者也

圓神方知易以貢故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即極深研幾之謂也闔闢变化出入利用故能成天下之亹亹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亹亹者吉凶明則趍向自不能已所謂鼓之舞之是也

通篇大旨言易開物成務是聖心出易之圓神方知即聖人之神知也若此者都不過一太極聖心即太極故天地四時日月富貴之理无不備于聖人而聖人妙用畫在于蓍龜所以有示有告有斷皆聖人效法天地而為之此易所以冒天下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此章舊本言卜筮

此章推明易之本源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上章說聖人制易之原此章則說人當体易能体易則人而天矣所謂自天祐之也大有以離明順天理故自天祐之繫于此又蓋離中一柔又虛又明所以爲順爲信順便得天助信便得人助人到虛明之極自然步步都務實踐只向真誠行故謂之履信自然念念都從天理只依小心去故謂之思乎順這點虛明原是極可尊可貴底能以虛明爲尚故曰又以尚賢如此有不自天祐之者乎易明吉凶天道本來无不吉履信思順尚賢純走了吉路便全是天道故自天祐之然非大有之剛健文明何以得此故易必待其人人必待德行下文則正言其人也

中庸曰自誠明自誠明天道本誠而明人道所以合天只有自明而求誠一路此大有自天祐之爲入易之門明在天上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說到自天祐之方謂之真易這纔是得聖人之意故以書言觀易則聖人之意幾于不可見不知聖人之意即在卦象爻辭之間聖人之象辭即盡變通鼓舞之道其能得與不得是在人爲耳得之則書言即意也不得之則聖人之意終不盡乎書言也

情僞即當不當也六十四卦剛柔使有相得不相得吉凶悔吝全于此分聖人示人之意即于此可見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乾坤毁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

書之所言盡乎乾坤乾坤便是易之精縕乾坤成列易就立于其中假使无乾坤如何有易假使非易乾坤之不毁者何故故乾坤亦幾乎息矣則乾坤即可見可象之易易即不可見不可象之乾坤以其形而上謂之道

以其形而下謂之器其實道卽器〻卽道原无两件化
裁之變〻于此推行之通〻于此措之事業〻事業定于
此形上不離形下〻〻下卽是形上書言未嘗非意〻未
嘗非書言也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要見得易底卽是乾坤形上
形下緊根此句說與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語意不同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

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
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

是故聖人立象設卦是以極天下之賾然是象焉而已
聖人因爻繫辭是以鼓天下之動然是言焉而已其化
裁之變推行之通所謂意者未當不寓于象爻也能神
而明之必待乎其人所謂其人必待乎默成之德行蓋
德行默成則動卽成變通身卽成象爻又何聖人無意
不可盡見乎其德行何如履信思順尚賢是已〻

先曰謂之變謂之通言爻通之道爻象中所自有又曰
存乎變存乎通則必得其人爲之変通云爾

前第二章說觀象玩辭方得自天祐之此章說自天祐
之方謂之神明易道語意正相首尾十二章原一貫

右第十二章

上言易本于太極此言有其德行方是易惟以德行
論易〻不可一日離也三章一意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下意節〻申明上繫上繫首章說易簡理得次章說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此處首明動而貞乎一則易簡之理得矣

太極生兩儀四象八卦三畫既具純而乾坤交而六子自然使有健順有動陷止有入麗說之象故曰象在其中天地有此理則有此象也八卦相重成六十四象則六位已具每象之中有六樣時義故爻在其中爻之理具乎象象中也六十四卦不過剛柔兩畫相推一卦六變（六爻）亦不過剛柔相推再推而極之每卦具六十四爻故曰爻在其中其變化无不備也聖人因象爻而繫之辭觀會通以行典禮如此而動〻皆成象成爻故動在其中善動之道具在所繫辭中也故吉凶悔吝之分皆乎動審注蓋辭中所言吉凶悔吝不過言其理之有然在者使辭吉矣必如其動則吉辭凶矣然不動又何以有悔吝矣動而知其介則悔而无咎无非乎動時神其變化也聖人教人用易之法全在此只歸重動在其中一語

爻象所陳皆是天理聖人闡發其理都是天命之不可違故曰繫辭焉以命之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貞正也也）字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觀示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剛柔是一定之體然其用則以剛推柔以柔推剛時宜不同故變通所以趣時也惟其時有不同則當乎時者爲貞不當乎時者爲不貞得其貞无不吉失其貞无不凶吉凶无定形以貞勝者也（勝非互相勝之謂）何爲貞則只是主柔只是承故觀乎天地天常主地常承以貞爲法象者也曰貞觀即大觀在上之觀天尊地卑乾坤定位這便是天地一個大觀法處又觀乎日月日常明月代明以貞爲繼象著明者也曰貞明剛柔有推移而其貞之理則一動之貞〻夫一故吉凶悔吝之生一與不一之間也

六位有剛柔爻質有剛柔皆一定者也變通之剛柔剛時乎剛而柔時乎柔而剛迭用者也惟一定故位有當不當又有宜不宜吉凶所以昧惟變通則宜剛而剛不不失其為主之貞宜柔而柔不失柔為承之貞所謂貞乎一者如此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下之動貞乎一只為乾坤象貞乎一也夫乾靜專動直只是一個健所順以確然知太始而示人以易夫坤靜翕動闢只是一個順所以隤然作成物而示人以簡易簡貞乎一也故得此一便是爻象得此一便是象其一不一何處分皆在人一念動處分一念之動而貞使是爻是象故爻象動乎內則吉凶自分必无不貞應乎外自然成盛德大業而變化見矣聖人所以因爻象繫之辭正欲人因辭而知慎動因動而知貞一无非一段要天下深情因業辭而命之也下文言仁言義正是聖人所以貞天下之動者

動是幾在隱微之介謂之內涉乎既動方有吉凶可見謂之外本義內謂蓍卦之中外謂蓍外之外只就書上說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何言聖人之情天地大德无過一生聖人体其生生者以仁育天下裁其生生者以義正天下无不于繫辭中見之仁乾之元善義坤之方外義者仁之輔也非義正无以成仁育即乾始坤成之理合則生生

聖人在位然後民生蒙澤故大寶曰位生民之道財為先故聚人曰財凡利于民生者皆曰財見利必妨義故理財正辭以禁民非曰義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皆理財事也辨吉凶明失得皆正辭事也理財正辭皆所以禁非也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故象也爻也變也聖人教之繫之无非示人善動之道惟貞于一方為善動易簡理得方為貞于一仁義即易簡之理也語脉一貫

右第一章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申明善動之道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此正聖人體天地大生之德仁育義正天下之事

上古神聖欲通天地萬物為一身故能上象天下法地通萬物之文與宜于是遠近皆取作八卦而神明通萬物類也蓋自八卦作則日用不知之民皆得以象天法地利用出入是聖人神明之德所通也即齋戒以神明其德之謂天地間萬物无不得以遂其生若其性是萬物之情所以類也謂物各得其類能盡物之性也鳥獸動物本乎天孕育生化有其文皆天之象草木植物本乎地高下燥濕有其宜皆地之法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兩目相承而物麗焉）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上入下動）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上明下動）

教佃（田獵）漁以使民鮮食教稼穡以使民粒食交易通財以使民足貨皆所以遂民之生○理民之財用聖人仁育義正之事

庖犧首開天地使啓人道黜離明以佃以漁以耕非但為民口腹封交食于地交養于天使是參天兩地大作用日中交易便是變通盡利鼓舞盡神凡後世養生事神行禮何者不本于此故曰禮始諸飲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太古之民徐徐于于其生也期于有養而已故聖人以食貨為先逮乎中古民俗漸移可憂者不獨在食也故聖人曲盡其變通神化之道變而通通而久然後神明而得自天祐之此仁之至義之盡也

義農所取三卦首離明次震生巽齊皆東南卦生天下之能事也黃帝堯舜所取十卦方合東南西北兼取成天下之能事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木在水中）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盖取諸隨(下動上說)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盖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盖取諸小過(下止上動)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盖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盖取諸夬

取諸乾坤只觀上衣下裳天地玄黄之義全具人一身尊卑之分貴賤之等截然有辨故垂衣裳而天下治聖人以權化天下皆象乾坤也各卦取象皆有精義渙取其利涉而无所不通隨取其隨時而无所不宜豫之義防患不嫌于謹小過之義養生不厭于精飲食之際一毫辨析不精非小過也睽之中有相成之義故以之用威壯于棟下有天宇之可安故用以居室人一日不安天宇非壯義也送死大事故不嫌于過盛至于書契之作尤聖人因人情之变而曲盡变通宜民之道是生民之所不可一日无也自結繩以來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惟此書契故離明之用非夬无以通其窮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制器尚象聖人之妙用至矣盡矣无以加矣首作結繩盖取諸離人无離明便自断了生生之本人不知益便自絕了養命之源不知噬嗑便是自塞了日用飲食之道不知乾坤衣裳而顛倒馬牛樸樕矣不知小過飲食不知正味禽獸而豹泰矣无豫則終日處危境无隨則終日无安行无壯而一身无居止不知睽而生何以達患不知大過而死何以致寧至于書契一日不用而前何以通千古後何以垂百世雖生于天壤終日如長夜而不旦也豈不哀哉故聖人制器先之以離明繼之以澤天夬欲人无失此明以終无失此天也噫微矣

右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申明開物成務之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一路說象至此發明聖人立卦立象无非為人像此象也故彖之所言衆理具焉如材之皆脩以待人之取用爻之所言則玆彖中之理有隨時而宜者以待人效之而動〻而能像則得其貞動而不能像則失其貞吉凶悔吝之分〻以此也

人不脩六十四象何以言材不脩三百八十四爻何以言動則所謂像者終未凑手也

右第三章

中明吉凶悔吝生乎動

陽卦多陰（艮震坎）陰卦多陽（兑巽離）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以言八卦之德則八德同也以言六子之用則妙萬物者同也惟就其陰陽之質言奇耦既分則剛柔分大小分貴賤分故其德行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之道宜為主宜居尊小人之道宜為從宜居卑于是八卦襍居有愛有忠有相得不相得而吉凶悔吝于是乎生矣然有貞一之道焉柔不凌剛小不加大賤不妨貴君子得其為君子小人安其為小人其趨時之妙用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也

右第四章

中明卦有小大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承上章陽爲君陰爲民此合陰陽而歸一之道也故一則千變萬化无窮之妙用出矣故致一則吉不致一則

又引才一爻无非發明此義

大凡思慮貴一不貴二人不能善感應之道都爲思慮紛擾不得歸一然却有個緣故若在感應往來上用心便是憧憧不可勝用之思慮若在個本原上用心便只是一路蓋往來處其途則殊其用則百如何思慮得若本原處則其歸同也其致一也有思慮而只謂之无思无慮何也一處用心則非憧憧之思慮也得了无思无慮本体何至有朋從之擾這不是斷絕了往來屈信擗然不顧之謂蓋論屈信往來自是有個定理有往則有來有屈則有信今日往明日自來往處屈得一分來處自信得一分故有小小屈便有小小信尺蠖是也有大段屈便有大段信龍蛇是也龍蛇不是秋冬蟄藏則不能存其身如何有春夏之變化有蟄藏以存身工夫自有出而變化作用所以君子不在屈屈信信上着思慮只在屈信之一致上着思慮一致只是個理所謂義也精義入神則屈信往來都一以貫之无所不妙故足以致用如此用无不利身无不安自然日新富有故曰以崇德也（崇德亦貴在）到德日以崇自然不言而信不疾而速

有不可測識之妙所謂聖不可知此也然君子用心只知有精義充積而至于窮神至于知化不致積盛自然滿樂來只是這個都在致一中若不在致一處着思慮便終日在往來上着力濟得甚事是所謂朋從之擾也

往者屈也（根上文往來說）二句要活看往屈來自信則來屈往自信總見其相因而必然之意未之或知言其神妙有不可思議景界乃深贊之辭精義而利用利用而崇德一直說下（本義精義入神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用安身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以此求意）殊塗者理之所可齊百慮者用心之不

可齋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困六三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 括結也 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解上六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噬嗑初九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九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九五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鼎九四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像象述 八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豫六二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初九 天地絪縕 絪縕交密之狀 萬物化醇 醇謂厚而凝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損六三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上九

所引爻辭无非精義利用之學至損三爻復發致一二字以結明之立心勿恒則不知一之故也

困之失其據失其安則失義而不知利用者也解之時而動出而獲則精義而得其利用者也噬嗑之初與上小人取禍有輕重皆從不知義來否之保治君子戒慎于未然皆從知義來惟不知義必不能勝重大之任如鼎之自覆惟知義必能貞如石之介得豫之先幾義者宜也宜動而動有幾之先見者爲出于幾出于非幾則

像象述 八

出于義入乎非義故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精義入神然後得知幾故知幾其神乎知幾者窮神知化之門也如復之知幾則元吉而无秖悔矣知幾知致一之幾也不能知幾則恒之危以動也懼以語也无交而求也益无主自不能有常心不能有常能免或擊之凶乎豫先生曰吉凶悔吝生乎動何以但云吉之先見蓋吉凶悔吝處之各有道知幾者知此也處之盡道則凶悔吝同歸乎吉矣

損爻艮在上陽卦也天象男象兌在下陰卦也地象女象損道只在上行三人行下三爻上行也若三爻齊行則六三一爻與兩陽爻有二矣非致一也惟損其六三則初剛上行與六四合二剛上行與六五合是致一也以六三一爻上行則得上九為友而陰陽亦合矣是致一也此乃以兌女從艮男方成得絪緼方閙得化生之門所謂致一而利用安身者如此可見精義入神不過要精一君二民君子之道而章之旨盡發明于此爻

右第五章

申明上章引七爻擬議以成變化之道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撰猶事也）其稱名也雜而不越（差繆）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句）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肆陳也貳疑也）

易只是陰陽往來（朱子言之詳）六十四卦只是乾坤往來畢竟乾坤雖有兩名无兩理故陰陽合德然既成八卦卻有剛卦有柔卦其体絕然不同故曰剛柔有体々天地之撰天地間條々理理許多事易一々象出是天地之事以易而体聖人神明變化妙用易一々顯出是神明之德以易而通彰往即藏往之知天地間无窮應用无不于此彰明察來即知來之神凡吉凶由來之故无不于此通微微顯者于顯而可見處寔寫其藏用者而顯者至微闡幽者于幽而不見處寔寫其顯仁者而幽者畢闡若此者聖人皆為衰世之民開一條共由之路故謂之開（開物）道理盡從此開出也六十四卦之名皆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當乎其名尊卑大小貴賤動靜內

外莫不有辨故辨乎其物々即理也有无有亨有利不利貞不貞其中吉凶悔吝无不分明故正其言皆乎斷辭備之矣惟其名又當物又辨言又正故稱小而類則大旨則遠辭則文既曲中其事又肆而微隱肆者其事則陳列顯見而隱而不可知之妙存焉即中庸費而隱也夫天下之動貞乎一貳則不一因其貳而明失得以告之失得既明則吉凶一理民无有不共趨者也此民行所以濟也　開字只虛々無路開通這些道理故云開物

右第六章

中明吉凶與民同患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自修焉）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先易而不造作）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循安而微處）巽以行權

有一德自有一德之妙和而至等句言妙也有妙斯有用履以和行等句言用也九德終身不可離言憂患為衰世言耳

德由踐履入故始之以履基是根基立德須有根基禮之用和為貴惟和乃為至有不可行者非至也行已是立德根基履和而至故可以和行々不和一步不得行矣

履必有所執持故次之以謙柄是人所執持者謙尊而不有其尊故尊而光夫尊而能降自周旋中規矩故謙以制禮

謙不外矜則知反本故次之以復本〻源也本立道生
端倪雖小而與後生枝葉不同故小而辨于物所謂道
心惟微也這個辨于物處幾微之介都是自家一點真
知故復以自知
復則可久故次之以恒固堅固也能恒處雜亂之中有
至一者在故不厭一則自不雜于二三矣所以一德書
曰終始惟一
可久之道无過道欲故次之以損㪔〻治也損須于難
尅處自家尅所以先難使後易如此欲日就滅故害可

遠
欲滅則理長故次之以益裕有充長不槩之意有所造
作則充長亦非自然惟益己之所有自裕而无假造作
此真利也故益以興利
理欲消長驗于艱難故次之以困辨〻其德之得力何
如從自家心上細〻分析精明非自他人辨別也于難
處得力自无不享所以窮而通得于己自无怨尤故可
以寡怨
困中可以觀養故次之以井地成德地位與暴字本字意不同遠

詣成就貴地也自得則居安居安而資深逢源井不改
邑養而不窮故居其所而遷所逢源也遷出而不齒也
静中養得定自然動時見得分明故井以辨義安而能慮此諸
精
養定然後變化出故次之以革終焉制裁制也隨時有
裁決也巽以齊入故能稱物以爲裁度而又隱而不露
此神明妙用變化微權故巽以行權九以字重
朱子曰巽是低心下氣將心入那字面理去順他道理
方能制若心粗如何行權使得了

右第七章
中明道義之門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変動不居周流六虛卦之
六位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変所適其出入以
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
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古道也
此章深言易道変動而神非有神明黙成之德行不可
以体易

易之于人不可須史離者也其為道屢遷時時有変易
事事有変易遷移轉徙既无方又无体変通而无定所
可居故周流于六虛之位曲暢旁通无所不妙以上下
之位言之時上時下无常位也以剛柔之体言之時剛
而易柔柔而易剛无定体也有不可以典要執者惟一
変所適耳惟変所適正是屢遷處蓋天地間无須史不
變者時也隨時而變者中也惟変所適正時中之妙用
故易道須史不可遠不可遠欲遠之而不可得也惟因
變屢遷則上下无常非真无常也剛柔相易非真无定
也一出一入自有一定之度在変之所適正適于必不
易之度也既有個一定之度則人之自外而內先言外者因上
文先言出无時不要変易却又都有個一定不易之矩緜毫

走作不得如此安得不兢兢可惧故曰外內使知懼也
然聖人不但指出一定之理使人知懼又明説個憂患
之故以示人吉凶供善之道如云憂悔吝者存乎介微
无咎者存乎悔是不特明吉凶并其當憂患之故而亦
明之所以人自知憂懼雖无師保而常如父母臨之也
聖人示人明切如此皆在繫辭中所以人只要從初使
率循聖人之辭以揆度此義之方則知惟変所適正是
一定向方所在是其始雖若无典要而其既盡是聖人
之典常所為全是易而常一定者如此然惟人德完全
隨時用中則黙而成之不言而信易道行矣苟非其人
易豈可以虛行哉

惟變所適一篇之主出入以度云者易有体用出入即
外內二字易不過八卦相盪如今日一事當以何卦為
体何卦為用明日一事又以何卦為体何卦為用假如否入
其出則為益其入當出則為姤体用間一卦不合時皆不可為度故合
外內都要懼初字與既字相呼應初率其辭乃擬議以
成変化工夫既有典常則変而能常乃変化已成工夫
典要與典常字相應一定而可執者謂之典要易无方

體故不可爲典要至理之不易處謂之典常（即會通之典禮處）
有太極故有典常二義要分別
右第八章
中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言初上二爻）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謂卦中四爻）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易六十四彖並卦與始終之理有所發端而由來者有所究竟而歸往者完全具備故原始要終以爲質六爻相雜則剛柔迭居有六様變化皆一卦中隨時之用故曰時物也惟原始要終以爲質故初之所擬到底是此理初擬之上成而終之如木之有本與末本其根底末其枝幹其實一件也惟六爻相雜有時物不同所以雜一物便撰一德（撰文之撰）蓋兩卦相雜爻又剛柔相雜則所做之事各各不同所以有是非之辨成德者是也不成德者非也皆于中四爻備之然六爻不過一位之變其始終本末全理則具于一卦彖中惟居而觀得象玩得辭其全体分明方動而觀得變玩得占是以吉凶存亡

之故不待動而變在靜而居之時已可知故智者觀其
彖辭則思過半矣下文兩條發明剛柔之位不同則剛
柔之爻其當位不當位用亦不同所謂襍物撰德辨是
與非者韓諸此而已
二四位柔故柔居之可以无咎可以用柔中則剛之不
當位明矣三五位剛故剛勝則柔之不當位明矣此其
大概也若隨時變化其情之愛惡又各不同不盡以剛
柔得位然後吉也
徐閒齋先生曰原始要終以爲質一句該易之義按一
卦有一卦始終合六十四卦爻只一始終序卦說卦各爲此以始要終
右第九章
申明六爻之義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
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
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等謂遠近貴賤一本
道有變動道本无爲動也因時位變動而見道之變動
爻者效此變動之道也故曰爻爻有等等級之等位有
貴賤陰陽此一定之等畫有剛柔體用此不齊之等皆
等也定理也故謂之物剛宜居貴居陽柔宜居賤居
陰惟不能盡符而有相雜雜則參錯故謂之文襍一使
有當不當而吉凶生矣
易者合天地人之事總歸之人故兼三才而兩之
右第十章
申明六爻之動三極之道與上章合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
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音異）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
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
（易之道也）
羲皇畫卦至文王序之彖之發揮一段吉凶之故使民
知懼故易之興興于周也
易者使傾易謂輕忽惟懼則自然知危知危則不敢輕
忽故可以補過无咎由于能悔能悔由于知懼故百物
不廢則无一事不懼懼以終始聖人繫易深意盡于是
矣
右第十一章
中明憂悔吝震无咎之義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侯之字衍）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前篇末章曰聖人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故
此章專發明卦中之情夫乾健坤順性之德也惟其有
險有阻而情生情生而吉凶生聖人繫辭以盡言正言
其情也人惟因聖人之辭以得卦之情則知吉凶之故
因知變化之道險阻不得害而情也皆歸于性矣所謂
利貞者性情也通篇一意貫下
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論德行无過成健順之
德行夫乾至健也豈不易知却要知得易中有險夫坤
至順也豈不簡能却要知得簡中有阻危而不安曰險
對易字看塞而難通曰阻對簡字看何言乎險乾健无
險交于坤則有動有間有止而成險惟知險纔得常健
而易者得其為易何言乎阻坤順无阻交于乾則有入
有陷有說而成阻惟知阻纔得常順而簡者得其為簡
是乾坤易簡之妙全在險阻一知以此悅心研慮而吉
凶定亹亹成矣

本義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按
如此看險阻二字推之便知八卦有情偽蓋既有動陷
止便有動而可不可陷而出不出止而當不當之情入
麗說亦然八卦相為推盪相得不相得之情分矣知其
情而變化所以吉凶可定亹亹可成（卦見全外）能研諸侯之
慮一說侯即候字也當幾之慮為候一說侯即屯之建
侯初爻之一念二說俱可通悅心之字以本体言慮以
發動言悅心居而安者易也研慮玩而占者易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

聖人成能人謀百姓與能
雖知險知阻則夫云為之間自能知變化（書曰云行曰為與識以成變化）
運總得吉凶俱善皆祥來集成天下一條至吉之路
所謂吉事有祥是道原是乾坤至易至簡之理特人不
知險阻則自不知趨吉避凶道理見之為象則利
天下之事無不于此成故象事知器道吉祥道理玩之
為占則吉凶之故無不知其由來故占事知來此道理
自天地設位原是見成高卑貴賤動靜剛柔本來易簡
故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非有聖人成能則[illegible]

圖洛書而立卦則蓍龜神物而揲蓍效天地變化而繫
辭如何定吉凶成亹亹惟有聖人成天地之能所以觀
象觀變能盡人謀以通天下之志也四營十八變能合
乾坤以通神明之德也于是日用不知之百姓皆知險
知阻而可以與能矣與能與聖人之知也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
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聖人成能于何見得只是與民同患使知險阻之情而
已故伏羲畫八卦其情已吉于象中後世文周二聖猶

恐覺而難知于是繫之爻彖之辭而情乃盡見矣（說明情字）
故就象而觀則剛柔雜居其吉凶之象已大約可見只是
時位不同則其吉凶隨時變動必有個因時之義在所
謂利也（利者義之和）故變動以利言惟有變動則吉凶之情
又因爻位而遷矣遷者一卦之吉凶又沒而為六樣必
六爻吉凶之情無不專通斯有吉無凶而謂之有祥矣
六爻之情則下文相攻相取是也聖人所言六爻之情
則下文六樣辭是也知阻知險于此知之而已悅心研
慮于此悅與研而已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
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易之情何如不外愛惡遠近而端愛則相得惡則必不
相得故吉凶大勢于此而分然相愛也或得之于近而
不能取之于遠則吉中向凶而有吝相惡也或失之于
近而能取之于遠（遠近于以五見）則凶中向吉而有悔故悔吝
以遠近相取生相愛相取此相得之情也于情為真相
惡不相取此不相得之情也于情為僞真則利自然得
吉僞則害自然不吉故利害之生分于情僞之相感也

所以易之情大凡不相得便凶或相得之中而有害焉
則悔且吝所謂知險知阻知此情也　利害句總上二
句觀下文緊接情字可見
（愛惡分于卦遠近定于爻如震下而艮上則為頤有相得之情反之為小過有不相得之情然頤之初遠于上曰舍爾靈龜不能相取小過之五遠于三曰取彼在穴則能相取吉凶悔吝將由生也詳可觀過）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遊書者謂之多）
此擧爻象之辭以明觀情之法吉一而已其不相得之
情不一故聖人見其情則繫辭以擬之將叛背去也則

知其中多愧而其辭慚（如迷復爻）疑自惑也則知其中騖亂
而其辭枝（如見豕見鬼爻）躁則其中飛揚故其辭過當而多若
（離之突如文）誣善粉飾也謂无是善而飾為是善其中皆僞
故其辭游（如翰音登天）失守則无據故其辭屈（大壯之不能退不能遂）
一一因辭觀情則愛惡真僞无不瞭然所謂險阻无不
知矣
因辭而知險阻之情因情而知吉凶因吉凶而知变化
此变化云爲吉事有祥也則乾坤德行成矣上繫首以
易簡故此章以易簡德行結之

易道懼以終始知險阻知懼也聖人吉凶與民同患全
是提醒他遠點恐懼之知故曰百姓與能

右第十二章

申明首繫吉凶变化字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人之所以為人本自通神明合天地侔陰陽會剛柔但人自囿于形骸不知天之命我者何在而人不勝小矣作易聖人要立生人之命于是設為蓍數卦爻以教人復這命之者何也其諸人則為性在天地間則為理析言之道事道物之義合言之共由共得之道德是也所謂蓍與數卦與爻无非明此者也故蓍云者因人有幽贊神明者在蓍由此而生數云者因人有參天兩地者在數倚此而起曰倚謂靠此而起也卦云者人皆有陰陽之變當觀故觀之以立卦爻云者人皆有剛柔之用當發揮故因之以生爻惟幽贊个般以偕命謂之贊參兩觀變發揮故道德于此而從容以妙合時義于此條理而得宜理于此无窮方于性无不盡而命于此至矣至命者人而達天之謂也

右第一章　明易理皆性命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承上章窮理盡性至命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性命之理仁義是也天道有陽生陰成地道有剛克柔克陰陽剛柔即是人道之仁義故其六爻備三才之道實則分天之陰陽因地之剛柔者皆在人故人道立而天道地道皆于此立矣成章成天地人之文章也仁之當即天之陽地之剛義之正即天之陰地之柔合之方成文章分辨也兩而化也迭用之參合也一而神也陰陽亦迭用剛柔亦有分兩句互文見義

右第二章

明仁義為性命之理　通上為一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音迫水火不相射音亦八卦相
錯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按本義章
卦先震艮次坎離次巽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
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定位章先說天地而後言六子有父母而後有男女也
雷動章先說六子而後言乾坤六子之用皆父母之用
也前章說六子先山澤西北東南次風雷西南東北次水火東西相
錯之義也後章言六子先震巽二長次坎離二中次艮兌二少

相生之序也八卦中有一卦未象則不能相錯而何以
言數往知來八德中有一德未洛則不能成用動散等之用
而何以言乾君坤藏世以己往為數往本文无已字以未來
為知來本文无來字非也出而應用為往反而採本為來故
作善而可得福作不善而必召殃此感召之有定者也
皆往也順也惟夫先福而如何知其善先禍而如何知
其不善中庸善不善必先知之此感召所由致者也皆來也逆也夫
易正使人反其本尋其源知其所由來故易逆數也能
知來則數往自在其中聖人作易之意却全為知來故

只言易逆數也
天地造化大凡以順而生以逆而變易所言者變也故
六十四爻以順成倚以逆成用聖人畫卦其相生之序
一爻兩儀二爻四象三爻八卦四爻一十六卦五爻三
十二卦六爻六十四卦此倚也以順生者也聖人揲蓍
求卦其相錯之用從六十四一索而得初爻從三十二
再索而得二爻從十六三索而成內卦從八卦四索而
得四爻從四象五索而得五爻從兩儀六索而定一卦
用也詳金仁山氏說以逆成者也此用處无不是逆也以順而

生則乾交坤而有三男坤交乾而有三女以逆而用則
三男之動陷止皆所以成乾之健也三女之入麗說皆
所以成坤之順也坤之順亦不過成乾之健也可反求
而知也六十四卦之序其用皆然如屯後繼以蒙是以
蒙來逆屯寔所以用蒙成屯也无蒙屯不成功故序卦每曰然
後受之以云有屯然後蒙可受之蒙然後屯成其変化
是知來者從流以反源因用以探本之功一部易不是
逆不成変化故曰易逆數也
通章只看八卦相錯句八八互相錯而六十四変成矣

數往句是實知來句是主逆以數言者此章旁字專指揲蓍求卦揲蓍全用大衍之數故曰逆數也

右第三章第四章

言八卦定位對待之体而用在其中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子曰此卦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盖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

帝字另句下文出震齊巽皆帝之爲也與次章神字對看帝也神也即所謂命也天命之性一動自爾饒惕饒惕使是生机故帝出乎震中庸首言戒慎恐懼出震之理也纔有震動使有巽入敬謹與巽順原相合而來故出乎震則齊乎巽震動巽齊則无不明之德故相見乎

離中虛之誠而明也南面而聽天下非明不可故嚮明而治取諸離明德新民原為一事萬物相見則必有以養之有治則有養也萬物待養于坤〻作成物以母道養子盡顧復之恩曰致役乎坤養則說故說言乎兌萬物得成就則自說兌以陰成物也陰盛則薄陽非乾元以主宰乎陰此時乾則自然要戰陰西北方陰盛而陽必戰之任也故戰乎乾即坤之龍戰有戰則有所歸藏萬物入坎而歸藏得成功之時故曰勞乎坎舊說勞去聲作慰勞說大意亦相同蓋萬物有成功勞而復生之机在是故謂之勞乎是終而復始爲艮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得其止自然復動而出震故艮之成終處即是成始處也

動萬物者天理之所發動撓萬物者天机之所鼓舞燥乎火則光輝之發越也說萬物潤萬物稍有別兌一陰在上以形普施萬物之上爲成物之利澤故謂之說萬物坎一陽在中以氣潛滋萬物之中爲受命之根本故謂之潤萬物兌陰澤坎陽水六者皆神之妙則皆帝之所爲也

水火相逮三句又言六子交相爲用上章言不相射以爲害也却反相逮而交濟爲用水養火火溫水相薄而鼓扇雷出與入也却又不相害而交與雷動風散所以謂之神六子之變化皆乾坤之變化故曰然後能變化而萬物于此成也

帝出乎震萬物同源之主宰萬物出乎震則物各具之主宰

右第五章第六章

言八卦一氣流行之用而体則不易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此言八卦之性情）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遠取諸物如此）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近取諸身如此）

健順等八卦之德有一德自有一樣性情為之為乾以性健也牛之為坤以性順也（餘可例）但物性則各得其一不能相兼惟人八德皆備而不能全体八德與一偏之物何異甚而一德亦不能純（如馬之純乎健牛之純乎順）毋乃人而反不如物乎乾為首條正見八者全具于一身但具是形而不具是德則形亦委形皆人之自不成其形也故聖則踐形踐形者通身八物也

八德主之者謂之帝妙之者謂之神人試自体驗乾為首能行健而首出乎坤為腹能以厚載為度量乎震為足能動以天乎巽為股能風行于遠近乎坎耳能聰乎離目能明乎艮為手能執持而有止乎兌為口能代天言乎能如此則成象之人也不如此人亦物焉而已

右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

明易之光大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音仲）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索求也）

人一身有父母之道有三男之道有三女之道皆在人自索自求故云索再索而得男得女也三才惣人道于此章尤見分明

右第十章

明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花之通名）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主樹反）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音干）卦為鼈為蟹為蠃（力木反）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音那）為閽寺為指為

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
剛鹵為妾為羊
此章所著欲人知天地間凡成象成形人仰觀俯察之
間開眼觸目无非是八物也
龔氏曰觸類而長之乾為君為圜則知坤為臣為方巽
為曲直則知離為銳乾為寒則知巽為暑坤為凉艮為
溫以方位推離為乾卦則知坎為濕坎為血卦則知離為氣
皆可類通矣

右第十一章
所以類萬物之情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
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
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
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
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
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
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
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

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
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
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
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
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剝
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
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
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動可故受之以大過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文王所序也文王精蘊全在序卦中其因象定名觀象繫辭皆序卦既定而名之繫之者也（觀乾坤之後名也象可見）卦有進退消長之序（如先天圖乾南坤北陽左陰右是也）又有陰陽推遷之序（如乾為天天風姤天山遯卦氣之序是也）皆一成不移有自然相因之序觀其前可以知其後因其性可以知其來覆驗之而不差理之有定者也惟周易此序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相推遷也不以漸次相推移也不拘剛柔故據其前不可以按其後觀其性不可以定其來无成跡可尋變之无窮者也蓋有定者生成之

序如人物之生〻而長〻而成无不同者也无定者有
生後之感遇此不可同于彼今日不可概來日〻復日
異者也易序造化之至變也惟其盡造化之至變故人
无得測其從之由而天下之萬變卒不能外焉所以能
通神明体天地類萬物變化而之天下之吉凶成天下
之亹〻焉神无方易无体于序卦見之仲尼特心文王
知其變化難也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序卦多言物有其理不盡其事虛而非物有其事不當
其理則偽而无物故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无物无物亦

无易矣致知在格物此物字
序卦成于相錯蓋八卦不相錯不變也序卦之數逆順
則生逆則變〻于逆也詳見逆數圖說
序卦之法不出一個相錯其相錯之法則是一參一兩
所謂參天兩地是也以上下經言之是以兩而錯陽為
主之卦多在上經陰為主之卦多在下經上下篇又分
三局父母為首局男道為中局女道為末局是以三而
錯每一局十二卦又以兩而錯首局乾坤否泰為對中
局剝復咸恒為對末局夬姤豐旅為對每六卦之中三

分之各兩卦兩卦中對合之又自相為錯蓋從六十四
大臤分之以至于一卦卦中兩卦三爻亦是一參一兩无非陰陽對待
亦无非先陽而後陰則其序亦天然有定一毫不可紊
亂者也其錯之中如上經少下經多已後相錯〻前
少後多則陽奇陰耦之義也此皆造化自然之變故說
者曰易序分明一個世運圖盂世不能違也不出會三付而兩之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
豫闕斯先北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序斷不
可移如有乾然後有坤有坎然後有離六十四之序皆

然故每曰受之以受之以三字即是君子以三字受得
一卦然後可再受一卦其序一步被躐不得故曰居而
安云

雜卦傳

序卦文王之易也襍卦則夫子之易也序以陰陽得中為主故上經以泰否居中以坎離為終下經以咸恒為始損益居中既未為終皆三陰三陽相半之卦所以調氣化之中後天而奉天時之道也襍以辨別君子小人為主故首言乾剛次坤柔末則以剛決柔終之蓋盡人事以挽回氣化使剛常為主柔常順從氣化有襍揉而道常歸一先天而天弗違之道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

二卦五爻與決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襍而著震起也艮止也

乾剛坤柔起首截然分開剛自然為可貴可尊柔自然為可賤可卑則剛當為主自是天地間必不可倒置者故剛在上得位則衆所歸往而成樂世矣剛在下而統衆則責任所萃而纔憂世矣一上一下雖有憂樂之分其繫當世之重則皆此剛也臨剛在下上四柔侍澤爲觀剛在上下四柔從風爲皆剛爲與柔爲求也屯一剛在上而居于五位當其顯見然有震初一剛根柢于下故見而不失其居〻〻者本心之安居也蒙一剛內而居于二〻中若其易襍有艮上一剛透而著見于上本義坎幽昧艮光明故襍而著〻者心体之光明也震起也剛從下起一起无有不起艮止也剛從上止一止无不得止十卦剛不為柔襍故居第一局

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序卦泰否在上經損益在下經襍卦易損益于上易泰否于下蓋泰否天運損益人事襍卦重在盡人事以回天運故以損益先也升作剛〻合作到當主故亦得而了

損〻剛益柔也損則虛之極故為盛衰盎以剛益柔也益則盈之漸故為衰幾大畜〻乎乾剛所以得乎畜之時无妄乾剛之動所以災為外至災外自來萃剛聚而柔皆聚〻而有貫通之精神升剛升而柔時升〻而不復來于污下謙剛下止功高德重之君子也自處以卑所以輕豫剛上出鼓動一世之君子也謹動于早所以儆怠噬嗑剛柔皆噬〻嗑所當噬知味之食也賁剛柔相文天地至文〻而无色十卦剛柔相劑而不為所襍者

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

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兌巽本柔卦一柔見而在外則說乎剛矣一柔伏而在下則順乎剛矣隨震剛來下兌柔故動而日新无故蠱巽柔要于剛止故事敝壞而得飭剝于羣陰剝爛中存一剛也復一剛來反而羣陰復生也晉離明出暗正晝之象明夷以明去暗誅夷之象觀乎晝則明夷為夜矣觀乎誅則晉為賞矣可以互知離明乾体人心之天明故襍卦于離與乾剛並重井以柔巽剛所以得通非逮坎剛之源不得通也困以柔揜剛所以終遇非不失坎

剛之所不能遇也十卦當柔道盛而主之以剛所以盡人事者无過此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兩卦相對襍卦中先後多異序卦反所用不同也皆有義

上經以井困終无井通則坎中一剛養而不窮困遇則困中一剛困而得亨全是剛中為主故下經咸恒以下皆言剛柔相得有義皆于剛之妙

咸剛下柔上以男下女其感通甚神故咸速也恒剛上柔下男女正位得其常道故恒久也渙剛來不窮故離而為渙有利速之用節剛柔分而剛得中故止而成節亦中節之和解雷雨之用生長之道緩以需之也故解必待時而解蹇險止之用危懼之道難于以惕之也故蹇當无時不蹇睽離明外炷睽皆可孚家人離明內照風出有自八卦剛柔相剝為用柔无不順從乎剛者也

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親寡旅也

至此則剛柔自不混而无分而各有其類矣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否泰正言其類之相反推大小之類

既分自然剛常為主而柔類從之大壯剛不遇壯而止所當止也遯以剛遠柔而退所當退也大有則君子之群合而為衆同人則君子之合自相為親如此人心故習漸漸可去革去故也人心明德漸漸日新鼎取新也總或有時柔小過然過者自過剛大之為主者不得而過上下合而成孚皆剛中為孚柔小信從之而无不孚處其時之盛雖或豐而多故然有日中之明不以多故敝也處其時之暫雖或旅而親寡有安止之明不以親寡失也十二卦皆從柔用而純歸剛大緩緩有純乾之

漸矣如大有同人剛多而移下輕柔得位也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此下則以剛變柔要歸純乾以為終局小畜四卦皆乾坎移十四離者人心之明坎者人心之險離上則得乾之上道日進于高明而心入位矣坎下則得坤之下承安處于靜正而心地位矣離上坎下則上下皆負而純乎乾剛以居

之矣故卽舉四乾卦終之小畜剛以柔畜是入細工夫寡之又寡无去之義故小畜寡也履以柔履剛是蹈實工夫步步躬行故履不處也需剛健而不陷不輕犯險以行曰不進也訟上健而下險不使險內伏曰不親也不親乎險大過以下八卦不相為對然无非明剛主乎柔而夬之決柔則純乾矣故以終焉大過兩柔包四剛不以乾包坤而反居內故謂之顛然惟顛也而乾剛在內主持見其為大者過也姤遇也柔進而剛有遇之道所以成章不使柔成壯女也二卦剛將為柔勝而必以剛主也漸

女漸進也女而待男行則吉順乾包坤也以君子養小人則正二卦剛得以柔勝而必以剛主也既濟剛卦上柔卦下則謂之定歸妹兌女下震男則女得所歸矣是柔從剛而兩得也未濟坎男下離女則男必至窮矣是剛下柔而兩失也如此明乎剛不可一日不主柔必如夬之剛決柔則小人盡泯為君子而成純乾之体矣斯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大過以下則甚言剛柔有負勝之勢以見必不可不純主乾剛以濟一世於君子寔聖人憂危之深意云

序卦天地不齊之運故自乾坤開闢以後剛柔日交則日變自純而趨漓自厚而入薄氣化日不同人心日改化莫知終窮故要歸于未濟封底是一未防範无已時乾惕无已時文王憂世之深衷也襍卦人道善反之事故藏乾履坤以來剛柔自克自勝由漓反淳由薄歸厚形凝復歸天理情欲返還天性純是來來故要歸于夬到底完此乾剛已為君子舉世共成君子此仲尼救世之至道也惟知天運之日異月不同則知天下可不以人事補惟知人之日返日純粹則知人還可以合乎天

二聖心一道同也
人心坎離即先天之乾坤故離明之體完則乾天之体
復矣從坎險經歴盡則離明之體完矣襍首局不言離
祇言坎與序卦同從坎入手也損益第二局言離不言
坎則坎去而天明透矣兌巽第三局以晉明夷井困終
之猶序之終以坎離也下經咸恒首局以蹇解睽家人
結之亦坎離也否泰中局以豐旅結之亦有離无坎則
全是離明用事矣十四卦皆无坎至于末局先提離坎即以大
有同人需訟四卦繼之明者坎離合乾人心一天体也
然後以未濟夬終焉未濟坎離之合仍序所終而特㨿
之一夬正明人能盡化為君子天運亦有所不能拘所
云統天御天則此道是也噫至矣盡矣

周易像象述終

古周易訂詁十六卷

(明)何楷撰

明崇禎刻本

古周易訂詁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何楷撰、楷字元子、晉江人。天啓乙丑進士。官至吏科給事中。唐王聿鍵起兵於閩、以爲禮部尚書。旋爲鄭芝龍所軋、憤恚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是書成於崇禎癸酉、蓋其筮榷江南時所作。卷末附以荅客問一篇、借詁經以言時事也。觀其自序、論分經合傳之非古、然復引魏淳于俊對高貴鄉公語、則又未始不以分附爲便、故其前分上下經爲六卷、而彖象繫辭諸傳之文仍隨卦分列、猶祖費直之意。而七卷後則仍列十翼原文、以還田何之舊。蓋分經分傳以存古本、而經下所列十翼之文則引以互證。故皆低一格書之以別於後之正文。其仍以古周易標目、蓋以是也。惟於上下經內又別立初中終諸名、則自我作古耳。楷之學雖博而不精。然取材宏富、漢晉以來之舊說、雜采並陳、不株守一家之言。又辭必有據、亦不爲懸空臆斷穿鑿附會之說。每可以見先儒之餘緒。明人經解、空疏者多、棄短取長、不得已而思其次、楷書猶足備采擇者、正不可以駁雜病矣。

吾廬易詁序

古易分上下二篇所謂二篇之策也孔子作傳釋經亦隨經而分謂之十翼上彖傳一下彖傳二上象傳三下象傳四上繫辭傳五下繫辭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

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漢興言易者要本之田何離上下經與十翼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是時東萊費直長翁者治易亡章句獨以彖象傳及繫辭等十篇解說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讐孟喜梁丘賀之徒最盛後別有焦延壽易託之孟氏傳東

彥其說長於災變不顧聖人之
經及費氏初微但傳民間至後漢
時陳元鄭衆之徒皆學費氏費
氏興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
易遂亡其本世所傳鄭玄舊本
以彖傳連經文然猶若今乾卦
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
卦以彖傳移綴彖辭之後而以
彖曰兩字冠之文以爲彖本釋
經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

之象辭各附當爻之下猶如杜
預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其意欲便學者誦習如許使對
高貴鄉公之說也按古者經傳
各爲一書如春秋三傳不與經
連故石經公羊傳皆无經文藝
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
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
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
爲注鄭玄與馬融同時未以易

傳合經益傚鄭例而弼又援古
例也魏晉而下去古日遠學者
不見古文唐太宗詔名儒定九
經正義孔穎達奉詔與諸儒參
議於易獨取王弼不本王義者

以爲異說於是後學惟弼是從
莫敢移動呂汲公王原叔晁以
道李巽巖呂伯恭朱元晦皆以
分經合傳爲非古吳仁傑稅與
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

之失愚故別異經傳以還甲舊
之舊竊謂夫子之註易備矣學
者因而求之則思過半仍取彖
象二傳附於經文之下以爲之
註易以彖傳象傳等字其文首

顧釋乾坤及上下繫說序雜等
傳凡有關于彖象者亦各隨卦
而附列焉以祖費直之意輒不
自量稍羅舊聞裁以管見爲之
小註要求靡盭於夫子而已爰

題其名曰古周易訂詁云。
崇禎六稔歲在癸酉閏漳何楷
玄子氏書於虎嘐使署、

古周易訂詁卷目

卷一
上經之初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卷二
上經之中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卷三
上經之終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四
下經之初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卷五 ䷪ ䷫ ䷬ ䷭ ䷮ ䷯

下經之中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卷六
下經之終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七
十翼之一
彖上傳
卷八
十翼之二
彖下傳
卷九
十翼之三
象上傳
卷十
十翼之四
象下傳
卷十一
十翼之五
繫辭上傳
卷十二
十翼之六
繫辭下傳

卷十三
十翼之七
文言傳
卷十四
十翼之八
說卦傳
卷十五
十翼之九
序卦傳
卷十六

十翼之十

說卦傳

乾 天、圜、君、父、玉、金、寒、冰、大赤、良馬、老馬、瘠馬、駁馬、木果、

坤 地、母、布、釜、吝嗇、均、子母牛、大輿、文、衆、柄、其於地也為黑、

震 雷、龍、玄黃、旉、大塗、長子、決躁、蒼筤竹、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馵足、作足、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巽 木、風、長女、繩直、工、白、長、高、進退、不果、臭、其於人也為寡髮、廣顙、多白眼、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坎 水、溝瀆、隱伏、矯輮、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心病、耳痛、血卦、赤、其於馬也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其於輿也為多眚、通、月、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離 火、日、電、中女、甲冑、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乾卦、為鱉、蟹、蠃、蚌、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艮 山、徑路、小石、門闕、果蓏、閽寺、指、狗、鼠、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兌 澤、少女、巫、口舌、毀折、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妾、羊、

古周易訂詁卷一 閩僑何楷玄子氏學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論八卦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此論六十四卦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又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論卦爻取象又曰彖者言乎象者也

又曰彖者材也又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此論彖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此論爻又曰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此論三畫卦爻位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此論六畫卦爻位又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此論初上又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此論二四又曰三與

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當功（此論三五）又曰若夫雜
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論互體）

周易上經

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无別羣
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觀
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
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周禮大卜掌三易之
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
別皆六十有四干寶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
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奭初艮初
兌初犖初離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初奭初
卯坎釐即震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未達因之
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者黃帝之
書也而殷人因之歸藏之易不成爲先天神農之
易中故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連山首艮
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鄭玄釋云連山象山之出
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
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孔穎達云鄭雖有此說
釋更无所據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
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竝是代
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
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
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其書周題周以別餘
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子華子云出於一
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御
氣周易以之而立數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
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郭
來豫云連山亡矣歸藏藉數有司馬膺注十三卷今
本亡唯有薛貞注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
蓍三篇而已言占筮事其辭質其義古連山用三
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三易
所以總名爲易者易字日下月爲書說云日月爲

易象陰陽也莊子所謂易以道陰陽是也竟本
蜥易字從日云蜥易一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今
舊說蜥易蛩龍善變蜥易善易故取以喻況
又其書謂之易象之義出於象象之義出於系易
之義出於易首取諸物也而其義乃曰易一名
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後首云易也
之易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夫易德既頤
易輕而三易音本爲亦斯解非也乾鑿度又云孔
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卦六十四分爲上
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
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
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
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
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恆者
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
奉承祖宗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而貴之也
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孔
穎達云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
辭以釋其義也按上下經者三十卦三十四卦
之不以反對者各十八卦易成於三三者三
才之道重之故六畫止於六三其六則十八卦
六其六則三十六卦而卦止於三十有六經反
對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而經反對陽爻五十
六陰爻五十二其妙合如此必非无意而爲之者
孔子作序卦蓋教人觀易之一端韓康伯註易頤
疑謂孔子特以明其義耳非易之經也孔穎達亦
謂聖人本定先後自有指以兩卦之對爲次序非
以一卦之名爲次序者元用孔子序卦之意索意
其卦二二相偶韓孔之疑不爲无見作外生始
作上下篇義謂卦之分以陰陽陽盛者居上之卦
有乾者居上篇陰盛者居下二卦有坤者居下篇
愚考之上篇有乾者凡十一卦有坤者亦十一卦
下篇有坤者凡四卦有乾者亦四卦安見上下之
差別哉且觀有坤又陰盛乃居上篇大壯有乾又
陽盛乃居下篇中川則曰觀雖陰長然又陽極故
居上大壯雖陽壯然又陰盛故居下諸如此類往

挂貫於辭符辭前作周易本義首言節訣重大故分上下兩篇並不取伊川先生之說今按朱子主所作六十四卦通不過七百一十五字謂之簡決重大可乎謂分卦无義似不可謂分卦有義則又无說以定之推 泰和蕭氏漢无著讀易考原以爲乾坤坎離四正卦也當居上經震巽艮兌四偏卦也當居下經八卦既分餘卦以次附焉先兩經所以分之綱領也每卦各具上下二體每卦之體各十有六總爲一百二十八體而成六十四卦皆自八卦本體中分出而生者也乾坤坎離之分體在上經爲主在下經爲客震巽艮兌之分體在下經爲主在上經爲客是說也愚有取焉或曰邵子先天圖周子之所欲廢也四正四偏之云非本於圖圖者邪曰吾之所謂正偏以畫言非以圖言也故乾坤得天地之中畫不偏於上不偏於下故上下經皆以發乾坤終焉非正而何坎離亦正故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八卦者上下經成始成終之義也上經首以乾坤者天地定位之象下經首咸恆次以損益咸山澤通氣之象恆雷風相薄之象也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未濟又水火不相射之象也然水火天地之大用也是以乾坤震巽之卦各一而坎離象四又云乾坤者父母之道咸恆者男女之道有父母而後有男女此上經始終之義也咸者少男少女之合恆者長男長女之合既濟未濟中男中女之合男女一配則成夫婦此下經始終之義也孔穎達云以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卦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之前已題經字矣陸氏經解云絜靜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而孚經辭辭易是八卦序六十四卦轉爻三百八十四爻運幾布度其氣轉易故稱經也緯文鄙爲不可全信上經三十卦之序或擬爲四言詩以便誦記其辭云天造既分厥初生民世道多屯利建侯君子蒙開治需乃化訟頌愚起訟師貞以均比不如德比附是勤柔能隨剛小畜懿文中正履帝民淳泰瑧无平不陂傾否圖存何以補之義在同人用人无我大有殷殷承之以謙和豫隨蠱能无說隨幹蠱經綸敦臨容保大觀教神理[illegible][illegible]亨噬嗑令申賁矜勿喜敢責以文文質實家剝復然循禮復无妄畜德完醇大畜須養頤吉以貞陽所大過坎險沉溺明能旋險臣離則昏遽持之體各十有二壯之體八賁艮之體各七巽之體六具見之體各四康節云天之體四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四用者三不用者一康節斯言爲最擇辭世體數發非爲易上下經體數發也然用其說推之義自脗合乾坤之體十有六用其三所以十二體居上經不用者一所以餘四體居下經坎震艮皆陽卦坎八而震艮減其一奇數也巽離兌皆陰卦離六而巽兌減其二耦數也主勝於客客下於主也坎體八而離體六者坎之本體陽畫居中其本體正故其分體亦正上下經各八體此偏卦所不及也離之本體陰中然畫乃陰也故觀其體兩[illegible]其二參以其體之無數退居於[illegible][illegible]之下也聖人於六十四卦並无衍文獨某日貫其意无意寅取皆泰和蕭氏之說然而聖人何不以四正卦各其八分列于上下經叁不欲使入體之在上下經者截然兩斷故也

自乾至訟爲上經之初

乾爲天䷀坤爲地䷁

乾爲主

水雷屯䷂山水蒙䷃

水天需䷄天水訟䷅

坎用事

凡六畫上經之初其君卦以乾爲主其從畫其臣卦則坎用事坎不得所事坎中之陽也首乾坤者乾坤爲大父母也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蒙需訟者貝用事也坎雖亦蹇宗以合乾與同良內貴合乾相對故列之上經之中自乾而後則上經卦未合最者宗蕭氏云故在上經其體入于內二體合而

成者其對者其之本體也餘六體分而爲之畫者
於詩且大卦其之用體也其之體居上經諸卦之
最後而其之用居上經諸卦之最先所以承接乾
坤而統攝諸卦也六子之中獨震先用事何也曰
巽離兌皆陰也震艮坎陽而陽之爲也惟震爲陽
之中最先在六子中最貴者也人見震爲長子以
爲六子中最重而不知震猶長子猶嫡子之盡
之體正是之體備也此六卦而觀可以見其之用
事而上經之初
爲陽中之陽也

● 第一對

乾☰☰坤☷☷

● 繫辭上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愚謂此貫易首 / 日也用易首

乾與坤 / 分叢焉 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成男成女謂六子也 / 分言之也知始作成

爲生物也合言之也易猶 / 者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 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

之謂坤 始中終之三數皆乾之所爲也坤則效乾 / 之所至兩之而已乾有一畫坤兩之爲二耦

乾有二畫坤兩之爲二耦乾有三畫坤兩之爲三 / 耦有乾畫則坤能兩之乾之所无坤不能生也參

天兩地之解 / 亦有取此者 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

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本朱

云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 / 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專主則只是一物直去

翕闢則是兩個翕則合闢則開此 / 奇耦之形也大以質言廣以量言 又曰闔戶謂之

坤闢戶謂之乾 天道流行有動有靜猶戶之闔闢 / 也坤自夏至以一陰右行爲物歸

之而入故曰闔乾自冬至以一陽左行萬物從
之而出故曰闢戶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

藏所以 / 先坤也 又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

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

或幾乎息矣 此乾坤謂易畫陰畫也以六畫卦言 / 則純陽乾也純陰坤也以三畫卦言

則三奇乾也三耦坤也以一畫言 / 則陽儀即乾陰儀即坤也九六是也 ● 繫辭下傳曰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乾凡九皆 / 坤凡六

皆坤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易簡承上文貞觀 / 貞夫一而言貞一而已以貞爲觀故易故簡 又曰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上衣下 / 裳天尊

地卑之 / 象也 又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

也 亦以九六言也伏羲畫卦始 / 畫於地以置足者亦謂之門 又曰夫乾天下之

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

行恒簡以知阻 此上天下地之象也朱子云險是 / 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有阻是

自下視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自山下上山爲 / 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視山下爲險故指乾而言

西登山而阻之之義又云乾雖至健知得險 / 了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 卽子所謂乾一坤八者是也 / 一奇爲陽爲太陽三

奇爲乾二耦爲陰爲太陰三耦爲坤自太 / 極生而儀以來惟乾坤守其本來之畫更不移動

故曰 / 定也 又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卽乾一坤八之象 / 蓋包兌二離三震

四巽五坎六艮七於其中也乾居首故曰君坤居 / 末故曰藏自八卦推之爲六十四卦乾亦居首坤

亦居來又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言六子之所從生、○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此乾坤所以爲上經之首也天地卽乾坤也。○雜卦傳曰乾剛坤柔六十四卦惟乾坤爲純剛純柔之卦。

本義云易有交易變易之義六十四卦之序皆以二卦爲耦也孔氏以正卦列兩爲對者謂變卦反卦轉兩爲一者謂覆卦正卦者乾坤坎離四正卦重之反覆不變頤大過中孚小過四偏卦重之亦反覆不變凡八卦反卦者屯蒙需訟以下凡五十六卦旋之爲二十八卦見兩體者皆可變通一體者皆可從後也於交易變易之義不離然卽文中子云反者道之動程伯子云物无獨必對通乎反對之義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周易首乾坤蘇氏云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其爲上經之主固不待論乾與坤爲一對是乾宰坤坤從乾也此則當論何者以爲經卦次而觀則乾第一坤第二屯第三但見其爲乾先坤後不見其爲乾上坤下安在其爲坤從乾也惟以兩卦爲對而觀則是乾之六畫在上坤之六畫在下乾爲主坤從乾其義始明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定於乾卦坤卦也又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取於乾上坤下之對非取於乾卦坤卦也故觀象於對聖人之法也章本義云坤爲乾之對无疑也然乾坤奇耦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誰知之蘊何也乾卽奇之分兩卽耦乎健乾大无外坤亦至乎其大乾資物始坤資生其所始而爲之變生所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而利牝馬之貞也知此始可以論乾坤知此卽繫辭所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茲舉而相承之意可默識矣。

䷀ 乾下乾上

凡八純卦卽古篆文乾字本爲古篆乾字依象畫卦畫顛以作六畫耳尚存可見今按乾卦畫之以卦畫作字文按天字古篆作三字乃從象形兼意也或作靈番布之象省訛作而存今文異从一大然則乾卦又卽古天字也

乾元亨利貞。乾說文云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達也从倝有光明意象發陽爲天故轉謂乾健之義本註乾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乾曰貞內卦是也曰悔外卦是也後放此經文乾六畫卦之名也乾健也天下惟純陽者爲至健來諸象健莫如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程子云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何謂性健之體爲性健之用是情也六畫皆奇上下皆乾莫截莫破純粹精堅之象確然乾也故仍名曰乾爲其重卦之人不始于文王也先儒謂三畫卦有名六畫卦未有名至文王始立按精藏易已有六十四卦之名亦當不始于文王也乃郭氏以下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謂之彖亦謂之繫辭文之家指也言出其中古者曰等客之事也所以知爲末主作者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此則彖辭爲文王所作之明驗也元兼有大與始之義大以貫其始以言其功書釋第言大畧也於文二人上爲元元爲衆善之長首爲衆禮之長也亨者通也通則美又與歆享之享同百嘉會聚人之所備要以亨然故謂之亨利者宜也宜則不害如刀之刈禾順而貞之亦兼正固二義定正則不足以盡之也如木之貞幹始正而固也若依文貞爲大德在上當亨通可使定於王主宰則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元曰亨曰利曰貞寂然乎如慕天之穹然贊之不得已故以重于建何以四德釋之明非但卦之德也固總統於元者生生之本也自其生機之宣達曰亨生機之克盈曰利生機之凝固曰貞而凡貞賅之元所謂萬物資始可譯也袁子云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蓋得乾

卦而六爻皆著之七數則用此爲六爻皆變則爲重坤象蔡墨對魏獻子曰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以用九占也

●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所謂彖傳也加以彖曰字非孔子筆云彖徵統論天地經以入卦畫附於六爻孔子錯其象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蘊定萬物之基即此及象傳也陽稱大故曰大哉六畫皆陽故名爲乾乾之義不可以天盡乃天之神理而元又乾之神理也何謂元最下一畫是也陽氣初動萬物所資藉以始此言氣而不言形若孩乎形便是坤之資生彖所指也猶所謂一言而盡也難之君乃天德之大始自始至終皆元氣之所貫故曰統天此釋元之義有是氣即有是形氣自後而著進而二陽又進而三爲雲下卦之乾成矣雲者爲雨形而者爲雲形是爲尸之而品物之形敘於是焉流動充滿也氣機活動曰流此釋亨之義也於是是以盡乾乎夫氣太虛曰浸薄者其勝而是也於是有上卦之乾以加之於上大明其終而復始之理以示人處安止焉云以重卦言之則下三爻元亨也而九三爲下乾之終乾上三爻利貞也而九四爲上乾之始故九四曰乾道乃革所以先言終後言始也終始之間正造化過接處是別自初至上之六位以時而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依時乘駕六爻之陽氣以控御乎天體也以上下之定位言之謂之六位以陽氣之變化言之謂之六龍變天無疆之四德亦萬物中一物耳故曰御天者皆言天得此而始成其爲天也此三句極贊重卦之妙乃過渡之辭蓋總爲之君道而承上元亨言之理既已開陽且於終始六位六龍等字光自無適故又以乘龍御天爲辭不知象傳亦已非贊天也未有指馬入尺爲龍謂天子與六馬者更節淺可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人見乾道之變化以爲其無不利如斯而不知皆由以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所以然者性者生之理命者生之氣太和則元氣之生生者也故乘乎以太和表道保如保城之保猶言完也合如合衆之合猶言聚也統陽氣厚完保之而未始有滴凝合之而未始有散而萬物咸滋孕于其中時乃利而常貞變化指利各正保合指貞皆元之爲也性命各正二物各具一乾元也太和保合萬物統體一乾元也夫如是則浹於書雖浹亦不虞薄矣非六畫皆陽何以德之盛大至此首即乾爲首之首大哉乾元獨運於庶物之上而不與物對故物倚之爲命而萬國咸寧也萬國猶云天下咸寧即所謂各正性命者朱子云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中之元亨是陰中之陽蓋後三畫是陰掛後三畫是陽又云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

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上九即所謂貞剝蒙六爻以合四德固不必然然以贊卦立說並爲得之先儒作兩段分屬俱誤

●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古易象傳二篇後儒所釋大象者是也竊謂此說光謂其本文王原敘等分附各卦因加象曰字以別之後周孔子于本文外已如此當是主爲書已分附是大象皆三十卦玩畫守荐發一義與彖爻之辭頗不相關元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乾卦亦兩乾是兩天也非日西學一天也今日與昨又一天也其實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自西而下降又自東而上者重複之象健者乾之德也以卦德易卦名者以其名六十四卦之首故特異其辭以別于他卦如春秋首年不曰一年而曰元年首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雲峰胡氏云上經曰卦曰天行下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

下經四卦俱曰洊雷曰兼山曰隨風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惟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特從不釋乾異於坤也[?][?]傳云不曰乾而曰健者乾以發人心之定見使人知夫乾者特一時始爲之名而初未嘗有定名也故又曰健天形著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非至健不能希乎者以德言生知學知在上在下之通稱以用也六十四大象皆曰以者蓋曰體易象而用之爾也健而无息之謂乾[?][?]言至誠無息者道之於天也以體言不息不言无息學之爲法天事耳始於不息終於无息故中庸於無息之下云而推原之曰不息則久君子以道爲體其功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君子之息時也雖至倦勤痛得息焉要在自彊有依以爲彊者依去則彊息矣何依善君子之學師友其資耳詩書其辭子自下學[?]然以至不[?]篤恭無此一至誠無息之天尋有所依而有息時也或問天行健則常動矣安所觀其靜哉天行有常其至靜也夫動靜實可以外息觀也又問自彊之法何如曰主敬君子莊敬自彊自彊者體下乾之象不息者體重乾之象

●文言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傳原在[?][?]傳之後文言者文王之言連山易首艮歸藏易坤乾周易乾坤首乾而次坤乃文王所定蓋本天地之位著君臣上下之分以紀綱人極表文王之志也故夫子類釋此二卦謂之文言傳今文附二卦象傳之後加文言曰三字而

無傳字則以夫子所說爲文言非也以文言附二卦當自王弼始按漢[?]儒謂鄭康成合象彖於經不言合文言於經也可證鄭孔氏云天本无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德也天本无名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自然之功爲天之四德垂教于下使後代聖人法天之所爲而立天四德以設教也彖所言元亨利貞人之命也此所言元亨利貞人之性也韓子言德愛曰仁宜曰義舉用適體朱子釋仁爲心之德愛之理釋義爲心之制事之宜言人人未及天文言以天冠人概彖先造化來也元如人首在衆體之上於義爲首人得之則爲衆善之大宗以仁言善即義禮智信之類也如享禮萃諸物之珍於義爲通人得之則爲嘉美之都會嘉會以禮言至文有辯至察有以悅美所聚也利者宜也如刀刃之利人得之則處置合宜情有各適故爲義之和貞者正也如木身之楨大得之則理有當然固守不易故爲事之幹按詩詁云木旁生者爲枝正出者爲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本作榦後人或从木又之於特稱謂之幹如弓幹是也朱子云元是物始於時爲春爲發生故下云體仁仁則春生意是通暢萬物於時爲夏故下云合禮禮則夏也利爲和義於時爲秋秋能殺物各合其宜貞爲事幹於時爲冬冬既收藏事皆幹了也於五行之氣唯少土也土則分王四季四季之行非土不載故不言也朱子云元者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天大德曰生塞乎兩間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君子體仁非故體之惟无我合天能造體焉耳體仁即渾然與物同體其於人也特欲立生故足以長人天德嘉生人以私意扞格節有嘉不勸并會之謂君子實直以清勤純乎天百嘉會焉三千三百非實有體无於禮者之禮也分禮者合此者也夫道利成萬物因物爲物而一無利焉故君子以物方物不以己方物以己利物不以物利己是曰義以己制物乎義己裁物適己乎爲己蔡子書云禮非亨則偏滯而不合義

非利則傚渕而不和是也故有子曰禮之用和爲
貴先王之道斯爲美而禮乎旁云義安處便爲利
又云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矣陰动爲
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湯若小人也夫利和義者
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愚謂義與利總之言宜利
自義出非義外有利也曰利物亦與利已異大學
之末七篇之初與湯均无異旨豪事之幹也善於
元字未正必欲其正旣正必守其正此貞固二字
之義也用公云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
坤本也不茂即者元之本也此釋其辭也之言可
以明貞固之說貞而能固故足以幹事於者事之
幹也賴之爲依據也亦猶木有幹而枝葉可依也
或問朱子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
屬北方者便着用兩字方能盡之又云四德取貞
配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皆有兩端此亦兩
也愚按乾彖良只水土二行兼信與智也貞之屬
信人皆知之若以貞屬智則朱子云智者兼水柔
書云知斯二者弗去是其義也此亦包兩之說也

按丹鉛錄云九年穆姜性東宮筮之遇艮之八至
十二年而孔子始生已距穆姜十四年穆姜之辭
已誦其辭之辭曰元體之長也云云至足以幹事
矣言此今本有傳釋易數字所知四德之論甚古
於是言非出於孔子明矣特夫子繫易之時見此
四字所該甚大遂卦不足以盡之故釋其辭而附
于乾也君子行此四德則乾道歸之君子矣故附
彖文以結之于今所云天純陽天之精氣言行君
子懿德是故其短言首表爲明題義之門又
在於此矣猶春秋之傳五始也故夫子留意焉

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
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
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
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上節平分元亨利貞爲四德此則依文直解也

四德本一理或分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
以著其體其實一理而已所以可分可合也易之
道太極爲之始然太極分而爲陰陽則乾爲之始
乾有元亨利貞則元爲之始故讚太極之初不遠
而稱始以開萬物之始者莫如元舊說皆以大訓
元觀此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則明元爲始之義
也始與大異而惟始可以言大惟始可以无所不
該无所不該含始而言大者其大有限矣旣始則
必亨盎出乎震則必齊乎巽見乎離勢之必然也
不亨則息矣利貞者乾之性情也蔡氏云情以
爲利性以爲貞又云情者性之動也泝而上至於
命沿而下至於情无非性者本云情不自情
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緣情以明王輔嗣注云不性
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按性情鄭康成本作情性則
情然後見屬利性爲本體屬貞理或然也元亨者
始而後有通利貞者情必復於性始而終終而始
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乃其間之
功用耳故申言之以見意曰乾始能以美利

美之乎爲利雖利天下不能言所利之爲何事但
包括於一貞中而已如其言利牝馬之貞則是言
所利矣且知大始坤特作成之而已此乾之大所
以爲於坤也乾始能以美利自爲句利天下不言
所利自爲句不言所利三字解彖辭不言乾之所利
非謂乾不自言所利也象傳意重元文字意兼言
貞元者乾之所以始萬物貞者乾之所以終萬物
始也貞下起元終則有始也錄斯而觀則乾之爲
謂大者豈特然大而已哉卦六奇橫庚庚者剛
剛健剛卦有二五實中六龍剛健不正中剛以明
健言健兼用言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朱子二
或是乾剛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
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體而
言則但謂之乾而无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
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純者不雜神者不无純粹
者剛健中正之至極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乾德之
妙非一言所能盡故分則健中正之兩復以純粹
精贊之六爻發初至上之六爻發揮旁通揮謂揮

故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者曲盡也情與上文
性情之情同義猶言用也此德主健之德寓乎
健之用是情方其无畫之前隱而未發及有三畫
之後潛而未盡至于二體兼備六爻陳然後始
畫其情而无遺也蘇氏云卦以言其性爻以言
其情夫剛健中正純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
也及其散而有爲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則爻也
故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以爻爲情則卦之爲性
也明矣時乘六龍者九家易云謂時之元氣以王
而行履涉衆爻是乘六爻也陽御天者云御
者行也陽升陽降天道行也程子傳云乘六爻之
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雨施陰
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自大哉乾乎以下總贊
全卦雲行雨施屬乎天道而文在時乘六龍之後
入見傳所云時乘六
龍以御天爲贊[illegible]

●說卦傳曰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

也說卦之方位以八卦方位之序推之解見本傳又曰乾健也力不[illegible]之
純陽[illegible]健
又曰乾爲馬又曰乾爲首又曰乾爲天
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
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此乾所取象也解俱見本傳

☰☰初九潛龍勿用此爻辭也亦謂之繫辭以爲
本主與前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所作按孔子[illegible]之[illegible]
德者[illegible]命者[illegible]亦云垂皇策者[illegible]封道演
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illegible]又云君子通靈昌之成孔
[illegible]故本主[illegible]云[illegible]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本
書及用[illegible]也而或者疑之以爲繇爻辭多是本主後
事如王用亨于岐山本主追王始有王號若又辭是
本主所制不應先自稱王又[illegible]南狩得大首[illegible]
十之[illegible]皆謂克商囚奴等事定是[illegible]以後其理

作於[illegible]記第[illegible]十適[illegible]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
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其
小象之作於周公止賴此一證又孔子曰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則本義云言之德亦得憂患意又孩讀
稽命徵云本主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遠經三
百[illegible]云[illegible]周官儀禮等書皆所部明本主
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繫之本主也得[illegible]之爻
辭益亦是本主本意故易但言本主也相[illegible]爻封
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
其[illegible]云第一位言初第六位言終第六位言上初
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
[illegible]云[illegible]捷本末[illegible]是上有末義六言上則初當
言下故[illegible]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
須文相[illegible]或在也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少陽數七
少陰數八老變而少不變易以變者爲占故爻稱
九六焉所以陽稱九陰稱六者其說不同一曰[illegible]
有三畫[illegible]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
陽故其數六一曰此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也一

三五[illegible]有爲九[illegible]二四而爲六故聚六用生
數不用成數何也數者生數之合而成者也天地之
五數至于五而止合一三五衍七卦數七衍蓍數九六
不極其所以故發揮而爲爻六上三說其揮之九六通
參衆二少之數无所依據華蘇云九六爲老七八
爲少之說未之前[illegible]或曰易於九其次則七也不
蓍爲老其次爲少則陰當老於六而少於八曰陰不
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
也易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
數極於六自下而上至陽也稱於子午而壯於巳
爻始於乾而終於坤也陰猶陽也倘有進陽不
而退實與逆順之別乎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
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本主
以爲古人作易其巧不可言九八七六初亦不知其
數如何元家只是十數太高居一除本身是九少陰
居二除本身是八少陽居三除本身是七太陰居四
除本身是六其說最爲直截[illegible]十有二云十八變之間
有八卦爲人莫之思也變之妙有多少其一變也不

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曰則八八與九爲多五與四
爲少少多者奇偶之象也三變皆少則[illegible]之象之爲
所以爲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
多則坤之象也所以爲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
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
所以爲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
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所以爲少陰而四
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
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爲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
變之閒八卦之象也按朱子引先儒云聖人以
占事先用蓍以求數得數以定爻累爻而成卦因卦
以生辭則蓍爲爻卦之本爻卦爲蓍之末故[illegible]卦
先言聖人幽贊神明生蓍後言倚數立卦生爻也
此則十有謂九六七八本於策數自不可易然數有
所從出乎十之言得其本爻少陽少陰質而不變爲
爻之本變七陽老陰爻而從變爲爻之別名七陰爲
陽爻其畫已長今有九之老陽不可復畫爲陽所以
重體避七也八爲陰數而畫陰爻今六爲老陰不可

變畫陰爻故交其體避八也[illegible]云或曰九變
六六變九非也九當變八六當變七今以言之則有
筆畫爲老未至遇[illegible]之八謂初二三以九變八而
曰五上不變爲八故曰九之八也[illegible]人張[illegible]作周易
林是云老陽變成少陰老陰變成少陽並與此合也
其說可信若九某變六六某變九則六與九當復變
矣初爻變則爲[illegible]案[illegible]云在[illegible]之[illegible]曰潛龍勿用
是也以龍爲象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
蠢其智於龍龍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
下故[illegible]爻寄象焉[illegible]曰[illegible]爲龍以動故也故[illegible]
六爻動皆謂之龍初畫在下潛之象也[illegible]云[illegible]龍
以秋日爲[illegible]按龍秋分而降蟄處於淵所謂潛龍
之初九抱龍德而伏下位時方違我修德守約[illegible]其
可於天下莫之能窺也故其象爲潛龍用與潛
夏潛最人之所難安也故復戒之以勿用聖人之德
基於潛不潛而能見龍者鮮矣王文成之謂六龍
也云作一人看有頭緒无偶若作六人看有貴非无
雙若神龍而潛可翔勿用非龍而潛雖齊盡然而安

所謂勿用若用[illegible]引[illegible]云潛龍入而不能出
故[illegible]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illegible]之言如曰勿用者
戒使勿爲潛龍也蓋止使人无爲謂之勿所謂勿用
取女勿用有攸往小人勿用之類皆戒使勿爲也
按勿用只是戒用故傳曰君子弗用豈謂潛龍之不
可爲並[illegible]之言謂也[illegible]云陽在初九十一月
之時自[illegible]來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
陽處三泉之下聖德在愚俗之中以變言五陽下伏
一陰爲[illegible]陰且長象亦有當潛之義[illegible]引本不
周[illegible]云潛龍勿用象逆同志主德避潛成巽風行不
解物不長故巽風者當
以初爻變陰成巽故也

●象傳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古文附大象之後
夫子釋六爻之象
特謂之[illegible]謂[illegible]下謂初惟陽也故稱龍惟下
也故稱潛此示人以玩辭於象之則[illegible]不龍
德伏地千年始[illegible]其天全也吾人所養不厚精神
易於泄[illegible]不足以達天[illegible]

曰陽在下也[illegible]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illegible]
以六十四卦[illegible]之初爻即太極所生兩儀之[illegible]
以爲諸卦通例陰陽之名一立而動靜健順剛柔
奇偶小大尊卑變化進退往來之稱亦[illegible]是而著
矣

●文言傳曰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illegible]
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
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
也
夫子發設問之發五爻皆放此此後世文章
可答之祖聖人生明不測故曰龍德隱在下位
也自古高節獨行之士有孤隱高隱哲隱智
隱非縣隱非情不隱非道高隱非聖性聖而隱
若神龍或能潛能見能上能下出則舉舉處則其
寔不可以形述物不可以羈網者初之龍德而隱

正此之謂也蓋釋潛義髮變浮也成完全周足之不易乎世者有守于中不隨時俗而變遷也不成乎名者无顯于世不使聲實之聞是遯世身隱而不見也隱遯也不見是人不以之為是也不悶世而易則不肯以身殉世故隱遯于世不使其名之成則不肯以身殉名故不見是于人然且皆无悶非龍德其孰能之樂行憂違即用行舍藏之義並舉之也樂者樂吾道之得行憂者憂吾道之未得行憂樂皆從道起見與兩悶字從已起見者不同有樂有憂所以為聖人若无悶而并不憂則未書之流矣違猶避也于絕四故在止久速惟其時顏无我故用行舍藏可與偕言潛而憂違與樂行並稱也意必亡矣確則確拔如拔木之拔確乎其不可拔謂承憂違言蓋為潛龍衍義故言重憂違也要以卷之不盈分而書象畫天日二在田五在天即初之潛者貴生以謂潛龍入而不能出不知說余

又曰潛龍勿用下也此第二段以人事明之六爻故也陽在下也以象言

此下也以人言**又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此第三段全論天氣以明之也六爻放此位當十一月陽氣始萌在地中故云潛龍也**又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此第四段聖人見六爻有无窮之義故反覆以暢其義先釋初九九二者曰龍德謂聖人也再釋皆日君子蓋通學知利行者而言盛德已成之德行謂身之所行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用蓋有有其德而不見諸行者未有有其行而不本諸德者故曰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可見者皆言指日可待之意見即見龍之見兼二句泛論其理引起下文乃抑揚之辭潛者周公爻辭也未見者天地閉賢人隱既於潛之機會而未見也行而未成非謂德未成蓋行猶未可行耳或世道未亨或君聘未至未能成其所以行廬陵朱氏云行之於德猶影之隨形

在其所處何如譬之攝表於幽暗之地表未始不存而影未始可見時位如此則吾之所欲施者亦未見其可也共周卹爻勿用意

☰
☰

九二見賢遍反下見龍皆同**龍在田利見**如字下皆同**大人**二謂

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初上之爻九六處其後二三四五之爻九六處其前者所謂其初難知其上易知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者也二三四五總謂之中爻互則以自二至四為一卦自三至五為一卦皆名曰互體京房易積數則以二三四為互體三四五為約象言易者所不可廢今並附注於本爻之下而從京氏所取名以便識別此爻變離卦為同人所謂龍之見也互體乾變是均是龍也九二當中正之位故其德為中德惟中也言可法行可則天下觀德而宗焉故其象為見龍者出潛離隱之謂也以六畫卦言之初二為地道三四為人道五上為天道二在初上所以稱田龍非潛躍天豈若田乎龍出於潛則與雲雨聚於見是田方六子所生之所見變化施于利見以二盡卦之初以為地道二五為人道三上為天道陽畫稱大故本卦二五皆稱大人也二非君位而曰大人者位不在而德在也不在位而天下歸以文明故天下之利見與五同者夫豈其同節處之德皆以為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非也又本義以此爻與占者相為主賓自為一例是爻也占者之設教消息足以當之卦變自其亦傳言世之義于今方云陽在九二乃十二月之卦臨象也二為地上田在地之表而有人功者也陽氣將施聖人將躍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

●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初之陽在下者陽氣潛伏而未出于地二之德施普者陽氣著見於地而普及于物此二爻也道也德即所謂龍德中正之德能見而在田也大人之已出見下其澤未為君而其德之所施已普矣然所謂普者比初九勿用是其普也皆此九

五爻於狹也

●文言傳曰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正中者以下卦言謂下三居上二正當其中也過此于中庸于庸常也常而無奇之名言必有物而无苟高也惟其信无擇言矣行必有則无苟難也惟其謹无擇行矣信謹誠也天德也一實焉閑也不云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慮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无斁亦保又曰謂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常言既信常行既謹但用閑邪怕他入來若九三則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歐山李氏云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曰九二言誠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于乾坤而實天以自然之理也坤言敬義是兩事乾言誠是一事閑邪之道陽邪伊其實無二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只是一箇誠將來存養如此存又云閑邪存誠閑邪者不善自着如此存着善人於善之役善之不善中尋着善來存着如此則善有入善之理惟是之然不善邪則誠自存邪惡者只其工夫但惟是對守敬虛思慮則自然生敬誠之只是主一也是雖功夫伍下滿以寬容而不擾百姓之所與能發其言其行皆可爲世師法天下莫其德不善而其心猶不自滿其信謹閑存者德夫之也何伐焉蓋至于德薄大而化自神其已物正且自知其然而不知其然者若舜田漁山而賜工者之讓可陽可濟而器不若衆也夫所以見于君者則能化天下而之其矣二雖非君位而德在焉所爲能化天下人而然之人利于見之與初二皆龍德之潛見之遜世而已獨龍之見也是以下人見者潛見之異而龍之自見也時舍者時舍也讀如出書集乎其天有勤也

又曰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于鄉之舍拔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文與此同舍字當作上聲讀登聖人宜在天子之位而未離下體但試其見而之功位不配德謂之爲時所舍亦宜

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此以天道言乎乘者二言陽氣上達於地故曰見龍在田百穀萌芽孚甲發可見明言天下有文章而先明也因此爻變故以文明言之

又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辯者何信言謹行閑邪存誠之理也或云學以取善故其善集問以擇善故一不善不入寬以居之者寬容大度善世而不伐也仁以行之者物我同體博而化也易曰贊易之德曰克寬克仁則九二之爲君德者居此天下利見之本夫子雖不得君位而君德已修兩擇本爻而皆學易曰終之蓋亦因讀易而以自見也其實六爻无臣道聖人恐人以二爲臣位故再言君德以明之

☰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句技若字絕句則與豐六二發若吉異九二發若有六二節若嗟若句許文作夕惕若貴離六五沸沱若戚嗟若離同夜夕惕若厲古皆作一句蒹葭有在云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班固云尸祿負乘夕惕若厲藻衛書賦云夕惕若厲以省愆兮然據文直雖危无咎之文所屬字意不關上句另自爲句吉文特因二語相連爲說舉之耳蓋六三頻復厲无咎文氣與此正同宜從今讀

厲无咎

无音無說文通於无皆作无字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爲无奇字无通於无者虛无皆用无字變篆爲隸始以无爲蕃無之無爲有無之無惟周易首尾盡用无字蓋變隸之時不曾改也易不在焚之數故亦不改或作无非无音咎其九卦爲侯互體變離約象離變其初二地位故二曰在田五上天位故五曰在天三四人位并龍所據故

三不稱龍而稱君子君子有德有位之通稱至變龍
爲田三爲人間二爲地上日與人間爲至于泗日游
終了時也故曰終日介兩乾之間故曰乾乾馳乾分
云蔡氏中子云或問學易口訣曰乾乾可也至乾
九三一爻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聖人尤致意焉
此他爻所以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也日既終則
夕矣惕敬懼也厲乾乾之意乾剛實心有主故能惕
惕者者助語辭厲危也在下之上如登高臨深故危
九三爲乾卦上書健體備矣聖人以此爻立下體之
上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險上不在天
未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德雖
日隆業日且疑而忌之當此時道之不可違之不可失
乾以自今又不可以取惟有終日乾乾進修匪懈至
于夕而就惕之心猶夫終日爲蓋夜无動作止有此
心而已進修密則時措咸宜故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然未有能德而不從惕中來者飛而惕者命也乾而
惕者未也見而惕者乎也惕共龍德之樞夫爻變
履卦變履發于天澤之辨者故詞危如此于今備

爻以氣表繇以龍與其不關人事故皆君子明陽
在乞三主月之時自泰來也陽氣始出地上而接動
於人爲靈故以人事成天地之功者在于此爻故
君子以之憂深思遠朝夕匪懈仰思惟嘉會之不亦
理義和之不是反覆天道謀始反終故曰終日乾乾
此蓋索主反國大豈其致之日也无无咎者憂中之
書稱道者也又很早曜文明之德以蒙大難增修柔
顧以德多譽故曰无咎矣繫傳云雖言聖人事苟不
莫我聞何以爲辭作易之義
也朱子云凶多是陽爻說

● 象傳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行道已竟又還反以復于已行之道
而再行之謂一乾既終一乾又始也此釋乾乾二
字乾乾卽重剛也剛在重剛故危剛德則反復
合道故
无咎

● 文言傳曰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
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
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
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君德著于二君
位尊于五自三以往非養其德業之日而在上
下之間處之尤難君子所爲朝乾夕惕者豈漫爾
哉爲進德脩業也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信
脩辭指其地實其物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
忠信只是毋自欺毋自欺則有實功矣故可以進
德不忠信皆從妄語起脩辭立其誠非于忠信之
外他有所謂誠只是言辭身身忠信則誠意自立
如此則言行相顧而功業積矣朱子云學者只是
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何進德程子云內積忠信
所以進德朱子云積字說得好又云忠信只是實

言无實如何會進德須是種種有實有種子下
在裏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個空殼下在裏面
如何會發生程子又云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
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
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
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
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
處則可脩業朱子云人多將言語做反緊要容易
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故難立誠便
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只這忠信
亦被汨没動盪立不住了又云脩辭立誠只于平
日語默之間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來自
別于進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
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謙虛便見其德之厚薄所
養之淺深矣或問進德只一般說至修業却又言
居業何也曰修業居業二者只是一意未修則修
之既修則居之夫九三位乎上下之交者也後其
進修於密焉妄不參而惟照恭敬故能謹諸特以

審其進退知時當進而至乎上則害而至之削欲
後也失然後不失事幾之會知時當退而終乎下
則堅而終之謂欲延也夫然後不終分義之京云
至者下卦已極將至上卦是至也云終者以言一
卦之盡是終也與循許也言可許之事不謂若人
共彼相與也幾者言无入有會理而未形之時與
者事之宜也蔡齋云至之為言往也終之為言
止也可往而往其幾可止而止其義此雅云存乎
矜文王也言文王進德修業所以貽厥武王至於
九五故言知至至之可與言幾也知天下歸周三
分有二以服事殷終于臣道故言知終終之可與
存義也湯放桀伊云至則湯武終則文王得其解矣
居下體之上故曰居上在上體之下故曰居下知
至而至非為位也故居上而不驕知終而終不出
位也故在下而不憂因險謂因其所值之時失時
則廢懈怠則曠蹤其乾乾奄與終日惕時有違焉
而何致不久傷矣雖剛居剛志不舍命必至於命
无咎也夫知文自無所謂及時則知三因時

之意三爻變則中爻為巽有進象
又為兌有言辭象又為離明有知象又曰終日乾
乾行事也行其進德修業之事并宜惕也又曰終日乾乾與時偕
行建寅之月三陽用事所以九三乾乾不息終日自或者爾於天時生物不息故言與時偕行也
也俱又曰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三四二爻皆雖原所以憂疑之
故三四俱言重剛不中惑其義同故並先云爻位
并重剛不中之辜九三重剛而不中也字為句九
四句以其接故曰重剛位非二五故曰不中上
不在五之天位為上卦之中下不在二之田位為
下卦之中所謂不中也九四同乾德所遭不中
蓋以所值時勢言也上乾接下乾意其有弱者
之上之象下乾往上乾意其有淺進而為人疑忌
之象危進也故必乾乾進修至夕猶惕則修人道

之象昔也乃无咎積言之
以見乾惕之不可已耳。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變巽卦為小畜互體變其約象說變離二三四離下
而上下進之時也或者疑而未定之意躍者无所
緣而絕于地特未飛耳言陽氣漸進似若龍體欲飛
猶疑或也躍未有不自淵者躍于在淵進未即飛飛
不久矣一說以或躍或在淵兼二義解者未通九
為陽四為陰或躍陽使之也在淵陰係之也施指初
言與四相應凡卦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後
故此夫德與時宜躍矣而猶懷或之之心不或則與
无忌憚等耳進則盡進退則盡退則盡聖人毫
不以己與權之天命人心而已矣所云欲靜其居
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用心存公進不在私
疑以為慮不謬于果故无咎也予今有云陽氣在田
二月之時自大壯來也躍者暫起之言既不安于地
而未能飛于天也此武王舉兵孟津觀釁而退之象
也守柔順則逆天之應違衆違時則為經常之蔽故聖

人不得已而為之故其辭疑矣爻變巽為下伏為進
退為不果者變不畜亦上互體變故為澤於家變離
為兌皆或躍
在淵之象

象傳曰或躍在淵進无咎也謂如此而進則无咎也言審其可而進

文言傳曰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
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
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其
言在田者安于下在天者安于上有常者也九四自下而
為飛進而為見有恒者也猶躬謂常九四自下而
上未進而進道九五矣然且或躍或處雖向于天
而未離于淵其上下之无常如此此其心非欲妄

覬而爲奸上之邪也其進退之无恒如此此其濟
非欲高舉而離在下之羣也上進釋躍字義下退
釋淵字義无常无違釋或字義三四重剛不中皆
危疑之時也向之日從事于進德修業正以二爻
在上下進退之間乾道變化之際何動非幾知幾
知時時其難常謹之若驚怵其如疑視爲止行爲
運審慎之盡也徐起而赴之欲不先不後幾及之
而已矣此其所以无咎也欲及時正發明或躍之
意或謂鼓其進者非進德修業與九三傳相應三
曰因時四曰及時窮理達天之考也僅上于无咎
者聖人無大過之心也進修之要孰大于此楊誠
仲云君子進德修業應時而動當進而不進是爲
失時亦爲失道如四時之錯行知
日月之代明斯爲乾道斯爲易道又曰或躍在淵
自試也誠嘗試也如試可乃已之試有酌量意聖人逼近五位不敢果决而進徘徊間必選
疑不定故云自試也又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去下體入上體故云乃革

又曰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
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以乾壁乾故亦曰重剛三
四皆人位然三下履二地乃人所常居四則上近
於天下遠於地在人頭上空虛之間非人所處故
特柔言中不在人不飛不見又已出乎人人上不得
如三之安其位此其勢不得不躍而又不可以遽
躍進退疑似間不容髮而可九兩皆之心乎夫必
疑而致審乃无咎故曰或三四當合看之三過乎下
卦之中故憂而不及乎上卦之中故疑憂所
當憂故竟於無憂疑所當疑故竟于无疑

䷍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史記作蜚 變乾卦爲大有
曰飛龍在天是也約象乾變兌五于三才爲天道
書有飛象九人指九五傳言大人造爻曰聖作物覩
明龍飾九五明慈爲之最尊者惟見非聖人孰當
之尊之最尊者惟五井見稟說當之以乾稟當九五

非受禪而後能動而前無天禁無之日就當之剛健
中正至九五而咸備以至德而處尊位萬物之覩不
亦宜乎于今者云陽在九五三月之時自是來者具
武王克商正位之文聖功既就焉方就觀故曰氣見
夫人占者无其德當作由論欽往代者必得是人方
吉未木龍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
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
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爻
變離大明中天卦變大有得尊位而上下應之約象
變兌爲說者飛龍利見之象而有雲云龍之潛亢不
須中爻過中則陽不及中則躍二五其中
乎故有利見之吉者文龍飛曰音答

◎象傳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爲也惟大人能爲之而成就也蓋
九五之大人即九二之大人雖田而天大德受命
故曰造也孔子雖不得王位然亦有在天之事尤大
釋龍字造
釋飛字

●文言傳曰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
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此節只釋利見二字蓋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已釋
于九二矣閑邪存誠德博而化五之飛龍在天所
王謙之變化者也而聲以下六句爲利見大人設
聲同聲互相應和故一雞鳴而衆雞皆鳴又如鼓
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音人擊鼓寶調而鼓寶鐘
羅出是也同氣至月取衣取故无物而兩而礎潤又
如陽燧取火予取諸日方諸取水于月是也水流濕
之處火就燥之物春陰云行雨從日南方爲熱
生水北方寒氣生木東方燥生金西方溫生
於中央濕生土是也知物者寒之形溫熱土之氣
水之于其妻遇其大從其所所物而從遇其氣熱

之形為者金之氣大之予金夫道也剛從丸之兮
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聲小者云
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與雲虎者陰精而居於
山故龍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虎陰中之陽也惟
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惟陰中之陽能召陽
故風從虎又楊用修引張華云德音去警乃應從
之從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如曰龍
從雲虎從風也蓋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
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如蟻從必雨乃雨
氣感蟻蟻動蜥蜴聚必雷乃雷氣感蜥蜴非蜥蜴能致雷
蜥蜴能作雷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
成滯義此說亦通聖人作而萬物覩上釋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之義作謂起而在上聖人作即飛龍
在天也萬物覩則利見大人也並云天地絪縕
和合二氣共生萬物然萬物之體有感于天氣偏
多者有感于地氣偏多者故周禮大宗伯有天產
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本受氣于天者是動物
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于

上也本受氣于地者是植物无識之屬地體凝滯
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于下也又柔勃清輕動物
首在上親上也植物首在下親下也在上雖味咸
寔惟明數事而已是則廣解天地之間共相感應
之義所以親上親下不獨爾者以各從其類故也
聖人之國只下乎上體是性也天下之歸往于聖
人亦性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類同故耳作覩之
理又何疑焉楊敬仲云孟子讀詩說詩之事後言之
所以明聖人作則物之不應人君必求諸己不可
求諸外也不可罪民之頑而不可化也不可歎
世之乏才 又曰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謂在天之德居天位不大業
共理也
故曰上民官化 又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居天位
乎天德者位當天德之位言九五陽居于天照臨
廣大故云天德也愚謂之師曰天數中下五自初
潛隱之至五天飛而在其上是進也處者使進
極其盛也飛者使[illegible]其亢也亢固進无咎也

知進也乾宮者龍畫于天所以辰辨龍為其位飛
其卦為夬卦一陽而為復二陽而為臨三陽而為
泰四陽而為大壯五陽而為夬有上六為坤本純也
辰之辨龍不已進乎曰此所謂知退者也傳曰夬
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小人之憂
君子弗樂也小人之憂君子樂之是樂禍也以此
知弗樂也龍之飛也為物利見彼无號者安
往哉退居于辰歷階而升不盡一等焉耳 又曰
[illegible]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
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同聲相應
節釋利見此節正釋大人九五之大人即九二之
大人特九二於道似正在用力至九五則以道為
體无所用力奉天地合德者天地之大德曰生
而其所以生者元氣也元者何仁也聖人體仁

與天地合德案初清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此
兼地言之而曰天地然與專言天之一字者同意
以其主宰之理而言非指輕清之氣為天重濁之
質為地也日月四時鬼神皆指天地之氣所為氣之
有象而顯者為日月四時序而運行者為四
時氣之往來屈伸有消長萬物循序者為鬼神命名理
殊其所以明所以幽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理
主宰之天地以理言故曰德曰明曰序曰吉凶以氣
言故曰日曰月曰四時曰鬼神以氣言天以理天以
包地也先天者意之初動未有此事先有此理天
為聖人用也既數卦屬後天既有此理即有此事
聖人配乎天地如卦畫卦在象數未形之先是先
先天八卦既形則理因象顯是後天蓋以兩句狀
聖心之與天為一耳非兩事也故下文總以弗違
承之夫且弗違而況于人與鬼神人不能違故其
非順從所謂利見者此也自為上第之者故兼言
鬼神
焉

䷀ 上九亢（苦浪反，又作炕）龍有悔（上者最上一爻之名……）

唐切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脈形今讀作苦浪切高也又旱也吳幼清以人之喉嚨耑居高故謂之亢又上畫處天際之極乃龍之居杳冥而不能為雨者故名之曰亢龍二義兼通蔡淵云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夫龍而亢矣何以名龍惟龍而後能亢亢非病也終亢乃病也悔者變也即其乾曰貞曰悔之悔凡爻言悔者皆從變龍之為物始而潛終而見中而躍終而飛見飛于天至秋今又蟄而潛于淵蓋變化莫測之物也亢而能悔所以為龍上九爲乾之主爻故言有悔以終之亦下文用九之意乾六爻皆聖德而取象不同者其居使之然耳或以亢龍為非聖果爾安所稱時乘六龍也乎今丹云陽在上九四月之時也此體陞備上位既終天之鼓物寒暑相推聖人治世威德相濟未中子云平陳之後龍德亢而不悔悲夫蓋以有悔為善也是故乾金也亦金故稱亢金焉

● 象傳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陽極則陰生，釋亢不可久，釋……）

● 文言傳曰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處上卦之極而不當位故盡陳其闕也。九之爲龍而處上之爲亢非君非臣故曰无位純陽无陰故曰无民九三之賢在下而敵體不應是无輔也人豈有不動之時曰動而有悔者乎其亢也惟知悔者迺能免悔故當使其可復貴貴當使其可復處老迺持當退者必有以處之矣神龍能變能化而退藏于密堯老而舜攝不以權去已為患也）又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災者亢災故悔災謂不幸非謂大禍災也夏暑極曰亢冬寒極亦曰亢不亢不生暑不亢不成其亢也夫既固然時幾實變豈其不得已而然于龍何病焉故以爲窮之災）

又曰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天爲大德不于時蓋時有亢焉而謙能違之惟是六陽既盡二陰將生亢而知變與時運俱終極止所謂時乘也至於之為卦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位雖有六不過出處兩端而已處處之極也凡出之窮也見與飛上下之交也惕與躍內外之際也六者君子終身經歷之時也知處而不知出此心固也知出而不知處此心放也乘龍御天莫大於時）又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進退言人事存亡得喪言時命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下文言進退存亡不言得喪者事重輕也……陽在五今乃居上故曰知進而不知退也在上當陰今更爲陽故曰知存而不知亡也得謂陽喪謂陰愚謂得喪二字須坤所謂得朋喪朋者皆言有陽无陰也其唯聖人句當解爲下文非也當其時之不得不亢則唯知進而已知存而已何能慮其退已何能慮其亡惟知得而已何能慮其喪是所以爲聖人以伊尹周公觀之故本卦位居處非其位貴无位矣是非其民高无民矣上下交疑言朋與下无輔矣於時之患退於進處亡於存患喪於得能无餘乎以其賢也亦處去之已寘將能亢乎唯二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與時皆極必用其窮存而无喪而外无所於避禍也然後能不狥不頂故相反相持法伯禽復子明辟自非聖人无我一天不苟終全唱之列賢災履運沟然而莫與領此曰其唯聖人乎數之也盡亢也實能也唯能而後能亢唯亢而後名龍動以天故也雖然有悔焉若夫之不居寵利爲之我其明哀皆悔心也故終於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假令亢而進不退存亡得喪從之已重言其唯聖人乎以深贊之易之爲書專示人變易從道避凶趨吉孔子者一知字開宰易之門也正者貞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於于亢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于正其意深矣正則无亢故卦辭以利貞二字達言若二氏於此第云同陽于盡而已用省貞云權非聖人不能用也然聖人不常用權唯亢而後通之故曰亢龍有悔也權亦不離于經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非聖人而用權則離貞而失一矣。

☰☰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春秋傳稱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則用九爲六爻皆變可徵也陽爻皆用九變陰爻皆用六變而獨繫之乾坤者以其純乎九純乎六非若諸爻可以位繫故總謂之用九用六也凡卦一畫變者六卦二畫變者十五卦三畫變者二十卦四畫變者十五卦五畫變者六卦六畫俱變者一卦合之爲六十三并本卦不變者共六十四所謂一卦變而爲六十四

卦也其六爻占法求之左傳國語自有成說六爻皆不變則以本卦彖辭爲占如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如孔成子筮立衞元遇屯曰利建侯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其貞風也其悔山也是也一爻變則專用所變爻辭占如畢萬筮仕遇屯之比以初九變爲占蔡墨論乾之同人以九二變晉侯筮納王遇大有之睽以三變之周史筮陳敬仲遇觀之否以六四變爲占南蒯之遇坤之比以六五變爲占晉獻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以上六變爲占也二爻變者朱子云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如重耳語重耳筮尚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也蓋初與五皆老陽可九變四爻老陰用六變惟二三與上爻不變在屯豫二卦皆爲少爻故曰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屯豫皆利建侯是也蓋二卦之彖辭也朱子所謂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是也四爻變朱子云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當以之卦不變爻古如穆姜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八二不變也然八非變爻不應稱之史謂是之隨爲苟悅于變者非也若无咎以爲艮山首艮之易用七八占亦非也蓋艮五爻變故之隨唯之隨然後見八二之不變也獨朱子謂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是也又或云爻者言乎變者也既不變如何用得爻辭自三爻變以至五爻變皆當以所變爻作三四五節消息之亦通古人三人占許爲別意蓋易變動不居如巽之九五變入蠱彖非拘之所能拘也但當因所問而推其義耳六爻皆變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然他卦既皆占之彖獨乾坤不然何也乾變則之坤坤變則之乾若以之卦占則是天地君臣易位也而可乎故聖人更爲之義曰群龍无首則乾之化也然而乾德自如也曰利永貞則坤之化也然而坤德自如也此聖人之精義也見者人見之也群龍謂自潛至飛之龍蓋以爻位之異而言龍一而已首指上九凡卦初爲足上爲首上今爲當發繫用九于亢龍有悔之下而不非之以爲六爻皆用九恐接文言傳曰乃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蓋以天德爲九五之位而象傳則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明上九在

九五之上爲群龍之首文傳用六傳亦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大終指上六則首當即指上九也蓋乾之所以爲乾者在上九一爻自五而下體不盡變唯上九未變巍然其首在耳言云群龍見首而不見尾聖人尤純并其首而渾之上九變則六爻盡變陽變爲陰剛變爲柔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不爲窮災不亢矣亢極乃見天則而天下治矣所以吉也聖人於陽極則敬以无首陰極則欲以永貞蓋居九而爲九所用者不能用九故至於用九居六而爲六所用者不能用六故至於戰惟見群龍无首利永貞是用九用六之道也、

● 象傳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天德指九五觀文言傳可見陽德至九五居中得正是爲天德此上不可復加上九在九五之上陽剛之極亢則有悔故用其九者剛而能柔使自下視上首群龍无首之象則吉所以然者蓋以天德不可爲首而見其首也經言无

首傳云不可爲首、
以用爲者言之。

●文言傳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用九專以人君言九者仁也節體
仁以長人也人君體乾之元用乾之九至誠惻怛
之愛常流行于剛果嚴肅之中爲張弛有則寬猛
得宜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而天下治矣子曰後有
作者虞帝弗可及已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
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
而愛富而有禮恩而能斂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
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
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孰能如此乎黃氏之
言皇極曰無偏無詖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
有極歸其有極此可得乾元用九之義 又曰乾
元用九乃見天則 龍之爲物春分而升于天秋分而蟄于淵曰亢龍者秋分亢寒

于上而不能蟄也乾元象春亢龍則秋之時也天
之爲天德刑迭運而一元之意常流行于四序之
安此天道自然之法則也天則猶言帝則以理言
人君體乾之元以用乾之九陽剛雖極不至于亢
以陰濟陽以柔濟剛則不惟天下可治而天
道法則亦于此而見矣故曰乃見天則。

䷁ 坤下坤上。

坤 古字作巛義易作奭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
後得主利 句 西南得朋東北喪 息浪反 朋安貞吉 貞句

坤地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故坤所以从申於陰起
于午至申三陰坤三畫皆陰故从申也一○偶者耦也陰
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陰之成形莫大于地此
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
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乾坤一也故乾
曰元亨坤亦曰元亨但乾曰利貞而坤則曰利牝馬

之貞者坤利以從乾爲貞也乾爲馬坤曰牝馬者至
健也閩之敬者云凡牝馬健從牡矣牡欲牝之室
理當不可逆蓋最爲從一而貞者故尊寄象焉程傳
以乾四德以利字屬上句假本從朱子非之矣君子
有攸往此一句總起下文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苟有
所往先時尚迷或必至後來始得其所主而利矣猶
順也即象傳所云後順得常者蓋以得主爲利也西
南陰方東北陽方往西南則得其朋類往東北則喪
其朋類必喪朋然後得主故繼之曰安貞吉言當安
意以貞于陽方不當貞于陰方也以釋象觀之六陽
方處初六坤陰始生陽明陰暗陰背陽以行將迷失
其道路所謂先迷也凡卦各有一爻爲主者象爻之解
言主者皆謂主爻主爻在上六陰盡陽生所謂後
得主也西南東北以本主後天卦位言西南乃坤之
本鄉乾離巽三女同坤居之故謂之得朋震坎艮三
男同乾居東北則非女之朋矣故曰喪朋也凡此皆
以關明利牝馬之貞一句之義見所利所貞止于從
乾更無他道履坤位之君子可以觀象而知所取處

矣時將處云、因時天行四方之時故就象以元亨
利貞各其行坤繁曰西南東北其繁馬虞乃氏云
喪朋安貞以人事言之家人臣妾其寡而入君之朝
女子歸其家而入夫之室達人得坤卦而六爻皆著之
入數則用此繇以從他卦
故此六爻皆變則爲重坤

●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
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
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
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
應地无疆 至者行而到之之謂不直謂極乾道大坤求至其未者也愚聞之師云程翁云太
坤稱至大則有不至至則有不大也乾飛坤行馬
之行地无不至也昔者曰鳥飛準繩有不至馬者

家其于人事者蓋謂二十以上皆恐失之无不至也揚淵簪以作家耕問農織問婢有不至焉者矣夫唯有不至而乃以成其大也然未爲其至者事言其大者各有當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乾坤而已矣元即乾四德之元非一有元而坤又有元也其餘卦中稱元者一事有一事之元一物有一物之元一時有一時之元總之此乾元也乾主施坤主受交接之間一氣而已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以生而有形而其氣實出于天坤乃以其德之順上承乎天之施而生之耳此以上釋卦辭之元自體之厚載物其德配乾之大天之所覆地亦載焉所謂德合无疆也上文乾元連言以氣言此單言坤以體言唯事故有載物之德天覆地載毋有兩物只是一氣耳恐所謂其爲物不二時其生物不測者曰弘曰大皆指乾言乾道之弘以坤含之故其德曰廣曰積盛此坤之發翕也乾道之大以坤章之故其易虛明而化光此坤之闢也含而有光所以合其

之物皆嘉美會聚其實坤之亨即乾之亨也然以上釋卦辭之亨馬陽物也地屬陰乾馬剛居陰而與地同類王輔嗣云地也者形之名也坤也者用地者也馬雖牝然能行地遠疆坤德象此故足而乾健傳云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是則柔順所利之貞也坤以牝馬爲貞利在貞不利在不貞以柔而順乾有牝馬之德則其利也實本于貞矣此以上釋卦辭利牝馬之貞君子攸行趁上前然息速上下文釋卦辭君子有攸往也上文見者之合德于乾自此以下見君子之當合德于坤君子之合行以陽剛爲主而此專以柔順爲利貞者坤道也臣道也以陰抗陽故迷而失之以陰順陽得所主而不失其常理陽爲主陰承之此天地不易之常理也得所者合群陰以從陽後於終也喪朋者衆群陰以避陽无群陰成也凡言得者多吉言喪者多凶君子恐人疑其喪故釋之曰陰當從陽而得朋類與類行不足

子生物之處也乘北爽朋得乾爲主方終吉豈寧參者貴言雖不獨處雄不孤是以朋亡往竟當堪須彼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叢衆還言長嫩合嫉推心調諧合爲夫妻叙髮肩齒終不相知正是此理君子法坤道以攸行知坤以從乾爲貞惟安于貞則无往弗吉所謂柔順利貞而坤德在我矣故曰應地无疆言无疆是乾德次无疆是坤之本德末无疆是人合坤之德總一天德之无疆也君子法地地法天

● **象傳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以氣運故曰天行地以形載故曰地勢本義云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釋卦下分注坤下坤上四字也然就勢而見其順繇順而知其厚若非體厚則高者皆下者皆奮傾下文即以厚承之君子用此卦象敦厚其德亦如重坤之厚以容受承藉乎物焉

● **文言傳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乾剛坤柔定體也坤固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即能翕受而發生之氣機一動不可止遏其健也又柔中之剛矣坤動坤靜定體也坤固至靜矣及其承乾之施萬類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又靜中之方矣坤的六二爻辭所謂直方二爻辭所謂方矣无爲而剛則能動靜无形矣而方則直迹柔靜者爲之而方者用也此申坤貞義後得主而有常者其後時得主爲主而不揚坤道之常象所謂後得主利事所謂後順得常者此申坤利義含萬物而化光者靜翕之時含萬物生意于其中所謂含弘也及其動闢化生萬物而有光輝所謂光大也此申坤亨義坤道其順乎句乃贊之也象傳言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言坤道之順承天之施因四時而行之乾之

統天乃統天德之始終坤之順天亦順天德之始
終此意貫四時皆有故屬于元此坤母元善者也
度云乾文言釋元亨利貞皆元亨亨利利而
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稱牝馬之
貞自貞而利利而亨亨而
元坤以養之所主在貞也。

●說卦傳曰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
役乎坤以入卦流行之序推之坤西南位也解見本傳又曰坤順也彖傳所謂
柔順坤純陰柔故順順者和也從也蓋柔和偏服曰順此坤之性情猶健爲乾之性情也又
曰坤爲牛又曰坤爲腹又曰坤爲地爲母爲布爲
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
其於地也爲黑此坤所取象也所俱見本傳。

䷁初六履霜堅冰至六陰爻之名解見乾初九此爻變爲復坤初六陰始生
卽姤之第一爻于時爲五月霜降在九月冰堅在十
一月乾去遠矣本云履霜堅冰至者蓋主純坤言也
純坤十月之卦也其先則有履霜其後則有堅冰盖
言陰日微而寖盛于履霜必至于堅冰也履最下初
象卦之下畫爲地人所履也語卦初爻多取象于履
如履如盛如豐皆是也霜者露所結露者坤土之
氣所化霜冰皆陰類霜寒凝冰堅實象變則象曰堅
者危之之辭爻發于今者云陰氣在初五月之時坤
氣始動乎三泉之下陰氣動矣時必至于履霜堅冰
明必至于堅冰言有常也君器于身貴其隱時以陽
在潛龍云以勿用消爾之辰故其先發於陰在三泉
而頭以履霜以此則履霜堅冰俱指未然而言其義
亦通蘇卞霜云始于微而終于著陰陽均也而獨
于此求之者陰之爲物弱而易入故常以消人本事
本義云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
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

之分焉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
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
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
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曰霜而曰履霜字可玩主
君子言也若非君子則亦不能識微而知著矣凡陰
進退主張在陽履有見物與思之義示當防微杜
于不足處瞻其長而至于其可爲也易爲君子謀截
言勿用卽復卦閉關之義欲君子之難進也坤言堅
冰卽姤卦女壯之戒
防小人之易長也。

●象傳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
也易象正履霜下无堅冰二字郭本有注及史記索引此句履霜上加初六二字亦无堅冰字
本義從之陰寒之氣始凝結而爲霜徐徐推至其氣之流行則至于堅冰矣馴猶狎順也若鳥獸
馴狎然自馴致明不覺其至而至也又九家易云初六始姤姤爲五月盛夏而言堅冰五月陰氣始

生之中言始于履霜而至堅冰以明漸至也此與于今本之解相合蓋本先儒皆卽以初六象履霜
故于履霜下欲呈之堅冰二字者如今升九家言履霜堅冰旦字不妨存蓋言履霜堅冰皆起于
一陰之始生而凝結也堅冰者陰盛之極馴致其道故來寖必至于堅冰申言之也然于文義較
愛逆卽小人道長之逆者以陰陽言則氣化之上六曰其道窮也爲其道字相應其義始未經曰堅
冰象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

●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
至蓋言順也此本言天道而聖人當其人事如所言積善積不善之說是己小善積而

爲大善則福慶亦大而爲餘慶小不善積而爲大
不善則禍殃亦大而爲餘殃然人但知天災人禍
爲殃而不知弑逆之慘在全篆骨肉之間可畏哉
虞氏云上文善惡並言今獨言弑君弑父有漸者
以陰主柔順積柔不已乃終至禍亂故特于坤
之初六言之欲戒其防柔弱之初又陰爲弑害故
寄此以明義也來者漸言臣子也辯之不早責君
父也辯察也不早察之而無以遏折其萌至于陵
夷則事勢已不可爲強而爲之適以激成其變矣
故曰辯之不早辯也上辯字以其終言下辯字以
其始言順如字即馴致其道之馴謂漸也
舊作古字順與通則六四慎不害亦宜通矣

䷁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變坎爲師豈體坤變貞承乎云坤卦中惟

此一爻最爲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說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以爻位言則地之上以地取象說象傳亦主地道直字即坤至柔而動也剛之則也方字即至靜而德方之方也大字即含弘光大之大也其實皆本象辭文言小象皆本于其德則坤六二獨直柔則剛六二獨方中正故也直言其內承天之氣不可屈撓故謂之直方言其外賦物之形不可移易故謂之方內直外方天大无際坤亦與之无際所以大也又此爻居中而變爲剛有內直外方之象觀傳揭動字可見爲大變剛柔相兼也不習无不利以占言也習重也書所謂卜不習吉是也習即利有攸往之利愈得此爻于事无所不利不俟更習蓋本爻之體中正變爻之用特中故文言傳曰不疑其所行不習之謂也八卦正位坤在五二在二皆聖人也乾剛健中正則飛龍在天坤柔順中正則不習无不利者有是德方應是占矣于十月卦云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地上任陽成物

●象傳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光字即而字欲加其直方當于動處觀之地之生物也發于中者專達于外而无所間隔

此可以見其直其成物也法纖畫下著斷甚遠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以見其方若其大則光之无不持載固不待言而可見矣二坤之正位哉以地道歸爲光即光大化光之光地道光顯于品物成事見之若以人事論心之動直而无私事之動方而當理皆有得于地道者也如此則无所用而不息无所施而不適矣

●文言傳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象辭之所謂直方大者以坤體言此則就人言之凡強爲大者必曰无可畦耳而聖學不然故九二之體言大也而從謙信始坤六二之不孤言大者而從直方始直者言其心體之正也方者言其制事之義也正之存乎中而無物欲之累直而不待[?]義之應于外[illegible]之方而不害欲也轉正言敬者以正名直以敬直處謂之云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才敬則心必正爲下一轉語即失起精神所以敬字更有工夫或引深不箚直其政請敬說爲政以敬又說爲正不可從漢如引之以證立如絜之以矩矩于云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義形于外非在外也又云切要之道无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又云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是都无事也朱子云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纖毫當方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此事皆合宜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特便轉動得又云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又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兩者對時之謂立獨而不兩之謂孤孤敬爲體義爲用體用兼全此其德所以不孤也程子云敬義夾持直上

上達天德自此未于云有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類問又牽動它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卻于根本上全无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又云敬義只是一事如兩字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不孤獨大也至嚴密生至弘大于身无私故于物无私而與天地同其仁盛德之至也不疑其所行猶不習无不利楊氏傳云所行不疑者如天地之變化雷霆交作風雨數施天地何疑之有吾亦何疑之有六通四闢變化皆妙疑起于意有意則有疑无意則无疑无疑之妙非言語之所及非心思之所到集解僕云乾四以陽居陰由三以陰居陽故皆曰或或之者疑之也六二以陰居陰居中得正何疑之有又云六二居臣位盡臣道何疑何嫌故曰不疑上六與陽相敵故曰疑又曰疑字于六二言字字皆有位置非苟然也九三言誠六二言敬誠敬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于此觀九二言仁也六二言善仁善陰陽之辨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程子云乾九三言聖人之學坤六二言賢人之學此其大致也君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雖聖人不越乎此无異道故也愚按乾道莫盛于九五坤道莫盛于六二乾陽主進進至上卦之中而止坤陰主退退至下卦之中而止曾聞之師曰天數五地數五乾進止五坤退止二則仍五也五中數也无執其中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變貞爲謙互體坤變

齋翁象坤變艮爲謙含之象也坤爲文章之象也文剛柔相間雜而成文者曰章六柔變剛含之者上下畫之柔亦含章象或曰坤三爻三索而得艮爲艮有含意亦適本卦爲貞凡曰貞者主正不主變三內含章美雖有美而不寤得陰承陽之道故可貞以守然此爻陽位陰畫本不正故不曰利貞而曰可貞也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義其或從與他卦以君位屬五者不同乾六爻无君道也胡仲虎云乾九四坤六三皆曰或乾退未定之辭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于進也如此致謹事焉无成謂以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云下之上易暴著故戒之有終陰之事也焉不足于後代其終者陰也在下卦之終故以終言也爲盡其且變謙順而知止謙以居勞六三之德也于今升云陰象在三七月之時坤體既是陰富成群君弱臣強唯文德之臣然後可以遣之而不失其柔順之致並蓋不棄之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

●象傳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程傳云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當然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胡是齋云爲臣不任事未任事非一也不任事則非求任事則諸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衒或從王事而毋必此所以光大也黃氏云未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智光大故能含章且自本無智未光大則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安著處強欲約過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不泐漏固閉終必泛溢若溷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閑費力又來變翩或云爲但言或從王事而不言无成有終者象傳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他卦皆然愚按无成有終郎包在含章二字內无成是其含有終是其章

●文言傳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先儒皆以陰雖有美含之六字絕句愚意不如合之二字爲下意味更長盡分之所制道亦止于此而不宜見美見美則去道而抗于分故雖有章美在己而必去其自衒之心以從王之事不敢爲主先成

之也曰弗敢云者非其才有所不足於分有所不敢也蓋道固然而實本乎地道基天統乎乾尚夫應乎專君統乎一也地道卑柔无成有專志必待陽唱而發代陽有終也天造而地生之以終天者也然乾能始萬物而已必賴坤以作成之故曰代有終正對乾之始而言也子云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爲也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泉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王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人蔡伯靜云以數言之天數終于九不足于終代其終者地十也揚用吾云地道无成代天有終推而言之亦曰妻道无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无成代君有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爲父地无時而爲天也妻无時而爲夫也臣无時而爲君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變震爲豫互體坤變艮剝象坤變坎王輔嗣云處陰

之地以陰處陰非中位无直方之質不造陽事之含章之美者也蔡節云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蓋安於上以求至于上爲危故九三有夕惕之厲安於下以知至于上爲疑故六四有括囊之愼者之是而至于三猶可貞也至於四則殆矣括結囊束也坤虛而容物之象四變爲震艮其上猶括結其之上曰人之閉口不言似之或曰括之初一紐而舒其也杜初畫坤爲囊有結意亦通如此括囊閉塞可无譽也咎而亦无譽矣夫譽者咎之招也括囊之本心雖圖无咎而亦无譽已无譽非所計爲亦以无咎故无咎者雖聽命于之謂爲之學生之學問以曰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曰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无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无一而行與道參差曰當時命而大行於天下則反一无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夫元咎必譽无譽必咎者无咎獲无譽是何人哉傳者之必且爲咎也蓋能乎育言乎哉名者殺我身乎居亂世弁名而欲避之

或者避之而益露雖免於禍亦不免與譽矣八之所不能免也出乎譽必入乎咎離乎咎必罹乎咎所以致罪而咎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三復斯言可爲旅滯易中言无咎无譽者二泰之五之无譽少坤也坤六四之无譽多懼也於夫子象贊辭之按蠱三四曰得曰罹其勢相三四曰舍曰括愼其辭以皆人位各因其時致愼于防危故哉馬然六三以陰居陽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以陰居陰雖可括囊不出而已乎今身云陰氣在四人月之時天地將閉賢人必藏故智者荀爽以觀時譽此蓋審時藏處與時偕之爻也至體變艮爲止約象變坎爲陰皆當括囊象之此爻變爲有震玉之嫌疑答卦變豫因其由來者也從柔故爲戒如此

●象傳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能愼如此則无害也雖无譽何傷愼

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

●文言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此下三爻變化之間有天地變化之象

六爻不變六四以陰爻居陰位處上下卦之間豈陰不中與乾相起有天地閉之象草木蕃者乃有所謂都是既濟處順蕃殖也賢人隱者其籠所謂百穀不成使民用微也呂伯恭云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相見亦則陰暮春生秋落氣至自然開不容人力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薄而動者已作兩事看所以謂稱賢人隱者蓋衆人强自爲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覺者賢人而已括囊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蓋言賢人君子于是時惟當謹守不宜有所爲也要之知无譽之爲謹者後可與于括囊

䷗六五黃裳元吉 象變爲比約象坤變艮黃中央色從五取象亦坤艮土之正色

也吳氏澄云坤畫耦象裳之兩股不殊動爲足二爲
股三爲股而四則身也當裳之處坤爲布帛六五以
黃色之布帛爲裳掩蔽下四畫飾裳之掩蔽人下體
也按大傳言垂衣裳取諸乾坤蓋合二卦上下相連
而取象乾爲上衣坤爲下裳又案周禮天官內司
服掌王后六服曰鞠衣注謂黃衣也緣衣黃裳
綠衣喻妾黃裳喻夫人言黃裳于坤六五則知爲貴
九五之配象純陰嫌于言君又不可以臣當之故
取象于后以存君位又嫌于敵君故象下裳示坤當
下于乾也聖人慎于君臣之辨如此吳氏云黃而
非裳則君也裳而非黃則臣而非賢臣也六五陰之
盛而有陽德焉故稱裳以明其臣稱黃以明其德元
大而善也曰黃裳元吉者取大之言外之意可見矣
左傳昭公十二年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
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
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
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

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
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
也後果敗杜元凱注云外坎內坤坎險故彊達爾
故曰溫而能和以率忠和而正和正信之
本也後此合二體解爻最爲得之干令升云陰氣在
五九月之時自剝來也剝者反常道也陰登于五柔
居尊位若成周之主周霍之臣也百官總己專斷萬
機雖情體信順而貌近僭疑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然
後可以取信于神明无尤于四海也又案吏部郎陳
云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
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易无與五爻不取
君象者蓋有之矣乎于患云坤六五之意在乾九五
則坤定體一純而不雜非六爻无君位與諸卦六爻
自爲配應例不同乾爲君六爻
皆君事坤爲臣六爻皆臣道也。

●**象傳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王肅云坤爲文五在中故曰文在中

也余氏德新云通坤卦皆可言裳豈六五聯爲黃裳
所以可貴也六二雖中而不文六三雖文而不中
故直方但言其質之中而含章但微其華之露惟
於六五之文與六三之章兩皆泰變所之所爲。

●**文言傳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
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六五言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
子言。文辭曰黃裳言以中央之色爲下體之飾以
譬君子之德美在中心而形見于身與事業也黃
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釋黃字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釋裳字美之至也釋元吉舊解俱非九官
五黃居中最尊土之正色也中者內也黃中者中
德之在內也通者絡絡脉絡之貫通无一毫私欲
之滯塞也理者井然文章之條理无一毫私欲之
混淆也本爻既變爲通迹之象也本爻未變坤畫
爲文理之象也余子與云涵養不熟操守不固天
理有一毫之未純也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爲黃

中也涵養熟矣操守固矣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
條理未達脉絡未貫則是蘊于內者雖有中和渾
全之美而无流動貫通之妙未得爲通理正位居
體川云言五爲上卦之中又爲尊之位土亦居中
不於六二言之者坤无君位五居尊焉黃之元吉
相對故曰正位也坤以土爲體其數五五居黃亦稱
五曰土言所居猶乃坤之正體也文清薛云正
位者自乾坤未成列六畫未定位而所謂真君者
居焉猶居于坤五五明之者也歸藏者也正位居體
就吹之勢而五尤中之象爲精神之全中正之至者
也黃五行之土五色之黃五聲之宮五味之甘所
以各尊於其類者皆此理耳黃中通理土之合體
坤德備矣故又以黃言美在其中即黃中也六五
陰居陽而陽不散陽明內含陰體虛含无私己之
累會中和之道雖喜怒哀樂而无喜怒哀樂損益
於氣發命于天叢支體非我有事業非我有其暢
其發其育不期然而然者亦可取五行至貴之
而爲飾身之裳也吳幼清云裳之所蔽者二足而

言四支考立言之法如此也與孔氏云此當爲之暢事成謂之美三亦以美言然猶在上卦之下故華美而含之焉耳若五則通暢而發揮之矣故曰美之至又之所以不止言吉而言元吉者以是朱子云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處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徐子與云二五皆中二內卦之中其發于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於外者有事業之可觀坤道之美至此極矣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 此本卦主爻也變剝爲純陰陽互藏其宅成功者退將來者進當六陰用變陽道窮而不能違則必爭故坤至二之日堅冰沖中達微陽也至于戰者陽也故以陽言愚聞之師云者之有焉與馬也龍然龍也此坤卦也爲爲不著毋物不後毋乎其卦也朱子云龍見无對待只有龍而已故不言毋則不可无龍陰雖不足當龍矣若无龍便沒上龍者其云消

息之仁猶在于亥有又見乎其乘于陽故稱龍也郭外曰郊郊外曰野上處卦極乘于卦外故曰野又來布清云地與天連接之處爲野上之位天也坤之晝地也上位之天與天連地之地故按故象野也云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郢敗師敗績于茅或天主狩于河陽同一書法愚按無龍象故龍斷當以陽言此龍即陰龍也陰爲龍又爲玄黃一陽始生爲龍七日來復爲復卦至上六陰道已極道此戰爲龍初九爻故於龍與玄黃者取象焉又上六變陽本非龍而似龍故龍與之戰鄭康成謂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是也其血者上六之血也氣陽血陰也血陰陽或言血无與陽事者皆變爲陽之色黃者本質爲陰之色雖變爲陽而質則陰故其血雖玄而猶黃也此則以陰陽之勢言黃猶爲臣疑于君之戒卦變爲剝亦陰剝陽之象

●象傳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蔡[illegible]謂致其道之道初六陰之微故

思其長上六陰之極故著其窮皆戒則致使然道窮陰而窮戒亦在言外

●文言傳曰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此用訓詁疑字篇義附而无小大之差也郭雍記疑於臣

疑於君疑女於夫子之疑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必宇言雖本有濟無足怪者非陽之辭也此釋戰慝按湘本蔡文原本末主後天之卦先天卦乾居四月坤居十月是謂衝戰後天卦乾西北與坤十月卦氣同方陰陽交爭其所是謂戰乎乾戰則陽敵矣焉以稱龍爲其嫌于无陽也嫌亦似也本有而疑於无故其實也此泛辭非用全缘之稱龍稱陽爲龍也非寄陽于陰之說陰陽不能相无陽非陰无徙陰非陽无主世道詎能无之非特人不可无

天道亦不能无也[illegible]龍拳翁云十月爲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生之理无須臾之息一陽雖生於子而實始于亥十月之陽特未成爻耳聖人謂其純陰而或嫌于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言謂十月爲陽月者蓋出於此上六變則爲陽之本質實陰故其遺陽色顯以見其未離陰類也亦明陰不勝陽還復自傷於陽无預此釋血之玄陰之傷而上六之陰異乎其陰故其血玄而黃其陰則有黃无玄也蓋玄者漸變爲陽之色黃者舊質爲陰之色也玄黃之雜有天陽之色有地陰之色以見其非臣亦非君也此釋玄黃者云天者陽始于東北故色玄地者陰始于西南故色黃按天玄而地黃一句只爲天地之雜四字中間其說以玄黃爲陰陽而傷文以爲明天地定分終不可易之意皆纏繞不成義理須乎甫云玄黃者上下无別之所謂雜也曰疑於陽曰嫌於无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之似陽臣之似君者過公子闕之美矣君哉也然終以野戰則奔

何揖
哉

用六利永貞此所謂㐅之龍也愚謂之師云乘物熟用之活人生用之殺人學術

亦有然者凡易之道剛柔相易欲變而熟用之也文義與用九同蓋主上六一爻言之陰極則變易矣但陰柔恐不能固守既變之後生長永貞思不爲陰私所用則亦如乾之至不得者是曰貞爻主王而不主變用六之利永貞自其變後而言變陰變爲陽則小變而太象變而淑故利在於不復變也乾道主元事事皆有元理故言乾元用九坤道主貞事事皆有貞理故言用六永貞陽道純一故可以功不一之用陰道雜而難一故堅之以守一胡傳虎云貞變剛而能柔守變乾雖柔必强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

●象傳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爲大陰爲小如大其小道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終指上六上六變則陰皆爲陽象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或云終即代終之

乾故以元爲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爲主所以大終

第二對

屯 ䷂ 蒙

●雜卦傳曰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此各就本卦二陽爻言矣胡清云屯蒙皆二陽之卦九五見于上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下一陽則動於坎險之內而固守故曰不失其居九二處於下卦二陰之內中而爲主其上一陽則止於坎險之外而光明故曰著蒙陽皆於陰中一也見者陽在上卦之天而位顯著者陽在下卦之地而位幽也若以卦義言則屯與蒙亦相似而實不同屯之穿地出而未伸見則見矣而未離于地顯而隱也物之見象者光明自在發之而渙然著矣隱而顯也夫一正二反物之情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當其正也動

蹴擬之卒成之終及其反也卒反在下論反在二易卦曰卦者猶也言猶甚對以示人爲當一正一反之事象其以屯蒙次乾坤者何也其象天造初闢開而世界向洪荒耶屯合雲雷見天之冒象令山水見地之質猶之天先乎地也太極動而陽生生自下進而上屯下震上坎下坎上艮此其陽生生而大顯之象耶夫天地之間非他也人也人道以男唱女故三男之卦先焉三男之卦中交乾而成也蓋乾坤之始交故尤先焉人生而得君以治故屯作之君得師以教故蒙作之師凡封必有一主交蒙卦主上畫六子皆主于得少者而主必推一屯貞蒙卦故主初而宜君蒙貞故主二而宜師也初宜君貴下賤也備君人之大德蒙二宜師亨時中也有覺人之大道則人極之所立也以三男言震長子以建侯而有繼給之功坎次子以剛中而有克家之能艮少子以柔巽而得童蒙之吉乾坤三子至是各得其宜矣教以輔成故蒙次屯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已焉此

屯蒙所以次乾坤也愚謂之師云二卦互易屯爲未濟開起事三千人身魯叔升亦三千人自古及今其世可證河洛漢洛皆能有東開契之蓋實契應晉唐實錢之吉王肇聖室壁故屯蒙黃屯身之大事也蓋蒙書乘云屯與蒙爲一對合十二畫觀之之三三三震三六畫皆震艮於中也分而觀之艮之爲封坎震之爲封艮坎也然屯艮之象於坎之象坎之所屯震二封之四象義于坎封本體六畫之中發之所屯艮卦六畫所含之四象出而爲屯蒙二封乾坤首用坎而不用離坎性合震艮而不合異兌者以其乾闢坤闔之初如歲之春如日之旦陽德方興而陰畫伏也直經坎入體一如體合艮成屯二體合艮成艮不合艮之上體而合下其下體不合艮之下體而合其上體屯之上體在下艮之陽在上也先生後蒙者屯之陽生于下體之下而發于上體之中蒙之陽始于下體之中而達于上體之上也自坎之下達于坎之中又自坎之中達于艮之上也即坎艮三畫之純陽也故以中畫之

陽下合震之下畫上合艮之上畫而成三陽卦乎
具體此屯象所以繼乾坤之後而能首出用事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本義云屯難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難从屮貫一一地形也尾曲象屮木出土形屮詘若微艸木初生有枝葉也為卦震下坎上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閒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內方震動而外阻于坎險艱難鬱結如勾萌之未舒故名為屯胡仲虎云屯象繼乾坤之後上下體有震坎震動交乾而成也屯則乾坤之始交故乾為元亨震之動也利貞勿用有攸往為震遇坎而言也險中能動定有撥亂興衰之才者故其占為大德之人能致亨然必正而後可以亨唯王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也必不輕于所往而後可以亨唯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也凡之外稱往勿用者以震性多動故戒之也中爻艮

之勿用攸往之象此卦主初九一爻而六使諸侯也指初九易言利建侯者二震上震也下震皆曰建侯以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建之者九五也五卦以皆爲文之少者爲主六二爲四陰之主然五坎體雖居尊位陷而失勢初雖在下位動而得本故五爲建初爲諸侯以其失衰亂之初而得主之象故也文王當屯時爲西伯專征伐亦得專初九之象故于乾坤後首揭之爲其爲卦之道云初一君居內爲二只之三上承乾坤爲屯上首建侯象主伯辟云首言建侯者以建與天地爲一後夏共和封建之故也屯天亡察五朝暦承之失此乾四德包亦具體者乞爲人道之始開人於天合德焉又彼卦者元亨利貞者七穀之有餘卦與不言所利異筮得此卦元亨利貞得之七數之陰陽與卦數之人數則用此繇又見筮法三爻變則占貞悔兩卦體皆八本十重耳筮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車有震武也眾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眾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覆雷也以下皆解屯繇辭其辭屯者見屯卦六爻皆變爲大風所震上坎下爲解

●**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按序卦傳舊本序卦皆援引序卦之辭冠于本卦之首從古有此體程傳亦于六畫分注之必首諸述之今故列諸象傳之前盈者窒塞填滿之意也韓子云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閒至通暢茂盛處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彖傳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凡一卦之大義文則探卦辭之旨指六爻析而明之其名卦辭之意已有彖傳學者不定於傳外生意則知經象傳之後一索得震為始交再索得坎為難生者承上接下之辭所以合兩體而名其為屯也動震之為也險坎之地也震動之才足以奮發有為時當大難能動則雖在險中可出故大亨然小智私術非撥亂之具故尤重在貞貞正也觀象者以志行正解居貞可見曾試以不速進為貞與勿用有攸往復處變元稱大者大為陽陰為小元亨者十一卦爻者七卦傳皆釋爲大陰爲主文者四卦傳不釋爲止六謂之元亨以爲大不足盡元義元亨重于大止亨非也乾元稱大哉者陽也乾元爲陰元稱至而不稱大者不言利者利屬于貞故不必言亦然也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但曰大亨貞雷震象兩坎象雷動而雨澄之曰雷雨震之未動故氣

為雲雲上雷下鬱結而未成雨所以為屯動以雷化為雨雷上雨下則之鬱結者變而為解雨未亨者果大亨矣盛凝之久非小雷小雨所能破之必也蓋陽之氣涌洞勃律爲盈于天地之間而不容一物者而後可以生物此所謂勿用有攸往正待蓄以俟此耳蘇子瞻云物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方其作也充滿流亂使物不知其所從若將害之霽而後見其功也卦言勿用攸往而象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蓄而後動也此以上皆主初九言屯之難者言時運草昧亂如草不齊之為蕃草之象也晦者冥如天未明以為月天尚未明昧之象也坎水內景不明事外亦昧之象也又自字義象屮未出上亦草昧象當此時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也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夫常之世君臣相成猶諄諄曰克艱曰儆戒曰无怠无荒曰兢兢業業而況于屯之時乎此主九五一爻言五雖陽剛中正然觀爻辭也其言之象何有元亨大貞凶之占何有利貞幸有初九救之也是在下互震艮之以自動以不寧者坎加憂象。

●象傳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雷尚在下氣盛雲未成雨此陰陽〕

蓋屯之候也故曰雲雷屯震在坎上則曰雷雨作解矣下初已經綸皆治絲之事經緩也綸合而緣卦之首屯卦之得天下正如亂絲君子以治之之法先定規模及事業大綱既正焉而再舉而後經綸也綸者總其緒而分之象雷之動然而分綸者理其緒而令之象雲之合故不今

䷂初九磐〔盤又作槃〕桓〔古本或作亘〕利居貞利建侯〔艮為居大石也〕

為漸于磐之磐說文云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象其互中爻艮石之象之極亭郵表也曰亭郵四角建大木貫以方版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所謂桓楹也磐木桓之象也初居坤之下為磐石之根著于地木之埋堅于地屯卦萬物始生為屯治之象初九一陽震動為開治之主磐桓者以其華固之象剛健之才震積剛以磐桓猶言盤石是也又艮為大塗坎石在大塗之上震又為足以其在下而動動剛變柔故足不能動亦猶磐石桓木之著地而不可動也占者能以磐旋繹磐桓後來傳者皆如是釋誤矣利居貞即象所謂利貞大居正之義非靜定為居也脩然得云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曾周又焉得居但欲其志在救民行出于天則才與德稱非虎噬狼貪者也背乘利擇便徇已私以拂正道唐人志去衆內卦上震艮主初凡言貞者皆主不變初以陽剛故能濟屯不可變也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于建初以為侯也又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初之才利建之以為侯也又變坤眾為諸侯而為土為眾侯而有土有眾利建象卦變艮凡輔也先王以建國親侯者也亦猶得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按震為車為足為兄為殺坤為土為馬為母為眾為安。合以此占當以占言。

●象傳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才雖大非貞帶濟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只是以濟世安民為主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便為志行正便為貞貞謂陽賤謂陰初也一陽居三陰之下貴下賤象皆初能大得民此其利建之以為侯與序卦理云江海處下百川歸之吾能下物萬人歸之王弼云夫息亂以靜守靜以安民在正弘正在謙屯難之世陰求于陽弱求于強民思其主之時也初處其首而又下之衛斯義宜其得民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邅古本作般如說文作驙如〕匪寇婚媾〔婚古本作昏媾古本作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互變坤為月互體艮〕

貫疏頗躓也在屯下猶云一似屯邅進回不進之貌
乘馬以時言邅如以過屯之時者而言二以陰柔居
屯之世志欲從正應之五而内忌初剛故乘兌遲疑
鄭玄本作般云馬牝牡曰乘旣馬亦馬故二四六皆爲
馬班分布之貌變下馬爲牝與馬異處也二比初乃爲
五所皆陽剛而知所居故兒壯異處屯邅待正六
五以爲資故有冠象然五爲二之正應非冠也乃婚
媾也馬季長云重婚曰媾女子嫁者猶六二也變見爲少
女字許嫁也虞云女子許嫁笄而字也者正也不字
者志在于五不字于初也十年乃字者乃字于五也
變且動而說故有字象以十年爲斷者從二至六爻
盡得五又從初數至五共爲十爾初九進而九五象
二幾爲初所得再加時躇而終應五也或云五變坤
坤數十又爲年故有十年象初九當得民之時二以
陰柔中正守經之才雖屯邅分散而不肯苟許其身
可謂貞矣終成其志而獲歸于五純臣也夫初與二
異趣而同許何居蓋猶未合以濟世爲
仁而伯夷以倫爲義各有其一焉

●象傳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居其上也二當方屯之初近乘初九方與之貞抗
而不苟共事至艱故於四陰之中獨有屯邅之象
雖不爲濟世之才亦可謂人所難能矣爲常者謂
反復常道即二遂于五是其得常也伯夷之卿焉
似之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鄭玄本作機云弩牙也
賁陽以有爲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二四又皆
以陰柔相比遠于陽剛陰柔既不能濟屯居剛則不
免躁動又无應援而近于坎險之中故爲即鹿
无虞入于林中之象蓋抗也鹿指五五居尊位而安處
險中鹿走險者也故取鹿象六三之即鹿蓋爲復陷
名字之流循吏所得而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捷足者

王肅本作麓云山足也三互艮下互震山之足也今道
從事山澤之官因人從當三之前在艮山之足爲虞人
之象然應初比五與三不相得不爲三之嚮導故无三
故即五之鹿而无虞人也本坎爲竹本曰林互坤
爲子坎爲象艮于木爲堅多節變爲隱伏本封
爲蒼筤竹又爲震雷卑艮之交故象林中之中書故曰
中凡獵者必資嚮導若无嚮導則惟入林中而已幾
者動之微君子見幾不如舍之若往而不止虞不可
得而徒有迷失道之悔蓋无其德无其應无其輔而
徒懷非望之心未有能濟者也三居下卦之上至體四
人于其位之動而猶處幾其知艮之止故以不如舍
決之以往客懼之意融蝶使其舍之者也如虞燎東
有草則客矣又又
變體故有見幾象

●象傳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從有逐田
獵之禽之心蓋貪心所使也經言不如舍辯之

審也傳言舍之去之失也往
則有處吝而必至于困窮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艮爲象艮變坎六四應初比五莫知所從故亦有乘
馬班如之象取其與六二同然五乃君奔婚媾也初
爲四之正應則婚媾也求者四求初也女雖鳴求
其壯之求子必以爲初來求四乘男不行而女先
行之理逆矣且細玩爻辭亦无初求四之意者往
比五也凡言往者皆謂自内之外小往大來是也
四當屯難之世以陰柔之才居近君之位恐不足以
濟屯幸有初九之賢爲其正應若能自知不足求比
陽剛之婚媾與之同輔共冀戴天子則吉而无所不
利也吉以剛柔相得之善言戒以濟屯之功言　四變
兌爲兌爲少女互震爲長男中互坎下柔動而悅婚媾象
又震爲長男巽爲長女亦婚媾象

●象傳曰求而往明也

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兼自知知人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變卦爲復衍象曰六又唯二五）言屯者二在下而柔五剛而陷于柔皆非濟屯之才也膏雨謂之膏雨言其潤澤如膏也凡陽在上體者象水之氣升而爲雲雲是也陽在下體者象水之液降而爲雨雨是也卦坎在上爲雲而不爲雨有膏澤屯而不下之象雷在地下而未奮亦屯膏象也小指六二也大指九五凡易言小者皆謂陰言大者皆謂陽陽之二五中正相應非不善也然方屯之時未克有濟所可倚仗者唯初九耳六二舍初而從五猶曰志在正應不爲初所移是小者之貞亦臣所繫未害其爲吉也若九五居尊以一陽附二陰之間命令不行威權去已不能審時度勢更弦易轍而奉社稷以聽初九則有萬胥及溺而已此大者之貞所以凶也自辭云利建侯正應其往于貞而致凶也又案山梁貞云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正也按周禮大卜貞卜問也以卜貝會鄭氏陰爲不利有所作爲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貞吉大貞凶猶書所謂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者蓋教以安靜俟時之意于理亦通若漢儒承訓此文康注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膚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賑百姓而吝則凶臣客當則吉也此不過因上文有屯膏二字附會成文耳鄰與爻義无涉

象傳曰屯其膏施未光也（陽德所施本光大以其陷于坎中爲二陰所揜有膏澤而不得施故曰施未光蓋時勢使然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變爲益上六乘馬與二四不異又皆比陽故皆云乘馬二四有正應上六无之獨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進无所之前无所出憂懼而已漣者毛聲而出道也者涕盡而繼之以血漣泣從目也虔背水逆讀爲水文爲加憂爲血卦故有泣血漣如）

之象憂甚其入也處屯極而入于陰泣血宜其時也

象傳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第訂愛愛還之監疏書思子寒）愛讀許慎泣何爲貧子謂于十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于思曰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爲无益莫大焉晉過江諸人每至新亭藉卉飲宴周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是言之屯之極最不爲泣而徒泣无益也此見女子泣故曰何可長也此聖人言外之教雖之六五故出涕沱若戚嗟若而吉如屯上六者逆无必爲之才退有无益之淚亦朝夕必亡而已矣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古毒反下同）再三（如字）瀆（陸天錫文云一作息皆反）瀆（說文作黷）則不告利貞（蒙卦名蒙安莫縛女）一物圖名古文義與家通用家蒙也蒙字曰从冖豕會意安蒙音冒重覆也凡字從家者皆取家覆不見之義亦爲蒙加水爲濛加目爲矇皆是也此象云蒙者无所見如巾之覆冪之意其名爲卦以坎遇艮下則爲險上則爲山行之所之故名爲蒙蒙有亨道以上九一陽能止于上如童之純自未智識未發亨之基也但要在得師而開導之耳不言亢者以其體在蒙中故也我謂師指二也以其爲內卦之主故稱童蒙指五也艮少男故稱童蒙亦離可見所以取二爲我者何也蓋下卦一陽居二陰之中二實有求物之象而二剛實在中不茲大人而不求于之者也故五象教焉二五相應故有求象云而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者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之義二居下五以柔實居上非二往求五

自來求二者木中成主之於伊尹高宗是也程子云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于君苟自求之必不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蔡氏以下卦言初得三畫而成一卦故曰初筮以陽剛居外卦故曰原筮可見矣古者卜筮不過三然獨于此卦發例亦必有所取象竊謂初指初六再指六三三指六四以三四兩爻皆乘陽不敬故曰瀆然爻中實无告象且所謂初筮者乃告六五也初六中也爲意兩字當即指中爻互體言凡六畫卦析之爲三畫之卦有四本卦惟取上下卦二五相應聖人恐人以互體求之而失其旨也故曉之曰初筮得一三畫而成故則九二居中可以告六五之蒙矣更得一畫而再爲互體之震卦則九二已失其剛中之位又更得一畫而三爲互體之坤卦則六五又失其柔中之後剛柔不相接而瀆求告焉適足明其褻瀆耳雖告之无益而何以告爲此非蒙所以命卦之意也貞正而固也承上文主九二言二有孚在中且心乃

蒙之六爻得者貫蒙者六五其可求承從之反否求之六自爲其是知良能之本體而已南仲云聖人教人開發蒙不蔽復者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也者以无不善亦未有所失六爻皆變爲澤火革其主臣下爲蹇

● 序卦傳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方言云蒙萌也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按物以穉故蒙非正訓蒙爲穉也書云蒙有不盡于名者往往爲禮蒙爲專名爲之稱爲發之類是也蒙者蒙也此者也蒙者則也皆義盡於名者也

● 彖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胡氏云卦象分上下則山下有坎水之險是一義卦德分內外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按山下有險而止二句蓋以卦體爻互言之山下有險阻在下而難每而止在上而進皆蒙之象也朱子云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蹇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蒙亨者家有可見亨之理以險而止蒙本亨之時也以亨而行蒙則亨之時也○蒙者云說者以蒙爲蒙昧之蒙非也蒙猶萌也蒙者物之初非物之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時蒙而未開曰蒙故蒙有亨理未昧也矣亨者大抵蒙之可亨其妙在止則已有知物誘之累止則猶有厚重不進之意此亨行之基也然猶賴于啟發之者其人時中指九二言也當其可之謂時无過不及之謂中凡二

五在上下二卦之中其爻位不正而于時義有取者則曰時中若下文所謂待其求而應之待其筮而告之皆時之義也得其剛明之中故可亨也指六五言也重亨云二以剛明之實處乎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于五蓋五之志應于二也人占也彖云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求必待人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于是正理不待學者有志而强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教者亦然人或錯會此說凡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適卒不與不明要須詳玩二字此无以感之從安得而應之不應生于蔽古之教人雖不然學者先求學者然就不應求之中自有志家經之理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初以蓋只作下卦二字指教者言六二所也二中也二以剛德居下卦之中五居上以乘中之錢應之則心志應乎二而相孚其象此二所以當告之也若再三與應无相應之義而其志不相孚契安既不相孚契而徒瀆聒之步徒已爲蒙所瀆亂亦適所以瀆亂乎蒙

耳，何益哉。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秘其道而亂之，惡夫難之而无益于蒙也。故教人者，必審夫受教之有時，不然言者發，聽者厭矣。養正，貴養其本然之貞也。蒙以能止，故眞心尚存，養蒙者亦唯保護之，而使不失耳。傳曰：本自无瘡，勿傷之也。作聖之功實在于此。功，乃功夫之功，非功效之功。蒙與聖非兩截，故養正便能作聖，最妙在一養字。後世不知蒙養之旨，嘵嘵爲汩，以言説濡以知見，所謂鑿其混沌者也。悲夫。張敬夫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童稚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已；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于是時保護養育，則虛靜純白，渾然天成，施爲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于此乎。王韓注云：夫明莫如聖，昧莫如蒙，蒙以養正，乃聖功也。然則養正以明，失其道矣。凡卦辭言利貞者，皆謂利於正主事。童蒙未有所爲，无正主之事也。養其良知良能之正，以爲他日長而主事之正，其理亦相通也。

● 象傳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凡言山下者，皆謂山腹之下，非山麓之謂也。故不曰水而曰泉者，水取發義，而泉則原其源之初出者言。有山之則洪而爲川，一山之下出而爲泉，泉之初出行之重，借常水，其流涓涓，不污不濁，未有定向，所謂經中濁而後大者，亦猶人之童稚良知良能具足，于內未爲外誘所污濁，而未知所適者，然故名其蒙爲蒙。行謂身之所行，德謂心之所得。泉之行，果育德。象山下君子觀泉之象，則知泉有洪行之勢。山爲泉源之本，源必靜而後流，流清流必迅而後達。蒙其動也，勇于義以果其行，果行內泉之源滴而決導其流于外也。其靜也，主于敬以養育其德，蒙外出之勢，而停滀其源于內也。此以人之自開其蒙者言。或以爲育德工夫全在果行，于理未安。

☵☶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反。土活）桎梏，以往吝。

爲蒙被以陰暗居最下，幸上比九二之陽，而承之，得陽之開發，如撤去其覆冒，然乎文利用刑人用以説其桎梏，正發之之道也。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人之蒙自因自束，猶桎之在足，梏之在手，倘不于發蒙之始痛加掃除，厥後桎梏愈固，不復能解，亦終其身于桎梏已矣，故曰以往吝。刑即折作教刑之刑，記所謂夏楚二物是也。又朱子所謂刑如官府之刑，謂鄉刑上德，糾孝國土，聚教罷民以明刑恥之，刑人不齒體罰人不齒財者，蓋以教愚蒙之民，使知恥知畏而改過遷善，非五刑之刑也。以爻象言，陰主刑，故有刑人象。坎爲桎梏，變兌爲毀折，脫桎梏象。又中爻震爲足，上卦艮爲手，初畫居下偏而不連，有械木之象而不合，亦脫桎梏象。以往者指四也。凡之對稱往。初與四爲應，不發其蒙，于初必其所往，則其後必爲困蒙之吝，而桎梏不可脫，已一吝字相應。

● 象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illegible] 用正法以刑之也。

有正法而後知人之不善而刑之，如我无正法，我猶未免于淫佚，安能施人之桎梏乎。天下之以桎梏爲美而好之者多矣，使皆知桎梏明亦豈肯自囚自來。畢天下皆不蒙矣，皆聰明睿智矣。惟其不知其蒙，故認以爲是，認惡爲美，自處桎梏之中，猶明者求知人之性本善本自何以蒞囹而發蔽在其遠病在其處，因其蔽處病所而刑之，時桎梏可脫，是謂以正法刑人。無嘆以邪法刑人。益人之桎梏者多矣。爲人上者以不正之法教人，而欲人乎欲人之正，爲人知者以不正之法教人而欲人之所是，謂之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以不反以之道之，以蒙治蒙，以亂治亂，進之者有人心自正而正者不行，往往導之自正。而是所以人常性終不寤誠也。三代衰

☵☶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包當作彪，彪文也。陸德明本作苞，鄭康成云

子克家（愛身爲□互體□□變□□如包蒙之包容物 于內也蕩畫連亘有包之象又居柔變□蓋）（以寬弘爲德而能包羣蒙者三四五皆在其所包 之中又有教無類教在寬吉宗如之爲二則自長交 則自卑皆受教之大□五與二陰陽正應□夫婦 之義故於包蒙吉之中又申之曰納婦吉謂之婦是 以陰從陽乃蒙者之心順乎教者之心而无所拂也 取于納者新納之婦其意皆相諧和也君子固欲天 下在于兼容之中又必得其順從者而引進之則施 之者□其受者□其□□諸夫婦有唱隨之美 而家道可成則子於是乎能其家矣三四五互 道也故五有婦象五柔居外二剛居內婦在外接 歸納之大家之象二居□中言□爲中男子象上 卦□爲門庭家象□體□□長子主器克家象）

●象傳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剛指二柔指五所以 子克家者□二之剛 中與五之柔中相交 接□所謂志應也）

䷃六三勿用取（七住反本又作娶）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變貞爲□互體□□變□約象坤變□交指六三約 象曰爲女又變又貞爲長女下文見金夫未有躬）（无攸利乃中言所以勿用取女之故金夫指上九□ 上畫□爻也□爲金故稱金以正應故稱夫不有躬 者不能保有其身也三上正應而曰見金夫不有躬 者三互體□□性動上體□□性止而男不求女而 女往求男之象交變□卦變□□少男在上長女在下 有□所謂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者此是也主卦 亦童蒙之時陰求于陽六三在下卦之上上九在上 卦之上男女之義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 者也六三之爲體正行以待命者也九二諸家皆 曰不有躬也愚按□解得之諸家皆謂金夫指九二 云若以求之爲者雖爲九二爻他適可致而女失 身之過不可致亦何利于取此女爲其空其求上九 之乎也諸爻皆言□唯三不言蒙以養正其正 失知本先踏其根濃□无益爻君子雖于人无所不已）

務爲裕禮傷哉如此爻者包之 不可受之不□者有蒙之而已

●象傳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易被仲云以陰求 陽以吾求明其心）

□朱觀于我而失其道爲我不可受夫天下惟有 此道而已爻得則吉失則內得則利失則害彼以 蒙求我其事雖善而其間有以非道而來君子猶 不可受故不曰以蒙求明而取以女來夫不有躬 之義蓋謂以蒙求明則正以女來夫則不正未有 不答施更其來不以其道也象曰行不順也凡以 非其不 順而已

䷃六四困蒙吝（變□爲未濟互體□□變□約象坤 變□六四以陰居陰而比應皆）（蒙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 柔上隔六五遠于陽无以發蒙而又困然爲下爲 亦可鄙吝故曰吝與初九往吝之吝 相應卦變□□之爲易之亦同象）

●象傳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陽實陰虛陽主生 息故稱實陰主消）（□故不得言實蒙卦惟六三一爻乘承 患皆陰故曰獨遠實此蒙之自棄者也）

䷃六五童蒙吉（變□爲渙互體□□約象坤變巽本卦艮約 象變□亦艮艮爲少男故稱童內无）（智識之萌外无聞見之雜以柔中與剛中相應乃求 教而有初筮之誠者也故爻莫善于童蒙象辭云 六五之位尊矣而其不安於童蒙之分而自强于 故教之曰童蒙吉暢中立云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 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不挾賢也苟有 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 故唯童蒙乃吉夫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首學 焉而後臣之緣斯道也程沙隨云以六居五以九居 二者爲卦二十有六雖爲時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謂 人君柔中虛己而任剛德之臣其臣亦以剛中應之 唯家卦則不然常從 所應者无害似之）

●象傳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約案爲巽變爻爲巽故稱順以巽爲謙

虞翻云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又王廣正義云順謂心順巽謂貌順故褚氏云順者心不違也巽者外迹相卑下也

䷃ 上九擊馬鄭作繫蒙不利爲去寇利禦寇變坤爲師卦中二陽皆治蒙者九二剛而得中故於蒙用包法而治以寬上九剛極不中故於蒙用擊法而治以猛所擊之蒙三也三體坎故爲寇昝上九爲主爻爲手故有擊象艮爲止故有禦象三陰柔不中正見金夫而不有躬正所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父母國人皆賤之者此非昏媾也乃寇也若惑于正應而與之爲昵則是爲寇矣爲猶助也三爻言取女无攸利而此何利爲其惟禦而擊遠之使不得逞乃可蒙主教乃用擊何擊亦君子之所以教也聖人惓惓欲人作聖而發王之功于无可奈何之地也固如此卦象艮以

象正而天下從之者也故利禦寇蔡壽昌云周以前智識未開人皆嬰見故其俗淳唐虞以後智識漸開人非嬰見故其俗變至於變而人心之真梏之反覆而无復存矣試觀世之人虎淳而競爲智散朴焉設爲辨豈不自詩蒙養之漸開而不知私欲之得甚于今天見屏之障甚于桎梏者利之窮引冠而攻其外遺德之窮引冠而剝其中猶山下之泉責決奔氣而莫之止也夫水之源其澄之也易爲力水之流其壅之也雖爲功故初言發蒙不過艮開除之力上言擊蒙則有勢山壓邪之勢矣要之學者求其在我得其初心則順之因養也來之亦養也夜氣之勢智爲天矣發提之知卻爲責舜固可通稱可稱又何桎梏堂然之足患哉

●象傳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虞翻云坎爲寇艮爲山坎山嶺下有師象故利禦寇自上禦下故順也或云互坤之下畫爲下體上九變爲柔得坤之上畫爲上順然

此爻言擊蒙以專取艮止義不取坤順義

第三對

需 ䷄ 訟

●雜卦傳曰需不進也訟不親也水天相違故不進天水相違故不親愚按在需卦以乾下之下畫合坎之下畫坎之畫故在訟卦以乾上之上畫合坎之上畫而坎自以中畫合乾之中畫備矣故坎之後續以需先錫云需貞吉所造者天其德天德之孚也故光亨貞而訟貞吉所孫者人其坎天德之陷也故有孚窒而訟无亟心有孚心需无追心訟有追人之心則天人之介害其可畏也需卦象中云需先於訟者需先合乾而後乾合坎也故先合乾者訟皆陽而乾尊也故坎先來合需子從父也又關之師云訟之需有則食

則傳訟故需訟者乾坎之貫事也而无人不然是日不然是以聖人重之需自初至五皆於酒食而需備於自上至二不克訟而訟備于遇險者謹敬之以需則畏怖不生逃散者懼散之以患則眞患自息

䷄ 乾下坎上

需鄭康成讀爲秀云陽氣秀而不直前者畏上坎也或从雨重而者非文古錯簡易需作需而不有孚古本一作孚作專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進止須也从雨而需聲愚云按易雲上于天需从天不从而然諸本所書皆以而无有从天者恐按雲上于天乃是卦之取義以當字義恐未然也當以而字諸辭爲正爲卦以需進需由上而需爻爲需體之首九五濟險之主下三陽濟險之頓三陽上進而遇險因必待九五之援而後可以効濟險之能九五正位而居尊必待三陽之進

而後可以成利涉之績故曰需下文有孚光亨貞吉主九五一爻言利涉大川主下卦三爻言孚信之在中者也九五以坎體中是陽剛中正而居君位爲有孚得正之象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又所處者得其正故吉楊彼伯云人情以誠信爲切需待乎彼正實人情交故首言有孚我有需待乎彼而彼孚信乎我則得所需矣則亨矣其亨也光如日月之光无思无爲自无所不照燭乎幽无光者物之神也蓋出乎形器之表者也凡言光言光大者皆其見遠如大者也楊慈湖云水體至明光也故爲通亨也又按中爻三四五成離亦有光象貞吉者言九五得貞正而吉也程子云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此蓋以正且吉言大段不貴力九五唯孚唯貞所以爲下三陽所需曰光亨曰吉則其效也以誠待物以正服人何所不濟下三陽得此與之共扶大難則當險可期故利涉大川也按水在前互兌爲舟皆大用象下卦乾知險利涉象又三四五互離爲舟長並行可云龍在其下爲需剛健而不陷故云利涉大川龍在乾上爲乾健无所陷故云不利涉大川六爻皆變則爲火地晉

● 序卦傳曰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物生之初必有蒙之者或胎或卵或苞或甲爲其穉而護之天地之仁也人生而蒙亦天地之仁也卑慧非福泰長非壽不養不可動也故需爲之飼食以長其體漸爲之教誨以長其智不可一日而或必以需焉程子云雲上于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于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又于令者云需待之濟瑰也夫婦者地也婦人之職也百穀果蔬之所生禽獸魚鼈之所託也有在游隱變化之象非享貴賓以需所來者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

● 彖傳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卦之名需其義爲須待也按韻須面毛也从頁首也从彡毛飾也原與待義无涉惟須字訓待从立須聲需是後人省立借用耳前指上卦險在前者坎也剛健指乾此卦下健上險象則陷矣而能不陷者以乾能知險不冒昧前進故不陷于險既不陷于險則終能出其險此需所以不至困窮之義蓋義有出于象之外者不可不察也不然如傳所云需事之下又云事之賊何不困窮之有抑卦取需名其指有二有需于人者有爲人所需者需于人者初二三是也爲人所需者五是也五爲天位居上卦之中故曰中以陽位陽故曰正彼此需九五以陽德居尊爲卦之主中則不偏正則无邪以此待物需道畢矣大川指坎往指乾有功者指有功也需五與三陽同德相需自此需可平險可爲矣非五以正中位乎天位无以需三陽之功非三陽之功九五之功

● 象傳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者水氣之蒸雲上于天則陰陽交蒸雨可立而待矣此需之象也君子體之遇陰陽皆亦適然之數窮理盡其陰自消息容默飲而食之樂從容談笑而待之曰飲食宴樂所以形容其安處不動之意耳若急求前躁必陷于險矣故曰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凡人于所不知所爲樂則交飲集事此需之道也飲食于上故取象宴樂于下取象故爲酒飲也故下一畫連乾上中二畫成兌食也兌者身安而他无所營衞陽之往上進而來居于內有宴以安其身之宴樂者心和而他无所慮乾純陽爲樂樂天不憂者樂以養其心之象又集翁氏云需卦下上陽爲數實而水氣上蒸亦有醞酒食之象

䷄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變巽爲郊距國百里爲郊卦中四畫象國

中訟上在卦外象因外之郊故需初因以上二爻皆
以郊取象賴人先于門于宗而後于郊近而遠也需
先于郊而後于沙于泥遠而近也親三爻同言五所
需象二其正應初又去五遠勢必先三二乃後及初
何得遽進故曰需于郊又變巽柔順而伏需象也能
行有常不後一度不先一度健而順行故曰恆又變
巽為進退為躁卦故以利用恆戒之巽謂事以守常
不進言恆非也所以待時終期利涉若高蹈遠引竟
為郊外之人濟險者何利焉先難進以剛健上進為
常者需而不進亦豈難道之常乎聖人先言需于郊
而後言利用恆深意可想參演幾變其人必能
出險者也雖需于郊非遯事縮胸者比故无咎。

●象傳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四雖應初正為險者應之則犯難矣初能處
于曠遠之地而不進是不犯其險難而行
然處下不忘進者甚之常惟遠之
不情近之不躁是為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鄭康成本作沚事本沙下有衍字小有言終吉
為互體兌變體九二剛而在地上位與需水中
爻相近猶沙地雖瀕水而遠水已漸濟于其中象曰
需于沙也險小也指四上二爻有言如鄭息有違言
謂以口語相傷也九二剛與五應違不能待近不過
惠安需五孚以濟矣下之險故為需于沙之象為而
象小不利也于是思以甘語申儆之如本欲植朝廷
而舉小以為智權本欲救蒼生而群小以為固位事
其剛健在中涵蓄有守終能靖物謀而救後動故曰
時當此其需之最善者與二變后體健而明故察象
乃為互兌為口舌又離刀人為言故兆有言之世者
郭有遠不為危散故以求其事為周來後臣
輩羽反疑之用務而明從容以副其後者以之。

●象傳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水朝宗于海也從水從行會意衍在中者
言水之流衍者已在其中也以變互象又應坎中

書故然水雖漸漬沮洳之沙流受之文於其流世
存中故无動搖溢之患此非九二之剛柔能然
夫則前夫語水中之剛得以弘毅者有德忘哉也
不迫陰勢則不急往土書稱云近不遠雖近不邊
若履健居中以待其會
雖小有言以吉終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鄭玄王肅本作戎至變為坎互體
變坎三近坎水剛變為柔亦如水際之濕土故象泥
離為盜在前故稱寇三三過剛不中又居健體之上
不克靜挨而躁然抵險以進故為需于泥之象而
不柔于陽進必突我且振而激之故致寇至夫近險
已有可迫險必有寇苟无自取之道則亦不可以言
致寇也无孚无守習故寇危自速其禍不得歸罪天
于也如謂康成本貢說其不孝致胡瑗云需與
頗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自內卦于郊于沙至泥篇
乎原而水際水際非人所安也由內卦于于于需
從郊水際而平原平原非人所安也皆以三危近坎故

此需之三爻需自曰致寇至寇之三互坎而曰慾
寇變寇者且剛而能此致寇者非剛而不中也

●象傳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
也坎為盜故稱災寇謂外卦初需于郊止而不敢
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需于泥則進而逼
于水矣然寇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
為人而人自抑水也抑水者勿咎水之致敗者
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蘇猶曰敬慎不敗云者聖
人發此五教其抑而不正其進抑五實需三陽以
濟耳象之不言凶者以此占外之意猶言蕭云
于沙則有言于泥則致寇之為害也如是然於
其言也告之以終吉於其致寇也告之以敬慎不
敢勤是以是險而不察其進為害矣蘇開朱子敬
敬一字云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急地去
便是敬前面險處易有跌便是慎慎是雅恐有
失之意三健體故而且儆曰乾夕惕是謂下卦九
三之德也又象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蓋離為火

有禮文恭敬之象需三至五互體成離三離之初也故亦以敬慎稱云初離文公待天下之士如狄梁公之反周爲唐三不敬慎則如范滂等之互相標榜而罹于黨矣

䷄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變爲夬互體兌變坎爲血卦故稱

血物見傷則血出陰陽相近而不相得陽欲進而陰塞之則相害不爲傷也其稱需者何也六與四皆柔以其柔而稱正不爲傷念能順五命而先三陽之進故亦有需象焉穴者陰之路也坎爲隱伏而偶畫皆陷陽者也故象穴又爲雲雲從地出上升于天自地出者其不穿穴故曰出穴四處穴者也見侵則避而順以聽命故出穴以避陽也不言凶者亦以其能需而退聽故也變陽故稱出穴之所以爲坎者以陽陷陰中互四變爲夬乃主見上變爲乾正主入而陽在陷之者矣

● 象傳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五命以聽三陽之進也以柔居陰非禁

義者故能需如此此爻重需字不重血字凡解爻辭須玩小象若如舊解謂與陽相傷則于需字說不去且失孔子順聽之旨矣又朱子謂以聽字爲取義耳之義亦然

䷄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變卦爲泰象離變兌爲自爲酒四陰柔爲食取象

于血五陽剛則取象于需下互體有食象又前爽云五互離位水在火上烹食之象九五一爻需卦之主也二陽特其有孚故堅忍以需之若上无也五對賢者務聖久矣又何需焉所需者飲食之會在燕遠客之辭曰主人須矣二陽方來爲客五爲主人具酒食以需之故曰需于酒食以其爲主也處險難之中不憂不懼安意以俟同德之援自此陽乘而進陰引而退大亨利涉之勢成吾雖驕矣故曰貞吉明五之不爲二陰用以居正而獲吉非私也世以爲而治亦以爲而亂其治也不盡爲而其亂也不勝爲大抵因可爲而爲之不可爲也集其人修其具籌之熟布之密識定而得閒須時而發發不再塞用力少而見功多此

謂需于酒食爲易事也故爲坎爲險爲陷且萬物所致養也卦變爲乖亦上下交義集本云需合卦與成卦故三陽進迫于乾遇險而能需者也故一陽居中守正處險而能需者也遇險而能需則不至犯險處險而能需則又將出險矣李宏甫云五身在險中而忘其險唯知酒食是需亦猶困之九二身處困中而忘其困唯知困于酒食而已此處需處困之至德要道也

● 象傳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即象傳所謂正中既中且正有德有權雖在險中不溺于險而能爲主人以逮在客以俟君子之貞而成天下之吉苟无中正之德而有宴樂之需是安危利菑樂其所以亡者何吉之有

䷄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變巽爲小畜四上變之二陰皆曰穴故取卦初三兩爻皆曰需也變巽有入象四外卦之初出而有可之之所

上外卦之終出无可之矣故入而穴以自固出速其巢穴所以避陽而去入伏于巢穴所以避陽之來者業其云須道已終雲當下入穴也雲上升極則降而爲雨故朝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則雲還入地故曰入于穴也王氏謂下三陽也我爲主應爲客速猶召也禮或作宿謂于一宿之前致請也或作肅謂肅起敬以延之使入也此作速謂使之速入也音同義亦略同上六下應九三九三與其下二陽同類並進皆不速客三人來之象請之不速者明其來非上六所感亦見三陽之徐徐而來也正需意變異故亦有敬象焉以處卦之終戶上六本變則爲異變則爲異不復陷陽矣故吉進雖知險而需所以爲君子之謀陰知礙而避所以爲小人之戒

● 象傳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閣六爻以言上六本爲當位杌三才而言上乃天位今反入穴則不當位矣然能審時度

替敬以待三陽之來而未為失苟徼然自居于君子之上瀆其失大矣凶將不免豈望吉乎從來說易以陽居陽陰居陰為當位陽居陰陰居陽為不當位然亦有不盡通者按六三爻位不當者十其來曜曄此處食中孚亦然也自五爻謂使不當亦指六三也九四稱位不當者五皆失孚豈不通也又解九四稱未當位也九四雖不當位此九四稱未得位也六五稱位不當者一大壯也此皆以陰居陽以陽居陰者也六四稱位當者六五也又豫六四稱當位實也六四稱當位疑也九五稱位正當者四履帝位中也又遯九五稱正位尊九五稱居位中也此皆以陰居陰以陽居陽者也然上六以陰居陰而需上六稱雖不當位而上六稱未當六五以陰居陽而噬嗑六五稱得當皆不可通蓋需上六之不當位以象言困上六之未當以理言噬嗑六五本不當位在象傳言之而義云得當者則以事言此皆在爻例之外而于文理固无害也而或者祖王輔嗣之說謂初上處无位之

地非用事之爻解者求其說而不得亦云上六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則宜讀當字為平聲然與夫子之解爻義殊不協切還以去聲讀為正至若集說者之解見句則謂專指九二一爻蓋下卦初三皆當位惟九二不當位然剛而得中于陽剛之道未為失故曰未大失也來矣鮮則又謂三乃人位應乎上六故曰人來初與二皆地位上六所應者乃人位非地位今初與二皆來故不當位也斷茲穿鑿附會愚无取焉。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 馬融鄭玄本俱作咥馬云讀為躓猶止也鄭云覺悔貌 惕有孚句窒惕句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毛晃云訟反爭也言之于公也从言从公

蓋會意也為卦乾上坎下初六與九四為應六三與上九為應惟二五无應下卦坎陰居下二陰陷一陽于中猶之以與上卦為難而九四上九亦不能置之而不爭是訟之所以與也本爭窒惕中言皆指九二言也九二非欲與訟者特為初三所左右而不能自擅耳一實居中有孚之象窒惕貞言是窒而能惕也象為陰阻一陽沉溺于二陰之間上无應與為窒塞不通之象坎為加憂有惕然懷懼不寧之象所以云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在上為九為亨訟之坎在下為窒為惕者亢亨之反也剛來居中中之象亦對終凶字言以窒故訟以惕故不終訟即爻辭所云不克訟歸而逋者雖未能相忘于无訟然借中半其事而遂止是猶知自訟者所以吉也終則極訟指上九言也訟至終極而不止則凶九以遊則遊卦末故有終象而九云中寬賁之上相遇是也終凶謂乎納賂而簪笄耶假是也二三四互離為見大人指九五五為人位九五中正以居尊位大人之象稱見者九五為聽訟之主上下五爻皆利見之也不利指上體坎險也見凡訟者不可行險僥故曰不利涉大川中爻巽木下坎水本可涉大川

但三剛在上陽實陰虛而遇巽風舟重遇風則舟危舟危豈不入淵故象辭曰入淵不利涉之象也與三四項氏曰木在上卦辭其循妙至此又集說云二三四互巽有舟象涉川之舟利于進前不利于退後為主爻九五自四上往為五進舟而前所以利也故主爻九二自三下來為二退舟而後所以不利也亦通六爻皆變則為地火明夷。

●序卦傳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乾侯以為飲食生活有所需而不得其欲則爭訟所以次需也

聖人之言上古如此上古之時弱之肉強之食人與人鬭智力而已羣生乃謂上古之時禽獸可係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吾不敢信以為然上古之時惟聖人不能出故天下亂以死而不蓄有自有聖人而後蒸生安全故聖人與天地參也

●彖傳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上剛謂上卦下險謂下卦蓋指兩卦體言險而健訟乃釋其所以成卦之意此險彼健兩不相下所以致訟以兩體言乾與坎訟者也以六爻言五以中正居尊位而于下无所係應爲聽訟之主二非五敵亦非敢訟五者也唯初本應四而不肯應四三本應上而不肯應上拔其本卦之應是相持而四與上亦起而與之爲敵故卦之所以名訟者以初三與四上之爲也逆二知其不克訟而遠則初與三亦廢然而反以各從其配而訟息亡矣此一卦之大旨雖指下卦而意屬初三哉雖指上卦而意屬四上若五則中正而聽訟者既不可以對訟之人言而二有孚惕之美且象辭明著其吉又不可以險訟之也須分別觀之乃見精

蓋以上下屬名分以險健屬一人俱不是剛來得中謂九二所以曰剛來者以本卦綜需一畫來居其中則爲坎故曰剛來也蓋蔡有云凡[illegible]之所謂剛柔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得其吉變後凡言往來上下者放此其諸家所言卦變卦綜之說悉皆不取今附載其說于後以俟之君子鑒焉中吉之中指孚言得中之中主位言惟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孚惕而訟以半途而止不至于成故吉也終者窮盡其事必不可成成則必凶若上九是也夫訟之所興來以枉而見枉之爻小爭之爻大智者可以理遣愚者所謂累身害名亡敗家者盡繫此也亦何益哉聖人之戒訟深哉尚乃好尚之尚猶貴也言九五所貴在中正也唯中正所以能辨人是非无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也是故與人爭田之訟必欲見其主鼠牙雀角之訟焉必欲見君也在訟者則見此居中得正之人則自然无訟矣若健逞訟不已冒涉大川而忘其厥設之險將何能全若其入于淵哉冒險與訟與入淵而陷身者一而已矣乾在前有進而出象坎在後有退而入象

按易大傳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卦變之說本諸此漢儒虞翻蜀才輩解訟之剛來得中謂自遯卦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卦來求其說似是而非朱子解賁傳亦云乾坤合而爲卦豈有乾坤復變爲賁之理來子則謂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无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朱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所著有卦變圖而又以爲卦變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圖如左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恆

䷿未濟　䷮困

䷅訟

䷷旅　䷞咸

䷬萃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恆

䷐隨　䷔噬嗑　䷩益

䷾既濟　䷕賁

䷶豐

䷻節　䷨損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家人

䷘无妄

䷦蹇　䷛大過

䷸巽

䷠遯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明夷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來

䷍大有　䷪夬　中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剝　中

䷏豫

䷎謙

䷆師

䷗復

愚按朱子云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又云朱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自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只是初剛自訟二來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

等卦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然考圖中一陰一陽卽五陰五陽之卦二陰二陽卽四陰四陽之卦雖頭緒首尾各自爲圖然竟无差殊終難分別惟自泰否來二十卦極可截然中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爻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爻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初爻變此皆自泰來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爻變[illegible]來[illegible]者[illegible]二爻變[illegible]隨[illegible]噬嗑[illegible]初爻變此皆[illegible]否來者而圖中竟混作一條且將泰否互爲首尾殆不可曉又按本義所譯卦變訟泰否噬嗑[illegible]噬嗑賁无妄大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只十九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圖同餘皆不合如[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圖則自[illegible][illegible]亦之類是也且來有一卦而旣自某卦來又自某卦來无論其大[illegible]皆非聖人本旨蓋亦有時會而強爲之辭者[illegible]爲之所不取者以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謂爲六十四卦中十二辟卦陰陽消長之有漸者也六子之卦乾坤交易之有定者也定以十辟卦與六子卦爲卦變之主圖如左

十辟卦所變

漢儒以一陽復、一陰姤、二陽臨、二陰遯以至六陽乾、六陰坤爲十二辟卦、其乾坤純陽純陰无變、外餘十卦各以其畫變、

○一陽在內體自復變、復

師復初與二相易、

謙復初與三相易、

○一陽在外體自剝變、剝

豫剝上與四相易、

比剝上與五相易、

○一陰在內體自姤變、姤

同人姤初與二相易、

履姤初與三相易、

○一陰在外體自夬變、夬

小畜夬上與四相易、

大有夬上與五相易、

○二陽在內體自臨變、臨

升臨初與三相易。

明夷臨二與三相易、

○二陽在外體自觀變、觀

晉觀五與四相易、

萃觀上與四相易、

○二陰在內體自遯變、遯

无妄遯初與三相易。

訟遯二與三相易。

○二陰在外體自大壯變、大壯

需大壯五與四相易、

大畜大壯上與四相易、

○二陽在內體一陽在外體自泰變、泰

恆泰初與四相易、

井泰初與五相易、

蠱泰初與上相易、

豐泰二與四相易。

既濟泰二與五相易、

賁泰二與上相易。

歸妹泰三與四相易、

節泰三與五相易、

損泰三與上相易、

○二陰在內體一陰在外體自否變、否

益否初與四相易、

噬嗑否初與五相易、

隨否初與上相易、

渙否二與四相易。

未濟否二與五相易、

困否二與上相易、

漸否三與四相易、

旅否三與五相易、

咸否三與上相易。

○六子卦所變

二陰二陽之卦、其專在內體、或專在外體者、自臨觀遯壯而變、其分在內外兩體者、自六子卦而變、

震

○二陽在三五兩位、二上兩位、自震變、進初四也、

蹇震初與五相易、四與三相易、

蒙震初與上相易、四與二相易、

坎

○二陽在三四兩位、初上兩位、自坎變、進二五也、

小過坎二與四相易、五與三相易、

頤坎二與上相易、五與初相易、

艮

○二陽在二四兩位、初五兩位、自艮變、進三上也、

解艮三與四相易、上與二相易、

屯艮三與五相易、上與初相易、

巽

○二陰在三五兩位、二上兩位、自巽變、進初四也、

睽巽初與五相易、四與三相易、

革巽初與上相易、四與二相易、

離

○二陰在三四兩位、初上兩位、自離變、進二五也、

中孚離二與四相易、五與三相易、

大過離二與上相易、五與初相易、

從☰○二陰在二四爲位初五兩卦自☰兌變從三
上也、
家人☰艮三與四相易上與二相易
離☰艮三與五相易上與初相易
○以彖傳證之、
訟剛來而得中訟自遯變剛自三來二
隨剛來而下柔隨自否變剛自上卦來初
而下於二三之柔、
蠱剛上而柔下蠱自泰變剛自初上上柔
自上下初、
噬嗑柔得中而上行噬嗑自益變柔自初
上行至五、
賁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賁自泰變
上之柔來二而文下卦之剛分二之剛往
上而文上卦之柔、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无妄自遯變
剛在下卦中畫之外自三來初居中畫之
內而爲一卦之主、

大畜剛上而尚賢大畜自大壯變剛自四
上上以其爲賢而尚之得居二柔之上、
咸柔上而剛下咸自否變柔自三上上剛
自上下三、
恒剛上而柔下恒自泰變剛自初上四柔
自四下初、
晉柔進而上行晉自觀變柔自四進而上
行至五、
睽柔進而上行睽自[illegible]變柔自初進而上
行至五、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蹇自[illegible]變[illegible]初往上
易五而得上卦之中、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解自[illegible]變[illegible]三往上易四則下卦成[illegible]得
衆也解上來復于下而易二乃得下卦之
中、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自泰變損下卦
之剛益上卦之柔其剛所歷之道自三上
行至上、
益損上益下自上下下益自否變損上卦
之剛益下卦之柔其剛自上卦之四下下
卦之初、
鼎柔進而上行鼎自[illegible]變柔自二進而上
行至五、
漸進得位漸自[illegible]變自三進四而剛柔各
得正位、
渙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渙自
否變剛自四來二得中而不居窮極之位
柔自二往四得正位而上同于二則、
易林朱氏之分析十辟卦變精矣然其謂六子卦
亦有變則未必然陰陽始于一而終于六節六子
之卦亦十辟卦中所生而頡謂其外十辟以自爲
卦母吾不信也故不敢取梁山來知德氏則改
變之名而爲綜綜者、
以兩卦綜爲一卦、
如同人大有柔得位得中者以大有上卦之離來居

同人之下卦也大有柔得尊位而大中者同人
下卦之離往于大有之上卦得五之尊位也
噬嗑之中也
如賁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者以賁下卦離之柔得
中而上行居于噬嗑之上卦爲六五也以六居
五故不當位賁之柔來文剛者噬嗑上卦之柔
來文賁之剛也分剛上而文柔者又分噬嗑下
卦之剛上而爲賁以文柔也
如无妄大畜剛自外來者大畜上卦之艮來居
无妄之下卦而爲无妄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
內大畜之剛上者无妄下卦之震上而爲大畜
之艮也
如恒咸之柔上者恒下卦之巽上而爲咸之兌也
剛下者恒上卦之震下而爲咸之艮也咸之剛
上者咸下卦之艮上而爲恒之震柔下者咸上
卦之兌下而爲恒之巽也
如晉之柔進而上行者以與明夷二卦同體綜
爲一卦言以明夷下卦之離進而爲晉上卦之

蹇也
如睽之柔進而上行者睽綜家人為一卦言以
家人下卦之離進而為睽之上卦也
如蹇之利西南往得中者以解下卦之坎往而
為蹇上卦之九五得其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
者以蹇上卦之坎下而為解下卦之坎也蹇難
在東北故曰道窮解之利西南往得衆者以蹇
下卦之艮往而為解上卦之震也震二爻皆
上故得衆其來復吉乃得中者以解上卦之坎
來而為蹇下卦之坎二居內卦之中故曰得
中卦例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來也
如損益相綜益之震上而為損之艮則損下所以益
上損之艮下而為益之震則損上所以益下也
如旅之柔得中乎外者以豐下卦之離進而為
旅之上卦也
如渙之剛來不窮者以節上卦之坎中之陽來居
于渙之二亦得其中故不窮也節之剛柔分者
在渙則柔外而剛內在節則剛外而柔內故曰

剛柔分也
泰否其卦之綜皆為一卦文王綜為一卦自相反對以
求其義惟賁一卦不可以賁與噬嗑反對初上
皆陽二五皆陰兩卦同也例得以賁之六二來自
噬嗑之六五而噬嗑之初九分而為賁之上九也
且既云文則文柔則必先有剛剛統柔之理上而後
柔剛來文之是賁卦先後之說謂往來上下者
賁本噬嗑所變非謂噬嗑變而為六子八卦
重而為六十四皆與噬嗑之變于書亦謂噬有
則柔在來上下相易之說學者皆是爭推其所從
乾坤大哉未始易皆本諸乾坤其理五老然
乾坤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玄
也剛无是言也凡六乾坤坎離艮兌此六者進通
乃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此獨
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為卦亦多何或
取其象或取其義或取其剛柔之相易
豈拘拘然亦有三子三女不相值之卦而剛柔
往來皆如賁之剛下上曰剛來柔來之類下者

上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者皆之類下曰上
陽上而尚賢之類下經上曰柔進而上行是也
蓋自有取于兼乎乾坤來化坤成三男坤來化乾成
三女之說以合于乾乎坤以艮坤言變卦之旨則
取之剛來柔來之剛自外來亮不可通而亦
可省從來穿鑿附會之紛紛矣訂說如左
䷀乾、
䷁坤、
泰三畫下坤三畫上曰泰䷊故其辭曰小往大
來
否三畫下坤三畫上曰否䷋故其辭曰大往小
來
隨上畫來坤上畫往曰隨䷐蠱初畫來隨初畫
往曰蠱䷑蠱之象曰柔上而剛下隨之象曰剛
上而柔下
渙上畫來坤中畫往曰節䷻渙中畫來節初畫
往曰困䷮困之象曰剛揜也謂上陽來為坎中
之九二也渙之象曰巽乎水而上水謂初陽往

為坎中之九五也
賁上畫來坤初畫往曰噬嗑䷔賁初畫來噬嗑
往曰賁䷕賁之象曰柔來而文剛噬嗑之象曰剛
上而柔下
晉中畫來坤上畫往曰旅䷷蒙初畫來晉中畫
往曰晉䷢晉之象曰柔得中而順乎剛旅之象
不用卦變
睽中畫來坤中畫往曰未濟䷿未濟中畫
往曰未濟䷿未濟之象曰柔得中也指六五
五未濟之象曰初吉柔得中也指六二
蒙中畫來坤初畫往曰節䷻蒙上畫來否中
畫往曰賁䷕賁之象曰柔來而文剛故小利
彖曰柔來而又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
有攸往
歸初畫來坤上畫往曰漸䷴漸初畫來歸上畫
往曰歸妹䷵歸妹之象曰進得位往有功也歸妹
之象曰无攸利柔乘剛也
復初畫來坤中畫往曰臨䷒臨中畫來復上畫

生曰䷺渙之彖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
而上同節之彖曰剛柔分而剛得中、
是初畫來往初畫往曰且䷒臨上畫來也上
往曰損䷨損上益下曰益䷩益下益上曰損皆以
陽言之
有三陰三陽之卦二十有四皆有往來上下之義
唯豈无之皆從乾坤往來者也外卦者四陽之
卦三之訟䷅之彖曰剛來而得中大畜䷙之彖曰
剛上而尚賢无妄䷘之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
于內皆從乾生者也四陰之卦二之晉䷢之彖曰
柔進而上行升䷭之彖曰柔以時升合
從坤生者也自餘泛取往來之義者矣

●象傳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違行
違而行或言天道西轉水流東注天文起於東南
角宿而西北圖圖為天門胃昴畢觜參於西北乾從
而東南海大指此亦相違行之義頗於象未合耳
此蓋從見上天下水取象天一生水天本一氣一圖

于下天上浮水下注是相背而行也人我本是一
體來成本自相睽只緣有我相人相使起爭競之
心遂至於此相違而訟端起矣其所從來常在纖
微亦如天水始唯作事者君之不謹於始遂怨隙
報深甚至父子爭家而兄弟違兵爭鬭爭牟而寇
師敗績者劉共叔地分于七箸之間遂致史家宗覆
起于一言之微是也謀始者不于訟之時而于未
訟之前也有違於內自訟于心不為形區類別
之見而一反于无人无我之初與天水同氣原不
違悖則訟端既息事自息始終中言終吉其中
吉九二是也言終終凶上九是也謀之于始而中與
終文不必言矣爾書而云天地既分民漸於民
偽詐而爭端起矣夫訟豈虛詞所宜有哉民有利
心斯有機心機心斯有競心事若鴻毛兩造相
積丘山訟者一株連者百如驚鳥之相搏住虎
之相遑甚至析者世之文網而莫之顧也非風俗
薄惡故耳唯始之不慎而不自訟其本心耳且非
直細民已也曾謂諫者爭利于朝名者功名者爭

名于朝矣夜冠之族搢紳相先廟堂之間且為聚
訟而何以責之嵬嵬之民耶聖人以為欲挽其終
在謀其始欲化其相爭相奪之俗在事之始納之
風欲制之以法律不如啓之以安貞此聖人以君
子之道待天下而天下所以胥化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變兌為履事訟事
也初挾其同體之二以與四訟已而知其非正應也故舍二以從四而
不永終其訟之事其始雖小有言然以能不違而從
故終得吉也初陰柔位下且于訟為初爻變兌為兌有
不永所事之象有言乃初有言即訟也初變兌為兌為
口舌有言象陰本小
也故為小有言之象

●象傳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
明也初四正應其相訟非理也初知與四訟之不
可長故舍其近比之二而從四其始雖未免

以口語相侵然終以能明于正應非正應
之辯而不移于所從故獲吉辯明正初言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變坤
為否二以陽居陰體坎見九二剛居柔位豈好訟者哉亦因
於從在旁為擾轉之而不得休二亦不能自主
訟四以求初訟上以求三塞近比之便而欲兼併為
已有然而其詞不順也九五以中正為聽訟之主又
與二无應其不直二必矣爭之既不能得則舍之未
為甚矣頗二剛中能以理自克一見九五即懼悔不
退不能成訟逃歸而逃遁此遇塞能惕而不入于淵
者也夫主訟者二內體皆其素所左右之人也既訟
于五大訟與矣初三之株連其能免乎今歸而逋則
初三亦皆解體而各從其配其邑人三百戶于是免
役吾心也詞非不終訟之所保全不可舊說以二訟
于五九五當之非也君臣无訟况主聽者又遷就其說
謂五非君指背指矣二變則為坤坤為衆故不克訟坎為
隱伏故歸而逋坤為邑故稱邑二為人位故稱人三五

五尺下大夫制其籍稱縣邑二百二十大夫位也曾數
十十十爲百以至內卦三爻變坎爻三百戶坎爲告也在
坤數
无眚、
●象傳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歸逋竄爲句竄釋逋義自下訟上二句反言
以明二所以竄伏之故上謂上卦下謂下卦非君
臣之謂蓋二位四上之下爭非已之民于理不順
貴勢不直若終訟不已則禍患之至必不能免猶
掇拾而取之耳所謂自作孽是也過窒而惕能使
同體之人俱免于災所全者不既大與二之不終
訟者以此、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變巽爲互體
釋變 約象 變艮 云食者食而忘之不報
之謂也猶曰食言而肥六三與九二同體相應有同
體之象三以二爲可托也故舍其正應而從之然六
三之應於上九者乃天命之所當有也二雖比近而
原非應不能奪之者是以其後也六三然自吞食其
舊德于中以從其所謂之食者五四三乃至兌之剛
體以口向內而食也三居陰體非忘訟者但以其柔
也雖其爭心可謂貞矣處兩剛之間而皆近不相得
乘二負四正之危也故厲然柔體不爭繫應在上
莫能傾敗終獲吉凡曰終吉其始必皆有凶矣王事
即訟事也指五事與初爻不永所事之事同從王事
者從二以庭訟于五之事也本其初而言之也无成
者三與上訟不遂爲二所捉據而已原不敢事王其
事此後來所以有食舊德之美與變巽爲不果有或
之象巽以陰下陽
故能從上如此、
●象傳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舍其二之舊德以從上九則得其正應故
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變巽爲互體約象巽
變艮初四正應初附二以與四爲敵故四訟之逆而
不永所事則四亦可與初相忘所以不克訟也二四
皆以剛居柔剛故終柔故不克訟蓋二四皆互體有
離之明則知終訟之凶文未象者云二以陰而訟變
而順則不克訟四以健而訟變而順則不克訟復反
也即就也即中庸云命有指理言者有指氣言者
九四曰有命指氣言也此曰即命指理言也以皆上
乾故皆曰命九四命之所當得者初六而已因初會
四從二此訟所自生今既復其常以就其命之所當
得者則訟可无實于是渝變其爭心以安處于正理
無俱无猜吉孰如之渝即象執賴人未渝乎之渝變
巽爲不果故有渝象又互體變巽爲變動故離卦
初爻亦
曰渝云、
●象傳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不失者謂不失其所當指

☰九五訟元吉 變巽爲互體約象離變坎訟指上
下五爻言蓋九五陽剛中正以居
尊位乃能聽訟而得其平者也訟而有理必獲伸矣蓋
于庭云庭中年往而无私於應故訟者莫不直曲直
焉此所以爲元吉也故爲離大明
中天遏惡以清天下故其象如此、
●象傳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相訟者或即中
而求正好訟者或見正而
中止此大善而吉之道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 王肅本作槃 褫本作拕
徒何之變巽爲■九以陽居上處訟之終極其訟者
反、之也一本上所有而下有三陽未知三所適從
故汲汲然與三訟然三、上之應也不從上焉往故南
或錫之鞶帶之者指之者貴男者不知其所從來而自
來之辭也鞶帶指三鞶帶繫帶也所以繫佩帶兒
命服光東華香乃加大帶二至體[illegible]有掌[illegible]

鞶為衣為要有服中之帶象又帶爽云鞶服宗廟之服三應于上上為宗廟故曰鞶帶也吳勿齋云三四互巽為股上九一畫連亙當股之上鞶帶之象皆通自旦至食時為終朝上為天位應爻互離為日乃究其上天之時視其就事表也亦謂解也脫也故先儒為褫亦云褫猶解也是也按集言以訟受服則褫當訓解不當訓奪曰三褫之則有三束之可知蓋不勝其矜喜之意褫而束束而復發為下與三陽過故過出以示之有三次褫束之象易按鄭康成本作拕以道云拕如拕紳之拕又吳勿齋云褫通訓拕亦拕之義蓋本以訟勝而得鞶帶不勝其矜故終朝之間三拕拕而加諸身以誇于人也意良是但只用本字訓為奪變是為悅喜矜喜之象又為毀折有褫解之象

●象傳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帶所以束服爻言帶象言服互明之也終訟而勝故可釋帶以終訟歸上九者以上九健極而訟卦終故

古周易訂詁卷二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自師至豫為上經之中

師 ䷆ 比 ䷇ 坤合中男 互體兩卦共合三男 男

小畜 ䷈ 履 ䷉ 乾合長少二女 互體本卦各合三女 女

以前交於无體

泰 ䷊ 否 ䷋ 消長之遠 否泰乾坤全體之交易入卦乾坤分體之交此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 正 正 位 位

以後交變无火

同人 ䷌ 大有 ䷍ 乾合中女 互體兩卦共合二女 乎 乎 內

謙 ䷎ 豫 ䷏ 坤合長少一男 互體本卦各合三男 外

凡十卦五對共六十畫三十陰畫三十陽子之位比上坤中一節乾坤交而旁生六子之象皆長之義蓋其初也是上坤下自臨一交替來為主於是坤不用事而乾用事矣故損益接逆于後

●第四對

師 ䷆ 坎下坤上

●雜卦傳曰比樂師憂 一陽之卦得位者比比而已自晉元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師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主將師衆也蔡于瑞云有親附樂親衆則憂呼木李升云謂據殺衆憂行險故憂蕭氏震中云先當親後師臣者親為主而先合于衆故卑從親而亦與之合也師先於憂者師先合故而後親合者

也坤先合乾者坤陰也乾陽也陽用事故坤先衰
合乾舜從子也虞氏先儒云乾一之精變化之始
浮戴大地善利萬物蓋水土合而用若大武火無
氣鎔鑄以之文以設治財用以之皆用之最大者
即此水爲云坎爲陰以天一生水先從受之於其以
水爲地下騰上地爲雲澤爲雨而後於水歸其事
也爲根其騰也得從此水之氣六師之命懸于其
兼故師无二將六合之命懸於王故土无二王也

䷆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子夏傳作大人矣晁氏云子夏傳作大人後人附託之書然此象作貞大人吉與同卦象辭同皆以內卦坎中畫九二爲大人爲寓大二寓人但其義爲得未字蓋大字之訛丈主當解丈人爲嚴莊之稱按論語丈人等書稱丈人者謂老人无力以老而扶杖故曰丈人亦得爲嚴莊而未嘗全定從大然按此當象而疑師卦特實曰丈人推吉无咎云李氏所引語足證古易非大人明矣**吉无咎**

手五百人爲師从而从上言四丙衆意也按長部字作師卑也子苔切曰也郭玄云多以軍爲名矣方吹爲名少以衆爲名師者衆中言之爲卦下坎上坤上取名爲卦者身一卦之義觀之內險外行險道而以一頑行附之義也故雜辭以卦言自其之象此皆以一陽居衆陰之上大有德果象在此一陽上體衆故象君陽在下坎衆陽象將納下又六五以柔居上位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歸歸以丈人言或謂伍兩卒旅具以爲古者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皆自五起之數行卦一陽統五陰故有此象愚謂此說未然五柔居尊衆委二者也師義論衆乃統全卦以立名非卦他卦言師者也亦在爲衆也然則五居君位不在衆中所謂衆乃六在其餘四陰耳不可以衆言貞貞正也與師動衆皆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臣之事故師以貞爲主子夏傳云師正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兵出於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毒天下也夫貪功爲生靈也守一貞足矣丈人長老之稱言矣

所謂長子也以五爲君取象長子武後方宗中之長老也按稽古云人以一丈爲正故名男子爲丈夫尊翁姆爲丈人味象精稱以衆正云云是能任其事天下成王業者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方叔元老克壯其猷丈人之謂乎若魏克里曹操之流元武謂成功无咎請合義道功成名不免乎者秦漢而下往往而是故二者並舉乃備也若夫以有名之師任无名之將固未必成功即以有名之將與无名之師亦適爲驕武能必其吉且无咎哉六爻皆變則爲天火同人

●**序卦傳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訟必有親戚隣里知識從黨之類輔其氣翼其徒解其紛釋其難以衆起而訟者亦未直焉庫之於有比師无同焉至于士師不能治而煩用焉矣。

●**彖傳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故曰之謂爲衆貞之訓爲正前子云仁者愛人能以衆正之義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者天下正從之獨謂其出之有名必先于二能以衆正之言以左右之曰以能左右其天下後可以左右之曰以能左右其象以正天下者必爲天下所歸往故曰可以主也能以衆正言爲將者九二是也可以王言命將者六五是也二句正道其實剛中而應能以衆正行險而順故可以王謂中指九二應指六五爲將不剛則怯過剛則猛九二剛中乃將才之善者五雖不剛上而信任之專則可以展布其才矣固宜黍云二雖剛中必待王爲之寵然後能成功若五不應則變爲弱矣將雖爲發不上无君之意書言其天下之至險乎行險而順發上下二卦之象爲險爲順師征伐非平夷之事故曰毒然以其奸險之險也順謂順人心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用師猶以藥石治病能成勞

民德斯乎故曰毒然毒之者乃所以安之故曰以而順從吉可知也究其義于不得不毒故无咎胡仲虎云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毒深矣楊敬仲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服其正也合乎天下之所同然者故也不得天下之所同然者何以用其衆何以致吉與无咎又朱仲清云毒天下謂內披民從之案外得亦通

●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无水之處穴地輒可以得水水隨地而有者也故以地中之有者寓兵于農兵農合一无事則為比閭族黨之民有事則為伍兩卒旅之象若水之陰行于地中而人不知故不患无兵有民則有兵平日容保其民者正所以畜聚其兵也无故而先聚兵以生亂與有故而議于无兵皆非知兵者也容民屬身畜衆屬兵世言團結鄉兵之法有司苟能實心舉行之為保長聯以什伍之制訓練以時講發以農不惟可以省費何異於農寓兵之意得之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鄙臧鄭玄王肅皆作臧方布反非也讀否律可證變見為臨初六出師之初也在一卦之下為將外為申律號令節制所以統御十衆者八軍節動有九二大將在前乃號令節制之所自出初自下承之有師出以律之象初若有之即為失律書莫定以步伐止齊言非出令否者謂不善也輔氏云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反律則整隊而藏否失律則无所藏壹而不成殽敗之形已見於初才柔不當位又與三皆陰陽者故有否藏之成辭見左傳宣十二年晋荀林父救鄭先穀佐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彘子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杜注云彘子先命不從成故臨不臧之凶坎為衆變兌見柔弱坎變兌川壅為澤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變坎為兌是法敗水遇天寒不得整流則竭凋也澤不行之物譬流于違命也按古人之說易如此春秋親受業于孔子必有師授奈何遠宗信王弼任理而遺象哉或問荀九家逸象坎為律證象上下空而陽氣實其中所謂師出以律者如六韜太公言天清淨无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及周禮春官大師之職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皆其法也故為耳主聽又坎方黃鐘之本故師初言律理非不可通然與全卦之意不合吾從左。

●象傳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含律无臧繆曰否臧也傳曰失律凶藉言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錫鄭玄本作賜變坤為坤互體變見九二即剛所謂丈人也卦惟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以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得專制者唯閫外之事為然在師中之象猶左傳所謂將中軍者以二居中位故稱中天將象也或以中道解者非是周禮大師云有書有之天道尚右日月星辰地道尚左水泉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禮尚左還禮尚右以利本武禮右是其天以將兵將居中軍人以將陣人有中日參无中日兩兩爭日弱三和日强易日在師中吉此之謂也故吉吉无咎惟九二備之者若六四六五非師之任得无咎而已成功之吉必歸九二焉王錫者指五言錫者周禮云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自五至二歷

三位故稱三錫錫命非寵戚若陰之寵嬖以結其心耳互震為雷有命令象其變得坤順以承天故其象如此、

●象傳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用兵大事也衆大權也貴人主不主持于內而大將能成功于外者以剛主應剛臣猶未保其終九二應下六五是以獲成功之吉以其承天之寵任也九謂王也閫外之言王命象言天寵非命於王必稱天之意程傳云王三錫命懷萬邦也者此亦補爻辭之所未備王者之所以三錫命下將臣者志不在殺也所以懷受萬邦也彼惡大為虐亂倫焉或虐民焉是諭其罪故命將征之征者正其不正鋤刻亂弱疾所以安衆也故曰懷萬邦也慮或者不明三錫之義疑其志于殺也故特明之、

☷六三師或輿尸凶 爻變為升互體震變兌綜象 程傳云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按三副二裨將象古兵論輿人之謂皆象辭謂其尸之狀無益于尸尸之背取主義自三至五成坤坤為衆故以衆主言或謂自一陽在上而衆陰載之有得輿象六三衆陰在上如積尸而坤為輿為車輪有輿尸象此其於取象得矣然細玩又言貴不如貴三蓋乘二而從二有凶特貴輿尸之義以師將權若二師從權若輿尸而歸則已是凶不必將言凶矣且觀五爻辭曰長子帥師而衆之曰弟子輿尸貞凶以文氣考之二為長子長子帥師正以所謂丈人吉者不然有輿尸之憾則是取衆主為義者若弟子主之則雖貞亦凶見號令節制當一歸長子也又三變成巽巽為不果將不果故裨將得衆主如此非主帥云可曲之師裨將為將而令非帥自專之

若大為將而令出于裨將後世復有中人監軍者師為往而不聽帥中主云即九節度之師不立然時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則輿尸之凶可知

●象傳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无功釋凶若如朱子輿尸血刃之義則大有罪矣寧大无功哉或謂大陽指九二也九二為主將偏裨不用命則主帥无功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爻變為解互體坎變艮綜象兵家尚右右為前左為後故八陣圖天前衝地前衝在右天後衝地後衝在左老子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二在師中為衆陰所歸四既于二偏將軍象也師再宿曰信三宿曰次非退之謂蓋以止而不輕進也程傳云度其不可以進古者宿而避必于左蔣云究然左辟四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以避主帥之令亦不錯是正不妄動視三之輿尸遠矣惡乎咎三

四皆非中而不能與三不能相者四正體三互體三以陰居陽以陰居柔故也又焦弱侯云四乘坎之上坎為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意合故曰左次朱氏昇云四變居互震為左象也又云乾先坤後乾右坤左故明夷六四陰也曰左腹豐卦九三陽也曰右肱諸象皆可通並存之

●象傳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輔將次于左以聽命于主帥乃師之常 常謂之不敢違節制二為進止去貪功冒進而失其常度者違矣故无咎

☷六五田有禽 徐本作擒 利執言 鄭本學正云王弼本作言行書所下引謝勃頸行書言字韓為知仍進成謬誤 无咎長 知兩切 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爻變為坎互體坤象坤變見蔡傳云五君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

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
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兵以索貪戰者
也非田有禽也按六五柔順居中非好大喜功之主
惟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耳故爲田有禽利執言
之象然以陰柔而爲師主又患其弱而多疑也故戒
之曰若旣使九二之長子帥師委屬以外閫之制
君命有所不受況可使稚弱小輩衆主而干預之乎
故雖有執言討罪之正亦由此申言九三兩爻之貴
以見用將不可不愼也程傳云自古任將不專而致
禍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五居坤土之中故取田象于師言田者古人一歲三
田所以習武事也班孟堅云禽者鳥獸之總名爲人
所禽制也應爻變亦其貴爲豕豕害稼者也故稱云
逐虎爲其食田禾本爻无執言象唯二三四互體震
震爲言九二任帥師之責將使之奉辭伐罪故云利
執言也若依王弼本執言作執之則本爻約象變艮
艮爲手乃執象長子指九二九二互卦震之初畫有
長子象弟子指六三六三本卦坎之末畫爲弟子象

震爲長男坎爲中男也事以輿尸咎六三者以六三
居陽而乘九二之上若先軫馬謖違節制以取敗是
其事
也

●象傳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
也 二五居卦之中二與五應而膺帥師之任乃以
中正之德合于上而受任以行也二方足帥而
五復使在旁之陰柔得據其事前二足雖成功是
使其所不當使也一使字繫民命之死生國家之
安危乃歸咎于五之辭
叶韻當字宜作平聲讀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變艮爲 艮指五
於上六言之者上處卦末乃師之終功之成論功行
賞之時也又果物齋云上變爲剛居一卦之上大君
之象而于今賞則謂上六爲宗廟蓋正開國承家之
命于宗廟之爻尤通有命卽開國承家之命本爻无
命象以二三四互體震震爲雷有號令象上六之所
命者在九二六四命自上而達于下故稱有命也開
國封之爲諸侯也指功若九二者承家以爲卿大夫
也指功若六四者承受也九二以長子帥師戰則必
克其功大矣功大則賞亦大六四居偏裨之位不恥
自專謹守乎師律而從事焉長子有功則次第而受
賞焉空也坤爲地爲文因象上變艮艮爲門闕家象
艮土變爲坤故稱无家取坤變爲艮故稱承家聖筆
之精若此小人指六三也六三以柔居剛與帥相乾
處非其位躁進債事正本傳所謂從從勇夫者是誠
小人而已既不使之與帥已愼之于始矣奈何復用
之以亂邦乎上與三皆應文變艮爲正故有勿用象
昔者謂第頒之以爵賞而不任之以政事也三本无
功何有于開國承家之錫也直始終戒其不用而已
三人位陰爻爲
小故稱小人

●象傳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

也 開國功之大者承家功之小者象曰以正功言
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王三
錫命錫命于行師之始意惟在于懷邦小人勿
勿用于功成之後意惟恐其亂邦聖人之爲邦計
深矣林栗云一害民者又用一害民者以亂
易說必不可後世雜霸之說與逆取順守之說
有曰用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此非君子之
言也用一詐者天下之詐心咸興用一小人天下
八人心咸肆矣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
亂不爲也用師而引詐取勝於目前貽禍于後日
如其惡
叶韻

䷇坤下坎上

比 毗志反比內並同 卦 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普慎云比諸也三人爲从反从爲比蓋以二人反面
相从爲之比此卦坤下坎上一陽居尊位而五陰从

之類五家爲比而比長親之故取比爲名也上親下
則下有歸下親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離有與則不
孤自生民以來至於今未之能易故曰吉原筮元永
貞无咎王宗傳言原者再也與□□莫有原之宗
井卦原筮蒙第二筮也項氏原原有原田原蠶之
卦名初筮上卦名原筮故王又在下卦九二以初筮
而得之故稱初筮比王又在上卦九五必再筮乃得
之故稱原筮元永貞指五也五一陽居中元象永守
其元便是貞王庚元外莫大乎元又莫貴乎永貞
蓋割裂分三德不成文理當此之世必擇所從惟筮
得永貞此元德之人而比之則可以免于悔咎也郭
雍下體同坤但釋四有分權者故元永貞言于五比
下元分權者故元永貞言于象義各有當耳不寧方
來主五言不寧者五之不敢康寧也五體坎爲勞
卦爲加憂故曰不寧也象傳言建侯不寧亦指坎言
王者據匹夫勝予之處故競乎不敢以自寧正能永
貞其元德者天下歸其德方且來歸附而未已也方
來與未寧方來同解或以坤爲方指下體至體皆坤

象假聚來謂下四陰五而言故稱來亦爲國之上
六稱不速之客二人來也後謂上也凡封下者
爲前上者爲後陽畫象夫陰畫象婦故謂元夫亦
謂陽畫也夫倡婦隨上六一陰高亢于九五之
上負固不服乃自後于夫之象凶不亦宜乎東卿
郭云試爲後服爲背逆上位在背後无應眾陽敵稱後
夫蓋以三四五互艮取象亦通據眾秀云比以德
士所以開也邑故曰比吉太公避紂以待清書曰吾
聞其吉兼含離而歸周曰當今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故曰原筮元永貞无咎此正說明兼以天
下後服者先亡故曰後夫凶
六爻皆變則爲大有

●序卦傳曰師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比者比也　比者比也上比卦名下比即眾必有所　比之比猶親附之謂也眾必有所親附
依歸則聚其豹眾故必後以爭之出賊焉以
養之正名分以等之帥于庫謂生人之初與萬物
俱生不能搏噬且无毛羽必將假物以爲用假物
者必爭爭而不已必擇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
以安其眾此君長所由立也此六卦之序之意本前
虎云見一陽之卦凡六復師謙豫比剝也而最吉
其如
比、

●彖傳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
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
窮也　比吉也乃解卦辭吉也之例添一也字竟　有咏嘆意皆作衍文非也○云惟天生民有
欲无主乃亂故一家必有家之主一國必有國之
主而況于天下无主則亂有主則治此比之所以
吉也比輔也釋卦名比字下順從也釋吉字卦之
名比謂如車輔之比近而輔于輻故稱卦有與象
故稱輔其所以爲吉者以下體坤二三四互體亦
坤皆以坤順之德而從王又之五則比道斯成故

吉也原筮元永貞之所以无咎者以再筮得上封
九五有剛中之德正所謂元永貞者得此人而比
之則比其所當比何咎之有不寧方來上下應者
言一陽在上與下之四陰相應下親上以相親上
親下以相安故上切于應下不遑寧處而親之故
下亦急于應上方來未已而比之也言元永貞
又言不寧最爲緊要五惟有此德故可以來下之
比亦見君位本爲天下之主險有德則人比之无
德則人去之此所以不易惟王者一陽在眾陰之
中其體本如是也若夫上六一陰獨不比五則失
其親輔之道而自後于陽剛之夫理勢窮蹙凶斯
及之矣如蔫陽翦而獨郭諸侯朝齊而秦
辛不來及羅宣公孫述之徒皆是故曰其道窮也
窮以卦終言非上九稱窮之窮坤上六亦稱其道
窮、

●象傳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木爲

土如物无親于是者于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與地而流並于云承之守地也常注民象也天下可以一人統求可以一人治民方比我而我无以比之聞號法躬比之亦號于是宗建萬國以屬諸侯而又制朝覲會同之禮以親之俾各承流宣化以親其民布是則親天下猶一家視萬民猶一身而天下比于一矣存象錯凡立法定制之事則稱先王封建之法始于黃帝成于堯舜而三代因之損爲衆爲土爲國象諸侯分布其上地上之水象諸爲諸侯故以一居衆二民與民同意故亦有侯象无利貞吝比之今建國親侯者其之法有作虎文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自相合而无關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與民相合而无无關揚敕仲云後世之郡縣亦古之萬國唯不擇賢久任故治苟且民失其安風俗益壞治難不因處易道而行无一夫不被堯舜之澤矣

☵☷ 爻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 古本亦作它

吉 變坎爲屯按爻辭惟五言顯比餘各以比之爲 爻皆指人來比我言或謂比非專取陰比陽爲義非也陽象君陰象民民固不可不比君尤不可不比民也必君先以是感而後民以是應故象辭之所重者在不寧方來一節比意不可不知有孚指五五體坎中實爲孚凡易言有孚者二十一皆有坎象有孚比之者言五來比初也五雖非初之應而實卦之主其來比初正初之所當比者夫何咎因非應故慮其有咎今不特无咎而已且有他吉則以五之來比者其有孚盈缶故也缶盈也主變成器外實中虛以離取象離中畫陰者土也全體離者火也若離之鼓缶然之用缶乃三畫之離也離初變則成艮爲仰盂積至五爻體象缶而坎水滿于仰盂之上故曰盈缶五以誠心比下不特乎二而已三四皆在缶中五皆孚之而終來孚于初者缶之底也以位處下極五自上而下故曰終來五有元永貞之德初若擇主而事非五孰往即正應之四亦往從之矣故許其有他至之吉以初與五非正應故曰有他如本

爲四中孚初九皆曰有他亦皆指非應而言又鄭康成解盈缶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水人所汲缶汲器也未詳卦變變坤圖比令合而觀圖吉孰如之

● 象傳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以五非正應稱他吉故提出初六以釋之若六二則言內而不言他矣

☷☷ 爻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變坎爲坎互體坤變震此比之亦謂九五來比之也來于應以應爲比故自內蓋下卦爲內上卦爲外二五正應故五來比二乃自其內卦所本有之應非欲合者倫故曰比之自內陽唱陰隨各當其從守貞不失則能獲吉失則敵應无吉道矣

● 象傳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五乃二所自有因其來比而往比之是不自失其所應之正故曰不自失也

☷☶ 爻 六三比之匪人 王肅本有傷字 ● 變艮爲蹇互體坤變巽約象艮變離匪人指上六九三畫卦中畫爲人位六畫卦二四爲人位上非人位故曰匪人猶言比吉原謂下四陰皆願從乎五則三亦在比吉之中而此曰比之匪人者非三往比上乃上來比三蓋上以三爲應已故也本非三故象不言凶有如三因上之比遂舍五而往比是凶必不免矣變則應上與五爲敵失比之義

● 象傳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應三之失所比也故譬之曰匪人來比不亦傷乎令人悵然覺悟惕然有深省者焉張動隱舉毫東方而罪降至于殺身亡宗爲天下笑蔡大可傷而悔

爻 ☷☱ 六四外比之貞吉 變兌爲萃互體巽變艮約象艮變巽兌指五以位言之五在四之外也曰外比之者九五來比之也以柔居柔爲得其正最近于五有相承之象故吉凡爻以貞言

者皆欲其不變此爻變則失正且失所比。

●象傳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賢與上皆指五五有剛中之德故稱賢位在四上故稱上外比於賢此兩句文法言賢者來比之也若以四往比五爲比賢則下句復云從上似複疊從上者謂四順從乎五五以賢居上從以比唱故四不得不以比從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驅鄭玄本作毆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變坤爲重坤豹象且變坤五以陽剛當天之中衆所共瞻與上其下幽者不同然此凡卦九五皆然而尤其盛于比衆陰皆伏九獨居尊上下无陽以分其權聖作物覩之象也故曰顯比。顯比者顯明其比道以示天下下三句是也王者之于天下以大中至正之德親之如太陽中天而權謀術巧有所不事可以比天下而不可以示天下王者不黙也我順者納之不我順者釋之其象爲王者之田用三驅失前禽而

邑人不誡者然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爲三驅之禮驅即謂驅逆之車驅出禽獸使就田也三驅者諸夫諸儒皆以爲三面者人驅禽必知三面者禽唯有背己向己趨己故左右及于後皆有驅之者前御者在禮天子不合圍唯禽獸順而來者取之凡從前而逆去者皆免矣王象上載爲焉爲善爲惡爲天下卦爲輿爲衆互艮爲黔喙之屬皆驅禽象云三驅者二爲五應所不必驅故三四等三爻原非正應皆來比己者三驅象前禽指上六也體坎爲豕禽象上爻在五前故爻曰前禽畫卦在五後故象曰從失一卦五陰而四陰從陽上獨乖之是失前禽也邑人指二爭爲邑之人位乃五之應也不誡者未予之告雖私屬亦驗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二與群陰同體是繫援之情故有不誡象王者雖以盡比天下爲心而未嘗強人使盡以失禽爲介介者哉我无命邑人亦无介夫公无我之心於是見之矣所謂顯比者如故吉葵丘之會宰孔遇晉侯曰晉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

西則否矣務之乎亂則不然欲東欲西欲南欲北欲高欲下靡不任之失前禽邑人不誡此之謂也蔡昔南云曰元永貞曰不寧曰顯比務使君之心无一息不運于天下而又未嘗有意于留天下享天下之情慈若无所有于心而又未始置天下於无所用心如天之元氣見其常運地之元形見其常流而形形色色之往來第普之以无心耳此其爲善于比天下者乎坤爲神行險而順故克舍前禽邑人不誡亦順象

●象傳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程子云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縣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逆順以向背言上六一陰以乘陰爲逆初六六三六四三陰以承陽爲順舍前禽之逆而不取故失之是倒解古文法自不足郭京舉王作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似未必然逆者必覆釜不見天困非先儒之不開舍者如是惟不計去來非鄙夷而

不然然前禽可失而无必得之心雖王心然耳邑人何自知之乃皆不用告誡聽其自失則上之中實使之然也二五居上下卦之中同德相應若或使之九五顯比之道如此

䷇上六比之无首凶變巽爲體以六位自下言之全體自上數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乾爲首艮爲體之象可見云比之无首非有所指蓋假設之象言設有人來比上六而彼以陰柔居上其象實不足以爲元首乃妄意于比天下而不五從欲何爲哉此其凶宜矣彼无首亦无首何吉凶判與剛而能柔第不欲爲首而已自德自若也此則陰柔而不克爲首衆是以致亂萬不能仲虎云卦辭惡其後變辭惡其无首蓋其才既不足以高人又不能自卑以從人其凶同耳而義亦自相貫楚與其後下亦无首象

●象傳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終始

之象古之所以无終陰柔在上其勢終不足以勝首乃乘其主之五而不肯下比其能有終乎變
幾微能知此義故免于難

●第五卦

小畜䷈

●雜卦傳曰小畜寡也履不處也此蓋以陰不敵陽而頌言之乃一陰而畜五陽其勢寡以一陰履五陽之間而可久處乎或謂小畜如文王翼翼小心不驕其德寡之象也履如周公几几至忠不驕不吝不處之象也似之帝氏元錫云小畜而下六卦皆尊陽而至敢此異見見經貴陰耶文卦五陽一陰貴一陰耶非以陽不得陰則不生即蓋陽唱必陰和而天地始降與耶元春之初時有俊風凍塗液融亦有和澤霖霖陰霾蒼體燮燮而陋尊陽曖之力也此章

之差上經尊陽畜寡雲尙往氣之亨變上天下澤形之成易置之能負其則撫澤上天則夬王尊陰而著之下經爲章本亦八自此二卦俱以一陽統五陰亦首履者以一陰間也陽二陰在上與一風行天上故爲小畜于此可以懿其文爲一陰在下與上天下澤故爲履于此可以觀其禮爲禮文節陽剛之中而有運旋者有節制于其美自不可掩陰合其美也辯上下以定民志即陽剛之內而有節制者寓於乎其等自不可踰蓋就陰制也則寔柔而其文著柔履剛而其禮嚴陽中有陰陰中有柔搏文約禮非強合也胡廷方云自此後就方與巽兌會成小畜履此長少二女代兌從父恐入用權離中女未用耳乾坤至此十變之成數也陰爲之氣一周遂愚按以至體體卿二卦中亦自有蓋存之意

☰☴ 乾下巽上

小畜勅六反古本一作蓄又古錄疎易小畜作奢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自乾坤而下也雜當訟師其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是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焉尊陽也非所以美陰德也小陰也從離而畜也玄田爲畜其義未詳郭京本云畜田畜也而爲畜聚之畜借音不借義古本一作蓄從艸從來讀易書者亦以蓄音讀依蓄聚解是也本字義又訓止又訓養亦可推遷其音一耳良以陽卦畜乾故曰大畜巽以陰卦畜乾故曰小畜小者對何以亨陰陽氣何相求陽得陰之畜而後化育成也不止不聚不塞不通小畜之亨陽亨也然陰有力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正小畜之象夫降時雨山川必蒸而雲蒸甚雲之積也必厚其不雨畜之也蓄極乃降而爲雨使徵雲便雨其雨易竟耳即抑西郊稱云雲在西郊也觀象曰向往可見凡雨无從西來者雲在西富風而散風從東與北來乃雨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北只空黑雲往南水潭潭雲往西馬濺泥是也此明不雨者終于必雨諸家及先儒釋

言一陰不能畜三陽陽欲上進一陰止之不得陽氣更散微雨不成如是則小畜終于不雨矣何以上九曰既雨于六四一陰居上體又在乾上乾爲天中之陰故象雲文坎有雲水二象其氣上升爲雲其液下降爲雨自二至四互體兌有坎之上半體變坎之下半體上有雲而下无雨也陰氣爲陽所蒸將升于天而上重陽壓之故爲密雲我謂六四爲卦主故稱我至兌屬西方故曰西內卦象卦中四在內卦外故象郊六爻皆變爲雷地象巽下乾上爲豫

●序卦傳曰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輔則爲聚畜然兩相比者情也而義不足以畜則情勝義而不可久故比必有所畜所以止之也止斯全其聚矣畜兼止與聚二義

●彖傳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

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柔得位謂六四也以陰居陰故稱得位成卦之主在此爻也蓋无二陰以分其應而應之之義亦各不同上應之指五上二陽助其畜者也下應之指內卦三陽受其畜者也卦雖以一陰為主實是巽體三爻同力畜乾細玩其爻之詞如此皆謂一陰能畜五陽者非人不使則不能有為不巽則難以行以卦德言巽乘乾剛健知始巽輔以行隱猶用濟也人高明也而沈潛行方也而節其將有為有行也而凝滯畜道如此參剛中也指九五志行主六四言六四陰力尚微藉九五剛而得中以助其畜故六四之志因九五而得行乎以貫陽出陽之所以致亨者此耳不然是謂見畜于小何亨之有密雲不雨二句特為其與雲作雨之狀如此正言畜也雨蓋雲迅騰尚以其不雨畜之也雨殆必雨者也謂之施未行但未行耳非不行也觀上九既雨既處則小畜之亨亦可知矣蓋君為之主自之卦剛健而有先[illegible]空于設義故口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小畜之卦剛健而出以巽順空于收斂故口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象傳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天无處不在无所謂上下四方者指以人目力所及而分上下耳天天可謂尊高矣而風能行其上者風无形而至柔也柔勝剛弱勝強故君子體之以懿美其文德之從卯柔德以見求懷儀文辭故曰文德知中小畜之懿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也外卦巽順懿象中爻離明文象內卦乾陽德象君為下六畜小畜皆君子畜德學問大畜有包括字涵包羅萬事之心聯故象曰多識畜德小畜有一言必謹細行必矜之學力故象曰懿文德文鄭伯書云懿讀為抑古字通用國語衛武公懿戒自儆韋昭注大雅抑之篇也詩抑抑威儀抑文德抑密也還也謂其威儀不使放逸畜之義也亦通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變巽為重巽復反也與卦復字同義天上地下其體也其用則交為泰不交為否氣降必復升天氣升必復降反復升降未嘗少息故初二並以復言本義云乾稱道進道即升降不已之道[illegible]覽註謂天道轉運為乾初得其位既天行周匝復始故曰復自道是也大抵天地間氣化人事皆有陰畜陽之時陽既為陰所畜便不安遂躁動躁則有爭然後反之咎矣初以陽才居陽位潛伏于下不與陰事何咎之有先言何其咎而後言吉者蓋以无咎為吉也初與四應爻變為巽健而能順故爰受四之畜若此

●象傳曰：復自道，其義吉也。進受制于陰道无損于己故曰義吉

☰九二：牽復，吉。變離為家人互體離變坎即初爻之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今與初相牽連而復居于下益當畜之時陽宜為陰所畜九二陽居陰位養氣以待不與陰爭故吉三

陽同體故曰牽故象亦曰牽變卦為離離麗也故麗于初而牽復

●象傳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中謂中德在中謂在下卦之中二與初相牽而變亦不自失其道者以其處中故雖與初陽同德並進而不至過剛若過剛則必且與陰爭擊而自失矣亦者本初爻復自道而言故其吉同

☰九三：輿說輻，吐活反輻音福本亦作輹夫妻反目。變兌為中孚卦互體[illegible]重剛不中志欲上進與之方行爻故遇于陰為陰所畜故有脫輻之象輻與輹不同輹車軸方以制輻之轉者說伏兔所以制軸之轉者輹推車不欲行則暫說之也必縛轂裂而後可說則其車不能行矣然為車與變兌為毀折說象又二三四互兌為與九二奇畫是欽之下畫不存也與下說去其輹之象約象變艮止象搦仿虐云大畜九三曰日閑輿衛則有攸往者為剛曰與說輹何也

大畜以艮畜乾小畜以巽畜乾大畜九二與艮六爲同德故其與利往小畜九三近與之一陰而爲其所制故其與不可行輿說輻陽畜于陰而不得進之矣夫妻反目陽不平其畜而與之爭也三陽乃陰與爭相比有夫妻象然非正應也故至于反目自三至五體離爲目離爲多白眼反目象

● 象傳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非正應而欲爲夫妻故曰不能正室猶云非其正室也云爾反目宜矣然亦以三之過剛而亢故與四反目如初與二亦何反目之有

☴ 六四有孚血 古文作也 去惕出无咎 變卦爲純乾互體乾

變乾剝象離變純乾其象半體此爻皆以取象變指五故中實故曰孚後凡言孚者放此有孚者有人來孚信于己言五與四相孚也其爲血卦故曰血爲加憂故曰惕本爻變象半見元非真體又變爲純乾則成象亡矣所以曰血去惕出也亦易云亦富之義在于六四二陽進于一危也外異體陰柔消行也夫言血者皆陰之傷也二陽健進四强畜之三類說輻四能无傷乎曰血曰惕危之也以其柔順得于處中巽體得五之孚所其力厚者故非惟陽不能傷而且終能畜陽血去惕除以保无咎不亦宜乎然當乾巽以行健此志所以行也

● 象傳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指五一陰柔弱不能固陽得五之孚與之合志故危懼可免故所謂剛中而志行也曰惕出則血去可知省文耳

☴ 九五有孚攣如 子夏傳作戀 富以其鄰 變艮爲

六四九五故象有所孚見故孚以孚爲取中之義也有孚者言有所孚之所孚者誰四也攣者攣拘也綴者攣也攣者綴也皆相連之意即九二之牽也止體巽爲繩變非艮爲手爲攣象攣爲攣皆攣象也陽實爲富又巽爲近利市三倍富之象也以猶專其以其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其鄰亦指四也或兼上言者非五與三又同力畜乾六四爲畜之主然陰則虛之矣五陽爲富居中處尊勢能有爲故能推其富以助其四共止畜乾是富以其鄰也然則畜乾之功雖然六四而成尚賴九五左右之力名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也變艮爲少皆進乎小矣

● 象傳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五惟與四相孚經攣固結而不可解故不獨有其富而必與四共之所謂上合志者也

☴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 子夏傳作得京房虞翻 載婦貞厲月幾 子夏傳作近本作既 望君子征凶 變坎爲陰之不能畜陽勢也

以一陰而畜三陽其勢必不勝也然二之爲陰能下乾入上有二陽爲之助其德合勢合以至于上

九畜斯極至極則必變所以向之不雨者今則既雨向之尚往者今則既處也夫巽風也大風揚散雲雨雖密必不成雨故昔之君子亦以旱而設風爲之上畜變坎則成坎而爲雨作而風息雨聚之雲今亦无所往矣故既雨既處也在卦終有止象故云既處尚德尚者尚也德謂乾所有之德乃陰德也孰車中所載之物異得坎半體坎爲輿上九乃坎之上畫而實其中象車上之有所載也傳曰德積載言畜道之成實繇尊尚陰德至于滿載而然蓋盛之極也婦見離以下皆戒辭也長女婦象此陽也而謂之婦明其實陰也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是爲厲之道也變坎爲月中爻離爲日日月相望之象也易中言月幾望者三皆對陽而言乎言從乎陽者言應乎陽以抗乎陽也陰已能畜陽矣陽滿云幾望何也蓋欲乘其未盈而爲之戒也既盈則陽消矣雖戒无益矣又陰剝清云幾至亦作既今按幾亦有既音本義傳義可幾乎幾既古字蓋通用納甲異卦象既望之月參同契曰十六轉受統

章見乎明存之備考君子指上九以陽爻故稱君子以陰往也凡行役在路者皆曰征凶蓋夫主三分有二之時也陰德之盛非陰之福若更有所往則陰勢于陽臣疑于君非以服事爲之心矣故著征凶之戒先正謂文王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良然且爲進退爲不果變故爲窮卦變爲險在前故征凶或云君子指下三陽剛夫也今受制于婦矣爲夫之道矣其能有所行乎亦通

●象傳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程傳曰畜積善積不善之積陰疑于陽必戰之教柔之制剛弱之制強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所積者然也積之既盛且疑于陽此消長進退之關而君子不幸處疑陽之地尚敢以所處者爲是遂放意直前而絕不反顧乎緒嘗聞之臣聞先儒乎制夫而不得不制殆猶行夫事臣行君事亦可以制夫主而及聖人之心使天下常保自牟其職一自復其道聖人甚願之而其去其來其順其逆復何知其不能盡如吾意則不得不受其制引嫌失之陽專征伐于天下不然猶小心翼翼徹柔謙恭以臣道終蓋深惟從望之戒閒管以求主之事故文王之時未主之專征也詩惟受命來五十隣不交能保衰叔猶不服時諫其非富天下之而遠謙于受命矣王其事而不王其心非能信之理中之先徵乎之奇月幾望衆君子征凶則亦所追狀其危心乎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說文足踐地也从尸象履形从彳从夊文取行義也尸聲凡彖言亨乎一卦之所以爲主也或封之體在六三卦之初二爲地從三履地上發曰履此兩剛之義不離于乾象終于走領象虎外文明而中陰體也六爻全體背媾上剛兵虎之首三與四在後虎之尾也故三履陽二爲雁虎之尾卦名連彖辭爲象與初人韓貞同劍堂藏也人指言三爲人彼所履之尾在後而虎首趨前上口不咥也不咥人之義以一陰見于二陽之上其德爲說以說承乾能接于三陽之下故不見傷大抵人之處世多是危懼然有履危而不傷者則以柔能制剛是亨道也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之與易本爲與事之事故其辭爲履虎尾危之至象而剛卒不能傷之故九卦言處憂患之道以履爲首六爻皆變爲地山謙兌上乾下爲夬

●序卦傳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程子云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有何于禮者故以履爲有禮也云自用固五尺以上方皆能踐履當所以不敢者畏禮也

●彖傳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柔指三剛指初

二柔履剛者此就下體自上履下而言也釋卦名也說而應乎乾者此就二體自下應上而言也曰此釋卦辭之所以亨也程子云履虎尾之人柔者固已能和而又以說順乎剛六二成卦之主故履虎尾而不至于見咥以此方之亦云蓋以父有大功位居尊而行天子事亦所謂履虎尾者也本義云履虎亦爲凡世之不咥人素勝其柔伸云履之道何道也柔而已和悅柔道也柔弱勝強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又莫柔乎風風尼形而散大屋拔大木柔之卒勝其剛如此然觀天下萬事惟柔爲能雖然虎不咥人雖人之能亦虎之善故下文復以剛中正而不疚爲五望爲實指五九五陽德中而且正則不疚遜于剛故履至尊之位而不疚爲德乃光明之道也過剛則疚夬履是也中爻其光明之象得若君爲之也而又以其悅應之夫何傷咪斯言也聖人

其有明王之恩也夫泰衆僞亢未以甚居上者不
獨一卦于履獨言帝位盖履辨名分之卦也六三
雖以一陰統衆陽其實臣也下也上有九五之君
在焉六三其敢僭諸侯特爲九五之位曰帝位其
嚴于君臣之際如此

●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備木
而不流者曰澤其大者海也不曰天下有澤不曰
澤在天下必曰上天下澤所以嚴大分也天高地
下天尊地卑澤又下之下卑之卑者履者人之所
履處上天下澤之象以辨上下而制其踐履上者
知天之不可爲澤下者知澤之不可爲天上下各
得其分則民有定志而无覬覦陵奪之患也此所謂
禮也故曰履者禮也○云履禁亂之所繇生猶坊
止水之所自出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
民坊者也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宮家
不過百乘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天无二

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禮記云勢明則
民定而出于一道故人爭爲序期而不敢爲世子
非序期學而世子尊也不可以知求不可以力爭
也又云尊卑之定九與禁之嚴則父子不相別六
尺之與五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而況其大者乎
雖然天澤一定之分二尺獨子亦能知之所謂尊
者亦于其細微之際人所易忽者而明别之耳人
知天威之不可犯而不知路馬之不可犯知君賢
之不可紛而不知矣行之爲不弟君子欲移風易
俗齊治均平必從澤微疑似之間區分嚴辨使民
肅然畏懼不敢踰越尺寸乃可定其心志而措其
顛治也按曰天尊地卑君上臣下辭吉之發雄僭
逆得然不顧者何按雖比君猶負言云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繇辨之不早辨者意
蓋如此

●繫辭下傳曰履德之基也 夫聖人三陳九卦以履爲始非无謂也先

天之封在其同宮皆太陽也履合二體天上澤下
自然之體備矣禮者世所迴行而不可易故以爲
德之基治德之積累實于茲若也人有禮則安无
禮則危反身循禮則非僻无自而入非基而何

又曰履和而至 天澤定位禮之體嚴也柔履于剛禮之用和也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滿于道德而乎其心氣此心之太和自
與之太和相應是之謂履和而至也 又曰履以
和行 所行若不繇禮自是乖戾 和行謂所行无乖悖也

☰☱ 初九素履往无咎 變爲訟素者絲帛未加采色曰 象言不改其舊也見居西方
爲白質中爻爲絕爲白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九
以陽德居之安于在下上无係應不變所守乃素其
故而行者也素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虞子之箪瓢
陋巷不改其樂其卽斯人與往者進也陽主于進故
曰往程子云夫人不能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
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

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
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不善乃守
其素履者也又變柔
則得應故往无咎也

●象傳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无應故曰獨素履 之往以自己獨行
其素爲願而不願乎
外所謂不變塞也

☰☱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變爲无妄互體巽 變則九二以陽剛之
才而居柔履道而坦行坦途无所室礙故曰坦
坦之象三爲地上變震爲足又爲大塗爲道坦坦象
也又按坦坦从土文也廣雅云平也明也蕭該篇
云者也以中爻居故取坦坦象亦可二則中在下
无應于上故曰幽矣二爲人位與對明言中爻暮朗
在上則下爻爲幽矣故幽人中爻離九二亦以幽大
言之二臣位而言幽蓋謂幽靜玄遠之人雖處富
貴而不以榮勢動其心者豈必深山窮谷之士

六三為幽人哉初素履宜安于素而反謂之往二坦坦若平行无礙而反謂幽人之貞蓋以爻位之剛柔言之也初九重剛其志在行不能使之不往但能不失其素則无咎矣學者初心皆在行志既仕始失之九二履柔行中无所求羨故清志不失其常故曰幽人之貞貞兼正固二義所以言也本卦以陽居陰故為美二與四同也而二有坦坦之居四有愬愬之懼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位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諸爻唯九二為能盡履道之善愬愬之誡九四以懼免九二以不懼免此為例用法也說云虎畏不懼已者坦然不亂虎將畏之无所與其爭矣變賓卦為无妄動而无妄因自履道出貞象所謂虎尾正者初二內爻然後取全卦之象言與本爻氣无違

●象傳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言二之中德不以无應而自亂也亂則遷于富貴外物而失其所以為中德安守正不遷則猶然素履之往耳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變乾為重君其[illegible]變巽為[illegible]象巽變[illegible]之文云二目小也互離為目目眇者所視偏之中虎口在三不中不正見之偏也視擇偏而目无所傷目變兌而猶能視之象足偏跛也而為足變賁之中互巽足跛也故下畫之陽猶存足雖跛而猶能履之象自中虎下行不中則跛歸妹九但曰跛不能中也故不正則變歸妹九二但曰眇不言跛也六三一爻言之者意三不中且不正也三為人位而咥之九五咥之也主在因四一卦倒觀以口向內與之六三變為同人道指一卦而言則上九虎之首也虎口實而含有不咥之象此專據一爻而言虎向前行三履其尾則其口向後而當二適當虎口故有咥象陰質變陽則為乾重剛初六變亦曰武人為猶爾宜力固方強為之為大君猶九五陽為君位也不曰為而曰為之待謂其以勞力之剛而反使令耳或謂武人志欲自為大君者非九卦五陽

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三本陰柔而以孤陰无偶衆往歸之猶如眇者之能視跛者之能履然有明暴之走在于其能安之于其履虎尾而遭咥因其宜也而三于此亦猶然而思變矣以為吾之見惡于五者特以吾一陰獨立而與五爭為人主故耳變而為剛衆剛等列則五得獨有其衆而吾无自異之迹其不吾嫉焉必也故有武人為于大君之象焉是道也于未王見之文王小心服事非不自安于眇與跛也其時王室如燬文母孔邇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此非眇能視跛能履乎業虎忌而諱之虎口而陰行善矣對于是因之于羑里之庭此非履虎尾咥人于厥後周人以文馬美女駿來散而伯罪遂為致弓矢得專征伐所謂武人為于大君也嗚呼東主親遭此宜其觀切而有餘畏焉不然何為上天下履之卦而乃以履虎尾名其辭也又胡為乎于爻則言咥人凶于象則言不咥人之亨也致咥之由以此爻六三不當位故不咥之亨以此卦見柔在內故武人為于大君之所謂說而應乎乾者其終不見咥也宜矣雜卦傳曰履不處也蓋言一陰將為卦主而不敢處也而一卦明亦云履之而不處者其剛全乎朱子謂注云履全天子位而不處者以其時自有主也是故賢履攝虞言與乃避位于東征四國焉亦猶未王之避也

●象傳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不中正故為眇為跛以一陰將為卦主度能觀能履然有虎在前卦反咥之故雖能其不足以有明也雖能履而不足以與行也據其以陰居陽下履虎尾為五所忌故曰位不當也志剛如此卦象傳云志未言六三欲為大君勞力志在從九五之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　愬馬融本作[illegible]　終吉　變巽為[illegible]互離為[illegible]之象

互變且初與二皆虎之尾四與初皆虎下履虎之尾也陽剛且懼覆其轉輔嗣云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為本遠處危懼然獲其志故終吉也互巽變亦巽健而能巽入故愬愬至終時則吉亦以其變而得正、

●象傳曰愬愬終吉志行也九四若上卦之下勢迫九五君所猜忌之臣也未有君忌其臣而其志得行者今曰志行豈以剛居柔能愬愬戒懼故耶、

䷉九五夬履貞厲變離為兌約象巽變乾夬夬也此與履皆一柔五剛之卦上下二體皆易其夬以五剛決去上之一柔今履九五正當夬位若以夬之道行之則六三一陰在下必不能免矣夬使人謂已虎可也而自處不可也六三和悅以應上出力以奉上其志非與五敵者也雖不去之何損今必以夬為履是乃九五欲自為虎耳雖附中而能无厲乎此與象傳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互相

發受望之也此戒之也以夬為履則咥人不以夬為履則不咥人傷象傳云君體雖剛而有用剛之道乾曰用九言其必有以用夫九不可為九所用用九用也使以居崇高之位為勢位所轉發謂天下莫已若與奪自我威福自我自用自專以夬夬為履雖不夫正危厲也又變離卦為兌水火相剋三欲不違咥得乎、

●象傳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戒夬履者以其當尊位也夫惟辟作威作福臣无有作威作福止戒為人臣者之辭非縱人主之辭也而昧者不知輒謂惟天子得意天天之立君豈使縱淫于民上哉天下有道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者不必皆有道之天下也秦皇漢武之世其為无道也孰甚據正當之位而恣暴履之禍益傷于所恃故也抑又思之臣之事君命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間人臣不幸而事暴主雖有忠道之如然上天下澤分已定奚亦付之无可奈何而已退之作羑里拘幽操而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蓋深知聖心者亦未嘗以射居尊位為不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祥古本一作詳其旋元吉變兌為重兌視四顧之意與三為應中爻離目彼此相見故有視象武王書履之銘云行必慮正視履所以正行也楊云若疏弗視地履足用傷考祥也神吉也傳云古事有祥是也施謂旋反也上九應六三有旋反之象履而至上以位則降以勳則成以年則高履道終矣降祥在天不必考之于天惟觀吾之所履何如耳其惟反而取三之柔健以自居乾為見健而能受高而不危則履道於斯大成何吉如之平安甫云步視跛履羑里羑里以前事也愬愬終吉羑里以後事也其旋元吉又羑里之羑里為函俱屬夸紛得專征伐以後事也皆羑里之卦也

●象傳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在上二字可釋至于上而能視履考祥處其所以為元吉也大即元慶即吉不為履道有闕而責天之不我私天亦何為而獨為斯人私哉易微辭于其為宮天下分勤萬物而曰不與焉者在上而旋也夫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是在上而旋也、

第六對、

泰䷊

●雜卦傳曰否泰反其類也否大往小來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泰小往大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故曰反其類程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終象陽故以處為首坤為次先泰而後否

韓主云先尊而後卑先通而後止者所以明陽也
也盧氏虞中云上經乾坤交父母之象也六子不
交男女之象也故尊否在上經下經六子交夫婦
之象也故咸恆在下經既濟未濟在下經鄭氏云易
之首乾坤象天地位正中尊否象天地交正莫
尊於乾坤莫重於乾坤之交是象而下卦全于八
天五爲紀地六爲制積之五六合陰陽
各三十晝二氣各半以盈而天地交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者滑也滑者利也施通無滯之謂說文云从廾从水大聲廾竦手也从廾从水疑是以手掬水洒物故有滑意又借訓過亦通水意也徐鍇云今左氏傳作汰轉非是蓋故改汰還傳今按在宣五年伯棼射王汰輈註汰過也古謂過車轅上可知泰義又訓過總取其如水無滯故二義兼通說文與太太字同解云卽古文泰似非也愚按古文有大字有太字無太字大字象人形以天大地大人亦大故象人也太字音闥秦史籀文作去疊取天地兩大之義省改从大从二二者古文上字謂兩大也凡經史中大讀爲泰者其義訓極傳疏云極太曰大當卽古太字今文篇作太或謂加點以別于大或謂太字再省作太必居一于是吾古書音同者字皆通用故大山亦稱泰山以言諸如泰也已然太自从太泰目从水義不能常卦以天地交通取名焉其涵義頗寬一字之差不可不指也指三爻皆言指三陽在外中陽爲明陰爲暗陽爲實陰爲虛易爲實陰爲貪陽爲貴陰爲賤皆所以尊陽卑陰也在外卦稱往在內卦稱來胡仲虎云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唯泰卦爲然自乾坤至陽三十晝陰二十晝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爲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適居其先故尊爵獨以往來言盡者言其道之當然也者言其行之道傳于此云坤陰之母無不容在戶爲闔乾陽之君無不發在戶爲闢闔往則闢來闔往則闢來以氣言之爲啓閉以道言之爲離合以內外言之爲往來故卦有內外人有出入往來相交內外相取上下相形言曲相分君子小人相亨也惟爲變而爲闔變而闢往通則來來通則往故一闔一闢闔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天左旋而西往之來東也之往日月右行東往之來西往之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上下往來亦若東西之往乾來乎內坤往乎外外君子內小人爲故名泰反是名否作易者其歸君子之道而通小人之翼乎故各以君子明其卦吉來則而往有變則能通故曰小往大來吉亨又虞孔氏云亨封亨通之極前用也不具者物既泰通多失其節所以常云財成輔相故四德不具胡仲虎云按辟卦從四月乾卦十月坤卦自乾坤二卦外上經泰否臨觀剝復六卦二十六晝而陰之多于陽者十二下經遯大壯姤夬四卦二十四晝而陽之多于陰者十二又上經自泰正月而臨十二月而復十一月陽月順數已往自否七月而觀八月而剝九月陰月逆推未來下經自遯六月而姤五月陰月順數既往自大壯二月而夬三月陽月逆推方來以上必皆除乾坤後記其多寡適與對然之卦又按國語秦伯納公子公子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迎公子公子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可泰之否卦者生云易下陰之故曰配亨小往大來天地謂素之其後果有所謂得泰之八者卽筮法六爻不變則占本卦彖辭是也六爻皆變爲天地否亡

●序卦傳曰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注 非強也從人情也尊者處于上而不爲僭卑者承于下而不爲辱不強人之所不從不強人之所不能故曰履而泰然後安明益之不爲泰不爲安而不爲諂也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故先王制之而小大由之此大通之義也楊萬秀云乾坤天地之交物有蒙人蓄之泰初有物此有養故需以養之養者生之源亦爭之端爭一生看小者訟大者戰師以衆其衆比以附其衆者以生

豕履以辯治而後致泰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故曰古之无聖人則人之類滅久矣又云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訟養結繩之世乎師比隂泉澤胝之世乎畜履書契大去之世乎泰通會夥然之世乎過此而後泰而否否而泰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故曰泰其上古之極治與

●彖傳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總說小往大來吉亨之義又以上下言內外以貞悔言消長以六爻進退之勢言夫尊卑之意高卑下齊上行之意少天尊地卑之位遂於入主而小人常接是以中之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說何容易此居處都俞吁咈無象也主臣即謂君臣天地君臣其位已定所交通者其氣與志耳得交之意所得往來之義蓋往者外之來者內之也陰陽之名以爻爲語健順之體皆卦爲言陽爲君子在內健於行事陰爲小人在外順以聽命則君子小人交矣是君子之集君子周未嘗加豈也其道明審明變易是以盈云小人亦小人之於小人亦未嘗盡斥也其道則盡闢盡得逆心以歸君子參其分則知天地上下之不易其道則如天地上下之不二而其效亦自足佐天地之功者成上下相與之志此其所以爲吉且亨其象傳辭云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健順德也乾者大極之體故釋象不言陰陽剛柔主質故以剛柔言泰否不變氣也各具其神之德故皆以陰陽言否不變勝質著故兼以剛柔言坤各卦乎物故不言陰陽止言剛柔健順來言乘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體泰否剝名卦之意可見矣蓋云泰之世不若大无事之世泰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聖人獨容泰夫泰者以爲世之小人不可勝

蓋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窮而无歸其勢必至于爭爭則隂盛之勢未有決焉故獨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爲无措然後君子之患无歸而起此患之所以爲最安也患謂爭說本善不善謀之禍而後世謂儕之說矣唯會云論隂陽各有一宇聖人於泰否只爲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爲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道之却爲害不然如舜擧皐陶伊尹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爲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此意極是邇長者一步長一步道消者一步消一步亦復卦彖字意然謂小人道消非消小人也乃化小人爲君子也不然則將妨交矣泰之之義曰通通者无所不違之謂尋決而去之之謂也夬者夬之說而非泰之說也陽在內則陰自從陽君子在內則小人必皆要心而聽命于君子夫儒或于六四一爻有賢難令不敢襲文靖擧宋勢陵遷講泰卦會門內君子外小人國爲泰也第在外而心服是寧不爲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之時閒者无不濩貫可謂深于內之解者矣

●象傳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泰者求通无滯也天在上而其氣上騰以交乎天地之氣交而上下流通故卦名爲泰后君也地象皆稱君子泰獨稱后者蓋于后也兒右本作蒸黃氏清云乾陽不可以无陰坤陰不可以无陽必二氣交通而後萬[illegible]人君參贊於其中必有以交通之而後能財民于泰也渾然而全者天地之道則有其全者裁制而成之以品分大德之一本然而分者天地之宜則因其分者輔而相之以曲全小德之萬殊全者分之分者全之交而通之之意見者也左右之者也坤上者民之情達于上此下者左之右之之德至于下也此君民之交通也朱子云裁成是截做段子的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

便其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
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鄭虞陸梵諸王彙字絕句 彙音胃古文作䕚董遇本作黃云出也又傳氏注云彙古偉字美也 征吉 壁巽為茸亞柔白又為陰木故象茅初六稍川白茅是也茹根之相牽連者初最居下又與二三之陽同體故稱茹彙韻會注云本作𡕰草木𡕰孚之貌或作彙今文書作彙按彙字似豪豬者即蝟也義與茅茹无涉古文作㥯字亦从草可知茅根牽宜乃牽引俱起之象溷而為彙傳寫訛矣古注又以彙作類解于此爻義亦通蓋三陽乃同類者但類之解不知何據征進也二陽同德志皆在外初為陽首已舉則從故曰以其彙猶四之言以其隣也君子道長進者皆得志故吉卦變升丁者丹亦征吉象

●象傳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外謂外卦本乎宏處云致泰之道但小人交相往來則小者去大者來可常泰矣故初九身在二陽之下遠大之志而志在外之陰欲以來交于小連拔三陽以其類進故致四等翻翻相信而小大交也泰卦以泰交為義所謂內君子而外小人者正欲與之相安不與之相激尊相安則小人可化相激則君子亦傷但志在外以陽益陰四為坤首以陰從陽陰陽交和成泰之道實基于此

䷊九二包 古本一作苞 荒 說文作巟水廣也本同漢讀為𡿨云虛也 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馮本作淜又變為夬互體為明夷互體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是以剛中之賢為上所倚任主治泰者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者皆謂陽畫又此爻變離為虛虛而容者也卦中言包者皆謂陽畫又此爻變離為虛亦有包義荒穢也亦云虛也二五相應互虛无陽二上包之懸按先儒皆以陰爻為荒穢象包之者二作二四上非尚遠似无包象當從穢也荒成朋同又

象引荒作巟注水廣也二變乘有互坎象師從巟文亦近之徒涉曰馮九二變坎互坎故象河五為實與二隔河二若馮河而往則能乾乎五矣乾健故為馮之象也以二居柔位故教之以勇也遐遠也三陰在外九三一陽隔之有遐遠象焉謂初三也同為用九二以乾德居中剛而能柔蓄傳大明決至公无我之士也其志在外我之宜包五之虛以成上下交之泰徒步涉河无所疑忌將以鼓五不以陰之我退而遺之不以陽之我朋而比之渾乎大中而无所倚斯故得尚于六五之中行尚配之在已上者如漢世尚主之尚正與歸妹相應中行中路也五居上卦之中故曰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既濟以此處泰而光大如之

●象傳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惟志在包五之荒故得尚于中行之五乃相首尾之義所謂上下交而成泰者也以光大者言非見幾而德宏者弗能

爾二乾體天象故得大象離日象故稱光朱子云陽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如此是一箇心胸明瀾底如何做得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句 變互爲兌互體兌為口象貴變乾此主爻也三居三陽之中在諸陽之上者必降故為之戒曰勿謂持平其險將陂勿謂陰往其復反掌言世道物理如循環往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故為之八月豐字日中九二陽盛極矣君子將陂小人將復能无懼乎陽奇畫備旦象乎發陰偶畫缺昭象平文象辭以天地分爲乎亦通往郭象辭小往之往復者返而之內也陽自上而下曰陂陰自下而上亦曰復上下位也往來氣也位有上下然則泰亦而有所伏甚不可倚以為常也其惟惕然思艱而守以正固則可以无咎必言貞者恐其變而失正又為莫受恤其孚徒是无益唯誠信乎孫于我所食者則有

吉凶其者斯之之謂與之九三六四其象言見以與
小畜六四九五互皆取爲旅震以其半見故小畜六
四曰陽出惕九三曰勿恤也其中實爲孚有九三体
畜九五即其中書故皆爾孚陽實者食人陰虛者食
于人六三四互兌爲口食象其孚于食者言三往孚
四也蓋六四居三陰之下羣陰所從以接陽九三居
三陽之上羣陽所依以接陰二爻正相交之地爻中
二孚字相應與小畜六四九五同但小畜卦體自上
畜下故攣如之孚五下孚四也泰之卦體自下進上
故于食之孚三上孚四也三四相孚陽內外卦皆舉
之而交泰之象遂成凡將小人皆化而爲君子而天
下皆受其福矣然非陽之先孚陰不至此其九二爲
進而領衆陽以近坤陰不能與陰不能與必相
率以從陽而乎者并陰在者將復又何福之與有其
變屬陰曰消不久者處變
也上與乎陂往復義合

●象傳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交泰此爻爲天地交際之

會也提一際字而平陂往復之義盡貞勿恤之吉
其會之要本泰卦言之然泰之道在于往來之交
則往來之體亦非久長之道故于內卦之三特
致意焉至上則居泰極矣雖欲艱貞不得矣所可
不成之于其也邵國賢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其見天地之際乎蓋之循環而反及乎其始之所
是之謂端而環未嘗缺也蓋之引繩而當乎其
中之分是之謂際而繩未嘗絕也知无端者可與
言體知无際者可與言際

䷊六四翩翩 古文作偏偏 德明本作篇篇 不富以其鄰不戒以
孚 變爲升卦互體兌變此止陰陽
交泰之交也翩翩羣飛而下鳥兩翼兩翼亦有
飛鳥之象者陽實鳥身陰象鳥翼翩翩不身在
中也泰六四變爲剛三四五上得本道全體之半陽
在下陰在上如鳥身從下翼飛于上而隨身以下也
陰虛陽實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以其飛與鳥翼以其

類義向猶指五上四雖不富而能帶挾其並居之類
相從而下者以三陰皆欲求陽故不待發戒而能以
之下乎陽也此孚字與三之其孚相應所以專屬
三者三四相接三爲卦主四爲陰首近乎于三則象
陽皆見內先乎三則羣陰畢從交泰孫實在于此一
之言朋亡三言其孚至此羣陰相孚而來其爲一朋
朋大道爲公之象也此所以爲君與所謂外小人
而道消者其義如此坤爲資亦動而下與之象

●象傳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
也 知實即不富之謂六四同五上內爻翩翩而丁
已雖不富而其降皆從之者以二爻皆不富而
欲資富實于陽故也不待期約而能以其相孚之
人同下卷二陰亦下求陽各出于其中心之所願
欲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變坎爲需互兌復震 程傳以爻義言

之事也制主匝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
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事其夫也
愚按程子之言交合二義爲長而君臣交可謂君子
與小人交亦可也六五以柔中居尊下應剛中之九
二可謂上下交矣若以全卦觀之則上三陰皆小人
而下三陽皆君子也亦將以六五爲小人否耶偶尊
歸之而得其尊爻言之又言妹五爲小人尊象
帝乙以六陰爻取象妹至取之也古帝之女五居尊
歸以陰從陽也邪頻近陰之小人能挾而下之故
從君于歸上下志同者于道長而泰道成矣舊說皆
以妹象五非是矣祉者以此得祉也元吉福之
之大也言泰之事皆九二主之六五履亨其成元吉福
故九二爻辭言事而不及福六五爻辭言福而不及
事居臣之招與有成如此泰卦三四相易亦成歸妹
以至繇言自二至四爲兌自三至五爲震亦成歸妹
繇辭之傳曰天地交而萬物通歸妹之傳則反言之
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可知歸妹于泰者陰陽
之合也六五取歸妹當是以中爻取象帝乙未知誰

是按孔子曰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又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又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絕恩義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也易傳載湯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道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依上所載則帝乙爲湯矣左傳哀公九年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證此則帝乙又爲殷紂父與商書所合姑兩存之以備參考象義以甲陽乙陰稱帝乙者陰土也此爻九家易稱五者帝位震象稱乙及虞仲翔稱震爲帝

坤爲乙何異翻鑿矣又京房云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理亦可通亦于卦義無涉卦變需女需男行歸妹之正也需五亦需爲以泰者也

●象傳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者中德也二五皆中上下同德其交泰也乃五之所深願故二曰尚五曰祉一往一來之意也傳于四亦皆以願言焉則中心願也以心相孚契而已五下嫁于陽則見諸行事矣故曰行願唯得其願則泰道成此其所以有元吉之祉乎

☷☰上六城復于隍 隍本作堭說文本作湟 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艮爲成終極生變聖人于三示其端于上要其終言泰之意亦消長之理城復于隍則泰去否來之象也復與无往不復之復相應坤爲積土變艮且亦土土聚而附地又在上卦城象隍城下溝无水稱隍有水稱池上本在下之物今在上則有傾圮之理今泰反爲否猶爲土復于隍象矣上一也象言爲城崩則爲隍猶之泰否一道也自泰而否所以反否亦其人所自爲耳當此之時人心已離不可收拾用師无爲徒驅民於危而速之禍耳故曰勿用師坤爲衆故謂師變剛爲柔體不完衆散邑潰又爲止故稱勿用古書多以邑所居邑曰邑如王宰割邑商邑巽爲四方之命盤庚不常厥邑周公作新大邑是也坤爲邑所以取告命象者乾一陰始生爲巽坤樂下復必自初交始泰道將變則下卦之乾已伏有巽體猶六畫乾之變爲姤也故有自邑告命之象王介甫云小者擅命故曰自邑告命乘于蘇云上失其衛則下思擅命至此爲泰之爲政而上之威令亦有所不行矣世道陵夷一至于此此厲室東遷象所謂固守而不思變計也夫差也九三上六其位皆正故皆得爲貞然九三將變而存陽剛之才猶能以保貞則可以无咎上六已亂而以重陰處之所謂貞者直固守其柔不敢動作而已其能免于羞乎

●象傳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此象謂上命不能自上出而自下出非亂而何王弼云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是故城復于隍卑道崩也否道已成命不行也

☷☰坤下乾上

否 備鄙反卦內同 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本音方有反不也从口从不不亦聲以不可之意見于言故从口卦名音備鄙反不通也與痞病之痞同義天氣上而不下地氣下而不上一氣不交而隔塞也否之匪人履虎尾同人于野艮其背皆以卦辭與卦名相連四卦同爲一例匪之匪人者言否之者非人也匪人指三三爲卦主而居人位陰出地上而長至三六陽已消其半卦之所以名否者以此故曰匪人君子指乾三陽而言當此之時雖有扶否之道若乾主坤下貞而不

變則終于否而已故曰不利君子貞大往者陽往
而消小來者陰來而息也六爻皆變爲地天泰
●序卦傳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
否 不可終通者不能終通也理勢之自然也夫五
色雖明有時而渝豈變之未有時而落是故物
有成衰不爭自若坤應之云何其後乾自相
遇成否自然而十變方泰否其泰一變卽否
何其易也其交處其會者空知警戒爲變化持守
之道可也蔡氏云自乾坤之變始涉人事經歷
六變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
泰之後卽繼之以否此知聖人之生亞之甚而衰
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袞之
難而亂之易此又序卦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
之理
也
●彖傳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
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辭皆與泰反天地之氣不相交接則
萬物之生意不流通也君與臣民之志不互相交
接則天下雖有邦如无邦也蔡氏云人君生長
富貴崇高之中難乎盡知治亂之情然聖人於是
告之曰上下不交則爲无邦矣乎因上下之情不
交知所警而圖也蔡氏云古之人立邦不治則
之一邦直至天下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參伯邦
云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蓋泰否二卦皆具
乾坤之體也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
則其質也吾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
但言其質而已因泰云泰上下不交有天地之
形而无乾坤之用故不言健順也丰子曰云夫陰
陽二氣對行乎天地間或者謂陽一而陰二故君

子少小人多治世少亂世多然自有天地以來陰
陽二氣分于四序年一歲不得其平者而君子小
人治亂之運亦或不豈幽陰之氣獨盛于人與
而天運不爾耶是不然天人有相勝之理治亂有
可易之運將在人所以制之者如何耳否之世雖
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所以制小人長君子亦
必有道矣此作易者所以
極論其消長而寓之于爻
●象傳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
以祿 程子曰云否者時也時也者上之人之所
爲也故否之時言后道在上也否之象言君
子道在下也儉不必作斂化書云儉于聽可以養
虛儉于視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于嫡嬪
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又泰之時裁成
輔相君子與有力焉今也不然亦儉德也愼乃儉
德若思若抑則小人之忌心无自生而後難可辟
身爲否之象也避難者避小人之陽三陽出

居在外避難之象也又坤爲乎順亦避難象不可
榮以祿者言自處嚴密人不得而榮之如不可得
而親不可得而疏之謂非戒其不可也夫惟超乎
榮祿之外然後能逭其幹旋之權以休否非獨與
時俱否也此象見之剛而高也又或云儉德避
不與害交也不可以榮不與於交也參法天地不
交之象去行可云初六四之括囊无咎節儉德
避難也蔡初九之滙進无悶不可榮以祿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變貞爲无妄三四五互巽爲茅初二
象畫與三相連皆茅之茹也泰三陽否三陰同在于
有牽連之象故取象同又變震爲蕃亦茅茹象初惡
未形不忍遽以小人待之也況體坤有順德故教之
以處貞者正而不變之謂初與四應變則敵陽而不
應象爲否之初處頭之始爲對之首而能安意以從
陽是小人而能從君子豈不吉且亨哉柳青云君子
之有小人猶夫之有妻陽之有陰豈能絕其類哉唯
限其進遏其盛不使之勝善類而害治道斯可矣小

人者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自古治世君子
分憂任勞者固亦有亂世之奸雄特世治當時不
能爲惡耳方否之初陰以類進聖人不遽絕之也何
與九四正應奉承君子固可以吉且亨也此之謂
俾天下无棄人聖人之仁也項平甫云泰之初九君
子始以類進君子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
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而
爲邪故聖人戒之以貞

●象傳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君指五初之守貞應四是志在偕四以承君而不自植其私黨者又能鼓同類以從陽使吉如之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變則爲訟互體巽二五正應
者五包二也承者二承五也包與包荒之包同義无
通之世更張不定大驟故有包容小人之法小人因
此而承順乎上意亦扶亂爲治之一機乎在彼固足
喜亦未始非彼之福也故曰吉雖然至於下上不

失身於未來汝君實受其害當其承時最易取人故大
之曰大人否亨言其道以否而亨否者閉塞之意即
所謂君子難從是也□中虛云初之惡未形故不稱
曰小人至六二則直以小人稱矣朱漢上云大人謂
五陣乾分體天地否隔故曰大人否也夫否卦之小
人固順承之小人也陰雖居內陽猶在上其勢尚能
故其惡未形而謂未著是以不言內否也至于剝而
始敢于蔑貞乃爲悖逆之小人矣然悖逆之小人唯
喜承之小人爲之也君子苟樂其順承而不覺其惡
逆則未有不爲所中而天下之滯始不可爲矣夫陰
之在下志方求用事於未涉後且介于邪正之間而
未有爲小人也故其始進也亦未敢拔茅連彙之類
此能貞則可變爲君子而君子于此亦未取必其毋
小人也至于六二陰已居中而當位矣於恐君子之
不能容也內畜其邪外示其順而吾奈何或之右包
承不戒遂至包羞包羞不戒必至剝膚防之能无承
乎以此知聖人爲君子戒其嚴也
變坤爲觀大象遂行亦有否義

●象傳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君子以身同道爲羣于我遂喪其所守以從之是謂亂羣欲反之正不亦難乎此聖人謂亨之術所以爲殊也

☷☰六三包羞 變則爲遯互體巽艮 六三成卦之主所謂匪人也三
上正應上體乾以包涵偶愛爲德且合其同類二陽
以包三而三甘自以匪人處于衆君子之于否然不
思變計猶進欲逼陽而未已亦足羞已不言吝咎者
凶咎總在羞中也或云聖人不欲棄小人故以厚心
動之抑欲■其恥而善收之耳變則爲遯此咎時之
所從來者而消陽未如否之甚益以見三之可羞也

●象傳曰包羞位不當也 三近陽故其象如此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變則爲觀互體艮約象與變錯天命
天下事理過中則變乾四曰乃革泰四曰翩翩否四曰
有命天處適時未有念命難狀河則念命或以命

愁或以命莫而莫人之氣者亦或以命決若九四之
所謂有命聖人因亂之人心而鼓君子之氣也无
咎與勉卦不同勉之也疇者同類之三陽也疇者
離也離也附麗其福祉也畢息至三志欲上進四
居上卦之始近體未壞持命自將不比匪人何咎之
有以其能力持陰陽交戰之衝衆正類之羣其象爲
疇離祉命固皆從乾取象錫俞虎云泰九三九乎不
暮无往不復陰九四有命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
爲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爲泰難故於外卦始
言之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
疇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
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爲福而後可爲疇類之福而
夫云九四有命矣然非處之有道而九咎書類亦无
由而當命司事尤尚未能盡是道故復曰勤而
以斯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也泰之六四辭意
若與否之九四辭意若復蓋在卦爲復在爻則爲咎
之四在卦爲姤在爻則爲泰之四也卦變
觀觀四正觀國之光者故當以其疇離祉

●象傳曰有命无咎志行也否泰反復天運之當故濟否之志於此得行為九四者末可不自勉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陸本作包桑

為母約象與巽以人依木息曰休中爻巽木五居木之上休之象也陸宗易云否者消卦陰欲消陽故五處非居位以身犯之□與巽體升降殊隔卑不犯尊故大人吉也郭氏正蒙云五剛中正財盈居休與之時養其□復游四方在朝見之弗與无位在下見之弗與夫非帝者之時乎有□焉舉天下而並休息之也抑必有祇祇咸咸之心焉彼以息豫无咎為為休益以□□其與袁同近也其亡其亡近死之嘆也有象明云陰欲消陽陰四及五故曰其亡其亡約象巽為繩繫之象也桑生而慎曰苞桑條細弱叢聚而成叢青也變坎為叢棘下入□土苞之象也巽為陰木桑之象桑既非掉□松柏比叢況又小而柔者乎□

家之大不繫于苞石而繫于苞桑危亦甚矣正以寓其憂懼之意陸宣公疏云邦國之杌陧若包桑繫縻可措上二句有負覇或古語也蘇子瞻云九五大人之得位若甚安且強者也然其實制在于內寇其安強之勢以與小人爭而未勝則不可故曰休否休人者持其安強之勢而不寡小人之內勢亦不可安日其亡其亡苞桑休否者所謂大人者也小人之不吾敵也審矣唯來吾急則有以寺勝之則在于急不在于緩也苟□□而不争以休息之必有不吾敵者是為故大人吉愚聞之師云休弗如□自何謂也曰泰无夫人唯有之是以羈弗如九五之大人以以位以時以交无不可以反泰者而□之既久不能以一日□則第休息之以觀其會而與緊在存戒心焉郊者武王二子乎度其休息也以十年為達而後乎審貴否泰之理戒心也使否泰之循環如易之六陰六陽可以刻期而至則人事可廢而非然也漢四百年而亂唐與宋皆三百年而亂而漢之為唐中幾四百年唐之為宋乃僅五十三年修短之数天殊

而不可期則其間人事得失何假故必曰其亡其亡也而後可以興唐于明非云夏以金德垂四百年繼以水德垂六百年周以木德垂八百年得其道也數不能違後王不能應其數者德不行于其中者也為乾健而且明卦變晉明出地上是以能休否也

●象傳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乾剛中正而居君位乃克體大人而休否者在位而无在于德稱其位故正當也言然正較富為重或云辭與象殷同者亦恐有所恃故又辭亦其亡其亡之句亦通陸希聲云泰不能不濟者六五柔懦之君當任其咎否能復泰者九五剛明之君是賴焉然則為君者寧其為泰六五之泰寧為否九五之斷

●繫辭下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保其存者自謂存可常保有其治者自謂治為我有案劉清以九五否將休泰而不忘危懼非也君子安且不忘危見其未安乎下二句放此陸公紀云包桑否陰弒陽之卦五在否家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亡之事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變兌為毀折者倒也傾否與復體俱取倒體即極則倒而成泰也與泉鯛乾剛出否同意不言否傾而言傾否者人方勝也又以剛德居極極盛九五陽剛之君之傾否自其能事然實有懼心焉以否為先亟亟乎匿之以善未得計安樂焉到何否之不可傾乎先否後喜既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之意正與其亡其亡之君必相為不知此者則傾否盡之何必履幾先否湯先成云曰休否曰傾否非大人不能也否不可以急治而休之於先否不可以終長而傾之于後是能

得否者也然非以身先當其否時不能以身後享其成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先否之謂也心存禍患若繫于苞桑无所疵缺而不敢自安抑何否塞乃屬也而泰運雖之開来閩丘氏所云泰之終言城復于隍以戒之否之終言先否後喜以勸之若以否泰相仍為一定之數則否不必作泰亦不必爲望後喜矣

●象傳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此字要踏到人事謂否極則當思所以傾之何可使長否也正責成乎人之意非若于云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泰之上六則不能使泰或謂否極傾而為泰泰極亦傾而為否天運循環无往不復故又戒之曰何可長也處思亦好、

●第七對、

同人☰☲大有

●序卦傳曰大有衆也同人親也本義同人皆以衆之中爻為主在上則人歸于我故謂之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故謂之親衆則於人无不容親則於衆有所擇蕭氏漢中云次泰之前雖南坤北有異无違泰之變乾北坤南有異无遠又云上經陽體之中則乾泰離後下經陰體之中則離先坎後又云上經離六體二體本卦離二體合離成同人大有二體合坎成離坎二體合艮成貴主不合坤客不合巽兌合陽不合陰也亦所謂陰在陽中皆逆行也其所以不合者離之配也胡氏云坎離皆乾坤之用陽至此十二卦離體凡六見離體於此始見焉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而見離體凡六離于離合離之用與坎等泰鄭氏云同人大有離始也經重離取也其乾主而離用則天地交而離始見焉離為日為火為時其當時用事采明而繁離天地之陰德氣現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德明准明德達天為大明而天地之能成焉是天人之精精也

以是為上離之中同人貞離火在下而離通於天抑離之地材也同人有貞乾火在天上如天有目心天而道大明普照矣故同人文明以健自明而誠也建天德而仁大有離健文明誠明成性也體天道而化同人得位乎下位也其中下之中也以同人人不皆同而同不皆正也利君子貞而涉川大有位曰尊位中曰大中上下應之天人集命矣故體仁長人曰同人弘天生民曰大有陰肯成云二卦專竟離不疑真成同人曰應乾文曰離行天有曰應乎天又曰順天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凡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以三畫卦言之二五皆在人位相應則和同故曰同人以六畫卦言之初二為地位三四為人位五上為天位人目所望地連天際處為野故曰同人于野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亨下卦離為舟乾為行而舟隨其後故以

涉大川則利卦惟一陰皆五陽所欲同然惟二五中正相應其相同者乃君子之正道若合其正應而為他爻所欲取非貞矣故曰利君子貞蓋子云此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六爻皆變則為地水師、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程子云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

●彖傳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程子謂

乾謂九五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
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
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矣
且皆人位故曰同人○馮氏云傳用人曰有言同
人卦曰也能行指利涉大川一句蓋以剛健中正
且居九五之位有德有位故可以濟險難同人于
野雖六二得位得中所能同至於濟險難所非六
二陰柔所能也故曰乾行指言乾之能事也集者
侯氏云同人以柔爲主然徒柔不能同人也必以天
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以同人
王氏利涉大川又曰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辨也凡
卦以柔爲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自亨也必曰應
乎乾小畜之六四不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大
有之六五不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此皆柔
爲卦主而其濟也必稱乾此乾之所以爲大哉乾
得主而常之義此諸卦足以發之矣明以健以上
下卦德言中正而應以二五爲言內文明所察
于理外剛健所勇于義二五以中正之道相應乃

君子之正道也非明莫察非健莫決非中正相應
則君子小人相雜允迪厥德誠明兩進何異乎巧
言令色孔壬君子所以通天下之志也以此程子
云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聖人視億兆之心猶
一心者通于理而已愚按六爻各以正
應即所謂理三四兩爻只爲不知此義

●象傳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云火在天下

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
天同故曰與只一與字而同義自見古人祭天取
于燔柴者以此然天陽類火陰類終非類也非類
而類之必有道矣故帝隆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
類封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男女辨姓上下
辨禮王辨志官辨事是不妨彼彼不妨此此以成
彼彼以成此若蒙子和同之論是也然類族辨物
不專寄異焉去非果物淸皆謂象法天火意思較
完頤合也族屬也物人物之通稱注天之大群族
并包以其同者同之胥火之明隨物區別以其異
者同之即所謂理一分殊之意蔡子曰云水之於
地爲比火之與天爲同人與比相近而不同
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爲
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變艮爲遯同人之初未有私主處得其正上无係應

辭其出門而遇六二非素心之所期也以无所偏私
故无遇咎若三四之於二則群起而思據之矣大指
二爲戶爲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則大過之剛次節之
九二皆節遇偶故謂之門一扇爲戶陽畫奇有戶之
象動之初九亦前遇奇故稱戶也戶
一戶兩門二也變艮亦門闕象

●象傳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蔡氏云門內之治恩掩義以易辭也

而多辭也則咎之所生也同人于門何疏戚之有
爲其來自來其往自往不逆其來不將其往不距
其來不使其往而我偏然其間交袂而行半通達
如萍梗然況相值于江湖孰爲親愛孰爲疏遠

孰爲親愛賤惡而辟則百爾同人如出于門咎安
從生唯可以議仁矣又言同人于門傳以出門同
人釋之加一出字而意愈明朱子云易中所謂又
誰咎也自有三義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
與自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皆繇已不可咎諸人如
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古
人立言有用字雖
同而其義則不同

䷀六二同人于宗吝 變乾爲重乾互體異變乾乘于晦云凡言媾者其外應也

凡言宗者其同體也九五爲讚九三爲宗從嫡正也
從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欲從者嫡也而宗欲得之正
者遠而不相及不正者近而足以相因苟不能自力
於難而安於易以同乎不正則吝矣愚按六畫三四
爲人位故六二同人以同乎三言也初與二同宗
而非人位若初之同人則當二而言以二爲人位故
也舊以宗爲五則中正而應正同人之所以亨者何
言吝邪氏云爻以本體言卦以一陰同二陽故有宗

象㬪六五亦以四爲宗且爻變
則通體皆乾不得以宗黨之矣

⊖象傳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謂其爲吝之道也吝有黨私之義恐二分

其應五之心比三故吝之

䷘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變震爲无妄震互體巽

變艮約象乾變震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欲奪而同之而懼五之見攻也故伏戎于莽以伺之時升高陵以窺之終于理曲氣餒勢弗克進至三歲不敢與爭亦窮矣不言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巽爲伏爲戈兵變而震爲動爲威武戎象變柔互震上畫互巽下畫爲有草茅竹木之處故曰莽巽爲股爲高升高象變柔互艮中畫山之本也故爲陵義與丘同劉子㻛云三居下體之上故爾之陵有慝上之志發謂之升項平甫云伏戎于莽是下卦也升其高陵望上卦也來矣鮮云對五而言三在四之下故曰伏對上而言三在二之上故曰升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不興者且止矣

⊖象傳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言敵剛恐人誤以爲攻二也又言升言其皆明敵在上卦安行者安分而行即四反則之意故爻不言凶益同人君子能以理通天下之志則三之頑亦皆安于其所當得而无非分之覬矣六爻三伏而不興則二可安行无忌與五亦通遇亦通

䷤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變巽爲家人互離互坎約象

乾變巽爲城墻也變中虛外高象墉升其上六變離亦曰墉其指二墉指三九三爲六二之墉四在二乘其墉也六二之發同乎五也歷三與三而後至故九四亦欲得六二乘二之墉象攻而爲之然之正應五也四之於二有非其比其取之爲无名而逆理甚矣然雖弱而直四雖強而不直始有攻之之意終以義之不可故弗克攻而止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陰位若訟之九二九四及此爻是也唯其陽故有欲有攻惟居陰故不克訟弗克攻果勿清云九三不爲六二之不從已唯念九五之能得六二故不急圖二而專以敵五爲心冒未公一戰勝則諸侯之從者自不能不從故九三非能如此也而謬計妄想益欲如此九三與九五度德與度力猶相等均之爲以剛居剛故也若九四之以剛居柔則力非能九五者參故不敢與五而徑以攻二爲事當惟公與習爭翦不伐趙但伐鄭鄭不能支而歸自不能與爭九四非能如此也而輕舉妄動益欲如此然三之於五卒不與者以勢之不敵而不敢也故僅可以免凶四之於二卒不及者以義之不克而不爲也故猶可以獲吉爻變則從而能遷其知弗克而反則困其空矣抑卦唯三四不言同人以其有爭奪之心故不得以同稱也

⊖象傳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恐人以弗克攻爲力之弱故釋之曰義弗克也義者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也於義不勝爲困之所以終獲吉者以其困于不義而能自反于法則也胡仲虎云春秋文公十年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有得于同人爻辭弗克攻之占矣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有得于夫子象傳義弗克之旨矣

䷝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變離爲純離

離約象乾變兌互巽與二應正大傳所稱二人同心者也故稱同人同心之交三四競起而間之故未得和號咷相求莫之切也已遇而笑說之至也爲爲而至以大師克三伏莽四乘墉則皆強非友之徒并武雲不足以決也人君得一德之臣或爲嫌嬿格必奮勇屏除而後魚水之歡洽故離象如此舊謂五不能大

同而私繫之則愁賢者所以觀天下同爲私繫聖人歎其之不應以中直言矣下卦離此爻變亦離離爻曰號曰嗟中孚象離亦曰或泣或歌益上卦離亦曰先笑後號咷皆取火聲无常若泣若笑又景氏清云其先六二在離大炎焚之中而號咷其後與九五相遇九五變爲兌則成兌巳而笑矣亦通陽爲大離爲丈兵大師象包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傳謂如二君故曰克應物云同人反號故曰大師二至五體兼遇也故相遇至于思云天下之理卒則必爭卦以相同爲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爻者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主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序世也

●象傳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中謂理直二五以中正相應其理直也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參稍大師相遇以言其克之武非必用師也

●繫辭傳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其切猶云君子之道不皆同也以身之行言出處或不同以口之言默語或不同然二人之心既同則言行不必同而无能間其同者故同心者之行譬如至利之器可斷至堅之金无物能礙之也同心者之言譬如蘭生之草自有芳馨之香无物能障隔之也九五六二其心同一中正其先皆爲三四所間而號咷其後終得相遇而笑豈非心之同非三四所能被離障隔也蔡子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蹈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蔡子云自此觀之豈以形迹而少異哉夫以三四之徒而不能奪焉於黨與言卒達於笑至於用師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所以二五之誠同也二陰也五陽也陰陽不同而爲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處語默不同而爲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勝難有堅強之物莫能間之矣故曰其利斷金蘭之有臭誠有之也二五之同其心誠同也故曰其臭如蘭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變兌爲澤且又所稱同人者謂九五國外曰郊上在卦外故稱郊在外无應而比于五故亦同人于郊之象乃无心于同而偶同者與三四之爭二自別故又得无悔變兌見爲澤相麗亦同人象

●象傳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五與二爲應上雖偶同終以地相鄰其終非正應故曰志未得也蔡子云以其无所苟同則可以无悔以其莫與共立則志猶未得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大者陽也有者盛多之義程傳云富有之大名者四方和言大者多有之象朱子云昔且有釋者謂有儲多也卦以一陰居尊位而五陽應之故曰大有言大者盛此卦一陰居尊爲主而五陽具備故曰大有元亨者乾之德也离者火之用也程子云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一陰居五故其五陽以爲用故言亨而言密雲不雨之類一陰居五能有五陽以得其應故不能言亨而且言之大六爻皆變爲地水師

●序卦傳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謂云不獨任之道務而多納獨固之君卑而不聽明主不自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自用其力而任

衆人之力以聖人之智慮事者无不知也以衆人之力擧事者无不成也水深則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使物清則所有大矣

●彖傳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柔謂六五尊位謂五六五居上卦二陽之中陽爲大故曰大中上下謂上卦二陽下卦三陽二柔而得五陽之應是陽之多也故曰大有亦有上下應而不得尊位者小畜是也有能致之者居得致之位則雖之終爲我所有而作用皆陽剛之妙應矣故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剛健指內乾德也文明居外離德也唯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錯之剛易者實之夫柔而不明則前有退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二者皆亡亂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

之君不失中行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衆元亨也應天者六五應乎九二也時者當其可之謂天即理也天之道不外時而已應天時行而人命有其則應天而時章之天討有罪則應天而時用之所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是也其爲天因應所發此句時乎卽應天之實非時行之外別有意人也所謂文明有德之體應天時行者德之用有是德之體用則元與亨合矣乾道注元亨德注亨其于也爲隨无妄升等卦皆訓大亨不訓元亨此獨訓元亨其引明交推傳訓元亨然[illegible]之象言元吉亨與比小畜或問大有之時何以无[illegible]之戒曰大有致有之初實謂太平之久其時不同

●象傳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天上安得有火蓋謂日也日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朱子云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无不可知何名爲有衆物清云大之所照能分別善惡而天道福善故於善人則必福之以休美之命君子既能如離火之分別善惡矣而惡者則抑遏之善者則崇揚之所以順上天福善之休命也分善惡屬離休命屬遏揚又屬離須又屬乾火之別淑慝益以順天之所休天之有禍福亦以遏揚火之所思命言休而不言咎者遏惡亦以揚善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變貞爲家人交如朋友之交危交如文言傳所謂无交而求主子所謂无上下之交者卦以六五一陰爲主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此大有成卦之義也初去五最遠而其正應之四又以近五而交于五矣所謂厥孚交如是也此初之所以无交也夫以六五大有之世獨初九子然无交而不思所以自達于五則害于義矣然匪己之過咎以所處之地然耳其推數則无咎何言乎其數也初之上應于五也歷二與三與四而後至五歷二與三與四而終不致不應焉此初之所以免咎也變爲下伏无交象

●象傳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楊誠齋云大有之時聖君在上四方之咸卿其九雖在下亦當出而交當出而交而不交則害貴之道也害五之德也當入而出爲諫當出而入爲固避皆非正道故初則貴潛當初則貴其不犯難初則貴其獨行推大有之初則貴其交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蜀才本作輿 變爲離重離變離爲大車二也謂載五也相佛處云大車爲大輿九二體乾而曰大車者輿指軫之方而能載者言車則以其全體而言取之馬之健行之以輪之圓言乾象也九二以剛居柔柔則其虛是以受剛則其健足以行有大車象陽爲大故稱大二虛任受九剛任行與大有九二同又二變離虛而能容亦車載象二五相應而志上行故有有攸往之象以是而往何咎之有離本云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

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焉按易傳有言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劑盤錯紛結欲其解釋黯闇汙濁欲其茹納故為大臣者必如大車以載而後可有攸往者也故伊謂言車力之有餘德之大者无所不備无所不濟之應曲當通行而无礙是也此王佐之才惟伊尹周公當之胡仲虎云不曰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僅得无咎處大有之辭亦此愚又聞之師云九二大夫也何以知其為大夫也詩曰大車檻檻毳衣如菼大車大夫之車也九三公也公用享于天子是也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九四卿士也何以知其為卿士也王公相去一階爾其為尊卑也識禮王祭不以公為尸以卿為尸不嫌也其為尊卑也哲九四近臣責而未盛卿士之象故曰匪其彭明辨晳也六五天之子也上九天也六五受天之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皆能有之矣人有十等裁及大夫大之也此蓋以爻位言存之以備參考

象傳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車大體勝重載故雖多積于車中而行不敗也積中不敗即釋有攸往无咎意中虛故能積健故不敗

䷍九三公用亨香兩反古字亨享通用有亨无享據左氏傳解此爻有戴克王饗之宜當作享讀于天子小人弗克變兌為睽互體乾變離約象見變兌三公位也天子指五三居下體之上乘極剛之勢而承柔順之主勳名一時莫過焉有以受寶于天子非德莫之能勝基植丈之業也故雖能翰其忠蓋勤力于天子以畀錫木有之語而天子方虛中下賢故有公用享于天子之象後世之假此名以竊權者比比而是聖人防之豫矣故曰小人弗克也爻變兌自三至五亦是兌為口故有宴饗象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春正月丙午秦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本曰吾不堪也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杜預注云乾變兌以當離日之在天垂照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又去睽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尊之象

象傳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居公位而際大有善用之則以享于天子否且以自害可不惕夫能與天子為難者莫如諸侯故聖人特為戒如此

䷍九四匪其彭步郎反本作旁虞翻本作尪无咎變艮為大畜互體乾變艮約象見變離程子云彭盛多之貌詩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九四在三陽之上以陽息之卦言之則為四陽之大壯盛之至也卦名大有彭字即大字之義其所自謂也近君者易不挾而震用事者權不招而集權勢所歸禍敗所隨內五柔中而以剛首逼之必也引嫌多懼視諸陽之盛皆五之有已不敢借有其彭而後可以免咎九四以陽居陰變艮明而知止故克匪其彭

象傳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晳明辨九四居四陽之首而專諸陽與之偕進其盛多甚彭彭矣使明不能燭理智不能處遠以其盛多者而崇之必非柔中之君所能安也下三陽皆健體剛乃明之自也以離明辨別事理而能照臨時知彭彭之匪我有而不敢借逼之嫌矣所以免于咎者以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變乾為純乾約象見變兌于卦辭上九有云兩剛不能知用而獨陰不可以用陽故必居至寡之地以陰附陽而後象予之斷義也請竊取之以解此爻為五以柔位居尊何以使諸陽大服而樂為用哉二五正應斯固不必言也三居下卦之首厥履震主則聖人已廩廩焉憂其踐虎矣所恃者有四之匪彭在四近臣也而為諸陽之首能率其類以偕進而孚附

三陽畢孚矣故六五之厥孚交如者專指五言也凡卦中得其半體者皆稱孚孟孚四四亦孚五交互而不可解所謂厥孚交如也以此孚下天下其孰能探之爾有不然而威者矣故曰威如𥘉語云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六五與九四指交之謂也懸鞋變亦能故有威如象在傳成李之將生也宜公使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公新杜預注言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與君同

●象傳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五因相信而有以感發在下群陽之志六五柔中虛行簡易无所防備然物自畏之若爲伏波之將光武是也蔡十齋云六虛群剛之齋而獨用柔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備而其有餘也夫備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二說威如吉乃威嚴君道貴剛當以威濟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疏遠也則堂高所以預防人臣之不敬也亦通

☲☰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變震爲大壯六五者一卦之主也上居卦之終故於卦終言卦主之盛因陽在六五之下者皆卑之矣上一陽在上天之位也而亦屬五是天之祐五也蓋前五言吉无不利皆稱五蓋謂諸大傳象曰以六五之德言履信思順尚賢者所謂吉者宜其祐於吉而利耶亦所宜祐是也以傳大有上吉之向觀之可見其象前云六五一爻傳言六五所以大有之德五九一爻傳言六五所以大有之福德兼於六五上九合爲一人然則上九其天矣其爲實卦變夫卦動而明壯而正大亦无不利矣

●象傳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有上爻之吉其必有以得乎天而祐之者自天而下也

●繫辭上傳曰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五以下諸爻下應也斯之謂人助五以上一爻上應也斯之謂天助所謂順者以六五柔順言也蔡十齋云信也順也尚賢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備六五之信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羣陽歸之六五之尚賢也曰履信者以五所信之四陽交位皆在其下故以履言蓋推言六五之德而上九天位則尊錫六五以福也

●第八對

謙☷☶豫

●雜卦傳曰謙輕而豫怠也 謙輕是自卑小之義豫則有滿盈之志而怠矣豫以自放則從故爻多凶謙以自牧則吉故爻多功謙以處己則卑故云一陽五陰之卦其立象也一陽在上下爲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爲師比衆之所歸也至於一陽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以其居上而是處于下者爲謙自下而出乎上者爲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旨也李子思云設卦命名多以畫取象謙豫一卦反履小畜之對也履與小畜在二三四陽五陰一陰之畫不同皆五畫在一陽五陰小畜一陽在上卦三陽之上其位不順故名之小畜一陰在下卦三陰之上其位則順故名之履二陽在上卦三陽之下其位則安故名之謙一陽在上卦三陰之下其位非安故名之豫蔡氏淵中云良爲上經之主上經之客也在上經之初者不息爲下經之主上經之客也在上經之初者不息賁良爲主豫豫而後成卦客依主也豫豫于卦必皆於乾坤坎離而後成卦客依主也豫豫于前十五卦上經之上陽中之陽故陽盛而主壯客衰豫豫而後上經之下陽中之陰故陽微而主衰客壯前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多貴良巽兌之體

少主盛客微也後十五卦乾坤坎離之後少男艮
與兌之體多主衰而客漸盛也又云客豈遠後
主哉主交客而致其來也乾交艮而成蒙坤
而成震屯居十五卦之表蒙居十五卦之首損益
而上陽日以長而主盛此而下陰日以長而客
強蓋陰陽主客盛衰消長之幾會也胡庭芳云用
以大有後乾又介與艮震相遇成謙豫長少二男
之從母也至此震艮二男從用事表悉按以止下
卦及互體觀之亦
為母氣三男之卦

艮下
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古本作兼　終下有吉字○子夏傳作嗛　云謙猶嗛也
蔡氏老引易之嗛嗛即謙謙也　云嗛猶小小也
爲卦艮下坤上艮山之高而在地下是貶抑其尊甘
處物下推遜卑者使居己上也合二卦言之內艮爲
止則退己而不進外坤爲順則謙人而不爭所以爲

謙也剛下乎柔交通之道故亨和指三言三爲卦主
故爻辭與卦同有終吉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
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非長之事責不以之事
驕滿至起貪至起射則三揖而則百拜謙不知之謙
不行之一臨刑害巧為趨避語曰饒焉在庶慎然无
堅投勿其爭心乃生禍是言之小人惡能謙哉
書有云君子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謙而不
矜持其本來謙有終則亨亦有終也卦皆有凶悔吝
推謙无之可見謙无不亨也且終萬物坤爲貞爲徒
皆有終矣六爻皆變爲天澤履其上坤下爲

●序卦傳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子先曰

有人後亦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
守之以恭者尊主德貴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
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之以畏者
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博聞強記而守之以淺
以淺者不隘此六者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
吉是以衣成必缺宮成必缺名成必毀不

不成也天道然也故廟堂戒之曰慎勿以國驕
人也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
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
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彖傳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
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
子之終也

天道下濟二句釋謙亨象謂儒說論天
地之道井以光明上行貼亨義亦非知
道指九三艮再而謂之天道者往之爲也觀此則
凡象傳所云陰陽往來之說悉皆附本于變卦之爻
繇天之道降下以濟于陰故曰下濟艮有光明之
象故艮之象曰其道光明謂艮陽止乎上陰不得

而掩之故光明也地道指上三爻坤本下今居艮
上故曰上行天道消其氣運之已盛者而長其未
盛者以消長進退之氣言地道傾壞其高凸之處
而衆歸于凹下之處以高下凹凸之形言鬼神於
盈滿者禍害之於謙損者福佑之以休咎之
惡言人情於盈滿者疾惡之於謙巽者崇與之以
從違向背之情言四者井有心于如是其道自然
故皆門道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
所福悉萃於能謙者之身卦之所贊未有若是之
其盛者此謙之所以爲至德也歟易本有云此聖
人極論天人之際也春秋緯書日食星變書十未
嘗遂其所以然曰天地不可知爲其可知者人而
已天吾不知吾見其盈於物者矣地吾不知吾
見其變流于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守約者多
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禍福者矣若人則可知者
故直言其好惡參而會之无以異也以其不可知
故宗尊而遠之以其無以異於修吾人事而已未
有人心悖而天道應之有人理逆而天理順者尊

老三居下卦之上也光艮體也卑者三居上卦之
下也不可踰謂位雖居下而德則莫有過之者也
以謙居尊而道光以謙居卑而德不可踰此專以
九三一爻言一卦謙之為道尊大而光顯不與六
較何其尊也不為滿累何其光也故雖卑居而莫
能加尚何可踰之有亦通君子之終也舍者謙長
謙為君子之終則其光不可踰亦是君子之終矣
王情謂云夫吉內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興
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衆起未有居衆
人之所惡而為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爭者
所害是以六爻雖有失位无應乘剛而皆无凶咎
悔吝者以謙為主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信矣
哉鄭仲云夫謙亨一言足矣而聖人尊詩復復
至于此者何其難其貴也人生而私其己孔曰已
少長而食日已食有餘之則爭安則喜有怨之則
嗜又其長也人察之則喜有言其失則不喜本
神聖特以不矜不伐輔助人之好於伐者衆爰聖
人深知夫人情難克其也私如此故詳其言指切

其驗庶幾其義者也集說云凡一陽統五陰之
卦皆歸謙皆指出一剛字復曰剛反師曰剛中而應
豫曰剛應比曰剛中剝曰柔
變剛隨雜不然謙不言剛也

●象傳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
施來氏云兩山之地卑之高于東南之山是地中有山地高而山卑以升云地中有山以高
下下故曰謙謙之為道降已升人山本地上今居
地中亦降體之義故為謙象也裒取聚也又
多也於象義不合按鄭荀董蜀本俱作捊云取也
字書作捊引易捊多益寡張揖云捊減也蕭云
捊把也定從捊捂二訓為近夫山之出於地上者
未有其本沒于土得謂乎萬仞而其沒於土
者何極人見山之高而縣地觀之形如也君子
盛德之至雖有勞有功而自无上人之心責己惟
恐其不厚待人惟恐其薄裒取己之多以增益人
之寡者此者所以稱量物之不齊而平其施捊指

高增卑以趨于平視我若一體而已卽如以善
同人則賢不肖平矣以財分人則貧富平矣以位
下人則貴賤平矣夫然始為有而不居故謂之裒
非若世之人心實自多而外為恭敬之謂謙也華
平齋云謙之為名生于過也物過然後知有謙使
物不過則謙者乃其中爾過與中相形而謙之名
生焉聖人卽世之所名而名
之而其實則反中而已矣

●繫辭下傳曰謙德之柄也柄者以此自持如言以謙為操柄也又
曰謙尊而光朱子云謙本以自卑其尊而且光若為人尊其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惟謙
則尊而又光又曰謙以制禮謙者禮之實不讓不為禮故謙所以節制乎禮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變為明夷六謙德也卑位也以
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乾九三夬九
皆九三重剛也夬九三居重險之間也蹇六二

坎居險也皆有所懼所以六變剛故雖至用涉與剛
志不可犯涉者其才其時有于涉耳用涉者用以
涉然後吉也謂涉川以明履危處難之道於六謙而
又謙則其氣以不盈而守吉以能斂而定以孝險難
屏不奉象傳亡皆古君子稱吉于吉者也三吉于終
者也二三四互坎在前為大川之象變剛成艮為舟
在上而无陰附故有涉大川之象卦
變明夷用晦而明亦謙謙之德也

●象傳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牧者馴獸之名張薇夫謂如牧
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是也人之驕心客
氣發難於使須辨如執玉捧盈臨深履薄纔能
平心和氣而无往不謙者牧人之於獸馴焉援焉
久而與之相忘焉不加箠策而自无抵觸之患矣

☷☶六二鳴謙貞吉變為升互體坎息有鳴于陰云雄
鳴則雌應故易以陽倡陰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
謙者三也其謙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

于謙六二其隣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于謙
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雖欲九三其有不謙乎
故曰鳴謙又曰貞吉以言其和於三以見其出
於誠也又來矣鮮云本卦與小過同有飛鳥遺音之
象故曰鳴謙卦亦有小過之象故亦曰鳴亦
通變成昇卦以陰下陽者故能和三以謙

●象傳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言六二與三中心相得非勉強唱和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變坤為純坤互體坎變則約象震變坤體事
功曰勞九三一陽為衆陰所歸上下倚賴勞而有功
稍安處下謹自視歉然故有勞謙之象為國揭勞是
為處竣勞而能謙是謂厚終非大當之不矜不伐周
公之孫碩膚赤舄足以當之至體坎為勞約象坎為勤
變為坤萬物所致役者皆勞象坤以九三一陽爻
為成卦之主又主●●●主九三一爻而亦不及其

也故象辭亦交辭不復及也但推原其勞而要其吉耳艮
終萬物之三居艮之終故以有終言九三之變剛而能
柔故觀象辭又加吉字明其極善胡仲虎云乾之三
以君子稱坤之三以有終言謙之三兼乾坤之占辭
然所謂勞者即乾之終日乾乾
者是也而象則又坤之含章也

●象傳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功名之所為不及道德者何也无意
於功名即无功名而立功名必自喜其功名故議
必不任任必不讓理勢然也勞而復謙宜何人能
不知其所為謙而謙者之謂道德致能使萬民服
萬民服則皆服矣吳幼清云萬民以卦之五陰言
坤為民為衆極言其數之多也以一卦
則五數為至多以天下則萬數為至多

●繫辭上傳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
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

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補伐正釋吉字解見
上傳

䷽六四无不利撝謙 變震為小過互體坎變兌約象震變坎互反手撝之
解得之猶關注云處三之上而用謙焉則是自上下
下之義也承五而用謙順則是上行之道也盡乎奉
上下下之道故无不利指撝皆謙不違則也伊川傳
云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
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
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撝施布之象
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
又在賢臣之上故也撝通作麾麾之以肱書右
秉白旄以麾亦通作麾變震互震為動故有撝象惟
撝謙而後能无不利此例用爻之卦變亦遍行乎
恭撝謙
其所安

●象傳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爻之利有利于王承上有利于柔
守臣近君五居三之右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僭
從者違承上之則下乘勞之臣非謙則忌忌者
違乘下之則唯指撝上下无所不謙而後為不違
則以臣近君處危疑之地猶必恭而後能撝
之此其所以六其柔順之德
无不利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王肅本作寖鄭東本王作征
變坤約象震變坎上卦三爻陰虛不富象
五上卦之中也四與上皆其鄰也而五以勞
謙道居其下卦上三爻亦皆化之而為謙故五居尊
位而勞撫其左右之臣相從而下將以委心于卦主
耳蔡介四不富以其鄰亦同斯義蓋下有不伐之臣
斯上有善下之君若舜之為孝承王之子周公是也
不富亦有謙虛象蹇成卦之主尊在九三舊解以五
以柔居尊為衆所歸故為不富而能援挐其鄰若然

則與九三全无于㨗非成卦之吉矣君臣同德謙虛相應若下有强梗不服者則潛羿敓討直回在我而柔能制剛亦自能潛驅默奪之而奪之權皆素之服謂是已侵伐且利況其他乎故又曰无不利謙之受益如此侵伐二義諸解不同周禮云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无曰侵公羊傳云觕者曰侵精者曰伐坤為衆變則三四五成離為戈兵以坤衆而用離之戈兵侵伐象也敓侵行險以順因師之所以吉也又自三至五為震三畫初畫以勞謙之臣上事六五亦有長子帥師象或問朱子謙不與人爭如何言侵伐朱子云老子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蓋謙子言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

⊙象傳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侵伐非驕武以其不服不得已而征之正以得征伐用謙之義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商如豈不得已乎又揚按傳云有君如此天下所

成服而有不服焉天下之所共怒以成服之人攻所共怒者其利也必矣若已服徒以私怒貪地而征之則逆是致殃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古本作征國郭云或作征邑國

者非○變貝為艮貞三謙之主上與為應故亦為鳴謙之象義與二同可用行師義與五同上六與之然居謙之終下與九三同德相應謙无以加矣然當為邑國豈无有彼然以我為謙而不彼敓也是致于不服者乎蓋所謂利用行師以征之總之不害其為謙矣集之二三四五上師之初二三四五也故曰侵伐上曰行師或疑其然讓不不如以退遜為謙在下位則可治國平天下者不然荀非得大善功之心即回征九變无非謙也上於六位為最高此于九五君位有上公象坤為邑國曰邑國卽邑之在國中者古諸侯各有分國其大夫各有采邑采邑不順者伐之如晉鄭之類是也上公所征止于邑國坐致侵伐亦謙之象舜於九三與于苗於六五以之因壘崇降上六以之變艮艮止也止戈為武故利用行師止於征邑國亦是義焉考成云下三爻體艮者也則皆吉上三爻體坤者也則皆言利艮靜而坤順也順則多利靜則多吉也

⊙象傳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志未得者上居謙之極方自覩敓然而猶以其謙為未足而盡歸于高滿損謙益之意若是而有不服者行師以征之理直氣壯何不利之有故傳許之曰可用行師征邑國也一說鳴謙句斷志未得也帶下讀志未得卽邑國未順惟鳴謙如是而志猶未得故可用行師耳亦通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蔡傳云豫象之大者責備中說不害于物患接豫為歡名性不害物以害

充和安舒為德者今其得而詳也書云河南日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意須相合然則安舒二字是豫本義既其後也分詁為二一曰為豫樂解豫為敘容貴注事豫傳者有謂凡事豫則立是也故繫辭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二曰悅豫諸儒皆謂豫者樂也卦辭言以喜隨人亦取喜樂之義故大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焉二曰怠豫蓋孟子一遊一豫之豫書所謂无時豫怠无敢逸豫是也故雜卦傳曰謙輕而豫怠此三說者相為首尾人能悅豫并于豫說豫之極則必至于佚豫皆以安舒之意此卦坤下震上坤于震動坤順動理而動上下皆悅當專以此為雷諸侯之家體為衆師役之象故利建侯行師惟泰卦本義大象有衆樂之爻可見矣鄭康成云震以奉于親筮之日尚有豫得貞也每豫皆送合于于秦告晉日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晉筮日尚有晉國秦筮日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我命筮日尚有晉國欲木

也坤土也坤厚也豫樂也車爲內外質以訓之象坐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背國何以當之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辭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車從注云坤爲大車震爲動爲雷今云車者車亦動衆衆當其爲小車乎班編也編外內者謂也之外有震豫之外亦有震坤順也豫內爲坤也二至四爲坤資財也自三至五豫二至四皆有艮象豫三至五有坎象艮山坎水在山下爲泉源亦而不竭也居樂母在內也出威震在外也居樂故利建侯出威故利行師愚按鄭說以坤震分屬建侯行師其義各異然考屯卦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卦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當從鄭說爲正而兼切卦又謂震爲震侯之長坤爲衆之師則統全卦而言於鄭義二陰陽不相擬象曰長曰師惟九四一爻當之六爻皆變爲風天小畜上震下爲豫

●序卦傳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卦之二

義而爲吹也滿未末謙卑退讓不敢自恃廣大安意與方故百姓家其休息富居安樂此謙能致豫也管輅規何晏曰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弗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不傷敗顯處曰老生之常談也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

●彖傳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剛九四也應應其行以爻言豫之才也順以動以卦言豫之德也剛九四也謂應者一陽而上下衆陰從之言謂得其應也故

稱雖與四正體而以明豫爲卦剛應窒不指初志得教陽之志得行也內卦坤順外卦震動從理以動所以成豫順以動豫卦上文也雖天地之大且如之者言天地亦順以動也非求契天地之謂亦非天地錫福之謂而況建侯所以爲民興利行師所以爲民除害其有不利者乎建侯行師雖大事以天地觀之則猶其小者自豫順以動以下皆正解利字大凡建萬國衆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發不可也又按坤乎震上司空季子以爲母老子彊令親上下皆陰惟九四一陽爲卦之主通近六五君爲成而臣太重侯伯之卦也動而順則爲推本之翼戴動而逆則爲曹馬之篡將故夫子推于順動致意焉天地以順動者順其自然之氣聖人以順動者順其當然之理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順動之象在天地刑罰清而民服順動之象在聖人日月四時本相承日行北陸而長則爲春夏南陸而短則爲秋冬寒暑以晷刻言者以氣候言九家易云天地有生殺萬物有始終者盛衰亦有逆從聖人承亂而應天地建侯行師奉辭除害民得逸豫君得安樂也未于云刑罰不濫民不勞只爲舉動不煩了然得民不服從是徒聽了然亦不深矣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則萬物于是太和矣刑罰清而民服焉萬民于是太和安若使處庶事而靈生不逆是謂盛而民風將衰其能豫乎故聖之道大也易有時有用有義將其所適也用其所致也義其所宜也六十四卦時而已矣事若淺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思之也非美事而有時或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別之也大事大變則曰時大矣哉欲人謹之也孔仲達云此嘆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其說且嘆之以示情使後生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吳幼清云專言時者重在時字時義重在義字時用重在用字或乃以時義爲時與義時用爲時與用失之矣

●象傳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說陽氣也方冬潛藏地中及出地鼓舞故曰當出地奮豫不曰雷出地上而曰雷出地奮只一奮字便含樂象作樂指始造樂者言豫喜意也作樂所以節喜也天下之聲莫高于雷雷樂則何以以之以其和而奮也未以其聲雷以鼓萬物之化而宣天地之和樂以贊神人之化而宣人心之和一而已矣崇德即崇祖考之德有是德而无是樂祖考雖聖其何辭以配乎思文之詩所以配后稷於天也我將之詩所以配文王于帝也殷作樂之盛稱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象雷出地而向天也冬至祀天於南郊以祖配季秋祀上帝於明堂以考配本義傳云王者何為必以其主配自內出者无匹不行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按祭于南郊曰天祭于明堂曰帝祭者古禮明堂寢制也為壇而祭謂之天祭于屋下謂之帝本于云天即帝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以配即配以例字成文耳朝覲聘享祭祀莫不用樂蓋然惟郊祀上

帝乃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變九變是也必如是始足以擬雷出地奮之象象義云震書鳴為樂又來矣雖云中爻有為樂作樂之象互陰而崇一陽有崇德之象帝出乎震上帝之象中爻具為門闕艮為陽位宗廟祖宗之象來夫奇云坎為考人也而配上帝之天音洪中之雷奮出地上之象來知德云樂指九四一陽而言王上皆天也上者求外所配之天五者應中所配之天三祖也二考也初者我王之德也初與四為正卦初六之德章于九四之樂厚則卑者升而崇二三與五上之高敵應二三之祖考以為九四之樂而升配五上之天地皆通惟天樹象云上天下澤履大象以言禮也乾以一陰變乾之下而說以應有順之義禮主顯故曰禮雖陰來雷出地奮以六陽以言樂也豫以一陽變坤之上而動以出有散之義樂主散故曰樂雖陽作鄧氏元錫云雷天氣聖人作樂以應天澤地形聖人制禮以配地出奮者也故樂雖中出以顯性上下者形故禮自外作以制形樂雖陽來雷地天地之交也故調和諧合而樂與禮自陰作天澤天地之判也故高下散殊而禮制

●繫辭下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見解

本傳此豫備之豫也

䷏初六鳴豫凶 變震為重震所以為豫者因也而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之道也居重變亦震震為決躁為善鳴故其象如此

●象傳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說詞謙按方豫之初自恃有應在上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鳴豫則吉鳴豫則凶鳴謙曰心得鳴豫曰志

窮心志之圖、其幾殆矣

䷏六二介 古文作砎鄭玄云謂磨砎也 馬本作扴云觸小石聲 于石不終日貞吉 變坎為解互體艮變離佐說文云分疆也凡物兩間為介所以分也介于石謂如石之間截然分斷明決之至也六二以陰居陰而處二陰之間榰乎至靜與四无應以靜觀明以靜觀動下不為初之鳴豫上不為三之盱豫中心无為以守至正自然明无不照當其易之微而吉凶禍福判若黑白矣故曰介于石節然猶所謂知幾也變離故有知幾之哲見幾而作可進始進必不可進則是可行始行必不可行可止則止斷然立決寧少需乎故曰不終日正其道乎二矣夫旣介于石剛有蒞業自持之操自不終日荒无敗怨自弱之心甚不以豫處豫者也是以吉坤土也變而為坎主中有堅故稱石又互艮亦石象二變中爻離日居下卦之上不終日之象也又吳氏澄云三為人位于坎手坎離日在三日將至地之

時也故三爲終日不終日不至于三也九四豫之主
人皆趨附獨六二不與之比應遠而以中正自守不
待至三而能早去遠之至三則已與
之比矣此與乾九三終日象同亦通

●象傳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以有中正之德故其守堅而能
辨之早去之速也象辭又以无所係應者爲吉有係應者爲凶
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是以爲凶爲悔
爲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无係特立於衆陰
之中而近遲遲猶戀之意可知矣蓋衆人之處
淺故成而有渝其悟也在事後君子之識微故不
遲遲豫其覺也在幾先夫惟有介于石之明而後
有不終日之決象傳釋以不終日爲中
正而象傳必盛贊君子之見幾者以此

●繫辭下傳曰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
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
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
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解見本傳上謂上卦二與四
无應上交不諂也下謂下卦初應四三比四而二不與同下交不瀆也是豈得
夫存乎介而剖斷之如石之中分可謂知微知彰
矣六二陰德二陰位以陰居陰而有不終日
之易可謂知柔知剛矣萬夫亦取坤象

☷☳六三盱 子夏傳作紆京房本作汙姚信本作盱云日始出引詩盱日始旦 豫悔
遲有悔 變艮爲介互體艮變巽納象見兌上六
視也變剛互艮爲多白眼上視者視四也盱之
柔不中正而近于四見四爲羣陰所歸心竊羨之而
以趨時附勢爲豫然非正應又四實體震起也无下
係之象故不爲四所取恥豫而辱是以有悔也幸其
互艮爲止使勇于自艾而銷其盱志則善矣乃陰體
遲疑牽於欲而不能早決則悔之來將
何時而已乎悔而變剛則正而得應

●象傳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
中正與不中正故也三與上
下之交故兩爻有遲疑之戒

☷☳九四由 馬融本作猶云猶豫疑也 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文考
作貸京房本作撍蜀才云速也馬融本作臧古本
作宗虞翻本作戠云叢合也陸希聲本作撍●變坤
爲純坤互體艮變坤納象坎豫之所以爲豫者
繇九四也獨體陽爻爲動之主衆陰從莫不繇之
以得其豫故曰由豫由如路之可繇自爲大塗互艮
爲徑路皆繇象也九剛也即指四也四一剛而得五
柔故曰大有得互坎爲狐疑故告之以勿疑中爻艮
止正而不疑象也又震動之初行无不遂亦勿疑象
以陽剛之臣居柔主之側本危疑易生之地又下无
同德之助能无疑乎其惟勿疑象體王室身親舉下

發與衆同憂與衆樂蓋將使天下由之以來也精白
一心天下共見孰其來乎如簪斯盍矣朋謂下三陰
盍合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謂古冠服无
簪按虞翻神禹治水遺簪不顧並簪而句即弁服
之笄是也稱從之朋合聚如衆髮貫于一簪三陰象
髮一陽横于三陰之首象簪又本豫主而乘應皆朋
二獨貞貞者靜致邪者易聚者聚而弗去乘者望
而不至夫惟開誠布公者不以疑小已以附不以守貞
而遂權在已在人而无已私之與爲朋吾朋其有
不同者乎少讀程氏云重耳笙得晉國遇豫九四
爲貴陰所宗无有分其應者爲諸侯坤爲國土重
耳得國之象利行師一戰而霸之象九四總衆陰以
安上如簪之總髮以安首重耳率諸侯以尊周室之
象焦弱侯云初應四三五比四爲凶爲悔爲疾獨六
二不繫于四而以中正自守得爲貞吉則九四之不
得爲賢臣可知已看來四外陽內陰才足有爲而誠
不至者也當豫之時君弱而大權歸已衆皆附之是
以成功故曰大有得惟其不誠故戒以勿疑如舜直

一匡天下使其誠心尊周室豈復弱乎故五之貞疾因貴爲之也夫子于四取其志大行于五傷其乘剛功業定矣變柔卦爲彊動而能順行萬物蘇以發養亦由豫象

●象傳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以一剛得五柔而无他爻以分其權故曰志大行卽象傳所謂剛應而志行是也

䷏六五貞疾恆不死 變坎爲尊爲剛象坎變爲古者有疾謂之不豫疾者豫之反也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易于沉溺況天下事權皆已入九四之手衆心不附主勢孤立亦危矣然必戰兢畏惕以正自守常如疾病在身乃得恒而不死所謂生于憂患者也孟子謂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其此爻之謂乎程子云在內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五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于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惟謂六五之不死若劉禪主之初年似之然後主肆知特任忠武侯而所少者貞疾之一念亦終乎死而已非必忠武侯之自取之也又況人臣如忠武侯者有幾荀所乘者乎乘之剛書稱司馬懿之剛剛欲其恒不死亦不可得然則九口一爻兩斷忠武二人蓋仍偏近之至然爲心病之爻震東方生氣故不死爻既言貞剛不當變變剛爲從於逸豫者也雖惡死亡其能免乎

●象傳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乘剛而有疾弱之疾自度无以御其下是故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貞疾之謂也處上卦之中尊位與號猶未嘗亡故恒至于不死君子是以知貞之可特也二五皆貞二去四遠故吉五與四近故疾然曰恒不死亦非其甚劣者聖人之貞疾不欲人之安于豫而已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變離爲日居天上冥之闇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于豫之象成猶定也如舜執未成之成渝者變也如渝盟之渝程子云一成而不可變義殊云初既與于成言今後悔而有他成渝對卒之謂也上六雖昏冥之象已成然以其動體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所謂震无咎者善補過也凡易中言渝者皆當以變卦觀之變剛成離爲日明出地上向之冥冥者今反爲昭昭矣又變剛有庶

●象傳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子云昏冥于豫至于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卓爾有云豫以四之一陽爲主初以應四而鳴豫故曰鳴豫三以比四而盱豫故曰盱豫五以乘四而不知所安故有貞疾恒不死之象上去四雖遠而與震同體則亦冥然爲豫而已皆有涉乎四者也惟六二柔順中正與四无係獨能介于石不終日焉蓋見幾者也故爻以貞吉歸之豫之不可溺也蓋如此蔡君謨云當豫之時陰陽相以剛而任事上下以順而承之泰

乎之日无滿宇內其樂極矣然聖處其樂與衆同樂雖死之發每易以激蕩其心而快志恣意之觀亦恒情之所甚便者故无論庸君具近死耐於佚樂而莫之省憂卽元元之衆未有不以樂極而悲滿極而損也聖人有憂之是故於初戒其窮也於三戒其盱也於五防其疾也於上危其不可長也推之之介石能熟察乎憂樂治亂之機則爲之深致意焉聖人之憂后世何切也蓋嘗讀史至於貫朽而不可校粟紅而不可食未嘗不想其豫樂之盛而土木甲兵征輸望幸紛然交作至於迍邅傾覆海內騷動然後知聖人之慮深矣雖然猶未也聖人於三之旨既欲其速圖於始於上之渝圖幸其改正於終其欲人之寡過蓋惓惓也是故輪臺之詔君子猶有取焉耳

古周易訂詁卷二終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自隨至離爲上經之終、

隨䷐蠱䷑　四偏卦兌與震合艮與巽合
臨䷒觀䷓　坤統長少二女、
噬嗑䷔賁䷕　離合長少二男、坤爲主、離用事、
剝䷖復䷗　坤合長少二男、合二男、以居中
无妄䷘大畜䷙　乾統長少二男、
坤前爲主乾後爲從
頤䷚大過䷛　四偏卦艮與震合兌與巽合
坎䷜離䷝　坎離天地之大用也故居終焉
兌巽震艮統攝開闔包括于外參錯于內兼以客而實括主也

今凡十四卦爲上經之終其君卦則坤爲主乾從坤其臣卦則離用事坎不得用事陽中之陰故也蓋夫震中之兌巽艮震下經之主上經之客也在上經之初皆不能自爲卦必依於乾坤坎離而後成卦客依主也至此而隨蠱頤大過四卦客自爲卦不得不容由隨而前十五卦上經之上陽中之陽故陽盛而主旺客衰由隨而後上經之下陽中之陰故陽微而主衰客旺前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多震艮巽兌之體少主盛客微也乾坤坎離諸體之中乾復多於坤坎復多於離均之爲主而陽又勝於陰也後十五卦乾坤坎離之體少震艮巽兌之體多主漸衰而客漸盛也於震艮巽兌諸體之中震多於巽艮多於兌蓋上經之末雖陽中之陰而本實陽客雖侵主而猶未遠以陰勝陽也乾坤坎離諸體之中坤多於離離多於坎則主既向衰而陰反先勝於陽矣其所以爲主之道幾於窮且震巽不依於乾坤坎離而自爲卦始於隨蠱終於頤大過皆客自爲卦也此四卦者客之[illegible]

也又云上經諸卦惟乾坤一對純陰純陽之體以坤偶離和故賁噬嗑一對所以相承也自復之後噬嗑賁之後无妄大畜繼剝復之後者見坤爲主離用事而乾從坤也陰長陽消主衰客盛矣雖然客豈遽役主哉主交客而致其來也坤交艮而成隨蠱交坤而成臨觀居十五卦之末隨蠱居十五卦之首由此而上陽日以長而主盛由此而下陰日以長而客強蓋陰陽主客盛衰消長之幾會也然一失而離坤主交客而致其來矣然主雖交客而客猶依主也再失而爲隨蠱則客不復依主而能自立矣方其一失也乾交賁而成噬嗑其卦居噬嗑之先則主之交客在吾疆陰而未入於吾之家穴也及其再失也乾交艮而成頤其卦居賁蠱之後則入客之家穴之內與客之賁者交矣自是而後皆艮與之體對賁一對與之交者離也頤離一對與之交者坤也其極至於賁有一對則與之交者離也不畏以乾合賁賁之上賁以艮止賁復反居艮之下自觀上之初自出處物表於位居剝至復受之以頤大過豈艮巽震兌而終焉於是上卒爲下客反爲主世云偶然之故觀象者可不深而研幾於此乎反離之體雖不得乾坤之全而得乾坤之中其中也不偏於上不偏於下故爲上經之尾文爲下經之尾而用其全也夫觀之中畫交於坤畫之中而成坎是坎之本體得坤之中畫不得乾之上下畫也非全也及用以交離則得乾之上下畫而乾之三畫全矣不特乾之三畫全其本體亦全矣夫坤之上下畫今交離之中畫而坤之三畫亦全矣夫坤之上中畫交於乾畫之中而成離是離之本體得坤之中畫不得坤之上下畫亦非全也及用以交坎則得坤之上下畫而坤之三畫全矣不特坤之三畫全其本體亦乾之上下畫今交坎之中畫而乾之三畫亦全矣是坎離之體不得乾坤之中用得乾坤之全不謂之全不可也所不得考者乾坤以體言故離以用言其所以全則有間矣乾坤之全自其始而本體已全坎離之全要其終而合而後全此乾坤

之說所以總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始也故之三
所以總六十四卦之全而爲之終也又皆反覆之
卦象以爲乾坤坎離之體用蓋乾坤體全而用也
也坎離體中而用也全其義也亦不可不論乾坤
之體居上經之始而其用居上經中二節之正中
坎離是也故離之體居上經之終而其用居下經
之終既未濟是也乾坤之體全坎離之用全上文已
論至於乾坤之用不居上經之前一節不居下經
之後一節必居中一節之正中者豈非以其中哉
若夫坎離之體所以居上經之終者又豈非總六
十四卦之全而居其中哉故曰乾坤[redacted]全而用也
中坎離體中而用也全以卦之所居察之信其然
也

●第九對

隨䷐

●雜卦傳曰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隨前无故妄作必有蠱後當飭

不振必復元亨利貞以隨時而天之道蠱
于隨先甲後甲以有事而天之行見于蠱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從也如人前行而自後從之六爻初九隨六二六三隨九四九五
隨上六皆非正應而各以一陰一陽相比故其象爲
隨焦弱象謂隨以屬其後爲義隨以下隨上爲義是
也卦震下兌上以震爲主上隨乎兌從乎所謂男下
女非女隨男者蓋長男非少陰可從以長男下少女
故爲下之是也元亨以上下兼體言利貞以初上兩
爻言震動在下兌說在上本大亨通然陽動陰說易
至隨故必利于貞方得无咎若動爲震主上爲兌
主而爻俱无係應則其動也无心其說也无情而得
貞之道矣故卦有震者皆主動唯隨卦之震專取不
動爲義震居兌下動不逆動也唯不逆動乃所以善

其動此動之所以召說也故曰利貞无咎初九曰貞
吉六三曰利居貞蓋防震之動而繫辭亦曰隨之義
也大象亦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皆不動之義左
傳襄公九年穆姜薨于東宮始往筮之遇艮之八史
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
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
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
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
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
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
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
矣鄭汝楷云隨時之義大也微仁以體之禮以節之
義以宜之智以別之宜不能及此穆姜之隨乃隨无
妄五卦體備四德當自有其義穆姜之解即文言
傳之贊乾也豈直與乾合德乎偶思之自賁一索得
男至兌三索得女從者陽之始貞者陰之終也內震
而外兌六子之綱括于其中參此其所以上經☱☳之

也歟然上皆非繇辭正義觀象傳則利貞宜連下
元咎讀六爻皆變爲山風蠱震上兌下爲歸妹 六九三

●序卦傳曰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豫悅之道物之所隨

●彖傳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
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震之上九來居坤之下所謂剛來而
下柔也此疑當指下卦言然以兩體觀之震爲剛
卦兌爲柔卦震下兌上震之一陽在陰柔之下亦
可言下柔也卦以震遇兌爲義故云然剛來下柔
隨之象也然必動而可爲人悅剛隨之善者也隨
之元亨其以下動而上說與變无係大者主震陽
言貞字當句書以大亨貞一氣讀非是動悅之道
隨時而已象辭重在貞傳辭重在時時之所在即
貞也動不違時而動所謂貞也貞无咎而天
下隨時者蓋天下之所隨者時而已動不違時則
有以從天下人之心何咎之有以湯武言之革命

虛人剛來而下柔也天下信其志在於民說而去
也然二聖之舉動不敢違時以元亨利貞之道十三
載而親戚時可動則動也故前爽苦西土台悲而
民无越志隨時也時一而已天下之所隨者此時
聖人之所隨者亦此時必先有聖人之隨而後有
天下之隨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時无窮隨
亦无窮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
能權者不能與于此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
也蘇子瞻云時者上所制也不從已而從時其為
隨也大矣程子云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
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朱子從王肅本
隨時作隨之隨時之義作隨之時義皆非

●象傳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春夏用

事月令仲秋雷始收聲兌為正秋又為澤震伏兌
下故曰澤中有雷朱子謂求其實象而不得則云
雷者陽氣所為龍乃陽氣之聚龍之所在即雷之
所在也雷之與龍一也故震為雷亦為龍今神龍
所居之雲從其水清徹不容粒洞每宜汙穢與雲
雨所謂澤中有雷者此也雖說象近是然幾于鑿
矣嚮與向同如夜嚮晨之嚮晨日出之時為嚮明
受日入之時為嚮晦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
入宴息者入居于內而宴安休息所謂日入而息
也夫隨在于動欲其存以靜也雷藏于澤動者之
能靜也君子之應事也衆寡小大隨時處理以處
之而此心寂然有嚮晦入宴息之象焉是故動亦
定靜亦定則无不貞无不時而天下隨之矣自蒙
蹇以嚮晦象互巽為入互艮為止皆入宴息象丘
行可云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
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
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
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后
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
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

◯繫辭下傳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

取諸隨 下動上說遠近隨人行止隨時皆隨象也與本卦義无涉辭見本傳

☳初九官蜀才本作館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變坤為萃 官統

治人者初成卦之主以震之一君統二民故有官象
渝變也變性變動渝象訟卦四變中爻為震亦曰渝
此言有渝者變而隨乎二也二本非初應特以陰爻
近比而初隨之是官有渝矣初之應四正也其隨二
非正也故戒之曰惟守正則吉當隨之時以有比為
私以敵應為公出門戒其比二也交有功隨其趨四
也前二偶畫門象又二三四互艮為門闕初不比於
私係之二動而出門以往交于四貞孰加之得應于
四同德相合陽剛有助能有成功吉孰加之此爻動
靜成宜守貞有功變則得應卦變萃亦出門交象又
鄭康成云震為大塗又為日門當春分陰陽之所交
也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人交有成功之象其義未
詳

●象傳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上二句象爻辭之文也官有渝者吉道在從其
正應則吉此爻所以言貞吉也初出門而交四
能有功以不失其所當應故
也若渝而與二為隨失之矣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變兌為重兌

程子云二應五而比初隨
先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
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
係于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
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
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朱子云其象如
此凶咎可知不假言矣愚按王弼孔穎達皆以初九
為小子然震為長男何得稱小子與蒙初六以艮少
男稱小子不同至若九五乃兌體兌本陰卦而云丈
夫者蓋第就陽畫取象耳然終有未穩然者曾聞之
潤云隨上兌下震兌正秋也於十二子為酉酉者物

之老也故稱丈夫震東方也於十二子爲卯卯之言茂也故稱小子以兌乘震如少長之相隨故謂之隨此說殊可信爻變兌卦亦變兌動而過於說故有係小子之戒又程沙隨古占法云穆姜比於叔孫僑如欲廢成公僑如敗遷姜於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其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腓附下體六二隨九三當艮止之時上下不相與不見拯者也艮之隨亦隨之艮其辭曰係小子失丈夫應九五順也宜應而失乘初九逆也宜失而係且諸爻皆動以明八二之不動不可出表且獨筮得所謂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是也

●象傳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二之中正非必果背五溺初也但以其近比易于牽係故爲之戒曰爾若係此則必失彼從豈能兼與乎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變離爲互體艮變巽約象巽變離丈夫謂九四陽之在已上者也小子亦謂初九陽之居已下者也二之以五爲丈夫受正其夫也三之以四爲丈夫者非其夫也二无應无夫之婦也四亦无應无婦之夫也无夫之婦近于无婦之夫而隨之遂以爲夫此三之係四所以謂之係丈夫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于四上係於四故下失于初隨有求得者三欲往隨于四四亦更无他應其與之情專故三之有求于四者无不得也傳謂陰虛得陽實爻互爲近利市三倍亦得象三之於四雖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于是戒之以利居貞謂不可動于私係而貪其得也互艮故能居貞三上雖欲隨然三本長男震體上爲少女兌爻第守貞則必得其所配變離中女則无應義故爻以居貞致戒云

●象傳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下指初九三之係四其志惟在舍初而已

雖知四之亦當舍而不當係乎此言外意益謂與四俱非三之正應故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變坎爲屯互體艮變坤約象巽變艮獲指六三三來隨四四不之距則爲三所得所謂隨有求得也然三四非應若四竟守此不變則其義爲凶初九貞吉以舍私係之陰故九四貞凶以昵私係之陰故若變剛以陰爻居陰位既不爲三所係而初亦得其應矣有孚在道者言有人與已相孚信在道塗之間指初九也初九九四皆得中半體故有孚信象此爻變亦變震爲大塗四履震塗之上而與其主爻相應有在道象初四正應四知初之可從而從之能全其明哲而不惑于偏邪何過咎之有艮爲見故曰明互體艮亦光明象矣紉清云四居陰故或與六三九體陽故能交初九

●象傳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四與三非應故曰義當夫有既義以相說隨而獲吉者也有孚在道則得其所應故无咎蓋以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變震爲重震約象巽變兌初舊云有孚者彼孚于此革言孚者此孚于彼五上得其孚隨五爲兌中畫故亦曰孚又約象變成離爲嘉美也謂六二繫于巽云傳曰嘉耦曰配而皆禮爲嘉故易凡言嘉者其配也隨以從人爲義從人故多舍其正應而近是故初九從六二六三從九四其於匹周均也九五陽剛居尊且得六二正應所孚一于中正蕩蕩平平略无所係天下誠不言而信之化矣此非隨之至善者乎吉孰如之變則失位又失應

●象傳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隨之世皆急于求合故各爻皆有係有求有獲五與二應位皆得正而居上下卦之中既合孔嘉其吉爲何如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許庚反于西山

爲君矣上居卦終无可隨者下應六三雖曰敬愚然上已身許之亦安之矣拘係之者指六三也二三同體艮艮爲手故有拘象陰爻稱係與係小子係丈夫之係同三應上之他爲故至于用拘以係之乃從維也者指九五也三四五體巽爲繩故有維象五以近比于上而欲得之故不顧三之拘係乃從而系維之然上實守貞者也其志其分已定爲之二矣不可以強而致必欲致之惟積至誠以感動之而後可致致之曰當如王之祭享于西山誠意顓篤雖鬼神可格而况于人乎王謂九五古文亨即享字項平甫云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今獨益作享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于享帝不敢作亨帝也若天子則或以爲无享理不知實禮自有享王此爻與升四則吉禮山川之祭也西山岐山諸山其尊者與嶽在正西貞方文地祇陰神也故

之陰書爲西也人見爲西凡卦有從者多取祭祀象萃之王假有廟損利九之祀事道往因九五之利用祭祀升互爲之王用亨于岐山皆是也所以知爻辭爲周公作者以繫爻之時文王已追王矣若文王所言不應自得王且亨于西山亨于岐山亦是追表先意以明其不僭之意諸侯祭境内山川分也若魯侯僭祭泰伯西岐則岐爲僭王矣此爻只言上六有守貞之德所謂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者皆是虚象乃假此以明上六之不肯舍正應而從近比耳上爲兌主爻故其德如此晋文公圍陽樊倉葛呼曰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于晋請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无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正此爻義變觀卦爲无妄而上九有行有眚之戒者正以其係應故耳又按乾鑿度孔子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决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

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説其德此下惧爲文然其理殊不可曉

○象傳曰拘係之上窮也以自後還前爲義上居卦終无可隨者與三敬應而爲所拘繫亦安之而已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illegible]

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按文字也皿器也蟲殼以器受蟲害者爲蠱蠱于曉以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此皿蠱也淮南云百蟲之聚勝者爲主惟物之蠱朱子云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吃亦皿蠱也所謂皿蠱爲蠱也植禾穀久積則變爲蠱

蠱名曰蠱目揚穀書穀謂蠱之蠱穀之飛實生之物莫尖于蠱莫嘉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童選男德以象穀明貴静女德以失蠱惑所謂蠱之義亦爲蠱蠱也在卦巽爲長女艮爲少男少男而説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爲風艮爲山山本爲風所落蠱壞之義所謂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也以卦義言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爲蠱所以言元亨者蓋極敝則將復興故言元亨也然豈静以俟其治哉必歷艱難險阻以撥亂反正知其先之三爻乃巽之柔儒所以成其蠱也則因其柔儒而蠱之之及艮之二爻乃艮之止息所以成其蠱也則因其止息而振之二以剛中之斯可以元亨矣六爻惟二五有應二以陽德居陰位故能以中道幹母五以陰德居陽位二致能以德用譽父所云利涉大川皆指二五言自二至四爲兌兌爲澤大川象自三至五爲震震木在兌澤上利涉象蠱先甲後甲與先庚後庚其說不一子夏云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丙丁也鄭玄云甲者

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在巽九五先庚三日六爲丁而後庚三日則爲癸朱子云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據此則但以字訓都與蠱巽卦義无涉游氏謂辛丁二義若隱語然豈所以爲易乎是也此其說之可疑者也王輔嗣則云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治而後乃誅也又云申命令謂之庚先申三日令著之後復申三日甲庚皆申命之謂也據兩卦皆有與似取申命象然令甲之名起于漢以令有甲乙之或故名而非即釋令爲甲也至以申命令解庚字絶无稽據此其說之可疑者也朱震作則云明體治象次日而飲之第[illegible]以爲從甲至癸謂之次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令令之義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示其嚴令也果如所言則申令唯取庚甲不應復云先庚後庚先甲後甲也此其說之可疑者也季長云艮在東方艮在東北故云先甲巽在東南故云後甲所以十日之中唯獨甲者甲爲十日之首蠱是造事之端故舉初而明事始也來矣鮮亦云先甲後甲者本卦艮上巽下文王圓圖艮巽夾震木于東之中故曰先甲後甲言巽先于甲艮後于甲也巽卦言先庚後庚者伏羲圓圖艮巽夾坎方于西之中故曰先庚後庚言巽先于庚艮後于庚也十干獨言甲庚者乾坤乃六十四卦之祖甲居于寅坤在上乾在下爲泰庚居于申乾在上坤在下爲否大往小來小往大來天地之道不過如此物不可以終通物不可以終否易之爲道亦不過如此所以獨言甲庚也而胡仲虎則云先天圖在東之離[illegible]逆數[illegible]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illegible]三位得巽後甲二日也然則上艮止下巽所以爲蠱於艮得先甲三日之辛於巽得後甲三日之丁又所以治蠱也又云彖主發先天于象故取先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爲甲[illegible]爻發後天于爻故取後天艮巽前後三卦其方爲庚巽體本无艮九五變則爲巽下艮上之蠱故特於此又發之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與先甲

後甲文自相貫後二說俱本圖位爲言但先天圓圖乃邵子所意造原无師承愚所不取以來主八卦方位次序觀之甲木屬震艮巽夾震木于東之中曰先甲後甲者六爻也其爲說似矣然庚金屬兌巽[illegible]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將何所取之以下卦巽自[illegible]而卑至蠱凡三卦爲先庚以巽九五爻變爲艮言見而蠱而其至艮凡三卦爲後庚同一局一先後也不應在蠱只隔一卦在巽乃隔三卦同一局三日也不應在蠱但以爻言在巽乃以位言此其說之可疑者也象于蠱則云蠱之與巽一也上下相順與下順而上止其爲蠱一也而巽之所以不爲蠱者以有九五以幹之而蠱无是也故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而巽之九五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陽生于子盡于巳陰生于午盡于亥陽爲君子君子爲治陰爲小人小人爲亂夫一月十二千相錯支五千六而後復世未有不知者也盡甲三日後甲三日則世所謂六甲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則世所謂六庚也甲庚之先後相反[illegible]治亂之勢也先甲三日辛戊申也申盡于巳而陽盈矣盈將生陰治將生亂故受之以後甲後甲三日午又寅也寅盡于亥然後陰極而陽生蠱无九五以幹之則其治亂皆極於自然之勢窮而後變故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夫巽則不然窮雖失之後必有以起之書之于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後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象蠱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盡於亥後庚三日盡于巳先陰而後陽先亂而後治故曰无初有終又特曰吉不言之於其象而言之于九五者明此九五之功非巽之功也據此所謂六甲六庚其義不可爲象皆以干支先後爲蠱巽相反之理似非深義且先甲後甲主治蠱所有事元亨之道實在于此何謂云第極其治亂自然之勢乎此其說之可疑者也吳幼清則謂此筮日之占讀書武紀元鼎五年詔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丁酉拜況于郊鄭註云先甲三辛也後甲三日丁也漢注云內事用柔日辛丁皆柔日也然朱子嘗疑巽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揆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不見用處

按似此更與卦義无涉而紛汝尤又憑易字不專占要以占示先甲後甲猶今占筮某日吉之說亦膚淺甚矣惟熊明來納甲之說於蠱巽二卦之說皆通蓋若可信按日有十而卦有八以八納十故乾坤二卦始終包羅之而納甲乙壬癸之四日甲壬爲日乾納之乙癸陰日坤納之也其間六日三男納其陽三女納其陰六干之卦各得乾坤之一畫者也貞于西北納丁者氣之方行者也少男女納之猶日之未午歲之方夏時也震納庚巽納辛者質之已疑者也長男女納之猶日之過午歲之就秋時也坎離中男女納戊己於正中者不待言者矣蒙同納甲意本如此其見于經若蠱之先甲後甲巽之先庚後庚革之巳日乃孚皆是也甫來之說云蠱隨相伏蠱之三陰隨之三陽伏焉蠱初爻變成大畜則內卦爲乾蠱先甲也至四五爻變无妄則外卦爲乾後甲也蠱之彖傳言先甲後甲曰天行也所以言甲者乾甲也巽與震二卦亦相伏所以言庚者震庚也或問乾甲震庚於納甲通矣蠱之先甲後甲於卦辭言之巽之先庚後庚於爻辭言之何也蠱隨反對以卦之全體得乾故言先甲後甲於卦辭也重巽伏震先庚也九五變則三至五爻互震後庚也萬公謂巽之乾甲記巽之震庚巽九五變爲巽之蠱蠱六五變爲蠱之巽庚甲相直巽蠱往入特於五故五爻言之定也按庚甲朔亦如此說云從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乾三爻在後故後甲三日所以寓意于甲者涉隨君臣云事物之始必於其終必蠱先後甲者寓提其始而飭蠱也如隨人每鮮成易爲人每繇更改皆此義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者于事物過中則變施之謀令所以防蠱也焦弱侯云巽九五變爲蠱事變至蠱則當復始故曰甲甲者日之首事之始也蠱六五復變爲巽蠱既始事巽又申之申者非更則然故曰庚庚更也續也蠱以全卦言故于卦辭言甲巽至上卦而後爲重故于九五言庚愚按陰陽古言甲當時庚當甫甲庚反對而皆有變義六甲始于甲子終于甲寅自北而西自南而東然于義終于仁也六庚始于庚午終于庚申自南而東自北而西始于仁終于義也甲爲陽更庚爲陰更甲

居于始庚居于中陽更與于此則爲開創迅烈之意多故始義而終仁陰更與于中則爲修補調和之意多故始仁而終義蠱繼之際非盡革所發舒不可巽則不然修廢舉墜因舊爲新可已故蠱曰終則有始取甲之始也巽曰无初有終取庚之中也所以然者蠱下巽而上止蠱猶有入義也止則无所入矣左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王戌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六爻皆變爲澤雷隨秦氏古占法載宋有元入寇會稽士大夫筮之遇蠱迫爲占之曰內卦巽初六巽于二剛唯柔巽者能發爲剛故初六利武人之貞至四則田有獲矣田有獲者用武而有功也外卦艮上下不相與以剛上窮其變爲隨內震爲動爲決爲刃斷爲毀折隨自否卦中來斷乾之首墜于地下宮殺虐後果驗

巽上艮下爲蠱

●序卦傳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蘇氏云以喜隨人者溺於宴安者也故至于蠱壞則有事矣又云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爲无事而不事事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爲事也而昧者乃以事爲蠱則失之矣

●彖傳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剛上者艮之上九也柔下者巽之初六也惟柔在下者既巽而不能爲剛在上者又止而不肯爲此所以成蠱也蘇氏云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者言已蠱矣而能元亨則是天下已亂而後治也然則所云蠱元亨非蠱有元亨之義正謂治蠱而得元亨若下文所言是也有涉大川之利則天下盡易而爲治有先

後三日之甲時天下盡易而爲治如之何其不亨
独有事者言蠱之時當勇往有所事以濟蠱若
巽德而止則終于蠱而已夫惟變其巽艮之體而行
以乾德自强不息大凡蠱壞之終必治之始貞下起元
聖賢天行不已之運所貴行健如乾常提醒其終
而復始之機則能有蠱非徒委循環于命也天行
當注觀
德者

◎象傳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風非如

風在天上地上木上皆行而无阻乃旋轉山下爲
山所阻鬱而不暢之風蠱者風之疾也蠱以風化
故風字從蟲風鬱則山木參辭淫而蠱生蠱象亦
雖有云習習谷風雖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
聖此而蠱之義明矣又朱伯清云地之理山爲壯
川爲生壯者水之所歸生者氣之所行氣之行在
山腹之內故曰山下然有養物之氣有賊物之氣
養物之氣溫煖和緩煜煜如蒸者謂之火賊物之

氣冷清勁急拂拂如吹者謂之風山下有風者謂
山腹之內有此賊物之風也內氣冷清則外壤枯
朽其山崩已童禿草木之生不遂故卦名爲蠱雖
亦良是夫蠱之象非美也君子以之則取其美振
民者鼓舞興起之意於德言于振民之後乃是育
民之德譬良醫之治病疾者驅其外邪者善其
元氣也蓋從民心之善提撕而煦養之以善其
自新之機則所以振之者不徒條教之設號令之
申矣民不振則風俗皆壞而有蠱振民者取風在
下而振動山木之象德无育則人心或亂而有蠱
育德者取山在上而涵育風氣之象夫蠱之時自
塞末學而獨先良德聖人施爲氣象可見矣若漢
之遺獨交直指之使惟
不擊之而已何勝嘆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變乾爲大畜巽如木
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中爻震木下體巽木幹
之象也木有幹方能附其繁茂之枝葉人有才能方

能振作其既墜之家孝哉曰幹蠱朱子云蠱前人
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蓋子之幹蠱之從
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後見故爻皆以父子言之獨
父發其疾至子而發也故六爻中四爻言父二爻言
母在父无此象或指上爻爲父亦非也程子爲父
母坤來乾初成巽則乾體壞往坤上成艮則坤體
壞合兩體成蠱有父母亡少男尚幼而長女當家之
象體父歿猶考家之蠱豈巽女之柔弱所能辦必有
陽剛之子然後得以補救敗而考得无咎也所指
初言弟幼未能任事勢不得不暫藉以柔弱處艱難
蓋亦危矣然姑盡其力以俟艮弟之成人而能當家
則終于吉當此時也誰謂初之幹蠱可少哉變乾匪
以行健何
蠱不幹乎

◎象傳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陰柔之才又女子有行將外父母家
豈能幹父之蠱哉然因弟之幼而以承當父事
爲心蓋遵家之權雖時之宜其意亦可嘉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變艮爲重艮互體震兌其六爻皆无相應男
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艮男不能幹父之蠱而使巽女
代之爲失其職矣故艮五居上卦之中當幹父之蠱
而巽二居下卦之中只幹母之蠱內外各得而家道
正象傳云陰之爲性安无事而惡有爲是以爲蠱
之深而幹之尤難者有之母也正之則傷愛不正則
傷義以是爲至難也此意良是夫自父始者雖不振
不无陽德存焉女性陰柔易至偏物然豈人子所忍
言乎于之事母當抑柔巽順不可任其剛正痛拂乎
情恩也王子曰不可救不孝也如呂武之變若非
狄梁公諸人沉其幾因其勢而幹旋之其何能濟
如巫蠱之禍激之反生變矣故曰不可貞貞者事之
幹如何可察但時有不可貞則以不可貞爲中故曰
巽以行權九二以剛居柔雖无過剛之虞然猶恐不
善用其剛故戒之變爲艮順而止也亦幹蠱不可貞
之義當試論之幹蠱與鼎新異鼎新者唯吾所爲可
一擧而大定顯行无韋而直遡夫下之心幹蠱者必

武吾蔽人之壞猶而整飭之得如初匪易也病言蠱
蠱曰變曰蕩曰蠱曰蠱以其蠱多而補輯之靈而
蓋反蠱治大病必有餘病即幾成而可救藥乃若蠱
任其幾尤難之難者矜之甚重毋賣其德肯傷其元
氣而以必滌爲期非精心妙手從技良方緩急唯時
後先適所不可而又當有養性順情調和喜怒撫搦
與居寧移曲導委曲持護之術巽稱而隱以行其補
安得徑行直遂而已也且夫過與天下更不可謂也
而人子之道三年无改推无改之心終身當謹守不
可无改之心一日不可諱父母之名尚毋出口子爲
父隱直在其中第隱而已蠱何治乎故舜有號泣于
田耳不敢于家于是天耳不敢于人號泣之于外而
孫載蕢蕢之於内若是其難也于不如奉疾不可得
而治矣母之於人就不要之於貞而曰不可貞非謂
可不貞也所舉其凡不可忝其目
難與世之狗形迹好功名者譚也

㊁象傳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得中道者謂不從令亦不傷恩此非

九二有剛之實而无用剛之迹其孰能任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變坎爲蒙互震見變蒙約象震

悖九三與上九爲應此時艮男已長可出而整頓
家事无所須巽女爲矣然上且以不事事之故艮止
于上故使九三不得不仍任幹蠱之責是三之幹蠱
上實諉之也小以陰言大以陽言雖其以剛德居剛
任然本陰體且上无其應故小者不免于有悔吝之
三實女子而丈夫者若艮男既不任事則舍此女安
歸故不以過剛爲嫌咎云變坎則
入于險且失其剛德何以幹蠱

㊂象傳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幹蠱之責雖在艮而不在巽然以長
女代少男之事猶愈于置
父蠱而不幹者故終无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變離爲鼎互兌見變睽約象震變震六四艮少
男之下畫也年幼弱不任家事以柔居柔豈能于父
蠱有所匡救但益其疾而已裕饒益也即曰幼弱尚
可自解若因循以往而无變計則必見其時成考蓋
而不可謂有子矣吝莫大焉變離爲鼎鼎取新也而
蠱不
幹

㊃象傳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四之裕蠱徒以弱故耳豈得遂棄
此道以往哉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變巽爲重巽約象蹇變蹇承乎云雖天子必有父也
故亦云幹父之蠱六五以陰居陽才雖弱而志猶强
蓋艮男漸長已勝於六四之時矣故亦能有爲而用
其幹然五之所以幹蠱者有妙術焉推其德協剛柔
故能諭親于道承顏順志柔柔又不格姦父卒爲之
底豫而行无窮之譽所謂善則歸親能用譽以承親
者也夫六五以用譽幹其父九二以不可貞幹其

母則父母之蠱治矣此義至夢諱則知之蓋君父之
倫所貴情意相通上下說悅譽則通則說貞則不通
不悅且五居陽位而秉柔德二以剛德而居柔位皆
善用其幹者呼其又誰知之封變巽亦取屢義

㊄象傳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柔而處中之德故能幹父而用譽
蓋不承以才而承以德也一德相承子爲孝子父
爲慈父故有幹功无蠱名青賢謂承法之行吾黨
有過紹聖之觸吾黨尤過不承之以德而獲稱善
幹蠱雖衆矣夫幼清云初六六五皆才不足故初六
之意承考其承之也有其意而已非有其才也六
五之承以德其承之也以其德而已非以其才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變坤爲升蠱六爻下五爻上皆非有治蠱
之才者以卦體言其大病在艮子不事事而護其事
于巽女夫女爲母類而豈幹父之人哉惟二五相應
以得中承德稱焉異而此自是二卦本色故上九爲
艮主爻遠有不事王侯之象焉夫蠱者必有事也任

于君者事其事賢人止而不仕則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而不事王侯之事矣五與五也使三也其也居
與五比而不相保位與一也五不相應故曰不事王侯
侯尚上通在一卦至高至上之位故曰高尚云其事
者言不以王侯之事爲事而但以高蹈遠引爲其事
也土固有厭煩觸病清淨本非濟世之具亦无爲人
之心若此者多此爻是矣莊老又以此藏于陵于陵
非薄湯武不事者謂非吾事耳曰若斯人者亦能蠱
天下與曰老釋非恒有人也然起而寄之治得无蠱
而蠱于蠱又謂君子見蠱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
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蠱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
事事焉乎天下无不可爲之時而身无可廢之倫也
不能則止不合則去皆有所不得已焉坐視斯世之
亂而莫之省憂以此爲高尚之名詎能許之爻不言
吉義甫可知而或者猶以志可則之贊爲疑則吾嘗
徵表記之引此爻象者矣孔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
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
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

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謂聖人而處志
于斯人乎雖其志可則而事不可則也卦變爲升宜
升王其高尚之事又鄭康成云上九艮爻艮爲山
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未詳

● 象傳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苦將事之難爲乃始逃之物外以自
蔡邦爲邦无道而富且貴者或曰斯人之志可則
也然世亦何蔡有若人哉歲史名蔡光等爲獨行
知其說于
中庸矣

● 第十對、

臨䷒ 兌下坤上

● 襍卦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
二卦中陰陽皆有相與相求之義或云十二卦中
惟臨觀二卦爲君子小人消長語更深厚臨乃君
子與小人之時觀乃小人來君子之時並爲之望
皆在我不在彼而臨正可爲觀尚可爲其至人屬
望之意也愚按臨進則泰故
與其吉觀進則剝僅止无咎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說文云臨監臨也从臥品聲徐鍇云與監同意
愚按卦之名[redacted]有二義雜卦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於人以上下相與爲臨是也爻辭初二咸臨剛進而
臨柔也在卦依如臨深淵之臨謂二陽浸長以逼于
陰故爲臨也不見夫牧乎監者在後臨之象也三甘
臨四至臨五知臨上敦臨柔俯而臨剛也臨本居上
莅下之稱二陽浸長于後而四陰在上臨之以俟其
進亦得臨也上下相臨所爲與也其象元亨利貞與
乾同何也天下之勢莫盛于方與浸而成乾之勢也
故亦以贊乾者贊之然建下文氣觀則利貞乃戒辭
陽浸而長雖有大通之勢要之消長代來時不甚久

而于八月有凶案聞其是安可不以陽德自持利
在固守其正乎此專以初二兩爻言而所重尤在九
二以之爲卦主故也鄭康成云一陽復唯曰亨三陽
泰唯曰吉亨臨陽壯唯有利貞五陽夬元亨利貞皆
不言何獨臨與乾似也豈非元則一陽初動自二陽
以生皆陽德亨通皆利在貞正乎又陸氏云復卦
一陽始復剛性尚微又不得其中故未有元亨利貞
泰卦三陽之時三陽在下而成乾體乾下坤上象天
降下地升上上下通泰物通則失正故不具四德唯
此卦二陽浸長陽浸壯大特得稱臨所以四德具也
八月之解不一先儒皆謂臨與遯反自天正建子之
月一陽始生爲復二陽臨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
六陽乾至五月一陰始生爲姤二陰至六月建未則二陰
長而爲遯自復至遯凡八月二陽消矣故臨之傳曰
陽浸而長遯傳亦曰小利貞浸而長也臨遯反對似
得之然卦主臨言自臨距遯僅七月其八月有凶進
乎彼卦言之者以周正推遯爲八月則當爲正月
是王未受命何爲遽改從周正耶此其可疑者也又

謂夏正八月於卦爲遯自一陽復十一月至臨十二月二陽浸長遇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觀卦序相承臨觀反對似若可信然朱子象義而從夏正即朱子亦心疑之未或曰商周亦用夏正終未免附會唯鄭玄云臨卦斗建丑而用事殷之正月也蜀才亦云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歷八月則成否也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之謂也虞氏亦從此說愚初未以爲然已讀本傳曰剛浸而長又曰消不久也乃始暸然曰否泰傳皆有道長道消之文於此卦互見之矣文王殷人而從殷正又何疑焉六爻皆變爲遯下艮上坤爲萃

◎序卦傳曰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可大之業緣事而生因蠱之有事後有臨之盛大臨所以次蠱也玩辭臨不謂大以臨有感大之義二陽進而四陰退發向于大象故以大稱之若豐者大也明豐與剝六矣是以六十四卦有二大而不相妨焉

◎彖傳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浸漸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也蔡節齋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舍浸字甚有味胡雲峯云一氣不頓消一形不頓成故云江以遠進故能永山以陵遲故能高學以積漸故能進人以涵泳故能深皆浸之說也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則二陽長矣故曰剛浸而長遯者臨之反也臨彖曰剛浸而長易爲君子謀也遯彖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小利貞浸而長易不爲小人謀也以兩體言內說外順以說進而柔在上順之說而順也以二五兩爻言二爲卦主以剛居下卦之中而五之柔在上應之剛長而應也元亨利貞

乾之四陰復進于臨陽氣日盛勢必至觀故聖人以四德贊之而贊之曰天之道也然曰大亨以正而不以四德析言與亦與乾異彖辭浸長而說順者大亨也剛中而應柔中者以正也是二陰之去未來八月之期易至故曰消不久也是雖天運之當然在君子可不預爲之戒哉

◎象傳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澤之上有地澤崖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莫如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澤之浸入于地者深泉不涸故其體澤爲不竭地之周于澤好者消流不滯故其容受爲无方取兌之講習以施教然不倦曰教而曰教思則其意思如兌澤之深長取坤之含弘以保民然不倦曰保而曰容保則度量如坤土之大矣和寬无疆皆爲深遠之思也其廣也无疆言无有限界

䷒初九咸臨貞吉變爲損山澤通氣故山上有澤其卦爲咸澤上有地爲臨二爻亦謂之咸者以陽臨陰反在陰下有男下女之象故皆爲咸矣之臨歸其道如此初本得正應在四爻正亦貞相咸故曰咸臨貞吉變則失正或以皆謂咸陽壯長而陰漸衰弱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亦通但以爻言則向未有皆義

◎象傳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王肅云以剛感順志行其正以斷咸臨物正而後吉也侯行果云正有守正有行正志六二女子貞不字言守正而不行若臨之初陽上行以臨人與初九之義同聖人皆以志行正發之見與斬斬自守者異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變震爲復互體震變坤二咸臨與初同獨稱吉无不利者初剛得正未見其勢之進故曰貞吉二剛中而應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蓋居震生動而從東西相感亦咸義卦變復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亦无不利義

○象傳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所謂咸臨者言以感爲臨非進而變遷之謂夫以大臨小常然之進氣容之惟我必以感臨之然後與天道相依所以感責者陰非吾類彼未肯順命非感无以服其心也苟之逆命也益曰至誠感神聖人之貴感如此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變乾爲泰互體變兌爲歸妹象兌六三至泰之下蒙坤土味甘兌口柔悅以言媚人陰柔不正下臨浸長之剛勢將逼已而甘言以媚悅之故曰甘臨雖然柔悅豈足以禦陽剛之進哉雖甘亦无所利也節卦九五變臨亦曰甘節然彼以中正爲甘則吉此以不中正爲甘故无攸利三雖臨二剛之上而未離下體若能以剛進之不可過爲憂變其媚態歛藏退避以俟剛之上進則可无咎此聖人折小人以扶君子也互坤爲恐懼變乾九三陽若著憂象項平甫云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悅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已之

長故不安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爲六三言之然亦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

○象傳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謂以陰居陽又乘陽之方長者也始躁有咎變而免故曰咎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變震爲歸妹互體震坤變震虞仲翔云至下也謂下云初應當位有實故无咎按說文云至鳥飛從高下至地也從一一猶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來也仲翔之解至本此奇丙穰妄說爲而動卦變歸妹男女相媾亦有至臨象

○象傳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謂以陰居陰下應方長之陽也三之位不當反此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音智 變坎爲節互象坤變艮王弼虞翻云處于尊位履得其中能納剛以禮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焉則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蔡節齋云見於未然之謂知臨之勢陽未足以害陰而其勢方銳陰尚可以抗陽而其勢方衰以其未足以害我而不內以吾尚足以抗之而不受則陽將忿而攻陰六五以柔居尊而應于二方其未足而收之故可使爲吾用方吾有餘而柔之故可使懷吾德此所以爲知也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強者則可小人以是言君子則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吉惟大君爲宜用是也大君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胡仲虎云六五自是柔闇之主何爲以知稱蓋謂之臨多是以已臨人五虛中下應九二不任已而任人所以爲智所以爲大君之宜中庸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又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其皆由于此歟夫子釋坤四德言仁義禮不言知知光大也于坤卦六爻特稱于臨之坤體曰知臨五常之德知藏于內坤以藏之故也爻變坎爲通亦知象

○象傳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中九二中二五相應故曰行中謂行用中之道

䷒上六敦臨吉无咎 變艮爲損敦厚也歸熊牛云如毀敦者如阜呼地高堆爲敦上爻乃坤土最高處敦象坤爲艮地上有山亦敦象故艮上亦曰敦艮上六與四五同體而无應三之情見五知臨者二亦志在內之二見四至臨者初亦志在內之初是其處順之極而能敦厚于四五之所臨者也象于云六五既已應九二矣上六又從而附益之謂之敦復之六四既已應初九矣上六又從而益之謂之敦復其義一也曰吉曰无咎者本亦有咎歸吉故得免耳若三之甘臨而上與之爲應則其咎也

○象傳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謂二剛也志在剛乎內之二剛以俟

其逆故吉曰志者非正應也按易傳曰臨者大也二剛下四柔則似不能勝何以言大以剛主柔感而柔皆化之則其備大道矣十二辟卦中此爲元小人故聖人以臨道于君子而大之也初二曰咸臨亦猶泰之内君子外小人而言上下交也知咸臨變泰之義則知陽剛化陰柔之道矣

䷓ 坤下巽上

觀 卦内俱如字本去聲後人讀平聲反以去爲轉音 盥而不 王肅本作觀 薦 古本又作荐 有孚顒若 許慎云觀諦視也从見雚聲按云常事曰視非常曰觀卦本四陰消陽二人名卦以二剛在上四柔在下上下相觀取義初二三四之觀下觀上也五上之觀上觀下也與臨卦象同故其義亦同若象辭之觀則但以陽剛居尊群下所仰觀爲義盥沃盥也互艮爲手坤爲水薦進也謂爲組也下互坤爲牛有牲象鄭康成云諸侯貢士於天子卿大夫貢士于其君必以禮賓之唯主人盥而

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子也愚按觀卦二陽在上四陰在下羣陰上進至四而極五居尊位以鎮壓之四欲逼五而不敢故爲卑下三陰以賓王之象禮諸侯貢士則君以禮賓之四則賓也五則主人也卦從取四與五兩爻相酬酢爲成卦之義故其象爲盥而不薦所謂有孚者何也四五得其中孚存乎指五也許慎云顒頭大也顒顒君之德也貴皆云頭仰也丑至誠以動物而物咸仰焉曰顒若者象大頭在上爲人所仰之意舊說盥而不薦作祭祀解細審爻中无此象且云祈禱降神誠意未散至薦簡畧則不足觀猶夫子旣灌而往之說也朱子非之以爲王者之薦豈有不誠之理云不薦者言常持誠敬如盥之意常在也今按儀禮注云无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記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无田則薦祭法庶士庶人无廟死曰鬼注云凡鬼者薦而不祭是爲非盛德无祿王者之祭乃以爲言歟安獲鄭義又按李鼎祚引虞翻云坤爲地巽爲木互體有艮艮爲鬼門又爲宮闕地上有木而爲鬼門宮闕者天子宗廟之象也同是鄭義而彼此殊若此殆不可曉或一說觀即權觀之觀全體互艮艮爲門闕有權觀謂之闕又一謂觀即鸛鳥爲鸛卯爲鳴則鵲鶴鳴則陰有上陽下陰之象臨爲雀陽主爲觀陰會按藉舊觀雀觀與鶴通然皆穿鑿不成義理六爻皆變爲雷天大壯坤上巽下爲升

● 序卦傳曰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物之小者在下視之而不見必大而後可以觀也以臨卦二陽之大反易其體則大者在上衆故爲在下四陰之所觀或云臨工不示人以朴以觀成毋以小試此魯無將所以見大意而下實使于姜子皮使尹何所以失也予一先生之言而速欲師表人倫之問而智窮無操包苴下隣之小智而欲勝王公大人之任一試而力竭矣小道必有可觀者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故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大勇不鬭大兵不寇大直不肆大意不巨小利大利之

殘小忠大忠之賊也其意甚好

● 彖傳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觀在上指五上兩爻言大者陽也陽大而後可觀故謂之大觀五居君位上爲所仰傳鄭玄云二陽既老德成而有大觀在上象辭李寅云觀四陰方盛以二陽爲大而曰大觀大壯二陰在上以四陽爲大而曰大壯不論其多寡上下而論其德也順所以指兩體言下坤之性本順而上次巽風按拂之也中正以觀天下指九五言五居中正之位以觀天下之情者即象傳之所謂觀民者已包神道設教意矣云觀内象陰道已成咸權在臣雖大觀在上方除道浸長矣逆如四參終怙盛安分借其爵類以用

賓于王而不敢遲非五之中正居尊何以爲之賓
而不爲與四相敵哉唯五之有孚足爲人所仰故
其下之三陰皆觀而化不敢違以陵陽也曰上
曰下皆指上下卦言卦取上下相觀爲義以觀天
下之觀上觀下也下觀而化之觀下觀上也然所
謂中正以觀天下其作用果安在哉蓋所觀天之
神道以設教與風運于上天有神道之象觀者聖
人觀之也日四時不忒者天有八風立春條風至
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
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
風至此天之所以舒條萬物也聖人象天之風以
申命行事陳之鑾輅布之話言賞以春夏刑以秋
冬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而民莫敢不若于聖不化
于訓究至四方從欲比戶可封者此九五體巽之
力也五爲天位下坤民象神道設教之旨如此後
世如王欽若輩[illegible]妄引以誤主其罪不可勝誅矣
舊解雜玄釋嘿爲天之神道不顯
其訓爲聖之神道都與卦義无涉

●象傳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風行
地上周及庶物爲遊歷周覽之象四方風氣不同
民之習俗亦異故省方以觀之而後教可設也省
方之典虞周之世備矣或一歲分巡或五載巡會
諸侯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省察其俗有不同者設
教以誘之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佚教以
禮則會知奢示之以儉會知禮示之以禮所以一
道德而同風俗也諸侯古之所以時巡而不變者
從衛奉而供焉今也政苛則安能无其蕃害設教
者而代之省乎觀民則九五象傳之所謂觀民設
教卽象傳之所謂設教坤爲土方象文爲衆民象
巽爲申命發教象事號承又云聖人處乎人上而
下觀于民各因其方廣其俗而教之使民知各安其
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
武曰順民先王之所難與
習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變震爲益觀本以四陰互連二陽聖
人都謂二陽在上爲天下所仰觀作一最遠好遠界
其扶陽抑陰往往如此初之童觀二之闚觀征除九
五言以五居尊位而與陰相近觀必以近爲明初去
五最遠故爲兒童之觀取童象者以初最處下位陽
而交陰陽則男而陰則稱也又吳幼清云觀艮之穢
體艮少男爲童亦通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識
君子之道乃當分也不足謂之過咎在君子則大人
在上而失利見之會何羞吝如之變剛則爲君子
●象傳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猶云小人之分言非君子所宜有也
䷓六二闚古本亦作窺觀利女貞變坎爲渙互體坤變艮爲闔戶爲坤三四五
互艮爲門闚二以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五爲應而
爲二四所蔽所見不明闚觀之象視十背陰故皆取
幼稚象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程子云二旣
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

乃爲利也恐拔伸長義行言中世之遇三公也務於
淸慈達意循常習故者是乃婦人之簡柙解曲之常
人耳爲足以居斯位哉文子皆闚是事故闚觀者
亦稱貞亦稱利而无丈夫之才者是守常分奉職衛
理亦女貞之利也若大人君子則不當以此自限
矣變巽處坎當之中觀天下所觀幾何闚觀之象也
●象傳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无是非所
議者酒食則闚觀乃女子之正道也丈夫志在四
方宇宙內事乃吾分內事又得大君之應不能闚
見九五陽剛中正之道但竊觀美一斑於形似
之粗此女子之見耳丈夫而效女子之見不亦醜
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變艮爲漸互體坤變巽爲象艮變巽諸家解生有以生爲
動作知生之謂性之生而以生爲進如生生謂易之
生皆强解也此生卽相生之生我者王自我也能一

坐方生爲其爲一陰而生二陰爲進二陰而生三
陰爲生爲三陽而生四陰爲觀則六四一爻爲
我主六三之觀我生乃觀四之爲四之下其爲者
進退四陰進退而消陽六四爲之究六六二遠者
未有凌陽之勢六三居下卦之上居而不守上突
六四同惡者也然群陰盛之時而陽亦守正之君在
上六四逼近九五者方且臣順則六三豈能爲進故
比於六四唯觀六四之動作而爲進退耳六四進而
變循則六三亦隨之而進六四退而臣順則六三亦
遠之而退又來氏鮮云下爻皆觀乎五三陽四四已
觀國之光三惟觀我生而已我生者我陰陽相生之
且應也即上九也爲進退爲不果者巽也巽有進退
之象故曰觀我生進退亦通變艮爲
光明故有觀我生以衡進退之象

●象傳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六三從六四同進消陽然觀六四而爲進退四猶臣順則三亦未失臣道也從觀進爲剝則未失者失矣又來矣胡云進者陰陽相悪之正遊亦通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變乾爲否互艮坤變艮爲剝象艮變巽

王弼云觀之爲義以所見爲美者也故以近尊爲
尚遠之爲吝四雖陰柔而居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
而記驗從者也光者九五陽明在上被四表光曰方
者也下坤土國之象中爻艮輝光之象以陽臨坤
土之上國之光也四承五賓主之象九五王之象諸
侯朝覲貢于王曰賓四陰勢將進逼二陽幸九五能君
故乃因不敢不臣以强臣逼上之勢轉爲諸侯觀王
之象象言王而不言臣蓋指此爻也平甫云蓋正故爲
賓良其不正則爲敵矣富有光則賓光光可觀則藏
當觀之時聖人罹焉在陳蔡人生敬仲其少也吉
文公以剝易見損侯諸侯之遇觀之否曰是
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
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

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
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
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
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
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杜元凱注
云四爲諸侯變而有國故朝王之象艮爲門庭乾爲金
玉坤爲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帛之象艮變而爲良爲知
當與于大嶽之後史記注張守節云六四變內卦爲
中國外卦爲巽國內卦爲身外卦爲子孫乃爻是辛
未觀上體巽爲羊乘羊爲女女乘羊故爲姜又鮮于
于駿云六四處巽之下以陰居陰故以祭祀明之
如二王之後作賓王家助祭宗廟也按
此則與舊解迥而不爲爲祭祀合存之

●象傳曰觀國之光尚賓也尚上通言上進以朝貢于王而爲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變艮爲剝約象艮變坤觀我生與六三解異

下卦爲我者九五亦我也我生謂下三陰生盡觀本
乾卦四陰皆從乾而生逆其本也陰生上至五猶但
二爻見陰盛在故五以下四陰爲我生上六觀僅但
以陽五爻象五不言以下四陰爲其生何謂觀我生
傳以觀民解之即大象觀民設教之意君子觀民以
設教必有中正之德足爲四海之儀刑然後无咎王
觀道如此爲難僅曰无咎觀豈易言哉記云君者所
人者也民者則人者也又云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觀民自觀自是實
理平甫云觀本是小人逼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
正在上群陰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爲小人觀君子
之象象如此勢實危故上二爻皆曰君子无
咎言君子方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能如上九之
體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然則九五居中正以觀天
下豈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
故道大而福小也此卿宦求宗之時宦者外之
事難之從欲攻李德裕者也但以求宗剛明在位
仗御視而不敢動一日事變萬事去矣陽爲君子此

爻變則爲剝、不變則无咎。

◯象傳曰觀我生觀民也孔子恐人不曉其意特釋曰觀我生觀民也民卽指下四陰而言。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變爲比九五陽明中正在尊位上九亦賢明在師傅之位觀其生指下四陰言不曰我者避五也民者君所有故五曰我生上曰其生陰長自四陽有漸消之勢上九與九五合德交友乎危之以已處其賓之位負達尊之望亦當自考其所行以樹表儀于天下果能貞守其陽剛而不變則大剛在上庶乎經可化而直矣臨以下二陽爲主觀以上二陽爲主故其辭皆類必君子而後无咎難乎其爲无咎也變坎爲比則有无首之凶又漢書成帝建始元年四月壬寅晨大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着地黃土塵也是歲帝元舅王鳳始用事又封鳳母

弟崇爲安成侯崇弟譚等五人悉封爲列侯表帝舅從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凡六人爲列侯楊宣對曰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傅復然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京房易傳曰觀其生言大臣之義當觀賢人知其性行推而貢之否則爲聞善不與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蒙拔風行地上爲觀故大風晨起黃土著地爲其應云至若以觀生謂貢賢人之在下位者與康成貢士天子之說殊合皆存之

◯象傳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觀之所以異于剝者特多此一陽耳烏可无同德之助故上九雖欲助九五以觀民設教故以羣陰方浸陽德甚孤其志未能恬然安平而天憂患也諸爻漸近于陽則吉漸遠于陽則凶而陽之爻皆以君子勉之不曰吉而曰无咎其兢持之意至矣哉

◯第十一對、

噬嗑䷔賁

◯雜卦傳曰噬嗑食也賁无色也。頤中有物食其所有以中四爻言也自賁无色文反于質以上一爻言也卦觀之後繼以噬嗑以義殺之卽教以先之刑罰以繼之明刑以弼教也故雜噬嗑曰明罰勑法賁曰无敢折獄義未詳中云上經離六體二體一本卦離二體合離成同人大有一體合震成噬嗑一體合艮成賁震陽畫在下故於上經爲下卦以合陽也艮陽畫在上故於上經爲上卦以合陽也又云離於上經主不合坤客不合巽兌合陽不合陰也亦所謂陰在陽中皆逆行也又其所以不合巽者離之既也上經乾坤交六子不交云愚按上經之終自隨蠱起至坎離凡十四卦除噬嗑與乾坤四正卦爲上經之上故以殿上經之後噬嗑與頤大過爲違對

噬嗑四編卦男女交頤大過四編卦男女不交也先其交而後其不交也隨蠱與大畜无妄爲違對隨蠱坤統長女少女先无妄大畜乾統長男少男也先坤而後乾者上經之終坤爲主乾爲從也噬嗑賁離震四卦居中噬嗑貪以離合震艮剝復以坤合震艮所以獨合震艮者震艮陽也上經之終離陽中之陰而本實陽也獨取坤離合之者上經之終其君卦則坤爲主其臣卦則離用事故也又先噬嗑賁而後剝復者以明離用事而坤亦往從之也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噬齧也嗑合也許云多言也从口盍聲愚按吳曰噬者合也從許說則无合義唯吳說得之盍合也盍从血从大以覆爲義今以合訓嗑當是通嗑作盍古人字同偏傍者多借用噬嗑除間之卦也凡物不合繇有間也卦象頤口中虛而有一剛畫間隔于其中頤口本合有物間之則不合

矣故必齧嗑其中之間而後上下合也蓋中不可使一物之爲梗天下不容有梗化之民去之而天下之治可濟聖化或不能懷而有以濟其所不及斯不失其爲亨矣雖然物至于噬而後噬嗑而後亨爲丁衰矣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故傳曰利用獄爲蓋卦德之小劣者也蒙于云亨雖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爲李鼎祚云互體坎爲法律文爲刑獄或云一陽居中因象按噬嗑六爻中兼治罪之人與被罪之人取象皆由淺入深從微至著以大序觀之乃得若九四一爻爲頤中之物乃種惡之根株而得情之最不易者故推重此一爻爲不曰刑用而曰利用獄者獄所以治間而求其情必先之以電之明而後雷從之也電之明所以察獄雷之威所以決獄獄情未得而輕言用刑焉焉可六爻皆發爲水風井賁上離下爲豈。

◎序卦傳曰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在上无可觀在下引而去矣非可觀而能有合乎。

◎彖傳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按卦初上二爻皆爲中四爻陰虛有頤口之象六四變九四爲噬嗑與頤卦之中虛口不同矣故爲頤中有物之象初上二剛象頤口上下齒齧有齒牙能噬者也其中四畫乃顯中虛而容物之處故各象所噬之物二三五柔畫物之脆者也蓋物之堅者書記專指九四一爻爲頤中之物并也觀爻辭二三四五皆有所噬柔何獨噬九四一爻乎夫頤之未合爲中有物間之去其所爲物者則无間而得合矣故曰噬嗑彖辭云噬嗑亨尊如一而无守者謂必噬之使噬而後亨也程之曰剛柔分正謂中四爻所包九四貫則柔如乾所則剛如臘肉如乾肉既柔中剛皆噬中之物所謂分剛別之謂也觀此益知頤中有物不專指九四一爻矣震動離明卦之德也震雷離電卦之象也動明以問刑擬罰言雷電以致刑行罰言折之謂獄擬之推決不爲承居不爲利誘者動之爾也所之推精擬之推當先輕而失之重无重而失之輕者明之謂也至于行罰致刑則獄理成而獄事畢矣故曰雷電合而章雷得電燎而益威電得雷轟而益耀昔五侯偕過罪狀顯明成當得于親目非不明也乃不能置之法則雷不與電合矣趙蓋韓揚之死豈帝非不斷也然皆罪非當死則電不與雷合矣此卦卦象雷電並作則是當罰即罰當刑即刑如雷之奮而與電合罰所當罰刑所當刑如電之赫而與雷合有以克協乎獄理克成獄道矣故曰雷電合而章然獄權在君五陽位以陰居之位雖不當而剛以柔濟明不失之察威不失之酷刑之一成不易者自不至於寬所以利用獄也

九五爻辭所謂得黃金者本諸此柔得中故雖嚴推道之心而斷制枉直不失情理若周之呂刑罪一寓之中矜恤哀矜惻怛之意然至大辟亦與其議則是姑息之甚亦免柔而失中矣然則觀之噬嗑則可見用獄之道亦可見聖人不得已而用獄之心

◎象傳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程子云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豐象豐國者云泰不言地天交而言天地交噬嗑不言電雷而言雷電原是易中之互例按蔡邕石經及李鼎祚本皆作電雷電雷震曜聲光閃爍震動若有若噬之狀又吳幼清云既開爲電而有光象又合爲雷而有聲既開又合猶噬之而使闔者合也故卦名噬嗑亦通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勑者整飭嚴儆之意明象電光勑象雷威罰者一時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罰一時所用之名當者示平日所定之信必也故明其罰所以勑其法黃勿軒云蓋

噬成章西明罰勑法何法法電先見而雷乃出也電不見西雷乃出則当罔拐而不知避聖人之為刑也不㧺物於所不避不得令而與之死蔡子大云明罰如電先雷而顯敕法如雷譴震而至忌戮皇震在明前故重在折獄致刑也噬明在震前故重在明罰勑法

●繫辭下傳曰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朋見本傳與卦義无涉

䷔初九屨校滅趾陸德明本作止无咎變坤爲剝六爻皆言治獄者周官掌四下罪桎梏足械也械亦曰校王弼云校者以木被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屨爲木校象屨謂着于其足如納屨然滅者没也過没其趾也屨爲足下畫爲趾初剛積且於震足之下足械滅没其趾之象足械之制周圍其脛而已下不及趾也今械木之廣既圍脛而遮掩又過其脛并不見脛下之趾也又集來云以坎爲校震足坎下故屨校滅趾亦通變坤不見其震之足亦滅趾象无咎者言治獄者言于夏傳云我爲治者不可不禁其微得爻吉象屨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

●象傳曰屨校滅趾不行也震爲足震動于下不禁則行校其趾使不敢如震之動所以止惡于其初也

●繫辭下傳曰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王弼云凡過之所始必始于微而後至于著罰之所始必始于薄而後至于誅過發薄故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誡乃得其福故无咎也校无咎若非主治獄者言則屨校之人雖未入于大罪然已挂吏議謂之无咎得吾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變兌爲睽互離艮變革亦沒先云中四爻象上下之故皆曰噬膚皮之表也馬季長云柔脆肥美曰膚爻取噬爲治獄之象取膚肉脂肪爲獄囚之象二言膚者皮也以柔居柔也三言腊肉者皮中之肉也以柔居剛也四言乾胏者肉中連骨也以陽剛也五雖剛位而以柔居之則又言乾肉矣爻位以大漸深噬肉以次漸難正顯中有物之象滅亦没也蓋膚最易入故入之深至没其鼻也集解侯云噬肉而掩没至鼻不可謂无如史言噬擣從易无威重歎笑至以頭没杯案中没即此滅字意也互艮爲鼻又爲黔喙噬膚滅鼻之象又吳幼清云膚者豕腹之下柔軟无骨之肉古禮別實于一鼎曰膚鼎坎爲豕二在互坎下畫之下象豕腹向下之膚且爲鼻二當互艮之下畫鼻之下端也正與所噬之膚相直故有膚滅其鼻之象亦通又二變則中爻爲離不見其艮之鼻亦滅鼻象

噬嗑在于去間所噬者易噬是其間易去也故雖噬過其分而无咎

●象傳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它卦以乘剛爲凶噬嗑者以乘剛爲利二殺易噬又近初剛初爲頤之下齶凡噬物下齶之動最有力以手近能噬之剛噬至柔易噬之物一舉盡噬無留難以至所噬之膚揜過噬者之鼻也乘剛有難處有得力處也六二六二難處也建齋六二得力處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變離爲重離互艮變艮約象坎變艮腊正作昔上從象肉之形下从日肉之殘於陽者之久其後假借爲今昔之昔乃於左畔加肉以别之而爲腊肉之腊非字之正也周禮臘人掌田獸之脯脯鼎實以思之義爲腊鼎腊則組所獲野物或獸或禽全體乾之通謂之腊彼單稱爲腊此言腊肉并指野物全體之乾者而言也蓋六三六五二爻皆畫爻辭並云肉謂

无骨者也九四一爻盡爻辭不云肉而云噬胏有骨
有也者以六三爲之噬臘帶骨之脂則與爻象不合三
坎爲豕三爲豕之下畫有羣日在上豕肉受日之達
者爲者六之柔也臘之脯柔亦堅矣位剛故爲毒之
臘肉之陳又太肥者也按文云毒者厚也臣什良云
厚味實臘毒注云臘久也亦厚者爲毒象張胥陽府
會云甘臘毒之味是也亦取互坎有毒象噬臘肉
贈虎稍難矣惡不早治以至于三治之援難故其象
爲噬臘肉豈惟難噬彼其意恣而極慣夫且能肆毒
故又爲遇毒之象小以陰柔言三以柔居剛乃柔而
不得中者故罪人未肯遽服治獄如是吝矣然詰姦
懲惡自是正法噬之不已彼難兇頑終當自服何咎
之有宜爲難動而
明故克噬臘肉

● 象傳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於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

䷔ 九四噬乾胏（子夏傳作䐈）得金矢利艱貞吉（變艮爲 互體）

艮爻中約象坎變坤體於之帶骨者與哉這體爲乾
卦四至離體之下坎所乾也骨而又乾其堅至剛互乾
坎中畫之剛象之骨所連肉剛之居柔象之乾胏以
論惡人卦中最難噬者在此一爻大抵罪犯重大者
必剛狠強梗之徒況當成獄之際其遲奸極辯尤甚
故有噬乾胏之象金矢藏于乾胏之中噬乾胏而得
金矢猶君子之于獄再四推鞫而得其情也金矢矢
之帶金者即鐵簇也雖本無所變乾爲金坎離之矢
爲書亦稱金又爲矢解見剝亦爲矢事具幼清云
勢矢之全金三錫二金之禪錫亦猶骨之連肉皆九
四以剛居柔之象也太平御覽載王肅解云金矢所
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
利必備其難也按王肅之解深爲得之或指罪輕大
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謂以自
明其直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
後聽之謂以自明其實也此其於解得金矢似矣然

於噬乾胏句全不相蒙斷不可用矣之堅者其情未
易得非九之陽剛不足以勝之故戒之曰利艱貞
吉處其變柔也互行可其噬嗑四五兩爻皆言治
獄之道以五之柔爲主故曰柔得中而上行雖不
當位利用獄也利用之言獨諸之五而四爻不與焉
爻以四之剛爲主故曰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
之爻獨歸之四而他爻謂之无咎者主柔而言以仁
爲治獄之本主剛而言以威爲治獄之用仁以寓其
哀矜威以懲其奸慝兩柔兼施治獄之道
持矣九四位近君乃大司寇掌邦刑之任也又蓋獄
之上司寇者也變艮爲
艮亦无間之可去矣

◎ 象傳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噬至于乾胏噬之難者也必戒之以艱貞而後得吉蓋雖其不能如屨校滅趾禁之于微是其道之未光也雖爲明四爲離初畫故其明未暢

䷔ 六五噬乾肉（陸績作胏）得黃金貞厲无咎（變乾爲无妄 約象坎）

變巽約象巽上畫亦豕肉也與六三皆以柔居剛
艮无爭之說六三在離日之下所乾者故曰臘六
五在離火之中火所乾者與九四同故曰乾肉中色
離得坤中爻爲中女離之中乃坤土也故曰黃
同爲乾故曰金陽乾內中何以得黃金曰昔有犧謂
若以黃金九陣雀將人爲之語曰若能寒逐金在何
爲乾肉中无黃金也或仍詛體之說謂訟出矢獄
出金訟爲小獄爲大四於獄訟兼得大小兼理之也
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于庶獄是
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尤自牽強穿鑿
曰貞厲者五爲君位六非所以居之者守柔而不變
則厲言安變剛也然治獄者大司寇之事王特夾其
成而已柔而得中不以得情爲喜則下自无冤民故
无咎也王氏傳所謂雖不當位利用獄也李氏過云
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
以柔噬者人君不忍之仁全一所云此卦當與訟卦
合觀訟者方爭而求辯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故
曰利見大人獄則已斷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

其情故曰利用獄然與其治之于終不若化之于始
故此六五之无咎終不如九五之元吉也又蔡君
謨云噬嗑聖人之刑書也聖人豈樂于用刑哉蓋天
下之人智則角詐強則角力詐勇爭于其間有爭
鬭而難制者苟小之不懲遂釀大惡迨之不勝誅矣
姑終加之何其慘刑也聖人知其然於是寬其輕者
察其難易要以懲其始戒其終俾夫室者離其情而
禁鬭者有所制而不得逞耳然此法也非所以論于
法之外也若論其心則執法之臣惓惓然于艱貞之
戒用法之君汲汲然於貞厲之防蓋不恃其明而常
有慎重之思不恃其威而常有哀矜惻怛之意如是
而已昔之論刑者始于虞廷而備于周官虞廷更餘
所云五刑五用五宅三居周官秋官之職所云三典
五刑八成五禁何其詳也乃帝之可字曰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而小司寇以五聲求民情聽然於言辭
象色耳目之聽大司寇悉聽明致忠愛于棘木之下
主且命三公參聽之至三宥然後刑焉又何謹也噫
是可以得聖人艱貞貞厲之心哉吳幼清云四五兩

爻言以六得噬者為其惡得者取其善有惡則去有
善言取噬而知其善也惡報吳之云取善與未必然
但元良之情實未有不自好者其所犯乎罪非由于
不得已則陷于不自知耳欲善民善又安用設推勸
至是亦所謂
黃金者也、

○象傳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初故未光離終故不明匪噬之中故得
當象言不當而久吉當備漢獄得當失當之云位
與事之分也在一卦柔居五位本不當故曰貞厲
在一爻則柔中居尊故
于用獄則得當而无咎、

☲☳ 上九何古本亦作荷校滅耳凶 變震為重震貞也謂貞之于前而上書
為首商書在上首械之象械加于首而沒其耳
校云離為槁木故為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也
吳幼清云三四五互坎為耳首械之前周匝其項上
不及耳今首械在頸耳之上足械之厚掩過其耳而
耳不見也居卦之終蓋問獄已成以其有罪而耆何
至厚之校罪不可解矣變震為大有校象又來矣鮮
云中爻坎為桎梏初則曰屨上則曰何以人身分上
下而言也亦通六爻意皆主治獄者各就本爻取象
若以初上為受刑之人則以滅趾為无咎亦不得為
初治于未萌故无咎上在卦終而猶有怙終不以
刑者百姓有過在于一人謂非為人上者所哀不
可故曰凶蓋當上凶而後見聖人泣罪人之心

○象傳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蓋真明何校而掩沒其耳則其聽已
蓋豈能分別詳審如離之明也蓋罪狀既成不能
有所預救亦終于不可解而已然使上之人時開
悟而禁止之于先、
亦何遽至此哉、

○繫辭下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

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爻與初爻相對初之不仁不義即上之罪大惡積只一人也
惟惡積而不可掩故罪大而不可解然
小人何知之與有是亦在上者有過焉、

☶☲ 離下艮上

賁亨小 郭京舉正作不云不字草書勢如小字 利有攸往 許慎云賁飾也从貝卉聲
貝水蟲背有文如錦故為文飾之義京房云五色不
成謂之賁文彩雜也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王肅
鄭玄皆云賁黃白色也孔仲達云艮為山離為火以
人照山之石黃白色也楊子雲太玄經擬首次二
三賁不純居于艮注易賁卦山下有火黃白色也黃
曰賁不純也孔子筮得賁愀然有不平之色子
張進曰所以卜者得賁卦者吉也而夫子有不平之
色何也孔子曰以其邪在離易山下有火賁非正

色之謂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謂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呂覽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亦何好乎繇此觀之則以黃白不純色爲賁其義深矣此卦剛一而實配質柔二而虛配文剛爲大柔爲小賁爲本文爲枝內體離以一柔而文二剛之間是天德之剛渾然充實而有柔順之德以文之文之在中者何光明洞達也故曰亨然陽實陰虛往而不返則虛文日勝外體得乾一畫居坤上以成艮則文明以止而得彬彬之道作止語默纖悉各當故小利有攸往小謂陰也非稍有攸往猶有旋中體之剛非不足之意蓋人情自質而趨文也易雖文而返質也雖聖人書卦內文明而外艮止意深遠矣六爻皆變爲澤水用雜上艮于爲旅、

◐序卦傳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蔡子廣云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苟則易合賁則相瀆則易以離賁則離合離合則相敬相敬則相久艮勿着云不能賁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不可以成男女之合喪記云无辭不相接也无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无相褻也

●彖傳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離本明艮亦光明兩者合而相賁故曰賁賁之所以亨者何也人知文之爲賁而不知質爲之主賁貴乎文者也非貴乎文者也得其道則亨矣剛爲質柔爲文柔來文剛是本先立柔而文載行焉故亨分剛上而文柔者非以

剛爲文也分剛畫居上而柔始得處其文不然亦質之文非文已曰小利有攸往言陰進而反于陽也復歸于朴所謂至文錦仲虎云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爲主也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所明于內二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止于外是知皆以剛爲主而彖傳以陰爲小者此其謂天文者何也蔡子云賁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者自然之文非人所能致力承上文言不必依王弼增剛柔交錯四字于辭反贅或云賁象于初四相應爲經象卦柄二三五上各相比爲緯象卦體天文主也亦未必然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以卦德言則下離明而上艮止可以見人文止者極而不變限而不過之謂人文燦然備不止于禮義則流蕩淫靡罔所底止故有不可勝言者矣一文之一止之而文成禮以節文爲謂節此意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所謂二正之統如循環也自忠而質以趨于文柔來而文剛也文既薄矣則革而從忠分剛上而文柔也然世道污隆舉因天地之氣運以爲轉移聖人于此必施其斡旋之力使之相安于可久觀乎人文之所以无敝既以柔文剛而成飾又以剛文柔而止之則文質得中而崇雅黜浮之化始可成于天下耳

◐象傳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者百物之所聚也山下有火則照見其上品彙皆有光彩故爲賁飾之象然明得山止而不過則亦不輕用明之象也故君子法之于凡百司庶府之政一一用吾明以善理亦如火之照山也法度具章粲然成天下之至文唯于折獄則不然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苟恃其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汲其情恐且有含冤矣故言刻覈者曰深文言鍛鍊者曰文致法曰文網弄法者曰舞文治

獄之多寡未有不起于文書，此皆致心誤之也。書子之无敢折獄，何法？法六之止于無也。鄭玄注云噬嗑賁皆離從震艮。噬嗑貞震悔離，賁貞離悔艮。元陽書象電從奮焉，故利用獄。賁貞艮，艮陽上止，山象火從離焉，故毋敢折獄。卦有小大，如此朱子云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庶政而不敢折獄。文沙隨程氏云離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豐噬嗑，蓋卦體象困圖所主在朱鳥而獄之辭文兩義也。

初九賁其趾古本作止、一舍音捨車鄭張本作輿陸云車音居從瀆跡始有而徒變艮為重艮初畫在下為趾壯于趾鼎居青、顛趾履校滅趾皆取初象賁之者六二二為離中畫文明所在而最近二故有賁飾其趾之象二三四互坎為車此車指六二言以初應四而不比之故曰舍車變艮為止舍之象也徒步行也初本象趾應在艮艮又為足乃相將而步行者兼變爻取

象言義乃全內卦本以九二之文來飾初九九三之質然九三无應而初九有應故六二之文初九之所人受也初惟自守以谷六四之好故義不乘六二之車而自飾其趾徒步上行以合于四蓋寧空舍者與其不與而興趣者皆利鏡榮舍車有守有勢華不苟其身甘之象焉此豈世之役役于軒冕者所望乎。

◎象傳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凡升乎車者必在上方可乘車由言乘者皆在上也言承者皆在下也初在下无乘之理故曰弗乘初之應四正也從二不正也正則義而成其賁所以文不正則不義而不成其為文君子之取舍一決于義而已。

六二賁其須變乾為夫為畜互體坎變良說文須面毛也漢書注師古云在頤曰須李鼎祚曰自三四五上皆頤六二在頤下須之象變為兌位為口之文義如須凡須之有髮口之有須耳鼻之自毛皆陰血之形而柔所以文剛者皆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于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于頤也六二卦之主也以一柔來文下卦之二剛初九自賁而不受六二之賁矣六二既自賁又附麗于九三而為九三之賁也大抵剛為質柔為文文不附質焉得為文本卦惟初四一柔一剛得其正應二五皆柔三上皆剛故二必賁其須以從三五必賁于丘園以從上聖人右質左文之意於此可見咸謂爻賤者之稱婦之卑者也天官有須女四星離中女无正配故取其象以二之柔中文三之剛正位在參佐力勤贊襄猶須女雖賤可以贊君內助也其解雖異而意相合亦可從。

◎象傳曰賁其須與上興也與者相從也上指三以爻位在二之上故者與起也須隨頤而動者繫于所附與上同興也或云須其所相須者也文剛者二也文柔者上也是相須以成賁者也與上興者謂二與上相應以興起文明之盛也亦通但從前說則分析六爻似

更有條理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變體為坎互體為坎變為對象賁變坤三與上位紀可德陰陽剛不相賁故九三之賁六二賁之也而文處六四之下以一剛介二柔之間錯綜成文且上下體離且相連文以兩卦相賁取象賁之盛者也如助辭也曰濡如者九三互坎之中畫坎為水亨象術非言六書如濡所飾之文柔鮮澤也然得之濡則亦有陷義易言濡者皆言濡首濡尾皆濡而皆當者也受物之飾必為物所陷故戒之曰永貞吉言其文之過也戒儀文詞禮之文也以其外心也中正无邪盡之貞也以其內心也其守其陽剛之正而不為陰柔所陷則不至以文滅質而陰之賁我者且為潤澤之需不為陷溺之濡矣變貞為艮必至于不貞聖人當賁之終而嚴告以艮之意。

◎象傳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者陷溺之謂也文太勝則勢

必至于爲寇讎之難三以四正應拒 而不溺于陰雖其若濡然得而凌之乎

䷕六四賁如皤 鄭玄陸績本作燔音煩 適之是退未定故燔如 如白馬

翰如匪寇婚媾 變離爲重離互體坎變巽爲乘爲 宜三四剛柔錯綜互體艮爲變故皆曰

如入艮賁且止而反質矣故色尚皤馬尚白也老人黃白曰皤皤皤良士之班固詩皤皤國老皆指黃髮言艮三爻皆剛上文柔然四五柔爻也何能以柔文柔必以上爲主四欲文初而不自用首戴上白以爲白以上之白首樹初之觀刑皤如象也郭康成云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爲白馬其理未詳然艮三爻皆言白當從康成說以黃白色解賁山下有火火光照石故有黃白之色賁者雜色所以言白者艮爲石石色白也故四曰皤如曰白馬五曰束帛上曰白賁也不然不可通矣中爻震爲馵足爲的顙馵白足顙白顙皆白馬象也翰如者馬如翰之飛也中爻坎爲亟心之馬翰如之象也又陸德明云翰馬舉頭高仰

也寇指三婚媾指初坎爲盜九三互坎中畫與四相比而四雜應初故其白馬之翰如者匪親比三之寇也乃自求其初之婚媾耳蘇君禹云六四一爻當以白賁之義推之四與初皆賁者也初以實心而賁乎四不爲外飾四以實心而求於初不爲虛飾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風而已又按古人尚白戎事乘翰注白馬曰翰按此則翰如乃白馬之象然下文有匪寇婚媾之語乃是乘馬以往求其耦故但取如翰之飛爲義詩云如飛如翰是也子夏傳亦云得位有應貴而成文故潔其儀白其馬欲翰如而速往也變巽爲重巽文明之極乃賁如象然實艮體也故但言白

● 象傳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子蘇

蘇云六四當可疑之位者以近三也六二以其賁實初九而初九全其賞燔然也初九之所以全其高者非以爲四也四可以不潔合之乎是以潔其享馬翼然而往從之以二爲寇而莫之媾也此四

者危疑之際交爭之際也尤過也六 四守正三不能奪故終无過尤矣

䷕六五賁 陸德明引黃本作世 于丘園束帛戔戔 子夏傳作殘殘 吝

終吉 變巽爲家人象反變離上六五无應于下而密 比于上九剛陽之賢受賁于上九者也丘園指

上九上陽剛而處外乃賢人隱丘園之象此與蠱卦艮同居上體蠱上九不事王侯則此上九爲山林之賢无疑矣五柔君位以爲有丘園之象似未安或謂五賁上六亦非也按象曰剛上文柔則六五乃上所賁者之所謂賁于丘園猶之曰受賁飾于丘園也云莊如伊尹樂道莘野傅說胥靡版築白賁之光實有輝映于商邪者非賁于丘園而何艮爲山丘爲果蓏丘園象自場圃之地園在國外亦象上在卦外也帛者幣聘之禮東帛束帛云聘丘園之耿介也束帛之戔戔是也按婚禮納幣一束束五兩注十端爲束以帛從兩頭卷至中以十端成五兩用聘女因以聘士云子夏傳云五匹爲束三玄二纁象陰

易之三陽位六陰畫故者陰陽象坤爲帛此艮體坤之上畫連乃束之於外之象又李鼎祚云離爲中女午爲蠶絲束帛象馬云郭裁分蠶之狀淺小之意揚雄云戔賊也从二戈徐鍇云兵多則殘也故子夏傳云戔戔作殘殘虞仲翔云五動成巽巽爲繩艮手持束帛以艮斷巽故戔戔束帛戔戔其勢似吝中卦體文明以止特取此以見賁本尚質之意其其儀大雖若然乎哉其儒譏回末俗之機實在于是故終吉上九合志而吉艮爲篤有光明之德而巽于質故有陳束帛以聘士之象

● 象傳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得上九高賢以共事 於以成崇雅還淳之風其可喜何如

䷕上九白賁无咎 變兼爲明夷 君子不云乎質有餘者不受飾賁非君子之所樂也

故終之以白賁白指上九其所賁者四五非上九自以白爲賁即象傳所謂分剛上而文柔是也云白者

以設象言者作賁爻只是賁文此白字義與之終白賁家固未嘗止處只一節之白此則居衞之上自上之終全體无文之賁飾文明以止之止字也上九而以白色下賁乎二五故四得之而爲鐇如互母之而爲東艮而下卦之文明者亦將得之而有所成人无文在必變而賁之篤實以敦厚其終皆不至下從何咎之有翰仲虎云初與上下之義貞其成下之也上取始終之義文之極則反爲質以賁終象也變坤止乎至靜而不飾亦白賁義

○象傳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居賁之極志欲救文之弊必將樂

文飾盡一切掃去只從本色上做然後能返其陵替反歸于淳樸此賁道之所以无咎雖聖人居天下亦惟處亨朴之不可返也而果臻于茲道則其得志爲何如夫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而以白賁爲得志何也天文一日无誠則天道息人文一日无誠則人道廢故必先質而後文苟无以文而誠實此

聖人贊古之意猶去天下於人之大樸也實禮用體一書天而八卦八卦六其六官故而見盡草木學不異易六文事多矣其畫萬象變乃周公作者囑于不與之文三致意焉聖人蓋憂其文之弊而發其返也噫是可以得賁終之指矣

○第十二剝

剝 ䷖ 卦

●雜卦傳曰剝爛也復反也 剝一陽窮于上復一陽生于下故

果不食而爛墜地核中之仁復生也剝本卦云碩果坠貞後卦以剝復艮與上爲震動坤下爲剝復坤之一陰其坤之艮上坤上震動坤下剝爲剝復之一陰其坤之幾乎夫幾一也初九之不遠復則上九之碩果不食者是也特因上下而有剝復之異耳轉于剝復皆曰天行然于剝則曰順而止之于復則曰動而

以順行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寄于陰陽消長之閒未嘗一毫不以順也所以獨之厚下安宅以安夫上之陽使之閒閒亦將以泰夫天下之陽皆順道也學者以此反求身心則剝之象可見矣人之真心雖剝喪而未嘗盡息復之象可見矣人之真心雖已復萌而陰未易以消也特陰氣不盡則陽氣不自不剝則不復爲其積閒不容髮然一毫陰氣未絕不可以爲純乾之體惡容已于自強不息之功哉故曰復德之本也鄭汝諧云剝復坤合艮震也非主坤而長少二男合之卽不主坤主卦一陽貴陽也又一者貴也母從子也爲有剝必復始剝旋復見天地之心間不容髮反對環然抑天道剝下霜萬物畢斂剝盡而後陽氣下復于黃宮人心退藏密謐萬慮俱解而後天德復還其真實不剝不復既剝乃復故剝先復而君子務下務內務庳小自約毋敢或盡其極焉

䷖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說文云剝裂也从刀从录录刻割也 蔡氏云言以刀割削而去之也

剝陰長至五僅存一陽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之故不利有攸往也不往非絕世之謂謹身待時於言衛介當約以待事之會是不惟免于剝轉剝爲復之道自寓象六爻皆變爲澤天夬是下坤上爲謙

●序卦傳曰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凡物文盡飾皆屬陰柔坤爲文也坤爲文太過則爲亨之極亨極則文盛而實衰故曰致飾亨則盡矣繼賁以剝明賁之卽爲剝也是美盡之發亂之萌序文筋言衰之兆昔者舜鑿無窮而下不從餘復畢飲三三甚吸乎土型而衰不以力獲罪麂夫不惟女不以巧獲罪注下易踐事寡易爲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易多下聖人寡爲忠易爲禮識易爲辭故能保有萬唐之業盛之有衰也先王憂質之不能不還而爲文

也思從先進而不得而可致
飾以迫之乎則剝而已矣
●彖傳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
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者陽剝也所以剝之者陰也五之陰上進而究變乎
上之一陽也陳友文云程傳象曰夬決柔而剝曰柔
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明開果斷
小人陰賊陰狠君子之去小人也彰其罪與天下共
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顯而
理不直必萋菲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
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燦然
彖所以言君子不利有攸往者以卦體言之小人
長也陰邪之聲勢方張也董玄箋云自姤至臨雖
皆陰進之卦猶未剝及五也五君位君心未剝則
轉移有機故包于姤嘉于遯休于否大觀于觀陽
道猶有可行至此則併君心剝之矣君子觀坤下

艮上之象而得順止之義於容與使小人不能
太甚是以陰培者正人之氣此縱果不貪所以基十
已之復也不然憤而力抗徒激變生亂麻其身
當寵錮黨之禍可鑒矣邪仲虎云凡卦名皆其象
也皆當觀也於剝獨言之者蓋處變君子言也又
按虞仲翔謂五消觀成剝故曰觀象章本清焦弱
侯皆從其說然於文理鑿矣消息盈虛也消息者盈
虛之方始盈虛者消息之已成消息盈虛四字皆
以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
者陽之虛剝正陽消而將虛之時也知行者天道
自然之運也天運流行自必有息盈必有虛君子
尚之順天時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于咨嗟戚以
憂而發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
待之也古云江河之盛不過三日大凡小人氣焰
其盛盛則必衰自有可以順止之理如夜則安寢
以俟晝冬則安靜以俟春非以冬與夜爲不可苦
而遂逃也逃將安適乎或云聖人以天自處亦有
不可爲之天與此非聖人之所忍言不得已也傷

脊欲往分山嶽洿泣溺文人萬黃極輿晨門學生
之流皆弗紬其諭而欲陶鑄于吾道之中辛不能
違其所得而始實心于消息盈虛之數聖人亦盡
其在我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以明上帝之
天意也不可弗承也天生德於予與期三年皆可
自信又天意也不可以弗承也至于終不遇而後
知天生予之意乃在斯文不在斯世乃在萬世不
在此世可實心而安於命向今坐而安命者猶
不耕而曰歲當饑耕者不盡而曰歲當慎遠自療
其耕盡也不亦果哉然則无萌知乎非然也君路
固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夫子亦盡其在我而已
艮順止之象順于外曰觀象復順動之幾涵于內
曰見心剝以象觀非人之象而天之象復以心見
非人之心而天之心剝復皆曰天行而君子若皆
不以己與之復原始爲天剝要終
爲天君子之天之有定固如此
●象傳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山高聳于地者也山

之下卦仍能既附山之上而頹塌落下而附着
于地亦梁山崩之類象彖上雖剝其一畫在上之
象厚下取坤象安宅取艮象宅者上之本未有基
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
矣君上者而知此理則厚其下乃所以安已之宅
也艮體一陽覆情于上有宅舍之象故以宅言
之所以上九亦以虛言者以有虛之象也卦言下
剝上傳言上厚下似若不同然意有可相通者蓋
爲君又爲君子陰爲民又爲小人君上一相倚之
勢民生厚則邦本自固論君子小人相持之勢反
偏猜則正類益安柔之禍
上上之得與此之猶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蔑或作䁾本貞凶蔑貞指君子剝牀與
剝與夷指小人義者夫云彖有二動陳元龍自外大
卷而客坐于下李林甫一夕屢徙其牀韋應物詩鼠
雨剝牀縱是臥牀而謝萬據胡牀管寧坐蔡牀揚素
涅然所李崔者當坐此牀諸葛亮每梁甫吟公嘆拜

牀下足坐牀也牀者人之所安其象則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剝牀之剝六與宿之宿
六五陰消陽自下始至五月姤之一陰始消一陽于下
猶言牀而先及其足也王肅云蔑猶削也足滑于下
云蔑謂微蔑物之見剝削從蔑也朱某清云蔑滑有
剝蔑之言貞正也謂陽也陰邪陽正剝牀以足而違
曰蔑貞者誅其心也如今削人者必先斷其爪牙建成
元吉欲剝建成先謀秦府知節出為康州刺史又譖房
玄齡杜如晦逐之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
何能久乎此意大善人者天地之紀而民之所衛也故
天下之惡莫大于傷善人當其念始萌幾始發而擊已
通于天矣故聖人察之以滅貞而斷其凶至深為小
人戒也使與小人剝處一室君子云不祥之兆莫蔽賢
者當之然且不祥而况害乎又曰蘇氏云蔑无也貞
正也小人剝牀无能正之則凶六爻惟初與二曰蔑
貞凶吕氏云初與二小人之勢未盛猶尚可正之也過此
則雖欲正之亦无及矣勢成矣其說亦通但據前文
本義作我與傳滅下合故斷從前說變貴為動剝心

動凶
足也、

● 象傳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吳劉清云蔑與滅字同義非滅沒滅息滅絕之滅剝其足者謂蔑其丁之先從下剝漸及于上以此闡其蔑貞也

䷖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變坎為蒙互體坤變艮崔憬云今以牀言之則辨當在第足之間是牀梐也王弼遂云辨謂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與牀身分辨之處鄭玄云分辨上下者牀之幹也剝之六二即艮之六二艮陽至下卦之中毒深自牀足而上剝至于幹也如是則毒益深尊益重蔑貞之凶可知已夫受剝者之凶易明也而失其所承以同歸于盡吾且知剝人者之凶必无異于受剝者之凶而爻重言之者傷之深而戒之切也盡之曰三聖人皆開其自新之路與其吉剝而皆曰凶者何蔑其辨其可易志也則有害心不可追矣變執為險剝而至於心乎險剝滋深矣其於木為堅多心

亦為幹、象、

● 象傳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丘富國云與應也凡陰陽相應為有與

咸六爻皆應謂之咸應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則謂之敵應不相與剝之未有與者言當剝之時在上未有以應陰无以止陰之進也夫凡小人為害使其間有一君子與之為應以遏止則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惟其未有與此剝道所以進長而不可救也吳幼清云未有云者言六二之所未有至六三而後有也蓋傷有與之不早而僅能存一陽也愚按二之所應者五五君位也其關係為至大得九五則有與其卦為觀故大觀在上下觀而化得六五則未有與其卦為剝故小人道長引類而升變觀之惡蔑貞之凶皆以无與得之益深惜剝之不得為觀者柔道偏勝而无剛陽以剝之也

䷳ 六三剝之 呂祖謙云剝字下元之字一本作剝之无咎非 无咎 變艮為重艮互體坤

變艮為剝象坤變艮有指夫變之陽言未漸云剝之三即否之六三此以否之六三言之謂剝陽已反三也一二牀之上也不言剝牀而凡言剝之其辭比前六二與四三五親比剝陽及三者乘當長之勢至柔比于三之上三雖居剝陽之位而獨與上九一陽為應剝是宜陽之心故聖人繫爻特異其辭以別于初二則之三陰也朱子云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程子云如東漢之呂彊是也呂伸先云剝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剝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同也剝小人之事小人守寫知有君子不可以无咎許之則所以開其謂過之門也變艮為止止而不剝與上九同義

● 象傳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三居四陰之中不與之同黨而獨與

一陽為衆陰與是既失者上下之陰而所往者上之
之陽也惟其失四小人所以得一君子而小人莫
五皆同黨使然三獨失上下而无咎蓋坤只交可
而有慶聖人恐其係應因發辭之以無曰无主

丁

䷖六四剝牀以膚凶京房本作簠謂祭器也凶變離為離至離坤變艮剝象坤變坎
膚謂薦席也云若獸之有皮毛也牀以剝盡次
及其膚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
貞直言凶也小人雖欲剝君子不知其乃自剝耳是
故聖人數稱之以為之戒為羅穴焚山實且殷亦
剝膚之象

●象傳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切郎近遠剝床及膚災近于身小人
近尊災切于君故曰切近災也舊說以膚為牀簀
之書云剝牀而及于人之肌膚也若爾則身已在

其外豈止切近而已且以卦象觀之一陽積于下
五陰之上主實下卦象象猶曰在陽下與群陰接
處无緣有身在牀上
之象當從薦席為安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變巽為觀剝象坤
魚皆指巽中孚上巽則曰豚魚巽下巽則曰射鮒井
下巽則象有魚无魚姤之自姤遯變而至四每爻皆
有巽象柔爻陰為魚貫與姤亡故爻辭曰貫魚本爻
變巽為繩體巽為手所貫之魚指下四爻如魚騈頭
而貫也五本君位以一陽在上五陰衆之然主故取
上為王象而以五為王后往亦變例也惟艮為門闕
宮象以王后居五推之四為夫人佐后者也三為九
嬪以至沈御下卦之象也二為世婦初為御妻自四
而下總名為宮人皆以陰爻取象以之者將之也謂
以之后以之也五與上剛相親故有護寵衆后為宮
人之主五統羣陰如后統衆妾衆陰進陽如后以衆
妾進御而均承寵愛于王也按●注天子御妻八十一

人九人嬪進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亦九人為進當
三夕嬪婦九人當一夕三夫人共當一夕王后又專當
專一夕凡十五日而遍自魚貫而進之象并剝可至
四爻極此非聖人所恐言也故特發此義以示天
下之母儀若曰與其剝陽而至于窮就若以次承陽
之為利哉此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矣三失
上下獨以一爻歸猶能无咎五率衆內附其功尤大
宜承天寵无所不利豈特无咎而已耶蝕之也在有
內云遯剝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可制也在遯
之九三言陽制陰之道故曰畜臣妾吉剝陰長而已
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是
以六五曰貫魚以宮人寵言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
制陰之道剝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胡庭
芳云聖人於觀四剝取觀國之光義而於剝五又取
率群陰以受制于陽為利焉
其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

●象傳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五本以陰剝陽今率群陰以受寵于

陽則陰受制于陽矣何過尤哉胡閒之曰三為羣
陰之主五為群陰之極而聖人系以无咎无不利
者一則應陽二則承陽也小人知有君子則君子
亦且與之聞以補過之門不使終為剝也是所謂
尊下也夫小人非性而有也一念私成小人此小
人之始也將挽小人而歸于君子之途亦自其一
念善與之矣必誅之則小人未必能誅而君子之
陽必烈且誅非天心也天心者必反道累德之尤
乃誅其他則可宥而宥之矣自好貨好權而并苟
非好亂之尤雖非可宥者乎此又還小人為君子
之始也世之人有小人而世之人主无小人人主
不幸而役于小人之安欲自振長不可得而君子
者往往為之誅小人以增其息人曰此不專於權
術之故而不知大道甚明无庸權術大道者善容
善任而於天下之小人皆有所以位之无棄物也
如女子婦人者最為難養然使后妃理陰教而統
率宮人魚貫以承君之寵使后妃安能為擅而宮
人妾能為蠱乎吾見椒房之下下陳之上不可缺

一人耳君子之所以位小人者若是則上无拂于
君下无援于臣僚各得其所利以成議之如此至
大至正之道而非一切權謀之術狙引而歸于君
子之途化佞爲忠反賤爲良必誅此也雖于虞云
聖人之敎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庶幾
從之如責之以必无則彼有不從而已矣

䷖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京董本俱作德輿並作車小人剝廬變卦爲純坤碩果者碩大之果陽大陰小之象也且爲果實且上陽下陰果陽而家陰皆爲木果衆陽皆變而上九一陽歸然獨存猶碩果之在杳枝而幸不爲人所食不食則將有復生之理矣夫以諸吝克祈之時而國之蓄老猶有存者彼其身名未喪足以待用當年即不然而名德所留猶足與起後進此化生消歸之種也道物者無意乎無爲云存乎董公四皓曾兩生之流亡不以剝而賤也夫生存袁伯之徒皆不以蔡而亡也幕有君之家皆不以存而變也陽非陰之所能盡剝故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一陽獨爲與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又此爻變亦坤爲象得之程子云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之心謂上九變爲泉也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而變爲偶騎之破壞者漏其上而无以蓋覆其下朱子云小人剝廬是陰到這裏都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無安身處矣又云惟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却自剝其室也且看自古小人亡子到害得君子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得者否開作廬云林上之覆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覆上以安者也始而剝林欲上失所安今而剝廬自失所安矣亦豈小人之利哉故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二義不並行二古不並用君子得輿則小人亦得其庇矣若小人剝廬則君子亦失其輿矣上九當剝之終吉亡未定天若結晉師爲猶安之止極而天下皆得所

執天不祇謨財爲于九之丞於淳記而小人亦莫之適而古斯二者天也此爻獨不言吉凶至人之意深哀怨又聞之師云此君子之秋也所謂一不爲步夫眘有二君子焉雖蜀牛李之黨然自起也五之見猶未圖必非此今其定矣烏乎定定于一又云君子守道不然人亦无如之何也或曰民之望也不可發或曰則是發及乎事愈又不可得而殺也是以常在又云貞爲宮闈小人不足以當之故變言廬者殿中直舍也陽居上得民陰欲謀上事亦无底止是自害剝運告終天下无事矣三復斯言大足爲上九增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民謂五陰君子得輿則衆陰不以小人獨矣故曰民所載也廬所以安身者也今旣剝矣身將安庭吾爲小人害此衛終不可用之藏君子而役可爲夫世治豈惟君子之利抑小人之利世亂豈惟君子之害抑小人之害小人可惜矣是卦也於君子則勸之容小人於小人則戒之剝

君子麦曲以爲之扶抑是聖人之爲世道計也又革書言之剝之卦陰剝陽也以道化言生長爲陽肅殺爲陰以世道言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吾心言理爲陽欲爲陰小人之剝君子也始于陰慕於一網二綱盡而世道隨矣人欲之剝天理也始於潛滋梏於梏亡梏之反覆而人道滅矣世未有不培吾心之君子而能培世道之君子未有不去吾心之小人而能去世道之小人者也夫陽剛之氣非獨藏也惟其自震耳陰濁之習非獨勝也惟其自反耳上之碩果不食也是夜氣之息也好惡與人相近也養之斯爲君子矣剝之斯爲小人矣身臨之分利善之間甚可懼也嗟夫人之一身所立天地間者惟此安宅耳剝牀不已至于剝廬茫茫宇宙容身无所奈何不思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京房本作崩來无咎反復古本一作覆其道

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許氏云復往來也从彳复聲鍇云往來爲復故从彳彳蹤跡
也按說文彳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复古作复
行故道也从夊畐省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亦附復
原以既往而來爲義故从彳會意从复亦以聲兼意
鄭康成云復反也還也陰氣侵陽陽失其位至此始
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按卦以陽生爲復陰生爲姤
須明二卦取義何來六合之氣天陽氣初生爲主地
陰氣發凝爲客陽本包陰然其分時司令則氣皆平
分陽生于子月至巳而極陰生于午月至亥而極復
者主宅其是歸者客際而至此命名之本意也陽反
而復生生之氣自此萌動故言出入无疾以下皆主
初九一爻言出者剛長也入者剛反也疾者速迫也
自一陽始生漸進而爲六陽之乾在臨則爲九二在
泰則爲九三在大壯則爲九四在夬則爲九五在
乾則爲上九凡所以爲六辟卦之往者皆此一陽也至
姤一陰始生則陽以次而消而此一陽者先不見矣
待其後五陽消盡而此一陽始復生于下是自出而

入是无急迫故曰出入无疾朋即陽卦陽浸而長之故
字是及可疑也一陽生則諸陽以類而生故曰朋來
乃自其未然之勢言朋來至是方來也无咎即終
叔輕意一陽先事動而以順行則衆陽亦各依其序
而至而无凌逼之失故无咎反者往而還也來者還
而至也曰反復其道者言反以復其道卦畫從下起
復之一陽即開天之一畫所謂乾元也道猶路也實
爲大塗有行道象其道乃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
夬而乾之道復之初爻乃其行之所發軔故曰復其
道此復字與來復之復同義然反尚以在途言反曰
來則歸就本位矣七日則其反而來之期也自乾而
姤一陰始生乾上九之陽旋在卦外反之始也歷二
陰遯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六陰坤此一陽皆遠遊
在外至復而始見則歷七卦矣以卦配月自建午
至建子爲七月所以言日者古人呼月爲日豳詩一
之日二之日是也凡所以紀日也陰陽平分其數各
六升降往來至七而還其本位故歷家建候以七日
而更醫家之論傷寒亦以七爲審傷寒仲云陽言日

陰言月故臨言八月是也干寶云於臨曰八月有凶於
復則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爲長
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按七日之說不一或取原卦
六爻成七或取剝卦六爻成七雖各有可[illegible]
傳所解曰天行也當以自姤五月一陰生至復十一
月一陽生之說爲正或有祖六日七分解者以爲卦
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
之盡則復卦陽來每卦得六日七分從頭盡主陽氣
來復論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言七日
也鄭康成王弼孔仲達李鼎祚皆如此說余以分
卦直日之法考之則諸家之說誤也法云離坎震兌
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
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
十分五日分爲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爲二十分是
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
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所以推離坎震兌是爲四正
者本之說卦言坎北方之卦也震東方之卦也離南
方之卦也兌正秋也於三卦言方則知坎震離兌各

主一方矣於兌言正秋者秋分也兌言秋分則震春
分坎冬至離夏至爲四正矣四正四時爲方伯監
司之官不在直日數也又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
否觀剝坤十二卦爲辟卦直十二月每一卦各管四
卦如坤卦十月其也未濟蹇頤中孚四卦而後成復
復主冬至而冬至中氣實起於中孚故易緯稽覽圖
謂卦氣起中孚所傳焦延壽京房推算之法蓋如此
然則復之去坤尚隔五卦計三十一日有奇不得徑
以復接坤而曰僅隔坤卦之六日七分耳此若謂中孚
與復止隔一卦七日來復卷之指中孚言分卦
直日之法合已若然則中孚之時陽氣已動聖人當
言于中孚見天地之心不待至復也且積日成月積
月成時十二辟卦主十二月既皆在直日用事之中
何得乘四正卦不用置月外有時乎緯文歸原不
足信諸家更誤迷之見又在其下也七日來復專
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往則又言一陽之長
可爲陽爲臨以至于乾也上文曰出入自出而入也
此曰利往自入而出也六爻皆變則爲天風姤震上

坤上
震下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物无剝盡之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于上而復生于下窮上而反下也如剝之所謂運行无已天地寒暑晴變之機張子云剝之與復不可容綫須臾不復則化育之道息也故適盡卽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此義最大

◎彖傳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剛反釋復字而亨之意在其中陽反則日長日盛而亨矣以卦德言之下動上順動行于順之中順者所以善其動也是以其始也一剛自出而入而无害迷之病其旣也衆陽引類而來亦无壯陽之患入故氣雖取長學貴深造亦動而以順行之意楊中立云而時之變凌而爲寒暑晝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暴爲之況于人乎自陰生至陽復凡七月此乃天道之行自然而然如人往之易反行之有復也天行云氣去而復來之時剛長言已復而又盛之勢一陽雖微其勢則長五陰雖衆其勢則消利有攸往于茲決矣復曰二傳皆對言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復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蓋以反剝卽爲復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所寓而獨見于復則惟一陽初動之際爲能見其心也天地何心哉萬古生物无少息時見其心矣然則无時不可見而何獨于復見之嘗之晝不稱光而昧爽稱光爲夜无光而光始動于晨耳冬乃大寒疑不仁矣无何而陽回然後知發果非其心而心于仁也不仁而爲爲萬古生生以至于今豈程子云人皆復其見天

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朱子云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于此處起于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或問動之端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无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又云程子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无心之心也又云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旣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又云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天地之心盡教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又云聖人贊

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卽此而贊之耳又云伊川與橫渠說復字不同橫渠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卽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橫渠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邵子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朱子詩云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羲來按以上數條深于翼傳有所發明故詳錄之

◎象傳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陽氣出地爲雷自秋而冬陽往而消无能爲雷者今一陽復還于地中始

未能爲雷而春時之雷則此復還之陽之所爲也
曰雷在地中也陽始生于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
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春
秋當之分冬夏謂之至分者春秋各九十日而二
分居其中以陰陽均故曰分至亦各居九十日之
中而體五月日長至日長之極陽極陰生也冬十
有一月日短至日短之極陰極陽生也今呼冬至
爲長至以陰極陽至短極長至爲義三禮義宗云
至有三義一以明陰陽之氣之至極二以明陰陽
之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南北至此至日蓋謂
冬至之日關者四邦之門既曰先王又曰后者后
指後王言也明先王之制如此至日一陽初生故
閉關不閉商旅不通行則外者不入內人君不蹕
狩則內者不出外蓋欲地上安靜以養地下初動
之陽也亦皆象雷之在地也商旅舉其最動者省
方舉其最靜者以該其餘月令是月也齋戒掩身
以待陰陽之所定亦此意豈十一月朔巡狩而此
言后不省方者蓋巡狩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

之至日也至日復一陽象關戶爲坤爻一陽橫亘
于下爲閉關象復爲大坤爲衆商旅象閉關矣
不行象震爲君后象坤爲國土方象君不居五而
居初君居深宮不省方象按巽爲商旅爲近利市
三倍以震見巽伏故商旅不行姤象曰后以施命
誥四方以復見姤伏故后不省方虞仲翔之解云
然其取象確矣又蘇君禹云復之閉關也非閉有
形之關閉无形之關也不營營于功利不憧憧于
往來商旅之不行也夫君泰然於內而不馳騖於
外后之不省方也粗舉假象有得理舉復閑閑所
以貞一歲震動之生幾而使行之无不順隨宴息
所以貞一日震動之生幾而使行之无不達知閑
關之義則日有至有復知宴息之義則息息有宴有隨、

●繫辭下傳曰復德之本也 寂然而還其本心之
爲復韓康伯云夫動
本于靜故始于還復者各反其所始故爲德之本
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此也王肅嗣云復者反本

之謂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
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
運化萬變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
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爲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
愚按程朱以動解復葉一陽下動言也王弼以靜
解象雷在地中言也旨似互異理實同歸蓋靜
以君動乃動之本體特靜无可見於動之端處始
見其頭緒耳故朱子亦有未到大段動處之說想
知尚有此子靈妙處之不見
本體在 **又曰復小而辨於物** 跡之不聞謂之小即
道心惟微之微以一陽言辨分辨之辨物謂物
欲以五陰言辨于物者言物欲之所不得溷、又
曰復以自知 六十四卦孔子惟稱復爲見天地之
心又曰復以自知日知之知即乾知
大始之知即知天地化育之知是真知也見天地
之心見即人所不見之見即參前倚衡之見是真見
也吾之心即天地之心一念自知與惺然常存然
然貫通知天而天知天之未始不爲我知地而地

知地之未始不爲我不過識得此真心而已此復
所以爲德之本與蘇然自知之復豈易言哉克己
而後復格物而後致知夫惟內不見己外不見
物而後可謂之真見也此閉關之極而顏氏之子
所以爲
庶幾也、

䷗ **初九不遠復无祇** 祇从示氏聲有兩音音岐者
訓神祇之祇音支者訓適其
紐有作既按白文易注曰祇作禔者尤非祇从衣氏
聲短衣也王肅作禔云安也九家本作多音支又作
敍與多同 **悔元吉** 卦辭專爲純復卦辭專以氣數言
義猶但也 爻辭專以人事言上體乃坤而靜
之姤下體乃震而動之始初九又復而反之幾以
一陽爲三陰之主動而即復不遠而復也悔生于動
動通于微陽內復而天心還純然自知自然以
故居動之體无動之悔祇適也者語云適所以之辭
若動而遇違而忘反則適所以召悔而已楊慈湖云
動生于心復亦生于心復心一生動心自衰君子以

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又憑有
變義初九爲復卦之主變則无陽矣

◎象傳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象言心言見象言身言修不遠之復已見天地之心既能以之修其身不然與天地殊不相似使或一有惡敬之身何修之有此溪羅氏云以修身也明不遠復是固反身而求難雜着在內上方復得來此語更爲悉也

◎繫辭下傳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程校伊云意起爲惡不繼爲復不繼者不再起也是謂不遠復意起不已繼繼當遂復雖能復不可謂不遠復不遠之復孔子獨與顔子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繼之之謂意起即覺其過覺即泯然如虛之水泯然无際如氣消空不可致詰人心自善自神自明自无汙穢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次雖中之萬象意欲起爲即成過矣顔子於此防微過即覺覺即泯然无際如初神明如初是謂不遠復元始也復於意未動之始也是元即乾元即坤元元不可思元不可思始謂之始又謂之大又謂之道心又謂之天地之心其曰元吉孰大焉愚謂復小而辨於物頻乎之惟寡乎至善之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且真妄不分焉知所復此復所以貴自知也

䷒六二休復吉 變兑爲臨互體坤變復震許慎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人於勞勌之時得依木之芘蔭以息至美也故休亦有美義復有震之竹與萑葦爲芘蔭可休之處六二得位處中處比于初上无陽爻以發其親在初之上而附順之有休之象夫凡人心所以不純乎天理者以有所繫而未休二不能不涉于陰與初之不遠復與家宰其以动爲陽仁之友因往依之用以息其剝而補其黑疵二亦從此能復吉道也文中子云學莫便乎近其人初九已自爲復者也顔子之克己復禮以之六二彼人而復者也管子之從事吾友以之六爻皆以自復言必謂指初非或云休爲如休休有容之休陰多忌陽六二柔順中正見一陽之復其心休休焉樂與之比故曰休復亦通變兑有說而就下之義卦變臨二陽同德剛方長故克休復

◎象傳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謂仁人指初言復木爲仁二在初上何得云下仁王弼謂下附于仁是也自六十四卦未嘗言仁僅見于此是知不遠復便是仁也故孔子曰仁遠乎哉初陽稱元吉二陰亦稱吉親賢之益蓋如此象提吉字亦有味

䷣六三頻復厲 古本又作嚬鄭玄本作卑音同當是顰蹙之顰从頻卑聲古文省耳无咎 變離爲明夷互體坤變艮納象坎水涯也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有踌躇頻

蹙之意故其義爲數爲急爲速三體震性動又決躁變則互體成坎因水不能進而後復復之不早者也故爲頻復象初九一過六二二過六三三過初九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一過而已无復過矣故稱不二過若二者待人而後補過不得人能无過乎是二過者也至于三而過甚矣復遲矣急作速步反歸求初視二已隔一層能无厲乎然猶未離乎內與初同體故亦有復象而猶可以无咎如其復而又過豈咎悔吝悉萃集之豈曰厲而已乎本義云屢失屢復不肯請思動言誤事豈可數復毋恃改過爲德而蕩无忌私勝己之力也變離爲明夷非不知復者卦變明夷亦傷矣故厲

◎象傳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蹙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爲无咎然聖人終恐人之再頻復爲无咎也特提出厲之一字以醒人焉

䷲六四中行獨復 變震爲重震互體坤變艮納象蔡節齋子云三有中五亦

有中四上下皆有二陰而處羣中不從其類而獨應
初故其象為中行獨復或云此卦全體象震震為足
又為大塗卦之五陰二三近陽五上遠陽四居遠近
之中猶路之半也故曰中行或又云凡卦二四皆可
言中益卦三四言中行是也不獨二五為上下之中
而已皆通中理以五陰之中言然自中立不倚之義
四以應初故能復非以應初為復也謂之獨者惟然
獨覺獨往不從外待不徇衆見對衆人而言也愚按六
四即剝六三故皆以離類從陽取義惟剝故能順陽
變剛則與下卦同是純體下畫一陽與初九一陽同
亦從而復之象朱子云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
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於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象傳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謂惟道之從不從衆也陰陽有淑慝之分陽處衆中而獨能從道曰獨者難之也微陽及物之功未廣故不言吉四知道之當從而已豈計其功乎胡仲虎云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小象曰修身曰仁曰道惟此爻當之

䷗六五敦復无悔 變互為艮約象坤變艮敦為復之主爻四與之應五去初遠又非其應其下而從之也亦附于四而已敦者附益而加厚之意與敦臨意同約象坤上為坤上畫又變艮敦象夫五去初遠而私淑之非功力之加厚亦何繇復哉五能敦于其復不以攻取移不以始終易為是復善而无悔之道也朱中處仁遷義克終无悔以之李子思云復一陽長之卦凡在上皆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故復為一陽之長而六五則敦復无悔臨為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為宜泰為三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帝乙歸妹為祉大壯為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于易无悔諸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將居上之體順陽者當陽長之進以此重訓要之皆所以為君子之地云耳蘇子云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恥未能致亨吉也無可悔而已卦變自坤回也亦敦篤義

○象傳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自考釋讀曰考謂考其善不善之考侯果云體柔居剛无應失位所以有悔能自考省動不失中故曰无悔愈復自知不待外求中自考亦不待外求不動于意不憑于情以體認未發氣象此敦復之學也復以自知竟之知始也敦復无悔坤之厚終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 鄭玄本作裁陸德明本作灾按裁古文災正字也灾或字也災籀文也 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變艮為寇又為冥昧之位六為柔暗之資地絕既无下仁之美剛遠則失遷善之機陰重已有難開之蔽柔終安迷改過之勇坤本先迷今居其極則迷之甚矣以迷復二字連言者言迷于復即昏迷而不知所復之謂非如楊氏所云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者也蔡子云泰極盛之末而用之

不已不知變九之已復也謂之迷復凶字貫下以天意言則凶見于災眚以人事言則凶見于行師于夏傳云陽害曰災妖祥曰眚鄭康成云異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災災及者不天之罰也猶尤之復天也衆莫不予而已獨迷焉雖天其肯佑諸故有災眚行以言行師以其敵陽也陽初復陰極盛正龍戰于野之時坤為衆變艮為大象變為戈兵下變為大塗衆人以戈兵而震動于大塗行師象也卦之全體似師下不成坎師毀而大敗之象荀慈明云陽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坤為邦國震為君喪亦上故以其國君凶皆上六所致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坤无十坤无一陰數極于六而七則又為乾之始陽數極于九而十則自為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屯十年乃字頤十年勿用皆互坤坤數窮于十无不反于一七乃坤之終一則震之始上有坤之終迷更无震之反生意斯形勢窮至十年猶不能征也凶甚有過此者乎然曰十年終有可復之日不然陽道在天地間當迷誠息未豈理也蓋

一陽漸進以至于夬則決而成乾此上六復之日也在傳子太叔告于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德政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无所是謂迷復能无凶乎楚不幾十年未能征諸侯也又成公十六年晉楚遇于鄢陵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杜預注云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諸侯又爲目陽氣激而飛矢之象也謂此卦占辭與卦象全不類注終未的確意者震坤拱其離在中間楚正南國今有東方震西南角坤南无其震其離共坤各得坤一半坤爲國豈非南國蹙乎巽爲白眼離爲目光无離无巽豈非爽目乎震爲蒼筤竹豈非矢乎若只就兩體言貞我悔彼初九元吉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坤西南卽南國也震木克坤土射之義也西君卽元王有災眚眚爲目疾卽中厥目之象也

亦可以旁通矣或謂行師以下皆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馭衆亂猶象必至喪天君亦通

㊄象傳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迷復與不遠復相反陽剛卽君道坤陰盛之故曰反君道也剝上九民所載也一陽在上指衆陰之爲民復上六反君道也衆陰之極表一陽之爲君扶抑之旨嚴矣

㊀第十三對、

无妄 ䷘ 大畜

㊃雜卦傳曰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蔡子齋云以艮畜乾而可者時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災也愚謂得時則无災災者失時者也大畜若上九天衢之亨可謂得時矣然无畜而時不謂時也大畜故謂之時耳无妄若六三或繫之牛可謂逢災矣然有妄而災不謂災也无妄故謂之災耳孔子困于陳蔡之間語子路曰知者必无罪乎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諫者必聽乎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廉者必尊乎伯夷叔齊何爲餓于首陽忠者必信乎鮑叔行爲而不用其衆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焚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不肖材也遇不遇時也故虞舜耕于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檻車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穆公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有盛衰前遇闔閭後夫差也夫驥罷鹽車貞之知也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遇夫亦无千里之手蘭芷生于茂林人莫見之故不芳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不意衰先知禍福之終始而心无惑焉使聖君釋之世

能自免于刑戮者矣亦何爲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无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行而須其時者也又按大畜之後繼以无妄大畜剝復艮震交以坤无妄大畜艮震交以乾震動于天之下動以天也艮止于天之上畜以天也天全而无妄全于天而天畜聖學本天其動止皆天焉

䷘ 震下乾上

无妄史記作望 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妄謂虛妄乃意必固我之總名凡天下之乍起乍滅而非眞實者皆妄也故想曰妄想見曰妄見无妄者誠也爲卦乾上震下一動以天者也故曰无妄若動以人欲則妄矣自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也但无无妄行无望可知无所希望則是无妄但无望意淺无妄意深耳元亨利貞誠復誠者天之道也无妄剛健故四德與

也同然无亨固贊辭利貞亦勉辭主義理而言工夫也光明洞達之謂亨暑无芥蔕合德于天之謂元亨利者宜也貞者正也誠本无不正守正所以久于誠故又宜于貞其辭以宇可見蹊不可教誠與正爲二而謂天下有不正之誠也其者別設戒辭皆指誠卦有災眚之情此所謂天命不祐者夫心天而道則无不正故動罔不利其匪正而欲有所往則是爲人欲所使乃妄動也往必不免于過允何利之有故爲辭卦爻中所不者三焉其一以剛實爲无妄其二以當位爲无妄其三以不繫應爲无妄初九三者皆全其義矣九五剛而當位與則有其二亦其次也九四剛而不當位與上九同然上有應而四无應故四亦得其二又其次也六二當位而柔健有其一而已又其次也且九與六三俱繫應而不當位故皆不免于災辭云元亨初九是也內與初應亦應幾之而有戒辭云利貞九五是也二與五正應亦應幾之而有戒辭三上皆以不中正相應而六三柔體猶可望其守静自持上九則過剛而亢矣故聖人于爻辭无加戒辭

繇云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則惟上九當之六爻皆變爲地風升震上乾下爲大壯

序卦傳曰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无妄者誠也復者所以求反于誠也人心但一静息便見真心人氣但一静息便見元氣天成於理本自如此第患其不復耳復則不妄矣不妄然後能无妄也无妄則其動也天矣乾震合體與震復坤下其力量自是不同无妄所以次復也復者賢人之事人之道也无妄者聖人之事天之道也

彖傳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釋初一陽其所從來釋卦之初畫无妄外乾內震初九得外卦乾剛初爻以爲內卦之主故曰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卦是而動全是天動而非人動卦所以名无妄也下則而動上剛而健私欲不作辭邪自消雖統言卦德然意專歸初九其震之爲動惟在初九一爻而與九四爲正應乃兼健之言盡也其力至大即六二九五猶不能並况六三上九乎剛中而應謂九五也五以剛居中正二以中正應之是亦順理而不妄者故總括之曰若此則其道大亨通而貞正此聖人純乎自然之心實帝天賦予本然之命也人而天者也朱子語類云天之命即天之道以其主宰處曰道以其流行處曰命字叶韻耳夫人之心一天之命誠者天道何妄之有不正從妄生則以不止于无妄而欲更有所往是于本有之中自生妄也故告之曰无妄之往何之矣上妄之字語辭下之字即往也大象即上文天之命義理與氣數非二物也既不能大亨以正則違乎天之命即爲天所不祐所謂其可行否乎象義疑辭愚閔之師云人之妄也傲之以天而不懼申儆之以震震東方也東方之情怒是謂天之怒相儆震夷伯之廟以戒聶天之恩容金縢之書以彰周公之德詩曰敬天之怒无敢戲豫君子論无妄之辭如秤鍔之駐耳齋戒以神明其德

象傳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則是雷徧行于天下而无一處之不聞蟄驚蟄時也與風行地上而无一處之不被故雖二象以行字言物與屬上雷行爲句无妄自是卦名與猶言從也應也張清子注云天雷而物應胡旦演聖通論云物物相與以應雷行是也近代王龍溪亦從此說雷聲之震動无物不及此物之蟄者无不從雷而驚起雷无私震物无私與故以爲无妄之象先王觀此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順萬物而不違萬物養天下而不私天下是能全其无妄者也茂盛也對猶順也合天時對時而曰茂猶書多少畫性至命之理非極誠无妄者不能萬物自遂自育

動時至所以育之也應天時行時至事起其動以
天者也又虞仲翔云震爲反生萬物出震而京夫
及後儒以爲大旱之卦萬物皆死失之遠矣有无
妄然後可畜不死明矣萬物皆死將何畜聚以此
推也按京氏所謂大
旱之卦其理未詳

䷘初九无妄往吉 變坤爲否此爻是故无妄全卦 震陽初動於一未分又與九四
爲應而剛柔不牽于繫應之私是之謂无妄以此
而往動與天合何不吉之有象言不利有攸往匪正
之往也此言往吉无
妄之往也變則爲否

◎象傳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剛主于內居初无妄之 直心而往得此心之
本體故
曰得志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 使明云或依注作不 耕而穫非下句亦然

利有攸往 變兌爲履互體艮變離耕春耕穫秋斂菑 者田之一歲菑而方成者畬者田之三歲
墾而已熟者人之有妄在于期望期望萌生得失胥
患不耕望穫未菑望畬始耕望穫既菑望畬耕期多
穫菑期畬意欲日豐謂非妄歟六二中正應五本
自利往然无妄卦中獨不取應是其有所繫累也故
告之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不耕穫者不方
耕而即望有其穫也不菑畬者不方菑而即望成其
畬也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夫造其
事而不從有其功雖田夫野老豈其不慧至此然
時至事起而莫之不能速其來日置之不能遲其去
則有願而无逆奏故繳民多幾可以庸其機故也惟
農叔爲饑民而農之謀本業以其无妄心也學者
之涂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故曰則利有攸往
言必如此而後利也與匪正有眚者不作也揚歌
云孔齊從往者以无妄而往也不然則往皆敗退也
何則之有孔子與門弟子言每每戒其意戒其必戒
其固戒其我皆所以攻其害道者使歷也初爲地位

二爲田故乾九二曰見龍在田震爲稼爲禾稼互
艮爲手耒耜在手耕象禾稼在手穫象變互艮爲畬
以離火焚離牛耕而菑畬象變在
爲穫應其邪媚不正故當警此戒

◎象傳曰不耕穫未富也 富謂陽實也二陰虛未 富有應于五聖人慮其
有妄求之心故
以不耕穫示戒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變離爲同人互體艮變巽約象巽變是六三與上九
剛柔相應非不自以爲无妄也然而不免于災者以
以處不當位不中不正故也凡禍之出于意外者爲
災六三處不當位禍若其所自取矣而曰之爲災者
陽主唱陰主隨故歸其造災之罪于上九焉上九所
有也此爻變爲離離牛象也或繫之者上九繫之也
上九與六三爲應故繫之也約象巽爲繩互體爲手
以手持繩繫象也行人邑人皆指六三一人三爲人

位行而在路則爲行人變爲大塗又爲足行人象也
居而在邑則爲邑人約象巽爲市邑互體艮爲止邑
人象也詳觀爻義蓋謂上九欲繫六三而六三必
不可應上九也何者无妄一卦皆以繫應爲妄況六三
與上之不中不正者乎故聖人爲六三告曰今汝有
牛于此上九將來繫汝牛汝若行而他往不與上
九爲應則牛仍汝之有也汝若止而不行與上九應
則牛將爲上九所得非汝之有也夫以己本有之物
而忽爲之他人嘗非災而何言此以爲知誘物化者
之借喻必朗然高瞻超然遠引而後可免于遯遷也
此无妄之本旨舊
解未有及此者

◎象傳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將牛以去 故得有其牛若指
遷于邑中則必有起而
獲之者家嘗速罵矣

䷘九四可貞无咎 變巽爲益互體艮變坤約象巽 四剛陽而居乾體貞无應

與本自无妄者也可貞固守此則无咎曰可貞者涉其未必貞也故夬之但曰无咎者位不當故難行志然能守其无妄以遠咎亦足矣初九之无妄往吉行乎其所當行者也九四之可貞无咎止乎其所當止者也互艮爲止有貞義凡爻言貞者皆不貴變如此爻變則又有繫應之嫌矣

○象傳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有者言其固實无應本无妄也本无妄故可貞无咎所謂食舊德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變離爲噬嗑約象巽本卦九五剛健中正可謂无妄矣但以其與二爲應有應則恐不能无疾故以爲疾然五以中正居尊二以中正應之應而无害于疾譬如太虛雲影自去自來豈足病哉若以此而攻治之是自生妄也本名云彼自无妄勿傷之也正此意告子之實然罔思悍然力制以爲不動心其之息故人倫逞棄世故以爲不住相犯勿藥之戒者

也疾去曰有喜凡疾生憂疾去喜病者必恐思樂參而不樂如將參也其神必自喜易凡三言之曰勿藥有喜又曰介疾有喜又曰損其疾使遄有喜蓋喜者將瘳之候亦治病之方也不用藥而病自去是變離爲大心本无妄倏動而火疾象互體變坎爲心病疾象中爻巽木艮石藥象故爲多眚故藥不可試勿藥象九五之疾生于應下五四三倒體觀下爲兌有喜象

○象傳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試謂少嘗之也既巳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戒勿嘗藥以无所而藥故喝彖傳云匪意于善是謂无妄之疾若又治此疾則於意上生意疾中加疾難道心大明者始知此未至於大明者終疑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變兌爲隨上九居乾之終剛純乎天矣互无妄也然而上九不自安于无妄也以其與六三家是爲應有行之意焉故告之曰爾之時位已處其極

窮无可往之地不退遜于下以就所應互巽亦可處不當位不中不正若不能乃理欲行必有眚旁利之有第靜守而終爲可也革所謂征凶貞吉不利有攸往者正指此爻以上極且變有不能安止之象故發此戒變兌爲說亦有邪媚之嫌云

○象傳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行窮象傳所云无妄之往上九乾之窮非乾之正與乾亢龍義同故二小象亦同夫无妄之德動而健未嘗禁其行也但上在卦終時位已至窮極以九居上爻所處不得其正故不可以行行耳以其意于行故曰告以其時位使然故曰災程子云災天災自外來告已過者自作

䷙乾下艮上

大畜 古本又作蓄作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爲畜止又爲

蓄畜養其會畜之畜同爲卦艮上乾下艮之止乾則爲畜止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止而後有積垣自相通大小畜所畜皆乾其別者巽以柔小謂陰是以陰畜陽畜之力小曰小畜大謂陽艮以陽畜陽言之力大曰大畜畜者畜之以庶其德也何畜乎乾健其過銳而或躁過剛而或折過大而或簡故畜焉以裁之此聖人陶鑄天下之妙機師道也唯上九一爻當之貞正而固也畜以貞靜爲主艮陽在上乾之三陽上進被此以畜養之而健始不過故曰利貞畜極而通時當食君之祿而不食于家上九所謂何天之衢是也表記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此言必大畜君子然後可以不家食受大祿也艮爲門闕家象大師上爻以坤變艮得承家位上爻以艮變爲坤无家二象可見中爻兌口已食上九畜極而通艮家變爲坤國故有不食于家而食于渭之象與小畜上爻變不爲既雨意同卻異坊清解但以兌口在四奇食于外象不家食則于家字

无者落若虛偽邪謟二五易位成家人又近于漸之象
或云震爲賢人艮爲宮闕合賢人居于闕下不家食之
象亦通利涉大川者言出而可以濟天下之險乃不
家食以後事卦以乾健涉兌澤中爻震木在兌前得
行而前涉大川象或云自三至上中空有舟
亦舟象六爻皆變爲澤地萃乾上艮下爲遯

◎序卦傳曰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无无
妄而畜畜爲畜有无妄眞德子以
爲聖賢蓄積而後可畜以至于大

◎彖傳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
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
應乎天也 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乾旦爲輝日中爲
輝光日新累又互體震爲光明而震之行也一息皆有
云凡物既盛而退者弱也既榮而悴者薄也夫能

輝光日新者唯剛健篤實也蘇子瞻云剛健者乾
也篤實者艮也輝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見也
乾不得艮則素健而已艮不得乾則徒止而已
矣以止厲健以健作止而德之不變不可勝窮也按
揆文氣觀則輝光日新四字當自爲句其德二字
當屬下剛上指上九而言者以契之意上九剛德
以自發于一卦之上而獨爲下卦之三陽同德
故也李氏非云乾爲賢人下爻能上健乃若其尚
之之實夫下三陽之所以可尚者惟其健也然健
而不知止未免過于健起止之會易者戒于太
猛精進者戒于太銳健于不過乃得其正凡此皆
剛上之力也大正之大即大畜之大主艮上一陽
言考爻義則止乾之健者艮之二柔爲之也象雖
乃謂一剛之大正主其事而非二柔之小者爲之之
義畜陽者陰也所以畜陽者非陰也不以止健之
功歸之陰小乃聖人之微意福家貧哉所養者乃
下三陽之賢也學至君求出而尸大烹之奉養日
不家然所以陶鑄而成其德業有自矣利涉大

川應乎天者能應乎天也此取上下卦兩體指象不
專指上一爻言乾健本知險既有乾健之力又加以
止健之養故能乘時而出以濟天下之險難也亦
畜一卦以艮爲主而艮又以上爻爲主故特資
之其詞繁而不殺知此義乎晴云艮之健且之止
其德天也猶金之能割大之能熱物之相服者
必以其天爲不畏制而畏其天也故乾在
艮下未有不止而爲之用也物之在乾上者常畜
忌乾之剛而乾常有不服之意當之上六小畜之
上九是也忌者生於不足以服人服不足以服人
而又忌之則人之不服也甚今夫自知有以
畜健故不忌其健而許其健知畏之有以畜我
而不忌故受其
畜而爲之用

◎象傳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 乾健畜厲云山含元氣自地而上皆氣所 皆天也山將氣聚成形而爲物之大者

其時于地上象稱蘊稱四時環合若將經天其中
而有之者大畜象也郭言往行有著見之迹猶山
之德體玄然清虛猶天也天在山中德在言行中
夫山乃天中之物原不足以域天言行乃德之餘
亦豈足以域德哉蓋前言往行俱是古人用心處
因其言而默識其所以言因其行而默識其所以
行則吾心之德實不外是譬山中之天雖山外之
天元二天也朱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
在其中矣孟子曰學問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皆畜德之意學不識本原而規規爲聞見所囿
則山中之天與坐井之觀何異中爻震足有行象
兌口有言象蔡于晴云君子於乾九二之德只君
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于不
學漢高帝是也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健莫先博
其學在行可云大畜言德亦畜言學
文德德緯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初九有厲利已 變蠱爲蠱他卦取陰陽相應此 取相畜又動受畜以自止爲善

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故鮑卦相應反相援大畜之
健乃其敵也健體居下兼難之初行而未戒故有厲
時也彼從而往與應爲敵必及矣故告之利已已
止之於其受上之畜養德於內以俟時也蓋大畜之
制乾者欲制之將抑而成就之也子夏傳云居而俟
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然所謂厲者非謂以仕進言
凡進剛好大於勝露才之屬皆是蘇子瞻云大畜之
畜乾也順而畜之故始順而終反自六四之畜乾也
厲而畜之故始厲而終享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
愛人以姑息見德而姑息見姑息而害則過於故九欲
進之意无已也至於六四遇厲而止六四之厲我所
謂德也使我知戒而終身不犯于災者六四也初爲
畏德而能遜亦有受畜之義

○象傳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厲危災也惟已故不犯舊曰不犯難

謂坎水之險此曰不犯災謂艮山之阻

☶九二輿說輹古本或作轝說吐活反輹古本或作輻爲貞互體兌變坎二●變離

處失正上應于五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故且安
退停留待時而進也能自畜以待價者也進于初矣
然說輹亦不遇以仕進言舉一切陽心矣氣意滿足
釋而悉說之之謂也二三四互兌兌爲毀折互震爲
坎故輿而毀其下畫是說去輿下之輹也按輹與輻
不同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是車輪之輻凡三十條
考工記車上伏兔所以承輹者亦爲之說輹爲陰所止
所說者重又任之計也大畜之說輹自止而不進所
止者後發上而可旋起者也是爲輹健而明且中虛
故能自畜如此朱子發云正也一剛中也四五
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犯而安之時也夫氣
畜九二軍者或屈于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穢于
受之命故曰大畜時也

○象傳曰輿說輹中无尤也尤人之尤亦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六

四爲大畜之主近畜九三以小畜大以陰畜陽又
非正應其誰輒不得已也所以九三不受畜而有
夫妻反目之象大畜則艮能止三陽之健九二在
下卦之中而上受六五大君所畜以君畜臣以上
畜下其說輹也中心願之故口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鄭玄本作逐逐姚信本俱作逐逐利艱貞曰鄭玄本作日

閑輿衛利有攸往●變兌爲澤互體兌變艮約象震變坤初剛爲四柔所畜剛爲五柔所畜

至三上則陽剛同德皆上進之物可以行矣猶且
對爲而未敢驟蓋畜之極也自爲良馬且畜而至三
則陽剛之性已銳器變化良馬如之三陽並進中爻
震動故有良馬馳逐之象然以柔上之于前亦可
銳而進故告之以利艱貞艱者艱難其思慮恐其
於太易也貞者貞固其作爲恐其失于助長也曰
自嘆之辭本卦乾爲言變兌互兌爲口曰之象也程
象變坤爲車與象互體有震爲警衛象有江觀二

衛六等之衛戈也人也兵也戟也予也矛也殳也皆衛名
至有焉則有輿有衛是一路事閑者習也習其車輿
與其防衛也閑習有變諸自得之意曰閑輿衛者自
讀其當閑輿衛也時乃利有攸往其受畜于上九
者乃其故豈德之逆如此然曰逐曰往亦不當以仕
進言來氏云輿者任重之物衛者應變之具以人
事論君子不當家食以一身而任天下之重者也
當涉大川以一身而應天下之變者也必多識前
言往行之理畜其剛健篤實之德以此爲車以禦
其患信以爲甲胄仁義以爲干櫓涵養于未用之時
以待時而發此閑輿衛之意也閑輿衛又利艱貞之
象也富艱頭不與畜而俱進亦不知卦名大畜下
非自止則勢畜也无進之意爻變
兌變而能說亦說于受畜者也

●象傳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上謂畜之極其德主亦所自畜也故爾合志合志與象傳尚賢應惟合故能畜極而通何天之衢

䷙六四童牛〔廣蒼作犝說文作僮〕之牿〔釋文及九家本作告劉表本作梏〕元吉〔變離爲大有互體震變乾約象震變兌不畜之畜乾者六四也九居五爲之助者也大畜之畜陽者〕

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爲之助者也夫外无陽爻前有傾而不能畜內无陰爻則同類而下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舊說以四下畜初初爲童牛四爲牿五下畜二二爲豶豕五爲牙於理亦通然按初二兩爻當无童牛豶豕之象詳思之大畜成卦之體原是以二陰畜三陽即九三一爻亦爲四五所畜非如他卦必論應與也是故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專就六四六五言也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四字須連讀蓋但取象于牿與牙耳何謂牛變艮故稱牛何謂童艮之取者也艮爲少故稱童牛馬陽也所以防牛馬之逸者故曰牿牛馬是也三至上外實中虛有牿象四互震艮體故以牿牙取象二陽馬也方其馳驟時有牛牿豕牙當其前自止而不進矣吉乃下卦三陽之吉賜悉

其濟陰陽不能何其功之故曰元吉

◎象傳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四能畜陽畢四之喜亦三陽之喜都有喜〕以能陽也足其治大牿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變巽爲小畜約象震變巽象與童牛之牿一句同爲〕

孔穎達曰豶然吉豶之爲豶雅云豕子豬豶豶者豬子也宜從之陸農師云牙者所以畜豶豕之杙也今專以之間以找繫豕謂之牙變巽爲繩繫之象巽木見之象所以言豬豕者坎爲豕二五上九坎體未是故與牙豶豶豕也童牛豶豕是的對牛牿豕牙又是的對四五皆陰艮爲少爲止故取象同先畜陽者四也五特助之而已故但言吉而不言元吉

◎象傳曰六五之吉有慶也〔慶即一人有慶之慶喜狹而慶濶五爲君使以造就天下人才爲慶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六五以之揭有慶亦以散陽也恐其疾夫牙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變坤爲泰何儋也負也詩何天之龍百祿是何義同俗作〕

荷艮爲背天爲手手上揭背虛爲肩荷物處也四達謂之衢上爲天位艮爲徑路天衢象也何字讀斷何天之衢言有所負何于天之衢也經非皆負青天之說或謂何爲發問辭尤非手是書賦云荷天衢以元亨可證小畜以陰畜陽至于上亦既雨既處是大畜以陽畜陽有不極而通乎畜之大者則其發散亦太肖鴻任重以翔于天衢與之共濟天下之險則步川之功成象數之三陽也先之以有厲中之以說輿牛之以艱貞閑之四五也用牿以制之用牙以守之競競乎才不使速退健不使遠試如此也然後足以當大任而不煩是豈一日之積哉人有不善而後可以有爲此之謂也集書張云牿之牙之者止而不

之意至上畜極而道恣其進而大用之更得以翔于天路而不爲羈勒之所制蓋前之畜者非故抑之也蓋共養而徐用之也成就人才之術也此之不畜非故縱之也君子之才德已充實已聞可无慮是爲也賢路之義也李氏詩云千年古道年是老姑郎不解遠教子不知何處芳草山揭暗最深于畜上天衢亨之吉變草地在乾上天衢象卦變泰君子道長

◎象傳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德于身之謂德達于世之謂道行于天衢所指施者道耳道可大行其亨可知象所謂不家食吉而利涉大川者此也〕

◎第十四對

頤䷚大過䷛

◎雜卦傳曰大過顛也又曰頤養正也〔俞氏云頤大過顛反〕

初上者本末之地以陽居之則正以陰居之則邪愚謂此皆指上爻言大過上六處過之極故其辭曰滅頂凶首之所下而頤也頤上九爲頤之主故其辭曰由頤以動而知止爲正也抑頤二陽乘餘于外鍊羣陰其中太和以保合而頤大過四陽專制于中二陰其抵焉强陽滔而過矣與過而失養乎无寧不及而得養也頤大過四偏卦合震觀如一、无反對之象而合二卦六爻爲陰陽匹耦亦相對也先頤而後大過者先其陽而後其陰耶觀始動于下終止于上盡陽道之運行大過下巽內入上兌外說揭陰德之情狀矣蓋大過陽內陰外類夫頤外實內虛象无以爲坎離之始始上經之終頤震艮合皆男大過巽兌合皆女又以成咸恆之交陽下經之始更置之爲中孚小過易道窮而二經此蓋括矣朱康侯云或疑頤與大過對者也何不名爲小過中孚與小過對者也何不名爲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此是聖人內陽外陰之微意以陽自內而過者爲

主陰自外而過者爲客大過四陽過盛於內而主盛于客若頤之四陰在內不可以陰爲主矣故不名之曰大過而自取象于頤小過四陰過盛于外而客勝于主若中孚之四陽在外不可以陽爲客矣故不名之曰大過而自取象于中孚况當大過之時陽之在內者四而陰之在外唯二陽盛而陰衰也今至小過陽之在內者僅存其二陰之在外者遂消陽而有四是陰反盛而陽反衰矣此小過之辨與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本作𦣝說文云頷也象形篆文从頁作頤指事卦體成云頤口車輔之名也震動于下艮止于上口車動而上因輔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亦行可云輔上上九之象東坡初九之象中四陰衆齒之象上艮下承衆齒森然全體之象見矣孫奭集傳云頤者養也頤者人之頤故飲食所自入以養身者皆有養之義或讀說文乃頤解頤以養解宜逐謂頤當作室室東北之室食所居所以取東北者李鼎謂東北陽氣始生自養爲物且衆相連東北之卦故取象于室物生息卦乃之義皆當以養生言也孫子養大體而不養小體之說下動上止中虛无物止乎虛不動乎欲如是而頤是之謂貞是之謂吉貞對動可知貞吉主貞言所謂口容止也卦爻辭同意上三爻止體皆吉下三爻動體皆凶李子思云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則害其所以爲養故不取頤養之義而頤中之虛无未有物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宋衷獻云頤養之道當以靜爲本靜則知止而不妄求所以得貞而吉一累於動專爲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正而凶象本卦大象雖爲日故有觀象之果謂觀卦初六升五九五降初則成頤果卦虛從之終局李讜所養之正不正而吉凶判矣故曰觀頤然所養之正不正豈人則貽之故曰自求口實頤之吉凶无不自已求之者可弗慎乎郭康侯云頤中有

物曰口實自二至五有二陰中養物而人所食之物皆在焉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夫人七日不飲食則死萬物兼章以害一生生无不侍以養一生生无不長空清室息唯蔑知之常珍之外无非易物故日自求口實人唯口實之爲快而忘吉凶之故聖人特於此卦發觀頤之義六爻皆發爲澤風大過兌上巽下爲小過、

●**序卦傳曰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畜者止也聚也既畜之不可无以養无養則不能存息此畜頤之論讀書云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根荄究其所窮後无索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養之說也苗養氣養心養性之道莫詳于孟子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畜貴止頤亦貴止頤養之方如孟子之言養虎柳子之言種樹其要也按當頤皆有養義然當物生之初若見

之須乳哺之須泡故曰飲食之道其養小則當吉
聚之極其養大莫守云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
體爲
小人

●彖傳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
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人需養以生需頤以養者也自用飲食亦非天職哉
物養物亦非天則頤下動上止動需養于物而止
制節于己命以坊欲理以裁欲則貞之吉也蓋養
之以正故吉也觀頤者觀其養之得失正則吉否
則凶而所養之得失一本于口實之自求故曰觀
其自養也四句只一意舊分養人自養非是且卦
中亦无養人象哭緊在自之一字能中虛以若无
逐逐乎能止于所上无汨汨乎夫然者我无欲而
民自靖其得正而民自正即天地所以養萬物聖

賢所以養萬民之道不外是已天地无心而成化
聖賢有養而无私以卦象儗之上天下地中爲物
天施地受二氣訢合如頤爲萬物造命矣上聖爲
賢中萬民聖養賢賢推恩一德昭合如頤爲生民
立命矣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天地養萬物養之
必以其時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養之亦必以其時
應乎時而動非其時則止所以養正也故論語曰
不時不食孟子曰食之以時其道甚大聖人之所
以贊化育而配天地者此也夫能養正者不徒正
己兼以正物故必无欲然後可以行王道必无欲
然後可以言王佐奈何徒徇口腹之私甘爲飲食
之人而已乎孔子上嘉太禹首以菲飲食爲言至
其論學則於食求飽恥惡食
恒惓惓焉罔知其瑣事也

●象傳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內
爲陽氣所包每遇天陰雨時陽氣奮隱而出則成
雷頤合艮震成卦以卦義言之上止下動頤之

象以卦形言之外實中虛頤口之象人之開發言
語咀嚼飲食皆動頤之事語云禍從口出病從口
入言語一出而不可復入君子愼之所以養德飲
食一入而不可復出君子節之所以養身是皆有
得于養之吉者也言語飲
食動象自愼自節止象

䷚初九舍音捨爾靈龜觀我朶京房本作瑞頤凶 變坤爲
陽在上下者象陰在上下者象其爲龜龜伏氣
明息空腹不食中虛之象虛能生靈故龜有靈德頤
大象離四柔在中初皆以靈龜目之爲者初自我也
體二三五皆曰觀我各指本爻而言或指上九非是朶
說文云樹木垂朶朶也自動則下垂以卦象觀之正
初位也人全其靈而以內照爲觀觀所養必皆得正
而古人失其靈而以朶頤爲觀則其動必皆狥欲而
凶故爲初九告中四爻之辭以示戒變坤爲剝頤果
不食亦有樹
朶下垂之象

●象傳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以人而靈不如龜徒爲飲食之
人而已何
足貴乎

䷚六二顛頤拂子夏傳作弗云輔弼也經于丘頤征凶 變兌爲
互體坤變實陰虛資陽實以爲養卦惟初上二陽二
雖與初近比而實非正應若下而求養於初則爲顛
倒而違其常理更進而求養于上則其勢益遠非其
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艮爲山上九在外而
高有丘象凶者吉之反知正之爲吉則知不正之爲
凶矣大𠃍五虛中相應初之所美爲靈龜者也二以震
體好動不能安于淸虛所求乎下復求乎上聚物愈
多爲害彌甚往而不已所謂豈生不解也要見之病
病于飽貴人之病病于實不如返其中虛之爲得兌
爲口兌爲口又說也口以有所說而動故其戒如此

●象傳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震爲足有行象初已拂經若征而

從上則非比非應更爲失類
受之拂經決然无一可者

六三拂頤貞句程伊川楊氏皆如此讀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變離爲貞互體坤變艮約象坤變震案陰卦上躁頤之德同而吉凶不同者蓋爲動之主上爲止之主養道宜靜故也三居動極則尤凶象拂頤貞者言其拂逆于頤之正道也雖與上應然上以理止三以欲動判不相入以斯求養豈唯一時不可行即徘徊至十年之久猶不可用言必爲上所棄也十者數之極十年者坤數本爻互體約象皆坤故云然終不可用朗三亦剛剝而爲此乎貞木也貞山也變離火焚山木將安逃是以凶也

●象傳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迹者養正之道大悖道故曰悖初九以陽居陽未全悖道六二以陰居陰不征則免于凶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亟動于欲故曰道大悖凡易中言大者皆謂陽二與上九陽爻爲應而道則相悖是以大悖十年勿用凶可知已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志林云彼當爲逐庚書作逐荀爽本作悠劉歆本作笛云遠也蓋讀文笛音式六反變爲離互體坤變艮約象坤變震亦顛頤之義與六二意二本與上卦之五爲應反倒負乎初而下也四本與下卦之初爲應反倒負乎上而上也夫因之顛與二同而无拂之逆有吉之美者何也二狗人求養已者也四舍己以從人者也蓋初之欲動上之義乎其志生之上同德而上爲卦主四舍其養以從主乃能以理自守而不動于欲者吉之道也以爻象推之變亦離故亦以虎言大象雖互離而體艮故爲虎又象艮爲虎以體艮故亦通眈眈虎下視四爲身其目故能視虎无須行常垂首下視于地蓋四爲地位故因之視而取虎視之象陽主理陰主欲中爻四陰人欲相疊逐逐象也此明四本應初欲下觀

而垂涎之意其欲逐逐若必以欲爲主則爲決者終不能繫于欲以從乎上故要歸无咎蓋以理勝欲者也然夢噬嗑食也故以虎噬象

●象傳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謂上九施光者養之以光明之德若施也貞爲光明變離日亦光象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變巽爲貞約象中變艮二五相應經也二不應五而從初五不應二而從上舍應從比非其經常故皆曰拂經居指本爻言爻即象辭貞吉之貞指上九言五拂其相應之經而居之以貞則吉言當從上九也此爻約象變艮上畫貞爲止故亦有居貞象六二動體反是所以不可涉大川者頤因爻空洞在中但不受鍵渴之害而已恐其養道未盛必知上九之剛實在上然後柔者養之以至于虎當者養之以至于眾始可以涉乎大川也夫欲猶木也剝涉大川則入木不濟之意五之居貞但所所自守而已故未可以語其畫爻无大川象以六五上九推體乎見故云五才柔不能濟險彼岸尚遥得不望涯而返乎變巽爲木道乃行是以涉大川矣

●象傳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約象坤爲順以從上謂居貞明從上九亦有從者云此卦之言貞者指上也變艮亦有從義蓋君養得其道則若顛而可以相濟倚拂而可以相成不然則爲養小之小人而已觀者辨之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變坤爲復曰由頤者言必由此而始成其爲頤也以象言人得食則爲動是頤之所以爲養也然震不自動繫于艮而後動艮不止之於其上則震躁動不能也則其所以爲頤者艮也以理言頤之道吉于靜而凶于動也動以求養靜而知止養道之善者也不止則妄動而失所以養矣上九艮主爻也貞于止者也故曰由頤夫貞于止口體之欲不得

勞辟朞于厲矣然厲于人心而不厲于道心也拔而後寧故厲而得吉若此者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而于大川之利涉何有乎若苟諸之頤上下兩陽合而中虛生生之道盡于此矣上九一陽在上則第爲後不爲頤也蓋養生之道要其氣使不散而已頤氣聚即建而爲周必也於世无營慕嗜慾盡中內轉周流不息不以思慮得喪亂其心而令飲食起居咸中其節乃爲得之或擾於物或擾於道性情一偏則臟腑亦隨之而偏居常不覺而久則害決矣頤取其中虛也虛心之盡始能虛氣虛而能恐久并全虛故棄世逃物之士猶或彝之而猥云常處常以談何容易哉人之生患不能盡其天年盡其天年以考終命則聖人所謂養生也若夫奪神工竊天命彼其教中亦自謂之賊民不于同老而不死是謂賊并聖人之所尚也一陽下一陽上而中四爻虛者頤也二陽下二陽上而中二爻虛者中孚也一陽下二陽上而中三爻虛者益也二陽下一陽上而中三爻虛者損也此皆可以識養生之義也本爻□且爲徑路

下頤爲大塗有人所共由象變而亦萬物所繇以致養者爲頤象也凡易言涉大川者其象不一取乾者以卦德乾天下至健德行恆易以知險也需同人六爻是也取木木有以卦體刳木爲舟以涉木也渙益恭謙或取中交或取卦變是也取中虛者以卦象中虛象舟也益中孚謙是也若頤之六五不利涉而上九利涉者則各就本爻言季剛柔之異耳貴戚云艮三皆吉震三皆凶今夫外獨者內喪故凶之則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逐于末者其本必類故其損曰拂經于丘頤以其所以養害其所養則帝能爲其也故其貞曰拂頤十年勿用此震體也皆動而凶者也艮而生者見乎四毋耽耽而視之不親乎卓之下所靜者常寂也故其益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當其可爲而不爲則其不爲之也勿故其益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動者病矣然靜而不能動則靜者常死夫唯天下之至靜而後能動故其復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此艮之也皆靜而吉者也

象傳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大當陽得上九一陽以成由頤之功而與天地聖人之養道並美吉熟大焉奈何以厲爲遜乎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過者不及之對卦有六畫陰陽各三則爲均乎此卦陽畫四陰畫二陽倍于陰大者過也故爲大過小過震艮皆以柔小四爻用事外內謂之過大過兌巽皆柔以陽大四爻合處于中謂之過陽過乎中而上下弱寡故有棟橈之象易中四陽之卦亦多獨此名大過者以此棟橈說文謂之極棟謂之桴其義皆訓中也即屋之脊檁負椽謂之棟棟弱而曲也上棟下宇取諸大壯然大壯四陽在二陰之下其本壯也茲二陰在四陽之上下中四陽象木之強而上二陰象木本末之弱以此本爲屋棟則梁材輻輳不勝其重而橈此卦大象其法前尤家易坎爲棟坎上陰題

又爲曹乾皆橈象也夫大小相爲主輔剛柔不可偏廢所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凌陰而茂之也人徒知大陰過乎陽之爲禍豈知夫陽過乎陰之不爲福哉乃今大者衆要而甚弱爲屬小者奔命而疲於奔命夫枝强于幹世共憂之家弱重駁輕世共甚之矣而在害勞者必諸其重而急反之往有所事理有餘補不足運轉移之微通生殺扶抑之功此則過而不過而有可亨之道矣苟忽天下之大勢而欺于所往恐外尤支棟者卻棟不自支與且折而入于利何亨之有若利有攸往者實則只作事應非既日事宜何必復言亨乎惟大過是以稍稍能棟是以利有攸往此由有攸往是以亨利往者工夫箭其榑乃亨當矣利爲言疑繫指二三四五言也爻辭專及之乃者豐中樞也而推其三過剛不中者僅之凶專見之者先二九四則陽居陰位居而能濟以柔皆所謂利有攸往者也而爲君官云大過獨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六爻皆變爲山雷頤巽上然下

爲中孚。

●序卦傳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

大過。程子云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者陽過也。

●彖傳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之不可過于小猶小之不可過于大也今剛不得半于柔且居中而過之不平之勢聖人所憂故以大過名之欲人識其重而反于平也夫既曰大過棟宜隆而反橈何也陽過始致本末之弱本末既弱則亦不能獨支天下无承藉上无附麗夫棟安得孤植而不橈哉橈以究竟言也木末弱即大過之象乃棟所以橈也古文本末字皆從木以一陽畫識于木之下則爲根株固暖故爲本以一陽畫

識於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爲末大過二柔畫處于初上猶之木焉上鼓下短所謂弱也者在六爻中更准六三當之辭見本爻剛過而中以九二言之舊解以二五爲中然五以陽德居陽位位雖中而忽非中象觀二五爻辭可見巽而悅行相九四言之夫男處皆以陰主專知剛之不是時而柔道行之夫且以其則于无逆雖過之不過矣陽爻居陽者皆不可居陰者皆非過其貴于用余可知已故往即所謂過以相濟者亨即大矣哉者非常之時也夫當大過之時最爲難處曰大矣哉以斯中强之時狀本末之弱矣有非常之德養乃无有非常之設施大豈易言哉乃知柔中人佳則剛柔相濟乃知惟其道中陰陽平乃知知乃中人佳則平乃知知其中陰陽居中過重乎雖其大德信直易則嚴殺辟因誼不矯其强乎而不微不亞不信塞不義戚戮亂在厥美不爲蕤必暴挺而折必殞梁而棄必有枯而後必无長而夔必且拯重无制而蹶也要哉其惟用中乎

咸不過也內巽沉毅外說有與有攸往以觀剛謙九德之柢敬能三德之用又也亨已易過至中矣天爲大德猶不干時干時專勝勝復推至聖爲至德惟時是因釋謙放伐敢與以人大過之時大矣哉故君子不處過不處極用其時兢兢爲

●象傳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此以兌上巽下取象巽在他卦皆爲風惟在澤地水火之中皆爲木澤卑木高澤水本以滋養乎木今澤漲溢没過木杪則滅沒其木象卦名大種大者陽也天一生木木陽類也澤者水之所鍾至于滅木天一之氣太盛故象大君子用此卦象獨立不懼舉世非之而不顧也亦木在水中挺特而不傾故遯世无悶舉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如木過木杪滅没而不呈露或云不懼如木象无悶從象亦通是皆君子處大過時之道也蓋時當大過賢智之士多矯枉過正互相摽榜以爲名高

如季漢黨人之類君子以世道爲己任而中持其衡豈肯臨時而矜己甚之行哉

●繫辭下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解見本傳與本卦義无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巽爲白藉爲也承爲其物也古者祭祀縮酌沃灌爲茲爲茅藉皆藉以茅蓋爲白又爲茅初柔在下而承剛如白茅藉物之象陽之勢過盛不足于陽德而必獨尊陽故用白茅以藉之是亦諸陽之所賴以安者也雖處卑弱然知敬慎有何咎哉剛達且亦藉象

○象傳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茅象藉下象此不人以取象之義

●繫辭上傳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

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
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蔡子雖云白茅初六也所藉者九二也茅之爲物
賤而不足收也然吾有所甚愛之器必以藉之非
愛茅也愛吾器也初之於二強弱之勢固相絕矣
其存亡不足以爲損益然二所以得養安于上者
以有初之藉也棄茅而不收則器措諸地棄初而
不錄則二親其勞矣故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
可重
也

䷛九二枯楊生稊鄭玄本作荑云木更生爲荑老夫得其女妻
无不利變艮爲咸互體乾變巽巽爲木兌爲澤澤
木也木在水中必毀唯楊可生二五皆取象
楊楊者四陽之剛皆同爲木但二五近本末之弱故
以楊言曰稊者取過時義變柔中空亦枯象蓋三四

成就之堅剛則言棟矣或一云曰楊性弱不堪爲屋材
出齊民要術稊楊之秀也夏小正正月柳稊注云發
孚也未成穗曰秀柳亦有穗毛詩所謂柳綿也孚如
中孚之孚毛未出卵故曰孚出乃芳華其花苞苗皆
如鳥卵形初發苞亦如鳥卵形而小故曰發孚書
註云根非是按字書稊本不訓根據易爻初爲本
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然所以取象生稊者亦
取初陰在下象蓋以柳線垂下故也九陽夫象六陰
妻象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二爲老夫而初
爲女妻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爲老婦而
五爲士夫各就所比之爻自爲老少舊說皆以初
陰夫正當變數六爲女妻二陽矣正數九爲老夫以
五陽得正位不變數七爲士夫上陰得正數八爲老
婦亦猶可通若必往二三相應則如虞仲翔以二爲
老夫亦爲老婦五爲女妻亦爲士夫而異其辭則謂
二爲女妻又爲士夫五爲老夫又爲老婦其不通甚
矣老夫女妻猶能生育譬枯楊之生稊生意猶存故
无不利變老之禮行役以婦人取初之柔濟已之剛

以近相得老夫得女妻之象程子云九二當大過之
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于二二
復无應于上其相與可知是能過而以中自
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
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卦
變咸陰陽相感陽止陰說故其象如此

◎象傳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大過陽剛之世也九五驕甚而
九二猶未甚下比初陰以之相與則剛柔相濟過
而不過而生育之功可成矣張子云扶衰于上使
枯木生稊拯弱于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
功亦自獲助于物也凡卦皆上下相應唯大過以
所比爲親故二與初
相與五與上相與

䷛九三棟橈凶變坎爲困互體乾變離約象乾變
巽三四二爻居卦之中變坎爲棟
于木爲堅多心故皆取棟象通六畫象一木爲一棟
以東西當之屋脊之棟之兩端指南北初六木之本

也指北而在後五六木之末也指南而在前三四木
之中身也以木末之弱故當中身之處任重而曲橈
此一卦之象也故象辭曰棟橈爻之三四皆當橈處
故九三爻辭取象與象辭同九四亦當橈處乃不曰
橈而曰隆何也又因兩爻之義有不同而畢其象以
寓敎戒也夫棟之橈者引用木以輔之則可以取乎
而不橈矣九三以剛居剛強愎不受人益故輔救无
所施而橈者自若九四以剛居柔和能受人益故
剛柔終適均而棟之橈者隆然以起夫驕陽過之時
惡剛之居剛者惡其自若也喜剛之居柔者喜其有
以相濟也或云當大過之時必有維持之道濟之於
其本則可當本以及末周之於其末則未免因末以
奉本矣三四居卦之中惟有維持世道之責然四應
乎初救其本也故其本于未過之先救其弱者可得
而振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則其
弱者亦終于弱而已亦適棟既橈矣其屋必顛而說
吉
爲

●象傳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之[illegible]之

初既弱應爻之上爻弱雖不克轉要亦以三剛復不可輔故凶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變兌爲井互體離變兌約象兌變□四亦變坎故有

棟象隆者隆然而高起也比與上爻爲長爲高亦有隆象三四皆棟四居外卦陰虛在上非如三之陰虛在下也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兌九四以剛位柔剛柔相劑行之以說象且翕然載之其何不吉乃有它吝者則弍之爲也它指三也按子夏傳云非應稱它本卦體不取應而取比三與四比然既已橈象與同棟實有學咒二爻皆剛柔相與之情者比之恐其過剛而至于折也故曰吝卦變井井德之地也傳云不厚其棟不能任重重莫如國棟莫如德與九四之謂與

●象傳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不因下之弱而至橈則四能

柔克故也又初上雖皆弱然初位剛也故亦不至牽上而橈雖曰隆傳曰不橈乎四與三異墓子牽云初上非棟也棟之所寄而已所寄在彼而隆橈見于此棟之隆非初之福而四享其利及其橈也上亦不與而三受其名故大過之世智者以爲陽空下陰而愚者以爲陰空下陽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舉正作少夫无咎无譽

變震爲恆弱象見變兌枯楊義見上集弱疾云陽非雖也而難于過陰今夫五陽在下一陰在上爲長有夬裂乎號之厲以其志在陰陰也五陽在上一陰在剝爲姤女女壯勿取之戒以其志在異陰也若夫四陽居內上不能乘下不能消自以爲盛然處爲重之勢本末皆弱徒自困于中而不知其橈折乎外也故陽爲陰郛者養而陰不足以郛陽也則失其所以貴而憑此澤所以滅木而二與五所以皆爲枯楊也

生華者華生于上也上有一老華衆生窮則生培方長至生華則淺且竭矣以四陽至此而極故然荒窮二五皆无正應而過以與陰者也二所與者初本也又巽之主爻爲木爲長爲高不已過而後芽又長且高故有往亨之理五所與者上上末也又兌之主交爲剛鹵爲毀折爲附決皆非本之所宜本已過而生華又毀且折理无久生巳老婦士夫義亦見上五以剛居剛則剛之極故爲士夫上以柔居柔則柔之極故爲老婦剛柔不能相濟其橈可知曰无咎者以爲猶賢于孤陽无偶者而已然終不能成生育之功何處得譽乎蓋爲陰悅陽以動非男下女之正也故其象如此君子而自任大過則小人反將藉之以爲用如老婦之謗盍士夫者可不戒哉

●象傳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而不能久忽二以剛居柔初以柔居剛此未甚過者也又在卦

初故過以相與可成生育之功五以剛居剛上以柔居柔皆過者也又在卦終故陰陽相比祇以爲醜其相反如此无咎无譽詩云括囊聖人懼人之託以自解也故直以可醜斷之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變乾爲婦木過有坎象積陽爲中一畫水深之象

兌上又爲兌澤變乾爲首近比于五下應于三如人過涉水自淺處至深處愈趨愈下而沒其頂也如陽進處以柔在下從陽以進猶可自存五柔在上爲陰所偪三本應也而剛暴不可轄五雖比也而剛柔不相孚是棟撓而橈之甚也故雜卦曰大過顛也大過之顛并一木所能支上以聽瓠寄其上勢不至滅頂不已是雖上所値之凶然有尸其咎者矣剛實爲之柔何罪焉此无咎與初之无咎同二陰非敢抗于陽者其所自處未有失也而上不幸而不與初同免于禍者則以上居大過之極故也諸家皆謂此爻爲殺身成仁之事殊无謂焉奇之云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爻對爲象非能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

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撓也二與五對皆爲枯楊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爲藉用白茅之慎上爲過涉滅頂之凶也又讀過涉云于陽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其說又異

●象傳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言當歸咎于陽也

●第十五對

坎䷜離䷝

●雜卦傳曰離上而坎下也乾交于坤而得坤之中者離以炎上爲性也坤交于乾而得乾之中者坎以潤下爲性也夫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也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在上坎男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也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爲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爲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于陽故炎上水陽物也

而藏于陰故就下然則日爲陰月爲陽也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中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坎爲陽之中離則陰之中陽中之陰坎陰中之陽卽乾坤交而各得乎陰陽之中耳上經首之以乾坤終之以坎離正謂此也李子思云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艮兌故乾坤責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而北乃造化發本之地故易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爲水而在人爲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卽精藏于中而水積于淵之象也地二上升離中在物爲火而在人爲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卽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謂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訓誠明起于中者陽之妙用而聖人之心學也又云乾坤者陰陽之體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爲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首坎離居中尤有深意蓋坎離二卦爲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爲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爲日坎爲水而司寒離爲火而司暑坎爲月而司夜離爲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權孰有出于此哉鄧汝極云上經先坎先陽中取乾坤後經卦皆主坎水用行焉爲誠明之性其後離後陰中取交泰後經卦皆主離火功著焉爲明誠之教均之以合德天地而成位乎其中焉

䷜坎下坎上

習承正謂習字上脫一坎字坎歸藏易坎卦名作犖劉表本作埳有孚維心亨行

有尚習重也險而陷物曰坎乃水之所行非洞水也坎之卦體乾中畫交坤上下二畫坤畫天一之水也坤畫兩岸之土也坤地陷下而水流其中岸高水深故爲陷爲險水循地中行者爲坎非泉穴初出之水非平池散漫之水非沮澤鍾聚之水也習坎者二坎相重陷而又陷險而又險者也眞氏云重卦之序坎在六子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震艮巽兌皆當以重習起義不與初經三畫之卦同也蓋最爲首不於乾加習字乾坤六畫只是一爻自二以上皆爲習習義在爻不在重卦至六子而後重與單異此說良然一說坎象曰亟北方曰北曰朔陽肇太玄豕兩與冥冥坎皆有重義或又謂混沌之初通是六爻其消息復化爲水所以八純之卦惟坎加一習字蓋寓水與天地終始循環无窮之意爻皆附會之信也二五陽實在中爲有孚象維繫也中剛象心二柔繫絡于外爲維心象亨通也坎爲通水內陽而外陰其明內景故有亨象人處安樂則心渙散處憂患則心沉凝八卦惟坎爲憂患之卦兩坎相遇處之尤

難惟不以逆境爲苦衷而借之以磨礪其心則處逆
坎險自有亨通之道倘處險之不得出者正賴能坐
明故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此維
心亨之義也卦本洊雷六十四卦獨于坎卦指出心
象以示人可見心在身中真如一陽陷于二陰之內
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行有尚者進一步言有所貴
尚惟在于行也坎以能出爲功必動而後險可出若
止而不行則終于坎矣進一坎復進一坎尚往不窮
行之象也蘇軾曰皆以坎稱往有功亦互坎意
可釋已中爻互震爲大塗亦行象六爻皆變爲離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極必陷坎者一陽陷于二陰之中也

○彖傳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只是水之科坎當不得水字重則習也此坎之名義也楊敬仲云習坎之義何義也人心遇險而懼懼而甚則亂亂則或失其信其心安能亨能在險中而不失其信者雖在險難而心亨已難乎人矣至於再遇險而亦不失其信其心亦亨者非深得其道成於其德者不能也大抵有志於善者皆能履其初險而至於重險則雖賢聖人特於坎曰習所以明其道也得乎道則重險猶初險也雖千百千萬險猶一險也人心即道道心无體无體則易猶是也險猶是也一險猶是十百千萬險猶是也而況於重險乎人人皆有此道心而昏昏者衆昏則亂昏甚者遇險輒亂不甚者重險則亂唯不昏而常明者雖歷千百千萬險而不亂故於坎曰習所以明其道也不爲重險所亂則无不通矣夏易曰連山以重艮爲首則艮亦可以言連今周易艮不言連者山可以連艮不可言連取義不屬云習坎義取流而不盈釋卦名坎字行險而不失其信釋卦辭有孚亦字一讀以別險也坎爲水流亦坎兌爲澤止水也兌陰在險而故止坎陽卦易行故流坎流故不盈若待盈而後流則止水耳雖行于窞猶之中而不失其有常之信行必孫此正後達彼此其所以爲有孚也象謂維心亨者乃謂人借逆境以維繫其剛實之德于中則自有亨通之道蓋于震云物之實者有真而是心无已則終必勝之水之所以至柔而能勝物者維不以力爭而以心通也不以力爭故柔外以心通故剛中解最親切在爻則二五是也蓋卦兩卦皆坎亦以陽剛在內故皆曰以剛中夫木停而不行則滿滿則終陷于坎惟流故浩浩樂易而有百折必東之勢然則人之在險中者得不以行爲貴乎行而尚往則能出險而有功矣且人无以處險爲不幸也苟明其時用之大則非惟不足爲吾病且足爲吾助王公據于外侮之來觀于天而有不可升之險觀于地而有山川丘陵之險于是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正以險禦險也然則處險之時其用至大如此誰謂險非維心之精哉設險之險雖王公所自設然亦從外之有險而生于國與維心爲意理可借觀上六爻三上爲天位主爻在二五有險不可升之象中爻艮止守之象坤土中空圖之象險之爲用上極于天下極于地中極于人故以大矣哉贊之與睽蹇同

○象傳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敎事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複之義其畫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勢云洊云習云隨云兼云兩也則云仍也上下二卦皆坎下之坎水爲已至矣上之坎水爲再至焉是爲習坎之象自水之流行无間既見其有常自水之盈科而進又見其重習也坎中之所以常流而水不終陷于坎也君子體之以常久其德行而習熟其敎事蓋治己治人皆必重

習然後熟而安之學之而不厭游之而不倦仰止之有觀于本也

○說卦傳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又曰坎陷也又曰坎爲豕又曰坎爲耳又曰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又曰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解見本傳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變兌爲節以三畫卦言二五陷于坎中者初三

四上皆坎也以六畫卦言二三四五皆陷于坎中者惟初凸是坎耳故獨兩爻稱凶下爻已在上爻之下于險爲重習坎之象故稱更入下坎之下其中又有小坎入于坎窞之象中林云坎中小坎曰窞蔡上下畫象水旁兩岸畫皆偶象岸倒小穴故初與三皆有窞象當坎之時往則有功會不求出又且自入于坎窞不亦凶乎初六才弱而不能自援故其象如此胡虎云初與三皆曰入于坎窞初凶三但曰勿用激之入未能出三之入將可出也坎而爲兌川壅爲澤也卦變爲節節止也壅而止亦習坎入坎之象

○象傳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剛中出險之道也今陰居重險之下則與剛中相反失出險之道矣所以凶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變坤爲比互體震變艮坎險也又曰有險者何謂已在坎中而又前遇險也上卦是也在謂六三也陰爲小陰坎卦六爻相值俱无應援但以陰陽相比爲義

九二上雖无應然處下卦之中承三而與之猶得據陰有實故求小得也蘇子瞻云居坎之世其人可與同處患而不可與同處安九二之於六三九五之於六四皆相與同患者也是以相得而不叛至於初上處內外之極最遠於難而不被其患以爲足以自固而有餘是以各挾其險以待其上初不附二上不附五故皆有失道之凶焉二所以能得三者以二爻皆未出於險中相待而後全故也坎爲坤坤順也處險而順亦善矣非所語于剛健而不陷也故求小得

○象傳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處中而比三三體柔弱未足以爲大援雖求小得尚未能出于險中

䷜六三來之坎坎險 古文及鄭劉秀本作檢鄭云木在首曰枕在手曰梏如桎梏之類 且枕 古文作沈沈直林反九家作玷 入于坎窞勿用 變巽爲井互體震變

艮約象艮變巽之往也居上卦之下來居下卦之上象之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三處二坎之間故稱坎坎猶乾九三之稱乾乾也險指九二六爻唯九二曰有險以此知之枕李子云便如枕頭之枕中爻震木積于內而艮止不動枕之象也險且枕者言下有九二之險而已且枕于其上也三居陽位奮圖出險奈才不剛位不正天未悔禍往來皆坎亦於入于坎窞已矣雖勞何功故戒之曰勿用蓋欲其別求出險之路而靜以需之也李衷一云身在險中可患出乎是以君子不喜其能出險而喜其能巽入于險何以故蓋當此无可奈何之際必有可以奈何之勢然後徐定以圖出若西伯之羑里是已是故既入之于險即安于險勿用勿遽求出焉也方且以險爲枕而入于此坎窞之中斯爲處險之第一義耳是非不愛出也特欲出終必无功故雖六三獨得處坎之道而文王復舉以示戒焉若初正自入于坎者也既入于坎窞矣欲以誰尤耶陳東獄陽瀲肇是已若上幸已出于險者也而後繫徽纆寘叢棘仍有三歲之凶焉是亦

不可以已乎李閎祖象辭是已出皆世之大賢人遭辛之身不得因變殊而猶自以爲名節傷哉變爲巽巽爲進退爲不果爲伏爲入卦變爲井業已處坎猶且進退不果伏而入于井故其象如此

㊀象傳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出之勞而无功亦何益哉

六四樽酒句簋貳句用缶句納約自牖牖陸績本作誘終无咎變爲困互體震變體爲兌象變坎一副也謂樽酒而副以簋也故禮天子大臣出會諸侯主國樽俎簋副是也坎爲玄水酒象互變巽爲木又互震爲木爲足故酒在上亦樽酒象簋柔後器震爲竹簋象震主祭器故亦有樽簋象舊解簋貳即損卦二簋然兩與二字義不同當作貳釋坐良隋通云曾者互器所以節飲酒者君子有酒小人鼓缶是坎瓦擊缶以爲聲擊缶而歌烏烏是也坤土中虛缶象變體有離象故曰缶離鼓缶此互變離故亦曰缶以離中虛故通有樽簋象樽酒而貳以簋樂且用缶質之至也朱子依陸德明以樽酒簋爲句貳用缶爲句則象不應曰樽酒簋貳程子以樽酒簋貳爲句而以用缶爲盛酒之器夫盛酒用缶則於樽酒二字爲不通矣又鄭康成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未詳孰信也顧書言辭要結曰約故柔維繫中剛有綢約之象即象傳行險不失之信也穿壁以牖爲交寬古者一室一戶一牖牖明處自二至五中虛牖象言納此樽簋缶之物以要結于九五然不由戶而自牖非常時所由出之處亦王應而以比近相得故也與處主于卷阿意亡說約倫約也四陰小故結約言陳列此至約之物自進于陽下亦適坎之內卦失位居陰上卦三爻俱得位然上居險極柔剛而陷于罪唯四五二爻當位相得四以柔正上承五之剛中雖非正應然險難之世君之求臣也急于義弗戾也故終无咎來矣鄭云樽酒簋貳用缶見无禁交之禮結約曰自見无償介之儀世故多艱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所以進妻媵者不以爲瀆苟爲雪夜幸其家以鏡呼臣妻者不以爲瀆也修邊幅之公孫述空乎爲井底蛙矣變坎爲息見誠也當坎世而君臣相說故其象如此

㊁象傳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貳五柔四際接也入純卦六爻俱无應唯以比而相交際爲義居坎險之時以漸出上爲貞六四雖下體進而附五有欲出險之意與情相向不待籌謀也蘇子瞻云夫同利者不交而歡同患者不約而信四非五无與爲主五非四无與爲藏飾之以薄禮行之以簡約而終不相咎者四與五之際也

九五坎不盈祗京房本俱作禔鄭玄云當作坻既平无咎變爲師象良變坤坎不盈以其流也朱子云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祗如亦祗以異之祗適也猶言適足也正與復卦无祗悔之辭同言適乎平而已即象傳所謂水流而不盈也程子云平者水停之盈也老子云上善若水善治動善時平之義也白虎通水訓準準平也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盈水以亨爲用不以盈也不盈所以平使不流則盈盈則溢能无咎乎彼其誤平而不盈五九五剛中處險之用然而未能大有功者以上有一陰書在正猶岸然過此則出于險矣互艮艮爲止安流不盈象變坤錄地中行祗平象

●象傳曰坎不盈中未大也陳在上去之中也與二同義和夬釋不盈胡仲虎云大有六五以柔居五則曰大中坎九五以剛居中乃曰中未大者大有之時柔能統剛還坎之時剛猶陷于柔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子夏傳作湜劉表本作示云衆議于九棘之下也姚信本作寘云置也張作寘于鄭玄本作用叢棘三歲不得凶變爲渙象拘也三股曰

徵兩骰曰習皆拘攣罪人之象變巽爲繩又爲長故有
繫用徽纆象又鄭氏云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
屈似徽纆也未詳叢棘如今之棘寺也獄外種九棘
故稱叢棘坎爲多心中實象棘身外圍象棘之二故
象棘叢九家易坎亦爲叢棘置叢棘黃裳議于九棘
之下也上爻第三爻故取三歲象或云王者坎之數
困卦坎在下故初六曰三歲不覿亦通秦周官司圜
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諸
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與上居卦
終理空出險乃以柔暗而乘五剛是爲有意陷陽而
大逆不羅者其羅于罪戾空矣變巽爲入坎尚往者
也上居險極猶且伏而入以終則不能出險故凶

●象傳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道者濟險之道其象所稱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是也坎四陰爻坎處陽外而陷陽者最尚初上皆在兩陽之外初以柔居險之初最居下流故曰失道上以柔居險之極无意出險亦曰失道

☲☲ 離下離上

離 古一作离 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陸氏云黃倉庚也从隹离聲借爲離別之離鄭爲附離之離古人字多所用如鷹之爲治是也故離以麗訓離乃附離之離也卦取中一陰麗上下二陽其象爲火以火之爲物不能自見麗物而明也二離相重明而又明故仍名離然必利于正乃亨言不以察察爲明也又爲畜牝牛吉畜養也牛順物也牝牛順之至也養其柔順之德所以消炎上之燥性故吉此皆主下卦六二一爻言下卦三畫皆正而六二尤正而中者離爲牛離中畫坤之中畫也坤之中畫麗乾上下畫中爲牛係養于牢之象六二以陰畫居陰位故爲牝若六五以陰畫居陽位雖牛而非牝牛吏部律虞云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九五曰坎不盈卦辭釋習乎亦曰水流而不盈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故卦辭曰畜牝牛而六二爻辭亦曰黃離元吉

●序卦傳曰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
離者麗也 陷于險中則必思有所附麗而後險可出離所以次坎也陷必有所麗與坎不可終窮同意

●彖傳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
以畜牝牛吉也 離麗疊韻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故取爲相附麗之意鄭註離坐離立毋往參焉兩相麗之爲離三相成之謂參參翁云天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人之生也精水爲精得火爲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于有其分也氣散而神舞予無精所以爲形而神麗于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虞翁云五爲天位故離上爲日月麗乎天之象此以氣麗氣者

也三居地位故離下爲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象此以形麗形者也虞氏云正體離爲日坎爲月互體巽爲草木坎爲百穀皆通此二句泛舉物之相麗者以著離之爲義其象亦如此也重明以麗乎正此以字如同人之文明以健賁之文明以止皆論上下兩卦上卦爲重明下卦三爻皆麗乎正重明而不麗乎正則爲苛察爲詐爲偏適足亂天下耳安能治哉惟上下重明之君下有麗正之臣故能明照天下而成文明之化此所以亨也然所謂麗乎正者其所可貴惟六二一爻耳蓋其質柔順之德居中得正故能致亨所以爻辭云畜牝牛吉者在專爲六二一爻言也離陰卦主爻柔也二五皆柔德皆居中而五處不當位故傳特申言之以見意柔乎云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誰六二分數多

●象傳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爲日爲

人今以卦象觀之上離明于上有日象下離明于下有火象是明兩作也作起也陸震陽云離言明所作取言水洊至起而上者作也趨而下者至也日照乎晝火照乎夜繼續而起不至絕滅是繼照也繼不絕也此為君臣同與之象舊解泥繼明為繼世義卦象中絕无此意大人謂六五也資于六二以繼續其明故明不可窮照于四方繼明之效也蘇子傳云火得其所附則一炬可以傳于萬明得其所寄則一耳目可以盡天下天下之續吾明者衆矣亦此意六十四卦惟離稱大人皇儀結繩之治皆取諸離文王南面而聽嚮明而治獨取諸離有以也

●繫辭下傳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㊇說卦傳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又曰離麗也又曰離為雉又曰離為目又曰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又曰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以上解俱見本傳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變艮為旅初為地位履在下之象詩傳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本卦離火火性炎上本爻陽剛陽性上進皆有行之象故曰履爻變艮為徑路交錯象也然者助語詞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紛錯未得其當惡能免咎唯敬以直內則能生明而不至于妄動方可免咎初爻首以敬之為言亦卽畜牝牛之意變為艮明而能止斂其明于不用敬有敬之之象胡仲虎云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為向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止為吉

㊈象傳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履錯然敬動而不知敬慎能免咎乎避者庇之之辭

六二黃離元吉變乾為大有互體巽變乾六二本卦中爻黃者地之中色坤六五稱黃裳是也離者所麗也麗乎中道故曰黃離然亦二以中自麗也所謂牝牛之畜而柔麗乎中正者也六二大臣之位也微文明之德不克佐其君以化成天下文明而或過又且有過君之嫌乃六二文明而中正者也文足以經天下而獨于貞明足以麗天下而養于晦故其象為黃離夫黃中色非火色也以火黃則色與土同而性為之柔得其用而違其害矣若人者主心安之衆志藏之天下之吉孰大于是變乾大明麗天正得所麗者也卦且變夫有天下之所歸也故其象如此

㊉象傳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二五皆中而二獨得中道者離性炎上上之中不如下之中也柔伯靜云坎之時用在中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為吉離之時用在中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為勝

九三日昃說文作厢晝明本作昃之離不鼓鄭玄本作擊缶而歌則大耋本嘉本作經蜀才本作咥之嗟凶古文及鄭本无凶字●變震為噬嗑互體巽變艮約象危變坎入離卦皆有二體之義前內外皆從離上下皆須震藏相繼離上下相離坎重發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已相繼離三離下離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也故為日昃之離日過中為昃李慈明云初為日出二為日中二為日昃云日昃之離者言人當此際所指麗者乃

日昃之時也或以明羿離云日昃之明亦適在天則晝之將夜故有日昃之象在人則老而將死故有大耋之嗟然晝夜生老常理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奈何重明之道不講至于斯時茫然失帶不鼓缶而歌謂人生幾何而假喜樂以永日則大耋為嗟而朝不謀夕懼死期之將至或以喜消昃或以憂消昃晝夜不通生死俱罔凶可知已○三以剛居剛變震為躁動猖狂自恣淫樂不常故著此以示戒之見明之當離也風俗通云缶者瓦器所以節歌變震為鼓為聲離中虛象缶辭見坎四又鄭康成云艮爻也位在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未詳人壽八十曰耋火聲无常若笑若泣變震為辭並兌為口亦歌與嗟象

○象傳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三過中故昃日昃則時不久矣而笑歌嗟嘆皆非可久之道然則人不及時奮勵從剛情縱竹嘆老嗟悲何為哉惟學有緝熙于光明不知老之將至則自有超于生死之外者否則未有不為九三之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變艮為賁互體震變坎約象先變賁坎三離四上下之交兩卦於此深致意焉坎生下三在下卦之上曰來者來而下也離生上曰在上卦之下來者來而上也突者猝突也由突之突離中虛窗突之象也突如其來如者下離之火如竊突而炎上也火性炎上三之舊火既上于四而不能回于其三四之新火又發五得中居尊四之火又不敢犯乎其五上下兩无所容則火止于四而已故必至于焚如死如成灰棄如而後已也如者助語詞互變土三四為艮火入於艮滅而死也本爻變成艮火既成灰而棄于艮山之下也又離火炎上行遇艮山亦焚如象山野大元所謂亦死如棄如象來矣鮮云此爻暴秦似之秦法如火始皇舊火也二世新火也故至死棄而後已焦竑云均為離之初初以敬慎免咎四以剛燥取棄何也初乃火之始其勢未盛能以其明而避咎四則兩離相繼勢始如焚不可嚮邇故有突如焚如之象至取死取棄而不能自已也

不得火之明而得火之烈者也齊畢于兌牛之吉矣章本清云明之於人猶火之于木火宿于木而能焚木明本于人而能害人顧用之何如耳九四不中不正剛氣燥暴其害若是人以聰明才智為禍所使而其得禍反酷烈矣可不戒哉古占法載隋煬帝來江都至揚通離之賁乃以離宮為寺名曰山光取卦象也後改曰山光在揚州北十五里地名灣頭其辭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王觀賦詩曰不須談賁卦與原古今同

○象傳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三炎上而不能反五中尊而不敢犯故上下皆无所容

䷝六五出涕沱古本一作沲荀爽本作池若戚子夏傳作嘁千六反各懲也嗟若吉變乾為同人約象兌變見五為尊位天下之所附麗也然以陰居尊中而不正又逼于九

四之焚故有危懼之勢以其明德在中憂深慮遠至於出涕戚嗟是以獲吉若自恃其尊高之位泰然不懼安能保其吉也二王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又五不自安進而自麗乎上則有上九之助其吉可知朱傳見之胡仲虎云九三之嗟以死生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之嗟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淚出目為涕離為目出涕象危若涕須二至五肖坎為水為雨有沱若象五當心位坎為加憂為心病戚象約象兌為口嗟若象又兌為孚以木勝火故有吉象變乾則大明中天矣

○象傳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王指五公指上九離丑公者言王與公相為附麗也四上二爻皆為丑所麗所以言上而不言四者火性炎上故四有焚五之形若五之於上則五為火而上為薪致如抱火厝諸薪下也故其明能逮及焉

䷰上九王用出征句有嘉句折首句獲非其獲舊作匪醜无咎變震為雷故為法律為刑殺故上稱其于震錄離為戈兵為甲胄故上稱王用出征爻居卦上閩外之象也以陽德居陰位則不矣遂乃將帥之賢者也王指五用者用上九也五附從于上九用之之象也變震為動為大途甲兵動于大途之上出征象也有嘉者嘉上九也即嘉乃五績之嘉猶言王三錫命也折首者折取其首也五用上九專征上九能敵王所愾而有折首之勛故王嘉之也獲非其醜者言所執獲不及其醜類也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正所以為王者之師上九即不獲醜王不何咎焉卦體離為火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是速德也且九奉王命征討而不濫殺以為功此非有貴離之總者不能為上九與六二自是一人特用之於出征則為上九耳本爻兼陽在上首象離為上槁折其首之象上居卦終外无他畫為不獲醜之象文而獲者劉向云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

皆來從也變畫則空照天下胡仲虎云坎水內明而外暗上六猶于外者也故必俗于刑離火內暗而外明上九明于外者也故可用行兵周省負云坎離相反坎則陽之中聚離則陽之外散也坎主中聚其氣在裏三四皆當吉但三不中正四以得正而得比故能全其吉離主外散其氣在表故初上皆吉而上比乎中五為尤吉

象傳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征之為言正也賊亂之邦故正之也

釋武之義故上九深語此意所以一折首而遂已也象云吉牛吉故六爻皆以柔順為正二曰貴離之初曰敬五曰咸嗟上曰獲匪其醜皆能伏其炎上之任者惟三四兩爻以重明處于陰內為陰所蔽三處下卦之盡以日之過中四處上卦之始以火之燄烈故皆與坎之初上皆處乎陽外者同故以坎水內景離火外景故也

周易訂詁卷四

明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周易下經

下經三十四卦之序或亦擬為四言詩以便誦記其辭云陰陽交感夫婦造端咸无心有恆別嫌炫暴者遏退遯者完完斯大壯晉明雖商進必有傷明夷幽滯齊德正始家人自閑家睽則蹇吉解解何以解之懲窒改遷損益相仍夬夬乃全剛以柔與之姤萃相遇則萃聚乃升參縣井困井養寒泉旃義既精改革何難鼎重若震震男動不可終止如艮山漸而不進速歸妹成偶房豐恩憂世道旅還巽入兌說水流渙故情宜品節中孚乃安小過必慎既濟狂瀾事誰嗟嗟未濟終焉乾坤之體各四坎離之體八震艮之體各九巽兌之體十與兌之體各十有二巽兌與震皆陰卦也巽兌多而艮震少巽與兌皆陽卦也震艮多而震少蓋下經以震艮巽兌為主故雖為客主勝于客客下于主故八而震艮九加其一兌十而兌十二加其二陽卦加其一奇數也陰卦加其

二偶數也震艮之體親坎體而為巽兌之體親兌體為巽縮其離之體則又親坎之體之為進退也上經坎離體八而離體六者以其體之體數過居于坎體之下故也以離三畫之本體其上畫陽也而撰數居陽畫之下象與此合下經坎體入而離體十者以其體之撰數進居于坎體之上故也以離三畫之本象察之其下畫陽也而撰數居陽畫之上象與此合又上經陽體之中別坎先離後下經陰體之中則離先坎後此亦親坎而為進退也又按易六爻皆應者八卦泰否咸恆損益既未濟上經得其二下經得其六泰否天地之相應也故居上篇咸恆損益少男少女相應值長男長女相應既未濟中男中女相應故居下篇其分隸皆有深意存焉學者玩之

自咸至益為下經之初

咸䷞恆䷟ 兌艮包艮震以唱 下

遯䷠大壯䷡	晉䷢明夷䷣	家人䷤睽䷥	蹇䷦解䷧	損䷨益䷩
乾居艮震外	坤爲主	離用事	坎居艮震外	艮震包兌巽以和
乾	坤統 統	三女 三	男	
經	主	卦	落	離

凡十二卦下經以乾巽震艮爲主而乾坤交其
乾貴于巽其初一節主卦二少二長交于外乾坤
乾坤四客卦圍其內坤[illegible]居中用事爲陰中之
陽蓋民云乾坤[illegible]上經之主至下經爲客[illegible]乾
以爲易經始於外餘皆不能自爲卦必依於主而
後成卦[illegible]一對[illegible]合而能自爲卦[illegible]
上經之末坤爲主[illegible]用事以至此也合晉明夷一
對與[illegible]一對論之[illegible]三女[illegible]

之中而乾巽包坤[illegible]于內亦坤爲主[illegible]用事也合
遯大壯一對與[illegible]一對論之乾坎居艮震之外
內陰外陽內順外健坤[illegible]唱而乾坎和也合咸恒
一對與損益一對論之咸恒一對乾[illegible]包艮[illegible]
益一對艮[illegible]包乾[illegible]具咸恒居前損益居後乾[illegible]唱
而艮[illegible]和也咸恒[illegible]益四卦往來上下綜[illegible]
於下經之前主卦之[illegible]也合此一節十二
卦參考之皆陰唱而陽和此下經之所以爲下經
也、

第一對、

咸䷞恒

○雜卦傳曰咸速也恒久也 上經首天地下經首咸恒以乾天坤地重夫
婦之道也咸者速也婚姻不可以不速速則及時
故咸取二少少者久也夫婦不可以不久久則偕

老故恒取二長[illegible]子云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
之始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
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恩皆
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
情故以男下女爲象男先下於女婚姻之道成矣
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
道故以男尊女卑爲象女終下於男居室之倫正
矣若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則咸感之義微益雖
二長而女居男上則恒久之義[illegible]此下經所以不
首損益而首咸恒也李子思云易中諸卦大率皆
以兩兩相從而合兩爲一陰陽相等則其爲用可
以至于久大不當偏陰偏陽造化將无所寄其作
用矣然以與遯[illegible]而陰老陽少則爲[illegible]以見遇[illegible]
而陽老陰少則爲[illegible]不若咸少男少女之相配
恒長男長女之相匹陰陽之氣等而无差此其所
以爲下經之首與[illegible]泳[illegible]云下經首咸恒非以[illegible]
[illegible]艮[illegible]下經四主卦合卯以[illegible]其天用神氣[illegible]
達而山澤地體栽以行卯非以山通澤蒸[illegible]五生

産五材以[illegible]物而地體盡於此者乾元氣以生
風雷之風通八氣以阜物雷時御焉而天用[illegible]
於此卽於人爲動止入[illegible]動止陽行入[illegible]陰性而
百物之情性盡此矣夫四主卦重[illegible]德事人所[illegible]
以達天然而偏矣不純不中反觀之變矣各以其
性爲性而莫能自還於達天不已達乎其何以首
經哉經首咸[illegible]山澤地體比於實而能感能受感
受无[illegible]以爲虛天氣通爲風雷天氣歸於虛而能
動能[illegible]動[illegible]有時以爲實地材與焉人心之體用
象之虛以受感象諸山澤性所性也无失其恒神
[illegible]以立方象諸風雷物乃物也无失其方智而天
地之神智存焉則善反之致也[illegible]靜云上篇
首乾坤言天地氣化之道下篇首咸恒言男女形
化之[illegible]形之分雖有兩端究其所自則一原[illegible]
形化卽氣化也使形化或息則氣化復作矣
積土之草木聚水之蟲魚皆自然而生者也

䷞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七具反古本亦作娶女吉胡仲虎云先天八卦之兌艮卦既兩言之先言天地而即繼之以山澤繼言水火雷風而終之以山澤相薄者有貴于不相悖不相射者有貴于相逮惟通氣則兩言之不改然則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爲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爲一卦愚按乾坤以二老對立天道老爲尊也咸以二少合體人道少爲始也咸誠齋云皆也悉也从口从戌戌悉也徐鍇云悉其曰同也按同即皆義而傳以感解咸者非咸即同其何以爲咸爲卦艮上兌下少女少男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感則必通故有亨之理然必利于得正二卦六爻无非正應以男下女于禮又字夫男女之交得于時未必得于情得于情未必得于禮故通者未必正正者未必通惟于咸而備矣是以其象爲取女吉也六爻皆變爲山澤損

●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愚言二篇之策經分上下其來已久矣序卦可見王肅本增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是駢拇而枝贅也張載夫云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者蓋乾坤與咸相无所受故也果齋云以其爲上下篇之首卦特別異之韓康伯云咸夫婦之象人倫之道莫大乎夫婦故夫子殷勤深述其義以崇人倫之始而不係之于離也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言夫婦之所由來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言夫婦之所致或問朱子太極圖下二圖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此卦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朱子云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牝牡一爲陽一爲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雲峯云夫婦者咸與恒也男女者咸與損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明咸恒之所以次損益也其說亦通然六子皆男女而獨取艮兌者上經二長二中二少皆不交而坎離中男中女而重卦見經故以男女之名歸之最男女交合咸始以二少相感其情尤得故取爲夫婦之象而夫婦則生育之功成而後有父子有父子則尊卑之分起而後有君臣有君臣則貴賤之等立而後有上下既具其行之必有文將謂之禮處之必得宜則謂之義錯者交錯也即八卦相錯之錯禮義尚往來故謂之錯然則禮義設于三綱三綱立于夫婦安得不以咸爲下經之首哉

●彖傳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

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丘行可云咸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咸加心而爲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感故咸去心而爲咸聖人以咸名卦而傳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柔上剛下柔兌體也而上爲上剛艮體也而下爲三剛柔易位以咸故也兌下濟艮上行名之曰交泰陽感而陰應陰感而陽應名之曰交感但言二氣不言山澤者言山澤則不見相與之義故以二氣言之又鄭國賢云柔上而剛下言乎兌艮也二氣相與則追言乎乾坤也兌艮乾坤之交咸先見之合亦通艮止于此不妄動則其所與者非外誘所能惑于此不他慕則其所與者篤女在上艮男在下蓋男下于女於咸見夫婦以爲下下以男下女爲義父親醮子而命之曰男先于女也主人拜迎于門外壻執雁入升堂奠雁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皆是以男下

女也夫止而說則亨男下女則貞取女之吉者莫
此也蘇子瞻云天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
取者之取也然咸之道非惟男女爲然取其拯天
地聖人以廣明咸之義天與地相感而萬物于是
乎化生天取艮男之象地取兌女之象化謂无者
有拮者舉聖人居君位猶天也臣民猶地也感之
機操自聖人聖人有以感天下臣民之心則人心
亦還感之而无不既和且平和謂不乖戾平謂均
齊而无不和也即總言之天下之心若與之悅
聖人之心惟艮之止聖人何容心于其間哉是謂
聖人所以感人心之道蓋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
有心而无爲寂然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
觀聖人之所以感人心則二氣相與之機亦昭
然可見矣天地一陰陽也萬物各有陰陽亦小天
地也无心而自感是之謂天地萬物之情不知是
則亦妄感客感而已矣胡仲虎云上經首乾坤氣化
之始而品物流形下經首咸恒形化之始而曰二
氣感應以相與形因未嘗相離也上經首乾坤言
性下經首咸與恒言情性之象言天地
之心咸言人心浮滿者於此當有悟矣

●象傳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兌上艮下澤口之象）

下二陽畫有澤底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
陰畫中虛便是容水之象艮山在地上爲澤在
下以虛受澤水爲虛君子法之舍己從人樂取諸
人爲善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是亦以男下女之義
也夫如是以感人故人无不應而人之有感者亦
必通矣蘇君禹云今夫天之輕清也而能疑木之
靜倚以而能納虛實也鐘鼎之器實以豆區釜鍾
之蓋實以布粟則滿而不能受不虛故也而況於
心乎君子之虛只是全得此心本體不以目見不
以耳聞不以意想不以事狀不知我之其於物不
知物之異於我此心渾然如赤子之心一般故无
見而能受天下之見无聞而能受天下之聞无思
而能受天下之思无爲而能受天下之爲能天下
之物惟我觀之惟天下之物而其无物无我者自

若也竟之无名虛也當之无窮虛也又之无意必
固我虛也顏之屢空虛也故自无宮回叔至於深
山野人何所不受自門人之請事至孺子之詠歌
何所不受其感通之至妙乎六爻之中一言思
三言志思何可廢而至於朋從則非虛志何可无
而未而外而應人則非虛極而言之天地以虛而
感物聖人以虛而感人
心三才之道盡於是矣

䷞初六咸其拇（子夏傳作䟘荀爽本作母云陰位之尊●變離爲革韓對云咸速也）

咸卦六爻皆應所以爲咸然諸爻不係正應而多取
于近比故象歷戒之夫彼此相應故能相感苟非其
應何以咸焉二與五本應其不應五而與三比也
上與三本應其不應三而與五比也唯初六欲進
而比二則初二皆陰應交九四介九三九五之中欲
往而比五來而比三則二四五皆陽兩爻皆无近比
之勢故不得不相應耳拇足將指也四爲指在下體
之下故稱拇感初六之微者九四也當咸之初所感
尚淺欲拇雖動足猶未移志分有所屬然爲九四之
起矣蓋爻居初本不當位以得九四之應又止而未
動故不言吉凶悔吝焉以爲雜麗也止而麗于下
亦拇象焦氏云男女相感之情莫如年之少者故
象曰拇曰腓曰股曰憧憧曰晦曰輔頰舌四體百體
從拇而上從舌而下无不感者以男女之至情而
二象也卒中都中體試乾坤和
其剛柔艮兌感其股腓最爲得之

●象傳曰咸其拇志在外也（人之不遠也故以志在外釋之初與四）

爲正應所感雖淺然觀其拇之動
則知其志已在乎外卦之九四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荀爽本作肥云陰位也尊盛故稱肥●變巽爲大過）

體腓變從腓說文云腓腨也腓足肚也在踝上膝下
隨股而動故象二感六二之腓者九三也二不能遠
從五應之正而近感于切比之三如腓隨股動失其
正應故凶居以俟五必得正應故吉與九五爻无悔

抵應變與其究爲躁亦咸腓
象以體艮故又有居吉象
●象傳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二五雖應爲隨居中得正未无咎
恐其比三故致凶耳
順理靜守則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變卦爲萃互體巽究艮約象亦爲股
股也在下體之上二之象也互巽爲股故九三之股
者咸二也執固執也艮主止巽爲繩亦有執持之象隨謂從我而他
之執謂係戀之也隨指六二隨股而動者二之腓也
其九二言腓兼言隨隨指本爻亦九三言隨謂指六
二益股隨股者也三與上爲正應二爲艮主上爲兌
主而少相得是以名戒令乃捨其正應而係戀其資
我者以此前往必爲上所鄙棄吝可知已升本无此
象爻辭特反言以深戒之耳附失應不得爲吝象
●象傳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處者居也卽六二居吉之居同之德止今咸其股
則不能然故曰亦不處也隨人謂隨已之人下謂
在已下者惟其志在得隨已之人而志
其正應反係所係戀者在已下之二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京房本作恒云是也
變坎爲坎互體巽變坎爲象艮變坤感者自然而感
之自然而感吾何容心焉卦中三與四比五與上比
孤爲有近比者以亂之而反失其正應惟九四居九
二九五之間了无繫累正當行其所謂絕待一艮首
中无將而去无迎向六之應其所本有耳故告之曰
貞惟主靜爲主則獲吉而悔可亡貞者不動之謂也
毛氏璞之言曰吉悔亡自此爻始動心起之外務
往之內卽來能使爾思卽所謂攀援心朋同類之謂
三五二爻言爻爲戒九四之辭故指此爲爾朋之證
下二偶畫象足上一偶畫象口中三陽象身四在三
陽之中心之位也心之官則思故有思象言之若憧
憧然逐其思慮于上下之間往而比五以五與二

爲應與上爲比而思欲使率其比應以從爾來而比
三亦以三與上爲應與二爲比而思欲使率其比應
以從爾則爾之朋類雖多然究竟于爾之正應私意
涉哉天下事物咸應莫不各有一定之理雖私意
物于中則不能與理合夫苟廓然而大公自然物來
而順應咸之能感惟其妙于虛也惟虛而无心于感
則无不感無思也亦有爲九四與初六爲應自是
正理若之而與二爻之感非正也光意可維矣曰天
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使執于塗而不知其歸
有於慮而不知其致則爲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
矣此毫釐千里之辨也變坎才流而不止
互與爲進退爲不果皆憧憧往來之象
●象傳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
也悔生于害害生于感貞則任其自然感且无之
何有于害四陽爲大約象變坎爲光憧憧往來
則失其所以爲四矣故曰未光大也彼所謂往來
何如日月寒暑之自往自來者殷卜人而不誤

置心於物中亦一物而已如代烏飛如代馬走烏能
致力于其身其象九三不能不取象于心也上下
五爻皆有咸字四獨不言咸而直言貞吉不獨心
主其心神亦咸而于咸亦棄之矣所謂生心
熱已爲咸爲祟也且之六爻近取諸身獨上九不
然并一艮字亦不言及與此正同聖經之妙于文
如
此
●繫辭下傳曰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
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
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
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
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

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何思何慮聖學之成功貴學者用功之節度也昔上蔡嘗舉此以問伊川伊川曰有此理賁却發得太早然好用功則已得其說之有未盡矣何思何慮非无思无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鼓之造化日月往來相推而明生焉寒暑往來相推而歲成焉往屈來伸相感而利生焉皆出于自然未嘗有所思慮也故今塗殊而歸同慮有百而致一然非蟄藏淵理收飛却聽則必不能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安其身而崇大其德矣惟天德出寧性性物物則終日感而未嘗感此窮極義之精微以至于神妙而與天地自然之化工復通為一者也故曰德之盛也而悔尚何不亡之有嗚呼盡之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兌震為小過約象鄭云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脢孫今謂之三思臺者是也動而迎飲食以嚥有他思則噎脢與頰舌最為比近脢不能言必頼口以宜之舊解為背肉非是以在心上故為五象說尤五之辭者上六也五之時欲速相感不能久安遂諸交舍息取此二二以腓股相感五上以脢與輔頰舌感然正應自有故告以勿變則得其應舒六二居

●象傳曰咸其脢志末也末謂上也志末者謂五志在與上相感也曰其初辭知其上易知本末也末謂上體亦見卦象辭本末爻矣指上六可見矣

䷞上六咸其輔頰作俠孟喜本舌為輔者口輔也之牙之皮膚與牙相依所以輔相齒舌之動咸曰輔頰而旁也輔在內頰在外舌動則輔應而頰從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用以言者兌為口舌偶畫居上為輔頰舌之象咸上六之輔頰舌者兌五也雖以近比相感然非其正應徒以口舌相與而已无復心實也然亦以其正應三畢五之實故不言凶悔吝咸上艮五皆以輔為象聖人恐其无則也咸曰頰舌見其動也艮曰言有序見其靜也兌說為健健於口說咸輔象

●象傳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水超涌也虞口騁辭之貌五上非實往復剝剝相感但口語之末耳上為兌主五為艮主二少相與自有不可易者在蓋醒之也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恒古作恒按說文云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恒也字然不辭其義當恒以从心从亙被為明自按亙古文作亘隸云竟也象舟竟兩岸所謂舟在二之間也作舖云亮者竟極之也積亙也故隸造舟為梁梁積亘也亘亦通作恒恒亦讀

人恆為而短貞主莊亦羽恆竟也然則恆之从亙取緜亙至竟无閒隙之意所以恒有常義也或謂陽貞盒字无下一畫左旁从立心右旁从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乃久之義然古无此字當從說文為正蔡言卦故繫之少言分交繫之長為卦震上巽下男尊女卑長男居外長女居內人道之常故名恒也恒者不易之常道也得其常故可以亨通而无過咎然尤有在于固守其正苟不貞而失其常道則不足以致亨而咎將有所不免矣貞以固言貞久之音非謂有不正之恒也或云乾坤氣化之始故曰元亨利貞咸恒形化之始故言亨利貞而不言元亦有理利有攸往以成卦言之所以成卦者震巽也震巽者陰陽之始也陰自貞生至坤極矣一陽生于下而為震陽自震生至乾極矣一陰生于下而為巽陰陽副精如環无端推其往而不息所以能恒也聊使積而不往窮而閒之氣化或幾乎絕矣其在于人長男長女而為夫婦去為父母之日近矣父母所生者他日復為夫婦相生相續與天地同其悠久此恒矣咸後所以與

乾坤分主上下經也利貞主震上巽下言陽尊陰卑
之理也利有攸往主震巽相與言六子造化之初也
六爻皆變
爲風雷恒

●序卦傳曰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
恒恒者久也夫婦雖人合實天定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昔人罪之承畢承巽男下女者
正爲久計而不欲桼也咸不欲亟之故而優之不休假之太遲剛失謹本意而必不終故男下女者
暫而夫制義者久也

●彖傳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
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
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

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義訓常常字如非卽久也剛本宜上而上卦爲
震柔本宜下而下卦爲巽上下之常也道惟有常
故可久如柔上而剛下第可施之於咸而不可施
之於常矣震雷動而上巽風入而下互相交接謂
之相與若言交助其勢卽爲且矣下巽而上震動
以倡巽以承動不可作順動若言順動則爲豫
矣而又六爻之剛柔盡无不相應凡此以上皆
恒意也王輔嗣云剛尊柔卑得其序也長陰長陽
能相成也巽而動動无違也剛柔相應不孤媲也
皆可久之道故名此卦爲恒恒亨无咎利貞者久
於其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尊陰卑夫婦道正
陽唱陰和夫婦道成守此不變則是久于其道也
此道卽天地之道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陰陽而
已故曰天地一大夫婦惟其不已是以能恒久終

是有始也不已之謂恒恒之所以利有攸往者此也
終則有始所以无終窮久能加焉夫所謂終則有始
者何也蓋陰陽之始且終陰爲之終盛恒相反
而終始見也且以終于坤則一陽生而爲震爲陽
以始之震終于乾則一陰生而爲巽而陰以始之
天雖上乎而陽氣爲之下地雖下而陰氣爲之上
升震出巽入往來推遷循環无端此天地變易之
常道也然終而復始之常道何往不然蓋日月得
天之行度故能長久其照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也
四時變新化舊故能長久成就萬物暑往寒來寒
往暑來也聖人之久于其道也蓋其體守而靡所
變通其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如北辰不動而動其
微人見其久而不知其所以爲也故能使天下之
化以成要之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化
成皆有不可易者在觀其所恒所守常玩此終始
循環之本也終則有始觀其所恒所恒卽所感也
所恒卽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奇以爲所
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

知恒亦不知感今觀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
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
可知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
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未始不恒也
知其自未始不恒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
无所不通无所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
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之情如此朱子云性只是箇物事情却
多般或起或感然而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
道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

●象傳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雜卦傳曰震起也巽伏也
彖傳曰剛上而柔下陽震動而起賤定上陰巽入
而伏則定下二物各居其方而不易其在人事長
男常處動于外而无所牽于內長女常巽順于內
而无所與于外是推天下事久之定理常象也君
子體之以立不易方凡物理之所不可易者爲方
如爲君止仁爲臣止敬之類惟立而方常始能處

變日月有恒始能得天而久照因時有恒始能變化而有成故可與立而後可與權君子之學也按恒有二義以位言則為定而不易以時言則為久而不已彖言不已象專取不易其理自相通也

●繫辭下傳曰恒德之固也立不易方是也又曰恒雜而不厭男女共處似乎相褻苟非其當鮮久而不厭者惟恒長男在上長女在下故雖褻而不至相厭又曰恒以一德亦立不易方之謂

初六浚恒鄭王本作濬恒貞凶无攸利變乾為大壯恒者夫婦居室之常也內卦巽女為婦外卦震男為夫故爻辭內三爻言婦道外三爻言夫道初為婦四為夫本正應也然處不當位欲合而求恒非恒之道乃夫婦之不相得者也二五居中特應而亦不當位故二雖悔亡而五有夫子凶之象六夫婦之易其道者也三與上見能得位矣然三本陰體而爻則陽上本陽體而爻則陰體之乎夫婦不得其正也故為老而失道之象乘言乎統卦體而言也三多不吉然爻位而言是自不相得浚深也浚井之浚初居地下其性善入故有浚象初始與四為應井恒時也而深求于夫不已者久相現今然者四動而決躁安能即從其所求乎其反自必是凶而有所為無所求非不正也凶者所而求之深既此不相契合也爻情如此安能有所利初陰居陽位四陽居陰位夫婦皆不正皆有氣質之性所以此爻不善大臣中者實書東坡則貴常亦可謂浚恒者也夫知之未深而相求之太激君臣其向用之機君何利之有在學亦然鄭敬仲云浚以求恒欲失其度以心求心作忘作助以純為常以振為方寧其暫息能无苦苦象浚井然井久不深則一淘以瀹而一歲及泉豈其泉哉助於而求之深焉故也由道也游其心遜其志敬其業深以漬而至焉庶夫變秖為才但使而往于進亦求深象

●象傳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始謂卦之初畫為始歸夫家之始也婦始歸而即求夫之深不以正為道究必以柔變剛以婦制夫其能容之乎固其宜矣

九二悔亡變艮為小過互體亦變為下體有婦道九二九三皆非正也而二得其中德可以悔亡剛非婦德而中得婦位上應五柔可以為夫之不足故悔可亡也二不得其九二解初六及本爻皆不著其所以然盡以爻明之也變則失應

●象傳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陽居陰本當有悔而悔亡者以能常久于中而不過于剛也提出九二正明其所為中者蓋合夫二五在恒之卦而居下體之中即為久中之義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鄭王本作咸以承之羞變坎為解互體亦變為未濟象說變謂陽德不常者下能長守其德也巽為入初六陰性封深故取入象其究為躁卦九三其之究也陽性決躁故取躁象人為進退為不果皆不恒象又本婦體乃以陽畫居陽位躁不肯受制于夫而心實不自安陽德并所久婦也本謂九二九二與三同為巽體然九二以剛處柔而位得中終不失其婦道故羞與九三為伍耳夫或承之者且用為羞而已顧甘之乎若以此為貞而不知變吝亦甚矣巽為躁風浚水亦不恒象

●象傳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同類者可以為羞亦何所容于天地之間乎挑三之德不可恒為在德之并其德不在不恒也夫婦易位其道不可以久豫所為貴利貞矣

九四田无禽變坤為升互體也變是對象變恒上三爻皆言夫道所以九四

占田老弋鰥丈夫之事也女行雞鳴之□不將翾將
羽弋鳧與雁是也禽指羽族六者九四之所欲得也
獵之求田太深因以爲禽之喻而能闢其所求爲
又處不當位爲動所傳向動而上入而下上而下
悉田欲獲初静矣故有田无禽之象謂有震動之
之事故此爻與陰二言田卦有震也六卦震爲大塗
至兌爲澤變坤爲田皆田獵之處爻在巽巽爲雞
應爻深入與井下體同故皆曰无禽井變升升下爲
也禽遯而不來亦无禽象或云本卦大象與師卦大
象皆與小過同故皆曰禽師之六五曰田有禽五柔
中而所應者剛實故曰有禽恒之四以剛
居不中而所應者柔虛故曰无禽亦通

●象傳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非其位謂居柔也在恒之卦而所處者非其位謂之久非其位言非可久之位也丈夫以剛爲有才居柔則无才矣安能得禽哉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變爲大過象變於二五

居中相應无乖許故二能久中而五亦恒其德然
貞此而不變在婦人宜耳夫子出此則爲凶矣故吉凶
判焉以爻則二陽而五陰陰下從陽是婦人之正也
以卦則上震而下巽五下從二則夫子之病也震爲
巽夫故稱夫子變兌爲象亦兌爲少女又爲妾婦
人象它卦以柔中下剛中多吉獨恒以夫婦爲義則
不可。

●象傳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從一者從夫也婦人无專制之義當終守于從一故爲貞夫子剛果獨斷以義制事者也乃反從婦悖矣

䷟上六振 震張本皆作振說文作搐 恒凶 變爲鼎振動也與震同義虞本作震
震爲見本半傳云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也鄭康成
云振搖落也恒外卦居體上居卦末以陰爻處陰位
夫道不裝處爻在上不恒其德已力无能知之何或
有振動搖落之象也此爲常空其凶矣變鼎爲上搖
亦陷
落象。

●象傳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夫體居上婦所宜仰而以陰柔處之
豈能有所成立乎其大无功也宜
上要下夫尊婦卑爲義六爻前三爻有之爲恒以震初
則防其求深於二億許其悔亡於三則貶其不恒
後三爻有夫道於四則戒其无禽於五則戒其從
婦於上則警其振恒皆扶陽抑陰之意也與象義
至相發所謂利貞者也既貞則利有攸往者之天
尊地卑乾坤定矣故能交而
成其化生之道其不繇茲。

●第二對。

遯䷠大壯䷡。

●雜卦傳曰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壯皆主陽言壯
不宜躁以保吾道之盛遯與時行應退不可用安止
雖吾道之衰止者雖進退則易退也小人不應進以
如家保業捷而奪退如鴻漸驟去後來接不决違
後繼以遯成壯也成恒艮震之陽與巽兌之陰相交之
成卦者與大壯則艮震之陽與乾陽相上下焉且
一陽本在上而又有二陽在其上則大象亦爲艮
一陽本在下而又有三陽在其下則大象亦爲震
陽盛之卦也故壯主陽遯主陽遯則大者重也
然觀之序卦遯小利貞小者利于貞也剛二陰也
大壯利貞大者利于貞也指四陽也得元有不同
乎不知陰唯貞則小人不至處君子陽推
貞則君子自能容小人皆所以扶陽耳。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遯說文云遯也从辵从豚舉義竟豚專走亦從豚爲卦艮下乾上二陰居下二

陽居上陰爲小人勢剛内來陽爲君子勢剛外往故名爲遯主陽言也遯本陰長乃以陽遯名卦正聖人扶陽之意鄭康成云遯逃去之名艮爲門闕乾有健德于體有巽訪爲進退君子出門行有進退逃去之象遯何以亨蓋遯非徒遯世之謂乃善義斡世之用于不當者遯先而容智貴而神必且能以天下亨世固有蔽面而遯人莫之知如子見南子此與遯者也與其失若陳仲弓不幷中人能既潁川于黨禍亦所謂遯而亨也小利貞主二陰言此陰稱小言利于正而不害君子也若害君子亦非小人之利蓋深戒之臨遯之對曰利貞木壯遯之反曰利貞皆爲君子謀也遯亦曰利貞者其欲幾小人可化而爲君子乎六爻皆變爲地澤臨乾下艮上爲本卦

●序卦傳曰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富久則府然位久則基危盛名之下難久居得意之處勿再往

也物理皆如此以非承夫婦之道言故特加由字以別之或云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夫婦之終是爲父母父母既老亦退處矣此物不可久居之義理亦可通

●彖傳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君子精于遯世故曰皆遯

也況小人道長獨无妨用以維持于其間乎羲曰遯亨言其以善遯而致亨也陽指五當位者當中正之位應者下與六二相應也與時行句落下一層言九五有中正之德六二能承順之似可不必于遯然陰進居二意或受陽不可袒其應我者君子當此之時身雖在位而處遯之心專遯之所以所以謂之與時行也浸者漸也陰道漸長勢必終陽故設戒令其守正過此則成否矣彖言小之所以利于貞者蓋以陰浸而長故也此一句推上一層言荒儒云遯之象剛浸而長臨之象不曰柔浸

而長亦止曰浸而長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時變者卽與時偕行之義理在天窮在我大矣哉卽權也達變者其孰能知之

●象傳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乾陽爲天積陰爲地山者地之高淩乎霄逼于天是陰長也自下進望山與天若相逼及登山之巔而天愈高愈遠有似遠避而去之故卦名爲遯君子體之以御小人不悻悻然見於聲色以激忿懥是言遯而行危親和而中剛使欲訴无隙欲劫无叔子若天之不可犯斯其爲遠之之道與孔子之處貨孟子之處驩得其道也若蕭望之陳蕃之輩昧乎此矣君子如天小人如山天行在上非有意于遠山而山止于下自不能近此遠小人不惡而嚴之象乾三陽剛健爲嚴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變離爲同人他卦以下爲初遯者皆外向

故初乃爲尾四陽在前遯去二陰逐其後而稱陰最在後以其尾君子之後而遯之故稱遯尾四陽尙遠以初陰逼四陽未必致也最危戒陰之進使之知所畏憚不敢前進以消陽也若能止于初而不進則庶乎可免厲矣故又申之曰勿用有攸往陰而退陽聖人所甚惡也艮爲止尙克知止故戒之諸家以爲遯而在後非是初與二俱非遯者蓋致遯者耳

●象傳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以初長之陰蔽上虛之陽若往則厲而災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音吐活反●升變巽爲姤

互體巽變爲此卦之主爻執謂拘留之也卽指九二艮六二者爲遯九三也何以知之于其言黃牛之革知之變本體卦變上一畫爲艮坤爲牛二居中爲黃牛上畫變是牛外之皮變矣故爲革臣之勢浸

長之與二最近欲其留之勿遯故繫之以用黃牛之革拘執之使不可解說而去聖人慮陰之長而欲渴其上往也如此說脫通莫之勝說叶音言莫之堪脫也艮爲手變巽爲繩皆執象。

●象傳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堅固其守靜之志使之留止而不進也陰所謂小利貞者正指初二兩爻。

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繫李集陸本俱作係變坤爲互體巽變艮約象巽變坤九三繼陽而與陰同體下比于二故爲有所牽繫而遯不速互巽爲繩亦繫象夫陰侵陽而疾生遯而不速危之道也然三而繫于陰固不可爲若能委蛇駕馭爲以畜之使之聽爲我用而不自知若韓傑梁公之於臣武是已是道也乃畜臣妾之道九三能是亦可以獲吉矣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會寄之九三爻之治之其所以爲君子慮者不其周乎臣妾正謂下二陰傳云男爲人臣女爲人妾蓋艮爲男之下者故爲臣二互巽之下者故爲妾又艮爲閽寺亦臣妾象艮爲萬物所成終也故有畜象又畜爲止畜臣妾使不傷陽亦艮止象章端云姤二包有魚遯三畜臣妾四好遯五嘉遯我生觀上君子得輿並可以爲君子待小人之道爻辭有歎云遯爲二陰之卦爻長不已九三一變而爲六三則遯其否矣可不謹哉

●象傳曰繫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繫遯則是遯小人者不能去其疾而至于困憊是經所謂陽也畜臣妾吉是能漸化小人者陰道方長未易遽絕若激之過甚勢必至于否變故曰不可大事也陽剛爲大事不可施以陽剛之事即所謂不惡是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呼報反下同否從象傳叶韻當音備鄙反

●變巽爲互體巽變艮約象乾變巽三九二故曰好四與初應故曰好然此陰消陽之時也雖有私好亦當遯去九四與初應之體不能于義有能絕之義好而能遯亦可謂以義割情者矣是惟君子見幾之明遯稽之決乃能如此故吉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歸於所應牽於所私至陷辱其身而後已其否塞可知九四陽居陰位九剛可爲君子四柔亦能爲小人在其所處何如耳故設小人之戒變巽爲入爲而能柔脆夙爲蠱其始以餘世使思者莫尋其蹤而同者莫測其端亦爲遯于好之象或云係好兩字形容最細小人壯盛方能力抗君子初二兩柔尚微不過只是稍好術數羈係遯戀而已君子悟之即遯不悟即爲變爲好身辱名墮從此始矣此意亦是。

●象傳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君子雖與之和好而亦遯所以吉小人則不能然所以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變離爲嘉乾象乾變艮見嘉禮曰嘉此爲嘉即陸地五字于嘉之嘉之與之但近比而非私應故以變亦與初爻雖相應而不中正故曰好惟五與二中正相應故曰嘉當遯之時二爲卦主賁角陽者莫其嘉美亦當遯去九五居中得正不溺于應果能守貞如此可以獲吉矣然遯在爲中自有妙用雖遯而未嘗遯於以潛消其柔陽之心諸陽得以虔旋其間而不去者則五之爲也茲其所爲吉與九四曰好遯意亦同變離爲明故能與時偕行而遯。

●象傳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正志者勝羣小人於中而心不亂於小人之擧也與內難而能正其志同意。

上九肥楊用修云古文肥作蜚字或誤作蜚遯有飛遯之義按淮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遯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鍾嶸遯山碑云緬懷飛遯

遯无不利。變見爲咸于夷傳云肥饒裕也取寬裕之意陽道常隨其盛損者陰剝之也上九爻超然遠處處於不累於陰无有疾厲故得肥焉蔡氏云人心不得有所係着一係於隱則踏跡能遯于世未必心能遯于隱其勢也至于潔身亂倫不利大矣往有道之人道足以勝其心爲能遯于心不遯于迹故可出則出出非謀爲可隱則隱非沽名利與名皆不得而干之如肥腯之人力足以克其體遯而无所不宜也此其所以无不利也變爲從遯非人之所樂也遯而從容然无累綽然有餘裕所于夏所謂戰勝而肥者耳

○象傳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四陽中三繫于陰惟五應乎陰皆不能不自疑至上則无繫无應疑慮盡忘可出世亦可入世蓋神遯者也蔡氏云當遯而猶繫者先夫盡也兼相好之時而遯者若臺也以爲真稱而猶遯者于孝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時與兩生也愚謂四時兩生特遺世之士耳未足語肥遯惟孔子曰我則異于是无可无不可足以當之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大謂陽也壯蔡氏云氣力壯強之名二畫卦以初爲少二爲壯三爲究六畫則以初二爲少三四爲壯五上爲究此卦四陽在下二陰在上陽長至四氣升而動于外如人之血氣方壯故謂之壯夏正二月之卦也泰陽長至三而不言壯者陰陽敵也胡仲虎云復臨泰陽長于內皆言亨大壯陽自內而達于外亨不待言矣云利貞者大壯之道利于貞正也天地之道陵故陽之壯也亦以漸而正是之謂正非特在壯則不得謂之正是亦猶人之暴長未有能善其後者故揲卦曰大壯則止止而俟其時之至所謂貞也如九四之壯則壯之貞者也上六爻皆變爲風地觀乾上實下爲元亨

○序卦傳曰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程子云遯爲違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或云少康以有虞太王以岐山句踐以會稽皆能以亡爲存故君子崇讓有時而用任君子不敢有時而恭敢任其勢之盛而不思自強非也

○彖傳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所以名大壯者謂陽長過中大者壯也先釋卦名義蓋正月泰陽雖長而未盛三月夬陽已盛而將衰皆不可以言壯惟四陽則壯矣柔不能壯剛則壯剛而不動亦不足以見其壯故下剛而上止爲畜下剛而上動爲壯大壯利貞言大壯之所以貴者尤在于正也壯以氣言正以理言天地之氣不正則爲陰陽愆伏人心之氣不正則爲暴戾恣睢必理氣合一斯可言大故曰大者正也又以正大二字合言正所以涉其大也孟子直養无害塞天地塞道義之論本此復雷在地中乃生物之機初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雷在天上乃生物之心盡露故曰見天地之情以動有內外而爲心情之別也胡雲峯云心未易見故疑其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情則可見矣故直書之夫天地之於萬物也情在于生聖人之于萬物也情在于大以天地之情治天下故雖有小人小人而无有害之之意以天地正大之情處小人小人安有不服若過暴則招殘戮進則殘傷皆不得謂之正而亦失乎其所以爲大壯矣

○象傳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雷者陽氣之發天无上下以人所不視處爲上雷聲高亢在天之上陽氣之盛壯也勿禮勿履者有勝私求復之事也大壯則其動以天私自无所容无待於勿故曰非禮弗履履者天之所然而用于人在下

之象也履者足之所趾
雷行所過震在上之象也
◎繫辭下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以卦象取之解見本傳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變巽爲股趾在下初象貞初亦稱趾夬初稱前退則指外卦之初言大壯初九陽剛乾體而處下于進者也故曰壯于趾陽既盛宜靜止以俟陰之消必征爲危矣卦有變例壯初與三以陽居陽正也而曰凶曰厲當剛壯之時不可過于剛况剛居下而欲壯于進乎然初之所以壯而征者蓋恃其有人孚信于己以四與己爲應將牽連同德以勝陰故也孚指四九四六五故體半兌故稱孚然初與四吉凶不同者初在四陽之下去陰尚遠未審于事理而遽動故凶四逼近陰見陰之可去不用其壯則陰終不退故曰尚往初變巽究爲躁健而躁于進亦壯趾象

◎象傳曰壯于趾其孚窮也窮謂征凶也初稱之恃其壯而征于進躁其有九四之孚牽引于滿亦必困窮

䷡九二貞吉變離爲豐互體從變巽大壯稱貞大者正也大抵當如此奇非正而動安可動乎九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必克時其能信不迫不躁潜消二陰於无形故曰貞吉以其不用壯也故爻不言壯變乾爲躁健而弱于變亦不過用其壯之象

◎象傳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二之能正非但以剛居柔謂其居下卦之中也壯而得中所謂利貞爻言之云貞吉者一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而其言中以行正意實相矩但各叶韻耳爻曰九二唯悔亡二字而象曰能久中人壯也二唯貞吉二字而象曰以中意亦相似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王肅本作纍鄭虞作纍蜀才作累張作爆其角變兌爲羊又互體乾變羸爲象兌變其小尺謂三上二陰也羝羊謂九四也陽古稱字互體變震爲角爲大壯之主者九四也九三居乾體之終以陽居陽恃其強勇欲行大壯之事故於六五上六之小人則用其壯力以敵之於九四之君子不知其與己同德而以爲與二陰合體也亦并用罔罟以羅之夫敵陰則時尚未至九尚未健而陰不可陵若更與君子之九四相嫌則大壯之時必四陽協力方克勝陰而奈何自相其同類也故守此不變則危之道其象爲三處之壯乎若有藩籬當其前則必往觸之然未有不羸絓其角者矣古與晁通物象羸絓也變離爲羊陽壯虛又象羝羊藩謂四也離爲竹葦故稱藩九四一陽畫横截于前猶藩籬而羸角之象九三剛九四之藩而四處九三之角往觸被困其能上勝陰乎九三壹而好上故其戒如此宋洛陽着賣以君子與君子事而觸于前攻主所謂觸藩羸角者也

◎象傳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小人用壯猶可言也君子用罔不可言也空乎觸藩而羸其角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古本又作輹變坤爲輿象變震爲九四爲壯之主衆陽進至四君子道長可以大有爲之時矣象之所謂利貞指此爻也聖人恐人以其變爲傳及乃不主貞而主悔也故告之曰貞則吉而悔可亡若變九爲六則失其所以爲壯矣與九四同非剛居柔位進不遽進之義若然傳何以云尚往乎藩決不羸承上文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互兌變亦爲羊象當其前者畫斷不連故其象如此又震爲大塗兌爲附決藩決象也爲元戎元戎之藩陰爲藩也陽爲藩也以陽綱陰則陰以陽綱

陽剛壯也君子方哀小人而後自相矛盾則勢不合
而功不成也三之志非不正也道則未盡也其待小
人也以壯凌之而欲拔其上其待君子也以羸羅之
而使出其下故不特小人叛之而君子亦且離之是
无所與則爲羝羊之羸角也四爲壯主領羣陽以承
二陰任天下之事而有天下之功則聖人之所貴也
輹車下縛變輹爲大輿四則其輹也輹壯則力足以
承車壯于大輿之輹者言陽之才力視輹爲尤壯也
他爻言壯而不言大四爲大
壯成卦之主爻故以大言之

○象傳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上通往者往決柔也剛陽之長必至于
猶前无悔故可上往孫此而
進將爲夬之決勢之兆象

䷡六五喪息浪反羊舉正作牛于易鄭音亦謂佼易陸本作場謂疆場无悔 變兌爲羊五變兌象亦變兌即疆場據陸本理本作場陸書作易亦作場亦作易實爲大塗主近上

上爲邊界畫處場也約象兌爲羊五變則陽失其
爲羊矣陽長至四進不可退六五乘中自攜其不足
以當諸陽而遂躬以退如羊不抵觸而自去于場
者則不與剛敵亦剛所不害也故无悔按筮法有貞
有悔易凡言悔亡无悔者皆謂其不當變如此爻變
乃有喪羊象而申之以无悔者何正謂喪羊之象乃
是主已變後言之若更變形仍爲六五
矣故特著无悔以明之亦易之變例

○象傳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五在四陽之前必爲陽所侵故喪
位不當非謂
以六居五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變離爲牝牛本卦大象兌爲羊象下四陽羝羊也
外卦體變實爲竹籬上二陰藩也四陽進逼二陰有
羝羊觸藩之象與九三之羝羊觸藩者不同蓋合全卦
而言也上六柔爲陽所退而幸有六五爲之蔽上六五

之蔽已先決矣上六猶自恃其遠而未肯降伏也譬
如羝羊之觸藩然雖不能抑之而使退又不肯遂之
而使進羊之觸必不終已則藩未有不壞者此豈上
九之利乎其惟自抑其抗陽之難而與五皆變以從
陽則吉是六爻也聖人於陽則欲其決陰於陰則戒
其逆陽其惓惓于扶抑也如此實變體離也動而
有所麗未
觸藩象

○象傳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
也 陰不勝陽理也陽長至四退之不能其消陰也易矣而猶使之不能遂蓋緣不詳審理勢而欲
與陽爭倘其知其難而改圖以從陽則吉是其咎
不至于長也按九壯則進也二陰退而四陽進
也而九四乃壯之所以爲壯者其曰藩決不羸曰
于大輿之輹蓋許陽之壯也壯貴正不貴暴故曰
利貞九四時當壯而壯壯之正也下三爻但當隨
四而進不利自往欲三皆以剛居剛好進者也其

欲往而四以剛居柔居中能守不進者也
也故貞吉雜卦曰大壯則止蓋爲下三爻言也而
說者以壯不可過剛必剛柔相
濟然後爲吉殊非此卦之義矣

第三對 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故晉次壯

䷢晉坤下離上 晉所以繼大壯也

○雜卦傳曰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即夷傳之義晉
離在下而明傷故明夷爲誅離在上而明著故曰晉晝也
其大首故曰誅亦通上經乾主其用下經離主離
用晉明夷與坤離合也晉爲晝明夷爲其夜蓋晝夜之
日有出入明无加損此中所以用其晦地上所以
顯其明離有晝夜之象而實有常明者在也然則
明之在人心也或用晦也或象晝也不以常變而
有晦或顯象也或自昭也不以體用而少偏所以
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 坤下離上

晉孔書木作𣈆陸德明云𣈆子西反義同用彭云晉齊疏進也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說文作𣈆云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鄭云晉進也會意隸作晉爲卦坤下離上

象曰出地上故名爲晉坤臣道也君象下坤進而上

離日有諸侯朝享天子之象離日進麗天中下照

坤土有天子禮接諸侯之象康侯安民之侯猶書所

謂所稱寧侯也康言侯以康書言侯以坤有土

有民故有侯象民功曰康書所謂康功是也錫下錫

上也卯納錫大龜爲玄圭之錫坤爲牝馬中爻坎

爲美脊之馬故有馬象坤爲衆故有蕃庶象接覲禮

奉束帛匹馬九馬隨之此錫馬蕃庶之證也離日在

上爲晝日離卦曰晉晝也初三爻在下皆所賜接故

云三接或云離居三三之象亦通互體艮爲手相

之象接王接侯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

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象辭主卦中四陰言而

周易考言書　卷四　二十六

五爲卦主六爻

皆變爲木天晉

● 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

也或問朱子壯與晉何別朱子云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 彖傳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

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晉之義爲

進言明進而上也卦所以名晉不名進者蓋晉之

義不特以進爲進而必以明爲進也明出地上離

象坤也順而麗乎大明坤附離也柔進而上行謂

六五上進而居尊位也晉離離皆言柔進而上行

皆指離之所以爲離者柔也離性本上聖人南

面而聽天下取之下坤順之康侯上行柔中之

明主剛良道合相得益章是以康侯既錫蕃庶之

馬于上而天子亦不暫晝日之接于下也程子云

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于上者也諸侯治于

下者也在下而順附于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 象傳曰明出地上晉說文作𣈆君子以自昭明德昭音

入于地下則莫乘出于地上則且方其始出于地

猶爲地形所蔽及將升于中天則光无不遍照以自物

畢達晉之象也君子觀此德性體之本明以自物

或蔽於地乃陰土壁之人陰之私故自昭其明德

亦猶明之出地不使其或有蔽也昭明之也君子

指六五乃明明德于天下者百辟景從感思近光

自昭所致也或漢王氏云君子之學要曰自修

曰自修復曰自得明曰自明皆非有待

于外也良知即所謂明

德致良知昭德之學也

䷢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變震爲噬嗑順而麗明故

曰晉三陰皆進而之離九四居於其對爲近君之勢

欲并而有之象其之與也初與四爲應而志不合故

周易考言書　卷四　二十七

方進而即遇有摧抑之者摧說文云擠也抑也上互

艮有欲進而止之之象貞者守其正道不肆義勿合

爻设以求進也吉者終得遂其進也罔孚指四也三

四互坎四居中畫有孚之象我既守貞不與四合故

四罔孚之又以爲狐疑亦不信之象也裕者不以四之

罔孚爲虞起然自得无所係累也无咎者无失身之

咎也坤合弘故有裕義

變震爲恐懼亦摧如象

● 象傳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義不爲合獨行正也釋貞字所以裕无咎者釋其

未受四之命故能進退綽綽有餘裕也未受命即

貞惟貞

故吉

䷢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變坎爲未濟

爲互離貞艮變順而麗明晉其所也其所以愁者以

四近君而據下三爻升進之路乃大臣中鼯鼠之小

人也五陰蒙二悉在之不斷四邪得二悉四之見害此其所以愁也變艮爲門憂爲心病爲又爲且山所阻故有憂愁之象貞者中正之德也衹六之貞未有貞而能之也六二之貞因其本有而致以守之也蓋老我守吾正離四爲拒不能終開也故受福于王母母爲虛五艮爲手故稱受五君位以陰居尊王母之象蔡淵云受之然爲王母亦猶六二曰遇其妣彼言祖妣即此言王母也周禮有享先妣之禮二五德同位應二進而感格于五猶順孫之享于王母王母降福于六二而二受之也希祿仲云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大抵王母者婦人居尊之名古聖作爻辭所以備天下之事故及此又案虞翻云以六二而言六三之陰在己上猶母也九四之陽尊于母猶父也六五之陰又尊于父猶王母也亦通

象傳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之受介福以其履中得正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與我同德者乎

䷢**六三衆允悔亡** 變艮爲震互體艮變艮剛象其變艮象指初二也蓋衆象信也信六三也坤爲順爲有信象故推二悉以順故二與四如以近相得天下皆變爲鼠鼠之害矣悔安得亡必以麗明爲志雖獨羣陰以上從乎五使天下共信其亨上之誠相孚俱進而晉悔可亡也變艮與二陰不同德則不爲衆所信矣凡言悔亡者皆不取變卦之意又案楊升庵云允與從通進也三在坤衆之先率衆同進故曰衆允按說文中以允字爲衆者二此爻及升初六也說文允升也六爻唯爲鬼升其字从本从平皆允聲本者進也平亦進而上進之義古者鐘鼎銘用諧聲字多異用偏旁益從省也此爻允字亦當依說文作允乃升初六之從作允乃升從也

象傳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欲其不難四而從五也上離大明之居是衆志所同三居下卦之上爲衆陰之長不失上行之志而使同類共信爲惡可

䷢**九四晉如鼫鼠**子夏傳作碩**貞厲** 變艮爲鼠互體艮變坤爲象故變坤九四以陽居陰有鼫之象或云互體艮故稱鼠說文本鼫字說者以爲如詩之碩鼠非也蔡邕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蔡邕云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九家易云鼫鼠喻貪謂四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不度者不出也乘不上屋不至上也緣不極木不出坎也穴不掩身五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技皆劣四爻當之也九四不中不正進竊高位近比于五五三陰皆在己下非其所當得也因其過貪欲象有之而衆不與上畏明君下憚順臣故其象如此言雖據位以求得而終非所能也若貞固守此則其危可知程子云以貪處高位者鬭有敗之道也變艮爲止庶可少戒其貪乎

象傳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下二陰方與六五同德而四以不中不正介乎其間豈能爲據適自暴其无厭之惡耳

䷢**六五悔亡失得** 孟喜馬融鄭玄虞翻王肅本皆作矢馬王云離爲矢虞云矢古誓字**勿恤往吉无不利** 變離爲乾爲剛象乾變乾柔居尊位爲自昭明德之主以下二陰皆欲附己而九四間之本宮有晉以同德相孚其勢必合故得亡也五體離離爲火无定體等然而失得然而得失得其常事也三陰爲我所同也終與己合得也勿恤不必憂也約象坎爲加憂恤之象也之上稱往明出地上升而不已所謂明明后也五大明中天不有得失介言蓋達大度之主彼康侯含五蒼安處故吉无不利蘇子瞻云四奪其與悔也然而衆不與四是以悔亡矣以五之尊而下畀之以爭其所所賤矣故雖失所當得勿恤而往則吉夫天下與我爭必來者爭也則往者不爭之至也我猶不爭而况何敢不置之故其所失終亦必得而已矣荷於得喪其不爭非獨四之利也郭京無不

地上有木在上經之初明出地上在下經之初之主皆昇中爻故此五與此而失會不誠習五得之七而失得勿恤其義通。

○象傳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明內照大得不係于中故此道以往爲羣柔所麗慶莫加焉豈特悔亡而已乎。

䷢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變震爲長爲虞 卦內爲離離爲戚稍之進至上處卦外爲牛角兵甲之象重坎困以至艮象角以牽兩象牛角而在上之物者進而好剛者也以剛畫居上故有角象諸爻皆柔惟此獨剛身居師爲邑而維推通離爲戈兵震爲動戈兵震動用伐之象坤爲邑而維坤上處下三爻若皆其屬邑然故上伐之者不容其以三陰爲屬邑來下伐三陰也夫按據上下之交者四上發罪伐之手以斜王懸而關三陰之道而敵與抗者離戰厲也

象必厲而後吉且其義爲无咎然上有大明之君下有遵明之臣微陰眾者雖貪而无所得終戢身而退耳亦何以伐爲故曰貞吝言其義雖正而道則吝以明六五之君无所事此也與失得勿恤相應

○象傳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天下爲光道是兼照天下方且失得勿恤而奚以伐邑爲哉蠢釋吝義而六五之爲大明象益于此益見矣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夷傷也反晉成明夷日入地下也故其明而不見若有傷之者然故曰明夷夫明既傷則晉晉歷矣若主在上凡在下者不得自用其明以自傳也利在艱難之時以守其貞盡貞无不在豈以明夷處難哉然一意守正則形跡暴著未免取禍故其不得已之苦心如此象辭多言利貞惟坤利牝馬之貞家人利女貞與此利艱貞蒙卦六五益意致其辭與爻同而傳亦明解之卦六

二離明之主也上六致夷之主也五與二敵應而與最近乃承夷者故以其事當之彼其敵者文王而不能傷者紂之明事而辛不能照高帝之暴雖欲害貞之一第而已互坎在內有數象上六爻皆變爲天水訟。

䷣ 六爻皆變之訟。

○序卦傳曰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晉與升皆進而有則進必有歸者先以艮進必有傷者先以壯也進極當降復入于地故曰明夷 壹日盈則昃也

○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離爲日坤爲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此卦之象也文王得明夷全卦之

義箕子得六五一爻之義以全卦言則內外卦之文明外柔如坤之柔順二三四五互坎有難象六二爲內卦之主互坎在外故曰蒙以六五一爻言五體本陽以六居之爲陰中藏陽是自晦其明也互坎在內故曰內難正其志即貞也晦其明以正其志所以還貞也文王實爲大繫皆是蒙其明以處文王外柔順是本分生出不欺于艱貞而歸貞者也箕子之爲文王拘囚得罪當誅今夫王聖明此語近義近居而君子稱之予其保身乎保身乃聖人事聖人不傷聖人不曰安其身而後動手所未嘗不保身有茅保身不爲聖人此聖人轉移乾坤之道也辟咸得人主而无以人其中爲手其可而暴不能入上風暴不能入木文不能暴化之乎內見於人臣乎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豈得身者歲移人主而保天下至忠也至之力窮于天下而未嘗不得其身又大雅所謂明哲也武近昭王至親難去事之不可諫之不行于是乎此身于因處之中佯狂于外而正志于身處之極

數辭此箕子之事蹤以利艱貞歸箕子耳箕子之艱更甚于文王其生消垂于死也文王之辭關天下故曰大箕子之辭在至親故曰內二聖之所處辭不同然所以事暗君者均為盡善意奪箕子因云夫任其艱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辱于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微子比干者所謂各以其所安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于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等于囚奴而就之非无耻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用能虎云此一時也文王因而發伏羲河圖之易箕子因而發大為洛書之疇聖賢之於患難自繫斯文之會蓋亦天意存焉

○象傳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而遺傷本義吉專君子觀之皆為有用蒞衆猶言在衆人之中也用晦而明者非徒不察察之謂

昇聲聽泯然自處于冥漠之野而天下之善惡動靜无一不入其照中文王居羑里而演易其德亦如是而已象傳古語其明晦數明于晦此古語而明聲生明于晦是質相發蓋麗谷之升泰于康濟之入耳夜離象象坤象在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象離象用晦而明者以坤養離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變艮為謙辭玩六爻皆合箕子事上六紂也五為箕子之奴三為微子之去二為文王之敬羑二為文王之艱難以為比干卜之之异海濱各爻辭未明言義則備矣初與四皆遭明夷而引去者二與五應皆忠君愛國雖明夷不忍去者特初二去上遠故為異姓之臣之象內五去上近故為貴戚之臣之象三以剛而相夷合武王與紂之事盡遠而外卦之未發則必變是明夷之終局也初明而剛故見幾甚早而去甚次以明夷之始主在上非利見之時遂然遠引不躁捷避嫌

而行行不敢顯如鳥之飛而下垂其羽翮名離為飛鳥文變艮為一陽在中三象鳥身初二四五象鳥翼以少過飛鳥之象擬之鳥翼皆是偶畫明夷之初為鳥翼而其畫奇又居地下之位是鳥翼之傷者而不開下垂于地者也鳥避繒繳者高飛而此下垂飛向者在上避之者室下不室上也君子即初九也陽為君子見幾而行即飛象也變艮為徑路故曰于行志急于行饑不遑食四象生入坤居三二之象也離為日之象也雖中虛又為大腹空腹不食之象也鳥于飛三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猶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遑食亟之至也是何也則懼不免也之上猶得有攸往者往就二也何以知之以下稱主人知之二為卦主故稱主人即二者之就文王也有言謂訶其去之早也蘇氏以言為大故雖有言象然使去志不決其傷之及則不能去矣此蘇方所以為明而雍據所以不獲其去也在傳昭公四年叔孫穆子疾病豎牛賓饋弗進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相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

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有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為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按此筮辭會甚奇中至豎牛之名亦見于卦尤奇之奇者其云日有十時亦當十位杜注云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皁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等尊王公曠其位此數語更不知何所本

○象傳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所謂借疚之所出猶良之所以不恐

居也義不可留見幾而作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夷子夏本作睇鄭玄陸績同云旁視曰睇京房本作睇于左股馬融王肅本作般云旋也日隨天左行也姚信本作右槃云自辰右旋入丑用拯說文及子夏本作拯字林云拯上舉音承馬壯吉變乾爲泰互體兌變是二陰爲離日之中虛非可夷者夷者殘其外之明也三之陽爲日之外明遠近坤體受其掩蔽三之位在人身爲股咸九三曰咸其股是也三居震下畫爲左鄭康成云九三體在震震在東方爻在辰辰得巽氣爲股又案干寶云爻言左右猶言內外也在我之上則於我爲左矣一說右爲前左爲後陽六二獨左以是也以在陽之下故獨左皆可通二爲內卦之主三者二之左股也拯救也傳求賢舉與之勠力始克轉禍爲福故曰用拯馬壯言所用以拯之者惟得馬之壯者則吉則九三諸賢是也三陽剛在前中爻爲震初畫乃作足馵足之馬爲良中畫乃

美脊亟心之馬變乾又爲良馬皆壯象斯爻也文王以之蒙羑里之囚夷左股也用太顛閎夭諸賢拯馬壯迺卒是得專鈇鉞征伐可謂吉矣卦變爲泰雖夷而終泰故得拯而吉。

○象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以柔居中爲順而有則順以柔言則以中言微順以則雖馬壯易克拯況壯馬必不爲用乎泰而泰易而懿詩人歌之曰順帝之則此之謂至德文王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變震爲復互體坎變坤約象震變坤三與上應以明馳暗爲武王伐紂之事而閎夭太顛諸賢亦皆爲亂臣矣夫紂雖明在下蒙欲滅罷而使之明推擠之而終不得乃至于此象爲當明滅之時於此而南方田獵離爲火居南方南之象也冬田獵名狩以居內卦之終故稱狩離爲戈兵變震爲動互坎爲險陰皆狩象也大謂三之陽

上畫爲首三上正應上者三之首也故曰大首又上爲陽亦得稱大首狩于南而得大首謂得上六也以曰不可疾者九三雖明臣也上六雖暗君也天其惡貫已盈弗能一日安然後不得已而除之然命未絕人心尚在則一日之間猶爲君臣也而遽焉則逆矣故貴于貞處天下人無逆厭欲速之心是之謂貞書曰天難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則其證也本干寶云武王虔劉暴財以不可疾爲貞其于處則虔財以私鬱爲貞各當其事也

○象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大得者得大首也南狩之志主于除暴救民狩乃大得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益斯義與初曰義之二曰則之三曰志皆以一字藴无窮之旨。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變震爲豐互體

坎變巽約象震變坎四居坤下是與明者同體象其象爲入于左腹互體巽爲入之象也本爻變體艮方左故稱左坤爲腹又爲黑腹中乃黑暗幽隱之地也於陰書心在左腹明夷指紂也明夷之心者紂之心意也出門庭者遯去也六四以陰居陰有行遯之象變震爲出故有出象初九戶庭指九二之九二門庭指六三陽爲戶陰爲門今六四稱門庭蓋指本爻之象也四與上爲肺腑之親入其腹而得其傷明之心知必不可開悟故舍之去決去之孔子曰紂有三仁焉終不以其去貶仁得仁之權也雖孔子不之去魯亦然信乎孟子之言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燔肉之論實失之而女樂之論亦未爲得若曰箕貴棄譏之不足與有爲而遂去之恐非遲遲吾行之意蓋自成之不逢而夫子之去志決矣賁之而重成之强不加于貴而不忘非恆于有所愛而聽之乎不諸爲周公明甚惡可與與豈然此恆于之欲也吾惡于其暴請故託之於女樂又託之於燔肉而亦以其微行使人論至女樂深矣止矣不復加案而後恆于

之辭徵信為女樂而已也夫子亦不以一言慈屈子而拒子亦謝不以一言謝夫子遂至于齊而後夫子辭彼婦焉拒子得羣婦焉夫子因以是覆拒子而辭之事亦叙夫子之言以自覆者非本情也實為而辭之宗國也義之所不可絕也不可使歸于鄰國也於是十四年不反而栖栖于列國之間比應康子之召而後言歸歸亦不求仕矣不求仕者亦猶夫去魯之志也悲夫夫子見桓子之徵而亦以徵處桓子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者非與是故非象人所能識也抑聖人无死地因以是也後世若申公之去亦所以全元王也如憲錮甫賢達斯義矣

○象傳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凡人腹中心事難以知之今入于左腹已得其心意知其不可輔矣此微子所以去也

䷣六五箕子 蜀才本作其子以為其子即箕子也不敢顯辯箕子之名遂微其詞而曰其子之逆知文王之意乃於象傳顯言其為箕子後人因象傳得箕子遂於爻詞亦加竹作箕此說似矣不知古象箕原作其也又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子荄滋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晉鄒氏家傳云荄箕為荄滋于為慈湯云諸以識背夾亡經不可致 之明夷利貞 變為既濟約象蒙難以上為明夷之主故五不取君象亦以六五居中之德非射之所能當也其屬之箕子何也言箕子所以明五為射无道時也當射之時去者去死者死獨箕子為射所囚至武王時入而囚始釋則箕子蓋終射之世矣觀箕子所述不納之為君亦可知也先儒有言夫命未絕則為君臣之義日命絕之則為獨夫五其天命未絕之日上其天命既絕之日也故諸爻言明夷有二義上六之不明晦自夷其明者也故初三四言明夷皆指上六也六二六五之明夷乃二五自夷其明而為上六所夷者也故二言明夷而君之曰夷于左股五不專言明夷

而擇之曰箕子之明夷蓋言二五之明受夷言之所觀之乃得五約象蒙難又豐離日中晝之象相應皆有明象居坤晦之中夷象五與上比最近睹其傷尤甚箕子去之不能救之不可變佯狂以明晦睹故曰箕子之明夷言若箕子之所以處明夷者也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即象傳明不可息之意自曰利艱貞而此言貞不言艱者蓋曰箕子之明夷則其艱可見也坤順也箕也箕子以之變稱為佯佯為心病正合佯狂以免象蒙難明則小象相傳為申公作良是南狩獲首似指武王伐紂之事箕子之奴因在文王羑里之後方演易時箕子之明未夷也

○象傳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明可晦不可息以其在內不露故被髮佯狂飲酒失日自晦親之以為入于其宮而天下後世視之洞然知其心即終于奴而其明不可息也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為貞也按例夷自初至五一爻一聖人也蓋推居治世而天下之道出于一居亂世其道多岔不違是者不得精義入神李衡云大難外難也惟外難可以詭教求出亦可以晦明不入若內難則出不得入不得真難矣故箕子之明晦不息明亦不息夫子將深贊之惟子云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晦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是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伯夷者是也

䷣上六不明晦 舉正作至晦云晦字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 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變艮為賁上六明夷者也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者上六以己之晦而夷人之明者不也爻與九三應三有明其而上六晦之明不明詭上卦坤矣是以晦也夫晦其明者皆晦而終明不明而晦者強明而實晦者之為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彼自以謂至明而淳溢為至愚者此也初登于天後猶于天猶雜之未夷所以示儆監之意明登于天者在地上也後入于地者日在地下也

對六畫五上爲天之二明自下照之爲日在天之象
本卦原以日在地下爲明夷至上六因于地之象或
矣且大首已爲三所獲并入地之象而何或云明夷
是登之後卦明出地上故曰初登于天明入地中故
曰後入于地與垂末家取諸乾坤同意亦通又體繫
論引易曰小人處盛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但其
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
地按此數語疑爲易緯之言實此爻義疏中語貝
止也日入地猶且復出入
地而止故爲不明晦之象

◎象傳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照四國以位言爲國爲家故曰國上之位本
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之以照臨上六之德
爲至昏故後入于地而君道大失其昏則闇者不
可喻之理也上之順以則者外柔順而內實文明
凡事皆有法則文王之所以興也紂失則昏暗之
極凡事皆失法則紂之所以亡也夫初登于天後

既受命爲天子矣後竟入于地若不得匹夫而不
可得然則夷人之明者適以自夷可不懼乎易用
參云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紂昏是不人則時可知
矣六四內三爻爲象也外三爻紂象也紂之其表
心不失于國于國蔡之間乎
以譽命得于桑落之下乎

第四對、

家人䷤ 離下巽上

◎雜卦傳曰睽外也家人內也 家人長女得位有
嫌妯相承之象爲
內中離巽相達有二女不同行之象爲外外疏之
也故二女有二心而疏之也故一家如一心又
于明云明乎外者物自明
乎內者家自齊語亦可味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者齊家內之家爲卦離下巽上乃二
之義二爲內卦之主二居二上陰陽爻相比爲夫婦之象
外卦之主五居四上則爲夫女之夫以六畫卦言三爲
四爲人位以三畫卦言三五爲人位統而名之爲家
人家人以女爲主故曰利女貞卦主二四而言也
離中女而位二巽長女而位四以柔居柔婦德協矣
長女位上中女位下少不凌長名分肅矣是皆正象
也然豈女之能自正哉所以使之正者其道其責在
夫子矣從來家難而天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是
故雖能定天下而不能定情于社稷者何限故聖人重
言之內則之詠始于關雎蕭齊之詠始于鵲巢爲卦
之勤齊燕之微修身齊斯之斷推其之家家康女之
貞肅風人所詠下女貞加詳焉夫未至之效睦家及國
至于公定公姓一發五祀和氣充塞有不待濟國治
野而昭然可爲民極矣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
可行周官之法度者此也雖然仁貴二南乎內者家
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文德未至化事齊本

已亂矣故彖曰利女貞金敷白云初三五上皆陽男
象也曰關曰嗃白撮曰乎白威如所以責男者詳矣
二四皆陰女象也爻辭所以責女者畧矣欲正家之
道當責乎男欲正家之效必觀乎女也六爻皆象爲
雷木離上
巽下爲霹。

◎序卦傳曰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
之以家人 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
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孔子不得行道
于四方則思歸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
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
爲爲
政。

◎彖傳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
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

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象辭止言女貞者以二體之主爻言也象傳
兼言男正者通卦中之四畫言也先釋女正
者象取之義以女爲本故先說女也然又必釋男
正者本女之所歸貞也凡卦畫自下而上下爲內
上爲外以二四言則二四正位乎內三五正位乎外以
四五言則四正位乎內五正位乎外正位非獨以
名分言女不與外政男不親內職也夫婦之義
乃道均二儀非惟人事而已天尊地卑天包地外
地在天內同于男女正位故曰天地之大義也男
正于五三五爲六畫卦之天三爲三畫卦之天女
正于四二四爲三畫卦之地二爲六畫卦之地故
取天地象男女而有于此又爲父母象父母一家
之主家人尊事同於國有嚴君此又言道亦邦國
也朱易云母儀父曰小君其尊同故皆稱嚴君
或曰父義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之索
也瀆上下之分虧子弟之過失內外之別紊者瀆

之僞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嚴內外肅
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
云家道要朱子云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
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勿清云上九居一卦
最上之位象父是陽畫象父而亦象母者偶體
陰陽并配考同位不別設位也爲謂凡此等亦但
彷彿其象言之不必太泥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
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正莫易于天下而莫難于
一夫一婦堯降二女于媯汭舜之所以協邦萬
邦也惟刑于二女固舜之所以得讓而天下治
也此象以利女貞
嚴家人之義也

◎象傳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
恒。程子雖世云火爲風風者火氣之所化風自火
出先儒謂風即火中之鶴事而演以爲爨之
火然觀之卦名家人取此火乃烹飪之必要也書
謂屋下有火爲家屋上有風自炎而出凡有外

風自內火而出者是其家有人居之也故卦名家
人其說似拘而不可易人之家必需有火而後爨
有風君子觀此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家之本
又自身而出故身之所出惟言與行言行可以欺
于人而不可以欺于家故非有物與有恒不可物
謂事實言之不虛也言孝實能孝言弟實能弟也
恒爲常度行之不變也是則終身孝則終身弟
也言行相顧自是明其德而壽乎之道錄此
而出故曰知風之自馮氏云家人之道寬則傷
義嚴則傷恩然則是无適而可乎曰君子以言有
物而行有恒至矣言之有物也行之有恒也雖有
悍婦暴子弟莫敢不肅然而未嘗傷恩也此所以
爲至
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變艮爲漸初上兩爻以剛
家之始於言皆論理之辭也
秋成皆閑而城二三四五于其內故物之有臣邦乃
以家道能閑其家之變閑閑也其字從門從木本數

于門所以防閑也變艮爲門闕初不變則艮之下畫
連亙如以木拒門爲閑有家者防閑之於初則爲力
易古語云教子嬰孩教婦初來是也凡以陽居陰以
陰居陽乃有悔初本剛正而亦言悔者家雖而天下
易閑之不至最易致悔自初閑之悔乃可亡初九剛
變陽德有先見之明而亦克者也故能如此卦變漸
爲杜漸慮微不
閑之於早乎

◎象傳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程子云閑之於始家
人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
家之善也是以悔亡變而後治則所傷多矣又所
以禁之初者以此比所童牛之牿之意豶豕
苟之制亂視丘之享蠶師之如之書皆謹禮于
微慮患
于早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變巽爲小畜互體坎變見此卦陰退下外

三與六五與四各以剛乘柔整整有序家中之人
二亦[illegible]以正相比又且[illegible][illegible]明代[illegible]義制於外之事[illegible]
之於[illegible]无攸遂也酒食之議責之於己在中饋之道
事成也[illegible]火熾[illegible]云詩人從夫无所敢自遂[illegible]毋云
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縶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
閨門之修无境外之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采蘩采蘋之詩以
公侯夫人奉祭祀為不失職[illegible]長妻其祭祀為循法
度祭祀[illegible]積事之大者[illegible]无遂事唯在中饋可見矣
故六二貞吉惟以在中饋言[illegible][illegible]所謂利女貞者其
六二當之與中饋二[illegible]下卦之中[illegible]為烹飪互[illegible][illegible]
互皆有酒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鼎[illegible]烹飪于外曰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家人之火烹飪于內曰在中節爻周象爻之義之精
如此變乾明而健非婦道之宜也故曰无攸遂又曰
貞亦戒義若夫牝雞之晨身與夫並[illegible][illegible]之休[illegible]
與家俱喪乃知夫
婦之垂訓嚴矣

○象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具能之制也婦人能修內職即飲食

之中亦有節制在故不徒曰順而曰巽順以无攸
遂言[illegible]以在中饋言皆所謂貞也家辭是[illegible]其吉
可知易小象言順以巽者三而皆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五
變[illegible]事師之道也觀六四體巽事君之道也本卦
六二處[illegible]故亦曰順以[illegible]謹守婦道
所以事夫亦所以事尊長之道也

䷤ 九三家人嗃嗃 [illegible]作嗃嗃 悔厲 二字為句 吉婦子
嘻嘻 張[illegible]作嬉嬉 陸[illegible]作喜喜 終吝 [illegible]變[illegible]為[illegible]互體坎變[illegible]象
當家者故爻以家人嗃嗃[illegible][illegible]變艮九三居下卦之上乃
云吉熱之意[illegible]劉本作熇熇[illegible][illegible]云嚴厲貌鄭康成
與[illegible]逸[illegible]火炎上三為[illegible]上畫以剛居[illegible]過剛不中
故象嗃嗃文變[illegible]亦為威武[illegible]傷於嚴[illegible]而家人[illegible]
其[illegible]者能悔其辟厲[illegible]嚴相剌則治家之吉道也
婦謂二子謂初[illegible]說文云太多之聲[illegible]其[illegible]故
[illegible]癡[illegible]左傳陽虎從者曰嘻[illegible]為歡懼之辭[illegible]
[illegible]甚於嗃嗃蓋不堪而歎不以訓笑[illegible]者自[illegible]來[illegible]

曰嗃嗃之反未足疑重剛卦无嘻笑[illegible]得卦情
矣况聲无常若歎若笑[illegible]嘻嘻家治家雖以嚴為主
若專尚其剛而至[illegible][illegible]厲之意[illegible]恭且之有[illegible]
瀆小弁之離其怨之致婦子之罔常[illegible]怨恨之聲斯
賊恩之大者故終吝也悔則吉[illegible]則吝二語對看[illegible]
[illegible]三過剛故戒之以此其亦異乎上九之威[illegible]者矣

○象傳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處家之道當威愛並行家人已嗃嗃矣斯時而能
[illegible]猶未為甚失也若一意主于威而无愛使為婦
為子者[illegible]歎怨[illegible]失治家之節而何節者不過
之意嗃嗃下不舉悔字而有其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爻辭之
例如此
者多矣

䷤ 六四富家大吉 變[illegible]乾為日人互體巽變見[illegible]象 [illegible]變[illegible]二在下之婦也四之位
其在上而主家之婦乎履得其位以上承[illegible]履五正
而家之人莫不正莫不正則莫不[illegible]草云十人十心

无財市[illegible]十人一心有財市金家不富者往哉若以
爻[illegible]之[illegible]既為王則內亦有后象矣一君一后以
王道[illegible]假家之事柔之外庭中宮之政責成其身
飲食祭祀必[illegible]米[illegible]皆必[illegible][illegible]婦女紅无曠此富
之事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以家之肥造天下之
肥此富之德也凡陽為實陰為虛故亦[illegible]九五擁富
[illegible]六五獨不富此陰爻乃稱富者以乘承應合陽而
[illegible]翁受之且體巽為近利市三倍皆富象也大者陽
也指九五言四雖有富家之吉然不敢自有而以其
吉歸之九五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歸[illegible]思齊太[illegible]嗣徽
太[illegible]所以相九五无疆之休者豈在金帛寶玉之
富哉故曰女貞二之分卑四之分尊二僅守貞內能
致富其局量自別變[illegible]為大乾包萬有亦
富家卦變曰人合家人而同心室其富也

○象傳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順者巽正也在位者五之配也二之位

貞吉曰順五之大吉亦曰順玩兩順字婦道盡矣
他卦以二為五配此獨以四為五配殊諸卦之爻

之辭无善乎此者。

九五王假更白反有家勿恤吉變艮為賁剛柔象變賁五君位故以王言以剛中正居尊位乃天子之能正其家者也假即奏假无言之假至也字與格通舜格于文祖公假于大廟格假互用可證初剛有家家道之始五假有家家道之成極焉也九五身範既端又體巽善入故能感格其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得其正以相得雖止家而天下定故不待恤而吉也中爻貝為加焉此爻出于其外故勿恤變艮為止各止其所之象卦變賁剛柔相文亦交相愛之象是王君位言然齊家之理自天子以至庶人亦不同者不然一何以二南謂惟魚乎

象傳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交相愛者彼此皆有禮故交愛其德非如常人情欲之愛而已所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非交不足以言假伊川云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未盡假之義象傳言嚴此言愛者嚴能生愛禮中有和也故表之曰家道正嚴非暱愛之謂愛非脫綸之謂捨然于正中而已不然寧无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之失乎妻秀云以未是為君太姒為妃王季為父太任為母武王為子邑姜為婦其无交相愛乎故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无愛唯文王足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變坎為既濟上九以陽剛居卦之終家道大成家之人皆信之矣故曰有孚變坎為信有孚象然不以人信而或弛律身益嚴凛然不可犯也故曰威如陽剛在上有威嚴象闇以乾物而愈久愈肅假以猜而愈久愈肅乎家道成而天下定豈偶然哉以處卦終故曰終吉治家觀于身下五爻未及正身之義故于此爻足其意蓋探本之論與大象言有物行有恒相表裏程氏云卦未有如家人之皆吉者變卦為既濟剛柔當位亦家道正象、

象傳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本義云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張載云居家人之上家人所瞻仰而觀效者也身不修則家不可齊此家人六爻李訥于反身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而行有經而已胡仲虎云未有不嚴于身而能嚴于家者九三嚌之嚴有悔而吉上九反身之嚴終吉无悔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睽說文云目不相視也从目癸聲上卦體離中爻互坎有兩目象卦之所以為睽者以九四為之間也四无正應而介乎兩主爻之交三為兌主志欲上應而格于四五為離主志欲下應而阻于四故兩目不相視而睽夫衆已睽矣不可以急遽之心張皇之事迫之也唯不為已甚徐徐驅挽調娛之使之就吾轉移此合睽之善術也故曰小事吉陽為大柔為小小事猶言以柔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謂三與五皆柔體而不及乎中四與其身而无入自反而與同德之初相應則三五亦皆各得其所矣卦之所以不終于睽者以此焉上處者自古豪傑處于卑小而以安國定衆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實之吊讓于產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表是也處之之宋衛辱之李鄭欽討君側之惡而遂視其事遂至於睽散而不可解則无得于易之義者也六爻皆變為永山蹇見上離下為蹇有云以九居五而六居二剛柔得位故曰元亨利貞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失位故曰小事吉

序卦傳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世之所錐猶者禮義也所易潰者情欲也以禮義羈情欲將以為安也而責之過苦羈之過急刻核之大甚雖孝子慈孫有所不堪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優游漸漬而不窮之以所難也窮之以為棄而已烏能无乖不可以行于家而況天下乎。

○彖傳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物睽于同

非同无睽名睽之意欲反睽爲合也王氏傳云古者聖人之治也用天下之物成天下之事取異物相制或以相合其類多矣韻傳云睽者乖也離火炎上兌澤潤下動而二體相違此物性本然之睽也婦人以嫁爲行中少二女勿則同處長則各有夫家此人情必然之睽也火澤无相用之理故相遇則革不相遇則睽家人諸卦二女同居者多矣以本卦體睽故以不同行明之一男一女一陰一陽之道也兩陰則莫適爲主各自爲主而已陰陽交法道之合也有陰无陽則无益于合卒相背睽

而已彖凡此皆睽象也然睽豈終不可合哉以卦德言之內既兌說而外又附麗于離明說則人情不暢明則義空坐照皆能合睽者也以卦變言之柔進而上行以居尊位得上卦之中而應乎二之剛此專指六五一爻言盖无乘乎柔主也而獨稱居外體者每稱焉乾下離上曰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艮下離上曰旅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離下離上曰離曰柔麗乎中正故亨震下離上曰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坤下離上曰晉曰柔進而上行兌下離上曰睽巽下離上曰鼎皆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坎下離上曰未濟猶曰柔得中也離爲日君象在外體下雖不正而貴之也本卦兌主亦有應然吉不及離者以五居尊位而得中道故也夫柔能勝剛弱能制強下卦睽以上卦柔中皆以小心行柔道者睽之所謂小事吉者正耳要之事固有貴于小理則通其至大論睽言之天高地下其體睽矣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禮之男女異質其形睽

矣而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其相求之志則通也此主陰陽相應言本卦中若五與二二與上應是也以天地況男女非對言也雖然陽之應陰陰之應陽皆曰常理若夫天下之大羣生之衆實紛萬殊而其事有可相類者則如以陰應陰以陽應陽蓋彼此同德亦各從其類也在卦中若四與初應是也夫如是則天下亦无不可合之睽矣无心強同而聽其自合小其事非小其道處睽之時有睽之用此聖人所爲善用易與楊廷秀云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兩不可吉則无爲貴易矣盖之說離乎睽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陽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窮則通也

○象傳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蘇見同乎時而貴

上流下睽爲則同而異之象也黃公紹人惟喜同而惡異是以爲睽蔽溪者未必旅惡者未必狠從我而來者未必忠拒我而逸者未必貳以其與我而拾之非從我者皆吾疾也予謂人苟知睽之不得不睽若是必同睽并善事然有當睽者二女同居同也其志不同行異也此人道之當然可以得同而異之旨同人之類族辨物也因同而貴異睽之以同而異也因異而貴異者猶候有言違覆而得中是專无睽得金玉也睽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象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其旨以論睽者曲至

矣

○繫辭下傳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解見本傳

䷥初九悔亡喪息浪反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為來濟初與四蔽塞藏則成睽空其悔矣然自處得正无求于外四實睽矣非我睽四也故悔可亡四互坎為亟心之馬初動而下四動而上舍我而去者喪馬之象然彼故與我同德德无應與姑聽其去勢必自復宜爲覺體凡易中言勿者皆勿逐自復命鬻之六二變震亦勿逐七日得類濟六二變兑亦勿逐七日得是也四躬爲坎為盜惡人之象又互離持戈兵亦惡人之象四剛强不正既與初爲敵應又梗隔二五與三上之應卦之所以爲睽惟此一畫故謂之惡人三至四互離爲目在初之外而接乎四乃惡人來前而爲我見非我欲往見之也卦名睽有目不相視之象今我日常見之不與之絶疾之不已甚故免于咎是其秘也去而弗追靜以俟之其既也來而弗拒遜以接之泊然若不見其睽者此其所爲攝元夫與夫惟不見其睽而後睽可合善處睽者斯其最矣兑澤不流變而坎則流象此亦睽而合喪馬自復之象

○象傳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兩乖向可以合而剛必不合合則早者空

爲于四既爲三五所不容窮而來歸初不之受適招其怨嫉之咎耳惟不以避爲避而以見爲避則能化惡人而爲善人如陸機感悟周處是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變震爲衢互體離變艮二五三四皆不同位卦睽

此承睽然睽未有不求其黨者主謂閭之出門同遇不期而遇是也主謂五五爲上卦主故曰主巷謂里云巷中道也應交離中虛有巷象本交變震爲大塗互變艮爲徑路亦巷象二五本自正應然當睽之時事勢所格或難正合忽于意外相值偶爾契合遂定一德之交者古人或以釣磯遘或以扣角感則遇巷之說也蒙十一聲不使二欠發五則見主于其室五欠發二則見主于其門所以相遇于巷者皆有疑也何疑也疑四之爲寇也然而猶可以无咎者皆未失相從之道也初九傳云與四比近納約自牖睽二與五遇主于巷當其所避之正也欲乘之時不得不委曲相求如此交言无咎者當睽之時也變卦爲噬嗑噬嗑之爲間者唯四噬而得合遇主可知

○象傳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不其正應非在已凡求合而得求合

云辭道心行之无非道者乃天道之變化也奇遇於寫卒爲人心爲利心爲失道矣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 説文作觢云角一俯一仰鄭玄本作挈云牛角皆踊曰挈劉獻本及虞文解張鄭子夏本作掣傳云一角仰也荀氏本作觭 其人天且劓 説文作劓王肅本作鼻 无初有終 變乾爲大有互體離變剝象變爲乾乃物近而不相得則凶

六三居下卦之終配在上九而過于九四九四其寇也未達于配而噬于寇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而交震變二體互爲目故能見爲輿爲曳爲牛曳六三之輿者九四也牛所以爲車輿既曳則牛如被人手之控制而不得前曰掣者興掣之也以中交離牛之引車車本在牛後今三四五之坎與猶前于車

牛之三四之體牛反却于後是與牧曳而牛掣不行之象也言欲三就已故曳其輿而掣其牛三以柔險之德當和説之極力无能如之何也然三者上之配也言欲奪三而上肯容之乎故有其人天且劓之象兑人指四也四爲人位天指上也上爲天位舊解天曰剃額也又曰髡首也説文天字以篆文天與而相似當作而謂剃須也今皆不取劓割鼻也言上九從天上來割九四之鼻也所以取象爲劓者兑爲鼻四體離變艮下畫是鼻之下體不具文離爲戈兵以戈兵施于不全具之鼻是劓象也始見輿曳牛掣卦四方與巳爲難而已不得應上故无初終而四爲上劓則爲我之寇者除矣初雖睽而終得合故有終所以然者以三四本正應故也封變大有亦有順天遇合之象

○象傳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六三與九四爲鄰所以有輿曳之厄者處位不當也遇剛謂遇上九陰陽正應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

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變艮爲止互體離變爲約象坎

變爭无應獨處五自應二三與己睽故曰睽孤也初亦无應特立同處體下同志者也四爲莫時頹而自託焉故曰遇元夫也九四以剛居柔不正故謂之厲人有九以剛居剛得正故謂之元夫元善也惡之反也四陰位初陽位故四亦以初爲夫交孚者言四以其孚信與初九交也約象坎爲孚居中畫有孚象當睽未應獨之時阻三五往來之路則非惡人矣夫志同者相應豈不事而俛首以求初則非惡人也已乃舍三也道同者相救也二陽既志同道同矣即非偶得不可爲偶與曰厲无咎者未遇之時失位而孤安不免于厲也遇則彼得所依此得所助又何咎變艮爲止各止其所亦不復與三五爭矣

○象傳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兩窮而後相遇同道相信志願可行故曰

處危厲而无咎也李宏甫云二陽原非偶者乃不覺其偶合之者是睽之道又可得而盡合之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變乾爲履約象變艮處不當位宜

有悔矣得中應則故悔亡厥宗謂四以與五同體故見人之稱宗亦爾所指六三也三四五體兌爲口陰爻故以膚爲譬言柔脆也睽二變即噬嗑故有噬膚象噬三者四也五亦陰體四噬三而不難噬五者居尊位非三所敢噬也蘇子瞻云六五之所以疑而不適二者疑四之爲寇也故告之曰四已噬三矣夫既已噬三則不暇寇我我往從二何咎之有凡之上稱往此以之下稱往者大動而上澤動而下所以爲睽若不往下則睽何繇得合乎抑君必求賢而後賢從之五固當先往聖人權其疑而阻也故決之曰言得亡故不取變卦之義

○象傳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厥宗既噬膚矣往則有陰陽相合之慶益決之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吐活反之弧古本一作壺京房馬鄭王肅翟子玄虞翻李鼎祚本皆作壺虞翻云壺酒器也兌爲口離爲大腹大腹有口坎酒在中壺之象也之應歷險以與兌後說之壺也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變震爲歸妹已居睽極處澤虞睽之甚也處睽其之地自陷明之甚睽變爲

狠明變爲寒故睽有應在下與九四異亦自猜狠以至于孤也見豕負塗以下皆指三也離爲目故能見中交坎故三皆取坎象上與三爲應而疑之與四比也故見若豕負塗其坎爲豕坎下陰畫水旁土也坎三是也坎中陽畫地中水也九四是也水土相合爲塗豕居坎中負塗象也又見若載鬼一車豈爲與故象輿又爲隱伏故象鬼二與輿之下畫上畫四于輿中坎月之魄爲鬼一車者指九四一畫陽實之

若无瀆車中也又見若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焉坎爲弓弧爲弧張故張弧見其張也既疑其從四而射我從爲弧說故說弧見其說也既又疑其許四而何我也凡此皆實有其三與四爲比所无比則之疑也疑上而明之遇故生疑忽然而悟三非我之寇乃我之婚媾也故爲寇故稱寇三上正應故稱婚媾往遇雨陰吉于上吉往者下往也意與六五之往同雨亦坎象上往來三下歷五歷四而應初五既應二不爲三上之援則陰陽和而爲雨上於是得其應矣故吉變震爲歸妹男悅女女從男婚媾象也

○象傳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亡失去也三者上之正應四之寇

于前故上見三疑其爲四所據四既應初剛二五三上皆得其應而上九所謂負塗載鬼張弧說弧之羣疑皆可以釋然矣猜之疑竊鐵者然始其人无非竊鐵也而終其人无復竊鐵也蓋坐剛明太過以至于疑猶幸有剛明五釋其疑也索猜則終无釋已

第五對

蹇䷦解

●雜卦傳曰解緩也蹇難也解二坎陷在內震出險外故曰解己解則緩蹇五坎險在外艮止險內故曰蹇方蹇則難互覈二卦則二男合也陽置之上經爲屯蒙已蒙其生出之序則陽自下與進而上蹇解其難散之辭卯長幼尊卑之分散然忠坎上行爲雲解雲下降而全震木始出爲泉蹇泉沛發木全也象化後蹇解感遇則二經於天人各有主也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蹇說文云跛也從足寒省聲爲卦坎上艮下有險在前止而不進猶跛者之艱於行也故名爲蹇西南坤位平易地也東北艮位峻阻地

也窒于前輪云蹇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舊說義本卦坎艮二方言之以坎亦居北然據彖傳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所謂得中既指上卦九五言則不利東北其道窮也爲專指下卦可知矣以內艮爲主艮體實據東北歸對西南所據在此所向在後利西南之象也反其所向必選其所處不利東北之象也坤象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可與此對看坤卦之象有西南而无東北經卦之象有東北而无西南有之爲卦用虛之爲卦主自虛其東北之體者以爲主蹇虛其西南之平易者以爲主同一東北而所處美惡不同此蹇道之屢遷者又按後天西南東北皆土維故取互藏之意非他卦比也其所以利西南而不利東北者何也向往之意也西南平易衆之所歸下卦艮艮以止爲德者也止而不進則常在險中何能適乎平易乎蓋此卦之義全在於往故深著艮止之不利而卽繼之曰利見大人也大人指九五九爲天五爲人位九五剛健中正身處險中不擇止而安身於險亂反止之才者收攝大人率而交以見

大人者九三也自三至五互離爲見卦所重在五三兩爻以其爲上下卦之主而又所處皆得其正位君臣同心何蹇不濟故吉六爻皆變爲火澤睽上坎下爲蹇

●序卦傳曰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蔡介夫云屯蹇皆爲難義但屯者方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也乖必有難人情釁乖釁必至相戕賊而難作矣

●彖傳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蹇見難進之象故曰蹇難也何以難險在前也坎之德爲險居卦之前不可前進此以外卦言

也然艮止在後則其險不冒前而進智孰如之此以內卦言也中爻有離故曰見險蹇卦於蒙反而義與蒙合蒙貞坎內險外止則中存明而蒙蹇貞艮見險能止則中光明而智知險在前乾恒易知故險而不陷也蹇險在前但焉實光明故見險而能止也然曰知矣哉非徒贊其能止實取其有經變俟時之意焉蹇者以止爲尚濟蹇者以往爲尚險之所謂利西南不利東北皆言往也聖賢當天下之蹇不容坐視惟其勢不可行則止而不往若機會可乘借其身而不往也稱西南者見危而也能盡往五而居上卦之中亦以坎險爲可畏而以其身入污濁考有出險之望彼西南何遠之有或云坎本身所處得中者得坤卦之中也亦通蔡子虛云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已焉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也故謂之大人而能變諸者戒九三也九三上而不進則何時出險故曰其道窮也其惟三五則心共濟而後可出爲大人三則見之三五同功五九多功故往有功也重在

往守二五皆卦主陽剛當位其餘若二若四若上
亦皆當位獨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皆正
邦象也邦正則不終于蹇矣夫六爻无不得心其
濟者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皆相救所以能出蹇
也處蹇之時而有濟蹇之略其大如是坎險蹇皆
非順境夫子以爲難此時亦有可用者故皆稱贊
之、

○象傳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之峻阻上復
有水曲折而多艱阻行者難之蹇之象也君子體
之以自反于身而增修其德行有不得者皆反求
諸己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何蹇之有
反身自艮取象陽止于外而回顧其內象反身修
德自坎取象陽在於中而坎
水常流象中心修爲之不息、

䷦初六往蹇來譽 變離爲既濟上六非濟蹇之才故非濟蹇之位而无應援往則滯

蹇於險而蹇聚難行之不往而來則有見險能止之美
此蹇中言來者皆就本爻言謂來而止于本爻也
往之謂初六主陰最在其上最先獨見前識直
待之所謂智也變離爲明故能見幾而止若此

○象傳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言是來也非既往而復還也即不往而待
之耳然亦以時宜姑待而待其不妄往
非反其不往也所待者何待四之連三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變巽爲井互體坎巽是五指五二與五應
故稱王臣諸爻皆蹇往而善來六二在艮體之中亦
非上進者也外卦坎主之大蹇也互卦亦坎臣之蹇
蹇也蹇蹇者蹇于蹇也卦合險止二義名蹇上蹇字
是止義下蹇字是險義二雖中正然以陰柔之才豈
易勝濟蹇之任不得不蹇于蹇其止而不行蓋害非
量力以俟其可非爲誅身之故而避禍也大抵補充
五濟蹇者非九三不能古說皆以二爲志匡王室不
有其身者理亦无害然非命卦成爻之意也且爲其

吳以事君而无易志此
其所以不能爲王臣與

○象傳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當蹇而蹇以待時耳非弃往之全無
保妻子者故曰終
无尤也尤過也、

䷦九三往蹇來反 鄭京陸王弼本作正○變坤爲比互體坎變坤爲剝象離變艮三
最近坎往則蹇陂難行故曰往蹇者來而止于本
爻也反謂反而向內言比二也蓋爻惟三有剛實之
才可以濟蹇但與五非比非應惟反而就二則可與
同往而濟蹇二本忠貞之臣固思得剛明之才以共
事三不知止而冒險以自危則二何恃焉此所
爲亟其反也卦變比來反者親比于人之象

○象傳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指二也卦畫從下而上二三相比
二居內三居外若上六之志在內則謂內卦應爻
也反者喜辭春秋書季子來歸以其爲國人所喜

也三爲二所倚故曰內喜四以比三而來連上以
應三三而來碩則以三爲下卦之主才足濟蹇故也

䷦六四往蹇來連 變兌爲咸互體坎變兌爲歸妹象離乾連宿連帶係連謂之連謂
連三與五也四雖居大臣之位然陰虛无應豈能濟
蹇且已至險中而獨往焉疏益蹇耳來而止于本位
連在下之三以合于在上之五相與戮力共濟時艱
所云之功即四之功也四介于二陽之間處近君之
位有引賢之責三五之合非四其誰連之鄭玄云
連成泰管仲之來者鮑叔也連稱公子產之交者子
皮也變兌爲麗澤卦變
咸陰陽相感求來連象、

○象傳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陽爲實陰爲虛易言遠實失實皆指
陽言四雖當位而陰虛三五俱
當位而陽實是四所以連之也、

䷦九五大蹇朋來 變坤爲謙象離變震陽陷坎中大者蹇也故曰大蹇或云五

君位在蹇難之中非一身一家之蹇而天下之蹇是大蹇也亦通陰指三以剛德救拯陽三與五同功異位者也上六來碩應乎三若也六四來連比乎三者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蹇然三與五非其應惟六二爲五之應乃相與同其患難者二既來反而合乎三以應五則諸爻亦皆相應陽陰三爻來以其濟蹇蹇諸爻之來皆繫于九三之來故但曰朋來也曰來者亦就本爻言但就爻之來自來也此爻之來則從來也夫禍亂之作天所以啓聖人也是使是處蹇之道猶因便是處因之道九五德正而位尊立乎救險之中所謂遺大投艱也爲方有罪罪在朕躬故身天下之責自能得天下之心朋來其所自致耳于此而又何蹇之不濟乎東北而就西南可計日須也愚曰坤爲衆朋衆卦變于應謙恩應故克致朋來以濟蹇

象傳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中節者前此當因之時尙當有待此則善類歸心可以有爲若失此幾會又更難著力矣曰中節者不先不後恰當機宜之謂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變巽爲寡往者對來之辭上无所往以不來爲往猶初无所來以不往爲來也處蹇之極體猶在蹇苟不思濟蹇之術強欲延之于蹇外吉何行如之蹇不可解矣亦惟于蹇中求濟而後可測有內外卦之主爻在碩大也大謂陽指九三也來碩者吉來而安于本位所有碩大之德也大人即九五也象辭云利見大人原主九三言爻以歸之上六何也二比五應上之利見與隨二而利見也蓋共才柔本不足濟蹇惟內惠九三碩大之陽與之共協力以佐五則可以出蹇爻至上六蹇極會通此其所以獨得吉也與爲異處險而能晏乎賢之象

象傳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內指九三對外卦而言則曰內貴指九五對下踐而言則曰貴象傳別言之本貞以上六來碩謂來就五則與見大人爲捷語矣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說文云解判也从刀判牛角會意爲卦坎下震上當動于上而降于下則鬱結解人動乎險之外則險難解也解之利西南者何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艮爲北方之卦震爲東方之卦雖東北而往西南則陰陽相濟難所以解也蹇解象皆言利西南而取象各異蹇取艮東北與坤西南贍對故于利西南下足之曰不利東北利見大人大人指五中爻明乎東北不兼蹇言也若屬下坎上坎一北一東則坎所贍對者乃南方之離坎所贍對者乃西方之兌蒸當就震以西南屬乎殊未是但言利西南不言不利東北明是取陰陽相濟之意故下文云无所往其來復吉乃主蹇而言有攸往夙吉乃主貞而言亦未害以東北爲不利也愚案書云解

甲坼亡陽生衆中爲戊土主生萬物出于震震相重便是生信之已乎故坼革已日一陰生離中爲已土主成萬物成于兌兌離相重便是成信之已乎故革叢于云北方之中內產陽而物始動于下南方之中內萌陰而物始養于上動于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西方和南方之所養起之不主于和之所不能生長之不主于和之所不能成此皆可以朋西南東北之義蹇難方解否結方釋先以安人心爲務是故時當无事則宜退守其靜來復本位不必他有所往但坐鎭之而已若九二之得黃矢是也時當有事則惟速用其權及早圖之勿使滋蔓亦去其泰甚而已若九四之財隼于高墉是也夙早朝也震初陽爲象卦以二四爲解之主以去小人爲解之功夫天下多事甚國外患猶然並作此亂之形也而小人用事則亂之本也漢唐之禍不能於賣宋而始于閹宦之擅權宋之禍不移于勇夫而起于王呂之新法漸去小人非解之第一義哉雖

然所以處之者亦自有要非未形而源文以辨之則彼之解直須有首而殊速以盡之則我之事済名為解蹇通難耳若因西宜夫之世不去至解始主之而天下成既其艱何也夫之不去以西南之界有未形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也夫下之所以艱難考以所當其罪又當其時所謂有攸往夙吉也消于四西去而蹇之事止矣唯用上之使管叔而誅管叔亦然

易傳謂解者緩也而程傳亦以赦過宥罪為言今觀爻曰獲狐曰解拇曰射隼皆非解緩赦宥之義也謹知所去者止于天下之大害而其小者皆有解網湯罪與之更始有持大體而不尚煩苛之意焉此非剛柔並濟者不能所謂利西南者此也夫惟有西南之意以居之故東北亦利于所以兩贊其吉與六爻皆變為風火家人故上震下為也●

● 序卦傳曰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以緩訓解者險難解釋物情舒緩故為解也然緩自是解難之道晉人謂天下事皆因於後錯了真了事人語謂以寬處為務寧守逸曰治亂民猶治亂繩此緩而解之効也象言无所往其來復吉亦緩意也有來復之緩然後有攸往之夙

● 彖傳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眾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蹇險在內震動在外不動則不能出險動而出乎險之外所以為解也以蹇難之解者蹇之反也以卦觀之解者也之反也蹇者蹇難之方興解則難之已散蹇之上于險于上不知屯之動于險中也之動于險外也夫不若解之勢于險外則利西南往得眾者所謂寬則得眾也坤為眾是西南與坤聚于中故有之得其來復吉則以其不往西南而九二來居下卦

之中也所謂不大聲色而措安于无事之天者也有攸往夙吉者主九四言以為震主動而往有功稱夙解難貴速時之既至則當如發幾赴往有功所謂赦者有功也天地解以下解之象也評其旨蓋當專于往有功言卦畫從下而上自坎之北而順行以入于震之東生機漸動雷雨交作而南而西皆歸此往所以為解者蹇則无此象但止于艮之東北而已此二卦之異也震為雷坎為雨天地之氣冬而閉塞立春以後雨水驚蟄之節閉塞者解散將雨出于天雷出于地與也雷雨作者氣之解也萬為蕃鮮其為堅多心之木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故百果草木皆甲拆也甲者孚也芽萌于殼種中拆則自甲分裂而出者空為由坎雷雨作而解蓮象草穿地而未申解則皆甲拆形隨氣而解也夫雷雨之解也以破陰為功君子之解也亦以去小人為功斯時也盈天地間莫非陽氣之發舒不其大矣哉王韓云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于解之名无有幽隱之不曰義

● 象傳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震雷坎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為解夫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之有赦宥也衆澤之宥寬之赦過者眚災肆赦也宥罪者罪疑惟輕也承乎不赦赦宥使民生悖心亂後必雪冤咸與民更始此亦解緩之意也

䷧ 初六无咎 變兌為解蹇方初解柔君在上于下之最可慮者莫若小人初三比是也但離其陰而陰柔微末以居下則惡未深承二則化易從當解之時君子方湯滌細故與之更始故无咎此亦九二之來復得中處也變兌為悅悅以承上亦无咎象

● 象傳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他卦貴應唯解不貴應以解乃分拆

君子小人不使同處之時也故初之无咎但取承二三不取應四傳明之曰剛柔之際謂初二四初陰即本傳天地際之際謂兩爻相交接處也義猶理也小人雖非解時所宜有然以陰下陽尚知安分故于義无咎若二之應五則爲以臣應君又當別論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變坤爲豫互體離 變艮二地位之上

田也卦凡四陰而五居君位不與陰爲朋其三皆狐也爲狐務之象狐是已上无其體以自三至五肖狐故亦稱狐亦猶五之指上爲寇盜謂其肖其象故也天下之難率自宵人始欲解天下之難者必有以處宵人然後可然非柔者所能辦以其濡也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辦以其激也九二以陽居陰兼剛中之德果而不激用能審發酌書捷羣奸皆就我籠絡之中以靖亂源故有田獲三狐之象爲田爲弓至難爲矢爲戈兵變坤爲致役乎衆爲衆持弓矢戈兵靈田中田狩象也凡物不獲則兩失獲則兩得黃矢

所以取狐獲則黃矢亦返吾家故得黃矢黃矢象剛中直也直九二之德似之解陰之難不尚猛厲惟德化服之使之脩然而不爲難守此不變則不失於西南之意所謂其來復吉者此耳變則失應焉是秀云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象傳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二居中位而得中道此其所以可貞而獲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變巽爲恆互體離變 坤約象坎變兌兌爲毀

止爲負擔荷義似未盡吉有以負販而服御相者言謂辱人職行甚盡竊背以逃者也六三上承乎四以陰柔附之而因竊其所有猶盜寇盜負之象也所謂上慢也下乘九二而據有其所乘之車載又爲與乘之象也所謂下暴也夫以竊負之人而乘君子之器處非其據必有起而劫奪之者故致寇至寇指上六也上六與三敵應兩心相猜也夫君子之去小人雖爭如虎而不失和氣也小人則不務一意心相反面不相讓或奪或代何暇於君子當解之時小人亦託之於解而其黨皆其寇也是矣惟爲自取之耳若貞固守此而不知變養抑甚矣是其本狀而爲高亦負且乘象

●象傳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上則慢下則暴二可醜之甚矣指三也戎即致寇也誰咎者言我之咎非人之咎與同人節又誰咎也異

●繫辭上傳曰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

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居下之上而竊其有是上慢也乘二之上而奪其處是下暴也奪之名不正而伐則正以伐之名與盜猶曰盜之罪濟乎云爾

☳☵九四解而拇 荀爽本作母 朋至斯孚 變坤爲師互體 坎變震約象坎

變逢曰去小人之卦也身推二四兩陽爻皆任解之責者而主實介處于其間二雖能以黃矢獲之而猶應四與之雖也故爲告四之辭曰必解汝之拇而與朋相孚則可也汝也推足大指也拇爲足拇居足下三比于四而居其下拇之象也若舊訓依咸初爻例以初爲拇則雖四應然在下體无能爲難四所當

當不在此也謂九二也二與五同功皆有陽剛之德故曰思猶言之言朋來亦以二與五同德故也九四爲震體之初居近君之位爲陰近比之小人而不能陽君子之朋雖至彼必將拇其相嗣之術其與與陽力而解天下之難乎下卦坎本爻互體亦坎有兩相字來之二四變皆爲西南得陽位亦象之所謂利西南者耶、

●象傳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不幸而與三比是所處者未當位也故有解而拇之戒耳解則朋亦孚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五變爲困象坎變巽爲繩君指二陽小人指三陰五與三陰本朋也安能解陰幸二爲五之應四爲五之比皆剛陽之德五必與之相維係非誠委任則有以行解落陰黨之謀而去約象變巽爲繩維之象也正氣盈彰則陰邪退聽在

心然一辭所甚深宰能若于此意者有孚于小人域泰身而退矣約象坎故曰孚也尤其少時識亡匿死更不敢不孚如武爲天子而敬謁陽公主之請而資畫宣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得所道也即夫人處世事无故交親知而一旅事權當以義裁彼亦必當松諒以慮其不蒲而裁之雖遂相引以爲哀哉變完有君臣相說之象、

●象傳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惟君子方能解小人蓋先明正大有以服其心故解之而即退耳然則人主欲登皇路于清夷而不與君子相維繫焉奚可哉

䷧上六公用射食亦反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變離爲隼此亦三狐之一也初微弱无足數三爲負乘僭竊位之流耳至上則又變爲高飛之隼益小人之錯節盤根鷙悍而難去者所謂有攸往夙吉正此爻也或謂九四爲長子公侯之象或云三四互坎爲三爻坎又爲弓又互離爲矢居下卦之下射上之象也隼鷙鳥也鷙鳥之搏噬不能无失惟隼爲有準每發必中發無爲飛鳥 上爲天位象鳥之飛而戾天者詩也高墉者王宮之墻也變離外圍中空墉象近于六五之君高墉象也故春秋上六亦曰或獲之者獲其隼也集外傳云上柔化剛爲矢之鏃矢發于九四之手而達于上六之翼禽畫化剛脫以矢鏃之實貫鳥翼之虛而獲之也隼棲于山林人皆得而射之惟棲于王宮高墉之上則如城狐社鼠有所憑依人不敢射矣此益泰極之類初之一陰最在下九二解之甚易上之一陰最在上九四解之甚難故於卦終而後能獲之也隼一獲而陰柔之難已盡解之矣又何所不利哉此爻震動之終故繫辭謂其待時而動也

●象傳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悖亂之極者也射至解終而未解者之所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夫解之爲道亦曰去其泰甚者而已一切赦過宥罪之意俱于言外可見、

●繫辭下傳曰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其人指九四也時當解極所謂待時而動也又不言時而孔子發待時之義深矣

第六對、

損䷨

●雜卦傳曰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之道患于上往而樂于下來下覺

而上爲陽之盛也損三之陽而益上之陰故爲損下坤而上乾陽之衰也損四之陽而益初之陰故爲益方盛而損生方衰而益生故云損益盛衰之始皆以陽言之也不然則陽之損陰之益陽之貧陰之損矣釋焉抑有說則損所當損不足則益所當益故損卦不損二與初而損三益卦不益三與二而益初五所以損其盈而益其本也聚于用元始盛者損衰而益者也始衰者損盛而損者也故損益盛衰之始也如貧賤者得百金之資九品之祿則自爲康泰衰中得益者也富貴者減百金之資降一品之祿則自爲衰蓋盛中得損者也勢相形耳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又推論毋引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以人事論之損下益上非元益于君究將君民交受其損安得非損損上益下非元損于君究將君民交受其益安得非益益乎云益諸疊

上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時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乎下以奉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鄧汝楫云損益其艮巽之交耶咸恆損益其艮兌震巽之交耶咸艮合兌易置之爲損爲恆合震巽合震易置之爲益爲震合巽蓋下經四主卦之交也而二長二少交而未始殽也乃成易而觀爲恆損易而觀爲益則一體之變易交易已著矣於是益說否泰故乾坤後更十卦而天地交咸恆後更十卦而損益見而天人之大用在焉以是爲二經之運是故天下乎地君下乎臣斯上下交通而泰上下不交乎否矣損天下也損君益民斯上下交當而益損下益上乎損矣積本泰以損下益上而損否從胎焉至本否以損上益下而益泰其道乎故損益者乾坤之往來否泰之大始天人乘除盈虛之大紀也而世道降升由之矣咸山澤通氣以致用損山上澤下其體也物有體此有損山殺夜澤流惡以形用損矣恆風雷相守以立體恆風雷交益其用也體有恆此有益雷動風撓以神用益

矣長男下女其人道之變乎情之性也從之則舜心知之欲而損恆夫先婦其人道之綱乎性之分也故之則正天地之性而益而咸損恆益之變也極也反之身誠言連心之德通於虛也不益不壹
一德欲窒懲損之又損致虛之以復其爲咸恆言又心之德發於實也不益不實遠善改過益之又益充實矣而成其爲恆心夫而道乎至矣盡心之德化而知哉致益遠損以爲學據夫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蜀才本作軌可用享說文云減也从手員聲凡陽爲有餘陰爲不足故損卦之損下益上其卦之損上益下皆主損陽益陰言繫于書云自陽爲陰謂之消自陰爲陽謂之息兌本乾也受坤之施而爲兌則損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爲艮則益上也唯益亦然則損未嘗不益益未嘗不損然其爲名則取一而

已何也曰君子務知遠者大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爲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爲自益也李子元云有下者民之象在上者君之象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生易者名之爲損益亦只乃所以損國故卦命名得寓至此以卦象觀之高下相形若浚此益彼遺齡登益振高岸爲谷又有益之而反損者浚創之政剝民以自封何以異此夫損下益上非善物也而勢有不得不損聖人於是爲說以開之曰有乎元吉先王建萬國立六尊此賦稅之始發以爲來君子无以治小人非小人无以養君子而爲之什一以致之非得已也此不得已之心著于天下而皆信之故人割其所安以赴其所信所以獲元吉之應者此耳老者生物之意而廣大之名也其吉也以元致之故謂之元吉然此不得已而取民之中亦必有定制存焉故又告之曰所以損上益下而无厲民之咎者惟在其某出入者爲經賦毋過于什一而桀毋二十取一而貊使中正之道可貞之永久而不變庶乎其抑有攸往也貞卽夏書厥賦貞之貞卦惟取三益

之謂之可貞益下卦初二皆陽實民之身家國珍案
三君卦末其供于公上者皆民之餘也民亦何新言
日丁而上無往三往益上故曰利有攸往乎謂六五之
以心言貞指上九以法言損之成卦在三上三之交
命卦取損下益上則三乃輸獻於上乃司宮吏者
而受其富有者六五也所以知有孚元吉指五者五
上得其半益故稱孚謂他爻无稱元吉者是以知其
指五也所以知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指上九者爻曰
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象辭合是以知其
指上也夫可貞之制既定矣于此而更有不得已者
焉將何所取用其則不得不加賦于常征之外草下
有二陽在向之留此一分于民亦可藉以少紓軍國
之急而第非其時則不敢輕用也損之留二簋之物
但以備用享之需自非用享可濫用此二簋于外國
內方為以盛稻粱者竟為食自祭至于夫象皆實
為竹簋盛二陽實為稻粱實于其之象享祀宴享皆
謂之享益明國有大祭祀大賓客則用之若大師大
役亦其類也舊解以簋用言殊无著落殊象傳與解

二爻辭曰明六爻皆變為澤山咸、

●序卦傳曰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緩不可一日廢必緩而後可舒然太緩緩則必有
弛失使弁常之緩運而不已則海內虛耗閭左騷
然矣故受之以損損之為卦言損下也緩必有所
失一句深可玩味曾作陽自今日承平漸崇之而
徵爆作曰臣上其書未上其人夫厚于味者薄于
德逸于樂者反于憂樂而息則失時老而懈則无
名臣乃今將為君兜之過戮著鼠令馬最之為其
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符也此緩而失之戒也

●彖傳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
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故陽

之有餘以補陰之不足是以上行為其道者止遒
者當然而然之謂以下奉上理之當然故六三之
損不為損也損而有孚是以元吉而一字意義
確如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所以无咎利往之理
傳于可貞故不假設辭也二簋應有時言下以二
簋為上自有其時益專為用享而設不然毋輕用
此二簋為也故又申言其理曰大凡損剛益柔有
時剛而過則當損柔而過亦當益然損彼之
剛益此之柔亦因其時耳損三益上乃可貞之道
不得不損者也若夫損初二益四五惟以備用享
之需非其時則不輕損者也夫惟損之于當損之
時庶乎不得已之心為天下所共諒耳與時偕行
或與二簋應有時損應此一
段專釋象文曷之用二句

●象傳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深下增高損之
象也君子觀損之象以損于己人之最難制者惟
忿與欲所當損者亦惟忿與欲懲忿以內卦言艮

體陽剛而多忿上六下而成艮說則其忿消而
不成所謂懲也窒欲以外卦言坤體陰柔媚而多
欲九三上而成艮止則其欲遏而不流所謂窒也
此損之義修德之要也懲忿窒欲皆非强制要在心源
上理會有體認而養工夫主仰安云懲窒禁于未
發之象比正克己心學知所專于不遠復懲忿工
夫來不貳過從
窒欲工夫來

●雜卦傳曰損德之修也也 後治 又曰損先難而
後易 方其忿之窒之是先難也究至于无忿之可
懲无欲之可窒是後易也主仰安所謂懲心
忿窒心欲皆禁于
未發之乘是也 又曰損以遠害 害指忿與欲

☰ 初九已 本作巳 事遄 遄本作顓 往无咎酌損之 變
為蒙下卦之當損者惟六三一爻所謂惟正之供也
初九九二當損者也然國家或有大不可已之

殺苟從容則至以討永寧故嘗然外之征爲已事而設者原其心非欲厲民以爲不如是則不可已之事將未有已也故九與六四爲應四既已有疾象則不速往故用疾无時已速往爲用力者而欲效孚故无咎四言損其疾使遄有喜正與此應然下民雖切于急公而爲人上者亦當節量損之以其非唯正之供故也此即象所謂二簋可用享者下體兌悅以應上變坎爲險內險外止則不能出險矣故宜遄往

●象傳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通謂六四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欲遄往應之使遄有喜爲其志之相合爲何如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變爲頤互體坤震中孚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然而下不可以无貞也以損之道爲上行而孚不可貞則過矣故損有可貞之道九二是也皆貞而不往則无上下皆往而不貞則无下悉按其實守其正貞也征者不守其正而往以媚上也九二與

六五爲應悅體損從變震躁動悅而躁動必曲意媚上六五而世進美援搏者六損六五之德多矣且六五弄未富者也故戒以貞則利而征則凶夫當是時上之富益也甚勤而下不可以虛其室財將何以益之上要第以弗損之爲益之凡生財之道不在於財而在於政事无政事則財用不足修其政事而下之損无歎下上之益有正山象上所謂以義爲利者非夫人生茹草飲水爲匹夫之諒也貞者爲吉賦斂之役乎貴者无往而不貞也何憂乎其天下自有弗損之益不謂損之時而无君民兩益之道也以二簋用享之意推之初二皆當損者然初曰酌損二竟曰弗損何也初以剛居剛陽實有餘二以剛居柔僅足自身而已非甚優裕也且君子用其一不幾其二損二而益上以初已而其二矣更損及于二不幾盡用其二乎故雖分別言之曰不得已而用之而終有不忍盡用者存聖人仁民之意於此可見

●象傳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二五相應上下卦之中也五受下之益初无求多于下之心二之貞守其中而不過非徒自貞其身亦能深體乎九五之志者故曰中以爲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變爲大畜互體震兌是卦象卦本義坤震所謂損剛益柔有孚損三益九言也三本乾之二陽與初九九二同行者也乃損而爲陰以益上是二人行損一人也九二上而爲上則上六下而爲三於是乎剛柔偶合以相調是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損非害也益非貴也陽不得陰不成陰不得陽不生陽往陰來上下相與天地之大義也卦以損下益上命名吉下卦象民上卦象君義上下卦而觀疑君民不相屬矣惟三上相易則民始知有君而君始知有民亦猶之絪縕構精之意也三人故以人取象互震大塗故有行象互變兌爲朋友故有友象

●象傳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下卦上卦名爲損然內體三畫俱陽則疑于无陰外體三畫俱陰則疑于无陽也一行上則比偶之象益著而疑亦極云大哉乎兩以致一天下無兩而莫能違也自兩以來一而再兩以此一而更足兩以布一而行乎兩以端拱而恭然壯從從爲牛其風施于命無交交唯嘻臣虛堂形行景從大之而天地和同聽協夷故兩以致一物三爲則疑能无損乎程戶外二履言爲乃入母往參爲雜坐雜之竟非大哉易一本體幹部終日言不能乎是程終夜思手舞足蹈者以也夫

●繫辭下傳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爲物不二故曰致一張子云兌二索得女坤道之所成也

三索得男乾道之所成所以有天地絪縕男女搆精之象焉翼傳云下乾上坤陰陽皆患今請三上二爻相易而後爲兩相與故益下體三陽无陰上體三陰无陽疑于不相交者今一陽既行而之上一陰既來而之下其相交之象益明而初與四二與五不待言矣故孔子以天地絪縕男女搆精釋之

☶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變離爲離互體變爲坎約象坤變爲艮

陰陽不平則疾生四以陰居陰所躁疾也互變爲坎坎爲心病疾之象也遄卽初遄往之遄四雖有疾然幸與初陰陽相應初不憚損下遄往而已其疾故使卽篤有喜也先疾而後乎雖疾不害又何咎焉書曰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言禍亂之來如人有疾必遂攻治之故不一勞不永逸不暫費不永寧此其所以酌損于欲而不獨陽與艮爲澤火焚山疾象得兌澤以濟之損疾象也

○象傳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无疾固可喜疾而能速損則復于无疾亦可喜也然所以能損疾者初九遄往之力也

☲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變巽爲離互變爲約象坤

變艮六五者受益之主而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益之或者我不命其所從來之辭也損三益上非益及五也然上之有皆五之有五受三之益而非其正應也是謂或益之所謂十朋之龜卽上九也自二至上大象離離內柔外剛龜之象也龜皆有兩貝爲朋十者土之成數約象坤十之數也互坤爲田國邑外龜背象也云十朋者是其所獲之者也坤圖貴背古元龜甲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注云兩龜甲絲也漢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兩貝爲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又爾雅龜名十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

龍山龜澤龜水龜火龜弗克違者雖欲避之亦不可也以其不可避卻其非求也故元吉蓋有孚之焉也卦之稱損益者以貨賄言而貨賄可以多取乎象有爲以養其身賄也上爲虐以取下下无亂以損上所得无幾而喪失滋多唯无以益爲者天下舉然輸之不知其所自來是爲天下之大益損下益上者如是何惡乎其爲損也

卦變中孚正有孚象

○象傳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謂上九也損三以益上者也而五受其益故曰自上祐祐猶助也若求多于上九所助之外則六五不居也

☶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變坤爲□天富有四海六五之所固然也上九不過天子之主藏臣耳居上九于卦終亦內本外末之意弗損益之者言上九不必損己之有而自有以益其五也本卦九二亦曰弗損益之五受上之益而非損之自二也上取三益五而非出之自我也故二爻皆曰弗損然上九之所以益君而无咎者以其道可貞也故吉而利有攸往也成卦中孚取民有所損所謂貞利有攸往主上言四三往上而有所益故曰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者上九遇能安益之君爲得其所臣故盡推所有以益之不敢自有其家也三於上爲友故曰得友上于五爲臣故曰得臣書指三爲臣者非坤有臣象本交體艮爲門家象變坤爲國有國无家象傳云爲人臣者國爾忘家

○象傳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弗損之益其所以益五者皆五之所固有所謂可貞者也人謂陽爲上九也上羣以益君爲志而況不欲以損下爲志者至此而上九之志乃大得矣吉熟如之卦以損名似不美然六爻无貶辭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說文云饒也从水从皿皿益之意也按三之爲水卽水字形如三于皿上爲益所謂會意也爲卦震下巽上益卦本否卦本乾合兩而體是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故名爲益損卦則損下益上益卦則損上益下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易所謂明王之道志在惠下故取下謂之損與下謂之益是也利有攸往上與四相易言凡自內之外謂往自外之內稱來益卦損上益下則四先來而後初可往而依四爻言利用爲依遷國非利有攸往而何利涉大川以震巽二體言震木之陽也巽木之陰也帝出乎震齊乎巽是木道之行作事之陰夫能利天下者乃能天下以濟大事无不濟也故利涉大川傳言木道乃行是也卦无大川象惟全卦中虛象舟可以利涉與中孚同益六爻皆變爲雷風恆）

●序卦傳曰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下何 重刻）

必有以益之而後可荀子云義與利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故民不困財而貧窶者有所竄其手

●彖傳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下卦本坤坤柔爲民坤得震故民說无疆武取二三四互坤象民亦可爲上下下者陽自上體之四來初而下於下體二三之陰也其陽則之道爲大而成卦有離象之中虛則大而又有光也或間子不取卦變卦爲之說則損下益上謂上益下與其道上行自上下下之說豈不窮而云乎只此正所謂乾坤其易之縕者也大抵易只是乾坤兩卦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參一陰畫于乾卦中則爲艮離兌而其初質本乾也參一陽畫于坤卦中則爲震坎艮而其初質本坤也明此意則損卦原是上卑下從不謂之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不得爲益卦原是上乾下坤不謂之損上益下自上下下不得爲中正猶二五相應言益之爲義雖在四下來而初上往然實以九五陽剛中正爲益民之主之則承五之益以益民者也故利往則二五相應之志於斯大得故曰中正有慶彖于此云以者用木之道也震巽皆屬木雷動而風行故利涉大川益動而巽合二體言下有動象上能巽接則上之益下者未有窮已故曰日進无疆乾以一陽益坤而爲震坤以一陰息乾而爲巽乾上布施下資生合力而化物无不被之人君益下之道不過因天之時相地之利耕必發自內帑而謂之損也故曰其益无方凡益於時爲春夏正當天地施生雷雨益物之時聖人當此凡所以爲益之道有慶賞而无刑威故曰與時偕行）

●彖傳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皆有益于物必曰風雷者木火山澤雖能結聚萬物然其之動之然後能增長故歸之風雷也君子取象于此見善則遷之必如風之速有過則改之必如雷之迅則有勇之義蓋貴其疾也然何以能勇遷勇改也勇莫於初機也初之不審念過而後改焉則其反也不力象所以取象震巽者震一陽一陰之始生幾之微也又益卦初四相易亦有遷改之象程傳云遷善巽象巽在外於人之善見則遷之自外而益也改過震象震在內於己之過有則改之自內而益也王安中云自入而在內者）

出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有不易之義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成則謂之益有遷改之義不能體常不可與適變不能盡變不可以處常見此謂之見易知此謂之知通者于自立以達于權之義也然咸恒言曰與損對言益震春夏之令長養之時為遷為改皆以為善艮兌秋冬之令斂藏之時為懲為窒皆以去惡

◎繫辭下傳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解見本傳〉又曰益德之裕也〈裕者充積之謂〉又曰益長裕而不設〈善日遷過日改則損不善以益至善又益一善而為萬善如長日加益而人不知豈他假安設之力乎〉又曰益以興利〈理欲之在心利害兩分損一分欲便遠一分害益一分善便興一分利〉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變觀為益初九一爻乾所施於坤而成震者益元生物之能而主益下者也當四之木易上見下與育書之象震坤始交而決區野時宫為其貢雖斯時荷不能大有作為盡天下於久安長治之域後舉歃為之无及奚如均田正賦以厚天下之生建學飭紀以正天下之德設官分職以經天下之治寄兵設險以衛天下之寧皆是也陽為大震為作詳謹遠猷開天下以无疆之益必元吉而後咎可免前之古者之令尤篤之後當于時當于事求當于心元吉者大善之謂乃以功言非若諸爻以效言也今汝白云損卦不損二與初而必損三益卦不益三與二而必益初者損其益重培其本也〉

◎象傳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厚猶言重大也大作為之事厚事即爻辭所謂大作下民賤且愚彼不能自厚于所事非陽剛自上來大作而為之所則下何植焉故必元吉而後无咎卦之所謂損上益下正在此爻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變為中孚互體坤變巽損之六五為受益之主則天下之益皆歸之益之九五為益下之主初最居下象民二居初上而與初比乃為親民之責者益益之十朋之象指四益初也初為二之民益初即所以益二也故曰益之四非二應故曰或大象皆變故曰龜取象與損同夫十朋之龜大寶也若以之益二則二兼柔中之德或謙讓未遑今所益者初耳是以天下之大寶俱民生之公用乃九五益下之主所賜也二何能違之豈惟弗克違尤當永守此利民之根而不變以為萬世利乃吉也三五也有賢臣能為君親民如此王用之以享上帝所王且益受其吉抑非獨以祭祀言書不云乎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讒受尊上帝蓋帝臣不蔽是乃所以享帝也二與五中正相應故見用至其帝者生物之主與益之宗出震而齊巽者也二居震應巽實於此發享帝義二坤上也祭天蒞地而祭于卦震為主是互體坤當出地上為帝豫薦告于未大亨作樂主之享上帝之象變兌為悅亦有君臣相悅天心降格之象〉

◎象傳曰或益之自外來也〈自外者釋或字意以非正應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illegible]變為家人互體[illegible]此爻當[illegible]字主[illegible]所應者又立心勿恒之人故有凶象[illegible]事者言用此等事以益之也凶事如何得益如征伐凶事也然用之而亂可預遷徙凶事也然用之而生可厚皆是也故其爻云[illegible]必[illegible]又中爻變[illegible]陷其中也三本坤體今變為[illegible]必[illegible]故以凶言夫天下事有[illegible]益之者有逆而益之者益之用凶事〉

此逆而益之者也雖凶得益焉何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益進其始而言初四未易天地不通三處下卦之終而與四相比故欲益之至于四以象其之互體變艮有孚象也震爲大塗行象也在卦之中中行象也與復卦中行同告公者告四也四爲五等諸侯之位故曰公困權解其上六以圭四爲公卿此象也典桓圭公所執也按王肅本圭上有如字上卦本巽體爲王故有圭象言三致其孚信中道而行以告于公曰上之人其志我平康疾執圭而求以造福我民也望者公所自用非三用圭也此爻正與中行告公從相應變離爲明故能知凶事之爲益

○象傳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言固有以凶事爲益者必人知順之益而不知逆之益故解之云爾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變坤爲國互震坤爲衆互坤爲民

初象艮變坤而行告公者三也從之者四也今之大四即向之初六也今之初九即向之九四也向之九四欲從初之請而下於初則向之初六方遷得因是而進于四矣初木坤體坤爲國上遷于四遷國象也中爻互坤遷國而再立國象也依依五也以四依五是以柔附剛以弱附强得所依矣故曰利用爲依遷國遷國雖凶事然實益下之大者如木主遷國曰不以養人者害人殷民遷殷曰視民利用遷皆爲益下計也、、

○象傳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公而公即從之損其身以狥人此以益下爲志者也責九四下爲損九之辭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變艮象履初象

艮變有孚者象四也五與四比得坎卦故曰孚惠心故益下之心也四以益下爲心故三孚之五亦孚之三孚四故以用圭告四五亦應四故不必沒遷國問四也巽爲命變艮卦之象皆且爲止勿問之象五知四志在惠下推誠信任萌利于下聽其自爲之而不問如漢高帝溫諸錄倉是也下互受益无疆矣有吉如之末句有孚即六三有孚也我五自我也四能惠下爲三所孚信然所孚四之惠皆五之德則以五之能信任四故也卦變艮是能養賢以及萬民者九五當之、

○象傳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四之爻曰告公從五曰勿問之矣見五與四相應謂四從三之告而不必請五亦不必問也象傳於四曰以益志也於五則曰大得志也見四五皆以益下爲志五惟任四則大得其益下之志也大謂陽在卦之損上益下惟在四一爻故九五專倚重之云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變坎爲盜上九處非其位

言凶四相易而上居卦終頑然不動是自封其陽實而不肯益下者也夫損滿之報理所必然彼既不肯益人則人或將來擊彼矣三四五互艮爲手大象離爲戈兵手持戈兵擊之象也擊之者衆而不知其誰從來故曰莫益之或擊之也其下云稱衆人所同欲也擊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夫所以致凶禍如勢者則以上九之立心勿恆故耳既對謂爲近利市三倍上處巽極乃求益之甚者其又爲進退爲不果其究爲躁卦正所謂立心勿恆而好利者之常態也龔彖傳云夫恩巨存義則衆之所不違也求以有求則衆之所不欲也此立心弗恒者凶也或云巽以從雷爲恒雲以順震爲恒以風雷則不相與以剛柔則不相應立心如此恒義何有亦通變損則入于險亦擊而凶象、

○象傳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滿者狗已

而不益人之需求學傳云辟則爲天下僇辟[illegible]
也夫居上者以益下爲德而上九獨曰莫益之是
上九偏見不廣之辭也莫或自外而
擊之者至以怨者非一不待召也

㊀繫辭下傳曰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有君必有民有施必有報相須之理也所求于民者非而求之于己者寡矣夫雖與擊辟以二者並之也然貴以安其身易其心二句起安其交一句莽下傳云上者獨高之位下之所疾也而莫吾致擊者畏吾與也莫益則无與疾我或擊之或者物自外來而語不卸也

古周易訂詁卷五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自夬至鼎爲下經之中

夬䷪姤䷫ 兌巽包乾、

萃䷬升䷭ 兌巽包坤、

困䷮井䷯ 兌巽包坎、

革䷰鼎䷱ 兌巽包離、

凡八卦下經之中主交客來故乾坤坎離四客卦以次入于兌上巽下包括之內不及震艮者震艮陽也兌巽陰也下經易之陰體也蕭氏云兌巽爲下經之主猶乾坤爲上經之主其卦均其體乾自卦體而觀上經乾坤之體十二坎八震艮七離六兌巽四乾坤最尊也下經兌巽之體十二離十艮震九坎八乾坤四兌巽最貴也乾坤居上經其體十二兌巽在下經其體十二豈非兌巽與乾坤並乎此下經中一節之卦象所以有兌巽而无震艮也然上經乾坤最尊而乾又尊於坤下經兌巽最貴而兌又貴於巽何也先天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圖內太陽一象加一奇而爲乾加一偶而爲兌乾兌二卦實並立于太陽一象之上他卦不得並焉此乾兌所以能相敵體此乾所以爲上經之主兌獨能轉上經而爲下經而以其體居六十八體之最先而爲主也然不特下經之一節其體居先自上經後一節十二卦首之以夬一對已居其最先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觀卦序之象者思過半矣

第七對、

夬䷪姤

●雜卦傳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又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姤以一柔遇五剛當防其漸長以五剛決一柔當戾其終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君子長則小人憂小人以遣遇爲喜決去爲憂者也鄭汝諧云夬姤亦合與乾也下經之中貫與乾坤其稱終合爲夬姤主一陰之卦卽而夬主決陰姤主遇陰猶之乾遇主也爾夫易而觀爲歸作其無之无何而姤之間不容髮危乎危亦微乎微矣反之身莫危之微自克必盡曰夬決之也有不盡者兼姤故危其辭以慮終姤微之危自防必微曰姤駭之也二不戒者害矣故危其辭以謹始上經天道之而復見天地之心焉下經人道夬而姤嚴天人之介也賁且也下經主震艮巽兌遷大壯夬合震艮也夬姤乾合巽兌也四卦合而乾不復見經吁微達天難而五運之勝復正反濼其至矣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戶羔反內並同有厲告自邑不利卽戎利有攸往夬本作叏說文云分決也从又丨象決形徐鍇云工物也丨所以決之按工丨俱不成字是凡夫云爾雅肉勝好曰璧好勝肉曰環肉好一曰玦左傳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決古二器蓋環闕者玦工象環缺之形卽夬訓物者是也中叢有索然卽錯言所以決之者是也从又爲手以手持之也形兼事意加玉作玦韓詁也夬爲玦字害矣愚按夬玦同字說文無見經翼詁訓夬爲決左傳謂陽玦者決義既相合以象形類似若可信爲卦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消以爲夬三月之卦也高舉在上曰揚推播在前曰揚五爲君位乃王之居上在五前王之庭也二陰處五陽之上又且近五故曰揚于王庭按詩言在前上處也卦指五五實上比得決半羣故稱孚卦爻中

三獨字皆指上六兌爲口故稱號一陰在五陽之上處不自安孤立將亡而與五比故號呼以求援于五五爲夬主苟以狎昵之故信其號呼遂不察其中心之故而哀憐之勢有危道也小人失勢則爲哀乞憐于其所親厚之君子及稍得志則傾害君子不遺餘力君子豈可因其號呼而遂信之哉有厲者今雖未危常有危之漸也告自邑亦稱卽戎上六自告也兌口有告象夬卦本從坤變坤爲邑象陰消將盡僅存上六之一畫是邑削小幾于无象勢已孤援已絕泰上六討无復之象是告其同邑之人曰卽此景象宜可卽戎甚不敢與陽敵也乾金兌亦金兩金相薄有戎象是推九五不信其九之號故至此然尤在相于往而上進一決之則爲純乾矣他卦言利有攸往以攸言此言利有攸往以事言其傳言剛長乃終者云陽剛壯尚有一陰是剛長尚未終未可遽止故云利有攸往而決盡一陰剛長乃爲終焉否則九仞之山功虧一簣猶爲未終耳此卦以五爲卦主曰孚曰往皆指九五言六爻皆變爲山地剝卦者

徽云彖言利有攸往蓋欲其爲純乾言不利有攸往蓋不欲其爲純坤此亦崇陽抑陰之微意也上進下爲履

●序卦傳曰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流下既溢之餘槃于持滿之末益極必決此益與夬所以相受也

●雜卦傳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卽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彖爲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以二體言健德則不弱以容其惡推說則不暴以激其變總言決而和者言以健說相濟之道決去一陰也陽進至五僅存一陰尚未悖悖然遽去之和之象也君子

以天下萬物爲一體如陽剝之去物不及其身亦
人亦嘗似視而物看之也雖獨惡其剝陽以爲害
道果則不容于不去耳亦豈借之意未嘗不存也
和意也。陽數并下卦乾健上卦兌説雖健而説
雖決而和未嘗怒也未嘗私也怒則私矣夬者之
間皆吾之赤子彼皆而爲小人者良可念也小人不
可居上天道也決而去之倚私怒之有加于怒則
我已爲小人矣已當在所去之類安能去人是故
健而説決而和卦出此象以教君子也。○鄧氏王庶
者言一柔乘五剛之上當之時一陰雖微而處高
所爲能誑于五陽有乘凌之象小人之處君子不
必據勢乘權也堅行僞言博學澤順能以似是而
非之迹使人皆悦而歸之以變易其心術其憑陵
之勢乃有甚于在位者又其近九五之側此君側
之惡人也彼其發雖短而心甚長能无懼乎九五
能知比近陰柔爲危不以其號呼求援而孚信之
則陽明不爲陰柔所蔽而陽德光矣是其危者乃
所以爲光也坤邑餉小役役盡散上九一人不能

獨與陽爲難故以不利即戎告其同邑則一陰所
恃而附于五陰者至是勢乃窮窘也陽剛雖長至五
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
矣乃剛長之終也夫必利往而後有終者坐失機
會事幾死灰不復然乎此警切之辭胡仲虎云易
於剛乘柔不書柔乘剛則書是變也復利有攸往
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小人有一人之
未去猶是爲君子之憂夬之陽必至于純陽爲乾
方爲剛長乃終也朱子云今人以爲陽不能无陰
中國不能无夷狄君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
盡去則剛長乃終之言聖人豈不欲小
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
◯象傳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忌見澤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下降亦之至也
雲上于天必須待然後成雨故爲需澤上于天
一決注便即成雨故爲夬其解陰爲潤則有決小
人之意而天下沾其潤也施祿及下即膏澤下于

民之謂君子能去小人之害爲羣黨説陰于天
下然苟自居其德不歸功于衆則夫亦爲羣陽所
忌當夬之時二陰猶存五陽自當協力以決
之不容自相爭異也此亦聖人扶陽之意也。
◯繫辭下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解見本傳。）
䷪初九壯于前趾（趾當作止。荀爽本。）往不勝爲咎（與此卦大
率做大壯只爭一畫故初與三猶存壯之名而初象
又與大壯同曰壯于前趾者初爲趾前趾謂上卦之下
與大壯同位蓋指四也初九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
下而居安初欲急進于四陽大壯之位近九五以決
上六蓋少年新進之豪不勝疾邪之心急于一決以
快志者被其志要以決去小人非咎也然使夬而不
勝道乃貽害于國家故告以往不勝爲咎蓋欲其得
必勝之籌而後往也舊謂往必不勝亦不察于辭旨

吳氏王云勝在往前者兵法也必往之道也但不
勝爲咎者遠慮也所以成其往也變巽爲巽卦亦壯
往象卦以五陽決一陰然貴於得中下三陽健豈初
與三過剛而暴躁之上二陽説體四過柔而儒弱
求之
之、）
◯象傳曰不勝而往咎也（君子慮勝而後動故勝在往前不能必勝而往
能无咎乎此正釋往不勝爲咎也鄧氏元云宋孝
欲去秦檜而卒困于秦檜劉貴欲去宦官而卒困
于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徐子與云君子自治
甚嚴治人甚寬苟不爲疾惡之已甚未嘗容惡而
不去也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
甘心於退焉此以剛從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夬
而爲乾矣若虞劉之去西南鷹字之誅三臣之謫
賢才之處元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君
賢在位得時得君之勢未嘗不欲去小人以除君
側之惡大抵不知夬夬之義而勇于一決機失事

賢詞竄耕莠卒貽家君子之憂而家國受之者皆可爲鑒可不戒哉。

䷪九二惕荀爽翟玄本作錫云錫也號莫音暮夜有戎勿恤號戶羔反

互體乾變巽健徵懼也以中實故能惕號與戎俱坎上六而言二爲地位互離爲目日在地下莫夜之象也離又爲戈兵暮夜見戈兵有戎之象也上六特其應三而比五號使助己二與三爲鄰與五爲應聞上之號安得不惕雖其伺隙而動或與戎于暮夜之時二第守中不動則上必自窮何能爲乎孟鄭亞夫軍中夜驚而亞夫堅臥是也孫所謂不利即戎者惟上六當之二自勿勞憂恤爲矣變離明于幾故善用其壯若此直代與載唐明宗時事長道甌有盜伏焉憂心動東端累之盜即告憂請勿驚某命有自察公正直不敢動劍匣劍而去躁是晝夜驚懼以備不虞呂蒙賀蓋遇夬二爻用事曰察象微辭大有害公之心然雖已過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事亦終无患朱子語錄載王子獻占遇夬九二占者曰必夜有警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幾得決脫

象傳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得中則不恃剛而能惕能惕則有備故雖有戎而无憂也此與大壯九二同故皆稱得中

䷪九三壯于頄求龜反鄭玄本作頯云夬面也翟玄本作仇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骨也三乾首故象頄頯象與咸艮艮爲重乾互體乾變兌象二四頄臂對置互以分體取之三與上應當夬之時處交乃其所欲決者聖人爲懼其不中也故言之戒曰與小人應而剛壯見于頄面凶道也何者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則反速之禍必不免矣君子觀有夬而又夬之心雖獨行與其配爲友至于和洽成雨亦若爲所濡衆陽且有我疑者而終必能以此道夬夫小人何咎之有所者不如是不足以決其夬

也夫三與五皆曰夬夫皆三應陰主比陰并皆其決不可救曰夬夫獨六四陰處陰中獨復以應陽其九三陽處陽中獨行以應陰故皆言獨者遠衆自立之辭也五六爲成兌之主澤上于天降而成雨故稱雨又兌爲毀折六云九三變爲柔則三四五上皆其象雨象濡亦通以其應陰而非本心也故稱遇本非濡也而迹類之故稱若或觀其跡而不察其心也故稱有慍其用益密其備益深而未嘗少露其意正與壯頄之象相反王允之于董卓溫嶠之于王敦皆似之于安祿山朱泚之于懷光皆似之健極故有壯頄象壁而純爲兩情交悅故又有遇雨若濡之象揚雄仲云遜道而行何怨之有動於擊雖未必至于凶而有凶之道焉君子雖夬去大義不可易而斷不負于意健而謀決而和故曰遇雨也假不知道者以爲君子能夬夬安能與之和既和安能夬夬不知道必知天地寂然无思无爲而有風雨有雷霆有霜雪變化无私

象傳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雖其志在夬夬不有慍而終能決去之故无咎與壯而有凶者異矣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七私反古本一作趑且七餘反馬云語助也本亦作跙一本作且古本一作趄或作跙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兌爲羊上爲口下爲臀兌象九三古本或作歜也又古本或作欱云卻行不前也

膚指陰爻柔之物故以陰爲膚之剛其下不柔臀无膚也以剛居柔又爲兌體果決不足故也以決一陰而當乾陽上行之衝止則不安其前則五比于上行則不進羣之礙傷而不能行者矣一說見中言臀者皆其也人身出肢中之物皆在于臀字從殿殿者後也坎爲溝瀆臀之象也故九三及此爻發坎溜臀居下卦其動上六亦曰臀夬指上六臀

爲羊從巽爲繩四爲人兌羊居前而人在後牽之之象張子云牽羊讓而先之蓋牽羊者非扰拽之謂也當其前而與之爭則羊與人皆难縱之前而牽繩其後焉欲逸則繩約在手欲止則鞭策在手焉順之而陰實制之不激不隨此牽羊之從正焉馭小人之法也上居五前四在其後遂遲而進卽牽羊者縱羊而先之耳豈果不欲前乎故告之曰決之決陰若能如是則悔可亡其如繫于兌體遲疑不斷雖聞言而不信何則悔之不終亡也可求夫四變坎成坎耳然本剛實塞而不虗耳之不聽者也又坎爲耳痛故有聞言不信之象

●象傳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位不當者以剛居柔也聰不明者坎耳塞也剛然後能明處位不當失其剛决故不貞于行而亦不明于聽

䷪九五莧古本一作莞陸蜀才本作睦云親也夬夬中行无咎爻變爲大壯約象兌變兌莧澤草也今馬鄭莧菜柔脆小堅且赤釋雅云莧草菜皆高大而見故字从見指事也莧指上六也三月之卦莧始生之時故取象于莧亦如乾五月生故婦取象陸者莧所生之地也坤之高平曰陸九五變震爲大塗故有陸象陸地非澤草所生而生焉以喻九五本有陽中之德而下于上六柔邪不能保其德者也牽上之柔脆易陰猶之莧然則急圖其勇不假再計故以夬而又夬策之三之夬夬以必言五之夬夬以事言蓋三居下位但取勿拒應而已五居君位窮迸逐之權與三不同中行者五本居中得正爲近上六陰陽相比則心事不光明能夬夬則復其中行之舊故无咎也又乘羊虞云莧音丸山羊屬陸其羣行之路猶鴻漸于陸之陸據此貞萈山羊細角者从兔足首象形从苟省从非羊之角也中从目羊之目也郁伯熹云兌爲羊羊角在陸高亢之地剛可決柔之象也故莧音同莞

亦謂莧爲夫子莞爾之莞古本又一作莞所引爲證是似若可信然說文草部實有莧字王弼易注莧胡見切則漢人已作莧解矣吾從古

●象傳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程子云爻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于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集說俞氏云五比于陰而能自決以保其中僅可免咎而已未光大也蓋五原爲上所深入今香來所云公志未專私好頗存者也下三爻乾體純剛故戒其過而取其中四五兌體少剛故四次且五未光

䷀上六无號終有凶 變乾爲重乾上六當夬之時號呼其正應之三是九三所號嗚號者也今三旣夬夬則上應不可號矣又號呼其近比之五是五雖所號呼號者也今五亦夬夬則近比不可號矣夫以五陽上進一陰豈能久存而猶號呼者所謂將死之鳴其音也哀故絕之曰无以號爲凶之終有凶其宜也且亦以戒三五也曰不必嗚其號彼之終當有凶不能免也蓋小人計無但必求合于君子君子或忽其孤而不虞其變爲之停包荒之詭使其餘孽尚有未有不爲所復者唐之五王不除三思其鑒也或曰小人寧可盡去乎曰小人不能使不盡于下不可使不盡于朝盡之之道非有他也黨則漸散于外故剛必置于刑斯義也解卦備之矣曰解拇曰射隼是也上當夬已號象變爲純乾一陰消亡故无號而凶

●象傳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羊之之辭譬之坂下非无勝也而終已焉矣其能長久乎謂之曰終亦示西欲猶闕之意以爲君子戒胡仲虎云兌爲見覿一陽之

易於夬見夬以一陰之孽君子猶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哉

䷫ 巽下乾上

姤 古文作遘鄭玄本同焉蔚云王肅易改今文為姤按雜卦傳石經亦作遘 女壯勿用取 七喻反陸德明本作娶、女 舉正无女字●雜卦傳云偶也从女后聲古文作遘說文云遇也與雜卦合又從古文為正朱子謂云女之躁進而與男遇為姤卦從夬來一陰始生于下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者不期而遇之義五月之卦也姤之來人心之所期也姤之遇人心之所驚也下卦巽為長女一陰始生遽稱壯何哉以方來言也來而信勢必及壯觀巽傳不可與長句可見非謂此時為壯也女壯則男弱欲壯其侵必絕之於始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本有進而漸肆謂進而知危厲可罷已集殺云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昇梅公七年始宿十四年依其奔弑亡猶者巳至矣淑宣帝甘露三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木寺宮唐太宗以戊節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宋藝祖受命之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于女真朱子云易者極深而研幾當潛而勿用之時必知有亢當履霜之時必知有堅冰省自云復小女壯遂對道心惟微已復尚憂其小人心惟危作遇剛嫌其壯上六爻皆變為坤地雷復巽上乾下為亦言、

●序卦傳曰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姤者遇也 程子云夬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

●彖傳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一陰也夬亦一陰也夬曰剛決柔主剛也姤曰柔遇剛主柔附陰方長也月建午曰蕤賓以陽閉為之賓矣巽女入內而女為主非如家人之女為主于內其于巽女可以妻而可以婦也象曰勿用取女蓋謂此女淫為无其陰長則陽消故必於其始也且夫姤之所以可慮者以自姤而往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皆初六之為也如但一陰相遇而後无其繼者則姤亦何不善之有姤者乾之本坤之始天地相遇象也以四時言之月至姤辰為午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品物咸章之際也剛指二也正指五當姤之時九五以中正之德統眾陽尊臨于上九二當初上進之衝力遏其來二五以同德相遇故陰雖生而未遽長僅止于初而已矣自遘至復為六二者六自初至大壯為六六五者六六二則无其臣矣六五則无其君矣若夫二五皆九唯乾與夬與姤而已未易得之者也夬辨剛長乃終姤尚有君臣而無全盛之後君子之欲有為無所不可故告之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然則勿用取女之旅正謂後來女之漸壯故耳遠斯時者宜有

以豫待之治亂之幾實繫于此其義至大可不謹哉聖人之心皇皇矣朱子云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于微矣故當謹於此

●象傳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觀同觀為地上之風旁行遍歷姤為天虛之風自上而下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施其象命以其象鼓四方者取風吹號萬竅之象君以夏正之日施命令誥四方發此於姤正與閉關之說相應焉元成云后之施命豈得已哉上世言德而不言化中古言化而不言命以命語四方者不能无變也勿用取文命誥之謂也李光云語命也于后爾无姤之變雨子云履霜之漸在此

䷫ 初六繫于金柅 王肅本作柅从手子夏傳作鑈蜀才本作尼云止也 貞吉有攸往見凶 句 羸豕孚蹢躅 一作擲古文作踏古文作𨇾

一作◎變巽為繩乾為金柅謂九二也巽爻云蕢柅本作尿从木尸聲或从木尼聲蕢即絡絲蕢也柅其端也子夏傳作鑈云絡絲趺是也迹作檷王肅為織故取柅象於蕢甚合催馬季長以為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先儒多從之然古无此訓爻无此象誤可知也金者乾象二本乾體故處二下為二所尼不得上進故有繫于金柅之象繫字最妙與包剛肯即牿牛牙豕之意包繫皆在不激不弛之間于之以恩使知為善之利董之以威使有遠罪之心止卦辭勿娶之作用也金柅有兩義既全具木仁義之合體也初若能貞吉繫二更不上往則吉若更往而進以消陽要體本伏往則害見陽勢猶盛往必不敵凶之道也戒初六使不進也羸豕謂初豕本其象巽躁外體變无肉有骨為羸初與二相比得其乎體故稱乎蹢躅不靜也初六與九二相孚而應于四為二所據不得從應其心不靜如羸形之豕雖暫制伏苗常懷躑躅之心夫若是則繫之者恐其逸凡之使往乎巽為進退故有繫有往巽為股其究為躁

封豕蹢躅體風亦蹢躅之貌

◎象傳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牽連也初與二連故二得而繫之使初之不遠上進賴九二之力也

☰☴九二包古本一作庖荀本作胞有魚无咎不利賓變艮為互體乾變巽為魚賓初六也賓者九四也巽為魚初巽主也故稱魚虞翻云巽為白茅在中稱包詩曰白茅包之是也包字有力與繫字包瓜同意君子遇小人自已要堅立得定於人又要包容古之小人所以亂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之也二曰包有魚則不視小人為異類為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遏之使逝亦不激之使无所容其何咎焉夫初與四為正應則魚本四之有也今二與初遇遂包而有之則二之近比者為主而四之正應者反為賓矣二所以先賓而包此魚者蓋以此魚腥臊不利見賓故也朱子云制之在己故雖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及于衆則其為害廣矣變艮為止有不及賓之象

◎象傳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二以此魚既不制于賓義不可以此魚及賓也是以寧早包之待其及賓則已遲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次且二音見夬厲无大咎變坎為巽互體乾變兌為象巽變巽巽為股三居上臀也又巽為弱焦云坐則臀在下故困於初言之行則臀在中故夬姤於三四言之亦通姤之三即夬之四也故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同與夬五在二一倒夬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趨而上姤一陰在下故上之五陰皆反而下初六以一柔遇五剛則九三亦與初遇者然以剛居剛是豈甘心與初遇者以初之陰伏于其下故坐則不安欲使之翻然而向初則行又不果雖陽危厲以陽德自持則陰邪亦莫之能傷故无大咎大謂陽也三去初尚遠故其象如此變坎為陷亦行次且

來、

◎象傳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三之邪步不行不肯與小人同事未與柔道相牽連所以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變巽為魚巽互體乾變兌毀象乾變離九四與初六正應本意初之女壯也既有勿用取女之戒矣二當初上進之勢力止其往而初遂為二所得是二之包中有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无魚非凶也二雖不欲以包蹈四故包而有之而四猶不捂乃據正應之理以起而與二爭則凶之道也夫猶安于无魚為事得矣變則失應亦无魚象

◎象傳曰无魚之凶遠民也初陰為四陽之民四之无魚而致凶者蓋以己遠民之故起而欲與二爭此民也豈知初非疏民使其得志而上往則四寧有李乎卦中所穫

者睽九二一爻初以有失往而害回以六歩于
无魚而害過之陰不欲其長聖人難防之哉
䷫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薛虞記云杞杞枸也杞性柔刃空居似匏瓜象變爲鼎
用也杞指二巽陰木故取杞象雖杞枸杞說文云
枸杞也在傳我有圖生之杞令詩風有杞枸杞是也春
名天精子夏名苟杞葉秋名却老枝冬名地骨根及
者陰柔在下之物指初也瓜五月之卦瓜五月始生
故取爲瓜初象以杞包瓜即九二包有魚之事蘇子
瞻云金柅也包也杞也皆九二也魚也瓜也皆
初六也杞枸櫨也木之王瓜者也包瓜者籠而有之
也瓜之爲物得所附而後生不得所附則擧援而蔓
无所不至幸而遇喬木則攀欲抑之不可得矣故投
之以杞則杞能籠而有之杞之所至瓜之所及也九
五者籠之主也當初六之勢將至于剝盡而後止故
投之以九二九二之所至初六之所及也此爻變

爲文明章美之意又居中有包含之意夫制陰於方
長亦難矣乃不以決而以包其包也又不自而以人
此其靈幾默運天下見以爲恭己无爲爾矣而孰知
其制之神與夫故曰含章所以苦心調劑如此者亦
以有陰不能无陽有君子不能无小人一陰午中反
生重陽來有隕自天亦倚伏循環之理也善
制之使不爲害所可矣必閉其門絕其殖焉勢則安
能微乎微乎唐虞之包朱均周公之包管蔡之又
含人元得而名焉象傳所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者
此爻也變爲乾健而明故其神于用如此蘇君禹云
昔人謂陽一陰二是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君子常
少小人常多以柔遇剛甚无樂乎有此遇也夫遇豈
可一日无願其遇之句如耳以陰陽之流行觀之復
爲天根陽含陰也姤爲月窟陰含陽也不有天根
爲之題不有月窟孰爲之意如陽不遇陰陰不遇陽
即天地亦不以成歲功之化而況於世道哉聖人之
心天地行已識陰之可與長而不抑之固非也諸陰
之可終日而使之不遇亦非也女不可使之壯亦不

可使之喙何其陵也魚可包也瓜可包也何其宏
也凜凜然而履霜堅冰之防何從然而納污藏垢
之量恐過也不亦謂之善過乎堯工此禹辰頭珍行
三監不靖與士恬窟豈不駭駭乎鴟鴞之詩乃賦
捷記引以並生教告要四疑于式詞未嘗引繩而批
根之也春秋諸用下變上替雖不謂其可以无遇然
而其于七十二君何國不遇會貴可見本山佛將
可往何人不遇未嘗已甚而經之也聖人見以化之
于包容之中而潛消其不與之處使天下之小人盡
爲君子亦如品物之並生於天地圓而後快也故曰
聖人之心
天地而已

㊃象傳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
也九五剛居中得正之德所以能含章也欲之一
陰雖有隕自天然九五不委于氣運必思所以
挽之此之謂志不舍命志苟不切則慮不深而幾
象故即含章而知其志之不舍命也夫能察陰伏

之介小人惟君子之所左右則邪可使正亂可使治
而挽回世道造化之權實在我矣雖欲與所謂君
相造命傳所謂天下大行以此蘇子瞻云陰長而
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
廢志

䷫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變爲大過象數傳云上
九剛而上窮有角之象夫
其所以遇人姤遇者如角然剛固之過拮据而不和
於各道也猶者之爲吝然嚴勁剛介異乎輕肆放
逆者矣故无咎變爲
爲羊兌上故稱角

㊂象傳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者窮地窮故吝也
少通也潘柳閉門而不納限于木踰垣而避之是
謂加其角孔子見南子欲從佛肸公山之召變通
之道
也

第八對

萃䷬升

◎雜卦傳曰萃聚而升不來也上爲往下爲來聚于下者勢必往于上升于上者勢不來于下大聖人于五陽一陰之卦且儆戒極其詳切萃升則巽與坤合體內陰二陽聖人得无意甚觀卦辭一則曰利見大人一則曰用見大人象傳則皆曰剛中而應萃二陽在上五剛中萃有位以得衆而羣陰皆萃升二陽在下二剛中孚用禴以獲上而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皆聖人重陽之微意也抑下經坤首合離爲晉明與巽合異先三女共合得而坤不復見經故以離去坤之後

䷬ 兌上 坤下

萃亨（馬鄭陸虞並无此字王肅本俱无此字）王假（更白反）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鄭玄云草貌从艸卒聲蓋如神之聚本澤吳郡賦謂攢蘆森萃是也上兌爲說下坤爲衆說以得衆萃聚之象聚之爲事其道必通故亨按馬鄭陸虞本无亨字程子疑爲羨文今觀彖傳不另釋亦或然也六爻一陰爲主于上三陰順而聚于二陽之下五爲天子上爲宗廟上爻又陰故有廟象五以陽承之故有王假有廟之象凡此卦多言祭祀萃聚也王者仁孝其精神與祖考相爲感格郊但曰至于太廟後祭程子云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又云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按萃與渙稍異渙初立廟乃萃則假廟也大人即王當萃之時而假廟之王者在上上以萃祖考之精神下以萃天下之人心而天下之人賢利見此大人方得亨通何也九五陽剛中正其萃天下與天下萃之志皆出于正故也萃比諸陽總陰之卦有似而實不同比九五一陽爲主一則專畏則衆陰順從唯五之歸萃九五九四二陽爲主二陽分分則衆陰莫知所萃若從大人之五則貞從非大人之四則非貞曰利見大人亨故其萃于五也曰利貞戒其萃于四也萃本卦云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主而行而孝初興立漢社稷皆以係人心也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爲萃之主故曰利見大人萃不以正其勢必離故曰利貞用大牲吉承王假有廟言大牲指下三爻坤爲牛故稱大牲又本義云坤本下三牲坤土爲牛象也神曾依禮來承利見大人言下三爻皆往而從乎九五也此王者受命而與會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之卦序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故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用大牲吉而利有攸往者也上六爻皆變爲山天大畜坤上兌下爲臨、

◎序卦傳曰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物相會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先王嘗因經野設官分職居民莫物始一師旅之亡不使之離散按理羣分類聚而萃之于一君故立之朝廷聚羣工使之受要束于上立之有司聚羣工使之胥參驗于中立之都邑閭里聚萃有司萬民使之共率循于下皆有分數多而登者有脈絡綱紀而有條貫能如身使臂臂使指令出而化行令融必恢而感動萬里也曾子亦曰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嚱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于閒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常爲士農之子常爲農工之子常爲工商之子常爲商

◎彖傳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

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卦之名萃其義爲聚也坤順兌說下順而本上上說而臨下二五居中得正五以剛中而下應之二以柔中而上應內外君臣皆相聚會所以名萃也王假有廟者王者萃祖考之神以萃天下人心之通也致孝者盡志之謂也致享者盡物之謂也利見大人亨言下三陰聚而上隨九四以見九五之大人則所聚者得其正矣如革也孫郭京舉正亨下有利貞字誤類舉全文當是衍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而皆曰順天命者王者身膺天命故備物以事其先天下人知天命有歸故莫敢自外于王皆順天命也爲天下往者之爲王故曰利有攸往也夫天下共戴一王止爰居王之上者有宗廟焉王假有廟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于人心人之本乎祖猶萬物之本乎天故天地

萬物之情無不相聚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則一本之謂也廟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徐氏其云天地萬物高下散殊感則見其情之通恆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象傳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聲

萃澤水之聚也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爲水方聚之義也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諸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王注謂聚而無防則衆心生是也除者去舊聚新之謂戎器久則必毀敗而修之非有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天下之患多生于所不虞度故戒之象言假廟而象言除戎者爲盛聚之時而防其衰散於至順之時而慮其不順也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兩者皆萃道之至大者乎丘衍可云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如秦皇之銷鋒鑄爲金人李唐之議銷兵賜弄謂之除戎卒致亂爲文吏宮庭之擾至窮兵黷武以事四裔又豈非不虞之義乎哉西方全戎器之象乎平先无陰阻可待不虞之象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戶羔反一握傅氏作渥爲笑勿恤往无咎變則爲隨初四正應有人來乎初者四也大象背與兌四爲有孚不終者謂之應四不終也五爲萃主初雖應四而或于二陽不能堅守故不終乃亂者不忍亂其心也爲迷亂矣乃萃者无所適主而與其同類聚也萃爲衆萃聚若號者四求初之切其聲似號呼也口爲口號象也握者四一握初之手也初又居一自二至四互艮爲手一握象矣者四得初而笑也巽爲躁笑象若也求初而不得故號繼握初之手則悅而笑夫誠之所以應四而不然者意其爲巽主之臣耳不知四五同德又爲比體四與五比爲萃人必以致之五者其致與五分民也故告之曰若四雖散而一握致之手

以爲笑勿以失身從四爲憂也蓋四亦純臣固四以通於五胡爲不可往而依焉无咎必矣傳爲貴乎以順也故往无咎大象從此爻變則不成兌亦勿恤象

○象傳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初之失其正應由與羣陰萃也蓋起于疑故本其乃亂于志云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羊灼反本作躍本作禴變故爲困主體民變爲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卽萃與小言之二見也本爻與五爲正應引物六爻三以萃于五爲得君臣之大義吉道也萃比陰何咎互巽爲手兌之象也又辨云弦引弓也本爻六象坎爻此爻變坎爲弓兌爲人開弓射物必專心于物當物之中本偏于左不偏于右方得中節蓋中慮不變之象也若離手乃利所稱一句以二五相應取象直象所稱王假有廟則利見大人者以本爻變成大象用之故象

又象萃者二五相孚也禴吉在禮也王制祭祀
者言春曰禴或云夏商之禮宗廟之祭以禴夏曰享
先王其享以樂為主殷改勺為禴以會合祭之名周三
禴以初祭享也从品者三孔之象从合者言祭有於
蓋也易禴自祖並有禴有經直改作禴其為律表象
上下空而陽實其中故又為耳主聽又故方貴鐘之
本義取作樂象王者作樂以薦祖考然必合萬國之
歡心而後可以祭二隱引初三之同類以聚于五而
中而應上下交乎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廟貢
大焉是乃利用禴也舊說以禴為薄祭謂下誠以誠
意上孚則不須備
禮於經言何據

象傳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未變言二得中道貞守不變故能與五相孚與于初之有孚不終三之萃如嗟如者是以吉而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變艮為咸互巽且變

既稱象萃變兌萃如者從下二陰相萃也嗟如者自
嗟也三與二陰聚于下宗上无應比四則五為萃主
于心不安故自嗟嘆本爻倒兌為口內向自嗟象吉
牛心惶惑不定自料之有然當萃之世若以利見大
人為主而往而因四以萃于五則无咎若但以萃小
自安而不上往求陽則吝矣故三雖之爻皆欲萃五但
三比非應不得已而必因其正應之四三必因其近
比之四以求萃于五故皆决之曰往无咎變應九三
亦以下比同
謂曰往吝

象傳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連四五成巽故曰上巽順以正而亨此所以往无咎也孔子此爻明以巽羅示人矣

䷬九四大吉无咎 變坎為比互離與變為變艮當萃之世陽之必為萃之必趨陽勢也九四近臣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得嫌疑也必大吉然後无咎何謂大吉[illegible]為徒都學

三陰之順以輔于天子則有以全其大而吉且于羞
為无咎否則強君在上成擅太強者有不召諸侯
者九四可以无矣卦四陰二陽唯四與五而
偏變柔為見六四比賢以從上義正相合

象傳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必大吉然後无咎何以其非君位而萃天下之心也此位字與萃有位相應舉象傳云不當者不安之意人必不歸君而歸臣故不安也

伊尹周公之事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變震為豫約象具變

既六二九五二爻字相應九五以陽居尊得其位矣有位而為下所萃爲萃其所當萃豈有咎哉丑
之所孚者二耳若初爲四之應三爲四之比皆緣萃
于四而匪孚于我者也其惟有比九五元永貞之德
然後悔可亡也萃與比相似而實不同比獨以九五
為主故元永貞言于彖萃有兩陽爻故元永貞言于

五所謂元即陽剛中正之德也和貞者長守其元德
而不變也輯云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者
長萃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
固守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
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也
光而之未欲也變則失焉

象傳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比九五據无所分故曰顯比吉萃九五其權有萃故曰志未光萃之道此以此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虞翻李鼎本作齎 變兌為否下互爻皆言萃象虛

爻在九五之上象所謂王假有廟者也上宗廟之地
也齎咨涕洟者九五也齎持也咨嗟也傳理也齎咨
言嘆傷也因為巳咨之象也自鼻出曰涕自目出曰
東冤為澤涕洟之象也按古本作齎咨中爻巽為巽
故稱齎下體坤為財故稱齎盡因其財物而致其義
政假廟用大牲之重禮也於彖甚合然傳說已久不

可哀矣祭則何以哀容淒淒蓋曰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至殺王假有廟而有優愉惻怛之意思任念勿眷者孝子之祭也明為之而已矣不承其為哀亦歸眷況之必也以為僅免于匿罪之咎而已矣為乾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之著也。

●象傳曰齊咨涕洟未安上也王者富有四海而還顧其祖若考已不可得見愈若用大牲以祭而仰視旗旒常若不安其親之在上者故齊其咨以與神明交而孚于孝孫孝愛之極也故曰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則子孫順孝善天下之道莫過于此。

䷭ 巽下坤上

升鄭王肅本作昇。元亨用古本作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鄭氏而上也按說文升會也从斗象形十合為升又上也之屬案本或作昇亦云日上也从日升聲古只用升

會云日之升是也內卦巽為木二陰在下象木之根二陽在上象木之幹從根達幹有自小而大自卑而高之象大象所謂積小以高大是也外卦坤二陰在上之虛以受二陽之升者也二陽之為物非能破堅達强者幸而遇坤故能升是也周省貞云巽艮與坤後天四維之卦也巽艮合體為蠱巽坤合體為升故巽艮皆陽卦陽宜升進而反畜止者陽居北方蠱而木行也巽坤皆陰卦陰宜畜止而反升進者陰居東象尚舒而未已也元以二陽之大而言坤陰順之故有亨通之理胡仲虎云萃與升皆亨通之義萃則坤已出于地之上方進而未已故不假言亨升則木方生于地中從日可必其進而未已故言元亨九二之大為大二為人位與五正應故六五用見九二之大人下見上如飛人人依親故曰利見上見下如東易者衆于丘園非虛心下士者不能故曰見當南征者俱主九二言九二既得五之應則九二不必憂也本卦大象故有憂恤之象曰南征者更主卦位巽居東南坤居西南巽坤之中有離九二歷三以入于坤則其行經過南離故有南征之象與離居利西南一例皆取虛從若衆行所至君存與吾者文明之地南離居中得交聯所謂君明臣良相得益章也吉執如之卦取升名以自下而上為進為義五為君位上為天位皆不可升者萌之所升至坤而止總歸一人非謂九二一陽之外別有九三一陽也六爻皆變為天雷无妄上坤下為觀。

●序卦傳曰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則益高人日益而上故謂之升荀爽云積微者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及大事至然後與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是何也小事之至也數其聯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者敬時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從之謂也。

●彖傳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柔以時升指下卦言巽陰柔之卦故謂柔爻巽為奇故謂升以時言以坤即大象之所謂積也木之升也雖非地所能罔然本卦巽猶在坤之下有待時而後升故曰柔以時升巽而順以二體言下巽而上順也剛中而應以土五言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六五為之應也如此則得其可升之時是以大亨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象必萃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二為大人六五既用見九二之大人則九二不必憂恤以有陰陽會合之慶也南征吉者南離乃嘉物相見之時大夏亨嘉之會與之求其求會于此下明德日新之運上交當明而治之君臣道合則九二之

大人必能遂其升而行其志是以吉也有慶志行即元亨也

○象傳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風行地上不入地中於大畜亦然故大畜中爻皆取木象不象風木雖升得地然必生地中而後升則以坤德之順能遂其長也故不曰木生地中而曰地中生木君子祭焉以順其德之自然故能自微小積之以至于高大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順其序也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順其勢也若未能其卑而遠騖于高未能其小而遠荒于大始而凌躐終而扞格皆不順之害也積漸自下盡始終之柔小也三二之剛大也自下升上高也順德坤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木漸伸上升曰積於德得也實得於道也非言語之所及非思慮之所通故中庸曰苟不至德不凝不然為天下一而已矣豈有道德之異哉人心有昏之間故聖賢立言教其所以異自古昔以來求道者紛紛而得道者

千无一萬无一學者以思慮之所到為道以言語之所及為道則安能无行不通變化无窮哉求之君子學若有若无也惚恍之間也實有而實可據也惟其未嘗思而思也未嘗為而為也象以養正養此也順是而養之自漸至於高大不可揠苗也雖苗草是无妄之疾而施藥也愈益其疾矣惟象可以養之家者丈王之不識不知也孔子之无知也善養德者莫善於此道雖屈明有敗昌皆於物釋也順而養之意惡不作則本德自明自新自无不善自高大本无高因人之卑顯而名其不學顯者之為高本无大因人之卑而名其不小知者之為大曰順曰積皆設為之辭自得自信者自知之從未有德者往往狥名失實是謂章句儒、

☷初六允升大吉

遂之其升也允者允升者信其必能升也所以為升者巽也所以為巽者初也初為梁為據此始集自和

六之小升而為九二九三之大吉矣知之傳者兼而逢泰卦而治之主用漸雲雨天下其斯爻之與說文引此允作粇進也言始進而升也亦遵封受疏即役等蒙征之從亦升而吉矣、

㊂象傳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上上謂上卦也或主二或主四皆矣升以初為上卦之尊位者也或主二或主四皆矣升以初為卦主兵爻推初最吉所謂合抱之木始于拱把者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自二至四互體為兌為祭祀故二四皆取祭享象乃利用禴辭與萃六二同而取義取象各別彼萃二五相應言此但主本爻之應五言夏祭曰禴彼合萃成卦拱聚于中故象曰南征文曰用禴在中而才弱二居臣位而質剛疑剛柔未能相合孚以在中于以用禴雖鬼神猶將降格何況人主所謂南征吉者此是也又何咎焉為是以承君而不過故其象如此、

㊅象傳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上曰无咎下曰有喜者蓋九二雖不言升而積誠可以上孚則豈惟无咎且有升進之喜也、

☷九三升虛邑

交漸次而升至九三則將入坤矣自為邑坤虛故稱虛邑三之剛陽其才也正而巽者其德也進臨于坤者其時也當此三者進莫禦焉蔡氏云虛邑空虛无人之謂權藻之國以推賢讓能為尚書云賢傾否之民尤三值之矣又見以道云四邑為丘為虛邑山晉皆升象亦通變此則約象為君亦虛邑象、

㊆象傳曰升虛邑无所疑也三以剛德進臨於坤如入无人之境莫之或禦復何所疑沮哉

☷六四王用亨〔許兩反〕于岐山吉无咎〔變卦爲恒〕

象履變息初之上升者至四而止過此則君位矣來主也或謂周公作爻辭若是則其時文王以陰居陰雖勢已近君而其德柔正小心謹畏无失臣節象我先君文王三分有二侯度益謹禋祭境內之山川止矣終不敢越分而修禋祀者也此臣道之至純者吉又何咎鄭康成解升卦彖云木生地中日長而上猶聖人在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故謂之升正合此爻之義岐山在雍州境西南象升卦惟二四兩爻不言升者二應五四承五避逼上之嫌也又按儀禮云祭山丘陵升祭川沈云祭山曰庪縣不言升此山丘陵云升者升即庪縣也然則亨于岐山自不得以升言耳變卦有百里主鬯象

○象傳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之位變于五臣順爲事文王〕

三分天下其二已歸心矣而文王惟祭其境內之山川以柔順爲事亦與四皆陰柔順象也

☷六五貞吉升階〔變艮爲坎爲階象變●六五下應九二陰柔言剛中不應在貞〕

字虛自爲句繫于六五以下有陰中之德業甚精從而吉之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發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曰升階者言九二之得爲上三得書如地之自下而高有階象二之升至五如升階然此人君升進賢臣與共天位之象也非六五之貞信于二何以至此爲高之宅於當之二巽東南坤西南二五相應有實階階之象亦通從以升階作階作升于理亦通若天子之位所以無適得无爲居攝勸進者焉矣乎變則失應

○象傳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九指九二謂五言二得五之應也〕

大遂其欲升之志郎傳所謂有應志行者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變艮爲艮冥冥之冥同上居天之上〕

昏冥之象陰晝昏暗升至此極升而不已是曰冥升夫人自生以往謂并當是之年自往以往謂非當三之年而乃求生不已任理而保身求告不已謂遂而保位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其人也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何哉期足而後知足必无足時期止而後知止必无止日无非可足可止是謂知足知止反是則冥升躋道矣升至上六升有窮之亦惟于不息之正者則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此不息之不正者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求在我者此不息之正者也二息常存此志不容少懈吉未見其止雖然有處世味世或冥升而學道乃利不息之貞可乎道味愈深世味愈淡相爲用者也道味愈深則不驚愚而爲世若食息起居自无他異異之郎息幾非常道也蓋自天下有好進者自无用者後知足知止猶焉有輕生者而後養生猶焉有重生者而後无生猶焉聖人則大常而已冥升无所往矣无所往必不息之貞而後可不息之貞常道也故其冥升而啓以利不息之貞聖人之妙于引掖若此也變艮爲止升而知止亦足冥

升之謂矣

○象傳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消不富謂晝爲巳陰柔爲消間實〕

爲富陰柔虛爲不富所謂冥升在上以柔晝之謂而不富者在上也此冥升也以之求道則可以之從欲則不可以之從欲則淪于昏昧志反之歸以之求道則實有來虛日求之妙象義云冥升不聊推德之義也大業富有奉身而退直與无聲无臭者合也故曰消不富大業至此而虛其先爲虛邑其終爲不富一也此意甚好歸熊升云冥升正道不息然後可以養正乃作聖之功乎齊既曰發憤忘食可謂不息矣而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然則孔子之不息者有知則勤於思慮勤於思慮則息矣非進德也又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非思慮如斯而已矣知斯而已何思何慮思慮一作即有穿鑿即失忠信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冥升之貞也顏子三月不違者冥升之貞也其

餘月至者一月之實理也日至者一日之實理也自一自一月三月之外不能无違者意欲動故也未精未熟故也熟則意不復作如孔子之純熟矣象曰君不富者消則虛不富者不實也下實而虛者非意之也人心无體无體則何所有未始不虛也意動故不虛此虛所无體本无進退因故習隨又故蒙養以漸消其習氣其間有備者故以不惰者爲不息非思亦非爲有思有爲皆息皆也耳書止以勤者爲好學餘日至日至者亦不與罪其漸也故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不息之自仁也

第九對

困☱☵困

●雜卦傳曰井通而困相遇也（困居其所而人即之困欲行而遇剛）

井也以通與遇爲反對則遇爲相抵而不通之象參人曰井與困皆見吾道通塞之機嘗論之井之爲義于九地之寄而人不知其所來去之尋其而他求其源不至則至焉人味色或殊故或高岸峻崩而井在焉或鑿之數十仞不得泉夏則寒人入之說便冬乃溫氣近出盈盈蒸蒸雖互東而不冰通也人之與人非異類姊妹也而心或隔于九疑不可以通達之爭可遇之必否其爲葛藟爲藥華也不可以一二名狀爲測氣類相應凌井可通寄非異類同堂謂井與困之反如其寶而給之竟絲芝扶而生蕊花苓與絲石名鑿以氣竊也用碧而方珍寶草陰蠶而蚌蛤虛韋陰蟾銅山崩而洛浮空澄宏瀾而大雨來黃河清而聖人生鼕發見而聖人悲鳴要知風穴知雨賁由基調矢菌焚號鍾子期彈弦而氣沫申喜聞歌而得母禽業發學而獲賢隱志相及憂思相感神出于誠而惠乎心成或有身在暴所親在羅疏而志氣不安精感者或攻者有日而所彼攻者不樂非或聞

之遲者先告也皆井通之理也人臣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伍員流于江萇弘死蜀其血三年化爲碧人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疑曾子悲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成則毀大則衰盛則割尊則議直則毀合則離愛則憎多智則謀不肖則欺剛可得而必乎存乎遭而已曾源薄而呼郭門城門火而池魚殃非有召禍之道而禍從之時命適然隙有限本日歎含譽蒙隙庚麗之莫合若庚賴來病使蒙浴譽庚任蒙逆惡共類以類爲侮已也而伐之君子曰不空遇者必慶爾其庚是巳此亦困相遇之說也蓋凡一物之理惟祥和氣无所不容言氣與惡氣相見一勝一不勝庚氣與戾氣相併遇之必有府遺其寡日人事謂井天道不可也謂君直云困井相表裏寡爲寡井爲通困則井中无水曲則木上有木未發末奇也有以塞而井通明矣相仲虎云澤无水命也困有水性也知困之義斯知安命節之義斯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明井二卦

若也郭汝極云下經咸始合震艮爲艮解此合于兌爲困合于巽爲井也困而亨貞人達天而去故以爲德之辨无塞已井靜以居所動而屢遷從權始焉何解之足言哉大傳三陳九卦云可以人患井困偕焉深矣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困窮故也木在口中徐鍇云舊从）

所居故其木久而困弊也米弘慕云此坎下兌上之卦而名之曰困窮聲之字象木在口中西南不得爲上之一剛爲上二柔所掩四五二剛爲三上二柔所揜故塞其節遂无蹤爲兩二剛爲三云坎爲剛所掩塞其剛發而遂拔爲兩剛爲三業其剛遇不承之體流水在止水之下弱者爲順其之時不通之體爲秋斂之至消澤而北則其勢順故兌下坎上爲節自北而西則其氣節西

過坎下兌上斯爲困矣此卽化之言節于類推可見亦是過意困有亨道陽剛健德未有拂而不終者也非貞弗能故繼之曰貞大人吉无咎貞正而吉也曰守其陽剛之德而不變也如是者二五言陽爲六二五爲人位二五剛中而貞大人之德必然以同德相與故能不終于困險不避困而道自亨吉又何咎不然困困而喪其所守爲不能者至以蕩吉而困且不免矣有言不信戒之也有言指上六兌爲口舌上兌之主晝也故以言屬之二五之交方深則剛不終爲柔揜矣然小人陰陽玩弄之計无時而已其或有來與嚚言而欲陷我于困者則未可遽信以爲實然如上六所謂曰動悔者是也亦惟是守正不渝沉幾以俟之耳象自三至上大象坎四五二心在中此九五不信之象也下卦坎兌相違此九二不信之象也六爻皆變爲山火賁

坎上兌下爲節

●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受大畜者必有

大任肩大任者必豪大怨而蓄大憂大勢集大責也其來甚近不遠自上大人曰使國之有三利必有三害吁于知之乎孫叔敖尙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孔子大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孫生丈人之所稱病蓋升理勢之終不能也則不若潛而上之觀象也甚矣既老猶彼上告以示可困致困郭之曰有老矣難[illegible]野自請爲鉏牽亦查頭之[illegible]無名已滿天下年八十餘猶爲節度元帥不求退身竟爲權要所譖以升而不已者也

●彖傳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所以名困者以一陽陷二陰之中也以一陰象二陽之上卦中剛爻爲柔所揜故名

困爲柔所揜不得伸揜陽爲困但曰剛揜者何也无所終始以剛自辨爲辨羣陰言之卦爲君子設也既困矣何以能亨以二五言內坎處險而外兌能悅此其中必有不爲困困者在焉象知身雖處其所之所以二五之剛中是也陽剛不撓而折于困中剛不躁而意其困此非君子不能大人卽君子也陽爻之通稱不失其所所謂貞也亨卽亨也有言不信卽小人之以口爲尙而欲陷弄我者乃窮于无所售適所以自困也聖人作易教人於凡逆境必求所以處之之法使專論其困而无以通之是徒知其病而不能用藥也如是則亦安用易爲哉

●象傳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曰[illegible]曰[illegible]彖言也然而致若困甚者在內也坎在內如也止如其不可得也蓋與其說亦在內爲得實而動得風而散木在澤下則涸之象也故名困其于不得其所猶澤之无水也致命非見危授命之

謂致猶委也人不信其命則死生禍福皆有百端君貞之志何以自遂今一委之命則志在我矣自握之天亦不得而我奪也不以命貳志者夫且能以志立命致命者坎陷之象遂志者兌悅之象

●繫辭下傳曰困德之辨也 窮然後見君子人以此辨君子君子亦以此自辨也 又曰困窮而通 困而不失其所亨 又曰困以寡怨 不怨天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覿音狄[illegible]

此爻居重陰之下爲卦名由以陽爲陰所困也故以柔此爻主象初亦爲困之卑屈不能自及也柔弱自此因柔故六爻皆言之柔之困也以犯剛鼠以退守爲安剛之困也以動爲戒以靜爲順爲困其空也指其變也而誅木爲舉車亦較其詞低昂則聖人救抑之意也人之爲行則進退不坐則臀高

下而六居困體之下故曰臀錄掛書卷一云木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按株從木從朱朱在木下曰本在木上爲末在木中爲朱朱木之心含陽于內南方之火所自藏也今借爲什朱之朱以此推之則株乃木之身也株又无枝无葉之象當指二言故于木爲堅多心變兌爲毀折所欲困二於蒺蔾故象株木而不處其臀即見傷于株木也臀既困則不能行矣然且討无復之蓋迷暗妄動于是宰身入幽谷之中至三歲之久而人猶不得而見之是其先本欲困君子究失其所據而孤以自困可哀已坎爲陷爲隱伏初坎窞也入地下之位爲幽故木下注爲谷卦惟初四有應然四陰爻皆掩剛者故无相應之義自初至四三爻故稱三歲自三至四互離在外故稱不覿

●象傳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幽者不明之地也離明在外故不明入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入于幽谷困其所耳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本作紱亦作黻○變則爲坤互體離巽坎爲酒言食者皆指二也故象隱與覺言者皆言食者皆是言食者皆見其困也故象舉見爲酒食以二方受掩於以酒食價薦自豢處之泰然不知所謂是其困于酒食而已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也文獻云二據初辰在未未上值天廚酒食象未詳姑存之服以韋爲之古作市通作芾亦作紱黻云晃服謂之芾服冠之韍朱紱赤紱也二陽指二韍也云天子朱市諸侯赤市詩曰朱芾斯皇書顧命以是知其指二也又曰赤芾三百臣紱也以是知其指五也自九二許九五之通困而言則曰朱紱方來自九五雖本卦二之方用而言則曰臣于赤紱五所以取朱故象者自二至五言雖爲朱文爲牛者朱于斧之象九五中正陽明之君必求九二中正陽明之臣朱紱方來言九五行且來于二二位當家會泰祀以與命而見于恐下進以求困也征則爲變其所守不能相發而自

亂自蹈于凶兩降志以從紱之事何以自免乎坎隱伏有以鬼象故言祀二互離以祀言者何也故致幽可感于神明者于云惟乎於時乃與天通處困之道也變萃利用祀亦亨祀象

●象傳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得中應五君臣同德終能有爲而濟困故曰有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變則爲大過互體離巽變爲紛象變則兌三以陰體而不乘皆陽小人而志武者也進逼乎四則如藁石退據乎二則如生刺蒺之甚也然其犯剛之志猶未已也有傷而進无變而求上六已將征矣而猶欲合之爲助其號與應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也宮就大爲衣指四象爲剛有石象或謂三只掩二不掩四者此近說也卦之以陰陷陽者惟坎本卦坎以下卦自二至上皆有坎兩坎相重故爲困且三陰之中惟三

爻之最其凶特甚乃此知其不特掩二兼掩四也矣三指二坎爲叢棘爲木多心故有蒺蔾象在爲宮互巽爲入故有入其宮之象三陽位上陰位三故男位也女上以三之妻也然實兩柔不相應三雖有四故能凝而上處離宮之外隔絕不得見故曰不見其妻之象合下三爻觀之在其下故爲入于幽谷初之入于坎窞也九二在坎中故爲困于酒食是也初五之需于酒食也六三在困上退則困于九四之石退則據于九二之蒺蔾即坎三所謂來之坎坎者也變則爲大過之棺椁藁葬所謂死期將至者是在傳繫辭公二十五年崔杼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蔾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无所歸也杜預注云坎爲中男故曰夫變爲巽故曰從風風隕物者變而陽故妻不可娶

●象傳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不祥也曰乘剛時知其蒺藜之荊二爻知蒺藜之爲二則知石之剛四不言困于石者以二陰之意正在據二以挖四非三而心故不言困于石也祥善也吉也不祥即爻所謂凶也

㊣繫辭傳曰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辭見本傳

九四來徐徐子夏傳作荼荼翟子玄本同云內不定之意王肅本作余余困于金車古本一作輿吝有終象與變爲重兌互體離變自上而下曰來徐徐者內來于初也所以徐徐者以困于金車故也互巽爲進退爲不果故徐徐金車指

二與初爲應九二得乾金中畫故曰金車與六爲四之應而實據九二者四欲應初而二阻之四與二同德是故之以柔揜剛也其遲遲吾行而不果于應者猶綜之象也然上比于五志合道同必能相與有終亦何只變初爲坎中交變艮止有困于金車之象其无初復吉之曰有終變爻行有尚故可必其有終

㊣象傳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四在下發志在初也初既揜陽而四不幸與之爲應則陰之所處亦不當位然與五爲近比則四之可與者固自有在去柔而就剛推此四自決之耳

九五劓荀爽王肅陸績本作臲刖荀王陸本作卼按說文云㓷危也困于赤紱乃徐有說音悅利用祭祀古本一作享來云劓刖當爲臲卼未穿爲變兌爲毀折象與變坎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也大君之位然揜困之極下與九二同德相應

爲初三陰柔所揜故用劓刖之刑以加之變困爲重困成坎象劓刖者割鼻曰劓刖足曰刖互巽爲鼻九二下連初六則少見下一畫是割鼻之象也兌爲足因爲足九二上連六三則少其上一畫是截足之象也小懲大誡之不欲使其捨道君子所以困而初三之臣爲甚巧其勢猶未可卒去則九五之臣亦已甚矣亦猶指九二也坎揜再命赤紱熙於三命赤紱蔥衡下卦與爲赤互體離爲章赤紱赤于章上赤紱象也臣者所云朱色含赤色發困于赤紱者言爲九二而困也乃徐者來徐徐之徐即九四也坎爲說者四說也位爲說五唯動于揜二如此之以四亦陽德陸不果于應故徐徐而行亦說五而上比之以揜二也三陽同心共濟在二既得說于陰揜而五亦得釋其焦勞斯時也利用祭祀者天神地祇亦陰陽之寬心以來百福之來集而已固爲至敬古祭祀變生曰象享祀人臣所以祀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君臣異辭也困之時利于徐困之不可求速故享祀祭祀亦皆此義困本則坎柔揜故求通皆利乎祭享

●象傳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志未得者以下爲二陰猶在也既之來徐徐而上說乎五者以五有中直之德也五居上卦之中是其中也與九二陽剛相應是其直也君臣同德則受福可知故利用祭祀文於二五不言吉象傳於二云有慶於五云受福即象大人吉之吉也

上六困于葛藟古本一作藟于臲荀本同陸作劓卼陸作黜云柔云不安也曰動悔有悔征吉變兌爲巽爲躁卦而牽已者葛藟之謂葛藟蔓草而難乘者臲卼五之謂臲卼按上與三應三爲五緊與爲葛爲木上以柔纏繞與木之上葛藟象臲卼不安視兌爲高五與上畫上居五上臲卼象困至九五而行說則困已通而陰柔之揜陽剛者皆已除矣其六一爻獨居兌極乃小人之善爲媚悅以取高位者而猶頑借黨類不能自制是困于葛藟也陽剛已

出于困君子窮困於蹇寒心上六處井其然是井因于臲卼也家上困字故不復言困至此而上六亦有悔心之萌象困者能口之言也其言若曰屑我不寧掩剛故困今當動而改悔然後言之而已嚮井其本心未嘗實見之行也象所謂有言而不可信者也如是而欲望其免于有悔其將能乎惟翻然行避而去之變其所為掩剛者以避陽則吉因動悔者言之處故有悔征者行之實故吉以是知陽剛之不終于困而揜陽者之徒自取咎也故困者小人之所為困君子无困也語曰聖人无危地其然哉鄭氏剛中云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變通以行健征象

象傳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于困

葛藟居剛之上而揜乎剛所處未當也從言動悔終不免于有悔然變柔致吉之道在于征行也翁者柔變剛之謂變剛則不揜剛矣卦以三柔揜三剛為義然剛為柔揜者皆吉而柔揜剛者吉[illegible]

則揜人而自揜也云爾

䷯ 巽下坎上 井 古文井中有星字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息汲反）

繘井羸其瓶凶（力才反 本亦作纍）

井古文作丼鄭云一井八家一井象構韓形◦甕之象也按

井瓶也甕汲餅也為卦巽下坎上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巽木下入而取水至上汲井之象故為井古者黃帝創百物始作井又推井餘形以畫野田方九百畝為井八家曰井因井為邑故邑不改井夫邑或有時而改井則无所事改也井本鑿地取水人立邑必相水泉所在若得水泉則以立邑則當改邑以效之上坎一陽在中泉象也二陰在卯為陷陷井之象也故從坎水而為邑故為井受坤為喪坎邑不改井之象也无喪无得者不為汲者而竭不為不汲得而盈井之德也井所以无喪无得

也以其剛中也天一之水為井故能不失其貞能保其潔者惟井也冬温而夏凉不變於寒暑不剝於風雨霜露惟其剛中而能保其貞也舊說井卦今六畫取象上爲往下爲來四往五而上體成坎象井大之至上者柔來初而自四至五皆坎井水之在下者是上下皆井也汔至亦未繘井者言上體之下也汔幾也近也汔至者水幾至上而未出井也繘水至坎中象未至于上體則汲未出井口亦象未能繘于井者同耳揚雄關西人謂之綆汲水索也井道以巳出為功故井卦至上六而始元吉也卦有巽器為羸繘象羸其瓶而者中言自四至五皆坎之井也羸敗敗也瓶汲器以瓦為之二三為在下之井水自二至四皆坎外堅中虛為缶瓶象二三之水已實在汲井之瓶而下一畫偶偶瓶底傷損而水下漏則終不能貯水矣故曰即九二之甕敝漏是也又互體兌為毀折亦羸象此兩句反言之見人當盡汲之功以得往來井井之功也六爻皆變為火雷噬嗑上坎下為離

序卦傳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孔子厄于

陳蔡之間語弟子曰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三折肱而成良醫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湯困于夏臺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困于殽齊桓困于長勺句踐困于會稽晉文困于驪戎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信也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知其非敵情憤志之始乎按此所解有言不信與愚異而言則可未患為之庸其說曰夫事有高世人而非其至者求其至必反于庸而後可而庸又為人之所棄所擇所之所難也事之至高者不在賢人而在愚人不在愚人之口而在愚人之身愚人不能言而能身此事之精者也故務困于上而反于下必庸言之信庸行困于上而反于下必庸行之謹井德之地也

◎彖傳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巽入也坎五材為木井木巽水下則水不上出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木巽大中則大不能自傳故曰以木巽大易井泉水大之大用也或疑古无桶桑所云瓶甕皆瓦器故未于不耳巽木象披鄭康成云巽木桔槔也言桔槔引瓶下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楊庸修謂北方井制如此三聖皆北人故象辭必捨其物以桔槔引瓶正義所謂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井養而不窮歎美井德盛汲食生故其給養于人无有窮已也此句包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之義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者蓋之邑變為井之井則剛畫居井卦之中指九五言也剛中者泉在中也井以不變為德故繫辭曰井德之地也雖使汲水幾至井上然未出乎井亦與未繘井同以濟用為功亦出乃為用未用則何功也羸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汲之用廢是以凶也

◎象傳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井以養道君子體之勞來其民各盡乃力以為勞卦如使民鑿井而飲之類勸勉其民使相佐助以為申命如使民同井之相養之類

◎繫辭下傳曰井德之地也天下有无根之水其出易窮不足以為性也惟井水藏地脈而有本者方謂井泉之水前血脈川流之水潔淨清性之淵泉而特出藏象之義也此井所以又曰井居其所而遷為人己念為德之基也又曰井以辯義[illegible]義者心之[illegible]既以與人己念多其此之謂

左右逢源一往一來自井井德有辯矣

☵☴爻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變乾為需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為義井以陽陽為泉陰為土初六陰柔在井之下為泥故不可食凡言食者皆指口也二三四互兌在初之外不食象也又巽為臭亦不可食之象也王弼云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沈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則是久井不見渫治者也久井不見渫治禽所不嚮而況人乎按淮南子入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備井鑽燧改火井井易水古人蓋以未浚未易水之井皆稱舊矣凡井在卑地者禽鳥或食其水詩稱鷺集泌井是也泥而不可食不但為人所不食雖禽鳥亦不下顧理蓋有之自初至四皆有禽象以无應故无禽或云无以言禽者皆應也故周易六五變賁賁曰田有禽比九五顯比曰失前禽恒九四變則此卦上體與但二卦下體皆巽曰深入禽言泉之物安肯深入乎故皆曰田禽亦通一說

北方謂鑿井之後為禽所以運筯汲水者井既廢并其轆轤俱廢矣未可深信變坎為需所以致養

◎象傳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蔡清云泥在六畫之下井之上出者為可食之水其在下者為不可食之泥也舍不用也時所不用非但人不食舍禽鳥亦不來也

☵☴九二井谷射鮒射作邪鮒說文作[illegible]云汲瓶也本作[illegible]云汲水甕敝漏變艮為蠱互體兌兌變毀折谷出水從上而注于下也敝漏于下井之為道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于上反下與初初猶谷中之水下注者然井而似谷故曰井谷井罅所鍾渫鑿之處是也上陽爻下陰爻兩開谷之象也又變艮山下有井亦因谷所生亦谷之象也射者射也鯽言注也互變巽為弓射之象也初為魚鮒之象也鮒雅云鮒小魚即今之鯽也說魚行次浮在相附也相附也謂之鮒

魚不識巨海鹹其井生之類也求既下汚流衛未浴
活小魚而已故曰射鮒自二至五有離爲見三字有
象水實變也互見爲睽折之象也下陰爻有坎水
下漏之象也又與離殺王亦有毀漏之象象所謂
羸其瓶者此也與下也伏也故爲
止下伏而止井不汲也故但射鮒

㊃象傳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二五不相應故稱无與程傳曰井以上出
爲功二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
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一說无
與非无應之謂也之上无陰不能相與以成井亦
通徐子與云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
故也曾謂人才生世自非果於暴棄甘於下流之
歸者皆可與爲善苟陽剛之賢負寶之美者皆可
以進德良繇上无應與而爲之誘掖
汲引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
福爻義爲重坎互體兌巽離爲矜象離變艮九三處下
卦之上異初六井泥之時有位而有應于上井九
二射鮒之象但井以上出爲用猶在下體故雖渫治
未爲人所食也渫不停污之謂也其爲潔淨之象
也卦中惟三與五以陽居剛爲可食之清泉五居上
體在兌口上三居下體在兌口下故五見食而三不
見食也爲我心惻代正應之上六言所謂知己與嗟
歎之辭居者爲加憂心惻象也而用汲者唯以汲
水言其實即汲引之汲六應三而比五乃井收勿
幕之相故欲以長綆汲三使三見知于五也三四五
體離爲明賢者爲明主所知則得大行其道君民上
下无不並受其福惟井之爲人所食而有益于人也
必曰王明者賢者在下啇然而不自售非遇明王與
能加以特達之知而天下寂寥共擇哉叄聖人之
理深矣援其上下皆欲有
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之象

㊄象傳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爻言心惻

象傳言行惻以明上六之心非爲私愿也譬有賢
積道而不敢妄行道之人皆歎息之矣况在上乎
爲憂者能不惻然悲賢之公心也求王明之求
即爻所云可用汲者乃上六汲引之只求王之汲
井六三自處也然亦以並受其福故求王明不然
何皇皇若是哉卦是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
也井何與焉人之行者惻之非爲井惻也爲有才
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受其
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无善汲則如无
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賢矣曰明王不興天
下孰能宗予故欲明揚之士必由太宰留澤
之瀍淡微明哲之高宗即傳說屬野之賢奔、

䷯六四井甃无咎 爻義兌變爲大過互體兌變甃象夫爲變坎爲于離二云陽爲動爲實
陰爲靜爲虛泉者所以爲井也動也實也井者泉之
所寄也靜也虛也故三陽爲泉三陰爲井初六最下
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間而不失其位
曰甃甃以甎壘井爲牆者疏云爲无壞下達上也自三

至上爲離四爲坤土之中土以火燒坤土瓦甓之
象居得其位如井之正旁甃砌完整故曰井甃則
井旁之土不崩頹而井中之水不污壞矣故
无咎甃以爲食井既渫而水於是可食也

㊁象傳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无咎非謂甃也甫夫甃之者也故釋之以
修井修甃砌也卑者可云三在內者渫井內以致
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渫則污者
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污此
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爻義坤爲井爲象坎變爲實爲甘也五變坤爲井以陽居陽
爲潔故正比方爲實乃水之正性甘潔而又寒冷五
之中正具是數美說者皆言水此獨云泉者蓋直
指本體言五爲坎主故曰原泉居兌口之上食象當
三之法初泥已浚二漏已修可以食矣然尚居甃
下汲不及不若五得其正體而浮溢于甃上日爲
人汲五于井道爲至善猶不言吉者以未上出井

曰此彖辭所謂汔至亦未繘井者是與至上而後
成功也或云不言吉者蓋言深意聖學盡人盡物
只是盡性功利不足言也意惡在寒泉寒泉其本
真食其餘事耳此意自好變作譬喻之所致養之泉
而食方
流致養

象傳曰寒泉之食中正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
後濁而溫故言寒泉以表潔也韓子曰云其正與
九三一也所以食者中也相濟本寒泉則然无
表无得寂然不動也食者及物也中正之道自不
動自有及物之功非索之外者人心之所自有也

☵上六井收荀本作甃勿幕干寶本作網有孚元吉變巽為
巽上為井口木至井口在瓶之木也故曰井收收汲
器之出以鹿盧收繘也收為車巽為繩收象
偶在井上有鹿盧雙柱對立之象變為剛而動有收
繘之象幕蓋覆也坎爻幕在上曰幕覆食奕亦曰幕

勿者昇上之也勿幕者欲人人可汲澤其功用偶書
羅而不塞井口不蔽覆之象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
窮也上六從五而處三兩爻體坎中實皆有孚象象
所謂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也惟其不揜其有不私
其利故王之明三之渫皆得及物而井道成矣此乃
所稱井養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故上之德為首
而吉從卦之終為極變唯巽與巽終乃為成功書
弟義云觀王明並受其福之辭此井獨為井論者上
六居九五之上大臣師保之地也從道之行與不行
君澤之布與不布皆繫其人世有君欲用賢賢欲上
達而不能遂者大臣塞而蔽之也聖人勿幕之義甚
為遠遠矣變巽為行推德乎天下而可與摧良能焉
天下而不窮此井巽相繼所以居于三卦之終也合
六爻觀之于彖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甃陽實陰虛
初曰泥曰日甃上曰收非井象乎二曰射三曰渫五
曰冽非泉象乎以封存无言則初之泥方掘之井也
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也二之射
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冽則可食之

泉矣又以二爻為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于用
故初為泥而二為谷三四皆在井中雖見于用故三
為渫而四為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于用矣故五
言食而上言收也以人事擬之初二如桀紂三四如
孔孟五上則堯
舜伊周之徒也

象傳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大猶五三之陽因而言上六能汲之至於
故其陽剛清物之功得以成也象者泉為老木
也泗淮漢渭水之流也源泉混混水之原也盈其
流則注大壑而不知其津涯窮晝夜而莫知其止
息通其源則浩之不漏注之不盈此川上之數有
本之稱聖人所為吝嗟而徘徊也試觀人之一心
寂然其未發發然而不淬瑩瑩然其畢照生生乎
其惡可已茲其人性之真貫千古之淵源乎自夫
逐流之士望洋而失在淵之倒蓄石而奔發實一
開泥沙集之而涸世味一動舊染積之而污便辟
之相引則蔽焉而漏垂成之不力則至焉而羸矣

是清者明曠者既而爲天地間之棄人矣古之君
子其閑邪以存誠也如井之甃而恐其濁也其日
新而又新也如九五之渫必及泉而後已也其射
焉而食也吾之性不加至也其渫焉而不食也吾
之性不加損也此寓之事功藉乎之而泯甚支流
其而潔一也至於井收勿幕則與天俱生真與
俱來民无疵癘物无天札而太和之象在宇宙間
矣今之善養道大成者莫不日庸庸成周之世吾
觀詩書所記自古明撰以康本如
之其陳也六府三事為維持入政入則相為經
鋪法如此其容也穀食餼食時屋規秀入於養形无趣
日遊命思慮如此其周也牽俾之化遍於飢服變
衷其爲之失疑于草木鳥獸澤如此其津也丙莫
御敎中建極以澄其源无荒亦保以遏其流其所
謂有孚元吉者因其性之淵泉使然我噫上世之
君與民爲生中世之君聽民之自爲生末世之君
民无以自爲生世豈法制異耶則本心之生生異也
至於已不生生使民无以爲生而舍泉毒泉之禍

迟於天下奚吾安得井甃井渫者而見之

第十對

革 ䷰

●雜卦傳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火金相克故爲去故鼎木火相生故爲取新已日乃革則去故之事鼎趾出否則取新之事也下經離始合巽兌爲家人爲睽易置之爲革爲鼎火過澤而革其性異耶火巽木而鼎其性同耶惟性同故家人與鼎皆以著其合惟性異故睽與革皆以表其違

䷰ 離下兌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又云古文作

革从三十三十年爲一世而道更也故革爲改舊之義爲卦兌上離下兌爲金離爲火火鼓鑄而金從革以火革金也舊說皆謂水滅火火涸水則至于相息并革之作用且以兌爲水則是冒坎之名也已日卽六二所謂已日也乃孚卽九三九四九五所謂有孚也悔亡卽九四所謂悔亡也所以云已日者以易卦納甲推之離納已說見蠱彖下離又爲日六二離之主爻也天有十日甲至戊爲前五日已至癸爲後五日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乃能孚信于人故以十日爲率革於未及中半之前不若革於已過中半之後則无輕遽之失一說十干歷已而庚庚革也自庚至巳十日決矣巳日決日也革不卽孚決日乃孚乃雜辭也二說金曰從革於干爲庚兌之行也過而革先庚一日爲巳居金之間當其時矣一說戊巳屬土而巳則陰土也未土圓圖離兌中間乃坤土凡離火燒兌金斷裂者從土可接續故月令于金火之間置一中央土以離兌皆陰故但舉陰土也理者可通然似于六二未切所以云乎者以積象言自二至上有兌三四五中實兌有孚象也夫王者宜天下更始以不妄動之心行不得已之事并合德于无不可惟不求便于一巳而期公于天下期其遠大遲不期便于一時而期守于百世則其道正固夫然後事後之追悔可亡所以云元亨利貞者中交三四五離乾故傳乾四德也六爻惟九五最善而卑獨指九四言者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爲新故有謹重不輕革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爲新舍九四當上下卦之交正改命之時故悔亡獨於九四見之卽象傳所云革而當其悔乃亡者也乾九四曰乾道乃革義同讀象辭便識全卦之義聖言之精若此參于本云元亨利貞乾道也隨者隨物革者改物物不可以狗心隨故元亨利貞而得无咎物不可以妄心改故元亨利貞而得悔亡六爻皆變爲山水蒙離上兌下爲蹇

●序卦傳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illegible]云井道常道也革者弃常道也事其壞常者也後漢書禮儀志引古遺言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卽井道之革也

●彖傳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夫坎水離火男女之道也其質根陰根陽其用相勝相逮此造物之機似滅息而成其生息者也故水以木生火火以金生水有相息之道焉至澤與火則不然澤女也火亦女也二女同居无生息之理李子思云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象不能以熱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畫限之而離火從下騰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熅暴而无寒火蒸子鄭云二女同居則睽所以不睽者交欲下而遇離離欲上而遇兌兌欲相逮而不能也說

不相得又不相違則不能无相攻攻而不已必為一務勝者斷革之矣火能革金能革火者也故曰革或云離中女兌少女長少素序必反而之正革象也亦遁已日乃孚已者十日中半之後待此時而後革則諸審而不輕遽故革而人信之內离為文明則見理必盡外兌為說說則无拂於人情而又備乾之四德大亨則无所不通利貞則无所不正要皆因其宜革者革之以時斯故得其至當而其悔亡也悔吝之所生生于變動者也革而當矣又何悔下經卦元亨利貞四德具惟革重革也明革以天耳推是革之道也自天地聖王莫不皆然春夏為陽晝于離秋冬為陰起于兌此天地革而四時成之象也六畫則五為天爻三畫則二為人爻二五相應順天應人之象也湯武以之王者之興受命于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李氏云不可犯者聖人之常不可回者天人之變極吾之常不遇彼之變通然葬乎此心者理之融也聖人以天心所嚮為從違以人心所嚮為去就而以吾心之至理為

的畢不忍斯民勞于不可救藥而寧自冒其不可畧知之勢德少愆乎吾身將大安乎天下樂存乎一時將大釐乎後世君臣之分森乎千四百年之餘天人之際肅乎六十七王之久桀之心紂之理孰知自素契于履虛之先哉如其喜事使觀妄意更求一之不成亂危已継而聖人本心始不盡稱於千古作易者權之故以革之七者著之象聖人之社其漸如此禮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當而當其可之謂時時之未至聖人不欲先時寧之至聖人不敢後時而費之曰革之時大矣哉時與已日意正相闡發順天應人革之先二卦皆言之順而應者說道也革重事也而必以說道行之其義大矣

○象傳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吳幼清云澤為容水之處澤中有火以消乾其水蓄海之尾閭名為焦釜之谷水入其中如沃焦釜消竭而无復有是為澤中之火亦燧火者也而反為澤中之災息改變其常也故名為革愚謂幼清之解澤字甚火是已然以火熄水為革則有滅息而无生息之于下文治歷之義不協按晁原夫問云東流不孰知其故柳子厚對之云東窮歸墟又環西盈穴土區而濁潤清清墳壚疏滲渭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脉脉又何溢為此則在改革中有生息之理也君子法之修治紀日月星辰所歷之書以明作訛成易之時正象傳所云天地革而四時成者蓋必推日月考中星而後可以定四時也王汝楫云因革象得治曆法曆須年年改革則天度漸差此歲差法也定曆元特其甘耳夫日行不由赤道晝長在赤道北晝短在赤道南別名黃道亦道相交差自冬至為始冬至後漸近北夏至後漸轉而南至次年冬至復元度此一歲周天之旋也正東為卯正西為酉正南為午正北為子一日十二時而日歷十二位乃定方也天以各經宿分十二次乃動體也日躔既有歲差

則斗且亦必有差唐虞初昏乃令戌亥之時其後仲冬日差在卯則子指夜牛指子差在午則平旦指子差在酉則中日方指子世謂斗柄指辰謂之閏者非也唐虞之時仲冬日在虛大初冬至日在牽牛唐宋在斗元
明已入於箕矣自漢武被帝堯時已差一二十度自
皇明欽帝堯時今差五十餘度三代已先未有歲差之法晉虞喜始覺天日異行歲有差法以為五十年差一度宋何承天以為太速倍之百年差一度隋劉焯又折衷之以七十五年差一度皆疏遠也逮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而始有定論至元郭守敬以為百年差一度半上考往古每百加一秒下驗將來每百減一秒前法差數歲歲如一未有先亦後歲之說但其加減之數古今氣運遲速不同若歲積之久又當有更革也且唐虞時日躔冬至在子夏至在午春分在卯秋分在酉今未四千年而冬至在寅夏至在申春秋二分在巳亥計其歲差退四十五度則距帝堯萬餘年冬至日反

躔午夏至日反躔子春分在酉秋分在卯矣若非
如帝堯考中星以定四時歲功何由而成乎注云
觀云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illegible]
中云聖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illegible]
必改更先矩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蔡
仲云天道不可窮盡可窮盡者非天道故曆當
數以求合其中而天道終非法數之所能盡因氏
云自乾至革其卦凡四十有九大衍之用也分而
象兩天地革矣揲之以四四時成矣是以至革則
治曆又按古者考天象驗人時皆以火爲證三月
火出于辰五月火中于午七月火流于申十月火
伏于亥是也南方火之本位於冬春夏皆取相生
惟自夏徂秋自離轉兌火金之氣不免相鎔賴坤
土以聯屬于其間而五行始相生不斷故特取兌
離相合之卦表人地革而四
時成之義此亦前人所未發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變艮爲咸鞏以韋束物也離爲牝牛離爻本坤黃牛

之象也指六二言黃中色牛順物初剛在外故爲革
本皮也去其毛爲革則其獨革也亦有變革之義特
兌巽之爲黃牛之革耳初九陽剛本有可革之才然
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以位則下也
上无應援則无權勢之重故當以六二中順之德自
固不妄動也此象也殆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之
時乎離明于幾者變艮爲止當
革之初見幾而止故其象如此

●象傳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時在初位在下上无應援不可以有爲但當以中順自以養須於重革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變乾爲夬互體巽變乾巳日十干之
中也此時乃變革之際初巳在卦中爲中半之義二
以柔順中正爲文明之主上應剛陽之君可以有爲
之時也又不敢輕遽直至十干之半而衆革變之交
以此征行上進從五吉又何咎王輔嗣云二五雖有
澤火之異同處辰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illegible]
玩辭當爲伊尹說湯呂望歸周之後變乾爲夬[illegible]
往而決
陰者

●象傳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有嘉即征吉之謂二五正應而革
行猶陰陽正配而偶成凡卦中言嘉者皆
二與五應如隨之孚于嘉遯之嘉遯是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變震爲隨互體巽變艮約象乾
變巽六爻至四始言改命內二爻皆不欲輕革之二
中正猶必待巳日乃可革之初則固守而不可動九
三雖當位而不中未可以革也時未至也離炎上
變震爲躁動故戒以征行則凶然當革之時豈可徇
守故常而不進若暱於貞而硜硜然爲小人之諒則
亦不免于厲惟審察當革之言至再至三而皆合以
此上往則巳可自信而亦可爲衆所信矣革言謂一欲
改革之論相籌度也士喪禮云馬纓三就注剌繡一

匝爲一就今云三就猶言三匝也三上正應
先上爲口言象三匝四與五而革道始成至上則周
三爻矣有三就象有孚者積坎中實象四五二爻坎
此爻也武王以之八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
伐雖欲巳得乎變震爲威武卦變隨天下隨之者
也當革之時明而威武天下喪隨故其象如此

●象傳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猶之衆論至于三就曾无異辭事至
當也又何之矣猶言更何往也義當進革无所逃
避時所需時耳欲不革不可得矣蓋決之之辭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變坎爲旣濟互體巽變坎約象乾變離貴虞寔
云四近五位乃湯武之爲諸侯時也水火之際當革
之時但以剛居柔不任其剛雖有爲天下之志而不
能无顧慮之心如湯曰有慙德武曰无良是也然事勢
窮極詩云上帝臨汝无貳爾心此其時也故雖有悔
而可亡何者剛而居柔遵養時晦天下已信其志在
救民矣巳日乃孚而不革則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如

以況承上帝在應生民故曰有孚改命吉令尹於上
命卽彖傳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
九四革之盛也故以彖所稱者歸之其變令改云云
爲發令之時乎所以不言革而言改命也苟卽其
命四變有改命象一爻二三四互巽巽爲命令
則爲變易其命令亦適變卦爲旣濟亦大事克濟之
象

●象傳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信志解有孚卽彖傳革而信之之信孟子言湯非富天下天下信之卽此信志之義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變震爲豐約象乾變兌革之爲義變故而新也下三爻故事未變之時也上三爻則變而爲新事矣故或言改或言變而皆不言革大人指九五九五剛中居尊蓋自諸侯而升爲天子矣天命旣新則典章法度國勢人心无不一變而更新之如謹權量

審法度修廢舉逸興滅繼絕之類皆是虎者乾象自五至初大象肖離五下應二二爲離主爻兌與巽是以革事九五以剛健中正應之于上拱手而受成焉是以大人文明形見于外者也故曰虎變初九黃牛之革以去毛之皮希言此曰變者蓋離夏轉而兌秋則向之希革者旦變爲毛毨也或云虎爲西方之獸兌西方之卦堯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見故曰龍湯武之征伐則有藏存焉故曰虎亦通未占有孚謂不必問之鬼神早已知其爲人所信嚮矣爻于三四皆言有孚是也胡之先正云體有定而易无定聖人不寓數於一定之畫而寓數於无定之易何以立人極哉易之爲數寓於无定者也吉凶之數對時而立循環无定吉凶之來至无定也如以吉凶立數而已則若探鈞上下必有終而凶悖而吉者不然也寓吉凶於上下六爻之中六畫定則爻位定符不符其分已久符者无爲已不符者或處乎地而得尊爻弗衆居也或違事而得善爻弗能居也或乘剛資而得居爻弗可居也故穆姜知已之无隨而子服惠伯子

美南蒯之將敗故二人者得吉占而得吉亦足不能反而吉然則易之爲數寓於禮而未始无預定者也未占有孚聖人爲世之所瞻爲武爲口實者易之通例也變震帝出乎震爲帝之大人其數能發之

○象傳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炳者離之光明也象以文炳解虎變可知虎取離象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變乾爲同人上六與九三爲應君子豹變指九三言陽爻稱君子豹似虎而圓文三以陰變亦有文明象然三乃離之外畫與主爻之二不同故但稱豹也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此虎豹之別豹變幷從開國承家列爵分士之謂上有革命創制之主則下有潤色洪業之臣虎變文章之大者也豹變文章之小者也君之神理寓於經綸臣之道術備乎法令況當三之時而革言三就已有孚矣此小人所以革面也小人革面

者本爻言陰爻稱小人居外卦之上故爲面上與三正應先說見于上有應而向之象雖復何求而內功成則无事損事損則无事若復有所往則擾而惟居貞不動則吉也初變則失若仲虎云革已得之事初未可革當中順以自守上既已革當靜正以自居君爲六爻總論云天下之事變爲之也夫使天下常治而无事无不舉之處聖人亦德爲與哲世常安於无事而何衆乎其爲變也歲惟夫法久則弛俗久則偷如不鼓之舞不諫之悲因循日積不得成極弊而莫之救是以因其不變而用其權不得已天下相更始者勢也然則變革之事出於急不與取後先之易爲權制於獨任則詳慮重與宋顧後速爲鳥喙之食計不便民則爲治絲之易聖人舊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信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革用黃牛而不輕其寫時有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得其分言必三就而不緩其詳乎必已日而不失其速至於國因宥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章蔚之治爲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始何其難言矣

令然何其久也蓋觀古商之際然後發明聖人之言湯矣夫以遲罔則安于常言是對羣小此商於湯矣未變以發吾之君當發謀之歲之百姓疾洛詰及多方多士書書示之以誥文要之以明淨僉之以安口引之以定誥至再至三復復乎其以言柔之至人於變更之際其不悉喻民心固若此也至於改居既奠保釐既成聖人有改割之實而天下不知其變茲豈有發當期會哉後世商君之革令行於棄灰安石之革利過於手實其始也无已日之孚而其究也爲莫大之悔矣嗟夫謀人國者寧安靜而无功无寧輕變以速禍哉

○象傳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虎大而文疏曰炳豹小而文密曰蔚則君主要臣主詳之較也蔚如草木之茂盛以指九三言二三四互體巽巽爲草木故稱蔚曰順以從君則心革可知已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鼎說文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易卦巽木於下爲鼎象析木以炊也蓋木字篆作鼎今鼎下作鼎乃片之破體故曰象析木也庖人掌鼎鑊給水火之齊鑊煮牲體魚腊之器既烹乃登于鼎烹誤之爲卦巽木居下離火居上互體兌乾兌皆金木火在外金在其內鼎鑊烹飪之象也鼎之爲物鎔而重凝而固大而能容古人取之以象夫寶之位故其卦直曰元吉亨彖傳備矣爻辭惟上九言大吉无不利與象相應蓋鼎至上九則鼎功之成也元吉卽大吉也亨卽无不利也程子疑彖傳止稱元亨而以吉字爲衍然太泥六爻皆變爲水雷屯巽上變下爲家人

○序卦傳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程子云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

○彖傳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諸卦多以義名如頤井鼎皆以象名故卿因象以名卦也卦之下一畫偶鼎足之象二三四三畫奇鼎腹中實以牲體之象五畫偶鼎耳之象上一畫奇鼎鉉之象此言鼎之體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七字爲句巽火巽字最精巽入也亨飪之法本欲火氣入物然火太猛不入太緊愈不入故言巽卽文武火之謂也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鼎象爲烹飪熟食也以巽木入于離火之內煮物而熟之此言鼎之用也烹飪所供不過祭祀賓客二事祭祀則天神爲大賓客則聖賢爲重故

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亨帝直言亨養聖賢則言大亨者亨帝貴誠用特而已養聖賢則饗餼牢禮當極其盛故亨上加大也李宏甫云夫頤口也何足齒及而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鼎烹也本无大事而在聖人則養聖賢以享上帝帝苟不能大亨以養聖賢則雖欲以享上帝帝必不享矣然則聖賢之在天地間豈細哉巽而耳目聰明者下卦巽上離爲目六五爲鼎之耳中虛聰明之象孔仲達云聖人旣能謙巽大養聖賢聖賢獲養則憂其事而助于己明目達聰不勞己之聰明則不爲而成矣五爲君位以柔進而上行重柔字得上卦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重中字柔則謙卑和順德之基也中而應剛則虛心下賢德之輔也有如是之德此所以天祐人歸保世滋大也象辭所貴其大善而亨者以此大吉无不利爻屬上九而象傳以六五爲元亨者五爲卦主舉鼎者舉上九之鉉而非有六五之黃耳則鉉无所施故以元亨贊焉

○象傳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巽木...火...火】

然木而木上有火發以成烹飪之用其象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王者端莊鎭重之謂鼎譬之位命譬之實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命亦取卦中互乾象革以改命鼎以凝命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所以示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其吉哉矣抑鼎爲重器聖人之所寶古者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也庖羲氏與神農一統天地萬物而一之也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也禹鑄九鼎象九州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王孫滿對楚子以爲在德不在鼎則亦正位凝命之義也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悲已反】得妾以其子无咎【變乾】

爲大有六爻皆鼎也當其處者有其象故以初爲趾顚倒也否惡也鼎以足峙趾何可顚以舊有否穢之積故爲用倒趾而上以傾出之所以致潔也故孔子曰鼎取新也禮祭先必瀉鼎滌濯流有中之否掃中三足皆空所以容物者所謂鬲也烹和之法皆於清在丁體在上則易覆而不偏覆及井鼎對滿者皆得是中鼎卦初爻鼎顚趾利出否謂潔者在下須先爲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有實今烹飪大烹當於下者不使者釜底亦古人遺意也況之謂得象意可稽其踈之缺初當卦始鼎未有實倒而滌之足而居上曰反居下故曰顚趾此合全象而觀舊說以初上實曰爲趾顚之象不可通也得妾以其子者正以倒象言之卽前卦先上雖下也先爲妾故曰得妾三陽在下若妾孕育之子然其在鼎卽鼎實也陽爲男陰爲女於在下皆陽畫故得子妾本不空居上取其生子爲後故待之以安運所謂本次之義安以子貴與趾本不空向上以欲爲惡穢故不得不顚趾象使以求得之正趾意也鼎卦合六爻取象物有乾象悳推測未已變乾爲大有以象子貴大有之象

周易□言 卷五

◐象傳曰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鼎巳...否...】

顚空若已悖矣以瀉否豈謂悖哉貴謂否言否穢爲盛新菜爲貴出否將以受實故曰以從貴也貴指三陽畫趾譬妾從貴卽譬以其子象取倒體又象中說象者甚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變艮爲旅互體乾變】

與以陽爲實九二陽實居中故其象爲鼎有實我九二自我也仇指初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二與初雖近比而非正應故曰仇疾陰柔之疾乃初爻之所謂否也卽前之初向前潰穢之未除業已倒趾而傾出之矣徐乃實物于其中和五味羞百珍且以饗帝且以養聖賢何初之疾能卽我哉蓋承初爻出否之後舉成事而言也吉孰加焉鼎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爲泉鼎以陽剛爲實井初爲泥二爲泉而二親初則爲射鼎初爲否二爲實而二親初則爲疾皆陰惡之象也變艮爲山風雖爲其如山何其爲仇疾不能卽之象

周易□言 卷五

◐象傳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夫鼎烹而熟之至于可食而後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則善與不善皆烹而並熟而善者棄矣及其未有實而傾之以出其不善則善者可全卽待其有實則夫不善已汙之矣故曰鼎有實愼所之也蓋愼之於初也初旣顚趾出否而後可置實于鼎中此愼所往之道也夫如是則我仇之初雖有疾其何能我卽哉所以終无過尤者此耳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變坎爲未濟互體乾變離約象兌變坎鼎耳六五也互爲鼎上言于三何三與上應應內卦下九三木之盛也外卦火上九火之盛也兩皆過中木火迅烈鼎中沸沸其耳已革變爲炎熱而不可舉故爲鼎耳

革之象凡器皆行以足獨鼎之行在耳故行以耳耳既革故其行塞雖有雉膏之珍不見食矣君子人之有才德而過于激烈以自塞者也三以陽居陽承乘皆剛故有此象震爲大塗三四五成兌震之中書塞矣故曰其行塞互體變離爲雉下體變坎爲膏約象兌爲口三居口下故不見食又三既變則不成兌亦不食象也雖然三之所以病者獨以其不變故耳變則爲坎方雨象也陰陽和故成雨虧悔者言變盈爲虧改悔其舊也陽畫實爲盈陰畫虛爲虧既改悔則有水火均調之意然後變勢息鼎沸平既不患失且又不至病互故終吉

象傳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義者宜也烹木以炊不可過不可不及方得宜任之宜今木大過烈不知所以裁之故耳革也上九象言剛柔節節字即義字之意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形渥古本作刑剭新唐史元載以罪

誅傳贊引此則周禮秋官司烜氏凶 變艮爲止互體屋誅之刑也餗玄本畢亦作鬻 乾變兌約象兌變震足初也餗糝也八珍之膳鬻之實也二爲公位公餗公所食之餗也渥沾濡之貌公餗既覆體爲渥沾也鼎之量極于四其上則五矣受實必有餘量以容益也也知之不已至與鼎平則足不勝任勢必乎于折也初未有實故顛趾而出否四已有實故折足不覆餗又與折異鼎則含舊而圖新新則實必受而用奉受其至厚矣必至身有可知已鼎爲艮人艮山取其實亦器折覆餗之象

象傳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不量其力必致凶災未驗而言之人必不信今災如何也

繫辭下傳曰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變乾爲鉉約象兌爲口鼎之舉措在耳爲耳之主也五爲上卦之主以獨畫居鼎之上耳之象也黃坤土中色離得坤中畫故其色黃金鉉以上九一陽言鉉者鼎之扃所以橫貫鼎耳而舉之者也上九一陽橫亘乎六五之上有鉉象本乾畫故稱金言以金爲鉉也鉉耳二物不相離鼎中有實非耳則鼎无歸舉弃鉉則耳不自舉然於五言之者則以五實用之故也五虛中能受又得陽剛師保之臣以佐之故其象如此變則无柔進上行得中應剛之美

象傳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中以爲實者九二居中而鼎有實也二五正應二有實而五舉之象傳云得中而應乎剛正猶此、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變震爲恆陽剛在上及物之功全盡此爻

盡鼎實以享帝養賢象之所謂元吉亨鼎器全成而吉而上九則卦之成也故爻辭之美與象同夫鼎豈有二鉉哉而金玉異何玉不可以爲鉉必金鉉而後以玉也金者剛物玉者堅剛而有溫潤在五則以已之柔配上之剛曰金鉉在上則取畫陽位柔又變柔爲震震亦爲玉故曰玉鉉一說離爲火而上居之陽卦无應无所回護如玉不變於火其爲玉也亦過體陽居柔能舉其任應不在一則無所不舉故大吉无不利上居師保之位以其柔而節君之剛以其剛而節君之柔所謂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者也然能用鉉者玉哉鉉于五言之贊鉉臣于以贊五耳

象傳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剛柔節者言以陽居陰剛而能節之以柔亦如玉之溫潤所以爲玉鉉也凡烹飪之事必剛柔得節爲功水火冬夏寒溫皆剛柔也周禮食醫曰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烹人曰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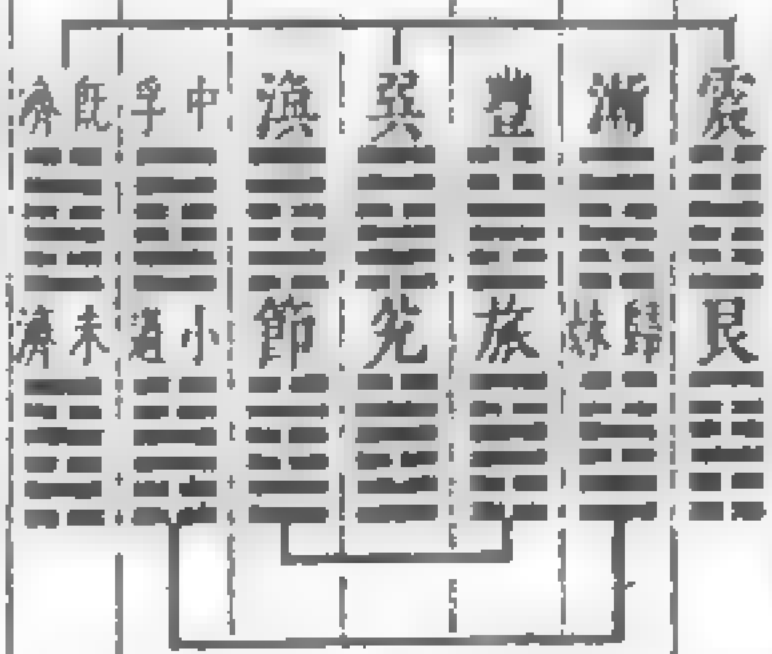
齊節也易中節字皆謂度數之室非以裁密之於
也馮元成云井之與濕木火之用也木之貴通也
火之貴節也故以上木通之也玉以節火節
之也此二卦之上所以吉元吉言大吉也

古周易訂詁卷五終

古周易訂詁卷六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自震至未濟爲下經之終



長男少男分

巽艮震兌交

震艮包離
互體兌巽
三女全

長女少女分

巽兌包坎
互體艮震
三男全

巽兌震艮別

中男中女合

元十四卦乾坤不復見經故此一節爲陰中之陰震艮巽兌四主卦其爲其不居下經之前乃在下經之變者何也蓋下經之初陰中之陽動也用也下經之末陰中之陰靜也體也先其用而後其體也此四卦中震艮居前而巽兌居後何也震艮陽也陽歸此而出布于上也巽兌陰也陰歸此而入伏于下也其以既濟未濟終之何也坎離之令也乾坤立而六子生坎離二卦既列之上經矣茲取其交者以殿其後而後六子始全也今按圖示區分之則六子之遞相望也若鼎時然自震艮起隔四卦而爲巽兌又自巽兌起隔四卦而爲既濟未濟也然而巽兌貴居中矣其義何也下經雖以巽兌震艮爲主而巽兌最貴蓋下經陰卦亦陰室其居中也緣是而在巽兌之左右者爲豐旅爲渙節一則以震艮包離而巽兌具焉三女全矣一則以巽兌包坎而艮震具焉三男全矣是四主卦之互體也對是而在豐旅之左者爲漸歸妹在渙節之右者爲中孚小過一則巽艮震兌交一則巽兌

震艮別其德備矣兌巽四主卦之錯綜也若夫泉埤繼全而用也中孚小過中而用也全體已備言之故乾坤爲六十四卦之始坎離既未濟爲上下經之終此又序卦錯綜之關鍵也

第十一對

震 ䷲ ䷳ 艮

○雜卦傳曰震起也艮止也震陽起于下艮陽止于上咸云震起也帝出乎震也艮止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亦爲鄭汝諧云震艮下經之卦也震陽自下起易而觀爲艮陽極上而止天之道情性之理動靜靜動一體之相首尾也燥如矣天用莫威于雷地形莫高于山雷天之陽必艮本于下山地之剛故成位于上蓋震艮主陽也人心危不恒動那能有止那動而之欲莫知所止其動也妄矣即止弁其理惡動喜靜以心操心妄握强制猶之欲也列寅薰心詛有止哉非剛反以動震震于戒懼以敬能而嚴天震之本也剛極而止安安于靜正以敬止而事天德之成也戒慎震也于其所不睹而艮覩于无形恐懼震也于其所不聞而艮聽于无聲動無動止弃止發徒以爲經學達天之者括也道之所由發也夫

䷲ 震下震上

震歸藏作釐亨震來虩虩荀爽本作愬愬笑言古本作語亦啞啞震驚百里不喪息浪反匕鬯卦內同震說文云劈歷振物者从雨辰聲雷也震爲三畫卦名一陽生于二陰之下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故爲長男卽初爻是也其象則爲雷上二爻陰氣聚陽氣在內猶結而不得出于是奮擊而爲雷二震相重則其象爲二雷相踵而動故仍名爲震震九四无長子義但以雷言耳震者陽德之先陽氣從下以達上則陰氣開而萬物爲之發生故亨人因雷震而恐懼修省一段于理亦本震亨之義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以卦爻言震來者外卦之震自四而來初二當相遇也易爻凡自下而上稱往自上而下稱來說說文无虩但引易云履虎尾虩虩今易作愬是无虩虩恐懼之文據馬李長謙諸說云恐懼貌虩蓋鳥之一云蠅虎也然則虩虩二字乃連呼蠅虎之名于文理未順震爲善鳴有笑言之象啞不欲肆聲以時然後言笑然後笑也非暢適之謂震驚百里以九四言坤下畫安乾爲震乾爲君坤爲土分乾之一以主坤土諸侯象諸侯地方百里雷發聲聞于百里今震在四又諸侯位也不喪匕鬯以六五言卽初九之先爲長子而後主器者當其爲長于時已聞洊雷而恐懼修省有虩虩啞啞之德矣故追其承祧涖震驚之臨卒持以鎮定而能不失其所主之器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者其大過人遠矣匕者捷鼎之器以棘木爲之長三尺刊柄與末祭祀之禮先烹牢于鑊旣納諸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以匕出之升于俎匕用棘者取其赤心之義詩云有捄棘匕是也本卦三

五互體坎爲棘故有匕象鬯者香酒說文云以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說苑云鬯者百草之本也上暢于天下暢于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震爲蕃鮮中爻坎爲酒體故有鬯象二三四互艮艮手執之爲不喪象祭禮薦鬯甚多而經獨言不喪匕鬯者上牲體薦鬯酒人君所自親也六爻皆變爲巽風矣

○序卦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所以烹飪享于上帝薦于宗廟主此器者必長子傳國家襲位者也震爲長子故以震繼鼎

○彖傳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不釋震亨者朱子謂震有亨道不待言也恐致福者恐懼以致

福也後言則考辭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啞啞辭恐致然福非外至也不過意思安閒而已啞啞又非後然自放也不忘然其法則不失常度而已聖人之所謂福者如此笑言啞啞則震來虩虩之福不喪匕鬯則笑言啞啞之閒也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其中遠謂外卦之震邇謂卦之內體內外皆震有遠邇驚懼之象出者長子出而繼世也如帝出乎震之出可以有爲之之辭也曰主者猶詩云百神爾主矣洊雷之震遠邇驚懼當此之時乃能處之從容不喪匕鬯謂其中心有主是以萬變不移豈不可以負荷天下之重器乎故以守宗廟能爲宗廟之祭主以守社稷能爲社稷之祭主矣

○象傳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重仍則威益盛能无震乎恐懼作于心修省見于事修克治之功省審察之力徒恐懼而不修省乃无懼且恐懼者震其發之來初震之象洊省者思其變之將洊震象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又曰震動也又曰震爲龍又曰震爲足又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又曰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解見本傳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變坤爲豫解見象下得下震之主四上震之主雷震之發足二陽爲爲初既震矣初之震復自外而來益震之盛也虩虩啞啞以處震之

人言則長子也此爻既爲主爻又當長子辭於宗同之增後字表初義耳曰吉則奚止无喪失哉震初吉也初皆主卦之爻故以卦辭繫之卦變豫唐房審云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鳴豫遂淩豫以驗凶

◎象傳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以三畫言爲成震之主以六畫言爲處震之初成震之主能懼也處震之初懼之早也故與彖辭傳辭俱同明爲初九而發

䷲六二震來厲億古本又作噫喪貝躋古本又作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變兌爲歸妹互體艮變離初四兩陽皆震者也曰震來者與初九同乃九四之震自外而來至二也二居初上以柔乘剛既非善地而九四之震復自外而來則二無所干避之危亦甚矣危之甚則不能自保其所有故至于億喪貝億若大也十萬曰億是大之甚也諸說觀六五象曰大无喪可知矣貝者水中介蟲古者以爲貨漢志大貝二枚直錢二百一十六壯貝二枚直錢五十么貝二枚直錢三十小貝二枚直錢十文互體變離爲蠃爲貝象也既喪其貝矣而又升高以避之躋震爲足故躋互體爲艮故爲陵曰九陵即九四也躋于九陵以欲避四而就其應爻之五五在四上故躋于上山頂者以不之甚二以柔居中乃人之所性也若不能審遠處者而故至于喪貨而居易如此也是其視不喪匕鬯者有閒矣然恐懼自守處震之人方也雖喪其貝若適有行與得逢既有覆顧常顧之達當有去來復還之者故告之曰勿用追逐但至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又當變兌元亦去亦生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得既易矣故云七日得亦二居中得正之故耳七日之文震與既濟皆于六二見之蓋卦二而上又自上而二其數七也互變離故稱日變爲兌亦先變後卦之象

○象傳曰震來厲乘剛也下象謂之剛已虛位當交外卦之震復來二以犯剛之威而懼稍稍其還變異即為九四乘剛九之剛亦可然所二齊貴反離之義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變坎為豐互兌艮又兌約象坎變先離復生也

下初之震動將盡上四之震動復生震而又震蘇蘇之象當此震懼之時唯行而去之則幾可免于眚行者行至上也上居卦外為三之應遠于威震二行而達于上則震不能及李子思云陽爻震陰爻震陰被震而不敢輕犯其鋒必須逃避而後獲免故二則欲其躋于高陵三則欲其行无眚愚按曰躋曰行亦欲以遷善改過之意中爻互坎為眚三變得正坎象不見故无眚爻變離為明故能明于避如此東本清云征行皆震動之義三在內卦之終故曰行无眚上在外卦之終故曰征凶

○象傳曰震蘇蘇位不當也以介上下震之交所居之位不當故宜行而去之

䷲九四震遂荀爽本作隊泥變坤為復互體艮變坤約象坎變坤初與四皆震之

所以為震者然初始震也剛得位而能上達四游震之也剛失位而陷于群陰之間乃雷聲沉抑陷下而不能奮揚而上者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曰遂泥者猶言竟陷于泥也坤土得雨為泥此爻約象坎三變皆坤故稱泥互體艮下牽二柔止而不進則亦失其所以為震矣

●象傳曰震遂泥未光也陽者剛動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而遂陷于泥豈能光也在坎陰中與屯五同義一說云震雷關而為電則有光陷泥則未有雜電之光詩所謂暉暉其陰虺虺其雷是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變兌為隨約象坎變巽震往來厲者

言四之震既往而復來也蓋四既遂泥故其震不能遠達于上僅震于其鄰而止耳五當其往來之衝是逆也然而能億无喪者以爻與二若相敵而處危反遂泥之威已不若初震之迅急而二居柔剛志餘五居剛則持守堅故大无喪與大吳貝異象不喪也喪即此爻也有事者有事乎恐懼脩省之功與孟子之必有事焉同心有主故威不能懾其所以五能大无喪者與六五初九本一人初時游鄰之時則正位之日也要其震震啞啞之德蓋終身以之矣變兌利祭祀故可以執匕鬯為祭宗廟社稷主

○象傳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柔剛故免其所行所謂震來虩虩也其有所事在因守其中以柔居剛為中所謂恐懼致福笑言有則者故能億無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

无咎婚媾有言變離為噬嗑約象坎變初四之中四皆震者卦體二三四震遠泥其威不能上達所來往之地其危懼甚于五其實无能為也若上六則更遠處震外矣象傳反雷之震索索然竭盡四之雷聲至上而與也以四言又為目之視矍矍然驚懼不定無所用矣此以上言然居卦震猶不定耳七變離目故有視象此震之終前无所之于行則趣近威震故征行則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者謂之之辭也及五之時震鄰先事也四震之來勢緩未能及上但于及五之時能先事而為之戒則可免咎无慮征也與三爻不同三必待行方无眚上則居可免咎然婚媾以上與三應又以柔居柔懼足自守婚媾遠震不相顧恤三乃望援之切故不免有言耳三變則三四五成坎坎為口有言象

○象傳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五為上卦之中四之震往來其間尚未能得志也若上則去四益遠矣畢竟動輒有无所往易于致

凶然能畏戒之及于鄰而先自備戒則亦可无咎戒如予有戒心之戒月令有不戒其容止之戒古人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皆畏鄰戒也言外須見得必畏鄰戒方得无咎若不戒咎其能免哉震以恐懼修省為義初之虩虩五之有事而震若二之躋九陵三之行无眚上之畏鄰戒亦皆能恐懼修省者故爻无凶辭焉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艮原三畫卦之名說

文艮作𥃩很也从目从匕匕目者猶目相匕不相下也為卦一陽居二陰之上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陽動而上進之物既至于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為艮也又加一艮于上兩止相重仍名為艮王輔嗣云凡物對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卦名連彖辭為象六畫以三上兩

爻為主然三不如上上九敦艮厚終乃聖學之成九三上連四五互震有動體故須擯之而後止艮其背者主靜之功學者之事也所謂背九四是也四乃心位背者心之後邪也艮為多節在人身亦背也象程子云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欲牽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愚按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即此意夫背者无見之物也无見則自然靜止如是與外物安得入而與身為構故曰不獲其身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所謂身亦即指四觀爾公交辭可見四本心位既象背又象身者蓋云人之五臟皆係于背是背乃身心總會處且身者必之區宇艮背則无心矣故但以身言之行其庭不見其人者以自三至上之象言也其庭即艮背背之庭其人即艮背之人不見者謂人不之見非謂艮背者自于已庭而不見天下之人也四既艮背而外至之物不能獲其身而與之接矣故即有人焉行其庭而終不能見其

人三四五互震為行人艮為門闕今純艮重其門闕兩門之間庭中象也中爻互坎為隱伏四五皆人從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其身心不動而人我不相交涉乃止之止非不止之止也聖人以无所止為止學者則必從有所止而入此其所以僅无咎與先儒看象辭太好又以不獲其身為无我不見其人為无人和釋象彖中俱无此意六爻皆變為重兌

○序卦傳曰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此亦艮成卦之義

○彖傳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艮為

止艮之義艮即止也時止則止四語正聖人發明艮止之義蓋恐人以沈空守寂為止故為發夫所謂謂止者非與行對言之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亦知行而不知止知行止之非二則時靜而靜時動而動而無容私焉思士智現定亂總无如谷響然有應物之音而无可尋之跡是之謂止止程子所謂靜亦定動亦定也文中子云昔吾求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謂止非止也明為光體光為明用艮體篤實有光明之義故大畜于艮亦以輝光言之朱子云凡人兩火須發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艮一陽見于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掩蔽之故艮獨露光明是道也偉發艮之上九是以當之若象辭所釋艮其背者以是以止為止也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者蓋遡以古文背字為北或為止王輔嗣云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于未能止者教之以艮其背此求止

洪也使其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處用交錯篤謂
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而一如背背如後動如靜思慮絕
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然而其所謂未
能也必自艮背而入故曰艮其止言一切耳目思
慮盡止于其所止之地則背是也背非見也止于
无知背无欲也止于无爲夫道无方所者也以背
爲止明乎有方所矣彼其心一于背卽視身與背
若不相涉視人與已蕩若不相涉則上下敵應之
象也上謂外卦下謂內卦六爻皆相敵而不相應
內敵應而不與外未嘗引外物而入也外敵應而
不與內莫能誘吾心而出也是以不獲其身卽與
人相近而不相見故行彼之庭而不得見其人雖
商未忘乎有所乃其喫力處然操存之熟則可以
馴至于无所終必有得力處故曰无咎也皆以艮
背爲止之極則不空僅曰无咎蓋爲初學言也陽
明先生謂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卽動也休
心息見智故不作不爲動
動不爲靜靜其惟上九乎

○象傳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此而升彼爲兼謂重
復也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
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易重時位卽
時位卽道也象言動靜不失其時則知止无定時
時一止也學之爲時中矣象言君子思不出位則
知止无定位位位一止也學之爲素位矣不出位者
有是位方有是思過位則思移離位則思越无思
而无不思而卒亦思而无思耽空得有者未能得
其髣髴也不出位者以身言身之止也思不出位
者以心言心之止也身心皆止取象山象王汝中
云心之官則思以思爲職位所居之位不出之之
思謂之正思如水鑑之應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
貞明變化云爲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者心之
用思不根于心謂之忘謂之憧憧便是憂天礮洪
範五事貌言視聽皆本于思思曰睿睿作聖故曰
思者聖功之本思不可以有无言着于无思卽爲
沉空着于有思卽爲逐物无思而无不通于聖之

絕學也先儒謂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
不出應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
類專以應迹而言未明思之本旨然不出位之思
卽不願乎外之意心與迹非判爲兩事也又云和
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不應二見應而不留聖人
之學也視思明聽思聰是爲不出位之思非深于
易者其孰
能知之
○說卦傳曰艮以止之又曰艮東北之卦也萬物
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又曰終萬物
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又曰艮止也又曰艮爲狗又
曰艮爲手又曰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又曰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

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解見
本傳

䷳初六艮其趾荀爽本作止无咎利永貞變爲賁艮趾者趨尺步之學也居卦之初在腓之下又偶畫有趾象趾動之先也六陰畫能靜止于下而不行故曰艮其趾夫人吉凶悔吝皆生于動愼初而止不動何咎知壯趾之在玄則知艮趾之无咎矣然初六陰柔懼其始于止而終于不能止也故戒以利永貞初與四變皆雜故皆知止艮止之道時行則行而初獨成其永貞者蓋亦爲下學言耳

○象傳曰艮其趾未失正也能止于下則位雖不當猶未至于失正夫止亦人所難初能艮趾或因此而遂能得所止亦未可知世固未有好動不止者而能止其所止也

此爻象之所以互相發也

六二艮其腓 古本一作肥義同 不拯 陸德明本作承 其隨其心不快 變巽爲蠱互體坎變兌艮腓者欲其止而很其不能止之學也二居卦上偶而立腓象變巽爲股腓在股下二爲巽中畫故稱腓其隨指三也腓隨股以動行止之權在股而不在腓中爻三四五互震三爲震初畫乃好動者二本不欲動而三挾之俱動二不能以柔中而拯救彼過剛之失此其心之所以時時不快也其心指四四爲心位惟四有不快之心故聖人教之以艮背焉或問艮卦以一身上下取象其心不快即能止矣何至隨股而動乎曰此所謂氣壹則動志者故淫聲亂色不欲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欲接于左右正謂此也互坎爲加憂爲心病不快之象變巽故善隨

○象傳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自下而上曰進自上而下曰退退聽下從也二之所以不能拯救其所隨者以三操行止之權不肯退而聽乎二也互坎爲耳故稱聽張幼于云不拯其隨本是六二柔弱象唐馬璘爲邠寧節度使段秀實爲其都虞候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常力爭之璘每聽之雖是在邠寧聲稱殊美六二因乏秀實之剛救九三亦无馬璘之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 鄭玄本作膑說文引作胂荀爽本作腎云互體有坎坎爲腎 厲 韓詩外傳作危 薰 荀爽本作動云互體有震震爲動虞翻本作閽云閽守門人坎爲閽當門故爲閽心 心 變坤爲剝互體坎變坤約象震變坤限即門限之限艮爲門闕九三一陽橫亘于二陰之間上有限象舊解以腰膀釋限似无據九三與上九皆艮之主也然九三連上二陰成震象既失其所以爲艮矣震性好動而欲制之使不動故兢門限以閑之既發告子强制之學也夤夾脊肉即背膂也人心處中背處陰夤在背與心密相向皆指四位而言但以前後異名耳互坎爲脊故稱夤列者脊內中有所裹之骨左右分列也三體震爲行陽畫在下向上而行面向上故其骨在下今與限之使不得行遂見其夾脊之肉分列可數蓋止息之象也然其好動之性終在妄想坐馳紛紛內熱若焚熏灼其心然者直无奈爲艮所束故害好四觸耳其危厲亦甚矣薰與詩雲漢憂心如熏之熏同火炎上也通作熏漢馬廖傳聲熏天地唐書熏爲太平韓退之文熏其德而善良並與熏同三至上肖離火有熏象心指四互坎爲心病所以六二不快九三熏心變坤成剝亦并焦爻韓詩外傳引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

○象傳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以强制故危薰心艮限者强制之謂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變離爲旅互體坎變巽約象震變兌此爻即象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者也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匡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矣雖其心如死灰是以形如槁木故曰艮其身也无咎者即象辭之无咎楊敬仲云身氣血耳氣血何所思氣血之中亦何所有聖人于是不言心而言身于以見心乃虛名本无所有言心則人以心爲爲實有立我立私隱本益固故聖人于此不言心于艮之四亦不言心又吳幼清云身謂腰以上腸以下前齊後腰腎所在處乃生身之所係始故以此爲身呼吸之根氣所從生也止其身則氣住而神亦住四以柔居柔蓋專氣致柔者故以艮其身屬之此養生家言似非經旨

◎象傳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諸之於也止諸躬即艮其背也王弼序云傴身爲躬見躬而不見面楊氏云身者伸也躬者屈也象傳恐人誤以爻言身爲正面故以止諸躬釋之古文躬从身从吕吕背膂也象形正與艮背之躬相合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 虞翻李鼎祚本作孚 悔亡 變巽爲漸約象震變

韓五在上而偶輔象頰之兩旁骨皆後可得而見者咸言其面故并見頰舌艮取背象故但言輔人口出則輔動自背視之但見其兩輔之不動則知其口之不言矣兌爲口舌艮者兌之反也故有艮輔象言有序者時然後言之謂非其時則不輕言也此非言上用功夫功夫在心上以陰居陽疑于有悔然以體柔能愼其言故悔可亡李子思云人所見于外者不過言行二者在下有趾以象其行在上有輔頰以象其言所以明艮之義則一也變巽巽以出言故有序

◎象傳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以適居上卦之中爲程子云言以得中爲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又本義以正字爲羨文觀叶韻若可信

䷳上九敦艮吉 變坤爲謙敦厚也爾雅丘再成爲敦象山之象也變坤加土山上亦敦象艮上亦以坤純擁敦夫大止者止于无所止有所止則着矣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安于止者也安止之止止无其止非有所而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强止之也夫然者不屬動不屬靜不屬行不屬止然行者行此止者止此動者動此靜者靜此大學謂之止于至善易謂之敦艮其理一也六爻自初至五皆有所止之可言上九以无思而通天下之忠者也故不言艮其爲是爻也卽象傳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者吉孰如之凡上爻除井鼎外鮮吉惟艮在上體者八皆吉艮主上猶震主初可統全卦故獨以艮歸之四亦震主以内莊而泥三亦艮主以强陽而屬可念也夫

○象傳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言以敦厚居卦之終也陽上而止會歸于極定靜安慮所造者天民也大終行止當時厚之至也定性之極也

第十二對

漸䷴歸妹

○雜卦傳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又曰歸妹女之終也 女未嫁之稱始歸待男而行既歸從夫而終矣鄧氏云漸艮合巽也易而觀歸妹爲兌合震非亦猶二長二少下經以主卦之合耶爲男女之合有正焉時爲離遇人合其實也天當年德之稱之令其時其正則成恒有經矣指歸權于經矣而氣化錯揉不正不時者何多耶漸歸妹年不當時陰陽不皆偶不當德矣然漸男下女少男下長女男下時而德止女需時而行漸猶之順也歸妹柔乘剛少女説長陽男特遇以動而女與之奔奔雜也无巳逆乎漸貞見情止于動性也止而巽以不窮歸妹貞兌情衣于欲也説以動而征凶漸二五中正三四得正家其知夫進以正而正邦歸妹二四三五皆失正人无則焉凶无利矣程子云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説歸妹動于説皆以説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于是矣事氏云止而巽動不窮也巽而止則專矣説以動所歸妹也動以説則隨矣反覆靈臺之際辨之不可不審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據説文原木名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地理志漸江今浙江也信爲漸次解當是取木流漸進之義凡物有發徐而不速謂之漸也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女謂嫁曰歸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後成婚歸不以漸則奔也今漸之爲卦以艮男下巽女巽女在外將入而來歸以艮男在内方其止而未進有女歸以漸之象然女歸因以漸爲吉而其利在于得正也漸之所以成卦者在二四兩爻三爲艮主四爲巽主雖皆當位然以相比而歸非正應也惟二五相應爲正故曰利貞合六爻而觀初四三上無應留字正以待時上孤貞以著節若二與五則來歸之

經也三與四乃其權也禍非所以立教故象但言女歸不言取女既不得與咸例論而備以利貞申言其謹始之意已可見于言外矣胡傳處云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蓋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說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六爻皆變為雷澤歸妹艮上巽下為蠱

〇序卦傳曰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程子云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蘇君禹云惟艮故漸蓋无欲而靜故進必以正彼馳于紛華盛麗未有不鼓于富貴功名也學問不以漸則奔躁之弊生事功不以漸則馳騖之心熾故遠邇卑高不可踰也本末始終不可紊也循序而俟時斯其進也善矣

〇彖傳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之進者王註云之于進也之往也之有退有進漸之所之進也與晉進也不同卦之名漸為不遽進之義但往而徐進耳如女之待六禮備而後歸則得漸之義而吉也事以女歸言者蓋象義廉恥之重天下國家之本无若女之歸也進得位指九三也言陽進而居三以陽居陽為得其位往有功者往而與四相比則有配合之功亦三四辟非偶然艮男止于內有浩浩乎木之愛巽女長于外有其實七兮之歡若鉤當守故則將廢人之大倫故固其相比而相合若舜之有鰥在下竟不告而娶然者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為无後也居于以為猶告也此女歸之權故曰往有功也自非男止若艮女長若巽則亦未可以此藉口也然非正應而合終不若得其正應之為當故繼之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進以正指九五也言自三而進之最得位者莫知九五下有柔中之六二與之相應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故曰可以正邦也夫子又恐人不知其所言進以正者之指五故復實之曰其位剛得中也九五以剛畫居上卦之中則不惟得正而又得中也況下有中正之二與之應乎卦取巽女歸艮男故曰女歸九五巽體不得稱夫六二艮體不得稱婦夫子特因二四兩爻相合之非正故借二五以明利貞之義若曰苟如九五六二之相應則可謂之貞矣蓋但取之陰陽不拘論卦之男女也此學者所當知止而巽動不窮者合兩體言蓋進之心愈急則進之途愈阻今卦德內而艮止則未進之先廉靜无求外而巽順則將進之間相時而動此其所以動往而不窮也之于進而有漸若此故吉也

〇象傳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地中生木其名為升地卑而木易高也若木生于山山本高矣木何能遠見其高必積之歲計漸長則漸高耳君子欲挽風俗而之善詎可旦夕就哉必先居身于賢德感格而薰陶之夫且不言而潛化若木之在山不見其長有時而高則善世之妙道也若沒及齒令暉而法經之則格矣居賢德艮象善俗巽象楊發仲云不曰聖德者聖德之所化為遠孔子為二月而俗已化故上曰賢德然商之頑習固難化者又不可一蹴論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變離為家人 鴻鴈之大者

水鳥而乘風以飛下卦艮為黔喙鳥也中爻互坎水也上卦巽風也故六爻皆取鴻象或云自子午以東為陽子午以西為陰繇艮達巽子午以東陽氣之地也立春以後鴻鴈來故六爻皆係以鴻鴻者隨陽之鳥也亦通若以鴻之德言木落南翔冰泮北徂往來有時先後有序于漸之義為智也昏禮用鴈取不再偶

又于女歸之義爲切也于水涯也中爻小水流于山故初有于象初以陰柔位于最下未得濟安而上復无應於前立以待時故象鴻漸于干艮之德也小子指初六也艮爲少男爻處卦初故又稱小子二三四互坎在前故稱厲有言者四有言也初不肯輕進以應四故四有譏誚之言外卦爲兌兌口舌向內有言之象然守正俟時于義則无咎在女則亦待年而未歸者變剛爲離安其明于義也巽幼清云无攜初時亦不肯苟合特以不能堪困蹶之厄受象多之言遂改途而妄進故以此戒之

○象傳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項平甫云小子居之危厲不安但于義无咎固大丈夫之所安也

六二鴻漸于磐 史漢武紀引作般裴駰注云水涯堆也揚用修云水涯堆之謂爲是鴻固不棲石也因磐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飲食衎衎吉 變巽

爲重巽互體坎變兌磐石之安乎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也艮爲石故有磐象自于之磐又漸進也坎爲飲二變離成互兌兌爲食衎衎和樂也鴻食則呼衆衎衎和鳴變互成兌兌有口食象凡禽鳥之食也驚而喙仰而四顧一或驚心則棄而去之今鴻漸而遠飯于陸而進于磐之上飲食衎衎何其適也二與五中正相應然猶不急于進自養以待時故其象如此艮爲止巽爲進所謂止而巽其道不窮者耳

○象傳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猶空也與詩素餐之素同觀五之三歲不孕則二猶爲未遇者如需之飲食安樂以待時耳象恐人不達故以不素飽明之言其從容涵養待可進而進非徒飽于飲食以自養而已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 荀爽本作乘 不育凶利禦寇 變坤爲衆互體坎變坤約象離變艮趾之高平曰陸三艮止之上畫象高變柔成坤爲平地象平故曰陸鴻水宿之鳥止于平陸非所安也詩言鴻飛遵陸毛傳亦謂陸非鴻所宜是也三本无應難與爲偶如鴻漸于陸不安甚矣然幸而與四相比有夫婦之遇焉夫指三艮爲少男又陽爻故謂之夫婦指四巽爲長女又陰爻故謂之婦三四兩爻巽艮之主也象稱女歸正謂以巽女歸艮男雖非正應然以各得其位亡无應與近而相求遂成夫婦故聖人亦許其歸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二句反言之也以兩爻互相往來取義上卦巽從乾變下卦艮從坤變若九三離內卦而往居上卦四則六四亦將避本位而來居于三矣九居于四是征行上進而不反也六來于三則有應于上非九四之偶也始雖孕後其敢育哉孕者四之位爲腹互坎中滿孕之象也變三成坤則並腹與坎之象皆不見矣故不育此其凶无疑故又決之曰毋以非應相合而懷嫌爲也然女嘴夫不爲夫婦无以相保將離爲禦寇者乎言无與同患難共甘苦也互坎爲寇盜互離爲戈兵故有禦寇象禹貢不起淺則列陣相保亦能禦寇者合三四兩爻得

夫婦之擋道孟子所謂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正此意也

○象傳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醜類也三本是艮體與初二相同一家若上征而不反復則是棄其羣類也婦雖孕而不敢育者以六四下爲六三則上九乃其正應若與九四公然舉于是爲失夫婦之正道也利用禦寇者若九三六四不變則相依爲夫婦乃一時之權正以兩无應與近而相得恩爲保聚計故曰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變乾爲巽互體坎變巽約象離變乾巽爲木四方入于巽故曰鴻漸于木漸不木棲漸于木者謂飛過其上四在上體之下飛而未高猶在木杪如所謂烏鵲南飛遶樹三匝者橋者棲也淮南子云曲木不可以爲桶二三四互坎爲宮三以一

陽畫拱亘于中有檐之象濡毀達壓且長不能摧其
故不按木若得桷而棲之亦可以少安矣或得者得
然之辭以三本非正應故也李宏甫云得女無依四
亦心不自安若濡在木豈鴻所棲哉所謂順以巽者
正以无應无依不得已耳漸木而或得其桷亦可无
咎此之謂三四相比而成夫婦女隸之樣也變乾爲
遯上實下虛有屋椽相比之象

○象傳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即順相保之順四雖乘三而非正應然所以能與三爲夫婦而順相保者以四體巽德而附下故終得其安棲也

䷴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 平聲 吉 變艮

爲重艮約象坤變震陵爲高阜九五居尊象也又變柔成艮任艮山之半故曰陵鴻飛過高陵之上詩所詠駛彼飛隼率彼中陵者漸陸者尚失其所居況漸陵乎婦指二卦以巽爲女艮爲男而爻以五爲夫

二爲婦者蓋以爻畫陰陽相應而言象欲發明象辭利貞之義故借以見例二三四互坎中滿爲孕二欲漸進乎五爲三四所阻歷三位而後至故曰三歲三歲之久尚未能夫婦之好故不孕巽幼清云勝者也任也莫之勝謂莫之能任也中正相應惟二五相堪終无有能如之者舊讀作勝負之勝非也然則三四爲二五之安者何也曰二五中正而應天作之合也然五近于四四亦欲以爲夫二近于三三亦欲以爲婦故五不得以速聘二二不得以早許五也久而也讒寢然後正配諧所謂終莫之勝也以五夫之正正率二婦婦之正以五二夫婦之正率人夫婦之正傳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其位剛得中者正此爻也故吉李宏甫云六二中正自守衎衎然飲食自若然立無嘗是女之孟光也此其志豈徒告飽已哉五之於于陵也非不安也不肯苟而安也三歲不孕非不育也不肯苟寵而育也然而終莫之勝者一擇將不嫁一饋所數婦到聽婚歷所羅求鴻是也此之謂女歸之經二五當之矣變艮爲止漸于陵以待正應有

艮上 象

○象傳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片正相應乃二五本願終必諧其所願欲特徐之耳

䷴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變坎爲蹇上九進之極也

進而不已必充且更无地可進矣上九知進而又知退故降而從陸陸即三爻之陸中爻水在山上故自于而陸此爻變坎又水在山上故亦有陸象巽性伏入又爲進退爲不果非一于進者也三上敵應然高潔若上九非繫應者也故其退而棲息之地與三同爲四非三處也猶以其近而慕之上九則不然夫无累于物則其進退之際雍容而可觀矣吉以操守之節言此女子之貞不字有漢廣江永之風者楊敬仲云人心爲進退得失所亂則貪進不克退巽能退者必其人心不爲進退得失所亂者也儀者儀則也曰其

羽者就鴻而言之詩曰鴻飛于飛肅肅其羽言其羽翮整肅羣飛有序可爲儀法也或有釋儀爲執鴻羽以舞者非是此言雖鴻之羽豈謂死鴻之羽哉漸上之羽可張與蠱上之志可則同蓋百世之師也寫揚之烈不偉于二疏夫徂擊之功不加于四老人麟閣之勳不宏于一客星

○象傳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禹穗列陣有序不亂亂之象也上九懷從特之性嘹唳清遠苟非其倡孰得而亂之以其進退有序容止可觀故曰可用爲積以其特于處貞絕无外慕之感故曰不可亂

䷵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者女之歸也婦人謂嫁曰歸說文云妹女之少者从女未聲趙凡夫云女之少故稱未笄兼意也爲卦震上兌下長男動于上而少女從之婦人內夫家少女處[illegible]爲妖

于夫家之象故名歸妹歸妹少女之義先儒謂以娣
承長非是匹敵乃妹之從姊而嫁如象所謂娣云者
則帝乙歸妹豈妾人者哉象特以少女說長男為言
故特著其征凶无攸利耳故象特擧臨與升言凶否
與爻言不利言凶者未嘗言不利言不利者未嘗言
凶而歸妹兼之何也其義則象傳傳矣男女之相從
正則吉卦取三四相交有夫婦之義然婦居陽位夫
居陰位非所謂正如是而有行非禮法之所容也故
征凶姊道以順為利三為兌主下二爻皆順畫三以
柔畫居剛上乃不肯以柔道自安者非所謂順如是
而有為非室家之所宜也故无攸利此二象皆主六
三一爻言六十四卦中其不吉未有若是之甚者故
聖人特著之以為世戒也蠱隨漸歸妹四卦男女長
少非其配偶與咸恆二長二少相配者不同皆夫婦
之變而隨漸優于蠱歸妹者長女惑少男為蠱少女
說長男為歸妹女下于男女為主故凶也長男先少
女為隨長女適少男為漸男下于女男為主
故吉也六爻皆變為風山漸兌上震下為隨

○序卦傳曰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
妹漸進者无知女歸故漸彖曰女歸吉而彖傳曰
是必有所歸盖彥升云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
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
漸進而已焉有不得所歸者乎
○彖傳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
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一陰一陽之為道物无
獨生獨成之理故男有
室女有家本天地之常經是乃其大義也震長男
為天交于地之始兌少女為地交于天之終其在
六爻坤乾交于上下坎離交于南北震兌交于東
西象天地之交出震見離說兌勞坎萬物之興
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故歸妹為天地之大義也
以人道言若使男女不交則人道之絕久矣凡女
必歸于男為婦歸妹者為人女之終為人婦之始
相生相續莫不歸茲其義亦與天地同大哀公問
于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
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吾
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
也冕而親迎親之也夫喜少者人之情也故下說
而上動正以其所歸者妹也蘇子瞻云天地之所
以降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若女長
而男少則大過之所謂老婦士夫爲肯下之夫苟
不下則天地不交男女不合矣故歸妹者女少而
男長大用事而男下之之謂也楊誠齋云以少女
而從之象人之情也非正大之情也而亦未至為
邪也愚按古禮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皆以長
男娶少女也是則歸妹之卦其于事理亦自无害
獨以其兌說在下乃女從男非男下女也是故在
隨曰動而說在歸妹曰說以動上下懸殊而歸妹
于是乎始病矣位不當者三為兌主以陰居陽性
極媚而成踈四為震主以陽居陰情因動而易蕩

三四本非應位以近而相得故三上行以求四而
四逆為三所惑象故戒之以征行則凶而象于六
三歸其須于九四怨其遲則亦戒征之謂也柔乘
剛者以下卦言初二皆剛而三獨其上則三之為
婦可知已況執其從以動陽勢必至男牽欲而失
其剛女挾寵而忘其順尊卑之序自此乖唱隨之
道自是廢矣其何利之有曰凶曰无攸利皆即六
三一爻以致敬戒之辭趙仲云歸妹之義大而卦
象則凶不可
執一論也
○象傳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此事
以女
說男取象震動而澤隨假女可悅始于一時之
苟且終將不勝其敝者如詩氓之蚩蚩是也君
子知夫婦不可不久娶婦當正其初欲永其終則
當預杜其敝以六禮先將之知此敝不可長也天
下後君子則人道幾滅矣王汝中云男女之合
莫正于禮莫不正于情以禮而合者咸恒與漸也

以情而合者歸妹也歸妹人之終始也故以示於知敝言之君子覩其始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豈惟是哉士進不正終必亂交不正終必損君子惟謹其始而已幾國語云長女從長男爲恆之久何不終之有少男下少女爲咸之吉何敝之有惟以下女歸上男以說女動男上有易動之失下有易從之失其終易隙君子是以圖永其終其敝易乘君子是以當知其敝終且敝兌澤毀折之象未且知震當恐懼之象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變坎爲解娣之爲言第也言以次第爲

御于君也古天子一娶九女諸侯一娶三女同姓媵之教卑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是也又曲禮世婦姪娣等登以妻之妹從妻來者爲娣也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初位下而无正應故象娣歸妹以娣者言嫁妹行以娣從之也所以爲妹者先所以爲先者三妹指

三也初居位下最卑而有陽剛之性其才足任使令故爲跛能履之象初非跛也自娣與嫡並故若跛而云之于跛也已實有才而能從之以承嫡賢亦至矣臣者送供職役承嫡以事夫也夫位卑則得其當職凡下韻可以展舒故象云征吉而初獨云征吉也以下爲羣象先毀折之故稱跛變坎爲曳亦跛象兌爲妾初二兩爻皆取妾象若小星之夫人能謙進媵仲氏之淑慎能最莊姜是初二兩爻之德也

○**象傳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娣姪之從古今常禮故曰以恆言以常禮而行也跛者不能自行依人乃可知娣妾承正室以行則吉以其得承嫡之義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變震爲重震互離 變艮九二亦娣也其不言娣何也因初九之辭也何以知之娣道行不踰閾處不出戶二之眇能視與初之跛能履皆同德也

二具陽剛之德亦娣姪之有才智而能承望顏色以事人者本非眇也能視而託之乎眇亦以盡恭順之其幽靜之女其能之幽則貞矣而又曰利幽人之貞者卦惟二五有應娣其敵君而並后也變震爲故以利貞戒焉互離見象兌毀折之故稱眇二變離體壞亦眇象二爲人位幽人猶云靜女亦詩之稱女士也

○**象傳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有才而无德以將之每有不爲惟寵所移而變其常者故以幽貞爲利詩云婦无公事休其蠶織正此意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吳澄云荀爽陸績作嬬子夏孟京作□音義並同 變乾爲大壯互體離變乾約象坎變兌歸妹之所歸者三也初與二則其娣也三陰柔而不中正爲說之主上无正應特以降比九四逆妾身爲下說上動少女長男相得甚歡聖人意其竊而无所底

也于是引禮以證之所謂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者卽貫魚以宮人寵之禮也按禮記天子御妻八十一人九人族是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亦九人族是當三夕九人當一夕三夫人專當一夕王后又專享一夕凡十五日而遍詩疏云諸侯九女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娣六人兩兩而御當三夕兩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五月而遍須待也古娣雖已歸而未其當夕必循舊以待反而歸其所居之室使並娣之當行者進御于君所也娣即初二是也先王制禮齊以必嬪姪娣如彼之多者非徒廣繼嗣亦以均恩寵而禁妬使六二而知此義必无說動之愆九四而知此義亦不至受衆剛之禍矣兌變乾女而操夫頓恐不進柔乘剛而已

○**象傳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當平聲言未當君御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變坤爲臨互體離變震約象坎變互體四居

上體爲咸卦之主長男受少女之歸者也顰是陽說震體而居于陰位然猶未淨不能不爲兌三所說五動故以愆期免之遲時未歸故云愆期是待也九四至爲妹所歸者也而至于愆期者陽居柔而能從容俟時以全其妹之正者也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故家語云霜降多婚冰泮殺止震則冰泮矣而猶因遲歸有時非愆期乎四四无正應以陽應陽則純陽矣故愆期三四雖非應然近而相得震男兌女終必相合故曰遲歸有時本卦震兌互爻離坎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四時象也震東兌西相隔甚遠有愆期象四時循環則相遇矣震爲坤必動以順亦待時象

○象傳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禮不備不可以成婚九四愆期之志正欲待其時之可歸而後行親迎之禮非徒留于近比以相從而已愚謂九四當如是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荀爽本作既望吉 變兌爲重兌約象坎變巽且震爻帝諸家皆以妹解殊爲失之蓋爲帝乙言也帝乙以柔中而居尊位故取六五以象其德王姪下嫁自吉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如京房傳載帝乙歸妹之辭則帝乙之爲帝乙可知也而其爲妹者亦可知也帝乙歸妹所以告三使知取法也三即妹所居之位也其君謂妹也一禮夫人小君堯降二女于媯汭而後世一媵娣君一媵娣夫人嫡何爲君而餘皆媵也其娣即初二也袂衣袖也所舉欽以爲禮容良美好也帝乙爲其妹製袂尚德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衣之袖口袂所取歸也乾爲上衣兌爲口乾三畫皆奇變其外一奇爲偶者決之象下卦六三娣之袂也六五變爲奇則上六爲女君之袂然必六五變奇而後成如鼓吹而成之袂不如下卦六三之袂固有而自成者之爲善也夫婦人之性未有不妬者帝乙之妹歸而容其娣之節祿勝于己蓋不自貴寵而欲其娣幸能逮下者也象于六三箴之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意責如此此

其德盛矣月者太陰之精后妃之象也后妃不妬忌賢雖媵木之僭則有螽斯麟趾之應王姬下嫁爲侯夫人而能象之其德近于后妃矣故曰月幾望詩召南之鵲巢小星是也三面能此吉孰如焉或云月者羣陰之主即女君象也幾望言女君之謙盛而未盈也望則盈矣故空家而吉亦通中爻離坎坎東離晚西日月相望之象以皆非正體故但稱幾望云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卦惟二五有應然命卦大吉只以三之歸四言故于二五不取應義變兌爲悅坎淡以使娣象

○象傳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直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以明其妹之袂乃帝乙所製也帝乙體柔德而居中位以其所貴尚者行之所貴尚在德无事乎區區之飾以爲美也其德維何如敬不忽

于君子孝不衰于宗廟是不畧于妻孥恩不薪于婦族皆是上兩句舉爻辭下兩句釋其義如需上六象傳例

䷵上六女承筐鄭玄本作匡云宗廟之禮主婦奉匡米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變離爲睽女指六三之兌女士指上六之震男二爻皆陰不能相合爲夫婦故止以士女稱之上六陰虛約婚而无納幣之實故三承其虛筐三亦陰虛徒承上之虛約而不能具酒食召隣里盡附遠厚别之義故士刲其死羊婚姻之不故可知矣筐乃竹所成上卦震爲竹又仰盂虛筐象也上爻變離亦中虛无實之象也三自下承上故曰承下卦兌爲羊上爻變離爲戈兵刲之象也三約象坎雖爲血卦互體變乃爲乾卦无血之象也无攸利耆人徐以麻後翮以絶何所往而利哉象所言无攸刲者指六三不指上六然三亦以與上无應故退而從四所云薦以動皆上六賜之上六不得不任受咎

也左傳僖公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无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墟其後獻公卒秦穆公納公子夷吾為晉侯既入而背其賂秦伯伐晉以晉侯歸乃使太子圉為質于秦夷吾反國子圉自秦逃歸未幾夷吾卒子圉立秦穆公納公子重耳為晉侯重耳入晉子圉奔高梁重耳使殺子圉于高梁愚按衁血也貺賜也兌在西秦為西方震為言上六變則言淪故曰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于秦欲得其助變而為睽兩情相違故曰歸妹之睽猶无相也自三至五體坎為車雷電交作車不能行故為說其輹象變離為火爻之下體有坎為輿象旗離火在上燒之故為焚旗象三上皆應上體震為木三體兌為金木與金遇必為金所勝兌居西方故為嬴敗姬象震為兄兌為妹震木

變離火火從木生以震為父則以兌金為姑矣木既為金所克則姪无所依故為姪從姑象其與敗于韓質子圉事一一脗合秦氏筮法之神如此至曰敗宗丘死高梁殆不可曉杜氏注云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于象或取于氣或取于時日王相以成其占傳會以爻象則構虛而不經此語良是

○象傳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陰虛无實則六三之所承者乃虛筐耳此婚之所以不成也

第十三對

豐䷶旅

○雜卦傳曰豐多故親寡旅也 豐有盛大之象旅有窮困之象豐以盛大而多憂旅以羈泊而寡親然豐固不可自恃而旅亦不必自阻也惟運離明之德以行之則豐可常豐而旅不終旅矣易置之上經為噬嗑賁噬嗑明罰賁无敢折獄豐明慎之德于先豐旅噬嗑不留獄極明慎之用于後易凡言刑獄之事未有不取諸離者斷獄以明為主舜求皐陶曰惟明克允是其義也一說離中虛困窮之象又麗義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庚白反之勿憂宜日中 豐說文云豆之豐滿者从豆象形陸德明云豐是腆厚光大之義為卦震上離下王者其明如日其威如雷光天之下靡不輝煌振動此固豐之象也故名豐豐為盛大其義自亨非豐後方亨也假至也王假之言王者至此時云爾天地既平其勢必至于極盛不憂其不至而憂其已至也豐有憂道焉而云勿憂者有知者皆能憂而空憂不如勿憂也當思

其作為何如憂而或無勢格或為人掣雖起而救之無救不力或誤曰為大或疑曰妖言始于憂而終于不憂者皆是曰勿乃可勿之辭非謂可无憂也蓋于此有道焉可不必憂也其道安在亦曰致豐之本即保豐之道何以致豐離明主之而震動將之也宜常如日之方中使其明无所不及則幽隱畢照詭慝潛消斯可承保夫豐亨矣六五以柔居尊位而屬震體有震動憂驚之象自二至上有坎亦加憂象六爻初二為地下三四為人間三爻初為地下二為人間本卦自初至四皆離乃日照人間而將至于地下之象故謂之日中不久則昃矣日中指二三四爻言觀爻辭可見兌震雷在上陰雲蔽雨將不將至當但寄中不見日而已乎如六于上六者以陰柔居上曾不知保豐為何事勢必至喪其日中之業而後已是豐卦之所大憂者也六爻皆變為風水渙離上震下為噬嗑

○序卦傳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

大也物所歸聚必成其大然得其所歸必有所受之者而始稱得无所以受未可謂得其所歸也鄧禹師行有紀百姓莫負遷降日以千數所至輒停車駐節勞來之然後焉肯趣後感名稍損時者日益衆散劉先主來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保江陵先主曰舉大事以人為主今人歸吾吾何故棄去卒為曹操所襲及于當陽之坂棄妻子走徐偃王以行仁義失死蓋亦此類荀文若謂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晉史謂劉琨長于招懷而短于撫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而去者相繼何去非亦謂孔明有合衆之仁无用衆之智得其所歸其難有如此者朱子發云前日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所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吳幼清云歸之大以其所歸之二陽為大豐之大以其卦名為盛大之義

○彖傳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

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孔仲達云凡物之大其有二種一者自然之大一者由人之闡弘使大豐之稱大乃闡大之大非自然之大也揚故仲云離明震動以明而動故豐故亨以昏而動則反是矣尚之言猶也尚大者非以大為尚言王者至此時尚猶為盛大也豐之時大而未過故曰尚大也勿憂宜日中者宜操持其盛大使常如日中之時而其明普照于天下也錢國端云日之為言照也日中之為言常照也故日方進于中斯謂之宜若已進于中便不謂之宜日既中矣勢必至于昃猶之月既盈矣勢必至于食食餘缺起下卦離日中交兌為西昃象也自二至上大象坎月中交兌為毀食象也推而天地之大其盈虛无不與時消息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而況于人豈可獨昧此與時消息之理乎況于鬼神又豈不日著此與時消息之理乎下今日之方中者其來无未虛而圖之猶可為也必曰吾姑氣化焉而其又莫始而明動以致豐也能審之其識而不明不勤以致昃也雖集之氣化邪人與邪无貴于王者矣哉子嚴云陸丞齡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聖人何以處此曰寧名至足之辭也足則餘餘則而生人處之以不足而安所求餘故聖人无豐豐非聖人之事也胡仲虎云盈虛消息推剝與豐言之剝則君子之道已消而處故有息之機豐則天下之勢已息而盈故有消之幾天地鬼神乾卦後唯謙與豐言之謙則有虛可以持盈豐則自盈必至于虛此固天地鬼神之常理也

○象傳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雷電同時而至威嚴盛大故卦名為豐傳云為刑罰威獄以象天之震曜故易至于雷電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噬嗑動先于明猶處未當故曰明罰勅法豐明而後動刑可施矣故曰折獄致刑又蔡介夫

云明以折其獄者言故曰先王折獄致刑以用法者言也曰君子當世界如何有事于而敬參也道大亨之時正百弊叢生之會卽如有虞為戒事治而主師之命象刑之明獨捲捲焉孟子謂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刑正詔也獄者所之未定刑者罪之已成所謂其衷其至當之理象電之照察罰自此而致之于彼象雷之威威照並行象雷電皆至若夫噬嗑與賁相遇則曰无敢折獄无留獄者蓋取其明以止也

䷶初九遇其配主配鄭本作妃雖旬荀爽作均劉昞本作鈞无咎往有尚變艮為小過配主謂九四也程傳有云雷賁至威豐之象明動相資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能之義故曰配與他處之以應為配者不同主主也外卦震四為震主故以主稱云配主者言初之所

然乃外卦之主也十日爲旬雖旬无咎者以統豐言
雖動巳震動庚自巳逆數至庚爲旬日當豐之時人
心俱強上下相得必明動相資則往而有功有可嘉
尚雖遇之猶遲至于旬日猶可以无咎若更遲而不
遇則不可也吳幼清云凡卜筮吉凶以一旬之內爲
限過旬則再卜再筮矣故亦以一旬爲限節也初二
至四有坎坎行有尚者也故初六
往有尚變艮爲止故以往策之

◎象傳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旬而過四天下事尚可爲也過庚而自巳入戊則坎納之時乃陰雨之時躍潮稍亦无及矣故爲災

☲☳六二豐其蔀 鄭玄薛仁貴本作菩云小席 日中見斗 孟喜本作主 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變乾爲大壯互體巽變乾蔀說文云草覆蔽也互體巽草之象也故大過下巽曰白茅泰卦下變巽曰拔茅二四之豐蔀三之豐沛皆草木蒙翳蔽塞之象當豐之

時正值夏長萬卉交作草木森陳故其象爲豐其蔀
五爲天位二爲地位三四爲人位日麗中天而光照
地上故二三四皆象日中星不盡見避日光也日蔽
則星見人蔽日而暗則星亦見況林之下可以見星
也十星尤大而易見者二四之見斗皆指五言斗爲
帝車運乎中天故爲五象體震卯亦斗象二陰
魁一陽柄也又震數七北斗七星亦震數夏月至
之旋極而斗見夏小正五月斗柄正在上是也五以柔
暗居尊位謂之斗則可謂之日則不可二則承之故
爲日中見斗之象言草蓋障日不見其日而惟見
其斗也明者无疑暗則多疑五與陰暗二以陰柔往
遇之必致五之猜疑曰疑疾者如叢脞之容見拒中
蛇影遂致疾蓋因疑而得疾也凡言往者多自下而
進上初之往上而從四也初以陽居陽而四又陽故
往有尚二之往上而從五也二以陰居陰而五又陰
故往得疑疾互坎爲心病疑疾象也有孚指四五
五比得坎半體故稱孚二雖離主而才柔不能有所
開發惟四居近君之位其剛陽之德若能盡其孚信

以承五之謂剛五必知二之賢明可任而與之相孚
以共成日中之治不難矣發如發蒙之發若助語辭
五得四之發則始雖暗而終不
暗故吉○變剛爲夬乃能決陰

◎象傳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有孚發若指四言信以發志者
盡一巳之誠信以感發其君之心志也能發其志
則必與賢明之二用合亦不至往而貽其疑疾矣
曰發志自與人
適疾闇者異

☲☳九三豐其沛 古本或作旆子夏傳作芾云小也鄭玄干寶同云祭祀之蔽膝 日中見沫 漢書及字林子夏傳鄭玄馬融本俱作昧字林云斗杓後星子夏傳云星之小者薛云輔星也服虔云日中而昏也 折其右肱 姚信本作股 无咎 變震爲重震互體巽變艮約象兌變坎公羊傳云草棘曰沛意者沛者草木之蔽茂會叢之所蔽匿猶依因于沛是也或云草生於中

曰沛則沛亦蔀之類也二三四互巽取象同又如
坎水有草生水之象沫也家易以爲斗杓後小星薛
氏謂斗之輔星是也指上爻言上居五旁五爲斗輔
上爲沫矣日中見斗已非所宜至上六則暗愈甚雖
于小而難見之星亦見此蓋權臣之在君側而竊
蔽明者折其右肱謂九三也變柔互艮爲陰約象兌
爲右爲毀折一說陽爻爲右陰爻爲右故曰之左
明夷之左股左股皆陰爻也此陽爻故以右言之亦
適右肱乃人之所用而最便者賢智之才遇明君則
蓋有爲于天下今九三爲上六所揜抑則不能有
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卦總爻皆貴陰陽相應獨
豐九三上六不然則以柔揜剛故易不可爲與要見
類是也然此所遇非其人非九三之失也故揆之以
義无咎變震爲重震雖動而明豐失矣安能濟大事
哉

◎象傳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

用也邪人當逢昭晦其陰故不可成大事也否隆折矣爲能有爲故終不可用也不可大事非謂可小事謂難與有爲如大事去矣之類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變坤爲明夷互體巽

坎約象兌變震二之豐蔀見斗者應乎其昏暗也四之豐蔀見斗者比乎其昏暗也皆指五言四體震震爲蕃鮮故亦曰豐其蔀又二居中爻巽木之下四居中爻巽木之上仍蔀象也夷主指二蔀指初井也夷卽明夷之夷此爻變卦亦爲明夷日中見斗下卦離明之體已受傷于五而爲矣二爲離主乃其所傷之主爻故以夷主稱亦稱初九之稱此爻爲配主也若初爻則无主義二離陰柔然所以爲離者二乃明之體也四與之遇而引以同升用動相資于以致力佐君而日中之盛可保不亦吉乎二之望四也曰有孚發若四之覺二也曰遇其夷主其互相倚重之意可見已凡說卦先論主爻不明主爻未有能得卦旨

者也學者議之變坤爲順故能下賢

〇象傳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遇其夷主吉行也五爲暗主四之豐其蔀以亦處者近君之位也日中見斗以五之幽不明故至于見斗也卦中二爻四爻五爻皆暗吉四遇二而引之協力以事五乃以吉道而行也體震爲行故曰行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變兌爲革約象兌變乾兌卦自上而下者謂之來此來字非各卦之來乃召來之來也謂虛已下賢以召來之也蓋帥衆成文下四爻剛柔交錯所謂章也五本柔暗在上不足致慶譽然下有初二三四皆賢臣也五能招來而使之各効其用舉賢衆從豐亨可保慶集厥躬譽聞天下豈待致哉下四爻二應五四比五初配應四以從五者惟二爲上所附附无疑自遇于五今天紀來章則上六之羈尊有成不行且幣賤之于廢棄之餘而資其一臂之用所不齒者隊上耳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鄭斯放吉孰知之變兌爲戶有譽象且下與乾主相應

〇象傳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人君以天下常豐爲慶慶以天下故吉未有无福慶而有譽者吉慶則樂在其中矣

䷶上六豐說文作豐云大屋也其屋蔀其家闚說文作窺其戶闃从門內狊狊犬視貌或作具作貝皆非姚信本作闚孟喜本作窣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變離爲震重離此陰柔小人專天寵以自豐潤其身者夫人當豐盛之時必守之以謙節之以約吐哺握髮以延天下之士夫然後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上六處豐之極亢然自高方豐大其居以明得意家之幽深草且生而震發故曰豐其屋蔀其家變離爲宮室之蕃辨巽之草木內外障蔽之皆蔀象之人也方

主深居蔀出距人于千里之外人之闚之因見帝者二歲而不得一觀者蓋自尊大之甚也豈知凶禍及矣能无懼乎變離爲目故稱闚又稱覿又稱闃與窺通徐鍇說文注云窺易窺其戶闃其无人窺小視也狊大張目也言始小視之雖大張目亦不見人也義當只用狊字狊爲門變離則狊之下體偶爲奇故象戶三人位本與上應而上已折其陰故三歲卦而內无人自三至上歷三位故曰三歲不覿終之上六惟知有已耳寧與爵祿爲世間公器可客久據之物哉揚子雲云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凶意左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年鄭人殺之

〇象傳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六居上之位有小過飛鳥之象言上六之大其屋其高如鳥之翔于天際也闚其戶闃其

无人者言上六豐大之極幾序之深自逈太尊人
莫敢近豈人之絕彼哉彼自絕乎人耳此一爻所
容人處豐時最爲親切令人可畏噫豈特處富貴
豐大之極者有此凶哉人以學識自高而大其譽
啟者其初之自視亦足與翔天表哉身窮美之字
其終至于人莫敢親而還自以爲人莫及者何以
異
此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原軍旅之旅軍之五百人爲旅从从从从俱也故从从衆出爲旅寓

故又謂在外爲旅也唐孔氏云旅者客寄之名失其
本居而寄他方謂之旅爲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
猶舍館也火行而不居猶行人也小亨者以小而亨
猶繇言小事吉非謂所亨者小也處旅之道過剛則
窒惟有文明柔順之德則可以致亨六五是也陰爻
爲小故曰小亨顧旅必擇主旅非其地且得危故旅

必于貞乃吉所當主者六二是也卦惟二三兩爻得
其正位然三陽而不中惟二五兩柔相應有主實問
德之象舍二无可主者矣故以貞歸之乾鑿度載仲
尼管人生不知易本偶占其命得旅請益于商瞿氏
曰子有聖知而无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
來河无圖至嗚呼天之命也嘆然而後息至停讀五
十究作十翼殊觀淺不足信六爻
皆變爲水澤節艮上變下爲貞

○序卦傳曰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
以旅 豐極至于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
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
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
弗忍距于河此窮大而失其居也齊湣王伐功矜
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讒諛政令戾虐百姓
怨讟燕報攻之出走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
而王不遜衛人攻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
納遂走莒楚將淖齒殺而數之擢其筋懸之廟中

宿昔而死此窮大而失其居也唐玄宗寵楊貴妃
封其姨韓秦虢三國夫人凡充錦繡官及冶琢金
玉者大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秘玩變化若神四方
爭爲怪珍入貢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
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
成錦繡楊國忠導以劍南旌節遺鈿墮舄瑟瑟璣
珠狼藉于道香聞數千里祿山反帝逃諸蜀至馬
嵬賜貴妃死衰以紫褥瘞道側此窮大而失其居
也宋徽宗性機巧多技藝不修國政大興土木寵
極淫樂令朱勔採花石于蘇杭舳艫相銜發民屋
廬而投之起艮嶽六年而成極土木之妖都下每
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若山林陂澤之間佔用
姦邪與金人共滅遼尋爲金人所欺北
狩于五國城此亦窮大而失其居也

○彖傳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
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柔得中乎

外而順乎剛此以六五釋旅小亨之義離從乾變
坤之一柔得上卦之中而順乎乾之二剛蓋艮貫
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色斯舉矣翔而後
集處旅之道也六五具之矣止而麗乎明者此以
重卦釋旅貞吉之義內卦艮止外卦離明五之所
外而至止也皆本于其知止之明來知德附麗非苟
止也夫柔中如五已有亨道而復得其所止不吉
爲往故總結之曰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爲道
宜若小然然必柔中順剛止而麗明方得亨吉則
難處者莫旅之時難盡者旅之義人豈可以其小而
忽之哉重耳在外十九年卒成霸業其大者孔
子以東西南北之人爲萬世師顧用旅何如耳

○象傳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
獄 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獄之
于民猶火也此豈可淹留若哉何其刑以罪之
乾重言象火之明无濫及也慎其刑以罪之出入
言象山之鎭无偏聽也既斷斯獄當罪者即罪之

賓寓者即寓之不復流寓女内不留於寄寓於羇
言羇客非留于獄中也賓旅皆羇旅寓說引此以
經明爲主而曰无致曰不留
其有取于艮止之意亦深矣

䷷初六旅瑣瑣斯學正作瑣云王弼註原歸爲斯賤之役其所取災

風俗通作神篇云凡變作皆婦女下賤仵者小人爲
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稱䅧文人亦不證察與俗尊
偏邪氣乘虛故速咎證易曰其士斯自取災今爻无
此語未知即引此否○變離爲重離瑣瑣小也艮爲
小故曰瑣瑣旅瑣瑣者羇旅之間計財利得失之
末所見者小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處旅之初而
即爲封殖之謀其細已甚志不及遠矣斯者此也故
利而行多怨之道此其所以致災慶封奔吳致富君
子知其及于殃斯之謂與一說斯分析也即詩斧以
斯之之斯變離爲分析又離爲戈兵故有斧象中爻
九四得其資斧是也初六卑卻瑣瑣然分析其所取
是以困窮而通災亦通旅內卦艮故下三爻皆有艮

止象初四相應初以瑣瑣召災而四乃以得資斧爲
不快者初柔而四剛初止而四動其志其德不同故
也變離爲火上下皆火有火
災象多藏厚亡戒在靡然矣

○象傳曰旅瑣瑣志窮災也志窮謂心志窮促淺狹也大人必有所不
居也而後可以大受初六
志窮此所以瑣瑣取災與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古一本資斧字得童九家易李鼎祚本作僮僕貞變巽爲蠱互體巽變乾內卦爲主外卦爲客六爻變二居中得正乃主之貲者而與六五同德
懷應象所謂旅貞吉即此爻也即就也野宿爲次五
得主而捿得二與之同德以爲可依遂暫止焉二亦
稍得甚獄以資財與童僕異之此五所以在旅次之
中既有財用可以懷藏又有人力足供使令也艮爲
門二居艮止之中即次得安之象也資齋也聘禮問
幾月之齎旅中所用也互巽變亦巽巽爲近利市三

倍貴之象也巽爲伏又自二至五皆坎中蘊中藏有
資快資象也少曰童艮爲小子故稱童長曰僕艮爲
閽寺故稱僕皆指二言也與五相應爲五所有待童
僕象也晉文公之奔也至楚楚享至齊齊妻秦秦妻之
資之以適他國所謂旅即次懷其資也腹心有子犯
子餘股肱有魏犨賈佗矣又得秦之三千人實紀綱
之僕所謂得童僕也貞即旅貞之貞同德相與如孔
子于衛主顏讎由于陳主司城貞子非泛泛萍水然
者故曰貞言貞則吉可知要之懷資則不患出疆之
无資得童僕則不患先申之无人五將乘此以覽德
輝而下之亦不久
戀即次之安矣

○象傳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五之得童僕也實以貞道而得之故
終无尤也如使疽環癰子萬假孔子以童僕即
爲還无尤矣此樂克之徒僞愛所以見塵于孟氏也
不并言懷其
資者省文耳

䷷九三旅焚其次喪息浪反其童僕貞厲變坤爲晉互體巽變
艮爲象先變坎旅之爲義原可一宿而不可久處者
羈安作賦所謂茲地雖信美而非吾土是也三爲艮
主乃一于止而不知變者信火炎將及矣猶且
恬安如處堂燕雀然此火之所以焚其次
和至于喪其童僕也二即次而三旅焚者何二去離
大遠而三近也艮爲童僕二旅焚則變而成坤非艮
象矣故喪其童僕也九三未嘗不當位故貞與二同
但剛而不中止而不動无避禍全身之智所以不能
免于厲也是爲旅者之戒之爻也孔子之於匡於陳
以致之然能見幾而作避禍于未至之先是則聖人
所以藏身
之固也

○象傳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人之若也禍重于地莫之知避如九三者以凛泊寓旅之人而自招焚次之虐危身无術亦可

傷矣人久客則思家苟識客如家則其童僕之賤
從者亦必瀆訾而後已故其義食也義猶言理言
其理當喪也舊卦傳云親寡旅也唐人詩云濤與
骨肉違轉于童僕親在旅之時所親者童僕耳然
久而不歸則解體若
此旅豈久安之地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 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蓋黃鉞斧也張晏云整齊也應劭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巽卦同 我心不快 變艮爲重艮互體巽變坎約象兌變震詩公劉于時處處于時廬旅則處與旅不同對出言之爲處止息閒居之謂也下卦艮艮土性止上卦離離火性動四體離而變艮故有旅于處之象彼其抱剛明之德離下而上士之栽貫而出羅者也方思一得當以行其道乃不遇同德之君授之位以康濟生民徒旅于處而已雖得資斧奚快哉資所以爲用斧所以爲防旅中所必需者互巽利倍得貲象離爲戈兵又

互體兌巽巽爲木兌爲金木貫于金爲斧得斧象二之據資斧寓也四之得資斧虛物也季孟之待孔子以行國中授室孟子以去何快之有我九四自謂也西當心位故爲心變柔互體成坎亦不快之象一說王弼云九四失位而居艮上艮爲山山非平坦之地也斧所以斫除荊棘以安其舍者也客子所處不得其次而得其資斧之地故其心不快亦通

●象傳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雖不得位而旅處故雖得資斧未快也夫得資斧而心猶未快況甫出門而即瑣瑣乎然則初四爻量之相越豈不遠哉

☲☰六五射 食亦反 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變乾爲遯約象先變乾離 爲雉又爲矢矢所以射者皆離象所有亡即出亡之亡離火炎上故有出亡象雉者文明之物射者君子

之事射雉者謂取財于文明之道以鍇爲贄然離從乾變六三含乾之剛健而得柔之文秀處得中道以順乎剛象所謂小亨自此爻也以斯德在羇旅之中終必有譽命逮之譬猶一矢而出亡雖不久矣譽謂聲譽命謂爵命互兌悅體又爲口譽象變乾命象王者无旅旅則失位天王出居春秋傳之故出交不取君位象然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是亦旅也謙柔自牧文明在中可以挽人心回天命者其旅之六五乎

●象傳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逮及也以臣言則譽命者君所予以君言則譽命者天所予皆從上而及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 戶羔反 咷喪 息浪反 牛于易凶 變震爲小過上九與九三爲應其實一人也在九三爲艮之極則止而不知動在上

九爲離之極則動而不知止故皆足以取咎艮爲黔喙之屬上變柔成小過亦有飛鳥象二四爲鳥身所謂鳥巢自九三言也離爲科上槁故象巢鳥旅物巢旅所上九自九三來託于卦末有飛鳥營巢之象離爲火中爻巽爲風風熾火烈有焚巢象三之焚次以與離近而爲也人所焚也上之焚巢以處窮極則自焚也上之好進不休猶鳥之高飛不息必自焚其巢而後快旅人指上九上非人位而稱人者以自三來上旅曰旅人旅人先以遠行爲喜後以途窮爲悲秉剛而不知變互與夫子所言順則麗明者相反其號咷也離火聲无常若笑若號故爲笑號咷謂衆雜卦傳曰同人親也故先號咷後笑親寡故也故先笑後號咷向不遇喪其童僕今則并其寓焚之牛而喪之自初至五皆坎體爲車象離爲牛駕車在前上變則失離體易即場上在卦盡處疆埸地與大壯喪羊于易同夫既窮大而失居以爲旅矣又謹慎笑傲驕倨輕躁爲窮大以蓋之我以意氣責人人亦以意氣加我至于巢焚牛喪欲次則无其所欲行則

无其資斧其所自取耳莊子云行逢如貌而莫知其所止可不謂大哀乎范文遊列國貌賦歸與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著書蓋皆有見于此矣變震爲成夫旅以柔和爲道者也以咸夫行之不与何待又漢夫帝報許皇后詔云迺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而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叛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而无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而其解又異

○象傳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巳處卦終行更何往然炎上之性不能自制勞必自焚其巢而後巳故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者无建豎遠轉之人浪迹天涯安能有所于世故曰終莫之聞也凡剛必濟柔乃吉易字所戒皆柔道如知遊知進知止是也若任其偏性一往不返則過剛之失也故九三之喪

上九逆據各異而受病則均舊解以謙和爲柔元爲剛特剛柔之節耳蘇君禹云古者丈夫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而童觀闚觀且以小人女貞之故在鄉井之日常少而在逆旅之日常多以孔之聖焉而轍環以顔閔之賢焉而從遊以孟之賢焉而歷聘何井之耶極而言之百年須臾吾生亦旅也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天地亦旅也然以處旅者固有道矣易過之光陰如浮雲飄忽吾不得而留之也有限之精神正是安身立命境界吾不得而分之也孔子言恭敬忠而雖之夷狄不可棄中庸言素位而行乎患難行乎夷狄茲其爲處旅之善道哉自素位之學或闕而彌柔之衆各殊一于柔者方以旦夕之寓爲百年之計之光景而排徊瞻戀瑣瑣不休一于剛者方且以英氣加人以獨斷任事至焚次而不安得資斧而不快焚巢而終于號咷也非善處旅者也傳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豈直行旅而已即終身可矣

第十四對

巽 ䷸ 兌 ䷹

○雜卦傳曰兌見而巽伏也兌陰外見巽陰內伏巽兌乃下經之主卦下經最後始重體而見經初與四爲巽之主巽本以陰在下爲能巽也象傳乃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二與上爲兌之主兌本以陰言乎上爲能說也象傳則謂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蓋終主陽云爾也

䷸ 巽下巽上

巽說文作顨石經作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巽說文云具也下从丌上从二卩徐鉉云庶物皆具丌以薦之包氏云从二卩者損之又損順義也易卦古文作顨音義正同顨从

丌从顨聲士戀切徐鉉云顨之義亦選具也愚按選巽而進恭遜特甚則是順之義也故爻辭中有用史巫紛若之語云爲卦一陰居于二陽之下故象其德爲入又爲伏總之巽順意也二巽相重內外皆巽故仍名爲巽卦之名巽本取柔之卑伏然一陰生下二陽遜位而居之亦有巽義故當巽之時陽亦用巽道以濟服乎下凡巽之所以致亨皆陽之爲也所謂申命乃陽事也有陽以巽之于上故陰爻之小者能致亨以初四兩爻言陰爲卦主故曰小亨思致亨之道則初四之所宜往宜見者可知自下之上謂往初往二四往五也自二至上大象皆無爲見二五以陽剛居人位皆曰大人初爲小民之位則爲利見九二親民之大人四爲近君之位則利見九五居尊之大人也卦有四陽惟二五下比二陰居中得正據用事之地故初利見焉若三與上則遠矣胡仲虎云上事自乾坤後震坎艮三男皆用事至小畜履巽兌方用事小畜者小巽之一陰也下經震艮既重之後至此方見巽兌之運巽之一陰曰小亨亦小巽之一陰也一陰

之萌聖人每抑之如此入卦之重上經乾先而坤次
之坎先而離次之下經震艮先而巽兌次之皆崇陽
也巽次旅旅曰小亨離之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
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二陰上從二五之陽也從陽
爲陰之利不從陽不利矣六爻皆變爲震附載程沙
隨占法云迅初寓餘姚僧舍遇之遇巽占曰有風吠
之恐而不及害未幾舍北火發焚十餘室至寓舍止
縣取綱維與遣火僧杖之其占曰巽爲風互體離爲
火兌爲毀折變震爲驚懼初六爲內卦之主不與離
應故曰不及害巽爲寡髮重巽二僧之象反對重兌
兌爲決二僧受杖
之象其奇驗如此

○序卦傳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旅者親寡之時非巽順何所容苟能巽順雖旅困
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唐玄宗不困于蜀道之行而
能以天下授靈武之子乎唐德宗不
困于奉天之行而能下罪己之詔乎

○彖傳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
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爲重複之義重巽
者上下卦皆巽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
卦體陰陽雖不交而陰皆承陽有命令下入之象
若于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
反覆之意非是兩命剛謂二五柔謂初四二五雖
據用事之地而成卦之主在初與四陰始生於陽
巽之二五其最近者也故雖剛而有巽其巽乎中
者九二也巽乎中而且正者九五也或以爲巽乎
中正爲九二巽乎九五于本句文理似礙而實非
卦意惟二五剛而巽乎中正則不暴急以恃物故
命不下格而志可行不然下雖欲巽上而上以恣
雖暴戾之下亦何樂于往而利見哉柔皆順乎
剛者剛雖巽爲中正柔若不順乎剛何所申其命
乎故又就初四各處卦下之義皆順剛无有違逆所
以敎命得申成小亨以下之義也是則柔順乎剛
與剛順乎中正合此兩者所以爲巽之體若徒以
一陰潛伏謂之爲巽而不究乎陰畫在二陽之下
有順乎陽剛之象陽畫在二五之位有順乎中
正之德則巽之所以致亨者不可得而見矣

○象傳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之象爲風亦以其委曲
而入于物无所不順也風者天之號令其吹物也
物莫不鼓動詔令之入人亦如風之動物也隨相
繼之義天下有風姤后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
則是申命不一之象古之出命者必反覆申戒之
然後其事可行于天下所以優柔漸漬以攻民之
心商之盤庚三篇周之多方多士是也命風象申
命者申前之命隨風象行
事謂行其命中之事也

○繫辭下傳曰巽德之制也 巽幼清云巽者柔順
卑下以入則无處而
不可入如利刀之裁制布帛隨
其長短而裁之无不如意也 又曰巽稱而隱 巽則

能順其理因時以稱其宜然其
性入而伏則又形迹之不露 又曰巽以行權 行謂
不定在一處權者稱錘前卻无定以等物之輕重
而取衡之平時中是也故彖傳曰剛巽乎中正而
志行此爲行權之本先儒有
云自漢以來无人識權字

●說卦傳曰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
潔齊也又曰巽入也又曰巽爲雞又曰巽爲股又
曰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又曰巽爲木爲風
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
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
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解見本傳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變乾爲小畜巽爲進退故疑其究爲躁卦故武

初六內卦主爻也上无應與欲進而從陽又欲退而安于下猶疑不能自決有進退象夫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處令之初未能服令故在上者利用武人之貞以整之謂之武則非雖其柔懦也謂之貞則非一于嚴酷也軍中之法三令五申亦巽申象也鼓之進則進鼓之退則退故怯可使勇弱可使強人盡雄武 爻變乾爲武人履六三變乾亦曰武人

○象傳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志疑志治

但以初六之志言疑亂也不振即治治則果于從陽而无進退之惑故利在勵初六以武人之貞所以使其志常治而不亂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變艮爲漸互體兌變

牀初陰在下二陽在上牀之象故剝以牀言下牀之足也指初言巽在牀下者言二卑巽于在牀下之初也足爲牀之本足牢固則牀安民爲國之本民柔順則國安初民象乃國所賴以安者九二以陽居陰中承五之令以致之之民有桀悍之意焉所謂剛巽乎中也巽幼消云巽之時陽亦當卑巽故陽爻亦以巽爲善蓋陽爲陰所厭從亦必以卑巽待之若剛强自處非所以媿柔順服之人也史謂祭祀時作策書以告神者巫謂禱祠時爲承事以事神者互兌爲巫故有史巫象紛若襍出之貌猶言多方也互兌爲口舌故有紛若象二雖巽以下初猶恐初之未喻也而丁寧煩悉其辭以道達其誠意而爾其我諒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九二之謂也輩其紛若似煩擾然終必志行吉又何咎矣變艮爲止牀所以養安也巽在牀下亦安止象

○象傳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得中者剛巽乎中之謂夫恭近于禮遠恥辱也巽在牀下象民初時猶不以爲辱乎隸乎而非然也民不可无下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諛其君諛則人以爲罪而終身與衆爲是所用得惡人弗謂之讒不以爲罪此之讒民之交爭也故由命行事紛若而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 變坎爲渙互體兌變震錯象爻艮巽卦陽爻之能巽者惟二與五

而三上皆不能也三之頻巽者何也夫所以爲巽者初與四也三居上下卦之交以下卦言已實處上而欲其巽于初以上卦言已實體剛而不免巽于所乘下之則必不服制之則力不能故頻蹙以待之頻木匪步木者頻蹙不前而止本爻變坎爲木又爲憂故有頻象與復六三頻復同義併頻數解亦通九三以陽處剛而勉爲卑巽非其心之所樂也夫恭曰允恭謙曰克謙恭謙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故吝

○象傳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志意窮屈其巽也迫于不得已是以頻蹙

而不象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變乾爲姤互體兌變乾剝象離變乾陰承无援而承

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爲巽之主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巽之下巽于五也以巽臨下巽于三也若初與四兩柔相應則同德者也善巽如此故得悔亡象爲田獵獲三品以能得承乘應三爻之歡心故也四上卦之地位爲田互離爲禽爲戈兵蒐狩象也巽利倍故多獲三品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三以剛居剛且與上宗廟應乾豆象禰與我應賓客象五爲君位承五而獻之有充君之庖象變則失其所處之正

○象傳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五多功所獲者有三品之異而皆以獻之于君故曰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變貝爲巽五爲象互兌巽五居尊位命令之所出也處巽中正對盡巽之善而无初咎亦无過巽自而已矣彖傳所謂剛而巽乎中正是也悔對貞言貞者不變也悔者變也貞而得吉故悔可亡巽多疑以无不利決之无初有終正所謂无不利者也无初以內卦言先庚三日也有終以外卦言後庚三日也夫以正齊物不可卒也民迷固久深用告誡物情難堪故初皆不說也申而命之使其自化初雖未利而終歸于利轉移密運于其中而入人甚深取效甚遠盤庚誥是已所以取先庚後庚者以彖言則當從納甲之說楊用修云納甲之說本易自傳有之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爲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方東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其疏云震象三日月出于

庚震象上弦月見下丁兌象望日月滿于甲乾象十六日月虧于辛巽象下弦消于丙艮象晦日月沒于乙此蓋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若以歷法言則晝夜有長短若晝短日沒于申則月合于申望於寅矣若晝長日沒于戌朔月合于戌望于辰矣十二月之中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八日二十三日望與朔亦必盡在十五三十日也又虞翻易傳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滅乙癸晦夕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己戊己土位而象見于中納甲之說本此以日月爲易備而發揮戊己始亦難盡詳記之辨在蠱彖下震巽初爻傳發究爲蕃鮮實變巽也巽究爲躁卦巽變震也皆巽之精微之內亂其伏震故須用震德以治之蓋物震內主其伏震先庚也究五變則三至五又互震後庚也日三日者三爻之象以理言則當從變更之說十干戊己爲中甲庚爲午後甲仁也庚義也陰陽四時之大紀也蠱言先後甲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時有始巽言先後庚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觀巽九五乃蠱六五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者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卦有六爻以六日爲限蠱取從始從終之意其有言七日者則以錯綜而復本位故稱七日也餘說紛紛穿鑿今皆不取夫先庚三日已家詔之矣而復加之以後庚二日其不憚諄諄也如是則九五之所以爲剛巽也上吉以德言下吉以化言蠱六五一變則成蠱矣以知巽之不至爲蠱者九五之功也

○象傳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五居中而九得正剛巽乎中正此其所以志行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息浪反其資斧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揚曰是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云齊利也讀如齊衰之齊資斧音同資作齋未知孰是貞凶變坎爲井五奇四偶牀象上之巽在牀下與二不同二巽初者也上巽三者也三在四下與故亦得牀下蓋牀足之下也卦以初四爲巽主上九以剛爻處絕遠之地不能與下相巽入貴而无往爲而无民初與四莫之與也不得已而下求三以爲應故有畢巽于牀下之象然上九業已喪失其貞斧矣蓋巽二何益巽利三倍故爲資巽爲木一二四互兌爲金以金貫木爲斧二四互離爲戈兵亦象斧要皆不爲上九所有則喪失之象也夫資所以施德斧所以操權兼德與權而後可以入人上九之喪其資斧若此德不足以懷衆權不足以行令縱下求三二又非應詭其與之守此爲正而不知變凶可知已變坎爲井則有仕出之功

○象傳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處卦之上窮于无與故巽在牀下甚歎以求三之
資斧者所以巽入乎人之具而上九已喪失之辭
下求三自以爲得其正應乎吾則但見其不招入
而凶耳蓋言无之而可也按正乎凶也釋爻貞凶
二字義作兩句讀三上皆違陰三吝而
上凶故知巽之爲巽不專爲陰爻言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兌許偽云說也从儿㕣聲凡古文㕣字人也象形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徐鉉云㕣古文兌字非聲當從口从八象气之分散故易曰兌爲巫爲口也愚按徐氏以兌從口則兌之訓說本是辭說之說卦解轉爲喜說之說蓋以三畫卦一陰進乎二陽之上气之舒散乎外有悅意也故卦名爲兌而取義爲悅二兌相麗内外皆悅故仍名爲兌天地悅則萬物生人心悅則萬事通故兌有亨道然用悅必利乎貞正若悅不以道則爲妄悅尤不可以不戒也故六爻皆分言剛貞之事爲卦與咸同咸以艮

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于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悅悅則亨矣而相悅亦易流于不正利貞者戒辭也巽兌皆主于柔然巽內柔外剛其質柔也故止小亨兌內剛外柔其用柔也故亨曰利貞者猶以內之剛爲主耳焦弱侯云人有思慮必斂而內向蓋陽之有謀假陰之潛隱以爲用故慮非出于陰也人有喜悅必見而在外蓋陽之發散假陰之和柔以爲用喜悅非歸于陰也故二陰一陽則陽爲之主二陽一陰則陰非爲主但爲陽之用耳丘行可云嘗攷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戒之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陰柔之質多病于不正而陽剛之體爲能有立也六爻皆變爲艮

○序卦傳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人之處事接物苟以心深入于其中則可說之理自出故曰入而後說之[illegible]

亦然先儒云時復思繹浹洽于中則說也入于耳出于口口耳之間不過三寸安能入深其爲人多苦心非有甚苦者從之則其于學不久所喜悅者不在是有喜悅于是者竊其身而從之矣

○彖傳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是不言之說人心義理之說不在言語口舌故說去言爲兌而兌所以爲說也與咸去心而爲咸同意不言亨者但言說而亨在其中矣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外雖柔說中實剛介是之謂說以利貞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則邪佞之說矣夫易有天道焉上之爲天位上兌之說必其順乎天者也有人道焉三之爲人位下兌之說必其應乎人者也揆之天理而順是之謂順天即之人心而安是之謂應人順天應人一正爲盡之矣此

所以可說也且非獨一人之說已也今夫率先民而使民至于勞犯入難而使民至于死此非求爲說者也然而民有特而忘其勞與死者則說之至也不勞无以逸不死无以生是以勸而趨于勞且死也夫勸民之與民勸相去遠矣唯无心求說者乃能使民胥悅其皡之世乎是以聖人大之而曰說道之大其在使民自相勸矣哉錢國端云兌爲毀折爲附決說以行之以三言民毀折于中忘勞之象以上言民附決于外忘死之象內省貞云兌何以言忘勞忘死兌正秋也陽內陰外生氣在內殺氣在外生氣惡殺然雁肅殺乃能固濟生氣而內和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天道好生而秋殺則所以濟春生之窮王道主仁而義正則所以濟仁育之窮世御之謂也兌說正取此義

●象傳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猶附麗言連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講謂講明義理習兌兩

戶相對講之象也講而又講之習習從容時論以
求義理說心並從聚首為朋而已文師儒而不雜
兄弟親而不離人之羣居以相說者莫如朋友然
必從事于講習則有益蓋多闕之益而无便辟善
柔之邪樂而不
流亦澤象也

◎說卦傳曰兌以說之又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
說也故曰說言乎兌又曰兌說也又曰兌為羊又
曰兌為口又曰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又曰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
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解見本傳

䷹初九和兌吉 變坎為困卦之名兌本取三上二柔之說然當說之時陽亦取說夫人所以與天下並生者惟是先而所以自娛養者有皆是兌金是无衆乎其為人矣莊子所謂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乎兌是也然兌天地之柔氣也故象成以貞而交每善夫剛六晝惟初不比陰柔无應于四无欲于二无繫于二初心未渝廓然大公和而不同說之王也故吉和者天下之達道也何施不行象傳貴之曰行未疑變坎則為孤疑矣

◎象傳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本卦諸爻不當陰陽相比二比三三比四五比六皆陰陽相比則不能无疑獨初又无比无比則无所疑矣故曰行未疑也如初九者可謂任天而行者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變震為隨互體離變艮二三得坎半體故二稱孚程子云
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
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說而不失剛中故
吉而悔亡蘇子瞻云和而不同謂之和兌信于其類
謂之孚兌六三小人而初九九二君子也君子之說
于小人將以有所濟非以為利也初九以遠之而无
嫌至九二則初九疑之矣故必有以自信于初九者
而後悔亡丈夫而實不予所以信于初九
也變震為隨亦有係小子失丈夫之戒

◎象傳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吉一也為初易為二難心之所存為志初去三遠不待志可信而行亦未涉于可疑二去三近行雖不免于可疑而志則可信

䷹六三來兌凶 變乾為夬互體離變乾約象巽變乾六三下兌之主爻也春秋書鄭
詹來曰依人人來矣來兌之謂也處不中正立上下卦
之交以求人之說然同體之初與二弗許也即上比
之四亦弗許也蓋初二剛具剛中之德乃君子也說
之不以道豈能說哉求說而反疎矣如弘霸嘗元忠
之糞彭孫濯李憲之足丁謂拂萊公之鬚皆為人賤
而至今猶有遺臭焉豈不凶兌從乾變柔畫自外而

來也舊說謂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
體而陰性下也果爾則九四亦无所用商兌矣變乾
為夬然後能借
用剛以決陰

◎象傳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陰柔不中正所以致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變坎為節互體離變震約象巽變艮鄭康
成云商隱度也與周書商賚九章商工商際之商同
所承九五中正為德亦比六三柔邪為感說德說也
故說亦說也所說者商度未定以其爻剛位柔合動
中靜故其象如此約象巽為不果有商象爭坎為加
憂有未寧象兩閒謂之介分限也故人有節守謂之
介與豫六二介于石之介同但三居下體四居上體
各居上下非若豫六二與初六六三同體也故馬季
長解云介隔也夫美疾不如藥石三之說我美疾也
苟我介而隔之使不得近其不為疾者鮮矣故曰介
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與喜相反无妄之疾

猶其疾皆以言言發欲爲心疾疾衆本爲兌室之
若書家徐子與云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說王比
又稍馭臣者也所以奔走厮役于其下而求說于己
者无所不至况又與之親比者乎商兌未寧正公君
界限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隔示正道設防禁
心其意切矣一說革本清云九四重兌膀澹正兌之
音用事化機開截故爲商兌之象八音律中夷則旦
商商傷也此心殊未寧也然商本金氣堅介勁疾无
所沾滯萬實告成何喜如之即說卦傳所謂兌正秋
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是也四陰故商兌
而未寧九陽故介疾而有喜喜而歸于介
疾乃兌悅之正也此說太巧且甚費解

○象傳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言九四居此位乃能截斷六三不使爲害甚可慶也故有喜楊廷秀云六三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鍼艾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變震爲歸妹約象巽變坎五上相比得坎孚體故五歸孚于
指上六上六兌秋之終九月爲剝故稱剝以五陰消
一陽上六一陰亦謂之剝者君爲陽歸之主君心一
指則衆正皆敗故也夫君子有并包兼容之量而以
至誠待人故雖剝陽之陰亦孚而信之然善柔便佞
最易說人若不虞其害已而信之深則剝之勢成矣
不有危厲之道乎戒之也變震爲恐懼有厲象程子
云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
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雖聖賢在上
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
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知
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
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
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
之不至則害于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

○象傳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傳意與履九五同九五陽剛中正位正當
矣正賦才足以勝小人之奸當國勢足以剝小人
之命兩有所恃不覺其孚于剝也是非不正當也
而吁咈于四凶舜非不正當也而畏巧言令色孔
壬若明皇于李林甫孚其剝唐者高宗于秦檜孚
其剝宋者皆傷于所恃者也楊敬仲云位正當也
者聖人推原所以孚于剝之端蘇乎以位爲己之
位正當其位以位爲樂故人欲熾而邪媚得志也
此如水有源則必有流如木有根則必有枝葉實
以己處富貴崇高之位未必不親信小人致危亂
也黄屋非堯心舜視天下如敝屣禹有天下而不
與故君子道
用小人退遠

䷹上六引兌 變乾爲履引即引縴之引上六外卦
引以爲說者也自三至五體巽爲縴居上六之下故
上六引之皆所以剝陽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
矣六三上六皆以陰爲實以說爲事者然三以柔居
剛動而求說其情狀易知又去五遠其爲害尚淺上

以柔居柔靜而致說其機謀難測又去五近其爲害
獨深三必待上之引而後達上亦必引三以爲助也
蘇子瞻云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托于
无求以爲兌者蓋以剝王介甫耳然大奸之默千古
一轍變乾則不至以柔隸或曰兌爲口舌悅在心
而發于口言所以宣悅也六爻之辭皆不欲尚口也
所以止說也亦猶之塞澤不
使其流也此聖人之深意也

○象傳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以陰柔居說極象言未光謂其詐忠
諂智善于取容巧于比周如共工驩兜
之流心術幾微不可測而可畏者也

第十五對

渙䷺巽

○雜卦傳曰渙離也節止也 坎水在巽風之下爲風所離散坎水在兌

澤之上爲澤所節止渙之使鬱氣有所宣洩无□
澤節之使止氣有所聚以不散越遂各有當也一又
須乎甫云渙與節與青沼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
而能通渙則以木浮木故通之極而至于散也
以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衆困爲
澤下之水散塞之極而至于困也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庚白反有廟利涉大川利貞渙說文云流散也从水奐聲爲

卦巽上坎下風行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爲渙孔
仲達云散釋險難謂之爲渙能釋險難所以爲亨
故曰渙亨蘇蔣也九五之王者惟精白一心以假乎
有廟下用六四之佐而自可以利涉乎大川也卦之
所重在二四兩爻所以爲坎者二所以爲巽者四二
在坎險凝滯之中四以巽風吹散之則險化爲夷五
恭已在中推假廟致享而已猶左傳所謂祭則寡人
者則以四爲成渙之主散也所以取假廟象者三四

三至艮爲門闕一陽在上爲屋二陰在下爲闕崗嵬
之象艮又爲宗廟上卦巽爲隱伏下卦坎亦爲隱
伏五當艮上書王祭祀而在廟中之象也或云古立
廟必于居之東南祭享必以血故言廟祭取巽坎者
以巽居東南而坎爲血卦也亦道巽華之王假有廟
各自取象所以取利涉大川象者坎爲大川巽爲木
爲風巽在坎上水乘舟也乘舟而遇風則大川可涉
胡仲虎云彖言假廟夫子于大象曰立廟彖言涉川
夫子于十三卦舟楫之象取此蓋以本卦自有廟與
涉川之象也利貞亦主四五兩爻言假廟巽德上入
氣遲于无形涉川巽木下行險散于有象皆亨之道
而匪貞不同故曰利貞六爻皆變爲雷火豐坎上巽
下爲
井

○序卦傳曰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程子云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

○彖傳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錢
國端云渙亨在二四同功二來險中不出則窮以同
功風散主爻遂有震起而无坎陷曰不窮四柔得
位乎外惟剛中之五是同而非險陷兩柔之與同
五有二四同功之用何險不爲澤散渙所以亨焉
有之云剛來而不窮即需剛健不陷義不困窮之
意程子云柔之往則得正位于外而上同于五之
中巽順于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
其義相通也按卦中初三皆以陰居陽二上皆以
陽居陰惟六四得陰柔之正上比九五得陽剛之
正所謂上同者以此蘇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而
上同比九二之剛所以雖來居坎中而不窮渙卦
得力只在六四也王乃在中者并在廟中之謂王
者之心渾然在中則不爲之乎无言之奏直有出
于儀文之外者空其犧牲之與祖考相爲感格也

鄭五爻象王居正位之意若止云王在廟中似无
味且亦无當于渙矣夫曰王乃在中則是若北辰
之居其所矣而號令四出民皆順之則以涉大川
而作舟楫者有四故也雖有功者有利涉之功也
風行水上順水行舟何不利之有易以巽言利涉
大川者三皆以木古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
舟虛渙亦曰乘木有功
吳幼清云利貞不待釋

○象傳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胡庭芳云渙有二義卦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
有渙天下憂難之意涉川是也蘇子瞻云犯難而
爭民者民之所疾也處危而不偷者衆之所恃也
先王居渙散之中安然不爭而自爲長久之計宗
廟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繫矣王
汝中云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
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親不忍倍死
而忘生聖人神道設教之大端存渙之道也故孝

受終于文廟饗觀上帝而臣六宗武子丸合費疏即舉柴望而記清廟徵禮可以一天下之心心一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在行可云思神之遂由深涉遠不可度思者至誠貫徹得孚實故知來之遇風渙然相受陰陽交通合无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宗廟乎者云享帝于郊集巽之高立廟于宮象坎之隱然如在云天之神升止如在天之風故享帝取上卦巽風之象二三四互震爲春時生萬物之帝則象祭者降在天之神于地上也人之魂降下如在地之祭水故立廟取下卦坎木之象三四五互艮爲廟則象祭者升在地之鬼于廟中也李子思云萃因民之聚立廟以聚其歸向之心所以爲使保之道渙聚民之散立廟以收拾其蕩析之心所以爲招携之術皆所以結壽民心而堅凝之也

○繫辭下傳曰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此所謂利涉大川者也解見本傳

☵☴初六用拯子夏傳作抍云取也馬壯吉變兌爲中孚拯救也馬壯謂二也二在坎中畫爲美脊亟心之馬互震初畫爲作足馬足之馬壯象也此言用拯馬壯吉與明夷六二不同明夷六二之上文曰夷于左股見二已受傷故所用以拯之者必得馬之壯如九三者乃吉此初六乃陷九二者哉告之曰當茲險難之時必轉其陷溺之念用以拯拔乎馬之壯者則吉義各有取蓋初四本應又四欲渙小人以出君子于險故初諭乎四之志而動也能拯二于險中則二之出險可望二之吉卽初之吉耳他爻皆言渙初不言者以初比二而拯二所爲相合拔不言渙變兌爲中孚提以孚于九二所爲能用以拯與

●象傳曰初六之吉順也謂崇理也初若陷陽則陽理矣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變坤爲觀互艮震變坤渙謂渙散險難也九二陽居陰位陷于險中莽无變計如人據机而坐自以爲安悔其免乎茲欲渙散險難必自其机奔出而亟去之然後悔可亡非如書解以奔爲奔就其机之謂也九二爲坎體互震有動棲所以貴奔者欲其爲震而不爲坎也動而出險則不至于窮象傳所謂剛來而不窮者以此或謂體坎爲亟心之馬故有奔象亦通但欲其不安于坎陷耳机非木名之机即几也几說文云踞几也象形周禮五几玉几雕几丹几漆几素几數個云古人坐于地几坐所凭也通作机左傳設机而不倚是也通本作机或從之原无此字殊謬矣爲堅多心之木爲榆緣互震爲足緣木有足乃机之象初爲地下二在地上古人席地机在地上約象有艮艮股據之凭机之象變坤則夷險爲那然爻曰悔亡云者蓋二能體變而奔則陽動可以濟渙固无所事變也凡爻也晉公子重耳之亡蘇以之重耳出亡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而已矣桓公卒諸侯叛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于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于公子曰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无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无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致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乃有厭後重耳入晉遂霸晉國皆子犯與姜氏之力所謂渙奔其机而悔亡者也

○象傳曰渙奔其机得願也奔机則得其濟渙之願

六三渙其躬无悔 變巽爲重巽互離震變兌約象艮變靜蓋蒙云體中門

躬二居下卦之中躬之象也愚按渙其躬之躬與艮傳止諸躬之躬同義皆主背言六三本下箱九二皆今有因六在上爲巽風之主以渙之二卦方有所寄四更不以爲羣三自所寄其身哉羣四不可來二不可則唯有背二而上行以就其正應之上六而上六固去而出者欲所謂避世之士也三與之同避以避賢者路不敢怙終以陷陽故可以无悔坎二陰木爲險陷三居坎上近接乎巽坎水得風而散巽木得水而通三欲不自渙其躬不可得矣變巽爲風將自渙也何行如之

○象傳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志在外卦之上九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 姚信本作近 匪夷 荀爽本作弟 所思 變乾爲訟互體震變離約象艮變巽其羣謂初六六三也以皆陰畫故稱羣渙其羣者謂渙散

其下流之私黨曰居正位心无私繫既不應初又不比三故以渙其羣屬之郎稱卦傳所謂渙離也蘇明允云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天下之患莫大于朋黨四之所處乃近君之位以爲天下方羣而吾大臣亦爲羣焉乎可吾渙吾羣而稽寓之累天下當服吾之公而歸吾之心此所謂大吉而吉也元者陽德也四惟渙羣所以上同乎五則與陽同德元矣故曰元吉二四五體艮爲丘渙有丘者言其當渙散小羣之時有丘山靜鎮之體即象傳所謂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也六又惟四五得其正位而皆无應夫五君也四相也君相同德无黨无偏將如山之不可撼矣身有丘之象而何夷等也指下二陰爾言二陰以四爲同類方且以私心窺伺謂四必從而與我相繫援也今乃望之峩峩若高山此豈其意羣思慮之所及哉巽風爲散險之主六四爲巽卦之主卦之所以成渙者在此一爻朱子謂六四一爻未見有大羿處今其辭恁地拈大皆不可曉蓋諒其不等于卦主之義故也變卓體其陽剛之德故能光明

正大若此

○象傳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蒙引羣則爲私黨小光大則小之反

也約象艮爲光卿九五陽爲大四本柔體能去柔羣而承剛君是其光明之同乎陽德者耳

九五渙汗其大號 戶羔反 渙王居无咎 變艮爲蒙約象艮變

坤上卦風以散之下卦坎水汗之象也巽爲命令故稱號五爲君又陽爻故稱大夫君者出令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是以五取大號象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解天下之難而使之安者號令也曰渙汗其大號者王者以天下爲一身欲渙其身之汗其必有大號以與天下更始而後可凡大命令之下大政事之布大財用之發以散則爲和風以雨則爲甘雨如人之汗從心而液遍一身之皮毛爪甲无不霑透若武王克商武成諸篇及唐德宗罪己之詔皆是也夫如是則羣邪之鬱積盡渙而天下之險難亦

處乎可解矣然所渙者尤必自王之所居者而渙之王居九五中心无私以守至正必使其誠意浹洽于四方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而後令出惟行无反汗之咎也蘇君禹云王居非居積之謂也時人以居積爲居而王者以道德爲居是居也人人之所固有者也然人皆有之而未必皆能居之也王者渙汗其大號民未遷善嚮之遷善民未去惡之去惡是散王者之居與天下共居之也約象艮變爻亦艮艮止不動有北辰居所之象與象傳王乃在中正相發

○象傳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震令之出一本于九五王居之正位則禮元居正民莫敢不信從也故无咎

上九渙其血 句 去逖出无咎 變坎爲重坎下卦坎初與三皆陷陽者然初與四敵應而三與上和應故初猶卻畏四之渙以拯乎九二而三猶乘剛之位特其居應猶爲隱

伏為陰盜无所不至也[illegible]之所意欲渙者已上爲下從于三既四必爭起而并驟陰之上其殆矣是必渙其血且去逖出然後可離矣爲血卦渙其血皆言渙離其血不使害遲也逖遠也去逖出者言去之而遠出乎卦外也渙之極而禍患自遠謂非蒸眾之所可與故无咎三欲其應上而上不欲其應三惟上不答三而有遠害之休故欲三應上而使其无陷陽之失也變坎爲隱伏亦遠方竄伏之象

○象傳曰渙其血遠害也 巽順以遠乎坎血之害即所謂去逖出也逖即遠也細玩渙乃去小人之卦天下之亂皆起于小人之有黨小人之黨散而天下之亂亦自平矣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說文云竹約也从竹即聲愚按節即竹節之節竹之所以名爲者以其節至均勻有分限而不可踰越也歷家氣候亦曰節樂拍以止樂亦曰節皆取有限而止之意爲卦

下兌上坎澤節水也水之流也无窮而澤之流也有限以有限畜无窮故曰節節有亨道謂夫擁其遏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而可通行于天下出乎性之自然而非矯也適乎情之同然而非厲也節以天而不行身其節節乎天下而天下亦志其爲節故中節節請之卉是以亨也九五之甘節是也若夫行已有節則亮蒙因言有節則尤寡用財有節則固務皆亨之專也哀節潴澤之諸水水未責而是之則易爲力侍其況流奔放而後放之未有能猶其榴者也作法于宗其喊獨奢作法于書後將若之何故伊尹曰漁乃給繼節之于不知節之後其道苦矣周末文務而史華齊用忠之諸所以不可勞于世也夫以節爲若者測必以不節爲甘故其爲道也不可貞上六是也然則將遂无復乎曰物老則漸致至而反人之欲毛窮也窮孫无所復入試以節之所以亨者告之後反而譬其性情之所安未有不糜然愚止者也上六之所以德亡其道亦或錄此也與先儒不知爻義而以苦前爲鑿集康仲子之流愚无取焉六爻皆變爲火山苏

兌上坎下爲困

○序卦傳曰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渙者離披解散之意終離則散漫遠去而不止矣故必立制度以整飭之節所以次渙也

○彖傳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夫乾純剛也坤純柔也純則无節今分坤五之柔而來三以節乾分乾三之剛而往五以節坤分則有節矣剛得中者以九五言九往居五得上卦之中也何也坤以柔居中柔安能節今以剛而得中則大君有甘節之吉而可以通行于天下此節之所以亨也亨通也若苦節之人既以節爲苦則不知節之甘故其道窮塞而不可

道也說以行險以二體言下兌上坎也云行險者人情易流立法以限之法險道矣坎以險爲用與王公設險同意楊敬仲云制節弄人之所樂也聖人以爲行險人心易變飪緩則難于節節之是拂其所欲拂人之所欲大難故必和說以行之程子云人于斯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二說皆可互觀當然以節中正以通申言九五所居之善也陽剛爲位爲節之主以行節之道最中體亦其節之德以妙節之用象之所謂節亨者此也上卦坎爲通故以通言天地節而四時成推言節之道甚大天地亦以有節故能成四時也天地之數六十此卦當當六十卦三百六十爻與一歲三百六十餘日相當天以五運地以六制五日爲候三又一氣氣六節而時成節二十有四而四時成冬剛節柔也夏後有秋秉節制也不然則大冬大夏而已安能成四時乎聖人說節道以制爲長短大小之擭品式術具一範于莅不傷財出也不害民時候準繩也皆節

遷之有傷于天下而夫害則天施阿節者也文質
奢儉之節節之審也窮麼成云室府竅財傷財力
役繁則害民二
者奢泰之所致

象傳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水之
在澤盈則溢平則鍾此節之象也君子觀節之象
以制立數度數者十百一千萬也度者分寸尺丈
引也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貴賤
不踰貴下不侵上所以爲節也猶未也有諸中爲
德發于外爲行議之者量度其无過不及而求隨
于中如直溫寬栗之類是也夫約民以制以制爲
制也故以制數度爲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
焉嗚呼周矣坎爲篇辭制之象兌爲口舌議之象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變坎爲重坎程子云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之庭
古居室堂內爲室室西南隅爲奧室東南故一牖以
出曰戶戶外曰堂堂下階前庭直曰庭外闔雙扉爲

門故曰遯九二九陽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耦
有門象並互艮爲其前故皆有不出象節所爲異者
坎者則初以一奇塞兌底故能節坎之流耳此爻本
有空塞不空通象上離與四應往則入于坎窞二以
奇畫當其前又若有以塞之故曰不出戶庭无咎郭
汝光云夫當隱而隱當默而默當節而辭當險而險
皆所謂當其位以節者也初陽剛得正知節之早故
介然能守如此苟執爲發之任而咎頻子之隱則殆
矣操之奇之謙而告百里之嫉則困矣
變柔爲習坎重險也故唯不出可免咎

象傳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塞者九二以剛塞乎初之前也初惟
知其塞故不出焉通則出矣
不出戶庭隨巷之類以之

繫辭上傳曰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翊圖賢云節之
貞爲兌兌澤象也澤濕則結故聖人于孔繫濕言
之戒兌爲口言象也觀于初過濕而節宜之道可知
已三之道節二之道宜節節也宜亦節也肅省貞
云依繫辭解作密庋看義取坎幽伏不輕發以震
義不當試以取敗初德明明知明守閉歸
重知塞邊不塞不通知塞乃所以知通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變震爲屯互體兌變震初仲虎云初九爲兌始兌于時爲
酉闔戶之象九二互體震震于時爲卯闢戶之象九
二无凶象曰不出門庭凶者反言之也言二空出乎
門庭也夫天下有同事而異情者翊惟時爲之節矣
戶在內門在外如初即不出戶猶无咎也二乃不出
門而凶此其節可辭矣故節非有前期之可言也初
知塞亦必知通二失其所爲通亦必失其所爲塞蘇
發而中節天下之達道也蘇子瞻云節者事之會也
君子見吉凶之幾發而中其會謂之節詩東方未明

刺无節也其詩曰不能晨夜不夙則莫言无節者不
識事之會或失則早或失則莫也澤上有水節以澤
節水者也虛則納之滿則流之其權在澤初九九二
六三澤也節人者也六四九五上六水也節于人者
也節之于初九則太早節之于六三則大莫故九二
者施節之時當發之會也木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
通既至當通而不當塞故初九以不出戶庭爲无咎
言當塞也九二以不出門庭爲凶言當通也至是而
不通則失時而至于極六三是也是禍患之交成實
之決也郭汝光云君子之學固將有所用之也初之
不出戶庭彼有所不得已耳二亦有不得已乎哉蓋
大臣之位非无材也遇同德之君非无于也三以耦
盡當其前又非有所塞之也然且不出戶庭何異躬
精綴奏牘之任而託括囊以自佳依違慮閤延賢
之地而託密交以逃譽題也挨疾疑究嫌之權而託
遐議以避怨好也以此爲節蓋指其君與天下于一
擬而傳之者也不亦凶乎卦變屯
惟方屯不出而爲經綸亦失時義

○象傳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極至也言失時之至惜之也過二剛爲三應爻在上坎水已溢不能安矣亦失時之至西何或云經中也失時極猶言失時之中云耳亦通初與二小象皆一意雖極時之通塞而已初時之塞矣故不出戶庭无咎二時之通矣當揚九五同德之君與之共成節亨之功可也而不出門庭其所節者不已甚乎故凶此可往則往可止則止孔子所以爲聖之時而賢禹稷又賢顏子正此意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變乾爲需互離震變兌約象艮變節坎者兌也所以爲兌者三也節之成卦正在六三一爻今自三爻觀之坎水自溢出于兌澤之上似非三之所能節者但見其兌口之開而已故有不節而嗟之象若助語辭嗟與咸嗟若之嗟同夫見不節而嗟嘆本成美之說意形痛惜之偉聲此其鏡于節者也故无咎蘇子瞻云咨嗟而節之以爲不可不節也九二

周易會通　卷六　廿六

之節節于未滿節之者樂見節者甘爲六三之節節于既溢節之者嗟見節者苦爲苦節者人之所不能堪也人終莫之咎者知六三之不得已也嗟者不得已之見于外者也變乾節陰變爲廣大亦有不節象

◉象傳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嗟則能節矣又誰得而咎之與出門同人之象同可久王介甫皆如此說觀爻傳皆无咎辭知無者多係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皆是之義屏三爻傳又誰咎辭與此同亦未會有无咎字

六四安節亨變兌爲重兌互震變離約象艮變巽四最先受節者下兌澤上坎水六四水澤之交水于此自然受節安者順而无所勉强之謂程子云以陰居陰安于正也下應于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爲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强節之安于節者也故能致亨應兌故安互艮故止卦變兌節而從亦安節象

●象傳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安節之所以亨者以其得承五之道也下流有歸則上流能安就下乃所以承上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變坤爲臨約象艮變孚位爻之節節其在我者九五中正居尊以節節天下者也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樂易而无難苦傳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正此爻也所以取甘象者書曰土爰稼穡稼穡作甘五居中位變坤爲土互艮亦土故稱甘節節而曰甘上順天明下順地義中順物情以立經紀禮儀樂律度量淖制器无不宜四時以行萬物以昌喜怒得類好惡有當以爲下則順以君上則明洋洋美德孚立隆以爲極而莫之損益也吉可知已率此道也以往其无上六不可貞之失矣故曰往有尚坎水流而不盈行有尚者也上六唯不知此道也故滿而至溢以至于凶惜无以甘節之義告之者甘臨者在下用甘依而是也故无攸利甘節者在上用甘臨民說隨也故往有

周易會通　卷六　廿七

尚又按孫氏聞雲長敗使虞翻筮之是節之臨曰不出二日頭亡以太澤爲節客受主制之變在外不利于客兌爲主將爲頭項喪亡之象不出二日離象察應之說也古人占法如此

○象傳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甘者味之中五者位之中居位之中則道亦中矣所以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變巽爲中孚上居坎極兩柔相應坎水已溢澤幾不能鍾矣于此而節之流漫之性未有所歸可不謂之苦于如人放肆之後縶挽束以規矩未肯不手足拘學欲決去其藩而後快者也故曰苦節所以取苦象者火曰炎上炎上作苦自二至五有離上居卦極辭火薰蒸故味苦變剛則六畫又成復體之離以成无節之性而猝加之以節亦猶火之沃水也故其象爲苦夫節之苦者不可以久恐其終于无節也若長如此苦而不知變則凶然以莫猶知有苦故悔可亡益

甘亦從苦而入也如卉其苦而无之苦但有待而已
然聖人處人之不節不處人之過節或以苦節爲行
夫行嗟者也與其亻
孫也寧固何以稱焉

○象傳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以苦節爲貞則是其節之功成作成

報吾不如其苦節而已也入聞聖道而樂出見
紛華靡麗而悅此義之所以不勝而罷也後乎以
往度不勝欲禮不勝縱
其道窮矣有不凶乎

第十六對

中孚䷼小過䷽

○雜卦傳曰小過過也中孚信也大之過小常也小者過斯乃謂
過外之相孚親也中心孚斯乃謂信蘇子瞻云陰
在外據用事之地故爲小過陰在內不據用事之

其爲中孚寧省貞云小過中孚其意相反而旨
亦同象中孚象曰木雖發天象未散者小過反之
非孚其矣中孚故大天也常也小過亥而大人事也變
也又云震長男大合而爲小過則不可大事也盛
乎爲小艮合兩爲中孚則其德應又可見其本
小大過九小大之象女系云中孚小過之主首也
兒良合也易置之爲卦大過非以二二男女背
復下不變反復不變皆相發不相偶二二終卦
離雲而良大過與而兌卦以二陽二陰自括下序
震而頤文良陽卦生陽上經本終陽卦之與中
兌而巽小艮而震非以一長二少長上少下以
巽分人兌陰卦主陰下經未終陰卦之卯呼亦以
兌思拔上經終之以坎離坎離之上下與之以
有震艮大過頤此中孚方終坎經下終大過以
既濟未濟乾濟之上中孚與小過中字亦有之象
象小過有坎象方離之以既濟未濟文上字卦之
猶如頤至若坎離既未濟得乾坤之中書皆有中
象而爻雖之上則先之以大過頤未濟之上則先

之以小過蓋欲人擬議以就中也又聖人之學也竟
也是以孔子究心于易韋編三絕作而嘆曰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云可以无大過
則未嘗自居于无小過也終日乾乾夕惕若一部
易書精藴在
是深夫深夫

䷼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黄作遯魚吉利涉大川利貞中孚成卦之義只在二五而爻中謂
二五居上下卦之中也孚信也說文云卵孚也从爪
从子徐鍇云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鳥褢恒以爪
以爪反覆其卵也八卦惟坎補乎諸卦爻凡陰陽相
比得坎半體者亦得孚朋以坎中實故鳥之抱子減
中凝而鎔自化也此卦名中孚亦以二五皆陽實得
坎半體故統名中孚爲卦巽上兌下先儒謂二陰在
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爲
中虛以二體言之爲中實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蓋然則二五稱中三四亦可稱中二五稱孚三四亦
可稱孚乎義混矣或云卦合巽兌巽風體虛澤體亦虛
也所謂中實者安在日風虛而无形兌所以爲風者
實澤虛而能受然所以爲澤者實吾子云大塊噫氣
其名爲風是惟无作作則萬竅怒號是其所以爲風者
實也不中實不入風惟作則者包之所以大過象澤滅
木不曰澤中有風以風不澤入風是所以爲澤者實
也且夫虛則无安無相感惟風澤皆實故澤
上有風感而澤受之所以取象爲中孚也以六
爻觀之三四爲兌巽之主爻二陰居中並相比而无
相與之情二與五雖同德可以相應故二孚其同
體之三而上應乎五五孚其同體之四而下應乎二
二五應乎三四皆在其包裹之中矣稱上定本
本之地去兩陰無遠故雖有應而不以孚言亦卦之本
義例魚水族之總名豚魚其一也以豚得名亦無謂
江豚澤將有風則浮出水面有南風則口向南有北
風則口向北舟人候之爲風信亦若人許云江豚吹浪夜
還風是也兌爲澤巽爲風爲魚故取豚魚象夫豚

魚澤虛而知風不爽其信全乎天者也可以[illegible]
如乎巽能孚積十中始乎天之不容隱而[illegible]
合上下若豚魚者無點飲諸之繫有定而无[illegible]
之吉人也吉可知已即其化難化之人于難[illegible]
至誠可格若大川之可涉然者而居常處險要之[illegible]
矣巽木在兌澤之上又卦體外實內虛舟楫之象
利涉然人心之誠即天命之正也有如曲情要結
利飾名非正即非誠不誠未有能動者何利之有哉
申戒之曰利貞言二五利在各正守其剛實在中之
德而不變也豚魚吉天命之性利貞率性之道卦主
爻在二陰而爾不取爲卦主者亦聖人抑陰之意又
鄭康成解豚魚云三辰在亥亥爲豕爻失正故變而
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爲鼈蟹鼈蟹魚之微者
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爲澤四上
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爲水二浸澤則豚利五六以
水浸澤則魚利豚魚以喩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
意所供養故吉其取象皆不可曉六爻
皆變爲雷山小過況上巽下爲大過

○序卦傳曰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節者爲之制節使不之
得過越也度數既立可以與民共信守之矣然是
治之法也非治之源也宮人守數君子養原苟无
中孚以立其先而欲民之信吾節不可得矣節
以中孚所以明中孚爲節之本也胡省貞云天地節
之道誠而已矣文王序卦二十有五至无妄以
河圖之天數三十有二至恒以居六十四卦之中
半六十至中孚以居干支會合之全數物與无妄
天命也恒又于其道人心也中孚豚魚皆理也誠
立言之序天地人物合一誠也易至終篇總
世命篇之中孚豚魚與鳶飛魚躍一般意思

○彖傳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
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三四在六畫之間柔在內也二五居上下卦之

中剛得中也蔡子瞻云中孚信也[illegible]澤之中孚字
如羽蟲之孚有諸中而後能化也羽蟲之孚也必
柔內而剛外然則孵卵爲不中孚也曰內柔陽不
生故必柔內而剛外且爲得中然後爲中孚也
得中則正而一柔在內靜而久此羽蟲之[illegible]
孚天之道也張子云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且
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
之理吳幼清云二五中實能孚于二四而三能道
四能巽以孚于二五是二五之孚能化一國之民
而使之孚也邦指三四二民而言此以卦德釋孚
字愚按凡物兩兩相遇者必剛其外而柔其內然
後相合若外體爲盈或中心抵牾必不能合中孚
卦形正如此陰陽適和兩兩如符契也故曰孚五
孚于上二孚于下用志不分天者遇之時于不違
而風化中孚二五之謂矣信及豚魚者猶言信如
豚魚非關信豐及乎豚魚也物有至信于天況于
人乎胡省貞云豚魚象類難認乃信于已非信于
人如君期仁臣期敬父期慈子期孝天性中自有
定則當求及于此若豚魚與風期而有不容爽且
不自知者也此意甚好乘木舟虛者乘巽木之空
以行于兌澤之上无心之謂也河上丈人謂措吾
身于波流而吾不敢私宋人謂平生仗忠信今日
任風波是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乃字當玩
誠者天之道也中孚一出于正則天機之動一皆
自然而然者如豚魚虛舟之于風澤而无一毫勉
強滯泥之私矣噫中孚利貞應乎天夫焉有所倚
巽兌皆從乾變故有天象他卦二五必取剛柔相
應獨中孚不然以剛應剛无所繫援誠之至也誠
故能孚臣稽首恭繹我
皇帝之論誠也曰體之而无上守之而无爲斯眞
實之謂數虛之之謂歎嗚呼清風播水蟾影沈潭是
又體之而非體之相之而非相孰能識其所以然耶
夫文王取風澤之象而名中孚而我
高皇帝論誠即有清風播水之譬先聖後聖若合符
節味乎此者中孚上下
卦相與之義益了然矣

○象傳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風之感澤善入而且周心之愛民蘇來者象之君子誠精无象而能與民情之曲若于獄將決而議之務求其入中之出既決則寬緩之且求其死中之生王制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此心非中孚其何以盡之哉周禮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旬而職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兌為口舌議之象巽為不果緩之象故周書曰獄成而孚輸而孚君子蓋之于刑者庶幾乎風澤之感矣或云獄與死象兌秋之肅殺議與緩象巽風之長養亦通徐子與云象言刑獄者五噬嗑賁豐旅中孚也離為戈兵有刑獄象又取離明照知情實則刑不濫也噬嗑豐兼取震賁旅兼取艮者明以察其情動以致其決噬嗑主閒豐則多故非震以動之无以威重也賁過于文旅不留獄非只以止之或輕于用刑也蓋獄乃人命所繫一成不可變明貴无辟不然威則有時會

止至于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卽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文王惟于噬嗑取象夫子卽噬嗑賁豐旅中孚以盡其變

䷼初九虞吉有他陸德明蘇軾本俱作它不燕變坎為渙象山澤之官曰虞謂主商度山川之事屯卽鹿无虞山虞也此虞澤虞也初以剛正居內卦之內以主守不易為信者也故有虞人府常在澤之象初心未渝故吉有他指六四言六四初九之應也而近于五為五所攣故絕他若比初六之有他亦以非應言也燕與寔通安也夫四之所以不應初而從五者以五為近比實有以孚之故耳若初之去四則遠矣初見四之有遐心而自咎己之爭不及五也用是大不安于其心若曰吾貞議之未至无以勤物云耳蓋尤人之念慮反身之意切矣若初九者可謂天資樸實人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初九之不燕以之卦變渙虞自濟也故為有他象爻變其狀為渙散故等不燕象

○象傳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初居澤之內如澤之虞人專守其職无外慕之心純白未渝焉安未與故曰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胡卧反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古本一作縻埤蒼同云散也陸績本作縻京房本作䌕又楊用修云靡音磨叶其子和之相親而善謂之靡鶴鳴以相和成音好爵以相摩成德于夏之易說也之變震為益互體震變坤二五皆以剛得中而應在內之柔孚信厚德合體无間故聖人于此發中孚感通之妙鳴鶴在陰指九二也其子和之指三四也互震變震為鶴食經鶴為露禽入月白露降鶴卽鳴而相警兌乃正秋故以鶴言之鶴又知時之鳥以夜半鳴其行則依洲嶼不集林木二為陰位在兌澤之中艮山之下幽隱之處故曰在陰二

變則為坤有母象陽大為鶴二三陰小為其子卦象中二陰如鳥卵二上孚之如鳥之抱卵然亦其子象也兌為口舌互震變震為鳴故有鳴和象又鶴之聲長而遠聞辭其發之中者大故孚之也遠小雅所謂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是也或以二為鶴五為子或以五為鶴二為子皆非以繫辭證之孔子曰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其子乃指其邇者而言以此知二三為其子也我吾二自謂也好爵指五本卦復體離離為爵爵者雀也其鳴節節足足故象其形為爵爵大夫以上與燕享然後賜爵因謂命我為爵五君位又有剛中之德乃體備天爵而兼人爵之尊者故謂之好爵吳幼清云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德之尊者稱其人為懿德詩言好是懿德是也爵之尊者稱其人為好爵此言我有好爵是也猶詩言我有嘉賓也爵指三四也發國端云靡如從風而靡之靡五入人如風故稱靡鶴于鳴和爾我隨風一體上巽相隨順入于五中說之至更入之深吾與爾靡之之象若依古本縻則為縻繫之

實與五孿如有應與繫象也此爻之意蓋謂二得其誠信孚卦中之三四以上應乎五而與之相接處其變益或益之十朋之驗和且應可知也

○象傳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中謂二也其子和之謂同相謝以應五是二之心之所願也

○繫辭上傳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按夫子所論豈違則鳴和二字之義蓋信敬感通莫大于言行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其曰動天地則二之所以應五而靡好爵者也揚敬仲云慎者慎其中孚之主不可動乎意而失之也何思何慮自誠自一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楊用修云罷音婆叶歌易林塞賓涉水深清清罷靴李舟者濟敵无他或泣或歌變乾為小畜互體震變兌約象艮變巽數謂與己同等相敵者三為內卦主四為外卦主同為陰柔而其志相反故也王輔嗣云三四俱陰金木異性敵之謂也以陰居陽自彊而進進而擬敵故或鼓也四履正位非三所尅故或罷也不勝而退懼見侵陵故或泣也四履謙巽不報敵讐故或歌也不量其力進退无恒憊可知也水之在澤也風動若鼓風息若罷風狂若呼風徐若歌三澤兩兩與風交故其象如此又互體震動步象約象艮止罷象震為忍懼三變約象離泣為目泣

象離火變沸本卦兌為口歌象兌又為巫或鼓或罷或泣或歌亦巫象倏忽之間變態如此已且不能自信何以孚之人哉蘇君禹云六三陰柔不中正非能孚者人而孚則千里之外孰非吾與人而不孚則一室之近孰非吾敵至于敵之者多則吾之身不能以自安而吾之性情不能以自主作止哀樂皆失常度誠所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卦變小畜亦有畜止不進之象

○象傳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三居比四之位四孚于五三欲四之孚已四嫌其无實不來孚也故三之情狀无常如此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京房本作近荀爽本作既變乾為履互體震變離約象艮變巽巽為月既望之象四乃巽初畫上承九五故不敢居于既望而曰幾望又大明生于東月生于西兌西震東下卦兌中爻震亦日月相望象也互體震為馬曰匹者指三也古者駕車用四馬

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震又為奔走此爻變一互體為離牛不成震馬矣故曰馬匹亡四為巽主下據同類之三而孚于五雖非正應然當位而孚于中實之君故无咎卦變履四以履三而愬愬亦匹亡之義也

●象傳曰馬匹亡絕類上也離去同類上孚于五也復絕類上也句別

卦體卦發操然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變艮為損約象艮變坤有孚攣如合二五三四取象九五九二同德相應包裹二陰以成中孚上雖下繫若固結之而不可解體巽為繩約象艮為手攣如象也此卦中虛而二五中實五又為之主則使一卦六爻如一氣然而樵不為之用者惟九五也雖下與九二誠應相與君不能无咎然中孚之道不主于情而主于理不孚于外而孚于中五與二均有剛中之德

一理中孚志同道合若虞廷君臣之賡歌帝商君臣之一德孚乃化邪將在茲矣何咎之有變損五亦益之十朋之龜孚學可知也

●象傳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與履兌不同彖傳曰剛中象傳曰位正當蓋九居五位中而且正者也若九二第可謂之中而已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變坎爲節禮記雞曰翰音翰羽也雞鳴則振翮其羽古詩謂腷腷膊膊雞初鳴是也巽爲雞故曰翰音雞知旦亦信物也巽爲高有登象上居天位有天象卦二陰在四陽之中與比近者相得初上則遠矣故因不應初三不應上初得位而處卦內赤子之心猶在故不以有他咎四且恐懼不敢燕安以求孚致其孚初之得也上失位而處卦外風聲飛颺无中孚之意但執其一節之小信嘵嘵然自鳴于人其心且徒三之不我應則上之失也侯果所謂中實內虛

華外揚聲羽翰之音微而趨安足以登于天哉其視鷄鳴于知清響九霄者大相懸絕矣貞此不變終无所孚故凶變坎爲節庶歟其飛揚之思而自返乎

○象傳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誠于中者可久飾于外者不可繼其志惟欲求人之知而邀人之應高自標榜務與空俱窮欲以孚天下難矣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小謂陰爲卦震上艮下四陰在外據用事之地而囚二陽于內陰過而陽不及故名爲小過此小人衆君子寡之時也聖人作易每以扶陽抑陰爲主大過則欲君子善用乎陽剛小過則戒君子善過乎陰柔謂當小過之時在陽剛君子亦自有亨道但利于貞耳貞對悔言宜貞之止忌悔之動

也小事謂小小補過之事大事謂得位而大有爲之事小過之時陰柔雖盤據要津然君子之德望自爲若範所卻如際可公養餽金傳食之類孔孟時時有之但欲其行道濟世則不能耳飛鳥遺之音者謂飛鳥報之以音聲如賈誼鵩賦所謂鵩飛入室主人以爲不祥者言耗如此道之不行可知矣全卦有飛鳥象中二陽象鳥身上下四陰象鳥翼周省貞云舍觀中孚之象柔在內而剛得中象之最美者也大過之象四剛盛而本末弱象不美而分猶存也若小過則中外輕重倒置象鳥之飛其權盡歸于翼矣上卦震爲鳴約象兌爲口下卦艮爲止橫飛之鳥其勢迅疾身雖飛過而其音聲止于所鳴之處尚遺留于人耳詢詩所云來鳥有遺聲是也因飛鳥遺音而悟知難而退之理不宜上宜下者取上下卦之義言上卦震動下卦艮止動則爲陰邪所忌而取禍止則可以保嘿而全身大者陽也陽道不爲陰所虐故吉此君子不得志之時轉凶爲吉之道舊說以亨貞大吉俱指陰柔說者非蓋易不爲小人謀也六爻皆變爲風澤

中孚艮上震下爲頤胡仲虎云易貴陽賤陰故二陽函四陰爲頤四陽函二陰爲中孚皆美名也二陰函四陽爲大過四陰函二陽爲小過皆非美名也又程沙隨外綱云或人占婚姻筮之遇小過不知其占再筮之亦得小過爲占之曰內卦兼互體爲漸漸女歸吉外卦互體爲歸妹說以動所歸妹也此以初至四互一卦再以三至上又互一卦爲占亦筮法之變例

○序卦傳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信者心與理相信之謂孚信在中則可以行之而无疑如過恭過哀過儉之類蓋欲以矯世厲俗則不得不以過爲功以過爲功君子之不得已也

○象傳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

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
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陽大陰小此卦陰多陽寡故曰小過夫小者既過矣而君子處此有可道者何也利貞則守嚴于自衛耶于獨宜與時偕行而已柔得中以二五言二五以柔道居中乃陰陽而未甚者故時以禮過加君子此特小者之事耳是以小事吉也剛謂三四凡天下之大事必剛健中正之君子方可為之陰遺方盛豈肯用陽失位不中則陽剛不得志矣是以不可大事也卦體內實外虛有飛鳥之象焉雖見于釋象然亦是歎息時事壞亂政柄倒持弄止釗諸語也因飛鳥遺音而借相時之理如邵康節聞洛陽杜鵑而知天下之將亂不宜上宜下大吉者上動則逆時下止則順時止而不動與時偕行故陽剛能獲吉也
○象傳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

乎哀用過乎儉侯果云山大而雷小山上有雷小過于大故曰小過小過之時人習陽易奢侈君子矯之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非君子之得已也蓋順時而自疑焉耳世之治也反一无敢則以道為功世之否也因衰以勝之則以過為功其過也乃其所以為不及也與行曰喪曰用皆見于動以象震曰恭曰哀曰儉皆止于節以象艮記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闕子明云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也
䷽爻初六飛鳥以凶變離為豐小過之取象與中孚同以全卦之象立義无相應之義小過有飛鳥之象四陰據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陽因于內其體背也翼欲往體背不能止翼欲止體背不獲伸也故飛鳥之制在翼初二五上皆翼也獨初上言之何也鳥飛不在翼而在翰翰者翼之端也初上則其翰也又初上變則兩體皆成離離為飛鳥並列于兩爻有飛鳥翔下地也亦小物也未及之下當止而反飛以下而飛上以小而決大必无幸矣春秋傳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鳥之飛見以乎翼然直以之而致凶也使鳥能安處于初六之地未有失也直為翼所以而致凶亦何樂此飛為哉飛于初已凶飛于上更可知已聖人戒辭與坤初同又郭璞洞林云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
○象傳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以凶者自納于凶也高飛必遠堅冰至已作可如何哉莫救之辭
䷽爻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變巽為恆互體兌變乾小過陰過陽也故于兩剛稱弗過而二與上稱過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于父者祖之象三陽為父四陽為祖五陰而尊妣之象妣在祖上則尊于祖者如周人祖后稷而以其母姜嫄為妣故

斯干云似續妣祖春秋傳我所欲曰及不期而會曰遇二五雖非正應而同德相承越三而四以應于五是過其祖而遇妣也然五雖為妣而位則君也三四居近君之位則皆臣也二未應五而先與近比之四過故又有不及其君遇其臣之象卦二陽陷四陰之中初上陷陽之甚者二五其未甚者也故象贊之曰柔得中二與陽遇雖未能用陽然猶知敬陽而身為之下若上六則弗肯與二陽遇而直過之矣惟二有柔欽承陽之美而无強悍害陽之心故无咎變巽故能順以過賢
●象傳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三四皆臣之賢者柰何過之蓋勸二之辭使二能引三四而與之共事則福且及其君矣猶乎其僅一遇而已也若季桓之于夫子是也
䷽九三弗過句防之句從或戕之凶作一句○變坤為豫互體

巽變艮爲象兌變坎爲過者陽不能過乎陰也本卦陰過乎陽故二陽皆得弗過勢既弗過又以剛正當羣陰所嫉可无防與防之如何不隨其嫉中不陷其虎尾耳若不遂其詐而順從之則必賠累于後或於于厚是也或不容其惡而戕害之則必反噬于目前陳蕃竇武是也二者皆致凶之道三爲卦主乃以生爲德者位內卦之上以一奇橫亘于二陰之前有隄防象互巽爲入又有從象互兌爲毀折又有戕象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若從與戕皆不能止者故凶艮爲坤止而順小過之貞也

●象傳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失守而從陰不量力而戕陰皆自貽伊慼凶當如何也謂凶不可測

䷽九四无咎弗過句遇之句往句厲句必戒句勿用永貞變坤爲謙互體巽變坎約象兌變震九四弗過與三同獨得无咎者三以剛居剛而四以

剛居柔也以陽居柔張而未嘗不弛闢而未嘗不翕故无咎然四爲震主陽性上行又震體動故往而與陰遇遇有過遇之意中爻巽順兌悅二體皆遭遇象已自知勢之不敵見陰而善遇之然我既有往則彼必有來使彼與我相往來危道也可无戒與夫人下豈容有常厲常戒之事哉故告之曰勿用以往遇之道無可永貞也若永固守此而不知變恐不得以有咎終矣象言不安上也不可用此之道也孔子讀詩至月之六章惕然曰不遇時之君子言不殆哉從上依世亂壅蔽逢主雖咎難免身世不與善而已獨行之故曰非其時恐不得終焉此小過三四凶危之義也變坤爲謙亦有謙遜而能遇之象

○象傳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處位近陰而在已无以制故不得不暫□之也往厲必戒不可既遇或以爲常何如止而不往之可免厲哉止得勿用永貞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變兌爲咸約象兌變乾坎爲雲雨上畫爲雲下畫爲雨三四互體兌得坎之上體爲雨之雲然坎之下畫塞不通象雲雖密而雨不降也雨之所以不降者以雲來自我西方之郊凡雲自東北起者有雨雲自西南起者无雨解見小畜彖約象兌爲西方以在內卦之外故稱郊五陰在三四二陽之上亦欲畜三四而成雨然五雖有唱三四終不爲和陰氣凝而上結可以爲雲陽氣不散而下流不可以爲雨密雲不雨之象公指五卦名小過不可以小斥君故隱而稱公以繁繫矢而射曰弋大象坎爲弓本爻震竹爲矢約象兌金爲鏃下互巽繩爲緣皆弋象彼指三四指在坎中坎爲宮爲隱伏故稱在穴雷動能與方能致雨三爲乾之少男四爲乾之長男皆有龍德而負作霖之望者以其五非正應故公用弋以召致之公之弋特以近比而相得暮亦如世俗求嬗之類非真能用三四者也時當勿用三四且安于潛伏恐亦莫之肯顧矣

故彖曰可小事不可大事或指弋彼爲弋二亦通要所疑者小過之時陰道方升而可謂之在穴乎若謂二爲晝伏夜動之小人則取在穴象似无害但與上文密雲不雨无相屬耳變兌亦西郊不雨之象或云小畜與此爻皆文王之象故西郊稱我隱辭也穴指羑里公指散宜生之屬詳之

○象傳曰密雲不雨已上也上謂上六小畜之所以既雨者以有上六二陽畜之于上故畜極而成雨今六五之上又有上六于爻陰大盛而陽不交則其氣散矣豈復能成雨曰不雨者此時不雨也傳曰不雨者終不雨也上六陷陽之甚者所以歸咎于上六也

䷽上六弗遇句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變離爲旅因陰皆過乎陽獨上曰過之者過者勢也過之者其心也上六以陰柔之資體震動之性位于卦極豈惟不與相遇而已直超而過之出其上極其高如飛鳥焉亢滿如此彼方侈然自以爲得志誰知飛而不已

將有網罟以羅之也不亦凶乎離麗也言凶矣反中之曰是謂災眚者禍自外至曰災過錯已作曰眚上六之災則自作之眚也將以羅怨然則陰之過豈陰之禍哉變離爲飛鳥爲網罟爲災大象坎爲眚

○象傳曰弗遇過之已亢也窮高曰亢居卦之終過之亢極者也初之終飛鳥已凶上之凶更可知矣

第十七卦

既濟䷾離未

○襍卦傳曰既濟定也又曰未濟男之窮也既濟六位皆當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窮伊川謂易此都有插匠過之指未濟卦曰三陽皆失位朱子于此語火珠林上已有此卦所云未濟男之窮者正此意乾鑿度云既濟未濟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

李子思云陰陽之氣往來乎天地之間或不能无過差故聖人作易于頤六過之後繼之以坎離蓋以陰陽之中而救大過之弊也于中孚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未濟亦以陰陽之交而中者而救小過之弊也章本清云乾坤之後屯始以坎此亦終之以坎卦名既濟未濟亦因坎取義蓋天地開闢難最多非剛中未易以濟始有深意存也豈獨世道爲然哉反之一念理欲相爲勝負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既濟未濟判于幾微之際李季謨云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濟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鄭汝諧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神明內藏精既載營神精交而形全誠立明通以至誠從誠明合而天全水易流而難圓火好炎而難靜兩且交勝亦以交病持危守中知終惟終爲性命宗不其濟夫故易之終既未濟也終坎離而已矣慮後萬

氏云合中孚小過既濟未濟而論六子之卦全也上經頤大過坎離亦然又以是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六子居六十四卦之終也分而論之則乾坤爲上經之首咸恒爲下經之首坎離不交之體爲上經之尾然總上下兩篇言之實乾坤之體爲六十四卦之首坎離之用爲六十四卦之終此序卦始終之關鍵也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濟韻會云渡也通也方言云過渡謂之涉濟繫辭傳謂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即此濟也其有以二物相資相成爲濟者如左傳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亦取濟不通之意蓋窮則變變則通物无終窮之理所以有貴于相濟也既濟者已濟也爲卦坎上離下以兩體言取水火相濟之義水性下以釜盛水于上則水不滅火火性上以木傅火于下則火能熱水火不炎而水

得溫各成其用哉曰既濟大象謂水在火上爲既濟是也養生家以心爲火腎爲水必滋養腎水以降伏心火亦取水在火上之義未濟反此以爻象言既未濟皆有重坎但未濟險在上九一陽之內有濟水未竟之象既濟險在初九一陽之外有濟水已竟之象而卦初上爻辭皆稱濡以取象于濟水故也夫既濟則治定功成而亨其獨曰小利貞者何也陽爲大陰爲小既濟之所以致亨者原以六爻兩兩相應而居位各正初三五陽位皆以九居之二四六陰位皆以六居之若泰六爻雖相應而二五易處非其位六十四卦中惟既濟最正既濟之德爲優于泰也然而有小者存焉以爲是不可恃成也使陰三爻中有一之不貞且失位失態而濟不終成其爲濟矣初吉終亂承上文指陰爻言在初者則吉六二是也在終者則亂上六是也二之所以吉者自二至四互體坎二爲險之始競陽之慮多故吉若上則處坎之終狃其既濟因循偷安亂自此芽矣既濟之反爲未濟既濟之尾乃未濟之首是以聖人深致意焉自王輔

闕不達彖傳小者亨也之說遂以亨小二字相連爲讀諸儒從之絕无義理

○序卦傳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可以矯世勵俗有所濟也聖人雖在下其濟猶大使其得位濟當何如

○彖傳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既濟之亨合大小而言雖小者亦亨也何者皆當位故也然獨以利貞責小者何也本卦剛柔正而位當若小者不貞則柔必至與剛相易剛柔不正而位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指六二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指上六也自一卦觀之剛中端拱于上柔中靖共于下有百爲兢叙之象然亨于始不亨于終可見成九五既濟之治功者固賴六二之柔順歟九五既濟之安安者實繇上六之陰柔彖但曰終亂而夫子曰終

止則亂者亦止之一字既濟卦傳既濟定也之義蓋既濟之陰陽各歸其家易于佚而不動居其運者若一切無爲可安而不明如暫觀見邪將何其與而中之不既濟之道于是窮矣能保終如始无息无荒常如既濟之時然何繇而亂也彖以初吉歸六二彼正所謂欲濟之時也

○象傳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楊廷秀云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故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自泰之外孰有如既濟之吉亨者火炎上也坤而爲下水潤下也乾而君上此水火之明交也乾與三五皆乾也分而下于三陰二四與上皆坤也分而上于三陽此天地之互交也天地之氣水火濟若此其爲既濟歟盛國端云火之上非水迸其可在水在火上未不滅火火不滅水以氣交於爲濟既濟之象君子防思患而豫防之方得其相濟之得卻思其相離之患思患水上火下火有餘而溷水之患水有決而滅火之息豫防之如豫救水防大又豫防水之滅火思患坎難象豫防經弱衆思以心言豫以事言思患者慮乎其後豫防者言之于先古者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爲福不能除患則爲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无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隣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正此意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變艮爲蹇二三四互坎在前爲輪爲曳初在車後尾象在水之下濡象初九以剛居剛又火體炎上其進之志銳也見二在前曳其車輪以寬五爲奮身從之雖投足沾泥而不恤勢必至濡其尾縱未得利涉之用然于人臣盡瘁之義何咎焉卦變蹇欲濟

而塞故有濡尾之象

○象傳曰曳其輪義无咎也按初九无曳輪象云曳其輪義无咎者蓋初九與六二比近相得同心共濟二既曳其輪矣初何惜濡其尾以從之其于義也无所咎也不言濡其尾者省文耳

䷾六二婦喪其茀息浪反子夏傳作髴荀爽董遇作䒀勿逐七日得變乾爲需互體坎變兌離爲中女應爻中男婦之象也婦人出門乘車必以茀詩翟茀以朝是也離爲雉故有翟象爾雅與莆翟茀之翟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互坎爲車在前二至坎下者也有車後之茀象二之象茀與初之象尾皆就本爻取象二欲乘車爲五而六四當其車前四互體坎正體亦坎坎爲盜竊茀者也故婦喪其茀婦而无茀則不可乘車而之夫矣此蓋喪臣爲讒間而不得通

于君之象然濟世之具在我五方當賢哲以出露合求其誰吾唯靜以俟之不久當自合故詔之曰勿逐七日得象所謂初吉正此爻也楊廷秀云管蔡之變周公公不辯而王自悟燕王上官之譖霍光光不言而帝自察得爻義矣曰七日者自二反數之歷初數而還值二也卦變需亦勿逐象蘇子瞻云安樂之世人不思亂而小人開之亂之有端必始于爭爭則動動則无所不至君子居之以至靜受之以廣大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開其端而人莫之予蓋未嘗不旋踵而敗也既濟爻皆有應六二六四居二陽之間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謀而六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間之故竊其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婦先見疑近其婦者先見詰怨怒並生而憂患至不可以勝防矣故凡竊吾茀者利在于吾之逐之也吾怙而不逐上下晏然非盜者各安其位而盜者敗矣故曰勿逐七日得

○象傳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爲離主居下卦之中此六二之德也以中處中得其正應故終必相孚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變爲屯互體坎變坤剝象離變艮九三以剛陽處欲變之世剛陽則近于有爲欲變則動而之外內治既修則思動兵于遠恐爻最居卦外九五所不臣乃鬼夷之負固不服者故取高宗伐鬼方故事以爲象然必曰三年克之者見盛世用兵之難也蓋當恬熙之後其將士罷已不習于干戈民且怨于饋餉之煩故雖以高宗之賢猶待三年而後克可弗慎與求功于外孰與防于內故既濟之所急者非邊功也所最忌者則小人琴挾小人得操政柄其禍且深于鬼方從來小人夷狄同爲陰類而夷狄之禍毅遠小人之禍毅近故作易占于用兵之後必以小人勿用戒之師之上六猶此志也離爲戈兵所謂兵猶火也變爻爲震戈兵震動艮國之象鬼方者此方國也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匡衡疏云成湯克異

俗而使鬼方豈蕩時鬼方內屬于武丁之中而復叛于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也與西羌傳云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高宗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是其證也上與九三爲應坎居北故曰鬼方又坎爲隱伏鬼之象也離三爻至上三年之象需比四陰皆爲小四爲人位二變互艮爲勿用小人勿用之象焦弱侯云既濟上三爻猶泰上三爻有向衰之漸故高宗不屬五而屬三于令升云在既濟之家而述先代之功以明周因于殷有所弗革也卦變屯動乎險中有克而難意

○象傳曰三年克之憊也 既濟之世大業已就其有幽遠之國猶未從服益修文德以來之可也今乃伐之雖以既濟之勢高宗之賢猶必待三年而後克師老財匱亦憊矣于以見克敵之難而用兵非美事也又按乾鑿度云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醜惡消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勞而無功也此釋傳意大異不必從

䷾六四繻 釋文作繻子夏王廙本作襦說文作需 有衣袽 說文作絮云絓也京房本作絮子夏傳作茹 終日戒 變兌爲革互體坎變爲約象繫變乾繻說文云繒采也漢制裂帛邊繻頭以爲關門符信離文明繒采象袽惡作帑塞舟孔之敝帛卽敝衣之帛也四變互體爲乾衣之象也變兌爲毀折衣敝象也黃庭經云世事紛紛如臭帑卽此治平之世亦小人竄伏于其間如蟲服之中敝絮藏焉坎爲隱伏繻有衣袽象終日者盡日也離已盡而坎月方升之時也坎爲盜四在兩坎間其將盜多矣安得不終日戒以防之曰戒者爲九五言也九五既濟之主也武變革擢治之華而亂也故戒

●象傳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變陰之向陽也然則當既濟之世誰謂小者既皆得位而可不以利貞爲戒哉爲疑故曰有所疑然疑何者九五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漢書作瀹）祭實受其福（變坤為明夷約象離變震此爻以坎離猶妥取象不以二五相應取象亦變例也後天卦位乾坎艮震陽與陽為鄰坎居北乃東之鄰也巽離坤兌陰與陰為鄰離居南乃西之鄰也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者蓋以既濟未濟之上體對言既濟上體坎坎為刑變坤為牛殺牛象也未濟上體離離屬夏夏祭曰禴禴祭象也既濟之九五安于承平久矣聲容儀度非不爛然可觀然无孤畏天命之實徒縟繆其車來而已欲以逆休不亦難乎曾不如新造之國其具未備其心則誠為彼蒼之所降鑒福履之綏攸未艾也聖人懼人君當既濟之世侈志誇張而忘中惕故設之警如此四時之祭春祠夏禴秋嘗冬蒸禴用聲而已蒸則百物皆備殺牛冬祭當時衰而且過用也禴夏祭當時盛而且不過用也舊說以為指紂與文王之事謂紂為東鄰文王為西鄰則岐周僅國而乃與商天子稱鄰乎恐文王周公无此語）

（案坊記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无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國語云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典禮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有功烈于民者也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質者也天之三辰所昭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淫祀无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祭于易美西鄰之禴云）

○象傳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時者當其可之謂事雖其可不求過也大謂既濟九五之陽使既濟九五能如未濟之六五則吉且來集于九五之身矣何者天之所福不于其物于其誠故也）

䷾上六濡其首厲（變巽為家人上六以陰柔處坎險之極既濟之終自恃无復有

險難矣疾怨心一生則覆亡立至如人之涉水既及岸而濡其首厲危之之辭坎為濡上為首與大過上六滅頂同王樹枏云既濟道窮則之于未濟之于未濟則首先犯焉將沒不久危莫先焉坎變巽亦入險象）

○象傳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世无長治久安之理人心之神與造化之氣其往來者也心止則治亦止濡首之危即在目前樂不久矣象所謂終亂者此也既濟六爻皆陰陽相應聖人以陰陽立義不以相應立義如徒取相應也全卦无取辭矣）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史記引作狐涉水濡其尾）无攸利（未濟之卦離上坎下以兩體言火在水上不相為用不能成亨濟之功以爻象言內體坎三四五約象亦坎上九一

陽猶可于上不能成出險之功故卦名為未濟未濟有終濟之理特需時耳故亨既濟已然之亨也未濟方來之亨也楊廷秀云慮既濟者存于有持守克終之心慮未濟者在于有進為克終之才心不克終故既濟為未濟才兼克終故未濟為既濟濟然亨矣故曰未濟亨非未濟之亨也未濟而能為之亨也小狐指六五自三至五約象坎坎為水為穴為隱伏穴居邊依生來水間者狐也故九家易云坎為狐所以擢小者克柔當也又內卦正體坎為狐五乃至卦之坎實為小狐所以別于內卦也狐何以北君位狐有中都之德君象也左傳秦伯伐晉筮得蠱亦以雄狐為五象又狐色黃亦離五象也汔幾也與井卦汔至同當至之位已涉二坎矣故曰幾濟然猶未克濟而沾屬其尾者以上九障其前无繇出險故也狐尾甚長故古語云狐欲渡河无如尾何以約象卦畫推之尾竊在六三爻位以居前水後水連接之間故有濡象與初六之方濟而即濡尾者不同史記春申君說秦習王引易狐涉水濡其尾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故詩

外傳云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正此所句義謂將濟未濟故无攸利然豈終不濟哉亦求其所以濟者而可矣胡仲虎云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未濟易不可窮故也未濟之時其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乎天地不交爲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爲未濟非不濟也未焉闕故曰未濟亨无他未濟水火之不交而坎男居離女下又男女之交也況既濟下離上坎互坎互離既濟之中互未濟未濟下坎上離互離互坎未濟之中互既濟非惟見時變之相爲反覆而水火互藏其宅復于易中見之

〇序卦傳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此叙

則亂故其道窮既濟之心常如未濟則不窮矣學易者常持不可窮之心則幾道矣而常開之易之道陰陽兩端也而始于乾終于未濟則有太極无極之意存維天之道于穆不已太極也諸卦皆有

者雖未濟无窮无窮之謂无極乎語道必至于无窮无極而後盡道字之上下前後亘古今一无大疑事雖聖人不知也陰陽不測之謂神神无方方无體安可以一象盡哉項平甫云坎離之變窮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聖人猶以爲有窮也又分之以爲未濟此即咸感之後繼之以常久之義也蓋情之交者不可以久而无弊故必分之正者終之人之心皆其氣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觀此可以知既濟未濟之象矣

〇彖傳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未濟

之所以能亨者六五以陰居陽位柔而得上卦之中也柔則不獲以將事柔而中則不偏以失幾此能濟之才也故致亨未出中者中即柔得中之中蓋以六五爻位言緣有上九以豫之故雖象濟而未能出于六五之前也濟而得濟而之終今既未出中則始雖連續以涉習坎而終未出乎坎外是不能與前相繼續而成其終矣然豈終于不濟哉蓋六爻雖失位故爲未濟然剛柔皆相應則陰得陽以爲助而未濟者終于必濟此其所以亨也未濟六爻不當位而皆相應聖人于交濟中只以相應取義不以當位取義如必拘當位也六爻无甚齟矣

〇象傳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火炎

上水潤下物不同也火居南水居北方不同也水火異處雖无濟于用而亦可以无相害有可法者愼辨物者物以羣分也愼居方者方以類聚也辨物象火聚于上居方象水流于下同人之辨物則其所同也未濟之辨物欲其所異也又蔡子木云方者物理之所止也未濟而首辨乎此可濟之道也既濟而常辨乎此可久之道也故辨物居方者所以成始成終者也而易象終焉項平甫云必加

愼字者以其未濟也在未濟之時且當思患豫防況未濟乎水火交則有難未交則未有難然難將生矣辨之不早居之不行其皆辨之所繇生也可不愼乎易終于未濟而始于屯其意深矣

爻 初六濡其尾吝寔允爲驗此南問津而卽濡尾者與象辭之濡尾不同蓋濡之

曰初見非汔濟之時可知初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與初處險非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于上然已既陰柔又當未濟之始未可以進不量力而冒其不濡者尾而論濟者辭矣初在卦下故稱尾而尾之大必揭其尾而後能濟亦必獸之大而有力者方能揭其尾焉初之才力何如也既濟之初九濡尾曰无咎此曰咎何攸時當濟又以陽居陽才足以濟之故无咎未濟之初六時事亨與之相反矣若而人者固求濟之君臣所不許也故吝嬖其爲咒有陷于大澤之中也歟

●象傳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不知極猶言不知紀極言其好進无

係巳也方在坎爲室受以需爲濡意
淺尾能无濡乎則不知極之故耳

九二曳其輪貞吉 變坤爲晉互體離變艮曳其輪有輪不前而盡力以曳之

之象孔仲達云言其勞也二與五應爲佐濟之臣互
體離性炎上盡心竭力即艱險不避但身在坎中未
方湯湯漸車惟賓二才雖剛健可欲速哉必舒徐周
慮自守陰位有待而進乃吉亦戒辭也曰吉則終必
濟矣不然其能免于濡尾之吝乎
變晉六二晉如愁如亦不輕進象

●象傳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以九居二中也非正也然守中

則能行其正九二之所
以貞者以居中位故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變巽爲鼎互體離變乾約象坎變兑六三

將出險矣然猶未出也以前有互坎在也故他爻不
曰未濟獨此爻曰未濟征者進而有爲之意以陰居
陽不度力而鋭進者也彼其身之未出乎險遽欲進
而有爲于天下譬如涉者未登岸而征行必且溺矣
无亦先誘以出險者身在險外而後可徐有爲也
故曰征凶利涉大川大川指互坎言進一坎又有一
坎非大川而何變則成
巽木道乃行故利涉

●象傳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位在晉坎之間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變艮爲蒙互體離變震象坎變坤九四以剛居陽
宜有悔矣然處未濟之時不可純用乎剛惟能剛居柔
能貞守陰位而不輕用其剛則獲吉而悔可亡斯
道也古人之嘗震懼不善用以征伐鬼方遲之三年
奏功而有裂土之賞夫伐遠空于遲功而不得夫
三年之久老成持重是豈易暴者可能哉震伐何其
勤也三年何其憂也所謂貞吉者此也九四之貞與
九二同變艮亦安貞象與楊仲宪云既濟九三以剛居
剛故虞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九四以剛居柔故曰震
用伐鬼方震懼也臨事而懼未濟者必濟矣四變互
體震故有震象本卦離爲戈兵有伐象鬼方喬初初
變坎坎居北故曰鬼方取象與既濟同初陰柔好逸
而濡其尾故借爲鬼方之昏遠不恭逆命諒行之象
歷四至初歷三爻亦曰三年四陽爲大四變約象坤
爲國互體震爲諸侯故爲諸功而封大國之象焦弱
侯云未濟之爲卦以木火未交也是以居中者其責
重三出坎而承離故以涉川爲利四居離而履坎故
以伐國爲功揚廷秀云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
方之賞既濟之九三聖人憂其伐鬼方之儀何也既
濟之世利用靜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程可久云未濟
之九四應乎初六患在內也既濟之九三應上六患
在外也患在內者如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患在外者
如撫掌于伊
吾之并者矣

●象傳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剛柔相濟不輕用其剛故功成而志得行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變乾爲訟約象坎變巽曰

貞者守其柔中之謂也與九四九二意同然貞非戒
辭乃六五之所固有故曰无悔言自无悔也與有悔
而亡者不同君子以位言離爲光九五爲離明之主
故曰君子之光光出于形之表而不以力用君子之
廣大者也有孚指二二坎體故稱孚二五正應五虛
中皆拱充孚于二故二亦輸誠贊襄孚徹于五剛柔
相應終有協力出險之功未濟者行獲濟矣故吉貞
吉之吉以德言有孚吉之吉以功言王輔嗣云夫以
柔順文明之質居于尊位付與于能而不自役使武
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
也物則竭力功斯克矣揚廷秀云未濟之六五其體
離在天爲日在地爲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强
故以之在夏至之盛熱火之在夜寢之盛六五文
明之至盛而養之以陽剛溺之至猛而輸之以柔
且虛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正天下堅其誠以
信任群才故初六之在下寡弱才乃最先濡其尾以以

終之爲九二剛德之中臣既又自處其位以爲之用
九四爲明之近臣則又會伐遠夷以爲之用安得不
一得大難爲无難之世一變未濟爲既濟之時乎嚴
坎未濟濟者故離六五之陰爲亦有輝光既濟漸不
亨故離九五之陽而不能如西鄰之
禴祭離爲乾亦天與日光孚之象

象傳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君子之光其光之體吉也皆輝云日中爲光朝日爲暉項平甫云暉者光中之氣異妙清云詩曰庭燎有暉周語服役以十暈爲十暉按暉及物爲光斂光在體爲暉故日中之日夜闇之燎其暉散則爲光朝日之日向晨之燎其光斂則爲暉暈者亦光斂于體內暉光相爲體用

愚按此爻光及九二而暉則在六五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變爲解

卦之所以爲未濟者在此爻也不然濟矣有孚指二三坎體也故稱孚與五爻之有孚指二同坎爲酒有

孚于飲酒者三義酒達上以表其孚也當未濟之世而所待賴者陽也上九以剛明之才處未濟之極三知其才可有爲將資之以共事故載酒而孚之此非欲爲節飾而已其所望于上者甚不小也上如飲食自養以待事幾之會則其義猶爲无咎乃鼓是於絕不以事屯拯溺爲念如劉伶阮籍之徒直以身與世相爲陸沉而已則失三之心而二爪之有孚于上者究亦將擇賢主之矣人之溺于酒也猶溺于川三坎體爲水將上在人之體爲首上九下就六三而得陷反如以上體之首下入坎水之內故六三之飲水以濡上九之首也是指上九失是者猶云棄是言三將棄上也既濟之終有亂之理故上六以濡首爲人事之危未濟之終有濟之理故上九以濡首咎人之失變震卦爲解亦恐懼不違則能動而出乎險

○象傳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節者事之會也至上九之時而不濟則終不濟也所與者言始如處女鼓人開戶後如脫兔忽不及距此之爲節闇不察幾時乎時乎其將來乎飲酒濡首失其會矣易者懼之也不可失時而有爲不可後時而不爲濟公禦易于既未濟之終而皆以濡首爲失時之咎其爽民同患之意益深切矣李宏甫云聖人之處世也无一日而非既濟之時則无一日而非未濟之心无一時而非未濟之日則无一日而非欲濟之念憂方來而喜或乘之喜甫至而憂復生爲憂喜相仍此聖人所以發憤而不知老之將至也是故既濟未濟合爲一卦而易道終矣乾之目寵不息終日乾乾而夕惕若有以也夫焦弱侯云易之終始皆陽也乾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愚按周易始于乾而上經以離終下經未濟之上卦亦終離何也離者文明之卦翼傳稱包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作結繩而爲網罟蓋取諸離氣化自此開矣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亦取諸此況周家乃以火德王者此其所以發之上下經之終而與乾相爲首尾也歟

古周易訂詁卷六終

古周易訂詁卷七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彖傳上 卦之辭爲彖王弼云彖者統論一卦之體陸德明云彖者斷也按說文彖豕走也从互从豕省象形互音計豕之頭也象其鋭而上見也彖傳所以名爲彖者蓋取豕之走… 又楊用修謂彖者茅犀之名… 吉凶義得然則彖者之名… 凡夫引劉瓛言彖者傳也… 說而作彖其義遂隱矣… 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 十翼之首也上下篇分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凡彖辭象辭皆押韻解已逐註於經文之下今不重註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讀如羌文言傳必有餘慶叶殃詩皇矣之慶叶福就亨所不侵龍來失侯鄭箋羅同慶皆用羌音又羌亦通作慶漢書恐風雨之遺景今慶未得其云已所古注與羌同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屯剛柔始交而難去聲生動乎險 蔡劉修得作險誤也 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 鄭康成讀而爲能能猶安也不延 不寧

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 古毒反下同 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 鄭康成音涖不必從 乎天位以正中也 朱子云以正中以中正也即一般只要協韻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 陸德明云王如字徐往況反又云物歸往也又古注及程傳皆 矣剛中而應 臨无妄萃升同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比 毗志反下同 吉也 郭京王弼素皆謂衍也字非 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履柔履剛也說（音悅）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陸績本作疚）光明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
小人君子道長（丁丈反）小人道消也
否（備鄙反）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丁丈反）
君子道消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
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
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
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馬鄭本作毀）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京房本作富後漢劉脩碑同）
謙人道惡（烏路反）盈而好（呼報反）謙謙尊而光
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
忒（京房本作貸）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
大矣哉（言時義大矣哉者凡四卦豫遯姤旅）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音悅）隨大亨（句古一本有利字晁正同）貞无
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作之鄭德溥云古篆之為㞢時為旹蓋傳者誤也今不從）隨
時之（王肅本作之時鄭云此又因上文之誤而誤今不從）義大矣哉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
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

也
臨剛浸而長（丁丈反）說（音悅）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
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
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
（陸德明本无以字）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
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

往(郭京舉正據王弼本有剛柔交錯四字)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剝剝(舉正有落字)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丁丈反)
也順而止之觀象(象傳言象者三剝鼎小過)也君子尚消息盈虛
天行也

復亨剛反(句)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丁丈反)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舉正有愈字)健剛中而

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
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陸德明本作佑馬融本作右云天不右行)矣
哉

大畜剛健篤實(句虞翻如此讀)煇光日新(句鄭玄虞翻如此讀)其德剛
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
川應乎天也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
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
大矣哉

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古本作溺)也剛過而中巽
而說(音悅)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習(舉正按王弼本云習字上脫卦名坎字卦首同)坎重(直龍反)險也水流而不
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
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離麗(古作丽說文作䴡)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王肅
本作地)重(直龍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
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古周易訂詁卷七終

古周易訂詁卷八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彖傳下（此夫子第二翼也）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音悅）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七具反）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

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丁丈反）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明入地中明夷（象傳同）內文明而（李鼎祚本无而字）外柔順以蒙大難（乃旦反下同）文王以（鄭玄荀爽本作似）之（王肅本作僅文王[illegible]爾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鄭荀本作似）之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音悅）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音智）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三國志鄧艾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爰劭曰易山上有水蹇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與此文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荀陸本作國為漢諱）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眾也（李鼎祚本有无所往三字）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古本作坼）（馬鄭陸本俱作宅鄭云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馬陸亦云根也）解之時大矣哉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

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益損上益下民說（音悅）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
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
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音悅）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
五剛也孚號（戶羔反）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
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丁丈反）乃終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舉正也下有女壯字）勿用取女（舉正无女字）不可

與長（丁丈反）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
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萃聚也順以說（音悅）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更白反）有廟
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舉正據王弼本亨下有利貞字聚荀爽本作取）以
正也（九家易及李鼎祚本也下有利貞字與舉正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
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
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困剛揜（古本又作掩）也險以說（音悅）困而不失其所（句或連下讀者）

（非那頗引此句无亨字）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
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舉正據王
弼本此句下有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乃以剛中也（荀爽李鼎祚本此句下有无喪无得
往來井井二句與舉正異）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荀爽本也下有井字）羸
其瓶是以凶也（說文引易有井法也之語今文所无今按此語乃見于鄭玄注）
革水火相息（說文作熄）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
乃孚革而信之（古一本无之字）文明以說（音悅）大亨以正革而
當（去聲）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普庚反下亨以大亨之亨俱同）飪也聖人亨以
享上帝而大亨（舉正无而大亨三字）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古本一作語）啞啞後有則
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舉正此句下有不喪匕鬯四字晁氏志云天禧
中諤昌撰易證墜簡一卷其書類郭京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匕鬯四字程正叔取之自謂其學出
於李處約許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
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漸(句)之進也女歸吉也(王肅郭京本俱无也字王肅吉字下有利貞二字)進
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
之終始也說(音悅)以動所(一本所下有以字)歸妹也征凶位不
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庚白反)之尚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王肅本作稷)月盈則食(陸德明云或作蝕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重(直龍反)巽以申命(郭京據王弼註命乃行也本有不巽而命行也云誤據命乃行也一句誤入註觀文尋義前後相連了不關註)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
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兌說(音悅下同)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
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乃旦反)民忘其
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庚白反)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郭京本川下有利貞二字)乘木有功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音悅)
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郭京據王弼本有然後乃亨也一句云誤將入註)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音悅)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
吉信及豚魚(郭京本无豚魚二字)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
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
以小事吉也(吳澄云石經作是以可小事也郭京本同)剛失位而不中是
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侯果李鼎祚本作當位)
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
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古周易訂詁卷八終

古周易訂詁卷九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象傳上 繫辭下傳曰象也者像此者也韓子云象南方之大獸中國人不識但見其畫故言圖寫擬之爲象又按象牲又識體具十二少肉惟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但令正月史寅郎膽在其處肉或日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知膽无定體也易隨時變易故有取於象與名象同意蓋凡夫云象言其形象言其意以性解卦曰象以相解卦曰象乘氣下垂象氣上出象推自然以合之人象取人事以合之天故曰象曰象玩二支以知物觀二獸以知道是也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其釋六爻之象辭者謂之小象上下篇依經此第三翼也

天行健 健晁氏作乾趙氏輯聞云集韻乾或作健當是健說爲健 君子以自彊不息 此大象也後放此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卸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潛龍勿用陽在下 音户與詩在南山之下同 也 此以下皆小象也後放此王輔嗣取以分附于當爻之下惟乾卦依舊小象與大象相連今俱從古 ○見 賢遍反 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 芳服反古本亦作覆 道也○或躍在淵進无咎 音咎錄之咎讀爲上聲 也○飛龍在天大人造 祖早反爲也王肅音七到反就也至也唐孔氏云姚信陸績之屬皆以造爲造至之造今按象辭皆上下爲韻則姚信之義其讀非也又劉歆父子作聚 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其象傳之解已逐注于經文後今不重註後倣此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履霜堅冰 魏志大史許芝引此句履霜上有初六字下无堅冰字易舉正只存履霜二字 陰始凝 按說文仌凝二字今皆混用不可不辨仌凍也象水凝之形文理如此也傍省作冫筆陵切冰水堅也从冫从水會意冫亦聲魚陵切俗作凝或謂从疑者木冰則疑不敢渡如履薄冰狐聽冰蓋會意也然古文无疑字今文冫字罕用而以冰爲冫讀如冫又加一凝字讀如冰皆爲也若準依古文則此象傳當爲云履霜堅冫陰始冰也馴致其道至堅冫也方爲得之卽如莊子肌膚若冰雪冰卽俗所謂凝也若讀作冫筆陵切文便不佳可知今文冰字當還爲冫凝字當還爲冰矣又有省冰作冰以爲冫字者世俗通行絕不成字 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 音智 光大也○括囊无咎愼不害也○黃裳元吉文在中也○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古本作論鄭康成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或亦作綸中庸云經綸天下之大經當以綸字爲正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六二之難 如字 乘剛也 謀五陪二困三震二同 十年乃字反常也○卽鹿无虞 易舉正據王輔嗣韓康伯本此下有何字 以從禽也君子舍 音捨 之往吝窮也○求而往明也○屯其膏施未光也○泣血漣 說文作𣶒 如何可長 如字叶韻 也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利用刑人以正法

也○子克家剛柔接也○勿用取女行不順如字本義云當
作愼也○困蒙之吝獨遠于萬反實本義云叶韻當去聲當作恩刃切也
○童蒙之吉順以巽卦名也凡爻象巽者象傳多以巽辭鄭康成謂當作遜者非
也象五漸四家人二同○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雲上時掌反於天王肅本作雲在天上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需
于郊不犯難乃旦反行也利用恒无咎陸德明本无无咎字未失
常也師四同○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需于
血順以聽也○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訟五同○不速之

古周易音訓　卷九　三

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都浪反或有作乎字者不必從解見本卦位未
大失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不永所事訟不
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不克訟歸逋句竄也
自下訟上患至掇鄭玄本作惙也○食舊德從上吉也○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訟元吉以中正也○以訟
受服亦不足敬也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許蓄勑六反又勑六反許六反今詳義應訓聚與七畜小畜讀同通作蓄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
天寵王肅本作龍云寵也也王三錫鄭玄本作賜命懷萬邦也○師
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知兩切
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平聲讀叶韻也○大
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地上有水比毗志反下同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比之
初六有他吉也○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比之匪人
不亦傷乎○外比於賢以從上也○顯比之吉位正
中也隨五巽五同舍音捨逆取順失前禽也郭京舉正據王弼本作失前禽
舍逆取順也恐古文未必拘拘乃爾邑人不誡上使中也○比之无首

古周易音訓　卷九　四

无所終也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復自道其義吉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有孚攣如不獨富也○既
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晁景迂云疑舊作疑與載叶韻
叶但不知張有所本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素履之往獨
行願也○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眇能視不足以
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如字

也位不當以六居三者履否泰臨噬嗑睽震兌中孚未濟凡十武人爲于大君志
剛也○愬愬終吉志行也否萃未濟之四同○夬履貞厲位
正當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蒲俗作去聲讀誤楊用修云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
也位不當也叶陽不否究中孚長也毛晃之言良信也之五同○元吉在上大有
慶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荀爽本作裁成天地之道輔相息亮反天
地之宜以左右錢一本云左右即古佐佑字皆去聲民○拔茅征吉志
在外也咸初渙三同○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无
往不復朱震本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陸德明據古本作无平不陂天地際也○

翩翩不富皆失周易舉正作反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天地不交否備鄙反下同君子以儉德辟音避難乃旦反不可
榮以祿○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大人否亨不亂羣
也○包羞位不當也○有命无咎志行也○大人之
吉位正當也○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出門同人又誰咎
也節二解三同○同人于宗吝道也○伏戎于莽敵剛也
三歲不興安行也○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

反則也○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困五同大師相遇言相
克也○同人于郊志未得也謙上困五同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
初九无交害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公用亨
于天子小人害也○匪其彭无咎明辯晢王廙本作晣徐李本
又作晢鄭玄本作遰云讀如明星晢晢陸績本作逝虞翻本作折也○厥孚交如信
以發志也豐六二同威如之吉易以豉反而无備也○大有
上吉自天祐也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鄭荀董蜀本俱作捊字書作掊多益寡稱尺證

反物平施○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
心得也○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不違
則也○利用侵郭京舉正本云經象征字並誤作侵字伐征不服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京房本作隱薦古本又作廌
之上帝以配祖考○初六鳴豫志窮凶也○不終日
貞吉以中正也晉二同俞氏謂中正當作正中乃叶凶韻○盱豫有悔位
不當也○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乘剛
也恒不死中未亡也○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王肅本作鄉音同晦入宴息○官有
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係小子弗兼與
也○係丈夫志舍音捨下也○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
在道明功也○孚于嘉吉位正中古一本作中正非也○拘
係之上窮也姤上巽上同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幹父之蠱意承考
也○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不事
王侯志可則也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咸臨
貞吉志行正也○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甘臨
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至臨无咎位當也陸德
明云或作當位實非○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敦臨之吉志
在內也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初六童觀小
人道也○闚觀古一本有利字女貞亦可醜也○觀我生進
退未失道也○觀國之光尚賓也○觀我生觀民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雷電蔡邕石經及李鼎祚本皆作電雷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按勑字本音賚
相承作勑字陸德明云此俗字也字林作敕法○屨校滅趾古一本有止字不行
也○噬膚滅鼻乘剛也○遇毒位不當也○利艱貞
吉未光陸德明本有大字非也○貞厲无咎得當也○何校滅
耳聰不明也夬四同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蜀才本作命庶政无敢折獄○舍
音捨車而徒義弗乘也○賁其須與上興也○永貞之
吉終莫之陵也○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
也剝五蹇二鼎二旅二同○六五之吉有喜古音許意反大畜卦做此也大畜
四升二同○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山附于地剝上象繫上作剝以厚下安宅○剝牀以足以
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之无咎失上下
也○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豐九三同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頻
復之厲義无咎也解漸既濟初同○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天下雷行物與何休張清于剴旦王戴焦蔡鐵一本皆如此讀无妄先王以
茂對時育萬舉正无萬字云今本見王弼注中萬字誤增物○无妄之往
得志也○不耕舉正有而字穫未舉正作來富也○行人得牛
邑人災也○可貞无咎固有之也益六三同○无妄之藥
不可試也○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如字劉獻本作志前言往行下孟
反以畜其德○有厲利已不犯災也○輿說吐活反輹
中无尤也○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元吉有喜
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五兌四同○何天之衢舉正有亨字
道大行也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觀我朶頤亦
不足貴也○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十年勿用道大
悖李鼎祚本作誖也○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居貞之吉順
以從上也○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藉用白
茅柔在下也○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棟橈之凶
不可以有輔也○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枯楊生
華何可久也老婦士舉正作少夫亦可醜也解二同○過涉

之凶不可咎也
水洊京房本作㳛于寶本作薦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下孟反習教
事○習坎入坎失道凶也○求小得未出中也○來
之坎坎終无功也○樽酒簋貳陸德明本无貳字剛柔際也
○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明兩作句離大人以舉正按王弼本有明照二字繼明照于四方
○履錯之敬以辟古避字咎也○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解夬二同○日昃之離何可久也○突如其來如无所容
也恒三同○六五之吉離鄭玄本作麗王公也○王用出征
以正邦也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八字

古周易訂詁卷九終

古周易訂詁卷十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象傳下此第四巽也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咸其脢志末也○咸其輔頰舌滕九家作乘虞翻本作媵鄭玄云送也口說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九二悔亡能久中也○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于願切小人不惡而嚴○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如字遯小人否備鄙反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丹三同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以中也○小人用壯君子罔也○藩決不羸尚往也○喪息浪反羊郭京舉正作牛于易位不當也六居五曰位不當惟此爻○不能退不能遂不詳鄭玄王肅本作祥云善也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明出地上晉說文作㬜君子以自昭明德○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鼫鼠貞厲位不當也位不當以九四言晉夫卦豐小過凡五○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入地中明夷象傳同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下孟反有恒○閑有家志未變也中孚初同○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王假更白反有家交相愛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見惡人以辟音避咎也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
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
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擧正王弼本作正身修德○往蹇來
譽宜待張揖本作時鄭玄本待下有時字也○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往蹇來反擧正作正內喜之也○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大蹇朋來以中去聲節也○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
見大人以從貴也鼎初同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京房本作尤罪○剛柔之際義

无咎也○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
自我致戎古本一作寇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食亦反隼以解悖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古本作徵陸德明云止也鄭玄劉瓛云清也蜀才本作澄
忿窒鄭劉本俱作懫云止也孟喜本作桎陸績本作㤏欲孟作谷○巳李鼎祚本作祀
事遄往尚合志也○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一人
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
祐古本亦作佑也○弗損益之大得志也益五升五同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元吉无咎下

不厚事也○或益之自外來也本卦上九同○益用凶事
固有之也○告公從以益志也○有孚惠心勿問之
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孟喜本作徧辭也或擊
之自外來也
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王弼注作明忌○
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君子夬夬
終无咎也○其行次七私反且七餘反位不當也聞言不
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无號戶羔反之
凶終不可長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鄭玄本作詰四方○繫于金柅
柔道牽也○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其行次七私反且
七餘反行未牽也○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含章中
正也井五同有隕自天志不舍音捨命也○姤其角上窮
吝也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古本一作錯又作治荀爽本作慮戎器戒不
虞○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往无咎上巽也○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
陸德明本无志字未光也○齎咨李鼎祚本作資涕洟未安上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王肅本作慎德姚信本作得積小以古一本以下有成字高大○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
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許兩反于岐山順
事也○貞吉升階大得志也○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入于幽谷幽李正无幽字
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䔧乘剛也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
不當位有與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音悅以中
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

悔吉行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力報反民勸相息亮反○井泥不
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音捨也○井谷射鮒无與陸德明本有之字也古本一作則莫之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
福也○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
吉在上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虞翻李鼎祚本作曆明時○鞏用黃
牛不可以有為也○巳日革之行有嘉也○革言三
就又何之矣○改命之吉信志也○大人虎變其文
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說文作斐也小人革面順以從
君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翟玄本作擬命○鼎顛趾未
悖也利出否悲己反以從貴也○鼎有實慎所之也我
仇有疾終无尤也○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
如何也○鼎黃耳中以為實也○玉鉉在上剛柔節
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
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

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
中大无喪息浪反叶如字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
畏鄰戒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趾未失正也○
不李鼎祚本不字上有其心不快四字拯其隨未退虞翻李鼎祚本作為聽也○
艮其限危薰虞翻作閽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
輔以中正朱子云正字羨文姚小彭云當作以正中於韻為協也○敦艮之吉
以厚終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王肅郭京本善下有風字俗○小

子之厲義无咎也〇飲食衎衎不素飽也〇夫征不
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
也〇或得其桷順以巽也〇終莫之勝（平聲）吉得所願
也〇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陸德明本作弊）〇歸妹以
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〇利幽人之貞未變常
也〇歸妹以須未當也〇愆期之志有待（古本作時）一而
行也〇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郭京本无也字）其位
在中以貴行也〇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〇雖旬无咎過旬災
也〇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〇豐其沛不可大事也
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〇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
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郭京本吉下有志字）行也〇六五之
吉有慶也〇豐其屋天際翔（鄭玄王肅孟喜李鼎祚本俱作祥孟云天降下惡祥也）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王肅鄭玄諸家俱作戕）也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〇旅瑣瑣
志窮災也〇得童（虞翻李鼎祚本作僮）僕貞終无尤也〇旅焚
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息浪反叶如字）也〇旅于

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〇終以譽命上逮
也〇以旅在上其義（古一本其義作宜其）焚也喪（息浪反）牛于易
（陸德明本于易作之凶）終莫之聞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〇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
貞志治也〇紛若之吉得中也〇頻巽之吝志窮也
〇田獲三品有功也〇九五之吉位正中也〇巽在
牀下上窮也喪（息浪反）其資斧正乎凶也
麗（鄭玄本作離云猶得也）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〇和兌之吉
行未疑也〇孚兌之吉信志也〇來兌之凶位不當

也〇九四之喜有慶也〇孚于剝位正當也〇上六
引兌未光也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〇初六之吉順也
〇渙奔其机（李鼎祚本作机）得願也〇渙其躬志在外也〇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〇王居无咎正位也〇渙其血
遠（袁萬反）害也
澤上（古本或作中）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下孟反）〇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〇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〇不
節之嗟又誰咎也〇安節之亨承上道也〇甘節之

吉居位中也〇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〇初九虞吉志未變也〇其子和胡臥反之中心願也〇或鼓或罷位不當也〇馬匹亡絕類上也〇有孚攣如位正當也〇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下孟反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〇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〇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〇從或戕之凶如何也〇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不戒終不可長也〇密雲不雨已上鄭玄本作尚郭

京據王本作止然不斷也〇弗遇過之已亢也

木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〇曳其輪義无咎也〇七日得以中道也〇三年克之憊陸績本作備云當為憊也〇終日戒有所疑也〇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〇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〇濡其尾亦不知極也〇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〇未濟征凶位不當也〇貞吉悔亡志行也〇君子之光其暉吉也〇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古周易訂詁卷十終

古周易訂詁卷十一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繫辭上傳

此夫子第五翼也繫者謂如綴繫於物者易書之言也古本亦作係依字應作詞說也說文云詞者意內而言外也辭不受也受辛者辭辭籀文辭字也文王所作之辭繫于各卦之下者為彖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各爻下者為爻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者凡兩出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言也若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以其无經可附故自分上下云或謂簡編重大是以分之古本或作繫辭上或只作繫辭傳惟王肅本作繫辭上傳今從之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易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程子曰聖人用[illegible]全

在繫辭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古本作埤又高以鄭玄本作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鄭玄注謂水火也王解繫記則曰方謂行蟲也物謂植生也孔穎達云二注不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殖生无生但一物而已楊慎云蟲之名方不見於訓詁但字書有解殺蟲名蚄蚄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蚄蚄古只作方是方為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為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飯亦牴左愚按鄭以行蟲解方蓋緣類聚二字推測之耳楊取蚄蚄蟲名證鄭則與所謂牴左者也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古本又作磨又八卦相盪古象彖本又作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風雨日月運(姚信本作違)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王肅本作泰)始坤作(虞翻姚信本作化)成物乾以易(以豉反下同鄭荀董本並音亦)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馬融王肅本而下有易字)成位乎其中矣(此孔子贊)

易之第一語也夏易連山首艮商易歸藏首坤獨周易宗乾而羅坤繫辭每舉乾坤皆是贊周易之意夫周易以乾坤為首者何也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坤何以次乾方乾坤之未畫觀天之尊地之卑而乾坤已於此定矣乾坤定而六畫成畫自下而上故不曰高

卑而曰卑高蓋以畫卦之序言非天尊地卑之表陳猶列也位謂六位爻位初三五皆陽為貴二四上皆陰為賤然所謂賤者亦以陰柔順從陽剛得名非卑賤之謂也是則六畫之中而貴賤位乎其間矣夫乾坤者純剛純柔之卦也乾剛常動坤柔常靜剛柔者動靜之德動靜者剛柔之機以卦畫言九為剛六為柔乾爻无柔坤爻无剛是則剛柔斷于其間矣斷猶判也雖然此就乾坤二卦言也若乃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自乾坤衍之為六子之卦又生為六十四卦亦有三百八十四爻為方以類聚承貴賤位而言方以爻位類陰陽之類如九居陽位六居陰位則吉否則以物以羣分承之剛柔斷而吉物即陰陽之物羣類也如剛柔當位而相應則吉或相應而不當位反當位而不相應則凶是則吉凶生于其間矣緣是而六爻相雜則入卦各有取象取乎天者在天則成象如震雷巽風離日坎月艮為石在天則為星兌為澤在天則為天河之水又如乾納甲震納庚離納己之類取乎地者在地則成形如震為竹巽為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乾為金坤為土之類皆不可為典要或取正體或取互體或以本爻之貞或以變爻之旁然則无窮之變化又見乎其關矣蘇子瞻云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于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邪鄭康成云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无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此生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常久而不已也凡此皆聖人總易書而作贊詞或以天尊地卑至此作畫前之易解者并是是故者承上起下之辭原卦之初不過剛柔兩畫而已以一剛一柔與第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四象又以二剛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八卦八卦既成則又各以八悔卦盪于一貞卦之上而一卦為八卦八卦為六十四卦也朱子云摩是兩物相摩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得摩盪之解矣于是雷霆風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于其間震

為雷出而震發之故曰鼓之以雷霆巽為風風來而雨從故曰潤之以風雨風不可言潤以有雨鎮故稱爲樂記作奮之以風雨更異釋與鼓之以雷霆陽動也因之以風雨陰陽也日月指離坎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暑此星經說不言艮兌者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山澤通氣則雲行雨施是知言雷電風雨是該山澤也雖然運用雖在乎六子統體則在于乾坤入卦之中六子不得與乾坤並列以六子為乾坤所生故耳乾道成男者乾初遒坤為震二遒坤為坎三遒坤為艮以成三男也坤道成女者坤初遒乾為巽二遒乾為離三遒乾為兌以成三女也或指人之男女言者非是道者自然之謂必云成者有故以乾因陰而得成男坤因陽而得成女故云成也合上文觀之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因乾坤而推極于變化自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是又因變化而溯原于乾坤然上文所言乾坤猶自對待之體言之夫對待則體隔體隔則何能生生

何能化化此非所以語乾坤也一氣之動則良知覺而生意隨始乾實爲之一氣既感則翕合而疑其形乃著有作成之意坤實爲之是則乾主其始而坤主其受也謂之知大始者一奇未畫是時莫知一畫立而萬事先矣故物之大始惟乾爲能知之萬物之始于坤坤又始于乾故曰大始謂之作成物者作造也乾知大始未有形而知之已坤任成物之責則必自所作爲所謂无成而代有終者也然乾之所以知乎之所以作者何也請推其本乾之知以易而坤之能以簡者也故又深明易簡之理而推言人性之不然與天地合其德焉何謂易知蓋本乎象之自然而无慮也匪易則知必有所及有所不及安能盡萬物而匪實之始乎何謂簡能蓋因乎乾之自然而匪爲也匪簡則作必有所及有所不及安能盡萬物而資之生乎此无他乾坤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无極也乾以本无極也故易坤以本无極也故簡易簡者乾坤之所以知始而作成者也然豈專屬之乾坤哉人心之良本自易簡孟子所謂不學不慮是也本

易矣而乃險不可知本簡矣而乃阻不可從者以其累于人欲之私故耳人之所知乾之易則所知皆其性分所固有无一毫人欲之累豈不易知人人所能知坤之簡則所能皆職分之當爲无一毫人欲之紛擾豈不易從易知不遠人以爲道故有親易從則夫婦皆可與能故有功有親則有傳有其心于百世上下心同理同也故可久有功則有人克擴其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與天同其悠久矣可大則賢人之業與地同其廣大矣此亦知乾坤之并包六子以亨毒萬象者然所以然者則以我之易簡與乾坤之易簡同原故也去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乾坤之所以爲天地之所以地人之所以爲人之理理爲盡之所以之公理也得天下之公理以成久大之德業則是天下有是易吾亦有是易地有是簡吾亦有是簡與天地參而爲三矣易中三才成其六位者此也夫天地自天地易自易聖人自聖人三者相譏而皆實待焉夫遂一而已矣得其一萬事畢中庸提出事性二字而極其用于位育參贊大與此章相發明賢人者盡人之謂事業所謂賢于堯舜即是賢字論子謂曰夫賢於人者盡有極哉聖人與焉見其謂之聖人則隆之見其謂之賢人則降之蓋逐世之謂學者无是論也亦

一章乃孔子首明易始乾坤之理至第二章設卦觀象方言易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虞翻本有悔吝二字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虞本作書夜者剛柔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虞本作象所樂音洛陸德明音岳云適會也本誤又虞本作變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鄭康成本作翫

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上章言造化自然之易為作易之本此章乃言周易繫辭之旨聖人設卦不指伏羲言文王周公繫伏羲六十四卦陳列也觀下文即以觀象繫辭之可見象者物之似總之有一卦之象析之有六爻之象觀此象而繫之以辭以明一卦一爻之吉凶又見寫未是以畫吉凶之變也於是以剛柔二畫互相推而去之而生變化推如手之推變化謂變新化舊柔推去剛則剛變而化柔剛推去柔則柔變而化剛蓋周易以變者為占故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在象則止而不變者所謂七八也在爻則動而能變者故稱九六也若六爻皆變則觀變卦之象辭亦所謂變化也變化一生則吉凶之至亦多故矣是以有定若吉吾凶定者凶而吉者有自吉而向凶者自凶而趨吉者曰是故者因上文也吉凶悔吝以卦辭言失得憂虞以人事言爻[illegible]吉凶悔吝備象辭但言吉凶推其象有悔亡一占云辭言吉凶以其於人事有得失之

肖似也辭言悔吝以其于人事有憂虞于中虞度于外之肖似也得與吉失則凶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于賓云悔上則虞有小吝則憂虞未至於失得悔吝不入于吉凶事有小大故辭有急緩各象其畫也上文所謂觀象繫辭以明吉凶者此也變化剛柔以卦畫言進退晝夜以造化言柔變乎剛進之象剛化乎柔退之象進者息而盈也退者消而虛也剛屬陽明晝之象柔屬陰暗夜之象進退无常故剛柔二畫變新化舊者以其予人道有陰進而陽退陽進而陰退之肖似也晝夜一定故已變而化之剛晝柔晝以其于人道有自夜而爲晝自晝而爲夜之肖似也蘇子瞻云夫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爲无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變矣是以聖人既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于一而相摩相盪至於无理之理曰變化之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者

謂也爻出于一而至於无窮人之觀之以爲有无窮之異也聖人觀之則以爲進退晝夜之間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爲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爲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无往而不一也六爻之動二句以言變化之故動以變言道有變動故曰爻三者上天下地中人也六爻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以卦體言則初四爲地二五爲人三上爲天也極猶至也道謂流行之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天必陰陽交錯相濟然後成其爲天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地必剛柔交錯相濟然後成其爲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人必仁義交錯相濟然後成其爲人三極者兼而三矣獨无所謂一乎太極是也自其主宰而言則爲太極自其流行而言則爲三極其實一也此非六爻變動不足以象之上文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此也是故君子以下至未發人學易用易也居者處說安者止而不遷穫案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玩者反覆玩味也君子所居而安者文王六十四卦之

所蓋指卦下之彖言語序而說之陽一卦則有一卦之義理非謂理事在于卦序也卦之體静故使人玩述易或以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寫易之序亦通所樂而玩者焉公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六爻中若一爻變則全體盡變矣爻之用動故使人尋繹而不厭是故君子平居无事則觀其卦象而玩其爻辭辭因象而繫在卦象則爲大象之辭在爻象則爲小象之辭此總上居安樂玩四句而言兩居字不同有事而筮則觀其陰陽之變而玩其象爻所值吉凶之占變則占爻不變則占象此動字與六爻之動不同觀其變即觀其動也單言變則化在其中矣易不可以淺窺得也故詔之以玩夫觀象玩辭既已察乎天之道觀變玩占又且祇乎天之示動靜无非易即无非天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蓋以天契天故也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抑吉一而已凶悔吝且居三焉而君子獨受其吉學易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夫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以豉切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此章言聖人作易象教人之意彖文王所作卦下之辭因全卦之象以立言如元亨利貞則言一卦總陽之象爻周公所作爻下之辭因探著之變以立言如潛龍勿用則言初爻在下之後爻所以言變者六爻无變則占者莫適爲主揲蓍之法三變得九則剛變爲柔三變得六則柔變爲剛然後可以所變之爻求之也朱子云象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爻是兩箇爻文看來只是爻變之義謂剛柔相推而生書然象象其爻之理爻

豈盡象之詳其實一而已矣吉凶悔吝无咎者爻之所繫之辭也凡吉動之間盡善之謂得不盡善之謂夫小不善之謂疵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彼時玄改于是乎有悔覺其小不善猶及于改蔽不能改或不肯改于是乎有吝不明乎善而蔽于不善之習過吉凶言乎其失得與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則悔未至于吉而猶有小疵吝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故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善者嘉也嘉其能補過也即上文言乎之例本有過而能圖回改復謂之補无咎者原有咎也以其善補過故无咎此已上皆繫辭卦爻之通例自是故列貴賤者以下則教人以讀繫辭之法也布列陽貴陰賤者在乎六畫之位爻辭之例多取當位不當位所謂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也然以承乘比應之法與之有陰得位反貴陽失位反賤者是貴賤无恆存乎其所列之位也與爻者言乎變相應齊等也乎等陰小陽大者在乎一卦之主爻象辭之例專取主爻或陰而小或陽而大雖有不齊而為一卦之主則无小大之間蘇子瞻云陰陽各有所據曾

謂之齊夫卦豈可以爻別而觀之彼小大有所齊矣得其所齊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吾論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齊之端得其端則其餘脈分理解无不阻者蓋未嘗鑿而通也愚按子瞻之解齊小大是已參觀蘇氏易傳其于六爻皆以己意節討區分甚亦一時牽索之辭而多不叶乎聖人成卦之意愚未敢皆其能齊也要之含畫无象觀畫而象可知含象无文觀象而爻亦可知矣與彖者言乎象相應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辯吉凶謂之辭者悔吝可以介而悔无咎可以悔而致非有憂虞之心者不能謹其微至于吉凶得失之大者讀其辭皆可辯也此而不悟聖人亦莫知之何也已故曰辯吉凶者存乎辭與吉凶者言乎其失得相應介纖也謂小疵也悔自内趨吉吝自吉趨凶當善惡初分之時介然有覺而能憂之則趨于吉不趨于凶矣悔吝安從生乎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與悔吝者言乎其小疵相應夫所謂介者乃未悔而必至于悔未吝而必至于吝此時尚可為也逮此則悔者已悔吝者已吝矣吝不足言也悔

吝安可少惟知悔則有以震動其補過之心而底于无咎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與无咎者善補過詞寫南軒張氏云易一百八十四爻憂悔吝而存乎介者多矣唯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在豫之時能介而自守者乎震无咎而存乎悔者多矣唯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在復之初能悔而改過者乎前章言卦爻中吉凶悔吝之辭未嘗及无咎之辭此章方及之大抵不貴无過而貴改過聖人許人自新之意切矣是故卦下之象有以小為主以大為主即上文所言齊大小者存乎卦也而本卦爻下之辭有險而難深者有易而明坦者揚誠齋謂讀豫復之辭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讀遯剝之辭如步風濤如履雪霜如對桀紂盜跖是也象略而爻詳故未專以辭結之辭各指其所之者聖人之情也之適也蓋指示其所適使人上者可趨于吉次亦可因悔以得无咎而不至陷于凶且吝此繫辭有功于天下萬世也易卦首乾而上九即以有悔為言聖人重悔之意於繫可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陸德明本作弥）綸天地（陸德明本作下）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古本一作觀）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鄭玄虞翻本作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音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京房本作留）樂（音洛虞翻本作變）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馬融王肅本作犯違云猶載威也）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此章深贊易道之大伏羲畫卦有畫无文有文自羑里繫辭始孔子傳繫辭贊文王之易也準如太玄準易之）

準易之作也原準擬乎天地故易之成也能彌綸乎天地彌如彌縫之彌有聯合无缺之意綸如絲綸之綸有條理聯屬之意謂之道即流行之理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彌之則萬合爲一渾然无欠綸之則一實萬分粲然有倫猶中庸之言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也又吳幼清云彌如開弓愈開愈滿綸如合繩漸大皆克廣之意亦通仰觀俯察以卦象言即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天高而易見故曰觀地遠而難窮故曰察非有淺深天有懸象而成文章故稱文也地之山川原隰南北高深各有條理故稱理也天文地理此明而可見者形而下者也至文理之所以然者則幽而非耳目之所及形而上者也衆人或執器而昧道或見道而遺器聖人即器而見道以道而制器幽明之理于易書中盡之矣此所以能知幽明之故也原始及終以卦體言即所謂原始要終以爲質者卦必舉始終而後成體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謂先推原其始而後指轉來看其終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一卦之中消息往來造化具足所以通于

死生之說者氣至則生氣盡則死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无有矣卦之終始理亦如斯此所以能知死生之說也精氣游魂以卦變言精屬陰氣屬陽精氣在卦則爲陰陽之物九六是也故孔子曰乾陽物坤陰物又曰六爻相雜惟其時物又曰爻有等故曰物皆此物也云游魂者即卦之魂京氏易有游魂歸魂之卦皆以魂言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凡藏魂者魄而使魄者魂也卦之精氣雖分陰陽然聚而爲物則亦滯于魄矣魄不化而魂化比其變也則魂歸魄以游而變其物于是有一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六爻之變又有如古五子書分卦著日辰後魏正光歷推四正卦術焦延壽用卦氣直日及京房飛伏應世游魂歸魂之變凡皆游移不定而能爲變之象也魂不自變必生于物物不終物必游于變鬼神造化之理盡諸斯矣昔孔子謂宰我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衆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

也神之著也張子云精氣者自无而有游魂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爲物神之狀也自有而无故隱而爲變鬼之狀也此所以能知鬼神之情狀也諸家解此三條從以幽明人鬼立義殊失贊易之旨惟鄭玄云精氣謂七八也游魂謂九六也七八木火之數九六金水之數木火用事而物生故曰精氣爲物金水用事而物變故曰游魂爲變精氣謂之神游魂謂之鬼雖理未必安存之以備參考與天地相似以下言易之用也易之爲書與天地相似故即天地有所不能違知周萬物以天也道濟天下以地也程子云義之所包知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无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是知足周盡乎萬物也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道足弘濟乎天下也夫然故舉萬殊之賾天下之廣而皆不能過之如中庸言語大天下莫能載焉之意旁无方所也流謂流蕩失正易隨時變易雖行權而不失乎經樂天知命以理御數則造化在手故不憂此又自

知周萬物而推言之也安土者如土之安與有行不流自相對仁以愛言易吉凶與民同患六爻安處不動而皆有以寄其悲憫之心所以敎人避凶趨吉者敦厚而无已故能愛此又自道濟天下而推言之也凡此皆易之爲敎也易非有憂愛之情聖人以其知仁寓之於易易之不憂即聖人不憂之所寄易之能愛即聖人能愛之所寄猶後章言易无思无爲之意範圍以下總結之也自易與天地準至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自與天地相似至故能愛由成萬物而不遺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周圍也天地之化即上文所言幽明死生鬼神是也納之於易書中而皆有以包之故不過與上文不過同但彼以天地言此以化言曲成者委曲以成就萬物不係一方者也故不遺所以然者則推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耳道者化之所從出也晝夜即陰陽也前章所謂剛柔者晝夜之象是也以氣而言則爲陰陽以質而言則謂剛柔晝夜相反而相通凡流行于天地之間者无不謂晝夜所轉徙其微有消息其著

有至虛皆晝夜也人囿乎中而不自覺故成然止寞
叅行惟晝夜之所聽耳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則異
其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
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張子云語其推行故曰道
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
異名耳神主天地言易主書言方體皆倚於形器无
方无體正見其準與似處蓋相首尾之辭葉少蘊云
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而易不以
體對用故別為
論之曰易无體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音智下之知同）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鄭玄本作尟）矣顯諸仁藏（鄭玄本作臧云善也）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

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古蜀本作盛）象之謂乾效（陸德明本作爻蜀才本作効）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上章言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道之
所以為道尚未明言也攝之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則既指所為道矣然晝夜迭也執晝夜而求之則无
以見道故復寓之於陰陽焉道不外乎陰陽而聖人
舉之以作易此莊生所謂易以道陰陽也夫道果陰
陽之謂乎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若止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
今曰一陰一陽則是有所以一陰一陽者在也一陰
一陽有不致意有不窮意有不盡意有不測意孤陽
不成孤陰不生分開不得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子
思謂天道之道可一言而盡其為物不二即此意也
莊生云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
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程子云所以陰陽者道既

曰象則便有二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又云陰陽亦
形而下者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
只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朱子云陰陽何以謂之
道當離合看先言陰而後言陽者道其于陰而行乎
陽故立言之序云爾也天人相接處為繼人所稟賦
處為成夫道者生天生人之物下文所言生生
是也生意流行无少間斷有善而无惡所以稱道也
程子云善便有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
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以此成人則為性之為言全
而生之之謂也有此生即有此物有此物乃成此生
故性出于天而无不善方其寂似无所有此其感萬
善忽生何則人美生也性美物也不美不為人不為
性此人道之所自成也曰善曰性孟子之說實原于
是但性中有善而孟子即以善指性似不如聖人之
渾成宜乎來異說之紛紛也至其後始變其言曰乃
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夫第想像之曰
乃所謂善而不實標之曰性善則孟子亦有見于
矣蘇子瞻云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

為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為其夫則
不可故於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
全昔者孟子以善為性以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非
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
子不及見性而見夫性之效因以所見者為性性之
於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嘗見火而指天下之熟
物以為火可乎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朱子云孔子蓋
得細膩孟子說得疎略蓋不曾推源原頭不說上面
一截耳夫性者自然之稱也道者无名之謂也得道
者得之於无以為也故曰或之者性而為目于无形
者或見其意之所存一入意見即破碎而多端有裹
受偏于陽而意存乎仁者則曰道之於物弘矣故仁
育而安全之仁是道有稟受偏于陰而意存乎智者
則曰道雖生育安全物而栽培傾覆曷嘗不擇欲收
冬藏曷嘗不發惟知故然知是道之二言者皆是
非為其執也至於百姓曷嘗不生夜於是中而天機
默應不能自言又皆然无所辨於一心夫天下之有不
善藏不從執與昏起也故无非一陰一陽之發而君子

之道成之以教者蓋鮮矣謂之君子之道即上文所謂道器于人性而全于君子之身者故以君子言之顯諸仁藏諸用二句乃首句之義疏也蓋上文因道之難知而難知道者鮮至一陰一陽之所以為道尚未明言故此復詮釋之夫道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者也以為顯也而有藏者存以為藏也而有顯者露仁者造化之心用者造化之功仁本在內者也達而在外是顯其所藏之仁萬物之出機也用本在外者也斂而在中是藏其所顯之用萬物之入機也朱子云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一顯一藏循環无端一出一入變化莫測所謂鼓也鼓鼓舞猶老子言橐籥取氣出人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以見其莫之鼓而鼓也侯果云聖人成務不能无心故有憂神道鼓物寂然无情故无憂程子云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夫道既不與聖人同憂則萬物之鼓于道中者方且冥極于自然不知所謂聖人尚不足方而況仁智人乎所謂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故為盛德大業之至而稱道也藏諸用者

充盛之能藏諸仁者廣大之業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虧大日新者无時不然而无一息之間斷盛德為大業之本藏一用為顯仁之根此皆陰陽自然之妙所以字道而曰一陰一陽也然道畢无憂聖人能以其有憂體道之无憂而易于是作焉生生者不絕之辭也陰陽變轉後生次于前生如一陽畫上生一陰一陽一陰畫上亦生一陰一陽是生生也人陰陽相易轉相生也蘇子瞻云相因而有謂之生生夫苟不生則无得无喪无吉无凶方是之時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見故謂之道而不謂之易有生有物轉轉相生而吉凶得失之變備矣方是之時道行乎其間而人不知故謂之易而不謂之道聖人之作易也不有所設則无以交於事物之域而盡得喪吉凶之變是以因天下之至剛而設以為乾因天下之至柔而設以為坤乾坤交而得喪吉凶之變紛然始起矣成象之謂乾者愚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程子云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二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理自然如此故以三畫

為三才三才既備始成乾象也效法之謂坤者效其三畫之法偶而三之為二以成坤之象即兩地之說也舊解未確有乾有坤則有六子相生不已入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而天下之亹亹成焉是故有象斯有數即七八九六之數也推而極之則可彰往察來而占吉凶既有吉凶則有趨避之事因卦之變而通乎事之變則可以盡趨避之方故曰通變之謂事陰陽之循環非有期數之可言也或陰而陽或陽而陰又或陰而陰又或陽而陽幾不可以一端竟而逢不可以徵尋不可思不可為於思為求之不得於不思不為求之不得於思不思為不為求之不得隨人事以合徵與天機而默應雖聖人不知其所以然神也至妙至妙道之名不足以盡之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猶似有在而主于陰陽不測則无在而无不在必名之為神始盡也張子云一故神又云兩在故不測韓康伯註云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嘗試論之曰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太

虛欻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无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為始言變化而稱極乎神也夫唯知天之所為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至虛而善應則以道為稱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為名蓋資道而同乎道由神而冥于神者也易雖作於聖人而成於自然所謂聖人之憂亦憂不合於自然耳雖曰有心而无為實則无心而无為故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不可知聖人亦不自知也上章言神无方而易无體猶以神易對言至此則易即神矣結言陰陽亦相首尾之辭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陸績本作塼）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

月易反以覈明簡之善配至德此承上章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二
語而覈明之易之所以為易者乾坤而已一奇為乾
二耦為坤乾坤象卦之父母乾坤具而諸卦在其中
矣廣大虛名也所謂大者生也盈天地皆會機之流
行生理之充溢故在乾為大生在坤為廣生正所謂
生生之謂易也夫易之為書體用悉備廣矣大矣遠
以用言不禦者即下文所謂直與闢也邇以體言靜
而正者即下文所謂專與翕也靜而正則動无不正
而廣生大生皆從此出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事物
之理具備矣試觀易中所載不有乾坤乎而即乾坤
可以見易今夫乾陽也其靜也專故其動也直不專
一則不能直遂也坤陰也其靜也翕故其動也闢不
翕聚則不能發散也朱子云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
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專
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個翕則合闢則開
此奇耦之形也吳幼清云陽本實陰本虛也陽為氣
陰為精陽成象陰成形陽主用陰主體則陽反似虛

陰反似實是不然天之積氣雖似虛然其氣急故知
鼓皮物之大莫能禦故曰健曰剛曰靜專曰動直
實莫實於天地之成形雖似實然其形疏通如野矣
升降出入於其中故曰順曰柔曰靜翕曰動闢則虛矣
莫虛於地然則陽實陰虛者正說也陽虛陰實者似
說也韓康伯云乾統天首物為變化之元通乎形外
者也坤則順以承陽功盡於已用止乎形者也故乾
以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乾曰大生坤
曰廣生者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
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
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專以
直便含易義翕以闢便含簡義然靜專者動直之基
也靜翕者動闢之基也故皆以靜為先總名之則曰
靜而正也配天地配四時配日月以易配天也配至
德以易配人也廣大承乾坤言而曰配天地則乾坤
不專指天地可釋也蓋乾坤乃純陰純陽之卦名變
通以易中之陰陽相變言陰陽之義以易中之奇耦
相對言即所謂生生之謂易者蓋者名義也卦爻乎

剛者屬陽柔者屬陰故曰義易隱天地可闢廣大交
而本之易簡求易者不知易簡而求之廣大是不知
要也上章雖言道不外陰陽而未即以陰陽為道故
後歸本于易簡蓋亦首章之意要之易屬乾簡屬坤
猶卦待之名欲求其至其惟太極乎甚矣狀道之難
也聖人蓋深欲推尋而後得之也善即繼之者善之
善云至德者人性中具有易簡之德不學而能不慮
而知何易簡知之大學所謂至善上章言成之者性
是也易簡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然則易固
不徒在於乾坤而自在于吾之心中矣亦起下章之辭
蘇子瞻解配之義云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
通日月得其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亦通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音智崇禮蜀才本作體卑古本亦作俾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上章既言易簡之善配至

德則人與乾坤同此易簡特人不能自存其性故與
乾坤有間耳存之者惟聖人至矣乎者合廣大而要
其極之辭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此易之所
以生至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何一非理之
所在要之以乾坤為綱領聖人德崇業廣盡一時之
盡希實自易得之何以明其然也德崇于知聖人之
知日崇于高明而進日進不已故知崇而德與之俱崇
業廣于禮聖人之體日就于乎易而步步著實故建
卑而業以之益廣知窮空而易奇不正以體對流唐
禮著跡而難越不恆以知則拘曲故兩書不可缺一
聖人之知崇也效于天而與乾以易知者同其知所
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皆其知之崇也皇
人之體卑也法于地而與坤以體能者同其能所謂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皆其積之卑也知
以虛明為用故屬陽屬天體以形氣為質故屬陰屬
地聖人之善體易知且夫天地設位而變化之易行
樽之夫知禮存性而道義之門闔也聖人以知為天
以禮為地虛實至用經權並行故本成之性存而又

存而能起天下之所未嘗任天下之所不敢濤擣闢
泉而道義流出一陰一陽性與道合斉猶諸卦爻錯
變化之易流行于乾崇坤卑之間德爲日新之盛德
業爲富有之大業也理之當然曰道事之合宜曰義
道義即是易在造化謂之易在人謂之道義非有二
也自易與天地準至此義與首尾文之接續與首章
同成性存存正與成之者性相應聖人體備易道與
性純固不待存而无不存天地之崇卑如此聖人之
崇卑亦如此非規矩擬度以爲效法也所以作易而
與天地相似者以此豈仁智之見畋陰畋陽者所能
彷彿哉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

至賾而不可惡烏路反荀爽本作亞云次也也言天下之至動衆家
本作賾京云當爲動九家亦作冊賾雜通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諸家
及京本作儀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鳴鶴在陰其子
和胡臥反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古本又作縻京房本作劘之子曰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
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
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下孟反下同發乎邇見賢遍反乎遠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戶羔反咷而後

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古本或作嘿或語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
无咎子曰苟錯古本亦作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
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古本作一
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
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鄭玄本作置云當作德厚之至也語以
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
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
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鄭古本作機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
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古本
或作戎家云戎誤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
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
伐之矣慢藏誨虞翻本作悔盜冶鄭玄及諸家本作野王肅本作蠱容誨
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亦承上章而言上章存存本原之功
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也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擬議
則存存者益熟扣須爲用者也又按首章易簡學易
之要也必成性存存而後與乾坤合德二三章觀象
玩辭觀變玩占學易之功也非擬議于言動則所謂

觀玩者亦空言而已理蓋至賾發也聖凡前宋主卿
本謂頭中深處或曰古无賾字左傳有嘖言陸氏
嘖從口從匠一也然以後章探賾推之當是深隱之
義物理之隱奧不可勝窮聖人造道深遠直以見天
下之賾而比擬其卦之形容以摹擬其卦德之所宜
如元亨利貞之類使人觀象以得其意是故謂之象
稱物而畫也即器物陰陽之物射禮畫于地以置足
者亦謂之物宜即時措之宜象即前章象者言乎象
之象非就卦所列之謂與人事之動會如省會之會
自彼而來者面面可至處如道路之通自此而往者
方方可達非一偏一曲有所拘礙者也事變之發動
不可勝窮聖人見理明決而以見天下之動觀其彼動
之來而可會于此者此之往而可通于彼者以行其
經常之體與常也禮即天理之節文人所日用常行
出乎此者聖人論道極其要妙至于踐履處不過一
禮如上言禮卑下言禮恭與夫博文約禮克己復禮
皆一義也于是繫之爲其辭于本爻之下以斷其如此
而吉如此而凶使人知趨避因繫言舉常行之法度不

蔽是故謂之爻夫以卦言至于六十四卦一義可
頤賾之極矣然至賾之中有定理焉是故雖極天下
之隱深而不可厭惡也以爻言至于三百八十四一
爻一變可謂動之極矣然至動之中有常守焉是故
雖極天下之雜變而不可紊亂也聖人觀象繫辭其
精詳如此學易者當何如哉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
則言必當而合宜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必當
而得吉處其變化與其實指易言擬言議動則語默動
靜必中于道易之變化不在于易而成于吾身矣此
聖人作易教人本意也故舉鶴鳴以下七爻皆擬言
議動之事以示讀易之法云先引中孚九二同人九
五者能擬而言議而動者也而其實擇在陰出其言
釋鶴鳴遠之應釋子和鶴反鳴釋中孚之九二與九
五相應所謂應好爵者也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
之轉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猶言行之動有
榮有辱也〇言同人九五六二也先號咷後笑先陽後
遇也九五六二其心同一中正其先暫爲三四所間
而號咷其後終得相遇而笑蓋其心之同非三四所

能擬議辭爲也出處同道則其默語同一皆語默
同道則其直遠參同一意節然者利刃斷物雖堅金
亦可斷物莫能間也如蘭者氣味之投其言相入譬
如蘭生之叢自有遠聞之香无能障隔之也猶引
大過初六與九二皆取卑下之意議動之最要緊者
也若乾上九之亢則兩爻之反也〇置也大過之時
四陽過盛初六以卑弱之陰在下未措因陽其背敬
亦過甚矣祭物但置之于地亦可而必藉之以茅敬
謹之至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于慎則无所
失故内過之初六无咎勞者功之未成功者勞之已
著伐稱矜也不有者不以我有功而爲德也德發語
辭厚者及人之德即功勞也以其德言則盛釋勞字
以其自處之安言則恭釋謙字存其位釋有終吉語
爲傳云人之謙與驕係其德之厚與薄德厚者无
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焉盈厚者聲愈發薄者
聲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惟至厚者能之其德
愈盛則其禮愈恭易學云夫厚德之至者其自爲
也謙以約其爲人也卑以周事至則不償實君人

先事既又不惜進退戚人發其才其智既此用而
心則小心惟恐人不食其賜而我獨私其有故常勇
于建功怯于拜賜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傲小
則如懼其雖進而易退弱弱乎若无能者不可以恒
情觀也天地職生成而不示德于天下者也王者職
養養而不責報于四海者也厚德之至者其始終此
功也將起居食息之常而未嘗秋毫之功其能哉
此功也若鵲雀螘垤之遷前何足置齒頰而德色爲
靜念己有功已則志之而人有功已不能忘之辭不
自多而恐人忘其寡故裒其多益其寡不待爭而讓
不待取而予德惟恐其不盛惟恐其不恭而名惟
恐其歸于己澤惟恐其不遍于人若慈母之嘗子苦
己之殘也若明師之教弟子不患其勝己也故世稱
好賢舉能而斯人口不言功矣世雖忌盈疑僞而斯
人求身待命矣酬之不能辭則受不酬亦不覺其
容則藏身待而復使亦不匿生之以爲恩殺之亦不怨
卽有甚不肖之人旣享其賜復不患其妨則目之爲
祗論援卓以備號驅而置之僻隅可也有終不亦宜

乎盛德无死地固理之常者是而猶不免于悲則命矣言解以釋上九爲畫出井也上九亢陽以位則不能如木道初六矣以德則不能如嘉九二矣故聖人復引之以示戒其引節初九何也文義主出處之節而孔子兼及言語之節者蓋下卦兌爲口舌口舌一身之門戶一言不謹致禍立至故于慎密不出致惓惓焉發人擬之而後言也幾者事之始成者事之終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欲廢后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書乞宣臣章以示官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幾事一泄必無可成之理如寇準欲去丁謂故滿漏言此幾事不密所害成也聖人與其易簡亦甚謹密弟與陰謀秘計殊耳終引解六三又明擬議之道當量身而行不可以小處大以賤食貴知盜誨盜之所繇招也六三在九四之下事上无應數之泰故曰上慢在九二之上待下有凌乘之暴故曰下暴矣慢其財貨之藏是致寇盜●取之女子妖冶其容是教淫者使暴之此二句爲招盜之實猶銷也遠執則處爲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从冰女之態則亦合

銷神淫志故美色曰冶易學云伊尹太公耕莘釣渭發爲世人臣師非于所稱帝食以下皆起于賤虞與諸臣起刀筆吏吹簫鼓刀販繒屠狗僕御乞食窮老賓賤而附驥之尾振爲漸之翼以策勳膺爵錄且而榮往往皆是何賓賤之不可乘哉夫子于此而名爲盜招謂其人小人不可長耳既乘暫御必竊威福豈謂尸大位爲細事哉大抵濫官冗員亡國之本何必元凶巨慝始能爲禍是故明主愼以名器假人防亂源也鑿鑿楊氏云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致之也彝衒安能盜蓄輔成致之也蓋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致盜以盜己之有也所謂知盜者知奪我之盜也知發奪我者之盜也故又終之曰易者其知盜之招者以是合觀七爻總不外乎謹慮以擬其言動而三百八十四爻之指可類推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朱熹本作某云再扐而後言卦占本再扐而後掛之下即以天數五接之自天一至地十共二十字在後章子曰夫易何爲者也之首其文義不相聯屬據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引此皆在天數五之上程朱從之而程子則又以己意移天一至行鬼神也在大衍之數之上而于再扐而後掛之下即接以乾之策朱子亦以爲然愚按班衛引用必有所據或是古文如此若因此而并移置天數五四十四字未免淆亂經文愚不敢也且其血脈亦自可通姑采班衛之說訂定天一二十字于天數五之前而餘悉仍其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古本亦作

筴）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古本又作碁音基同）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古本又作信）之觸類而長（知兩切）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下孟切）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荀爽本作侑）神矣子曰（晁景迂云子曰字是後人欲分此一節屬下章而妄增也程子朱子並云宜屬上章今從之）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舉正作不）爲乎（此章教人揲蓍求卦之法數名大衍而起于羅盈蓋左及河圖數不傳久矣可攷據者獨此書耳向與演同衍廣也俛寬也其義相通上句推衍天地之數也衍取五十者蓋法用蓍五十莖也以五

揲之蓍衍而爲萬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故曰大衍所以用五十者解見下文其用四十有九以下詳言之法也方筮之初以右手取一策反于櫝中實用四十九策也崔憬云四十有九長陽七七之數也六十四卦既法長陰八八之數故四十九蓍則法長陽七七之數焉蓍圓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陰陽之別也或謂此總八卦生爻之實也陽儀之畫七儀一象二卦四也陰儀之畫七儀一象二卦四也四而七之七七四十有九也亦通分而爲二者以四十九策信手中分之置之左右也象兩者象兩儀也掛懸也掛一者于所分右邊蓍中取一蓍懸于前與左右蓍析立而爲三也象三者吳幼清云三謂陰陽及太一冲氣兩既分則一不可見故掛此一策與左策右策爲三以象陰陽冲氣之三也夫其所以掛一者何也有所待也以待兩手四揲之餘併歸而爲一也書法乃掛于小指間則與扐同處既有中指兩扐又加以小指則爲三扐是五歲之中不特再閏乃有三閏矣豈理也哉揲聯掇之也前賢云揲閏待也故切肉臠

之曰揲言同意述揲之以四者先取左蓍以右手四四而數之置于左次取右蓍亦以左手四四而數之置于右也象四時者象一歲之春夏秋冬也歸者併而爲一也奇零也見四四而數左右之蓍而得正策之數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餘數无餘則末之一四亦爲奇故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也扐者勒也揲者月之餘日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然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者爲朔虛一歲實得三百五十四日其餘十二日三年則餘三十六日矣于是分三十日爲一月又以六日爲後閏之積其第四第五年又各餘十二日以此二十四日湊前六日又成一閏其日月行度尚有奇零然約略如此所謂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歸奇于扐以象閏者先以左揲所餘之數勒之第四第三指之間以象三歲一閏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者次以右揲所餘之數勒之第三第二指之間以象五歲再閏也上文言四揲以象四時故以所揲之奇象閏是謂第一變所以云五歲者一

變之中自有五節掛一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歸左奇于扐爲三節揲右爲四節歸右奇于扐爲五節一節象一歲故以三節之扐象三歲五節之再扐象五歲也從成一變然後置前掛扐之蓍于一處而以所餘見存之正策合而爲一是爲第二變如初法再分再掛再揲再扐也不言分揲而獨言掛者以明再變三變以至十有八變每變皆當掛也或顧羅于張子之說云初變既掛一八置而不用再變三變乃掌上不別彼掛現本文掛一在分二之後若三變揲法皆同何得于掛一獨異乎斯斷可无疑矣其第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第二變第三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五爲少九八爲多五四者一揲之數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九八者兩揲之數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按朱子之說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

半故多之數二三變皆奇三三爲九是謂老陽三變皆耦二二爲六是謂老陰二變而二奇一耦則得二三一二之數爲八是謂少陰三變而二耦一奇則得二二三之數爲七是謂少陽此四象之所從生也按三變掛扐之數爲老陽者十二爲老陰者四爲少陽者二十爲少陰者二十八共六十四與卦數合亦造化自然之妙統而言之第一變掛扐之數則奇者三而耦者一第二變第三變則奇耦各得四之二焉至第三變之中三奇三耦各一象乾坤也兩奇一耦者三奇奇耦象巽也奇耦奇象離也耦奇奇象兌也兩耦一奇者三耦耦奇象艮也耦奇耦象坎也奇耦耦象震也詳見圖中熱至易繫傳云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蓋以六十四變而八分之老陽得八老陰得八三少陽三其八得二十四三少陰三其八得二十四此體數也用數則不毛增損于其間體數則陰陽各半用數則陰侵陽陽侵陰是以少則陽少而陰多少陽少陰均二十迥而少陽之四益于少陰則少陽二十而少陰二十

八也老則陽進而陰退老陰之四歸于老陽則老陽十二而老陰四也以此證之則存變三變皆當掛一也明矣以上只就人據法而大衍之數所以用五十者其理未明故復推本于河圖天地之數爲闡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即今所傳陳希夷河圖也其數自一至十其位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愚于即是圖而合爲之天陽其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爲天所謂天數五也地陰其數耦故二四六八十爲地所謂地數五也所得者天五奇地五耦自相得也舊說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耦爲類而自相得卽十干甲乙木之類殊理无據希有合者謂一奇合一耦如天一合地六地二合天七天三合地八地四合天九天五合地十也天數并一三五七九而爲二十有五地數并二四六八十而爲三十總天地之數二十有五與三十而爲五十有五之數凡此皆畫畫卦之前龍馬出河其馬背之旋毛具此點數如圖星者之圖圖然故名之曰圖也一二三四五生數六

七八九十成數一三五七九在天爲五行二四六八十在地爲五材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陰陽相加一往一來陽加陰則爲水爲木爲土陰加陽則爲火爲金苟不相加則雖有陰陽之資而无五行之用故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居于圖之內者生數也化之漸也變也居于圖之外者成數也變之成也化也鬼神以二氣之屈伸往來言若乃圖之所以通于卦者愚闡之深備虛其中之五與十則太極象也四周奇數二十耦數二十則兩儀象也內之一二三四與四象之位也外之六七八九則四象之數也以位言老陽一少陰二少陽三老陰四以數言老陰六少陽七少陰八老陽九在圖則一六共宗一爲老陽之位六爲老陰之數四九爲友四爲老陰之位九爲老陽之數二七爲朋二爲少陰之位七爲少陽之數三八同道三爲少陽之位八爲少陰之數所謂二老二少互藏其宅也在卦則乾兌爲老陽乾得其數而

兌得其位故乾爲九而兌爲一坤艮爲老陰坤得其數而艮得其位故坤爲六而艮爲四坎巽爲少陽坎得其數而巽得其位故坎爲七而巽爲二震離爲少陰離得其數而震得其位故離爲八而震爲三今六七八九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而在四正之位以一二三四之次以爲兌震巽艮而補四隅之空所傳先天之八卦是也宋儒諸說釋如此而果爲清爲則以爲羲皇平日觀于天地人物莫非一陽奇陰耦兩相對待見河圖之數而有契焉于是作一奇畫以象陽作一耦畫以象陰加而倍之以成八卦又加而倍之以成六十四卦所謂因河圖而畫八卦者此也此論殊得之讀必拘拘以圖卦因未必然至若陳希夷栽直疑圖書爲不足信則以二圖之縱橫曲直妙合自然卽是天不愛道何煩贊說希嘗反覆思之竊十所以引河圖之數于大衍中者直爲大衍之揲法本河圖而生耳其實于卦无與也然河圖之數五十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蓋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爲數祖宗圖下一點天一象也其上一點地二象也

其左一點天三象也其右一點地四象也其中一點天五象也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惟餘五十則以五十之所宗者五故不用五也然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之占故又虛天一而用四十有九焉之蓋數之始天下之數无窮而一无爲故虛一而不用所以象太極也所謂參天兩地已是虛去天一之數但用天三對地二耳大衍之說知此一者解紛今皆不取惟蔡子虛注云五行之數始于一而至于五是兼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數也木火木金得土而後成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書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六七八九之中也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數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見于四時而土不特見而四時是以衆土而言土不足以繫四時名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言有以名之爲土爰稼穡曰

于是徐發而已故曰土无定位无成名无專氣无勢也案大衍變河圖之意微合吾有取焉爾夫自河圖變而爲大衍又虛其一而不用則其策數自然之變化因有一定而可言者象策者蓍之莖數[illegible][illegible]所謂策爲莖者是也凡此策數生于四象盡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初變掛扐之數不五則九再變不四則八三變亦不四卽八凡三變之後得五與四四通計十三謂之三奇則其過揲見存者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得九與八八通計二十五謂之三耦則其過揲見存者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又如二奇一耦三揲掛扐通十七策則其過揲見存者四八三十二爲居二之少陰二耦一奇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則其過揲見存者四七二十八爲居三之少陽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其數法則以過揲爲正數掛扐爲餘數未嘗用掛扐之數不用揲四之數并是衍以蓍得二老言蓍以卦畫言[illegible]六子亦皆能撰之

畫无六子之畫也如震之初乾畫也乾策也震之二三坤畫也坤策也在乾初无是畫无是策也乾畫不得不稱九坤畫不得不稱六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通諸卦之得奇畫者皆用乾之九也得耦畫者皆用坤之六也然不用七用八之道故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文則易主變陽用九不用七陰用六不用八故此章成卦之策陽爻以三十六爲數陰爻以二十四爲數皆六其三十六則六爻共得二百一十有六妄[illegible]六其二十四則六爻共得百四十有四策[illegible]二百一十有六與百四十有四合計之爲三百有六十當期一歲之日數當有適相當也非以彼準此也下同每歲以二十四氣計時合三百六十五日有餘以十二月朔計則三百五十四日有餘折中爲三百[illegible]十日前則掛扐之數策月之閏此則通揲之數象[illegible]腐益揲之以四巳合四時之象散總通揲之數又合四時成歲之象也二篇謂易之上經下經也上下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illegible]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

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曰當萬物之數者蓋取盈數而言也按此論九六老數也至于七八少數亦然少陽每過揲四七二十八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少陰每過揲四八三十二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合之亦三百六十二篇之策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數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也是故四營而成易營者求也易變易也卽一變也二變尚未成爻必三變而爻始成也云四營者用蓍之法以四揲成易之數亦以四求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二是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本義祖筆續以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爲四營設也若閏則歸奇于扐者再是爲五營矣豈得謂爲四營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老陽爻六六九五十有四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老陰爻

六六六三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爲九十爲亦四而求之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有二每爻用九數其數一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每爻用六數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總而計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此皆求以四不得之此易之爲易所以究不外于四營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度分掛揲扐爲一變三度分掛揲扐爲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内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凡十有八變而後成六畫之卦也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此内句卽十有八變成卦之句而分析言之也入卦乃乾震坎艮坤巽離兌三畫之卦九變成三爻得八卦中之一卦于内也故曰小成又引長而舒展之各其九變爲十八變則得三畫之卦于外乃成六十四卦中六畫之卦也是謂大成觸類而長之者以變卦言也八卦可伸而爲六十四卦則一卦亦可觸動其六十四卦之同類而增發之爲一卦之六十四卦凡卦

中一畫變者以六卦二畫變者以十五卦三畫變者
以二十卦四畫變者以十五卦五畫變者以六卦六
畫俱變者一為六十三并本卦不變共六十四一
卦變而成六十四六十四卦又變而成四千九十六
見焦延壽易林法也于以斷天下之吉凶能事盡于
此矣能事者下文顯道神德行酬酢所能之事
也道者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即天下能事之理
德行者趨避之見于躬行實踐即天下能事之迹道
隱于无不能以自顯惟有筮卦之辭則其理昭然于
人不隱于菲猴奏德滯于有不能以自神惟人取決
于筮則趨之避之民咸用以出入莫測其機緘爰顯
道顯幽也神德行微顯也惟其顯道神德行則受命
知資可以酬酢萬變如賓主之相應對故可與酬酢
神不能自言吉凶與人唯有蓍卦之辭則代鬼神之
言而祐助其不及故可與祐神不唯明有功于人而
且幽有功于神所謂天下之能事畢者此也變化與
上文變化同義大衍數中九六陰陽二畫之變化即
□□數中天地陰陽二氣之變化皆出于自然而非

人之所能為故曰神夫子于篇末重
贊之而門人加子曰以明上文也

筮儀

擇地潔處為蓍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牀判大
約長五尺廣三尺
蓍五十莖藉以纁帛貯以皁囊納之櫝中置于
牀北櫝以竹筒或以堅木或以布漆為之圓徑
三寸如蓍之長半為底半為蓋下別為臺函之
使不偃仆
設木格于櫝南居牀二分之北格以橫木板為
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分左右畫為二小刻相
距寸許以安掛一之策又其左右諸小刻各一
尺六寸畫為大刻以安揲之策又其右所
餘者畫為三小刻相距各四寸許以安二次歸
奇之策下施橫足側立案上
置香爐于格南香合一于爐南日炷香致敬
將筮則洒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墨一黃漆
板一于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
香致敬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
筮者進立于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
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
北向立兩手奉櫝蓋置于格南爐北出蓍于櫝
去囊解韜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于
爐上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
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
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
之
乃先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櫝中所謂大衍
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也
次以左右手信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
兩大刻所謂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
大刻之一策安置于格中之小刻所謂掛一
以象三者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所謂揲之以四以
象四時者也

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
左手第四第三指之間所謂歸奇于扐以象
閏者也奇謂四四之餘數也无餘則求之一四亦
為奇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刻遂取右大刻
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亦所謂揲之以四
以象四時者也
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第三第二
指之間所謂五歲再閏故再扐者也計一變
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
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
九五以一其四而為奇九以兩其四而為偶奇
者三而偶者一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刻而合左手一
掛二扐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刻以東為上是
為一變
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或四十四策
或四十策分掛揲歸扐俱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

揲扐之策于格西第二小刻是爲二變計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爲奇八以兩其四而爲偶稱各得四之二焉

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或四十莖或三十六莖或三十二莖亦如第二變之儀而再其掛扐之策于格之極西第三小刻是爲三變三變餘策與二變同

三變既畢乃視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于版老陽之畫爲口所謂重也老陰之畫爲乂所謂交也少陽之畫爲一所謂單也少陰之畫爲--所謂拆也未寫云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識之累旦于揲法初无預畫版之乂老稱之欲合中已實而未純乎一也一則爲單交口老奇之欲分中已虛而未離乎二也二兩爲拆交此老陰老陽之所以爲變爻也月昌之法以變者占其兼數分屬二老二少之稱凡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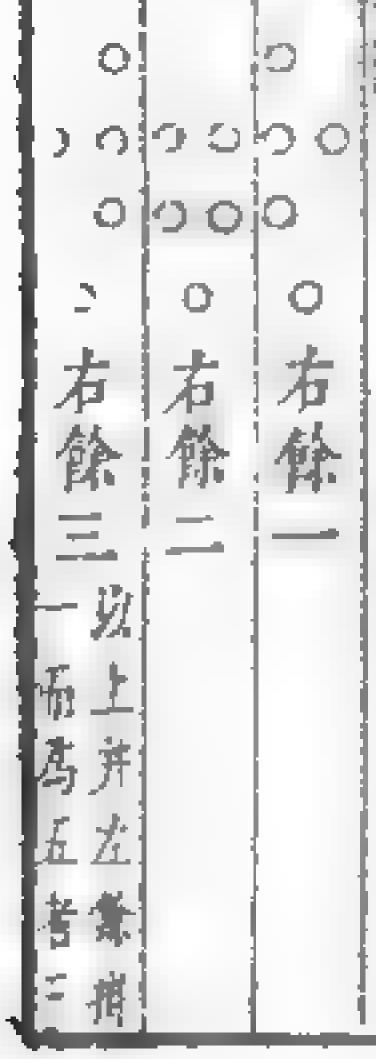
如是每三變而成爻凡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兩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

凡三變而成三畫之卦十八變而成六畫之卦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卦變占說見啟蒙用九爻下

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三變揲奇合掛圖

第一變



不五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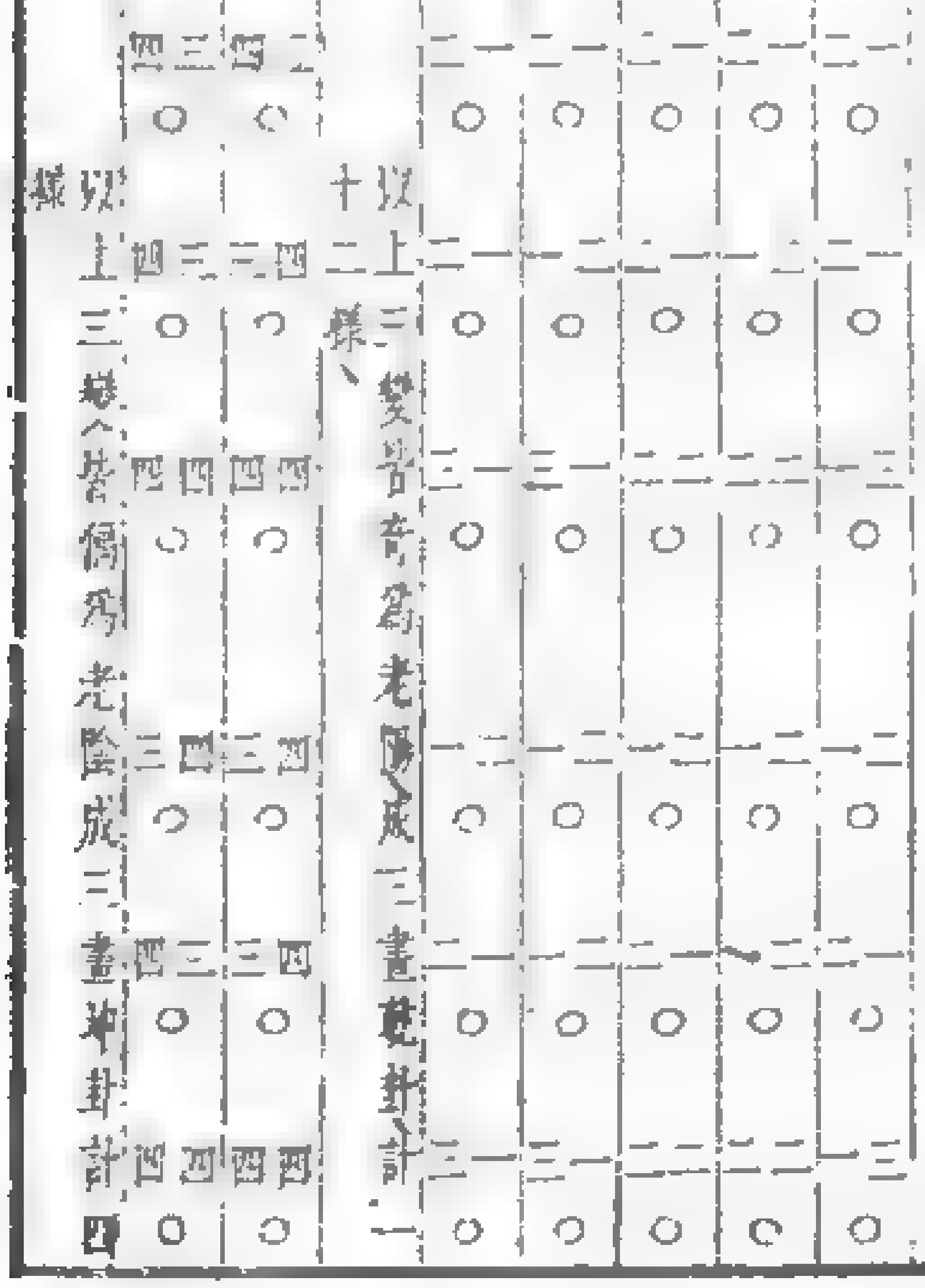
第二變

第三變

不四則八

揲法先揲右故以右餘爲主而以左餘及掛一足其數其數爲五爲四者揲四象四時剩一揲之數天之奇也其餘數爲九爲八者二揲之數地之耦也

三、三變成爻十八變成卦圖



四三○　三四○　一三○　三四○　三四○　一三○
四三○　四三○　一三○　三四○　四三○　一三○
四三○　二四○　二二○　三四○　三四○　二二○
四三○　四三○　二二○　三四○　四三○　二二○
四二○　三四○　三一○　二四○　三四○　三一○
四二○　四三○　三一○　三四○　四三○　三一○

以上三變偶偶奇成三畫震卦凡一十二樣

四二○　一二○　四四○　三四○　一二○　四四○
四二○　二一○　四四○　三四○　二一○　四四○

以上三變偶奇偶成三畫坎卦凡四樣

二一○　四三○　四四○　一二○　四三○　四四○
二一○　三四○　四四○　一二○　三四○　四四○

以上三變奇偶偶成三畫艮卦凡四樣

通計二十樣兩偶一奇為少陽

二一○　二一○　四四○　一二○　二一○　四四○
二一○　一二○　四四○　一二○　一二○　四四○

以上三變奇奇偶成三畫巽卦凡四樣

二一○　三四○　一三○　一二○　三四○　一三○
二一○　四三○　一三○　一二○　四三○　一三○
二一○　三四○　二二○　一二○　三四○　二二○

二一○　四三○　二二○　一二○　四三○　二二○
二一○　三四○　三一○　一二○　三四○　三一○

以上三變奇偶奇成三畫離卦凡一十二樣

四三○　一二○　一三○　三四○　一二○　一三○
四三○　二一○　一三○　三四○　二一○　一三○
四三○　一二○　二二○　三四○　一二○　二二○
四三○　二一○　二二○　三四○　二一○　二二○
四三○　一二○　三一○　三四○　一二○　三一○
四三○　二一○　三一○　三四○　二一○　三一○

以上三變偶奇奇成二畫兌卦凡一十二樣

通計二十八樣兩奇一偶為少陰

已上共六十四樣與六十四卦數合八八六十四而乾兌離震各得一十二樣巽坎艮坤各得四樣蓋減陰象之四以益陽象之四陽饒而陰乏之義也取六十四四分之每分各得一十六乾一十二樣合坤四樣為一十六長男震一十二樣合長女巽四樣為一十六中男坎四樣合中女離一十二樣為一十六少男艮四樣合少女兌一十二樣為一十六此皆造化自然之巧不可思議。

揲初然一起數解、

邵子云蓍之用數揲一以象三其餘四十八則一卦之策也六其八四其十二為四十八也二去三而用九四二十七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四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十一去

五而用七四五二十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
所用之策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所
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九者陽之
極數六者陰之極數與反復爲卦之變也又云
歸奇合掛之數有六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
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
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
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
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
七六之策也愚按蓍之用數四十九扐除其一
起數爲四十八以四十八四分之各得十二于
十二中用九爲老陽則去三奇用六爲老陰則
去六奇用七爲少陽則去五奇用八爲少陰則
去四奇故因所去之策以知所用之策又因所
用之策分二老二少以定所去之策亦屬二老
二少鄭子之說至爲明白其于四十九中除一
者蓋一爲數母故虛之而不用與大衍五十虛
一同意或以謂掛一只于初揲用之非也蓋

隨有言第二變第三變不掛一于文則非再扐
而掛之義乎數則老陽之變二十七老陰六少
陽九少陰二十七于十有八變之間多不得老
陰蓋不通也又按蓍言揲四以象四時歸奇以
象閏四時正也閏餘也下文云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
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
之數也皆以六七八九起數則乎用正數而不
用餘數矣朱子乃專用掛扐之數不用揲四之
數而云以寡御衆夫老陽之數以掛扐之十二
視揲四之三十六似也若老陰掛扐與揲四皆
三十四豈以寡御衆可乎
詳圖解見後

易有聖人明信郡本作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古本
以動者下三句古本無以字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

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
言其受命也如嚮古本作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與音預下同於此參伍以變錯綜
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古本一作下之文虞翻作爻極其
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
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
研幾也研蜀才本作揅幾鄭玄本作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
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章與第二章象
說辭變象占相應第八章云擬諸其形容象其物
宜所已言象矣云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則已言辭矣
第九章云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
兩類而長之則已言變矣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
十有九則已言占矣此章合四者並言之而推本
于神焉以見聖人之道所以不與萬緯術數同歸者
此也如老用也謂用易也尚者取也用易以言吉凶
之理則取象所繫之辭用易以規行事之動則取
卦爻陰陽老少之變卦爻之中各有取象用之以制
器則可以盡創物之智卦爻之設以前民用用之以
卜筮則可以稽前知之理以言鄭下文問焉而以言
之言非擬而後言之謂議變而動動必合道故曰尚
其變形而下者謂之器天地亦器也故天地可以
準擬易无所不備象制器亦何窮盡之有人知
易可以筮而不知易亦可以卜故聖人身以卜筮之
道並言卦字亦從卜但揲法傳而龜法不傳耳

以意度之如諸所云兩齊宗賢克不過取參五行五行之中亦有四象即易理也何爲爲卜不可過乎易乎繫辭云聖人之道未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獲者也以四人者之各有獲于易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靡者乃指此以爲道則道參贊嘗謂氏云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斷變象之應故四者之目以辭與占始終焉下文至精至變至神皆指易言有爲者心所關度有行者身所出往問者問其吉凶言者言其吉凶之理受命指著命即問也自我告著曰問自著受我曰命冠禮筮曰宰自右贊命即將筮而告著之辭是也嚮向也嚮明而治之嚮言如彼此相向之近而受命親切也遠而天下後世近而晷息戶階之間事之不明者深謂事之不淺者遠知來物謂知其未來之吉凶也程子云著龜雖无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嚮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盖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大聞

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故以言者尚其辭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以卜筮者尚其占精謂辭之精非天下之至精素淨實其誰能及于此參伍以變綜其數以揲蓍求卦之事言也參伍錯綜皆古語三人相雜曰參五人相雜曰伍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注三乘五大夫欲更議是也錯筆也綜三合云理經也謂機縷持絲交者屈抑制一卷令得開合也占法有數有變有三揲爲二變而得一爻所謂參也參變之中有分有掛有揲有歸奇有再扐爲五小變所謂伍也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兩二少者有三多者有一少兩多者有一多兩少者其數不齊盡取掛扐之餘數所謂錯也去三揲之奇以之右手之正策合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盡取過揲之正數所謂綜也錯綜分而言之與謂合而理之此錯綜其數也此二句止論一爻之變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變成卦二三四五上以爲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拆以爲內外兩卦之象變者象之未定事者變之已成

此二句方論成卦之後夫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故以動者尚其變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故以制器者尚其象變謂蓍卦之變非天下之極貫體不漏其筮能及于此變辭然以辭象變占言易亦占書耳而聖人之道何其凡天下相觀離者有心有思而未有窮思與爲而能關辭者惟易不然无思也无爲也未占之時象在書辭在策如鑑之空如谷之虛寂然不動也然惟无感及其占而感之則如鑑之照物谷之應聲遂沛然通達于天下之事而昭揭其所以然之理矣有何思有何爲乎易天下之至神妙不測者其孰能及于此韓康伯云非忘象者无以制象非遺數者无以極數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蓋功用之母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與于斯也韓子云老子曰无爲又曰无爲而无不爲當有爲而以无爲爲之是乃有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爲惟曰无[illegible]也无爲也此成夫作爲之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

易[illegible][illegible]主云惟无思爲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寂无思主本可亡是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朱子云寂然者感之體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夫无思无爲者愈索而不可得不索而還自得者也故名之曰神復一于无一于有或一无一有非至而可以質何者不揀神惟權不員故也或曰著无思无爲取神人不能无思无爲何所挾以遁天下之故辭受取舍孰奈何曰以有定待无定而不失其規矩準與之常君子之所以之于善性也以无定待无定而與一世局其者其爲之所以之于邪焉也理但有曰學自有宋聖人不能舍規矩準繩而與世同其規謂世故非无思无爲中物而覺矩準繩與无思无爲中物也今夫草木雖一莊一萊皆有巧妙文理妙以規矩準規修之而歷萬世无所收稍從化工求不從思爲來故萬古常然知從思爲求安得萬古故惟无思无爲與化工合而不其其規矩準規之常也沈思无爲主深近而至青妙世其常也吾嘗作之一日作斯一日曾[illegible]身作時終身神曰无思无爲可作乎已

胡爲不可以其思爲合其无思无爲而已哉又曰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者諸子之陋也而繫辭言无方易无體此章言无思无爲不言无耶曰此非諸子之所言无也以此言无所謂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无可无不可皆言无耶孔子嘗言三无无聲之樂无體之禮无服之喪此之謂三无夙夜基命宥密无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无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无服之喪也推此類觀之聖門之所謂无者非諸子所謂无彼謂萬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此无也非吾聖門之言也夫易書之作聖人所以窮極理之深遂而磨研事之幾微極深以卦之辭言研幾以蓍之變言惟極深故能通天下之至精以辭爲占則可以前知而開通天下之心志與上文問焉而以言遂知來物相應惟研幾故能通天下之至變以變得象遂可以制作而定成天下之事與上文成天地之文定天下之象相應然辭占變象所以知此者皆聖人之神爲之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乾覆天是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方而未嘗不出戶豈嘗疾而後速行而後至哉聖人作易不假思議乃寂感相因自然中流出[redacted]之所以爲至神者此也案上文天下之至神相應然則易非卜筮之書也聖學也辭變象占四者倍乎不可以淺淺觀也故于以聖人之道中貫而覆結之焉無乎專曰至精至變者以數用之也極深研幾者以道用之也止于精與變也則數有時而差止與幾于深也則道有時而窮後數不差道不窮者其惟神乎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而此二者亦各以神終之既以神終之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明彼四者之所以得爲聖人之道者以此也、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古一本无夫易二字王肅本開作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音智下知以藏往同）六爻之義易（如字）以貢（京陸績虞翻本作工荀爽本作功）聖人以此洗（京荀虞董張蜀才本俱作先石經同）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劉瓛本作藏）往其孰能與（音預）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如字王弼鄭玄王肅下實俱作所戒反）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側皆反）戒以神明其德夫（古一本无夫字）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賢遍反下見吉同）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大（音泰）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荀悅漢紀立下有象字）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吐南反）賾（九家作冊）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陸德明本作善）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王肅本作雒）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

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乎順又鄭玄本作有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
无不利也此章專言易之爲書因卜筮以設教所以使人知吉凶而從事業而太極爲易之本
原本圖是而發爲易之用至廣卜筮乃易中之一事
然上通鬼神下通事物所以前民用者甚切于此然
者觀象玩辭者又不待蓍策擲而見吉凶是亦无
形之卜筮也不可小覷也夫易何爲者也指吉易言
孔子自設問辭也知聖人者其辭也洪範稽疑列其
物錯綜自伏羲畫卦則高卑貴賤之等已辨分類
聚之義始明故曰開物繫是裁成輔相之道人官物
曲之利出焉故曰成務易周普目也文字之興從易書
老五經皆出其後當是時天下之義理而載之于
易書本易書之義理而推之於事物何適不然故曰

易天下之道天下之道雖已冒于卦畫之中然繫辭
以弘後天之用則未之周公之爲也凡下聖人皆指
文王周公言易開物成物理未明聖人用之以通天
下之志易成務事業未定聖人用之以定天下之業
蓍易冒天下之道事萬理畢具故心之疑與事之疑
間有未決聖人用之以決天下之疑然斷決疑者蓍
通志定業之大端而其用在于卜筮故下文專以蓍
卦言之蓍不言者文也亦或以主爲畫蓍故專言
之耳下文兩言神物皆指蓍言圖者蓍以七爲數
七七四十九象陽之圓也凡物一而統之以六爲七
則圖七而七之爲四十九亦圓皆用于卦未定之先
分合多少變化无方故其爲德圓而神卦以八爲數
八八六十四象陰之方也凡物二而再倍之爲八不
能方必八而八之爲六十四乃方卦成于蓍已定之
後才象體確然明白故其爲德方以知象辭之言
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辭之著字後
屬陰陰主形也形貴正名名不可改卦辭所言陰陽
即易所謂方圖耳爲者狀也又分奇偶六爻之義通

其時位變易以吉凶陳獻于人德義而義析故爻效
義言聖人以神知妙之卦蓍而聖心一无事焉滌除
玄覽歸于无事是何思何慮之境也故曰洗心是藏
于密云洗心者心不爲事物之所塵垢使物自遷而
心不與并尚有私欲之心可洗也蓋即聖所言淵
淵其淵者密乎云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退藏于
密者言未始出吾宗然則卦蓍者聖人經世之大用
夫聖人所以設爲卦蓍者以其以宇宙民物爲一體
民之所患在吉而不知趨凶而不知避聖人亦患之
故蓍其知來之神于蓍其藏往之知于卦使民得其吉
是吉凶雖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
患其失故者亦若驚也凡吉凶之來必有端已
發於至而未至者曰來吉凶之理見在于此一定而
可知者曰往知來者事未至而預知也藏往者現成
之理了然著于胸中也誰乎能爲此哉古之聰明
不聞明无不見睿无不通知无不知能以吉凶爾
成服天下而不用刑殺者夫誰義皇也卦知于蓍
有象无辭文王周公繫之其理始著是合德于蓍

矣故夫子云然是以天者吉凶生福之府盈虛消長
分吉分凶聖人既明之矣民者得其憂虞之情咨惡
相攻情僞相感此所以吉凶之故也聖人察而哀之
分是興神物立占法以導引民之日用神物指蓍與
上文專言蓍之德可見以爲神物耶既物于以爲
物耶則神之所寓天是之謂神物天能生之天不能
興之聖人知其爲神提掇出來遂成決疑之大用故
曰興卜筮在前民用在後故曰前凡此皆聖人同是
之心所使也其外有所寄託故其中得以退藏故式
以神明其德即上文洗心退藏之意而言以此表齋
言因是書齋者致齋戒之意謂齋皆摒絕人事不以役
心也謂神明者變化不測之謂其德指聖人言即神知
之德謂設以聖人臨莅而齋戒或以爲教民齋戒皆
非能而幾衆民至天下之民其終不待而集于有爲
發者不忘而勇于有行者以其有不一者之也然後
聖人深原禍出利用安身齋以去其不一者之也然後
防其不測之患神明自得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宜其
謝得之妙實卜筮之用大而且皆聖人之

辟且智乎靈數甲於筆哉吉之通志定業決疑而成亹亹受蓍諸无心者而後神故蓍卦既設而聖人實請諸心使民用可前而聖人是以深戒蓋以无心合吾心所以通神明之德者此也若卜度未忘則其瞻中不勝假擬安能通而不留若斯而其爲用亦必不能神矣深矣深矣苟不周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且夫以神人與神物胷中故有易安往不爲易百姓見易之神明以爲深遠而難知非也即如一戶也而闔爲坤闢爲乾陰物也有闔戶之象焉陽物也有闢戶之象既能闔又能闢是謂變闔闢之幕闔之日復一日往來不窮是謂通至于戶之可見則曰象有形則曰器於制爲棟宇而用之則曰法以此利民出入千萬世歸之而不能離則曰神皆言戶也從聖心之神來无物不神知戶之說則知乾坤之說聖人偶有觸于一物而發明乾坤之義如此知此者謂之知易觀天地乃圖書與得諸此戶无異也先儒理于謂見乃可以作易又張忠定公乖崖嘗公事陰陽之說豈亦知此圖闢者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靜而動也易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始終而曰終始亦如醫家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也蓋卦首坤乾孔子曰吾得坤乾焉變通者化青之功也象器者生物之戶也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爲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此其道雖天地聖人不能盡而其理則百姓夫婦可與知聖人所以前民用者此也達其之變而後可退藏于密可神明其德蓋夫然易之賞聖人之自爲之也實因造化本然生生之易而象之爾也夫所謂易之義者交易也變易也上文闔闢往來是也夫所承上文而言其所以闔闢往來而不窮者以其有太極在也極者至也陰陽未分混并爲一體以名狀強名之曰太極曰太者无上之稱也生者一加一倍法也兩儀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者陽儀也一者陰儀也儀者匹也猶解如容儀之儀陰陽狀以一一狀之也後人遂以天地爲兩儀非矣或依羽翼曰儀匹也而儀言陰陽相匹也亦通兩儀生四象者陽復生陰陽也一一者太陽之象陽上生陽也一一者少陰之象陽上生陰也

一一者少陽之象陰上生陽也一一者太陰之象陰上生陰也四象之上復生一奇一偶太陽之上爲乾爲兌少陰之上爲離爲震少陽之上爲巽爲坎太陰之上爲艮爲坤是謂八卦八卦之上復加重之爲六十四卦然總之八卦更相上下不外乎八卦也朱子云畫之所以有奇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皆是自然流出不假安排此易學之綱領開卷第一義又云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煦案傳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八卦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遂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亡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以解生生之義得矣究竟太極何物乎莫非由云大抵自周子以前凡論太極者皆以氣言未有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爲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致而言則曰極又何嘗有二耶至若莊子渾淪之云漢志函三爲一之說皆涵道玄虛之意且曰有生于无夫无安能生有此非孔子之言也易有太極明言有矣欲知太極之義請迴合其所生生者而釋之夫既散太極而爲兩儀散兩儀而爲四象散四象而爲八卦則合八卦即四象也合四象即兩儀也合兩儀即太極也故太極者不分之陰陽而陰陽者已分之太極也太極之先即兩儀合之之形而太極之名兩儀合之名也无處不存无時不在非此則陰陽不和同而往來窮矣未有鴻太極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又云有是理則有是氣深爲得之竊其曰理一而已氣則无不兩者則是以太極屬理陰陽屬氣夫理氣原不相離太極之理即陰陽之理太極之氣即陰陽之氣今必曰理生氣吾不知也惟周子云无極而太極乃拔著隱秘之言深得聖人言太極之意而崇超辯者猶將之以爲詬病則何不觀其自下轉語曰太極本无極也豈以无極與太極爲二物哉蓋參擬之辭恐人誤

謂太極則有一物而寓于陰陽之間求之之也是用于之
意也定吉凶者即上文所謂通天下之志生大業者
即上文所謂成天下之務此生字與上三生字之意
不同既有八卦則剛柔迭用九六相推時有消息位
有當否故定吉凶吉凶既定則吉者趨之凶者避之
民无所疑則勇于赴功故生大業凡天下之大業未
有不從相持相勝中來者蓋于所謂入于吉凶之域
然後大業可得而見也夫卦既成爻既備蓍非著則
无以用之故復極贊其功用之大以申上文與神物
以前民用之意見聖人之有功于天下萬世也法象
即前章之效法成象為物之生有奇有偶皆可法可
象也而莫大于天地日之晝夜月之晦朔水之潮汐
皆能變能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發經星緯星
衆星雖列皆懸象著明者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
言力能齊一天下之動而道足以濟萬物莫大乎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者將言聖人之利天下而先言此
者蓋苟无其位則雖有其德亦不能以利天下也物
生于天地必待聖人制為成器方利于用所包甚廣

故云備者蓋亦在其中而无大于畫八卦與神物之
聖人自古初以來若鑽燧取火合土範金造字制律曆
嘗百艸之類何者非利天下之事聖人亦有不自為
而任人為之者惟畫卦演象通幽洞冥則出于聖人
神知之所獨故古之為天下利者莫大于此故前說
庖犧之下有象字雖見之事理如以手探于賾之
而索取其中之隱藏者未來之事理如以鉤垂于水
之深而召致其遠之未至者亹亹釋詁曰勉也疑則
怠決則勉于以決定天下之吉凶而作成天下人之
勉勉者莫大乎蓍龜所是則尊毀成物雖者可占決
推此為大耳蘇子瞻云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
所不及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
所不通蓍龜決之是也然本備詳至大者以形容著
龜功用之大而許之之體而蓍龜之理不外天地四
時日月之理其精亦遠並于聖人爾夫蓍龜爲用之
大知此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而制為筮法神物
與指蓍龜其所謂幽贊于神明而生蓍是也蓍一
百莖具大衍之數者二則之皆則其无心而知吉凶

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以其變化聖人效之者爻分
陰陽剛柔錯綜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天垂象見吉凶
如日月星辰循軌失度之類聖人象之者象其不言
而以象告也河水中出龍馬背有旋毛如星點之圖
洛水中出神龜背有坼文如字畫之書聖人則之者
著卦之理與圖書相通非謂法圖書以作易也按圖
書之說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著于易見于論語
者不可誣也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
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來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
篇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
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
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云伏羲
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
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
九章相為表裏漢儒去古未遠當是相傳如此且顧
命河圖陳于東序盡兼爻于序之遺不知何世失之
而所傳洛書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
八為足又與九疇之數適合離位序象義故不可考

然讀大戴禮明堂位篇言其制度有曰二九四七五
三六一八鄭氏註云法龜文也則九數之為洛書古
人固嘗言之愚終不敢以為誣也自陳希夷先生傳
諸異人以為先天古易止有卦畫并圖洛書止有圖
象乃有河洛二圖其縱橫曲直皆有明法圖之數則
左旋而五行相生書之數則右轉而五行相克乃至
縱數逆推莫不俱有自然之妙當時有穆修种放
其門者得其古易并得其圖書傳至邵子其源流傳
以迄于今蓋自開于明以五十五數為河圖四十五數
為洛書與今周洛二圖合在易啓蒙記中似可取證
而雜之傳有劉牧者兩易之乃以九為河圖十為洛
書致啓後來聚訟矣朱子嘗以為劉之所讀雖尤下而
為人亦好攻易置圖書之名也蓋其初所傳清
但得二圖不嘗分別何者為圖何者為書是致後
耳其論殊可信但恐意度之耳夫二圖雖聖人復起
定无謂言然必謂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非也謂
神禹法洛書而叙九疇亦非也即謂河圖出于羲世
洛書見于禹年亦非也何者夫子傳易已明以圖書

並言羲文乃先天之聖人爲亦守天之聖人皆具揭
乾陰陽之道其端宛各得其宜亦因元推于圖書
即各以易象舉行可也繫下篇云古者包犧氏之王
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
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
則河圖也況圖數以十書數以九而卦數以八已囿
于九數十數之中自開一竅宇矣羲之八卦得有象
數可推至若禹之九疇名曰洪範乃爲治天下之大
法耳何關象數也哉自易自易圖自圖書自書余
理則易與无不可相通論象數則圖書與易亦自相䌷
通未于之言圖書備矣而時不載象數諸如蓍之例
叙畫卦之八數洛書之九數河圖之十數列爲三圖
實室左右朝夕玩味可也圖書之相通其說詳載于
後乃若圖書之與易相通者其精微與妙非小子所
及知姑采訂諸儒之說而著之以見例或云參天兩
地而倚數此是聖人解河圖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此
是聖人解洛書參兩參伍非是兩事河圖洛書始終
妙在參兩二字一三五參天得九故生南方九九七

五得一故生北方三九五得七故生西方七七一
五得三故生東方三老陽少陽互爲生成皆是參天
二四兩地得六故生西北六六八得四故生東南四
二六得八故生東北八八四得二故生西南二老陰
少陰互爲生成皆是兩地此一說也或云先天八卦
乾兌生于老陽之四九離震生于少陰之三八巽坎
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于老陰之一六其卦未嘗
不與洛書之位數合後天八卦坎一六離二七兌
實巽三八木乾兌四九金坤艮五十土其卦未嘗不
與河圖之位數合此圖書所以相爲經緯而先後天
亦有相爲表裏之妙又一說也或云圖之通于易者
一二自後而生往前爲陽中陽二四自前而生來
後爲逆陰中陰六八自後而生往前爲順陰中陽七
九自前而生來後爲逆陽中陰自一而三而五三奇
見者自二而四而十三偶也一奇六與十之偶數
奇二奇五與七之偶數也自五而一而六兩奇一偶
異也倒觀之三偶兩奇往也自十而二而七兩偶一
奇艮也倒觀之一奇兩偶復也此象之與四八通者

也書之通于易者乾坤六子陰陽相對各九畫與書
數合其見于納甲者曰太一行九宮九宮之數以九
一三七爲四方以二四六八爲四隅而五爲中宮經
緯四隅交錯相值无不得十五者陰陽老少皆分取
于十五老陽取九餘六以爲老陰少陽取七餘八以
爲少陰是故一得五成六而合九四得五成九而合
六三得五成八而合七二得五成七而合八二四成
六而九居中一八成九而六在旁二六成八而七處
内三四成七而八在下三其九爲二十七三其六爲
一十八以成四十有五皆自然之數而用九用六本此
此數之與九六通者也又一說也或云河圖之數奇
與偶相爲內外相爲對待洛書之數奇者居四正偶
者居四隅聖人則其奇偶以畫卦是河圖之數五十
五洛書之數四十五合之則爲百一進其五一退其
五皆爲五十聖人則其五十之數以用蓍焉此又一
說也而雙湖胡氏則云河圖洛書皆木數居東方伏
羲畫卦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而枝也其畫
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

八其八爲三八木數大備而後六十四卦大成一六
水二七火四九金五十土皆在包羅中矣其奇耦之
數先爲前人所未發朱子圖說示河圖洛書之位與
數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
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
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其陽以統陰
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
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
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
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
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
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然河圖以生數
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洛
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
之象焉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
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固爲五
數之象矣然則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
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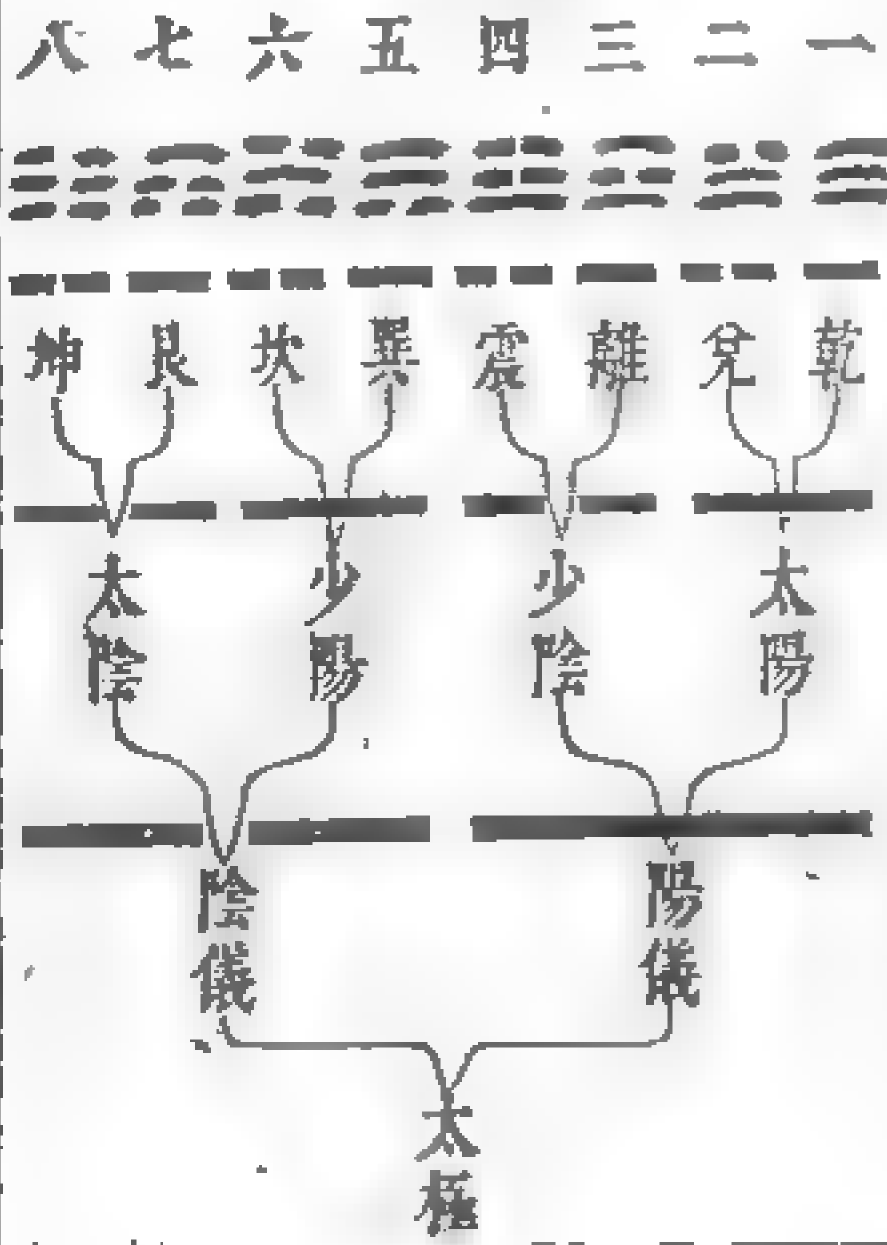
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
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倚者之一三
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
因其數以附于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
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
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偶之位
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
極于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
也然後陰陽之數均于二十而无偏耳曰其序之不
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
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
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于東也
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
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
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
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
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
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
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
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
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
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
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于
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
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
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
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无適而不遇其
合焉此變化无窮之所以為妙也然則聖人之則之
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摠其實也河
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
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
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
卦也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
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
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
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

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
固洛書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大衍之子目也是則
洛書固可以為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又安知圖
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邪為按本十之說耶抑將
益无以復加矣而潛室陳氏又云河圖以生數統成
數洛書以奇數統偶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
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洛書
未嘗不相似也節齋蔡氏亦云河圖數偶偶者靜以
動為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
四合九五合十是故易之吉凶生乎動蓋靜者必動
而後生也洛書數奇奇者動動以靜為用故洛書之
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是故範之
吉凶見乎靜蓋動者必靜而後成也均可備一說所
未備至朝劉朱牧則又獨出己意以一數至十數
環列為圓乎衡取之而八宮交午相對則書也交午
取之而五位內外相合則圖也其總括圖書為一尤
為巧妙无倫之究心象數如此者十書請其求矣曰
曾有河圖洛書數否无事時好看且得自家心流轉
傳動之世圖書之不談久矣故為詳列其說并誌其
大略以便學者覽觀焉易有四象以周易言四象謂
陰陽老少八卦之所從生者故舉而言之然書書
易有其象而无其辭示人以其意而已未主用以
人為不足以知也故繫之辭以告之定其為吉為凶
以辭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月
斷則使人无所疑義開其始其含義也貴未主用
全成其終其詔世也詳均于開物成務之意至深切
象取大有上九又解以結上文免人學易也王為天
位藉者助六五也六五有履信思順尚賢之德故自天
天祐福以助之易而无備六五之顯也厥孚交如六
五之信也六五以柔居中舉陽在下有賢人之象而
六五渡之是六五之尚賢也其為學易者何也天
人无二理天之所祐人未有不祐者天祐者助也天
之所助者惠迪順理也人之所助者實行可信也故
无越思思无越天可以達吉矣猶且居則觀象而玩
辭動則觀變而玩占則我我尚賢之意也无已之畫
也達天忠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其象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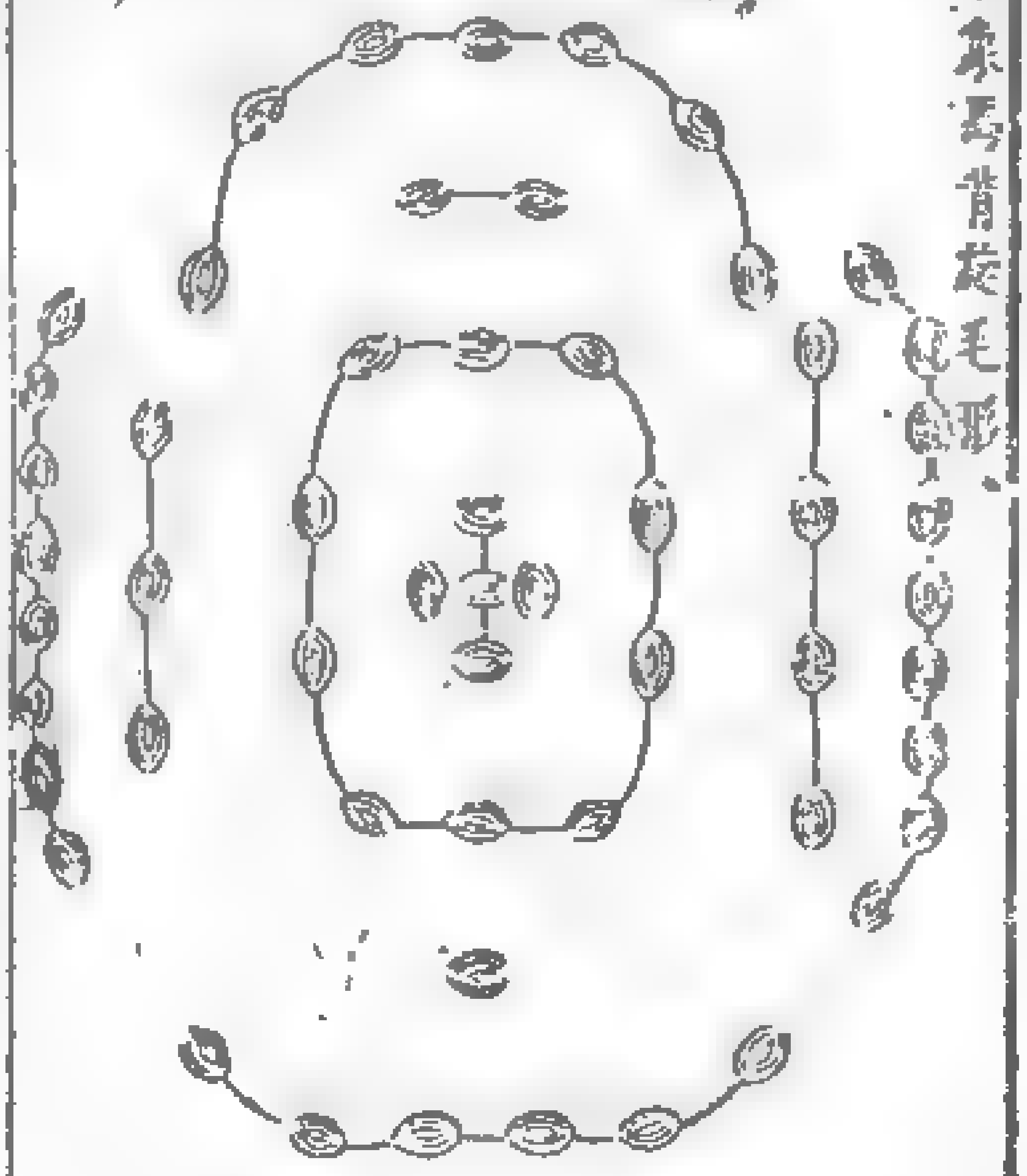
自天祐之語違應此造化之文非錯簡也蓍七卦八方圓圖

蓍一叢百莖大衍數五十而其用止四十九以此、三畫八卦但爲小成必重之至六十四卦而後爲大成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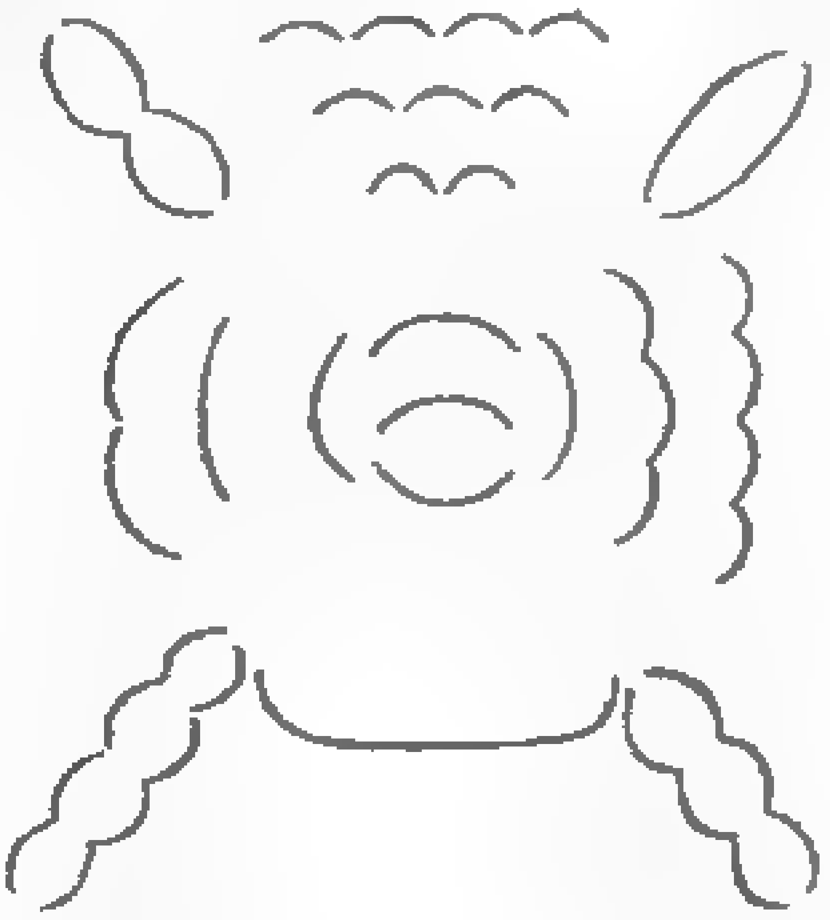
伏羲始畫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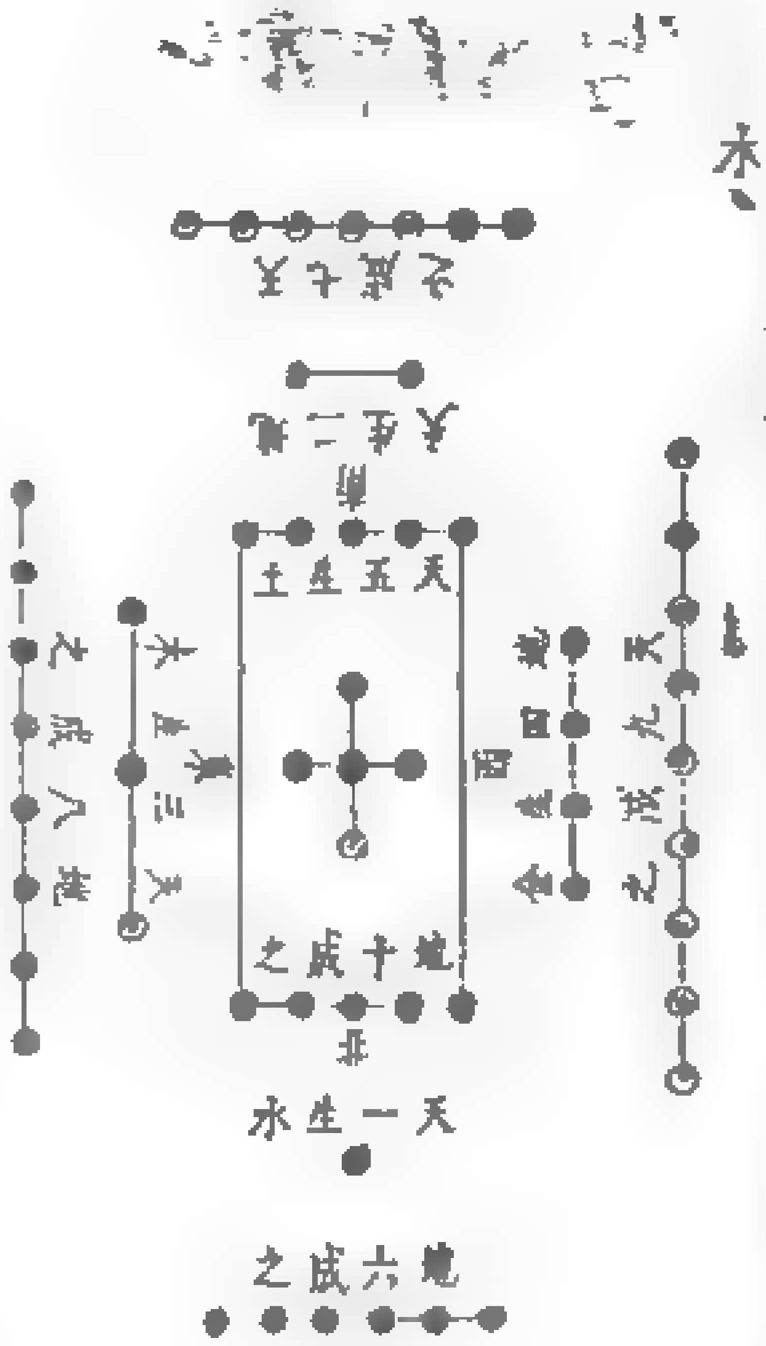
河圖本象馬背旋毛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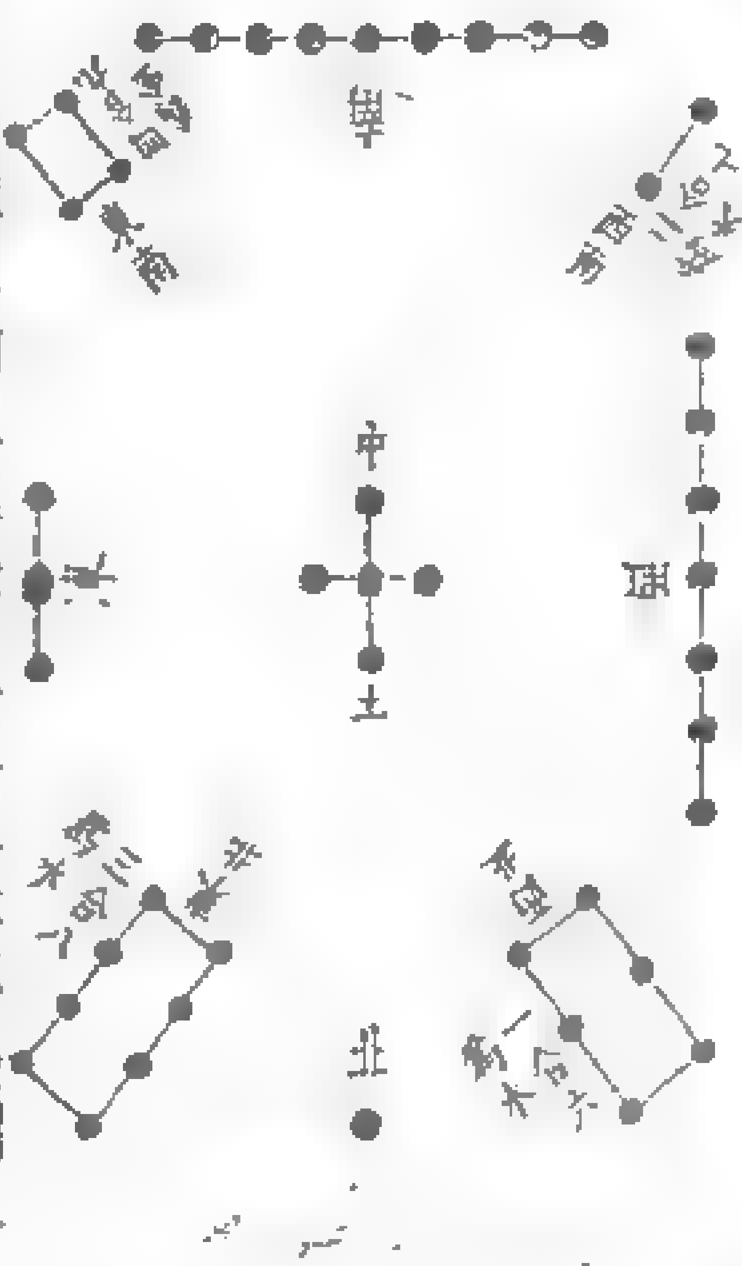
洛書本象龜甲坼文形



河圖今文共五十五點、左旋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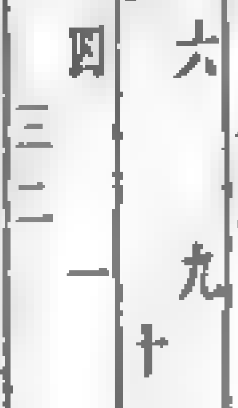


洛書今文共四十五點、右旋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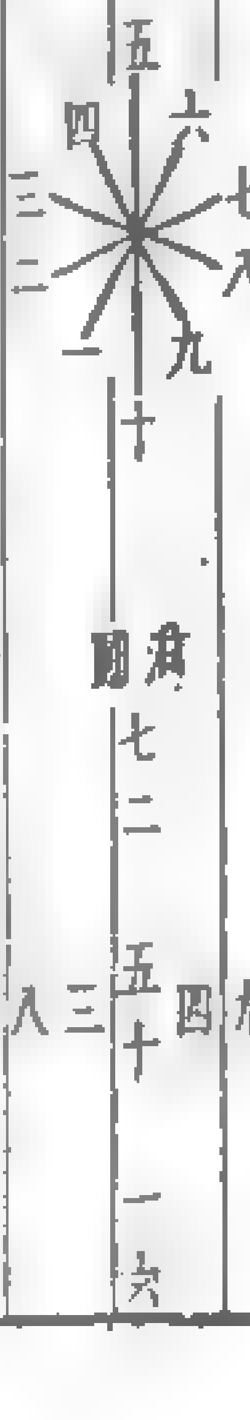
洛書之數三同二異、一二五之位不易、惟二七在南者則在西、四九在西者則在南、

河圖洛書合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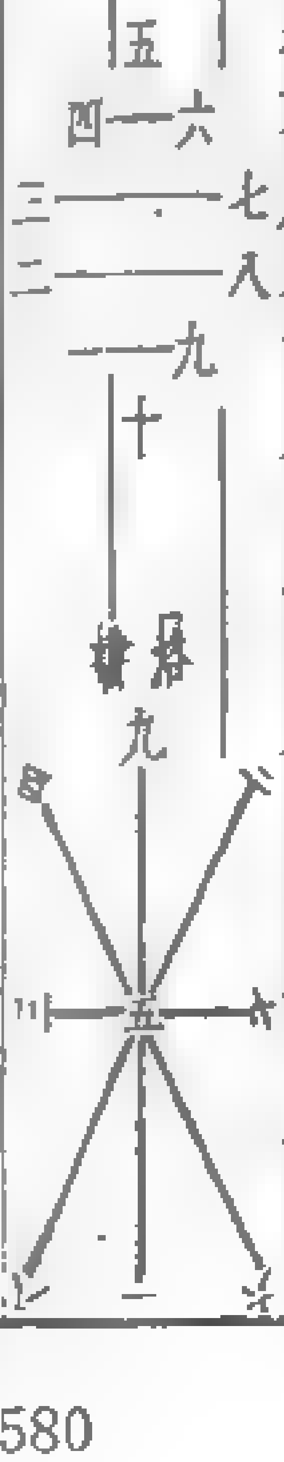


一數至十數環列為圖、乃洛書之總、惜以交午取之則洛書、平衡取之則河圖、

交午取用五位內外相合為河圖、



平衡取用八宮交午相對為洛書虛十不用、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古本又作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
裁古本又作財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聲●上章言聖人以神
明作易此教學者以神明論易也兩言子曰者于先
自問而後復自答也書果不足以盡言言果不足以
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將何自而見之乎此質言也重
在見意學者闡此言而不疑則已如疑之而問其說
寔在乎自得而已不能自得雖盡言焉无益也自得
則觀象而已誠爻從文求道道不可聞從道觀文其
文乃題于賁文章性天之數是也立象設卦之聖人
謂伏羲也繫辭變通之聖人則文王周公也通篇所
繫在立象以盡意一語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
深聖人非不欲正言也以為有不可勝言者象故立

象以盡之象者何奇偶二畫是也此易之綱也又以
為不足以盡萬變之情偽人有情偽有得偽卦中之
陰陽以陽為奇陽也較方其象又設八卦因而重之為六
十四卦以觀變惡之相攻遠近之相取而天下之情
偽畢著矣設使世有因象而見意者雖六十四卦之
名不立可也惟天下不能各以其意會上古聖人之
意而後世之聖人有甚憂天下者不得不極力發揮
以盡其蘊於是文王周公起而繼之以為繫辭盡其
未有文字乃隨其卦之大小象之失得憂虞繫之辭
以盡其言辭實理以待庶事使天下之人觀象玩占者
又可因言以得意而龍聖之精蘊益以闢矣然易以
為未足是上世之易以七八占則僅成下六十四卦
而止耳至周始變而以九六占因著之變得卦之變
勢一卦可為六十四卦卽動爻觀其變而玩其占也
辭是卽其所占之事而行之通達卽通變之謂事也
下文所謂化裁推行是也如是則其用愈廣而為天
下利者无不盡矣鼓之舞之以盡神實卦變也
鼓聲樂謂舞容舞有行列以鼓為節節奏云鼓者動

也舞者行也爻三百八十四爻行起反其卦所以然
盡易之神也愚謂舜以占其卦之人言舞以所變之爻
言夫蓍于奇偶二畫既為生人卦又重為六十四卦
又變而一卦亦可為六十四卦焉其所繫之辭變動
不居惟謂乎占者之所遇隨卽隨谷譬之鼓聲愈疾
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舞容亦不已有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者易趣之洋溢一至于此然究不外乎奇偶
二畫而已辭意而象辭象而言辭言而畫聖人之教
人其容有不盡者乎得象者忘言得意者忘象未得
意則辭象以見其意未得象則辭書與言以見其象
不然未如之何矣立象盡意之說何如凡奇皆乾凡
偶皆坤有乾坤兩象而變化生所謂盡情偽盡言盡
利盡神而鼓舞于此其爻組者衣中所著之絮也
易得乾坤而成易猶衣得絮而成裘離乾坤无易故
曰乾坤易之緼也味緼一義則知乾坤二字以九六言
非指天地成列者一陰一陽對待也乾一陽畫對坤
一陰畫成其奇偶之列而奇偶之交互相易以成六
十四卦者立乎其中盡易之所以為易者乾九坤六

之變易也如使乾坤毀其列謂有其一无其一則无
以見奇偶交互相易之用既不可見乾坤其
乾坤无以辨其為陰陽而乾坤奇偶之言近之
畫亦將自熄矣而不能有所生生者言奇偶是故言
也此意雖主說易然天地大化亦止如是故
陽形見于卦畫而在形見于卦畫之前者則為形而
上形上天之載无聲无臭故曰道在形見于卦畫之後
者則為形而下奇偶之象有方有體故曰器道器不
相離如有天地卽有太極在其中有人身卽有吾性
載其中所以不分形上形下不離形字
于曰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所以謂
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謂截
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至分明器
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程子云形而上為
道形而下為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也又云
若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爾字在之字下此孔子
文章夫器限于一者也然有道以宰之則陰陽相易

其用有不可得而勝者矣故以蓍變之法論合而分辭以畫卦則謂之不常之變以卦變之法推去柔柔推去剛而流行之則謂之不滯之通推剛柔推之推作吹音不協通義用蓍得卦因變得通上文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是也舉此卦畫變通之理錯置之于天下之民教之使用以占則人知趨吉避凶而事業可成事者業之方行業者事之已著以上與指卦畫言未及繫辭夫事業成于變通得于斯倶是故聖人立象以盡意焉是其繫辭焉以盡言何也此聖人无已之思也象爻而節文雖重出無贅象上之辭故加夫象二字以起之言聖人之繫卦下之辭爻下之辭不過為象作註脚耳是故謂之象卦字與立象之象其指不同乃卦下之象辭所謂象也繫象而要之物宜繫爻而要之與體設可變可通以至于盡利盡神皆形上之理也是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下之所繫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爻下之所繫者窮而隱之理而著之卦象故曰極發顯明之理以振作人心故曰鼓化裁之妙存乎蓍策之變而不常推

行之用存乎卦變之通而不憑聖人矣□則成言辭筆則成書曰存乎卦辭變通者猶云存乎書與言耳書與言聖人之精蘊也若乃神妙而明察之則存乎與道合體之人得意忘象也默而凝成之不假言言於文字而與聖人相信默存乎其人之得于心者達而體于行者已熟得象忘言也不指易理言也曰神明不在見解而在神理成而□默成不在言智達而在沉潛理契畫前全體是□嗚呼至矣習者

案云聖人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要□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然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夫道器不相離故求于象則象求于言言求于書則書必別求所謂象外繫表非也惟形而上者不容說則□□所謂若有數存于其間而不可傳于人者亦默自得意于□□兩象之間可也夫子傳繫辭上篇而終以此其望學者之意切矣詳□氏云易有三義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畢數乾坤定矣而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人易也有聖人焉能行□之道神

而明之默而成之則易不在天不在竹而在人矣

古周易訂詁卷十二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繫辭下傳此夫子第六翼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直龍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王肅本作明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姚信本作稱者也天地之道貞觀古喚切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苦角切然示人易以豉切矣夫坤隤孟作退陸董姚作妥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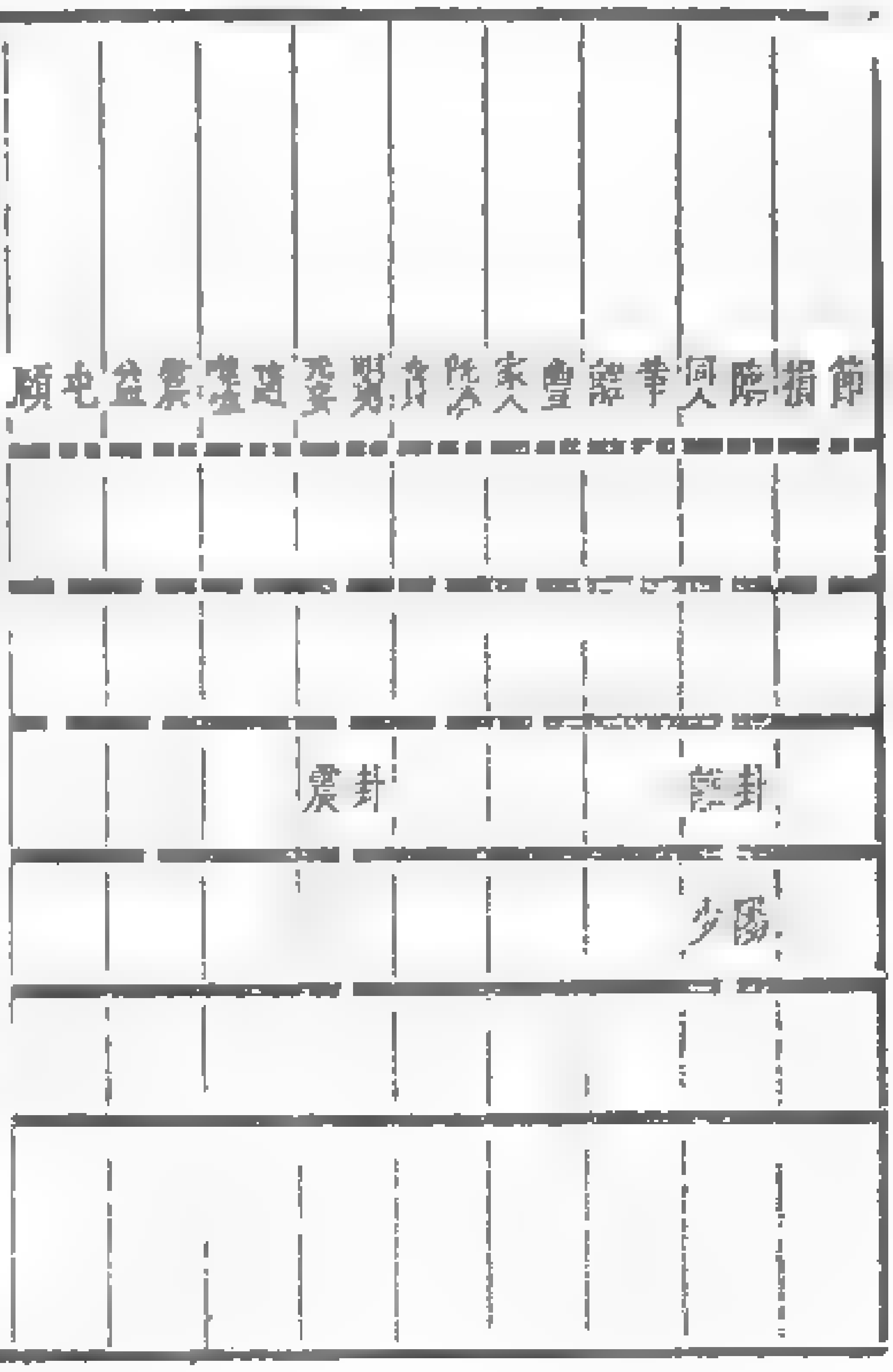
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上篇言聖人作易之理備矣此章居下篇之首專以動言蓋易書之作不過教人趣動以避凶趣吉而已欲使動皆若以正故獨提貞之一言耶易之所爲立本而成列者也八卦者三畫之卦爲卦者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相次之行列即上篇所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列既成則无窮之象具載于其中矣即八卦所見爲天又爲首又爲馬之類因此八卦而重之每一卦各以八卦加于其上則爲六畫之卦凡有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六爻各有一義則三百八十四爻之理又畢備于其中矣所謂因重之象以邵子次序圖觀之較爲親切而揣之者亦復不出邵子之書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夫一分爲二者儀二分爲四者象四分爲八者卦此傳文所有也若十六與三十二何名乎乃邵子肇造耳其來渾射者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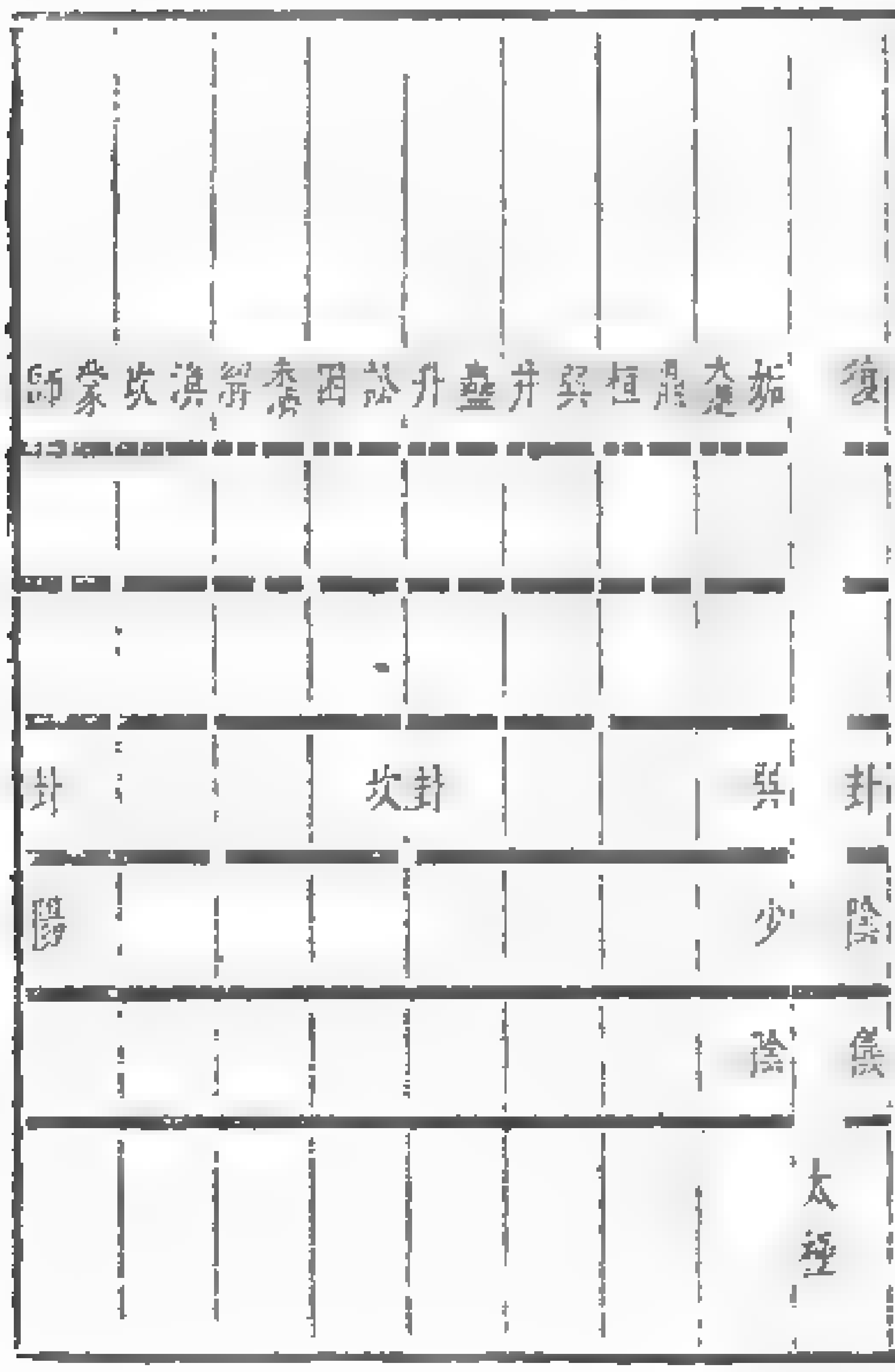
此雖然此邵子之師心也自然之象數也夫重卦之時亦即加一卦于一卦之上不必如邵子之逐爻漸生不可知而自然之象數既有之矣雖存之何害甚矣近儒之福也吾乎朱子之言曰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所畫天下之變爻曰邵子之前諸重卦者多只是說先天八卦於內每卦上復畫八卦於外而後得六十四卦是出於人爲與此之天然者不同矣此語殊有義理耶以邵子所圖者默識於心知六畫卦有自然之符序而不必標十六與三十二之疵可也其重卦之人王肅虞翻孔穎達陸賓皆以爲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皆以爲今按周大傳筮協發則重卦其來已久周官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亦重卦也斯雖殺時變雜演原非重卦之人至若獨引神農无稽據按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

六爻所謂六爻蓋指爻辭也然則伏羲既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卦南北諸儒最爲近古所傳當得其實抽變剛柔二畫互相推而去之剛易柔柔易剛也蓍數九六之變演于此相推中矣變以蓍言蓍未揲則未有九六故曰變在其中繫辭於此爻之下而命名此爻之占爲吉爲凶則人之動作營爲而或吉或凶盡載于此辭中矣動以人言雖未有之而理已具故曰動卓貝乎夫人之吉凶悔吝不日生必生于動故揲蓍求卦亦必以變動之爻觀之九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過九六而已陽有九六是爲之本无九六則以何者爲本故或剛或柔各有一定之畫者植立其本根者也若蓍變之變而不常者變之之通而不滯者隨特而趨理所當然故剛或以柔柔或以剛向乎時者也趨者向也夫吉凶悔吝之精也有趣時必有勝負然必正者勝不正者負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動也一部易皆利于正蓋以道義配禍福也故不爲聖人之書推正則勝不詳吉凶術家獨言禍福不配以道義如此而從遇後命則只

吉得正而凝者則曰吉亨等是也韓康伯云貞者正也一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殉吉則未離乎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於吉凶者其唯貞者乎老子云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天道者天地日月之正理設示也卽下確然示人隤然示人意天地之所以示人日月之所以照臨惟是貞耳天地日月不能違而況人乎天下之動雖多而要之於貞則一耳舍正而別為一吉凶哉人能動合夫貞則動獲夫吉矣確然者健隤然者順健順中爻象雖多繫於乾坤而止乾九坤六皆自乾坤之道繫于易簡而止易簡者乾坤之貞一也聖人作易爻也者不過效此貞一而作象也者不過像此貞一而立之使不效像乎此則聖人之易與天地不相似矣爻象方動于蓍策之中吉凶卽見于辭命之然故聞爻象之在書者為內吉凶之在事者為外功有同然觸之自應趨避得宜功業立見聖人所以諄諄焉而命之者蓋欲人擬之議之就其功業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也雖然惟恐人不與吉會者聖人之仁而惟恐人不與正合者尤聖人之義若乃欲人不論吉凶必以貞勝而歸于一者則聖人覺民之本指也故曰情見乎辭不爾而區區欲吉之卽瞽史之術耳

一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圖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古書本作保曰位何以守

位曰仁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本同作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

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者包古文作庖犧古本又作羲孟喜京房作戲

氏之王于況反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王肅本與地之間多有天字未必然觀易貝史記儒引此亦无天字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古文作罔罟以

佃音田古本亦作田以漁古本亦作魚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

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諸儒新云一本或作揉木爲之耒耨者耒耨

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

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

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

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古一本无此三字通則久是以自天

祐古本亦作佑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蓋取諸乾坤刳陸德明本作㧘木爲舟剡陸本作掞木爲楫古本又作檝

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古一本无此一句蓋

取諸渙服古文作犕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古一本无此四字

蓋取諸隨重直龍反門擊柝他各反以待暴鄭本作虣客蓋

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

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

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於既反

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

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此章言聖人作

易用經世之事天地之大德曰生者天主生物之始

地主生物之成也董仲舒云王者欲有所爲宜求端

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

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

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

下而特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主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敎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作者此論甚大德曰生之義矣或曰物過盛而當殺不殺天地何能容芻狗之說蓋亦近理大德曰生殺數然耳曰母患天地之不能容自為荒至于今不積累益盈虛消息之氣相半人雖求生而為生甚難益之以必消之氣微存之與七正相等如又發之消當更多易書中陰陽分半也聖人不聽其自分而常扶陽抑陰以為生之甚難而殺之甚易也來于云天地以生物為心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則確然乎上地則隤然於下一无所為只以生物為事人地生物生人又生合德之聖以居君師之後為人物之主而後天地之所生得以各遂其生聖人之大可貴重者曰君師之位苟有其德而无其位則亦不能相天地以育人物之生故位為聖人之大寶所謂崇高莫大乎富貴也韓康伯云夫无用則无所寶有用則有所寶也无用而常足者莫妙乎道

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守位之道在于仁愛所謂大德曰生也財者天地所生之物以養天地所生之人以財發身仁之道也虞翻云人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蓋取聚人之本在理財者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以乾坤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序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而五行水火木金土皆可得而財也既理財矣而又立名定分以正其辭而又明刑飭法以禁其為非義也所以行其仁者也廣文作網罟教耒耨日中為市刳舟剡楫服牛乘馬重持曰蓋宮室易棺槨皆理財之事垂衣裳用書契皆正辭之事重門擊柝弦弧剡矢皆禁民為非之事也人得富貴之位本仁以愛人理養以立政然後可以聚衆民之生配天地之大德以貴貴賤帝黃者實之首聖人之富貴者也先言包犧觀物制器以言聖人謂易制物皆尚象之事為是物先封物占足封先物邵知者復通為一更辨包犧氏取犧牲以充包厨故陸曰包犧氏後世音謬故或謂之伏犧或謂之庖犧

又賁某云犧聚也鳥獸全具曰犧又虞翻云包取犧牲號庖犧氏其名義蓋不可考即未具也仰觀俯法謂觀法其陰陽剛柔之理氣之有文者曰象形之有理者曰法漢書藝文志相地為形法家天有雷風日月雷風氣也日月象也言象可以兼氣地有水火山澤木水質也山澤形也言形可以兼質觀鳥獸之文與地所宜之植物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故屬之天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故屬之地抱朴齋云人對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宜登頭為隼羽文亦有八卦之象而朱子亦謂龜背上文中間一段成五段兩邊各挿四段共成八段于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挿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然則包犧則圖書而作易皆不過如是蓋亦觀察中一事耳近取諸身如乾為首坤為腹之類遠取諸物不兼動植言只如乾為金為玉坤為布為釜之類未可云備作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於是始作八卦精以通神明之德從

觀天察地來也然以類萬物之情從觀鳥獸以下來也神明之德幽而難見故曰通萬物之情雜而難辨故曰類夫自未其作文重而為六十四卦則天地人物之理畢備于斯而歷聖之創制立法不能外矣故引易曰天下之道下文取蓋取益等事亦以其義其象於卦有相合者耳謂尚象而制器非也故民方食自實蔬知蠡上古未有耕稼果蓏食乃其先也南軒張氏云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故求畫夷為之網罟以佃以漁非徒使民皆知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以教紡績麻枲索而合之曰繩結之以為繩也所以取獸曰網罟以取魚曰罟或曰網罟通考上古之時已有結繩後作之而為網罟者羲皇也或曰結繩而治亦自羲皇始結繩網罟二事結繩以防欺詐因以為罔罟而可適也○說未詳孰是案請齋貴其象則離卦中爻為巽繩之象也離為目旁實中虛至麗為兩目網罟之兩目相承者似之其義則離一陰麗二陽之中其德為麗魚獸之物麗于網罟之中者似之[illegible]者旁離之辭包犧氏沒凡十五世

而神農氏作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於是乎始教民稼穡發為神農沙隨程氏云飛走之新貨害予殺惟網罟佃漁之制立然後耒耨之利見于天下猶者耒之首斷木使銳而為之所以入土俗呼犂嘴今又加以鐵鏵謂之犂頭耒者耜之柄揉木使曲而為之所以運耜俗呼犂衡亦呼之時為犂柄拔除草也取諸益者其象則巽入震動中爻互坤土木入土而動耒耜象互艮為手下震為足上巽為股進退巽足動耜艮手持耒進退田中耕之象也又震巽二木皆行於春也其義則益下之道莫大於耕鄭康成準十使諸神農重卦蓋泥此以包犧取離乃入卦之名而耒象取噬嗑取噬則重卦之名故也神農又教民為市開封耿氏云有菽粟者或不足乎會魚有會魚者或不足於菽粟魚者无所取猶者无所散則利不市義不均矣日中者萬物相見之時也按周官有三市此獨言日中者或鄉市之初推用日中後王乃增朝夕二[illegible]其五十里為市而各致其民聚天下之民无不致衆市各聚其貨財天下之貨无不聚交交互貿易

而退各得其所願所事取諸噬嗑者其象則離日在上日中象震動在下交易象震為足又為大塗互艮日為徑路致民象中爻坎水艮山百貨所出聚貨象日昃則散噬嗑之象皆不見矣其義則噬嗑食也市井交易飲食之道且天下之人其業不同天下之貨其用不同今不同者皆于市而合之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亦猶物之有閒者齧而合之此噬嗑之義也古註取音相同而以噬嗑為市合聚附會不經合沙鄭氏云十三卦始乾坤次噬嗑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神農氏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草衣无葬民不知貴賤之等逮後八代而黃帝堯舜作以及堯舜始制為典禮文物乃備矣云然云黃帝即云堯舜者舉五帝之終始則少昊顓頊在帝嚳在其間也風氣漸開不可如古之世數聖人流通其窮而宣變之事使民勸于趨事而不怠倦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而知忘于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宜之凡此皆理也易之為道窮極則改變改變則流通變通通然後

可以久而无弊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者理下已象故上傳為君子之用易者言之下傳又為聖人之通變者言之也蓋自黃帝至堯而制作始備衣裳于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為弗可及也當時垂作會之衣緯繢之裳而天下治蓋恭已正南面之容也抑上衣下裳知天尊地卑所以彰其身而示人上下之禮以止邪僻于未前也禮達而分定故天下治取諸乾坤者其象則乾為衣坤為裳其義則陽尊而在上陰卑而在下故周易首乾坤以乾坤蓋云十三卦獨乾坤合而不分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後世衣裳離而為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失古意遠宗今據川苗寨多衣統裙上下相連猶是古之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剡者刳而使空也書剡刳卒婦之制刻者斬剡也刳木中虛為行水之舟剡木末銳為行舟之楫濟不通者橫渡水也與濟人康濟濟字同夜淵江河或東西阻絕或南北阻絕皆不通也致遠為何或逆水而上或故流而下皆致遠也近而可以濟不通通而可以致遠功之為天下利蓋取諸渙

者其象則巽木在坎水之上巽象曰刳木大則舟楫曰乘木有功又上五畫中虛有舟象初畫偶有二楫與其義則阻絕為遠之地居五舟楫以通其往來天下皆渙散也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窮窮所塞莫不試目觀其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安牛以頃為道故服而繫之以引重為其力也馬以行為事來而駕之以致遠為其敏也天下之人皆受其利十云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用不乘牛而乘馬乎理之所不可也取諸隨者其象則下震上兌兌下覺上震本乾所變坤為牛二奇畫在後者陽實而大引重之象也乾本乾所變坤為馬二偶畫在前者大道閉張致遠之象也中爻互艮為艮互艮為艮又為毛傷為足服之乘之象也其義則動靜行止皆隨人急不勞而得其欲故數而說此隨之義也川塗既通則暴客至安不可无禦之之斷故設重門以閉之擊柝以警之以備為暴之人取諸豫者其象則中為閉戶互艮為門閉重門象震為木入為善鳴柝象艮為手擊象中爻坎為盜暴客象或云上二偶畫象重門

一奇在中象擊柝于門內而擊柝安居于內其象則
豫者逸也又備也謙輕而豫怠逸之意也恐逸豫失
豫備前此民知粒食而不知服暴截木爲舂業之杵
掘地爲臼象之臼曰杵之利使民莽其精而舍其糲
咸得濟其所欲取諸小過者其象則上震爲木下艮
爲土上動象杵下止象臼中爻兌爲毀折臼與掘之
象也艮爲手大象離所曰舂之象也其義則民已粒
食又杵臼以治之使精小事之過詳者然而萬民以
濟亦所謂可小事者與外有擊柝以防暴客內有杵
臼以治粒食而无以威不軌則擊有陰而不能守禦
有粟而不得食柰是震弦于木爲方刻銳木弱爲管
弧矢之設所以示有警備而使天下知民此其利也
取諸睽者其象則互坎爲輪弦象坎又爲木堅木象
兌爲毀折離象互離爲弧弧中研强上下兩梢弱故
象坎離爲矢矢前銳後若實中空處故象離其義則
睽乖然後威以服之此合睽之具也故有張弧說弧
之占云黃帝以前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
巢後世聖人謂黃帝堯舜始易之以外垣四房之宮

戶牖以內之室有直承而上之棟有兩垂而下之宇
以備震風凌雨棟屋脊檁也宇簷也有匡起棟尊而
宇畢則吐水疾而霤遠以隤下爲宇是也取諸大壯
者其象震動在上乾健在下風可動物棟宇使物風
雨動於上棟宇健於下大壯象也或云棟取四阿象
宇取二系象其義即壯固之意古之藏尸者以薪葬
其下覆其上若衣服然葬之郊野之土中不近山川
也不崇土爲墳不植木爲識哀喪之期无日月多少
之義後世聖人以衣薪爲不足以藏之始易之以內
棺外槨按禮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尾
椁始不衣薪也堲處始有槨之象然皆取治之器所
治出于土及其久也必復于土不能无使土親膚故
殷人以木易之今時諸黃帝堯舜所作未詳取諸大
過者其象下巽上兌大象坎其爲隱伏墓穴象棺剝
云巽爲木爲入處兌爲口兌爲人木而有口兌人入
處棺斂之象巽主二初六在巽體具爲木上六位在
巳巳當與位巽又爲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
讀爲二陽陽爲君爲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其

葬則衣薪者過厚也杵曰養生不足當大事故取諸
趙之義棺槨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過之義焉書
書以前民擇事節事之小大而結小大之繩以識之
亦足以爲治至後世其事滋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
聖人易之以刀筆畫木簡爲文字之書言有不能記
者書識之刻木爲一二三四之畫而中分之予者執
左取者執右以爲合約之契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
百官用之以治其職萬民用之以察于事取諸夬者
其象則乾兌皆金兌爲言且爲決金以書言決事象
夬五奇書與契皆始于一畫積至五而成上畫偶又
象契上端分處其義則夬乃君子決小人之卦有書
契則考核輸計務驗明白所以決去小人之偽而小
人不得欺亦使義十三卦終於夬者蓋器利用便關
巧偽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書契立而
討官邪慝民思辯天雨粟鬼夜哭傳之後來不无深
文舞文便文具文著失而所得終多非一端之利實
萬世之大利也十三卦之制作自畫卦而始至書契
而終盡萬世文字之祖肇於畫卦而備於書契也夫

是十三卦者爾先有是象而數聖人規規然法之以
制器萬无不然然亦足以徵勝理之傳矣孔子曰吾
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夫以聊
見之易見觀道則亦稽之取十三卦之意也至若網
罟等作一智者可創何必聖人業畫弄壽業之暴亦
有所作顛作而仁者必聖人世以人濟其利也且其
竊一聖人爲之而夫更歷五聖人而後傳益聖人能
爲之行能不待以發天時之自爲并乎未至聖人不
先發并後聖人能加於前聖人前聖人能留以俟後
聖人也世矣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不聖人所以
生生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
類成久矣易无傷云自卑者造之爲聖人者制之器
造物者制行法用之力備物制器者宜其用而用之
者也大疇有生也知理有空也人宮有能也物曲有
利也聖人通變宜民神化之以成能而已矣差于者
知天而不知人者也日服牛乘馬治埴斷木爲其其
其性不知服之乘之治之斷之皆因其性然而制之
也令馬不乘牛不服由聽其踐霜雪齕草飲水翹足

而陸已也何飼廢伯樂掤且廢馬其言曰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入而不費而織必裂麻食耕必破殖堙食必刈稻黍粱殺而炊之何謂性也殖麻稻黍之性豈願人裂之破之刈而炊之業哉牛馬四足天也絡馬首穿牛鼻而服之乘之人也亦天也今穿馬之首而絡牛之鼻以濟涉而舟航車之陸也必不行矣何也失其性也唯然制器備用之爲性也尚易也尚易尚象也尚十三卦自然之象而已矣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孟京虞董姚本還作象）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章專言卦之取象是故二字承上章論制器尚象而言易未有文字之時但以卦畫之象示人而已所謂象者像也以彼方此之謂像神明之德像萬物之情在六畫中其所肖似之象未有不曉然可見者此從畫之易也彖則舉一卦所具之材質而繫之辭以言其全體之象爻則虞舉天下之群動而繫之辭以言其一節之象材可用而未離於數爻天下之動則雜揉多而情僞无乎不有故象必得辭而始顯見未主用爻之易也更三聖人易理大備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令人可趨可避也蔡子云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實有不容言也故以其似者告也近者因似以識眞不逮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故陽用修云茅犀之名稱神是已犀形獨角知幾知神是則象者取于幾也木挺曰材材幹也也蔡子翥云折翅也古者謂折翅爲爻其文基象折翅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爻爲肴以別之爻則何爲取于折翅也爻者效天下之動分卦之材裂卦之雜而適陰陽之變也效呈獻也生者從此而生出也著者自微而著見也吉凶在事本顯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過之意至于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于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于悔吝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爲吉凶也按蔡氏淵云晉

者聖人之作易也始畫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寫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仰以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見於人乎見於萬物乎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爲之滋矣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服帶筓屨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類皆在所擬至纖至悉无所不有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此也其在上古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觀此以繫辭而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爲魚兔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之意也是說也愚欲取以告學者凡畫之於易有不通者必以象求之而後得其說象有之而義蕪也理合矣而象未合不敢從也象合矣而理未合不敢從也象與理合而與象與理出焉或取諸正體或取諸互體或兼取正互之變變甚有正互變之所不可例而偶出于一時之妙令者要之无一而不出于自然自牽補附詮理不詮象而以孔子之傳辭不言象爲口實不知孔子舉之言象備矣孔子繫之言理此所以爲先後聖兩行之書也然亦逼之象曰有飛鳥之象焉則孔子未嘗不言象也特略之耳夫隔垣而望者未能辨其人之眞始自其衣冠情貌聲音笑貌以求之亦什常得九既意既得則若能造象何象不忘若意未得象何可忘也何者彼之所謂意未必四聖人之所謂意也愚之詁易也從象入下學之學也大雅請余余无諱焉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下孟反）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釋六子之卦也震坎艮陽卦也而其畫一陽二陰則多陰矣巽離兌陰卦也而其畫一陰二陽則多陽矣夫既多陰矣而卦何以謂之陽既多陽矣而卦何以謂之陰甚哉陽辭也蓋少者多之所宗眾者一之所歸貴賤多陰而奇者爲主是以謂之陽卦也貴賤多陽

兩類者爲主是以謂之陰卦也○朱氏震曰君子
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
爲陽正此意也○朱義以四五之書言非是乃若其德
行則何也上問其故是迹之粗者此問其德行是理
之精者陰陽雖相勝而无兩大陽爲君道陰爲民道
不可易也人盡民也君一而已主必致一民无二王
陽卦一君而二民以一君爲主則名分正定此君子
之道常道也陰卦二君而一民二君共爲主則政出
多門乃小人之道非常道也此陽卦之所以爲貴而
陰卦之所以爲賤也不曰一民二君而曰二君一民
者蓋不欲先民於君之上亦尊陽之意然在諸卦爲
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爲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
道蓋但以陰陽
之大分言耳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古伸字）
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
蛇（陸德明本作虵）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
之盛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
危既辱且危死期（陸德明本作其）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易曰
公用射（食亦反下同）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

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
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
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
不勸（蔡正作動）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
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
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
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
可解易曰何（河可反）校滅耳凶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
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子曰德薄而位尊
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陸德明本作尠）不及矣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音升）其任也子曰知幾
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
之微吉（易書引此有凶字）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子曰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又天地絪縕（古本又作氤氳□又作壹壹）萬物化醇男女構（鄭玄本作覯云合也）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以豉反）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樂正作補）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章錯舉十爻皆教人安身之理而其理則備于咸九四一爻非正釋也下經首咸下傳亦首咸咸者感也人以身涉世不能无感而害恒起于感絕感非也妄感亦非也惟退藏于密徵小愼微感而无感

之心者能神于感此一章之大旨焉茲以經分上下陰陽各有定數上繫七爻起中孚鳴寉在陰下繫十一爻起咸憧憧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一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此未必然蓋偶合耳咸九四心學也語无心之心也其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爻以貞吉悔亡爲義咸卦象人身四居三陽之中當心之位上下二陽各有所比兩不能專於所應四則主二與上遠乃无心无爲而自然得其正應者故貞則吉而悔可亡若憧憧往來是游思也所思之朋并貴四之思而至嘗如空華并有實也蓋滅之也故聖人特於此爻發明心學之要心之官則思慮不出于心之思但思之深耳天下何思何慮所謂何思非不思也謂其思皆莫之思而思也所謂何慮非不慮也謂其慮皆莫之慮而慮也所以然者何也天下萬變紛紜而理各有定理之在心者同固事之不同而所行之塗各殊理之在心者一固事之不一而所發之慮有百塗歸殊慮雖百

而慮事之理則同而一也故定心應事動而无動所亦何思何慮之有且夫人心无不往不來之理寂感動靜人心之往來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出于自然未嘗以往來爲病惟憧憧則失其往來自然之本體耳故日月互相推去而相代之明生寒暑互相推去而四時之歲成往者屈矣來亦將信往即來之屈來即往之信屈信相感而有明生歲成之利此天道往來自然之感也不假思慮无事安并苦憧憧之感則害矣張子云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以爲也夫既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矣恐人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故以尺蠖龍蛇明之蠖屈蟲郭璞云蝍蝛也漢志云蠖之蕃蒼取諸尺蠖之義蓋取諸引蠖于尺伸于引今人布指未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其尺蠖謂乎龍蛇至冬與必蟄所以伏氣山林冬蟄而蛇出者往往多死是无以存身也尺蠖不屈則其行不能信既信而再行則又屈龍蛇不蟄則其來感之身不能奮既奮於來慮則又蟄此物自發其天機也微惡知所以然惟人有

知有知則鑿其機故以往感來以來感往而不勝其計度之私自然者以爲此用知之退也蓋聖人不思而得故曰何思何慮學者須以思學聖人之不思專求屈瑩言之者才主靜之意非主靜則不能精義并我義則无以研幾大凡聖人之學非默知而不用取合自然而已故思慮不无而終无一思慮君子知无往无來之謂義而究之於无心知自往自來之謂義而究之於无心之心義不以无心栽不以有心栽天則也夫是之謂精義妙之乎屈伸往來之中而无方者神乎究其義至於極精而入神篤乎之所提編日之所揣不爽錙銖其致用皆不斯然而然用无不利身无不安泰宇常定天光自發德之所蘇崇也此君乎歸賢人聖之功蘇乎驗云精義者窮理也人神者盡性以至于命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豈從然哉皆以致用也譬之於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盡水之變兩皆有以應之情義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與之爲一不知其爲水入神者也與水爲一不知其水未有不善游者也而況以操舟乎此之謂致用也故

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閑其體舒是何故則用利而身安也事至於身也身安則物莫吾測而德崇矣然此之爲境猶可得而知也過此以往則雖鬼而安不思而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超超絕特不可以知知也蓋入神者猶二之窮神而天不能爲之制矣淺言之爲義深言之爲化化者天事也窮神則知變化之道矣神不可測安所容吾窮然乃曰窮神正窮乎其所无容窮者也化不可爲安所容吾知然乃曰知化正知乎其所无容知者也窮无窮知无知斯乃爲德之盛也夫德盛而崇非所言矣无心之盡以至於无心之不盡耳少容心爲譬之一塵亦塵而太虛爲之障吾未見其能通天下而不隔少不盡心則又厭塵離塵吾未見其能通天下而不隔未合自然故也經文言貞而此言義義也貞也一也下九爻皆以發明此爻之義困三解上噬嗑初上否五鼎四共六爻言安身也豫二復初兩爻言精義也損三益上兩爻言往來也夫擇地而蹈所以安身也困之大

三陰非其地欲上于四而四不納是困於九四之石也三又乘二二是剛陽非已所乘是下據于九二之蒺藜也寓禮罷民之有過惡者坐諸嘉石石非所安困而三困焉罷未麗於法名已辱矣罪加重而置于蓋棘者入圜土收教之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藜非所宜棘而三歲焉死期將至身何危如之卦以剛見掩爲困而爻以柔掩剛爲危小人困不足恃然亦可爲不辨地者哉也相時而動所以安身也解之上六

小人之藝害者

此時惡已熟矣四居上公之位用

失亍離矢射上六之作於高墉之上應手獲之旣有其其又善相時故也君子不患无變患无時不患无時患无器控道必閑藏身必閑非時无用明於居蓄信居之感慎慮以靜善其器而藏之豈焉不豫笈藏而後發發以時動其動也中矣括謂詰皺動无括龕哉出則有獲以語乎其器完成而後勤者也不知合發者不可以所張一目之羅不可以未鳥也器未成而亟自用其如作之不可强徽何所謂尺蠖之居

龍蛇之蟄九四有焉動而不括斯利用安身矣蒙泰之精常自蟄藏也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小人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仁義无小彼弗爲也見利輕動滅之惡名而不避恐之以清議禍福而不畏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原其初焉无責耳矣此豈初上所以始於滅趾終于滅耳也身將滅焉其何能安不足道也故君子勤修甚哉人之不可有所恃也安其位者勢必危保其存者勢必亡有其治者勢必亂保者自矜而守之之意若謂存可長保者是以君子在上雖富全盛之時而不敢忘傾伏之警國家固于磐石置於覆盂安身可知矣否九五所以有包桑之關者以常存其亡之心故也故君子去恃古人君之用人必度其德量其知與力而後授之官爲之臣者亦必自度其德自量其知與力而後居其任辟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居羊說之所以見稱也君子將欲有爲于天下非困却大任之來然必其有以受之非徒貪爵祿也貪爵祿而不逆如赴火之蛾鮮不及矣鼎九四以陽居陰又乘兩陽剛之上不勝

其任能有覆餗之凶公餗覆矣身將不免故君子審已是之六爻也爲君子者二爲小人者四君子未有不自全者小人未有不自蓄者安危之道可以觀矣素位而行之行无越思知審之有時措焉何益老子云吾所大患爲吾有身苟吾无身吾有何患聖人所謂身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之身也是故言道必及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聖人取焉安身本于精義精義又要在察幾若豫之知幾復之庶幾可謂能[illegible]義者也明于屈與蟄者也周子云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也是幾也境與意皆有之家六二之幾幾之在境者也萬事之變其幾必有先動者至人於凡事之交驀然而來猝然而往華意象紛綸而聦爲方而輕重緩急等差降殺滑行而不窒實會而不紀若素昔較量於尺度權衡而停審之極又時錯辨覺翰覺神應若手自特足自辨致物於掌股而不勞若飲食起居而忘其爲鉅大艱難不常有之事顧盼卽起而致行之不疑者知幾故也蓋知至於幾而神矣然人心主神本无不焉獨心有所繫天明爲藏夫故

宮幾而不知苟其心一无所繫如六二之上交不諂于交不責賜此心空洞知水睽鑑燭何不足知幾之有豫之九四以不中不正為豫之主三比之初應之初與三皆四之黨與也二中正自守在初與三之間非推不阿附四之權勢雖四之黨與亦不與之深交蓋杜絕依附之事於幾微之時上交以上卦之四言下交以下卦之初三兩爻言瀆褻抑也幾之動也賢而未著故曰微道其幾則无弗吉故曰吉之先見而不言凶朱義引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贊也誠鄭穰初曰凶三曰悔而二獨以貞吉獨則吉之未見可知已見變而作不俟終日言是幾之速也介判決意夫人趨幾之不遠无亦見之依違不斷故苟如石之鋒裂截然兩判寧用終日故曰斷可識矣臨川吳氏云穆生得免申白之禍者能見幾而作也劉柳竟陷伾文之黨者不能見幾而作也君子知微以下重咏嘆之也知微知彰微而能彰介于石也知柔知剛柔而能剛不終日也其為象所聽仰有以夫故曰萬夫之望復初九之幾幾之在意者也殆者將也庶近也言

顏氏之子其精近于知幾乎知幾其神即神神之神也聖人所以窮神者知幾而已誠之不息復庶幾聖人之神獻聖心无動无靜止體自如顏子或不无微動於意然動即覺覺即上所以為不遠復所謂小而辨物復以自知也韓退之云顏子之過非發於有乾於言之謂也生於其心之為過矣顏子止之於始萌絕之未形所以為庶幾程子云顏子无形顯之過矣于謂其度幾未能不施而由所欲不論絕是有過也合之可議不遠復不或過之義或云於幾處遠微則定靜安處而得其所止幾者兩間止者中極推類于殆庶致能擇一善於不善之中亦可味復者易灰來復也初弱來復處卦之乱復之易先故不至甚悔而有无吉知子以之夫能知矣則能窮義之猶以人于神然後可以其身試于往來之遂由而與人相家或者見世途多艱遂欲寘感知應其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誠人心而天下和乎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无感无應則何以成世界故又舉損益二爻終之以明爻感之義損自下乾上坤而變六

一爻上下相交者也絪縕象也經總絮名告字八言天地之氣絪縕交結之意醇者凝厚也本譬消六借字也以卦象言地在中爻上下皆天有天將地蓋絪之象故曰天地絪縕以二卦言少男在上少女在下男止女說有男女構精之象絪縕者氣之交也故物之以氣化者其氣體厚而能醇構精者形之交也故物之以形化者其精凝聚而能生致一只是構精男女之精俱到凝結而為一故能化生一到一不到不可言搆不可言一也兩則能相與三則亂矣詳在本爻下夫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先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以成也使損之三上不易則艮先之象不見故所謂損下益上者尊在六三一爻為以卦義言君民相與之道亦猶是也感損皆山澤之象觀損之三爻以不繫於初二兩陽而得其正應則感九四貞吉之義其理亦可推矣上下不交為否初四机易為益上處卦極頑然不動猶之上下不交者也彼不肯益下故下還奪之无支所致也夫君子之涯民也以財發身不以身發財撫能安其身安其身莫

可以動矣若自處于可危之地而驟欲動民則民不與也仰不愧俯不怍故能易其心易其心斯可以語矣我實不慝而以空文令未免有懼疑之心則民不應也下之親上也如子弟之親其父兄是謂定其交定其交斯可以求矣素无恩于民卒有緩急而望民之抔援已則民不與也夫上好仁下未有不好義者也不然傷之者至矣凡此皆上九不恆其德而子立之象也抑微獨君之於民而已人不能逮虛而官為也將矯擅詹而敵絕其往來焉惡可非徒无以經世恐亦无以安身矣所貴乎精義者謂其能劑量天下也鎡有諸心不怨權衡故可以自安亦可以安人進而知幾則入於倖而用益利身長无患而人益來歸此以无往來而致往來于不窮者也守此道不察可以為感應主況又有窮神知化而无此乎故此一藩大文字也爻之指尚徐而聖意之所存者蓋濁宋儒深以為隨一時之所欲言而或者欲取上下繫十八爻之辭同列于乾坤文言之後則浸之浸者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古本又有戶字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說文作遂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句名辨物正句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丁仲反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下孟反以明失得之報

此章專論乾坤爲易之門乃六十四卦之所從出而賛象象繫辭之妙乾謂奇坤謂偶門者物之所從出者也易之變化從乾坤而起猶人之與動從門而出故曰乾坤其易之門不以闔戶闢戶言有形質曰物對體書於地以置足者亦謂之物一奇象陽一偶象

陰點有形質矣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往來剛柔有體謂成者卦爻之體陰陽之德未嘗不合然其體質之陽柔不易也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物之德正于其合而分分而合得之撰數也九天數六地數三百八十四爻皆受天地之數也有形可擬故曰體隨蘊謂之神著見謂之明陰陽交通乃謂之德有理可推故曰通器大地之撰承剛柔有體言兩體字相應通神明之德承陰陽合德言而德字相應以上但指卦畫古稱名謂稱稱之名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或言物象或言事變是也雖稱名一隱象而莫能越乎陰陽之類於數擊歎其稽技之害也易上古未有辭至文王焉公始作意者是中古以來人心日慶遂器總甚不得不詳詔之若當盛世則卦書足矣焉用是爲所謂人病而後求藥不病不求藥也聖人之心病矣係果云言邪示疑不欲切指也夫易書所藏彰明於汜定之理而昭察於方來之事而其彰察之妙有可言者人事屬顯易則以天道而纖妙人事之顯蓋以人事本之天道也天道易盛易則以人事 而闡發天道之幽蓋以天道用之人事也開示切當使人曉然而无所疑確然而不可易所謂開而當也名辨物正承辯而不越言名即稱名之名名以物而辨物即陰陽之物物得名而正斷辭則備承彰往察來闡而當言斷辭謂斷吉斷凶之辭備者理盡意盡无復餘也此句與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語氣正同按言天下之賾言天下之動亦以言字起諸書讀非是其稱名也小以下覆上文而贊之也此馬遺音之象卦之稱名者小也茅棘豕雖之象爻之稱名者小也而其所取之類皆本于乾之陽坤之陰非其取類也大乎類即上文稽其類之類彰往察來微顯闡幽其旨之所示者何遠也而其繫之爲辭者罕有直言必假諸稱名以文飾之非其辭文乎凡委曲其文者未必皆中乎理易之辭雖文而旨則遠其言曲而中也將以建人從也肆陳也凡數陳其事者无有隱而不彰易之取類雖大而稱名則小其事肆而隱也將以啓人思也若此者何爲也哉上古民心出于一睢睢盱盱无得无失報于何有衰世民心貳

夫情僞愛惡相感相攻而吉凶生矣聖人因其貳而明失得之報以警之若曰寔有得乎報猶應也失得之報吉凶之應也於以度之危而指之安濟民陷溺端在於此蓋至以報言而聖人之心益戚矣故曰衰世之意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馬融本作循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以豉反益長丁丈反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尺證反而隱履以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于萬反）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章論聖人以九卦修德上經三下經六依經文之序而舉之雖以處憂患言其實聖學莫備于此中古謂文王時易乃伏羲所作然无其辭文王巳前不過爲占卜之書而巳至文王始有象辭教人以反身修德之道則易書之者明而興起者自文王始也文王拘羑里而作易故於處憂患之道曲而盡文王之易出而伏羲无窮之精義始著其辭皆前所未有故不云述而曰作程子云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簡憂字一簡患字既有此二字至人安得无之第二節言九卦爲修德之具第三節以卦之體言第四節以人之用卦言德者行道而有得于身也人道先從復禮始禮者聖人之成法卑如地者也人之欲无窮不範之以禮則萬過所叢集故履爲德基基者積累之所始如築土下址也然心不自

下雖勉而蹈禮弗終也故受之以謙滿招損謙受益故爲德之柄柄者以此自持如言以謙爲把柄也夫人未有不蹈履與謙而能脫於憂患者然而復其本也故次之以復復者反也朱子云如孟子所謂自反心不外而善端存也又陸子云復而先以履謙益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措動作之辭謙以自持使精神收聚于內與此心斯可得而實亦是至於復而學始有根柢還得其本心矣猶處夫擇焉而弗能固也故次之以恒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也至於恒而根柢乃堅固心始不動矣雖餒固矣焉用損或以致幸或以見澗皆蝕吾德者也不撤損則其所鼓爲德者竟非德矣本无者日損而德始修治故曰損德之修也德既修矣然以粹自自足血不務深造无乃循有遠德遷善改過則本有之遺心日長故日益德之務也居常履順而據德易耳不貸困中適如念不輕紛鍊不可爲鍊卿木不輕推擊不可成宮室必困而德始辨焉遺非意之變而所造因以日清日徵故曰辨非自德人觀之也此一句乃三東

九卦之本旨至是而德可以濟天下矣必親爲之日亦不足故居至靜以待天下之動若井之在地而往來井井靜而不勞施而不匱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天下之事无窮載籍有所不備失所有所不等富機審定間不審變非天下之最善制者執能定而非累精心以巽順于理者執能制故以巽爲德之制終焉或謂此九卦无次第然觀履以德之基言而終于巽乃可與權之事則朱義所云有序理或然也夫履之爲卦上天下澤六三一陰安處于至陽之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者也和則疑於乎易而非卦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亂天理之至執加焉是履之德也謙之爲卦地中有山九三一陽退處于三陰之下迹在乎自卑則不尊矣意存乎自辭則不先矣然自卑而人尊之雖自卑而道獨光是謙之德也復之爲卦一陽生于五陰之下可謂小矣然與衆陰却不相亂如幽猶中一然自故曰小而辨於物物指五陰是復之德也男女雖居苟不得其當未有久而不緩者惟恒以長男正位乎上長女正位乎下乃天地之大義人

道之常經故雜揉而不相厭是恒之德也損上艮下兌君子承象以懲忿窒欲或謂忿如山懲如塞必推山以寒屈則而患俱藏是先雜也然夷高就卑自井難事故曰後易亦通是損之德也益上巽下震以學言損志爲巽時敝爲實象傳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窮故能克長克務而不假造作是益之德也困下險上說在險能能則有不爲困困者在身雖窮而道則通其象傳曰困而不失其所亨是困之德也井下卦巽二陽之水下君井中不動而上卦坎一陽之水汲上而及物益內足者不求於物而物求之故居其所而能遷是井之德也巽一陰在下二陽在上其義入也伏也不止卑頑之謂先有所遷疑顧處從權變而入者皆巽也故能稱量事物之空如風之行而不露其形迹是巽之德也九卦之體各有其德如此是故學者用九卦以修德亦各有所屬焉以用也履者禮也積驗而不可保者其惟人心乎用禮以物之而制行始和此履所以爲德之基也所貴乎禮者以其爲德之品節也然惟讓爲治之實不讓不爲禮故用謙以

制之此謙所以爲德之柄也擇善者吾身修德之始事也則用復以自知而擇之也此復所以爲德之本也固執者吾身修德之終事也則用恒以一德而守之此恒所以爲德之固也人欲者吾德之害也則用損以遠之此損所以爲德之修也天理者吾德之利也則用益以與之此益所以爲德之裕也不知其命之當安未免怨天无以爲君子矣則用困以窮之此困所以爲德之辨也旋而无私者義之方也然必安而後能處則用井以辨之此井所以爲德之地也至於巽以行權而後其變化之時出與易同體非義精仁熟者不能處此巽所以爲德之制也朱子云巽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其流云三陳皆有辨明之辨辨于已復之辨辨于物井則人已之間兩極其辨也九德繼以處憂患言然易道至此備矣蓋聖人擧要之微言可弗玩夫蘇子瞻云此九卦者爲憂患者言也其意以爲文王與孔子於文王也見其禮樂議其易考其行事而得其爲人其必有以合此九卦者而世莫足以知之也焉肯可云

易之爲卦六十有四而聖人獨舉九卦也以作易者其有憂患則以是九者爲處困之道乎曰非也聖人之憂患者憂患天下之道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九卦者所以釋天下之憂患也其重在於復而先之以履與謙則有意乎其言之也夫道與器不相離而禮與道不相判也然有以道自命者率以器其物以禮爲玩者率以達爲深易之爲道書性至命變動不居者也故貴空樂排者依焉此聖人所示憂也憂之分何以禮以之而已履者禮之所以行謙者禮之所以足也懸以閑邪於外謙以聚精於內心可復衰復否不能其復有精而失也故不可以不知恒恒而不遂其世有持而流也故不可以不知損益能知損益則事試日省天理日學醒處危困而此心卓然不勤然後左右逢原知其之切慕慮處皆足至此則體識而窮處天而應如風之无所不入而无所阻發故可以行權達乎至於行權則此心與體渾然今復矣然必以禮爲之基謙爲之柄則聖人之學可知也是故禮非明也易非自也易爲之動禮爲之丰雜

不可爲典要而未嘗无典要也虛无放蕩之論[illegible]矣是矣而雲峯胡氏則曰此章三陳九德釋夫子偶舉九卦言之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自復而後八卦而爲下經之恒下經自巽而未濟亦八卦復爲上經之乾上下經對待又似非偶然者或於此可見文王之心爲對待凡十卦置乾不言乾爲君也文王常存事君之小心而不知其有君民之大德者也九卦上下體无離文王廢其明者也然有互體離在焉實未嘗不明也斯安朱氏升又云夫子言邦无道危行言孫九卦前三卦危行也後六卦言孫也上經取履于乾先天之乾所以父巽離兌於上者敘倫於履矣取謙於坤先天之坤所以母震坎艮於下者敘倫於謙矣復之卦乾陽反動於坤陰之下復禮爲仁之本也而三才之道備矣恒爲下經巽體之首下經十一卦有巽體惟益反爲損升反爲困名義相形可以表巽道之用故並取四卦以見意益巽于外井巽于內而又以重巽終焉蓋至是而內外上下无非巽矣愚按朱子不取九卦合陽數之說以爲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若以困爲處憂患之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此論甚得之胡朱之說非其至者姑錄之以廣聞見云爾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章因前章變而言易之爲用雖變易之爲理則常故人須象玩辭而得之也夫易以前

六用作也其爲書易容遠索哉顧其爲道也屢遷之書皆各因一事而發故指趣有定歸惟易不然從陰陽而爲道隨時變通而不常乎物是以九六之畫更互變動不恒居一體而周徧流動在六位之虛此變動以卦變言與蓍无涉通章皆主易之爲書言亦與人占卦无涉卦辭六位然剛柔往來如寄非實有也故曰六虛崔山魏氏云六畫六爻六位六虛四者相近而不同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卽爲爻析而言之爻與畫異畫之見者又爲位爻之變者又爲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爻而爲虛也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爲位也然其實皆自奇偶之畫始奇偶則太極之分者也外三爻爲上內三爻爲下上下无常者九六之爻周流于虛位之間或上或下而无常也剛柔相易者如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是也是皆不可拘以典常羅以要約推其變畫所往何位耳朱子云易不可爲典要易不是確定底本子揚雄太玄卻是可爲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卻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又有應而吉底又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出入以度言外內以卦言出者自內之外所謂往也入者自外之內所謂來也承上文言卦變之不常如此然其爻出入所居之位莫不各有截然之法度其卦之畫於內外者又皆各著其相合之體以使人知懼蓋二句指卦中內體及六爻之象言而聖人又於出入外內之中繫之辭焉以明其可憂又明其可憂之故明其可患又明其可患之故雖无師保在上而常若父母臨之此則文王周公所以發處天下之至也蘇子瞻曰卦所以有內外爻所以有出入者爲之立敵而造憂患之端使知懼也有敵而後懼懼而後用法此物之情也憂患之來苟不明其故則人有苟免之志而怠於避禍矣故易明憂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辭

卦爻辭也方辭所指之向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指之所向則其道雖不可爲典要而其書則既有典可循有常可蹈矣上言卦畫之變其道變而不常此言象爻之辭其道常而不變然通全易而言則以屢遷爲道者固終未始有常也故曰苟非神明默成之人則易之道不虛行人能弘道無人則道虛辭方以求道者非執方以爲道者抑猶非所貴學易者固將以行之也能无望于得其人哉言初卽含有終意言既卽含未了意蘇子瞻云初者爲未達者言也未達者治其書用其出入之度審其內外之懼明其憂患之故而蹈其無常可以寡過達者行其道无出无人无內无外周流六位无往不適雖爲聖人可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句）卒成之終（句）若夫雜物撰（鄭玄本作算）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

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音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郭京舉正載王弼註懼云懼近也誤將近也字作經）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章總論爻畫而歸重于彖辭蓋易之法莫備于此易之爲書綱紀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後成卦一書不似後成定局聖人之係卦也爲之推原其始要約其終獨論全卦之理而包羅含蓄於象辭之內加物之有體質卽三章所謂象者材也至於係爻與異此就其所處之一節而分疏之蓋卦猶天王也爻猶列國也承乘比應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雜揉紛綸不可稱紀故吉凶得失之變多聖人係辭亦難

相其六位之時而尋之定因其陰陽之變而立之然其大旨要不過推演彖辭之意愚嘗謂易更四聖人之手而其理已宣洩无餘矣畫不足而立之彖彖者畫之註疏也彖不足而立之象象者彖之註疏也彖象又不足而生之傳傳者彖象之註疏也合之皆以明畫有是四者而猶不借聖人未如之何矣夫存畫于心本之以觀彖象則未有不瞭然者也即六畫備而卦名生稽其字義則其卦義亦未有不瞭然者也而況於象與彖之詳且盡乎所以必宗傳者曉之學各是其師故象之言淆亂折諸聖也是故傳者學易之準的也而從來之為義者第以文字求之而已即曰某乘也某承也某比應也某當位不當位也特從而為之辭者耳其於六書固未能豁然而貫通且間有象與彖與傳互相矛盾者吾不知其辭也假令易一爻而示之恐郢書燕說之笑端比比而是故懸之說易也專以六畫為主有能得象而忘言則象象且无庸遂之得意而忘象則畫亦无庸幾旦暮遐之爾其初難知以下承六爻句析言之其初難知

五句言初上二爻雜物撰德三句言中四爻初爻者卦之本也既其質未明特物中藏而難知上爻者其之末未則其實已著從其本而推之則易究是以聖人繫辭之特擬議其初甚似不容易及其卒也則就所擬者成之終篇若夫雜物撰德廣肆而言之者則唯中四爻雜備蓋兼上雜互體言也內外既有二正卦之體中四爻又成二互體之卦然後其義愈无遺關非以是互體互體並觀則其義彌有不備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是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為坤自三至五為艮是也在爻有之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則以互震九二而言蓋取九二六三六四為震也坤艮為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二而上歷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愚此書中言互體頗集蓋涵夫子之說物即陰陽之物互雜而取其畫謂上取之畫為上卦下爻取之畫為下卦撰猶數也一卦固各有德自其中四爻之陰陽雜而互之又成兩卦是別算其德也按互體之說本於左傳漢儒勞淵之自王輔嗣棄而不道後之言易者皆祖焉蓋非

其觸使故耳愚則謂中爻之象兼彖互體者正所以識別其畫也二體之中又分二互因其所取之象而諦觀之則若爻之君若位截然无遺情矣聖心名理獨處洞然其重卦也猶之合兩物為一物云耳兩合為一則上下之交錯隔而不屬夫推據之以互而一二三為卦二三四又為卦三四五為卦四五上又為卦合而分分而合無不聯者故知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以應也其義類之精至於如此若乃成卦之指或仍是上下兩體為主專以互體言易非也棄互體而不言亦非也以六畫言則二三四五為初上之中以二三四五言則二四又當二五之中故三四之為互體也各二而二五之為互體也各一總謂之曰中爻得其位曰是不得其位曰非噫歎筆辭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統六爻言之也存亡者陰陽之消息吉凶者人事之失得蘇六爻以要約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居然易見可指掌而初矣然智者能見事於未形錄不觀各爻之義但贊卦首之彖辭則所思已得十分之五六矣蓋彖舉其

綱之言其目彖辭或雜一體或兼主爻雖未十分詳盡而已得其六要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凡解彖者而未能使六畫之經了然前不至為能其所謂未為能解彖也王輔嗣云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者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少者多所貴也寡者衆所宗也一卦五陽一陰則陰為主五陰一陽則陽為主夫陰所求者陽也陽所求者陰也陽苟一焉五陰何得不同而歸之陰苟隻焉五陽何得不同而從之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

其至少之地也或有遺爻而與二體者卦體不繫乎
爻也繫而不變亂變而不變故約以有指體以濟矣
其惟象乎戲而不能感變而不能涂非天下之至賾
其孰能與於此故觀象以斯義可見矣章首第一句
言彖第二句總言六爻既又繼言六爻而後歸重於
彖蓋爲結語與章首起語相終始下文爻則又更端而
言中四爻也雜物撰德兼言中爻之互體二四三五
同功異位專論中爻之本體而同功二字則又連上
互體而言二與四同居陰位自二至四互成卦故
其功同也異位者謂異其遠近君遠君之位君指五其
善不同者其可名之善相懸絕也即下文之所謂譽
二多譽爲其遠君而易爲名也四多懼爲其近君而
難爲名也有善之名而近於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
著而四之善宜隱也多者謂不盡然而若此者衆近
也二字專釋四多懼此下四句釋二多譽柔者有依
而後能立二四皆以柔道處柔位者四近五有依而
二遠五无依疑於四利而二不利然而二要歸无咎
則以其用柔而居下卦之中也今之但言者類舉內

遷而揮外補濟此亦可知然月遠日則光滿近則光
微此多譽多懼之說也然月太陰之精也與日正相
望而光乃於此一日又柔中之譬也三與五同居陽位
自三至五互成一卦故其功同也而異其五爲君三
爲臣之位上文之二四不同位以遠近言此以位言
言與六位陰陽之位不同三以常以位而受其字以貴
以貴而多凶其貴賤之差等也柔危剛勝或指五言
或指三言或兼言之皆有未達此柔剛字與易中凡言
言剛柔字指異五君也其位多貴其道剛三臣也其
辭其道柔柔危柔而居剛多凶而居剛勝之而多功位
歎曰其柔危其剛勝邪皆有未必然之辭多六
十四卦惟謙卦九三勞謙許之曰以吉所謂三多凶也
若五之多功則有不可勝窮者以王輔嗣云二五多
卦之字也三四多懼以及中也苟獲其中雖弱必治
苟非其正雖崇必危是以大有六五柔非其位雖在其
之宗廟柔猶吉同人九三剛得其位非爻之中雖剛
猶危弦而失正則強不足支安弱而得中則弱不足
東帮百勝而無墜也斷長爲實察而有汝漬自此觀

之所可議矣愚按篇末發舉中爻雖以三四與二五
並言其意全爲二五而發蓋二五居上下卦之中六
爻之德莫備于此故復表而出之所以羣初上不言
者蓋初上之文九六處其後二三四五之文九六處
其前初上非不論德行而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時
位中四爻非不論時位而用事之地故推重在德行
也若夫卦主在初上者則不可以此例論也此章爲
易中卦爻之凡例未幷爻之義者執此以求之而已
然僅曰譽曰懼曰多曰凶過半則雖聖人猶
未敢輕言之也韋編三絕有以夫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
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
當故吉凶生焉

上章析論初上二五三四此章統六
爻言之而以爻畫之序二分爲亦易

書中一義也上篇所云三極之道正此通上三章各
以易之爲書也起語故云又各爲一章廣大者言易之渾
淪也悉備者謂其理之詳密也又云三畫卦以陰陽之
理流行於此焉謂之易始于三畫畫象天地人之
天不兩行則獨陽无陰上畫不象天中畫不象人下畫不象地也
陰陽亦混而不分故必兼天人地三者是故三才之
則天地人各有陰陽故全而兼備聖人之能重三畫爲之
六畫人文一手持二才乘不才者也三才之理覆之能
數人能參天地故曰二六爲之畫并也人之道流人
行也初爲地之陽二爲地之陰三爲人之陽四爲人之
之陰五爲天之陽上爲天之陰亦然是天地人之理流
行于六畫其三上爲天其有陰陽變移動焉人之理初爲
地道上爲天道不畫是有中四畫皆有焉爲人也
二而人也兩爲人之中畫而爲天地之也移動焉
也人而天必六畫三而兩之理四地全故名其人
陰陽交爲天地之間者爲兩之卦姑日爻者其五
相錯也交各爻相之書有爻之畫而同者或則或
相間也各爻之間書有凡爻並畫而不同者或則或柔而小

大有等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爻虛位不可以言物有等則謂之物矣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陰陽雜以物互相間襍於六位中故名為爻錯之文陰陽純而不襍則不成文也不當者非專指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卦情若泰或以不當為吉卦情若蹇反以當位為凶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卦必舉始終而成體故上章以質言爻必備舉而為用故此章以文言李彭山云按卦爻之乘承比應或遠或近或寡或多各擬所重不但陰陽有不當位而已自聖人處之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位不當而遇剛亦不至於太抗位不當柔而遇柔亦不至於太卑隨其所遇而能相濟皆吉道也在常人則剛柔之遇偏於一偏而卦爻之凶者不能避矣故文不當而吉凶或害之者自小人言也不然則雖凶亦吉何吉凶之可論言哉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以豉反)者使傾其道

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章言文王作易之大旨紂在位久文王遭非不教之不可衡之不可以易羑里正化淵為辜拃中養和之目誠曰虐德大无庶言薄寇者下若遠寇者之為用无寬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者之為工意之者不知憂之者也文王遭紂碍而演易不致已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其心懼故其辭危欲人知所警而不蹈凶幾并謂易禍而始懼也危懼故得平安懼易則必傾覆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旣有禮覆昏暴天之道即易之道也百物猶云百事近而語默動靜之得失遠而天下國家之興亡靡不繫此應若景響无能違者故曰其甚大百物不廢人能知其辭之危亟承以心之懼自懼至終莫不皆然則其大要歸于无咎恐人有求吉之心也但曰无咎而已要之從无咎則吉可知故易之道以一體書之防乎其防易之大綱也此文王作易教人之心亦夫子誨人讀易之法也或云辭即彖辭爻辭皆文王作彖以文王止作彖辭則彖辭未見所謂危者懼爻辭爲多有之謂爻辭非文王所作可乎占法不變者斷以彖變者斷以爻謂文王不作爻辭不知占法者之妄論云耳凡說亦可信有之以俟知者讀齊楊氏云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於殷為末世褒周為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大哉文王之聖與大哉仲尼之公與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下孟反下同)恒易(以豉反)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音悅)諸心能研諸侯之(二字疑衍)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去聲)能八卦以象

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烏路反)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句)或害(句)之悔(句)且吝(句)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繫傳之末章也德論聖人體乾坤易簡之德以知險阻故能作易以前民用與首篇第一章相首尾首章專作易之本此章著作易之事健順者乾坤之德者乾坤蘊蓄之德行者乾坤生成之迹易簡者乾坤无私之理也易與險相反惟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險巇之情簡與阻相反惟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煩壅之機夫自爲險阻而求天下无險阻

言无有故非易簡不能知而易簡非无町畦之謂也
足乾至健惟坤至順因理之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夫
淸不淸大寧不搖是故恆易簡而知險阻也蘇子曰
云已險而能知險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嘗有也
夫險阻在躬則天下莫不備之天下莫不備之則其
所備者衆矣又何暇知人哉是故處下以傾高則高
者畢赴用晦以求明則明者必見易簡以觀險阻則
險阻无隱情矣朱子云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
不敢行阻是自下覺上爲上所阻故不敢進自山下
上山爲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爲險故指乾
而言日登山而明險阻之義又云乾雖至健知得險
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有人于
此能以此易簡之德行玩味之於心而心與理會能
以此易簡之德行研磨之於疏事之思慮而理因處
審則知險阻者乾坤而之人亦能知險阻矣于以決
斷天下之吉凶而作成天下之亹亹者必見人也下
文所謂聖人是也故起之以能字而終之以者字焉
侯之二字定屬羨文韮蘊蔑辭非是愚於易本文中

所不從者惟此二字耳是故在天造則有變化在人
事則有云爲云言語也爲行事也凡人事之與吉事
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數也乎人作
易正以建人于吉故得以吉事言之與吉之先見同
義取變化之理以象人事則能知形下之器取變化
之理以占人事則能知既能之來器謂陰陽來謂来
物知器知來皆從知乾坤之理而由此易書之行聯
行所以教人趨吉避凶而成天下之亹亹也夫自天
地設位而易即行乎其中矣然天地能知險知阻而
不能以告人也聖人則完哉天地之所不能者而能
之創焉象占之筮凡人亦事先與人謀之又間之幾
筮而與是神謀與雖自用不好之百雖亦可與及于
聖人之能也百姓與能此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
也韓康伯云不假思慮而受得自有不勞探討而吉
凶自著頗萬物之情遁凶深之故故有雖與能樂推
而不繇也八卦以象告謂卦畫之以象示人也爻彖
以情言謂繫辭之以言繇人也八卦即六十四卦也
以上下二體各有八卦故但言八卦情即象之情在

象則言其一卦之情在爻則言其本爻之情以象告
者伏羲先天之易也以情言者文王周公後天之易
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此二句明八卦以象告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而下明爻彖以情言進然
言爻彖之情者不而自彖辭說之卦體本以變動而
成故彖辭專言其變遍之利如柔來文剛剛自外來
而爲主于内之類雜勝塞明夷至不美之卦其彖皆
有所利害因變而成卦則以成卦者爲利此彖之情
也變情言利者正與下文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
相感三者爲爻之情對看蓋指其蘊而吉故曰變動
以利言自爻辭觀之一爻有一爻之情故或吉或凶
以逐爻之情而遷其說在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
而以六爻之情與辭明之爻之相得者爲愛不相得
者爲惡曰相攻者謂兩相愛兩相惡而辭之或吉或
凶生焉爻之遠者爲應近者爲比曰相取者謂遠取
遠近取近而辭之或傷或吝生焉爻之以實意往本
者爲情以虛情特乱者爲偽曰相感者謂情感情偽
感偽而辭之利與无攸利生焉相感者情之妨姦微

以利害吉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凶之相爻興
其事極矣故以吉而言之總而明之曰吉凶也凡易
之迫六爻必取正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
其或有舍正應而從近比者必其果有相得之情則
不可以此爲例苟非正應又不相得雖貪害適道終
致凶或招悔害往必致悔且有蓋吝也則凶二字絕
句或害二字又絕句與或擊之文法同之悔二字又
是句之往也大學之其所畏欲衆矜言語之三子告
皆以之字起語且吝二字自爲句若建之悔二字讀
則亦從論語使驕且吝之例也蓋內害悔吝四者俱
有而總之皆凶道耳舊讀嗣凶或害之爲句雖適且
專主近此言不得其吉王輔嗣云夫爻者何也言乎
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偽之所爲也夫情偽之動非數
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靜質柔愛
剛體與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算數聖明不
能爲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爲之
乎豈在夫大哉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暴威武
者或困於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

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而剛柔合體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乎遠苟明其趣不煩彊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惟明爻者乎故有善邇而遠至命宮而商應修下而高者降與彼而取此者服矣是故情偽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哉又云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終始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於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懼於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於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先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安危者存乎位辯逆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遠近終始各存其會辟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闇豐尚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而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變斯盡矣未言六辭者以象爻中所列之辭也上文言爻之情盡矣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爻之情爻之辭從爻而變亦猶人之辭係情而遷故舉六爻以響之所謂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吉也大抵歉于中者必擾于外秦武陽色變而動輒為之辭慚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慚有言于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詩之疑不有售焉說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

辭枝直情无所須言至正无所偏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靡无踐就也人而躁競則危言以眩世而无所忌強辭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扶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而欲毀之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譽其人而陰寓其詆或託為之說以旁見其意故譽行而人不悟公孫弘之譖董仲舒汲黯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无所主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不義乎外必剛為之防而內必深塞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其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一語而折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卦爻之辭亦猶是也聖人準望此六者以繫爻如化工肖物直使人因爻之辭以見爻之情然吉一而已若叛若疑若躁若誣若失守且居其五亦足盡險阻之變矣以上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上下篇自繫辭作傳故以為論終焉按繫辭傳上篇多論理下篇多釋義而始終于易簡蓋易之象括于乾坤而易之道則括于易簡也晏子識孔子以為當年莫能究其禮累世莫能殫其學莊生譏孔子之仁義大謬司馬談謂儒者之學博而寡要勞而難從皆不知聖學之易簡也非學易也易見聖人之心哉

古周易訂詁卷十二終

古周易訂詁卷十三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文言傳此夫子第七翼也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今按文言當即是乾坤二彖乃文王之言而孔子特爲之作傳若以文言傳作文言則非也文言傳故自爲一編王輔嗣移附乾坤後傳文言以別之而去傳字後人襲訛而不之考亦猶繫辭傳只稱繫辭也雙湖胡氏云朱子謂孔子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竊謂彖象繫辭説卦雜卦尚言象數乃用易之括例唯乾坤文言純以義理發之其次則序卦只用卦名發其次序之義而不及象數也

元者善之長張丈反下長人同朱子云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吳幼清云彼釋人首之元此則假借元字以名天德又于服惠例解黃裳元吉亦同元者善之長也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

幹也君子春秋傳无君子字體仁京房荀爽董遇本作體信足以長人嘉會春秋傳作嘉德足以合禮利物孟喜京荀陸績本作利之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音洛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賢遍反下見龍皆同龍在田利見如字下利見皆同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

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依既反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力智反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馬融作起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繫辭傳重出自元者至此彖象之義簡矣○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上聲從井卦下也時舍也舊讀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依本義作平聲讀叶或躍下天下治也同也亢龍有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何妥云此第二章以人事明之○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

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唐孔氏云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鄭玄作情性也
乾始能以美利句利天下不言所利句大矣哉大哉
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古文一作輝義取光輝旁
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下又反覆洋說以盡其義但首節解彖意重君子體乾者此則正贊乾德耳○君子以成德
爲行如字下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賢遍反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
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人君德也節釋初九九二皆曰龍德再釋皆曰君子朱氏升謂通學知利行者而言理或然也
○九三重直龍反下節同剛而不中七字爲句上不在天下不在
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
不中七字爲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
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此二節蓋再釋三四所以憂疑之故○夫音符發端之字皆放此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
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悉薦反天而天弗違後胡豆反
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前節釋利見此節正釋大人○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

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息浪反其唯聖人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始作聖人
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存得
之爲龍人知之亢之所以爲龍人未必知也合亢與悔而龍德始節上段其唯聖人乎釋亢下段其唯聖
人乎釋悔前節以位言此以德言按此章釋彖凡兩節釋爻凡四節各不相襲讀者辯之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程傳謂主字下脫利字不必從
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
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辯周易音義載或作變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

順如字本義云當作愼非也○直其正朱表作政鄭志完謂當作徵非也也方
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張倫本此下有易曰二字象家皆无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
行也○陰雖有美句含之以從王事句弗敢成也地
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
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
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於
陽必戰爲于僞反其嫌荀虞陸董本作嗛鄭康成本作謙云讀如羣公溓之溓古書篆

作立心與水相近前者失之故作濂濂濼也 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力省反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襍也天玄而地黃 沙隨程氏云漢儒引易曰君子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𥝠書通卦驗之文也亦猶先儒引左氏傳爲春秋也近世儒者舉此十六字附于坤卦文言之中曾建大不謂然而黃晉直爲大易傳不知何所本也

古周易訂詁卷十三終

古周易訂詁卷十四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說卦傳

此夫子第八翼也隋經籍志序秦後易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說卦止一篇而別出序卦襍卦二篇恐隋志混言之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古本作讚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說文作兩地而倚周禮注作奇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此章統論蓍卦及爻辭聖人謂羲文周公按乾鑿度曰垂皇策者羲則自伏羲時已用蓍矣卦爻辭至文王周公始繫此以知其總言之也幽贊神明承作易言神明之理幽隱難見聖人作易以贊助之令微者得著猶大衍章所謂佑神也蓍似蒿青色科生从者草之壽者博物志云以老故知吉

凶生于叢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黃雲覆之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龜策傳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聖人有易以幽贊神明焉天地即生蓍以爲筮卦之用蓍草生則易之數有所託而易之用行矣參兩倚數其說不一關子明論大衍之數及乾坤之策皆以三兩言之謂數兆于一未可用而生于二成于三故天數五地數五參天兩地之謂也天數以三兼二地數以二兼三奇耦蹈分錯綜各等五位皆十衍之極也故曰大衍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陽爻三十六策三其十二也陰爻二十四策二其十二也日生至成不出乎六分陰分陽故十二爲率也三其二十四與二其三十六皆得七十二三其七十二則二百一十六乾之策也二其七十二闔百四十四坤之策道孔穎達則謂古之奇耦亦以三兩言之以兩是耦奇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不以一目奇者以三中合兩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故天率其多地言其少也按子明之論策

數是已然置天一不言而言天三則孔二說假元依據一說爻定陽九陰六者非老變而少不變之說也蓋河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二三四五者五行之生數也六七八九十者五行之成數也生數居河圖之內乃五行之發端故可以起數成數居河圖之外則五行之結果故不可以起數參之者三之也天一天三天五之三位也兩之者二之也地二地四之二位也倚者依也天一依天三天三依天五而爲九地二依地四而爲六也若夫七八亦乾坤之策但二五爲七三四爲七是一地一天不得謂參兩一三四爲八一二五爲八是一地二天亦不得謂之參兩故周公三百八十四爻當用九六者以生數可以起數成數不可以起數也子聲之說同此而朱子非之謂此只是三天三地不見參兩之意又云此卻是積數不是倚數以爲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焉蓍揲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

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其[illegible]然按宋志王蕃論云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也縣此經之方者徑一而圍四自不可易圖者徑一而圍三亦大約耳爲衡主一畫三分之說妙合自然按建安丘氏云天陽也陽象奇一畫中實傳三分參天之數地陰也陰象耦耦一畫中畫見陽兩一分而得二分兩地之數朱子亦云一畫中有三畫參之則爲九此天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道之數不能爲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爲六故六爲坤此較前諸說更爲直截矣倚者依之以立數也是數皆自參兩而出以一數論之三奇爲陽畫兩其三以爲陰畫三畫爲初卦兩其二以爲重卦此畫數之參兩也以策數論之九變皆三畫之陽則三其三兩爲九以九之母也遇揲之策四九三十六此九之子也參之是三箇十二矣九變皆二畫之陰則二其三而爲六此六之母也過揲之策四六二十四此六之子也兩之是兩箇十二矣以至乾六爻策二百一十有六坤六爻策百四十有四則從七十二參而乾兩

而坤也總乾策六千九百十有二坤策四千六百八八則從二千三百有四參而乾兩而坤也聖人倚數之妙蓋如此數既形矣卦斯立焉韓康伯云著蓍數以定象卦備象以畫數變卽揲蓍十有八變之變陰陽謂七八九六也觀七八九六之變則卦可得而立矣孔穎達云繫辭言伏羲作易之初不假用蓍成卦故直言仰觀俯察此則論其既重之後端策布爻故先言生蓍後言立卦也卦既立矣爻斯生焉聖人因其數之陽而發明其爲爻之剛因其數之陰而發明其爲爻之柔陰陽之變卽所以爲爻復有發揮剛柔而生爻者參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包九六七八言也入用則謂之剛柔專指九六言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也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從合而分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從分而合此二句極贊易書繫辭之甚一語贊不盡而重贊之也朱子云上一句是窮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道也德也義也理也性也命也同出而異名統言之謂道以其爲天地之始故其文從首從走得此道之謂德以其假乎心之迪實故

其文從直從心道德者渾然不涉乎名理者也自其秩而爲事物之宜則曰義義者道之析名理者一物各有一理不可移易性者人心所含故其文從生從心命者性之所自出就天地間公共者言爲理就人言爲性就天言爲命通上文言之理義非二也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也性命與道德非二也子思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和順爲言說諸心以此說發有渾成融合意理者析而治也猶言所諸慮與下理字皆是條理意但此理乃活字言易于道德形影字同而條析其所空也窮盡至皆造極之意性者理之然理窮則達其源故窮理所以盡性命者性之源性盡則達其源故盡性所以至命只是一事程子云本可以爲桂理也其高直者性也其所理高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朱子云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云至聖人之作易也其於命也至達矣然非德而中之也蓋窮理盡性以至是也性命同物也乎盡浮而求至命必不見矣然性不可見其可見者理

耳察乎其可見者以會乎其不可見者則窮理盡性之說也聖人實詔天下以道德性命之微而託蓍數卦爻以示之故下遂言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云爾子朋又謂聖人知命適時必先天理故曰窮理聖人順天立性故曰盡性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曰至命關子之言分氣數之命也易以道吉凶而歸之于命以超乎吉凶之域於文亦順然氣數與義理實不可分二帝三王之論命无不本於皇降民秉之初何分氣數義理也哉而培傾而覆春主生秋主殺必有間矣二皆謂之天論定命者安可判于一節哉莫非命也自然耳明于自然者謂之至命合于自然者謂之疑命至命者安命疑命者造命愚夫愚婦能順命而中人反不能有所蔽也際于義理者任氣數之來不相矣蘇氏兄弟則謂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令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禍福无非命者雖有聖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道至於一而不二如手之自用則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

是以寄之命也此本于莊子呂梁蹈水之言要與子思子之說不相似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古本作畫又而成章此章言卦畫順性命之理即上章所謂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以一言蔽之也性者人之理命者天地之理下文陰陽剛柔正所謂性命之理也即以為性命則不可合而言之之謂理因其自然之謂順立者兩相對之謂道非兩不立倚于一非道也是故立天陰與陽立地柔與剛立人仁與義其間皆著一與字益其所謂兩者皆相與為用不可舉一而廢一也韓康伯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陰陽者言其氣剛柔者言其形變化始于氣象而后成形萬物資始乎天成形乎地故天曰陰陽地曰柔剛也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本其始也在氣而言柔剛者要其終也正義云在形而言陰陽者即坤象辭云履霜堅冰陰始凝是也在氣而言柔剛者即左傳云天為剛德是也仁者陽剛之理義者陰柔之理其實一而已矣孟子言仁必以義配仲尼言仁未嘗兼義以仁義並言者僅是于此朱子云揚子雲謂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箇物事不可以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按下繫止云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未嘗分屬分屬當非夫子意也豈姑各以其近者言耶兼三才而兩之謂重卦也方卦之小成三畫已具三才之道至重而六則天地人之道各兩所謂六畫成卦也詳見下繫分陰分陽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為陽二四上位為陰自初至上陰陽各半故曰分迭用柔剛以爻言柔謂六剛謂九也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柔或剛更相為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經迭用以為

之緯經緯錯綜粲然有文所謂六位成章也位无質故以陰陽名之非上文天道之陰陽畫有質故以柔剛名之非上文地道之柔剛以剛柔合陰陽可以見其非二物矣人操蓍未卦能分陰陽用柔剛以斷吉凶而成章章則仁義之道固在其中故章末不復言仁義焉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食亦反八卦相錯數色主反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如字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古本作晅又之艮以止之兌以說音悅之乾以君舉正作居之坤以藏之此章先天圖象即下繫所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者邵子所傳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次序橫圖是也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次序橫圖皆自然法象雖起義迫而潤不可易吳味子

答袁樞云要看得聖人作易直截分明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止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辭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原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又云某看康節易圖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箇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處又都无甚玄妙只是更无人識愚於邵子諸圖中推取此兩圖其他者八卦方位圖又爲六十四卦方位圓圖而包六十四卦方圓于內要之贊疏駁技其所列東西南北方位皆无所祖述蓋讀定位通氣相薄不相射之文而想像爲之者又云自震四至乾一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爲數往者順自巽五至坤八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爲知來者逆一圖之中順逆分行更不可曉據此章於數往知來之下專以易逆數一語結之尤自難通即朱子亦以爲圓圖便是就這中間拗做兩截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偶有安排造作之疑至若方圖又是取六十四卦橫圖斷爲八節自

下而上疊爲八層其序其理不應有加于橫圖之外終是架屋疊床雖廢之可也所謂天地定位者非乾南坤北之謂若果乾南坤北亦安所稱天尊地卑乎只以兩儀生四象觀之太陽太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又以四象生八卦觀之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更合三畫而觀惟乾皆奇坤皆偶爲純陽純陰不動故曰天地定位也山澤通氣者非艮西北兌東南之謂艮居七而坤居八山根著于地之象乾居一而兌居二澤連接于天之象是山澤通乎天地之氣也雷風相薄者非震東北巽西南之謂薄迫也震居四巽居五最爲迫近故曰相薄若遠而相對安得相薄水火不相射者非離東坎西之謂射犯也曰相對者若以弓弩矢對面而射蓋一居三坎居六隔震巽于中故不相侵競若如書解一左一右相對而立乃相射也玩此四句則橫圖之次序不言可見八卦相錯語連下文言每一卦各以八卦錯綜而加于其上則爲六十四卦也其所加之卦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推之加于乾上者成乾夬大有大壯

小畜需大畜泰八卦加于兌上者成履兌睽歸妹中孚節損臨八卦加于離上者成同人革離豐家人既濟賁明夷八卦加于震上者成无妄隨噬嗑震益屯頤復八卦加于巽上者成姤大過鼎恆巽井蠱升八卦加于坎上者成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八卦加于艮上者成遯咸旅小過漸蹇艮謙八卦加于坤上者成否萃晉豫觀比剝坤八卦凡循舊跡而數其已往之事則爲順如圖之已成觀乾夬大有大壯等八卦則知其自乾而來後皆倣此是數往者順也凡推測之于未形而欲求知其方來之事則逆如圓之初畫有兩儀而未有四象有四象而未有八卦以至有三畫之卦而未有四畫五畫六畫則未知究竟所加者之爲何卦是知來者逆也易卦之畫自下而上皆是推測而逆之於未來者故曰易逆數也或泛以前知解者非是聖人猶恐圖象之未明復以雷動八句闡發之至是而橫圖之次序益瞭然无餘蘊矣先言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者邵子云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其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

綸愚謂雷風者長男長女之卦也乾坤始交而爲震巽故最居內震四而巽五是也次則雨以潤之日以烜之雨爲坎日爲離中男中女之卦也故居於震巽之外離三而坎六是也又次則艮以止之兌以說之艮兌者少男少女之卦也故又居於坎離之外兌二而艮七是也總括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乾居一坤居八所以包羅乎六子者也故最在外也八之字皆指萬物也雷風雨日言象者震離少陰巽坎少陽兩儀之變體也故言象艮兌乾坤言卦者乾先太陽艮坤太陰兩儀之正體也故言卦文雲峰胡氏云自兩主恒物之出機自此至藏物之入機出无於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亦通學者擬此則知邵子次序二圖皆出于先天自然之象而不可發矣雙湖胡氏云其位則乾一坤八兌二艮七離三坎六震四巽五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其書則乾三坤六兌四艮五離四坎五震四巽五亦各各相對而合成九數九老陽之數乾之象而尤所不包也造化隱然尊乾之意可見矣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音悅下同）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此言太極既分之後播五行於四時也上章以圖象言此章以八卦配時令言邵子）

以前圖為伏羲先天之學此圖為文王後天之學蓋異其名以識別之无不可者觀坤象辭西南得朋東象辭不利東北則此圖次序其出於文王所更定无疑也蓋上章八卦自然之體也此章八卦流行之用也帝字空自為句八者乃帝之所為故以帝冠之出乎震者帝以震出萬物也故下文曰萬物出乎震若曰帝自出則齊乎巽亦帝自齊相見乎離亦帝自相見也而可乎出者發露之謂震居東方於時為春春者畢達之謂巽居東南於時為春夏之交相見者物形明盛皆相見也離居南方於時為夏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无不養也坤居西南於時為夏秋之交物至秋而成无不自得故充足而說言者語辭兌居西方於時為秋自巽至兌四卦皆陰終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故曰戰乎乾乾居西者於時為秋冬之交坎當萬物歸根之時故曰勞如勞而不倦之勞指成功言也坎居北方於時為冬成則止止則復生故艮成始而成終言者亦語辭艮居東北於時為冬春之交

萬物出乎震以下釋上文也節齋蔡氏云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為物者可見故又以物言焉氣无物不行物无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有漸不能遽遇乎物自出震至成艮一氣流行之漸萬物生成之功也萬物以植物言震長男之卦一陽動乎下震發之謂故居東盛德在木東方解凍氣猶寒也至東南而始柔故以長女巽當之潔齊即姑洗之意正南益柔而加炎故以中女離當之春三月物尚有不出土者或有未開花葉者至五月物皆暢茂彼此皆得相見聖人南面而治取諸離故其象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也歸是而氣至西南則柔極矣坤西南位也坤為地地能生養萬物是有其勞役故云致役乎坤鄭康成云坤不言方者所言地之養物不專一也轉而正秋寒暑平分陰陽尚和生機不息萬物析說故以少女兌當之薄迫也陰陽相薄與雷風相薄同義風從西北來寒氣總至故乾在西北至子月萬物已歸矣帝之生物至此已有成勞矣故曰勞乎坎坎為水水性寒故在北中男之卦也至冬春之交萬物已終矣然一陽復生故又成其始以少男艮當之艮者止也位居東北肅殺極而陽當生故艮止之而震復起艮假剝而震假復也雲峯胡氏云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至見也坤於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於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肩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无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進齊徐氏云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居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也坤居西南艮

居東北者所以均旺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項氏云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木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此其序甚明今按自東南至正西皆陰卦陰所以為發也乃為生陰含陽萬物之成形无不歸於女類也自西北至正東皆陽卦陽所以為生也乃為殺陽含陰也物之受氣在陽而震則剛柔之始交也五月起姤而至十月終坤是亦從南轉西十一月起復而至四月終乾亦從北轉東也鄉飲酒禮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錄此義以推之坐乾於西北最尊位也坐坤于西南所以輔乾也毋仁而尊嚴始于西南文義而尊

嚴盛于西北也長子代父事則居東中子少子皆長子則居北與東北長女代母事則居東南中女皆長女則居於西少女在先母之間猶從女類蘇君禹云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乾為震之父震為乾之子以龍為謂之君則親天者莫如乾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乾不用事震司其用皆尊陽之意也朱子答袁樞云來喻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然顯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為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為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此亦以象書之說推之兩說卦之文適與象辭相為表裏亦可以見此圖之出于文王也又云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據做又云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又云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孔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其於啓蒙原卦畫一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也

文王後天八卦方位圖

神也者妙（王肅本作眇董云眇成也）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徐本作暵云熱貌也說文同）乎火說（音悅下同）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陸德明本有不字）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其位序用帝出乎震章而兼用天地定位章之說羲文二圖分一之妙此亦是觀矣朱子云无伏羲說發文王底不出乎庵項氏云苟无此章則文王為无體而伏羲為无用矣故讀易者於此不可不深玩也愚按自天地定位至此總是一篇文字言六子之功不及乾坤者關子明云乾坤六卦之主也六卦用則乾坤何為乎故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六官用而）

我无爲矣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横渠云一則神兩則化萬物有迹可見而神在其中无迹可見然神不離乎物也即萬物之中而妙不可測者神也故曰妙萬物下文雷之所以動風之所以撓皆神之爲也始言六子之才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曰動萬物者春也動鼓也曰撓萬物者春夏之交也撓散也曰燥萬物者夏也燥熯皆乾也曰說萬物者秋也所謂澤施土中之水氣皆是也曰潤萬物者冬也水者冬之水天降雨露之爲皆是也曰終始萬物者冬春之交也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係於山也程子云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撓拖過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盡神妙須研窮這箇理逮及也猶相濟也水火之氣相逮及即前章言不相射也孔穎達云上言雷風相薄此言雷風不相悖者二象俱動若相薄而相悖逆則相傷害亦无成物之功明雖相薄而不相逆者也既盡也乾主變坤主化盡完成萬類之物也朱子云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序次言之而

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爻則四特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皆非其偶矣或云上章雷動八句以雷風雨日艮先乾坤爲序其對與定位四句同而序不同先長中少三男次後二老而又皆陽率陰隨愚謂之坤乾易也以坤居末而乾爻之爲證出震章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序序既與前異而對亦參錯不齊然據成終成始一語宜是連山易亦猶坤乾以其後得名也三男震坎艮以次編紀于始終三女巽離兌以次而處編紀之內乾居西北據賓所坤居西南據與所皆尊嚴之位自東南至西皆陰自西北至東皆陽亦最齊整必神爲所傳而文王循用之故坤蹇象辭有西南東北之語非自文王始也且帝出乎震夏正也若文王之易當云天開于子矣神妙章去乾坤而專言六子先以雷風火澤水艮爲序後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序先用出震章之序而亦曰終始萬物莫盛乎艮後用定位章之對而遂陳之此合三易而錯綜于流行用中涵對待體也不言

乾坤尊乾坤也蓋連山表二老于六子而[illegible]搖薄則二老反受其勞坤乾尊二老而位尚未正自易乃首乾坤而正其位矣連山八卦相錯獨離坎得對坤乾八卦相對而獨二老在後周易則八卦相對二老居前備矣有連山而後有歸藏有歸藏而後有周易時至事起亦所謂監二代而損益者與此章而後夫子皆以二老六子爲序贊周易矣先後未嘗紊一字意可見讀故先天後天及伏羲文王之說愚未敢信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則三易无不可而正名定分執之于道必持周易名之曰周以别于夏商文王亦自謂備一家言耳三易參用是故夫子存其說謹按此論亦前人所未發並存之備夫學易者指焉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音悅也自此以下皆以陰陽純卦及初中終爲序此章言八卦之德即所謂通神明之德者下數章則以類萬物之情者言也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故剛在二陰之中則剛爲陰所陷故陷出二陰之上雖物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生乎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麗在二陽之上以說而見故說蘇子瞻云爾萬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謂之順乾柔而不爭无往而不見納謂之入習省貞云乾如何健謂以陽唱陰陽流于靜專動直之謂峯无停機也靜專包得艮止動直包得震動專直之闢有節宣限制包得坎陷都在坤如何順謂其以陰從乾委和于靜翕動闢之間而毫无拂突也靜翕包得巽入動闢包得兌說翕闢之間能隨附麗包得離麗都在六子得乾坤之一體而不能相養然皆健順所分乾坤六子未嘗離也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此所謂遠取諸物也健而行不息者馬順而勝重載者牛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故馬蹄圓坤陰物也故牛蹄坼陽病則陰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臥先後

足牛陰從故起先後足既先前足以動蟄之身于泝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蟄者龍蛇潛于淵底重陰之處也以入伏之身而出身于天氣重陽之表與地風同其感者尋雞鳴于丑半重陽之時也龍極陽之物非極陰處不足以存身故穴在重陰至岸暑氣蒸不可安而不得不飛飛又復歸其所以蟄于陰也羽族皆飛翔雞以其音升于天而不能飛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兵主號令故爲號也又九家易云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節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詢而成離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前後皆陰之汗濁而中心剛躁者豕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孔仲達云坎主水瀆豕處汚濕故爲豕也離爲文明雉有文章故爲雉也又九家易云六九五十四主時精爲豕故豕懷胎四月而生外剛能止物而中爭可馴者狗外柔猶柔毛而中狠雖牽者羊鄭康成云艮爲止狗以能吠守止人屬艮又九家易云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爲犬故犬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二時日出故犬十三日而開目斗屈故犬風屈也斗運行四匝犬亦夜繞室也孔仲達云兌爲說羊者順從之畜故爲羊按羊可隨而不可牽就其從者眾之外柔而內狠故也羊又善鳴開口故是姓羊爲羊鳴象鄭康成云其畜好剛鹵又項氏云羊直來西主兌金生於土也土王則全生故庚伏必以見未之月羊屬土故土之惟爲豬羊土生令故羊有角而善獨夫易以待占則多取象矣不得其傳姑眾前聞而附以厭焉馭陽豕叔不信諸傳惡尚是揀選見解也拆乾爲龍而益爲馬震乃爲龍坤亦稱馬豈乾坤皆馬而光壯巽耶豈震以乾一索亦稱龍艸錢圓蕊云人而失其健順之性則馬牛之不如失其所止而不得其說則犬羊之不如聖人取象之意深淅湊哉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此所謂近取諸身也尊而且圓諸陽之所會首也大而能容眾陰之所藏腹也陽動

陰靜動而在下者足也陽建陰坼坼而在下者股也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目睛開外陽在外而明顯亘而在上能止物者手也開坼而在上能從物者戶也朱子發云人之經脈十有二其六動于足其六動于手動于足者震之陽自下而升動于手者艮之陽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持臂束手者緩行異動清云耳之外內皆凹者陰也中之凸而實者陽也目之上下皆白者陽也中之黑而虛者陰也按腎開竅于耳精脫而腎水竭則聾心開竅于目神散而心火炎則皆錢圓端云聖人固以人身取象亦要知得人之一身有首有腹有足有股有耳有目有手有戶此等形軀會有髮壞時何足爲貴須要體認得乾爲我之首我如不能自强不息而頻屈于物欲之下是无首者也坤爲我之腹我如不能厚德載物而臨順以居之是无腹者也震爲我之足我如不能恐懼修省出門一步遂不能无失辟是无足者也巽爲我之股我如不能申命行事而隨足妄動是无股者也坎爲我之耳我如不能常德行習教事而天聽以爲聰是无耳者也離爲我之目我如不能繼明照四方而天明以爲明是无目者也艮爲我之手我如不能思不出其位而執守之不堅是无手者也兌爲我之口我如不能以朋友講習而朵頤之是觀是无口者也易有聖人之道四而云以制器者尚其象人而至于首不首腹不腹足不足股不股耳不耳目不目手不手口不口象乎不象乎又陳圖南云八卦本對人體爲屬其鼻且以鼻言股股即佛是也若股河言則又遠其肱與羲皇不相應也傳曰鼻起而止山也口風能鼓舞萬物而手之所以舞也蓋乾爲首坤爲腹天地定位也坎爲耳離爲目水火相逮也艮爲鼻兌爲口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足雷風相薄也此羲皇八卦之應其理昭昭矣愚按管轄亦以鼻爲面山然古文要未可輕改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丁丈反下同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

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下詩照反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此推明乾坤生六子之故而借男女長少之字以别之與他章取象異故天父長男之類下文複出乾天坤地即所謂天地定位者稱乎父稱乎母則複爲六子之父母也索求也謂乾坤相求也坤先求乾而乾應之則陽入陰中於是陰包陽而成男乾先求坤而坤應之則陰入陽中於是陽包陰而成女唐孔氏云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坤初求得乾氣爲震故曰長男坤二求得乾氣爲坎故曰中男坤三求得乾氣爲艮故曰少男乾初求得坤氣爲巽故曰長女乾二求得坤氣爲離故曰中女乾三求得坤氣爲兌故曰少女朱子云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愚按觀此則彖傳所言陰陽剛柔往來上下正一索再索三索之說何必謂某卦從某卦變而後爲得會不經之疑叢戲圍端云乾

坤父母人人皆有一箇大乾坤孟子曰人病不求夫者索也一不索遂无震巽再不索遂无坎離三不索遂无艮兌六子亡而父母或幾乎毀矣須平甫云乾坤六子初爲氣末爲形中爲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京房荀爽本作柴馬爲駁通作駮有本作駁馬爲木果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言按晁本集九家易解十九卷介末云益指荀爽集所聘九人用易者撰集二十篇號九家易

●上章合八卦爲一而分八卦爲一而分德物身家以四類此章合四類爲一而分八卦以八門所以反覆推廣象類以資占者之決也八卦有正象有旁象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根上文天地定位章來此正象也其餘皆依正象而起義各以正爲主天者乾之本象羲皇畫三以象天也三奇象大氣之无涯也乾道大而无極天足以盡之運而无窮惟圜足以盡之陽爲天不息爲圜或云圜即乾字所謂圜中以應无窮者是也太極圖是也乾之主乎萬物猶君之主萬民也故爲君乾知大始有父道焉故爲父又乾剛而純粹爲玉德粹爲玉又純剛而能變爲金乾居西北亥位陽生于子卦氣爲立冬之節水始冰之時故爲寒爲冰或云尊在上而高居則寒老陽不生物也陽從陰變冰者陰之變而剛者也赤過二龍冰霜也孔傳云盛陽溫燠陰勝陽而不入爲寒大赤盛陽之色也秦冰在子以陽之始言之大赤在午以陽之終言之按坡居子位陽始于子爲赤極於純陽則爲大赤加大以别坎也又揚雄云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旂爲大赤注云大赤通帛旂旌象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要之乾取象大赤亦取其色耳龍爲馬郭良老瘠駁四字以見純陽无陰與於震坎陰陽相雜之馬也乾爲純陽健之最著者也老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謂多骨骨

盡陽純故骨多非瘠病也駁馬似文作駁今爾雅內本从文作駁獸名如馬鋸牙食虎豹按焉色不純徐鍇云駁象駁文龍龍云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君出猛獸伏而不今者寡人出見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似駁馬今者吾君當驂駁馬以出乎平公曰然是則駁馬乃馬至盛猛者也木果木上之果邪何氏云乾爲木果以實承實也若實爲果蘇氏下有亲者存焉故八卦未象皆進一步如其于某也其究爲某物之類兩龍獨不然者尊乾也尊之而以木果結局亦是更進一步意天之大德曰生木上有果至氣完也果中有仁生理具也本果生生不已之物也舊謂圜而在上不能盡之且遺類于天矣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京房本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荀九家有爲牝爲迷

爲方爲囊爲寔爲黃爲帛爲漿●地者坤之本象畫
皇畫☷以象地也三偶象地形之厚積也坤者父之
母物之所資生也爲布者布邊幅而中廣平南北經
東西緯皆布象也或以象貨爲布泉廣布流行之義
爲釜容物熟物以養物也余德新云王金自然之寶
而釜皆出于金然受變于模冶而成此所以爲效法
之坤也或云釜容六斗四升象坤爻六十四卦也爲
吝嗇三畫皆虛故斂縮也爲均均謂造瓦之均載土
以成器者言其虛而能造物也按吝嗇乃靜翕之象
疑聚不施故爲吝嗇均乃動闢之象不擇善惡之物
皆生故爲均子母牛牝牛也牛順物牛而母益順
母牛而子從益順且亦取其生生相繼之意爲大輿
三畫虛所容載者多也曰大者乃順承天之大也坎
惟二畫虛亦爲輿而不得爲大也奇畫之連者質偶
畫之分者文故爲文物三爲衆陰爲衆坤陰相隨故
爲衆輿圓而倚坤方而直故爲柄又以其在下而承
物于上萬物依之爲本凡執持之物其本可執者柄
也對天言之則坤爲地就坤之色言之則坤爲黑黑

者極陰之色也何以不言黃與玄黃者坤之縣玄者
乾之交皆中爻之色也若論其極則乾正爲赤坤正
爲黑

震爲雷爲龍 集韻干寶本作駹虞云蒼色干云雜色 李鼎祚本作駹亦云蒼色震東方故爲
龍爲玄黃爲旉 古本又作專姚信云專一也集韻李 朱肅本同李云陽在初隱靜未出觸
坤故專即 乾靜也專 爲大塗爲長 丁丈反 子爲決躁爲蒼筤 古本或作琅 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 京房李作朱 虞翻同云陽在下 足爲作足爲的 說文作馰 顙其於稼也爲反 虞翻本作阪 云陵阪也 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 吳澄云玉當爲圭鵠當爲鶴●震者
乾之本象羲皇畫☳以象雷也二陰包裹于一陽之
外而一陽動奮于其內也得乾初爻氣而能飛鳴龍

又虞東方其宿有角木星謂之蒼龍亦能象震也始
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得乾爲蒼爲玄得坤爲
黃上畫爲黃孔氏謂玄黃雜而成蒼色也虞翻專字
或作敷又作華古讀華如專花蒂下連而上分爲花
出故震象專也爲大塗者一奇動于内而二偶開通
前无壅塞也又崔憬云萬物所出在春故爲大塗取
其通生性專一索而得男故爲長子一陽動于下而
上進以決陰其進也銳故爲決躁此躁字已兼巽究
爲躁義矣蒼深青色蒼筤竹陸佃云幼竹也按筤非
竹名蒼筤竹貝一云車籃也一綱之笑笑从竹从犬佀詩
切車節也又象數由柄纖益在乘輿之後王介甫詩
補貨含風是也當是取幼竹爲此物故即以名其竹
耳萑似葦而小初生爲菼長爲薍成則名萑葦初生
爲葭長爲蘆成則名葦竹與萑葦皆下本實而上幹
虛震象也又九家易云萑葦根莖叢生蔓衍相連有
似雷行也爲始亨故于馬爲善鳴陽在内爲舞上畫
偶口開出聲也爲馵說云馬後右足白●左足白爲
宜解同按馵字从馬二其足徐鍇云指事以其白在

後足故二其足以別之震爲左爲足陽畫在下故象
後左足二陽象白取其動而見也又陸佃云馵足登
二絆其足古制之而乾今字書馵从馬一絆其足馬
二絆其足馵卬其足亦震躁動象也作足者作思馬
斯作之作與足並舉也馵足作足皆以在下之陽書
言的顙有旋毛中虛如射者之的言上畫之虛也
舊說爲白額非是爲白與震色自別陽反動陰下故
於稼爲反生謂萌芽自下而生反勾向上宋衷云謂
桑豆之類戴甲而生也一說謂穀其始必根于土而
爲穀實必又反而生于土爲反生亦通其究爲健者
究其成之所進也陽剛震動勢必前進進而不已則
爲純陽之健乾是也其究爲蕃鮮者究其後之所
變也蕃即文言草木蕃之蕃鮮即若亨小鮮之鮮
震三爻俱變剛爲柔巽居東得木正氣巽居東南得
木餘氣故震花變巽爲巽震龍變巽爲魚此與巽究
爲躁卦對言虞翻云震雷巽風无形故卦特變耳一
說爲健爲蕃鮮是一意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
乎離萬物皆蕃鮮而盛明乃乾四月純陽之時也亦

遁、

巽為木為風為長丁丈反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
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尺救反 虞翻本作臭云臭氣也風至知氣引系曰其臭如蘭李鼎
祚本 其於人也為寡本又作宣云黑白雜為宣虞云為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為
寡髮非也李鼎祚本同按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顙落曰宣亦同寡義 髮為廣
鄭玄本作黃、 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虞翻九
家有為揚為鸛巽澄云鸛當為澤●鵲者巽之本象卦畫三以象風也一陰入藏于二陽之內而二陽
旋繞于其外也乾坤震巽風震七卦皆先言本象獨巽以木先風者卦伏震長所制以木德王也
先儒有言畫卦自下而上自木之自根而幹而枝也其畫二下木之生數也其卦入木之成數也亦于以

四說春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民
伏羲所以首舉學而為五經之原者故特要創者
之於蓍以見不忘其朔之意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
故无土不穿傳而下入者木之根而而上升者木之
幹也張子云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
舍而為風一索而得巽故為長女也為繩直者
繩於德為順能以曲制直象下之一陰不得邪則能引繩
以制曲直者上二陽共正一陰使不得邪則合繩直
與工兩象而觀則知巽所以為德之制也為白者
仲翔云乾陽在上故白巽物清云為白者陽之色外
陽多故白色見于外也想按以白貞之象觀之曰為
巽陰為文陽為質巽之說是也蕉鄭康云萬物至
巽而畢乃畫皓故為潔而齊絕直其齊白其潔也陽
長陰短陽高陰卑二陽一陰又陽居其上陰居其下
故為長為高且物之長者高者皆漸積而不自知者
巽意也荀二陽欲進後一陰欲退將進又退不果于
進者也陰出于重陽之下故盤旋而抑是善卦為恭
為謹不盡卦為勞為蒽矣且質弱反故其進退不果

而實決躁為臭者臭以風達陰欲于重陽之下欲揚
不散故為臭姤卦包魚不利賓者以臭故也又莫如
虞云臭者香臊腥焦朽之五氣凡物聲色臭味聲
臭屬陽色味屬陰巽二陽外達故為臭反以三畫卦
震一陽內主為聲巽者震之反體為味艮者震之反
體為色也其於人為寡髮者髮屬血陰血不土行也
為廣顙者潤額也陽氣獨上盛也人陽體勝者額廣
陰體勝者額髮為多白眼者眼之白者為陽黑者為
陰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間而停匀巽目
上中白而黑者沉于下上白多于下黑也過排排
三倍者謀利者必于市故言利貞義理者陽也利欲
者陰也巽陽在內義理主于內也故一剛為主于內
之卦為乾巽陰在內利欲主于內也故為近利市
曰三倍者損鋪言貫三倍謂得三倍之利也巽本乾
體為金為工利莫利于乾也其一索而為巽其性入
則乾之所有皆入于巽矣陽奇為三奇畫二則其數
六為三倍象巽深于人情而算多者故謀利而多獲
如此其究為躁卦者巽變盡成震也震為決躁入退

而極而不得志則躁生矣乾鑿度云物有始有壯有
究震得陽氣之先巽得陰氣之先故其卦皆有究極
之義又吳幼清云震究為健而不為巽巽究為躁而
不為震蓋喜陰卦為陽卦為純陽卦而不為純陽卦為
陰卦陰卦為純陰卦也此則不
才變與互變之說於理亦通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古本一作撟、輮宋衷王廙本作橈宋云使
曲者直直者曲為揉京房本作柔荀爽本作撓為弓輪蜀才作倫、其於人也為
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
為亟心荀作極云中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
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荀九家作宮為律為可
為叢棘為狐為蒺藜為桎梏按為可未詳●木
坎之本象也其畫三以象水也上下二陰象水之

四中陽象水之蓄于四中也瀆水之通流而注于川者瀆水之通流而注於海者溝為水二陰交之為溝瀆一說欲行水者用溝瀆以為溝瀆之停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為旱之備滿之一字从冓冓之為言擬也去水之害如撥棄也瀆之為字从賣賣之為言擯也瀆水之利如親擯也轉水之性而為溝瀆亦猶矯揉木之性而為弓輪聖人所以範圍五行曲成萬物也陽居中而无陰以蔽之則見而不隱陽在下而動得時坤起而不伏坎則陰陷陽而包之故為隱伏者蔽卑巽稱而隱諱卦傳以見巽伏巽亦陰亦伏者皆故下半體也為矯輮謂以剛物納于陷空之中而矯其曲者使之直揉其直者使之曲也為弓輪者中勁也弓中勁則善發輪中勁則善運中畫剛象弓之弸上下弓象弓之弰輪中畫奇象輪之軸上下偶象輪之輻牙也在人則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于憂故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病為痛耳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一說大藏在心坎水勝

之故為心病楊用修云坎中一畫即心聲故八卦惟坎曰有孚維心亨心學之屬坎水火未濟也坎為心離亦為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需所謂有孚則亨亦主以實也或問坎為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之亨心亨也是加憂則心病矣心也體用之說如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一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盡所謂履建害心者也為心之茅塞者也求所謂萬物鏡心為性之章攫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隙人則顧塞其竇共部憂之說乎又曰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谿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其心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所主空盡委皆為水藏在腎謂藏於腎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致為耳痛耳聾皆患耳聾聽文宰公勤以加青聾虛耳衰聾附為劇且言凡禀非謂虛損專中故為耳稱是經已著病矣竟釋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區不必讀書尉及五運六氣可以為醫矣昔人乃云莊舛其謬殺人而注易誤无害豈知此理哉氣為陽運

動常數血為陰流行常以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赤陽色陽萌于子為赤及其純也則為乾之大赤孔穎達云為赤亦取血之色李鼎祚云陰十一月一陽爻生有坎陽氣初生于黃泉其色赤也乾為馬坎得乾之中爻故為美脊之馬脊者外體之中陽在中故美又為亟心之馬亟急也心貴內藏之中附在內而躁故取乾為首前畫柔故首下而不昂為足下畫柔故蹄薄而不厚此坎馬之所以異于乾馬震馬也又為曳者蓋陷則失健足行无力也其于輿也積中而下不勝為多眚謂有險陷而多阻礙也蓋行于險道不若坤輿之行于平地者易且安也通者水之從月者水之精二陽貫乎二陰之中上下皆虛水流而不滯故通月與水同德內明外晦者水與月也故方諸可取水于月二陰象上下之匡郭二陽象中之明也為盜者陽居陰中外陰柔而內剛狠故太玄以水為盜陰陽家以玄武為盜以其暴壯方興故也其本主智而反為盜賊用之何如耳剛在中故于木為堅多心蓋象為也集說孫云坎勞卦也溝瀆隱

伏揉輮弓輪為宣為盜皆事之勞者也輿之多眚馬之下首亟心薄蹄而人之加憂心病耳痛皆勞之象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音干）卦為鼈為蟹為蠃（京房本作螺姚信本作蠡）為蚌（古文作蜯）為龜其于木也為科（虞翻本作折）上槁（鄭玄本作稾干寶本作）

作離尤象考為字〇火者離之本象畫☲以象火火之上下二陽火之形中陰火所附麗之物日乃六之火故陽燿可取火于日中一陰象日之內斂上下二陽象日之外明也火產木日麗天電麗雲大易者日而聲取者電也蓋中下二畫震之雲也上畫一陰則霹靂之光見乎外也中女以再索得也為甲胄者上剛象胄下剛象甲中柔者被甲胄之人也為戈兵者上剛象其刃下剛象其鐏鐓中柔者其柲也

其于人爲大腹中虛也虞氏云取其懷陰氣也集解云坎離者乾坤之精氣離爲首故爲下首仰爲腹離爲大腹離非能大于坤也大在下首故取象也火燥燥物日亦然故爲乾卦鼈蟹蚌龜二陽象其前後上下之介中柔象其肉也又鼈性靜取其中畫之柔坤雅云離外剛內柔而性又火燥故爲蟹象形銳而善麗蚌內虛而合珠龜有文明之象一說鼈蟹抱黃內坤也蚌蛀龜之殼能開能閉外乾也科空也陰在內爲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又張子謂科上槁附而燥也若詩科巢之附于木上者科中虛有離象燥則科上之木乾燥耳如鵲巢之類皆是以木枝結構而成也亦遇猶可久云入卦之象入物而已充其類開百物不應極其說可以類萬物之情然義卦之象有與卦爻相符者有不與卦爻相符者有見于卦爻而說卦不載者有見于說卦而卦爻無之者若夫大聚備之雖小益補之設此見于他書而易與說卦又可以類推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京房本作蓏爲閽寺古本亦作閽音寺爲指爲狗虞翻本作拘云指屈伸制物故爲拘爲鼠爲黔喙之屬虞本作黔云虎豹之屬貪冒之類其于木也爲堅古一本無堅字多節九家本有爲鼻爲虎爲狐安和鄭族友易以艮爲鼻來子云鼻者面之山晉卦已如此說此者是之本象蠡星畫☶以象山也山靜而上下●二陽地也上一陽隆起孤於地之上者山也徑者路之小也艮爲徑之反覆高山之上成蹊并如平地之大塗也爲小石者剛在其上之上象山頂高處之小石者剛在坤土之中象乎地土之中有石也闕者門之出入處上畫連亘中下二畫雙峙而虛故門闕也焦虞翻云大而爲山微而爲小石皆堅而止者也得徑路爲門闕二物皆有行有止成始成終之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有核曰果无核曰蓏植生曰果蔓生曰蓏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莖枝兩枝爲木果

一剛在上者木之堅二柔在下者草之蓏漢儒程氏罔在草口果在木曰上實下垂弱貴果蓏之實亦紐于宇以爲一物然蓏作蓏字不同也貴爲專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取邢璹云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皆爲阻于前而衛內之意者也又果物清云外一剛陽人無足而操止于外者也內二柔乎人無陽而給使于內者也故爲手爲多節故爲指止于四支之末而能止物者也狗寺于人而能止物者也鼠之爲物其剛在齒鳥之爲物其剛在喙黔喙東北之色青黑狀也鳥象多黔口屬者不可枚舉也狗鼠黔喙皆剛前剛也鄭本云黔在君子爲隱伏在小人爲盜且剛則狗害則鼠皆一象而二象也三陽卦爲堅不言馬者其剛在上所用益木故於堅龜充行健之動有當礙之象與齒宜幹陽根陰爲木全材坎陽內爲堅多心離中陰而虛爲科上槁且陽在上爲堅多節木枝在上方有節艮二少之象皆當于彼處取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鄭本作陽虞翻云養無家女行賃炎羨于妾者引詩曰易知之何又曰四爪之人自稱同即其虞翻本作羊鼎卦云羊女使皆柔弱故爲羊蓋以震爲說艮狗爲狗兌其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再出者上言也復已爲長男又言長子謂以當世守宗廟主主祭祀故詩琴之三女皆言長中少明女子各當外反亦剛兌之從上來義甘九家本爲常爲輔頰爲妾交辭无取爲常象讚引舊注云常西方神也爲羊潛云或曰常是以爲名之一下二奇象兒于垂上一偶三象分繫於杠未知孰是澤者氣之本象彖畫畫剛以象澤也兌體上下俱虛兩澤則上虛下實爲坐剛成澤澤決則成川有三索於乾而得女故爲少女巫口舌之官乃所以宣從神者也通乎兩者以言悅乎神

為巫通乎顯者以言說乎人為口舌皆取兌上折象前章言兌為口此兼言舌者外之畫偶象口中肉之畫奇象口中之舌也為毀折者前畫缺折物之毀折也金氣始殺條枯實落物之柔在上者必折也為附決者一柔附于外而內之二剛將決去之所謂夬也虞孔氏云兌主秋也取秋物成熟槀稈之屬則毀折也果蓏之屬則附決也或云乘陽動故決躁兌性說故附決也非能自決乃附于剛而決也其於地也為剛鹵皆鹹土也說文云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東方之斥在高地而柔西方之鹵在燥地而剛下二陽剛也上一陰鹵也西方之地中下堅堅如石而上柔為鹵者化鹽也或云氣瀉為鹵然使下土不堅則鹽水虛漏而不可蘊故鹵土必剛堅正西又金也故為剛鹵餘予與云剛鹵之地不能生物也盡木之死氣也故水絕于下而澤見于上所見以為鹵而已項平甫云地之鹵非不潤也暫暵而乾已而復潤天下之潤者莫又焉然不生物以其潤氣之在外也見於外者其上則甘而為霽露之凝為霜其下則鹹而為鹵鹵之

凝也為鹽二者皆殺物之具也兌少稚謂鹵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藏興焉此天地之仁也為妾者外柔而內有所承少女從姊以為娣也為羊者內狠而外說也玩辭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子巽為長女離為中女兌為少女其見於象而中男少男寓不然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艮為狗兌為羊皆見於象而巽離坎豕離雉獨不然巽為雞卦坎為血卦離為為乾卦而五卦皆不然震為究為健為蕃鮮巽為究為躁卦六卦皆不稱究蓋互見也耶仲虎云此章廣八卦之象凡百十有二本義以為多有不可曉者蓋有當解者有不必強解者其中有相對取象者如乾為天坤為地之類是也上文乾為馬此則為良馬老馬瘠馬駁馬良取其德老取其知瘠取其骨駁取其力皆取其健也上文坤為牛此則為子母牛取其生生有繼兼取其順也乾為木果結於上而圓坤為大輿載於下而方震為決躁巽為進退為不果剛柔之性也坎獨以其究言剛柔之始也故內陽外陰水與月則內明外暗離內陰外陽火與日則內暗外明坎中實

其於人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離中虛故於人為大腹艮為閽寺為指陽之止也兌為巫為口舌陰之說也有相反取象者震為大塗反而艮則為徑路大塗陽闢乎陰無陰阻也徑路陽阻而下陰不能闢也巽為長為高反而兌則為毀折長且高者陽之上達毀而折者陰之上窮也有相因取象者震為馬得乾初之畫故於馬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陽下而陰上也坎得乾中爻之陽故於馬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坎陽中而陰外也善鳴馵馬之良美脊亟心馬之蕃也作足者陽下而薄蹄者陰門而弱也坎為大輿坎為輿為多眚陰中虛而力能載坎中滿而下无力也坎為木堅陽而根陰也坎中實故於木為堅多心因上陽故於木為堅多節離中陰而虛故於木為科上槁艮為果為木堅多節艮之一長花之東也之三陽果之結艮為木果巽為果蓏果陽在上果蓏陽上而陰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如坎為隱伏因而為矯輮因而為弓輪巽為工因而為門闕因而為陽寺兌為口舌因而為巫不言而互見者離為君

以見坤之為臣乾為圜以見坤之為吝嗇者陰之翕也以見陽之闢者地之平也以見天之高為文者物生於地雜而可見也知其始於天者不可見矣為柄者有形之可執也巽之氣不可執矣巽為臭卦以見坎之為溝瀆為血卦以見巽之為氣巽為臭以見震之為蒼筤則見三女巽為長子而艮不言者于陽也於陽之長者可乎之也兌少女為妾而巽不言者少女從姊為娣於陰之少者卑之也巽為馬其行乾之陽皆言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止之性弗為也從可以隅實而通矣余於此章云凡八卦之所為至於僅係類无所不有其說固不可盡學者不忘於吉藏者示已意不上於此欲使人以類求之與不然則有亡遺不全者矣易者聖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得見于此象數中行云八卦之象反而求之皆不出吾身而已於之為道德性命之為形色聲容之為視聽言動外之為君臣父子夫婦至於手足微而至於爪髮皆不越乎八卦八卦何物也太極也太極何物也至中至正人焉不待道之大原

如人往卻以七尺之軀戴天履地饑食渴飲與造化同役遷轉消息盈虛屈伸往來之中雖知自眞至理天之與我者亦如是至精至妙至廣至大之事是吾身也大而天地微而蟲魚草木幽而鬼神之理明而事變之迹亦然也上極天地之始下極天地之終亦然也吾能反身而誠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則大足以參天地微足以育庶物幽无愧於神明无作於人直與天地相爲終始是則豈直僥不惑而已至所謂象者眞黎歸耳

古周易訂詁卷十五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序卦傳

此夫子第九翼也吳幼清云羲皇六十四卦之序始乾終坤蓋奇畫偶畫之上每加一奇一偶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以極於六十四乃其生卦自然之序非人所安排也後之易各因羲皇之卦而其序不同如連山之首艮歸藏之首坤不復可知其六十四卦之序何如矣始乾坤終既濟未濟者周文王六十四卦之序也蓋文王既立卦名之後而次其先後之序如此來矣鮮云序卦傳一者孔子因文王之序卦就此端之理以序之也一端之理在所略孔子分明恐一後儒穆亂文王之序卦故借此一端之理以序之其實本意專恐爲傳亂其卦也如大卦以下使非孔子序卦可證則後儒又聚訟矣蔡氏改正丘氏猶以爲不當偕改經文豈不聚訟所以序卦有功于易韓康伯謂序卦之所明非易之縕孔仲達謂今驗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師比之類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之類是也且聖人本定先後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則不應非覆即變朱新仲謂序卦非聖人書程可久疑其出于經師朱子云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以至于无窮便是精文中子撰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正義述周氏就序卦以六門往攝第一天道門第二人事門第三相因門第四相反門第五相須門第六相病門如乾之次坤泰之次否等是天道運數門也如訟必有師師必有比等是人事門如因小畜生履因履故通等是相因門也如遯極反壯動竟歸止等是相反門也如

夫有復蒙需得泰等是相變門也如賁盡致剝進極致隱等是相病門也愚謂六門之說无乃太支且于血脉未爲該備甲舞括顯相因相反二者足以盡之蔡介夫謂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者也亦老變而少不變之義其本文義已析附于逐卦象辭之後今不復贅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焦竑云不言乾坤而言天地天地即乾坤也凡陽畫皆乾陰畫皆坤而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乾坤也諸卦言受而乾坤不言受乾坤衆卦之父母也干令升云物有先天地而生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天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故其所法象必自天地而還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崔憬云此仲尼序文王次卦之意不序乾坤之次者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天地次序可知而萬物之先後宜序也物郭京本物作始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胡庭芳云乾坤後次屯蒙者震坎艮以三男代父母用事雖无乾坤王體然三男實坤三索於乾而得有至體之坤亦是坤與三男會也蒙者蒙郭京本蒙下有昧字也上蒙字卦名下蒙字物之象也物之穉古本或作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按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云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恩必訟而成之其立義又異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毗志反下同故受之以比胡庭芳云需訟之後坤遇坎而爲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震艮各一用坎獨六用者亦是天地間水爲最多猶人一身无非血脉之流轉也比者郭京本者下有親字比也上比卦名下比相親附之義也比必有所畜古本亦作畜下同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

有禮故受之以履吳幼清云禮去聲者盡也爲字韓注有之今按王弼略例引此字蓋是後人誤以王文書作注字張亦云師卦後乾方與巽覺會成小畜履此長少二女代見父始入用惟離中女未用耳乾坤至此十變十成數也陰陽之氣一周矣履而泰本義引晁氏云鄭无而泰二字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備鄙反下同胡庭芳云小畜履後乾坤自相遇成泰否然乾坤十變方得泰何其難泰一變即否何其易履其交處其合者宜知警戒爲變化持守之道可也鄭汝諧云屯蒙而下卦全于八天五爲紀地六爲制積之五六合陰陽各三十畫二氣各平以盈而天地交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胡庭芳云泰否而後乾坤異處乾自與離相遇爲同人大有至此則離始入用而三女之卦全用矣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又說苑引勞而不矜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數滿而益謙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今象傳繫辭之與此全不同附錄于此有大而能謙必豫程子云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故受之以豫胡庭芳云同人大有後坤又自與艮震相遇成謙豫亦爲長少二男之從母也至此震艮二男復用事矣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項平甫云臨不訓大臨者以大臨小比謂臨者皆大者之事故以大釋之若豐者大也則直訓大也物大然後可觀說文引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今易所无故受之以觀可觀而

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李鼎祚本嗑上有噬字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李鼎祚本作而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淮南子引云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不妄與无妄當辯不妄然後能无妄也余德新云自有事而大大而可觀可觀而合合而飾所謂忠信之薄而僞之始也故一變而爲剝剝而復則與實獨存而不妄矣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呂圭叔云萬物盛多而後養道備也需之養養之小頤之養養之大不養則不可李鼎祚本有以字動故受之以

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焦弱侯云陰陽之氣專則生化之理或熄至陽之中必有陰而至陰之中必有陽至其極則相生離爲火而中畫陰也坎爲水而中畫陽也雷霆出乎離終發乎此天地之至理也來矣鮮云物不可以終過終否終盡終過以理之自然言也造化乃如此也有大者不可以盈不盈則不可動以理之當然言也人事乃如此也胡省貞云陷必有所麗與物不可終窮同意釋卦不以他卦而以夫終亦物不可終窮意也王照本本於離者麗也下增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二句真蛇足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不言咸者何夫婦之道卽咸也猶上經言天地而乾坤具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咸恒爲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及晉明夷外諸卦皆艮兌巽震之會遇干令升云上經始于乾坤有生之本也下經始於咸恒人道之首也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有妲己之禍當周之盛德有三分之功以言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而易於咸恒備論禮義所錯生也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

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乃旦反下同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蔡介夫云屯蹇皆爲難義但屯者始生之難蹇者所遇之難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胡庭芳云咸十卦變之盡爲損而艮上兌下恒十卦變之盡爲益而巽上震下亦猶上經乾坤十變而有否泰也接爻陰陽亦各三十畫泰否天道之大運損以體其全損益人道之大權所以用其中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李鼎祚本无所字遇故受之以姤姤乾體止此自乾至姤凡四十四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

故受之以升坤體止此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丁丈反子故受之以震馮氏云自乾坤四十有九卦而革去故五十卦而鼎取新震乃長男代父易之序也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李鼎祚本動下有必二字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焦弱侯云晉者明出地上進而明也徒進不足以盡之漸者山上有木以漸而進者也漸者進之方而漸非進也凡若此類皆取其大意以明卦之序非以卦義爲盡于此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關彥升云晉所謂進者有進而已此進必有傷也漸之所謂進者漸進而已焉有不得所歸者乎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朱子發云蔡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曰得其所歸者必大大有次同人者處大之道也豐次歸妹者致大之道也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音悅下同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胡庭芳云咸恒一變損益再變漸歸妹三變中孚小過陰陽各從其類焉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旣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程子云易者變

易而不窮也旣濟之後受以未濟則未窮也是氏云未濟之終復始于乾坤玄以濟華未濟曰陰氣濟勢乎上陽信舛復始乎下明此理也周氏云按序卦有數數曰然後曰而後曰不可曰不可以曰不可不曰必曰必有曰必有所曰莫若各有取義約之不外二中不問天道人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得中者順之隨時從道以趣中而已其他與義諸賢多搜索于位置時數之間可喜可愕不可枚舉然而夫子當時曾不預及惟隨時用中之道爲不易矣呂氏要指云易變易也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反需爲訟泰爲否隨爲蠱晉爲明夷家人爲睽此不善變者也反剝爲復遯爲壯蹇爲解損爲益困爲井此善變者也文王示人以可變之機則危可安亂可治特在一轉移間爾後天之學其以人事贊天地之妙歟韓康伯云先儒以乾至離爲上經天道也咸至未濟爲下經人事也夫易六畫成卦三才必備錯綜天人以效變化豈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斯蓋守文而不求義失之遠矣蘇子瞻云以雜卦觀之六十四卦皆

兩兩相從非覆則變也變者八乾坤也頤大過也坎離也中孚小過也覆變具者八泰否也隨蠱也漸歸妹也旣濟未濟也其餘四十八皆覆也卦本以覆相從不得已而從變也何爲其不得已也變者八皆不可覆者也雜卦皆相反序卦皆相因此理也而有二變者八覆變具者八覆者四十八此數也而有三焉則六十四卦之敘果何義也曰理二曰數三五者无不可此其所以爲易也步歷而歷協吹律而律應考之人事而人事莫備乎天理而行无往而不相值也且非獨此五者而已舉世之所有莫不咸在是故從孔子之言則既有二說矣曰物不可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又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方其爲男女則所謂陷與麗者不取也自是以往吾豈敢一之哉

古周易訂詁卷十五終

古周易訂詁卷十六　　　　閩儒何楷玄子氏學

襍卦傳此夫子第十翼也襍者錯糅其次不依文王卦序也孔子恐後學顛倒文王所序之卦故為之傳以聯絡之又恐後學以序卦為定理故襍亂其卦前者居于後後者居于前然皆以兩兩相對為義有相反而相勝者有相須而相生者有相似而安耕者有相乖而兩存者大抵皆勢不可无而理所當有襍而有不襍者存必拘拘求之位置先後之間而強為之說則膠而鑿矣虞仲翔云昔者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時宜不必皆相因襲當有損益之意也故歸藏名卦之次亦多異於時王道審騐聖人之意或欲錯綜以濟之故次序卦以其襍也蔡介夫云序卦傳所云流行之易也襍卦傳所云對待之易也故二傳之作聖人所不容闕也愚前合兩卦為一對已撮舉襍卦之辭為之義疏以寇其前今不辭費

乾剛坤歸藏易作𠀉按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今取其名異者附載于此又有罾欽規夌分五卦券需矜禍馬徒三積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柔比毗志反樂音洛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賢遍反而不失其居蒙襍郭京本作雜而著震歸藏作釐起也艮歸藏作狠止也損歸藏作員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歸藏作毒畜時也无妄歸藏作毋亡災也萃聚而升歸藏作稱不來也謙歸藏作兼輕而豫怠京房本作治虞翻本作怡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賢遍反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歸藏作蜀則飭也鄭玄王肅本作節剝歸藏作僕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楊慎云古誅字有之餘切咒韻讀與晝相叶騶晝亦音胄也井通而困相遇也自乾坤至此三十卦咸歸藏作諴速也恆久也渙歸藏作奐離也節止也解歸藏作荔緩也蹇難乃旦反也睽外也家人歸藏作散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歸藏作逯則退也大有眾荀爽本作終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句親寡旅也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韻協也或云親寡旅當作旅寡親于韻亦協又荀爽本以豐多故親絕句寡旅也別為句離上而坎歸藏作犖下也小畜歸藏作毒畜寡也履不處也需歸藏作溽不進也訟不親也以上皆反對協韻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

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丁丈反小人道憂也自大過顛以下八卦不反對疑有錯簡蔡伯靜為改正之曰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依蔡氏所定卦既對韻亦協吳草廬從之似不可易也或有為立錯簡二圖者亦奇妙可觀今并附錄于後

大過以下八卦反對錯簡圖

大過　漸　既濟
姤　頤　歸妹　未濟　夬

又圖

既濟　未濟
漸　歸妹
大過　頤
姤　夬

胡仲虎云天地間剛柔每每相襍至若君子之為剛小人之為柔決不可使相襍也襍卦之未特分別君子小人之道言之至是贊化育扶世變之意微矣哉

尚然云夬終于男窮之後蓋五陽決一柔而乾猶正人道立君子舉小人憂男其不終窮矣乎子舉子曰上夬而成天下夬而成地夬之時用大矣哉孔子誅少正卯却萊兵墮三都皆夬道也襍卦聖人之夬書也春秋聖人之易用也是皆經世之志豈曰旁行不流乎哉孝子思云天下之事不至於夬則不通故襍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胡庭芳云襍卦以乾為首不終之以他卦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為純乾矣俞玉吾云易貴變變則不窮夬復為乾周流不息即六十四卦終以未濟亦此意也懸按傳既以襍卦名直是聖人見得易理无窮信手拈來无[illegible]若使有段落可求有象數可測便不謂之襍矣[illegible]家說到此處大段費盡心力却識是弄精魂也若其頤將近似者有二說焉或依上下經之數分之其說本于胡仲虎謂易終于襍卦而交易變易之義愈可見矣自乾坤至困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而襍下經十二卦于其中自咸至夬三十四卦與下經之數相當而襍上

經十二卦於其中此以易之義也坎離交之中者本居上經三十卦內今附于下三十四卦震艮巽兌交之備者本居下經三十四卦內今附于上三十卦至若无反對者上經六卦下經二卦今附于上者二卦附于下者六卦皆交易之義也上三十卦終之以困柔揜剛也下三十四卦終之以夬剛決柔也柔揜剛君子不失其所亨剛決柔君子道長小人道憂矣寅依八純卦分之第一節乾剛坤柔提綱自比至蒙皆義之有協于剛柔者第二節震起艮止提綱自損至賁皆義之有協于起止者第三節兌見巽伏提綱自清至嚴皆義之有協于見伏者第四節離上坎下提綱自小畜至夬皆義之有協于上下者之二說者其大段非不舉然可微然欲一一而求其今則必有為之辭者矣若其配對繫須大義无關附會支離正經也落是果有當于斯人之心否乎懸无取焉病謂易之誠言妙道只在陰陽對列相乘相錯相生相克之闡郎其身味之不盡矣母為舍玄珠而抱赤猜也剝濬佰云周易六十四卦自乾坤屯蒙而下凡三十二

變例其法或以陰陽或以剛柔或以形象或以牲[illegible]莫不有道焉乾坤之變乾馬為龍神龍為馬屯蒙之變雲雷大難山木小雜需訟之變待者不訟訟者不待師比之變觀道多喜喜道多憂小畜履之變見雲不雨遇虎不暴泰否之變又若者廣又亂者喜同人大有之變或為小吝或為全福謙豫之變好德者吉好榮者危臨蠱之變以成為敗以敗為成臨觀之變入觀則凶入臨則吉噬嗑賁之變噬者凶事貪者吉道剝復之變果落可悲果生可喜无妄大畜之變德以復養養以尚賢頤大過之變兩實者困兩虛者顯坎離之變入水則瑊入大則溺咸恒之變悅亦可久久亦可悅遯大壯之變遇遯陽消遇壯陽長晉明夷之變夷則明傷晉則明盛家人睽之變在外者離入內者合蹇解之變入解禍散入蹇禍至損益之變或積上臨或受下報夬姤之變牽羊可悅康來可憂萃升之變升亦可悅萃亦可順困井之變坎險有哭寒泉有利革鼎之變火爐去故烹器致新震艮之變以權致臨以止修德漸歸妹之變得漸者貞匪漸者匪

豐旅之變豐則多憂旅則深念巽兌之變得悅寡貞得濉寡需渙節之變渙則多離節則多止中孚小過之變豚魚感信飛鳥羅凶既濟未濟之變得位而通失位而窮此三十二法者周公之特筆也遺此法而以序求之於義遠矣于令升云凡易既分為六十四卦以為上下經天人之事各有始終夫子又為序卦爻明其象承受之義然則文王周公所遭遇之運武王成王所先後之政倉精受命短長之期備於此矣而夫子又重為襍卦以易其次第襍卦之未又或其綱不以兩卦反覆相歸者以示來聖後王明道非常遺事非常事也化而裁之者存乎變是以終之以決言能夬斷其中唯陽德之主也故曰易變則通通則斷文總而觀之伏義黃帝皆繫世象賢欲使天下世有常君也而堯舜禪代非黃農之化朱均頑也湯武逆取非唐虞之迹桀紂不君也伊尹廢立非從順之常使太甲思怨也周公攝政非湯武之典成王幼年也此皆聖賢所遭遇異時者也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救敬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救文文弊[illegible]

故春秋闕諸二代三損益之變焉闕爲邦子曰行夏
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荅子問政者數也而夫子
不與言三代損益以莽其任也周則備王者之法伊
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言是故聖人之於天下也周
不足異不非百事以俟聖
人而不惑一以貫之矣

古周易訂詁卷十六大終

解經處答客問

聖皇御極五禩余溷吳門畏此
簡書夜寐夙興罔敢怠遑一二從事及庶人在官者
咸潦濯屏營愼乃寵余臨流覃思維古之人觀河
拜維水哉水哉愁然思學之不殖迺署燕思堂左
廂爲解經處退食居之先是三年余嘗學易獨寐
寤言維無象之象厥祖繫畫厥錫繫彖乃攝爻歸
彖攝象歸畫余未能忘丙庸申諸鈆槧以俟來者
客詔小子爾惟算舟緡思不出位入而宴息胥可

艮乎异哉官有淪拜曰俞師汝昌言昔吾有先正
謂終日言不離乎是吾亦行不離也可得聞與曰
可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者也理財聚人非
環也乾爲金與玉坤爲布爲吝嗇兌剛出金鹵出
鹽離以佃以漁巽爲近利市三倍震爲大塗艮爲
徑路以利攸往坎爲大川利涉財求是阜民用飭
同先王惟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過此可知已若夫
禁民爲非存乎正辭余乃鈎攷簿書凡貨之良楛
若舟大小必譏詧之毋或遺佚謂爾商人我無爾

詳幅紙中分俾執其半取諸夬也視事無恒皿蟲
是蠹乃鏤時圭以測日景辰出升堂未復睡之毋
或失時俾民有信蓋取乾之履其繇曰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布指知寸舒肘知尺
昭代有制涉吳之舟許尺而稅起自五尺終丈有四
播之話言工維信度蓋取小畜之巽其繇曰復自
道何其咎吉造舟為梁旁甃石矼其廣容刀五尺
而下如蟻往來津人不訶罔記何年樹之崇標垂
脩其舊毋滋怨讟更有漁利寸寸而量如其非義
斯速巳矣蓋取節之臨其繇曰甘節吉行有尚是
歲不雨七八月之間吳穀以翔中丞莊公憂形于
色謂子大夫司關稍輕厥征以來估客余謂不敢
損什之一為
君市義蓋取屯之復其繇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
凶陽羨之區爰有百瀆百瀆演衍皆入太湖爰有
烏溪為之綰轂官樹厲禁毋許闌出以窒湖宄以
稽關賦城社之魁毀禁无忌前使若之因勢約束
令月輸緡如履康莊余曰不然是妨正課下車罷
之移告當塗蓋取井之蹇其繇曰井谷射鮒甕敝
漏海虞之區港有福山輕舠假道毋庸度關昔董
以吏今董以官責其疾消用佐額通一切瑣貨咸
取給焉關籍之外不另獻贄余心疑之不獻似簡
獻之則清清簡孰多從其清者蓋取姤之遯其繇
曰包有魚不利賓坻之虫虫惟金是嗜如蛾赴燈
雖焦不顧為商鶻鵲為關蠹賊大蠹之竿若強若
宜福山之竿若錢若高楓橋之竿若崔若殷余悉
按之小懲大誡旅人咸喜蓋取家之損其繇曰發
家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吳地卑窪萬流輸
轉枝津閭渠不可枚舉逋逃既多如厄無害或遣
急足四出以幾隸也無狀翊雉及鴉余易以官茂
僅爾遣牧之法意畧示隄棲匪覯厥貲蓋取无妄
之剝人其繇曰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
人之災懸賞以購能獲一盜賞不踰時罔則有罪
雖未出戶離犾無羅蓋取鼎之旅其繇曰鼎有實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堂左有庫擊柝宿衛不時出
閱扶其占從蓋取夬之革其繇曰惕號莫夜有戎

勿恤維茲擊㯲隸于司關或倣軍制五人為伍五
伍各長晨趨應事察𨋍魚魚宛若軍容實同𣪠官
余恐不類謝而去之其他押役毋滋處此蓋取解
之困其繇曰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亦越兩
季小舟吹聚誦言不均小𦨴細舟胡巨細疏余乃
諦觀驗丈四尺或至八尺厥課正等是誠不均言
于畢公差等其課計埤歲入可六千緡豈𥳑損下
禾杜中飽前修之志持重未發公報揩曰爾其試
哉蓋取損之中孚其繇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
違元吉王人戾止有司致餼茲署之餼供自蘇郡
歲二百緡役有若干緡治舟船徵之旁邑非曰養
優實以養廉義舉孤之僅有域君間歲不徵欲去
餼羊此手一去飲水而已余惆悵歎徵之不忍去
之不安復恐胥史年為姦利闘白其事𢤱我願者
毋祭後人蓋取頤之益其繇曰拂經居貞吉不可
涉大川前賢代興踵事增華間訪往牒頗較不與
或云吏胥惡其害已亦難任夫傳舍之故微文攻
獻永垂厥緒蓋取革之咸其繇曰鞏用黃牛之革

聖主宵衣計臣廢食按部就班尼擬如掃余遑點虛
日課不前法當居殿室人愁苦余乃怡神暇財解
易鎦銖之𦈢悉入公家此心不作幸而及格以聽
天命蓋取需之泰其繇曰需于酒食貞吉夫君子
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占
在大有之大壯其繇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客竊
然曰有是哉盍識其言于石俾後之君子壹覽焉
崇禎癸酉春正月吉虞壑黃冑聞達何楷玄子氏
識於署中之解經處

讀書叢說六卷

（元）許謙撰

清鈔本

讀書叢說六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元許謙撰。謙字益之、金華人。延祐中以講學名一時、儒者所稱白雲先生是也。事蹟具元史儒學傳。自蔡沈書集傳出、解經者大抵樂其簡易、不復參考諸書。謙獨博聚事實、不株守一家、故稱叢說。如蔡氏釋堯典本張子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之說。不知左旋者東西旋、右旋者南北旋、截然殊致、非以遲而成右也。日東出西沒、隨大氣而左、以成晝夜、非日之自行。其自行則冬至後由南斂北、夏至後由北發南、以成寒暑。月之隨大氣而左、及其自行亦如之。謙雖不能盡攻其失、然七政疑一條、謂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泛然無統、可謂不苟同矣。舊說洛誥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爲王城、據召誥洛誥、周公皆乙卯至洛、在召公得卜經營攻位五日位成之後、是王城無庸再卜。謙謂此時王城已定、但卜處殷民之地、故先河朔黎水、以近殷舊都、民遷之便。次及澗東瀍西、次及瀍東、皆以洛與此地相對定墨、而皆惟洛食。瀍澗流至洛、所經已遠、不知周公所卜者何處。又呂刑稱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舊說以爲其刑造自有苗。謙謂苗乃專以刑爲治國之法、乃始過用其刑、非創造刑也。如此之類、亦頗不爲習聞所囿。至於說六律五聲、漫錄律呂新書。說唐虞之脩五禮、漫錄周官大宗伯之文。說酒誥太史內史、漫錄周官太宰六典八灋八則八柄之文。殊爲泛衍。書內載其師金履祥說爲多。卷首書紀年一篇、卽據履祥通鑑前編起算。其閒得失雜出、亦不盡確。然宋末元初說經者多尙虛談、而謙於詩考名物、於書考典制、猶有先儒篤實之遺、是足貴也。其書與詩名物鈔四書叢說竝刊於至正六年、其版久佚。此本爲浙江吳玉墀家所藏、其第二卷中脫四頁、第三卷中脫兩頁、第五卷第六卷各脫四頁。勘驗別本、亦皆相同。今亦無從校補、姑仍其舊焉。

讀書叢說卷之一

東陽許謙

書五十八篇

今文三十三篇 伏生所傳凡二十八篇而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因古文出後方別出此五篇以成三十三篇

虞書四 伏生為二篇

堯典　舜典復出　皋陶謨

益稷復出

夏書二

禹貢　甘誓

商書七 伏生為五篇

湯誓　盤庚上　盤庚中復出

盤庚下復出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二十 伏生為十九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復出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古文二十五篇

虞書一

大禹謨

夏書二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十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書十二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畢命　君牙　冏命

亡書四十二篇

虞書十一

汨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夏書五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商書十八

夏社　疑至　臣扈

典寶　明居　肆命

徂后　沃丁　咸乂肆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高宗之訓

周書八

分器　旅巢命　歸禾

嘉禾　成王政　將蒲姑

賄肅慎之命　亳姑

漢文帝時令文二十八篇出于伏生即立學官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治之史記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後漢蔡邕勒于石謂之石經

孝武時古文五十八篇并序一篇出于孔壁安國託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故曰隸古定安國以隸書雜古書法成字故曰古文伏生書全用隸文字故曰今文孔安國作傳

文內於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下誤入舜典益稷四字故篇名及數目皆不能合今按疏文說如上甚明疏內明言孔安國于伏生書內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共五十八篇鄭玄則于前二十八篇并偽泰誓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泰誓二篇爲三十四共偽書爲五十八

書紀年

帝堯百載

堯典前初年事後七十載事

先生後登前攝條平水土之年

禹貢蔡氏謂禹貢作于虞時全

帝舜五十載

舜典

大禹謨前初年事自格汝禹爲三十二載以後事

皋陶謨　元載

益稷

右唐虞一百五十載書六篇

夏禹八歲又居喪二載

啟九歲

甘誓　三歲

太康二十九歲

五子之歌十九歲

仲康十三載

胤征　元歲

相二十八歲浞滅之
少康六十一歲
杼十七歲
槐二十六歲
芒十八歲
泄十六歲
不降五十九歲
扃二十一歲
厪二十一歲
孔甲三十一歲

皋十一歲
發十九歲
癸五十二歲
右夏十七君四百三十九歲書三篇
商湯十三祀即諸侯位十八歲丙故桀共三十祀
湯誓元祀　仲虺之誥　湯誥
太甲三十三祀
伊訓元祀　太甲上　太甲中三祀
太甲下　咸有一德
沃丁二十九祀

太庚二十五祀
小甲十七祀
雍己十二祀
太戊七十五祀
仲丁十三祀
外壬十五祀
河亶甲九祀
祖乙十九祀
祖辛十六祀
沃甲二十五祀

祖丁三十二祀
南庚二十五祀
陽甲七祀
盤庚二十八祀
盤庚上元祀　盤庚中　盤庚下
小辛二十一祀
小乙二十八祀
武丁五十九祀
說命上三祀　說命中　說命下
祖庚七祀

高宗肜日 三祀

祖甲三十三祀

廩辛六祀

庚丁二十一祀

武乙四祀

太丁三祀

帝乙三十七祀

紂辛三十二祀

西伯戡黎 三十一祀　微子 三十一祀

右商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祀書十七篇

周武王七年 即諸侯位十三年而伐紂共十九年

泰誓 十三年一月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二月　康誥 蔡氏謂以武王封康叔之書與酒誥梓材皆武王書也金先生按逸周書二月甲申偕衛君西以爵封康誥同是誤

酒誥　梓材 金先生附成王紀為徙洛事

武成 四月　洪範　旅獒 十四年

金縢

成王三十七年

君奭 元年　大誥 三年　費誓

微子之命　立政 四年　多方 五年

周官 六年　召誥 七年　多士

洛誥　蔡仲之命 八年

無逸 十一年　君陳　顧命 三十七年

康王二十六年

康王之誥 初即位　畢命 十二年

昭王五十一年

穆王五十五年

君牙 三年　冏命　呂刑 五十年

共王十二年

懿王二十五年

孝王十五年

夷王十六年

厲王五十一年

宣王四十六年

幽王十一年

平王五十一年

文侯之命 元年

桓王二十三年

莊王十五年

僖王五年
惠王二十五年
襄王三十三年
秦誓 二十八年
右周歷十八君自武王滅商之年至襄王二十八年其四百九十九年書二十八篇並依蔡氏說皆入正文其下注年者皆金先生所定自光至襄王六十五君光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歷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此書考之亦惟沃丁大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皆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蓋皆孔子所芟夷者傳書謂孔子求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皆然有書者不止二十三君則明矣愚嘗謂聖人欲納天下於善無他道焉惟示之勸戒而已故孔子于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于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也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為非欲徒紀其不善也至于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略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東陽 許謙

堯典

典從册在丌上皆象形字以丌尊閣册為典為兩體會意以可常法而訓為常是就會假借此字今備六書三體

欽明文思分而言之欽體而明用誠敬主於中而精明發于外也思體而文用智慮動於內而文章著於外也合而言之欽明為體而文思為用主於中者誠敬則思之於也周盡存諸內者精明則文章著於外者煥然矣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皆文思之昭著充塞而放熱之極至也

光被四表橫説明文格于上下豎說欽思

九族古注高祖玄孫之親蔡傳謂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疏云又異義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玄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非外族也朱子謂九族且從古注

九族之說不一

白虎通父族四謂父之姓父女昆弟適人有子身女昆弟適人有子身女子適人有子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母之昆弟母昆弟子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也

朱子語錄父族四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也此與白虎通同母族三母本族母母族與姨母之家也此與白虎通異妻族二亦與白虎通同

按白虎通言母之父母昆弟及昆弟子止是本姓一族不可謂三族也若語錄之云則母有母之族而父及無之二家皆言妻之母族是又厚于妻而薄於父也今但自高祖至玄孫而一以服斷之則上下旁殺之餘外姓凡有服之親皆該在其中親疎卑尊輕重皆當而無前說之失

楚語少皡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韋昭注曰即羲氏和氏史記序作火正作此正為是而北正無家又叙重黎如一人者非此兩氏子孫之在官也則羲和為二伯與仲叔共六人無疑金先生謂書大傳維巡四岳祀太山霍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弘山奏和伯之樂方與時皆與二氏所掌者合二伯當有其人也

三方皆寅敬於日而北方不言於文勢亦少一句非缺文也蓋歲與方與晝夜各以類從故春之中於東方朝時賓日秋則西方昏時餞之夏則南方午時致之冬則北方宜於夜半非禮日之時而地去日遠非所經地故北方無祭日之文

仲叔專候天以驗曆以日景驗一也以中星驗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於人事三也析因夷隩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為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養鳥獸無知而囿於氣其動出於自然故也驗之詳如此所以正曆正曆則專為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體天雖聖人之事亦凡以為民也

易改易也仲冬建子之月新舊承續之交是除舊易新之時既謂人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囷倉是人與物皆改易也謹約蓋藏循行積聚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故在察其改以順天常

四方之職皆互文而見宅西則嵎夷為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為北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言鳥則夏秋冬之為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辰則春鶉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至於分中殷正又是明互者虞廷史官皆大賢不惟紀事之精其文章之妙亦有不可勝說者

日月之行蔡傳與古注不同橫渠先生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蔡傳之說所由起今重述其說以明蔡傳之意蔡傳天與日月行度仁校皆本統文但其言日月之行與殊異。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本無度而有經星附麗不動者可攷以日行一晝夜之時星攷之于躔星必三百六十五日[illegible]三時然復周一帀故以天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紀數此以天體東西而言也南北方回分大其數上上東西以此也故之常行南北日化分至日月之行道盡天體至圓虛而包於地外地則浮于氣中地面常居天之半天雖圓運而有南北二極為之樞天動而樞常居其所不動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晉天文志以夏至之日萬南以句股為計之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二步五尺三寸六分此天徑之半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周準乘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一分此周天之數也今以其數分之每度餘一千四百畢六里一百一十九步四尺一寸六分一半四百六十一分分之七百五十二天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如分地而枚之是太一晝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

分度之一如東方地面今日天明將見井一度明日天明時見井二度天只空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日不及天一度故地面數之見天過一度國

日行於天內亦一日繞地一周而不及天一度以地面按之是一晝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如東方地面今日天明時日在井一度若日與天齊行則明日天明時亦在井一度為超不上天故只在井二度是不及天一度也日既不及天一度而遲行則晝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方再遇天前度謂如今年夏至在井一度只管遲行至明年夏至方再到井一度所謂日一歲一周天也

太陰舊法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天度有奇零難合今析一度為七十六分即四共十九也一晝夜不及天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即十九分度之七晝將十三度以七十六析之則一日共得一千日日一十六分十三度析為九百八十八併九零二十八共得此數卻以百刻分之一刻得十分一釐六毫以上月周天法○一晝夜不及日十二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晝將十二度以七十六析之一日共得九百四十分十二度析為九百一十二併元零二十八共得此數卻以百刻分之一刻得九分四釐以上月與日會法○以天度四分度之一析為十九

月亦行於天內一日繞地一周而不及天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是以晝夜行三百五十一度七十六分度之六十七如今日天明時月在井一度明日天明時卻在井第十四度中未滿十四度既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二十八分則二十七日又三十二刻有餘而過天前度如初一日卯時月在井一至廿八日午時仍在井一度○共法二十七日月十三度計之得三百五十一度又以二十八分計七得七百五十六分以七十六約之得九度零七十二分以九合三百五十一共三百六十度七十二分尚有四度零二十三分未滿以四度皆析為七十六得三百四合二十三共得三百二十七分有以刻法除之為三十二刻有奇是總為二十七日三十二刻有餘也是則

月一周天之數也○然推步之法日以計歲月以計月故論日則與天會而定一歲之期論月則與日會而為一月之限所以月雖周天在所不論也今以前法求之則二十九日又五十三刻少强然後月與日會而謂之合朔而成一月也共法二十九日月十二度計之得三百四十八度又以二十八分計之得八百一十二分以七十六約分得十度零五十二分以十合三百四十八共得三百五十八度五十二分尚有六度四十三分未滿以六度皆析為七十六得四百五十六合四十三共得四百九十九分而以刻法除之為五十三刻少強是總為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少強為日月之會也○五十三刻許六時零三刻如前月子初一刻會于井

一度此月年初四刻內會于井三十度未滿四刻

七政疑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也而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旋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疾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旋而為經七政錯行而為緯其說為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圓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為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於陰陽遲速為合置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攷之其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為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以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為臣從君為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為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會合而以造化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舉胥壞之間胥當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於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鼓動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而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半歲一周天為最速次火次木繼土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在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君也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

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即退一度而一歲周天上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及遲於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五段推步姑以歲運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後留而後退是行常三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為退退為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為後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但附著則為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最後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於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為密文公不可復作而晉師亦已即世無所質疑姑識于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日月之行當從古法要而有序蔡傳言日月尚可若言五星則有不能通者愚故著七政疑以明其說若依古法則日月之會亦以前法求之易其進退足矣

或問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北天行之速耶日行之速耶曰非有遲速也日之於天晝夜百刻必滿一度三百六十五日之外當二十五刻而周天果爾則天日常合而無差矣蓋日乃不滿二十四刻而成歲所以不能滿天度四分之一一歲之差不可見積歲之久乃可見盈問者曰夫本無度因日行而謂之度日行既成歲則是周天矣又何以不及天耶曰天固無度而經星附麗者耶耶日行不滿而成歲則今歲冬至與去歲冬至之度必微有不及問者又曰成歲以日周天為率當必待滿天度而定為歲何故云有行不至耶曰日之行有冬有夏南北且且推移夏至至北之極即回而漸南冬至至南之極即回而漸北南北周回有定則故一周歲自不能滿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而止二十三刻餘也以天而言一度析為九百四十則四分之一當

得二百三十五而日之行一歲止及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四分餘耳歲與天安得不差乎

閏法十九歲氣朔分齊為一章此亦大略也蓋十九歲猶有餘分未盡若璧齊則須十一月甲子朔子時半冬至為曆元而十九年為章二十七章為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為統一千五百三十九年三統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而又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而又為曆元矣

篇中六咨字下民其咨之咨訓嗟愁怨之意餘五字孔例訓嗟蔡在帝曰下者則訓嗟在疇下者訓訪

問說文曰謀事曰咨五咨皆謀訪之意恐不必作兩訓但從訪問之意看自有意既古文皆作資

登庸未須便指曰禪位大意亦是歎授相職故放齊率嵐國之君蓋堯度大事必咨四岳治水禪位是也而此但曰疇可見其輕重若未是丹朱恐不必放齊等

下民其咨其之為言意之之辭也聖人治天下民生當𤋮而水旱有備斯時雖有水災民未病也然聖人愛民之心如慈母之於子豈待飢寒叫號而後衣食之耶故其咨之言先已慮之矣

金先生曰史稱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生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叟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既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廣瀆姓亂序無別乎世系之傳史記失考司馬遷漢史也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名其父曰太公而不知名母曰劉媼而不知氏耳目所及尚如此傳聞者其足信乎考之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國語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夏禹平水土以處庶類商契和合五教以保百姓周棄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為有功始封之君虞為有國之號左氏史趙曰自幕至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自幕至瞽叟則非自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叟也或曰國語不曰幕能帥顓頊左氏不曰陳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于顓頊左氏國語之說固足徵謂顓頊必出于黃帝史記之說果足徵乎黃帝氏族則以吳氏作者為五帝之首國語稱

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帝之世即衰也而史記乃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紀顓頊指為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長難明者譜諜爰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譜諜豈足信乎書稱帝堯明俊德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於黃帝則爲同高祖之族也舜在九族內爲父母弟所惡屢瀕於死而不一顧省豈足謂之親九族邪四岳明揚而直妻以二女豈足謂之克明俊德以天下之大聖人推而納諸天下之大惡則史記世本誣陷聖人罪不勝誅矣

舜父不知其名瞽者無目之稱也古注謂不能分別好惡故謂之瞽非也史記作盲者子

舜母名握登舜生而母死瞽瞍更娶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葢瞽瞍有虞之國君欲殺舜者愛象而欲奪嫡也然欲殺之乃嬪虞以前事舜以孝烝烝又不格姦然後嬪之也孟子不辨世俗之訛惟在發明聖人之心耳

舜典

濬哲體而文明用存于中者深沈而智哲則見於外者文理而光明温恭用而允塞體見於外者和粹而恭敬則如存于中者誠信而允實此即玄德而重華協于帝者也

讓德弗嗣之下王雪齋先生謂堯試舜如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巽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字乃此脫文也

以形体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上帝者昊天上帝也昊廣大也言廣大之天主宰之帝也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鄭傳全用此語釋肆類至羣神四句類天即類上帝所以、泰昭以下至雩宗釋六宗至于四方以下皆該在羣神中〇相近當爲禳祈字當爲禜皆誤字也泰昭王宮夜明幽宗雩宗皆壇名坎壇則坎爲下地而壇封土也時四時謂陰陽之神陰陽之氣出入地中故埋其牲寒暑不時或禳之或祈之祭暑必於國南

之壇祭寒必於國北之坎求其類也王尊名宮壇
之營域天以日為君故號之曰君而為宮以祭之
夜之有明者月也故以名月壇營營也亦謂營為
壇也幽者螢也星見於夜為幽晴之時故登星之
壇為幽崇星五緯也或司中司命之類亦是于昏
始見雩之雩吁嗟而登龍也建巳之月龍星見之
時於此登之或水或旱亦于此登言騂犢於上以
見祭天之用特牲少牢祭於泰昭之上則以下皆
用少牢可知群神如山林川谷丘陵墳衍民所取
財用又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
菑能捍大患則祀之〻類然此皆常祀舜蓋特祭
之而皆攝位也

六宗疏中名不一今記于此以廣異聞歐陽大小夏
侯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
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孔光
劉歆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賈逵謂天宗三
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馬融云天地春夏秋冬鄭
玄云禋與祭天同名六者皆天神謂星五緯辰十二次
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張髦云祀祖
考三昭三穆司馬彪云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
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

凡數天子用十二天地之極數也自上公以降則用
九以至于二凡八等君用其奇而臣用其偶陰陽
之義也故上公九而侯伯七子男五天子之三公
八卿六而大夫四凡車旗冠服圭璧器用皆以此
為節上可以兼下隨所宜而用之君則兼其奇臣
則兼其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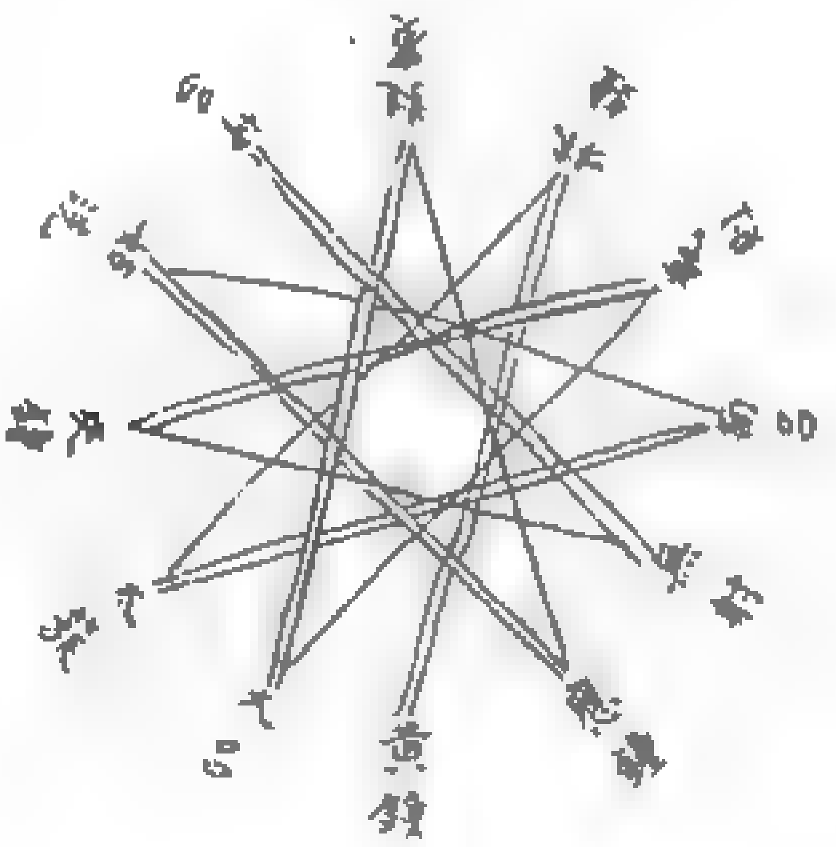
圭制惟三寸厚半寸上剡寸半其長則隨命數惟天
子之大圭長三尺蓋天子之圭有二搢大圭而執
鎮圭也桓雙植也象宮室為桓楹以宮室須桓楹
乃安天子在上諸侯乃安故桓圭有文如重主
狀桓或作瓛信直也躬曲也信者尊足以侯外而
蔽內躬者卑足以長人而已一說信圭之体直躬
圭之体曲一說圭皆直而琢人形於其上信者
而躬者曲璧則体圓而徑五寸四倍好則好一
而肉兩旁共四寸也禮注疏曰穀所以養人蒲
席所以安人故琢為穀蒲之形為飾又曰子男
執璧者未成圓也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体盡
用者必盡其体詳其体未必盡其用圭璧所以
別也愚謂子男之國止五十里所以謂之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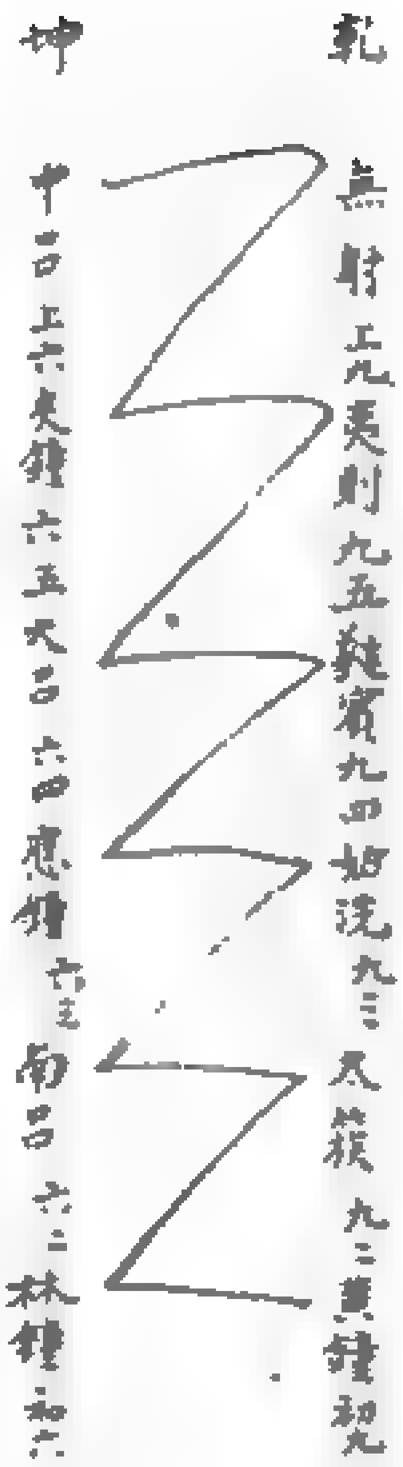
圭為天之用其數奇也璧為天之體其形圓也

燔柴以祀天蓋以牲燔其香氣上達于天也柴字古注疏傳皆作祭天若巡狩四岳一歲四祭不亦瀆乎金先生謂祭山則埋祭水則沈礼也今不能徧沈埋故亦柴之使氣旬達舊說柴作一句非當連下讀

望者巡狩至方岳不能徧祭群神止于岳下總望而祭之秩則隨所祭之神品秩高下如岳視三公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既家謂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引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此即秩之類也但恐唐虞周礼有不同耳至於天子祭之則祀四望山川乾見群小祀宗見亦如其秩

律呂相配圖





天地果有初乎凡有形者必由始以終由成而敗天地亦圜於形者也惡得無初然則孰始而孰終之理為之体而氣為之用也蓋天地之間者唯萬物

其能生物者氣也其所以生物者理也人為萬物之靈而用物者也故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然天地因氣而成人物憑氣而生氣不可以目見耳聞也而有形者必有聲聲則可以耳聞而不可以目見此用之微者也故近于氣者莫若聲聲之發雖出於一而其高下清濁亦莫不有節焉自陰陽分而為五五而為十二五與十二相因而為六十而陰陽之用周矣故聲之條理亦在五与十二爾萬物之聲未有外於此者也人為物靈故其聲獨者而多變有哀樂喜怒敬愛之感則有噍殺嘽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之應其感也無窮則聲之變也多矣聖人以物之聲皆出于自然而人之聲乃發于有意出於自然則合于道者多發于有意則違道或遠故合人物之聲制為之節因人之所本有而易求者以協之以盡其用自聖人之明哲聲律身度豈不能自為之制而必取物之無知者謂之聲之和及以協人之聲寧智不及之耶蓋不自用聰明而任道因物之自然而節人之有意皆欲歸于中而已故聲之妙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協物類自載籍所紀聲之用之效之感不可勝數

其應之善惡有殊則係乎聲之中正淫邪其所以能感則為聲與氣為最近故也是以聖人慎之而立法為自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皆天之八闋神農之五絃古之制聲也雖矣然以聖世自為之而法未立也黃帝氏敎立寬以壹萬安故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嶰谷生而竅厚薄均者（以竹為孔與也厚薄均等者為管不復四制制也）截斷兩節之間而為黃鐘之宮因制十二筩次其六以應鳳鳴為陽六應凰鳴為陰比黃鐘之宮而宮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定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調宮商角徵羽之聲故錯綜和中聲候氣不爽五聲六律遞相為宮而聲不窮矣然律之制豈惟用於樂而已故又因以起度而度長短焉又因以為量而量多少焉又因以為權衡而平輕重焉故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而聖人治天下之具無違聲之妙用與天地侔矣。

數

始于一物必有對待有陽則有陰有天則有地故有二天地之体圓方圓者徑一而圍三故有三一倚二亦三也方者徑一而圍四故有四一倚三亦四也圓三者以一為一而用其全見其三而不可

析也故三因四者以二為一而用其半見其二而半必析也故二所謂參天兩地也合三與二則五也一倚四亦五也天地之數五而已以此為不足以盡天下之數故又以一二三四因于五而為六七八九五五自相因而為十以一倚六七八九亦七八九十故天地之數各以奇偶求止于十焉然一函三三三而三之則為九故九為陽之盛而十則復為一矣陽統夫陰者也故用數止用九焉又以九因三則為十二故十二又為天地之用數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位天地之數止于一元而元有十二會運有十二世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夫寒暑一周而為一歲不可改也而一周之間日月之會必十二度此象著于天者也星斗之指必十二方此象著于地者也故十二者又天地之用數也然數止於是而已過此以往雖百千萬皆積而至者也然則數衍於三而盛於九合于五而極于十其始皆原于一也一者太極也太極者何理而已矣今夫黃鐘亦始于一而以次而分則位開居一矣一則函三故三為其徑之數徑一圍三則九乃其圍之數以九伸之而自相因為長九寸之

數故黃鐘為泉律之原而度之本也陽至于此不可復加而陰亦不可先陽故有減而退無益而進三分損其一以下生林鐘由是而三分益之損之上生下生至於中呂而止皆原於一而黃非陽九之用也

漢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於黃鐘之數始于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黃鐘黃者中之色鐘者種也陽氣施種于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太奏地而達物位于寅在正月夾鐘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位于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成位于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

陰氣夷當傷之物任於中在七月南呂南任也

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任於南在八月亡射

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

始亡厭已任于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

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任于亥在十月有三統之義

焉十一月乾之初九陽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

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

和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

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

種剛強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

陽之施楙之于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

道曰柔與剛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出於寅人奉

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實木也為仁其聲商

也為義故太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所以順

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是為三統（三律皆整寸無餘分）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注曰黃

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上生太蔟之九

二太蔟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

姑洗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上生蕤賓之九四蕤

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下生夷則之九五夷

則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

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

十二律起算成法（分此寸十十）

黃鍾 九寸（夫陽之盛也自一而三三故黃鍾任分一任三分任一者圓三則其閏九分一九則故三八十一者為黃鍾之數長以起十二律皆以三損益之陽不可是以先十二律之一三三分損一下生林鍾）

林鍾 六寸（以三分黃鍾九寸損一分得其三寸九寸為三三分去其一得林鍾之數三）

太蔟 八寸（林鍾上生太蔟以六寸三分益一分為二寸以益六寸得太蔟之數三）

（〇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南呂 五寸三分寸之一（以太蔟八寸三分損一得二寸三分寸之二以減八寸得五寸三分寸之一為南呂之數加三分之三以為十六三分以二十四以三約之八分為一寸是南呂上生姑洗）

姑洗 七寸九分寸之一（以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三分益一為一寸九分寸之八四十八以三約之為十六三分以二十四為一分五分其一四十三以為九十約之）

應鍾 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損一下生應鍾以二十七為分其七寸九分寸之一為一百九十二以三約之得六十四以百二十七除之為二寸二十七分寸之十三以減姑洗得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為應鍾之數一百八為得四百餘二十八是為應鍾之約分合）

數〇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蕤賓

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以八十一分應鐘之四寸為三百二十四又以三乘其餘二十為六十合三百八十四以三約之一百二十八為一分三分益一共得五百一十二以八十一約共四百八十六為六寸餘二十六是為蕤賓之數〇三分益一上生大呂

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 以二百四十三分蕤賓之六寸為一千四百五十八又以三乘其餘二十六為七十八會一千五百三十六以三約之五百一十二為一分三分益一共得二千四十八以二百四十三約共一千九百四十四為八寸餘一百四是為大呂之數〇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夷則

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以七百二十九分大呂之八寸為五千八百三十二又以三乘其餘一百四為三百一十二合六千一百四十四以三約之二千四十八為一分三分損一得四千九十六以七百二十九約共三千六百四十五為五寸餘四百五十一是為夷則之數〇三分益一上生夾鍾

夾鍾

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以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夷則之五寸為一萬九百三十五又以三乘其餘四百五十一為一千三百五十三合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以三約之四千九十六為一分三分益一共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共一萬五千三百九為七寸餘一千七十五是為夾鍾之數〇三分損一下

生無射

無射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鍾之七寸為四萬五千九百二十七又以三乘其餘一千七十五為三千二百二十五合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二以三約之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為一分三分損一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六千五百六十一約共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為四寸餘六千五百二十四是為無射之數〇三分益一上生中呂

中呂

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無射之四寸為七萬八千七百三十二又以三乘其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為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合九萬八千三百四以三約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為一分三分益一共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寸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共十一萬八千九十八為六寸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是為中呂之數七

漢志又曰黃鍾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蔟參分太蔟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參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五

史記律書生鍾分曰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十一百九十二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十七百六十八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

西山蔡先生律呂本原曰按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子為黃鍾之律寅為九寸辰為八十一分午為七百二十九釐申為六千五百六十一毫戌為五万九千四十九絲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亥為黃鍾之實酉之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為分巳之二百四十三為釐卯之二十七為毫丑之三為絲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有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九寸為黃鍾蓋黃鍾之實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万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焉是校數此亦律以十九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三約之也此則十也其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一為三息也行之則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者息之數也

又曰黃鍾生十二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其上所十二辰全字以上子一丑三寅九是也其下則十二辰分字以下二八十二是也

又十二律起算成法子一為寸九

黃鍾九寸一數之始九陽之盛也故黃鍾位居一而圍九分九其九故八十一分為黃鍾之長九分為寸八十一分為九寸也自一而以三歷十二辰其數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而以寸法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之得九本為九寸數起於一一則會三三者數之用是以十二律皆以三而損

林鐘

六寸

[illegible]

太簇

八寸

[illegible]

南呂

五寸三分

[illegible]

姑洗

七寸一分

[illegible]

應鐘

四寸六分六釐

[illegible]

蕤賓

六寸二分八釐

[illegible]

原缺

數之實本數此萬七千百二十八三分其一得九萬八千三百四為七射之實○三分損一下生中呂

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此當析絲為忽九忽為絲○黃鍾之數一為三忽○法四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三百三十六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五分黃鍾之長一為三息湧其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則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一寸五萬九十四十九為三寸二十一百八十七為一分四十三百七十四為二分二百四十三為一釐一千九百四十四為八釐二十之為一毫一百六十二為六毫三為一絲六為二絲一為三忽是為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二分六射之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則一寸五分八釐上毫五絲六忽為一損一再溝三寸二分

八釐六毫二絲三忽○二七射之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三而倍之五十八方九千八百二十四忽倍其實也以三得之浮一十九萬六十六百八忽是為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三絲三忽三其法也陰位倍之為六寸五分八釐五毫四條六忽○以之射之實九萬八千三百四五分損一得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倍之為十三萬一千七十二為中呂之實○以中呂之實本數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三分之倍一算倍之亦餘二第不能相生故律上於中呂

蔡先生曰按呂氏春秋淮南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鍾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為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今按鄭康成注禮上下相生之說即本呂氏淮南之論又按國語韋昭注於大呂夾鍾中呂三呂下皆有本數又有倍數雖用鄭氏十分寸之法而如倍之說又不全與鄭氏同但未發明陽皆下生陰皆上生之義又若未盡了然爾

陽生於子之半而極於午陰生於午之半而極於子黃鍾應乾之初九故位居子林鍾坤之初六當位居午而午亦陽也故避而居未黃鍾隔八而下生林鍾林鍾隔八而上生太族三者皆全寸故為三統天陽也地陰也而人亦陽也人雖生於地而上同於天之陽此見天人之合而人可與天比德也

六律亦謂之六始六呂亦謂六間夾鍾又曰圜鍾林鍾又曰函鍾南呂又曰南事中呂又曰小呂

漢志曰度者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量者龠合升斗斛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

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庣此難及方一尺過九釐五毫然後成斛上為斛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狀似爵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圜象規重二鈞声中黃鐘之宮衡權者銖兩斤鈞石本起於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法万古法而度量衡若万漢

制

五

禮見周禮大宗伯正文據周傳注字采鄭玄王四為祀注清疾未敘集劍祀書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共則有十二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之為言煙燔燎升煙所以報陽又四精意以享為煙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祭之又以春孟祈穀于上帝神祀之王以蒼璧牲用一犢幣用繒丈八尺其幣各隨玉色若以毛芻以燔柴秸炭而焉藉神席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積柴以實牲體上下三祀皆同日壇王宮月壇夜明牲幣犢赤五以主壁兆祭日月歲四也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四時之祭二冬二會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星夜盡於祭天宗時祭之天宗謂四月星辰之報天之宗也又祠仲秋祭靈星秋分享壽星南郊亦是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槱積也積薪而燎牲同上司中王能司命文昌宮星成四司中司命文昌第王第四星戊曰中能上台風師箕星雨師畢星主春秋曰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生夏後中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主冬後夏日祀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

以上祀天神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室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不言祭地共皆地示祭地可知〇夏赤大以五月祭地示祇以不月祭用夏日主禮地示於澤中之方五者閻北黃琮貴牘贊帶〇共神州地示謂上者所居吉主兩主五寸有卯羅積黑帶式卯崇壇名泰折〇社者五土之神土土君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泰然生物群生積之又田土地之神能生五穀稷者五土之中精以原陰以此生五穀功多報為五嶽之長故為其神長書其處能星數也共工氏子句龍後甲來出故祀祝社烈山民于社稷殖百穀故記配稷秀道杜而祀業周制天子王社大社王社毫社華侯三社圖社稷社竈社大夫一社社祇增古地兩兩圭有卿天子大宰措侯少牢物色冥常日月甲三獻〇王故為四門户司由入之神中霤司居處之神竈司祓食行司道路人資之以安城祀之户以羊塞以精中霤以米門以大行以尺藏偏日五藏弁伯兩圭有卵五寸步中牲幣各隨方色各月靈玉獻不寸四濱先者文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埋祭川澤沈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謂事蜡牲胥而祭之以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事之即蜡祭也八蜡以記四方一曰先嗇曰祖也若神農為主二曰司嗇者后稷為佐三曰農農畯也古之先教田者曰曰郵表畷田畯為郵亭督約百姓處五曰貓虎迎貓為食田鼠也迎虎為食田豕也六曰防為庳水也七曰水庸渠也八曰昆蟲螟蟲之屬能為穀害者索惡神而駆百物百物謂岳鎮海瀆五土井泉能云雨有功益於人者動物羽嬴毛鱗介四靈等

以上祭地示

以肆獻祼享先王

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也以鬱鬯灌地請始獻尸求神也此禘祭也以夏之孟月為之不知年數

以饋食享先王

饋食主於有黍稷主相備也肆獻以牲體為主饋食以熟食為主凡祭者必保下四者皆同此祫祭也三年一祭行於冬

以祠春享先王

以禴夏享先王

以嘗秋享先王

以烝冬享先王

此四時常祭

以上享人鬼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 其別有五

以喪禮哀死亡

親者服易職者今短

以荒禮哀凶札

荒人物有害也札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以弔禮哀禍烖

神所示為禍天所致為災予以慰之也

以禬禮哀圍敗

國見圍師敗績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

以恤禮哀寇亂

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恤以救之

以賓禮親邦國 其別有八

春見曰朝

此以下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曰朝在春東方諸侯朝猶早朝之朝欲其來之

夏見曰宗

南方諸侯宗尊之

秋見曰覲

西方諸侯覲物之

冬見曰遇

北方諸侯遇偶之若不期而俱至

時見曰會

殷見曰同無常期諸侯有不服王將征討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

時聘曰問殷衆也十二歲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既畢為壇合諸侯以命政

殷覜曰視天子有事乃聘之

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衆聘焉

以軍禮同邦國其別有五

大師之禮用衆也用其義勇

大均之禮恤衆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以憂民

大田之禮簡衆也因田習兵簡曰車徒

大役之禮任衆也築宮室任其力

大封之禮合衆也正封疆溝塗所以分衆其民

以嘉禮親萬民其別有六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天子在學時亦有朋友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朝聘者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異姓王婚姻甥舅

右五禮皆周制其隨時損益雖不盡與唐虞同然亦皆其遺法也今存者惟周禮耳觀此則可見古禮之大槩矣

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誓謂天子命之為樹子也降一等謂公子如諸侯子如伯之數今注世子執纁以未誓者言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今不言度廣周禮異也凡帛其長一丈八尺兩而合之為卷五卷凡十端共為一束三入為纁淺絳也赤與黃也六入為玄黑而有赤色者

原缺

直寬剛簡及彊讓九德皆是言其天質之善或學而
成此質者則如此防其過濟其不及若性質乖戾
卑下者又不在此

五聲相生圖

濮志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角觸也物角而出戴芒
角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声綱徵
祉也物盛大而繁祉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四声
為宮紀

五聲生於黃鍾黃鍾為宮而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
十一三分去一益一下生上生至於角而止角不
能生宮者君不可先亦中宮不能生黃鍾之義也
宮君象也處於中君之所也向明而治君之道也
故損而首生徵角徵而商羽角象天道之左旋也
以宮商角徵羽為序而配以君臣民事物以數之
多寡為先後也民居左養民當以仁也臣居右臣
所守者義也事居前禮事尚明也物在後不以物
為先也其配於律如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
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順數多寡之序言也以律
相生之序則又順宮徵商羽角相生之序言之也

八音配八風圖

主朔易者坎也爲革蘇者艮也震竹而巽木也離火精也瓦土類也兌金而乾玉也故八音之配如是也匏竹則木類也金石則土類也東生之方也而凝之方也絲成於夏而革成於冬也亦各從其類也

百揆輔弼君身總攝庶政故居一民以食爲天故后稷居二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司徒次之道之不從齊之以刑故士次之工以備器用亦以率天下之工也故工次之山林川澤草木鳥獸各得其序所以養生送死故虞次之衣食足教化行刑罰遠器用良牲殺備然後可以行禮故秩宗次之禮以節其外樂以和其中故典樂次之禮樂達於天下則德言與書行主故納言次之此九官之序也

堯典四欽字舜典亦四欽字欽明文思史臣頌堯之全德也欽哉欽哉史臣頌舜用刑之善也餘五欽則戒人是皆堯舜躬行心得之餘措諸人者也堯舜之聖亦惟欽而已矣讀二典者之所當知而日用之所當先也

讀書叢說卷之二

讀書叢說卷之三

東陽　許謙

大禹謨

三謨皆陳於帝舜之前乃舜典之餘事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下故在皐益前

允若茲一章為邦咸寧以上以效驗言稽于衆以下以工夫言稽衆從人則嘉言罔伏不虐無告則為邦咸寧不廢困窮則野無遺賢后臣克艱為本兩乎説舜則歸重於己謂惟克時克其意若曰惟后克艱厥后則臣克艱厥臣

東萊先生曰不虐不廢不必横政暴刑也哀憐矜憫之心有一毫精神念慮不到是廢之虐之也

益曰吁一章五罔三勿二無皆儆戒之目作四節看上三罔屬儆戒無虞一句蓋此三者多失於無事之時三勿自為一節歷數之也下二罔屬百志惟熙一句蓋違道從欲只為私意固蔽私則志不廣矣若所見者大必不違道從欲要在道欲二字上下兩句又結上三節謂於是八者無忘無荒則四夷皆來王矣

六府蔡傳謂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如濬川設陂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斬冰出冰以節陰陽氣之類然頗費力金先生曰禮記設制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並本有虞氏之舊制也土木水三司其名不易司草則穀府司貨則金府司器則火府鎔冶之事也鄭氏謂在周則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貨卝人也在虞豈非司空朕虞后稷共工之職歟或九官之外自有專司六府者歟或當時六府以事而名不必專職歟六府各修其職矣而政事之大有三焉教之以正其德通之以利其用節之以厚其生此三事所以同天下也故謂之和正德則學典庸禮之事如司徒敷教伯夷降典后夔典樂士制百姓皆是利用即同律度量衡懋遷有無化居之事厚生則制用均節之事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三十年之通民無菜色是也舊説三事既指人力之為六府乃指五行自然之利非類例矣

念茲在茲四句蔡傳禹自道也金先生謂禹勉帝舜念之謂念之也熟則雖捨之而不可易言之也熟則雖外之而不可遺如此則與上下兩念字相應

而三念字皆是一意
降水儆予一章總言功德二字成允成功汝惟不伐
嘉乃丕績皆以功言也克勤儉不滿假汝惟不矜
予懋乃德皆以德言也
成允成功能成其實成之功也
汝惟不矜不伐四句言禹惟其不矜不伐故天下莫
與爭能爭功蓋矜伐者自有其能與功也凡物據
以為己有則人亦將據之故有爭我不以為有而
無所據則無逆之可尋人何從而爭之乎故禹之
功能雖極大人竟莫能指而與之爭相工也又一
說禹惟但不矜不伐而已而人之功能自然無出
其上者況敢爭乎
人心可善可惡理欲皆可包在裏許目視耳聽鼻臭
口味四肢之奉皆是道心則一於理而不雜以私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也精則於凡人心之所接
處事事察之極精而知理欲分曉一則專守於理
而不使一毫私欲間於其間其及於事物信能執
其中矣精是知得到一是守得堅中是行得及如
此即純是道心然亦未嘗出於人心之外但無私
耳

帝詢之謀金先生謂己之謀也人言無考於寔者勿
聽己謀不詢於衆者勿庸
皋陶謨
曰若稽古專辭也堯舜禹皋其德與位固有不同而
史臣皆以此稱之蓋於此下各叙德而後及功者
二典法也堯舜之德固又非禹比禹雖亦有帝位
而謨中所載實虞廷事故禹謨但叙其功而不言
德皋陶始終臣道也故但叙其言而又不及其功
此蓋史臣之意也
史臣以皋陶所言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兩語明皋陶
之謨亦以見皋陶之德而一篇綱領亦惟在此兩
句慎厥身修惇叙九族安民及天叙以下皆迪德
之類也庶明勵翼知人及九德以下皆明諧之類
也然迪德則可以知人明諧則可以安民而知人
之目其未戒以兢〻業〻則又迪德之事安民之
目其中有服刑之用則又明諧之事雖分言互言
各有條理大要不過兩端耳
九德金先生曰自寬以至彊九者氣質之性也自柔
以至義九者變化進修之學也有上九者而無下
九者以濟之是氣禀之偏非所以為德之中也

我躬行心得而措諸彼亦使之惇五典庸五禮而
已至於人歸典禮而有德則命五服以章之惇典
禮而有罪則用五刑以討之用賞用刑所以勸戒
使人皆歸於德也而賞刑之政事則當勉而又勉
者也四天字皆言出於天理之自然而不敢忽不
敢容私於其間者也
天聰明至敬哉有土一章此專戒君所以當謹德者
也明威天之所以加於君身者也天雖諶命靡常
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必然之理也天豈有意哉
亦以民為聰明而勑我自我之不惇庸命德討罪
之不當則民怨而天怒矣末又明言之曰天人一
理上下通達無有少間有土者可不敬哉能敬則
能安民矣

益稷

四載蔡傳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此從古注
說陸德明曰輴丑倫反樏力追反疏曰史記河渠
書泥行蹈毳音山行即橋丘遙反徐廣注橋一作輂
又尺玉反尸子云泥行乘蕝漢溝洫志泥行乘毳與毳同橇
山則梮居足反如淳謂毳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
昭謂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又按夏本紀
泥行乘橇山行乘檋然則輴與橇毳蕝為一物板
置泥上也樏與檋輂梮為一物木牀人舉以行
也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金先生曰
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
也康安靜而不為也大抵君心當靜止無為之時
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
其康靖無為之規其為之輔弼者亦於此時當致
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應乎
人心之同然
股肱耳目虞翼為明聽輔翼以肱言為行也以股言
明以目言聽以耳言
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雉各居其一虎取其
義雉取其智會彝于衣則取其孝也
疏鄭氏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于繒帛故云以
五采施于五色
唐虞之禮不可考今凡言禮者皆周禮尔臯謨五服
與五刑對言主于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之益稷十
二章則兼上下言之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
子男五命其衣服皆以其命數為節王之三公

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衣服皆視其命故鄭氏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饗射鷩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社稷五祀希冕群小祀玄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並王之三公卿大夫出封加一等則在王朝為降一等是三公鷩冕孤與卿毳冕大夫希冕矣司服所謂公卿大夫者諸侯之孤卿大夫也先儒以鄭氏所言周升五衣于祈服則自山龍以下者聽說也大裘之上亦蒙以衣然則備十二章之服被袍是而言之則十二章之服獨王祀帝之所用袞冕則王之享先王也上公之鷩冕則王之享先公饗射也侯伯也王之三公也毳冕則王之祀四望山川也子男也王之孤也卿也希冕則王之祭社稷五祀也王之大夫也公之孤也玄冕則王之祭群小祀也王之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公侯伯之卿也大夫也士也子男之卿也大夫也命數不同而同服其服者則傑旒有異也雖周制如此其必有所本唐虞之制從可知矣

絺字古注勑其反葛之精者疏讀為黹紩也黹展几反紩直質反縫之綵備從之則是以繪為裳而以繡紩之也

蔡傳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謂衣則日月為尊裳則黼黻為尊也疏云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尊在先裳在下為陰陰統於下故重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裳服藻以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

杏溪傳先生合樂圖

堂上樂 磬 書鳴球也 琴 瑟

堂下樂 柷 鼓 管 鏞 笙

升歌三終 一歌 二歌 三歌

笙入三終 一笙 二笙 三笙

間歌 一歌一笙間而作共三終 一歌 一笙 二歌 二笙 三歌 三笙

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某詩是也笙入者笙入于堂下奏某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某詩堂下笙某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爲十二而謂之九成者升歌笙入共爲三成也蓋間歌合而言之爲三終分而言之爲六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乃爲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其其中矣故謂之三成

書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蓋詠時擊磬搏拊琴瑟也此是說升歌 三成 言下管鼗鼓笙鏞以間蓋間時奏笙堂下而隨之管鼗鼓鏞也此是說間歌 三成 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是說合樂 三成

以上九成不言笙入者笙入與升歌共爲三成故不言

讀書叢說卷之三

讀書叢說卷之四

東陽 許謙

禹貢

州境	山	水	澤	原隰	土	田	賦	貢	艸木	夷	貢道
冀州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至于岳陽	至于衡漳恒衛既從		既修太原覃懷厎績大陸既作	厥土惟白壤	厥田惟中中	厥賦惟上上錯	島夷皮服		島夷	夾右碣石入于河
濟河惟兗州		九河既道灉沮會同	雷夏既澤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厥土黑墳	厥田惟中下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厥艸惟繇厥木惟條		浮于濟漯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	岱畎	濰淄其道		海濱廣斥	厥土白墳	厥田惟上下	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厥篚檿絲		嵎夷既略萊夷作牧	浮于汶達于濟
海岱及淮惟徐州	蒙羽其藝嶧畎	淮沂其乂	大野既豬	東原厎平	厥土赤埴墳	厥田惟上中	厥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	艸木漸包	淮夷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海惟揚州

三江既入
彭蠡既豬 陽鳥攸居
震澤底定

篠簜既敷
厥草惟夭 厥木惟喬

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下
厥賦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 瑤琨篠簜 齒革羽毛惟木
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
厥包橘柚錫貢

孤桐 泗濱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纖縞

沿于江海 達于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

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乂

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中
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杶榦栝柏 礪砥砮丹 惟箘簵楛 三邦底貢厥名
包匭菁茅
厥篚玄纁璣組
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 逾于洛 至于南河

荊河惟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滎波既豬 導菏澤 被孟豬
厥土惟壤 下土墳壚
厥田惟中上
厥賦錯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 厥篚纖纊 錫貢磬錯
浮于洛 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岷嶓既藝 蔡蒙旅平
沱潛既道
和夷底績
厥土青黎
厥田惟下上
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熊羆狐貍織皮
浮于潛 逾于沔 入于渭 亂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
弱水既西 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灃水攸同
荊岐既旅 終南惇物 至于鳥鼠
原隰底績 至于豬野
三危既宅 三苗丕敘
厥土惟黃壤
厥田惟上上
厥貢惟球琳琅玕
浮于積石 至于龍門西河 會于渭汭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西戎即敘

禹貢專為紀治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為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文言簡而意該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冀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藝則不專主于導山冀青梁不言澤者冀梁多山而地峻青近海而水皆淺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荊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荊州雲夢闊數百里豫之滎波菏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兗徐雍三者皆有者兗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則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濕謂居濟之東而稍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為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惟出獸皮而所織為罽不假于篚也兗荊豫不言美者凡地據于山海遠陸之地則有美豫居天下之中荊雖居于南而為貢之地不踰嶺兗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據青徐西北皆冀境故三州無美也兗徐揚獨言艸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艸木不生今水既泄而生艸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之不言境城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田賦之等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田	雍	徐	青	豫	冀	兗	梁	荊	揚
賦	冀	豫	荊	青	徐	雍	揚	梁	兗
	豫錯	冀錯				揚錯	梁錯		梁錯

書隨山九條八法

既載	冀既載壺口
治	冀治梁及岐
至于	冀至于岳陽　既修太原（三五）　雍至于鳥鼠
其藝	徐蒙羽其藝
既藝	梁岷嶓既藝
旅平	梁蔡蒙旅平
既旅	雍荊岐既旅
既宅	雍三危既宅

書治水十五條十一法

至于 冀至于衡漳
既從 冀恒衛既從 雍漆沮既從
會同 兗灉沮會同
攸同 雍灃水攸同
其道 青濰淄其道
其乂 徐淮沂其乂
既入 揚三江既入 豫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既道 兗九河既道 梁沱潛既道 荊沱潛既道

書澤十條八法
孔殷 荊九江孔殷
既西 雍弱水既西
屬 雍涇屬渭汭
既澤 兗雷夏既澤
既豬 徐大野既豬 豫滎波既豬 揚彭蠡既豬
底定 揚震澤底定
導 豫導菏澤
被 豫被孟豬

至于 雍至于野
土 荊雲土
乂 荊夢作乂

書原隰七條六法
既修 冀既修太原
底績 冀覃懷底績 雍原隰底績
既作 冀大陸既作
既蠶 兗桑土既蠶
廣斥 青海濱廣斥
底平 徐東原底平

書土十一法
土色五 白冀 青青 黑兗 赤徐 青梁 黃雍
土性六 壤冀雍 墳兗 墳青 墳壚豫有性無色 塗泥揚荊有性無色 埴墳徐 黎梁細而疏色

既二十
書山四
既載一 冀壺口既載
既旅一 雍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既宅一 雍三危既宅
既藝一 梁岷嶓既藝

書水八

既洼二 冀恒衛既從 雍漆沮既從

荊沱潛既道 梁沱潛既道

豫伊洛瀍澗 既入于河

既道三 兗九河既道

既入二 揚三江既入

既西一 雍弱水既西

既豬三 徐大野既豬

書澤四

既澤一 兗雷夏既澤

揚彭蠡既豬 豫滎波既豬

書原隰三

既修一 冀既修太原

既蠶一 兗桑土既蠶

既作一 冀大陸既作

書艸木一

既敷一 揚篠簜既敷

書夷一

既略一 青嵎夷既略

底六

底績三 冀覃懷底績 雍原隰底績 梁和夷底績

底平一 徐東原底平

底定一 揚震澤底定

底貢一 荊三邦底貢 厥名

惟字三十有四當有三義

語助三十

州名之上八 冀無

厥土下五 揚冀

訓及三

荊 雍 厥

厥賦下一 冀

條 揚竹

夭木喬

揚惟金

雍惟球琳

厥田下九

艸木下四 兗艸 錐木

厥貢下三 工 徐惟

揚 羽毛惟木

訓獨一

青 海物惟錯

荊 惟金三品

只荊州惟箘簵楛之惟以三邦底貢厥名視之當作獨義

山摠四十有二

正導二十有七

岍 岐

壺口 雷首

底柱 析城

太行 恒山

西傾 朱圉

太華 熊耳

桐柏 陪尾 八次陰列

荊山南 內方

荊山北

太岳

王屋

碣石 十正有陰二列

鳥鼠

外方

嶓冢

大別 四次陽列

雜見十有六

岷山　衡山　敷淺原（三山揚州）

梁　岐（冀）　岱（青）

蒙　羽　嶧（徐）

蔡　蒙（梁）　終南

惇物　三危　積石

龍門　崐崘　合黎（雍）

大伾（兗）

水摠四十有二

正導九

弱水　黑水　河

漢　江　濟

淮　渭　洛

雜見三十有三

澤水　漾　滄浪

三澨　沱（沱梁州）　澧

九江　沇　汶

泗沂　沂　灃

涇　漆　沮（沮雍州）

澗　瀍　伊（伊川上導水）

澤摠十有一

衡漳　恒　衛

濰　沮（沮兗州）　漯

淄　淄　三江

沱（沱荊州）　潛（潛荊州）　潛（潛梁州）

桓　汚　流沙

並見前圖（兗[illegible]徐雍各一　揚荊各二）

原隰摠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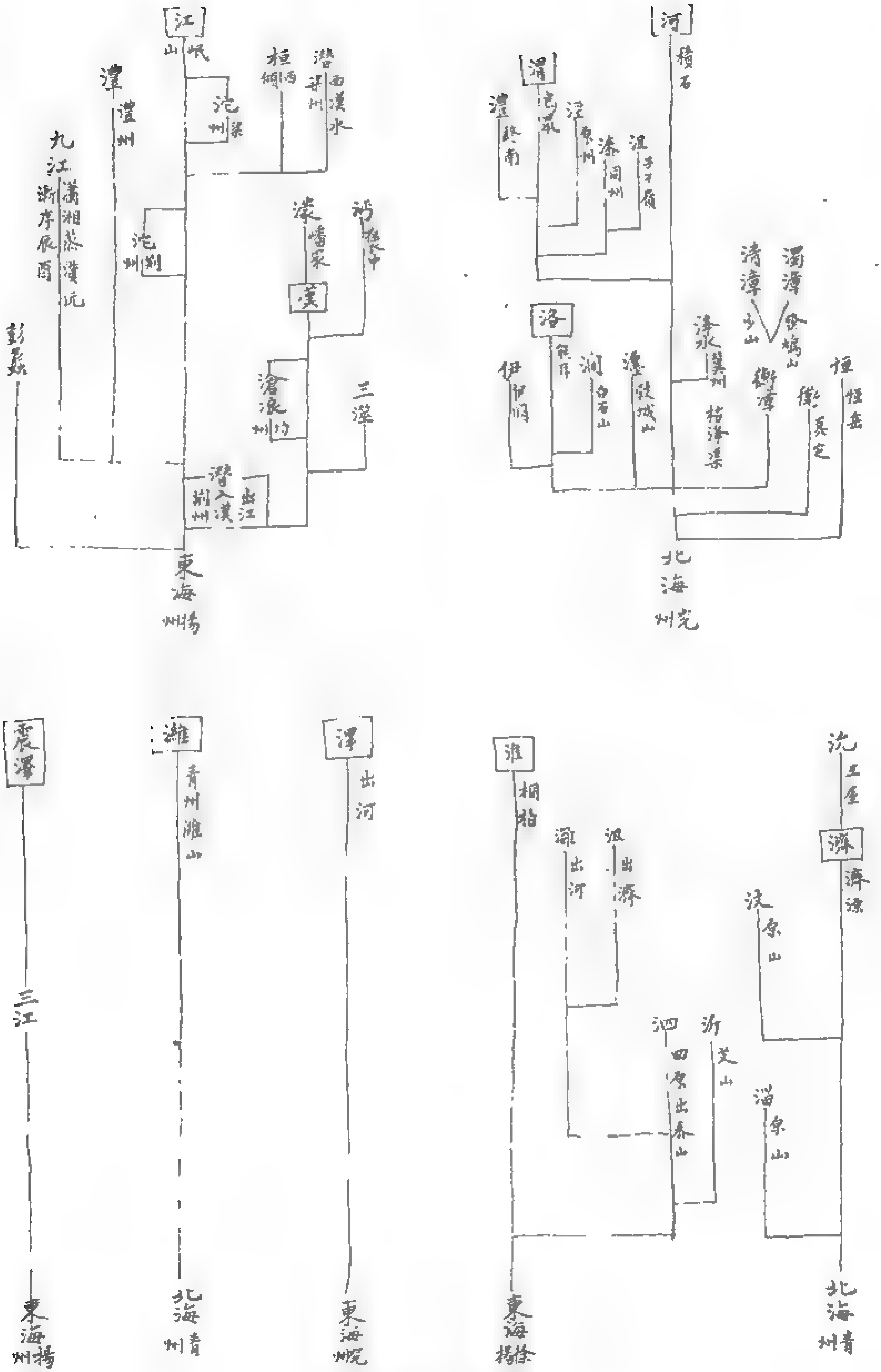
七見前圖（冀三　兗青徐雍各一）

東陵　陶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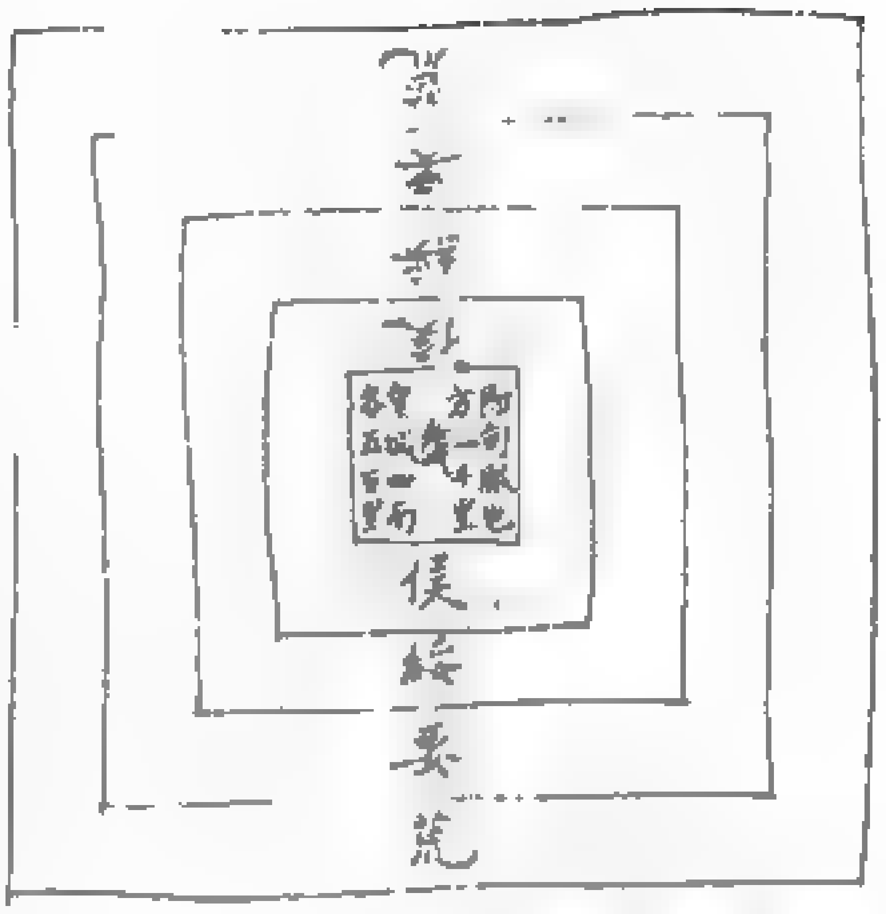
水道令同源委圖

弱水（吐谷渾界窮石山）—— 流沙（入西海）

黑水（張掖雞山）—— 南海


江
河
渭
洛
濟
淮
震澤
濰
漯
東海
北海
三江
九江
彭蠡
漢
三澨
滄浪
恒
衡
漳
清漳
濁漳
泗
沂
汶
淄

服圖



四服每服各五百里共方五千里

甘誓

周禮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曰
王出軍必先有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
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
言必有尊之

五子之歌

逸者縱肆而不收斂豫者恣情而不恭敬故以滅其
本有之德下文盤遊方說游樂
夏都安邑在河北冀州之境窮國在窮石居安邑之
北太康十九歲[illegible]前度河而南畋故羿拒之于河
不使北歸羿遂有河北之地稱帝奚羿而河南仍
為太康夏國猶存也故五子但惜冀方之喪後十
年太康崩仲康立十三歲崩夏后相立八歲寒浞
殺羿而據其國王相二十八歲浞殺王自作歌之
歲計三十二年而浞滅羿又二十年而浞滅夏

胤征

官師相規至邦有常刑皆道人徇于路之言也此正
先王之所謹臣人之罪而修輯者既云平等有闕
猶尚相規見工之過諫之必矣百工之賤猶令進
諫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

自政典之上裁斷以下為誓師之辭天子威命以上
使士衆同心同力欽承威命以毋犯政典先後時
之誅火炎崐岡以下戒其多殺當擇善惡威克厥
愛以下戒其從緩其爾衆士懋戒哉一語總結上
文

政典以下是戒士衆毋太過毋不及然有兩意先時
者謂輕進而進功不及時者謂失期而怯敵皆是
致敗之道此以軍陣言火炎崐岡戒威鋒猛暴愛
克厥威戒威武不振此以氣勢言

讀書叢說卷之四

讀書叢說卷之五

東陽許謙

湯誓

湯誓一篇首尾皆以天命言蓋生成万物者天之道而福善禍淫者亦天之道也為君者体天而教養其民而仁愛之心流及庶彙能叅賛化育者則可謂之天子天則錫之福居乎其位而暴虐烝民是逆天生々之意尸其位而不克肖天不能任責則天必降之禍而有德者而任之

絶命受命雖自聖人之心与天為一其感召契合之妙有非人所能知者然天聰明自我民聰明亦以彼之悪極天下之人無不怨我之仁至天下之心無不歸只就民心上看天意得時即動々則如意即是受天命張子所謂間不容髮者蓋非聖人之聰明睿知洞見天理人心而有一毫私意于其間者則為妄作僭亂其間何啻千里

湯誓上是誓亳衆所以有不恤我衆夏罪其如台之語可見天下皆怨桀獨亳衆樂湯之化不知有桀之暴故也

仲虺之誥

人之所不能為者湯能為之是其勇人之所不能知者湯能知之是其智

矧予之德為句朱子曾有此說謂况在我之德彰著人之言誦我之德者滿于聽聞

德懋々官功懋々賞懋勉也人能勉于德者則以官勉之能勉于功者則以賞勉之此古注之意

用人惟己謂用人則取人之善為己之善是則有小善者無不用之但欲成我之德尔

自邦乃其昌以上釋湯懋之辭德日新以下勉湯之辭佑賢以下八事正湯所以得天下之道惟其賢德忠良者則佑輔顯遂之弱昧亂亡者則兼攻取侮之是其賞罰皆得其當無非奉天命順天道而為之所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也兼攻取侮即十一征而天下無敵之事推亡固存謂凡可以亡國之道湯皆推而去之凡可以存國之道湯皆固而守之此邦國乃如此其昌也此正賛湯之德謂其順天有功于天下而不必慙之意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後昆金先生曰此承德日新之意而言也懋昭即日新之推也中者無過不及之正理擧天下事物莫

秋之辭有曰凡天子崩諸侯薨既殯而嗣子爲君
康王之誥是也未就阼階之位來年正月朔日乃
就位南面而改元春秋所書是也吳子所言周礼
也三代之礼相因此礼其有自來矣祠者祭告之
名先王厥祖皆湯也自伊尹而言則曰先王自太
甲而言則曰厥祖此太甲即位改元之初伊尹欲
發訓以告故特行此礼蓋非常礼也喪三年不祭
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嗣君固不得行祠事
而臣子一也伊尹亦安得吉服以拜礼乎成王崩
太保逆子釗入翼室越九日王与太保皆麻冕受
傳顧命見諸侯乃釋冕反喪服召公爲之也伊尹
將陳烈祖之德官刑之制質之于湯主而告之故
特祠爲此伊尹召公变礼行權非可執常礼議之
也湯之崩雖不可考知在何月王祀十有二月以
冕服奉嗣王歸亳蓋適當除喪之初則元祀十有
二月湯猶未葬也直告于殯宮尔伊氏蓋究之後
尹其名也侯服甸服群后近畿之諸侯也冢宰太
宰卿之長也百官摠己以聽冢宰謂百官各摠己
之職以聽伊尹之訓斯与孔子之云辭同而意異
者也伊尹之訓雖主乎告王而官刑之戒蓋亦兼

告群后之官故史臣之序如是
右注以太甲繼湯立者則是謂踰月而改元者非蔡
氏辨之甚詳蔡氏謂太甲繼仲壬而立者則非胡
五峯辨之甚詳
三風十愆疏曰舞及游畋得有時爲之而不可常然
故三事特言恒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
配之
聖謨洋〻嘉言孔彰聖人之謨訓固廣大而難窺測
如官刑之嘉言則甚彰著易見
太甲
伊尹之德与湯並而孟子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
臣之高宗亦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然則尹又
湯之先覺者湯之所以受天下爲天下王而尹不
与者特以勢耳湯爲諸侯而尹則匹夫故也其奉
天命而伐夏救民謀猷措置及立國之規模皆湯
尹同其功勞及湯既沒故尹獨以天下爲己任其
告太甲之言大率多有己与湯同其天下之意其
丁寧告戒太甲使之毋墜夫基業者尤諄〻也後
三篇皆此意
金先生說欽厥止之止与益稷安汝止之止皆作此

心靜　未發　物時　平日不　物而心
靜之時以敬存此心使之虛靈專一　于接物之
際動皆中理欽者敬也上愼乃儉德戒其驕奢惟
懷永圖戒其苟且若机張將括于度戒其輕發玫
于不接物時戒其敬而動則率乃祖之攸行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二惟字作接語辭看
言逆于心毋以為怒必求諸道合于道者宜從之言
遜于志毋以為喜必求諸非道不合于道者去之
逆耳之言非必可從遜志之言非必可違故又在
求于道專以道為中

咸有一德
監于万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有命是始
初天賦之以清淳之美質德是作爲止于至善者
正如中庸言天下至聖先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
是以質言其下仁義礼　者是以德言也盖天
降生人其　之清而聰明睿知亦時有其人但
能全其德者少既曰湯　之則　有美質矣而
不能反者不多矣天既厭夏于是監觀万國凡有
命者皆開啓迪導使之全其德而又獨求万行全
善聖德具備　之　祀神之主于是得湯

与尹爲其誥意有如孟子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兩
誥
啓迪有命受天明命兩命字所指不同上命字氣兼
理下命字全以理言有命是天降生人之命是理
氣兼有明命是俾作神主之命是湯德之全動与
天理合而天自然歸之獨以理言明命當与上命
靡常之命同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惟吉凶之及于
人未嘗僭差在人爲善不善尔惟天之降災祥亦
無他在德之一不一尔僭祥當兩讀疏云指其已

然則爲吉凶言其微兆則爲災祥吉凶已成之事
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微行之所指故
言在德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
至故曰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蔡氏之意曰德者善之總称善者德之實行一者
其本原統會德兼衆善主于善故得一本万殊之
理善原于一協于一故達万殊一本之妙金先生
之意曰德指行言善指理言一指心言協參會考
此之意古今之德皆可師而制行不同不可拘一

定之師在于擇其善而已天下之理雖善而隨時
取中則又不可拘一定之主所以參會考比之者
又在于此心之克一而已蓋古今德行或柔或剛
或正直或清或和或無爲或勤苦在我不可拘一
定之法必擇善者從之然善無定主均一事也或
施之彼時則爲是施之此時則爲否均一節也或
用之此事則非或用之彼事則是所謂時中是也
所以參比會同之者非純誠有定之心其孰能精
擇而無差也哉
蔡氏德善一皆以理言専主一本万殊之說其
說渾融恐用功者難見入頭處且不文謂德主善
爲師是師善以成德也若曰德無常善則善爲德
之予目予主而師之之義恐有微礙于下兩句用
功恐爲无難當從金先生說則條理分明而脉絡
貫穿學者可以爲用功之方矣
金
先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卽前可以知後万夫
之長可以現政卽小可以知大蓋人之修德豈止
尊一身安天下利一時而已至于廟享百世不祧
亦其餘澤也長万夫者尚可現其政之善惡况爲
天下之君或有小惡乃謂人之不知乎深勉戒之
也
末三句只一意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舉凡天下之
民有一人不得遂其生其情無所告訴不得上達
蓋困自廣狹人所以致此是則德澤不能盡徧不
能成平治之功矣
盤庚
五邦蓋湯居亳一仲丁遷囂二河亶甲居相二祖乙
遷耿四徙邢五自囂以下皆河北地
由說文作㽕木生條也蘖与枿同伐木餘枿謂斫髡
而復生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何不以所聞于古后者而
思念我今日之事乎
用降我凶德金先生曰猶傳所謂有汾澮以流其惡
國語所謂沃土民不才瘠土民好義之意蓋消斯
民沉溺重膇之疾而絕後世驕奢淫侈之風也
篇末联志絕句財若否二字如傳意或否字絕句則
若爲虛字謂告汝以我之志及非我之志者汝皆
當欽之
說命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知道固謂之明哲然豈徒知而已寔欲見之辭令事爲以爲民之準則使人法而行之可也居天子之位而君臨万邦百官之所承仰法式王出言則爲命令今王固以明哲之資君万邦乃默不發言則臣下無所稟令而王不失爲君之道矣

恭者敬自以處然者不言而居思道者思天下之理惟其思之精故此心誠敬純一通于神明必爲人身之主宰帝則天之主宰也天者理之所自出帝則理之妙而莫測者也此心誠敬與理爲一則自

原缺

讀書叢說卷之六

東陽許謙

泰誓上

讀泰誓者有三大條目當先辨其一舊說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武王立仍冒文王之年而不改元至三年觀兵孟津蓋因書九年大統未集及史記伯夷傳父死不葬而附合書序十有一年之說此不可信蔡氏已辨之其一小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孔氏謂序十一年爲觀兵經十三年伐紂歐陽公從序以爲經誤此說非當從經蔡氏亦已辨其一王曰蔡氏以爲史臣追稱此說非也湯武知天命已去桀紂而歸己故正位號以天子而伐獨夫若猶用舊名則是諸侯而伐天子豈足號令天下哉泰誓牧誓武成諸篇證驗明白蔡氏皆曲爲之說故又有滯礙類上帝告皇天天子之禮也予一人天子之名也六師天子之六軍也豈將此哉如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若當時未稱王史何故破碎本語一一改之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作一句謂皇天命文考使敬將

天威以定天下或考字絶句則謂皇天既怒紂則命我文考奚文王于是敬將其天威欲有為而未集

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師能左右之曰以之以謂武王率諸侯事殷以觀殷之政事視其能悛惡與否非謂有所窺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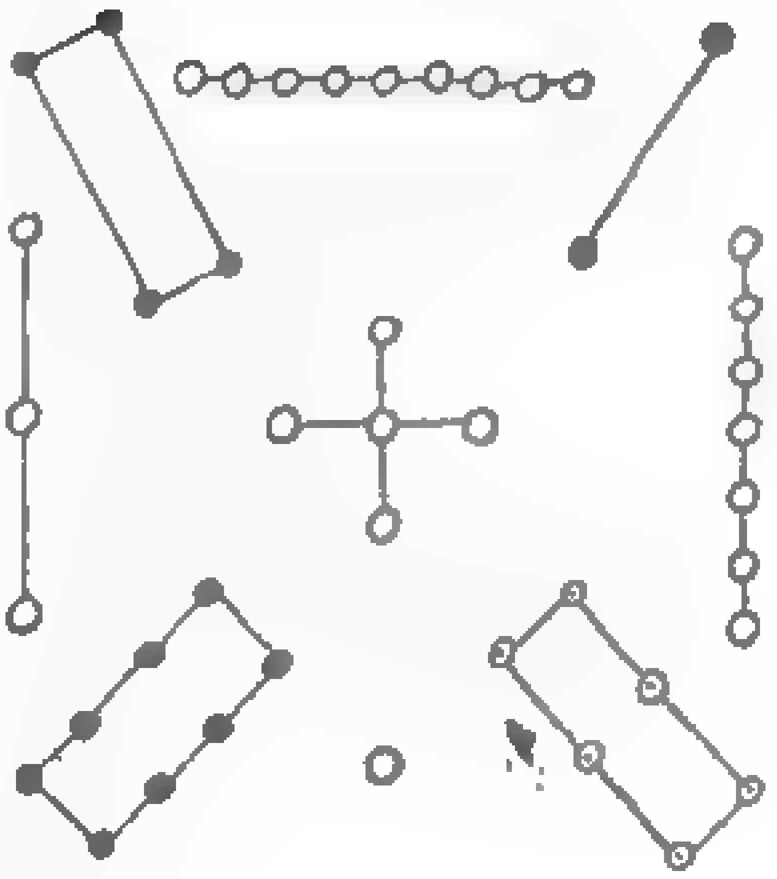
牧誓

車上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戈長六尺六寸次殳長尋有四尺自是而上各益四尺至於夷矛則長二丈四尺

崇尊之也長居人之上也信任而使令之是皆左右使辟用事者又甚則使之有位而居大夫卿士之任

洪範

神龜負文



大禹次九疇本經

(二) 敬用五事　(七) 明用稽疑　(六) 乂用三德

(九) 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　(五) 建用皇極　(一) 五行

(四) 協用五紀　(三) 農用八政　(八) 念用庶徵

大禹法象龜文止于前十句其初一曰至次
九曰二十七字是箕子對武王陳述之辭其
後九疇之目亦禹之經箕子陳之時散見于
後
十有三祀以見武王于伐紂之後既釋箕子之囚即
訪之急于道
箕子殷所封爵邑武王克商封先代之後及功臣始
猶而經不言封箕子蓋箕子不臣周而武王亦遂
其志故止仍其舊邑而已
王問天陰定下民而輔合其居止我不知其彝人
倫之所以能叙者其意若曰天生民之初無言語
以告訓無聲色以警示而民之彝倫自然有叙其
所以然如何蓋極本窮源之間也意武王惟知箕
子之有道知天未必豫知箕子有洪範之傳也儻
先知世有洪範之傳武王安得不深遣其理而直
待問于箕子乎箕子之對若曰天道所以流行不
息者五行也其生物者亦此也人稟五行之氣以
成形稟五行之理以為性然則含彝倫所以叙者
乃天道自然不待請〻命之而不可以述者也
故九疇之叙首五行次即及五事餘亦皆不外乎

穀未實之味辛金氣之味今于五金之器盛物久
而後見惟銅為甚甚則發味為多以上聖賢取用
之意各自不同觀造化者不可執一此類可見五
味唯木實皆有于此又見五行之中又各其陰陽
五行
蔡傳五行有聲色氣味水之聲羽色黑氣朽火之聲
徵色赤氣焦木之聲角色青氣羶金之聲商色白
臭腥土之聲宮色黃氣香味則經文是也
恭從明聰睿金先生曰五事之則肅乂哲謀聖金先
生曰五則之功謂修五事之效也從者順于理也
明聰謂無不見聞是於見聞者極知其善惡邪正
所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是也睿者通乎微以一
事言也聖者無不通以為事言也自通一事以至
于万事自睿以至于聖〻所以為致也總而言之
睿似胃聖似一見事之明所以為知哲聽事之詳
所以成我之謀誅。
五行五事第二重皆言曰第三重皆言作五行之曰
謂其自然如此也五事之曰謂其當如此也言作
則皆謂馴致以至如此也
用八政總曰農民以食為天也故食居一孔傳農學

也蓋非訓農為厚謂農所以厚民也貨非必金玉
珠其也布帛亦貨也食以養其口非布帛不足以
養其體故貨居二此二者皆出于農為政有此本
然後可施其餘有衣食以養其身而不知此身及
衣食之所從來則無異于禽獸則當為祭祀以報
本故祀居三有衣食祭祀又當有土地宮室以居
之故司空居四然亦以民事所始之先後而言蓋
上古民之初生雖未有火食粒食之美冠屨衣裳
之制固已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矣而食又居衣
之前古人飲食必自祭其先此天性不待教而能
者觀豺獺之祭魚獸可見矣故食貨祀之次如此
而分井授廛為宮室以易巢穴又在其後故司空
次祀後也慮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故司徒居五
教而不從刑以威之故司寇居六洪範治天下之
道也欲教化達於天下必諸侯遠人有交際之道
故賓居七万國之衆或有不朝不臣必加以兵故
師居八
八政即周禮六官冢宰制國用則食貨冢宰也祀賓
宗伯也師司馬也與主官共六官
蔡傳曆數步占之法步謂推其常占謂察其變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一語總上三節言此三者人君
既念之受之錫之福則是人斯其能歸于皇極矣
無偏陂好惡無偏黨反側戒辭也遵王之義道路勸
辭也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贊辭也會其極遵其義
道路也歸其極皆至于蕩蕩平平正直也大抵皇
建其有極一語為君之職此韻語乃教民歌詠之
以求合于君之極者也
金先生曰三德直字與克字相類謂平康之世以正
道直而村之
蒙者木兆蒙冒也蓋兆直上如木冒土而出者也
蔡傳貞屯悔豫皆八蓋易九六變而七八不變也註
豫註此一四五爻變者皆九六也而二三六爻不
變者皆八也
五事五兆庶徵皆順配五行則肅乂哲謀聖與雨暘
燠寒風自以類應雨者陰陽之和也貌恭而肅則
致德潤身百体和順故時雨順之金先生曰言從
而乂則號令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
而哲則陽明內主故致時燠之順聽聰而謀則開
蔽黙運好謀能斷故致時寒之順思睿作聖則妙
萬物而無迹故致時風之順

狂僭豫急蒙而為恒若之應則是五事皆不能謹而
其心術威儀事功之外謬所致也必求其說反于
上五者則鑿矣狂從也狂從則泛濫流下如水之
洋溢有潤下之勢故恒雨順之僭者差也大過也
僭差而過則剛果發揚如火之熾熾有炎上之勢
故恒暘順之豫怠緩也優游無斷姑息不思猶生
物而不能成物是有春而無秋也故恒燠順之急
嚴廹也嚴苛峻廹暴虐不仁有摧折而無發生是
長秋殺而無春榮也故恒寒順之此所謂周末無
寒歲秦亡無燠年者也蒙昏昧也昏晦黯闇昏亂

溷濁政事無章而風行于地則塵亂飛揚故有恒
風之應也五事皆順於則故五者時至而間見五
事皆不順于則則政令偏敗而恒有此應矣
日月麗乎天四時各有常道雖經于宿度而不入于
宿之中或有入于宿中則為失常道而隨宿之所
主為災異間有當自宿內過者則不為異夫休咎
之徵自上而主豈特王為然凡居民上者皆足以
致之但其應有大小爾民則不足以致徵而休咎
係上人之得失故撫民者當視民之好惡而好惡
之其所好不過飽煖安逸煢獨得所而已此其常

也然生民有欲所好又豈止此而已哉則其好必
有異于衆者故為上者順其常而道其異此治民
之道也譬則星雖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自有常
道星有好亦不得詭隨為人上曲從民之私欲以
干譽則上害於政下妨于民而為國之病矣譬則
日月失當行之道而入于星宿之中必其所好而
應之至也日行處不見星像故但言月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天本無黃道步
天者欲按圖以定太陽周歲經行之處而以黃色
紀之此黃道之名所由起而日居象也其所經行

則為中故曰中道蓋天之北極出地面三十六度
自極之南五十五度為天之中又南十二度為夏
至之日道是去極六十七度也又南二十四度為
春秋分之日道是去極九十一度也又南二十四
度為冬至之日道是去極百一十五度也所謂北
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此南北字以人
仰望于天而於夏至冬至之時見日經行去極之
遠近而言也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者此東西字
則以二十八宿一定之位而言以角亢七宿居東
奎婁七宿居西者也去極中則亦以二分之時柳

覩于天見其經行者而于冬夏至之遠近為中也凡此皆言日行之道九行者青赤白黑道各二并黃道為九也日一歲一周天故以分至定日經行之位月一月一周天而歲十二與日會故凡言月之行道必以朔望而言之月之于日臣之于君之象也臣從君而行有庇從而不敢當道嫌似君也故月常行下道而不敢當君行常與黃道異塗而相去六度至二道之交則在一度之間但言道者主于圓而圓所以仰窺故必易星宿度東西之位而在布然後可得而通也若以定位而言則青道

白道以圖横看青道二出黃道東而立春々分行之者謂巳辰卯寅戌酉六辰之位青道皆出黃道之東而南北為青黃道之交白道二出黃道西而立秋々分行之者亦謂上六辰之位白道皆出黃道之西而南北為白黃道之交也蓋日春三月在寅戌酉三辰秋三月在巳辰卯三辰故也赤道黑道以圖竪看赤道二出黃道南而立夏々至行之者謂申未午寅丑子六辰之位赤道皆出黃道之南而東西為赤黃道之交黑道二出黃道北立冬冬至行之者亦謂止六辰之位黑道皆出黃道之

北而東西為黑黃道之交也以日夏三月在申未午三辰冬三月在寅丑子三辰故也若以經行而言則春秋冬之月道望常行于日道之內而朔常行于日道之外惟夏之月道朔望皆行于日道之外如春分之朔當在婁而望當在角在婁者去極九十七度在角者去極八十五度上弦去極六十七度下弦去極百十五度也秋分之朔當在角而望當在婁在角者去極九十七度在婁者去極八十五度上弦去極百十五度下弦去極六十七度也夏至之朔當在井而望當在牛在井者去極七

十三度在牛者去極一百九度兩弦各去極九十一度也冬至之朔當在牛而望當在井在牛者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在井者去極六十一度兩弦亦各去極九十一度也然此特以分至言其大略耳大要以日之所經行而為之進退蓋日主于氣月主于朔而九行以氣言者月從日也但氣朔必不齊月之易道常在四立以漸推移朔望兩弦隨所而遇故朔望值兩道交處必蝕凡此皆言月之行道然日月之行二分二至相去懸絶如是者蓋亦以日時漸差而然非謂春分方在此而夏至遽移

至極之觀此則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之說或可見矣

南望去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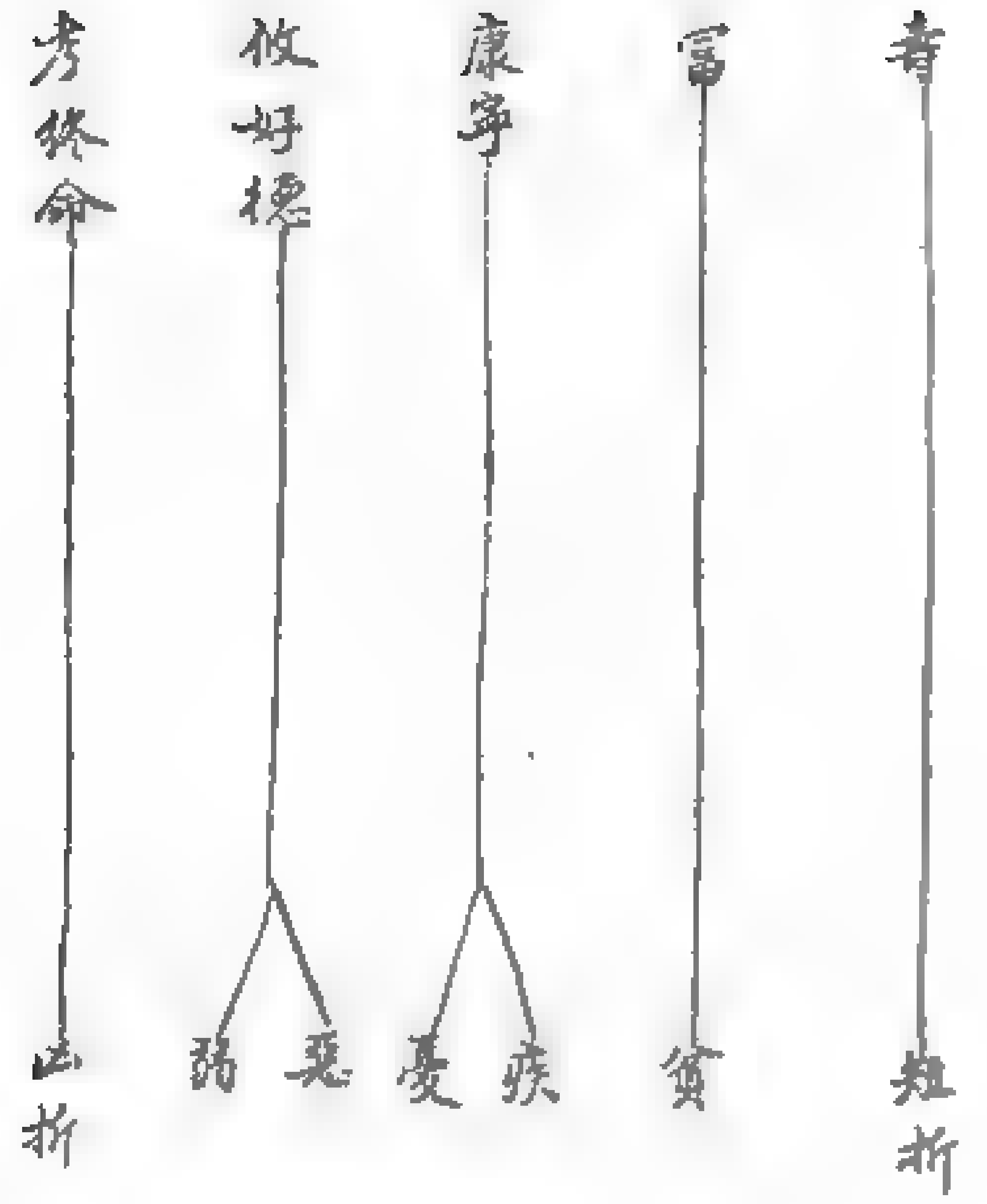
冬至　日三十一　朔二十五　望八十五

夏至　日七十九　朔九十三　望三十七

二分　日五十五　朔四十九　望六十一

此以大槪言之若朔望過交則日月必蝕

魯生先生福極對義圖



福極本天之所與而君民共之者也君建皇極于上則能備受五福而六極不足以及之矣君則順天以理民集五福于身而導之使之避極而趨福所謂斂福以錫之也其予奪蓋可與天同功而不可有一毫私意于其間有一毫之私則有不當錫之福不當加之極矣此蓋係于皇極之建不建也夫鰥寡孤獨者常有眷水旱凶荒則賙其急仁政以閔其良心醫藥以濟其夭死錫之壽也分井廛以止其財輕賦斂以厚其用錫之富也諸侯用命盜賊屏息則民以康樸役不興游畋有時則民以寧修身以先之學校以敎之則能攸好德明德于衷心未衰之前慎罰於惡戕未甚之際則可考終命又是則用極于民矣然民之一身天所以與之者素有分而秉彝好德之心又上下之所同然是民欲受天之福則惟好德之一節耳然好德則四福亦莫不隨之而六極自遠矣雖其分有厚薄之不同而知富貴之在天能飲壽而不貳是皆好德者為能而所以承四福者也故洪範之書言錫之福惟曰有猷為能守好德者也此福雖主于祿而言然亦可見上之導下下之敬天惟在于好德而

上之人能使下好德則可遂其錫福之心下之人能攸好德則可享天所賦之分上之人好德則能建其有極下民好德則能錫汝保極矣故洪範惟言錫福而不言錫極蓋入此則出彼而善固人之所本有之

金先生洪範經傳文

五行漢石經然一字餘傳佚無時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金先生曰此凡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然則此自水曰潤下以下為箕子傳文

二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晢聰作謀睿作聖集傳

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禹經無傳

四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禹經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箕子五紀傳者錯簡在庶徵歲統十二月月統三十日故觀五紀而法之者王自省如歲卿士省如月師尹省如日蓋師尹統于卿士卿士統于王其事任大小可見故各以其位之大小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然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則上和下順而有百穀用成以下之善應無易者不僭不逼之意也或僭逼積生所謂既易而有用不成以下不善之應星宿雜陳于天亦猶庶民之麗于下也師尹以上治人者也庶民治于人者也其所好下同者蓋無窮而治之者則以常道而已苟徇民之欲則枉常道而亂矣故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然兩日月字不同上日月統于歲者也下日月麗乎天者也蓋上取法于歲月日而下取法於星故也五紀不言曆數言歲月日星則曆數固在其中矣

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 禹經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
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集傳

六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禹經 平康正
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集
傳

七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
驛曰克曰貞曰悔 禹經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
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
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
作凶 集傳

八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禹經 曰時五者來
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
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
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
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集傳

九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
考終命 禹經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
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
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
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 煢
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
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集傳
書以有皇極之語故錯簡在皇極

六 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
曰弱 禹經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
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福極集傳書錯簡在三
德

金縢
三 王有丕子之責于天 金先生從朱子說如責其侍
之責謂天 取武王於三王也蔡氏疑簡亂言
天責取之後 言無墜天之寶命似乎相友故作

三王當任保護之責而于天之下有闕文然詳文意其重乃在定　子孫及先王永有依歸兩句共意蓋曰元孫遇危暴之疾蓋將必死若是三王蒙天責取武王則以旦代之蓋予仁順于祖考又能事鬼神之鬼神　天不必指三王也武王乃者受命于帝庭能定爾子孫而撫有天下今三王幸勿墜天元降之命以佑武王則先王有依而子孫永定蓋謂前後雖皆天命而前命所保者重三王宜佑之而以我應天之後命也

大誥

有大艱于西土至我有大事休金先生以為命龜之辭蓋因武庚之叛而卜今并以視辭告於衆所前不敘殷叛事無費辭也自茲不忘大功以下共為一章兩天降威與前天降割皆言武王崩也上天降威告于衆也下天降威述命龜之辭也閑有所避而不出之意言今茲不敢忘武王之大功且不敢避天威而不為凡武庚之叛意皆在茲字內于是用寧王所遺之大寶龜以介紹知天之明命即視之曰有大艱之事于西土之周國本為西土之人如三

且撓蕩不靜于此蠢動

小序之國大敵經紀其遺叙以天降威于我國武王初喪又知我國有兄弟之疵隙而民不安靜言曰我將復殷之天下反鄙邑我周國今於其蠢動之明日民有獻賢者十人出為予助以往撫寧大難繼武先王所圖之功我有此大事共休美乎既命之則我灼龜而卜乃并吉并吉者習吉也金先生之大意如此

天棐忱辭朱子曰棐本木名而借為　字顏師古注漢書云棐古匪字通用是也天畏　忱棐曰天難諶爾孔傳訓作輔字殊無義理十文一卷　金先生書中棐字皆作匪觀惟洛誥不然

康誥

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言汝之所當服者惟在廣王德意和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定天命作新斯民應保養之也作新化之也上有惟字下亦有惟字語意若曰惟當如此又當如此

汝封四句刑殺者天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可以私意刑人殺人無或以私意刑人殺人非汝封又言可以私意劓刵人無或以私意劓刵人蓋謂非獨

刑之大者不可私刑之小者亦不可以私意用也

酒誥

周禮春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四者助天官大宰所建之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也

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大宰即冢宰天官也

典經常之法也邦國王及諸侯皆是也之六典 六官各掌其一冢宰則總職也統皆連

一曰治典以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 大宰所掌治典

者凡政事法則所以治 天下之人法官主之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教官府擾萬民 擾者勞而撫之々謂司徒掌徒教其政 莫大乎教人為善故曰教官府而擾萬民 地官司徒所掌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統百官諧萬民 禮之用有叙而和 故曰和曰統曰諧 春官宗伯所掌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正百官均萬民 政之大者 平邦國之 責職政曰 均万民 為安政司馬獨曰政典外以 亂內以政而正百官職方制 夏官司馬所掌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 秋官司寇所掌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任百官生萬民 冬官司空所掌

者天子之邦也

以八法治官府 冬官主事故曰任百官主空土 以給民故曰富邦國生養万民 百官所居曰府此是朝廷之官 府治下文惟曰邦而不及國邦

一曰官屬以舉邦治 官屬謂六官其屬皆六十

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官職謂六官之職如治職教職之類辨別也謂

各司其職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 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治則六官共舉 之小宰有六聯謂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也

四曰官常以聽官治 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 之法度 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 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五年大計考史之治而誅賞之

以八則治都鄙 則亦法也卿之所居曰都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 也在數內者

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馭謂敗之紬子善

二曰法則以馭其官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四曰祿位以馭其士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六曰禮俗以馭其民（謂昏姻喪紀之禮）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一曰爵以馭其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
三曰予以馭其幸（幸謂言行偶合于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
四曰置以馭其行（有賢行則置于位）
五曰生以馭其福（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
六曰奪以馭其貧（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
七曰廢以馭其罪（廢猶放也）
八曰誅以馭其過（誅責也）
此皆大宰之所建而大史內史又以逆王詔王也並內史之八枋則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名與次有與前不同者因事無常而互見之

太史內史王朝官非衛所有蓋此章百宗工以上皆言殷之舊臣侯甸男衛亦以近殷都者言之也自別惟爾事以下方指衛國官

宏父定辟蔡傳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廓即辟也則定辟之辟當作闢闢之義

梓材

梓材舊以爲告康叔爲政之書蔡氏以爲簡編斷爛而誤爲一篇之中意不可強合金先生曰梓材之書營洛之書也其總敘見于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其命庶殷即多士之書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者也其命侯甸男邦伯梓材之書是也其敘即康誥之敘所謂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蘇氏所謂洛誥之敘是也梓材前章皆咸勤之意後章則乃洪大誥治之辭其間辭意無不脗合者篇首王曰封之封誤衍之也左氏曰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是作洛之際必合諸侯各率其卿士大家將其徒衆以受役所謂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之周公咸勤則勞來撫恤之也大家則皆將其醜類從于諸侯以聽役于王室爲諸

侯者當以其臣民下通意于大家以其臣上通意
于王室承上啓下邦君之常職也故曰以厥庶民
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也古
者動大衆興大役則司徒率徒衆司空董土諸司
馬以軍法治之君行師從師〻者一師之長也即
三卿也卿行旅從尹旅者一旅之長三卿之副也
周公喻邦君又欲邦君告其卿大夫曰予罔暴厲
殺人蓋不欲以軍法從事也然亦必邦君先能敬
以勞來其民則自此以往卿尹皆能敬以勞來其
民故曰越曰我有師〻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

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也古者徒
役起于大家丘甸而罪隷之人又服役于其下故
凡往日姦宄殺人者自有本罪而所連歷之人古
法所謂胥靡合法所謂干連知情藏匿者與為公
家之事而丘緣傷人者皆入于罪隷令既與此大
役服勞王事皆與赦除同於良民故曰肆往姦宄
殺人歷人宥肆亦見見疑作為厥君事戕敗人宥也凡
此優恤故宥之事皆邦君所當承流則又述王啟
侯監之言在于為民不在于厲虐故曰王啓監厥
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也古者與役動衆孤寡

之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君晉師之
歸老疾匃蹊叉者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
有臣妾如賁子入于舂槀之類蓋供爇爨之役于
此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敬寡敬疑作矜至于屬婦合
由以容也則又繼述王教邦君之命皆為怙養之
仁而不在他故曰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
引養引恬也自此以上皆為成勤之事而又以自
古王若茲監罔攸辟結之完洛之事上承武王定
鼎之意而繼志述事以文太平故即作洛之時田
里居室器用之事為喻故曰惟曰若稽田既勤敷

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
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者此還
洛之誠而又述今王惟曰以繼之大營洛之事一
為四方朝貢道里之均故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
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
庶邦丕享一為殷民密邇王化故曰皇天既付中
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
民用懌先王受命而又終之曰已若茲監惟曰欲
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孫〻永保民則又述王之德
意使諸侯皆知之不惟作洛之際敬勞其民而所

以為國家久長之計者亦無出于保民者此又召誥之意凡此以上所謂洪大誥治也

召誥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二句再提起前敬德之語而以夏商往事為言當監之而疾敬德下王嗣君功其為一章言王者以敬為安居之所今王不可不疾敬其德不可不監視夏殷二代禹湯有德既服天命當有歷久之年其後子孫不能延長弗克享國我于天命幽微之理皆不敢知我但知不敬其德者即早墜壞其所受之命而喪亡爾今王嗣文武而受其大命我亦惟此夏殷二國之命繼禹湯及二代賢哲之君有功者庶幾不墜文武所受命罔不可不疾敬德而以敬為所也我昔為成王我也前言相夏殷謂天命無常不可保此言國祚興亡惟在人君敬德不敬德必可信

洛誥

周公至洛而卜蓋卜下都以處商民舊說以卜澗東瀍西為王城非也召誥召公三月戊申至洛卜宅得卜則經營庚戌攻位甲寅位成翼日乙卯周公至洛則達觀于新邑營無再卜之意洛誥乙卯朝至于洛與召誥合夫召公既卜且攻位而有成矣周公乃再卜之何耶慄卜而不吉又將遷位耶則召公為不可信矣況武王定鼎于郟鄏所以營東都維先志也而謂卜都于河朔又何也慄以卜河朔為下都澗東瀍西為王城則尊卑緩急又繆戾矣此時王城已定周公但卜處商民之地以河朔願近商舊都遷民之便而先卜之次及澗瀍二者皆惟洛食我乃者改事之辭是兩卜也又卜瀍東亦惟洛食是三卜也蓋王都在洛三卜之龜墨皆以洛與此他對定故皆惟洛食也舊說以澗東瀍西為王城蓋以二水皆南流入洛故也且瀍水出穀城澗水出新安流而至洛其經行已遠今亦不詳周公兩卜定于何處而王城迫近洛水之陽蓋不悳其說之不通也

孺子其朋至叙弗其絶金先生之意謂孺子成王也朋者友之也其者期辭也孺子其友于百工謂與之議論謀猷公其心以與共天下之事又言孺子其朋而往治于洛無若火始然其光燄燄用此小明以御事則心擾日熱而欣日熾必至灼爍延爇而不可絶矣

王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以休享于周公以為事周公
如事神明也禋精意以享也鬱鬯雖所以祭宗廟
而賓客亦以此祼之如周禮大行人上公再祼而
酢侯伯一祼而酢之類是天子待諸侯之禮也然
則此文惟禋字為主爲鬯非必事神明也

多士

金先生以多士之書即君誥告庶殷之書也三月即
君誥周公至洛之三月孔傳以為周公致政明年
三月蔡氏以為成王祀洛次年三月皆彷像之辭
恐不得事實

朕不敢有後謂所以遷居于西者非我樂于不安也
是惟天命如此無敢有違故我不敢後之爾無我
怨

君奭

天命不易謂未受命時不可以易受天雖諶已受命
而又不可信惟恐將移而之他

天惟純佑命王國不足乎金先生曰天所以純佑命
者則商家實有許多故家遺俗王朝庶臣無不秉
特其德明恤官屬外而藩屏侯甸况及奔走之人
皆能各用其德以輔厥辟之治故一人有所作為
于四方人心無不孚信

迪見冒聞于上帝見謂德昭著于上冒謂德覆曰于
下然後聞于上帝見就自身言冒就及民言

收罔勖不及金先生曰召公收身而退不勉其所不
及

多方

奄盍與淮夷徐戎同叛以應武庚者成王周公既定殷
而執戮奄君三年然後平只一時事未嘗兩出
踐奄于謂伐奄三年討其君與詩東山三年歸之
說合即此事也所以三年之久者奄非能抗天下
之兵也聖賢用兵不以多殺人急成功為事直欲
其心服爾故君是其久之

告爾四國多方至弗永寅念于祀告爾管蔡商奄之
四國及多方之國付罪罰盈禮宜誅絶而廢其宗
祀其民久化紂惡亦皆當誅惟爾殷侯武庚仍為
殷君而尹正其民者我惟天降爾之死命思可
謂大矣爾乃屑圖不知方且大思圖謀天命為叛
逆之事是乃弗長永敬念于宗祀而自欲絶之爾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自為不合典常之事乃欲圖謀
人信之以為正

立政

玆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自乃敢告敎厥后 以下乃大臣深知俊乂之德博求之而告于君謂可居三宅此一節謂于是夏之爲君者聞其言又不輕信而必謀之于人面之於己灼見才德然後用之果有大訓于德則乃使之爲三宅人

玆乃三宅所以無義民者蓋因桀弗如其先君任人之道

成湯旣升陟居天子之位乃丕釐上帝耿光之命丕 以推其大規橅以理其條目乃用人居于二宅所用之人則克即其宅謂果能勝其任也然人才當廣求雖已有人徧居三事又當旁求才以待其需備之以待充三事者則謂之三俊曰三有俊則克即其俊謂實能有其才也湯則深嚴思惟其治天下丕大之法式事制曲防已有成規然後能用三宅三俊所以在商邑則能和協于此在四方則雖遠莫不於丕式之中以見君德

文王惟克厥宅心三句謂文王惟自能先安其心則能自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是能俊有德者

成湯文王于三宅之人能宅之者蓋能因 繹其人灼知其心玆乃使之乂事繹則謀面之謂也

以上皆金先生之意推而爲說從表注句讀段落方可從此說

周官

六服 周禮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外五百里甸服又外五百里男服又外五百里采服又外五百里衛服又外五百里要服要服蠻也 服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各方五百里二說不同蓋方五百里據言兩面也一面二百五十里王畿及九服共方五十五百里職方九服而大行人自侯自要止六服謂九州內也九州外蕃國則蕪夷鎮蕃而言世一見者也此書六服即要以上不服也

傳曰有虞氏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

道 即事理當行之路論道者論修身治人之常道所以爲經邦之本者也陰陽則天地所以造化氣運有不齊人君固當燮和調理經邦即燮調也

化 即經邦之運用副貳三公經邦之化致明天地之道三公言燮理參天地贊化育德隆位尊而任大

也三孤位卑不過敬明其道以啟導其君耳
前言六服此又言五服一朝聖人詳内略外不治夷
狄戯朝止于五服
顧命
誓言嗣謂恐不及戒誓以言嗣子之事
須封金先生謂即下文禮器几席車輅戈鉞之屬
說供衣用與上下文不相入
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
設黼依〻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
席黼純左右玉几鄭玄謂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
文然則此所謂篾席乃三重席之最上重也書疏
篾析竹之次青者
弁者士也立堂下冕者大夫也立堂上阼階下之隅
角東西堂東西廂之前堂是兩夾室之南堂上東
西垂謂凡堂上東西面各一階横下而各有一人
立于其階之上除側階則東房北堂之上也
三宿三祭三咤宿肅也用此一同三宿而三祭孔傳
以咤為奠爵蔡氏從之既謂經典無此咤字咤為
奠爵傳記無文金先生曰咤歎也親没而始受顧
命雖不敢死其親用蔡服祭禮而不哭然三咤之
情則不可遏也
王答拜金先生曰明為後也古者始喪雖卑者亦拜
之此雖用喪禮故也
金先生曰在喪祭者王不飲福太保攝飲福故太保
受同祭嚌先〻亦當作咤絕句
康王之誥
天子五门一曰皋门外朝所在朝覲四方諸侯之所
二曰庫门府庫所在三曰雉门外設兩觀懸象魏
其内左祖右社之途四曰應门其内治朝之所在
亦曰内朝曰朝羣臣之所五曰畢门又曰虎门又曰路门其内燕
朝之所在既曰朝羣臣于治朝而退適路寢聽政
即此地也今曰應门之内則宜曰治朝或曰内朝
蔡傳既言外朝在路门外而又曰應门之内蓋内
朝所在兩語不相應恐上外字誤
羑金先生曰字書羑進善也即誘字羑若蓋天誘其
衷之意言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亦以文武
大從承受其誘衷助順之理而憂勤西土之民爾
畢命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治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
執一之用故為政者當視時俗為之更張

尚體要辭令貴大體而不煩細責簡　而不泛濫
君牙
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者蓋寒暑雨暘天之令也小民
無知為其不便于己且怨咨之即民心之罔中也
其尊之難也如此故曰厥惟艱哉思艱圖易即尊
之中也與上文作一串說下此段似相應此篇上
下皆是說教恐未及衣食
呂刑
炎帝之末諸侯有蚩尤者為始作亂蓋自天地開闢
以來風氣淳朴民俗敦厚皆知尊上蚩尤乃始為
亂故黃帝作法以矯正虔劉之此言制刑之始苗
民作五虐之刑曰法謂之曰法者言專以刑為治
國之法而不用禮教也又謂始淫為劓刵椓黥言
初過用其刑而且并制罪無差等皆是因聖人所
制之刑而過用之專用之耳非謂苗始制刑也如
此看則自無堯舜因有苗制刑而遂為常法之礙
皇帝者總言堯舜也蓋竄三苗乃舜居攝時事未可
專指舜征苗分北乃舜時事古注言堯蔡傳言舜
恐皆失偏當兼言之
皇帝清問下民亞平又于民衆彝金先生曰清問下
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風聲氣習之為害
于是以德為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
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為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
事而後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
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礼以示天下天
神地祇人鬼既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
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入于禮也禹平水土以
安民生為山川主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絶地
天通于是修山川之正祀又各使有土之君主之
下至于瀆稷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蓋前此民
猶雜食艸木之實自稷教民稼穡而民始皆殖嘉
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殷盛而後命臯陶為士師制
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于輕以懲姦不過于重以
虐民立為中典亦所以使民祇敬為德而已蓋其
君臣之間和敬示德于上而精明承德于下躬行
心得其表裏改全皆可為民之法灼于四方人心
觀感罔不為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
非彝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後
刑之也〇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為暴虐之戒繼
述聖人之刑以為後世之準聖人教養之具無一

視豈非以德為民所取中乎
篇中千中字罔中于信制百姓于刑之中明于刑之
中視于五刑之中罔非在中咸庶中正罔不中聽
非天不中于民之中咸中有慶皆無過不及意

費誓

戰車甲士三人御者居前左執弓矢右用五兵弓矢
為長兵五兵為短兵弓一用矢百又有一弓以備
損折故詩曰交韔二弓必一弓百矢具足故曰備
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建于車右隨所宜用之
以金為之故曰鍛唯殳積竹為之為毀兵不主刺
此言戈矛總該五兵也礪鋒刃則又總上兩句兼
矢戈戟矛言之
凡言常刑者軍律之常于此中言之爾曰大刑曰無
餘刑則此誓之極也

秦誓

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秦穆公同圍鄭〻人說秦伯
秦伯使其大夫杞子逢孫揚孫戍之而還三十二
年杞子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
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襲遠
遠主備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公辭焉使百里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出師于東门之外蹇叔哭之
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
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三十三年秦師行及
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
子將步師出于敵邑敢犒從者敵邑為從者之淹
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蓋明曰鄭有
備矣我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以
貪勤民不哀吾喪伐吾同姓遂發命遽興姜戎敗
秦師于殽獲三帥以歸文嬴請而歸之秦伯曰孤
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文二年春秦孟明
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秦師敗績三
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史記曰穆公自茅津渡河
封殽中尸乃誓于軍曰云〻以申不用蹇叔百里
奚之謀故作此誓
商周之書多引夏商之興廢為監商周初興起事之
書陳桀紂之惡以告之于衆固宜也至功成治定之
後凡所以告戒之辭莫不引之為說蓋義理雖人心
之所固有又不若指其已然之跡以告之尤為易見
起事敵所征之罪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
微子

周書

大誥
康誥
酒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
文侯之命

引古

周書

周官
呂刑

讀書叢說卷之六終

點校

门人 俞寔參 葉儀
方麒 唐懷德
范祖幹

孫子 元